

日本推理四大奇书

推理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四大伟业

日本文学之『黑色水脉』
异端文学的四大高峰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日本四大推理奇书

作者：【日】小栗虫太郎 等

译者：林敏生 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黑死馆杀人事件

人物表

自序

序章 降矢木家族释义

第一章 旋绕的尸体与两扇门

一 光芒的奇迹

二 “德蕾丝杀我”

三 尸光不会无故……

第二章 浮士德的咒文

一 水精呀，蠕动吧！

二 共鸣钟的礼赞……

三 易介应该被夹死

第三章 黑死馆精神病理学

一 风精呀，消失吧！

二 死灵集会之处

三 混蛋！缪斯塔贝尔西

第四章 诗与甲冑 与幻影造型

一 古代的时钟室

二 火精呀，猛烈燃烧吧！

第五章 第三桩悲剧

一 凶手的姓名

二 飘浮在空中遇害

第六章 算哲埋葬之夜

一 剖成两半的彩虹

二 在大楼梯后面

第七章 法水终于逃避？

一 沙维尔主教之手

二 光与色与音——消失于黑暗之时

第八章 降矢木家的崩溃

一 浮士德博士的指印

二 伸子呀！命运之星在你胸口！

三 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

匣中失乐

序章 四景

雾的迷宫

黄昏下的街道

无穷劫

如何打造密室

第一章

第一具尸体

多此一举的密室

鞋子与恶作剧

完美的杀人

白日梦的目击者

逆光中的黑影

无效证据

咒语与风铃

赠给凶手的荆冠

让死者复活

第二章

死者的意见

在“黑洞”里

“第四个出口”

昆虫的真面目

二选一的问题

普尔金耶现象

关系恶劣的同谋

隐蔽的棺材

犯罪的结构式

恶意的獠牙

第三章

门扉魅影

推理竞赛之夜

愚人的见解

被否定的假设

精神病院的大门

突变的陷阱

杀人狂想曲

[另一个空位](#)

[五黄杀](#)

[二重密室](#)

[第四章](#)

[现实与虚构之间](#)

[桎梏难逃](#)

[圈套中的坡道](#)

[预谋中的不在场](#)

[真正的杀人](#)

[死亡的触感](#)

[多此一举的密室](#)

[就地取材](#)

[黑暗中的人偶师](#)

[虚幻的时钟](#)

[第四章](#)

[降三世秘法](#)

[黑暗中的对话](#)

[太大的死角](#)

[犹太的罪孽](#)

[密室的窠臼](#)

[拉普拉斯\[1\].](#)

[疾逝的风](#)

[追溯谜底](#)

[凶手已逝](#)

[匣中失乐](#)

[末章 四景](#)

[九星与血液](#)

[初冬的诗作](#)

[最后的解释](#)

[黑暗中的界线](#)

[献给虚无的供物](#)

[序章](#)

[莎乐美之夜](#)

[牧羊神之群](#)

[月夜散步](#)

[蛇神传说](#)

[冰沼家杀人事件](#)

[磷光之馆](#)

[未来的凶手](#)

[被害者名单](#)

[在井底下](#)

[《凶鸟的黑影》前篇](#)

[第一章](#)

[第一名死者](#)

[十字架与球](#)

[《凶鸟的黑影》后篇](#)

[透明人的呢喃](#)

[五具棺材（亚利夫的推理）](#)

[玫瑰的控诉（久生的推理）](#)

[第三个罪业（久生的推理·续）](#)

[密室与祭坛（阿蓝的推理）](#)

[哈姆雷特之死（藤木田老人的推理）](#)

[“献给虚无的供物”](#)

[第二章](#)

[黑月的诅咒](#)

[死人的生日](#)

[凶手们的合唱](#)

[令人难堪的嫌犯（亚利夫的日记I）](#)

[皱纹累累的眼珠](#)

[算术的问题](#)

[预言者回国](#)

[杀人问答](#)

[傀儡戏偶般的死亡](#)

[畸形的月亮](#)

[第三章](#)

[没有面孔的脸庞](#)

[瞋者之死](#)

[闭锁的房门](#)

[俄狄浦斯的后裔](#)

[杀人日历](#)

[第四度空间的切面](#)

[纵火日历](#)

[搭乘时光机（亚利夫的日记II）](#)

[石魔葛雷姆的真面目](#)

[犯罪函数方程式](#)

[第四章](#)

[白皙手臂的主人](#)

[第三玫瑰园](#)

[尸体升降机](#)

[痴者之死](#)

[非密室的密室](#)

[前往仙境的邀约](#)

[玫瑰与经文](#)

[三张唱片](#)

[童子变相图](#)

[“骇人的真相”](#)

[终章](#)

[非生日礼物](#)

[夜晚的蓑衣虫（久生的控诉）](#)

[假面人（阿蓝的控诉）](#)

[黑与白（亚利夫的控诉）](#)

[非现实的鞭子](#)

[幸福的杀人者（藤木田老人的控诉）](#)

[铁窗内外（苍司的控诉）](#)

[五月是丧服的季节](#)

[在壁画之前](#)

[飞翔的凶鸟](#)

[后序](#)

[三一版后序](#)

[三一版作品札记](#)

[脑髓地狱](#)

[卷头歌](#)

[疯子地狱邪道祭文 ——一个疯子的黑暗时代](#)

[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 ——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授正](#)

[木敬之的谈话](#)

[绝对侦探小说 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正木博士的学位论文](#)

[内容](#)

[胎儿之梦](#)

空前绝后的遗书 ——疯子博士手记
【心理遗传论附录】 ——各种实例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黑死馆杀人事件

(日) 小栗虫太郎 著
林敏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人物表

法水麟太郎 侦探

支仓 检察官

熊城 调查主任

乙骨耕安 警视厅鉴识医师

降矢木算哲 医学博士，已故

克劳特·戴克斯比 黑死馆设计师，已故

德蕾丝 已故，化身为玩偶的黑死馆幽灵

降矢木旗太郎 黑死馆的主人，算哲博士之子

押钟津多子 算哲博士的侄女

押钟童吉 东京神惠医院院长，津多子的丈夫

田乡真斋 黑死馆的实际掌权者，患有半身不遂

川那部易介 黑死馆的管家，驼背的侏儒

古贺座十郎 黑死馆的佣人

久我镇子 黑死馆的图书管理者

纸谷伸子 算哲博士的秘书

葛蕾蒂·丹尼伯格 算哲博士收养在黑死馆的第一小提琴手

加里波第·塞雷纳 算哲博士收养在黑死馆的第二小提琴手

欧莉卡·克利瓦夫 算哲博士收养在黑死馆的中提琴手

奥托卡尔·雷维斯 算哲博士收养在黑死馆的大提琴手

自序

因为《黑死馆杀人事件》的完成，之前发表的几篇短篇作品都像路旁的杂草，显得哀怨渺小了。不仅这样，作品在《新青年》连载期间所受到的褒贬都是超重量级的。事实上，在那样的漩涡中，我几乎可以说是被折磨得骨肉皆散，或许自从日本出现推理小说以来，像我这样受到仇视的作家应该是史无前例吧！但是，另一方面，狂热支持的读者也多，特别是从平常不看推理小说一眼的纯文学界，传来了无数激励的声音。

我丝毫不想抛弃这个战场，也不愿退却，如此反复之间，出乎意料地知道，在挑剔的推理迷中有很多自己的读者，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无论如何，从各种意义来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我贫瘠理想的累积。

在此我想说的一句话，也就是之前频频被问及的“这部长篇的构思从何而得”。当然，主要是歌德的《浮士德》。不过由于我奇特的习惯，只要头脑中浮现一个视觉场景，就能很轻松地下笔直至完成，比如本作品第三章中，暴风雪之夜造访墓窖的场景。因此，说《黑死馆杀人事件》的构想来自“莫扎特的葬礼”应该并不为过。

乐圣莫扎特的葬礼在风雪交加、北风呼啸的十二月的天空下举行，送葬者却只有宫廷合唱团团长安东尼奥·赛耶利，挚友休斯麦耶尔，以及另外四个人。灵柩抵达坟场门前时，这些人也一一离去，只剩下驾驶灵柩车的车夫。同时，迎接灵柩的也只有挖掘墓穴的哈休卡一个人。实在是艺术史上空前的悲哀。因此，可以说莫扎特之死替我带来了《黑死馆杀人事件》。

小栗虫太郎
昭和十年四月于世田谷的草屋

序章 降矢木家族释义

由于法水没有公开圣阿雷基赛修道院杀人事件^[1]已经解决的事实，所以，谣传在事件陷入迷宫的第十天，主持调查工作的主管不得不放弃对杀害拉扎雷夫^[2]的凶手的追查。这是因为有四百年历史、从臼杵耶稣会神学林时代以来就被称为“神圣家族”的降矢木宅邸中突然出现如同黑色疾风般的、被毒杀的恐慌气息。这栋被人称为“黑死馆”的降矢木宅邸被谣传终有一天一定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恐怖事件。当然，这种臆测出现的原因与降矢木宅邸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独一无二的建筑物”这一点，有很明显的关系，即使是这种极端华丽的凯尔特文艺复兴式城堡已经被见惯了的今日，人们也会因为看到它的尖塔与望台的设计线条而产生奇异的感觉——它们简直就像古老地理书上的插画一样。不过，在明治十八年城堡落成之初，由河锅晓斋^[3]与落合芳几^[4]为宅邸画龙点睛般地绘制的龙宫公主画像所产生的眩惑感，已经随着物转星移而日渐淡薄。到了今日，不论建筑物或人都已经失去了幼稚幻想的残片。虽然石头的天然变色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这也仿佛是对石面的侵蚀，形成了荒凉的斑驳痕迹，更在不知不觉间，化为了笼罩宅邸的轻雾。

正因如此，整栋宅邸看来就像一处朦胧的神秘地带。但是，它之所以被称为“妖氛之地”，其实并非来自那堵据说是模仿普罗旺斯城墙的墙壁，主要还是因为宅邸内部有着层层叠叠的无数谜团。事实上，从这栋宅邸落成开始，迄今为止曾发生过三次动机不明的离奇死亡事件，而且，这些事件还被认为互有关联。不仅如此，除了现在的家主旗太郎之外，家中还包括四位足不出户的外国人。这四个外国人组成了弦乐四重奏乐团。据说他们从婴儿时期开始，在四十年的漫长的岁月里从未离开宅邸一步……既然有着这样的传说，黑死馆自然就像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蒸气墙壁一样。

如今，不管是人还是建筑物尽皆腐朽殆尽，看起来就像巨大的癌细胞一样。也正因如此，如果站在遗传学角度上来看待这种具有历史价值的家族，可能会觉得像是奇形怪状的蕈类一般；而如果从已故的降矢木算哲博士的神秘个性来推敲，再考虑到现在的异样家族关系，又会觉得那里仿佛是阴森森的废弃寺庙。

当然，这些感觉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只是出于臆测的幻想。然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座城堡中确实存在着会破坏神秘和谐感的奇妙气氛。这种有如瘟疫般的气氛产生于明治三十五年，也就是第二桩离奇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再加上大约十个月以前算哲博士的诡异自杀——继承者旗太郎只是个十七岁少年，这个家族相当于失去了支柱——而产生更严重的龟裂。而且，世人也逐渐开始深切地感受到，如果人类心中有恶魔存在，这恶魔必定会从龟裂处将剩下的人们拖入犯罪深渊。这种思虑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引发自我毁灭般的恐惧。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降矢木一族在表面上却未曾出现任何沼气般的泡泡，这难道是因为那种像瘴气似的空气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缘故吗？其实不然，与水面上的平静相反，那个时候的水下已被注入激烈瀑布似的黑暗水流，逐渐淤积起来的水流突然化为狂烈的暴雨，企图一个一个地让神圣家族中每个人的血液都停止循环。而且，因为整个事件中的深奥与神秘如此惊人，使得法水麟太郎除了面对极尽狡狴之能事的凶手之外，还必须与已经离开人世的人搏斗。

话说回来，在事件揭幕之前，笔者必须先记述法水手边收集到的关于黑死馆的惊人调查资料。这些资料的发端虽然是源自于他对中世纪乐器、福音书抄本与古代时钟的偏僻古怪兴趣，不过，调查的内容在外人看来可以说是已经到达了手眼所及的极限，也难怪连检察官看了都忍不住叹息出声，哑然无语。而且，见过法水这种削肌蚀骨般的努力，也应该会明白，他确实倾听过水底洪流的声音。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清早，身体生来就不太健康的法水，因为那个发生于风雪拂晓的事件^[5]中积累的疲劳尚未完全消除，一听到前来造访的支仓检察官提起杀人的事，立刻便露出厌烦的神情，似乎在说：“啊，又来了吗？”

“法水，这次可是降矢木家呢！而且是第一提琴手葛蕾蒂·丹尼伯格夫人被毒杀了。”检察官说。

听他这么一说，映现在检察官瞳孔中的法水的脸上立刻溢满了灿烂的神采。他突然站起身来走进了书房。只是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上抱着一叠资料，一屁股坐了下来。

“支仓，放轻松点！如果全日本最不可思议的家族发生了杀人事件，就必须要有花费一两个小时来做知识预备的心理准备。在之前的《狗窝杀人事件》^[6]中，中国古代陶器只是单纯的装饰品，可是，已故的算哲博士

的收藏品则是从卡洛林王朝^[7]以来就有的工艺品，很难说其中有没有掺杂波西亚之壶。不过，像福音书抄本那种东西，并非一看就能了解，所以……”说着，他将《一四一四年圣加尔寺挖掘记》与另外两册书籍拿到一旁，递出斜贴着绫布外皮、装订华丽的一册书籍。

“纹章学？”检察官愕然惊呼。

“嗯，是寺门义道的《纹章学秘录》，已经属于稀有的珍品了。对了，你看过这种奇妙的纹章吗？”法水指着书上用二十八叶橄榄冠包覆盖着D、F、C、O四个字母的奇妙图案说，“这是从天正遣欧使^[8]之一的千千石清左卫门直员时代开始使用的降矢木家纹章。至于为何以诸侯弗朗西斯科·休庵^[9]的花押为中心，并在外面包覆一部分佛罗伦萨大公国的市徽旗呢？请看底下的注释。”

《克拉西奥·阿克瓦毕回忆录》中唐·麦克（即千千石）致杰纳罗·科巴达（威尼斯的玻璃工人）的文字：

（前略）这天，巴达利雅修道院的神父贝雷里奥邀我参加圣餐，我抵达之际，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修道院大门刚一打开，便出现了一位高大的骑士，仔细一看，他身上佩带着巴洛萨寺领地的骑士徽章，圆睁双眼，雷霆万钧般地说道：“弗朗西斯科大公妃卡贝罗·比安卡殿下在皮萨·梅迪奇家秘密生下你的女儿，命黑奴奶妈带着她在篱墙外等待，你立刻去接回。”我心中骇然，应答之后，骑士才离去。我立刻悔改，领取赎罪符后离开修道院。但在归途的船上，黑奴奶妈于印度的果阿死亡，于是，我将婴儿取回，创立降矢木家。然而，回国后，我内心妄想散乱，并不觉得天主有助于消除那责备着我的诱惑之障碍。（以下略）

“也就是说，降矢木家族的血缘开始于据称是卡德莉娜·迪·梅迪奇私生女的卡贝罗·比安卡。这对母女均是恐怖的残虐罪犯，卡德莉娜是以杀害亲人而闻名的人，也是在圣贝西尔穆斋日残杀行动的领头人；她的女儿则是在恶毒女人卢科蕾蒂雅死后一百年再度出现，并与之不相上下的恐怖人物，被称为‘长剑的暗杀者’。这血缘传至第十三代以后，又出现算哲这位异样的人物。”

说着，法水取出夹在书里的一张照片和英文剪报。不过，检察官却一边不断拿出手表看时间，一边说道：“听了你的说明后，我大致了解了天正遣欧使的始末。不过，四百年后发生的杀人事件与祖先的血缘又有什么关系呢？的确，从背德这个角度来说，史学、法医学与遗传学是有所相通……”

“没错，通常法学家还会附上一首诗。”法水对检察官的敷衍态度忍不住苦笑起来，接着说道，“不过也不是没有例证。夏尔柯的随笔中记录着，科隆有一位哥哥开玩笑似的对弟弟说，祖先是曾经除掉恶龙的圣凯奥格。结果，这位弟弟杀死了暗中侮辱修女的女仆。另外，菲利浦三世焚杀全巴黎的麻疯病患者的事件在传到第六代之后，已落魄的贝特朗也想照猫画虎地焚杀所有花柳病患者。夏尔柯认为这是由于血统意识引起的帝王妄想。”

说完，法水催促检察官尽快去看面前摆着的东西。

那张照片上正是穿插在自杀报道中的算哲博士，他是个有着雪白胡须，一直长及夹克最下方的钮扣的老人。他的神情忧郁，仿佛灵魂的苦闷正在心底熊熊燃烧。但是，检察官的视线却首先被英文报纸吸引住了。那是一八五二年六月四日出刊的《曼彻斯特邮报》，虽然只是一篇题为《日本医学生被逐出圣鲁克疗养院》，下方注有“约克特派员报导”的小新闻，但是内容却令人不禁瞠目。

从布朗史瓦克普通医学学校受托前来的日本医学生降矢木鲤吉（算哲以前的名字）因为与理查·巴顿等人交往而深受瞩目之际，又因与诽谤耶克斯塔教区主教、目前正被争论是否疯狂的术士罗纳德·昆西密切交往的缘故，于本日被送回原籍学校。昆西因持有可疑的巨额金币，经严密追查后，自己交待说是将秘藏的布雷手写本《维基格斯咒语法典》、《瓦第冯一世触疗咒语集》，希伯来文手写本《犹太秘释义法》（神秘数理术，包括诺塔利亚、狄姆等人提出的各种术法），亨利·克拉穆梅尔的《神灵手书法》，编者不明的拉丁语手写本《加勒底亚五芒星召唤术》，以及“荣光之手”（腌渍绞刑犯手掌后风干之物）等物让与降矢木所得。

法水以亢奋的语气对读完的检察官说：“因为得到这样东西，我才知道算哲博士与古代咒法的因缘。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如果《维基格斯咒语法典》藏在黑死馆的某处，那么除了凶手以外，我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

“为什么？咒语法典和降矢木家又有什么关系？”

“据说《维基格斯咒语法典》是所谓的技巧性咒术，利用诅咒与邪恶的外衣包裹住现代的科学。本来，维基格斯这个人乃是拥护阿拉伯和希腊科学的席维斯塔二世的十三位使徒之一，但是这些人却有勇无谋，竟在罗马教会发起大启蒙运动，结果其中十二人被视为异端而遭焚杀，只有维基格斯秘密遁逃，完成这本技巧性法典。据说后来波卡尼格洛的筑城术、瓦

邦的攻城法、杜霍克罗萨的魔镜术、卡里奥斯特罗的炼金术，甚至波基杰尔的瓷器制造法和荷亨海姆与格拉哈姆的医学都曾深受影响，所以非常惊人。另外，《犹太秘释义法》号称能创造四百二十种暗号。其他东西则皆为所谓的纯正咒术，都是荒唐无稽之物。所以，支仓，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只有《维基格斯咒语法典》一书。”

虽然后来的事情果然如法水所预测的发展，不过当时检察官并未放在心上，他趁法水到隔壁房间换衣服时，拿起另一册书，打开摺起的部分，是明治十九年二月九日出刊的《东京新志》第四一三号中刊登的田岛象二^[10]的杂文，篇名为《当世的零保久礼博士》：

此次浪迹之行尽多趣事。（十数句闲谈后，插入如下的文字）近来大山街道之所以吸引观光客，乃是由于神奈川县高座郡葭刈出现一座仿佛龙宫的西洋城堡。该建集物是由长崎的大分限^[11]降矢木鲤吉所建，以下述其由来。

鲤吉先是在小岛乡疗养院接受荷兰军医梅迪尔霍德的指导，明治三年举家迁居东京后，随即赴德国进入布朗史瓦克普通医学学校就读，后来转至柏林大学，钻研八年后得到两项学位，计划于今年初回国。两年前，他已经先派遣英国工程师克劳特·戴克斯比至前述之地修建号称国内前所未有的大型西洋建筑。据说为博取他的异国妻子、法国布萨森人德蕾丝·西诺莉的欢心，建筑周遭景物与萨佛斯谷类似，城堡则模仿德蕾丝家的托勒威纽庄的城堡，以绝其思乡之念。即使如此，在回日本的船上，可怜的德蕾丝仍因发高烧而死亡。另外，讽刺文学家大鸟文学博士指出，这座城堡将中世纪城堡惯见的屋顶尽皆去掉，并模仿据说曾收容黑死病死者的布洛凡斯城堡的城墙，因此讥嘲其为“黑死馆”。

检察官读完时，法水也换好外出服再度出现。但他却深深埋坐在椅子中，对着正好响起的执拗电话铃声蹙眉。

“大概是熊城在催促吧。反正尸体不会自行跑掉，我们晚一点再去。先告诉你在黑死馆落成之后发生的三桩离奇死亡事件，以及算哲博士被视为难解之谜的行径。算哲博士回国后被日本的大学颁赠神经病学与药理学两项学位，但是他并未担任教授，而是过着隐居的单身生活。有一点是必须特别注意的，博士不仅一天都未曾住过黑死馆，还在明治二十三年将只落成五年的黑死馆内部大幅翻修，也就是重新修正戴克斯比的设计。然后自己在宽永寺后面另建宅邸，让弟弟传次郎夫妇居住在黑死馆。

“直到算哲博士自杀为止的四十多年岁月，他可说是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在著作方面只有一篇《关于杜德尔家梅毒与犯罪的考察》，至于在学术界的活动，则仅止于和八木泽医学博士的辩论。当时情形是这样，明治二十一年，八木泽博士提出颅骨鳞部和显腭窝畸形者^[12]的犯罪本质遗传论，算哲博士提出反驳，随后双方进行长达一年的大辩论，最后达成以人类进行遗传实验的结论。但就在人们引颈企盼后续发展时，很不可思议地——可能是两人彼此达成了默契吧——对立突然极端不自然地消失。

“与这项辩论无关，缺少算哲博士的黑死馆接二连三发生怪异的离奇死亡事件。最初是在明治二十九年，传次郎趁妻子住院期间找情人神鸟操至黑死馆，当晚却被操用裁纸刀割断颈动脉，操也当场自杀；接下来是六年后的明治三十五年，成为寡妇的算哲博士的堂妹笔子夫人，同样被她所爱的京都演员岚鲷十郎勒杀，岚鲷十郎亦在现场自缢而死。这两桩他杀事件并无所谓的动机，而是被视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所以不得不判定为冲动性犯罪而结案。

“失去主人的黑死馆里，暂时以算哲的侄女、当时只有三岁的津多子为主人——你应该也知道，她目前虽然是东京神惠医院院长押钟博士的夫人，但在大正末期曾是有名的新剧演员。到了大正四年，算哲的宠妾岩间富枝突然怀孕，生下现在的家主旗太郎，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了三十多年。到了去年三月，第三次发生了动机不明的离奇死亡事件，这次轮到算哲博士自杀。”

说到这里，法水从一旁的资料里找出记录。

“你看……”

伤口贯穿左侧第五与第六肋骨之间，深入左心室，是被一般短剑刺入而留下的齐整伤口。算哲仰卧在房间中央，脚朝房门，头朝向内侧帷幔，双手紧握剑柄。面部表情呈现痴呆状松弛，带着些许悲痛的感觉。现场门户紧闭，室内光线昏暗，家人也未听到任何声响。事实上，室内也丝毫不见凌乱。除了上述事件外，还听说死者抱着西洋女性玩偶进入室内仅仅不到十分钟，事件就已发生。说到玩偶，那是身穿路易王朝末年绫织服饰的等身大小的玩偶，置于帷幔后的床铺上。至于用来自杀的短剑，经推定并非死者的防身器具。另外，据调查所得，自算哲的日常生活动手，完全查不出自杀动机所在，一位将届天年的学者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着实苦于判断。

“支仓，你觉得如何？与第二桩离奇死亡事件时隔三十多年，此事件的死因推定虽然清楚，可是一样有找不到动机的共同点。你难道不认为隐藏起来的内幕出现在丹尼伯格夫人身上吗？”

“这应该只是空泛的逻辑吧！”检察官的语气带着反驳意味，“第二桩事件之后，前后的关联已经完全中断。那位叫什么名字的京都演员是降矢木家外的人，不是吗？”

“应该是吧！你也下功夫调查过了。”法水眼中露出夸张的神情，“但是支仓，最近出现的推理小说作家中，有一位叫小城鱼太郎^[13]的异样人物，此人在其近作《近世迷宫考察》中论及著名的裘达毕家族崩溃录。

“裘达毕家族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曾经盛极一时，最终以与降矢木家族同样的形式灭绝。起初是身为宫廷诗文朗诵师的主人裘达毕准备入宫的早晨，当时他的妻子安——红杏出墙的谣传甚嚣尘上——送他出门，他假装要与她吻别，将手环抱着安的肩膀，突然抽出短剑刺向背后的帘幔，但是被鲜血染红全身而死的却是他的长子瓦尔达，惊骇万分的裘达毕回手一剑便刺入自己心脏。七年后，次子肯特自杀。据说他是因朋友将酒杯掷向他的脸颊要求决斗，但他却置之不理，结果成为讽刺目标，终至羞愧自杀。两年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到裘达毕仅存的女儿乔吉雅身上。她在结婚当晚，不知何故怒骂丈夫，结果对方一气之下将她勒杀于床上。而这就是裘达毕家族的末日！

“然而，小城鱼太郎在只能以命运论解释的三桩事件里发现了科学性的原因，下了‘只是因为如闪电般瞬间产生于右侧脸颊的格布勒麻痹之遗传’的论断。也就是说，裘达毕之所以会刺杀长子，乃是因为妻子的手即使碰触到他的右颊，他也毫无感觉，于是误判妻子的手是伸向躲藏于背后帘幔里的情夫，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次子的自杀当然就更不用解释了；女儿应该也是因为格布勒麻痹而表明对丈夫爱抚的不满，结果惨遭杀害。

“当然，推理作家总是习惯擅自幻想情节，不过对降矢木的三桩事件来说，多少暗示了其关联性，而且也能开拓视野。然而，这些事应该不仅局限于遗传学的狭窄领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背后绝对隐藏着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怕内幕。”

“嗯，若是继承者被杀害，这倒是有可能，但是，这次是丹尼伯格夫人……”检察官轻轻摇头，反问，“对了，刚刚的调查报告提到的玩偶是……”

“代表对德蕾丝夫人的回忆。似乎是博士向柯贝兹基^[14]订制的等身大小的自动玩偶。但是，更令人费解的是，弦乐四重奏的四个人，他们自婴儿时期就被算哲博士由国外带回日本，听说四十多年来从未呼吸过黑死馆外的空气。”

“不，有少数评论家曾在一年一度的演奏会上见过他们。”

“原来如此。他们的皮肤一定都呈现恐怖的蜡白色吧？”法水凛然，“博士为何让那四人过着这样的奇怪生活呢？还有，这四个人为何会默默地服从呢？然而，在日本，人们只是对此现象感到不可思议，却没有人想深入调查。还好我偶然在美国发现一位好事者，他将这四个人的出生地与身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想，这应该是关于这四个人的唯一资料吧！”法水拿起桌上最后的文件，那是一九一年二月号的《哈德福特福音传教士》杂志。“你读读看。作者叫华洛。内容在记述教会音乐的部分。”

听说了日本某处仍存在着拥有纯中世纪风格的神秘音乐人，这或许可算奇中之奇吧！回溯音乐史，以往也只有曼海姆侯爵卡尔·狄奥托曾经斯图盾根城堡培养过六位蒙面乐师。于是我被这个有趣的传说吸引，想尽各种办法深入调查，终于查出这些乐师的身份。

第一小提琴手葛蕾蒂·丹尼伯格是奥地利基罗尔县冯利安柏村狩猎区监察长维里克的第三个女儿；第二小提琴手加里波第·塞雷纳是意大利布林迪西市的铸金师加利卡里尼的第六个女儿；中提琴手欧莉卡·克利瓦夫是俄罗斯科卡萨斯州塔根兹西斯克村的地主穆格基的第四个女儿；大提琴手奥托卡尔·雷维斯是匈牙利康达图镇的医师巴德纳克的第二个儿子。每人均系出名门。但是乐团拥有人降矢木博士是否真是有着与卡尔·狄奥托同样的豪奢的洛可可嗜好则完全不明。

法水有关降矢木家族的资料只有这些，但是其复杂至极的内容却让检查官的头脑混乱不已。当他脸上浮现恐怖神色沉吟时，“维基格斯咒语法典”这个名词却如梦中见到的白花般，一直停伫在视网膜上挥之不去。至于法水，这时的他又如何能够预知，在他面前将横亘着可称为杀人史上空前绝后的异样尸体呢？

[1] 见小栗虫太郎创作的短篇推理小说《圣阿雷基赛修道院杀人事件》。

[2] 《圣阿雷基赛修道院杀人事件》中的被害人。

[3] 河锅晓斋（1831—1889）是明治时期的天才浮世绘画师，也是鸟山石燕之后最负盛名的妖怪绘师。

[4] 日本著名绘画大师。

- [5] 还是指圣阿雷基赛修道院杀人事件。
- [6] 美国推理作家S. S. 范达因的作品。
- [7] 卡洛林王朝，名称来自卡尔·马尔特尔，是法兰克帝国朝代之一。卡洛林王朝是由阿尔诺夫·冯·梅兹所代表的阿尔诺夫林王朝与老丕平所代表的丕平王朝结合而成的。从六三九年便开始统治着法兰克帝国。但是，王朝的创始人不以国王自居，而是以家族主人自居。到后世查理大帝被加冕后，才以王室命名。
- [8] 天正遣欧使是在日本天正年间，归国神父瓦尔亚诺为显示在日本的布教成果，组织的由四个日本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使团。
- [9] 即大友宗麟。本名大友义镇，出生于享禄三年阴历一月三日（一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卒于天正十五年阴历五月六日（一五八七年六月十一日），是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战国大名，同时是位天主教大名，大友氏第二十一代领主。因大友氏始祖出自上古名门藤原氏，故正式姓名又可记为藤原义镇。最初他皈依禅宗，之后改信天主教，接受洗礼，官位至正四位下左卫门督。幼名法师丸，佛教法名宗麟，天主教洗礼名为弗朗西斯科。
- [10] 被称为“醉多道士”，《花柳事情》等文的作者。
- [11] 地方官名。
- [12] 颅骨鳞部是头盖骨上方有如鳞片状的部位，显臑窝是太阳穴一带的头骨。
- [13] 虚构的作家，原型应该是小栗虫太郎本人。
- [14] 波希米亚著名的傀儡玩偶工匠。

第一章 旋绕的尸体与两扇门

一 光芒的奇迹

私铁T线的终点站已进入神奈川县。在抵达能够眺望黑死馆的丘陵之前，绵延着橡树防风林与竹林，完全是不足为奇的北相模景观。可是一旦上了丘陵，俯瞰的风景大异其趣，可说是酷似麦克白领地柯达所在的北苏格兰。这里没有树，没有草，仿佛海风吹至此地之前，水分就已尽失，不带湿气的土壤表面风化成灰色，看起来很像岩盐，凹凸状平缓倾斜的底部似是乌黑的湖水。这样荒凉的景物一直延伸到位于钵状底部的墙壁。据说造成赭土褐砂是因为建设当时所移植的高纬度植物在转瞬间死亡殆尽。不过直至大门之前，有一条整修得十分好的车道，主楼有一片被削去，破败的墙壁下方有一扇蓊草与葡萄叶饰纹的铁门。

这天，因为前晚下了一场冬雨，厚厚的云层低垂，可能再加上气压的变化，感觉上有一股很奇妙的暖和感。时而闪电轻掠，紧接着抱怨似的雷鸣闷响。在这样的暗郁天空下，黑死馆巨大的双层建筑，特别是中央的教堂尖塔与左右两侧的望台，均被抹上一笔笔的淡黑色，全部形成泛亮的黑白画作。

法水将车停在大门前，走向前院。城墙背后有蔷薇缠绕的低矮红格子墙垣，其后则是呈几何图案的卢·诺德尔式的花园。贯穿花园的步道上处处设有列柱式小亭、水神、裸女或滑稽的动物雕像，红砖斜列拼铺的中央大路两侧边缘则铺上碧色釉瓦，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点缀式铺设吧！主建筑物被修剪齐整的水松树篱环绕，城墙四周的树篱修剪成各种动物形状或缩写字母，两旁有黄杨或丝杉的盆栽。另外，修剪齐整的水松树篱前方有诗人群像的喷泉，法水一走近，喷泉马上发出奇妙声响，同时开始冒起水烟。

“支仓，这就是所谓的‘惊骇喷泉’，这个声音与如子弹般喷出的水，全都是利用水压。”法水避开飞沫，淡淡说着。

检察官因为这种巴洛克的炫弄技巧有了厌恶的感觉。

法水站在树篱前眺望主建筑物。长方形的主建筑物中央有半圆形的凸出，左右有两列凸出的房间，只有这部分的外墙是以灰泥贴上蔷薇色的小块石片，形成九世纪的前罗马式朴素风格。这部分一定就是教堂。然而，凸出房间的窗户却是嵌入拱形格子中的蔷薇状玻璃，中央墙壁上也有绘上十二星座的彩色玻璃做成的圆花窗，或许就是这种样式的矛盾引起法水的兴趣吧！不过，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皆是用玄武岩的石片堆积而成，窗户也高达十尺，形成严密封锁。玄关在教堂左侧，如果不是见到装着叩门环的大门旁站着便衣刑警，恐怕法水的考据之梦永远都不会清醒。

但是，在这期间，检察官仍不断感到法水神经紧绷。因为法水从疑似钟楼的中央高塔开始，循着外形怪异的屋窗与烟囱林立的部分朝左右的望台等陡峭的屋顶观察一遍后，将视线移下，面对墙壁不住颌首，这样的态度反复多次，很明显像是正在比较检查什么。果然如此，连尸体都还没见到，法水就已经开始在探索这座城堡的气氛，企图自其中摘出结晶之物。

玄关尽头是大厅，在此等候的老佣人在前带领众人至右手边的大楼梯间。这里的地板是镶缀了百合与暗红色七宝图案，与接近天花板和旋绕回廊的壁画形成对比，将中间毫无装饰的墙壁衬托得更加引人注目，形成难以形容的颜色。走上呈马蹄形向前方两侧伸展的楼梯，来到所谓的楼梯走廊，这里还有一道短楼梯延伸至楼上。楼梯走廊的三面墙上各挂着一幅画，中间挂着的是卡普利埃·马克斯所作的《解剖图》，左边是杰拉尔·大卫的《希萨穆尼斯剥皮死刑图》，右边则是德·托利的《一七二年马赛的黑死病》，三幅都是长七尺宽十尺以上的放大复制画。虽不知为何只挑选这类阴森作品，其意图颇令人起疑。

不过，最先吸引法水目光的却是《解剖图》正前方并列的两具中世纪盔甲武士。两者均手握旌旗旗杆，杆尖垂下的缀织在画面上方彼此连接。右边缀织是身穿魁克派教徒服饰的英格兰地主摊开领地地图，手持制图尺，左边缀织的构图则是罗马教堂的弥撒。

两者皆是上流家庭代表富贵与信仰的常见象征。检察官本以为法水只是看看而已，谁知他却找来佣人问道：“这两具盔甲武士一直放置在这里？”

“不，是自昨夜开始放的。七点以前放在两侧楼梯的旁边，八点过后才出现在这里，也不知是谁弄上来的。”

“原来如此，只要看过孟迪邦侯爵夫人的克勒尼庄就知道，盔甲武士放置在楼梯的两侧是常规。”法水颌首，面对检察官，“支仓，你试着抬

抬看。怎么样，很轻吧？这当然没有实际用途。自十六世纪以来，盔甲纯粹只作装饰之用。但在进入路易王朝以后，镂雕的技巧变得更为细腻，增加了厚度上的需求，最后成为穿上后走不动的重量。因此从重量上来推断，这应该是多纳泰罗以前的作品，可能是马萨哥利亚或桑索维诺的作品吧！”

“嘿，你什么时候变成菲洛·万斯^[1]了？只要简单一句话‘并非无法抱起来的重量’就够了，何必故意解释一堆呢！”检察官猛烈嘲讽，“不过，这两具盔甲武士不能摆在楼下吗？或是有必要摆在楼上吗？”

“当然有必要摆放在这里。你看这三幅画作，是瘟疫、刑罚和解剖，对不对？然后凶手再加上一项，就是杀人。”

“别开玩笑！”检察官忍不住瞪大眼。

法水用略带亢奋的声音接道：“无论如何，这是此次降矢木事件的象征，凶手揭起大旗宣告进行杀戮，或许这也代表凶手对我们的挑战。支仓，你仔细看这两位盔甲武士，右边的右手握住旗杆，左边的左手握住旗杆，对不对？但是如果考虑到摆放在楼梯旁的时候，应该是右边的左手握旗杆，左边的右手握旗杆，如此整个画面才会平衡。所以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应该是遭人左右错置了，由左至右本来是代表富贵的领地旗，再来是代表信仰的弥撒旗，错置之后……就表现出凶手恐怖的意志。”

“怎么说？”

“‘Mass（弥撒）’与‘acre（领地）’呀！你连起来读读看，信仰与富贵现在变成了‘Massacre’，也就是‘屠杀’。”法水望着哑然的检察官，“但，应该不仅有这样的意义吧。我打算从这两个盔甲武士的位置找出更具体的含意。”

说着，法水转头问老佣人：“昨晚七点至八点之间，没有人目击盔甲武士的状况吗？”

“没有。很不巧，当时我们都在吃晚饭。”

之后，法水将盔甲武士一片片地分解，也检查了周围画作、画作之间的笼形壁灯、旌旗的背面以及《解剖图》上方，但却一无所获。画作的该部分只是在背景的外围杂然配列着各种颜色的条纹而已。接下来，众人离开楼梯走廊，往上走上另一层楼梯。这时，法水不知想起什么，突然出现奇异的举动——本来已走到楼梯中间，但他却折返下楼，来到大楼梯顶

端，从口袋里取出格子纸的记事本，一面数着楼梯的阶数，一面画入某种闪电状的线条。

这样一来，检察官也不得不折回了。

“没什么，只是作一下心理思考。”法水似是顾忌楼上的老佣人，低声回答检察官的问话，“等我获得确切答案之后会告诉你，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材料。我只能够说，刚刚上楼时，玄关那边好像传来警车的引擎声，但那位佣人却能同时听到理所当然会被那响亮的声响所掩盖的某种轻微声音。支仓，要知道，在一般状态下，那是无法听见的声音。”

法水是如何得知这种极端矛盾的现象呢？他又立刻接着说：“虽然如此，那位佣人却毫无嫌疑。”连佣人的姓名都不想问，当然很难判断结论，这等于是他提出的一个谜题。

楼梯尽头接着一道走廊，上了楼梯顶端随即面对一间戒备森严的房间，铁栅做成的房门后面是几阶石梯，房间深处有着似是金库门板的泛光黑漆。但是，当法水知道那里是古代时钟的储藏室，了解收藏品的惊人价值后，便能体会收藏者为何如此警戒了。走廊以该处为基点向左右延伸，由于每一区都有门户，因此走廊有如隧道般黑暗，连大白天都必须点亮龕内的电灯。左右墙上唯一的装饰是烧绘的红线。

不久，在右边尽头处左转，来到方才的走廊对面。法水的一侧出现短短的拱廊，排列在列柱后的是日式盔甲。拱廊入口设置在大楼梯间圆形天顶下的圆廊，尽头可见另一道走廊。法水看着入口左右的六瓣形壁灯，正想进入拱廊内时，也不知道看见什么，竟愕然停住。

“这里也有。”法水指着左侧一列饰盔甲[2]中最前面的一个。

检察官略显厌烦地反问：“那具上面有三支黑毛鹿角头盔的绯绒缀盔甲又有何奇异之处？”

“头盔被换掉了。”法水淡漠地回答，“在对面的全部都是吊盔甲[3]，看缀钉即知，在第二具的滑革胴甲胄上是地位较高的年轻武士戴的所谓狮子嚙台星前立胁细锹的头盔，但是，这边却是在优雅的绯绒上配戴凶猛的黑毛鹿角立头盔。支仓，人们常说，一切的不谐调都潜藏着邪恶意志。”说着，他向佣人求证这件事。

佣人脸上浮现惊叹之色，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在昨晚之前，一切都如你所说。”

他们继续穿梭在左右并排的无数盔甲之间，直至对面走廊。那是个封闭的空间，左侧的房门通往主建筑侧面螺旋梯上的露台，右侧第五扇门则通往命案现场。厚重房门的两面皆是耶稣医治佝偻病人的古朴构图浮雕^[4]，然而，仅是一门之隔，里面却有尸体横陈。

开门后，见到熊城调查主任正面对着一位背向门口的二十三四岁的女人。他苦着一张脸，咬着铅笔上的橡皮擦，一见到两人，好像在责怪他们的迟到，瞪着眼，冷冷说了声“法水，死者在帷幔后面”，同时停止对女人的讯问。

熊城在法水到达的同时随即放下自己的工作，他的表情不时掠过茫然似的迟缓阴影，从这点便不难想象帷幔后的尸体给他带来何等严重的冲击。

法水首先端详眼前的女人。妇人有一张带着可爱的双下巴的圆脸，虽然称不上绝色，不过圆润的眼瞳与青瓷般透明的眼白，以及吹弹可破的小麦色肌肤都非常有魅力。她自称是已故算哲博士的秘书，名叫纸谷伸子，身上穿着葡萄色的晚礼服，声音甜美，可是脸却因恐惧而变成土色。

等她离去后，法水开始在室内默默踱步。这个房间虽然宽敞，却相当昏暗，而且家饰很少，感觉很空荡寂寥。地板中央铺着以约拿在大鱼腹内为图^[5]的埃及织地毯，地毯下的地面是有色大理石与野漆树木片交互嵌组的车轮图案，两边的地面则是由胡桃和野漆树木片拼组，一直延伸至墙壁为止，处处镂空着象眼，散发中世纪风格的黯郁色泽。另外，高高的天花板上渗出已无法分辨木质岁月的黑斑，鬼气似的阴惨空气自该处静静往下沉淀。

房间只有刚才进入的那扇门，左边有两扇向侧院敞开的两段式金属窗，右边则是由数块石材堆砌而成、中央刻有降矢木家纹的大壁炉。正面垂挂如铅般沉重的黑天鹅绒帷幔。另外，从房门至靠壁炉的墙侧有个约摸三尺高的平台，上面摆放着背对背的裸体佝偻与著名立法者^[6]的塑像。靠窗一隅以一扇高屏风隔开，内侧摆置长椅与两三张桌椅。走向角落远离人群后，马上有一股刺鼻霉味袭来，壁炉架上积着约五分厚的灰尘，一碰触到帷幔，呛鼻的细尘随即自天鹅绒上飞起，带着银色光辉，如飞沫般散落。一见即知这个房间已多年未曾使用。

接着，法水拨开帷幔望向内部，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所有表情均停滞静止，不知道检察官的手自他身后反射地抓住他肩膀，更感觉不到检察官手上传来的剧烈颤抖。只是耳若雷鸣，脸似火般烫红，除了眼前惊人之物以外，整个世界仿佛消失无踪。

看啊！躺着的丹尼伯格夫人尸体上绽放灿烂的圣洁光芒，恰似被一层光雾包覆。阴暗之中，与尸体表面有些许距离的半空中朦胧浮现流动的澄蓝光线，紧密笼罩着尸体全身。那种光具有冰冷清冽的虔敬气息，散发着乳白晕浊的部分甚至有着深不可测的神圣启示。死亡的丑陋因而呈现缓和端正之相，尸体全身溢满难以言喻的静谧，或许从那梦幻般的庄严中还能听见天使吹奏的喇叭。甚至让人觉得，圣钟的隆隆响声立刻就要响起，神圣的亮光将化为四射光芒，令人不自觉地叹息出声：“啊，丹尼伯格夫人的童贞受到神的赞美，在最后的恍惚之际，将被迎接为圣女！”

光芒也照在痴愣站立在该处的三人脸上。法水渐渐回过神来，开始进行调查。然而，窗户一开启，光芒便转为稀薄，几乎快要看不见。尸体全身僵硬，死亡应该超过十个小时。在这种情形之下，法水仍不为所动，也没忘记进行科学的调查与分析。他先确定尸体口腔内也有光芒后，将尸体趴卧，以小刀刺入背部的鲜红色尸斑，然后让尸体微侧，缓慢流出的血液立刻让光芒形成一层红晕，仿佛被隔开的浓雾，而鲜血便在两者的缝隙间蜿蜒流动。

检察官与熊城皆不忍直视如此凄惨的景象。

“血液中没有光芒。”法水放开尸体，恍然自语，“目前应该只能说它是一种奇迹吧！已经证实光芒的出现并非外在因素，因为没有磷臭味，若说它是镭的化合物，那么皮肤必然会出现坏疽，而且衣服上也会见到那种痕迹。所以，这的确确实是自皮肤中放射而出的光芒，而且，这种光没有热度，也无气味，是所谓的冷光。”

“所以，这可以算是毒杀吗？”检察官问道。

“嗯，看血液的色泽与尸斑就知道了，很明显是氰化物中毒。但是，法水，这种奇异纹身般的亮光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应该是属于耽溺怪异嗜好的你的专业领域吧？”熊城接腔，一向刚愎自用的他，唇际浮现难得一见的自嘲笑意。

事实上，除了奇怪的光芒外，还有另一个尸体现象令法水为之瞠目。丹尼伯格夫人躺着的床铺位于帷幔正后方，那是一张有着路易王朝风格的

床，由桃花心木制作，床头饰纹为松球形的立花，床柱上方以蕾丝为顶罩。尸体几乎是靠右侧成俯卧姿势，右手像是扭至背后似的放在臀上，左手自床铺垂下，银色的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身穿单件黑色绫织洋装，鼻尖垂至上唇，十足犹太人相貌，脸扭曲成S型，死状无比滑稽。然而，所谓的不可思议是出现在两边太阳穴的纹章状伤口。该伤口恰似纹身的试绘底图，像是以尖细的针尖在皮肤表层巧妙划出的浅伤，太阳穴两侧皆是直径约一寸的圆形，圆周是蜈蚣似的百足短线条。伤口虽然只渗出泛黄的血清，可是爬绕在这种更年期妇人的粗糙皮肤上，与其说是凄美，毋宁说更似干燥的蛻虫尸骸，甚至更像恐怖的鞭毛虫所排出的长条粪便。要想推定该伤口的成因究竟来自内侧或外部实在是困难至极。

法水的视线在离开这凄惨的图案后，不期然地与检察官的视线交会，两人同时默然地颤栗。因为，伤口的形状正是构成降矢木家纹一部分的佛罗伦萨市徽的二十八叶橄榄冠（图一）。



图一

[1] 推理作家范达因笔下艺术气息浓厚的名侦探。
[2] 摆饰于盔甲柜上之物。
[3] 吊在空中之物。
[4] 《圣经》中的一个故事。
[5] 《圣经》中的一个故事，约拿在大鱼腹内待了三天三夜。
[6] 埃及雕像。

二 “德蕾丝杀我”

“不论怎么看都只能认为是那样。”检察官结巴地向熊城说明降矢木家的纹章后，接着道，“凶手让被害人停止呼吸后为何还不满足？为何要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行为？”

“支仓，”法水叼起烟，“重点不在这里，令我愕然的是，尸体是在被刻上这些纹章的几秒钟后才停止呼吸，也就是说，这些纹章既非在死后才刻上，也非在服毒前被雕上。”

“开玩笑！”熊城忍不住蹙眉，“你说被害人不是当场死亡，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

法水的语气像在训斥不听话的孩童。“虽然这桩事件的凶手动作迅速隐密且做法令人发指，不过我的理由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你认定的强度氰中毒过于夸张。氰中毒之后，呼吸系统是有可能在瞬间麻痹，但是要到心跳完全停止至少还需要将近两分钟的时间，而出现在皮肤表面的尸体现象是与心脏功能衰退同时出现的。”说到这里，法水停顿一下，凝视对方，“只要了解这点，应该就能认同我的看法。你们看，伤口是巧妙地切割表皮所留下的，这点光看只有血清渗出即可明白，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的活体在被切割时，皮下会溢血，伤口两侧绝对会肿起，而这些伤口很明显地有此现象。你们再看看其他割裂的伤口，并没有结痂，简直像透明的雁皮和纸，这则是死后的尸体现象。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两种现象就产生了严重矛盾，很难说明伤口留下时的生理状态如何。所以，若想获得结论，只要思考指甲与表皮是在何时死亡即可。”

法水精密的观察反而有加深伤纹之谜的感觉，检察官因此而再度颤栗，声音完全失去冷静。“一切等解剖之后再说。尽管如此，凶手对引发尸光的超自然现象还不满足，又刻上降矢木家的烙印……我开始觉得这种圣洁的光芒带有某种极端淫虐的意志了。”

“不，凶手想要的并不是观众，而是要你刚刚所感受到的心理障碍。为何那家伙有这种病态般的个性呢？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创造

性……不过，若依海尔布洛尼的论点，最淫虐且具独创性的乃是幼儿。”法水微笑问道，“对了，熊城，尸体是自何时开始发光？”

“最初桌灯亮着，所以不太清楚，不过到十点左右，结束了大致上的验尸程序，同时也完成这一区的搜查，关上房门，熄掉桌灯之后才发现……”熊城硬生生咽下一口唾液，“所以，别说降矢木家人，连办案人员中都还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另外，我说明一下直至目前的调查所得……昨夜，降矢木家举行某种聚会，丹尼伯格夫人在席上突然昏倒，当时是九点整。之后她被送至这个房间，由负责图书的久我镇子与管家川那部易介彻夜照顾。但是，到了十二点左右，被害者食用的柳橙中被人掺入氰酸钾，从口腔中的残留果肉渣里可以发现大量的遗留物，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那是最初入口的一瓣柳橙。所以我认为凶手是借着最初的一击正中目标。其他果瓣虽然留下，却未能检测出毒药痕迹。”

“柳橙？”法水轻轻摇动床铺顶篷，喃喃自语，“这么一来又多了一道谜题，即凶手毫无毒药的知识。”

“可是，佣人中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者。久我镇子与易介都说丹尼伯格夫人是自己从盘子中挑选水果，而且，这个房间在十一点半左右便将房门上锁，玻璃窗与铁窗也都有菇状的锈蚀，当然没有自外界侵入的形迹。不过，据说同一盘内的水梨是丹尼伯格夫人最喜欢的水果……”

“什么，上锁？”检察官似乎对这点与伤纹之间所形成的矛盾深感愕然。

但是，法水的视线依然停留在熊城脸上，冷冷说道：“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氰酸钾只是披上柳橙这个面具，但这更让人感到凶手可怕的惊人天分。你仔细想一下，那种具有明显异臭与苦味的毒药只用极端常见的柳橙当做伪装的迷彩，这不是很令人惊讶吗？何况还用了超过致死量十几倍的分量。熊城，你认为如此幼稚的手段为何能产生这种魔术般的效果呢？为何丹尼伯格夫人会伸手拿起柳橙呢？我认为，这是下毒者的荣耀。对他来说，柳橙是自伦贝西亚巫女出现以来，一种永生不灭的崇拜物。”

熊城闷不吭声。

法水似是忽然想起什么，问道：“被害者死亡是什么时间？”

“今天早上验尸时判定为八个小时前，所以死亡时间与吃柳橙的时间完全符合。发现死者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半，在那之前，负责照顾死者的两人完全不知道出了意外，十一点之后也没人进入这个房间，另外，家族其他人的情况完全不明——这就是盛放柳橙的盘子。”熊城说完，从床铺下取出银制的大盘子。

那是直径将近两尺的浅盘，外侧以俄罗斯拜占庭特有的生硬线条刻画出艾瓦索夫斯基的匈奴族狩猎驯鹿的浮雕，底盘是一只想象出的倒立爬虫，头部与前肢为台，长长的身体成<字型弯曲，用后肢和尾巴支撑盘子，<字型的另一侧附着半圆形握把。盘里的水梨与柳橙全剖成两半，留下鉴识过的痕迹，不过显然没掺有毒物。但是，导致丹尼伯格夫人死亡的另一半柳橙上却与其他柳橙不同，出现了极端显著的特征。它并非橙色，而是接近熔岩的橘红色，而且是颗粒硕大的品种，果肉也过度成熟而成赭黑色，感觉上似是凝固的血块般令人作呕，但是色泽却莫名地震撼神经。根据没有果蒂这一点来推断，泥状的氰酸钾应该是由该处注入。

法水的目光离开水果盘，开始在室内踱步。以帷幔隔开的这个部分与前面房间明显地大异其趣，这里的墙壁全漆上灰泥，地板也是相同色调，铺上素色绒毛地毯，窗户较前面房间稍小，也比较靠上，所以室内感觉昏暗许多。提到灰色墙壁、灰色地板、黑色帷幕，会令人联想到昔日哥森·克雷格时代的舞台布置，但是，这种缺乏活力的基本色调却让室内更加沉郁。

这里也与前面房间同样荒废已久，墙上厚厚的灰尘随着踏出的每一步洒落。室内的摆饰只有床铺旁的酒瓮型大橱柜，上面放置一本夹着断芯铅笔的记事本，一副被害者睡觉时取下的二十四度近视眼镜，镜框由玳瑁制成，还有一盏覆盖绘图绢罩的桌灯。近视眼镜的度数只是让轮廓模糊的事物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所以完全不值一顾。

法水用参观画廊般的步履悠闲地走着，他的背后响起检察官的声音。“法水，看样子奇迹只存在大自然所有法则的彼方哩！”

“嗯，现在知道的只有这些。”法水淡漠地说，“凶手简直就像射箭般，只用一箭便将恐怖的氰酸钾射入对方腹内，而非其他裸露于

外的身体部位。这也表示，在抵达最终结论之前，光芒与伤纹的出现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这两种现象是行凶的必要条件，可视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深远学理。”

“别开玩笑，这理论未免过于空洞！”熊城愕然地打岔。

但是法水不以为意，继续他奇特的论调。“因为凶手必须侵入上锁的室内，并在一两分钟内划出伤纹！这么一来，就与心理问题无关，而是牵涉到奇妙的生理问题。另外，右手看来似是被扭至背后，右肩有小小的钩伤也都是疑点所在。”

“不，这并非重点。”熊城冷冷地说，“这不过是被害者趴着吞下柳橙，瞬间变得无法抵抗罢了。”

“但是，熊城，在阿道夫·汉肯的古老法医学书籍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一位娼妓的手臂压在身体下，以侧躺的姿势服毒，却因为瞬间的冲击反而让麻痹的手臂动了，将毒药瓶丢向窗外的河中。所以，我认为重现被害者原始的姿势是有必要的。另外，关于尸体发出的光芒，在阿布里诺的《圣僧奇迹集》中……”

“不错，若是和尚，倒可能与杀人命案有关联。”熊城装出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却又忽然神经质地仿佛想从内侧口袋里取出什么东西。

法水头也不回地向背后的人发问：“对了，熊城，指纹呢？”

“可确认的指纹非常多，因为昨夜将被害者送入这个房间时，曾使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床铺与地板。不过很遗憾，未发现任何脚印。”

“哦，是吗？”法水说着，在尽头的墙壁前停下来。在那里，相当于人脸高度的位置，留有最近曾被取下某种匾额之类东西的清晰痕迹。折回原来位置后，他好像在桌灯中发现什么，突然回头望着检察官。“支仓，麻烦你关上窗户。”

检察官愣了愣，不过仍依言行事。

法水再度沐浴在尸体妖眩的光芒中，扭亮桌灯。这时，检察官才知道桌灯用的是罕见的碳纤维灯泡，从而能想象应该是收起来以备急用之物。法水的视线在赭褐色灯光下，循着灯罩画出的半圆移动，在离刚才发现匾额痕迹的墙壁约一尺的地板上做出某种记号后，才要求检察官关掉桌灯。室内恢复旧状，乳白色的光线从窗户射入。

检察官朝窗户方向叹息，吁出一口气。“你到底想到什么？”

“我的论据其实尚未确定，所以希望能塑造出眼睛见不到的人物。”法水的语调带着困惑。

但是熊城却紧接着递出一张纸片，说道：“这东西足以粉碎你的谬论。根本没必要如此辛苦地塑造虚构角色！你看，这个房间在昨夜其实躲藏着意料之外的人物，丹尼伯格夫人在含着柳橙的瞬间知道这件事，就试图告诉我们。”

见到纸片上写着的文字，法水觉得心脏仿佛被掐住一般。

纸条上写着：

德蕾丝杀我

检察官愣了一下，大叫：“德蕾丝！那不是自动傀儡玩偶吗？”

“没错！如果与伤纹连结在一起，应该就不能说是幻觉吧？”熊城的声调低沉而颤抖，“纸条就掉在床铺下。当我见到纸片时，全身冒起鸡皮疙瘩。凶手绝对是利用玩偶行凶！”

法水发挥冲动的讽刺主义。“原来是在玩偶上使用恶魔学。这么说，凶手是企图对人类进行潜在批判了。不过，这是罕见的旧式书写体，简直就像爱尔兰文字或波斯文字。你能证明这是被害者亲笔所写的吗？”

“当然！”熊城耸肩，“事实上，你们抵达时见到的女人纸谷伸子就是最后的鉴定者。丹尼伯格夫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她通常都用小指与无名指捏住铅笔的中间，以拇指和食指斜握铅笔书写，所以笔迹

非常难以模仿。另外，在纸上擦掠的痕迹也与笔尖折断的状况完全符合。”

检察官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这不是要让可怕的尸体暴露吗？法水，你觉得呢？”

“嗯。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玩偶与伤纹是不可分的呢？”法水眉头深锁地喃喃自语，“这个房间有浓厚的密室气息，坦白说，如果可能，我很希望说一切都是幻觉。然而，面对现实，我们很自然地渐渐被引导至玩偶与伤纹是不可分的方向，不，若对玩偶进行调查，也许从其机械设计中能掌握解开伤纹之谜的关键，至少会比继续站在这里看着妖异的鬼火好多了。现在这种时候，任何微弱的亮光都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吗？这样好了，我们等一下再讯问降矢木家的人，先就玩偶进行调查吧！”

接下来三人前往放置傀儡玩偶的房间，并吩咐便衣刑警去拿钥匙。

没多久，该名刑警神情激动地回来了。“钥匙丢了，连药物室的也不见了。”

“没办法，只好破门而入了。”法水脸上泛现决心，“不过这么一来，需要调查的就有两个房间了。”

“药物室也要调查吗？”检察官惊讶地问，“氰酸钾这种东西连小学生的昆虫采集箱里都有呀！”

法水不予理会地站起来，走向房门。“这是调查凶手的智慧，也就是说，测定其计划深度的物件应该会留在遗失钥匙的药物室内。”

德蕾丝玩偶所在的房间位于大楼梯的后方，中间隔着一道走廊，正好在《解剖图》正后方无出口走廊的尽头。

法水来到门前，怀疑地盯着眼前的浮雕。

“这扇门的浮雕是希律王屠杀伯利恒的婴儿^[1]，与尸体所在房间门上的耶稣治疗驼子之图都是著名的奥托三世^[2]福音书的插画。因此

其中应该有某种脉络可寻。”法水轻轻颌首，试着推开房门，却是动也不动。

“没什么好畏缩的，事到如今只好破门了。”熊城厉声说。

法水慌忙制止。“我正在观察浮雕，别急。还有，太大的声响有可能让痕迹消失，轻轻割开底下的木板就行了。”

不久，他们三人从门下方割开的矩形洞口钻入房内，法水扭亮了手电筒，透过圆形光圈，他们只看到地板与墙壁，没有任何家饰。从最右端开始，就要绕完房间一圈时，出乎意料地，法水的身侧——靠门右侧的墙角——随着一抹鬼气出现了德蕾丝的侧脸。

提到面具的恐怖，应该谁都有过这种经验，比如就算在大白天造访老旧神社的大殿，眺望挂在破格子门上的能剧面具，也会产生一种仿佛全身被人从头至脚抚摸般的毛骨悚然感。更何况酝酿出这桩事件诡异氛围的德蕾丝玩偶，骤然自荒废的房间暗处浮现……在那瞬间，三人均倒抽一口冷气，差点窒息。

窗户掠过些微光，铁窗轮廓清楚浮现的同时，远处传来地动般的雷鸣。在凄怆的空气中，法水凝然盯着眼前散发妖眩气息的玩偶——如果这具没有灵魂的玩偶半夜在静寂的走廊上行走……

找到电灯开关后，室内终于明亮起来。德蕾丝是身長五尺五六寸左右的包蜡人偶，身穿格子状的深蓝打褶裙与同色上衣，脸庞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可爱，毋宁说是一股异样的艳丽。鲁本斯画作中惯见的半月形眉毛、所谓“覆舟口”的上吊嘴角均显现淫乱之态，但是两者却与圆润的鼻子完全调和，展现出没有一丝浪荡味道的处女的憧憬。精致的轮廓加上一头松曲的金发，十足是托勒威纽庄的佳人德蕾丝·西诺莉的精确翻版。受光的面颊透明似的隐约可见底下的血管，并绽放生动的光辉。然而，不知为何却与巨人般的身躯显得很不调和——可能是为了保持稳定，自肩膀以下的身体制作得非常巨大，像脚趾就约摸是普通人的三倍大小。

法水以带有考证意味的目光盯视人偶。“这只能认为是无生命的假人^[3]或铁处女！据说这是柯贝兹基的作品，但与其说是玩偶，不如说更接近巴登巴登的手控傀儡^[4]。这种简洁的线条隐含着在其他玩偶

无法获得的无限神秘！算哲博士不找正统的玩偶工匠，反而制作出这么巨大的手控傀儡玩偶，似乎也是他个人的嗜好。”

“要悠闲地品评玩偶等以后再说吧！”熊城苦着脸，“法水，房门可是从里面锁上的喔！”

“嗯，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凶手总不可能是以意志力远距遥控玩偶锁门吧！”见到插在锁孔中、系着吊饰的钥匙，检察官似乎有些凛然，随即从脚边开始追查地板上的脚印。从门口至正面窗边的地板上，有着来回两次、四道很大的扁平脚印，除此之外，还有一道从门口至目前玩偶所在位置脚印。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些足迹中并没有人类的脚印！

听到检察官的惊呼，法水报以讽刺的微笑。“这不足为奇。凶手首先依照玩偶的步幅行动，然后再让玩偶踩踏一遍，自然就能消除自己的脚印。至于之后的出入，则完全踩在玩偶的脚印上行动。不过，昨夜这具玩偶最原始的位置如果不是在门口，那就表示它昨夜并未离开过这个房间一步。”

“岂有此理！”熊城忍住怒气，“你如何证明脚印的先后？”

“这是最简单的减法。”法水反唇相讥，“假设最初的位置不是在门口，就无法说明为何会留下四道脚印，也就是说，从门口至窗边的脚印会多出一道。然而，假设玩偶最初是在窗边，并踩着凶手的脚印走出室外，然后再回到原来位置，那就必须再度走向房门上锁。可是大家也看到了，玩偶是在门前转弯来到现在的位置，剩下的一道脚印完全是多余的。那么，如果往返一圈是为了掩饰凶手的脚印，为何必须从该处再回窗边呢？而如果玩偶置于窗边，又如何能让它锁门？”

“玩偶锁门？”检察官呆了呆，大叫。

“除了它，还有谁能锁门？”法水的语气坚定，“不过这方法倒是没什么新意，凶手还是使用了十年如一日的老套手法！利用绳线。现在就来实验一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首先将钥匙塞入门内。

十几天前，法水的实验在圣阿雷基赛修道院^[5]的吉娜达房间获得成功，这次也能办得到吗？感觉上似乎相当危险，那支旧式长柄钥匙凸出门把之外，想重现上次的技巧几乎是没办法。

在两人的注视下，法水叫人准备了长线，由外侧锁孔穿入室内，先缠绕在钥匙圈左侧，紧接着从底下往上缠绕右侧，再由上方勾住钥匙圈的左根部，剩余部分绕在检察官身上，尾端则再度穿过锁孔，垂至外面走廊。

“假设支仓是那具玩偶，并从窗边走过来。在这之前，凶手必须先测量好放置玩偶的正确位置！无论如何，一定要其左脚在门槛边停住。因为若左脚停在该位置，就算右脚接着移动，途中也会被门槛挡住，所以能借作用力以右脚为轴心，让左脚逐渐后移，等到完全转为横向时，就与房门平行前进。”

接下来，法水让熊城在门外拉住两条线，检察官则向墙边的玩偶走去。等检察官经过门前，钥匙在其后方时，法水叫熊城拉动线头，这时检察官的身体推着紧绷的线前进，钥匙圈的右侧被拉动，钥匙开始旋转，当扣锁打开的同时，长线也从钥匙上断掉。

熊城拿着两条断线出现，不甘心似的叹息。“法水，你实在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玩偶是否离开过这个房间。还有，对于多出来的那道脚印，我的观察仍不够。”法水暂时搁下最后的疑点，拉开玩偶衣裳背后的拉链，打开对开式的小门观察体内的机械装置。那像是集合了数十个时钟的巧妙设计，在大小不同、不可计数的重叠齿轮中，有数层自动的复杂方向机，让关节活动的金属细棒泛射光辉，其间可见到螺旋状卷起的凸起与控制器。

熊城紧接着闻嗅玩偶全身，并用放大镜找寻指纹与指模，但似乎一无所获。

法水等熊城结束后说：“我多少了解玩偶的性能，它应该只能够前进、停止、挥手、握放物件，就算它能走出这个房间，要雕刻那种伤纹根本不可能，要模仿丹尼伯格夫人的笔迹更是近乎妄想。”

法水说出思考后的结论，但是，很明显地，他心中有着取代逐渐淡去的玩偶影像、无法彻底拂去的疑问。“不过，熊城，凶手为何要布置成似是由玩偶来锁门的样子呢？当然，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事件更加神秘，或是要炫耀自己完美的手段。但是，若要强调玩偶的神秘感，与其利用这种布置手法，还不如敞开房门，留下手指上沾有柳橙汁的玩偶。啊！凶手为何留下细线与玩偶诡计给我呢？”他的表情明显因怀疑而苦闷，不过却又紧接着说，“不管怎样，先看看玩偶的行动再说。”法水眼眸里的光彩随着这句话消失了。

不久，玩偶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机械特有的笨拙姿势开始前行，每踏出一步就响起铃铃铃铃的喃喃般美妙声音。那是金属线振动的声音，一定是安装在玩偶体内某处，在体腔内产生共鸣。这样一来，依照法水的推理，玩偶虽然能免去被审判的命运，但是左右事件的关键却在于这个声响。

在这个重大发现之后，三人走出放置玩偶的房间。

法水最初的意思好像要接着调查楼下的药物室，不过他忽然改变念头，进入排列着古老盔甲的拱廊中，站立在圆廊敞开的门口，凝视前方。圆廊对面墙上是两幅惊人的渎神石灰壁画。右侧是《处女受胎图》，图上最左端站着脸色苍白的玛利亚，右方聚集《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们，每人均以手掌掩面，站在中间的耶和华则以充满性欲的眼神望着玛利亚。左侧是《加尔瓦略山的翌晨》，图上右端以鲜明的线条画着在十字架上死后僵硬的耶稣，懦弱卑怯的使徒们正害怕地走上去。

法水寻思片刻，将取出的香烟又放回烟盒，忽然问：“支仓，你知道波德定律吗？就是将海王星以外的其他行星与太阳的距离用简单的倍数公式算出的定律。如果你知道，你认为该如何利用在这处拱廊上？”

“波德定律？”检察官惊讶地反问。法水多次令人费解的言行让他忍不住和熊城对望一眼。“那得看你对这两幅画如何评价了。这种对《圣经》辛辣的讽刺，你认为如何？我想，喜欢这类画作的费尔巴哈^[6]，应该是像你一样的善辩者。”

但是对检察官的话，法水只是报以微笑。

走出拱廊回到尸体所在的房间时，有个惊人的消息正等着他们——管家川那部易介不知何时失踪了。

他昨夜与负责图书的久我镇子一起照顾丹尼伯格夫人，因此熊城对他的怀疑也最深。知道易介失踪后，熊城满意地搓着双手说：“我的讯问在十点半结束，接着他陪鉴识课员去采集指纹，这么说，他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当时至现在——一点——之间了。对了，法水，听说这个是以易介为模特儿塑造的。”熊城指着房内的雕像，又接道，“这次事件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也知道那位侏儒驼子在这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是愚蠢的家伙，竟然没注意到自己那种明显的特征！”

法水轻蔑地望着熊城，只是淡淡回答：“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法水走到与立法者像背对背站立的佝偻雕像面前。“喔！这位驼子已经痊愈了啊！这实在是很奇妙的巧合，在门上的浮雕中，他接受耶稣的治疗，进门后便完全痊愈，而且，这男人一定已经变成了哑巴！”

他在最后一句话加强语气，但神情却似感到一阵恶寒，动作显得相当神经质。

然而，雕像依然没变，有着一颗扁平大头的驼子只是眯着眼，眼角流出一抹狡猾的笑意。

这时，似乎有所发现的检察官用手势招呼法水，让他看桌上的纸片。纸片上逐条写着检察官列出的问题。

一、法水在大楼梯上说过知道佣人听到常态下应该听不见的声响，结论呢？

二、法水在拱廊看见什么？

三、法水为何扭亮桌灯，测量地板？

四、法水对德蕾丝玩偶房间的钥匙为何执着于反面解释？

五、法水为什么不急于讯问降矢木家人？

读完后，法水莞尔，在一、二、五底下划上破折号，写下答案，接着又写下“万一有幸，或许能发现可以指证凶手的人物”（第二或第三桩事件）。

检察官吃惊地抬头。法水接着写上第六个问题的号码，在后面填上：盔甲武士基于何种目的必须离开楼梯旁？

“你已经明白了？”检察官瞠目，反问。

这时，房门静静打开，第一位被传唤的久我镇子进入。

[1]. 《圣经》中的故事。

[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九九六年至一二年在位，以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自居。

[3]. 源自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在《圣经》中代表未成形或没有灵魂的躯体。

[4]. 德国的傀儡饰偶。

[5]. 见小栗虫太郎短篇小说《圣阿雷基赛修道院杀人事件》。

[6]. L. A.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哲学家。

三 尸光不会无故……

久我镇子约摸五十二三岁，是前所未见的典雅女性。脸部线条极端细致，仿佛用凿子修饰过一般，只能说是相当难求的容貌。面部紧绷，但从中却展现这位老妇人无法撼动的钢铁般意志，恰似在静谧的影像中闪烁着火焰。

法水一开始便感受到这位妇人的强烈精神力与她全身散发出的压迫感。

“你一定想问为什么这个房间里家饰很少吧？”镇子一开口便问。

“在这之前是空房吗？”检察官打岔。

“与其说是空房，不如说是不开放的房间。”镇子毫无顾忌地订正，并从腰带间取出香烟，点着，“你们或许也听说过，之前连续三次的离奇死亡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个房间。因此算哲先生自杀后，就将这个房间永久封闭，里面只留下雕像与床铺。”

“不开放的房间？”法水的表情复杂，“不开放的房间昨夜为何开放？”

“是丹尼伯格夫人的命令，她怯弱的心灵导致自己不得不选择这里当做最后的避难所。”镇子说出这句带着凄厉意味的话语后，开始描述逐渐弥漫宅邸的异样气氛。“算哲先生过世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失去冷静，即使是从未起过争执的四位外国人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互相防备的态度日益浮现。从这个月开始，每个人几乎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尤其是丹尼伯格夫人，她的情况只能说是近乎疯狂。除了她信赖的我与易介以外，不让其他人送食物到她房间。”

“你是怎么解释他们恐惧的原因呢？如果是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还可以理解，可是那四人应该没有所谓的遗产问题吧？”

“原因我不清楚，但我能确定他们四人都感觉到自己有生命危险。”

“所谓进入这个月以后日益严重的气氛是什么？”

“如果我是史维登堡或约翰·卫斯理就好了^[1]。”镇子讽刺地说，“我不明白丹尼伯格夫人在那样的恐惧之下是何等心碎地想逃离，但是，以结果而论，经由夫人的指导，出现了昨夜的神意审判会。”

“神意审判会？”检察官问道。镇子的黑色和服让他有强烈的压迫感。

“算哲先生留下了一件奇异的东西，据说是马克连布尔格魔法之一——荣光之手，即将绞刑者的手掌腌渍后予以干燥的每根手指加上同是因绞刑而死的犯人的脂肪，所制成的尸体蜡烛。点燃蜡烛时，如果是有邪心之人，随即会全身颤抖，害怕得晕倒。神意审判会在昨晚九点整开始，出席者除了家主旗太郎先生之外，还有那四位外国人，以及我与纸谷伸子小姐。当然，押钟夫人也在这里短暂逗留，不过昨天一早就回去了。”

“那么，烛光是射向谁呢？”

“就是丹尼伯格夫人自己。”镇子放低声调，打了个哆嗦，“那奇妙光线既非白昼的阳光，也非黑夜的灯光。蜡烛发出气喘般的嘶嘶声开始燃烧，在渐渐扩大的火焰中有苍铅色之物蠕动。随着它点燃一根、两根蜡烛之时，我们全都丧失了分辨周遭状况的能力，仿佛飘浮在半空中。等到全部点着，就在那几乎令人窒息的瞬间，丹尼伯格夫人神情凄厉地瞪视前方，口中叫着令人恐惧之语——毫无疑问地，她确实看见了。”

“看见什么？”

“她叫着‘啊！算哲……’，同时萎倒在地。”

“什么，算哲？”法水的脸色霎时转为苍白，但是随即又恢复镇静，冷冷地说，“这种讽刺未免过度戏剧化。想从其他六人中发现邪

恶的存在，反而是自己倒地。我很希望亲手点着‘荣光之手’，看是什么东西让她叫出算哲博士……”

“你认为这样做，那六个狗一样的人就会吐露实情？”镇子借彼得^[2]的名言强烈反击，“不过，你很快就会明白我并非是醉心神灵的人。丹尼伯格夫人没多久就清醒过来，但却血色尽失，苍白的脸庞汗流如雨，绝望地挣扎并颤抖地说着‘终于来了，一定就在今夜’，然后要我和易介送她来这个房间，并表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非常理解她急于逃离逼近眼前的恐惧的心情。那时是十点左右。然而，就在当晚，她的恐惧被证实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让她叫出‘算哲’这个名字吧？”法水再度提出心中的疑惑，“事实上，夫人临死前所写的有‘德蕾丝杀我’字样的纸条掉落在床铺底下，所以我认为当时她或许产生幻觉，或是有某种精神异常，应该是……对了，你读过瓦菲因的作品吗？”

此时，镇子眼眸里绽出不可思议的光彩。“没错，在这种状况下《五十岁变质论》也是一种解释方式，而且实际上的确存在无法自外表判断是癫痫发作的实例。但是，很遗憾地，夫人当时非常清醒。”她肯定地接着道，“之后，夫人睡到十一点左右醒来，表示喉咙很干，因此易介从客厅端着那个水果盘进来。”

熊城的眼神突然一亮。

镇子有所悟地立刻接道：“啊！你果然是属于经院派^[3]。你一定是想问当时是否有那颗柳橙存在，对吧？但是，人类的记忆并非如你们认为的那样方便。最重要是，虽然我昨夜没有睡着，不过打个盹总是难免……”

“我想也是，宅邸里的人一定都异口同声表示昨夜很难睡熟吧？”法水露出苦笑，“不过，十一点时好像有谁进来吧？”

“是的，旗太郎先生和伸子小姐来探望丹尼伯格夫人。不过，丹尼伯格夫人忽然改变心意，表示待会儿再吃水果，想先喝点饮料，所以易介就去拿柠檬汁。夫人谨慎地要求别人先试喝。”

“哈哈，真是可怕的神神经质呢！那么，是谁试喝？”

“伸子小姐。丹尼伯格夫人看了之后似乎放下心，连续喝了三杯。她在那之后似乎睡着了，所以旗太郎先生取下挂在墙上的德蕾丝画像，和伸子小姐两人带着画像一起离开。在这个宅邸里，德蕾丝被认为是不祥的恶灵，尤以丹尼伯格夫人最讨厌她，旗太郎注意到了这点，可说是给予特别的关怀。”

“但是，卧房里并无能够躲藏的空间，玩偶应该与那幅画像无关吧？”检察官接腔，“重要的是，剩下的饮料呢？”

“应该已经洗掉了吧！问这样的问题会被霍曼^[4]嘲笑的。”镇子脸上泛现露骨的嘲弄，“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我再告诉你使氰酸消失的中和剂好了——在砂糖或石灰中利用单宁^[5]经过沉淀作用可得到生物硷，将它与茶水同时饮用就可以了。接着丹尼伯格夫人要我们锁上房门，她将钥匙塞到自己的枕头下，并叫我们拿水果过去，挑了那个柳橙。她拿柳橙时一句话也没说，之后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所以我们以为她已经熟睡，于是将长椅搬到屏风后面，躺在椅上。”

“那么，你们在这期间是否听见轻微的铃声？”检察官问。

镇子回答没有。检察官丢掉烟屁股，喃喃说道：“这么说，画像早就不在了，难道是夫人出现了见到德蕾丝的幻觉？而且，既然是完全的密室，这与伤纹之间就出现严重矛盾了。”

“没错，支仓。”法水静静开口，“我还发现更微妙的矛盾呢！刚才在放置玩偶的房间得到的结论，来到这个房间后却突然完全逆转。这个房间虽然说不开放，但实际上却有东西长时间不断进出，而且还留下清楚的痕迹。”

“别开玩笑！”熊城吃惊地大叫，“钥匙孔有长时间未曾使用的锈斑，当初要打开时，连钥匙都插不进去呢！而且，和放置玩偶的房间不同，这个房间的门锁是利用牢固的螺旋弹簧开启或锁上房门，怎么想也不可能利用绳线操作打开，当然，地板与墙壁也无暗门，这一点已经使用回音测定器确定过了。”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刚才说驼子痊愈了，你才会笑，对吧？可是，大自然又怎么可能在人眼能够见到的地方留下痕迹呢？”法水带着众人走到雕像前，“通常从幼年时便形成的驼子，胸部的肋骨会凹凸成念珠状，但是，在这雕像的何处可以见得到这种情形呢？你们试着拂掉灰尘看看。”

就在厚重灰尘似雪崩般掉落时，掩住口鼻并瞠目的众人在雕像的第一肋骨上很明显地见到法水说的那种情形。

“如此一来，堆积在念珠状肋骨上的灰尘就必须是摊平的才对。但是，无论使用何等精巧的机器或利用人类的双手，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大自然的精雕细琢，恰似风或水用了几万年在岩石上雕镂出巨人像，这座佝偻雕像也是在封闭的三年间被治愈。不断进出这个房间的潜入者总是将蜡烛放在雕像前的台座上，他虽然不着痕迹，却仍自一开始便制造了一个会说话的象征。火焰摇晃引起的细微气流会让念珠状肋骨上最不安定处的灰尘一点一点地掉落。支仓，你凝神静听，有听到某种似是铃虫叫声般的美妙声音，对吧？像这种声音，在拜伦的诗中……”

“是没错。”检察官慌忙打断他，“可是，这三年的岁月不能证明昨夜一个晚上的事吧！”

法水迅速回头望着熊城。“你可能没调查过地毯下面吧？”

“地毯下又会有什么东西？”熊城圆睁双眼叫着。

“能够说明死亡时间的并不是只有视网膜或心跳，弗里曼^[6]曾从织痕缝隙间找出特殊的贝壳粉末。”法水静静卷起地毯，发现该处地面从垂直角度虽然无法见到什么，但是随着镶嵌的车轮图样增加，却出现了略微异样的痕迹。残留在有色大理石与野漆木缟纹上的确实是水渍的痕迹！是全长约两尺的金币形渲染块状，仔细一看，周围有无数的小点环绕，其中有各种形状的点与线聚合在一起，而且呈脚印状交互直至帷幔处，愈往前愈淡。

“看来要恢复原状相当困难！德蕾丝的脚印并没有这么大。”熊城非常困惑。

“只要看映像就够了。”法水坚定地说，“埃及地毯并非与地板密接，而且野漆木含有大量脂酸，具有排水性。从表面渗入里侧的水自纤毛滴落，如果底下是野漆木，水会结成水滴四处蹦跳，在反作用力下，纤毛会依序改变位置，所以不断滴落的水滴最后将从野漆木转向大理石的方向。因此由距离大理石中心最远的线逆行至衔接野漆木之点，就约等于原来的线条。可以说，纤毛是以水滴为钢琴琴键跳着回旋曲。”

“原来如此。”检察官颌首，“但是，这些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夜连一滴水也没有滴落。”镇子说。

法水觉得很有趣似的笑了。“不，那就是纪长谷雄的故事了，即鬼女化为水消失。”

不过，法水的谐谑在此绝非戏言。在熊城将如此成形的形状与德蕾丝玩偶的脚印和步幅比对后，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经过几次的推定，发现玩偶确实踩着莫名之水而来。但是如此一来，铜墙铁壁般的房门与那美妙的颤音之间更是横亘了重大的矛盾。在香烟的朦胧烟雾与连续出现的谜团所形成的紧张气氛中，检察官显得相当亢奋，走去打开窗户后又折回原地。

法水望着飘逸而出的白烟，再度坐下。“但是，久我女士，就算现在略过之前的三桩事件，这个房间又为何满是富有寓言性的物品呢？像那座立法者雕像便清楚地暗示了迷宫，不是吗？那应该是马利埃特在鳄府的迷宫入口所发现的吧？”

“这个迷宫很可能暗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镇子静静地开口，“或许连最后一个人都会被杀害。”

法水惊讶地凝视对方，良久才接道：“至少到那三桩事件为止是吻合的……但，久我女士，你还陷在昨夜神意审判的记忆中吗？”

“那不过是一项证词。我早就被预告这次发生的事件了，让我猜一下，尸体应该是被洁净的光芒包覆，对吧？”

检察官与熊城正对两人的奇问奇答茫然不已，听到这句话时仿佛晴天霹雳。应该无人知道的细节，为什么这位老妇人会知道呢？

“对了，你知道尸体发出光芒的实例吗？”镇子接着说道。然而，对法水而言，这句话却是形同利剑般的考验！

“我想，应该只有瓦特主教与阿雷兹奥主教，以及辩证派的马基西姆斯和阿拉哥尼亚的圣拉凯尔……就是这四人吧！但是，这些只是推销奇迹者的恶行。”法水冷冷回答。

“不过，并没有可以完全说明这些事件的解释，不是吗？还有，一八二七年十二月苏格兰英佛尼斯的牧师尸光事件^[7]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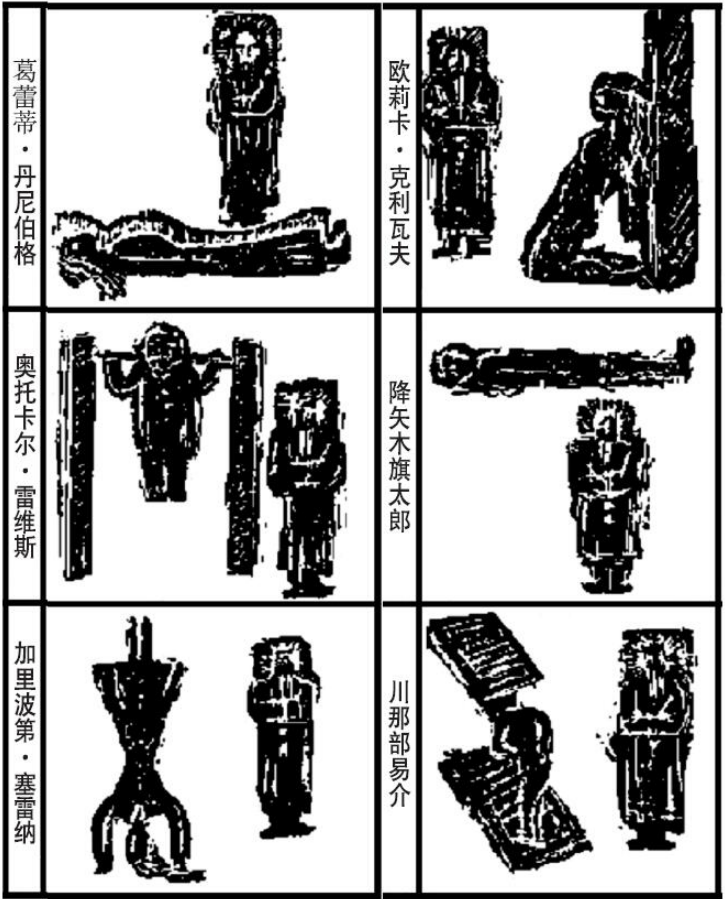
法水以略显不快的声调回答镇子的嘲讽。“这件事可以这么解释：牧师是自杀，另外两人则是被牧师杀害。我依序说明好了，牧师最初杀害史蒂夫后，将尸体丢入停业中的高温砖瓦窑，加速尸体腐坏，在这期间，他制造了有无数细孔的轻型船形棺，将已充分腐坏的尸体放入船内，用长绳索绑上重物让船沉入湖底。当然，经过数天后，随着尸体内的腐坏气体膨胀，船形棺有可能浮上来，所以牧师估好船形棺即将浮上的那晚，自沉船处计算好位置，敲破冰层，让碎冰从船上细孔刺入尸体腹部，使气体逸散，然后点火。你也知道，腐坏的气体多如沼气般具有可燃性。接着，他又借磷光遮蔽了月光在冰穴上形成的阴影，让滑冰的妻子坠入冰穴。妻子或许在水底拼命挣扎，却终究力尽而沉入湖底深处。之后，牧师举枪射向自己的太阳穴，掉落浮在水面的船形棺上，由于被磷光包覆着尸体，也难怪村民们会误以为是光芒。

“不久，随着气体的减少，失去浮力的船形棺载着手枪下沉，压在陈尸湖底的妻子阿比吉兑身上，而牧师的尸体四肢被冰壁卡住留在冰上，很快地，雨中的水面再度结冻成冰。牧师的动机很可能是认为妻子与史蒂夫有奸情，不过，将妻子的尸体用冰覆盖，未免是有如恶魔般的报复。可是，丹尼伯格夫人却未出现这样杂乱的目击现象。”

镇子听完，脸上露出些许惊异，但神情未变，从怀中取出对摺的卷纸形高级纸片。

“请你看看！算哲博士所绘的这个乃是黑死馆的邪灵，光芒不会无缘无故发出的。”

纸片上，对摺的右侧画着一艘埃及船，左侧六幅画中都站着背后发出方形光芒的博士自己，并眺望身旁的异样尸体。其下方则写上从丹尼伯格夫人至易介等六人的姓名，背面则写着恐怖的杀人方法预言。（图二）



图二

葛蕾蒂应该发着光芒被杀死

奥托卡尔应该被吊死

加里波第应该被倒立杀害

欧莉卡应该被蒙上眼睛杀害

旗太郎应该飘浮在空中遇害

易介应该被夹死

“真是可怕的启示！”就连法水都颤声道，“方形光芒的确是生存者的象征，而船形棺……我认为是古埃及人对死后生活的梦想，一艘不可思议的死者之船。”

镇子沉痛颌首。“是的。据说是没有船夫而飘浮在莲湖中，死者上船后，能够依其意志而驭船前进。至于方形光芒与目前死者的关系，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表示博士永远活在这栋宅邸里，而所谓依其意志行驶的死者之船，就是那具德蕾丝的傀儡玩偶。”

[1] 史维登堡（E. Swedenborg），十八世纪的瑞典神学家，据称拥有灵魂离体经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十八世纪卫理公会的创立者，因被圣灵感动而有得救重生的经验。

[2] 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

[3] 以哲学与神学为中心，精密地对各领域加以论述的学派。该学派论法过于繁琐，于是将无用繁琐的议论以此称之。

[4] 十九世纪的毒药学家。

[5] 多酚中的高度聚合的化合物，可以影响吸收消化。

[6] 奥斯汀·弗里曼，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创作“桑戴克医师”系列，是最早将科学手段引入侦探小说的人。

[7] 瓦尔卡特牧师由妻子阿比吉兑与友人史蒂夫陪伴，同游史蒂夫的砖瓦工厂附近的卡特林冰蚀湖，但史蒂夫却在第三天失踪。翌年一月十一日晚上，牧师夫妻就着月光前往湖上，再也没有回来。到了半夜，四五位村民目睹在雨中的遥远湖上发出光芒的牧师尸体，畏惧得不敢接近，直待拂晓，天色微亮才前往。牧师死因为他杀，致命伤为自左侧射入头盖骨内的枪伤，尸体位于冰上的凹陷处，身上的光芒也消失了。牧师妻子在当晚失踪，与史蒂夫从此没有下落。

第二章 浮士德的咒文

一 水精呀，蠕动吧！

久我镇子拿出的六幅启示图虽然暗藏凄惨残酷的内容，图画线条却极其古朴而显得有些笨拙，形状也滑稽至极，但是，在这桩事件里，那绝对是一切要素的源头。在这个时机抉择错误的话，或许在数千次的讯问讨论过后会出现难以逾越的障壁，从而阻碍调查的进展。因此，即使在镇子提出惊人的解释时，法水也是将下颚垂在胸前，打盹般地凝神默思，可想见他内心的苦恼远超过以往的经验。事实上，完全没有凶手的杀人事件——古埃及船与死状图样相关联的读图方法——到底无法予以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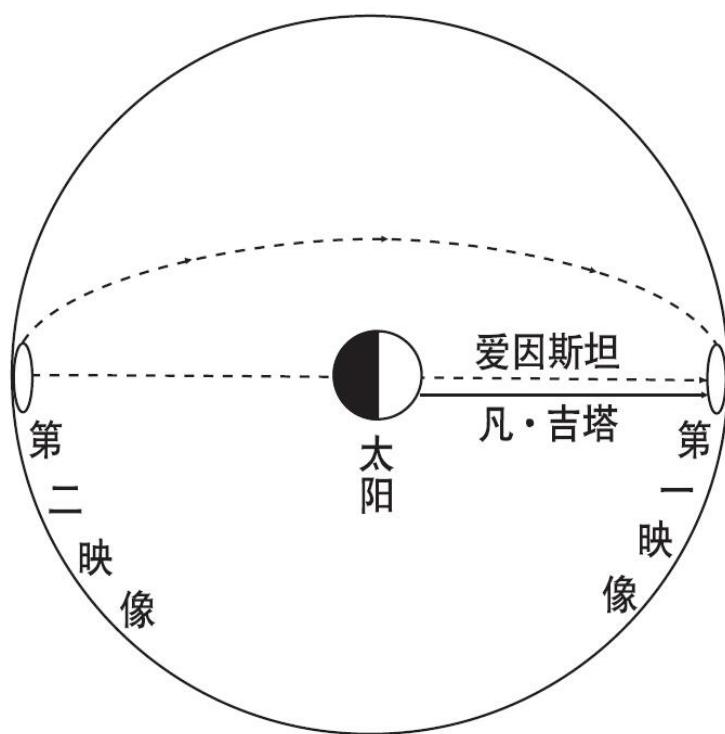
不过，不久后抬起头的他，脸上出乎意料地再度浮现充满活力的表情。“这我明白，久我女士。但是，这些图示的原理绝非有如史维登堡之神学的意义^[1]。这里面令人感觉紊乱的地方，其实却有着条理分明的逻辑。另外，所谓与一切现象相通的空间结构几何学理论，在这其中也是绝对不变的单位。因此，若能将这些图示与宇宙自然界的法则相对照，理所当然地，这其中会存在着被抽象化之物。”

法水突然踏入前人极想但未曾涉足过的超经验推理领域，连检察官都哑然无语。虽说数学性理论是一切法则的指导原则，但是即使在《主教杀人事件》^[2]中黎曼·克利斯多菲尔的推论也只是单纯表现犯罪概念，而法水却试图将之实际应用于犯罪分析，踏入不着边际的思维抽象世界……

“啊……”镇子露出嘲讽的表情，“我想起以前听过某个愚蠢学生在上了劳伦斯宇宙收缩的课程后，将直线画歪的故事。那么，能请你解说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架构加上第四容积^[3]吗？”

法水回瞪对方，以气势震慑对方之后才开口。“在宇宙结构推论史上，最华丽的一页应该是爱因斯坦与凡·吉塔两人对空间折曲率的假设论辩。当时吉塔主张依赖空间固有的几何学特性，同时反驳爱因斯坦的反太阳论。但是，久我女士，如果将此两者对比，便会出现启示图的真正内涵。”

法水说出疯狂的话语，并画出下图开始说明。“首先从反太阳论来说。爱因斯坦认为，由太阳释出的光线绕过球形宇宙的边缘后会再度回到原点，因此，太阳光最初达到宇宙的极限时，在该处形成了第一映像，之后继续旅行了数百万年，绕过球形外圈来到位于正后方的位置，形成了第二映像。然而此时的太阳已经灭亡，只是一个黑暗星体，也就是说与该影像对称的实体并非以天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久我女士，即使实体灭亡，过去的映像仍旧出现的这种因果关系岂非与这次算哲博士与预言的六位死者相似？不错，一边是一毫米的千万分之一，另一边是一亿兆里，可是它们对照在世界空间中也仅是有如一条微小的线段。（图三）



图三

“而凡·吉塔便从这里提出并完善其论点，即距离愈远，螺旋状星云的光谱线愈往红色移动，随着其移动，可推断光线的振动周期会愈迟缓，因此，在达到宇宙的极限时，光速会成为零，行进也完全停止，所以映现在宇宙边缘的影像乃是唯一的，与实体并无不同。这么一来，我们就必须从这两种理论之中择一作为启示图的原理。”

“啊！简直是疯言疯语嘛！”熊城搔落满地头皮屑并喃喃说道，“也该从天国的莲台下来了把！”

法水对熊城的调侃只能苦笑，接着叙述结论。“我们试着将凡·吉塔的理论从太阳的心灵学转移至人体生理之上，这时便会发现，即使横越宇宙半径，历经漫长岁月，实体与映像不变的论点在人类生理上又意味着什么？举例来说，它在这里代表了某种病理性的潜在物质，如果该物质自出现至生命结束为止，既不生育也未衰减，经常保持不变的形状……”

“你的意思是……”

“那就是特异体质。”法水昂然说道，“或许像心肌肿大，或许是硬脑膜矢状缝未愈合。但是，能形成对称抽象也是因为自然界法则在人体生理中循环，像哈尼曼学派就企图将生理现象导入热力学的范围。所以，给予只属于无机物的算哲博士奇妙力量，或让人想象玩偶具有遥控性能，简单地说，只是凶手狡猾的扰乱策略。所以图中的死者之船等物应该只是意味时间的进行，并无其他含意。”

特异体质……受到论辩的耀眼火花吸引，熊城做梦也想不到事件背后竟有如此晦暗色彩的打火石存在。他神经质地擦拭掌中的汗水说道：“原来如此——不过，除了家人以外还加上易介的原因呢？”

“问题就在这儿，熊城。”法水心满意足地颌首，“所以，谜团不在于图形的本质，而是在绘图者的意志。然而，不论怎么看，这种医学式的幻想不应该没有丝毫出于良心的警告。”

“但是，这不是相当滑稽的图形吗？”检察官提出异议，“也因此而缓和了露骨的暗示。我不认为其中有丝毫酝酿犯罪的气息。”

法水严肃地继续陈述自己的论点。“没错，幽默或玩笑是一种生理性的洗涤。但是对于无处宣泄情感的人而言，那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大体上而言，所谓一个世界一种观念的人，若给予他们某种兴趣，他们便会对该兴趣产生偏执，以逆向方式寻求感应。这种倒错心理——若这些图画以此映现其本质，到最后便会扭曲观察的立场，从单纯图样转为个人经验，也就是说，从喜剧变成悲剧。之后就会疯狂般地开始追寻自然淘汰的遗迹，形成冷血恐怖的狩猎心理。所以，支仓，我虽然不是桑戴克^[4]，却害怕雷鸣与黑夜更甚于疟疾与黄热病。”

“哼，这是犯罪特征学……”镇子仍是十足的讥讽口吻，“通常这样的东西只需要瞬间的直觉。关于易介，他几乎等于降矢木家的一员，他与来这儿才七年的我不一样，虽然是佣人，却是从小到现在四十四岁为止，一直都跟在算哲先生身边。另外，这些图案并未附记在索引上，我能肯定

绝对无人见过。算哲先生死后，这东西一直都埋在满是灰尘、未加整理的书籍底下，去年岁暮之前，连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因此，假设如你所言，凶手的计划是从这些启示图出发，那么凶手的估算——不，应该是减法——就非常不简单了。”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忽然表现出令人费解的态度，法水也有些困惑，不过随即便恢复原来的洒脱语气。“这么说，在该计算中加入几个无限记号就可以了吧！”他接着又吐出惊人之语，“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凶手，也并非只需要这些图示。你不知道还有另一半吗？”

“另一半……谁相信你这种妄想？”镇子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叫着。

法水首度展现他极度敏锐的神经，从他直观的思维释放出的，不论是启示图的解读或其他，皆已超越人类的感觉极限。

“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好了。或许你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奇特的想象，但是这些图示实际上不过是一张被剪成两半的纸其中的一半，在六幅图案之外，还具有深远的内涵。”

熊城讶异地以各种方式摺合这张图的四周，接着说：“法水，你别胡说。这张图虽然呈宽刃形，线条却非常整齐，哪有剪裁过的痕迹！”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法水淡淡说道，指着全体呈形的启示图，“这种形状是一种暗号。因为死者的暗示本来就极端阴森隐秘，所以其方法也相当扭曲。如这张图所示，整体应该是呈刀刃形，右上端的斜切部分事实上含有深远的内涵。当然，如果算哲博士没有考古学造诣，一切就没有问题，但在纳尔玛·梅尼斯王朝时期的前金字塔象形文字中，的确有符合这个形状的文字。请各位仔细思考一下，博士为何要绘出此种极端无聊且不自然的形状？”

法水在启示图的余白上画出的形状。

“熊城，假设这是表示二分之一的古埃及分数数字，我的想象应该就不是妄想吧！”法水接着偏头朝向镇子，“当然，在死亡预言中出现的寓意图形不见得没有完善的机会，不过，在那之前，我希望避免从这些图示中算出凶手。”

这期间，镇子忧郁地凝视虚空，眼眸里却燃烧着追求真理的强烈热忱，与法水澄净优雅的思维世界不同，她试图阐明在阴影中不断累积具有充分质量的深奥之物。

“没错，你独创的论点极不平凡。”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再度恢复冷漠神情，望着法水，“实体没有假相华丽的确是常态，不过，暂且不提那种赫姆族的葬礼专用物，假如有人确实目击到方形光芒与死者之船，那又如何？”

“如果那人是你，我会要求支仓将你起诉。”法水无动于衷。

“不，那个人是易介。”镇子静静回答，“丹尼伯格夫人吃柳橙的前十五分钟左右，易介大约离开了十分钟。我后来问他原因，他说神意审判会进行到一半时，自己正站在后面玄关的石板上，无意间望向二楼中央，发现在审判会房间右邻的凸出窗边有漆黑的人影晃动，同时响起某种物件掉落的轻微声响。他非常在意，便过去查看，却发现那只是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那么，你问过易介是走什么路线前往该地点的吗？”

“没有。”镇子摇头，“因为伸子小姐在丹尼伯格夫人晕倒后随即至隔壁房间拿水，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座位。这样你应该就能了解我为何如此近乎愚蠢地执着于这些启示图的理由了吧！当然，那个人影既非我们六人之一，也不是佣人。所以，在这桩事件中未留下任何东西乃是浅显易见的道理。”

镇子的叙述再度招来慑人的气氛。

法水凝视着火红的烟头，良久，唇际浮现不怀好意的微笑。“原来如此。但是，像尼柯尔教授那样到处出错的人也讲过这么一句名言——结核病患的血液里含有让头脑产生妄念之物。”

“啊！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讲得通……”镇子气愤地叫着，随即毅然地接着道，“这样的话，你看看这个——这是掉落在玻璃碎片上的纸条，这么一来，易介的话应该就能采信了吧！”她从怀中拿出被雨水与泥土弄污的破碎信笺，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德文。

Undi nus si ch wi nden

“凭这几个德文实在无法判断笔迹，简直就像螃蟹横行的文字。”法水先是失望地呢喃，却又立刻双眼发亮，“啊！这中间有奇妙的转变呢！这句话的原意是‘水精呀，蠕动吧’。不过你们看，这里在阴性的‘Undine’之后加上‘us’变成阳性^[5]。你知道这是出自哪里吗？此

外，这里的藏书中应该有格林的《关于古代德文诗歌杰作》或浮士德的《德文史料集》吧？”

“很遗憾，我不知道。关于这两本文学史书籍，稍后我会向你报告。”镇子出乎意料地率直回答，然后静静等待法水对这个句子的解释。

可是法水却低头盯着纸片，并未开口。

趁这沉默的片刻，熊城接腔。“无论如何，易介会去该处一定有更重大的意义！你就别再隐瞒，说出一切吧！反正他都已经露出马脚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该说的事，应该也只有这个了吧！”镇子仍是讽刺的语气，“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是独自一人留在这个房间内。如果有什么可疑之处，也应该是一开始的……不，反正接下来并未再发生任何事情。还有，在神意审判会开始的两个小时前，伸子小姐与丹尼伯格夫人曾发生争执，但是这件事与事件的本质无关。最重要的是，易介的消失与先前提及的劳伦斯的宇宙收缩相同，你的恫吓讯问导出了类似该学生的倒错心理。”

“或许是吧。”法水抑郁地抬起脸来，脸上浮现感受到某处可能存在某种意外的阴郁暗影。不过，他却以颇殷勤的语气对镇子道：“我很感谢你提供各种齐全的资料。但是从结论来说，实在是太遗憾了，你完美的类比推论法在我看来也只是呈现所谓的如是观。因此，就算玩偶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会视之为幻觉，因为目前仍无法了解那种非生物学的力量之所在。”

“你会渐渐了解的。”镇子的语气似在予以最后重击，“在算哲先生的日程表中——自杀的前一个月，也就是去年三月十日的记事栏，有这么一段记述：‘吾寻求必须隐藏的隐密力量，求得之日，吾将烧毁魔法书’。虽然博士已化为无机物的尸骸并不值得一顾，但是我总觉得，有某种能称为奇妙组织的东西隐藏在这栋建筑物里。”

“那就是烧毁魔法书的理由。”法水好像在暗示什么，却逐渐离开启示图的话题，转至另一项问题，“不过，那也只是重现已丧失之物。改天再请教你的数理哲学吧！接下来，关于目前与财产有关的问题，以及算哲博士自杀当时的状况……”

这时，镇子凝视着法水，站起来说：“这种问题应该由田乡总管回答比较适合吧。他既是当时的发现者，也可说是这栋宅邸的黎塞留^[6]。”说

完，她向房门走了两三步，停下回望法水。“法水先生，接受赠予也需要有高尚的精神，如果忘记这点，日后必会悔悟。”

镇子的身影消失于门外，争论过后的室内空虚得有如放电后的真空状态，再度飘浮着霉臭似的沉默，静谧得连树林里的乌鸦叫声，甚至是冰柱掉落的轻微声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检察官拍拍颈后，开口说：“久我镇子只追求实象，你却耽溺于抽象的世界。不过，前者否定了自然界的法则，后者却企图法则性地约束在经验科学的范畴。法水，对这个结果究竟需要用什么样的论证方法呢？我认为应该是鬼神学……”

“支仓，那是我的梦想之花——那些启示图还有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另外半页。”法水不带感情地说着做梦般的言语，“我想其内容应该是以算哲烧毁魔法书为出发点，并与这桩事件的一切疑问相衔接。”

“什么？也包括易介见到的人影吗？”检察官惊叫。

熊城也严肃地颌首。“嗯，那女人绝对没有说谎。问题在于，易介告诉她的真相之真实性如何。不过，怎么说她都是个很不可思议的女人，竟然主动想接近凶手的领域。”说着，熊城脸上露出惊叹之色。

“不，她或许是个被虐狂。”法水悠哉游哉地转动旋转椅，“一般来说，所谓的苛责带有难以言喻的魅力，不是吗？席威哥拉一位名叫娜柯的修女，她在接受宗教审判的严酷审问后，居然不是改信别的教派，而只是希望还俗。”说着，他转了个方向，恢复原来姿势。“当然，久我镇子博学无比，然而却只是个有如索引般的女人，只是个能将记忆如棋盘的格子正确排列的女人。没错，她确实是正确无比，可是却也因此而毫无独创性与发展性。最主要的是，那种对文学缺乏感受力的女人又如何能产生计划不寻常犯罪事件的想象力呢！”

“文学与这次的杀人事件又有什么关系？”检察官追问。

“问题在于那句‘水精呀，蠕动吧’。”法水开始阐明这一句话，“这是出自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为破除化为彪犬的梅菲斯特之魔力而唱诵这句咒文，原文是该时代最流行的迦勒底五芒星术中的一段话，用以呼唤水、风、火、地四大精灵。但是镇子居然会不知道，你不觉得可疑吗？大致而言，在这种古老宅邸的书架上必定会出现的东西，在辩证学方

面一定是伏尔泰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则是歌德。只不过，那女人对这类古典文学丝毫不感兴趣。还有一点，这句咒文中含有些许阴森的意思。”

“是什么？”

“连续杀人的暗示。凶手虽然借着改变盔甲武士的位置来宣告杀人，但是这个更为具体，明白指出谋杀的人数与方法。如果知道浮士德唱诵咒文中出现的精灵数目，应该会立刻心惊胆颤吧！因为在旗太郎与那四位外国人中，若其中一人为凶手，被杀害者的人数当然是四个人。还有，会认为这与杀人方法有关，主要是‘水精’这个词，你应该没忘记由玩偶脚印所造成、出现在地毯底下的异样水迹吧？”

“所以目前能确定凶手懂德文，对吧？而且，这句咒文也不属文献学的领域。”检察官说。

“笑话！在德国，音乐就等于美术。在这个宅邸里，似乎连那位叫伸子的女子都会弹奏竖琴。”法水的表情似显惊讶，“何况其中还存在着极端令人不解的性别转换，所以我认为除了语言学的藏书外，无从判断该句咒文。”

熊城忽然松开交抱的双臂，难得地发出叹息。“唉！这一切都充满讽刺！”

“不错，凶手的智慧超乎我们想象，几乎是有如查拉图斯特拉般的超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已无法继续用希尔伯特之前的逻辑学说明。以那个水迹为例，若用陈腔滥调的残余法来解释，结论会是水让玩偶体内的发音装置失效，但事实绝非如此。何况事件整体的构造十分多元，没有丝毫线索可循，在朦胧的暧昧中更充满蠕动的阴森谜团，而且不断有纸团似的东西从埋葬死人的地下世界往上冲。然而，我们现在只知道其中包含四项要素，一是出现在启示图的自然界恐怖影像；二是以尚未被发现的另外半张图为中心的死者世界；第三是过去的三桩离奇死亡事件；最后则是企图以浮士德的咒文为发展主轴的凶手的实际行动。”

法水说到这儿暂时停顿一下，不久，黯然的语气里透出少许乐观。

“对了，支仓，我希望你能够制作这桩事件的备忘录。像《格林家杀人事件》^[7]就是如此。在最后的阶段，万斯制作备忘录的同时，困难的事件也奇迹似的宣告解决。不过，那绝非作者计穷之策，范达因教导我们，如何决定因数乃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若说何为当务之急，答案就是从无数疑问中摘出几项因数。”

接下来检察官便开始制作备忘录，法水在这期间离开约摸十五分钟，没多久，一位便衣刑警进来报告调查进度，他说虽然在宅邸各处仔细搜索，却仍找不到易介。

法水的眉毛挑了挑，问道：“那么，古代时钟室与拱廊也调查过了？”

“没有。”刑警摇头，“昨晚八点总管便锁上房门，但钥匙却遗失了。还有，拱廊那里朝圆廊方向的两扇门中，只有靠左侧的一扇门是打开的。”

“是吗？”法水颌首，“那么暂时停止行动吧！反正易介绝对不可能离开这栋建筑物。”

他的语气仿佛是对异样的矛盾进行两种不同的观察。熊城惊异地说：“别开玩笑。你可能是想为这桩事件裱上华丽的外框，可是，除了易介，还有谁能解开谜底？”他非常期待立即有人能在宅邸外发现侏儒驼子的行踪。

事情至此，易介的失踪终于符合熊城的想象。然而，法水接下来却决定调查玻璃碎片的掉落处，于是吩咐便衣刑警传唤总管田乡真斋接受讯问。

“法水，你又要去拱廊？”便衣刑警离去后，熊城半嘲讽地问。

“不，我已确定了这桩事件的几何学分量。关于算哲博士所绘的启示图，以及暗示着不为人知的另外半张纸片，应该具有某种方向才是。”法水闷声回答，紧接着吐出惊人之语，“而且，我已经明白令丹尼伯格夫人近乎疯狂的可怕原因。我打电话向这里的村办公室问过，发现那四个外国人已在去年三月四日成为了日本人，入籍降矢木家，成为算哲的养子和养女，但还未办理遗产继承手续。这样也就是说，这栋宅邸不一定属于正统继承人旗太郎所有。”

“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检察官哑然，抛掉手上的钢笔，立刻屈指计算。“手续会延迟可能是因为算哲留有遗书，不过剩下的法定期限只有两个月，一旦超过期限，遗产就要落入国库了。”

“没错。因此若有所谓杀人动机的存在，那就在‘浮士德博士的隐身衣’——那五芒星的圆——之中。虽然这是调查的一种角度，不过因为其

中存在那四人归化入籍的意料外重点，其深度非比寻常。还好我已掌握其中疑点。”

“是什么？”

“就是你先前列出的问题中的第一、二、五条。盔甲武士飞上楼梯走廊，佣人听见应该听不见的声音，以及波德定律无法套用在海王星上。”

法水说完后，拿起检察官写好的备忘录。上面只是正确记述未掺杂私人观点的事项。

一、关于尸体现象的疑问（略）

二、关于德蕾丝玩偶留在现场的证迹（略）

三、当天发生事件前的动静

（一）押钟津多子大清早离开宅邸。

（二）晚上七点至八点，盔甲武士被移至楼梯走廊上，两具日式盔甲的甲冑同时被调换。

（三）晚上七点左右，据说已故的算哲博士的秘书纸谷伸子与丹尼伯格夫人发生争执。

（四）晚上九点，丹尼伯格夫人在神意审判会中晕倒。与该时刻符合的时间段里，易介目击到隔壁房间凸出窗口的异样人影。

（五）晚上十一点，伸子与旗太郎探望丹尼伯格夫人。当时旗太郎取走了墙上的德蕾丝画像；伸子试喝柠檬汁；易介端入盛有掺毒柳橙的水果盘，不过关于柳橙情况如何却无法证明。

（六）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左右，易介见到先前的人影掉落东西，前往后院窗边一看，发现了玻璃碎片与记载《浮士德》的一句内容的纸片。这时的房间内只有被害者与镇子。

（七）午夜零点左右，被害者吃下柳橙。

另外，镇子、易介、伸子以外的四个人并无值得记述的动静。

四、关于黑死馆既往的离奇死亡事件（略）

五、过去一年来的动向

（一）去年三月四日——四位外国人归化入籍。

（二）去年三月十日——算哲在日程表留下无解的记述，同时在当天烧毁魔法书。

（三）去年四月二十六日——算哲自杀。

自此之后，黑死馆内的家族成员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因此被害者根据神意审问法，想弄清楚事件根源。

六、启示图的解析（略）

七、动机所在（略）

法水读完后说：“这些项目中，我认为第一项尸体现象的疑问应该已经包括在第三条之内。表面上看来或许只是不足为奇的时刻排列表，但是柳橙如何进入被害者口中绝对充满密密麻麻的菲斯勒几何公式。还有，四位外国人的归化入籍与之后的烧毁魔法书两项也值得注意。”

“不，你的深奥解析并不重要。”熊城的语气有点不快，“重要的是事件动机与人物行动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伸子与丹尼伯格夫人发生争执，易介的怪异行动，还有镇子在易介离开期间的行为也无法确定。不过，你所谓的浮士德博士的圆，指的正是剩下的四人。”

“这么说来，我在安全范围内了？”这时，众人背后响起异样的沙哑声音。

三人皆吃惊地回头，发现总管田乡真斋不知何时进入房内，正满脸笑容地望着他们。

真斋能如风般无声息地出现于三人背后，其实是因为这位半身不遂的史学家是坐着伤兵使用的橡胶轮手动四轮车进入。他是相当有名的中世纪史专家，虽然在这宅邸担任总管，却仍发表了多种著述而广为人知。真斋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无髯，赭红色的脸上颧骨凸起，下颧骨异常发达，但是鼻翼周围凹陷。他的长相与其说是何等丑怪，不如说是所谓超脱凡俗的胡面梵相，简直就像道释画或十二神像中常见的奇异容貌，而且又戴顶印度帽，只能用“诡异”二字形容。不过，感觉上却又有某种不肯妥协的固

执迂腐，整体而言，即使是有着鳖甲般的外观，却未发现有如镇子那样的深思熟虑与复杂的个性。

再者，真斋所乘坐的手动四轮车前轮较小，后轮则如寻常的脚踏车一样大，似乎是靠启动机与控制器操作。

“对了，关于遗产的分配……”熊城未回应真斋的招呼，性急地问。

真斋一脸不快地说：“原来你们已经知道四位外国人归化入籍的事了。但，事实如何，还请直接问他们本人吧！我对这种事情……”

“不过，遗嘱应该已经开封了吧？你只要告诉我们遗嘱内容即可。”不愧是熊城，问话口吻老练。

但对方丝毫不为所动。“什么，遗嘱？……哼，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真斋一开始就与熊城展开杀气腾腾的暗斗。

法水只瞥了真斋一眼，好像就耽溺于某种冥思中，直到此时才收敛心神，以胜利者的姿态望向对方。“哈！哈！哈！你是半身不遂吧？没办法，黑死馆的一切均非内科范围。听说是你最先发现算哲博士自杀，所以你应该知道是谁下的手。”

听了这句话，不仅真斋，连检察官和熊城都哑然无语。

真斋像蛤蟆般竖起双臂，上半身向前，咆哮似的说：“白痴，警方都已经判定是自杀了！你应该读过验尸报告吧？”

“就是因为读过才会问你。”法水毫不退让，“我想，你应该连杀人方法都知道。大致上来说，太阳系内的行星轨道半径为何要杀害那位老医学家？”

[1] 在《默示录解释》与《阿尔卡那·克列斯迪亚》中，史维登堡对《出埃及记》与《约翰启示录》的字义解释采用相当牵强附会的数读法，让这两部经典日后得以预言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变。

[2] 美国推理作家范达因的作品。

[3] 在体积中只有灵质得以渗透存在的空隙。

[4] 奥斯汀·弗里曼笔下的人物，首开“科学鉴识”先例。

[5] 德文有阳性和阴性之分。

[\[6\]](#) 路易十三世王朝的主教宰相。

[\[7\]](#) 范达因的推理小说。

二 共鸣钟的礼赞……

“行星轨道半径？”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所眩惑，真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没错。身为史学家的你应该知道风靡中世纪的《巴达斯信经》吧？那部承袭德路迪^[1]流派的咒法经典的信条是什么呢？^[2]”

“但是，这又……”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析整合的道理。当我明白某位可憎的人物知道杀害博士的巧妙方法时，这才首度了解占星术与炼金术的奥妙。的确，博士自杀时的姿势是脚向房门，双手紧握刺入心脏的短剑剑柄倒地。但是若以房间入口为中心，绘出水星与金星的轨道半径，则所有他杀的证据完全消失。”法水在该房间的简图上画出两个半圆，接着说，“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先知道的是，有些行星的记号也等于化学记号。‘venus’是金星，但是它也代表‘青铜’；‘Mercury’既是水星，同时也是‘水银’。古代的镜子是在青铜薄板的背后涂上水银而制成，也就是说，镜子的正面就在图中的金星后方，当然会映照出自帷幔后出现的凶手的脸。这是因为缩短金星半径至水星位置既是巧妙的杀人手法，也是杀人的行进方向，同时更揭露了博士与凶手的动作。接下来，凶手逐渐将金星半径缩短至位于中心的太阳。太阳所在的地方便是当时算哲博士毙命的位置！你认为镜子背面的水银与太阳交会之际会发生什么事呢？”

法水以缩小行星轨道为喻究竟想说些什么？检察官与熊城都想不到精于现代科学的法水，在推理中会同时出现炼金术士的阴郁世界与早期化学特有的类似率原理。

“对了，田乡先生，你知道‘S’代表什么吗？”法水毫不放松，“它是太阳，同时也是硫磺。不过，水银与硫磺的化合物是朱砂^[3]，朱砂代表太阳，也是血的颜色，即算哲的心脏在房门旁绽放。”

“什么？房门旁……这根本是无稽之谈。”真斋发疯似的拍打轮椅扶手，“你一定在做梦！你的话完全颠倒事实。当时只有博士倒卧之处的周围有血迹。”

“那是因为凶手又将缩短的半径恢复至原来位置。请你看‘S’这个字，有很多涵义，对吧？有恶魔会议日、立法者……没错，就是立法者！凶手就像那座雕像……”法水紧抿着唇凝视真斋，好像正在内心估量接下来开口的时间。突然，他厉声说道：“像那座雕像般无法行走的人——就是凶手。”

很不可思议地，在此同时，真斋忽然表现出令人费解的举动。

刚开始像是冲动地想撑起上半身，但接着却圆睁双眼，嘴巴张开如喇叭状，看来就像丑陋的老太婆被哽住般，拼命想吞咽唾液舒缓痛苦，久久才挤出沙哑的声音说：“喔！请看我的身体，像我这种残废的人，又如何能……”

但是，真斋似乎真的被东西哽住喉咙，并苦恼于呼吸困难，随着异样的喘息声，展现出强烈的苦闷。

法水冷静地注视他的情形，态度明显经过斟酌，小心地注意讲话速度，继续说道：“不，就是因为残废，你才有办法杀人。我见到的不是你的肉体，而是手动四轮车与地毯。你大概知道凡维德·加里尼^[4]杀害卡特纳查家的巴米耶利^[5]的传奇事迹吧！剑术不及对方的加里尼先是草草地铺上地毯，接着用力拉扯，令巴米耶利脚步踉跄，在其站立不稳的情况下将其杀死。不过，为了杀害算哲而应用地毯的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剑术绝非仅仅是一个传说。也就是说，所谓行星轨道半径的伸缩只是你进行的地毯诡计。接下来，我就来说明实际的行凶过程吧！”说着，法水以略带责问的眼神望向检察官与熊城。“你们已看过房门上的浮雕了，为何没注意到驼子的眼睛凹陷呢？”

“真的，有椭圆形的凹陷。”熊城立刻走到门边查看，果然如法水所言。

法水听了会心一笑，面向真斋道：“田乡先生，凹陷部位正好与算哲博士的心脏位置同高，不是吗？因为是椭圆形，一看便知是剑柄所造成。算哲博士应该理所当然地安享天年，并无任何自杀动机，何

况那天还抱着最心爱的玩偶，沉缅于年轻时日的甜蜜回忆，为何会被推至门边，而且被刺中心脏呢？”

真斋不但无法出声，而且仍处于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可谓精疲力尽。油脂似的汗珠自蜡白色的脸庞不断滴落，其惨状令人不忍直视。

然而法水不以为意，继续残忍地说：“不过，在此有个很有趣的论据——这项杀人行为对四肢健全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行凶过程需要几乎无声的手动四轮车的机械力量，使地毯形成波浪状收缩摺叠，最后让博士猛烈地撞上房门。

“当时的室内光线很暗，博士不知道你躲在右侧帷幔的阴影处，拉开左侧帷幔，在床上看着佣人送进来的玩偶，因此他是面向上锁的房门。这时你开始进行杀人计划！在此之前，你先用钉子固定地毯的一端，自玩偶身上取下护身短剑，等博士背对门口时，你便拉起地毯边缘，利用踏脚台纵向加速推去，地毯自然会产生皱摺并逐渐变高，此时你自背后用踏脚台撞向博士的膝盖窝。波状的地毯从侧面被推挤，几乎与博士的腋下同样高，同时产生了结束反射动作，施加于该部分的冲击沿上臂引起反射。于是博士无意识地举高双臂，你便由后方从两侧抱住博士，右手拿着短剑轻轻抵在他的心脏上方并随即放手。博士不由自主地反射性握住剑柄，就在这一瞬间，博士的身体撞上身后的房门，握住的短剑贯穿心脏。

“也就是说，高龄且行动迟缓的博士必须被使地毯形成波状、未发出声响的高速机械的推进力推动；更必须令膝盖窝受到刺激，引起结束反射作用，使双手主动握住剑柄，而具备这一切要素的就是这辆手动四轮车。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数秒间无声息地发生，除了靠你残疾的身体外，没有任何人能让博士被视为自杀身亡。”

“地毯的波状有何必要？”熊城在一旁问。

“那就是所谓的行星半径收缩啊！地毯一旦收缩至极限，便使博士的颈项配合波状顶点，再让地毯伸展恢复原状。所以博士的尸体才会紧握剑柄、躺在房间中央。当然了，虽是空房间，但因没有上锁，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同时变成尸体后也不可能继续牢握剑柄，然而，通常所谓的检察官对秘密的不可思议的魅力缺乏感受性，因此不会注意到这些。”

这时，充满杀气的阴森室内传来弹奏古典经文歌的寂寞共鸣钟声。法水之前虽在尖塔内见到锤摆钟，却未注意到共鸣钟^[6]的位置。

在此异样的对比下，一直伏在轮椅扶手的真斋竭尽气力地挤出微弱声音。“你胡说……算哲先生确实是死在房间中央！但是，为了这个拥有传统荣耀的家族……我害怕世人的非议，从现场拿走某件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黑死馆的恶灵、德蕾丝的傀儡玩偶……它像是被算哲先生背在背上般压在尸体下，双掌重叠在算哲先生握住短剑的右手上，所以我才……另外，透过衣服流出的血很少，所以我命令易介……”

检察官与熊城脸上虽未浮现惊愕之色，却已深深觉得发生的每件事都存在着这个世界不应该存在的奇妙力量。

但是，法水冷然地接着说：“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的部分我也无法更进一步推测。博士的尸体已化为泥土一类的无机物，若决定要起诉，也只能靠你的自白。”

就在法水说完话的同时，经文歌的乐声停止，但紧接着，众人耳膜突然被某种意料外的美妙弦音轻震。声音来自好几层墙壁外的另一端，四种弦乐器时而庄严地合奏，时而由第一小提琴如潺潺流水歌颂着圣母玛利亚的平和。

熊城听了，生气地说：“那是怎么回事？有一位家人被杀害，却……”

“今天是宅邸的设计者克劳特·戴克斯比的忌日。”真斋在痛苦的呼吸下勉强回答，“在宅邸要厉行的公事中，包括了对在回国的船上于仰光跳海自杀的戴克斯比的追忆。”

“原来如此，是无声的镇魂曲。”法水恍惚地道，“感觉像是约翰·施特劳斯的风格。没想到因为这次的事件竟能聆听到那四重奏乐团的表演。支仓，我们去教堂看看吧！”于是法水要便衣刑警照顾真斋，带他离开这个房间。

“你为什么不继续追击至最后呢？”熊城立刻追问。

出乎意料地，法水大笑出声。“这么说来，你认为我说的是事实？”

检察官与熊城忽然有种被嘲弄的感觉。但是，法水的推测如此条理井然，实在无法相信那是谎言……

“坦白说，那是我向来最讨厌的恫吓讯问。只是我在见到真斋的瞬间产生一种直觉，情急之下才编出这段故事，真正目的是取得精神层面上的优势。为了解决这桩事件，我必须粉碎他那冥顽坚固的甲壳。”

“那么，房门的凹陷呢？”

“二加二等于五。它揭露了这扇门的阴险，同时也证明了水迹。”

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逆转！两人仿佛脑部遭重击般茫然若失。

法水接着说：“利用水来开门。换句话说，为了不用钥匙开门，水是必须存在的。我先说个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故事。有一本玛穆兹贝里所著的《约翰·德恩博士鬼谈》的古书记载了这位魔法博士德恩的许多奇方妙法，其中有一篇令玛穆兹贝里惊叹不已的隐形门的记录，我从中得知如何用水来开门。当然，这是一种信仰治疗法。德恩博士先让症患者与看护一同进入室内，将钥匙交给看护，让他自内侧锁上房门。但是，约摸一个小时后，这扇门却像起了化学变化，被博士轻易开启，博士并下结论说‘神灵附身的半羊人逃脱了’，而房门附近也的确有浓厚的羊骚味。因此该名患者的症疾自精神层面被治愈了。

“然而，熊城，这里的羊骚味还包含了博士的诈术。你或许知道朗士多用湿度计的原理，毛发不只会随湿度伸缩，其伸缩程度也与长度成正比。于是德恩博士将这种伸缩理论应用在扣锁的巧妙机械动作上！你也知道，螺旋状的扣锁本来是钉木式住宅^[7]的特有设计。通常是利用游离于平坦合金杆两端的扣锁，依合金杆的上下摆动，沿支点

附近的角状体两侧或起或扣的构造，愈接近支点，起或扣的内角愈小。这样简单的原理，应该很容易了解吧？

“因此，如果以绳子连结扣锁附近的一点，让扣锁呈扣住时的水平绷紧状态，在该绳子的中心放置以头发绑住的坠子，然后由钥匙孔注入热水，毛发因为湿度增高而拉长，使坠子压在绳上，令绳子变成弓状，该力量作用于扣锁的最小内角，于是原本扣住的扣锁就会拉起。只是，约翰·德恩博士当时可能是利用羊尿吧！

“在这扇门上，驼子的眼睛里可能就设有该装置所需的小孔，因此其较薄的部分由于频繁地反复干燥潮湿，所以才会形成凹陷。布置这种机关的人是算哲，而利用该装置长期进出房间的人应该就是凶手。支仓，这样你应该就可以了解在刚刚的玩偶房间，凶手为何留下绳线与玩偶的诡计的原因吧！如果仅仅思索来自外侧的诡计，这次的事件永远都会被一扇门封住。而且，你不觉得从这里开始，维基格斯咒法的气氛愈来愈浓厚吗？”

“这么说来，玩偶是踩过当时渗出的水了？”检察官发出困愕的声音，“接下来只剩那铃铛似的声音。这样的话，应该更能确定玩偶是伴随凶手而存在了。但是，每当你脑中灵光闪动时，结果总是与你的意向以相反的形式出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唔，我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仿佛掉进陷阱中一般。”法水似乎也有些错愕。

“我认为两者应该是相通的。看方才真斋那种慌乱的反应，其中绝对有问题。”熊城断言。

“不过……”法水苦笑，“事实上，我的恫吓讯问里还伴随所谓的生理拷问，所以才能产生那样令人满意的效果。二世纪的阿留斯神学派修士费里雷欧斯曾经说过‘灵气如果能与呼气共同脱离体外，就能攻其不备’，又说‘应该选择可以隔离的比喻’，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所以，我会将行星轨道半径与如同百万分之一微米难以捉摸的杀人事件连结在一起，最终目的也因为共同的因数不想如此容易被发现。

“事情其实也是这样。读了爱丁顿的《空间、时间与引力》那天，我发现其中的数字完全失去了对称感。另外，即使是像比奈那样的生理心理学家，也述及到肺脏满溢时的均衡精神拥有丰富的质量。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是在其想吸气之际给予激情的言语，同时企图施以生理冲击。真斋的那种现象乃是所谓的喉头后部肌肉抽筋的持续性呼吸障碍，缪尔曼在《老年的原因》中称之为‘伴随肌肉骨化的冲动心理现象’。当然，那只是一种间歇性的症状，可是，若高龄者在吸气中途失去协调，有时会出现像真斋那样的可怕症状，所以我才会丢出一向很少使用的心理或体质两种攻击模式。反正那不过是漏洞百出的论调，目的在于妨碍对方思考，同时也是削弱其气势，因为我必须剥开其牡蛎般的坚硬外壳，聆听里面的一些讯息。换句话说，这只是我的权谋诈术或一项行为的前提。”

“实在是惊人的手法，那么，结果呢？”检察官急问。

法水微笑。“你这个毛病也真糟糕，难道你忘了刚刚问我的第一、二、五项的问题吗？那位形同黎塞留的实际掌权者尽可能地不想让外人窥知为恶者与黑死馆的内幕，所以等他在镇静剂的效用过后清醒时，或许就能顺利解决这桩事件。”

法水仍是一贯地淡淡透露几句，随即在锁孔注入开水，进行实验的准备，然后三人一同前往演奏台所在的礼拜堂。

一穿过客厅，随即便听到乐音从带有十字架与盾形浮雕的大门另一端传来。门前站着一位佣人，法水将大门推开一道细缝，马上接触到在冰冷广阔的空间中静寂飘动的空气。那是一种具有强烈庄严气息的不可思议的魅力。

教堂内笼罩着无数褐色蒸气微粒，在雾霭般的昏暗中，飘浮着朦胧梦幻般的平稳微光。这光线来自圣坛上的蜡烛，在三角形的大烛台前薰着乳香，烟与光爬上火箭般林立的小圆柱，达到最上方呈扇形收束的天花板。乐音在圆柱之间反射，产生异样合声，似乎即将有一群身穿金色圣衣的主教祭司会从圆柱间出现。

然而，对法水而言，这不过是一种审判般的阴森气氛。

圣坛前的半圆形演奏台上，是四位身穿多明尼克修道院黑白服装、进入了忘我境界的乐师。最右侧是看来有如粗糙巨石的大提琴手奥托卡尔·雷维斯，柔软鼓起的脸颊似乎非常想拥有半月形的络腮胡，顶着一个与身体不成比例的瓢瓜状小脑袋，感觉像是个非常乐观的人，而且大提琴在他手中看来只有吉他般大小。右侧第二位是中提琴手欧莉卡·克利瓦夫夫人，她的眉骨高耸，眼神锐利，鼻子呈细钩状，相貌冷峻，据说她的演奏技巧远远凌驾于伟大的独奏者克吉斯之上，也许正因如此，她在演奏时的态度有着傲岸气概与奇异显眼的夸张。接下来是加里波第·塞雷纳夫人，她与前者形成了明显对比，皮肤看来如蜡色般透明，脸部轮廓很小，而且是柔和的圆形，黑白分明的眼眸没有瞪视他人般的锋利之色，给人一种忧郁中藏着谦虚的个性。上述三人的年龄约摸在四十四五岁左右。最后则是演奏第一小提琴、年仅十七岁的降矢木旗太郎。在法水的感觉中，他仿佛见到了全日本最俊俏的青年，但是其俊俏只是明星般冶艳的魅色，不论线条或轮廓皆不见思考的深度与数学性的正确，缺乏睿智的特征，也欠缺算哲博士照片上所见的端正额头与威严神态。

虽然能亲耳听到这个一般人无法聆赏的神秘乐团的演奏实属难得，但法水并非一味地陶醉其中。在乐曲的最后部分，法水发现有两支琴都装上了弱音器，只有低音弦发出高压似的声响，感觉上与其说是终止于天国荣耀的庄严终曲，毋宁说是来自地狱的恐惧与哀叹呻吟。

在抵达终止符之前，法水关上房门，向站立一旁的佣人问：“你总是像这样站在门边吗？”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佣人一脸自己也搞不懂的神情。

不过，法水却明白了个中原因。三人悠闲地走着时，他喃喃自语地说：“那扇门的确就是地狱之门。”

“那么，地狱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检察官反问。

法水深呼吸，用相当戏剧化的姿态说：“应该是在门外。那四人确实非常害怕！他们若非做戏，那就表示与我的想象有所吻合。”

镇魂曲的演奏在他们爬上楼梯时结束，接着有一段时间听不到任何声响，但是等三人打开隔间门扉，来到通向命案房间的走廊上时，共鸣钟再度响起。这次，共鸣钟演奏的是拉索的赞美诗。

你必不怕

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法水配合赞美诗曲调低声哼着，以送葬般的速度行走。乐音每反复一次，音量就降低一些，同时，法水脸上也更添忧虑神色。等到反复第三次时，乐曲的第三段几乎已经听不清楚。到了第四段，很不可思议地，乐声却提高了一倍，但是最后一段最终仍完全听不见。

“果真没错，你的实验成功了。” 检察官推开之前上锁的房门，圆睁双眼说道。

但是法水却背靠正面墙壁，黯然凝视虚空中的一点。不久便自言自语似的说：“支仓，不能去拱廊的，易介被杀死在那里的吊盔甲中。”

检察官与熊城两人一听，忍不住跳起来。

啊！法水又是如何从共鸣钟的声音中得知尸体所在？

[1] 九世纪雷根斯堡的主教魔法师。

[2] 宇宙中弥漫着所有象征，其神秘的法则与排列的奥秘能预测或告知人们隐藏的现象。

[3] 即硫化银。

[4]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镶嵌工匠，同时也是骇人的凶手。

[5] 伦巴加第一的大剑客。

[6] 敲打键体，发出不同音调的钟，类似钢琴。

[7] 在涂漆的墙壁上钉上规则排列的粗木材，属于英国十八世纪初的建筑式样。

三 易介应该被夹死

法水虽然这么说，但他并未立即前往拱廊，而是绕过回廊，来到与礼拜堂圆顶相接的钟楼楼梯下，召集所有警员，以该处为起点，由屋顶至墙廓上的望塔为止，均加以戒备，监视尖塔下的钟楼。在距离两点三十分的共鸣钟响后仅仅五分钟，这里已形成连一只蚂蚁也跑不掉的严密包围网。在令人以为事件会因此宣告结束的紧张气氛下，所有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正确。然而，除非剖开法水的脑袋，否则仍无法预知他的行为动机。

但是，各位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法水的举止的确出人意料吧！先不论其结果是否正确，但仍可谓超越人类极限的一大飞跃。他听了共鸣钟的声音随即便推测到易介的尸体在拱廊中，但紧接着的行动却是将焦点集中于钟楼。不过，即使这样错综迷离，若对照其过去的举止——也就是他最初针对检察官的几项问题的回答内容，以及之后对总管田乡真斋的残酷生理讯问，还有后来他自己所说的反向思考——还是能发现一丝脉络可循。当然，其类似共变论的因果关系也当场得到另外两人的回应，因而认为不必等真斋吐实，借此机会就能解明令人震惊的真相。

可是，下完命令后，法水的态度却非常令人意外。他的脸上再度恢复黯然神色，闪动着怀疑般的错乱影子。接着在走向拱廊时，突然发出让两人惊异的叹息声。

“啊！我完全搞不懂！如果杀害易介的凶手就在钟楼，那么如此明确的证据就毫无意义了。坦白说，我猜想凶手是目前已知人物以外的另一个人，但是他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难道还有另一桩杀人事件？”

“既然如此，你为何拉着我们团团转？”检察官露出愤慨神色叫道，“你先是说易介被杀害于拱廊，但紧接着你却要全部警员监视目标以外的钟楼，这根本是毫无轨迹、完全无意义的！不是吗？”

“没什么好惊讶的。”法水浮现扭曲的笑容，“问题在于钟楼的赞美诗。虽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但乐声却逐渐微弱，终至无法演奏最后一节，可是最后竟然听到第四节的奇妙加倍音量。支仓，这完全不符合一般性法则。”

“那么，能否请你说明？”熊城打岔。

法水眼眸里浮现异常的光彩。

“那简直就像噩梦，恐怖而神秘，绝非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法水最初的语气无比狂热，但却又逐渐恢复冷静，“假设易介一开始已非这个世界上的人——当然，几秒之后，我已确知这是很严肃的事实。不过如此一来，降矢木家的成员只剩一个负数。接着，一开始是由四位家族成员进行演奏，就算演奏结束后立即离开礼拜堂，却没有前往钟楼的时间。此外，从各方面而言，真斋应该都可以排除在外，所以剩下的可疑人物只有纸谷伸子与久我镇子两人。然而，考虑到共鸣钟的声音并非戛然而止，而是逐渐减弱这一点，就无法想象两人同时在钟楼。当然，该位演奏者一定发生了某种异常状况，因为我们听到的赞美诗最后一节竟是高八度的声音。不必说，共鸣钟理论上绝对不可能发出高八度的声音。这么一来，熊城，钟楼里除了有一位演奏者之外，必须还有另一位能进行奇迹般演奏的魔法人物存在。啊！那家伙又是如何出现在钟楼呢？”

“如果这样，为何不先调查钟楼？”熊城诘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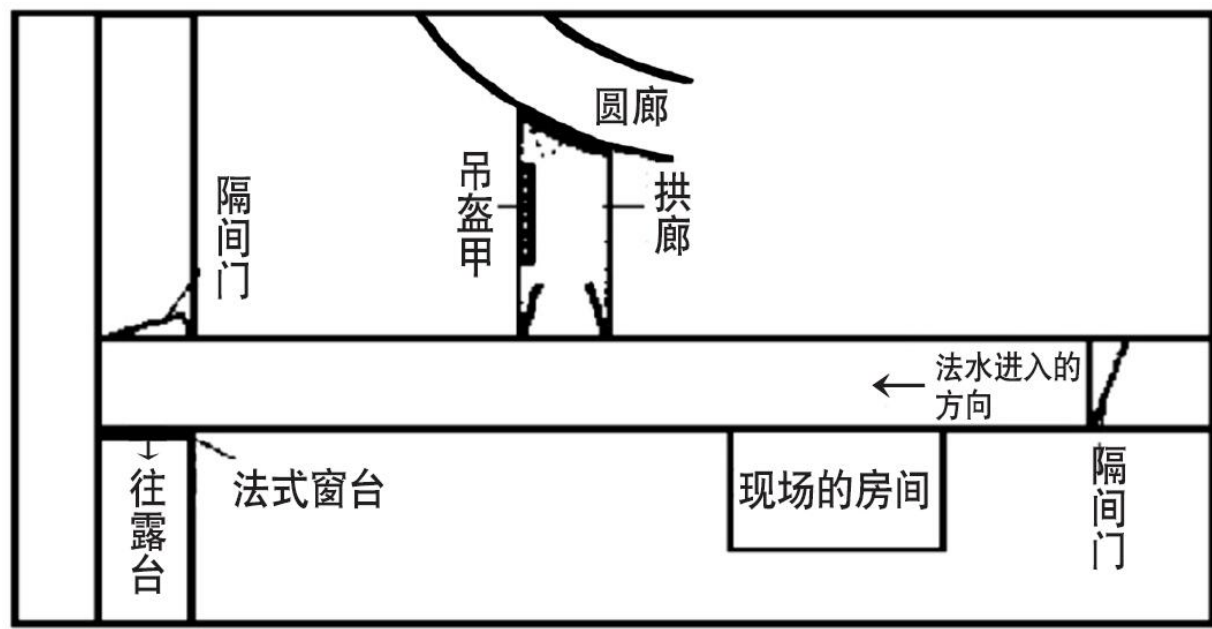
法水的声音里微微带着颤栗。“坦白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高八度的声音里藏有陷阱——凶手有意地、巧妙地自我暴露，使我不得不认为其中存在某种诡计。最重要的是，我完全无法了解凶手为何如此急于行凶！更何况，熊城，当我们在钟楼浪费时间时，楼下的四人几乎是毫无防备的状态。像这样广阔的宅邸内，到处都有隙可趁，很难加以戒备。所以就算我们对已发生的事无能为力，至少我希望能防止再出现新的牺牲者，也就是说，在两种念头交互折磨我的情况下，我必须拟定各种不同的对策。”

“哼！又有魔法人物吗？”检查官咬紧下唇，喃喃说着，“一切如此超乎想象，充满疯狂气息，凶手简直就像一阵风，张牙舞爪地经

过我们面前。法水，这种超自然到底会变得如何呢？感觉上不就是正缓缓朝镇子所说的方向前行吗？”

尽管尚未接触事实，一切事态却很明显地指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不久，敞开的拱廊入口出现在眼前，但是其尽头圆廊上的门似乎不知何时被锁上，里头几近漆黑，迎面而来的冷空气中可以闻到些许血腥味。警方着手调查才四个小时，当法水他们尚在摸索之时，凶手已运用隐密的手法制造了第二桩命案。（图四）



图四

法水随即打开通往圆廊的门，待光线射入后，开始环视悬在左侧的一排吊盔甲，并指着居中的一具吊盔甲说“就是这个”。那是萌黄色头盔搭配锹形五枚立的甲冑，此外还附着毗沙门笈的两臂罩、小裤、护经、鞠靴等正式武士装束，头部至咽喉一带被漆黑狰狞的面具与咽圈遮护，背后则是军配日月中央绣有南无日轮摩利支天图像的护衣，两旁插着龙虎旗帜。但是，此列盔甲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萌黄色盔甲为中心，不仅左右全都均等斜置，其横向更是交叉置放，也就是左右左的异样摆放。

法水取下该盔甲的面具，随即出现易介凄惨的面孔。法水的非凡透视果然正中目标。与丹尼伯格夫人的尸体发出尸光不同，这位侏儒驼子奇异地被穿上盔甲，吊死在半空。在此，凶手再度展现其绚烂的装饰癖。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咽喉部位的两道伤痕。那是恰似“二”字型，刚好位于甲状软骨至胸骨的前颈部，因为呈楔形，推断是沿头盔下缘留下的。另外，深浅相连的伤口也呈奇特的凵形，上面的割痕最初是由气管左侧刺入约六公分深后，抬高刀尖，横向浅割，旋绕至右侧，再用力刺入后拔出刀子。底下的割痕大致是同样形状，只是方向稍微斜下，最后深入胸腔内。但是，刀子完全未触及大血管与内脏，也巧妙地避开气管，因此易介很明显不是当场死亡。

他们随后切断连结天花板与盔甲的两条麻绳，将尸体移出盔甲外，此时却发现了异状。由于之前被下垂的咽圈遮住而看不清楚，现在才发现易介是横穿着盔甲，穿上盔甲时的左侧接合部分如今在易介的背后，因此易介背部凸起的肉瘤陷入盔甲蓬骨的弧形部位。伤口流出的黑浊血液从小裤滴落靴靴中，体温也已经完全丧失，尸体从下颚骨开始僵硬，轻易便可断定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然而，一拉出尸体，竟还出现更令人愕然之事——易介全身出现明显窒息而死的特征，处处可见痛苦痉挛的痕迹，从双眼、排泄物与血色都可窥知是死于窒息。他的表情恐怖至极，能看出垂死前的强烈痛苦与懊恼。但是其气管中并没发现疑似栓塞的东西，鼻口也无被封住的痕迹，当然更没有绳子之类的勒痕。

“简直就是拉扎雷夫^[1]的重现！”法水呻吟出声，“这两道伤痕是死后留下的，这点从拔刀后的切面就可以知道。通常刀刃在刺入活体后瞬间拔出，血管的切面会收缩，但是这伤痕的切面却是翻开的。而且我从未见过像这样有如此显著特征的窒息死亡的尸体！真是残酷至极。凶手可能采用超乎想象的恐怖手法，让窒息缓缓逼向易介。”

“你如何得知？”熊城露出怀疑的神色。

法水深入说明。“因为垂死挣扎的时间与特征的明显程度成正比。我认为这具尸体可以当做法医学上的最新案例！从这点来看，只

能想象易介的呼吸逐渐困难，在这期间，他想必是非常凄惨地努力想挣脱死亡之链，但身体却因盔甲重量导致失去活动力，只能眼睁睁地任凭死神逞凶，无奈地等待最后瞬间来临，从幼时至今为止的记忆可能如电光石火般掠过脑海。熊城，人生中有如此悲惨的时刻吗？还有比这个更深刻痛苦的残忍杀人手法吗？”

即使是熊城，在想象这种令人掩面的景象时，也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但是，易介是自己进入盔甲中呢？或是凶手……”

“如果知道就能解决杀人手法的难题了。最重要的疑点是，他并未发出惨叫声。”法水说。

检察官指着被盔甲重量压扁的尸体头颅，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与盔甲重量有某种关联。当然，伤痕与窒息而死的顺序若颠倒的话就没有问题……”

“不错！”法水同意他的观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头盖部位的静脉承受外力一段时间后，血管会破裂，这时脑髓质受到压迫，便会出现类似窒息的特征，但却不会如此显著。大体而言，这具尸体并非瞬间死亡的那一类，而是受到压迫，渐渐步入死亡，所以，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应与咽圈有关。而且他的气管并未破裂，但是颈部的大血管却受到相当程度的压迫，如此一来，应该就能了解易介为何没有发出惨叫。”

“嗯，所以呢？”

“结论并非脑充血，而是脑贫血。再加上葛利辛杰曾说过，这种情形会伴随发生癫痫般的痉挛。”法水淡淡回答，但却颇为困扰似的，脸上浮现苦涩的暗影。

熊城叙述结论。“反正，如果伤痕与死因无关，那么这桩凶行很可能是异常心理状态下的产物。”

“不！”法水用力摇头，“像这桩事件的凶手这样冷血无情之人，怎么可能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行动！”

众人接着调查指纹与血迹，但却一无所获。除了盔甲内部以外，完全没有发现任何血迹。调查结束后，检察官询问法水何以会有透视般的想象。“你是怎么知道易介在这里被杀害呢？”

“当然是根据共鸣钟的声音。”法水轻松回答，“也就是弥尔所谓的‘剩余推理’，亚当斯发现海王星时也说了，剩余现象是所有未知事物的前提。没有任何事可以脱离这个原理，因此才会没发现像易介这样的怪物的消失，直到高八度的乐音出现，以及该声响的另一个异常之处。与被房门隔绝的命案房间不同，在走廊上，该声响应该遍达建筑物的每一寸空间。”

“你的意思是……”

“因为当时的余音很少。一般说来，钟没有像钢琴那样的防震装置，余音不会特别明显。而且共鸣钟的每一个音色与音阶都不同，若在近距离内或同一建筑物内聆听，持续发出的声音会互相干扰，最后形成让人感到不快的噪音。夏尔斯坦将此比喻为彩色圆的旋转，初时看是红色与绿色，接着中央产生黄色，最后见到的全是灰色。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更何况在这宅邸内，到处都是圆形天花板、弧形墙壁与气柱般的部分，本来我只觉得混乱，但刚才却听见那样澄亮的声音。若是向户外传出，声音当然会逐渐微弱，因此它很明显是从连接阳台的法式窗户传入。发觉这点后，我不禁愕然！因为这地方必须是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在建筑物中扩散的噪音。前后的隔间门都紧闭着，剩下的只有拱廊通向圆廊的那一扇门。但是方才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曾打开左边吊盔甲那侧的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该处等同于我的心脏，因此我曾嘱咐过绝不可碰触那里。所以，如果那扇门被关上，这一区就有了吸音功能，形同隔绝余音的隔音室，但我们却能听见余音，这表示声音一定来自阳台。”

“这么说，那扇门是靠什么关闭？”

“易介的尸体。在他由生至死的凄惨过程中，有东西移动易介自身无法移动的沉重盔甲。你们也看到了，这列盔甲全向左右倾斜，每隔一具便左、右、左错开摆置，换句话说，中央的萌黄色盔甲转动，

其肩罩会横向推动隔壁盔甲的肩罩，使该盔甲也旋转，依序将推动至最后面的盔甲，然后由最后的肩罩敲击门的把手，将房门关闭。”

“那，是什么让盔甲旋转？”

“甲蓬骨与甲冑。”法水拿掉甲蓬，指着粗鲸筋制成的蓬骨，
“易介如果依正常方式穿上甲冑，会因背部的肉瘤会卡住而无法顺利穿上。所以我最先考虑易介如何处理自己背部的肉瘤，于是想到只要背向甲冑侧面的接合处，让肉瘤纳入蓬骨中……也就是现在见到的情形。但是，病弱无力的易介实在没有移动这种重量的力气。”

“甲蓬骨和甲冑？”熊城讶异似的重复道。

法水立刻下了结论。“没错，我现在说明我会如此认为的理由。易介的身体浮在半空中时，盔甲的重心会移至上方，而且还会偏向一侧。通常，静止的物体会自己产生运动，绝对是因为质量变化或重心转移，因此，造成盔甲移动的原因是甲蓬骨和甲冑。易介的姿势应该是这样——头部加上头盔的重量，背部肉瘤嵌入蓬骨的半圆内，双脚浮在半空中。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姿势！所以在意识尚存时，他当然会想让手脚找到支撑点，于是重心应该在小腹附近。可是一旦意识丧失，支撑的力量随即消失，手脚完全悬在空中，重心便转移至蓬骨。也就是说，盔甲的移动并非靠易介的力量，而是由固有的重量与自然法则决定。”

法水超人般的解析能力虽非始自今日，但是能在瞬间组合拼凑，连早已司空见惯的检察官与熊城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法水继续说：“如果能知道在他死亡前后，谁在哪里，做些什么事情，一切就简单了。虽然这可以等调查过钟楼后再进行……不过，熊城，我希望你先调查佣人中有谁最后见到易介。”

不久后，熊城带着与易介约摸同龄的佣人回来。此人名叫古贺座十郎。

“你最后见到易介是什么时候？”法水立即讯问。

“岂止见到！我还知道易介先生在这具盔甲内，也知道他已经死亡……”座十郎害怕地将视线从尸体上移开，吐出惊人之语。

检察官与熊城激动地圆睁双眼。

但是法水却温和地接道：“请你从头开始说明。”

“一开始是在十一点半左右。”座十郎的态度不见畏怯，开始回答，“我在礼拜堂与更衣室之间的走廊遇见面如死灰的他。当时他说自己被突如其来的厄运笼罩，成为第一位嫌疑者，用似乎连指甲都变色的声音开始不住抱怨。这时我忽然发觉他的眼睛满布血丝，就问他是是否发烧，他说应该没有，拉我的手摸自己额头。依我的感觉，大概是三十八度左右。之后，他便垂头丧气地走向客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这么说，接下来你见到易介进入盔甲内？”

“不，我是发现这里的吊盔甲全部缓慢转动……那时可能刚过一点吧。你们也看到了，圆廊上的门关起来，里头一片漆黑，只能模糊地见到金属晃动的微光。我一具具地调查盔甲时，偶然在这具萌黄色的射笼罩后面抓到了那男人的手掌。我在瞬间随即想到这一定是易介先生，因为，若不是像他那样瘦小的身体，应该躲不进盔甲内。所以我当时就叫着‘喂，易介先生’。他没有回答，但手心却非常烫，应该有四十度左右吧！”

“啊！一点过后他还活着吗？”检察官忍不住出声。

“是的。不过事情很奇怪。”座十郎略带犹豫地继续说，“两点整，共鸣钟开始响起时，我让田乡总管躺上床，准备去打电话给医师的途中，再度来到这具盔甲旁，却听到易介先生奇妙的呼吸声，心里不禁发毛，立刻离开拱廊。我告诉警方刚才的电话答复内容后，走回这里，鼓起勇气摸他的手掌。但是，才隔了约摸十分钟，他的手心已经冰冷，而且完全没有呼吸，因此我大吃一惊逃离现场。”

检察官与熊城好像都已失去说话的力气。若照压十郎所说，不仅是法医学的高塔一举崩溃，同时，若圆廊的门是在一点过后才被关闭，法水的缓慢窒息论也将被彻底推翻。就算知道易介发高烧，就算

对推定的时间有所疑惑，一小时的差距毕竟仍是致命伤。还有，若依座十郎提出的证词，那么易介乃是在仅仅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被人用某种不可解的方法导致窒息，接着才被切割咽喉。

不过，在这难以名状的混乱中，法水仍表现出如钢铁般的冷静意志。“两点的话，是共鸣钟演奏赞美诗……这样一来，由于距离接下来的赞美诗响起还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前后关联在排列上毫无间隙……我们若去一趟钟楼，也许能对易介的死因有所了解。”他呢喃着，“对了！易介具有盔甲方面的知识吗？”

“有。盔甲全由他负责整理保养，甚至还常炫耀自己对盔甲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

座十郎离去后，检察官迫不及待地开口。“或许我的想象比较奇特，但是，易介会不会是自杀，而伤痕则是凶手后来刻意留下的？”

“是吗？”法水显然不同意，“这么说来，他或许是自己穿上吊盔甲，可是，甲冑的系带又是谁帮忙绑上的呢？证据就在这里。请将这具盔甲与其他盔甲相比，其他盔甲全是正式的绑法。包括从三乳至五乳为止的表里两种，皆是古式的绑法。但是这件锹形五枚立的甲冑，其系绑方式却不像通晓盔甲的易介所为，我刚才才会问座十郎，理由也与你相同。”

“还不都是男人的绑法。”熊城不服地说。

“你这话就像雷基斯顿·布雷克。”法水对熊城投以轻蔑的目光，“就算是男人的绑法或男人穿女鞋留下的脚印，那又如何？这对此次微妙难测的事件根本毫无助益，因为这只是凶手行凶过程的路标。”法水接着忧郁地低喃：“易介应该被夹死……”

启示图中预言易介尸体模样的这句话，任谁都在脑海中想过，却很奇妙地受到某种阻力，无法脱口而出。这时，检察官恍如被引诱般重复念了一次，但却徒然让室内有如泥沼般的空气更加阴森。

“对了，支仓，问题就在甲蓬骨与甲冑。”法水冷静地说，“这具尸体乍看虽似法医学上的怪物，还仍有两个焦点存在。毋宁说，本质的谜乃是，易介是否依自己的意志来到这里以及为何穿上盔甲。也

就是易介进入盔甲 前后的情形与凶手杀害他的动机。当然，应该是有向我们挑战的意味……”

“白痴！”熊城相当气愤地叫道，“这还不简单，封嘴不如灭口！这根本就是凶手的自卫之策。易介为共犯已是很明显的事实，而这就是丹尼伯格夫人命案的结论。”

“为何不说是哈布斯堡家^[2]的宫廷阴谋？”法水再度嘲讽直观的调查主任，“如果是会利用共犯实行毒杀的凶手，此刻你早就能口述调查报告的内容了。”

法水接着向走廊前行。“现在该去钟楼看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了。”

这时一位便衣刑警在玻璃碎片附近调查结束，带着草图过来。法水只是摸了一下草图包住的某种硬物，随即放入口袋，径自走向钟楼。

爬上两段式的楼梯后，是略呈半圆的曲形走廊，中央与左右共有三扇门。熊城与检察官都是一脸紧张，抱持着异形的非人凶手可能潜藏在陷阱深处的想象，凝神闭气。

但是，当右侧房门打开时，熊城不知道看见什么，随即向右手边快步跑去——在墙边的共鸣钟键盘前，倒卧着生死不明的纸谷伸子。她坐在演奏椅上，上半身后仰，右手紧握住短刀。

“原来是这家伙！”熊城用力踩住伸子肩胛，却发现法水神情近乎恍惚地注视中央的门扉。

蛋黄色油漆中有个四方形的白色东西。走近一看，检察官与熊城两人皆不自觉地打起哆嗦。纸片上是……

Syl phus Ver schwi nden^[3].

[1] 圣阿雷基赛修道院事件中的死者。

[2] 欧洲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封建王朝之一。

[3] 德文，意为“风精呀，消失吧”。

第三章 黑死馆精神病理学

一 风精呀，消失吧！

风精呀，消失吧！

共鸣钟室的三扇门中，中央那扇门的高处，再度出现了浮士德的五芒星的咒文。苍白的纸片仿佛嘲弄着他们。不仅如此，“Sylphe”一字的阴性被改为阳性的“Sylphus”^[1]，而且还是用古爱尔兰楔形字体书写，别说书写者的性别，连丝毫笔迹特征也看不出来。

凶手是如何在这般戒备森严的状态下潜入的呢？若伸子是凶手，难道她是因为知道法水已开始收网，所以才自寻绝路？无论如何，这里就是演奏高八度音的恶魔之所在。

“这真是太出人意料了。”迅速检查过伸子全身后，法水直视着熊城的鞋子说道，“能听到微弱的心跳声，还有轻浅的呼吸，瞳孔反应也很正常。”

听了法水的话，方才叫着“原来是这家伙”、用力踩住伸子肩胛的熊城，现在也开始后悔自己的轻浮举动了。虽然纸谷伸子手握短刀，人却仰躺在椅上。在此之前都只见到凶手在暗中活跃所造成的汹涌波涛，但事件表面并未浮现任何人影，只有一连串的泡泡浮出水面，当它们破灭的瞬间，却突然出现意料之外的人物。因此熊城在一时的激情冷却后，难免也心生疑窦。

这种意料外的情况岂非最有力的反证。伸子虽然握住被认为是划伤易介咽喉的短刀，但行动缜密的她居然会昏迷不醒，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即布瑟儿王妃对黑人的阴茎所唱的“化为雨降落地面”——这桩事件终于显露疯狂的倒错性。

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共鸣钟室的概况。如前篇所述，共鸣钟室与礼拜堂的圆顶相接，位于摇钟所在的尖塔最下方，爬上楼梯后就是略呈半圆的曲形走廊，中央——即半圆顶点——与其左右共有三扇门。而且进入室内才注意到，当时只有左侧的门是打开着的。而该处墙壁属于音

学上的特别设计，简单地说，应该称之为“巨大的帆立贝或凹状椭圆”。在设置共鸣钟以前，这里很可能是四重奏乐团的演奏室吧！也因此，从外观上看来，中央的门不仅位置很不自然，墙壁还留下切割过的痕迹，而且只有这扇门特别高大，几乎超过三公尺。

中央的门至对面墙壁之间空无一物，只有扁柏铺成的地面，共鸣钟的键盘嵌入切割墙壁而成的空间内。三十三只钟各为不同的音阶，悬挂在正前方的天花板上，借着键盘与踏板发出昔日卡尔文最喜欢聆听、据说泼上尼德兰运河的水以后，风车就会自行转动的修道院式静谧声响。

音学的构造及于天花板，椭圆形的墙面缓缓倾斜至键盘，共鸣板似的中央凿出圆孔，形成长角柱形的空间。两端则是之前在庭院见到、绘有十二星座图案的华丽圆窗，每幅图案皆与木板巧妙地分割，除了以一边相连外，周围均做成细缝，还会随空气流动而微微振动，酷似玻璃琴。通过缝隙的声音如同加了弱音器般柔和，即使是共鸣钟特有的回音或和弦的声音，不论以何种速度演奏，都能防止一定程度的混音。这个装置与三十三只钟群同样都是模仿柏林的巴洛希尔修道院，只不过巴洛希尔修道院的方向正好与这里相反，是朝教堂内部建造的。

法水的调查扩大至华丽圆窗的附近，然而仅仅发现能够爬上尖塔的铁梯正好经过其外侧。

稍后，法水命令便衣刑警站在户外，自己则以各种方式按压键盘，试图验证根本疑点的高八度声音的存在，但这项实验一无所获，只表明了两件事：共鸣钟能演奏的音阶只有两个八度；先前听到的高八度音远超过这两个音阶。

以前，圣阿雷基赛修道院事件中的钟声也出现过类似异象，但那纯粹只是机械学上的问题，也就是指摆钟的顺序。但是这次不同，最重要的是存在于决定三十多个音阶——换句话说，即是物质结构铁则的钟的质量——的根本疑点。正因如此，若继续追究下去，结果必然会否定共鸣钟的铸造成分，或是出现存在着能自虚空抓取乐音精灵的结论。

确定高八度的神秘声音无解之后，法水脸上露出令人痛惜的疲色，似乎连开口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他还有义务思索被视为重要关键人物的伸子为何会昏迷。太阳这时已经西斜，张狂的建筑物隐没于暗影中，自华丽圆窗射入的微弱光束在冰冷空气中阴沉沉地摇曳，偶尔有折翼似的影子掠过，那是一大群乌鸦擦掠华丽圆窗外，飞回尖塔摆钟上的影子。

笔者认为有必要详述伸子的状态。伸子只有腰部留在圆形的旋转椅上，下半身稍稍偏左，上半身则相反地微微偏右，仰倒在地。从她这种有如等边三角形的姿势便能知道她是在演奏中就这么往后仰倒。但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她竟没有任何外伤，只有后脑留下撞击地面所造成的皮下出血，身上也没有疑似中毒的症状，两眼张开，眼神毫无生气，也没有表情，唯有下颚张开，给人恶心、不快的印象。伸子全身上下只有昏迷不醒的症状，也没有痉挛的迹象，全身如棉花般松软。唯一可疑之处只有略泛红光的短刀握得相当紧，即使甩动她的手臂也无法使短刀脱离掌心。整体而言，只能认为伸子昏迷的原因是来自她的体内。

法水心中似乎已有定案，抱起伸子交给便衣刑警，并嘱咐道：“请警视厅的法医帮她洗胃，仔细检查胃内的残留物并验尿，另外还要做妇科方面的检查，最后则是调查她全身的痛觉部位与肌肉反射。”

伸子被送往楼下后，法水吐了一口气，点着香烟，深吸一口，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喃喃自语。“唉，这样的局面我实在无法解决。”

“如果只是因为伸子身上的问题，这不是很简单吗？只要等她醒来，一切就能明白了。”检察官不以为意地说。

“不，倒错的部分仍旧存在，或许这件事会比丹尼伯格夫人以及易介的事件更难解，因为这其中没有邪恶的征兆。乍看之下虽然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却充满矛盾，因此有必要请专家协助鉴定，只靠我自己的浅薄知识如何能判断此种怪异的现象。”

“可是，这么单纯的……”熊城似想表示异议。

法水打断他。“若内脏没有问题，也没有发现疑似毒物的东西，那绝对就是……消失于风精的天蝎宫^[2]了。”

“别开玩笑，从哪里可以看出有外力介入？而且也没有痉挛现象，应该是单纯的昏迷。”这次轮到检察官反驳，“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迂回观察原本就非常单纯的事情。”

“当然是单纯的昏迷。但是，正因为是昏迷才有问题。如果那属于精神病理学领域，只靠以前贝巴所著的《类似症状鉴定》就能解决了。但现下的状况却非癫痫或歇斯底里，表情看来也不像恍惚失神，更绝非假死、病态昏睡或电击昏睡。”法水凝视着天花板，以毫无变化的声音继续道，“不过，支仓，就算连末梢神经都昏迷失神，但是各个末梢神经仍随性地

朝不同方向动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此我认为，就算能解释伸子手握短刀这个疑点，只要无法说明高八度声音的秘密，当然就得怀疑伸子具有刻意昏迷的企图。你认为呢？”

“那根本是神话。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好了。你看起来很累。”熊城似乎仍完全无法接受。

“没错，熊城，事实确实与传说无异。在黎格莱因的《北欧传说学》中，有一则瑟金根侯爵洛迪斯海姆的故事。故事背景在弗雷德里克十字军东征^[3]之后，描写的是一名流浪乐师。吟唱诗人奥斯华德喝下掺有颠茄的酒后，抱着琴的身体随即如波浪般摇晃，倒在侯爵夫人姬托蒂的膝上。洛迪斯海姆曾从卡巴斯岛^[4]的妖术师雷贝德斯口中听说过颠茄的作用，于是立刻断其头颅，将之与身体一起焚毁。听说这则故事是流浪乐师中的王者伊菲西斯所作，但历史学者柏霍雷认为这是十字军传入北欧的最早的纯阿拉伯加勒底亚咒术文献。而且使之开花结果的人就是浮士德博士，他才是中世纪魔法的权威。”

“原来如此。”检察官讽刺地笑了，“时间进入五月，苹果花绽放，城里的乳酪小屋散发情欲气息。因为丈夫随十字军东征，趁这时打造贞操带锁匙与抒情诗人春戏也是无可奈何——问题是，请你将话题转回杀人事件吧！”

法水半微笑地以沉痛语气反击。“支仓，你太落伍了，身为检察官却疏忽病理心理的研究，否则你必会记得《古代丁抹传说集》的史诗中，大量引用了妖术精神以及微毒性癫痫症角色。洛迪斯海姆的故事虽然没被引证，但若读过梅尔菲的《朦胧状态》，便能自科学角度说明奥斯瓦德的昏迷。其单纯昏迷的章节中描述，昏迷之际，因为单方面集中在大脑运作，意志会忽然消失，全身产生飘浮感，另一方面，小脑在稍后才停止作用。于是两种现象形成力学作用，虽然只是极短暂的时间，但全身仍会出现波动般的晃动。问题是，伸子的身体却漠视此一自然法则，反而朝相反方向动作。”说着，他坐在伸子昏迷的旋转椅上，指着中心的螺旋支柱，“支仓，我刚刚说自然法则是比较夸张，因为重点只在这张椅子。你们也看到了，支柱的旋转方向朝右，也完全没入螺旋孔中，达到旋转极限，不能再降低了。但是伸子的腰部位于座垫上，下肢微偏左，上半身则微偏右，可见她一定是略微左转地倒下，很明显违反了法则。因为若是左转的话，椅子一定会升高。”

“请你不要说一些暧昧的反话。”熊城面有难色。

法水展示观察所得，对熊城说明。“当然，我不认为现在这样是最初的状态。但是就算支柱尚有旋转空间，考虑到昏迷时的摇晃动作，加上伸子体重的垂直作用力，虽然一边动作，却仍能逐渐确定其方向。换句话说，身体的振动幅度愈往右方会愈大。另外，假设向右旋转一圈后，支柱于目前位置旋紧，而且在旋转时，自然会产生离心力，因此不可能在停止时保持正坐的姿势。这么一来，熊城，你如果试着对照椅子的螺旋支柱与伸子的肢体形状，必会发现惊人的矛盾。”

“什么？伴随着意志的昏迷……” 检察官困惑地出声。

“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是格林家的亚姐了，所以……” 法水两手交握背后，开始踱步，“我也不是毫无理由地要求替她洗胃和验尿。当然，问题焦点仍是她主动昏迷的企图。” 他在键盘前停住，以手掌用力往下压，暗示他的奇异论点。“就像这样！女性演奏共鸣钟需要超常的体力，即使是简单的赞美诗，只要反复三遍，通常都已经累坏了，所以我认为当时声音会逐渐减弱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么说，造成她昏迷的原因是过度疲劳？”

“不，舒迪伦曾说过‘不能相信疲劳时的证词’。那时一定是出现了意料外的力量才会形成现在这种状况。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还是要证明高八度音发生的原因，那绝对是不在场证明中的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必须证明伸子的演奏技巧？” 检察官惊讶地反问，“我不认为只靠共鸣钟就能证明那高八度的声音，而且，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短刀是不是被伸子主动握住的？”

“不，若是让她昏迷后再握住短刀，她绝对无法握牢。” 法水再度踱起步，声音显得有气无力，“当然这里也存在不同论点，因此我才要请专家鉴定。而且，易介之死也有时间上的问题，在他被认定已死亡一小时后的两点，佣人座十郎却表示确实听到他的呼吸声。而该时刻伸子正在演奏赞美诗，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在弹奏最后一次赞美诗的十多分钟里，既要切断易介的咽喉又要自己制造昏迷。我害怕的是无法对此提出反证。通常，采取包围行动后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二减一等于一的答案，但是，高八度音却……”

当然，其他问题就更加混沌不明了。法水拼命集中精神在伸子身上，来自康斯坦堡事件或格林家杀人事件等等的教训让他专注地反复观察。然而，如百花千瓣分裂的无数对立一样，使法水无法在自己提出的各种分析

上建立明确信念。事件表面巧妙地利用反论和对立观点，以华丽的修辞包裹，解开一项疑点之后又会出现新的怀疑，使他仿佛受诅咒的荷兰人般疲惫惶，等问题碰上高八度音再反弹回来时，他不得不再度回到原点。

突然，似乎自天外飞来灵感般，法水的眼中绽出光彩，停止踱步。

“支仓，你的一句话给了我非常好的启示。你说‘只靠共鸣钟应该无法证明高八度音’，等于是‘请找出取代精灵演奏的某物’，也就是说，‘请从音学上证明某处有共鸣板或木片乐器之类的东西’。于是我想起昔日被称为‘玛格登堡修道院的奇妙事件’的‘杰贝特的月琴’。”

“杰贝特的月琴？”检察官因法水忽然冒出的一句话而错愕，“月琴和共鸣钟的异常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杰贝特就是席维斯塔二世，也就是制作那部咒语法典的维基格斯的老师。”法水用力地说，凝视映在地板上的朦胧影子，念出梦幻般的话语，“在宾克莱克^[5]编纂的《突柏尔史诗集成》中，记载了有关杰贝特的妖异事迹。在当时的风潮之下，杰贝特被视为妖术师，我摘出其中一节给你们听听吧！那是所谓的炼金抒情诗。

杰贝特仰眺毕宿七星，

弹奏平琴。

初时拨动低弦随即寂然，

稍后，

身侧月琴自动响起，

如怪物之声，应对高亢弦音。

于是，

旁人皆掩耳逃去。

“看过吉塞威德的《古代乐器史》就能知道，月琴是肠线乐器，至于平琴则是在十世纪，由金属线取代肠线而制成的乐器，声音接近现在的铁琴。我曾试过解析该妖异事迹。因此，熊城，我希望你能从这其中好好咀嚼中世纪非文献的史诗与杀人事件的关系。”

“哼，还有别的吗？”熊城吐掉被口水沾湿的烟屁股，恨恨地说，“我还以为角笛和唢呐已经在刚刚的杀人炼造厂里被毁掉了呢！”

“当然有，是历史学者威勒莱撰写的《尼古拉斯·艾·珍妮》。他描述了陪审团在面对珍妮·达尔克时，颤栗不已的奇异心理。我内心曾非常疑惑，为何后世精神病理学专家们完全不引用此种心理状态，所以我才会在这时想起颇为妖异的共鸣现象。

“如果以钢琴来比喻，最初轻按Do键，但不使其发出声音，然后用力敲打So键，在声音停止之际放开按住的Do键，便会听见很清楚的Do音，这当然是一种共鸣现象，即在So音中包含了高八度，也就是两倍振动数的Do音。只不过，若想在共鸣钟上求得这种共鸣现象，在理论上或许完全不可能。

“然而，从这里又能引导出要素性的启示，那就是拟音。熊城，你知道木琴吧？就是击打干燥的木片或某种石片发出金属性音响的乐器。古中国有扁石鼓之类的响石乐器或钟琴之类的扁板打击乐器。另外，古印度有干木鼓，亚马逊印地安人也有刀形响石。但是，我指的并非那种单音乐器或露出音源的形状之物。你们如果听了接下来的惊人事实，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孔子得知舜的韵学中存在着发出七种声音的木柱时，竟是茫然无语。在秘鲁的托克西露遗迹中，以及托洛亚第一层的都市遗迹^[6]中也留有同样记录……”经过旁征博引之后，法水试着让这些古史文章的科学解释——符合杀人事件的现实角度。

“反正，魔法博士德恩的隐形门自以前就存在，而且这座宅邸有没有留下超越其技巧的魔术习作也很难说。算哲博士在修改英国建筑师戴克斯比的设计时，一定融入了维基格斯咒法精神，换句话说，不管是一根柱子或墙垣，甚至是贯穿走廊墙壁的素烧朱线都必须注意检查。”

“这么说，你需要这栋宅邸的设计图了？”熊城受不了似的大叫。

“没错。如此一来，应该就能破除凶手玄妙的不在场证明。”法水反击似的说，同时指明两个方向，“这就像无止境的旅游，不过找寻风精只有两条路，也就是说，若能重现杰贝特式的妖异共鸣弹奏术，伸子主动使自己昏迷一事当然便毋庸置疑。另外，若能证明某种拟音的方法，则结论便是凶手令伸子昏迷再离开钟楼。不论如何，有一件事很确定，那就是，高八度音出现时，这里除了伸子以外，没有其他人。”

“不，高八度音是附属的。”熊城反对，“最主要是你有让事情倾向难解的习惯，事实上，那只是逻辑形式的问题。一旦能知道伸子昏迷的原因，就没有必要像你所说的再钻进石墙内。”

“可是，熊城，”法水讽刺地提出反驳，“伸子若答辩说‘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就完全不醒人事’的话，那我们就束手无策了。不，不仅如此，隐藏在高八度音背后的昏迷原因与她手握短刀的事实，甚至连我刚才指出的旋转椅的矛盾，这些疑点全会被掩盖过去，搞不好还会认为与易介的事件毫无关联。”

“嗯，这的确是心灵感应主义的问题。”检察官黯然地喃喃说着。

“不，不止如此。大体上来说，以心灵感应演奏乐器并非无例可寻。舒雷达的《生体磁力论》一书中就举出了将近二十个例子。但是，问题在于声音的变化！连圣奥里哥尼斯都佩服不已的一代伟大魔术师、亚历山大的安迪渥斯，虽号称能遥控演奏水风琴，却未述及有关音调之事；阿贝尔托斯·玛格尼斯^[7]演奏手风琴时也是相同；到了近代，意大利的大灵媒约瑟比亚·巴拉底诺虽能弹奏置于铁网内的手风琴，但仍没有提到重要的音色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心灵现象，就算能驾驭时间与空间，对物质构造却还是无能为力。但是，熊城，物质结构的重要法则终于被颠覆了，这是何等恐怖的家伙呀！所谓的‘风精’——空气与声音的精灵——敲了钟之后逃逸无踪。”

结果，关于高八度音，法水的推断很明显未能跨越人类思维的创造。然而凶手却毫无阻碍地轻松跨越，在任何人做梦也无法相信的部分完成超心灵的奇迹。正因如此，以为已突破纷乱的牢网却又随即受阻于眼前云层遮覆的高墙。如此一来，当然无法对伸子的陈述有所期待，除非出现万分之一的侥幸，否则连法水所提示的通达奇妙高八度音的两条道路也会完全被堵塞。

不久，一行人离开共鸣钟室，回到丹尼伯格夫人陈尸的房间。这时，夫人的尸体已被送走解剖，阴森森的房里只剩一位方才奉命调查家族成员动静的便衣刑警。调查结果如下：

降矢木旗太郎——正午吃过饭后，与其他三位家人在客厅商谈，一点十五分赞美诗声音响起时，一同前往礼拜堂演奏镇魂乐。两点三十五分，和其他三人一起离开礼拜堂，进入自己房间。

欧莉卡·克利瓦夫（同上）

加里波第·塞雷纳（同上）

奥托卡尔·雷维斯（同上）

田乡真斋——一点三十分之前与两位佣人一起从过去的葬礼记录中进行摘录工作，接受讯问后回自己房间，上床休息。

久我镇子——接受讯问后并未离开图书室。搬运书籍的少女能证明。

纸谷伸子——除了正午叫人送食物至自己房间外，无人曾在走廊上见到她，推测应该是待在房间内。有人目击她在一点半左右爬上通往钟楼的楼梯。

除上述之外，未发现其他异状。

“法水，通往大马士革的路只有这一条。”检察官和熊城对望一眼，愉快地搓揉双手，“你看，一切迹象都指向伸子。”

法水将调查报告放入口袋，随手取出方才在拱廊拿到的玻璃碎片与该处附近的略图。但是，打开一看，这次事件中不知第几次的惊愕又映入他们眼里：被印上两道脚印的略图包着的，竟是照相干板^[8]的玻璃碎片。

[1] 德文有阴性和阳性之分。

[2] 在星座学中，天蝎宫掌控运动神经。

[3] 这里指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4] 在克里特岛北方。

[5] 十四世纪的英国语言学家。

[6] 公元前一五年被攻陷。

[7] 十三世纪末，艾尔堡多明尼克修道团的修道士，是有名的魔法炼金术师，通性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更是古今无双的心灵术士。

[8] 摄影工具中的一种感光板。

二 死灵集会之处

面对碘化银板——已感光的干板，连法水也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东西与此桩事件乃是异常迥然的对比。然而，在蜿蜒前进之时，咀嚼着最初迄今的经过，虽然干板之类的感光物质具有将影像具化的特性，却丝毫未显现任何具有暗喻的字符。如果这与实际犯罪行为有所关联，或许只能说是神迹。

死寂般的沉默持续着。在这期间，佣人进来为壁炉添加柴火。

等室内微暖时，法水凝视火舌，轻声叹息。“啊，简直就像恐龙蛋一样。”

“但是，这到底有何必要呢？”检察官扼要叙述法水的比喻法，扭亮开关。

“总不可能是用来拍照吧？”熊城眼眸里突然掠过一抹光彩。

“不，或许死灵是真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易介曾目击过。昨夜的神意审判会中，邻室的凸出廊上不是有人影晃动，而且掉落什么东西在地上吗？当时室内的七人没有一人离开房间，再说，如果是从楼下窗户掉落，应该不会破得这么碎细。”

“嗯，死灵可能真的存在吧！”法水吐出烟圈，说出令人意外的论点，“但是易介在这之后死亡应该也是事实。因为如果把丹尼伯格夫人的事件与之后发生的命案分割为两部分来分析，我所提出的论点就完全被拂拭掉了，即风精知道水精存在而将之杀害。那两句咒文本来就是连接一起，我们不该被迷惑的。不过，凶手还是只有一个！”

“那么，除了易介之外……”熊城吃惊地圆睁双眼。

检察官打断他。“别听他的，他完全被自己的幻想牵着鼻子走。”他望着法水，接着说道，“你的论点太过脱离现实，因为你讨厌自然和平凡。在专业的技巧中绝对不存在真性与良知。方才你以做

梦般的拟音描绘高八度音的幻想，但是，即使是同样微弱的声音，如果与伸子的弹奏重叠又会如何？”

“太令人惊讶了，原来你也到了那样的年龄。”法水的表情虽然滑稽，却带着讽刺的微笑，“汉森和艾华德也一样，虽然在听觉生理上互辩，不过却彼此认同，也就是你所说的……就算是同样音色的两种轻微声音重叠，音阶较低者并不会在耳膜引起振动。但是，当肉体出现变化时，则正好相反。”他反讽检察官之后，视线再度回到干板上，表情有着显著的复杂变化。“可是，这个矛盾的产物又如何呢？我也不了解其组合在一起的真正含意，但却有所领悟，即‘那是奇妙的声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和尼采又有什么关系？”检察官惊讶地问。

“不，那也不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而是阴阳教^[1]的咒法纲领，也就是‘承受自神的亮光不可能杀害其来源的神’。当然，该咒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悦神，在饥饿中与神明精神交融之际，若是持续这样的论点，便能让苦行僧产生幻觉的统一。”法水说出一番完全不像他会说的神秘言语。可是，毋庸赘言，他指的当然是不可能不理睬潜伏在深不可测的理性深处之物。

如果将法水之言与神意审判会的异变相互对照，或许是受到尸体蜡烛烛火感光的干板让丹尼伯格夫人见到算哲的幻影，进而导致昏迷不醒——这种极端玄怪的暗示逐渐浓厚，也慢慢成形。

法水站起来。“如此一来，让神意审判会重现就变成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是到后面庭院去调查略图上所画的这两道脚印吧！”

但是，经过楼下的图书室前面时，法水却被仿佛钉住似的停下。

熊城看表。“四点二十分，已经快要看不清楚脚印了，如果要看语言学藏书，稍后再说吧！”

“不，我想看《镇魂曲》的原谱。”法水坚持。

检察官与熊城皆蹙起眉头。不过他们也知道，法水对方才演奏接近终止时，两把提琴装上弱音器、漠视乐理的疑点有着强烈的执着。

他背向房门，转动门把说：“熊城，算哲这个人应该是伟大的象征派诗人。这座广阔的宅邸对他来说只是‘用影像与记号堆砌成的仓库’，简直如繁星一般，散置了许多象征性的标致，借其类推与综合暗示着某种恐怖的东西。所以，只是眺望隐藏在这种迷雾中的事件又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如何必须究明其难以捉摸的特性。”

法水的最终目的是启示图未知的另一半含意，而且也不难想象他是何等焦急并专注地在寻找它。但是，一打开门，里面虽然不见人影，法水却被眩目的感觉所侵袭。

四面墙被康达尔特式木板分隔开，墙壁上方形成环绕式采光层，并列的爱奥妮亚式女人像柱子在上面顶住天花板。从采光层进入的光线让《启示录》中十二位长老围绕的“戴娜金雨受胎”天花板壁画产生生动的辉煌影像。另外，不管是嵌有都勒式字样的书房家具，或是作为整体色彩基调的乳白色大理石与焦褐色的对比，全是在日本难得一见的十八世纪维也纳风格的书房造型。

穿越空荡的图书室，推开尽头泄出灯光的门，里面就是降矢木宅邸令收藏家垂涎的书库。分隔成二十多层的书架内侧有办公桌，久我镇子嘲讽的舌头正在该处等待着。

“哼！从你会到这个房间来看，你也不是多高明嘛！”

“的确如此，虽然之后未再出现玩偶，却连续出现亡灵。”被对方先下手为强，法水只好苦笑。

“我想也是，刚才又听见奇妙的高八度音呢！可是，伸子应该不可能是凶手吧？”

“啊！你也知道高八度音的存在吗？”法水眨了眨眼，用探索的眼神望着对方，不动声色地切入主题，“不过，我已经了解此桩事件的整体结构，那是你所谓的闽可夫斯基的四度空间。还有，我也已经调查过之前的相关情况，这里应该有《镇魂曲》的原谱吧？”

“《镇魂曲》？”镇子浮现讶异的表情，“你要那个做什么？”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法水略显惊讶，语气严肃地说，“事实上，在最终乐章附近有两把提琴加上了弱音器，所以我有一种像在听贝里奥幻想交响乐的感觉。的确，在乐曲中，上绞刑台的罪人下地狱——此时应该出现雷声的部分却出现了冰雹般的大鼓声，而且，我觉得仿佛听见了算哲博士的声音。”

“这可真是天大的错误呢！”镇子浮现怜悯的笑容，“那并非算哲先生的作品，而是英国威尔士建筑师克劳特·戴克斯比的作品。如果你在意那种东西，又会增加一个死灵喔！不过，如果你的对位法推理一定需要它，那我就去找出来吧！”

也难怪法水会在瞬间丧失自信。他本来推测这首《镇魂曲》是基奥恩·史特纳^[2]所作，并相信算哲依某种意志而改编，但结果竟是这栋黑死馆的设计者戴克斯比的作品。那么，就是说在回国途中于仰光跳海自杀的威尔士建筑师也与这桩不可思议的事件有关。若是这样，法水一开始就调查死者的世界，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了。

镇子找寻原谱之时，法水便浏览书架，将降矢木家令人惊叹的藏书一一记在脑中。不必说，这些是占据黑死馆全部精神生活之物，在这个书库某处，或许还潜藏造成深不可测的神秘事件的根源。法水迅速看过书脊文字，有很长一段时间陶醉在纸与皮革合成的气味中。

一六七六年出版的三十本普利尼乌斯的《万物史》与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拉丁古文书》首先让法水惊叹出声；接下来从索拉尼斯的《神指杖使者》开始，乌尔布里吉、洛司林、隆德雷等的中世纪医学书籍；巴格、阿诺夫、阿戈里巴等使用记号语的炼金药书；日本永田知足斋、杉田玄伯、南阳原等人的荷兰书籍译刻；古中国隋朝的《经籍志玉房指要》、《蛤蟆图经》、《仙经》等的房术医心方；婆罗门医书；阿夫雷希特的《爱经》梵文原著，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限定版、著名的《活体解剖要纲》、哈托曼的《小脑疾病症候学》等，几乎有多达一千五百册的完整医学史藏书。

另外，关于神秘宗教的收集也颇为可观。从伦敦亚洲协会的《孔雀王咒经》、暹罗皇帝敕刊的《阿叱囊胝经》、普勒姆菲尔德的《黑

夜珠吠陀》开始，至舒拉金托威恩特、基尔塔斯等的梵字密宗经典之类，以及犹太教的非经典圣经、启示录、传道书之类。特别引起法水注意的犹太教会音乐珍籍的福楼拜尔卡的《对斐迪纳德四世之死的悲叹》原谱，还有据说是圣布拉吉奥修道院传出的稀世手抄珍本、威萨里奥的《神人混婚》。还有，这里也能见到莱加舒坦的《密仪宗教》与登·鲁吉的《葬祭咒文》。

其他尚有抱朴子的《遐览篇》、费长房的《历代三代记》、《化胡经》等与仙术神书有关之物。魔法书方面虽然有吉瑟威达的《火凤凰》、维尔纳大主教的《英格海姆咒术》等七十多册，但绝大部分却是属于席尔德的《恶魔的研究》之类的研究书籍，属于本质性的作品应该已被算哲焚烧。

至于心理学方面，有关犯罪学、病态心理学、心灵学的著作极多，除了柯尔基的《拟态的记录》、李普曼的《精神病患的言语》、巴迪尼的《蜡质屈挠性》等病态心理学之外，还有法兰西斯的《死亡百科全书》、舒连克·诺金格的《犯罪心理及精神病理的研究》、瓜利诺的《拿破仑的面相》、卡里艾的《附身与杀人自杀的冲动之研究》、克拉夫特·艾文的《审判精神病学校教科书》、波登的《道德性痴呆病患的心理》等犯罪学书籍。

此外，在心灵学方面有麦亚兹的大作《人格及其后的存在》、萨维吉的《远距离感应术可能存在》、杰林格的《催眠性暗示》、休达凯的奇书《灵魂生殖说》等庞大的收藏。

过了医学、神秘宗教、心理学的部分，在古文献学的书架前看着芬兰古诗《坎帖勒》原书、婆罗门音理学书《桑基塔·拉斯纳拉卡》和《葛尔顿诗篇》、格拉玛吉克斯的《丁抹史》等书之时，镇子终于带着原谱出现。谱本已成焦褐色，只能见到女王安妮的透印图，歌词几乎已经看不清楚。

法水接过后随即翻至最后一页，自言自语地说着：“哈哈，原来是利用古音符记号写成。”接着便随手丢在桌上。

法水接着向镇子问道：“对了，久我女士，你知道这部分为何加上弱音器符号吗？”

“当然不知道。”镇子讽刺地笑了。“Con sordino^[3]应该有加上弱音器以外的意思吧？或是Homo Huga^[4]的意思。”

面对镇子辛辣的讽辱，法水不但未露狼狈之色，甚至强势地说道：“不，应该是EceHomo^[5]吧？这是在说‘请看华格纳的*PALSIFAL*’。”

“*PALSIFAL*？”镇子因法水之言而蹙眉。

但是，法水反而转移话题问道：“还有另一件事，如果有雷萨的《关于死后机械性暴力的结果》一书……”

“我想应该有。”镇子沉吟片刻后回答，“如果急着要，你可以去那边需要修补的杂书库中找找看。”

爬上镇子所示的右手边暗门，发现里面的书架上放着必须重新装订的书籍，依照字母顺序排列。法水最先从“W”的部分仔细寻找，脸上很快就浮现愉快神情，嘴里说着“就是这个”，然后抽出一本素色黑布装订的书籍。他的双眸溢满异常光彩——难道这本书真能替他带来什么收获？

但是，翻开封面后，出乎意料地，法水脸上掠过一抹惊愕，手上的书掉落在地。

“怎么回事？”检察官吃惊地靠过来。

“这是只有封面的雷萨名著。”法水紧咬下唇，可是仍抑制不了声音的颤抖，“里面是莫里哀的《骗徒》。你看，在托米艾的插画中，那位恶徒主教不是正嘲弄地笑着吗？”

“啊，有钥匙！”熊城忽然惊呼出声。他从地上拾起该书时，发现在中央部分刚好有旗斧状的凸出金属，取出一看才发现是钥匙。钥匙圈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药物室”。

“《骗徒》与遗失的药物室钥匙吗……”法水以空洞的声音喃喃道，回头对熊城说，“这个牌子的意义应该表示凶手早已准备好演出一场戏吧？”

熊城将满腔愤怒向法水发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演员了吧！谁能忍受没有领薪却被嘲笑！”

“现在并非谈论那种淫恶主教的时候。”检察官似在劝止熊城，但是这句话却引出令人凛然的结论，“我想说的是‘事实在于柯达侯爵麦克白^[6]’。为什么在那家伙尚未变成死灵之前，就能事先藏起法水所预见之物呢？”

“嗯，这真的是有点痛快的挫败。不过，坦白说，我也觉得无法释然。”不知何故，法水低着头，神经质地说，“刚才我说过，在遗失钥匙的药物室里有着可以衡量凶手的東西，另外，也因为想弄清易介的死因所出现的疑点而发现了雷萨的著作。但是，其结果却与理智的天秤正好相反，我们被置于凶手预设的秤盘上。凶手会如此嘲笑我们，或许表示在那本著作中并没有我所认为的本质性的记述内容。无论如何，杀害易介应该是凶手最初的计划之一，毕竟其死因中所出现的矛盾不可能是偶然的。”

法水虽未说明自己注意到雷萨著作的理由，不过至少已能确定他们至今为止的方向——虽然不甘心，却绝对是走在凶手的神经纤维之上。不止如此，凭这点就能充分了解，凶手在此很明显地刻意嘲弄，更表现出其超乎想象的超人性。

不久，三人回到书房。法水并未说出在杂书库中发生的事，问镇子说：“事件的波动终于涉及这间图书室了。你记得最近有谁进入这扇暗门吗？”

“哦，原来是这个。在这一个星期內只有丹尼伯格夫人。”镇子的回答在这时看来更像狡猾的诡辩，“她似乎想知道什么，频繁地进出那间杂书库。”

“那么，昨夜呢？”熊城急问。

“很不巧，我正好陪丹尼伯格夫人将图书室上锁。”镇子淡淡回答后，面对法水的讽刺微笑说，“我想顺便送一颗‘贤者之石’给你，你觉得克尼伯的《生理笔迹学》如何？”

“不，我想要马罗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历史文献》。”法水举出的这个书名已足以驳回不懂咒文本质的对方的冷笑，可是他仍意犹未尽，表示还想再借阅洛斯科夫的《Voeks-Buch之研究》^[7]、巴尔德的《关于歇斯底里性睡眠状态》、威兹的《皇室的遗传》之后便走出图书室，带着钥匙，紧接着调查药物室。

药物室位于楼上靠后院的一侧，以前应该是算哲的实验室。中间夹着空房间，右边是进行神意审判会的房间。房内飘浮着药物室特有的渗透性异臭，地板上是无从辨认的杂乱拖鞋印。除此之外，这里连一截袖摺也未发现，他们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调查超过十个的药品柜和药物篮，以及判断药瓶被移动的痕迹与药品减少的分量。幸好有堆积大约五分厚的灰尘让调查容易进行。

最先着手的是坛盖打开的氰酸钾。法水逐一记下，但是，接连听了三种药名之后，他的眼神泛现怀疑的异样色彩——因为硫酸镁、碘酒与水化氯醛皆是非常普通的药物。

检察官也讶异地摇头，喃喃说着：“是泻剂^[8]、杀菌剂与安眠药。凶手打算用这三样东西做什么呢？”

“不，这些应该是随即要被丢弃的。不过却被我们吞食了。”法水在这里又卖弄他向来喜欢的“悲剧性准备”的奇言。

“什么，我们？”熊城惊骇地说。

“没错，所谓的匿名批评不就具有毒杀的效果吗……”法水用力咬紧下唇，说出意外之言，“首先是硫酸镁，当然，如果内服绝对是做泻剂使用，但是若与吗啡混合并予以直肠注射，将会引起愉快的朦胧睡眠。另外，碘酒有时也会引起嗜睡性中毒。还有，即使是使用其他药物也无法平复的异常亢奋，若是用水化氯醛便能让其在瞬间昏睡。所以这并非意味有出现新的牺牲者的必要。只是凶手在一贯的嘲讽下所出现的产物——利用这三样东西讽刺我们的困乏无力。”

眼睛无法看见的幽鬼也潜入这个房间，伸出比之前更恶毒的舌头，手指面颊，放声大笑着。

但是调查仍持续进行，结果只有以下两项收获。其一是密陀僧^[9]的大坛有打开过的痕迹；另一个则是死者的秘密再度出现，虽然差一点疏忽掉——在里侧空瓶的侧腹发现算哲如下的笔迹：

暗示戴克斯比所在之物，已无从得知地离开这世间。

也就是说，算哲应该是在寻找某种药物吧！不过，法水感兴趣的并非是他在寻找什么，而是在这被认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空瓶上感受到无限的神秘气息。那应该是所谓的荒凉时间之诗吧。这个空的玻璃器皿不断地期待着什么，却这样空泛地过了数十年，迄今仍未能获得满足。也就是说，算哲与戴克斯比之间似乎存在着互相斗争般的某种东西。另外，像氧化铅之类的制药剂所潜藏的凶手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并非谜团。

无论如何，虽然从上述两项收获感受到事件表里两面的重大暗示，法水等三人仍不得不将其留待未来，离开了药物室。

接下来是调查昨夜进行神意审判会的房间。那里是这栋黑死馆中罕见的无装饰房间，最初应该也是被设计为算哲的实验室。虽然很宽敞，可是窗户极少，四周是铅制墙壁，混凝土的地板铺着似是仅供昨夜集会使用的廉价地毯。面向庭院的一侧只有一扇窗户，左边角落的墙上则开了一个作为换气孔的圆洞。四面墙皆挂上黑色布幔，让已经够阴森的房内更加晦暗，飘浮着难以撼摇的沉郁气息，足以令人联想到在这个房间的某处残留着已化为微弱光线——神意审判会那时将干枯的“荣光之手”的尸体蜡烛一根一根点起，并伴随着诡谲声音出现——的恐怖幻象。

环视这个房间一圈后，法水走向左侧的空房。那是易介说在神意审判会中见到人影、有凸出框缘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宽度和构造与前者几乎相同，只是因为有四扇窗，所以室内较为明亮。地板上铺着似是粗纹帆布之物，不用的器具堆积如山，表面皆蒙着一层白色灰尘。

法水的视线停在房门旁的水龙头上。似乎昨夜有谁打开过，出水口垂着三四条蚯蚓似的冰柱。不必说，那只是证实了纸谷伸子所言，昨夜丹尼伯格夫人昏倒时，她立刻去取水的举动。

“无论如何，问题在于这个凸出框缘。”熊城站在右侧的窗边，恍然喃喃说道。

窗户外侧凸出的部分以爵床树的全叶制成阿拉伯式的铁栅框缘。隔着后院的花园与菜园能看到远处剪裁优雅的几何状树篱。昏暗，混浊，仿佛快要压到望塔顶端的低垂天幕下方飘着蜡色余光，上方已经完全黑暗。偶尔有一阵疾风掠过虚空，外侧的铁制窗门便寂寥地摇晃，掉落一两片雪花。

“对了，死灵不止算哲，应该还要再加一个人——戴克斯比。不过，他应该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大概只是魑魅魍魉之流吧！”检察官说。

“不，那家伙绝对是大魔灵。”法水语出惊人，“因为，在那弱音器记号中隐藏着中世纪迷信的恐怖力量。”

不具乐谱知识的两人只好等待法水说明。

法水深吸一口烟：“当然，Con sordino是不构成意义，但是却有一个例外，也就是先前我让镇子吃闷亏的PALSIFAL。华格纳在那出音乐剧中，使用符号作为法国号的弱音器记号，但是，这个符号同时也是代表棺材的十字架，在数论占星学中更表示三个行星的星座连结。”说着，法水用手指在掌上画出该记号，在其三个角呈十字的位置打上三个点。

“那么，所谓的棺材在哪里？”检察官反问。

法水露出可怕的神情，做出向窗外倾听的动作。“你们没听见那个吗？我在风声停下时，听到锤摆敲钟的声音。”

“啊，确实没错。”熊城不禁感到背脊一阵冰冷，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理智。

在树叶婆娑的噪音中确实夹杂着轻微的三角锤清脆钟声，但声音的来源却是被七叶树围绕、应该什么也不存在的后院的遥远右端。不过，那并非神经的病理作用，也不可能是由妖异的瘴气所形成，法水据此已知墓窖的所在处。

“隔着窗户可以看见两根粗大柱，那就是停放棺材的地方。等丹尼伯格夫人的灵柩停伫其下时，上方的钟应该会被敲响吧！但是在那之前，基于其他意义，我必须前往该墓窖一趟。我认为，如果想知道戴克斯比漠视乐理，并不得不加以暗示之物是什么，唯有前往该墓窖与钟楼十二宫才能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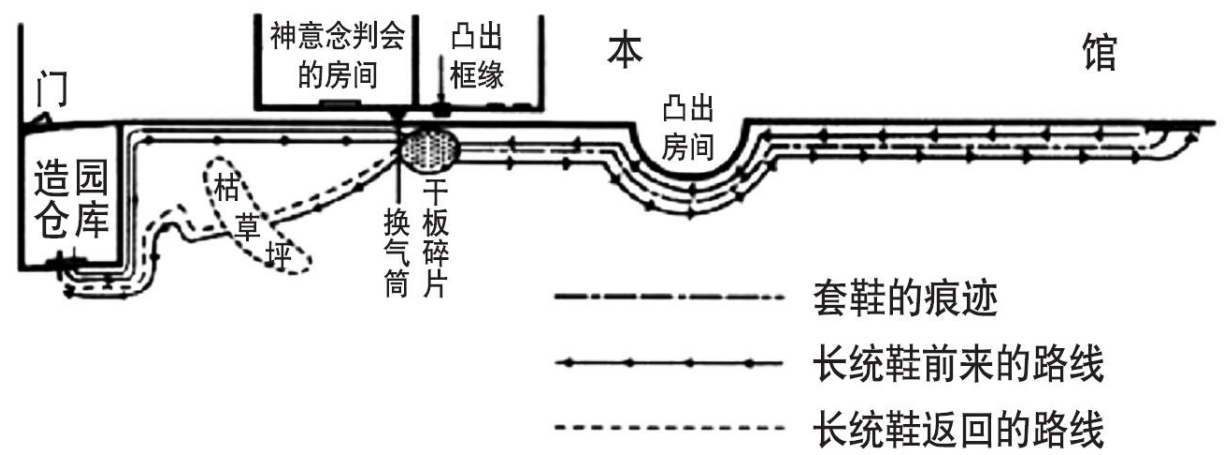
走到后院时，雪愈下愈大，因此必须尽快进行脚印的调查。首先，法水站在左右两组脚印汇合处，从该处开始循着其中一组脚印追踪。两组脚印的汇合处正好是据称有死灵出现的凸出框缘正下方，附近还有不久前焚烧过枯草的显著痕迹。乌黑的焦土因昨夜的一场雨而泥泞不堪，中央的凸出房间在泥泞上倒映成银色马鞍状。不仅如此，烧剩的部分以各种形状在焦土上留下黄色痕迹，看起来就像尸体烧毁后的腐烂皮肤，恐怖而且恶心。

法水最先循行的左边这道脚印是长度约摸二十公分的男性鞋印，似是由身材非常矮小的人所留下，不仅整体平滑，也没有凸起状或连续圆形图案，应该是有特种用途的橡胶制长统鞋。循着脚印才发现该脚印始自与主建筑物左侧、外面挂着“造园仓库”牌子的夏雷式^[10]华丽小木屋相连。至于另一道脚印则是长度约摸二十六七公分，应该是正常体型男人所使用的套鞋脚印，从接近主建筑物右侧的门开始，沿着凸出房间抵达这里，形成一道弯曲的轨迹。两道脚印皆自起始处与干板碎片掉落处之间往返。

法水从口袋里取出卷尺，开始测量每一个脚印。套鞋方面步幅稍小，并没有什么特征，而且极为整齐。只有一处可疑，也就是脚尖与脚跟两处凹陷，而且呈现内侧弯曲的内翻状。更奇怪的是，这两处愈近脚心痕迹愈浅。

另外，疑似橡胶长统鞋的脚印则是步幅与大小成正比，脚印的深浅不仅明显不一，并有以脚跟为重心而特别用力的痕迹。每一个脚印的边缘皆有些微差异，脚尖与中央部分相比，在均衡感上有些许的不自然，而且该部分的印子特别不明显，外形的差异也最显著。该脚印的前行路线虽然是沿建筑物而走，但是返回的路线却像要笔直走至造园仓库般，前进了七八步来到枯草坪前，跨越了约摸三尺宽的带状草坪，接着就像被主建筑物吸引般，突然呈现闪电状的大曲折，几乎与主建筑擦掠而过地回到前行路线上，沿着该路线返回出发时的造园仓

库。另外，该脚印的所有者在回程的第一步乃是用右脚为重心转向，左脚踏出，在跨越枯草坪时，则是以左脚踩地，右脚迈出。不但如此，两道脚印都未留下走向建筑物的痕迹。（图五）



图五

综上所述，将近五十个的脚印上，只有湿泞的泥水，但脚印依旧鲜明。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被雨冲刷的痕迹。由此可知这些脚印是在昨夜雨停的十一点半之后才留下。

另外，关于两道足迹出现的先后顺序也能够被证明。以干板玻璃碎片为中心，两道脚印汇合处的附近有一处套鞋踩在另一道脚印上的痕迹。因此，很明显地，穿着套鞋者前来的时间应该是与穿着疑似橡胶长统鞋者相同，或是在其之后。

紧接着，法水的调查理所当然地扩展到造园仓库。

这间夏雷式小木屋是没有铺地板的木质建筑，内部有一扇门通往主建筑物，里面杂乱地堆置着各种园艺工具与驱除害虫之类的喷雾器。

法水在出入主建筑物的门侧找到一双长统鞋。那是上面呈喇叭状、几乎能套入一半大腿的纯橡胶制园艺鞋。同时，附着在鞋底泥土中、似砂金般闪闪发亮的正是干板的玻璃碎片。他们后来才明白，这双园艺用的长统鞋乃是川那部易介的所有物。

这个时候，诸位读者可能对这两道脚印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疑问。同时，诸位或许也会注意到一项惊人的矛盾。然而，即使从鞋印出现的时间关系进行推测，还是不可能知道在夜半阴森的时刻，两位足迹的所有者到底做了什么事。不必说，连法水也不明白如何复原在这之前所发生之事，甚至对此一纷乱错综的谜团提出半句疑义的余地也没有。

不过，法水却看似灵光一闪，吩咐鉴识课员制作脚印模型，并请便衣刑警调查下列事项。

附近的枯草坪是何时焚烧的？

调查附着在后院一侧所有铁窗门上的冰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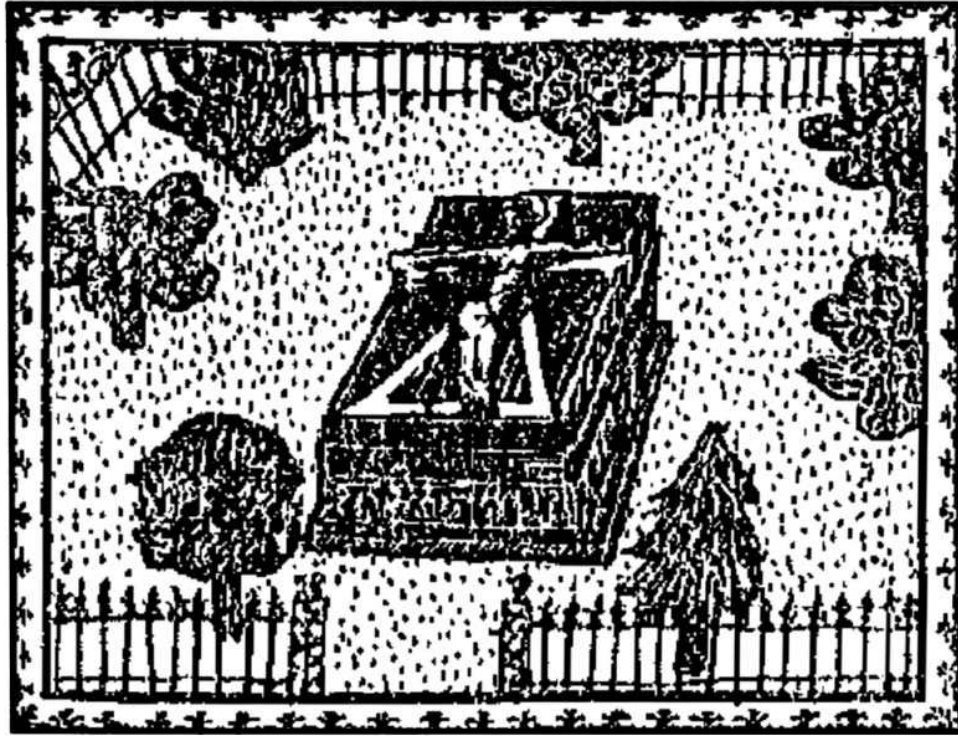
讯问值夜人员昨夜十一点半以后的后院状况。

不久之后，黑暗中有点点红光移动。那是法水等人借用网笼灯前往菜园后方的坟场。

这时，大雪飘飞，强风吹袭望塔，发出吹箫似的声响。待其化为旋风吹下来时，飘落地面的雪花再度盘旋飞舞，遮挡昏暗光线的前进路线。没多久，眼前出现与凄怆大自然相抗衡的橡树林，树林之间可见到两根作为停棺处的门柱。

在这里可以听到头顶上方的格子天井传出吊钟环咬牙切齿般的轧轧声，锤摆敲打纹丝不动的钟，发出如疯狂鸟儿啼鸣般的阴惨叫声。坟场由该处为起点，细砂石路尽头就是戴克斯比设计的墓窖。

墓窖四周被上方雕着约翰与鹫、路加与有翼犊牛等十二使徒与鸟兽图案的铁栅围住，中央横亘着如巨大石棺的葬龕。在此有必要详述墓窖内部。大体上，那是模仿残存至今的圣加尔修道院^[11]或南威尔士的宾普洛克修道院等露地式葬龕而建，但是却呈现明显异色。坟场树木并非传统的七灶或枇杷之类，而是无花果、丝杉、胡桃、合欢树、桃叶珊瑚、巴旦杏、水蜡木犀等七棵树木环绕四周。（图六）



图六

被这些树所环绕的中央葬龕，V形槽的台座刻着一般都会有的乌姆布利亚的泣儒浮雕，但其上的大理石棺盖却出现异样的构思。以传统礼仪来看，棺盖上面通常是纹章、人像或单纯的十字架，但是这个棺盖上却是雕镂着三角琴，表示降矢木家的传统为音乐，其上再加上锻铁制的希腊十字架与受钉刑的耶稣像。耶稣像也很奇异，头部略微左倾，双手手指反翘并向上扭曲，并拢的脚尖仿佛正忍受痛苦似的扭曲至极限，肋骨也清晰可见，感觉上非常瘦弱，看起来酷似窖祭时代之物，也有如歇斯底里患者的弓状僵硬的精神病理反应，令人大为震慑。

大略看过一遍后，法水以热病患者似的眼神望向检察官。“支仓，如果依坎贝尔所言，即使是重度失语症患者，直到最后仍能留下诅咒他人的话语。他还说过，人类在气力用尽，丧失反噬能力时，能缓和其激情者只有精灵。很明显地，眼前这些就是诅咒！毕竟，戴克斯比是威尔士人，据说当地迄今犹有巴达斯恶魔教派的遗风，许多人陶醉于缪亚塔基式十字架风格的异教情趣。”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检察官有点不安似的叫着。

“支仓，坦白说，这个葬龕极不寻常，这是传说中位于荒野，白昼由鬃狗守护，夜晚能呼唤魔神降临的死灵集会的标记。”法水抹掉睫毛上的雪片，继续道，“可是，我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利未族[12]，就算望着眼前的死灵集会标记，也没有像摩西[13]那样必须加以破坏的义务。”

“这样的话……”熊城突然开口，“先前弱音器记号的解释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熊城，看来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法水开始说明的记号，“三个行星的连结的确具有暗示性。先看坟地树木的配置。在阿伯纳特之后的占星学中，最前面的丝杉与无花果受到土星与木星管辖，对面中央的合欢树则是火星的象征——虽然火星也能以曼陀罗花、矢车草、苦艾等草木来表示。这三个行星的集合究竟有何种意义呢？在莫连瓦第等人的黑咒术占星学中，此即为离奇死亡的象征。你们知道十一世纪德国的尼克斯教派[14]吧？属于该恶魔教派的毒药制造集团以缬草[15]、毒人参[16]、蜀羊泉[17]三种草木表示三行星的集合，并将之吊在屋檐下，暗示毒药之所在，后世则是用三树的树叶代替。不过，在该处与那三棵树连结成的三角形相交的东西是什么呢？”

网龕灯的暗红色灯光令积着薄雪的圣像阴影左右摇动，产生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其光线也让法水的鼻孔与口腔异样扩大，形成了最适合诉说中世纪异教精神的容貌。

熊城此时提出怀疑。“可是，胡桃、巴旦杏、桃叶珊瑚和水蜡木犀四棵树却呈现正方形。”

“不，那是鱼。”法水说出奇妙之语，“埃及的大占星家尼克塔涅布斯将每年预告尼罗河泛滥的双鱼座用♓表示，而不是以♊表示。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正方形乃是天马座的秋季四边形，是由天马座的三颗星与与仙女座的α星连结而成。如果三角琴代表三角座，被环绕其中的圣像就是天马座与三角座之间的双鱼座了。一五二四年也曾出现这种情形，当时著名的占星学家史托法莱尔高呼《圣经》中的大洪水会

再度来临，也就是说，天马座三星与双鱼座连结的天体现象被视为大凶来临之兆。不过，若是人为的凶灾，那绝对是一种诅咒，不是吗？你们看看这个。事实上，我刚才在图书室里的《马克德威尔梵英辞典》上发现罕见的藏书章，现在回想起来，那似乎就是戴克斯比的藏书章。由此推测，这个葬龕应该也正诉说了那男人的奇异兴趣与病态个性。”

法水拂掉圣像周围的积雪，锻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随即出现不可思议的变化，令人不禁怀疑是法水施展魔法，变出似乎不属于人类世界的奇怪符号——耶稣像的头顶至趾尖均留下了白色的梵字卐。

法水开始说明圣像出现的谜般记号。“支仓，波特莱尔曾说过‘黑咒术乃是异教与基督教的连接符’，而这就是诵咒时的梵字卐。另外，酷似三角琴的▽形状，则是诅咒时必备的黑色三角炉不可或缺的堆柴法的形状。在吉尔塔斯的《咒法僧》中刊载着《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的解释，依其说法，卐是在火坛上引自上天的金刚火，将之置于堆成▽的木柴下，点燃木柴，持诵白夜珠吠陀的咒文，在流传千古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出现的昆沙门天四大鬼将——干闥婆大力军将、大龙众、鸠盘荼大臣大将、北方药叉鬼将——就会秘密脱离昆门沙天的统率前来，同时，史诗《罗摩衍那》中出现的罗刹罗缚拏也会甩动着十颗头颅，化为恶逆天火而来。

“所以，如果我是耽溺于佛教秘学者，我必会认为，每一个夜里，这墓窖中一定有肉眼见不到的符咒之火焚烧，阵阵黑色阴风徘徊在黑死馆的望塔上。但我不是，我只能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解释目前情况，而且也只能认为，这是戴克斯比这位拥有神秘个性的男人在生前所抱持的意志。这是为什么呢，熊城？因为我早已觉悟到会有危险，就像我在心灵学方面从洛吉的《雷蒙特》和波尔曼的《苏格兰人家》修订版以后，就未再阅读其他作品，同时还烧毁了《妖异评论》全套作品。”

直到最后，法水仍是发挥了他钢铁般的唯物主义者的本性。而触及他紧绷如琴弦的神经的东西也在当下化为类推的花朵绽放。只凭一个弱音器的记号，法水就揭穿了连黑死馆内的人都未见其貌的已故的克劳特·戴克斯比的惊人心理。

接下来，法水等人走出坟场，冒着风雪向主建筑物前进。就像这样，调查直到夜间仍持续进行，终于形成与号称“黑死馆神秘核心”的三位异国音乐人士的对决。

[1] 查拉图斯特拉所创立的波斯苦行教派。

[2] 病歿于二十世纪初的牛津大学音乐系教授。

[3] 加上弱音器演奏，记号为sord。

[4] 意为“人子啊，快逃”。

[5] 意为“请看这个人”。

[6] 《骗徒》中四位魔女的台词。

[7] 据称是浮士德传说的原本。

[8] 泻利盐可以使用精制的硫酸镁制成。

[9] 即氧化铅。

[10] 瑞士山岳地方的阿尔卑斯式建筑。

[11] 在瑞士康斯坦斯湖畔，六世纪左右爱兰士主教所建。

[12] 在犹太教中担任祭司一族。

[13] 《圣经》中的先知。

[14] 崇拜姆梅尔湖的水精尼克吉的恶魔教派。

[15] 缬草，败酱科的药用植物，对于癫痫、歇斯底里痉挛等症状具有特效，象征着学者之星的木星。

[16] 毒人参，伞形科毒草，含有大量毒参素，能麻痹运动神经，象征着妖术师之星的土星。

[17] 蜀羊泉，茄科的同名毒草，其叶中含有马铃薯毒、蜀羊泉素，中毒后在感觉灼热的同时，中枢神经也随即麻痹，象征火星。

三 混蛋！缪斯塔贝尔西

所有人再度回到原来的房间。法水随即吩咐找来真斋。不久，双脚萎缩的老人坐着四轮车来了，但是原来的骄傲已因之前的打击而消失，脸部浮肿并带点土色，简直憔悴得判若两人。

这位年老的史学家的手指神经质地颤动，神情忧郁，明显畏惧着被再度讯问。

法水对自己残酷的生理拷问不以为意，简单表示关切之后说：“田乡先生，事实上，我在这桩事件未发生之前就想知道一件事，也就是有关包括遇害的丹尼伯格夫人在内的四位外国人的事。算哲博士为何从他们年幼时便开始抚养他们呢？”

“如果我知道这一点……”真斋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与先前完全不同地开始率直陈述，“这栋黑死馆应该就不会被世人称为‘妖怪宅邸’了吧！你或许也知道，那四人自尚未断奶的婴儿时期就各自被算哲先生的朋友从其出生国送来日本。没错，来到日本后的四十多年里，他们的确享受着锦衣玉食，接受高等教育，表面上看来过着有如宫廷般的奢华生活，不过我却认为，他们像是被囚禁在由华丽高墙包围的牢狱中，恰似《海姆斯克林格勒》^[1]中迪奥里岱尔大主教的管家一样。那位管家是个查耶克斯老人，因为租税制度而必须终生为仆以抵清债务。那四个外国人也一样，终生不准离开这座宅邸一步。而习惯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东西，长年下来，他们反而产生了讨厌与人接触的强烈倾向，就算是对应邀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演奏会的乐评家们，他们也只是在台上行注目礼，演奏一结束，立刻退回自己的房间。因此，他们为何从婴儿时期就被带来这儿，而且必须终生活在铁笼里，这段缘由现在已成故事，只能算一种现象，真正的秘密已被算哲先生带进坟墓里。”

“啊，就像罗耶布那样……”法水打趣似的叹息出声，“刚才你似乎将他们的厌人习性视为一种性向转变，可是，那或许只是单位的悲剧吧！”

“单位？当然，既然是四重奏，应该属于一个团体。”真斋并不知道法水所谓的“单位”一词潜藏了深刻含意。“对了，你们应该会见到他们吧！他们每个人都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加上傲慢与冷酷，形成了只想追求真正孤独的人格。所以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亲密互动，尽管年轻时曾一起密切生活，却未出现恋爱之类的情事，可能是因为彼此都没有想互相亲近的意思吧！也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与我们这些异国人之间，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感情冲突。若真要问那四人与谁最亲近，那一定就是算哲先生了。”

“是吗？对博士……”法水浮现感到意外的表情，但又立刻呼出一口烟雾，引用波特莱尔的话，“这么说，他们的关系应该就是所谓的‘我所怀念的魔王’吧？”

“没错，的确就是‘我称颂您’。”真斋微露动摇之色，不过仍报以最完美的对句。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法水思索着，“华奢者与阿谀者相互倾轧……”他说着说着却突然停住，不再引用波普的诗作《秀发劫》，改为引用《康萨哥命案》^[2]的台词。“大概是‘无论如何，是你午夜中摘下的臭草液’吧！”

“不，应该不是。”真斋摇头，“绝对是‘三度凋萎于魔女之诅咒，遭毒气浸染’。”他的声音异样高亢，几乎完全失去韵律感。

法水不知何故跟着他重复一次，但这却让真斋脸色刷白。

法水又接着说：“对了，田乡先生，或许这是我的妄想，但是我记得在这桩事件中存在着能认为是‘因而上天之门被关闭’的可能性。”法水说出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放逐恶魔名句。

“正是如此。”真斋以平淡却莫名僵硬的态度回道，“‘没有暗门，也无暗盖或密梯，的确无法重新开启’。”

“哈！哈！哈！哈！不，或许会因此‘幻想异常发挥，男人相信自己能怀孕生子’。”法水突然大笑出声，本来阴森的紧迫空气突然舒缓了下来。

真斋的表情也转为轻松。“法水先生，我却觉得那是‘处女以为自己是壶，三次大叫找寻栓塞’。”

这种奇文怪句的对答让一旁的两人哑然无语。

熊城苦闷地望着法水，提出职务性的质问。“但是我们想请教的是遗产继承的实际状况。”

“很不幸，这件事目前尚未明朗化。”真斋沉郁地说，“这一点可说是笼罩着本馆的阴影。算哲先生在死前约摸两周写好遗嘱，收藏于大金库内，然后将钥匙与配合文字的符号表一起委托给津多子夫人的先生押钟童吉博士。他似乎提出了某种条件，于是遗嘱至今为止仍未开封。因此，虽然我是遗产管理人，但事实上也无能为力。”

“那么，能分配到遗产的人们是……”

“很奇怪，除了旗太郎以外，只有那四位归化入籍的外国人，一共五人得到遗产，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具体内容，因为没有人泄漏过任何一个字。”

“太令人惊讶了。”检察官丢下记录中的笔，“本来除了旗太郎以外，没有任何一位亲人得以继承遗产！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感情不和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才引人注目。算哲先生最宠爱津多子夫人。而且，那四个人恐怕从没想过能得到这意外落下的收益吧！尤其是雷维斯先生，他还说‘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么，田乡先生，我们有必要尽快请押钟博士过来了。”法水静静开口，“这样应该能鉴定出几分算哲博士的精神状态。你可以离开了，并请找旗太郎过来。”

真斋离去后，法水面向检察官说：“你有工作要做了。首先，你要签一张传讯押钟博士的命令，接着向预审推事申请搜查令。因为能消除我们疑惑的方法就是将遗嘱开封，而这件事需要押钟博士的同意。”

“对了，关于刚才你和真斋的对答……”熊城率直地打岔，“那又是什么怪奇主义之下的产物吗？”

“不，为什么那得是循环论性质的东西呢？反正，若非我严重判断错误，那就表示荣格^[3]或缪斯塔贝尔西是大混蛋。”法水暧昧地含混带过。

就在这时，走廊那边传来了口哨声。口哨声停止后，房门打开，旗太郎出现。他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是非常成熟，也见不到一般人在成年前总会残留的几分童心，只是他那不安的眼神与狭窄的额头破坏了容貌的匀称。

法水恳切地请他坐下，开口说：“我认为《彼得洛希卡》是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最完美的一出，应该可以称为‘恐怖的原罪哲学’，因为，即使是玩偶都有张开大嘴等着的坟墓。”

旗太郎一开始就听到完全在预期外的话语，苍白瘦削的身体突然急遽转为僵硬，神经质地吞咽着口水。

法水接着说：“虽然如此，就算你吹出《奶妈之舞》的部分，德蕾丝自动玩偶也不会开始动作。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昨夜十一点左右，你与纸谷伸子两人去找丹尼伯格夫人，之后立即回自己卧室。”

“那么，你想问什么？”旗太郎以完全失真的声音，带点反抗意味地问。

“控制你们的人——也就是算哲博士——的意志。”

“啊，如果是那个……”旗太郎露出略微自嘲的激动，“我很感激他让我接受音乐教育，否则我早就发狂了。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倦怠、不安、怀疑、颓废中度过，有谁能够忍受置身在这种仿佛会压死一个人的忧郁中，与有如穿着古代能剧衣裳的人共同生活？事实上，家父为了让我留下人间惨苦的记录，还仔细教我养生的方法。”

“你的意思是，除此之外的一切完全被那四人的归化入籍所夺走？”

“可能会变成那样吧！”旗太郎的语气似乎有奇妙的畏怯，
“不，其实我仍不明白其理由，因为这并未加入包括葛蕾蒂在内的四个人的意志。对了，你知道安妮皇后时代的警语吗？‘陪审团因为参加主教的晚宴，于是有一位罪犯被处绞刑’。大体上而言，所谓父亲的这种人物就像主教一样，连灵魂深处都被秘密与谋略所包覆，令人无法忍受。”

“不过，旗太郎先生，这其中存在着这栋黑死馆的弊端。虽然终有一天会除去，但博士的精神解剖图却不会因为对你所做之事而消失吧！”法水似在劝阻对方的妄信，然后改为事务性的询问，“你是什么时候听博士提及归化入籍的事？”

“约摸他自杀的两个星期前。当时他写好遗嘱，将关于我的部分念给我听。”说着，旗太郎的态度忽然转为不安，“但是，法水先生，我不能将该部分内容告诉你，因为一旦出口，就意味着我将丧失该部分遗产。其他四人也一样，只知道与自己有关的内容。”

“不，不会的。”法水晓谕似的温柔说道，“大致上来说，日本的民法在这方面应该颇为宽容。”

“不行！”旗太郎脸色苍白地拒绝了，“我非常害怕家父的眼神。那位有如梅菲斯特的人绝对会以某种方式留下阴险的制裁方法。我想，葛蕾蒂之所以被杀，一定也是在这方面犯下某种错误。”

“这么说，这算是一种报应？”熊城严肃地问。

“是的。所以你们应该能理解我无法说出口的理由了吧？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财产，我就没有所谓的生活。”旗太郎说完，站起来，将提琴演奏者特有的十根纤细手指并排置于桌缘，用极端激动的语气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问的了，就算有，我也不可能回答。不过，请你们记住一件事，馆里的人们似乎都认为德蕾丝玩偶是恶灵，但我却认为真正的恶灵乃是家父，不，家父应该还活在馆内某个地方。”

旗太郎简明地叙及遗嘱之事，并与镇子一样，强调黑死馆里的人们特有的病态心理。他说完之后，寂寞地颌首示意，转身走向门口。

但是，在他面前却有异样的东西等待着他——当他走到门口时，不知何故，仿佛被钉住般愣在原地，再也无法前进。那与单纯的恐惧不同，是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并反应在他的动作上。他的左手扶在门把上，另一只手臂无力地下垂，两眼阴沉地凝视前方。很明显地，他忌讳着房门另一端的某样东西。

没多久，旗太即便怒容满面，泛现丑恶的样貌，同时发出痉挛般的声音。“克利瓦夫夫人，你……”

他开口的瞬间，房门从外侧被拉开了。两名佣人站在门框两侧，中间是欧莉卡·克利瓦夫夫人充满傲慢而威严的身影。她身穿高领、有如西洋剑击剑服的貂皮黄色短衣，外披天鹅绒无袖外套，右手拄着雕有瞎眼奥立安与奥立瓦勒斯伯爵家^[4]纹章的豪华权杖。

这种黑与黄的对比让她的红发产生强烈的视觉感，全身宛如被火焰般的激情包覆；头发整齐地梳起，耳尖与头部分开超过四十五度，顶端尖锐，显示着极端强烈的个性；发际略微凹陷的额头，高耸的眉弓，湛着异样光芒的灰色眼眸，像是露出眼底神经的尖锐凝视。而且，颧骨以下形成断崖状的两颊，整体轮廓棱角分明，笔直下垂的鼻梁比鼻翼更长，给人心机颇深的感觉。

旗太郎与她擦身而过时，回头道：“欧莉卡小姐，请放心，一切都如你所听闻的。”

“我了解。”克利瓦夫夫人傲慢地颌首，“不过，旗太郎先生，如果是我们先被传唤，也一定与你所做的相同。”

虽然对克利瓦夫夫人所说的“我们”感到有点异样，但是随即便明白了原因何在。

门边并非只有她一人，还有加里波第·塞雷纳夫人与奥托卡尔·雷维斯。塞雷纳夫人手上握着狗链，牵着一只毛色漂亮的圣伯纳犬，无论身材或容貌都与克利瓦夫夫人呈现很大的反差。身穿暗绿色裙子，搭配绳缘装饰的上衣，披着长达手肘的白披肩，头上戴着奥古斯都修女帽般的纯白头巾。不论是谁，只要见到她优雅的姿态，绝不会注意到她是出生在被洛姆布勒索指为“激情犯罪城市”的意大利普林迪西市。身材高大的雷维斯则穿着长礼服搭配灰色长裤，披着翼形领

巾，站在最后面。然而，与刚才在礼拜堂远望时不同，在近距离观看他时，毋宁觉得他是有点懊恼，仿佛内心某处被压抑，容貌非常忧郁的年老绅士。

这三人就像在参加圣餐祭的队伍般，慢吞吞地进入室内。这种情景若再加上旗帜飘扬下的长管喇叭声，长筒大鼓声，还有仪仗官报告闲杂人等已回避的声音，应该就像十八世纪布登堡或卡林迪亚一带的小型宫廷生活吧！然而，反过来说，从其跟随的佣人人数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病态恐怖，而且一想到刚才旗太郎与他们之间的丑恶暗斗，便不禁在意起其中或许存在着能称为“犯罪动机”的暗流。但是，重点是，这三人在采证方面，从最初开始便毫无怀疑的余地。

克利瓦夫夫人来到法水面前，用杖尖敲着桌面，命令似的大声说：“我们有事请你协助。”

“什么事呢？先请坐。”法水会稍显踌躇并非因为她那命令似的语气，而是远看神似霍拜恩的《玛格莉特·怀雅德^[5]画像》的克利瓦夫夫人，近看时她的脸上却似长过天花，布满了疤痕似的丑陋雀斑。

“坦白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烧毁德蕾丝玩偶。”克利瓦夫夫人坚定地说。

熊城吃惊尖叫：“什么，你们来只是为了一具玩偶？原因呢？”

“因为，如果那仅仅是一具玩偶，就应该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我们必须自我防御，所以我们想破坏凶手的偶像。对了，你们读过雷文斯吉姆的《迷信与刑事法典》吗？”

“你指的是约瑟贝·阿尔查的事^[6]？”本来一直在思索什么的法水忽然开口。

“就是这个。”克利瓦夫夫人颌首，等另外两人坐下后，接道，“我希望至少能从心理方面减缓凶手的行动能力。为了防止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已经无法再等待你们发挥力量了。”

塞雷纳夫人的双手怯怯地交抱胸前，态度显得有点哀怨，接着开口说：“不，这已经不是谈论心理性崇拜物的时候了，因为那具玩偶

对凶手而言等于是昆登尔王的英雄^[7]。今后若要再度犯罪，凶手一定会隐藏在阴险的谋略背后，只让那个布洛维西亚人露面。和易介与伸子不同，我们毫无防御，因此就算凶手这次失手，使得玩偶被逮捕，他也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不错，若没有见到我们三人的血，这桩惨剧不会落幕。”雷维斯微肿的眼皮颤动，忧伤地说，“我们也被要求遵守一些戒律，所以终究无法离开这栋宅邸逃避灾祸。”

“关于那些戒律的内容，你们应该能提供给我们吧？”检察官趁机追问。

克利瓦夫夫人打断他的话。“不，我们没有说出来的自由。与其讨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她的声音转为颤凛，悲痛地叫喊出扬^[8]的诗句，“啊！这样的我们，‘置身于黑暗地狱，在火焰之海挣扎’。可是，你们为何睁着好奇之眼等待新的悲剧呢？”

法水轮流望着三人，不久，更换交叠的双腿，脸上浮现略带恶意的微笑，吐出令人觉得疯狂的话语。“没错，是‘永远持续，没有终止’。施加这种残酷的永恒刑罚者是已经辞世的算哲博士。你们大概也听到旗太郎所说的话了吧？博士以被尊称为“父亲”而欣喜，高高在上地注视着你们的一切。”

“什么，父亲他……”塞雷纳夫人改变姿势，面对并凝视法水。

“没错！因为‘吾垂下十字架的测铅，贯穿罪与罚的深度’。”法水以孤芳自赏的语气引用怀吉亚的名言。

“不，‘可是未来深渊乃是十字架足以测得的深度’呢！”克利瓦夫夫人冷笑着反唇相讥，但是冷酷的表情开始发作性地痉挛。“所以，‘那男人不久绝对会死亡’——你们在易介与伸子的两桩事件中已暴露出你们的无能。”

“是没错！”法水轻轻点头，但语气却转为挑战似的辛辣，“然而，不论是谁，应该都不可能估出自己还剩多少时间。我反而认为‘昨夜，神情自若的隐藏者已能见到不可思议之事’。”

“那么，你说说看，那个人到底看见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有那样的诗句。”雷维斯以黯郁怯惧的声调问。

法水狡狴地微笑。“雷维斯先生，就是‘心黑夜也黑，药生效手脚利落’，而其地点‘正好无一人’。”

法水的话看似形容鬼魂，却又像揭穿刻意潜藏在背面的荆棘般计谋，而且其巧妙的朗诵方式形成了令人肌肉僵硬、血液凝结的阴森气氛。

克利瓦夫夫人将一直把玩着杜托蔷薇胸饰的双手交叠于桌上，挑衅似的凝视法水。但是期间一抹孕育着莫名危机的沉默让众人清楚听见户外暴风雪的狂乱呼啸，更加深了气氛的凄怆。

法水终于开口。“原文是‘正午又是野火丛生的炎阳时节’。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那里却是在正午与光明中无法看见，唯有夜晚与黑暗中才得以见到的世界。”

“只在黑暗中能看见？”雷维斯忘了戒心，反问。

法水没有回答他，偏头向克利瓦夫夫人说：“对了，你知道这段诗文是谁的作品吗？”

“不，不知道。”克利瓦夫夫人以稍显生硬的态度回答。

塞雷纳夫人似是对法水恐怖的暗示毫不在意，平静地开口。“应该是哥斯塔夫·霍凯的《白桦森林》。”

法水满足地点点头，不断吐出烟圈，久久才泛现奇妙的恶意笑容。“是的，的确是《白桦森林》。昨夜在这个房间前的走廊，凶手应该见到了那片白桦森林。不过，‘他不是做梦，也不能说是做梦’。”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那男人有如亲人般地又回到死人房间’？”克利瓦夫夫人忽然兴奋似的转为开朗的语气，说出雷纳的《秋之心》中的一句名言。

“不，也不是滑行，是不知何故地踉跄而行，哈！哈！哈！哈！”法水爆笑出声，侧头望向雷维斯，“好啦！雷维斯先生，当然，前提必须是‘那位悲伤的旅人找寻到伴侣’。”

“我们早就知道这点了。”克利瓦夫夫人忍无可忍似的站起来，暴躁地挥动权杖叫着，“所以才会请求你们烧毁那位伴侣。”

但是，法水仿佛在暗示自己的不认同，凝视着烧红的烟头，没有回答。但是一旁的检察官与熊城却能感受到，不知何时停止上升的法水的思绪在此处已逐渐达到顶点。可是法水仍一直努力着，似乎要在这桩精神剧上寻求悲剧的开始。

法水最后终于打破沉默，用挑衅似的语气说：“但是，克利瓦夫夫人，我并不认为这出疯狂戏剧会因为烧毁玩偶而宣告结束。坦白说，还有一个以更阴险隐晦的手段在暗中操控的玩偶。虽然布拉格的世界傀儡联盟最近并无演出《浮士德》的记录。”

“《浮士德》？啊！你是指葛蕾蒂小姐临死前写在纸片上的文字？”雷维斯用力说道。

“是的。第一幕是《水精》，第二幕是《风精》。现在那可怜的风精在演出惊人的奇迹之后也已遁走。而且凶手从风精变成男性。雷维斯先生，你知道‘风精’是谁吗？”

“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够了，我们不要再互相调侃了！”雷维斯仿佛被击倒般狼狈。

然而原本极端高傲的克利瓦夫夫人却忽然露出惶恐神色，而且可能因为太过冲动，发出了完全不像属于她的声音。“法水先生，我看到了，我的确看到你所说的那个男人。我想，昨夜进入我房间的很可能就是那个‘风精’。”

“什么，风精？”熊城的不快表情转为僵硬，“可是，当时的房门应该是锁上的吧？”

“那是当然。但它还是很不可思议地被打开了。然后我看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男人站在昏暗的门前。”克利瓦夫夫人的舌头似乎打结

般，以异样的声音接着叙述，“我十一点左右进入卧室时确实锁上了房门。打盹片刻后醒过来，想看看枕畔的时钟，不知为何却觉得睡衣的前襟好像被人扯住，头发也像被拉住般，头部无法动弹。由于我一向习惯松开头发睡觉，心想会不会是被人绑住了，于是从背脊到头顶完全麻痹，不但发不出声音，身体更无法移动分毫。这时，我的背后吹来一阵冷风，轻微的脚步声逐渐往我睡衣下摆相反的方向而去。不久，脚步声的主人走到门前时进入了我的视野——那男人回头了！”

“是谁？”检察官急急问道，觉得自己似乎也快窒息了。

“不，我不知道。”克利瓦夫夫人不甘心地叹息出声，“因为桌灯照射不到那一带。但是从轮廓能够大致判断出他的身高大约五尺四五寸，身材很瘦，感觉有点太过瘦弱，但是，只有眼睛……”

虽然与她所形容的样貌有所出入，却仍与旗太郎神似。

“眼睛如何？”熊城几乎是惯性地打岔。

克利瓦夫夫人随即以傲然的态度回头面向熊城，讽刺地说：“在黑暗中看起来像是甲状腺亢进症患者的眼睛，你可能会说我错看了，对方或许只是戴着小型眼镜。”她像是在搜寻记忆，不久后接着说，“不论如何，我希望你们能用感觉以外的神经听我说话。我还要强调一点——那对眼睛发出如同珍珠般的光芒。之后，等他的身影消失于门外，轻微的脚步声向左方逐渐远离后，我才开始有重新活过来的感觉，而且，头发也不知何时被松开，头部也能自由移动了。当时正好是十二点半，我再次锁上房门，将门把与衣柜连结固定，但是我再也无法入睡。天亮之后，我详细调查室内，却没发现任何异状，所以我肯定，那男人绝对是利用傀儡玩偶的人！这个狡猾却又懦弱的人，因为我醒过来，所以不敢动我分毫。”

克利瓦夫夫人的结论虽然留下了很大的疑点，但其喃喃般的平静声音却让身旁两人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塞雷纳夫人与雷维斯的双手都神经质地交握着，好像连说话的气力都已经没有了。

法水像是从睡梦中醒来，慌忙弹落烟灰，但却面向塞雷纳夫人说道：“关于那位流浪者的来路我们稍后再讨论，但是，塞雷纳夫人，

你知道这么一段内容吗——‘谁能够妨碍我立刻与恶魔合而为一，……’”

当他正想念出接下来的“但是，那把短剑……”时，塞雷纳夫人好像随即陷入混乱，从最初的音节就丧失了诗文特有的韵律。

“‘那把短剑的刻印为何让我的身体战栗呢？’——你为什么又要问这种事呢？”她的情绪逐渐激动，全身颤抖地大叫，“你们一定正在寻找吧？可是，你们怎么可能知道那男人是谁呢！不，绝对不可能知道！”

法水将香烟夹在唇间，以毋宁是残忍的微笑望着对方。“我并非寻求你的潜在批判，像那种风精的默剧，怎样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个——‘你栖住何处呢？黯郁的回响。’”他引用德梅尔的《沼泽之上》，视线仍停留在塞雷纳夫人脸上。

“啊……”克利瓦夫夫人莫名地畏怯接道，“你竟然知道伸子弹错，反复弹了两次早上的赞美诗？今天早上她曾弹过一次《大卫诗篇》第九十一篇的赞美诗，正午的《镇魂曲》之后，她其实应该弹奏第一百四十八首的‘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

“不，我说的是礼拜堂内部的事。”法水冷酷地说，“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确存在着蔷薇，附近鸟啼声消失’。”

“这么说，你指的是焚烧蔷薇乳香的事？”雷维斯以奇妙不安的语气，试探似的望着法水，“那是欧莉卡小姐在后半段过了很久以后、暂时中断演奏时所焚烧的。请你停止滑稽的腹语吧！我们只是向你请教要如何处置玩偶。”

“请让我考虑到明天。”法水坚定地说，“但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拥有人身自由的机械，基于保护立场，应该不会让你们动那位魔法博士任何一根手指。”

法水说完的同时，克利瓦夫夫人露骨地以动作传达其愤慨，催促另外两人起身，恨恨地俯视法水，悲痛地说：“没办法，你们所考虑的只是这个屠杀史的统计数字。从结果上来说，我们的命运仍与阿尔

比教徒^[9]或威特里洋卡郡民^[10]一样。不过，如果能找出对策……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会独自采取行动。”

“不，别客气。”法水随即回以讽刺，“克利瓦夫夫人，应该是圣阿姆洛西奥吧，他曾说过‘死亡对恶人还是有利的’。”

被遗忘在后、系着狗链的圣伯纳犬忧伤地低鸣，紧追在塞雷纳夫人身后。

不久，一位与离去的三人擦身而过的便衣刑警完成庭院的调查，进入房间，将调查报告交给法水。“穿透盔甲的短刀还是只有那一把。另外也已经依照你的吩咐找来警视厅的乙骨医师。”

法水接着再度吩咐对方前去拍摄位于尖塔的十二宫华丽圆窗。

熊城困惑地轻轻叹息出声。“唉！又是房门和门锁吗？真搞不懂凶手究竟是诅咒者还是锁匠。约翰·德恩博士的隐形门总不可能有那么多吧！”

“真令人惊讶！”法水讽刺地微笑，“像那样的东西哪有什么技巧值得你大惊小怪。当然，如果走出这栋宅邸的范围，那是应该惊讶怀疑，但是，刚才在书库内，你应该已经见过犯罪学的完美书目。也就是说，那扇门没有被锁上的技巧乃是这里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你回警视厅以后查看克罗斯就能了解一切^[11]。”

法水不想再开口，就这样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放弃追究，对平素了解其个性的两人而言，当然会觉得异常惊愕。但是，毕竟这桩事件的深奥与神秘是他在书库中所测得的结果。

检察官再度批判法水的讯问态度。“我虽然不是雷维斯，可是，我希望你做的纯粹只是动作剧，你最好别再搞那种恋爱诗人的情趣唱和，好好探索一下克利瓦夫夫人暗示的旗太郎幽灵一事。”

“开玩笑！”法水做出小丑似的滑稽动作，脸上累积多时、幻灭似的忧郁一扫而空。“我的心理表现摸索剧已经结束，那只是为了了解历史性的关联。我真正要面对并非那三人，而是缪斯塔贝尔西，那家伙真的是个大混蛋！”

这时，警视厅鉴识医师乙 骨耕安进入。

-
- [1] 由奥丁神所创造的历代挪威王记。
 - [2] 《哈姆雷特》的剧中剧。
 - [3] 瑞士心理学家。
 - [4] 西班牙菲利浦四世王朝的宰相。
 - [5] 十八世纪传记作家汤姆斯·怀雅德爵士的妹妹。
 - [6] 约瑟贝·阿尔查出现在吉贝伦王毕克马里安记载的偶像信仰犯罪事件中，与罗马人马克尼吉奥并称史上著名的阴阳人。约瑟贝·阿尔查拥有两座男女雕像，经常在变成男人时祭拜女雕像，变成女人时祭拜男雕像，后来因诈欺等行为导致男雕像被毁，而生理上的双重人格症候也同时消失。
 - [7] 在尼贝伦根的故事中，代替昆登尔王与布伦希尔德女王抗争者。
 - [8] 美国作曲家。
 - [9] 起源于南法阿尔比的新兴宗教，受摩尼教影响，否定《圣经》的《新约》部分的一切内容，并参加法王因诺生提倡的新十字军，在一二九年至一二二九年之间，死亡了将近四十七万人。
 - [10] 一八七八年，俄属阿斯特拉罕黑死病猖獗期间，俄国派遣炮兵包围封锁威特里洋卡郡，发射空包弹并威胁将进行枪决，导致郡民无法逃生，几乎全部死于黑死病。
 - [11] 法水说的应该是罗斯《预审判官要览》中的罪犯职业习性的章节，引自阿贝特《犯罪的秘密》中的一例。即，以前曾是仆人的一位鞋模工潜入某银行家屋内的某个房间，为了让该房间与卧室之间的房门不会锁上，事先在锁孔中插入巧妙加工的棱柱状木片，因此银行家就寝前锁上房门时产生了门已上锁的错觉，于是犯人的计划获得完全的成功。

第四章 诗与甲冑与幻影造型

一 古代的时钟室

诊断过伸子之后前来此处的乙骨医师是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很瘦，有着一张宛如螳螂的面孔，目光炯炯的两眼与散发某种骨气般的秃头给人深刻的印象。他是厅内出名的资深法医，特别是在毒物的鉴识方面就出了五六本著作。当然，与法水也有很熟稔的交情。

一坐下，他立刻毫不掩饰地要求抽烟，深吸一口后才心满意足地说：“法水，很遗憾，我的心像镜方式证明法已丧失知觉。不论旋转椅如何，只要见到那苍白透明的牙龈，我用我的工作打赌，那绝对是很单纯的昏迷。但是，我特别要告诉熊城一句话，听说那女人手上握着作为凶器的短刀，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窥见骨牌背面！那种昏迷实在非常阴险暧昧，未免来得太及时了些。”

“原来如此。”法水失望似的颌首，“不过，你有仔细观察吗？很难说其中不会因为你老眼昏花而产生疏忽呢！好啦，你采用什么样的检测方法？”

乙骨医师掺杂着各种术语，极端平淡地叙述。“其中当然是有吸收很快的毒物存在。另外，若是特异体质者，虽然只有中毒量以下的微量番木鳖硷，也是会引起类似屈肌震颤症或间歇僵硬症的症状。但是，末梢反应上并未发现中毒症候，胃里也只有胃液。或许你会对此感到有点可疑，不过，如果那女人摄取并消化食物，在两个小时后死亡，胃内的空虚是无庸置疑的。还有，尿液也无反应变化，亦无能够定量证明之物，只是充满了磷酸盐。我判断，会出现那样的增量情况乃是心身疲劳的结果。你认为呢？”

“真是明察秋毫！如果没有那样极度疲劳，我大概会放弃对伸子的观察吧。”法水好像暗示什么地肯定对方的见解，“但是，你只用了这样的试剂吗？”

“怎么可能，别开玩笑！但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我以伸子的疲劳状态为条件，尝试某项妇科观察。有一种物质一旦作用于健康且未怀孕的子

宫——这种物质是一种有毒的除虫菊的主要成分——服用后一个小时左右，会引起剧烈的子宫麻痹，同时出现几乎是瞬间性的类昏迷现象。不过，我们却连这种物质中的主要成分是什么都检测不出来。当然，那女人没有动过妇科手术的痕迹，也未呈现中毒的内脏器官特异性，所以，我的毒物采集只有这些，如果要我得出结论，应该是，‘昏迷的刑法意义仅止于道德的感情’，也就是说，一切都出于故意或自然。”乙骨医师用力一敲桌子，强调他的见解。

“那就变成纯粹的心理病理学了。”法水神情黯然，“不过，你也调查过颈椎吧？我虽然不是克恩卡，却认为他的‘恐惧与昏迷乃是颈椎的痛觉’是至理名言。”

乙骨医师咬住烟屁股，露出惊讶表情。“嗯，我也读过扬雷格的《关于病态冲动行为》和基奈的《验触野》。一旦第四颈椎受到压迫，冲动地吸气时，横膈膜会产生痉挛性收缩。但是，所谓的‘肝肾性佝偻症状’并未出现在那女人身上，在那之前，不是已经有一位龟背症患者遇害了吗？”

“可是，”法水的呼吸好像有点急促，“虽然没有确实的结论，但若考虑旋转椅的位置与奇妙的高八度音演奏，还是有深入探讨的价值。我想到所谓的‘歇斯底里性反复睡眠’，那似乎是昏迷的指标。”

“法水，我本来就是非幻想性的动物。”乙骨医师祛除眩惑，讽刺以对，“大体上来说，歇斯底里症状发作时，对吗啡的抗毒性会亢进，但是不论怎么说，仍无法免于皮肤的湿润。”

乙骨医师会在此提出以吗啡为例的镇静亢进神经的话题，一方面当然是对法水的讽刺，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其企图超越人类思维极限的幻想。因为所谓的“歇斯底里性反复睡眠”的病态精神现象乃是极端罕见的病症。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时，福来博士是发表这类文献的第一人。至于现在，在喜欢运用寺院或病态心理为题材的小城鱼太郎的短篇中，也有一篇作品描写一位企图杀人的监狱病房医师让本来是劳工的病患聆听医学术语，再让其在后来的发作中说出，以作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如其所述，一旦引发自我催眠性的发作，自己曾做过或说过的话的最新部分会分毫不差地重新演出或说出，所以又被称为“歇斯底里性无暗示后催眠现象”。这反而与目前的实际状况相符。正因如此，难怪乙骨医师内心虽然因为法水的敏锐度感到亢奋，表面上仍借着强烈讽刺提出异议。

听到对方这么说，法水先是自嘲似的叹息，随即出现他难得一见的躁狂性亢奋。“当然，那是稀有现象。但若不提出这一点又如何能说明伸子昏迷却握着短刀的理由？乙骨，亨利·彼埃洛曾提出因疲劳而产生的歇斯底里性知觉丧失的几十个病例。另外，那位叫伸子的女人在昏迷前曾再次弹奏今天早上已弹过、事实上却不应该在当时弹奏的赞美诗。所以，难道你不想相信她当时是因为某种疏忽而使腹部受到压迫，导致因该操作而陷入无意识状态的夏尔柯的实验吗？”

“这么说，这也是你在乎颈椎的理由？”不知不觉间，乙骨医师已完全被法水的说法吸引。

“没错。虽然有可能是看见自己变成拿破仑之类的幻视，但从方才开始，我已有了一个心像性标本。你不认为这桩事件存在着西克弗立德^[1]与颈椎的关系吗？”

“西克弗立德？”听到这个，连乙骨医师也哑然无语了，“没错，我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疯狂男人的标本存在。”

“不，到头来还是比例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知性也具有魔法的效果。”法水充血的眼眸泛现梦想的暗影，“对了，你知道强烈的搔痒感具有与电力刺激同等的效果吧？也应该知道阿尔兹的著作中述及，若麻痹部分的中央仍有知觉残存的点，该处会产生剧烈的搔痒吧？你说伸子的颈椎并无受击痕迹，可是有一种方法能让昏迷者产生动作反应，也就是让生理上绝不可能紧握的手指借着不可思议的刺激唤起其反应，而这种方法可以用‘西克弗立德+树叶’的公式表示。”

“原来如此。”熊城讽刺地点点头，“你所谓的‘树叶’大概就是唐·吉珂德吧？”

法水先是叹息，接着振作精神，尝试对伸子有如神迹般的昏迷予以解释。“你仔细听好，因为这是有如恶魔般恐怖的幽默。若将乙醚以喷雾状喷向皮肤，该部分的感觉会渗透性地消失。这种昏迷将传遍全身，只有控制手部运动的第七和第八颈椎会恰似西克弗立德的树叶般留下知觉。因为昏迷时虽然缺少皮肤的触觉，皮肤底下的肌肉、关节与搔痒感却会很轻易地受到刺激，如此一来，该处当然会产生剧烈的搔痒，而这种搔痒有如电力的刺激，会刺激到颈髓神经目，导致手指出现无意识运动。也就是说，我已能掌握伸子为何会握住短刀的根本公式。乙骨，你刚刚说过‘一切出于故意或自然’，我却想说，一切出于故意或代替乙醚的某种东西。问题是，想查明真相还得要精妙地分析神经才行。”他的表情浮现苦闷的阴

影，沉郁地接着说，“啊！虽然我是如此解释，不过，旋转椅的位置，还有高八度音的演奏该怎么解释呢？”

法水凝视烟雾的去向，似在平复亢奋的状态。不久，他重新面向乙骨医师，改变话题。“应该已经委托过你才对……你拿到伸子的亲笔签名了吗？”

“当然，不过，这真是个值得提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取得伸子清醒瞬间的亲笔签名呢？”乙骨医师取出纸条。

三人的视线立刻集中在纸条上。因为，纸条上并不是写“纸谷伸子”，而是“降矢木伸子”。

法水眨眨眼，立即解释起他所制造的疑问。“乙骨，我的确想要伸子的亲笔签名，不过，朗布洛索并没有必要为了知道水精与风精而剽窃克雷比艾的《笔迹学》。坦白说，有时候往往会因为昏迷而导致记忆丧失，因此，我害怕若凶手不是伸子，她很可能就这样忘掉一切，让真相永远无法水落石出。还有，我的尝试乃是根据‘玛莉亚·布尔尼的记忆’[\[2\]](#)。”

“玛莉亚·布尔尼……”似乎被这几个字唤起了什么，三人脸上出现一致的表情。

法水重新点着一根香烟，接着说：“所以，乙骨，我要求伸子一睁开眼睛便签下名字，目的就在于针对她与玛莉亚·布尔尼夫人相同的朦胧状态，企图记录有可能稍纵即逝的潜意识。那女人果然逃不出法律心理学家的案例集，即伸子的前例乃是奥菲莉亚。只不过奥菲莉亚是因为单纯的发狂而回忆起幼年时听奶妈所唱过的歌，但伸子却冠上降矢木这个颇为戏剧性的姓氏，演出可怕的讽刺。”

这个签名竟然具有恐怖的吸引力。在短暂的凝视之后，个性率直的熊城首先情绪高亢地说：“也就是说，‘格登堡’等于‘降矢木旗太郎’了？这么一来，克利瓦夫夫人的陈述就能漂亮地解释了。法水，你已经推翻旗太郎的不在场证明。”

“不，要作这样的结论非常困难。凶手仍是降矢木家族的某个人。”检察官并不轻易认同。

脑海中掠过算哲这个不可思议的角色之后，法水也点头表示同意检察官的说法。他像受到强烈讽刺般，脸上泛现错乱的表情。事实上，如果那

是幽灵似的潜意识，或许会是法水的胜利，可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心理性错误，那就绝对是超越推理测定的怪物！

乙骨医师看了一下时间，站了起来。这位尖酸刻薄的老头在离去前不忘补上一句讽刺。“看来今晚不会再出现死者了。不过，法水，问题不在于幻想，而是在于逻辑判断力。如果这两者的步调能够一致，你应该也可以成为拿破仑。”

“不，只要成为汤姆森^[3]就够了。”法水毫不迟疑地反唇相讥。但是接下来的话却卷起了一场风暴。“当然，我是没有高深的史学造诣，不过却可以在这桩事件中取出价值远超越奥尔根碑文的内容。你可以暂时在客厅中等待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发现？”熊城大惊失色。

虽然无从得知法水心中的企图，但是看他眉宇之间浮现的毅然决心，很明显能知道他正想进行乾坤一掷的豪赌。

不久，在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紧迫空气中，被传唤前来的田乡真斋在乙骨医师离去后紧接着进入。

法水立刻单刀直入地开口。“我现在直接问你，你昨夜八点至八点二十分之间巡视宅邸时，曾经将古代时钟室的门锁上吧？但是，应该有一个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才对。不，田乡先生，昨夜进行神意审判会时，在这栋宅邸里，降矢木家的成员应该不是五位，而是六位，对吧？”

这一瞬间，真斋的身体好像触电般地颤抖，像是在寻找可供攀附之物般，回望四周。不过，他却随即采取了反噬的姿态。“哈！哈！哈！如果你们打算在这暴风雪中挖掘算哲先生的遗骸，请你们拿出搜查令来。”

“如果有必要，很难说我们不会拿出搜查令。”法水冷然说道。然后似乎认为与真斋争辩毫无意义，于是开始叙述自己的论点。“事实上，我们也没期待你一开始就会坦白一切，所以先由我来证明这位消失的人物吧！你知道‘盲人听触觉标型’这个名词吗？盲人使用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将个别传来的零散资讯综合，尝试塑造出接近自己想象的物体的造型。田乡先生，我当然不可能见到该人物的影像，听不到他的声音，也没听过有关他的任何只言片语。但是，我最初踏进这座黑死馆之际，就已经感觉到某种可称之为‘征兆’的东西。在这桩事件开始的同时，已有一种离心

力在作用着，而且这个离心力还抛掷向关系者圈外远处的某人，这点从佣人们的行为上也能观察出来。”

“这么说，我曾经问过的……” 检察官以异样亢奋的声音叫着，同时醒悟到已到了了解开悬念的时机。

法水向检察官微笑。“也就是说，对这出精神默剧而言，在最初由佣人领我们爬上大楼梯时即宣告开演。当时警车的引擎虽然发出喧闹声响，但是那位佣人在我的鞋子偶然发出轻微轧轧声时，不知何故，虽是走在前面，却很害怕似的侧身闪避。我注意到这一点时，脑海中灵光一闪，在爬完楼梯前，试着再三反复同样的动作，而佣人也每次都重复同样动作。很明显地，这种无言的事实是在叙述着某件事。所以，我推断他是听到了照理应该被引擎的噪音压过，平常状态下绝对无法听到的某种声音。但是，那既不是当然的奇迹，也非我的身体情况出问题，只是医学上称之为‘威利斯症候群’^[4]——在巨响同时也能听见细微声音的所谓听觉病态过敏现象。”

法水缓缓点着香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不必说，这种症候群乃是某种精神障碍的前驱现象。不过，在吉亨的《忌讳恐怖心理》中，历经多次实验与研究后，已将之列为受到极度忌讳的恐怖感所侵袭时的生理现象。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应该是托姆道夫的《假性死亡与早期的埋葬》中的一例。一八二六年，波尔多的监察主教德尼骤死，医师也证明他已死亡，所以将尸体装入棺材后埋葬。但是德尼却在这期间于棺材中苏醒，因为发不出声音求救，只好用尽全身力气将棺盖推开一道细缝，但也因为气力用尽，再度躺在棺内无法动弹。就在他面临即将被活埋的恐惧时，虽然庄严的诗歌合唱震耳欲聋，他的两位朋友还是听到了低沉的泣诉声。”

之后，法水将该现象转移至这桩事件上。“这样一来，眼前的状况就成为一项疑问。大致上说来，宅邸里的佣人就算会有旁观性的亢奋，但是在尚未抵达现场的调查人员想询问什么而接近时，应该不会有畏惧恐怖的道理，所以当时我有了可称为是某件事的前提的不祥预感。换句话说，它也可能是一种过敏神经的戏剧性游戏，却又有着些微难以言喻的异样气氛。正因无法清楚分辨，更让我被即使挣扎也要去接近的力量所引导，不久，在知道那是你发布的禁言令所催生的产物的同时，我也已经明白你们努力想隐瞒的一位命运性人物的存在，包括其身高。”

“身高？”这回连真斋也惊讶得双眼圆睁。

当然，三人皆被煽起一阵前所未有的亢奋。

“没错，这可说是‘那件盔甲的前立星见到此人’。”法水深深埋坐在椅子上，静静接道，“你应该也听说了吧？拱廊的旧式盔甲中，靠门廊一侧的窗边有一具排絨缀盔甲，上面是狰狞凶猛的三支黑毛鹿角头盔，而其前列则是吊盔甲的滑革胴甲冑，上面戴着漂亮的狮子啮台星前立肋细锹的头盔，由此两者的排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调换的痕迹，而且经由佣人的证词也能确定是在昨夜七点过后被调换。此外，这个调换也呈现颇为纤细的心像，我是直到看见圆廊对面的两幅壁画才了解其原委。你们也知道，右手边的壁画是《处女受胎图》，圣母玛利亚站在左侧；左手边的《加尔瓦略山的翌晨》中，右侧是钉死耶稣的十字架。若没有将两具盔甲调换，就成了玛莉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是，调换盔甲的原因非常容易究明。田乡先生，圆廊的窗边有使用磨去外侧光泽的玻璃做成的平面瓣与凸面瓣组合起来的六瓣形壁灯，我在朝向排絨缀的平面瓣上发现一颗气泡。对了，你知道眼科使用的内视验光眼镜仪器吧？在平面反射镜的中央打穿一个微孔，在其反对轴放置凹面镜，将聚集该处的光线从平面镜的细孔送至眼睛。不过，这儿的情况却是将天花板美术灯的光线聚集于凹面瓣，通过前方平面瓣的气泡而照射至位于对面的前立星，也就是说，要了解这点，就必须以前立盔甲的激烈反光位置为基础，测出眼睛位置的高度。”

“但是，反射光有何作用？”

“很简单，引起复视。就算在被催眠之时从侧面挤压眼球，视轴也会因为混乱而产生复视，而来自侧面的强烈光线也会产生相同效果，结果造成位于前方的玛利亚与十字架重叠，产生玛利亚正在接受钉刑的假相。不必说，调换盔甲者是位妇人，为什么呢？因为那种如幻影般的玛莉亚受刑之假相正意味着身为女性最悲惨的结局，同时，另一方面也受到仿佛来自上天俯瞰的意识所驱使，有了审判或刑罚的原罪恐惧。大致上而言，这种宗教情感属于一种潜在本能，即使拥有何等伟大的智慧也不容易克服。这虽然主观，却绝非思维辩论，因为，刑罚与神合而为一是本来就有的论点，天主教精神在圣奥古斯都提倡末日审判时就已达到超越个人的无法抗拒之力量。所以不论是否出于意外，那种巨大的魔力随即会粉碎精神的平衡，特别是在进行某种异常的企图时，更是无法承受其冲击。

“田乡先生，换句话说，该妇人是为了防止这种心理动摇而将两具盔甲调换。但是，在与前立星平行的位置已可测出其大略的身高，而这位身高达五尺四寸的妇人到底是谁呢？若是佣人们，应该不会擅自改变重要装饰物的位置，也不可能是四位外国人，伸子与久我镇子又各矮了一两寸。可是，田乡先生，那位妇人却是潜伏在宅邸内的人，她究竟是谁？”

法水再三暗示和催促真斋自行坦白，可是对方依然沉默不语。

法水的声音充满挑衅似的味道。“接下来我的脑海里有个逆向思考逐渐成形，却想不到你刚才终于说出了真相，所以，我的推断也告结束。”

“你胡说什么？我说出真相？”真斋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因为受到对方瞬间转变的口气捉弄而气愤不已。“这是你唯一的障碍，你会为了扭曲的幻想而脱离常轨。我不会被虚妄的烽火所惊吓！”

“哈！哈！哈！哈！虚妄的烽火吗？”法水突然爆笑出声，但语调仍是一贯的冷静。“不，应该是‘无情的牡鹿戏弄，受打击的牝鹿哭泣离去’吧？先前我说你是《康萨哥命案》中的‘无论如何，是你午夜中摘下的臭草液’^[5]。你回答‘三度凋萎于魔女的诅咒，遭毒气浸染’^[6]。你当时为何会失去‘三度’之后的韵律呢？另外，你又是基于何种理由在重新反复时，将With Hecates断为一节，连起bane和thrice？更令人惊讶的是，你说出banethrice时，为何突然脸色惨白？

“当然，我并不想进行文献学上的高级批判，只想让你说出与这桩事件开始时酷似的‘其实是有如吓唬白痴般的，三度凋萎于魔女……’。也就是说，我剽窃了布尔顿的‘在诗的语言中显现特别强烈的联合作用’的假设，以不同形态应用于杀人事件的心理测验，也就是借着暗中武装的诗的形式，尝试理解你的神经作用，终于从中摘出一个幽灵性的强音。

“对了，巴贝基^[7]指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律语性质的部分，即希腊式量化的韵律法极多。该法则以一个长音节等同两个短音节为原则，创作出头韵、尾韵、强音等固定分配的抑扬调，在诗的形式上产生音乐的旋律。所以只要有一个字的朗诵方法错误，整个音节的韵律便会完全混乱。因此，你会在‘三度’之后丧失其韵律绝对不是偶然的意外，因为那个字具有匕首般的心理效果，所以当你利用它刺激我的时候发觉有问题，才会立刻慌张地接续下去。而问题在于，你必须漠视我方才所说的韵律法。

“然而，你本是为了让我产生混淆，结果却使你自己无法收拾善后。因为，thrice与前一音节的bane接续便成了banethrice，而该字带有Banshee^[8]——化身为站立离奇死亡之门前的老人Banshrice——的意义。田乡先生，我所提出的‘无论如何，是你午夜中摘下的臭草液’一句便是具有这种意味的双重或三重陷阱。当然，我不认为你在这桩事件中扮演预告死亡的老人角色，但是，那‘三度凋萎于魔女的诅咒，遭毒气浸

染’的‘三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丹尼伯格夫人，易介，那么，第三是……”

法水说完，凝视着对方。

真斋脸上逐渐朦胧地笼罩上绝望的神色。

法水接着说：“之后，我又将《康萨哥命案》的‘三度’再次置于俎上，这回却观察到正好相反的下降曲线。这样一来更能确定那个字具有彻底支配供述心理的可怕力量。因此，我引用波普的《秀发劫》中最滑稽的‘幻想异常发挥，男人相信自己能怀孕生子’向你暗示心中毫无谋略，你回答的‘处女以为自己是壶，三次大叫找寻栓塞’，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的thrice这个字，以平淡且极端正式的朗诵法念出。当然，这是松弛的心理状态下经常出现的盲点。接着我尝试将两者对比，发现即使是同样的thrice，出现于《康萨哥命案》的与出现于《秀发劫》中的两者，由于心理影响而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为了让结论更确实，我试着从塞雷纳夫人口中引导出昨夜在这宅邸里的家族成员人数。但是，对于我所说的斯特拉斯堡的‘谁能够妨碍我立刻与恶魔合而为一’，她却回以‘那把短剑的刻印为何让我的身体战栗颤抖呢’，而且，在提及sech（短剑）时，不知何故，她脸上出现了狼狈神色，并在sech（短剑）与stempel（刻印）之间留下不必要的休止符，所以，接下来的韵律当然陷入了混乱。塞雷纳夫人为何要用如此愚蠢的朗诵方式呢？因为她害怕Sechstempel（第六宫）的回想。在那首传说诗的后半出现、进入‘神的城堡’^[9]的领主以魔法显现于瓦布吉林斯森林中的第六座神殿的人，就再也未能出现。所以，塞雷纳夫人在一问一答中暗示的第六号人物是……不，即使只是从你们两人映现于我脑海中的心像，就已经无法否定昨夜确实有个从这座宅邸突然消失的第六人存在。如此一来，我的盲人造型终告完成。”

真斋握紧椅子扶手的双手不停颤抖，忍不住似的说：“这么说，所谓存在你心中的人物究竟是指谁？”

“押钟津多子。”法水有点凛然地说：“她是曾被称为摩多·亚当斯的伟大女演员，若是五尺四寸的身高，绝对非她莫属。田乡先生，你在发现丹尼伯格夫人离奇死亡的同时，当然会怀疑自昨夜就不见行踪的津多子夫人，但是，若不想让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家族出现杀人凶手，就必须采取某种掩饰措施，所以才下令所有人禁语，同时将夫人的随身用品藏在某

处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实际上，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人能作出这样具支配性的处置，毕竟你才是这宅邸里的实际掌权者。”

押钟津多子！只因为这个姓名完全未出现在事件圈内，在此情况下应该是有如晴天霹雳吧。这大概是法水的神经作用持续微妙地释出，终于达到意外结果的顶峰。但是，检察官与熊城都只是一脸麻木，连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就算那是法水的神乎其技，却也是接近恐怖的假设，令人无法轻易相信。

真斋用手推四轮车拼命倒退，激烈地笑出声。“哈！哈！哈！哈！哈！法水先生，请你停止无聊的妖言惑众吧！你所说的津多子夫人昨天一早就已离开这座黑死馆。你说她躲藏在某处，但是，可以藏人的地方，至今为止应该都已经彻底地调查过了，如果你知道她躲在何处，我会主动拉她出来，将她当做凶手。”

“为何要将她当做凶手呢？”法水报以冷笑，“我需要的是铅笔与解剖刀。我虽然曾将津多子夫人视为风精的自画像，但是，田乡先生，这又是一出悲痛至极的故事。因为，当她化为尸体的同时也失去接受喝彩的时机。那是昨夜八点以前，当时她已被带领至遥远的精灵界，所以，她才是丹尼伯格夫人之前——即是这桩事件最初的牺牲者。”

“什么，她被杀害了？”真斋仿佛受到了雷击，不自觉地反问，“这么说，她的尸体在哪里？”

“啊啊！看样子，你听了之后似乎产生一种殉教般的心情。”法水戏剧性地叹了一口气，肯定地说，“坦白说，是你亲手将尸体关入沉重钢铁门之内。”

也难怪三张脸孔在瞬间失去了所有表情。法水仿佛将这桩事件当成自己的幻想游戏般，每一项推论皆加上传奇色彩，到达越过三人知觉极限的超级顶点。

法水接着掀开此北方式悲剧的下一幕帷幔。“田乡先生，昨夜七点左右正好是佣人的用餐时间，也与拱廊调换盔甲的时刻相符，在该时刻前后，原来摆放在大楼梯两侧的两具中世纪盔甲跳上了楼梯，挡在《解剖图》前方。但是只凭这点要证明津多子夫人的尸体在古代时钟室内还……与其老是讲些理论还不如直接找证据，能请你再度打开那扇钢铁门吗？”

接下来，他们走在通往古代时钟室的阴暗走廊上。这段路感觉非常漫长，或许是因为剧烈晃摇窗户的风雪声响都传不进他们耳中吧！对于眼睛似热病患者般充血，只是上半身不停往前，丧失身体协调功能的三个人来说，法水极端冷静沉着的步履应该非常碍眼才对。

不久，第一道铁栅门被左右推开，来到漆成如墨镜般闪闪发亮的钢铁门前。真斋弯腰取出钥匙打开右边门把底下的铁盒子，转动盒内的数字盘。先是向右，然后左转，再右转，之后便听见门闩开启的轻微声响。

法水凝视数字盘上的雕纹说：“原来如此，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罗盘式风格。”他的声音里透着失望似的空洞回响。

对于几乎完全不信任钥匙性能的法水而言，这道双重封锁的铁壁一定颠覆了盘据在他的心中的某种信念。

“这……名称我虽然不知道，但是将正确数字向关闭方向反转，操作三次后就能开门，即关闭时的最后数字等于开启时的最初数字。不过，在算哲先生死后，这个数字盘的操作方法和铁盒子的钥匙，除了我以外无人知道。”

下一个瞬间，连咽下一口唾液的机会皆无的众人再度感受到窒息般的紧张，因为法水握住了两侧的门把，开始推开沉重的铁门。

里面一片漆黑，地窖般的湿冷空气迎面袭来。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法水的动作停止，身体战栗地僵住。似是在凝神静听着什么，随着慵懒的钟摆声音，一种异样的音响仿佛自地底流泻而出。

[1] 日尔曼民族传说中的英雄。

[2] 在汉斯·克罗斯的《预审判官要览》中，曾举出有关潜意识的一个例子。一八九三年三月，低拜伦的迪特基尔亨的布尔尼教师家中发生了两个儿子被杀害，妻子与女仆受重伤的事件，丈夫布尔尼因涉嫌重大而被逮捕。妻子醒来后被要求在侦讯调查报告上签名，结果她签的并非“玛莉亚·布尔尼”，而是“玛莉亚·格登堡”。但是格登堡并非她娘家的姓氏，而且就算她再怎么样努力，也想不出这个姓氏的缘由。也就是说，从那时以后，她的记忆已被埋没于意识之下。但是，随着调查进展，发现女仆的情夫就是这个姓氏时，立即将他以凶手罪名逮捕。玛莉亚写出“玛莉亚·格登堡”时，她在凶案发生时所见到的凶手面孔虽然因为头部受伤与昏迷而丧失记忆，却在清醒的朦胧状态下化为潜意识呈现。

[3] 丁抹时代的史学家，解明贝加尔湖畔南奥尔根河上游突厥古碑文内容。

[4] 威廉姆·威利斯，英国医师，一八六一年到日本当军医，在鹿儿岛建立了医学院与医院。

[5] 原文为：“thou mixture rancke, of midnight weedes collected.”。

[6] 原文为：“With Hecates bane thrice blasted, thrice infected.”。

[\[7\]](#) 艾德曼·肯恩之前的莎士比亚戏剧著名演员。

[\[8\]](#) 赫卡第传说中的报丧女妖。

[\[9\]](#) 在现在的梅兹附近。

二 火精呀，猛烈燃烧吧！

法水继续方才停下的动作，将铁门完全推开，见到了里面左右墙上排列的各种奇妙形状的古时钟。在室外光线转弱并与室内黑暗交接的一带，几个似是钟面上的玻璃闪动着诡异、如鳞片般的生动光芒，这是因为摆动中的长钟不停地发出脉动般的明灭亮光。在这墓窖般的阴森空气中，沐浴着时代尘埃的静谧。各种每秒跳动一次的声音之所以未受到破坏，应该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吐出紧憋住的呼吸吧！

可是，就在此时，挂在中央象嵌^[1]大柱上的玩偶时钟忽然发出似是发条松弛的声音，开始演奏起古典音乐。自鸣琴^[2]弹奏出的优雅音色破除沉郁的鬼气，同时众人耳中也再次传入拖曳般的沉重声响。

“赶快开灯！”熊城这时方才回过神来，怒吼道。

真斋伸手扭亮墙上的电灯开关。法水的神奇猜测果然没错。

在房间内侧的长柜上，只见津多子夫人双手置于胸口上仰躺着，挣扎在生死边缘。那种匀称的美丽应该只能称之为陶器作品《贝托里加的死亡之像》。不过，拖曳般的钝重声响确实来自津多子躺着的附近，那有如阴森地鸣似的鼾声，再加上病重似的剧烈喘息……啊！很显然地，法水推测已经死亡的津多子夫人仍活着，虽然肤色完全丧失生命光彩，身体冰冷如尸体，却犹有微弱的心跳与呼吸。

而且，除了脸以外，她全身被毛毯缠卷得有如木乃伊！

这时，自鸣琴的音乐终止，两个幼童玩偶轮流挥动右手的槌子敲钟。时间是八点。

“是水化氯醛。”法水凑近闻她的脸，明朗地说，“瞳孔缩小，味道也绝对不会错。不过，还能活着是最重要的。熊城，如果津多子夫人恢复健康，或许可以为这桩事件的某处带来一丝光明。”

“不错。我本来以为药物室的调查徒劳无功了。”熊城的脸宛如吞下黄连般苦涩，“紧接着又听你提到坏消息，几乎就是凄惨的幻灭了。接着，那个具有如铜板印刷般鲜明动机的女人又出了问题，我差点就想叫你找灵媒过来了。”

事实上，如熊城所说，从遗产分配剔除的唯一人物、应该有最充分杀人动机的押钟津多子夫人，现在已经被认为可能由她身上找出某种脆弱破绽。想不到她不但化为凶恶悲惨的梦中人物出现，而且还颠覆了法水的推测，陷入需要进行微妙推断的昏睡状态。像这样无法预料的逆转，绝对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事件！

检察官也生气似的吁出一口气说：“真是一大堆令人震惊的事。在仅仅二十多个小时之内已有两位死者和两位昏迷者。目前的问题重点在数字盘被转动以前，因为凶手一定是在那之前将弄昏的津多子夫人送入这里。”他以确信的的表情望着法水，“不过，法水，只要知道大致的药量，应该就能推测出药物进入咽喉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中间有某种问题，昏睡一事绝对有深刻内情。”

检察官同样在乎与津多子夫人相关的动机的重要性。

“你真是明察秋毫。”法水满意地颌首，“不过，药量多少并不重要，主要问题在于，凶手没有想杀害这个人的打算。”

“什么，没有杀人的打算？”检察官忍不住重复叫道，随即提出异议，“可是，也不能说凶手不会误测药量。”

“支仓，这件事情的根本问题并非药量，只要能让她昏迷，将她丢进这个房间内，就已经算是致死量了。过量的水化氯醛具有使体温降低的显著功能，再加上这个房间四面全被石头和金属环绕，温度非常低，若再开窗让户外空气进入，那么这个房间的温度已足以将人冻死。但是，凶手不仅未选择这种最安全的方法，还采取你所看到的——将她包裹成有如木乃伊般、令人不解的御寒手法。”

法水仍是一样从极端奇特的谜团中摘取出更为异样的疑点。

不过，果然如他所言，窗户的锁扣上黏附着石笋般的锈蚀，而且被清扫过的室内未曾留下任何痕迹。

法水冷然目送津多子夫人被送走，悚然地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应该就可以接受讯问了吧。不过，有件事情无论如何都必须记住——凶手为何要剥夺津多子夫人的自由，将她囚禁呢？也许是我多虑了，但是，我总觉得凶手会采取这种阴险至极的手段很可能是为了防备她恢复意识之后说出什么吧！而且，如果认为这样就是露出破绽，可能又会掉入凶手的陷阱中。”

或许因为看见法水揭穿令人震惊的内幕，真斋在这大约十分钟间显得无比憔悴，无力的手操作着四轮推车，露出了哀怨神情，好像想说些什么。

“田乡先生，我了解。”法水轻轻阻止他，“关于你采取的措施，我会向熊城先生解释。对了，押钟津多子夫人不见踪影是在昨夜什么时刻？”

“已经很晚了，是因为她在神意审判会缺席，所以大家才注意到她行踪不明。”真斋脸上终于泛现安祥之色，“傍晚正好六点左右，她丈夫押钟博士打电话来，表示要搭乘昨夜九点的快车前往九州大学参加神经学会的会议。当时只有一位佣人见到津多子夫人走出电话室，此后就再也没人见到她了。当然，电话内容也是打电话至她家求证时对方所说。”

“原来如此，六点到八点……应该针对每一个人调查这段时间内的行动，或许能从中发现火绳枪之类的东西。”熊城几近主观地说。

法水惊异似的望着他。“别开玩笑啦！没错，你的确是体力充沛，可是，那位疯狂诗人所做之事怎会让不在场证明置于如此陈腐的轨道上！”

法水彻底地轻视对方。之后，他摆出似乎很想用放大镜鉴赏的姿态，将视线集中在古代时钟上。

有卡迪亚^[3]的罗萨斯太阳时钟和俾斯麦岛达克达克演讲社的棕榈系统时钟。水钟一类则包括了雕镂着托勒米王朝历代的埃及王、欧林斯·马阿特等诸神、塞奥斯·纳亚的蛇鬼神之格登西比乌斯型时钟，五世纪鄯善族^[4]的碗型刻计仪，还有雕着波西舒坦菲恩家祖先弗雷德

里克·霍恩·休莱因徽章、极其罕见的中空鼓^[5]型沙漏。至于油时钟或火绳时钟之类在中世纪西班牙绝迹的东西，则有来自毕亚利·巴夏^[6]的战利品，或是法兰西旧教徒首领吉斯公爵亨利^[7]奉献之物。

另外，早期使用钟摆的时钟有二十几个，但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巨大的海盗船船腹刻着时钟与七曜圆形之物，依所刻的文字内容，这乃是玛加德·阿特威恩查拉斯公司赠送给威廉·瑟西尔公爵^[8]之物。在古代时钟的收集上，这些或许已能算是举世无双。但是，在正中央还有一个仿佛盘据王座上、君临天下的玩偶时钟，它有黄铜制台座，柱身为奥图曼风格的城楼，楼板上镶嵌海人兽^[9]，上方是哥特雷式的高塔。这个时钟没有像近代时钟一样的数字盘，塔上的圆栅内有一个钟，两旁有荷兰哈勒姆地方传统打扮的男女童子玩偶对立，每过一个小时，自动卷起的弹簧就会松弛，内部的自鸣琴响起音乐，等音乐一结束，两位童子玩偶就会轮流举起撞木敲钟报时。

法水打开时钟侧腹两扇对开的门，发现上端是自鸣琴设备，下端才是时钟的机械室。他还在门的内侧发现了异样的细字篆刻，也就是在右侧的门后。

天正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罗马历天主诞生一千五百八十六年），西班牙王菲利浦二世交付此钟与梯状琴。

另外，左侧门后也刻有下述文字：

天正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罗马历天主一千五百八十七年），在果阿^[10]的耶稣会圣保罗教堂接受圣弗朗西斯·沙维尔主教的肠丸，收纳在此遗物框内，成为童子的手臂之一。

那应该是耶稣会殉教史上所留下的血诗之一吧！但是，所谓沙维尔主教^[11]的肠丸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法水当时却因被悠久历史感动，仿佛被巨灵之掌指住般茫然呆立，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压迫感而未能注意至此。

他凝视着篆刻，久久之后，以做梦般低沉的声音喃喃说着：“啊！没错，死于广东上川岛的沙维尔主教变成美丽的尸蜡。原来如此，他的肠丸与遗物框变成童子玩偶的右臂了。”

然后，他突然改变语气，向真斋问道：“对了，田乡先生，这间时钟室并未见到任何灰尘，是几天打扫一次呢？”

“刚好昨天才打扫过。这儿通常每个星期会打扫一次。”

走出古代时钟室，真斋首先要求法水解开让他陷入凄惨失败的疑念。

面对真斋的询问，法水脸上浮现淡漠微笑。“你应该知道德恩或格拉哈姆的黑镜魔法吧？”他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说明，“我先前也说过，关键在于楼梯两旁的两具中世纪盔甲。当然，它们仅仅具有装饰用途，也没有多少重量，可是你们都知道，它们在七点左右——趁着佣人们用餐时——一举飞上了楼梯走廊，而且因为它们皆持着长旌旗，于是我最初由旌旗推断，将盔甲解释为凶手的杀人宣言。但是，因为还有些无法释然，所以特别将两支旌旗与其后方卡普利埃·马克斯所作的《解剖图》相比较。当然，画中两位人物并没有指出津多子夫人的藏身处，不过，当时我忽然注意到，被两支旌旗遮覆的画面上方，却有标志指出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也就是那一带乍看有如拍打笔刷所留下的特种颜色或线条的块状，即色彩混杂的部分。你们知道所谓点线描绘法的理论吗？利用原色的细线和点交互排列来取代色彩与色彩的混合，隔着一定距离观看，该分解的色彩才会在观看者的视觉中综合。当然，如果距离稍前或稍后，统一感便立刻遭到破坏，画面陷入无以名状的混乱。这也就是莫奈绘卢安大教堂的手法。但是，这里的画面不仅更加制式化，而且内部更隐藏着进一步的理论。”

法水说到这里，将钢铁门关闭，接着说：“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看看那混乱的杂色中隐藏着什么。熊城，请你负责控制墙上的三个开关。”

熊城迅速依照法水吩咐，最先熄掉《解剖图》上方的灯，紧接着熄掉右边从德·托利的《一七二年马赛的黑死病》上方右斜照下的灯，于是留在楼梯走廊的光线只剩从左边杰拉尔·大卫的《希萨穆尼斯剥皮死刑图》侧面水平照射《解剖图》的一盏灯。不过，那盏灯的开关却是在楼梯下方。如此一来，至刚才为止的视觉平衡消失了，《解剖图》呈现一种眩目的剧烈炫光。

等最后一盏灯也熄灭后，法水用力拍手道：“这样就行了，一切果然如我所料。”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众人虽然两眼发红地仔细凝视眼前景象，但除了炫光之外，却看不见任何东西。

“到底是哪里有什么东西？”熊城跺脚，气急败坏地大叫。

这时，真斋不经意地回头望向后方的钢铁门，发现门上有令他不得不抓住熊城肩膀的东西。

“啊，是德蕾丝！”

那是很容易被怀疑是魔法的极端不可思议现象，虽然前方画面被极尽炫目的炫光包覆，但是映照出其上方部分的后面钢铁门上，却出现线条明显、不知来自何处的年轻貌美女性的脸庞。更恐怖的是，那毋庸置疑是在黑死馆里被称为邪灵的德蕾丝·西诺莉。

法水丝毫不理会旁人的惊骇，开始说明妖异幻影的成因。“田乡先生，你应该明白了吧？混乱的色彩达到某个距离便会出现统一。但是，这种点线描绘法的理论在此情况下仅表示综合分裂的色彩的距离，也只是将该色彩朦胧地映现于这扇漆成黑色的门上。事实上，这其中还需要高于其基础理论层次的技巧。很简单，那就是在本世纪初由夏迪恩和霍夫曼研究出的‘黑暗视野照亮法’的一种霉毒菌染色法。

“霉毒菌是无色透明的细菌，无法用普通的透视法在显微镜下观测其实体。所以他们研究出在显微镜底下放置黑色背景，改变光源，由水平方向传送光线，终于见到被透明细菌反射的光线，也就是眼前由左侧的《希萨穆尼斯剥皮死刑图》旁边发出的水平接触画面的光线。这样一来，本质当然从色彩转移到亮度，所以黄绿之类亮度较高的颜色，或是因对比现象而获得高于原始亮度的色彩，就有可能接近白光的亮度，其余色彩则呈阶梯状，逐渐增加暗度。而且，亮度之差异在映现于这扇黑镜铁门上时，又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照理来说，胶质颜料整体上本来就都一定会引起炫光，不过现在不仅色调被夺走，炫光也被吸收，并将之区分为鲜明的黑白单色画

面，完全是因为这扇漆门，也就是黑镜的作用。所以，即使是近似的色彩，若与最高亮度的色彩相对比，一定会增加几分暗度，才能以那么清晰的线条描绘出德蕾丝的脸庞。

“田乡先生，你应该读过史学家霍尔克洛夫特或古籍收藏家约翰·宾卡顿等人的作品吧？但事实上，昔日的魔法博士德恩或格拉哈姆的黑镜魔法，若是仔细分析的话，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在同时关掉三个开关让这里变成一片漆黑后，又为何必须出现德蕾丝的影像呢？”

法水休息片刻，再度点着一根香烟，然后才又开始踱着方步，接着说明。“那就是所谓的‘破邪显正之眼’。算哲博士大概是为了保护这些世界级的收藏品，觉得仅仅将数字盘锁于铁盒子内仍有所不足，因此才秘密设计出这种颇为戏剧性的装置。那么，原因何在呢？请各位试想，刚才开关的三盏灯平常均随时保持明亮，所以，假设有人想潜入这个房间，为了不让行踪被人发现，首先必须关闭手边的三个开关，让这一带漆黑才行，对吧？之后，打闭铁栅门时，原本被头顶上方之灯光妨碍的东西突然在漆门上化为恐怖的影像出现，但是从这个位置看过去，背后的《解剖图》只是色彩分裂，同时被眩目的光芒所遮覆，完全无法判断影像的来源，结果当然会大惊失色，以为妖怪出现了。胆小又极端迷信的歹徒只要有被吓着的经验，一定会相当害怕，所以昨夜才会悄悄地将盔甲武士抬上楼梯，借两支旌旗遮盖令人害怕的部分。田乡先生，这的确是风精演出的部分中最蹩脚的宫廷式闹剧。”

法水说完之后，检察官摩擦着冰冷的手指走近他，说道：“法水，你实在太厉害了，简直可以说是安东尼·罗西诺[\[12\]](#)。”

“唉！那是风精的讽刺吧！”法水神色黯然地叹息，“那男人是诗人波亚·罗贝尔，所以我才会被非暗号，而是《浮士德》的文章所嘲弄。”

* * *

事件的第一天留下堆积如山的矛盾之后终于结束。翌晨，所有报纸皆以颇为煽情的笔调大幅报导此事，说这是日本空前的神秘杀人事件。

件，尤其事件才发生不久就找来一些不入流的推理小说家高谈阔论无聊的推理感想，可见媒体也企图将事件炒作成与降矢木家族深不可测的神秘有关。

法水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并未前往黑死馆。这一点可认为是基于两项决定性的理由，一是为了公开遗嘱内容，而押钟博士被从福冈找回东京的时间乃是在第二天下午；另一个则是，津多子夫人虽然情况好转，却尚无法得以接受讯问。不过，若根据往例，也能推测法水是希望在静静的冥思之中得出某种结论。

这天上午，法医学教室公布解剖结果。摘录其要点也仅有以下几项：丹尼伯格夫人的死因很明显是氰酸中毒，惊人的是，药量高达零点五，但是重要的尸光与伤纹成因仍旧未明，只发现蛋白尿的迹象；至于易介，其死亡时间虽如法水所推定，不过关于异样缓慢窒息的原因以及与毙命时间有关的脉搏和呼吸等，却还无法确定，再加上易介是佝偻症者，所以偏见极多，甚至还出现最古典的卡士巴·李曼的自我勒毙法之类的意见，认为易介是在死后且在被割伤以前企图自我窒息等混入市井臆测的奇怪论调。

到了第三天早上，法水突然致电各报社，表示要在支仓与熊城的陪同下宣布易介的死因。

法水的书房极为简朴，四面全是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书房本身已足以惊世骇俗，因为装饰在书房墙壁上的乃是目前可称为稀世珍品的铜版画——完成于一六六八年的《伦敦大火图》。若是平时，他总是背对着这幅图，滔滔地述说他最偏好的古今中外大火史。可是这天，当他拿着草稿开门时，室内却挤满了约摸三十位的记者，几乎连挪动身体都很困难。

法水等混乱平息后，开始宣读草稿：

首先，我打算概述发现降矢木家的管家川那部易介死亡的前后始末。

下午两点三十分在拱廊的吊盔甲中发现穿着盔甲窒息、死后咽喉部位有两条U形割痕的川那部易介。虽然尸体各项征兆明确证明死亡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但是其窒息方法似是缓慢进行，过程完全不

明。而且，一名佣人陈述道，在下午一点过后不久发现被害者发高烧，并确定尚有脉搏，还在距离尸体被发现仅三十分钟前的两点整听见被害者的呼吸声的离奇事实。因此，基于上述事实，我希望在此说明自己的见解。

关于最初原因不明的窒息，我认为那是机械性的胸腺死，也就是胸腺被从外部施加某种机械性压迫，这也表示，川那部易介属于一种成年后胸腺仍继续发育的特异体质者。压迫方法是借项圈用力紧勒头静脉，使之引起脑贫血，在陷入轻度朦胧状态时让他横向穿上盔甲，以胸板和环压迫锁骨上端，其压力刚好位于左边无名静脉上，因此其胸腺静脉出现瘀血，紧接着胸腺也瘀血肿大，当然导致气管受挤压，在经过长时间的渐增式窒息后终于死亡。

虽然公布的解剖内容未述及关于胸腺的部分，但是之所以没有述及，主要是因为这些事实与被害者的奇妙呼吸状况有重大因果关系。而且，若论及要点，也就是说，名气响当当的法医学家们为何没有注意到两道割痕都是避开上面的动脉血管，只是朝胸腔切割静脉呢？其中当然隐藏着凶手颠覆人类生理大原则的诡计。

伤痕必须以口形切割的目的很简单，不仅仅是为了切断肥大的胸腺，使之收缩，还让因死后动脉收缩（即使在死后立即切断动脉也不会出血，但是稍后因动脉收缩，血液会有如打开水龙头般被送入或流出静脉）所流出的血液充满胸腔内，压迫肺脏吐出残余空气（关于死后体内残余空气的论点，根据瓦格纳、马克多格等人的实验，计算出大约为二十立方寸）。

接下来，关于死后脉搏与高烧，不仅仅在“绞刑——旋转——坠落”的日本死刑记录就有文献存在，光是哈托曼的名著《活体埋葬》里就举出了著名的铁勒·贝凯尔之奇迹^[13]或是从匈牙利阿斯瓦尼的绞刑尸体^[14]实例也能知道，在窒息死亡后，只要出现让尸体旋转之类的持续运动，还是会发生高烧与产生脉搏。而易介的尸体会被发现，其毙命后盔甲的旋转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综合上述，目前可以确定易介仍是在下午一点左右死亡。至于他如何穿上盔甲，在此并不需要考虑所谓的“北条式快速穿盔甲之法”之类的战阵心得，毕竟，若非他人之力，体弱多病的易介根本不可能

穿上盔甲。不过，此次公布的内容仅仅在于死因的推定，现阶段仍没有任何关于事件发展的资料可以提供，内心由衷感到遗憾。

法水读完后，用力吐出紧憋住的一口气，在记者亢奋交错的声音中沉默不语。不久，熊城吆喝地赶走记者们，室内再度恢复往常的三人世界。

法水抬起难得泛起红潮的脸说：“支仓，我终于获得某种结论了。虽然只是外在的层面，尚未能了解全部的公式，不过，至少可以知道个别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因素。”

两人脸上掠过惊愕之色。

“好啦！你应该有制作这桩事件的一览表吧？请逐条对照我提出的说明。”

检察官咽下一口唾液，从怀中取出备忘纸时，房门开了，佣人将一封限时信交给法水。

法水开封，看过内容之后，脸上未浮现特殊表情，随即默默丢在桌上。但是，见到内容的检察官和熊城却马上战栗不已。那不就是浮士德博士送来的第三次的挑衅吗？纸上能清楚见到和先前同样笔迹的德文。

sal amander sol l gl uhen^[15].

[1]. 一种镶嵌技法，把黄金嵌在蚀刻后的金属表面，再加以磨光。

[2]. 让两个不同方向的圆筒旋转，借着圆筒上面无数的尖刺弹奏出阶梯状音阶的自动乐器。

[3]. Chaldea，公元前六一二年至前五二五年卡迪亚人在巴比伦南部建立的王国。

[4]. 印度西部的民族，公元六世纪被突厥人赶至科卡萨斯。

[5]. 酷似幼儿玩具的手摇中空鼓。

[6]. 一五七一年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在雷班特爆发海战的史尔单的女婿。

[7]. 圣贝希尔缪祭当天屠杀新教徒者。

[8]. 伊莉莎白王朝打压汉萨商人的政治家。

[9]. 人鱼。

[10]. Goa，印度半岛西岸的政府直辖地。

- [11]. 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出生，在东亚传教，因病死于中国。
- [12]. 史上最伟大的暗号解谜家，仕于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受到黎塞留主教的宠幸。
- [13]. 借着在心脏附近按摩引起心跳，使之发高烧的法勒史雷宾的妇人。
- [14]. 一八一五年比尔哈瓦教授声称，将尸体旋转十五分钟后放置不动，拉下来时，尸体还会有持续二十分钟的脉转与高烧。
- [15]. 意为“火精呀，猛烈燃烧吧”。

第五章 第三桩悲剧

一 凶手的姓名

火精呀，猛烈燃烧吧！

用漆黑的双翼遮蔽黑死馆、藏身暗处的恶魔，三度送来浮士德博士的五芒星咒文中的一句，这让熊城感到无以名状的侮辱。事实上，剩下的四位家人被熊城的属下宛如穿上防暴盔甲般地严密看守，几乎无法自由行动。即使这样，凶手却仍骄傲自恃、仿佛偏执狂似的宣布杀人计划，继丹尼伯格夫人和易介之后，预告第三桩的惨剧。这么一来，等于是熊城建造的人工障壁出现了某种问题。也就是说，他所打造的、令犯罪几乎不可能继续发生的完美障壁，对凶手来说，不过犹如飞扬之尘。不仅如此，凶手会冒着只要接触就有可能毁灭的危险，强硬地付诸实行，表示凶手若非疯狂，就是有必胜把握。这样的猖狂大胆，难怪三人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这一天，是连续几天来难得一见的晴朗日子。暖和的阳光正好照射在墙壁上的《伦敦大火图》下方，也就是布里克斯顿附近，然后逐渐越过泰晤士河，眼看着就要爬上黑烟弥漫的金格克洛斯。

室内的空气紧绷得仿佛能敲响金属。不过，法水的神情好似已有某种打算，虽然一直闭眼冥思，却不断地颌首，频频露出微笑。

不久，熊城以勉强挤出似的声音说：“我虽然不是真斋，也不会被虚妄的烽火吓倒！那位莽撞者的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想想看，现在我的属下有如盾牌似的环绕在那四人周围，换句话说，等于担负了记录凶手行动的职责。哈！哈！哈！哈！法水，这是何等讽刺呢！谁能想象得到凶手也会有贴身护卫！”

检察官仍一脸忧郁地反对熊城过度自信的见解。“看样子让那四人分散似乎仍无法结束这桩惨剧，我总觉得这桩事件凭人力无法制止。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还有某个不知名的人物潜伏在这座黑死馆的某处。”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戴克斯比并未死在仰光？”熊城圆睁双眼，上半身前倾。“请不要再开玩笑。如果真的那么在乎算哲的遗骸，等这次

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再挖掘检查就可以了。”

“不，或许是我神经过敏，可是，这绝非小说式的幻想！我只是觉得这桩神秘事件一定会发展成那样的结局。”检察官虽然没再诉说他的妄想，不过仍旧认定事件背后存在着某种紧追而来、有如噩梦般的奇妙力量。

即使是颇具梦想特质的法水，对于戴克斯比的生死与挖掘算哲遗骸这两个问题也感到瞬间的不安。

检查官靠向椅背，继续叹道：“啊！这次轮到火精了吗？这么说，将会是手枪或火矢了；或者会是老旧的膛线枪或四十二磅炮呢。”

法水这时忽然睁开眼，上半身恍如被吸引过去地前倾至桌上。“没错，支仓，是四十二磅的加农炮。你说很在意这点，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认为这次的火精绝非如前次那般阴险朦胧，根据凶手的古典喜好，应该会让洛德曼的炮弹冒出如海星般的炸裂白烟。”

“啊？同样还是华丽的喜剧吗？”熊城不高兴地咋舌，“既然那样，如果你有根据，请说出来听听。”

“当然是有了。”法水随性地颌首，脸上却浮现无法抑制的亢奋之色。“这是因为此次的火精并未如先前的水精与风精进行性别转换。要知道，出现在五芒星咒文中的四大精灵，水精、风精、火精、地精，乃是分别代表物质构造的四大要素，不必说，那也是中世纪炼金术师所想象出来的元素精灵。直至目前，水精与开门的水、风精与高八度音演奏虽然皆只知道符合其要素，但是若再加上转换性别的解释，立刻就能将其中包含的神秘予以公式化。熊城，水精如果不变成男性，应该没有办法打开那扇门吧？所以，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之前会忽略掉如此精密的一部分犯罪方程式呢？”

“什么，犯罪方程式？”法水的意外之语仿佛在熊城胸口撒满灰尘，让他忍不住大叫出声。

但是，所谓的真理通常不过是极端牵强附会的滑稽剧，而且，随时皆可能以平凡的面貌掉落在自己脚下。那么，法水所揭开的一面，究竟是何等让两人哑然失色的事实呢？

“你见过贝克林描绘史比尔登格湖水精的装饰画吗？在苍郁针枞树林下，水蚀湖的湖水幽暗发光，那是类似将靛蓝溶入黏土般的颜色，黏稠沉

淀。水面上疑似鲛背的乃是水精如水藻披散的美丽金发。熊城，我并非专业鉴赏家，并未企图让你们联想到猎屋或独木桥之类，只是想请问，到了让水精变成男性的阶段，最先必须产生变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说到这里，法水脸上略泛红潮，说出梅菲斯特指责五芒星并不周全的台词^[1]。

“看吧！那咒印并未完全布满，面朝外侧的角如你所见的稍微张开。”

“啊！原来如此。‘头发与钥匙的角度有水！这真的应该要向博学的教授致敬，让您为此流汗’。”检察官以同样洒脱的语气，回以梅菲斯特的台词。但是，基于不同的意义，他完全被凶手与法水所震慑了。

那天晚上丹尼伯格夫人房间的门因注入锁孔的水的湿度而伸缩，成为能够自动开关的德恩博士的隐形门，此举所必要的水与头发隐藏于卡迪亚古老咒文内尚不足为奇。更令人惊讶的是，让该设计在力学上奏效的锁扣的角度以有如机械图般的精密存在于破解五芒星封锁的梅菲斯特的台词中。这么一来，该方程式当然必须转求于被认为是事件中最大疑点的风精之上。但是，寻求解答的检察官脸上却浮现失意之色。

“那么，共鸣钟室的风精与那高八度音演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λ呢？θ呢？”检察官略带喘息地问。

“别开玩笑，那怎么可能是该类游戏性冲动的产物呢！那绝对是恶魔最严肃的脸孔，不是吗？支仓，专心一致与高度运用可能会释出极端恐怖的幽默。所以，风精的幽默绝非刚才那样的逻辑推演所能击溃，而且还具有与水精截然不同的狂暴性兼幻想性。更有甚者，所谓风精本是无法目视的气体之精灵，因此可说是毫无特证。”

法水几近冷酷地说着，转身面向熊城，露出满脸杀气。“不过，凶手的犬儒主义倾向最终将自掘坟墓。你们试着比较水精与未进行性别转换的火精，一定会发现解答与前两例正好相反的行凶方式，凶手并不用隐密的手法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采用布勒根堡火术的精华。当然，应该也不会尝试用线将准星与扳机连结，向相反方向射击，更不会用在手指缠上利用汗水收缩的棉纸来伪造指纹的卑鄙手段。换句话说，其手法绝对具有排除一切阴险伎俩的骑士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准备，仍采用前两例所出现的复杂微妙技巧的观点，绝对会产生错觉。也就是说，凶手是基于这样的企图才进行相反暗示。这次，我绝对要反过来嘲弄他一番。”

当然，这句话一定对今后的护卫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法水的智慧与脑力乍看仿佛在下次犯罪行动上已制敌机先，尤其是有关火精的一句话，极可能导致凶手的毁灭。然而，回顾他至今与凶手之间反复往

来的权谋策略的轨迹，他这次的推断似乎是急躁了些。不过，他对五芒星咒文的探讨并非仅止于此。

“但是，我相信在五芒星咒文中还潜藏着更深奥、更核心之物。或许比这次事件的犯罪动机更为深奥的秘密。若作稍微广义的解释，则是在黑死馆的地底盘踞着几项秘密的根源，因纠结重叠而无从了解动机所在，所以，我尝试利用各种角度——反映于该咒文之上。”说到这里，法水脸上浮现疲惫之色，充分显示出他昨天一整天的凄怆努力。

依他所言，因为相信凶手是一个展示狂，所以先将调查箭头针对传说学方面。

他从涉猎过的阿纳托尔·鲁布勒的《普利顿传说学》与加瓦德的《恶魔》中，企图自中欧死神传奇里找出符合潜藏在性别转换深处的犯罪动机。另外也从舒拉哈亨的《史亚尔兹布格城》与其他书籍中，试图了解有关妖精在语源学上的转变。他认为，如果水精与水魔两者间有所一致，那么在被认为是女神布莉西亚^[2]化身的白夫人传说中，也许能够发现异样双重人格的意义。紧接着，他更试图比较斯特拉斯堡的神秘诗，哈根或海斯德巴哈，最后是歌德的《浮士德》初稿、第二稿与第三稿。结果，只有在初稿中发现于第二稿以下完全模糊的地精^[3]之雄壮哲学形貌。

然而，法水对与五芒星有关的咒文的解说形同演讲，导致高度紧张的气氛逐渐缓和，在晒着阳光的两人之间开始流动着朦胧云层般的睡意。

检察官讽刺地叹息。“这件事就暂时搁置吧！现在应该以弹药塔为优先，不是谈蔷薇园的时候。”

不过，紧接着的瞬间，法水的脸上忽然闪动着光辉，深吸两三口烟后开口，怒吼声有如钢鞭般一扫内心沉郁。“开玩笑！谁受得了如此华丽的魔王衣裳存在于弹药塔与炮墙之中。支仓，我对魔法史的调查终究没有白费，我已从路易十三的机密宫闱史中发现饱受其苦的五芒星咒文的真面目。不，还是换另一种说法吧！当时虽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是，与新教徒的保护者格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对峙的乃是有名的主教宰相黎塞留。支仓，你知道黎塞留机密宫闱史的内容吗？知道暗号解读专家法兰西亚·维地或洛西纽吗？知道炼金术师兼暗杀者欧吉里尤吗？也就是说，问题出在这位邪恶主教欧吉里尤身上——啊！这是何等恐怖的一致啊！被害者的姓名，凶手的姓名都出现在杀死那位龙骑兵王的鲁查伦战役的战死者之中^[4]。”

瞬间，检察官与熊城被卷入连自己也无奈何的眩惑漩涡中。凶手的姓名这意味着这桩事件的落幕。但是，依据所涉猎的古今中外犯罪调查史，靠史实而揭发凶手，解决事件，恍若神明般的例子前所未见。两人骇然呆愣，尤以检察官更是脸泛强烈责难，严肃地指责逐渐热衷于不可能世界的法水。

“这又是你病态的精神错乱吗？请不要再卖弄下去了，如果说壶兜或手提炮能解决事件，那么请好好说明这种史上空前的证明法！”

“当然，以刑法价值而论，这部分尚未趋于完全。”法水呼出满室烟雾，平稳地开口，“不过，最被怀疑的脸却散落在迷惑我们的许多疑点中。从每项疑点中均能发现共同因子，而且也能将之归纳在某一点上，如此一来，你们应该不会硬要将之视为偶然的产物吧？”

法水用力一拍桌子，强调：“我断定这次事件的凶手是犹太，你们说呢？”

“犹太？你到底在说些什么？”熊城愣住，勉强挤出声音。也许，他是仿佛听到如雷鸣般不谐调的弦音吧！

“没错，熊城，你曾经见过犹太人将希伯来文从至全附在数字上，刻在时钟的数字盘上吧？犹太人的信条是严格实行仪式性的法典与遵守已逝王国的礼仪。啊！我不也是一样嘛。为什么会不断地企图想利用风俗人种学来解决此极端难解的事件呢？现在我们就以支仓的疑问一览表为基础，计算那诡异天狼星的视差吧！”

法水眼眸中的光芒消失，翻开桌上的笔记，开始阅读。

一、关于四位异国乐人

包括被害者丹尼伯格夫人在内的四人是因何种理由在幼年时来到日本呢？另外，关于他们极端令人费解的归化入籍，目前完全无法窥知端倪，仍如同被铁门封锁住一般。

二、黑死馆过去发生的三桩事件

对于同一房间连续发生三桩动机不明的自杀事件，法水似乎已完全放弃。尤其是去年的算哲事件，虽然以之恫吓真斋，但事实真如他所言，与此次事件完全无关吗？法水会从黑死馆的图书目录中抽出乌兹的《皇室之遗传》，不就是为了对过去的连续事件进行遗传学上的调查吗？

三、算哲与黑死馆的建筑设计师克劳特·戴克斯比的关系

算哲在药物室中放置着应该是得自戴克斯比但却未曾使用过的某种药物，于是其意志才会留在一个小瓶子上。另外，法水借着解读棺材上的十字架，证明戴克斯比具有诅咒的意志。综合以上两点，在建造黑死馆之前，两人之间应该已产生某种异样关系。

四、算哲与《维基格斯咒语法典》

算哲在黑死馆落成后的第五年修改戴克斯比的设计，当时可能已有德恩博士的隐形门与应用黑镜魔法理论的古代时钟室，但是根据算哲的异样个性来推测，很难相信他所玩弄的中世纪异端邪术伎俩仅止于这两项。另外，可以将他在死亡之前焚烧咒术书籍一事推测为造成今日混乱纠纷的原因吗？

五、事件发生前的气氛

四位异国人士的归化入籍，制作遗嘱，算哲自杀，紧接着突如其来的一场血雾。翌年，这种气氛更加险恶，是环绕在遗嘱上的精神冲突所造成的吗？

六、神意审判会前后

丹尼伯格夫人在点燃“荣光之手”的同时，口中叫着“算哲”而昏倒，当时，易介表示目击到邻室凸出窗框有异样人影，但是，参加者无人离开房间。另外，凸出窗框的正下方留下了违背常识原理的两道鞋印，其汇合处散落着用途不明的照相干板碎片。以上四个谜题在时间上虽然接近，却又各自隔绝，无法融合为一。

七、丹尼伯格夫人事件

尸光与降矢木家纹章的割痕——实在是超乎想象的光景。法水表示制造割痕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更认为这两种现象乃是掺有零点五氰酸钾（几乎不可能致死的药量）的柳橙进入被害者嘴里的路标。这两种现象具有化不可能为可能之意义的补强作用，也是该结果的显现。但是，就算他的观察无误，想证明并找出凶手，应该也只有神明才能做到。更何况，家族成员们并无特别的行为，柳橙的来路也不明。

德蕾丝弹簧玩偶——临死之际，丹尼伯格夫人将被视为邪灵的“算哲夫人”之名写在纸条上，现场地毯下更留有玩偶开门踩水的明显脚印。但

是，该玩偶身上有特殊的共鸣装置，久我镇子表示并未听到铃声。当然，法水对放置玩偶的房间留下一抹疑念，但是他自己也无法确定。也就是说，该美丽的颤音只存在于肯定与否定的交界点。

八、启示图的观察

法水推定其为特异体质图乃是明察秋毫。原因何在呢？因为，夹住自己的易介之图确实呈现在他的尸体现象上。但是，伸子的昏倒与塞雷纳夫人的图形相仿又是为什么？另外，法水从楔形文字推定启示图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半，假设其具有逻辑性，却缺乏真实性，只能认为是他疯狂精神之下的产物。

九、浮士德的五芒星咒文（略）

十、川那部易介事件

法水说明死因为凶手将盔甲穿在易介身上，若从时间上来说，该段时间只有伸子无不在场证明。而且，伸子手中握住刺伤易介咽喉的短刀昏倒，同时在赞美诗的最后一节发出只能认为是奇迹的高八度音。除此之外，可称之为疑问焦点的是，易介究竟是否为凶手的共犯？是否凶手为了灭口而杀害易介？不必说，这当然不容易推断。因此，从如此曲折离奇又混乱的状况推测，只能认为是凶手的神奇演出令伸子昏倒。但是，若无法下公平的论断，纸谷伸子依然是唯一的最可疑的人物。

十一、押钟津多子被幽禁在古代时钟室

这点才是惊愕中的惊愕！法水虽然推测其已死，但事实上却只是全身被施加保温而昏睡。不必说，当然有必要追究她为何离开自己家而回到娘家。可是，法水却很担心凶手并未杀害津多子这一点，他预期那将会是个陷阱。然而，易介在神意审判会时见到邻室凸出窗框的人影绝对不是津多子！因为当天晚上八点二十分，真斋已转动数字盘，锁上古代时钟室的铁门。

十二、当夜零点三十分，据称闯入克利瓦夫夫人房间的人物

易介所言的在入夜后出现于凸出窗框边的妖怪般人物，半夜也在克利瓦夫夫人的房间出现。依夫人之言，那人乃是男性，而且不论身高或其他特征皆只与旗太郎相符。这样的话，伸子转醒瞬间亲笔所写的冠上降矢木姓氏之名，若解释为格登堡事件先例的潜在意识，那么让伸子昏迷的风精

的真面目，以旗太郎的可能性最大。但是这样的推定与伸子的昏迷却存在着这桩事件中最难解的疑点。

十三、关于动机的观察

一切皆是为了争夺遗产。第一点是，由于四位外国人的归化入籍，旗太郎不可能直接继承遗产。另外，旗太郎以外的唯一血亲，也就是押钟津多子，被排除在继承范围外，应该也是值得注意的。因此，虽然旗太郎与三位外国人之间已产生难以消除的隔阂，但无论如何，对这项唯一的大矛盾还是束手无策。也就是说，具有动机者在现象方面并无应该怀疑之人，而像伸子之类令人觉得可能是凶手者，却是找不出丝毫杀人动机。

法水读完之后将它摊在桌上，手指最先落在第七条之上。这时，从小窗户的栏杆间射入的阳光正好照在《伦敦大火图》的泰晤士河附近，其上的黑烟开始展现生动影像。即使没有这种情形，检察官与熊城也已口干舌燥，梦想着能拥有将法水提出的离奇颠倒的世界有如蜻蜓大回旋般击落的翅膀。

在这样充满异样杀气的气氛中，法水重新点燃一根香烟，缓缓开口。“最初见到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尸光与割痕，问题依然在循环论的形式上。我认为，只要无从得知那柳橙经由何种途径进入丹尼伯格夫人口中，依然无法实证说明该现象。但是，著名的《犹太人犯罪性解剖证据论》记录着发生类似尸光与伤痕的犯罪。”

法水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书中简略注明犹太人的犯罪风俗习惯：

一八一九年十月的某夜，在波希米亚领地柯尼克拉兹发现居住当地的富裕农夫在床上遭人用刀刺穿心脏的惨事，凶手还纵火将尸体连同房屋一起烧毁。当时行经该处的人向警方供称，十一点半从窗帘的些许缝隙见到被害者以手划十字架。如此一来，行凶时间应该是在十一点半之后，而且，被视为具有强烈动机的一位犹太人制粉业者却有不在场证明，事件因此而陷入迷雾。半年后，布拉格市的宪警迪尼凯终于揭穿凶手诡计，将最初的嫌疑人犹太人制粉业者逮捕归案。事件暴露的原因乃是来自《哈姆拉比经》所解释的犹太人犯罪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犹太人迷信在尸体或被害者所在处的周围插上蜡烛照明，如此罪行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不用说，发生火灾当然是因为蜡烛。

啊！法水一开始就引用了半点都不精彩的例证。但是，接下来他加入自己的见解整理答案，从偶然的创意之中，开始露出无法反驳其循环论的

微光。

“只看这段文章并无法得知宪警迪尼凯的推理途径，不过，我仍试着予以解析。所谓环绕尸体的蜡烛数目实际上是五支，而且为了让尸体划十字架，不是以五支蜡烛围住尸体，而是将仿佛削竹子般削掉半边蜡的四支短蜡烛排列在四周，中央放置削到剩下一半蜡、只留下长长烛芯的一支蜡烛。这是为什么呢？你们知道若让测风器的四只触手各自指向不同方向会发生何种现象吗？斜削一边的蜡烛各依不同方向排列，一旦点火，蜡烛受热产生的蒸气会倾斜地斜向上吹，又因各自削掉的方向不同，其上方会产生如扯铃状的交错气流，气流让中央的长烛芯旋转，利用光线描绘的影子形成尸体的手正在划十字的错觉。

“如此一来，若要追究尸光与割痕的成因，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回溯至神意审判会。在波希米亚的柯尼克拉兹点燃的蜡烛中，或许存在着只向丹尼伯格夫人显现的算哲的幻影。支仓，数字性的东西常会从偶然中出现，这是因为所谓的恒数经常是以假设为最初的出发形式，之后才会决定固定不变的因数。”

法水的脸在一瞬间浮现奇妙的暗影，但在继续叙述之时，关于尸光方面却明显出现地理上的奇妙吻合，只是这种隔绝的对比结果却徒然助长了混乱。

“紧接着，我注意到有关天主教圣徒的尸光现象。我在阅读《圣徒奇迹集》时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记录，在新旧两派纷争最严重的一六二五年至一六三年的约摸五年间，先后有席恩堡的德伊瓦迪、查依特的葛洛哥、佛莱舒塔德的亚诺登、普勒维的穆斯哥威登等四人死亡后尸体发光。熊城，这虽然是偶然，却存在着终究无法解明的巧合！为什么呢？将上述四个地点连起来会成为明显的矩形，并环绕着发生柯尼克拉兹事件的波希米亚领地。其实在因数是什么呢？我自己虽然愈说愈不明白，不过，我认为犹太人照亮尸体的习俗能够被视为凶手迷信的象征。”法水说完，仰望着天花板，有气无力地叹息出声。（图七）



图七

然而，听了法水的话，检察官的希望完全幻灭了。他发出个连嘴角都扭曲的冷笑，从背后的书架上抽出瓦特·哈德^[5]的《格斯塔夫斯·阿多尔夫斯》，随手翻阅，似乎在找些什么。之后将找到的部分朝向法水，用手指着。他是借此强烈讽刺法水的疯狂言语^[6]！

检察官尚觉不足，又以执拗的态度接着说：“啊！真的是很可悲的书目呢！这应该是你特有的书房性错乱吧？你将那些值得惊叹的现象过度儿戏了，像这种游戏性的卖弄能称为有价值吗？若无法更精确地说明共鸣钟室的现象，请你还是不要再发表什么演讲了。”

“支仓，如果凶手不是犹太人，当时为何能让伸子产生蜡质挠拗症^[7]呢？伸子是在某一瞬间僵硬得仿佛雕像，所以旋转椅的位置并不重要。”

“蜡质挠拗症？”检察官忍不住激动地摇晃桌子大叫，“胡说！你的诡辩未免过度滑稽！法水，那可是罕见疾病中最罕见的疾病呢！”

“当然，那绝对是文献中才会出现的稀有疾病。”法水肯定地说，但声音里却透着嘲弄的回响。“但是，假设有办法人为进行这种罕见的神经排列呢？你知道苏珊妮所创的医学术语‘肌肉意识丧失’吗？让歇斯底里

的病患在发作期间闭上眼睛，会产生酷似蜡质挠拗症的全身僵硬状态。也就是说，除非犹太人特有的某种习俗，否则不可能表演这种病理性的杂耍动作。”

熊城原本默默抽着烟，这时突然抬起头来，说出不像他会说的一番话。“啊，伸子与歇斯底里症吗？不错，你的透视眼的确相当厉害。不过，请你将问题从精神病院转移到其他地方吧！”

法水却出乎意外地试着将病理解剖运用于黑死馆的建筑之上，强调其可能性。“熊城，我必须提醒你，这样的事件只能在黑死馆发生。所谓的犯罪通常不是仅仅出于动机，尤其是智慧型的杀人，这类罪行多是受到内在理念驱使。当然，这虽是一种淫虐性质的方式，但如此一来，在感情之外也会出现因为无法从某种感觉性的错觉获得解放，并持续受到压抑而自然发生的实例。比如黑死馆这种城堡般阴郁的建筑，我就认为它具有这种非道德的、甚至是属于恶魔般的特性。问题是，带着一副严肃面孔的恶作剧者通常会如何改变人类的神经排列呢？这儿正好有一个最适当的例子。”

似乎为了不让自己被认为是借着离奇的推论独断独行，法水先提出例证。“这是本世纪初在杰金根发生的事件。一位叫欧托·普洛梅尔，怎么看都像是西法亚人的敏感少年进入了当地的多明尼哥修道院附设学校就读，但是，那种低垂的波尼贝式拱廊、灰暗的光线、充满压迫感的建筑物，立即开始腐蚀少年青春期的脆弱神经。最初，由于室内外的光线亮度差太多，他会偶尔见到不可思议的残像，最后陷入了幻听。这是因为他房间的窗外有铁轨，使他不断听见经过该处的列车声响。后来少年的父亲惊讶于儿子的病况，慌忙将他带回家，因此普洛梅尔的精神最终免于崩溃。

“这实在有如奇迹一般，因为，当他走出宿舍的同时，他完全不再有幻视与幻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熊城，你并非刑法专家，所以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根据监狱建筑形式的不同，有些监狱会不断出现囚禁性精神病患，有些监狱则完全不会。”

法水说到这里，点着新的香烟，吸了一口后，依然没有离开知识的高塔，继续援引更偏颇的例子。“十六世纪中叶菲利浦二世在位时，有一个可称之为淫虐性的残酷异例。西班牙塞维利亚宗教审判所有一位担任候补审判官、名叫霍斯柯洛的年轻修士，他不但审判技巧拙劣，而且对万圣节举行的焚杀异端游行还会感到恐惧。宗教副审判长史比诺莎不得已只好将他送回故乡圣托尼亚的庄园。一两个月后，史比诺莎接到霍斯柯洛的来信，见到信纸上所画的玛兹奥勒塔^[8]的机械化图形，不禁大吃一惊。”

塞维利亚的刑庭有无数十字架与拷刑刑具，但是，神若要点燃地狱阴火，让它永远、无止尽地绽放光芒，首先应从刑庭除去回教式高大的拱门。我回到圣托尼亚后居住在昔日戈迪亚人留下的老旧昏暗庄园，该庄园有一个特性：它呈现了人类各种苦恼的思想，我在这儿将各种酷刑结合、比较，终于成为能完全掌握其技术的工程师。

“熊城，这段凄惨的独白在诉说什么呢？霍斯柯洛的淫虐残酷习性为何不会产生于残忍的拷问刑具之间，却产生于美丽的毕斯卡欧湾的大自然之中呢？我想说的是，绝不能忽略塞维利亚宗教审判所与圣托尼亚庄园的建筑差异。”

法水收敛起激动的语气，试图让上述两个例子与黑死馆的实际状况相符，说明潜藏在建筑式样中的恐怖魔力。

“虽然只去过一次，而且是在昏暗的光线之下，但我却注意到黑死馆的建筑样式出现各种并非常态的现象。当然，那种感觉的错觉具有无从捕捉的力量，也就是说，无法从其中获得解放，于是造成病态的个性。熊城，我干脆说明白一点好了——也许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黑死馆里的人绝对都是心理性精神病患。”

在人类精神中的某个角落，无论是谁，尽管轻重有别，却一定潜伏着精神病基因。将之挖掘出来排列在犯罪现象的焦点面上也是法水与众不同的调查方法之一。只是，眼前的情况，是伸子的歇斯底里性发作与犹太型犯罪仍存在着必须一致的隔绝。

“但是，瓦尔德舒坦的左翼远比国王的右翼更为散开，国王命令威尔赫姆侯爵重整战列，只是侯爵再度犯错，延误使用加农炮的时机。”

检察官仍以迟缓笨拙的威尔赫姆侯爵比拟法水，持续地讽刺，但熊城却忍不住开口了。“反正，不论是罗斯霍尔特或洛森菲尔德都无所谓，请让我看看那位犹太人的脸吧！而且，你不会是打算将伸子的发作当做偶然的意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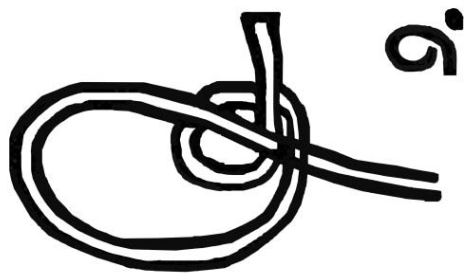
“开玩笑！那样的话，伸子当时为何要反复弹奏早上的赞美诗呢？”法水加强语气反驳他，“熊城，你要知道，那女人用非常需要体力的共鸣钟反复三次弹奏赞美诗，如此一来，就算不会引导出莫索的‘疲劳’，也会成为施加催眠诱导或引发神经病的绝佳条件。就是在这时，有东西将那女人诱入朦胧状态。”

“那么，那是什么样的怪物呢？毕竟钟楼的鬼名册上并未记载任何一位死亡的人类姓名。”

“不是怪物，当然也非人类，是共鸣钟的键盘。”法水发出装饰音，让两人大感意外。“这是一种错视现象，比如，将一张纸上裁出短册形的纵孔，在其后面移动切成圆形的纸，圆纸随着移动的剧烈化，看起来会逐渐变成椭圆。而上下两层的键盘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假设这里有频繁使用的下层键盘，若从上层不动的键间凝视下层不断变化的琴键，琴键两端看起来会斜向上层琴键，而且逐渐变细。也就是说，一旦产生这种远离的错觉，因为之前疲劳而出现的朦胧精神也会溶入其中，当然就产生固定的作用了。所以，熊城，如果要讲得更清楚些，那么，只要知道当时命令伸子反复弹奏三次的人是谁，就可以直接指出凶手了。”

“但是，你下的结论并不算深奥。”熊城严肃地指出，“当时是谁让伸子闭上眼睛？你并未说明让她全身有如蜡质挠拗性般、仿佛石化似的过程！”

法水露出开朗的微笑，看起来似在怜悯对方缺乏想象力，紧接着便在桌上的纸条画出附图，开始说明。“这是所谓‘猫的前肢’，是犹太犯罪者特有的结绳方法。熊城，只凭这个结绳方法就能够做出让旋转椅出现矛盾的肌肉意识丧失，也就是类似蜡质挠拗性的状态。如你所见，拉动下方的绳子，绳结会逐渐往下，但是，若解开被绳结勒住的物体，绳子随即会恢复为一条直线。所以，凶手是事先测定钥匙的使用数与最初结绳的高度后，在绑住钥匙与敲钟的棒槌的绳子上方绑住短刀的刀镡。于是随着演奏的进行，绳结会一面让刀镡旋转，一面使之下降，等到伸子以朦胧状态演奏——应该是第二次反复赞美诗时——短刀刀刃会在她眼前如水影般闪烁着光芒地左右晃动下降，也就是以闪烁的光芒抚摸她的眼皮。这是称为‘眩惑操作’，让受催眠的女人闭上眼睛的控制手法，所以在闭上眼睛的同时，酷似蜡质挠拗性、丧失肌肉意识的身体立刻失去重心，如雕像似的往后倒下。这时凶手再趁机自其背后踢掉钥匙与绳子，短刀就从绳结脱离，掉落地板上。当然，伸子在发作停止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沉的昏睡。”
(图八)



图八

说到这儿，法水回瞪检察官恶意的轻蔑眼光，脸上突然浮现悲痛的表情。“但是，伸子为何会握住那把短刀呢？为何会发出可称之为离奇之极的高八度音呢？除了凭想象以外，我还是无法掌握真相。”

他先是发出有气无力的叹息，但是疲惫的表情立刻第三度转换，潇洒地高奏凯歌。“不，我正在计算天狼星的视差，还有 δ 和 ξ ！只要能将这些归纳至一点就可以了。”

这时，空气异样地炽热起来，与法水长久相处的两个人也能够感觉到事件已到了接近解决的阶段。

熊城显得有点恐惧，脸向前倾，盯视对方。“那么，请你直接指明黑死馆的怪物吧！你所谓的犹太人究竟是谁？”

“是轻骑兵尼古拉斯·布勒埃。”法水说出意料之外的姓名。“这男人之所以接近格斯塔夫斯·阿多尔夫斯，乃是因为国王在进入兰登休塔德城之时在犹太窟门侧遭遇雷鸣，其坐骑吓得狂奔，于是他上前将马匹控制住。支仓，我希望你能看看布勒埃勇猛善战的事迹。”

法水拿起了检察官翻阅的哈德的《格斯塔夫斯·阿多尔夫斯》，指着鲁查伦战役接近尾声的部分。

这时，检察官与熊城的脸上均掠过惊愕之色。检查官呻吟出声，嘴上叼着的香烟不由自主地掉落地上。

战斗持续了九个小时，瑞典军死伤三千人，联军剩下的七千人败逃。黑夜阻止了敌方的追击。这天晚上，伤兵们彻夜在地上休息。拂晓降下了一场冰霜，无法逃走者尽皆冻毙。在这天前夜，布勒埃在跟随奥赫姆上校巡视战斗最激烈的四风车的途中，指出自己将狙击的对象，即贝托尔德·瓦尔斯坦伯爵、佛尔达公爵兼大修道院长巴亨海姆……

读到这里，熊城仿佛脸上挨了一巴掌似的缩回身体，说不出话来。检察官同样凝然不语，良久，才以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继续读下去……

“迪特利西斯坦公爵 丹尼伯格、阿玛第公爵 司令官塞雷纳、佛莱贝希的法官雷维斯……”他吞咽一口唾液，以混浊的眼神望着法水。“法水，请你说明这处妖怪园区的情景。我完全搞不懂这些角色的意义，为什么鲁查伦战役会引起黑死馆的残虐命案呢？而且，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但是我认为姓名没在这里面的旗太郎或克利瓦夫这两人之中，必有一人就是凶手。”

“没错，那是颇具恶魔性质的玩笑，愈想会愈令人颤栗。最重要的是，安排这出空前剧码的作者绝非凶手，其情节乃是五芒星咒文的本体。在鲁查伦战役中，轻骑兵布勒埃与其母体的暗杀者魔法炼金术师欧吉里尤的关系，若转移至这桩事件里，乃是‘凶手+X’的公式。”

法水虽然将这如同妖术的解释延至事件解决后说明，不过两眼仍泛现凄厉的光芒，指出了黑死馆的恶魔。“不过，知道布勒埃是欧吉里尤派来的刺客后，我认为有述明其本体的必要，那就是双重的背叛。暗杀对抗旧教徒、对犹太人比较宽容的格斯塔夫斯王一事，具有获得新教徒恩惠与对他自己种族的双重背叛。也就是说，虽然哈德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布洛西亚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传记作者达瓦却揭穿了轻骑兵布勒埃的真面目。他乃是出生于布洛克的波兰籍犹太人，原本的姓名是鲁利埃·克罗夫马克·克利瓦夫。”

在这一瞬间，一切似乎完全静止。凶手的面具终于被拆穿，这出疯狂戏剧也宣告结束。法水经常不忘审美性的调查方法在此也完成了借着火术初期的宗教战争，将结局装饰得华丽至极。

可是，检察官还是半信半疑的神情，也没拾起掉落的香烟，茫然凝视法水的脸。

法水微笑地翻开哈德的史书，找到其中一页后，递向检察官。

格斯塔夫斯王死后，瓦伊玛尔侯爵威尔赫姆的先锋枪兵怀耶尔史威达露面，这才了解其对西雷吉亚具有野心。

“支仓，瓦伊玛尔侯爵威尔赫姆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嘲笑性怪物。但是，克利瓦夫建造的障壁对于我的破城锤而言，绝非难以攻破之物。”法水背后的《伦敦大火图》中的黑烟反射阳光，有如鲜红火焰般沐浴在法水

头上。他将克利瓦夫置于俎上，试着分步解析。“最初我从风俗人种学的观点观察克利瓦夫。当然，不用拿出以色列种族学或加姆巴勒兹的著作也可看出，那一头红发，雀斑，鼻梁的形状等等，全部属于阿摩雷安犹太人的特征，不过，更加确定的是可以称之为犹太人特有的恢复犹太世界的信条。犹太人经常将该形状使用于袖扣或领巾之上，克利瓦夫却是将大卫之盾的六角形化为胸饰杜托蔷薇的六瓣形。”

“但是，你的论调颇为暧昧。”检察官以不服气的神情提出异议。

“没错，我确实有观赏稀罕昆虫标本的感觉，却仍希望能稍微接触到克利瓦夫个人的实体要素，希望听你说出那女人的心跳，闻嗅其呼吸香气。”

“那是《白桦森林》^[9]。”法水淡漠地说出曾在三位外国人面前说出的奇妙话语，似乎也想在此卖弄其特技。“首先，我希望你们回想一下那张启示图。你们都知道，克利瓦夫夫人以面纱遮住双眼。若依照我对那张图的解释——一张特异体质的图像——那么，其中描绘的尸体样貌应该以克利瓦夫夫人最容易陷落。但是，支仓，所谓的‘被蒙上眼睛杀害’指的乃是脊髓痨症，而且，该症状初期时比较不明显的特征有时会持续十几年之久，不过，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洛姆伯格症候群，即双眼若被蒙住，或是四周突然转为黑暗时，全身随即会失去重心，步履踉跄。

“而那天晚上在半夜的走廊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克利瓦夫夫人为了前往丹尼伯格夫人所在的房间，打开了隔间门，进入前面的走廊。你们也知道，走廊两侧墙壁上的长方形笼内点着壁灯。为了不被人见到自己的脸，她先关闭隔间门旁的开关，当然，在光明转为黑暗的瞬间，她的身体一定发生自己也从未注意到的洛姆伯格症候群。随着好几次的踉跄，长方形笼内的壁灯的残像开始重叠在她的视网膜上。

“支仓，到了这里，我应该没有必要再赘言了吧。等克利瓦夫夫人终于能够站稳时，她会在她眼前扩散的黑暗中见到什么呢？那林立的无数壁灯残像绝对就是霍凯诗中恐怖的白桦森林。而且，克利瓦夫夫人自己也已如此告白。”

“别开玩笑，我不认为你能听到那女人的腹语。”熊城无力地丢掉香烟，露出心中的幻灭。

法水静静微笑。“熊城，或许那时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因为，我只是专注地凝视着克利瓦夫夫人的双手。”

“什么，看着那女人的手？”这回轮到检察官震惊了。“如果是与佛像有关的三十二相或密宗的仪轨，我记得曾在寂光庵^[10]听说过……”

“不，即使同是雕刻的手，我指的却是罗丹的《寺院》里出现的手。”法水仍是一副演戏般的态度，有如踢毽子似的抛出离奇话语。“当我说出‘白桦森林’时，克利瓦夫夫人双手柔和地置于桌上，当然，虽然不能称之为‘密宗的净三叶手印’，至少也接近罗丹的《寺院》里的动作。尤其是右手无名指弯曲，呈现非常不安定的形状，所以一直观察着她、看她的心理会有何表现的我随即明白自己已高奏凯歌。因为当塞雷纳夫人说到‘白桦森林’时动也未动的那双手，在我紧接着说出接下来的‘他不是做梦，也不能说是做梦’，显露出代表着‘那男人’的意义时，很不可思议地，克利瓦夫夫人那根不安定的无名指产生异样颤动，同时态度剧烈地变化。我想，一定是当时出现的几项矛盾相互撞击，让她无法以法则加以控制的缘故吧！通常，若非从紧张之下获得解放，她为何未将当时激动的心情显露出来呢？”

法水说到这里，停下不语，打开窗户锁扣，让室内弥漫的烟雾摇曳飘出，接着说：“但是，常人与神经异常者之间，有时会出现与末梢神经的心理表现完全相反的情形，比如在歇斯底里症患者发作而放任不管时，该患者的手脚虽然任意伸展，但若注意某部分，则会发现该部分的运动完全停止。也就是说，出现在克利瓦夫夫人身上的是正好相反的情形，这可能是因为这女人努力地不想在行动上显现出内心的惶恐吧！”

“但是因为我说‘他不是做梦，也不能说是做梦’，而偶然地使她的紧张得到解放，受到压抑之物一时释放出来，产生了能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手掌的可能，所以才会让右手无名指显露内心的不安定，转而出现在那种令人费解的颤动。”

“支仓，那女人是用自己的一根手指自白，必须在黑暗中才能看见‘白桦森林’。也可以说，与‘白桦森林’、‘他不是做梦，也不能说是做梦’相关而下降的曲线中，已能完全描绘出克利瓦夫夫人的心像。”

“支仓，你曾经说过‘不要再搞那种恋爱诗人的情趣唱和’。但事实上，那不是在玩，而是对心理学家缪斯塔贝尔西，不，是哈瓦特的实验心理教室的反驳。对于冷血的犯罪者而言，那样夸张的电力仪器或记录器可能完全没有效果吧！更何况，在碰上能像生理学家韦伯一样自行停止心跳、像凡达纳那样能自由自在让彩虹收缩的人物时，机械性的心理实验根本毫无意义。不过，我为了让她动一下手指，仍再度找出一句诗文，让她借着诗句说谎，暴露出凶手心像。”

“什么，借着诗句说谎？”熊城咽下一口唾液问。

法水耸耸肩，掸落烟灰。他的说明具有充分的佐证，让人觉得这桩惨剧到此应该已经结束。他首先以此为前提，指出犹太人特有的自卫性说谎习惯，最初从《米西尼·特勒经典》^[11]中的以色列王索尔的女儿米卡尔的故事^[12]开始，然后逐渐转往现代，至犹太街内组织的长老聚会^[13]。最后，法水断定这是民族性习惯，而且也因为这样的习惯才暴露出与风精的密切关系。

“正因如此，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宗教性的默许，即为了自卫而说的谎言必须被容许。但是，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想将克利瓦夫夫人绳之以法，我彻底地蔑视所谓的统计数字。问题是，那女人捏造了一段虚构的故事，实际上并没有人侵入她的卧室。这一点绝对是事实。”

“什么！那是谎言？”检察官眉毛上挑，大叫，“你又是从哪里的宗教会议知道这件事的？”

“为何要如此地大惊小怪呢？”法水回答，“法律心理学家史特伦有一本名叫《供述心理学》的著作，其中引述布莱斯洛大学教授告诫预审法官所说的话——‘请注意讯问中的遣词用字，因为，优秀的智慧型罪犯能当场从你所说的话中综合每一个单字，伪造出一段谎言故事’。所以，我当时想反向地利用那种分子性的联想与结合力，尝试向雷维斯问及有关风精的问题。如果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在图书室调查时，发现最近有人曾阅读波普、法尔凯、雷诺等人的诗集。也就是说，在波普的《秀发劫》中有着关于风精是如何虚构而成的适当记述。

“当然，我所寻求的乃是凶手的天赋学，收集其中的风精印象予以对比的虚幻世界，因为我认为那位疯狂诗人不可能只描绘一个回忆画面就会满足。结果，我硬生生吞咽下一口唾液，终于从那极端阴险残酷的克利瓦夫夫人的陈述中掌握到凶手的身影。”

法水脸上浮现疲惫之色，似在回想当时的亢奋。不过，他仍继续借着言词，企图指证克利瓦夫夫人就是凶手，而对于《秀发劫》里的一段文章划下解析之刀。

“事实上，答案颇为简单。在《秀发劫》第二节中出现风精手下的四个小妖精。第一个是梳头发的妖精，即所谓绑住克利瓦夫夫人头发的怪异男人；接着是轻吹风的妖精，表示那男人离开走至房门的部分；第三个是时刻不停地移动着的妖精，相当于夫人醒来想要看枕畔时钟的部分；最后

是发亮的妖精，指克利瓦夫夫人用以形容怪异男人眼睛像珍珠般发亮的部分。

“但是，这里还有另一种观点存在，如果知道所谓的珍珠是古语中用来形容白内障的用词，则可能暗示因为右眼白内障而退出舞台的押钟津多子夫人。不过，无论是哪一种，以结论而言，都能让克利瓦夫夫人的心像更加明确。也就是说，倾向于某一点，综合上述四个已知数。

“而这便是夫人特有的病理现象，即脊髓痨症。当时，克利瓦夫夫人说她觉得有人拉住她胸口一带的睡衣，如果考虑到那种病特有的轮状感觉[14]就可以怀疑她会如此装饰般叙述的原因很可能是源自日常经验的感觉。我相信这就是她堆砌那种谎言的根本恒数。”

熊城凝思，抽烟。不久，他望向法水的目光里浮现浓厚的责怪神色，但是嘴巴却很难得地平静说道：“原来如此，我总算能了解你的论点了。然而，我们需要的乃是唯一且完全的刑法的意义，也就是，并非天狼星的最大视差，而是构成这点的物质内容。换句话说，希望你能对每一个犯罪现象予以解析。”

“那么……”法水从办公桌抽屉内取出一张照片（图九），“我就拿出最后的王牌吧！这张照片是共鸣钟室顶上开着的十二宫圆华窗，不过我同时注意到，这与棺材龕十字架一样，是由设计者克劳特·戴克斯比留下的秘密记述法。因为，若依照常理，在春分点的白羊宫是圆的中心，可是在这里却被魔羯宫所取代，而且我认为纵横交错的曲折空隙，除了有缓和共鸣钟余响的作用外，应该还具有某种意义。



图九

“但是，熊城，所谓的‘黄道十二宫’本来就是迷信的产物，最重要的并不是文字暗号，当然无法给予我们发现关键字的资料。只是，我虽然不是兰吉^[15]，却认为所谓的假设惯用语对解读专家而言真的就是金科玉律。因为𐤀（处女座）或𐤁（狮子座）之类虽是黄道十二宫特有的记号，但我却是在犹太释义法中找到符合的解释，即一八八一年屠杀犹太人之际，曾经有波兰格勒吉克镇的犹太人通过黄道十二宫照射光线，通知邻镇情况危急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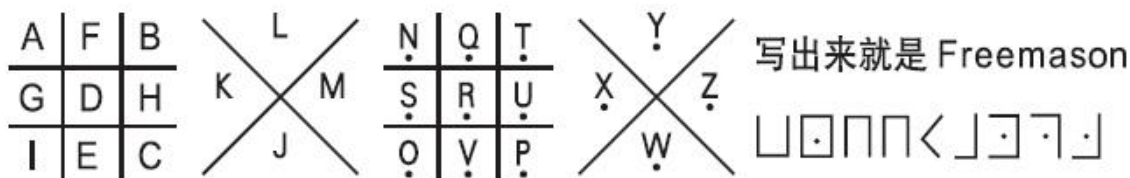
“还有，在布克史托夫^[16]的《希伯来语略解》中，包括了Athbash法、Albam法、Atbakh法^[17]，记述与天文算数有关的数理释义方法。另外，古代天文学家也留下用希伯来字母代替狮子座的大镰形或处女座Y字形等记录。当然，其中也有的成为现在英文字母的语源。可是，若考虑到

整个黄道十二宫，却有四个未记入上述的所谓形体记号，所以我遇上了出乎意料的障壁。

“但是从历史上回溯的犹太式秘密记号法，却在十六世纪犹太工会组织和会员社团^[18]的暗号方法中发现补充其所欠缺的部分。

“熊城，令人惊讶的是，黄道十二宫中纳入了全部的犹太秘密记号方法的历史。这样一来，那位谜样人物克劳特·戴克斯比是出生于威尔士的犹太人应该就毋庸置疑了。换句话说，这桩事件涉及隐显双方面的世界，也就是出现了两个犹太人。”

接下来，法水在每个星座形状填上希伯来字母，开始解读十二宫。即，人马座的弓为𐤒，天蝎座为𐤑，处女座的Y字形是𐤙，狮子座的大镰形是𐤓，双子座的双肩双胞胎𐤎，而金牛座主星阿尔迪巴兰的希伯来名称为“神眼”，当然就是第一个字母的𐤑。接下来，双鱼座是卡第亚象形文字鱼形的语源𐤒，最后的水瓶座的水瓶形是𐤒。然后将这八个希伯来字母改变成以之为语源的现代英文字母（依下述顺序），就是S, L, O, I, H, A, N, T。黄道十二宫还有魔羯座、天秤座、巨蟹座、牡羊座四个星座，法水在其上填入如附图的字母。（图十）



图十

依此，魔羯座的L形是B，天秤座的□形是D，巨蟹座的□形是R，牡羊座的□形是E。之后，法水更利用犹太大社团暗号的另一种交错方法^[19]，从魔羯宫的B开始，循着线状空隙前进，终于消除混乱，整理出正确的字母排列。

如此一来，检察官与熊城仿佛在迷宫彼端的黑暗世界见到一丝光明，而且，都相信这道光明一定能颠覆事件中化为犯罪事实呈现的十多项非合理性现象。根据法水令人震惊的解析，黑死馆杀人事件终于要进入几乎被视为绝望的落幕了。因为，其解答为“Behind staris”，也就是“在大楼梯后面”。

解读结束，法水静静说：“我试着思索‘在大楼梯后面’的涵义，不过，事实上几乎毫无怀疑的余地，因为那里只有放置德蕾丝玩偶的房间以及与其相邻的小房间。而且，解答应该只是‘大时代的秘密建筑式样’——暗门、密道。

“哈！哈！哈！哈！也就是说，戴克斯比为什么留下黄道十二宫的秘密记号方法，在此并不算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赶快前往黑死馆，好好消遣一下克利瓦夫夫人吧！”

法水将烟屁股在烟灰缸里揉熄。

检察官的脸红得如少女般，面对法水说：“啊！今天的你是罗伯彻夫斯基^[20]，因为，你终于计算出天狼星的最大视差。”

“如果要谈到功劳，应该归于舒尼兹勒^[21]身上。”法水摆出戏剧般夸张的身段。“不在场证明、搜证、检测……这些东西在维也纳第四学派之后的调查法中并无意义。重要的是心理分析，仅在于找出凶手的神经性质天性，把其虚妄世界当做一项心像进行观察这两点之上。支仓，心像是非常广阔的一个国度，既混沌也有着些许人为景象。”

他即兴地吟咏出舒尼兹勒的诗句，打了个大呵欠，站起来说：“熊城，该是你掀起落幕的帷幔了，接下来的一幕应该是我的加冕仪式吧！”

但是，这时喝彩声出现在意外的地点——电话铃声忽然响起，瞬间之后，事态急转直下。法水将凶手归结为克利瓦夫夫人的超人般解析，对这场深不可测的恐怖悲剧而言，只不过是一场虚妄的闹剧！

法水静静搁回话筒，然后将毫无血色的脸转向两人，以难以言喻的悲痛语气开口。“我虽然不是舒莱马赫^[22]，却是全心全意地追求痛苦，血肉模糊地演出闹剧！然而，现在，克利瓦夫被狙击了。”

法水将空洞的视线凝聚在阳光暗翳转为昏暗的《伦敦大火图》之上，其样子恰似正在眺望自己堆砌起的雄壮知识高塔轻易地就逐渐崩溃的惨状。

法水这种历史性的溃败，才真正是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观！

[1] 因为五芒星之圆有一处谬误，所以梅菲斯特能利用其间隙破坏浮士德的封锁咒语而侵入。

[2] 也就是水精或水魔合为一体、具善恶两面化身的瓦吉因神之妻。

- [3] 以温迪尼基尔菲·萨拉曼达·柯波特为眷属的大自然精灵。
- [4] 一六三一年，瑞典王格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得到德国新教徒的拥护，与旧教联盟在普洛夏作战，攻陷莱比锡与洛西，又和瓦连斯坦的军队战于鲁查伦。他虽然获得胜利，却在战后的军阵中被欧吉里尤安排的一位轻骑兵狙击，而该名暗杀者也当场被萨克斯·洛因伯格侯爵所射杀。时为一六三二年十二月六日。
- [5] 西敏寺教堂的修士。
- [6] 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瓦伊玛侯爵威尔赫姆率领的军纪败坏的部队在与亚伦海姆的战争中溃败，延误对国王的支援，但即使在诺岩霍安城内受到责难，威尔赫姆仍是不改其色。支仓借此讽刺法水。
- [7] 一种僵硬症状，发作时会突然丧失意识的病人全身僵硬，完全无法自主地随意动作，而且对外界的运动毫无抵抗，简直就像柔软的蜡或填充玩偶般，手脚始终停止在被移动的位置，蜡质挠拗这种有趣的病名因此而来。
- [8] 中世纪意大利最残酷的刑罚。
- [9] 哥斯塔夫·霍凯的诗。
- [10] 见小栗虫太郎的短篇作品《梦殿杀人事件》。
- [11] 犹太教义典籍。
- [12] 以色列王索尔的女儿米卡尔知道父亲打算杀害丈夫大卫，用计让他逃走。等到事迹败露时，她撒谎道：“大卫说，如果我不让他逃走就要杀害您，所以我才害怕地让他逃走”。结果，索尔的女儿获得教免。
- [13] 为了庇护同族的罪犯，帮忙湮灭证据或作互相掩饰的谎言的长老教会组织。
- [14] 感觉到胸部似乎有轮状物体缠绕的特征。
- [15] 与马克贝斯、基维尔修等人齐名的暗号解析名家。
- [16] 约翰·布克史托夫（1599—1664），瑞士巴瑟尔人，与其父亲皆是伟大的希伯来学者。
- [17] Athbash法：以希伯来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代替第一个字母，最后第二个代替第二个，依此类推的记号方法；Albam法：将希伯来字母区分为两部分，以后半部第一个字母代替前半部第一个字母，两部分字母互换；Atbakh法：将各个字母依其数位顺序互换的方法。
- [18] 这个社团本体为秘密会议，最知名的一个社团名为“Freemason”。从其教堂地板上绘着《大卫之盾》之图、定规与罗盘上的记号、装饰死亡通知栏的八星形也用于教堂的彩色玻璃上可知，它绝对是犹太团体组织。
- [19] 此种方法始于雅典战术家耶尼亚斯在自著的Polioeretes第三十三章中的记载。在方格纸上将字母任意排列，再传达给己方阵营。通讯内容为曲折交错连线的字母。
- [20] 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者。
- [21] 著名剧作家。
- [22]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

二 飘浮在空中遇害

法水尝试归结为克利瓦夫夫人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停地解读黄道十二宫秘密记号方法之时，在便衣刑警团团包围的黑死馆内，也不知道凶手如何潜入，又再度发生了世上罕见的幻术般杀人事件。

时间是两点四十分。被害者克利瓦夫夫人在正好面朝前院的主建筑物正中央——尖塔正下方的二楼武器室内，全身沐浴午后的阳光，靠在窗畔石桌阅读，却突然被来自身后、本是装饰物之一的芬兰式火箭弩射中，虽然箭弩只擦掠过她的头部，直接命中前面的房门，但是强猛的推进力却瞬间将她吊上半空中。她在那一时刻像毬子般被抛往窗外，但是因为刺叉形的鬼鏃牢牢钉入门框内，她被箭翎缠住的头发也执拗地分不开，所以克利瓦夫夫人的身体就被那支箭弩吊在半空中，仿佛陀螺似的不住旋转。

这完全是继丹尼伯格夫人、易介之后的血淋淋预言景象。

凶手驱使那深不可测的妖术般魔力，又宛如操控玩偶般地玩弄克利瓦夫夫人，而且同样演出五彩绚烂、超越理法、超越感官的神话剧。这种情景若单看克利瓦夫夫人的红发迎着阳光不停打转，便足以认为酷似火焰陀螺，也仿佛暴怒发狂的蛇发^[1]般极端凄惨恐怖。当时，如果克利瓦夫夫人不是拼命用一只手勾住窗框，也许不久后箭翎萎断，箭鏃松脱，她一定会直接摔落在三丈之下的地面上，粉身碎骨。

听到惨叫声后，克利瓦夫夫人虽然随即被救下，但是她的头发几乎完全被扯光，而且因为发根出血，昏迷不醒的她脸上好像被泼了赭丹般，看不出原来容貌。

惨事发生三十五分钟后，法水一行人抵达黑死馆。法水即刻前往克利瓦夫夫人的病床探望，因为医师已让她恢复意识，所以才能听到上述事情。但是，超出前面所述、更确实的真相却掌握在潜伏于混沌彼方的凶手手上。她说当时自己面向窗户，椅背朝向房门，自然无法见到在自己背后的人物的相貌。另外，进入该房间的左右走廊各派有

一位便衣刑警在转角处监视，都表示没有任何人出入。换句话说，该房间等于几乎密闭的箱子，绝不可能有能避开刑警视线并具有可疑形体的生物进出该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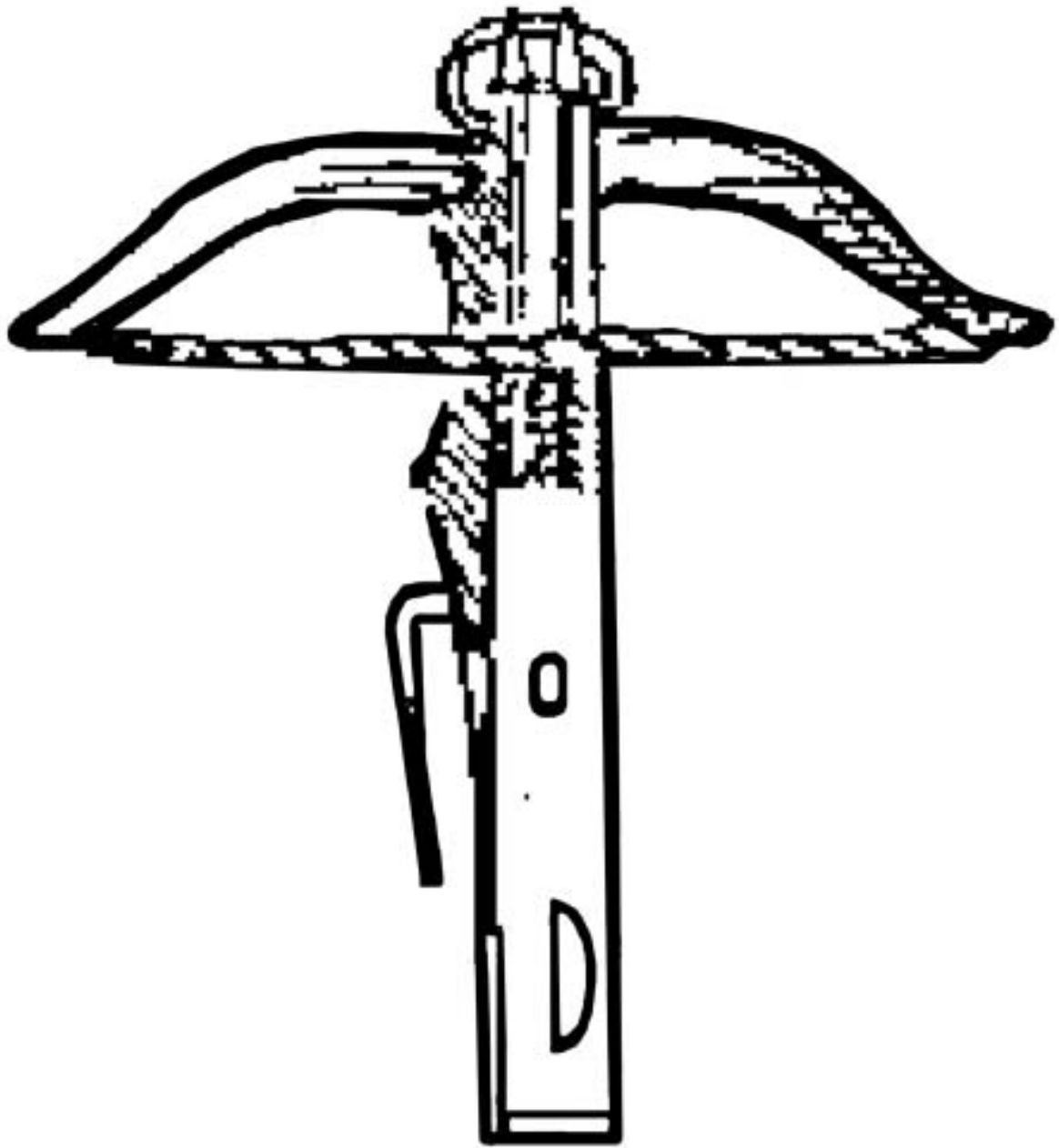
法水讯问过后，走出克利瓦夫夫人的病房，立刻去检查出事的武器室。

武器室从正面看乃是在主建筑物的正中央，被两条凸出回廊夹住，两扇玻璃窗与其他窗户不同，乃是十八世纪末的上下层式样。另外，室内也是用北方哥特式玄武岩铺叠成的叠石式样，四周则是用大约一人能抱住的方石砌成，构成了昏暗、粗糙、朦胧，类似德奥托利亚王朝建筑的气息。室内除了陈列品之外，只有巨大的石桌与一张无顶的长靠背椅。而且，将这种黯淡气氛衬托得更沉闷的是装饰于四周墙壁上的各时代武器。

虽然并无上古时代的東西，却有莫尔加登战争时使用的小型放射式投石器、屯田军常备的攻城梯、类似中国元朝火攻器械的稍大型机器，以及手控鞍形盾和十二三种盾类，还有迪奥德西乌斯铁鞭、阿拉根时代的战锤、日尔曼链枷、诺尔曼形大枪和十六世纪的各种枪、十几种长短直叉混杂的枪戟类。另外，包括步兵使用的战斧在内，还有各种年代的西洋剑，甚至勃根第镰刀与萨巴根剑等珍奇武器。同时，到处陈列着奴夫夏德尔型盔甲或马基希米里安型、法尼斯型、拜亚尔型之类的中世纪盔甲。枪炮方面则只有两三种早期的手炮。

但是，巡视这些陈列品之时，法水一定很后悔没有携带他所珍藏的《古代武器书》前来。因为他时而叹息，时而眯着眼接近各种雕刻或纹章，可见这些武器变迁的魅力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不过，巡绕一圈，来到了附上水牛角与海豹的北方海盗式样的盔甲前时，他的视线从侧面墙壁上的不调谐空间移回，在面前的地板上拾起了一把火箭弩。（图十一）



图十一

那是全长约三尺的芬兰式火箭弩，是能发射带着火药的鬼箭进入敌寨，具有杀伤兼烧毁威力的可怕武器。若概述其构造，就是将附在弓上的绞结弦拉到中央把手，发射时将把手横倒。与初期的上卷式火炮相比，其构造相当幼稚，应该是十三世纪的产物。从这具火箭弩射出的鬼箭扮演着操控克利瓦夫夫人生死的角色。

但是，墙上挂着这具火器的位置正好在法水的乳头下方一带。另外，熊城拿来置于石桌上的鬼箭，发现其矢柄约两公分多，箭簇为四叉的青铜制品，箭翎则是鸛鸟羽毛所制，一看就知道强韧凶暴至极，的确具有将克利瓦夫夫人吊着飞行前进的力量。不仅这样，箭弩和箭矢上虽然没有手指碰触的痕迹，可是也完全不可能如熊城所怀疑的——箭矢乃是自然射出。因为在事发之前，这具火箭弩是搭着箭矢、箭簇朝向窗户挂在墙壁上的，而且，其操作绝非女性所能做到。

熊城先从当时半开的房门用手指画直线至墙面。“法水，高度正好符合，不过，到房门的角度最少相差二十五度以上。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自然射出，必须是与墙面平行，撞击到角落的骑马盔甲。我认为，凶手一定是蹲着拉弓。”

“可是，凶手并未射中目标！这是我最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点。”法水咬着指甲，神色黯然地喃喃说道，“第一，距离很近，而且箭弩上又有准星。当时克利瓦夫夫人背向坐着，只有头部露出椅背，想狙击她的头比使用虫针刺中苹果还来得容易。”

“那么，法水，你有什么看法呢？”在此之前，检察官一直抱着某种期待地走在叠石上，努力想找出破绽，但却毫无所获地走回来。

法水突然走到窗边，指着窗外的喷泉。“问题全在那个惊骇喷泉上。那是巴洛克时代盛行的恶劣嗜好的产物，是利用水压的装置——只要有人接近至一定距离，两旁的雕像就会突然喷出水烟。仔细看那玻璃窗，上面还留下鲜明的水沫痕迹，所以一定是在极近期内接近喷泉被水烟喷到所留下。当然，如果只是那样应该也不足为奇。但是，今天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于是就出现了水沫为何会来到这儿的疑问。支仓，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法水的脸上瞬间浮现阴影，有些过敏似的两眼闪动着光芒。“若是依照莱比锡派的说法，就是所谓的‘今天的犯罪状态极端单纯’吧！某人如妖怪般潜入，狙击那位红发犹太老女人的后脑，射偏的同时也匆匆消失。当然，对于其令人不解的潜入，那句‘在大楼梯后面’让人抱了一丝希望。就算我的预感正确，能够解决眼前现象，但是从今天这件事可知，这次事件所覆盖的范围非常广，那水烟……如果改为神秘性的说法，应该是‘水精取代火精，而且射偏’。”

“又要提出赫尔兹^[2]山的风景吗？你是真想述及这种事？”检察官用力咬住烟屁股，责怪地问。

法水的指尖神经质地动了动，敲打窗框。“当然，那位可爱又常闹别扭的人物有逐渐漠视启示图行动的倾向，也就是说，他正在玩弄黑死馆杀人事件的根本规条！‘加里波第应该被倒立着杀害’以伸子昏迷的形态出现，然后，‘欧莉卡应该被蒙上眼睛杀害’却变成克利瓦夫夫人差点‘飘浮在半空中遇害’。当时，惊骇喷泉喷出的水烟是被某双看不见的手引导而飘至这个房间的窗户。你知道吗，支仓，那是这桩事件的恶魔学。病态且如此公式化的巧合怎么可能这样齐备！”

这件事的确有如隔着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并让检察官写入疑问一览表之中。但是经过法水如此明白的指点，其中化为暗影蠢动、有如瘴气之物，感觉上远比事件的犯罪现象更加令人凛然颤栗。

房门在这时打开，在便衣刑警的保护下，塞雷纳夫人与雷维斯进入房间。进门后，表面上看来很温和的塞雷纳夫人瞥了一眼三人沉郁的样子，连声招呼也没有，随即用一只手撑在石桌上，气愤地说：“哼！你们还是很优雅地聚会呀！法水先生，请你调查利用那个凶恶玩偶的——津多子。”

“什么！调查押钟津多子？”法水似乎有点惊讶。“这么说，你是认为她企图杀害你们了？不，事实上，她如果想行凶，中间还隔着一层无法破坏的障壁。”

雷维斯打断法水的话，他搓揉着双手，有些迟钝却又柔和地开口。“可是，法水先生，所谓的障壁只是建筑在我们内心……或许你也听说了，那个女人有丈夫也有家，却约摸一个月之前就开始留在这儿。没有理由为何要远离自己的家？不，这完全只是我幼稚的想象……”

法水好像打算一举就压倒对方。“不，重点就在幼稚。在人性之中，通常应该没有比孩童更具虐待性的吧？”

他对雷维斯予以露骨的讽刺之后，接着又说：“雷维斯先生，记得我曾经问你雷纳的《秋之心》中‘的确存在着蔷薇，其附近鸟啼声

消失’的事吗？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话，下一次该轮到你被杀了。”

法水预言似的说着，但其中似乎有着他一贯的反讽。

雷维斯的脸上瞬间浮现一抹冲动的苦闷，但是他在咽下一口唾液后，立刻恢复原来的神色。

“谁是狙击目标都一样，反正莫名其妙的接近总是比光明正大的胁迫更为恐怖。不过，造成我们将卧室房门锁上，如要塞般补强的原因，绝非最近才出现，而是之前就已发生过与那天神意审判会同样的事。”

雷维斯面部紧绷，似乎已忘记几秒钟前与法水演出的默剧，开始叙述。“那是博士死后没多久的事，也就是去年五月初。那天晚上，我们在礼拜堂练习海顿的C短调四重奏，在演奏进行之时，葛蕾蒂小姐突然轻叫出声，右手的弦弓同时掉落地上，左手也逐渐无力地下垂，眼睛凝视房门方向。当然，我们三人知道后也都停止演奏。这时，葛蕾蒂小姐用左手拿着的提琴倒指房门，叫着‘津多子夫人，是谁在那边’。不出所料，门外出现津多子的身影，但是她却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回答‘不，什么人也没有’。当我们追问时，你知道葛蕾蒂小姐说什么吗？她用非常恐怖的声音大叫‘不，应该是算哲博士在那边’。”

在他这么叙述的时候，害怕得全身乏力、动弹不得的塞雷纳夫人则紧紧抓住雷维斯手臂。

雷维斯怜惜似的扶住她的肩膀，用仿佛在嘲笑无知者无畏的眼神望着法水。“当然，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的解答化为神意审判会的那件事出现。不，我们本来都不相信所谓的神灵主义，也认为会出现那种神秘玄怪的巧合，必定存在着排练公式。法水先生，你要知道，你所找寻的蔷薇骑士与两次奇妙的不可思议异样地符合，那么，不必说，当然就是津多子了。”

这期间，法水默然凝视地面，但却似预期到某件事情的可能性一般，有气无力地叹息出声。

“无论如何，今后会在你们身边派人特别严密保护。还有，对于再次问你《秋之心》的事，我由衷地道歉。”

法水说出他人实在无法理解的奇妙言语后，将问题转向此次事件上。“对了，今天发生事件时，你们在哪里？”

“我在自己房间里帮乔康达^[3]洗澡。”塞雷纳夫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之后，偏头面向雷维斯。“奥托卡尔先生应该是在惊骇喷泉旁边。”

这时，雷维斯的脸上浮现强烈的狼狈神情，不过却以极端不自然的笑声掩饰。“加里波第小姐，如果箭镞与箭翎方向相反，箭弩的弓弦大概会切断吧！”

两人接下来又继续对津多子的行动予以诸多严厉批评后，这才走出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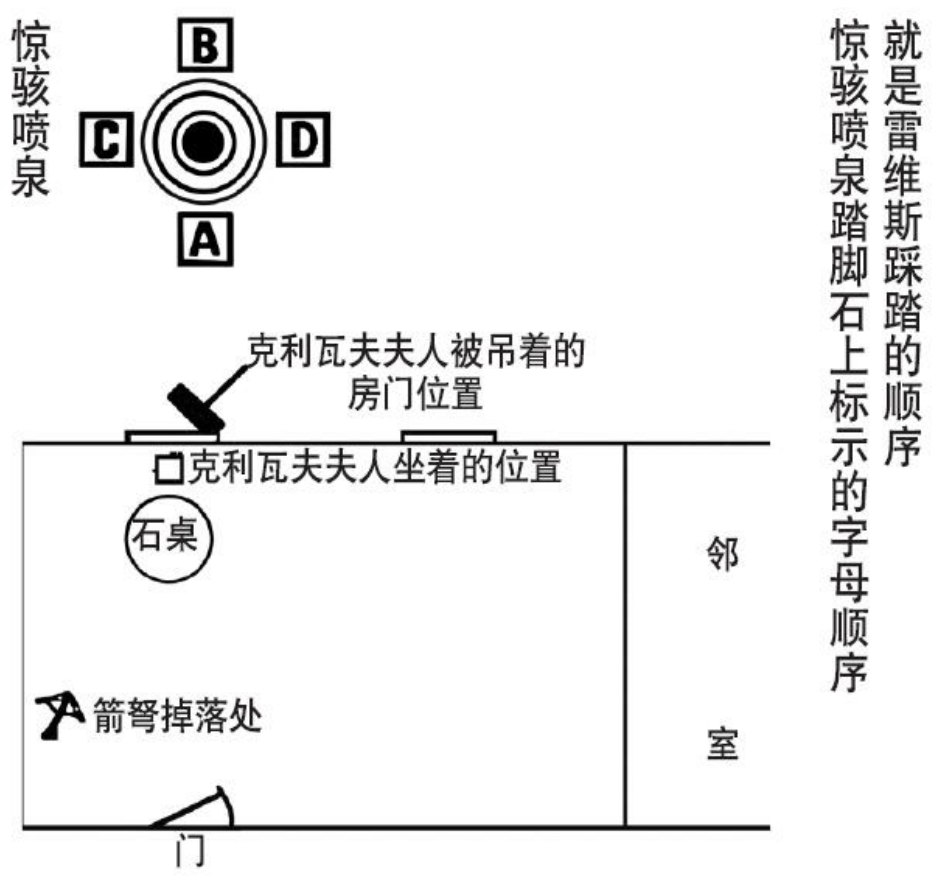
两人消失在门外时，便衣刑警进入，说明旗太郎等四人的不在场证明。依他所言，旗太郎与久我镇子在图书室内，已恢复清醒的押钟津多子在楼下客厅。但是，很不可思议地，只有伸子的行动不明，没有任何人看见她。

听完该刑警的调查说明，法水脸上浮现复杂的表情，今天第三次说出奇妙言语。“支仓，我认为雷维斯那慷慨激昂的态度总是交缠着执拗，那男人的心理实在非常复杂，或许是想庇护某人的骑士精神吧！更或许，那样深刻的精神纠葛已让他跨越了疯狂的境界。但是，让人更担心的却是他坐在运尸车上的模样。”

法水对雷维斯正常的举止言行作了异样解释之后，将视线移到喷泉的众雕像上，慌忙放回正要拿出来的香烟说：“那么，接下来去调查惊骇喷泉吧！虽然我不认为他是凶手，不过今天事件的主角一定就是雷维斯。”

惊骇喷泉的上方是黄铜制的巴纳索斯^[4]群像，水盘的四周有踏脚石。踩在石上，雕像头上就会朝不同方向喷出四道水柱，大约持续十秒钟。踏脚石上留着溶霜泥土的鲜明鞋印，循鞋印可知雷维斯是以复杂的路线前进，而且只留下踩踏一次的痕迹。最初是从主建筑物方向

走过来，先踩最正面的踏脚石，然后是踩对面的踏脚石，接下来踩右侧的踏脚石，最后才踩左侧的踏脚石。可是，如此复杂至极的行动究竟有何意义，当时连法水都判断不出。（图十二）



图十二

之后回到主建筑物内，在前天当做讯问室的那间平常未开放的房间，也就是丹尼伯格夫人死亡的房间，首先传唤伸子。在她未到之前，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法水的注意力完全被数十年来在这个房间、几度被锁上又开启、多次目击流血惨事的床铺吸引了。或许，也是因为某种异样的预感吧！

他只是从帷幔外面探头进入，却立刻不自觉地呆立当场。因为，他受到上次完全没有感觉到的奇妙冲动所袭。仅仅因为尸体不见了，被帷幔围住的这块小区域里便溢满异样的生动气息。或许是没了尸体，于是连构图也跟着改变，只是望着纯粹的角与角、线条与线条的交错所引起的心理影响吧！

不过，实际情形与这种情况还是有所不同，虽是同样冰冷，却从里面有如接触到活鱼皮肤般的空气中，仿佛听见了轻微的悸动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能充分感受到操纵生体组织的一股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但是，在检察官与熊城进来以后，法水的幻想就消逝无踪，所以应该是室内构图的原因吧！

法水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仔细观察过床铺。

在支撑顶盖的四根柱子上，松球形的顶花成为冠雕，其下方全是有明显刀痕的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三十橦楼船的浮雕。而船头中央是逆风展翼的无头布兰登堡荒鹫。这种乍看似史书模样的奇妙配合就是装饰这个桃花心木床铺的构图。

当法水终于将脸离开断颈鹫的浮雕时，传来门上把手轻轻转动的声音，被传唤的纸谷伸子进入。

[1] 希腊神话中魔女梅杜莎的头发。

[2] “赫尔兹”为“妖精”之意。

[3] 那只圣伯纳犬的名字。

[4] 希腊中部的圣山，太阳神阿波罗的居处。

第六章 算哲埋葬之夜

一 剖成两半的彩虹

纸谷伸子的登场——这是事件的最高潮，同时也是分隔妖氛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最后一道界线。原因何在？因为事件中的人物以克利瓦夫夫人为底线，能筛选的都已筛选过了，只剩伸子是最后的唯一的希望。而且，先前她在共鸣钟室所扮演的角色绝非暧昧模糊的人类表情，只是一种离奇得无法以常理分析的角色……换句话说，这是杀人凶手的具像表现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面具。因此，法水在此若无法找到衡量伸子的机会，很可能事件落幕时将会由凶手拉下那可怕的黑暗凶恶的帷幔！

不，重点在于，如果要找出一直在这桩犯罪事件中穿梭、如鲛鱼般的怪物，让事件的经过明显集中于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确认连法水也无法防止、仿佛大魔灵般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在伸子苍白的脸庞从门后出现的同时，室内的气氛立刻异常紧张，即使是法水都涌起一股无法压抑的奇妙神经冲动，产生仿佛全身被冰冷手指搔抓般的焦虑。

伸子应该是二十三岁，不论脸型或身材都令人感觉有点肥胖，其轮廓恰似法兰多尔派^[1]的女人。其脸庞有着日本女人罕见的深刻阴影，充分显示其内在的深沉，而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她那有如葡萄般的双眸，仿佛羚羊般敏锐地散发出睿智的热情，却也带有隐藏在其精神世界中的异样病态光辉。整体说来，她并无黑死馆里的人们特有的奇妙、晦暗、黏腻的执拗。但是，可能因为整整三天不断与绝望凄惨苦斗的折磨吧，她显现出可怕的憔悴。

她好像连走路的气力都已消失，仿佛哮喘般地急促呼吸——锁骨与咽喉不断上下起伏——三人在座位上都可看得一清二楚。不过，等她蹒跚来到近前坐下后，随即像在镇定亢奋的情绪般闭上双眼，双臂紧抱于胸前，全身动也不动。同时，黑色服饰上的萱茅图样的尖尾部分仿佛碟形枪形状环绕住她的颈项，这种偶然形成的异样构图更酝酿出中世纪般的审问气氛，朝向被懈树与方石包围的沉郁死寂房间的四周扩散。

不久，法水嘴唇微动想打破沉默时——可能是打算先下手为强吧——她抢先开口。“我要自白！毕竟我在共鸣钟室昏迷不醒时，手里还握着短

刀，同时在易介被杀害的前后，还有今天克利瓦夫夫人出事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不在场证明。不，一开始，我就被安排在这桩事件的终点，所以就算在这里继续无聊的问答，这种情况还是不会改变。”伸子停下来，连续用力深呼吸后，接着说，“何况我有特别的精神障碍，常会出现歇斯底里症状，不是吗？这是久我镇子告诉我的，她说精神犯罪病理学家克劳特欧文引用尼采的话，强调天才的背德性是‘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人性特征——产生幻觉，换言之即是具有深刻的精神扰乱能力’。呵！呵！呵！就是这样，所有条件齐全，事情既简单又明了，我已经很厌烦再坚持自己不是凶手了。”

那声音有点不像是她的，几乎是自暴自弃的态度，却又像孩子气的示威，可以清楚见到凄惨地想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努力。说完话后，她脸上浮现精疲力竭的困倦之色。

法水以柔和的声音问：“只要你能说出在共鸣钟室见到的人的姓名，我认为没有立即穿上丧服的必要。”

“你虽然这么说，但那到底是谁呢？”伸子以完全不明白的神情反问，不过，接下来的样子却不像是怀疑诧异，而是受到某种潜在的恐怖意识的冲击。

性急的熊城首先忍不住，随即提出她在朦胧状态中亲笔签名的那件事，严厉要求伸子说明。

“你要知道，我们想问的只有这一点。就算不希望断定你是凶手，如果无法逆转结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就是说，要点只在此两者，没必要多问其他事情，别忘了我的话具有重大的警告意义，对你而言，这应该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

熊城表情沉痛地提醒之后，检察官接着晓谕。“当然，像那样的情况，就算任何说谎成性的人都不能排除在外。因为，即使是精神上完全健康的人也会有那样的瞬间存在。现在请你说出该X的实数！是降矢木旗太郎吗？……不，那究竟是谁？”

“降矢木……吗？”伸子幽幽说着，脸逐渐转为苍白，就像内心有两股力量正在缠斗般。不过，吞咽了几次口水以后，仿佛闪过智慧的灵光，带着强烈颤抖的声音接着说：“啊，找那个人有事吗？若是这样，我知道键盘所在的凹入天花板上垂挂着正在冬眠的蝙蝠，还有一两只活着的大白蛾，所以，如果你们知道冬眠动物的趋光性……只要将光线面向对方，那

些动物很可能就会对着光线明白说出一切。或者，如这桩事件的公式，你们指的是算哲先生？”

伸子表现毅然决心，似乎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对某事守口如瓶。但是，说完上述的话以后，不知何故，她好像在等待某种恐怖的话，全身僵硬。也许，是对自己极尽嘲讽的这番话有忍不住想掩耳的冲动吧！

熊城咬紧牙根，恨恨地凝视对方。

这时，法水眼中浮现怪异的光，交抱的双臂放在桌上，提出奇妙的问题。“啊！算哲……凶兆的象征——黑桃国王吗？”

“不，算哲先生是红心国王。”伸子反射似的回答，并用力叹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若是红心，应该就是代表爱抚与信任。”瞬间，法水的眼睛敏锐地眨了一下，“对了，你方才提到的蝙蝠到底是在哪一边呢？”

“从键盘中央看的话，恰好是在正中央。”伸子毫不犹豫，以自制的声音回答，“但是，旁边有它们最喜欢的蛾。只是，如果蛾一直保持沉默，我想就算是再残忍的蝙蝠应该也不会去伤害它吧？问题是，预言总是与现实相反。”

“那种童话般的梦改天到牢房里慢慢做吧！”熊城诅咒似的说。

法水劝止似的望了他一眼后，面对伸子。“没关系，请继续。我本来就讨厌雪莱的妻子^[2]那一类的作品，因为，我已经厌烦那种会促进内分泌的感觉。不过，那白羽领巾为何晃动？共鸣钟室是在何种状态下送风至你身上？”

“事实上，蛾终于成为了蝙蝠的食饵。命令我那样做的人是克利瓦夫夫人，而且要我独自行驶三十樯楼船。”伸子脸上瞬间掠过冰冷的愤怒，却又立即消逝无踪。“因为，她要求我弹奏平常由雷维斯先生弹奏的共鸣钟，而且是反复弹奏三遍。所以，最初的弹奏到了中段，我已经手脚无力，眼前也逐渐朦胧。这样的症状，久我女士说是‘微弱的狂妄’，也是‘病理热情的沉船状态’。她告诉我‘当时必然有极端伦理性质之物仿若战马般竖耳跃起，而且是在最宁静的瞬间，绝非道德性质，也无法否认其中存在着杀人的冲动’。这也是你所认为的像诗一般的告白吧！”

她以冰冷轻蔑的视线瞥了熊城一眼后，说出当时的记忆。“可能也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吧。我狂热地沉醉于自己正在弹奏的曲子，只知道寒风不时吹掠过我的脸，换句话说，应该是冰冷刺痛的感觉吧！也因为那种刺激一直没有停止，所以终于能弹奏完三遍赞美诗。停止弹奏之后，刺激从楼下礼拜堂涌上的《镇魂曲》乐声的低弦部分开始消失，逐渐远离我的耳朵，紧接着在室内一举扩散，那种节奏性、仿佛节拍器的反复声音让我的疲劳逐渐淡去，虽然非常缓慢，却使我一点一点地陷入舒适的睡眠之中。所以，当曲子结束，我的手脚再度开始活动的时候，我的耳里还是不停想着那种快意的节奏。但是，就在那时，突然有东西击中我的右脸颊，产生了有如燃烧似的热痛，紧接着的刹那，我的身体向右方扭倒，然后完全失去知觉。也就是在那个瞬间，我在天花板的凹入处看见蛾……可是，今天早上我再去看的时候，蛾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只见到该处倒挂着蝙蝠。”

伸子结束陈述的同时，三人的视线不期然地相互碰触，并皆浮现困惑之色。因为，被视为造成伸子症状发作、命令她演奏共鸣钟的人，居然是方才演出讽刺逆转剧的克利瓦夫夫人。不仅如此，假设如伸子所言，她是向右侧倒下，那么旋转椅的疑问就更加难解了。

熊城狡黠地眯起眼。“这么说，如果有人从你的右方攻击，恰好该处就是楼梯尽头的房门了？无论如何，最好不要再无谓的自我牺牲……”

“不，我才不想耽溺于这种危险的游戏！”伸子以强硬的态度说，“我真的很受不了！居然那么接近恐怖的怪龙。可是你们想想，就算我指出该人物的姓名，面对那种有如浅掘坟墓的前提，也不过是对那种神秘力量提出假设。事实上，你们绝对还是会就我手握短刀的这一点，要求我接受法律审问。不，连我都相信自己在类似性上是凶手，更何况今天的事件也是一样，那位红发母猴子被狩猎的风景中，也只有我没有不在场证明。”

“你刚刚说的红发母猴子究竟是什么意思？”检察官以审慎的目光问道。他内心里觉得这女孩是个与其年龄完全不成比例的可怕对手。

“这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伸子嘴角扭曲，作出令人觉得奇妙的姿态，额头浮现汗珠，似乎能从其中窥见她内心的复杂冲突，也可知道她是如何地想挣脱眼前的绝望。她已经精疲力竭，这可以从她眼睑沉重的动作窥知。但是，她又冷漠地接着说：“因为，就算克利瓦夫夫人被杀，也不会有人感到悲伤，她真的是那种死了比活着还让人高兴的人……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那么，请你说出可能有这种想法的人的姓名。”熊城虽然对这位女孩玩弄他人般的态度保持充分戒心，仍忍不住被吸引，“如果有谁特别希望克利瓦夫夫人死掉的话。”

“比如我自己。”伸子毫无怯色地回答。

“因为我偶然发现了重要的事实。以前一直未曾公开，可是，这次我以秘书的身份公开了算哲先生的遗稿，其中有关于克米艾尔尼基大迫害的详细记录，而……”此时伸子忽然露出受到冲击的表情，住口不语，然后好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胸中的苦闷剧烈斗争，不久便接道，“我不能说出其中内容，但是，从那之后，我的内心痛苦不堪。当然，该记录马上就被克利瓦夫夫人撕毁，但从此之后我就被她视同仇人。像今天也是一样，只是为了打开窗户就找我过来，而且不知道开上开下多少次，才调整到她满意的那个位置。”

克米艾尔尼基大迫害——三人之中，只有法水知道其内容——在十七世纪中频繁发生犹太人迫害事件的柯卡萨斯地区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大迫害，也因此，哥萨克族人和犹太人之间开始异族通婚。但是，尽管已识破克利瓦夫夫人是犹太人，法水还是对据称被撕毁的记录内容所吸引。

这时，一位便衣刑警进入，报说津多子的丈夫——押钟医学博士已赶到宅邸。

押钟博士前往福冈旅行，为了请他公布遗嘱而突然传唤他回来，在此当然只能先中断对伸子的侦讯。因此，法水暂时搁置丹尼伯格夫人事件，想迅速掌握对方今天的行动。

“这些问题以后再向你请教，不过，你为什么无法证明今天事件发生时自己不在现场？”

“为什么？那是因为连续两次的不幸。”伸子略发牢骚后，忧伤地接着说，“我当时正好在树皮亭^[3]里，那儿被美男桂的篱墙围住，从任何地方都看不见。而且克利瓦夫夫人被吊着的武器室窗户虽然就在附近，却被美男桂的篱墙遮挡住，因此我连发生了那种像马戏表演似的事都不知道。”

“可是，你应该有听见她的惨叫声吧？”

“当然听到了。”伸子几乎是反射性地回答。但是，她的表情紧接着出现异样混乱，声音也带着颤抖。“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离开树皮亭。”

“那又是为什么？这样绝对只会加深你的嫌疑。”熊城严厉地追问。

伸子双手抱住胸口，嘴唇痉挛，勉强压抑住情绪，不过嘴里却吐出冰冷话语。“我也无法讲出理由……因为，反复多少次都一样。重要的是，克利瓦夫夫人发出惨叫的一瞬间之前，我看见那扇窗户旁有奇妙的东西，那就像发光的无色透明物体，可是形状却很模糊，简直就像气体。那东西在窗户上方的空气中出现，飘浮着斜斜进入窗户内，之后随即听到克利瓦夫夫人的惨叫声。”伸子脸上再度浮现恐怖神色，似在窥看法水的反应。

“最初因为雷维斯先生在那边，所以我以为是惊骇喷泉的飞沫，可是，仔细一想，当时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不应该会是飞沫。”

“哼，又有怪物出现吗？”检察官蹙眉，喃喃自语，同时内心深处应该还会补上一句——还是你说谎？

熊城仿佛下定决心似的站起来，冷冷地对伸子开口说：“我知道你这些天来饱受失眠之苦，不过，从今天起，你应该就能好好地睡觉了吧！监狱通常是刑事被告人的天国，因为手脚与颈部被绑住，全身会产生愉快的贫血，神智就会逐渐模糊。”

一瞬间，伸子的视线低垂，双手掩面，俯趴在桌上。

熊城正想拿起话筒叫警车时，法水不知在想些什么，竟拉住电话线，扯掉墙上的插头，放在伸子手掌上，然后看着哑然无语的三人，述说自己的感想。

啊！事态又再度逆转了。

“事实上，对她而言是不幸的怪物似的东西，却让我产生写诗的念头。如果现在是春天，那一带应该是花粉与香气之海吧。不过，就算是草木枯萎的寒冬，那座喷泉与树皮亭的自然舞台也能让我认同她的不在场证明。她与克利瓦夫夫人都是被候鸟……被彩虹所救。”

“啊！所谓的彩虹是……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呢？”伸子的身体突然像是弹起来般，泪眼模糊地望着法水。

但是，另一方面，彩虹却将检察官与熊城逼落绝望深渊。或许，对两人来说，那一刹那是直接感受到完全无力的瞬间吧！何况，在法水所提出的七彩华丽、回响强烈的画面中，还有绝对会受到迷惑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法水静静开口。“彩虹……那的确是仿佛皮鞭般的彩虹。但是特别在意凶手，又披上久我镇子的玄学面具之时，就会被蒙蔽住而无法窥见。我由衷同情她饱受苦难的立场。”

“这么说，如果借用久我镇子的话，应该就是动机转变吧？可是，那种外在的遮蔽已全部洗掉了呀！伪恶、玄学……这一类的恶行对我而言，确实是过于沉重的衣裳。”

自首日以来的郁积之物一下超越她的控制而释放出来。她的身子如同小鹿般轻盈跳跃，双臂举至水平，拳头贴着耳根；她边左右摇晃着双拳，边用因喜悦而恍惚的眼神在虚空中写着某些文字——出乎意料的欢喜让伸子完全疯狂了。

“啊，好刺眼……我虽然一直坚信这道光明必有到来的一天，可是那黑暗……”伸子仿佛不想看似的闭上眼，狂乱地摇头，“我什么都可以做给你们看，不论是跳舞或倒立……”

她站起来，踩着波兰圈子舞的四分之三拍子，像陀螺似的开始旋转。不久，双手用力撑住桌缘，下垂的头发向后方甩高，接着说：“可是，共鸣钟室的真相与我无法离开树皮亭的事请你们不要再追问。这座宅邸的墙壁中有很不可思议的耳朵，除非能破坏墙壁，否则我也不敢相信能一直获得你们的同情。现在，请开始下一个问题。”

“不，今天已经结束。虽然还想请教丹尼伯格夫人的事件作为参考之用……”法水说着，让因为狂喜亢奋而不想离去的伸子离开。

漫长的沉默与尖锐的黑影——伸子离开后的室内恰似台风过境，溢满难以言喻的悲痛气息。因为他们以伸子的解放为转机，在人类世界已断绝希望。黑死馆底下的可怕洪流，不，甚至每一个细微的犯罪现象，都以充满阴影的巨大魔力倾注在事件的动向上。

熊城怒容满面，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突然将法水拔下的插头用力丢在地板上，站起来，在室内大步来回踱着。

法水却淡淡地对他说：“熊城，这么一来，第二幕终于结束了。果然是名副其实，有如迷宫般混乱纠结。不过，下一幕开始时，雷维斯应该会登场。接下来，事件一定会顺风顺水地宣告解决。”

“解决？太可笑了！我现在连递出辞呈的力气都没有了。大概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吧？到第二幕为止是人间世界的场景，第三幕以后则是神巫

降灵的世界。”熊城消沉地喃喃说着，“反正接下来的工作只是阅读你珍藏的十六世纪前期的荒诞典籍，还有书写我们的墓志铭。”

“嗯，的确是与十六世纪前期的典籍有关，不过，另外还有类似的空洞论点。”检察官不失沉重的态度，诘问似的冷冷望着法水。“法水，载着枯草的马车经过彩虹下，然后，穿木鞋的少女跳舞……如此一来，这桩事件中将会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实在无法了解这种牧歌般景象的意义！大体上而言，所谓的彩虹到底是何种现象的比喻呢？”

“开玩笑！那不是典故，也不是诗，当然更非类推或对照，那是在凶手与克利瓦夫夫人之间确实出现的真实彩虹。”

法水以梦想仍未消失、充满炽热情感的眼眸望着检察官时，房门被静静推开了。而且，毫无预告地，久我镇子削瘦辛辣的脸突然出现。那一瞬间随即有股令人窒息般的空气吹入。或许，这位学识丰富、具有强烈中性个性的神秘论者，会让很难在人类之中寻找凶手的异样事件更加黯淡渺茫吧！

镇子轻轻行个注目礼后，用与平常一样的冷淡语气开口，但内容却颇为偏激。“法水先生，我觉得事实正好相反，因此我无法相信那些候鸟所说的话。”

“候鸟？”法水泛现奇异神采的眼眸圆睁，立刻反问。因为，自己方才视为彩虹表象而说的话，也不知是否为巧合，竟由镇子口中说出。

“没错！我指的是还活着的三只候鸟。”镇子恨恨地说着，正面凝视法水。“我想强调的是，不论那些人如何采取自卫措施，津多子夫人绝对不是凶手。而且，她今天早上虽然已经可以起床了，却尚未恢复到能接受讯问的程度。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水化氯醛过量会出现什么症状才对，她想在今天之内从贫血与视神经疲劳中完全恢复过来非常困难。不，我不禁觉得她似乎有着玛莉·斯图亚特^[4]的命运……也就是说，你的偏见最为可怕。”

“玛莉·斯图亚特？”法水好像突然被勾起兴趣，上半身往前探出。“这么说，你是指那三人是过度善良的好人？或是戏弄伊莉莎白女王的权谋？”

“那是两种不同的意义。”镇子冷然回答，“你或许知道，津多子夫人的先生押钟博士为了经营自己的慈善医院几乎是倾家荡产，即使这样，

为了继续维持下去，津多子夫人无论如何仍必须竭尽所能地再度沐浴于亮光之中，同时，她所接受的喝彩也会让对医药不抱希望的几万人均沾吧！事实也是如此，‘温和待人者可得到福分，挡住门口者却会妨碍别人’。法水先生，你应该知道所罗门王说这句话的意思吧。我指的是那扇门，也就是在这桩事件中注入凄惨亮光、有钥匙孔的门。那里有这座黑死馆永生的秘密钥匙。”

“你能更具体地说明吗？”

“那么，你知道修尔兹^[5]的精神萌芽论^[6]吗？因为我自己并无确实的论据，所以并未坚持此说。”镇子再度大笑出声，为这桩事件招来凄风苦雨。

“什么！精神萌芽论？”法水突然一脸恐怖的表情，结巴地大叫，“那么，论据何在？对于这桩事件，你为何主张生命不灭论？难道你的意思是，算哲博士仍令人费解地生存在世上？或者是克劳特·戴克斯比……”

精神萌芽——这个阴森可怕的名词首先从镇子口中说出，紧接着是法水将它注解为生命不死论。当然，与这两点有关之物绝对在这桩事件的底层暗暗成长，默默扩散，逐渐开拓其领域。但是，由于时机的因素，检察官与熊城却觉得其恐怖与幻想有如在眼前现实化，不禁觉得心脏仿佛被掐住。然而，另一方面，镇子也因为法水说出“戴克斯比”的名字，而像是面对一道谜题般，脸上浮现怀疑的表情，似乎这句话也牢牢抓住她的心。通常，依附性强烈者只要面对一项疑问，几乎都会进入几近无意识的恍惚状态，并出现异样的偶发性动作。镇子似乎也是如此，她拔出左手中指的戒指，开始在手指四周转动，戴上又脱下，神经质地反复着该动作。

这时，法水眼眸浮现光芒，趁隙站起，双手交握背后，开始在室内踱步。不久，他来到镇子身后，突然爆笑出声。“哈！哈！哈！开玩笑也要有节制，那位黑桃国王怎么可能还活着！”

“不，如果是算哲先生，那么他应该是红心国王。”镇子几乎是反射性地叫着，同时又出现恐怖的冲动，立刻将戒指套入小指，用力吐出一口气。“不过，我所谓的精神萌芽只是比喻，请勿将它以绘画性质思考。或许，它的意义更接近艾克哈德^[7]所谓灵性，即‘从父到子，人类的种子必然要有一次流转于生死之境，也就是在黑暗中饱受风吹雨打的荒野’。若是要更具体地说明，应该就是‘我们之所以找不出恶魔，乃是因为其形貌只存在我们的肖像中’。当然，这桩事件最深奥的神秘在那种超越本质、

外形与内容皆无的哲学小径中。法水先生，那根本就是足以撼动地狱圆柱的残酷刑罚。”

“我能理解，因为，在那条哲学小径的尽头有一项我已注意到的疑问。”法水的眉毛上挑，昂然反击，“不过，久我女士，即使是圣斯蒂法诺条约，也只有末节的一部分，有关犹太人的待遇才稍微缓和。可是，为何在迫害最严重的柯卡萨斯却允许犹太人拥有半个村区以上的土地？因此，所谓的问题就在于那内容不详的负数。但是该区地主的女儿——即这次事件中的犹太人——并非凶手。”

这时，镇子全身仿佛崩溃似的颤栗着，并断断续续地大力呼吸，发出轻微的叫声。“啊，真是可怕……”

然而，这位奇妙的老妇接下来却好像无法忍耐似的明示了凶手的范围。“这桩事件等于已宣告结束。我指的就是那负数的圆。完整包括动机的那个五芒星圆怎么也不可能有让梅菲斯特潜入的空隙，所以如果你能明白刚刚所说的荒野的意义，我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完，她突然站起来，法水慌忙制止她。“可是，久我女士，那所谓的荒野应该是指德国神学的光辉吧？但是，其命运论却是昔日塔洛与瑞索曾经陷入的虚伪光辉。我在你所说的精神萌芽论中发现一项惊人的临床性质的描绘，那是听过之后会令人疯狂的异样之物。你为什么会想到算哲博士的心呢？为什么会想到那位大魔灵呢？红心国王又是什么？——哈！哈！久我女士，我虽然不是拉法迪尔，但也学会了从外貌观测人类内心的方法。”

算哲的心……不仅镇子，连熊城与检察官在瞬间都僵硬如化石。而且，镇子内心的支柱很明显地从根本开始动摇，这可能是这桩事件中最大的颤栗吧！

不过镇子脸上却刻意露出嘲弄之色。“这么说，你和那位瑞士牧师一样，想比较人类与动物的面孔了？”

法水缓缓点着香烟，展现他微妙的神经反应，于是原本有如百花千卉般分散的无数不合理，转眼间便被吸附于一点之上。“也许那是神经过敏的产物。但是，无论如何，你称呼算哲博士为‘红心国王’，当然会从其中感受到异样氛围。若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刚好也从伸子口中听到完全相同的话。或许，这项巧合具有当做此桩事件最后王牌的价值吧！它也

许能彻底推翻我们一路追查、经由传统推理找出的怪物。特别是你，因为伴随默剧渲染的心理作用，更可以深入掌握住你的心像。

“用维也纳新心理学派的说法来解释，那就是所谓的症候发作，也就是在持续的、无目的、无意识运动之时，很容易出现在意识最底层之物。换句话说，不希望为人所知、想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会以某种形态表现出来。或者，在给予某种暗示性的冲动时，其伴随产生的联想性反应往往会出现于语言之中。

“我所说的暗示性冲动无他，就是我称呼算哲为‘黑桃国王’。不过，之前我提到戴克斯比时，就已牢牢掌握住不知戴克斯比真面目的你的心像了，因为你在无意识之间拔下又带上戒指，或是不停转动戒指的特征，给我留下一个巧妙引导心灵的间断时刻。

“这种间断时刻不仅在戏剧中是必要的，在侦讯上也绝对必要。久我女士，凶手虽是一位剧作家，却没有在剧本中给出任何一项提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调查人员就必须是一位完美的演员。不，请原谅我多话，我必须向你致歉的是，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径自窥探你的心像深处。”

说到这儿，法水又抽起另一支烟，反复渲染其夸张的表演。“但是，这种间断时刻非常混沌不明，而且以十字状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简直就像层积云般在意识面蠢蠢浮动，其状态非常脆弱，只要稍微冲动，立刻就会完全消失。所以我才会说出‘黑桃国王’。因为，假设全部精神乃是一个有机体，当然必须从该处出现物理反应之物。因此我期待着你对这句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词语的某种反应，结果，你果然将它改成‘红心国王’。就是这句‘红心国王’让我获得等同狂乱的异常启示。可是，你接下来又出现第二次的冲动，突然失控地将戒指戴上小指。我为什么会忽略你当时的恐惧神色呢——”

法水的声音停顿，脸上浮现一股颤栗。“不，我甚至感觉到更沉闷、更严重的恐惧。扑克牌上面的人像都是上下一体左斜相对，重要的心脏部位被对方美丽的无袖外套遮住。而从画像中消失的心脏被改为画印，置于右侧上端。或许是想得太多，但是，如此一来，便可能忽略其中灿烂的凄惨光辉，而认为‘啊！心脏在右侧’。所以，如果将你所说的‘红心国王’解释为你的心像，那么算哲博士应该就是心脏在右侧的特异体质者，这样的话，或许所有四散分离、极端不合理的问题都能获得一线曙光，借机一扫而空。”

这种惊人的推定，紧接在先前深入探讨押钟津多子一事，成为事件中第二回的大戏剧。受到那超人逻辑吸引，检察官与熊城的表情都转为麻木，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当然，其中仍存在着疑点，只不过，法水接着举出例证，在其中灌入一股阴森之气。

“问题在于，如果那是事实，我们便将无法冷静。因为，当时算哲博士虽然被刺穿左胸的左心室——而且几乎是边缘部位，可是由于明显能断定为自杀，因此并没有被要求解剖尸体。这样一来，第一项疑问就在于，左肺叶下方被贯穿真的会当场死亡吗？对此，即使是在外科手术比较落后的南亚战争时，只要伤者能及时就医，几乎都全都可以痊愈，因此可知——对了，提到南亚战争……”

法水紧咬住香烟尾端，压低声音，脸上浮现毋宁是接近恐怖的神色。“有一册由梅金斯编撰的《南亚战争行伍医学辑录》的报告集，其中列举了一个几乎与算哲先生的状况相仿的奇迹。在格斗中右胸上方被西洋剑刺中的龙骑兵伍长，六十个小时后在棺材里复活。不过该书编辑者，也就是著名外科医师梅金斯提出如下的见解——‘死因很可能是西洋剑压迫到大静脉，导致血管变得狭窄，让流入心脏的血液急遽减少。但是，每当尸体的位置改变时，瘀血肿胀的血管中之血液就会流动，因此其复活可能是受到这种物理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物理影响的作用往往被认为类似能使尸体心脏复活的某种按摩。因为心脏本就属于物理性的内脏器官，而且就如布朗西卡尔教授所说，即使是在死亡之后，心脏一定仍持续着听诊或触诊所无法听见的细微鼓动^[8]。——这么一来，我胸中的疑惑又该如何是好？”

法水从算哲的心脏异位一事，提出比死者复活更具科学性论据的一项强烈疑惑。这时，在内心持续凄怆苦斗的镇子脸上突然掠过拼命的神情，仿佛已推开一切恐惧与不安，浮现对事情真相的良心。

“我要说出一切。算哲先生的确是心脏在右边的特异体质者，因此我对他企图自杀却未刺右胸的行为表示怀疑，所以我试着在尸体的皮下组织注射氨液，结果很明显地浮现了生命体特有的红色。而且，更恐怖的是，那条线在翌晨被人切断。只是我没有进入算哲先生墓窖的勇气。”

“你说的线是怎么回事？”检察官厉声问。

“是这样的，”镇子立刻回答，“坦白说，算哲先生是非常害怕被早期埋葬^[9]的人，所以建造这栋宅邸之初就已事先建造大规模的地下墓窖，而且秘密地设置了类似柯尼加·卡尔尼兹基^[10]式防止早期埋葬的系统。所

以在葬礼当天晚上，我整夜未曾合眼，静静地等待电铃响起。可是，那天晚上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因此我等到凌晨雨停，天色一亮，便慎重起见地前往后院的墓窖。在四周环绕的七叶树丛中藏着让电铃响起的开关，但我当时却发现开关之间夹着山雀的雏鸟，拉动把手的线却被割断。那条线确实是从地底下的棺材里拉出的，而且不论是棺材或地面上的棺材龕盖，都很容易从内部打开。”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法水咽下一口唾液，显得有点慌张。

“知道这件事的人有谁？也就是说，谁知道算哲心脏的特异位置与防止早期埋葬的设备的存在？”

“应该只有押钟医师和我知道。所以，伸子说的‘红心国王’之类的话语，只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

说完后，镇子脸上泛现仿佛害怕算哲报复的恐惧之色，向熊城要求派人保护，以与刚刚进来时完全不同的态度走出房间。

下大雨的晚上……应该会抹拭掉从墓窖出来的一切痕迹吧？如果算哲还活着，就能让所有使事件迷茫暧昧的不可思议颠倒现象完全回归到现实的真实世界。

熊城激动地大叫：“不论如何，能够做的事情全都试试看。法水，管他有没有搜索令，我们该挖掘算哲的墓窖了。”

“不，我认为怀疑调查的正统性还太早了些。”法水神情黯郁地说，“你们想想，镇子说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只有她自己和押钟博士，如此一来，应该毫不知情的雷维斯为何向算哲以外的人展现彩虹，而且达到那样完美的效果？”

“彩虹？”检察官恨恨地喃喃念着，“法水，我认为发现算哲心脏异位的你简直就像亚当斯或鲁维利亚，不是吗？在这桩事件中，算哲等于是海王星，因为那颗星星是在天空撒下各式各样的不合理之后才被人发现。”

“开玩笑！那道彩虹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必然性？如果不是偶然……就是雷维斯美丽的梦想。换言之，是那男人高傲的古典语言学精神。”法水又卖弄他极端离奇的语言游戏。“支仓，惊骇喷泉的踏脚石上留下了雷维斯的脚印，首先，这一点有必要视为韵文加以解释。在四块踏脚石中，他一开始是踩在靠主建筑物的那一块上面，然后是正对面的那块，接下来是

左右两块，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种循环中最具深奥意义的第五次的一踩——与一开始一样踩在靠主建筑物的踏脚石上。也就是说，雷维斯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之后，第二次踩上最先踩过的踏脚石。”

“不过，以结果来说，那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现象？”

“让我们认同伸子的不在场证明。从现象方面来说，则是让喷上天空的飞沫产生对流。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考虑从一至四的顺序，最后喷上来的飞沫右侧最高，接下来则略呈问号状依序降低。这时因为第五次的飞沫喷起，在气流的煽动下，开始下降的四道飞沫再度维持其形状上升，如此一来当然会与最后的飞沫引起对流现象，令第五次的飞沫在动也不动的空气中扩散，也就是从一至四的飞沫将最后上升的蒙蒙气流送至某一点。若要更详细说明，即是为了决定某个方向而必须要这么做。”

“原来如此，那就是让彩虹出现的蒙蒙气流？”检察官咬着指甲，颌首。“这确实可以充当伸子的不在场证明，因为，那女人说她看见异样的气体进入窗户内。”

“不过，支仓，所谓的地点却非窗户打开之处。你应该知道当时窗棧维持水平，窗户只是半开的吧！也就是说，喷泉的蒙蒙气流是从窗棧缝隙间进入。”法水严肃地说着，指出为彩虹所害的唯一人物。“否则绝不会出现那样强烈色彩的彩虹。因为彩虹并非产生于空气中的蒙蒙气流，而是因为留在窗棧上的雾滴而发生，问题在于构成七种颜色的背景。但是，更重要的条件却是看见彩虹的角度，换言之，就是火箭弩掉落——也就是当时凶手所在——的位置。而且，那位独眼的大明星……”

“押钟津多子？”熊城情不自禁惊呼出声。

“嗯，就是所谓的彩虹双脚处有黄金壶。也许只有那样的彩虹才有可能掌握得住吧！熊城，一般说来，彩虹在视觉半径约四十二度的位置会先出现红色，而该位置正好是火箭弩掉落之处。另外，该红色如果与克利瓦夫夫人的红发相映称，便能想象那是足以令人射偏目标的强烈眩光。更何况在近距离所见到的彩虹一分为二，颜色也苍白浅淡。”法水住口，但脸上又随即浮现得意的微笑。“熊城，只有押钟津多子绝不会那样，因为她以独眼所看见的彩虹只有一个，而且由于明暗对比强烈，色彩相当鲜明，完全无法辨别在一旁的同色物体。啊！那只候鸟——已化为雷维斯的情书——从窗外飞入，偶然地包围住克利瓦夫夫人的颈项，造成无法瞄准标的物的缺陷，这绝对只有津多子会受到影响。”

“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你刚刚说彩虹乃是雷维斯的情书？”检察官怀疑自己错听，追问着。

法水慨叹地进行他独特的心理分析。“支仓，你只知道这桩事件晦暗的一面，因为你忘了克利瓦夫夫人被吊在半空之前，伸子曾在窗畔出现。所以雷维斯见到伸子后，以为她是在武器室，才会在喷泉旁唱咏他理想的蔷薇。对了，你知道《所罗门王之雅歌》的最后章句吗？就是‘我所爱的人呀！请赶快走，如行经花香遍地的山上的鹿，如同小鹿’。那是对神充满憧憬恋慕，世上最伟大的情书，其中更将心爱者的心比喻为彩虹。根据波特莱尔的说法，那七种色彩等于热带性的狂热之美；而若依查尔德的歌咏，天主教主义的庄重灵魂的渴望会从中而生。另外，近代的心理分析学家们将该抛物线假设为雪橇滑行山坡时的心理，认为彩虹乃是恋爱心理的表征。

“支仓，那七种色彩是画家的调色盘，也相当于钢琴的每一个琴键。而彩虹的抛物线既是色彩法，也是旋律法、对位法，因为，移动的彩虹以每次两度视觉半径的视差进入视野里，变化色彩之后离去，也就是雷维斯将韵文的情书比喻为彩虹送给伸子。”

依法水的说法，最初认为制造彩虹乃是为了庇护某人的骑士行为，等到更加深入探索，终于归纳为恋爱心理时，也只能认定凶手未射中克利瓦夫夫人绝对是偶然。但是，问题在于无法向检察官和熊城提出实证，这让他们不但半信半疑，甚至以为法水拘泥于彩虹之类的梦想，不想挖掘最重要的算哲的墓窖。当然更想不到雷维斯的恋爱心理会在事件后段引起最后的悲剧。另外，他们更不可能注意到法水推定押钟津多子为凶手之事，其中更潜藏着某种重大的暗示性观念。

就像这样，一度被视为绝望的事件在短时间的讯问中反复起起伏伏，然后，到了五点三十分，终于展开对破解一切谜团的全部希望所寄托的“在大楼梯后面”的调查。

[1]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以法兰多尔为中心而活跃的画家们组成的流派，特色是忠于自然观察与激情表现。

[2] 玛丽·葛德文，雪莱续弦之妻，《弗兰肯斯坦》的作者。

[3] 在主建筑物左侧。

[4] 十六世纪苏格兰女王，后被伊莉莎白女王送上断头台。

[5] 弗利克·修尔兹，十九世纪的德国心理学家。

[6] 此种论述乃是狂信的精神科学家特有之物，属于一种轮回论。即，人死后从肉体脱离的精神化为无意识状态而永远存在，那是一种非常低级的东西，不可能表现意识，却具有能产生一种冲

动作用的力量，游离在生死交界处，时而会在潜意识中出现。

[7] 约翰·艾克哈德（1260—1329），最初是艾佛特的清教徒，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神秘学家兼泛神论者。

[8] 巴黎大学教授布朗西卡尔与讲师席欧报告数十个‘打开人体后，发现心脏仍持续鼓动’的实例，证实人死之后，心脏依然具有充分的力量。换句话说，证明了心跳并未完全停止。当然，从外面并无法听见心脏鼓动的声音。

[9] 这里的意思是死后随即下葬。

[10] 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侍从。

二 在大楼梯后面

法水从黄道十二宫导出的答案“在大楼梯后面”，符合的场所有两个小房间，一个是放置德蕾丝玩偶的房间，另一个则是与之相邻、内部毫无摆饰的空房间。法水首先伸手握住后一间的房门把手，发现也没有上锁，房门不声不响地开了。

由于房间并无窗户，里面一片漆黑，而且还有一股微微的冷空气迎面袭来。不过，当走在前面的熊城用手电筒照着，沿着墙壁前进之时，忽然，似乎听见什么声音。背后的检察官突然停住脚步，悚然深吸一口气，开始凝神静听。不久，用略带颤抖的声音，面对法水。

“法水，你听到那个了吗？从隔壁房间传来摇铃般的声音。你仔细听听看，如何？那应该是德蕾丝走路的声音……”

的确没错，正如检察官所言，在熊城厚重的脚步声之间夹杂着铃铃的轻微颤动声。无生命的玩偶正在走路，这的确是会令人连灵魂深处都冻结似的惊愕，也能想象玩偶旁边必须有某个人在操作，所以三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绝顶亢奋。

已经不是犹豫的时候了，熊城掀起一股暴风，几乎将门把拉断。法水不知想到什么事，突然爆笑出声。

“哈！哈！哈！哈！支仓，你所说的海王星就在这面墙壁内，因为那颗星从一开始就不是已知数。你回想一下，古代时钟室那座玩偶时钟的门上刻着什么内容。四百年前，千千石青左卫门接受菲利浦二世颁赠的竖琴，后来无人知道其行踪，这个声音很可能只是被截断的琴弦震动而发出的吧！最初是钝重的玩偶走在隔壁房的墙边，接下来是熊城的声音，也就是说，所谓‘在大楼梯后面’的答案，指的就是这面与隔壁房间交界的墙壁。”

但是，这面墙壁不论怎么样就是找不到设有暗门的痕迹！不得已只好破坏一部分。熊城先确定了声音传出的位置之后，挥动手斧砍破墙面，果然在该处出现拨动无数琴弦般的声响。然后，待木片碎裂，

连同手斧将其中一片拉下时，冰冷的空气随即从里面流泻而出——该处是两面墙壁间的空洞。

那一瞬间就仿佛恶鬼的密道被人从黑暗中挖掘出来，三人吞咽唾液的声音清晰可闻。随着敲击的声音，竖琴的弦音交替着发出有如狂鸟的凄惨声响，这是因为熊城开始破坏周围的木板。等他从尘埃中退出后，一边急促地呼吸，一边发出沉重叹息声，递给法水一本书籍，有气无力地开口。“什么都没有，没有暗门，没有秘密楼梯，也没有暗板通往地下，唯一的收获是这本书。这就是黄道十二宫秘密记述法的答案。”

法水也很难从这样的冲击中立刻恢复，这很明显意味着法水的双重失败。根据设计者是戴克斯比这一点，法水认为秘密通道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想不到却是彻底的失败。再者，事件一开始由丹尼伯格夫人亲笔所写的德蕾丝玩偶是凶手的假设，也因为颤音的存在位置而更强调其可能性。因此，不得不承认那位布洛维夏人的鬼影无所不在。

回到原来的房间，翻开书页后，法水惶悚了，眼眸紧接着泛现惊叹神色。“啊！太令人惊讶了！这是霍拜恩的《死亡舞蹈》，而且是已成为珍品的一五八三年里昂的初版。”

这本书像是预言四十年后今天的黑死馆所发生的阴惨死亡舞蹈般，明显表现出戴克斯比的最终意志。翻开以褐色小牛皮装订的封面，内侧有霍拜恩献给珍妮·迪·兹洁尔夫人的文章，下一页则是卢森堡将霍拜恩绘的底图改为木刻，证明是一五三年在巴塞尔制作的文章。不过在翻阅多数死神和尸骸的插画之时，法水的视线忽然被吸住了。那是左页有骷髅人手持大枪刺入一位骑士身体的图案，右侧还有无数骸骨吹奏长管喇叭或角笛，敲打圆鼓，陶醉于胜利并狂舞的景象。

其上有如下的英文，根据墨水色泽判断，应该是戴克斯比亲笔所写：

Quean locked in kain s. Jew yawning in knot. Knel l
karagozi l Jaini sts underlie below Inferno. ^[1]

接下来是另外一段文章，从文意来说，应该是在讽刺嘲弄《创世记》。

耶和華變成陰陽人，首先自我交配生下雙胞胎，先出生的是女性，取名夏娃，后出生的是男性，命名亞當。但是亞當面向太陽時，肚臍上方跟隨太陽，在背后投下陰影，肚臍下方逆向太陽，在前方投下陰影。耶和華見到這種不可思議情形非常驚異，因為畏懼而認同他為自己的兒子。夏娃則與常人有異，所以視為奴婢。接下來耶和華又與夏娃交配，夏娃懷孕后生下女兒，自己則病歿。耶和華讓她的女兒降至下界，讓她成為人類之母。

法水只是看了一眼，但檢察官與熊城卻反復看了好幾分鐘，雖然最后覺得很無趣似的丟在桌上，不過都能感受到文章里充滿戴克斯比的詛咒。

“原來如此，這很顯然是戴克斯比的自白，可是，他竟會有如此可怕的惡毒念頭。”檢察官顫着聲望着法水說道，“所謂的‘輕佻少女’指的應該是德蕾絲吧！這麼一來，憑‘被丟進該隱之輩中’這句話，便可以了解指的是德蕾絲、算哲與戴克斯比的三角關係。然后，戴克斯比給這棟宅邸提出難題，自己則在其糾結中發出嘲笑。”

檢察官神經質地交握手指，仰望天花板。“啊！接下來就是‘凶鐘喚醒玩偶’了。法水，戴克斯比這個神秘男人預知了這棟宅邸內的東方人會一一墮入地獄的景象，換句話說，這樁事件的遠因產生于四十年前，當時那人已安排妥事件的每一個角色。”

如此的記述表明了戴克斯比的意志乃是恐怖的詛咒，這一點單凭霍拜恩的《死亡舞蹈》就足以明白。之所以會感到恐怖，主要是戴克斯比還執拗地準備了幾段秘密記述法。如果加以臆測，很可能是在某處留下一項驚人的計劃，將其所醞釀出的噩運用極端難解的秘密記述法掩飾，然后自己偷偷在一旁觀看人們苦惱的模樣而嗤笑不已。

但是，法水卻從文章中指出戴克斯比漠視文法，以及未使用冠詞。然而，到了與《創世記》有關的第二段文章，雖然明知兩段文章有所關聯，但其關聯究竟意味着什麼卻有如霧里看花。

之后，法水等人下楼前往客厅，准备请押钟博士开启遗嘱。

押钟博士与旗太郎在客厅中相对而坐，见到三人后站起来迎接。

医学博士押钟童吉是年过五十的绅士，半白的稀疏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孔是蛋形的轮廓，五官也非常端正，给人人道主义者特有的缺乏梦想却富有包容力的感觉。

见到法水后，博士殷勤地致意，并反复向法水道谢，感谢他从死亡边缘救出他的妻子。但是当所有人都入座之后，博士随即以兴致缺缺的语气开口。“法水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直就是每个人都被还原成为元素了，不是吗？凶手到底是谁？内人说她并没有见到凶手的脸。”

“没错，这是一桩神秘的事件。”法水缩回伸直的胳膊，将一边手肘置于桌上。“所以就算采集指纹，就算剪断线，还是没有任何帮助，最主要的是，如果不能解开底层的深邃内幕，这桩事件绝对无法解决。也就是说，调查专家有可能转变为幻想家。”

“抱歉，我一向不擅长这种哲学式的问答。”博士略带警戒地眨眨眼，望着法水。“不过，你刚刚提到线。哈！哈！哈！这应该与某种命令状有关系吧！法水先生，我希望能够冷眼旁观法律的威力。”

很明显，他一开始就表明不同意开启遗嘱。

“那当然！虽然我并未携带搜查令之类的命令文件，不过若只是一个人递上辞呈就可以解决的事，很难说我们会破坏法律。”熊城恨恨地凝视博士，显示异常的决心。

客厅内霎时弥漫着腾腾杀气。

法水静静开口。“没错，确实是一条线。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埋葬算哲博士的当晚。那天晚上你应该是留宿在这栋宅邸里吧。当时，如果那条线没有断……如果是那样，应该不会发生今日的事件，而且，那遗嘱也将成为算哲的精神遗物。”

押钟博士的脸色瞬间转为苍白。

不知道线之真相的旗太郎挤出不自然的笑容，喃喃自语似的说：“啊，我还以为是指箭弩弓弦的事呢！”

博士凝视着法水，冷冷问道：“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依你的看法，遗嘱的内容又是如何？”

“我相信现在是白纸。”法水的眼神忽然变得很犀利，说出意外之言，“再说得详细些，即遗嘱内容到了某一时刻将变成白纸。”

“白痴，你究竟在瞎说什么！”博士的惊愕神色忽然转为憎恶，频频打量着毫无羞耻、很明显在玩弄诡计的对方。但又突然像是灵光一闪，静静搁下香烟。“那么，我就说明制作遗嘱当时的情形，以便消除你的妄信……那天，应该是去年三月十二日，算哲先生突然找我过来，我以为有什么事呢。他却表示‘今天偶然想到，希望写下遗嘱’。于是，我们俩进入书房，我坐在对面的椅子望着算哲先生仔细确认遗嘱草案内容。

“那是约摸两张八开的书简纸内容，他确认结束后，撒上金粉，再盖上旋转封印。你大概也知道，那人的一切行为皆采循古法，换言之，他有着复古的嗜好。之后，他将两页遗嘱收在金库抽屉内，当晚更派人在房间内外严密监视，预定翌日宣布。可是到了翌晨，面对着全部家人时，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突然撕毁其中一页，而且撕成碎片后又再烧成灰，倒入窗外的雨中。光看他如此郑重其事、防止遗嘱内容泄露的行为，可以猜测内容绝对是非常具争议性的。

“然后他将剩下的一页密封，藏入金库，吩咐我必须等到他死后满一年才可开启。所以现在仍未到打开金库的时机。

“法水先生，我实在没办法欺骗故人遗志。不过，总归一句话，所谓的法律不过是痴呆的风俗习惯，无论装饰得何等美丽的秘密，法律绝对不可能容许其存在。好吧！你们打算怎么做都无所谓，我就一直保持冷眼旁观。”

博士孤傲地大放厥词，但是，从方才就不断出现在脸上的若隐若现的不安之色却在这时扩散开来。“但是，我并未忽略你说的一句话。好吧！制作当晚，在严密监视下，算哲先生未烧毁的那一页藏在金库里，金库的密码和钥匙就在这里。”他从口袋掏出密码与钥匙，

用力甩在桌上。“法水先生，机智与幽默应该没有办法打开金库门，对吧？还是你打算使用熔铁剂？不，你既然讲出那样奇怪的言论，应该是有着相当的证据吧？”

法水朝天花板吐出烟圈，大声说道：“不，事情真的很奇妙，今天的我似乎命中注定与绳子和线条扯在一起，也就是说，我相信当时切断的这点乃是让遗嘱内容消失的原因。”

听了法水这番话，博士虽然无法明白法水的言下之意，却像是全身触电般地颤栗，仿佛有某件事情被法水压制，苍白的面孔非常僵硬，久久沉吟不语。之后，他站起来，脸上泛现悲壮的决心。“好吧！为了纠正你的认识，我也只好违背对算哲先生的承诺，今天就在这里开启遗嘱。”

接下来直到两人回来之时，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每个人的脑海里均是思潮涌动。检察官与熊城期待着事件能有所发展，旗太郎则期待遗嘱的开启能一举推翻对自己的不利状况。

不久，两人再度出现。法水手上拿着一个大型信封。他在众人的环视之下拆封，瞥了内容一眼，脸上立刻浮现沉痛的失望神色。啊！在这里，他的希望之一又落空了。

里面只是很普通的数项内容。

遗产由旗太郎与葛蕾蒂·丹尼伯格等四人平均分配。

另外，永远遵守黑死馆的戒律，离开本馆、恋爱、结婚以及泄漏遗嘱内容者，随即被剥夺其权利。其所丧失的部分按比例分配给其他人。

以上内容会口头传达给各人。

旗太郎脸上虽然同样浮现失望神情，不过年轻的他很快就张开双手，满脸溢满喜悦。“就是这个，我终于能获得自由了。坦白说，我本来很想挖一个洞，在里面大声吼叫一番的。不过现在想想，如果我真的那样做，恐怖的梅菲斯特绝不会原谅我的。”

至此，押钟博士赢了这场与法水的对决。但是，法水坚持内容是白纸的真正意思绝非仅仅如此！当然，这句话有助于压制博士的莫名内情计划的进行。不过，法水心中真正想要的或许是启示图未知的另一半。

眼前这一幕虽然不得不无趣地宣告结束，可是很不可思议地，应该是骄傲胜利的博士依然带着些神经质，用莫名畏怯的声音说：“这么一来，我的责任终于结束了，但是不论是否解明了谜团，结论已经清楚了，重要的只是平均分配率的增加。”

因此，法水等人离开客厅。他向博士不断道歉给对方带来各种困扰之后，走出房间。不过，经过楼梯上方时，却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独自进入了伸子的房间。

伸子的房间有几分偏向邦巴特尔风格的情趣，将桃红色的木板裁成黄金葡萄藤图样，成为感觉明亮的书房造型，左侧为通往狭长隔间的书房通道，右侧桔梗色帷幔后面则是卧室。

伸子仿佛早就预知法水的到来，冷静地请他坐下。“我正在想，应该是出去见你的时候了。你一定想问丹尼伯格夫人的事，对吧？”

“不，所谓的问题不在于尸体的光芒或割痕。当然，氰酸并无适当的中合剂，就算你与丹尼伯格夫人同样喝了柠檬水，也没有当做例题的价值。”法水为了让她安心，先提示了前提。“不过，听说那天晚上在神意审判会前，你曾经与丹尼伯格夫人发生争执？”

“是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有疑问，应该也是由我提出才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发怒。情形是这样的……”伸子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也没有窥视对方反应。“当时正好是晚饭过后大约一个小时，我正想从书橱中抽出凯瑟史贝西的《圣乌尔斯勒记》送回图书室，突然脚步踉跄，手上拿着的书撞到角落的乾隆玻璃大花瓶，导致花瓶倒地。接下来的情况就很奇怪，虽然花瓶落地发出剧烈声响，却也不到要受责备的严重程度。可是，丹尼伯格夫人却随即出现……我真的不明白她是为了什么发怒。”

“不，夫人应该不是责骂你吧！因为她虽然怒骂、讥笑、叹息，但事实上并非针对别人，而是自己感受到的感觉！某种变态者通常会

出现意识异样分裂的状态。”法水凝视着伸子脸孔，似乎在等待她的肯定回答。

“但是，事实绝非如此……”伸子严肃地否定，“当时丹尼伯格夫人的样子只能视为偏见与狂乱的怪物。而且，原本就具有修女般个性的她声音颤抖，很残酷地数落我，说我是马具店的女儿，是贱民，还说我像幼稚园保姆，甚至与寄生木没两样……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就算感念算哲先生生前的慈祥照顾，我也不愿这样待在这宅邸里……”虽然少女般的悲哀取代了愤怒，可是，两行热泪却逐渐沿湿濡的脸颊滴落。“所以，你应该能明白我所谓无法理解的意思吧！因为她完全没提到我发出剧烈声响这一点。”

“我非常同情你的立场。”法水安慰地说，不过，可以想象他内心期待着某件事。“对了，你看见丹尼伯格夫人打开了这扇房门吗？她当时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不像是你会问的话呀！简直就像心理派前期的老式侦探。”伸子嘲弄法水的质问，“很不巧，当时房内没人。因为呼叫铃坏了，我去女佣房找人来帮忙收拾花瓶。但是回来时却发现丹尼伯格夫人已经在房内。”

“这么说，也许她早就在帷幔后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我想她是为了找我才进入卧室的吧！证据是，我从帷幔缝隙见到她时，她只是稍微露出右肩，站立不动。不久，她拉过旁边的椅子，仍是坐在两道帷幔中间。法水先生，我的陈述中应该没有将算哲先生视为灵魂的黑死馆灵魂主义吧？我认为，坦白才是最高明的策略。”

“谢谢你，这么一来，我也没有什么事必须问你了。不过，我必须提醒你，就算这桩事件的动机在于黑死馆的遗产，你最好还是谨慎点保护好自己，尤其不要与算哲先生的家人过度频繁接触。虽然终有一天会查明凶手是谁，不过明哲保身是此时最好的方法。”

法水给完忠告后，走出伸子房间。临出房门之际，他以充满异样炽热的眼神望着房门右侧的木板。他方才进门时就已经发现在距离房门约摸三尺处有剥离的木片，上面还挂着被勾到似的衣服纤维。

各位读者可能还记得丹尼伯格夫人的衣服右肩有处被勾破的地方吧。问题是，这当中还存在着不易了解的疑问，因为若是以正常姿势进出房门，当然不可能特地会将身体横移三尺距离，让右肩碰到木板。

之后，法水独自走在黑暗静谧的走廊上。途中，他停住脚步，打开窗户，用力深吸户外的空气。外面是非常深邃静寂的景观，天空某处的月光淡淡地照射在观景塔、城墙和遮覆这一切的阔叶树树梢，让眼前景色有如海底般湛蓝。夜风吹过时，更让景物如波浪起伏地朝南方扩散。

不久，法水忽然灵光一闪，某种想法开始成形，但是他依然未离开该处，而且像是害怕呼吸声太大似的凝神静听。十几分钟过后，不知从何处传来蹬蹬的脚步声。等脚步声逐渐远离之后，他的身体终于动了，再度前往伸子的房间，在里面待了两三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这次，他来到另一侧的雷维斯房门前站定。

当他握住房门把手时，他已知道自己的推测完全无误，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碰上了这位忧郁厌世主义者的视线——溢满异样热情，恍如野兽般粗声吐着气。

[1] 意为“轻佻的少女被丢进该隐之辈中，犹太人在难题之间嘲笑。凶钟唤醒玩偶，与遮那教徒共同躺在地狱底层。”

第七章 法水终于逃避？

一 沙维尔主教之手

法水刻意悄声地推开房门时，雷维斯正坐在壁炉旁的躺椅上，脸埋在膝盖间，双拳用力抵住太阳穴。他那克罗曼人式分梳的银色长发下，鲜红的双眼燃烧着狂暴的光芒，此刻，原本忧郁的厌世主义者，全身被未曾见过的激情所包覆。他不断扯着鬓角的头发，用力吐气，脸上的无数皱纹颤动不已。那种妖怪般的丑陋，明显可知其头盖骨下不可能有所谓的冷静或祥和存在。确实，雷维斯心中绝对有某种狂妄的执着，而这种执着让这个中年绅士宛如猛兽般剧烈喘着气。

但是一见到法水，雷维斯眼中的懊恼阴影尽皆消失，静静地站起。他的转变非常鲜明，让人以为出现了另一位雷维斯，而且态度也没有意外或厌恶的感觉，反而还笼罩着一层白色烟雾般的淡漠。同时，另一只眼睛狡诈地眨动，却又不像在责怪法水的无礼。这种异样的个性，应该只能称之为怪物吧！

这个房间的装饰是在雷纹图案的浮雕加上伊斯兰风格，三条并列的棱边在墙壁至天花板构成平行摺纹，格子状天花板中央垂挂着十三烛型的旧式美术灯，妖艳的黄色灯光照射在家具上。

法水为自己没有敲门郑重道歉，并在长椅上与雷维斯面对面地坐下。

这时，雷维斯狡狴地轻咳一声，开口。“对了，遗嘱好像在刚才开启了，所以你是来告诉我遗嘱的内容吧。哈！哈！法水先生，那真的是很愚蠢的游戏……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实际上，遗嘱一开启即表示随即实行，不仅意味着期限已到，而且还必须立刻执行其内容。”

“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别说偏见，应该是连错觉都不会发生了。可是，雷维斯先生，除了那封遗嘱以外，我也找到了动机的深渊。”法水的微笑中隐藏奇妙的讽刺。“不过，关于这点，我无论如何都需要你的帮忙。坦白说，我听到了从底层深处传出来的奇异童谣。啊！那绝对不是我的幻听，只不过童谣本身也非常不合逻辑，绝非简简单单就能断定的东

西。问题是，我在追查之时，偶然自其中发现一项定数，因此，雷维斯先生，我希望你能够决定该定数的值。”

“什么，奇异的童谣？”雷维斯吃惊地将视线从壁炉上移至法水脸上。“啊！法水先生，我明白了，可以请你停止肤浅的戏剧吗？像你这样凶猛无比、简直就像凯克斯霍姆投弹兵的人，居然会唱起可悲的牧歌。哈！哈！你真是独一无二的天才，竟然堂而皇之地提出自己的要求。”雷维斯看透了对方的阴谋，强烈地讽刺对方，迅速筑起警戒的高墙。

但是法水毫不在意，神情愈发冷静。“没错，或许我刚才是有些过于戏剧化。——你可能会笑我学识浅薄，不过我至今确实连《君主论》^[1]都未曾读过，所以，如你所见，我是非常诚恳的，当然也没有丝毫陷阱或计谋。我现在就说明目前事件的归纳，甚至包括你尚不知道的部分，然后再征求你的同意吧！”法水将手肘在膝盖上移动，上身探前，凝视对方。

“我要叙述的是在这桩事件动机上的三种趋向。”

“什么，动机上有三种趋向？不，应该是一种才对。法水先生，你忘了遗产分配漏掉了一个人，也就是津多子吗？”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请你先听我说明。”法水制止对方，然后提到戴克斯比，接着从黄道十二宫之解读述及霍拜恩的《死亡舞蹈》，解释其所记录的诅咒意志之后，接着说，“也就是说，问题重点乃是四十多年前算哲出国游历时的秘事。据此可明白得知算哲、戴克斯比、德蕾丝三人之间存在着狂乱的三角关系，而且，结果很可能是戴克斯比因犹太人身份而惨遭挫败，后来，戴克斯比意外获得了设计并建造黑死馆的机会。雷维斯先生，戴克斯比为了报复，到底会怎么做呢？他那强烈的恶毒念头……首先让我想起来的是过去三桩离奇死亡的事件，每一桩均动机不明，这一点给了我异样的暗示；另外，黑死馆落成后第五年，算哲就大肆改建内部，应该也是因为害怕戴克斯比的报复而进行的处理吧！不过，最令人震惊的是，戴克斯比预言四十年后的今日之事竟在他记述玩偶的异文中出现。这让我不得不认为戴克斯比的怨念仍残留在这栋黑死馆某处，而且，其方式绝对超乎人类智慧所能想象。不，我还是讲得更明确些吧！据称在仰光跳海自杀的戴克斯比是否真的死亡还颇有深刻玩味的必要。”

“嗯，戴克斯比……如果那人真的还活着，今年应该正好八十岁。但是，法水先生，你所谓的童谣只是这样吗？”雷维斯依然没有改变嘲讽的态度。

法水丝毫不以为意，冷然接着说：“不必说，戴克斯比的无稽妄想与我的杞人忧天也许只是偶然一致，可是进入了算哲先生的问题后，很明显地，不会再有任何人认为是多虑了。于是查明算哲对遗产的分配处置是动机之一，另外，包括旗太郎以及津多子等五人也因各式各样的理由牵扯其中。但是，还有一项疑点，那就是遗嘱上的制裁条文，那是几乎不可能实行的事。

“雷维斯先生，比如，所谓恋爱等属于心灵方面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证实它呢？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体会算哲令人不解的意志，也就是说，即使开启遗嘱带来新的疑惑也无所谓，而且这种疑惑并不能单独分割，而是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其中存在着我称之为‘内在动因’、并与前述两点相通之物。因此，雷维斯先生，我要露骨地追问……你们四人的出生地与身世应该与公开登记的不同，对吧？举例来说，克利瓦夫夫人表面上是科卡萨斯地主的第四个女儿，但事实上她却是犹太人，对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雷维斯不禁双眼圆睁，但是很快便平复其惊愕。“不，欧莉卡小姐或许只是特例。”

“但是正因为出现不幸的巧合，所以才会追究到底，发现这项事实。更何况还有一张与该事实相对照、暗示这一家族特异体质的陈尸启示图。如果将这件事与你们四人自幼年就被带到日本来的事实互相结合分析，算哲的异常意图就变得很明显了。”法水停顿一下，深呼吸之后接着说，“雷维斯先生，有一件事连我都觉得自己会不会已经疯狂了，就是我之前认为是妄想的算哲仍活着一事，目前已有了大略确实的推定。”

“啊，你说什么？”雷维斯在瞬间丧失全身知觉，该消息的冲击强度让他连眼皮都僵住，如哑巴般嘴里开始嘟囔着难辨的话语，并无数次地反问法水。等到终于理解法水的说明后，他全身像是罹患热病似的开始颤抖，脸上满是恐惧与苦恼。

不久，雷维斯开口。“啊，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吗？‘只要开始启动就不会停止’。”他低吼地喃喃念着，然后不知想到了什么，眼眸里迸射出灿烂的神采。“太不可思议了，多么惊人的巧合呀！啊，算哲先生还活着……那么，他一定是在这桩事件的初夜从地下墓窖上来……法水先生，这岂非就是尚未出现的‘地精呀，努力工作吧’，也就是那五芒星咒文的第四句！没错，也许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可是那张纸早在水精之前，即这桩悲剧正式开演前的序幕中便出现了。”雷维斯脸上出现分不清是笑还是哭的绝望之色。

法水对雷维斯有趣的解释虽然只是点点头，不过声调却逐渐提高。

“对了，雷维斯先生，我发现与遗嘱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动机，那就是算哲留下的禁止事项之一的恋爱心理。”

“什么，恋爱……”雷维斯微微发抖，却是恨恨地回瞪对方。“不，若是平常，你应该会说‘恋爱的欲求’吧？”

法水冷笑。“不错……不过，若如你所说而使用‘恋爱的欲求’一词，那它就会加上刑法的意义了。但是，我必须以此为前提谈及算哲的生存与地精的关系。当然，其魔法的效果绝对非常强大，可是，雷维斯先生，我却认为结果仍是在于比例问题。你似乎将该项符合解释成‘无限记号’，认为那是‘永劫恶灵栖息的泪之谷’似的相信这桩事件。但我正好相反，我知道善良的守护神葛雷特亨的手已伸向浮士德博士。若要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必须成为恶鬼祭品的人还剩几个，所以，具备等知性与洞察能力的凶手当然也在此感觉到继续行凶的危险。不，不仅如此，对凶手而言，已没有再累积尸体数目的理由，也就是说，以狙击克利瓦夫夫人为终结，凶手收集尸体的嗜好应该已完全终止。

“雷维斯先生，我就让你看看我所采集的心理标本吧！”

“法律心理学家汉斯·里赫尔等人虽提倡‘动机的观察具有影射性’，但我一向认为动机具有推测性，并无止尽地寻求所有与事件相关者的心像。因此我才能判断凶手的根本目的在于丹尼伯格夫人，所以才会企图将克利瓦夫夫人与易介的事件转移至会引人误判动机的遗产问题，或是企图让人误以为是虐待性的凶行。当然，像伸子那样的情况只能说是阴险至极，也就是恶鬼特有的扰乱策略。”

法水掏出香烟，却仍掩饰不了满溢在其声音中的恶魔回想，他紧接着叙述惊人的结论。“所以，它是你今天送彩虹给伸子的心理，也是你之前与丹尼伯格夫人的秘密恋爱关系。”

啊，雷维斯与丹尼伯格夫人的关系……这应该是连神也无法知道的事吧！在这一瞬间，雷维斯的脸色像死人般苍白，咽喉激动地上下滚动，似乎难以发声，而且颈部的静脉像鞭子般扭曲，整个人有如雕像似的凝视虚空。

这真的是非常漫长的沉默，隔着窗户可听见喷泉的声音，飞沫在星空下闪动淡白光芒。事实上，雷维斯最初一定对法水有十足的警戒，但是法水出乎他意料的一番话终于超越他的透视，胜败就此决定。

不久，雷维斯无力地抬起头来，脸上已泛现绝望之色。“法水先生，我本来就不是幻想性的动物，但是，你这人游戏性的冲动太多了。好吧！我承认送出彩虹之事，但是我绝不是凶手。而且，你所谓我与丹尼伯格夫人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诽谤。”

“你放心，若是两个钟头以前就很难说，不过现在就算有那种禁止条文也早已失效了，因为任何人都已不可能妨碍你的继承。重点在于那道彩虹和窗户……”

雷维斯从疲惫神态中露出悲愁的表情。“我当时见到伸子站在窗畔，以为她在武器室，所以送她彩虹。但是，天空的彩虹是抛物线，露滴的彩虹却是双曲线，除非彩虹是椭圆形，否则伸子不会投入我的怀中。”

“可是，这里却有一项奇妙的符合，那支鬼箭吊着克利瓦夫夫人继续前进，射中的位置同样是那扇房门，也就是说，你送的彩虹也是从该处进入窗户的栈间。雷维斯先生，所谓的因果报应并不是只存在于复仇之神所预定的人类的命运中。”法水仍毫不放松地进逼。

雷维斯缩起身体，微微叹息出声，却又随即露出反噬的态度。“哈！哈！哈！法水先生，请你停止无聊的言语。如果是我，一定会说那支三叉箭是从后院的菜园发射的，因为，现在正是芜青的盛产期，你可能也知道有这么一首俚歌吧：‘箭翎是芜青，矢柄是芦苇’。”

“是的，这桩事件也一样，芜青是犯罪现象，芦苇是动机。雷维斯先生，兼具这两者的人，只有你。”法水的语气稍微强烈，仿佛全身被熊熊烈火包覆住。“当然，丹尼伯格夫人已死亡，伸子也不可能说出，但是，事件最初的夜晚，伸子打破花瓶时，你的确是在那个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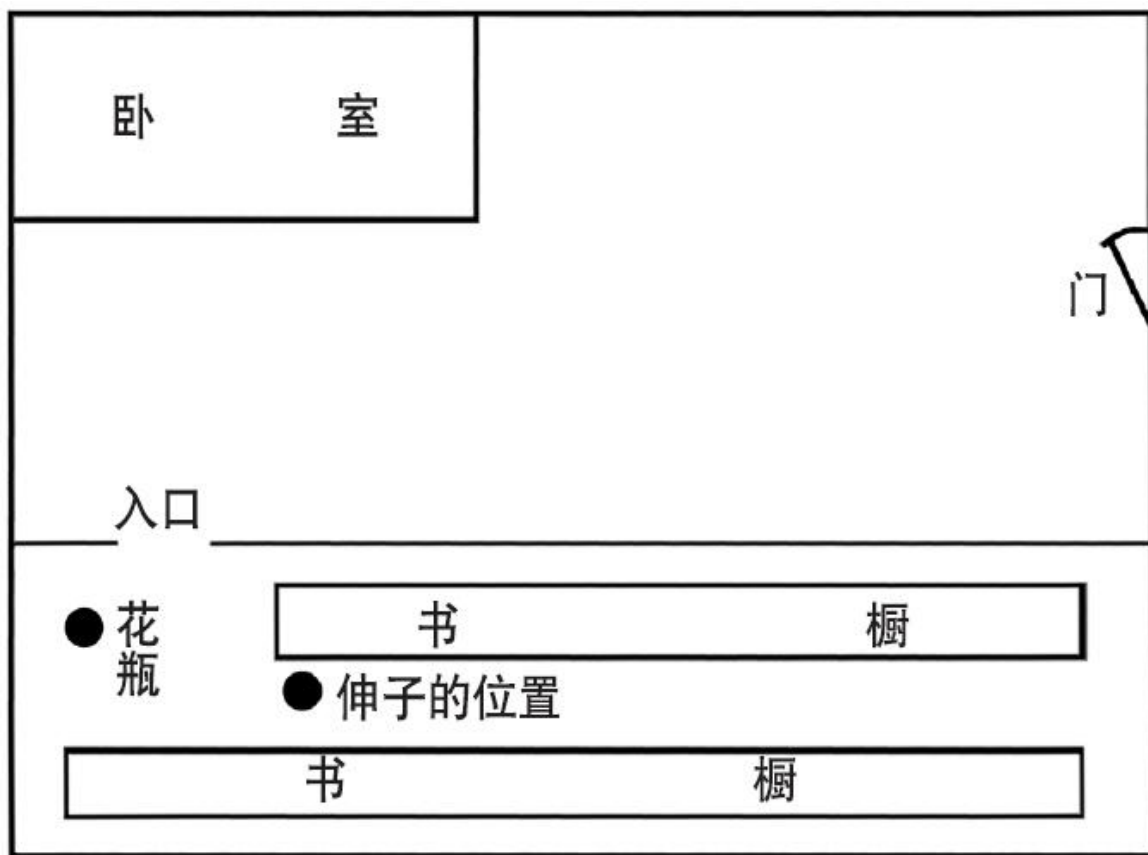
雷维斯不禁感到愕然，握住椅子扶手的一只手颤抖着。“那么，你是说我因为向伸子求爱被发现，因而失去分寸地杀害葛蕾蒂小姐？愚蠢！那是你的妄想，你总是因为扭曲的幻想而逸失常轨。”

“不过，雷维斯先生，你有多次碰到的经验，应该知道解题方式才对，因为那就是‘的确存在着蔷薇，其附近鸟啼声消失’，也就是雷纳的《秋之心》中的一节。”法水用平淡冷静的语气叙述他的实证法。“你现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是把诗词当做反映事件关系者的心像镜，同时撒下了多数象征，将符合或对应的符号予以象征性的解释，设法了解其内心深处。以雷纳的诗而言，我用它完成一种读心术，因为莱赫德等新派法律心理学家们劝告说‘将心理学术语的联想分析应用在预审推事的讯问

中’。原因何在？因为其中存在着缪斯塔贝尔西的心理实验……首先将写上喧闹（tumult）的纸给接受实验者作为提示，之后在其耳畔低声说铁路（railroad），结果接受实验者将纸片上的字回答为隧道（tunnel）。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联想中，一旦受到来自外在的有机力量作用，绝对会产生错觉。

“不过，我又加上自己独特的解释，将其公式‘tumult+railroad=tunnel’逆向运用。首先以1为对方之心像，企图用2和3来描绘其中的未知数。因此，我才先说出‘的确存在着蔷薇，其附近鸟啼声消失’，之后试着检查你说出的每句话。结果，你窥看我的脸色，回答了‘你指的是焚烧蔷薇乳香的事’。当时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不论天主教或犹太教都只使用勃斯维利亚与杜利维拉两种乳香，宗教仪式上不容许使用混种的乳香，也就是说蔷薇乳香代表潜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所以你会受其影响。这句话很明显地是在叙述着某项事实。于是，我为了想了解那是什么，不得不趁方才伸子离开时再次进入她的房间调查。”

法水点着香烟后，深吸一口。“雷维斯先生，那个房间的书房两侧都有书橱，伸子说让她踉跄打破花瓶的《圣乌尔斯勒记》在入口旁书橱的上层，不过该书的重量却不足以让她失去重心，反倒是旁边汉斯·夏恩斯堡的《预言的熏烟》具有足够重量。发现这件事之后，我不禁对偶然正中目标感到些许恐怖。因为《预言的熏烟》中存在着与缪斯塔贝尔西的实验同样的解题公式，即‘tumult+railroad=tunnel’的公式正好适用于‘weissagend rauch（《预言的熏烟》）+rosen（蔷薇）=Rosen Weihrauch（乳香）’。也就是，提及《预言的熏烟》时，你脑海中浮动的一项观念受到蔷薇诱导，所以在意识表层浮现出‘蔷薇乳香’这四字。于是我的联想分析完成，也知道那本书名在你脑海中萦绕不去的理由。因为，在仔细观察该房间的状况时，不仅这件事，我还终于完全明白伸子撞倒花瓶的真相，其中还浮现你的脸。”（图十三）



图十三

法水叙述完他所设定的戏剧世界后，才将问题转移至伸子，开始进行独特的微妙生理解析。

“明白《预言的熏烟》的存在后，伸子的谎言自然就无法成立了。那女人说因脚步踉跄，让《圣乌尔斯勒记》撞到花瓶并导致花瓶倒下，可是，花瓶正好是在入口对面边缘，如果考虑当时伸子与花瓶的位置，这种状况实在没有成立的道理。

“首先，只要伸子不是左撇子，要将《圣乌尔斯勒记》从右手经过头顶撞到花瓶是绝不可能办到的。所以，我想起了所谓的肘点反射，也就是举高上臂时，肩膀锁骨与脊椎之间会隆起一团肌肉，其顶点为上臂神经的一处，若在这点施力打击，其侧边的上臂以下会引起剧烈反射运动，并在瞬间之后麻痹。

“实际上，现场也符合引起肘点反射的适当条件，因为那两本书放置的位置必须举高双手才能拿到。可是，雷维斯先生，在查证伸子的谎言时，我忽然能描绘出当时在该房间发生的实际状况——伸子右手伸向书橱

上层想拿出《圣乌尔斯勒记》之时，忽然听见前面房间某处传来声响，所以她抓着书向后转，望向背后书橱的玻璃门。当时她眼中见到从卧室出来的某个人，大惊之下碰到隔壁的《预言的熏烟》，所以那本一千多页的以沉重木板为封面的书掉在她右肩上，引起剧烈的反射运动，于是右手拿着的《圣乌尔斯勒记》才会从头顶上飞过，击中左手边的花瓶。

“如此一来，借着《预言的熏烟》便能进行一项心灵验证，也就是可以在当时潜入卧房的人物身上加上一个虚数。虚数……里曼借虚数推翻空间特质并非只是单纯三重扩大的大小之理论。不，我就老实说吧！当时从卧房出来的你听到声音后走到伸子身旁，将掉落的《预言的熏烟》放回原位，然后离开房间，却被丹尼伯格夫人发现，这激怒了在算哲死后就和你有了秘密关系的丹尼伯格夫人。不过因为在遗产继承上有着限制条文，所以丹尼伯格夫人也不敢公开表示什么。”

法水叙述期间，雷维斯只是将握拳的双手置于膝上，静静听着。等对方说完之后，其冷静的神情丝毫未变，冷冷说道：“没错，这样已有足够的动机。可是，这时最需要的是完全的刑法意义，因此我希望你能说明犯罪事实。法水先生，你如何能证明我的脸出现在关键的圈圈内呢？那本《预言的熏烟》可能成为我永生的记忆，送出彩虹也可能让伸子了解我的心意，但是只凭这些，就说我和梅菲斯特签订了契约……不，我或许会因为你炫耀的卖弄而呕吐不止。”

“当然了，雷维斯先生。是你的诗作在混沌中带给我光芒！事实上，这桩事件的结局在于出现在那道彩虹中的浮士德博士的忏悔。我还是直说好了，那七种颜色不是诗，也非想象，而是凶残无比的光。雷维斯先生，你是借着彩虹的蒙蒙雾气而狙击克利瓦夫夫人。”法水的表情突然转为凄厉，吐出疯狂话语。

雷维斯在那一瞬间也僵硬得如化石般。对他来说，这句话或许是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意外。不必说，在这一刹那，他感到眩惑、惊愕，失去了一切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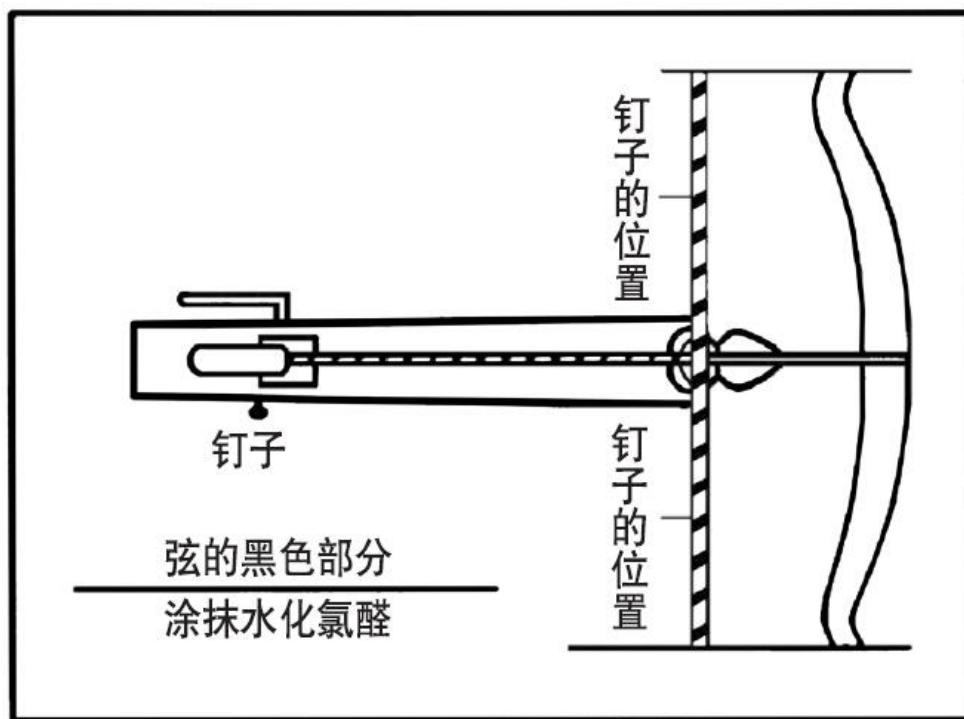
望着对方茫然若失的样子，法水显得有些残忍，他仿佛在玩弄手上的活饵般，悠悠开口。“事实上，那道彩虹是代表讽刺、嘲笑的怪物！你知道东哥德国王迪奥德里西……那座拉维恩纳城堡的悲剧吗^[2]？”

“哼！就算最初没有射中，迪奥德里西还是有等于是第二支箭的短剑。但是我不是苦行僧，也非殉教徒，对于这种净罪轮回的思想，我希望

你去告诉浮士德，而不是我。”雷维斯的声音颤抖，满脸憎恶，因为在拉维恩纳城堡的悲剧中有着与克利瓦夫夫人事件相类似的场景。

“但是，只靠彩虹的控诉却无能为力。”法水更加紧追不舍，双眼迸射迫人神采。“你会学奥托瓦卡尔事件的确不简单。你应该知道迪奥德里西所使用的弓弦是用橐萁木的纤维编成、得自海德克尔格王^[3]的战利品。这种橐萁木的植物纤维具有依温度伸缩的特性，从寒冷的德国北部来到了温暖的意大利中部，就算是北方蛮族恐怖的杀人工具也会立即丧失其性能。所以，见到那把火箭弩的弓弦时，我忽然有了异样的预感，想到很可能是人为使其产生如同橐萁木的纤维伸缩。

“雷维斯先生，当时火箭弩挂在墙上，上面搭着箭矢，有几分弓形的部分朝上，其高度约摸在我们的胸口一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支撑箭弩的钉子位置。那是三根平头钉，其中两根勾住弓弦，另一根在发射柄的正下方支撑箭弩。当然，要让它在该位置自动射出则必须和墙壁隔开大约二十度，也就是说，技巧上需要刚刚说的制造角度、不经人手的拉弓与放箭，所以这时就得使用曾经让津多子昏迷的水化氯醛。”（图十四）



图十四

法水更换交叠的双腿，抽出一支烟后接着说：“你知道麻醉剂或水化氯醛水溶液具有低温特性，也就是能夺走其接触物体的温度。在扭缠成弦

的三条橐萸木纤维绳之一涂抹上水化氯醛，然后由喷泉送来湿气，易溶解的麻醉剂立刻变成寒冷露滴，让涂抹上水化氯醛的那条逐渐收缩，其力量有如射手般开始拉紧弓弦。如此一来，另外两条没有涂抹水化氯醛的弦绳便逐渐与之脱离，箭弩就会松脱朝下移动。在这段期间，反作用力较强的上方弦绳就会脱离钉子，于是箭弩上方松脱，同时弩胴木的发射柄部分也逐渐放倒，弩柄被钉子勾住，箭就循着张开的角度射出，而随着射出的反作用力，箭弩也掉落地上。不必说，收缩的弦也在麻醉剂完全蒸发后恢复原状。不过，雷维斯先生，这项诡计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夺取克利瓦夫人的性命，只是为了更加巩固你的不在场证明。”

雷维斯全身不停冒汗，双眼如野兽般布满血丝，随时趁隙等待反驳，但终究被法水井然有序的逻辑压倒了。他在绝望中恶狠狠地站起，握拳捶胸，开始咆哮。“法水先生，你才是这桩事件的恶灵！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在你转动舌头之前，请先阅读《马里安巴德的哀歌》。你知道吗，这儿有一个想追求永恒的女性的人，可是对方的精神之美却让他的野心、反抗、血气方刚，甚至一切的一切皆如溃堤般消逝无踪。而你却只会强调其愧疚与所应受的惩罚，不，不仅这样，你所率领的一队猎人今天还在此展露野蛮残酷的本性。射手群聚，猎物动弹不得……”

“原来如此，狩猎是吗？……雷维斯先生，你知道这样一首诗吗？‘在山与云的栈道中，骡马于雾中寻找道路，洞窟内经年龙族盘踞……’”

法水脸上泛现恶意微笑时，门外传来似是夜风的声音，然后，有歌声逐渐消失于走廊彼方。

狩猎队伍开始野营时，

云层低笼，雾掩山谷，

夜晚和夕暗霎时降临。

那绝对是塞雷纳夫人的声音！

歌声一入耳，雷维斯随即丧失心神似的倒在长椅上，头往后仰，气急败坏地用力呼吸。“你是在什么机会下以牺牲一个人为条件让她了解的？我已没有解释的气力了。请停止对我的护卫！如果要以我的血进行审判，你终有一天会从舌根听到结果。”

雷维斯脸上浮现异常决心，拒绝护卫，表示要解除一切武装，赤裸地面对浮士德博士。

法水讽刺地回应后，走出房间。

在他们平常商量事情、也用来当做侦讯室的丹尼伯格夫人房间里，检察官和熊城已经吃过晚饭。桌上放着后院鞋印模造的两个石膏模型和一双套鞋。检察官说明那是雷维斯之物，在后楼梯下方的壁橱内发现。

这时，押钟博士已经离开。

法水吃过晚饭后，喝着巴贝勒红酒，开口说明他与雷维斯对决的始末。

等他说完，熊城虽然一面点头，脸上却浮现强烈的责怪神色。“真的受不了你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要踌躇于对雷维斯的处置呢？你想想，到目前为止，几个人的动机与犯罪现象皆不符合，从来没有一个人被证明兼具这两者。序曲既然已经结束，还是应该尽快将幕拉上。没错，你或许在某种意义之下还陶醉在一贯的歌唱对抗中，但是请别忘了，前提是必须要有结论。”

“别开玩笑！雷维斯为什么会是凶手呢！”法水摆出小丑般的身段，爆笑出声。

啊，世纪宠儿的法水，他对那桩告白的悲剧已准备了滑稽的动机转变吗？

检察官与熊城一时之间都觉得被嘲弄了。法水的思维条理整然，他们随即知道不能立即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话。

法水紧接着暴露诡辩主义的本性，说明对雷维斯提出要求的不可思议的作用。

“雷维斯和丹尼伯格夫人的关系绝对属实。而且，那具火箭弩的弓弦是橐莢木纤维编成，也将是我在史前植物学上最伟大的发现。熊城，一七五三年在贝林格岛附近，海牛这个最后的物种遭到人类屠杀。而那种寒带植物早在这之前就已灭绝了，所以那箭弩的弓弦只是普通大麻纤维编成。那有如大象般钝重的墙柱，我只用一支锥子就予以破坏，也就是说，我尝试以雷维斯为新坐标，对这桩事件进行最后的突破。”

“你疯了吗？竟然企图以雷维斯为活饵诱出浮士德博士！”一向冷静的检察官也大为震惊，差点就跳起来。

见到这种情形，法水露出残忍的微笑。“支仓，你不愧是道德世界的守护神。坦白说，对于雷维斯，我最害怕的并非浮士德博士的魔爪，而是他本身的自杀心理。雷维斯最后曾这么说，‘如果要以我的血进行审判，你终有一天会从舌根听到结果’。从他如性格演员的个性观之，很可能会令人联想到一出悲壮的时代剧。可是，其中虽然有着悲愁，却绝不是悲壮，也就是说，他说的那句话其实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乃是罗马佳人拉微妮亚因为受第米屈律斯所辱，决心自杀的台词。”

法水虽然担心，却仍毅然接着说：“支仓，那场对决中包含着对凶手而言很难逃避的危机。事实上，我想诱出的并非雷维斯，而是浮士德博士，因为我已经知道五芒星咒文尚未出现的最后一项——地精——的所在处。”

“什么，地精？”检察官和熊城都大吃一惊。

不过，法水眉宇间出现了说是赌博则未免过于肯定的神情，也不知道他恐怖的神经作用是如何突破那幽鬼堡垒。在这紧张气氛中，他喝完已经冷了的红茶后，开始叙述。那是令人震惊的心理分析！

“我剽窃格尔顿的假设，试着以之分析雷维斯的心像。因为在那位心理学家著名的《人类能力的观察》中曾经述及，若是想象力优异者，有时会在语言与数字上产生共鸣，让与之有关的图示以清楚的形状浮现脑海中。比如若是数字便会出现时钟的数字盘。而刚才与雷维斯的谈话中，就出现了不逊于此的强烈表现。

“支仓，雷维斯对于向伸子求爱的结果这么哀伤地描述：‘天空的彩虹是抛物线，露滴的彩虹却是双曲线，除非彩虹是椭圆形，否则伸子不会投入我的怀中’。但是在这期间，雷维斯的眼睛出现些微运动，每当他说出几何学的用语时，眼睛就会出现想在虚空中描绘某种图示的动向。所以，我从其默剧性的心理表现发现一项令人窒息的特征。因为抛物线与双曲线和椭圆形画在一起应该就是‘KO’，也等于是地精（Kobold）的前两个字母。因此我立刻给予暗示，企图引导出类似除掉KO后、剩下四个字母bold的发音。结果，雷维斯将三叉箭说成‘bohr’，又为了揶揄我，说那支箭是从后面菜园射出，还特别加上芜青（rube）这个词。所以，支仓，我偶然发现了在雷维斯意识表层浮动的异样怪物。啊，我虽然不是史特林

格，却认为他的‘心像乃是一个群，具有自由移动性’是至理名言。因为，在雷维斯的一句话中出现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观念的鲜明分裂。

“要知道，支仓，最初浮现K0与数字后，雷维斯说三叉箭是‘bohr’，很明显是想着地精。接下来虽然用芜青一词，却又潜藏着重要意义，表示他脑海里存在着受到地精诱导必会联想到的一项秘密。我试将三叉箭和芜青排列组合，发现应该是格子底桌子……啊！我几乎快要疯狂了，因为那张桌子就在伸子的房间里。”

地精的牌子——现在事件就归结在这点之上。如果法水的推断是事实，那位活泼的少女就必须是浮士德博士。

接下来他们便前往伸子的房间，但是这条走廊是何等漫长遥远呀！

来到古代时钟室前，法水不知想到什么，突然停了下来，将伸子房间的调查交给便衣刑警，然后命人找来押钟津多子夫人。

“不要开玩笑，如果锁住津多子的数字盘上有暗号，那还有话说；但若只是要侦讯那女人，稍后再来应该也可以吧？”熊城心里不满。

“不，我要看那自鸣琴时钟。坦白说，有件事我迟迟无法释然，让我快要发狂了。”法水坚决地说。

检察官与熊城都觉得碰了一鼻子灰。

但是，法水那有如电波乐器般的微妙神经只要有所接触，随即会开出类推花朵。乍看虽是漫无条理，一旦揭晓内容，立刻会成为有力的连字符，或是在事件前方投下全然未知的亮光。

这时，津多子扶着墙壁出现了。她是大正中期以出演梅特林克的象征悲剧而闻名的演员，虽然已四十一二岁，其丰富的感情还残存在她那青磁色的眼角与光彩如瓷器般的肌肤中。当然，与丈夫押钟博士的精神生活也加深了她的雍容华贵。

然而法水对这位典雅的妇人一开始就没好脸色，态度严厉地说：“一开始就提出这种问题虽然无礼至极，但是借用这座宅邸的人的话，我得称呼你为‘傀儡的操纵者’。关于那具玩偶和操纵线……德蕾丝玩偶从事件的最初便一直存在，而且该罪恶之源以轮回永生的形态反复出现。因此，津多子夫人，我想询问你当时的状况，而且我们应该没有再谈及鬼神命运的必要。”

听到完全未预期到的言语，津多子那优雅的苍白身体忽然急速僵硬，硬生生吞下一口唾液。

法水继续追击。“当然，主要是因为我已了解你在当天傍晚六点左右打电话给你先生押钟博士，以及你从房间里消失之事。”

“那么，你想问什么呢？我是在迷昏之后被锁在这间古代时钟室内，而且，田乡先生不是说他当晚在八点二十分左右锁上了这扇门的数字盘吗？”津多子略带怒容，有点反抗似的问。

法水背部离开铁栅门，凝视对方，说出让人觉得疯狂的一番话。
“不，我在意的是门内的事，而不是这扇门外的事。你把中央附有自鸣琴的玩偶时钟……你应该知道那童子玩偶的右手等于是沙维尔主教的遗物筐，每当报时之际会敲钟吧？可是，那天晚上九点，沙维尔主教的右手敲下的同时，明明没有别人在场，门却被打开了。”

[1] 十六世纪前叶，佛罗伦萨外交家马基雅维利所著。

[2] 公元四九三年三月，西罗马摄政王奥托瓦卡尔在与东哥德国王迪奥德里西的战争中败北，被围困于拉维恩纳城堡，最后乞和。在签署合约时，迪奥德里西命令家臣利用海德克尔格的弓狙击奥托瓦卡尔，不过却因弓弦松脱而未达目的，不得已，只好改以剑刺杀。

[3] 德国北部日尔曼族的族长之一。

二 光与色与音——消失于黑暗之时

啊，沙维尔主教的手！那与这扇双重上锁的房门打开有何关联？……法水的透视神经持续运作，他所建筑的高塔就是这个吗？

检察官和熊城都是一脸麻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即使这是法水的神乎其技，终究还是无法让人完全相信，毋宁是几近于疯狂的假设。

津多子听了，晕眩似的差点倒下，靠着铁栅门才勉强站住。脸色有如死人般惨白，不住用力深呼吸，低垂着头。

法水理所当然似的会心一笑。“夫人，那天晚上你的命运注定要被绳或线缠绕。不过方法还是有些老套……反正，我们就证实一下我的想法吧！”

接下来，法水向真斋借来了打开挡住符号与数字盘的铁盒钥匙，开启铁盒后，再将数字盘左扭右转地拨正号码。门开了，内侧马上出现露出背面的罗盘式机械装置。法水在表面为数字盘的四周装饰凸起处缠上绳子，让一端固定。

“这种罗盘式机械的特性乃是你的诡计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将对正的数字逆转回到关闭时的方向，只要一次操作就能拉开门闩，如果往反方向进行，又能将门闩锁上。也就是说，开启时的起点相当于关闭时的终点，而关闭时的起点等于开启时的终点。所以要付诸实行极为简单，重要的是记住左右转动的数字，再加上能够逆转数字盘的力量即可。如此一来，应该锁上的房门其实是开启的，若是从内部进行，铁盒钥匙的有无当然就不成问题。至于记录数字的工具，当然就是自鸣琴了。”

法水把绳子拉向玩偶时钟，打开时钟上的对开小门，将弹奏琴音的旋转筒从连接报时装置的挂勾上拆下，将绳子的一端系在圆筒上无数的凸刺中的一根上面，对检察官说：“支仓，你从外面转动数字盘，依照符号顺序把门关上。”

随着检察官转动数字盘，自鸣琴的圆筒开始旋转，在右转改为左转时，折回的绳子勾住其他凸刺，巧妙地记录下三次操作。结束后，法水将圆筒装回报时装置的挂勾，照原状放回，时间正好是八点差二十秒。与机械部分相连接的旋转筒发出弹簧声响，开始逆向旋转。这时闷声不吭紧盯玩偶时钟的所有人眼中均露出明显的惊骇神色！因为随着圆筒的旋转，数字盘也跟着反复左转右转，然后在机械部分的弹簧发出慵懒声响的同时，塔上的童子玩偶举高右手敲钟，而房门方向也传来清楚的磨擦声音——啊！门再度开启了。

所有人呼出紧憋的一口气。熊城咋舌，走到法水身边。“你真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

但是法水看也不看他一眼，对着面如死灰的津多子说：“夫人，这项诡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押钟博士打给你的电话。但是，我会察觉却是因为你虽然被灌下了水化氯醛，但凶手竟还为你采取了令人不解的保温措施。如果没有将你像木乃伊般以毛毯裹住，恐怕你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被冻死吧！让你服用麻醉剂，却无杀害你的意思……这种令人不解的矛盾让我无法释然。夫人，要不要让我猜猜你那天晚上打开这扇门后去了哪里呢？药物室里的氧化铅瓶子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让那很容易退色的药物依旧保持鲜艳……”

“可是……”津多子已完全恢复冷静，沉重地说，“我到达的时候，药物室的门已经打开，而且水化氯醛也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虽然没有说明的必要，但是，氧化铅瓶中藏放着的是两克的镭。以前伯父曾告诉过我这件事，因此，为了挽救押钟医院，我不得不下定决心，从大约一个月前就没离开过这栋宅邸。在这期间，我不知承受了多少侮辱的目光，但我仍忍耐着，等待下手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房间所做的一切尝试都只是愚蠢的自卫策略，希望在发现镭失踪之时，能制造出一个虚构的窃贼。法水先生，你可以把镭拿回来，因为刚刚押钟才将它带走。不过，我必须强调一点，我虽然偷了东西，却与杀人事件毫无关系。”

听完津多子的告白，法水沉吟不语，然后命令她暂时留在宅邸内不能离开，就让她出去了。

熊城露出不服的表情。

法水静静说：“没错，津多子那女人虽然在时间上有颇多巧合，不过除了丹尼伯格夫人命案以外，其他事件与她都扯不上关系。熊城，坦白说，那通电话还存在着一项更难解的疑点，你赶快叫人追查久我镇子的身份和押钟博士的周边关系。”

这时候，便衣刑警带来法水预测的解答——在伸子房间的格子底桌子抽屉内发现地精的牌子。

众人回到原来的房间，因为伸子已经被带至该处。不久，门打开了，屋内传来呜咽声。伸子双手掩面趴在桌上，肩膀不住颤动。

熊城以刻薄的语气在她背后说：“你的名字才从恶鬼名册消失了四个小时呢！但是，这回不会出现彩虹，你应该也不会是去跳舞了吧？”

“不！”伸子恶狠狠地回头，脸上满是汗珠。“我不知道那张纸是什么时候被放进我的抽屉里，这件事情我只告诉过雷维斯先生，所以一定是他向你们告密。”

“不，雷维斯那个人是现今罕见的、具有骑士精神的人。”法水静静开口，讶异地凝视伸子。“你还是说实话吧！伸子小姐，那张纸到底是谁写的？”

“我……不知道。”伸子求助似的望着法水，脸上的汗珠愈来愈多，舌头也异样地缠结，无法正确发音。

望着凶手伸子的窘状，熊城忍不住地笑了。

不过，法水仍然非常冷静，视线移到伸子的额头，凝视着太阳穴上不停颤动的血管，忽然用手指拭掉对方额际的汗珠，眉毛上挑，说出出人意料的话。“赶快让她服用解毒剂！”

他对因莫名其妙而狼狈不堪的熊城吼着，要他命令刑警尽快带伸子去接受治疗。

“看她流汗的样子，应该是儿茶素中毒吧！”法水松开交抱的双臂，望着检察官，脸上浮现恐怖之色。“那个女人应该不会知道我们

发现地精牌子之事，当然不会为了自杀而服下。不，应该是被人下毒，而且绝非企图杀害，只是让她以那种朦胧状态面对我们，给她带来第三次不幸。支仓，如果不知道那是否为三段论法之前提，便无法断定某样事物属于非逻辑性质，所以伸子和儿茶素……也就是以此为前提，那么，凶手必须有拆掉墙壁、穿透地板来得知我们谈话内容的方法！这不是很恐怖的事吗？浮士德博士已经知道我们方才在这个房间的对话！”

的确没错，这桩事件的凶手或许具有将假相强制成为现实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熊城好像已经受不了地深吸一口气。“但是，我认为应该感谢今天的伸子。事实上，我的属下刚才搜索伸子的房间时，她正在克利瓦夫的房间喝茶，在一起的都是与动机的五芒星圆脱离不了关系的人物，首先是旗太郎，然后是雷维斯和塞雷纳，头上绑着绷带的克利瓦夫当时也坐在床上。”

熊城这时所说的话应该能打动所有人吧——因为凶手的范围能够明确地被限定，以往的混乱已能统一。

这时，检察官建议说：“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们必须查清楚凶手取得儿茶素的途径。如果凶手是津多子，药品应是来自押钟博士，若是其他人，药品来源应该不出这座宅邸的药物室以外的地方。所以，法水，我虽然不是霍普斯，也能够肯定再次调查药物室或许可以了解凶手的战斗状态。”

根据检察官的建议，众人开始再度调查药物室。虽然找到了儿茶素的药罐，却未发现被动过手脚的痕迹。就算真的分量减少，表面上仍是积着厚厚一层灰，看起来像是从未使用过，更何况它还放在药品柜内最内侧。

法水虽然有点失望，然而意外的发现让他丢掉香烟大叫。“对了，支仓，你的签名太过炫目，让我因而疏忽掉一些细节。儿茶素不见得一定得在这间药物室，它的成分本来就存在于毛果芸香的叶子中。我们去温室看看，也许可以知道最近出入该处的人的姓名……”

法水所指的温室位于后院的菜园后方，旁边是动物小屋和鸟禽舍槛。开门后，一股暖气迎面袭来，兼杂着各种熟透的香味，形成一种无以名状的媚臭。入口有两棵似是史前植物的羊齿，大型垂叶垂覆水泥地面，前面是热带植物特有、满含树液的黑绿色树叶，沉重的叶冠重叠，叶背点缀着胭脂或藤紫色斑点。不久，灯光下终于出现有点类似马寥的从未见过的树叶，那就是法水所说的毛果芸香。

调查结果确实如法水所说，茎上有六处留下最近被摘掉叶子的痕迹。

法水紧蹙眉头，脸上浮现恐惧。“支仓，六减一等于五，而‘五’就具有毒杀的效果。方才伸子的情形并不需要六片叶子，只要有一片叶子的十分之零点零一就足以产生这种程度的出汗与口齿不清。因此目前凶手手上还握有五片叶子。我从那些剩下的叶子似乎能见到凶手的战斗状态。”

“多么可怕的家伙呀！”熊城神经质地眨眼，声音略带颤抖。
“我从未想过毒物的使用途径会如此阴险！为什么那位冷血的浮士德博士会想出这样残忍恐怖的手段呢？”

检察官望着旁边，问陪着一行人的园艺师傅：“最近有谁出入这间温室吗？”

“不，这一个月来没有人……”老人睁大双眼，结巴地回答。但是，检察官并不满意这个答案。

法水冷冷地追问：“你还是说实话吧！客厅的藤花与兰花的搭配应该是出自你的手艺吧？”

这句专门的质问立刻带来惊人效果，经法水这么一拨动，老园艺师就像弓弦般，忍不住就开口了。

“请体谅我身为佣人的立场。”他用倾诉似的眼神乞求怜悯，怯怯地说出两个人名。“最初是发生在那桩可怕事件的当天下午，旗太郎先生很难得地来到这里。还有，昨天塞雷纳夫人……她最喜欢卡德里亚兰。不过，你们所说的毛果芸香的叶子，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矮树毛果芸香的枝上开出两朵花。嫌疑最小的旗太郎和塞雷纳夫人身上也都必须穿着浮士德博士的黑色道袍，血腥行列里也得新加上这两人。

就这样，事件的第二天后，陆续出现许多奇诡至极的谜团，已达混乱纠葛的极限。尽管这样，由于关系人皆有嫌疑，因而解决之日遥遥无期，简直像是被凶手玩弄于股掌之间。

两天后，正好是黑死馆一年一度举行公开演奏会的日子，但是检察官和熊城都期待着法水连续两天的检查能有所结果，再度一起开会。地点是在老旧的地方法院，时间是下午三点过后。

这天的法水看来精力充沛，仿佛已获得某种结论，脸略为酡红，舔了舔嘴唇后开口。“我要一一列举事项进行分类式说明，首先是这个鞋印……”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两个石膏模型，“这应该是没必要详细说明，但是，较小的模型是纯护膜制的园艺鞋，原是易介的惯用品，从仓库走到照相干板碎片之处，观其步行路线，却发现其步幅与脚的大小相比，显得非常狭窄，而且所有脚印形成闪电形曲折。另外，鞋印本身也带有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疑问。你们想想，利用像易介这种侏儒的脚能够穿上的鞋子，其每一个侧幅却完全不同，而且与中央部分相比较，脚趾平均上稍微小了几分，若将重点置于脚后跟，则可发现该部分留下特别用力的痕迹……

“关于另一个套鞋模型，鞋印始于主建筑右端的出入门，呈弓形沿中央的凸出房间前行，同样是往返于照相干板碎片之间。不过与鞋的形状相比，脚步显然稍小，行进路线也较为整然有致。但是，疑问却出在鞋印上，脚趾和脚跟两端凹陷，而且偏向内侧内翻，愈向中央愈浅。当然，鞋底夹带照相干板的碎片，所以很明显可知这两道鞋印的目的是什么。另外，从时间上来说，那天晚上雨是在十一点半以后停止，而且有一处是套鞋踩在园艺鞋上的痕迹，可见两人乃是一前一后抵达该地点。

“不过，就算提出这么多的疑点，我们还是无法得到什么结论。事实上，现实主义者熊城可能已经注意到，若从采证上解释这两个脚印模型，魁梧的雷维斯所穿的套鞋应该是比他更高更壮的巨人穿起来才更合适；而穿着侏儒的园艺鞋者，必须是比易介更瘦小的小矮人或

豆左卫门。这显然漠视人体比例的原则，可见这种人应该不可能存在于世间，所以其中绝对存在想隐瞒自己脚印的诡计。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当夜该时刻前往后院的人是易介还是另一人。”

在逐渐热络的异常气氛之中，法水的解析神经频频震动，在鞋印模型上加入纵横交错之刀。“不过，若了解其真相，则会发现那只是恶魔的玩笑，没什么好特别惊讶的。穿着雷维斯套鞋的人乃是身材只有其一半大的矮小人物，而穿着斯威夫特^[1]般园艺鞋的，虽然可能没有雷维斯高大魁梧，却至少有着与常人一样的身材。因此，我的推定是易介穿着那双套鞋。熊城，那男人一定是穿上拱廊盔甲的战鞋之后再勉强穿上雷维斯的套鞋吧！”

“你真是明察秋毫！易介绝对是丹尼伯格夫人事件的共犯，其目的在于提供掺毒的柳橙。那是非常简单清楚的动作，可是到目前为止，却受到你迂回曲折的神经妨碍而无法判断。”熊城傲慢地说，似乎炫耀着自己的论点终于和法水一致。

但是，法水立刻嘲笑他。“别闹了，浮士德博士为何会需要那种小小的恶魔呢？这绝对是恶鬼的阴险战术。我们假定降矢木家族中有一位冷酷残忍的人物，此人不仅在黑死馆中成为众人忌讳的标的，而且还杀害了易介。但是，易介那天晚上照顾丹尼伯格夫人的这一点却造成无可避免的先入为主观念，就算易介真的被该人物巧妙诱导前往照相干板碎片所在处，而且在翌日被人杀害，还是难免会被认为是共犯。如此一来主犯当然不会被判断是该人物，而是落在与易介较亲近的人们之内。

“还有，在园艺鞋方面，克利瓦夫夫人则有可疑之处。问题在于那位柯卡萨斯犹太人的脚。熊城，你知道所谓巴恩斯基痛点吗？那是像克利瓦夫夫人这种初期脊髓痨症患者身上常见的症候，指的是脚跟出现的痛点，只要予以重压，就会疼痛到无法行走……”

可是，如果联想武器室发生的惨剧，只能相信法水乃是疯狂之言。

熊城吃惊地双眼圆睁，正要开口却被检察官制止。“那很可能是偶发性的吧！除非连我们自己都有问题。但是，那双园艺鞋的重点应

该是在脚跟……法水，我希望你能将问题从童话转移至其他方面。”

“那么，我就说明一下吧！那位浮士德博士发现了阿贝尔斯的《犯罪现象学》中没有的新手法。如果将那双园艺鞋倒穿，会是什么情形呢？”法水报以讽刺的微笑，“当然，因为那是纯护膜制品的长鞋才有可能，而且方法并不是只将脚趾塞入鞋跟处，也就是，不是把脚趾全部放入后踵，而是要提高些，用脚趾强推鞋跟部分步行，这样一来，鞋踵下方的鞋皮自然会对摺，恰好形成支撑点，施加在鞋踵的力量也不会直接落于脚趾上，有几分转移至其下方一带，而呈现小脚之人穿大鞋的痕迹。不仅如此，因为有如松弛弹簧般不规则的伸缩，施加的力量也不同，所以每一个鞋印都会出现少许差异，结果，因为右脚穿左鞋，左脚穿右鞋，前进的路线就变成回来的路线，回来的路线则变成前进的路线，完全逆转。

“证据是，试着观察在掉落照相干板碎片的地点逆转之际与跨越过枯草皮时究竟是使用哪一只脚，就能明确计算出其差数。这么一来，支仓，你应该就能明白克利瓦夫夫人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这种诡计的理由，因为那不单是留下伪装的脚印，还保护住自己最虚弱的脚踵，让人无法从脚印上发现自己。我的结论是，其行动的秘密在于照相干板的碎片上。”

熊城从嘴上拿下香烟，惊讶地凝视法水，不久，轻轻呼出一口气。“原来如此。浮士德博士的真身应该就是武器室内的克利瓦夫夫人了，可是如果无法证明这点，还是请你停止这种消遣游戏。”

听熊城这么说，法水拿起扣押的火箭弩，将弓耳^[2]用力敲打桌面，结果意外地从弓弦中迸散出白色粉末。

法水瞄了一眼哑然无语的两人，开始说明。“凶手果然没有欺骗我们。这种燃烧过的苧麻粉末就是所谓的‘火精呀，猛烈燃烧吧’，只要将苧麻浸在钽和铈的溶液中，就可以当瓦斯灯的发光材料，其纤维虽然强韧，却又容易因为些许的热而产生变化。事实上，凶手将用这种纤维编成的绳子组合成圆瓢形藏在弓弦内。这就像小孩在无意识之中作出的力学上的问题，不过，本来弓就是让弦收缩后瞬间松弛，也和拉满弦发射具有同样效果。也就是说，凶手事先使用比弓弦短且长度不同的两条苧麻纤维，借着最短的一条让弓弦收缩至其长度，就

算从外观上来看，只要编制牢固，绝对不会留下令人怀疑之处。然后，凶手从那扇窗户招来了某种东西。”

“可是，如果是火精，那彩虹……”检察官困惑地叫着。

“嗯，就是那个火精。以前鲁布兰曾用过让阳光通过水瓶的技巧，其手法已经在里登哈斯的《关于偶发性犯罪》中叙述过。在这里，代替水瓶的就是窗玻璃的热泡，也就是说，热泡位于内侧的窗玻璃上方，先集中于该处的阳光会转而集中于外侧窗框的贴锡凹处的杯形内，所以从该处形成离弓弦最近的焦点，当然就会在墙壁的石面上产生热量，如此一来，就算弦长没有变，容易产生变化的苧麻纤维还是会受到破坏。

“凶手在此使用了绝佳技巧，也就是利用两根苧麻纤维的不同长度，将其编织成圆瓢形，让交叉点位于弦的最下端，即弓耳附近。这样焦点最初便会落在交叉点的稍下方，先切断比弓弦稍短的一根苧麻纤维，如此弓弦将稍微松弛，绳结处会借着反作用力脱离钉子，箭弩也离开墙壁形成了角度。之后随着阳光的移动，焦点也往上移，这回，将弓弦缩至其长度的另一根苧麻纤维也被切断，箭矢发射，弓因反作用力掉落地上。与地板碰撞之际，握柄位置可能会变化，不过因为本来就不是靠握柄发射，所以苧麻纤维的变质粉末也不会从弓弦中流出。啊！克利瓦夫夫人，那位柯卡萨斯犹太人的确是在模仿格林家的阿达的智慧。但是，最初的目标或许是椅背吧。不过结果却产生了那吊在半空中的特技。”

这绝对是法水一个人的胜利。不过，其中仍存在着一项疑点，检察官指出：“你的逻辑的确令人陶醉，而且也被事实证明了，但是只有这样，对克利瓦夫夫人还是不具刑法上的意义。最重要的是，问题在于双重反射所必要的窗户位置，也就是不论克利瓦夫夫人或伸子，其中哪一位具有道德的感情。”

“那么，让伸子在演奏中出现幽灵般高八度琴音的……事实上，支仓，在那期间有人从铁梯爬上钟楼再前往尖塔，而且途中在黄道十二宫圆窗动手脚，塞住了乐玻璃上的缝隙。”法水表情严肃，再度说出出人意料之言。

啊，被认为是黑死馆事件最大神秘疑点的高八度音之谜真的能够解开吗？

法水接着说：“但是其方法也只是一种影射般的观察。钟楼顶上空出一个圆孔，其上则是巨大的圆筒，左右两端为黄道十二宫的圆窗。只要将圆筒的理论移至风琴的圆管就行了。因为，圆管若封闭一端，就会发出提高一个音阶的声音。不过，在那之前凶手也在钟楼的回廊出现，贴上风精的纸片，又偷偷关闭三扇门中间那一扇。支仓，你知道雷里公爵说过的‘这个世上存在着生物无法栖息的音响世界’吗？”

“什么，生物无法栖息的音响世界？”检察官目瞪口呆。

“不错，那是极凄惨的景象，我指的就是共鸣钟特有的鸣音世界。”法水用阴森的声音说，“问题在于为何必须关闭中间的那扇门。因为那扇门所在的一带是椭圆形的墙壁，具有类似音学上的共鸣板功能，和所谓的死点正好相反，能够将共鸣钟特有的鸣音集中于一点。换句话说，该墙壁是以键盘前面的伸子耳朵为焦点，而且还让伸子昏倒。除去旋转椅的疑点，除了剧烈的鸣音之外，还要加上伸子内耳受到的冲击，这就是我先前说那些话的意思。”

“开玩笑！那女人说她记得自己倒向右方，但是，当时她的姿势却有向左方旋转的痕迹。”熊城说。

法水点着香烟，向对方微笑。“可是，熊城，在赫加尔^[3]病例集里有这么一个报告，在方形空间中碰撞的歇斯底里病患表示自己是撞向相反的方向。事实也是如此，在发作之时，身体接受到的感觉会在相反的一侧出现。不过，这时的问题绝对不止这点，另一点是，在发作时，听觉会偏向一边的耳朵，以伸子来说则是在右耳，所以房门被锁住瞬间所产生的剧烈鸣音——几乎无法意识到那是声音，超越器官可以忍受的限度——袭来，在内耳形成如同燃烧般的热冲，引起人工性质的迷宫震荡症，结果就是全身丧失平衡。根据海姆霍兹的‘热与右耳会传向左边’的定律，全身会立即扭转，在旋转达到极限的椅子上，向左倾地倒下。了解这点之后，并不是就此指明伸子是凶手，只是证明了她的无辜。明白了让伸子倒下的最终原因之后，凶手的脸依然隐藏在共鸣钟室的疑问里。而后，问题离开室内，转移到走廊和铁

梯。但是，伸子既然不是凶手，武器室内的一切状况就全指向克利瓦夫夫人身上，这应该也是必然的吧！”

像这样，当所分析之物被综合于一点后，瞬间将检察官和熊城丢进了眩惑的漩涡之中。熊城努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于是默默地抽着烟，过了好一会儿才带着哀伤气息开口。“可是，无论是哪一种状况，都很难推翻克利瓦夫夫人的不在场证明。除非像梅森的《箭屋》一样发现坑道，否则我总觉得终究无法解决这桩事件。”

“那么，熊城，”法水满意地颌首，从口袋里掏出写着戴克斯比的奇妙文字的纸片。熊城与检察官两个人好像预期到将有某种异常事态发生，脸上浮现怯生生的神情。法水静静开口。“坦白说，我本来认为戴克斯比的秘密记述方法已止于‘在大楼梯后面’所显示的告白与诅咒之意志。不过考虑到他故意漠视文法、不使用冠词的特点，又让人联想到或许另有含意。熊城，从一个暗号中出现新的暗号，这称之为‘怀孕暗号’，这两段文字正好具有代表性。不过，多说无益，还是赶快来说明解读方法吧！”

“这两段奇妙文字乍看之下丝毫不像暗号，但是，若只列出第一段文字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那就变成暗号了，至于解读关键则在另一段有如《创世记》内容的文字里。但是，我最初观察错误，那是总共十四个字母—qlikjyikkkjubi，如果把两个字母合而唯一，则成为七个单字。另外接在ik之后的部分有两个，所以应该是暗示着e或s，只不过，我又想到只有一个单字很可能不具意义，因此放弃了这种想法。

“接下来，我试着将全句分为两至三个小节，终于成功解读。你看，中央并排了三个k对吧？如果在第二个与第三个之间截断，可以很自然地分为两小节。熊城，同样的字母连续三个并排绝对没有道理，而且由重复字母开头的单字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结果呢……”

法水在戴克斯比所留下的奇妙文字上一一如下编号。

耶和华变成阴阳人①，首先自我交配生下双胞胎②，先出生的是女性，取名夏娃，后生下的是男性，命名亚当③。但是亚当面向太阳时，肚脐上方跟随太阳，在背后投下阴影，肚脐下方逆向太阳，在前方投下阴影④。耶和华见到这种不可思议情形非常惊异，因为畏惧而

认同他为自己的儿子。夏娃则与常人无异，所以视为奴婢⑤。接下来耶和华又与夏娃交配，夏娃怀孕后生下女儿，自己则病歿⑥。耶和华让她的女儿降至下界，让他成为人类的母亲⑦。

“首先我像这样把文章分为七个小节，试图从各小节找出潜藏其中的解谜暗示。第一节我解释成创造人类的意思，也就是一切物种的起源，举例来说就是平假名的い，英文字母的A。接下来是第二节，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文中有‘生下双胞胎’，而所谓的双胞胎从字面上解释应该都会觉得是tt或ff或aa之类，但是双胞胎在此却具有表象的意义，指的是母体内双胞胎之形貌。双胞胎在子宫内是什么样子，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其中一定有一个是倒过来，也就是彼此头上脚下相对，恰似扑克牌上的人物。所以，如果将p和d相对，不就是英文字母中的双胞胎吗。若再加上第一小节的解释，当然就是由p或d取代英文字母a的位置。不过这样也只是制造出另一个暗号而已。事实上，q和p也是同样情形，所以，答案就如同楔形文字或波斯文字。”

他呼了一口气，皱眉喝完剩下的红茶。“到第三节以后才能够区分d和p。最先生下的是女孩，接下来才是男孩，所以头部朝下的d是夏娃，p当然就是亚当了。再者，将第五节的儿子与第七节的母亲各解释为子音和母音，也就是说，到这里为止，d是母音、p是子音开头的单字，不过，这里又以第四节和第六节来加以修正。

“第四节的肚脐一词能解释为‘全体的中心’，也就是，将以p为子音的第一个字用b代替，bcd f……底下为pqrs，那么代替n的h在p至最后的n之间，不论从哪一边数，都恰好位于正中间，这就是肚脐的表象意义。如此一来，在第四节的前半，肚脐上面的影子自然落于背后，从b至n，也就是从p至b，依然保持原状而不受影响，可是紧接下来的后半却产生变化。

“肚脐下方的影子逆向阳光投影于前方的文词之解释，一定暗示着影子，也就是字母的顺序正好相反，所以如果把前半的排列依样进行，符合n底下是p者乃是b底下是c的顺序，可是若予以颠倒，等于最后z的n就变成p了，因此相对于pqrs应该是cdfg的位置改为nmlk，从尾部倒过来让其符合，结果，子音的暗号变成如下排列。

bcd fghjkl mnpqr stvwxyz

pqr stvwxyzbnml khgfdc

“接着，在第六节中，‘夏娃怀孕后生下女儿’另有含意。因为夏娃暗示着d底下的时代，即数算abcd的d之后的e。如果再加上第七节的解释，因为e等于母音开头为a，所以把aei ou改为aei ou而成为母音的暗号，这样一来，该秘密记号方法的全部就是‘crestless stone’，解读到此结束。”

“什么，crestless stone？”检察官忍不住大叫。

“没错，就是‘没有纹章的石头’。你看过丹尼伯格夫人遇害的房间，却没有注意到里面的壁炉是用雕刻纹章的石头砌成的吗？”法水说着，将取出一半的香烟再度放回烟盒内。

一切仿佛在瞬间静止。

黑死馆事件的循环论终于被攻破，法水的手在锁链圈中抓住浮士德博士的心脏。

总算到了落幕时刻！

时间正好是六点，户外不知何时开始下起了烟雨。这天晚上，黑死馆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公开演奏会，根据惯例，有约摸二十位音乐界相关人士接受邀请。会场仍在礼拜堂，临时装设的大型美术灯从天花板上照射出灿烂光辉，曾经在昏暗灯光中隐约传来赞美诗与风琴声的幽异气氛已不知消失于何处。

但是那扇形的穹窿底下依然不失中世纪风貌。演奏者全戴上假发，身穿显眼的朱红色衣裳。法水一行人抵达时，第二首曲目已经开始，是克利瓦夫夫人作曲的变D调竖琴和弦乐三重奏，已进入第二乐章。竖琴由伸子弹奏，技巧比其他三人——克利瓦夫夫人、塞雷纳夫人和旗太郎稍微逊色几分，是唯一的瑕疵，但毋庸置疑地，因为音色如幻影般令人眼花撩乱，只要一眼就会被夺走全部感觉。铃兰式假发、史威根风格的宫廷乐师衣裳，简直就像昔日泰晤士河上乔治一世的音乐飨宴，也就是巴赫的《水乐》首演之夜般，宛如熊熊燃烧般的幻境，具有在眩惑中追求宁静冥思的力量。

法水一行人坐在最后一排，在陶醉与安祥之中等待演奏会结束。不仅是他们，任何人也都一样，相信在如此辉煌灿烂的大型美术灯光下，就算是浮士德博士应该也无隙可趁。没过多久，竖琴的清亮声音恍如梦中泡影般消失，旗太郎的第一小提琴拉出了主旋律——这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听众突然响起的骚动，舞台开始转为恐怖的黑暗。

美术灯光熄灭，声音、色彩和亮光霎时沉入黑暗中，演奏台上，不知是谁发出了异样呻吟，紧接着是摔倒在地上的声响，然后是弦乐器弓弦与乐器本身碰撞、滚落阶梯的声音。各种声音在黑暗中持续颤动不已，等到完全静止后，四周已悄无声息，礼拜堂内完全被难以言喻的森森鬼气和沉默所笼罩。

呻吟与坠地的声响……四位演奏者中一定有谁倒地！

法水抑制胸中的悸动，凝神静听，发现从礼拜堂附近的某处传来似是潺潺流水的轻微声响。就在此时，台上一隅的黑暗被划破，一根火柴亮光从阶梯走下观众席。一瞬间，空气中流泻着令人血液冻结的窒息气流。当该亮光如妖怪般在地板上摸索时，只有法水的眼睛落在其上方的演奏台上——他发现黑暗里有个人影！

无论牺牲者是谁，行凶之人一定是欧莉卡·克利瓦夫夫人！而且这位正讽刺冷笑的怪物就算正在看着眼前的法水，也仍神色自若地继续演出。这次很可能仍会借矛盾现象进行掩饰，第四次反复那畏惧与赞叹的心情吧！但是，投弹距离逐渐接近，法水已迫近至能听见对方心跳，闻嗅到对方有如树皮般中性体味的范围。

这时，熄灭的火光如弓弦般低垂，火柴棒离开手指，同时响起一声尖叫。法水尚不及意识到那是伸子的声音，视线随即被地板上的一点吸引住了。

看呀！那儿有着硫磺发出淡淡的光亮，而且从下端一带有几团火球迅速卷缩，一出现后又立即消失。见到此景的瞬间，法水的表情僵硬了，除了在他眼前出现的惊人事物以外，世界——靠背椅座位、头顶上交错的扇形穹窿——开始如暴风雨中的森林般摇晃，转眼坠入脚边大开的无底深渊中。

事实上，那迅速消失的瞬光是倾斜地从假发缝隙间出现，并掉落在白布之上。毋庸置疑地，那是延续了武器室惨剧的绷带。

啊！欧莉卡·克利瓦夫夫人！法水再度溃败，倒在地板上的人物是谁呢？正是他推定为凶手的克利瓦夫夫人！

[1]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2] 弓的末端。

[3] 德国的犯罪精神病理学者，巴登国家医院的医学研究员。

第八章 降矢木家的崩溃

一 浮士德博士的指印

就这样，这种疯狂的景象让法水再度回到原点。然而，悲痛的一瞬间过去后，法水再度恢复冷静。此时，有东西爬近他耳边，也就是先前以为是幻听的潺潺流水声。或许那是通过方柱般的空间，再加上玻璃琴的震动所造成，而且此刻音量较刚才倍增，宛如地震一般，轰隆声响开始摇撼阴惨的死亡空气。这应该是中世纪德国传说中“魔女集会”的重现吧！隔着几道石墙或窗户，在这栋黑死馆的某处似乎有瀑布飞落。先不管那与眼前凶行是否有直接关系，也不论它是否为浮士德博士特有的装饰性嗜好，这实在令人无法相信现实世界会出现如此荒唐无稽的混淆。啊！那瀑布的轰隆声，那华美邪恶的梦境，岂非无视任何法则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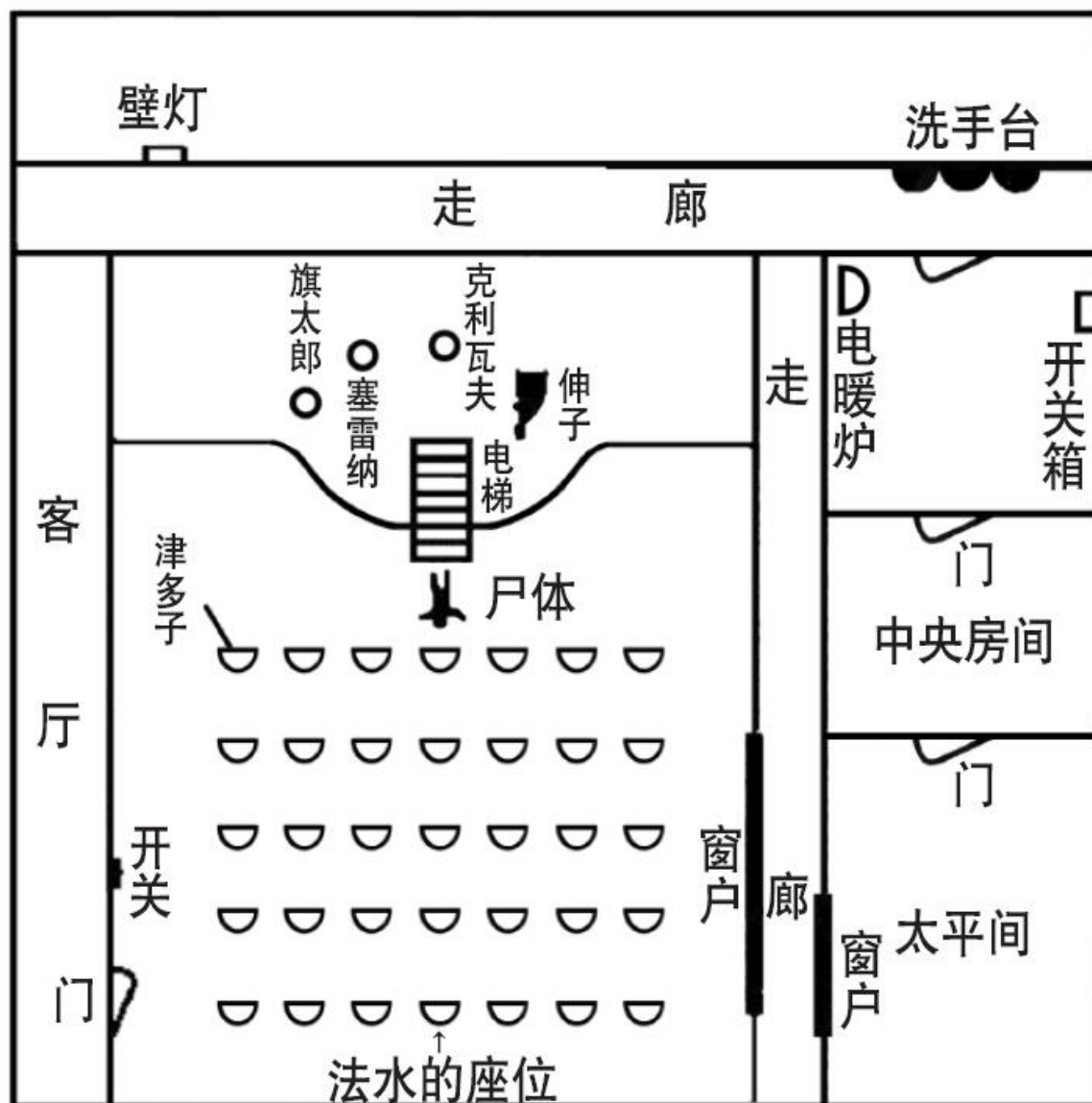
法水挥除那种狂乱的感觉，大叫：“快开灯！”

这时，听众们仿佛因为听到这个叫声才回过神来，一窝蜂地冲向入口处。由于熊城在室内转为黑暗的同时已紧闭房门，因此在杂沓混乱的情况下，一时无法重新开灯。

事前为了避免分散听众注意力，阶梯下的灯光完全熄灭，只有走廊亮着一盏壁灯，客厅与四周房间都是一片漆黑。在喧闹扰攘中，法水循着黑暗中的彩尘，开始默默沉思。这时，检察官走过来告诉他，克利瓦夫夫人被人从背后刺穿心脏，已经死亡。

法水的推理思考在这期间已有所成长，最后终于如钢琴弦般紧绷，开始整理起这桩惨事自最初到现在的所有事项，并试图在这条曲线中抽出其中一根断线。

首先，雷维斯并不在演奏者之列（而且也不在听众群中），然后是，灯光熄灭的同时，礼拜堂也随即成为密闭空间，因此事件发生前后的状况完全相同。但是关灯者究竟是谁？换句话说，最重要的归结点就在灯光熄灭的前后。法水确定曾摸索到一线光明，因为在美术灯熄灭之前，津多子曾出现在门口，经过门边的开关，坐在侧边最前排的座位。（图十五）



图十五

事实上，其中有法水发现的最初坐标，也是阿贝 尔斯在《犯罪现象学》中举出的诡计之一，为了引起附盖式开关短路而利用冰片的方法。也就是，在连接开关柄的绝缘体上插入冰片尖端，在开灯时扳动开关柄，以之稍稍碰触到接触板即可，之后用手肘碰撞开关柄。这时，冰片尖端会折断，冰片本身与发热的接触板一接触，溶解的水蒸气会在陶板上形成水滴，当然就会产生短路，而且溶解的冰水也会迅速消失。也就是说，如果是津多子在经过开关旁时使用这种方法，一定是在她就座时熄灯，而且利用这种时间差还能让自己避免受到怀疑。

押钟津多子！那位大正中期的伟大演员，虽然在其他关系圈中皆未出现，可是在事件最初之夜将古代时钟室的铁门自内打开这一点，就已经与丹尼伯格夫人事件脱离不了暧昧关联，而且她是事件相关人中动机最浓厚者，又坐在最前排的座位。在排列几项因子之时，法水忽然从自己的呼吸中感受到血腥的吼叫。而且找来佣人准备烛台，走近开关附近时，又有了意料之外的发现——开关正下方的地板上掉落只有穿和服的津多子才可能掉落的一个披肩绳环。

“夫人，这个披肩绳环先还给你！不过，如果是你，应该知道是谁关闭开关才对。”传唤津多子过来后，法水立刻说道。

但对方却不动声色，仍是带着冷笑反唇相讥。“如果要还给我，那我就收下了。法水先生，我终于知道的确有善行恶报的神存在了。我在黑暗中听到呻吟声的瞬间，脑海里立刻浮现灯光开关的问题，想到如果不用手便能扳动开关柄，那么盖子内一定有某种阴险的装置。若真是如此，凶手一定会回来恢复原状，所以我下了一项决定，立即离开座位过来站在这边，用自己的背挡住开关，直到你们过来为止。法水先生，如果我是蒂夏丝^[1]，在这种状况下，披肩绳环一定会掉落在这里，因为‘独角兽被树所欺，熊被镜子所欺，象被洞穴所欺’。”

于是法水先调查开关内部。但是结果却与预期相反，开关不仅没有短路的痕迹，即使伸手扳动开关柄，大型美术灯仍在黑暗中保持沉默。问题并不是在礼拜堂内部，反而造成混乱纠葛的开始。

询问总开关所在位置前，法水不得不为自己的草率判断向津多子致歉。

津多子也收敛起自己的气势，率直回答。“那个房间在隔着礼拜堂一条走廊的另一头，以前是太平间^[2]，不过现在已改成为杂物间。”

横穿客厅，走在走廊上时，流水的轰隆声愈来愈接近，等到了目的地太平间前，才发现水声乃是从画着耶稣受难的圣巴特里克十字架的房门对面涌出，同时他们的鞋子仿佛被略微推动，有冰冷的东西从鞋带孔爬进来。

“啊，是水！”熊城忍不住大叫出声，踉跄后退时，一只手不得不撑在左侧的洗手台上。如此一来终于明白了一切——房门对面墙壁上的洗手台有三个水龙头，此刻全被打开，溢出的水沿着自然的倾斜从门槛上漆蚀的缺痕流入太平间里。

他们接着打算开门，但门却被锁上，不论怎么推或撞都纹风不动。熊城用身体冲撞房门，却也只听到木头的轧轧声响，全身宛如毬子般被反弹回来。

他重新站稳身子，用疯狂的声音吼道：“拿斧头来！管它这扇门是洛比亚或左甚五郎的手雕作品，我一定要砍破它。”

斧头立刻被拿过来。最初一击对准门把上方一带的木板接痕，木屑随即飞溅，旧式的杠杆锁连木头整个掉下。很意外的，楔形缝隙间喷射出有如温泉般的蒙蒙蒸气。

所有人在那一瞬间都仿佛白痴般愣住不动。不管热瀑后面存在着何等诡计都已不是问题了。就算勉强想将幻想当做现实，也知道那可能是来自浮士德博士残酷暴虐的快感，但眼前却是连灵魂深处都不得不陶醉的奇观，深具妖术的魅力。打开门之后出现了一片白墙，溢满几乎会令眼球溃烂的热气。

这时，熊城扭开门边的电灯开关，见到下方的电暖炉，立即拔掉插头。不久，室内的全貌随着蒙蒙蒸气与高温的消退，逐渐能够看清。

这块区域乃是太平间的前室，尽头的门后则是天主教戏称为“灵舞室”的中室，滴落下来的水从角落的排水孔流出。另外，中室交界处有一扇无装饰的厚重石门，侧面墙上挂着附有旧式旗饰的大钥匙。石门并未上锁，发出一阵闷响便开启了，很不可思议地，虽然前室有着几乎令人眼球溃烂的高温，但门内深处却流泻出如洞窟般冰冷的空气。待门完全打开，法水从昏暗光线中感受到一股眩目的冲击，不由自主地凝视前方地板，呆立当场。这种修道院格局特有的晦暗沉郁气氛实非他的能力所能抗拒。

地板上是数十万条白蚯蚓般杂乱交错的短细曲线，覆盖了尘埃堆积的灰色地板，散发清亮如黏液般的白光。仔细一看，视野所及之处均化为庄严的纹章图案，浮现半空之后再映入眼帘。那种亮光恰似哥迪斯夏克^[3]所见到的圣耶洛尼莫的幻影，而且这无数线条几乎遍及整个房间地面，虽然只是蒙蒙蒸气在堆积的尘埃上造成的细沟，但很不可思议地，天花板或四周墙壁并未留下丝毫痕迹。不仅这样，从侧面望向地板还能见到无数有如月球的山脉或沙漠中的山丘那样的起伏，那绝对是任何能工巧匠皆不可能完成的大自然所形成的雕刻。

这个房间被石灰岩的积石所环绕，满溢着艰苦修道的严肃气息。尽头的石门内侧是停尸间，门上刻着圣巴德里克著名的赞美诗^[4]全文。

地板上没有任何脚印，也许连算哲的葬礼都没有举行旧式太平间仪式。这么一来，已知先前并没有人从前室进入，因此，自洗手台引水流下阶梯的目的极容易推测，可是点起暖炉这一点的意图却很难猜测。当然，墙上的开关器箱盖也被打开，总开关的拉柄朝下。

检察官将拉柄往上推，让电流接通。他看着脚下的排水孔，叙述自己的见解。“让洗手台的水从阶梯流下，目的在消除地板尘埃上的脚印。这样的话，最根本的疑点在于切断总开关，以及将房门锁上后再刺杀克利瓦夫夫人这种一人两角的表演。但是，无论如何，我不相信雷维斯会担任这种小恶魔的角色，答案绝对在于你发现的‘没有纹章的石头’上。”

“没错，绝对是这样。”法水率直地颌首，忧郁地眨眨眼，“但是，我这时考虑到的却是雷维斯的心理剧问题，以及这个房间钥匙的去向与不见踪影的雷维斯是否有关联……”他猛抽几口烟，偏头望向熊城。“反正，凶手不可能疯狂到随时将钥匙带在身上，所以首要之务就是找出钥匙，接着再找到雷维斯。”

众人有种仿佛从噩梦中获得解放的感觉，回到原来的礼拜堂。这时，美术灯已再度绽放灿烂光辉，听众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至于台上的三人则都无法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都因为不安与忧愁而有如被逼至绝境的野兽般颤抖着。

克利瓦夫夫人的尸体倒在阶梯前方，呈现丁字状，身体俯卧，双臂伸向前方，左背插着似是枪尖的杆柄，脸上毫无恐惧之色。而且可能因为有些浮肿，本来棱角分明的容貌感觉上比平常见到的缓和许多。虽然没有表情，不过，从其乍看似安祥死亡的样子也能推测是突然感到惊愕的失心状态。覆盖在尸体背部的凝结血污形成指着前方的手掌状。更恐怖的是，指尖朝向演奏台的右方。

但是，在这种景象中，最具强烈冲击的是与杀人事件完全不相称的对比——枪尖根部渗出的脂肪散发金色光芒，加上宫廷乐师的朱红色上衣，令整桩惨事看来极端华丽！

法水仔细地调查凶器，却未能发现任何指纹。而且，枪柄底部铸刻着蒙特菲拉德家的纹章，拔出后一看，是尖端分成双叉的火焰形枪尖。不过，行凶之际所出现的大自然的恶作剧却遮覆住最重要的部分，从台上至尸体倒地的位置之间，找不到任何血迹。原因当然是在于并未立即拔出刃尖，因此鲜血未在瞬间喷出，也因此断绝了重现凶行不可或缺的链条。换

句话说，他们已无法得知克利瓦夫夫人是在台上的何处被刺，又是如何自台上摔落。

法水结束验尸之后，让听众们离开现场，自己则爬上演奏台。

这时，伸子才如梦魇初醒般地大叫：“那位浮士德博士认为这般折磨我还不够！不仅将地精牌子放进我的抽屉内，今天这个恶魔又选我加入这三位活牲中。”她放在背后的双手紧握住竖琴架，用力摇晃着。“法水先生，你一定想知道克利瓦夫夫人在演奏台的什么位置被刺，又是从哪一边摔落的吧，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只是紧抓住竖琴框架。旗太郎先生，塞雷纳夫人，你们知道吗？”

“不，如果我是奎第安^[5]或许还能知道。”塞雷纳夫人在颤抖中泛现些许讽刺神色。

旗太郎紧接着面向法水说：“事实也是如此，很抱歉，我们不像盲人或昆虫那样，有正确强烈的空间感，何况，大家又穿着相同的衣服，直到伸子划亮火柴前，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倒地……不，应该说什么也没听见，更未接触到奇怪的气息。”他似乎察觉到事件状况对法水他们不利，眼里浮现恐吓又狂妄的神色。“法水先生，到底是谁关掉总开关的呢？是什么恶魔能够如此厉害地一人分饰两角行动呢？”

“什么，恶魔？不！以黑死馆祭坛为屋顶的这种人生早就具备恶魔的特性了。”法水阴沉地凝视眼前的早熟少年，接续对方的话尾回答。“坦白说，旗太郎先生，我轻蔑旧式——也就是相信人类渺小的感觉与记忆之类——的调查方法，且称之为‘圣骨’。但是在今天的事件中，以太平间的圣巴德里克为守护神，我不得不和特鲁伊德诅咒僧相抗衡。你知道那位爱尔兰的伟大僧侣在进行类似迪希尔法的仪式^[6]后，驱逐了特鲁伊德诅咒僧，让其在阿尔马之地火化的史实吗？”

“迪希尔法？你为什么……”塞雷纳夫人虽然有点怯惧，还是忍不住反问，“圣巴德里克并非为了传教方便而使用那种由左向右的绕行方法。”

“没错，那是在今天事件中的示意的表象。问题是，将咒术的表象移至其他方面便代表了诅咒者自身的灭亡。”法水浮现恶意微笑，说出带有柔性恐吓意味的言语。

所谓的“示意的表象”到底是什么？这句话有如挥之不去的浓雾，形成让在场所有人肌肉僵硬、鲜血冻凝的氛围。不久之后，塞雷纳夫人的眼眸异样眨动，望了望法水，紧接着又恨恨地瞄了伸子一眼后，将视线落在台下某一点，动也不动。

那儿有着难以言喻的不祥签名——也就是法水所说的，由右向左的所谓“示意的表象”——出现在克利瓦夫夫人背上。宛如伸出手指指引方向的手掌状血污，不知何故，手指竟然指向右方演奏台上，也就是伸子的座位。不仅如此，或许也因心理因素使然，该血污也状似竖琴。

所有人都感受到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视线完全被其吸引住。

不久，伸子将脸藏在竖琴后，肩膀颤动不已地剧烈喘息着。

法水也停止了讯问。

等三人离去后，熊城热切地望着法水，为了浮士德博士魔法般的雕刻痕迹，忍不住眩惑似的叹息。“嘿！这女人也算是个厉害的被害者了，居然有着如此执念！”

检察官同样情不自禁地感慨说：“这么说，你是把这项巧合解释为‘请看这个人’？”

“不，我是认为其意思为‘那是自然原貌，而且化为流动体’。”法水突然的异论让检察官吃惊不已。“当然啦！这么一来，那三个人就完全成为我的布袋戏人偶了。你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三尾深海鱼在我面前吐出肺腑之言。”接着，法水让两人明白他企图演出的心理剧是何等完美。“我以迪希尔法为比喻的真正意义，主要是因旗大郎与小提琴的关系。你可能没注意到吧，那个男人虽然是左撇子，但却用右手持弓，左手握住小提琴。也就是说，那就是迪希尔法由左而右的真相。不过，支仓，实际上，该恒数绝非偶然的意外。”

这时，克利瓦夫夫人的尸体被运出，一位便衣刑警接着进入。虽然对整栋宅邸的全面搜索已经结束，但刑警带来的报告还是令人愕然。首先，太平间的钥匙并未寻获；而雷维斯在第一曲目结束、回房休息的同时便消失无踪；还有，命案发生时，真斋卧病在床，镇子则在图书室写作。

听完报告后，法水脸上有强烈暗影浮动，坐立不安似的在室内踱步，但是又忽然停住，愣了几秒之后开始沉思。不久，他眼眸里浮现异常光芒，用力一跺地板，开朗地大叫：“没错，雷维斯的失踪给了我光明，我

们现在的苦难在于无法解明他恐怖的幽默。熊城，那支钥匙就在太平间内！走廊的门是被人从内侧锁上，而雷维斯则消失于里面的停尸间。”

“什么？你疯了吗？”熊城惊讶地盯着法水。

确实，太平间中室的地板上没有任何脚印，一旁走廊的停尸间窗户也是自内侧牢牢锁上。可是，法水竟然给了雷维斯一条魔毯。

“这么说，为什么要在前室制造雾气瀑布？又为什么要在中室地板上创造美丽的梦幻世界，让其上的脚印消失？”熊城激烈地反问，用力敲打演奏台边缘。

法水借着突破奇幻至极的纹章图案，攻克雷维斯的陷阱。“熊城，你经常会吐出香烟烟圈，但事实上，那是所谓的气体节奏运动。而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在两端温度与压力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中央膨胀的电灯灯罩或是钥匙孔之上。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构成中室四周墙壁的石质，那是巴西里卡风格修道院建筑经常使用的石灰岩材质，因此，在漫长岁月里应该会风化或升华，所以堆积的尘埃中应该混杂着能溶于水的石灰成分！

“雷维斯先在前室制造出热气瀑布，产生蒙蒙气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两室的温度和压力会出现差异，于是，从钥匙孔挤出的圈状气流就会往中室的天花板上升。”

“原来如此，圈状气流和石灰成分吗？”检察官理解地颌首，身体微微颤抖。

“正是这样，支仓。当蒸气接触到天花板的积尘时，最先渗入其中的石灰内，因此天花板内部当然会出现空洞，导致最后无法支撑而坠落。也就是说，该物质覆盖住地板上的脚印。而且，该魔法圈状气流吸收大量石灰成分以后也会碎裂，于是形成那绚烂的神秘图案。史实中也能发现类似现象，比如艾尔波根的鱼形文字^[7]奇迹。”

“不，这些以后再听你说明。”检察官慌忙打断伪史学家法水的长篇大论，半信半疑地凝视对方。“没错，以现象而论，的确能这样说明，同时里面的停尸间或许也有着没有纹章的石头。可是就算如此，想解决一人两角的问题还是有困难。再说，我也无法了解雷维斯为何必须隐藏起来，难道那男人过度陶醉于自己的洒脱而丧失真性？”

“支仓，你忘了津多子的智慧吗？好吧！我们不去开启停尸间的门，但是如此一来，那个男人估算好我们离开的时刻之后，一定会从旁边走廊的窗户爬出，躲进豪华钢琴内，吞下安眠药。走吧！这次一定要打破那家伙的伪装。”

就这样，法水终于高奏凯歌，一行人不久过后就站在中室内侧刻有圣巴德里克赞美诗的停尸间门前。他们三人仿佛已在牢笼里发现雷维斯，残忍地等着充分享受戏弄对方的快意的到来。可是，似乎内部反锁、必须借用武器室里的破城槌方能打开的那扇门，却在熊城轻推之下打开了！

内部是密闭房间特有的潮湿黑暗，并流泻出污浊尘埃的气味，仿佛能刺痛喉咙。在手电筒圆形的光晕里，果然出现了数道新的鞋印，一瞬间，他们的眼前出现了幻影，以为见到了雷维斯的炯炯眼眸，听到了他野兽般的喘息。

脚印消失于里面的垂帘之后，延续至最内侧的停棺室。令他们倒吸一口冷气的是，照射垂帘至地板的各个角落光晕中，只见到棺材架的四支脚架，却完全看不见任何人影，也没有无纹章的石头……雷维斯已经从这个房间消失了吗？

熊城用力拉开垂帘时，忽然被人踹到额头，跌倒在地。垂帘的铁棒在他头顶上方发出轧轧声响，而某种硬物则朝检察官胸口飞去，他随即伸手抓住，才发现是只鞋子。紧接着的瞬间，法水的视线冻结在头顶上方的一点——那是一只赤裸的脚掌，以及另一只鞋子快掉落脚掌……犹如大钟摆般不停晃动。

法水那仿佛嗅到脑浆气味的推理终于被颠覆。雷维斯虽然被找到了，却已是用皮带吊在垂帘的铁棒上缢死。落幕了……或许黑死馆杀人事件将以之为最后一幕而告终结吧！法水并非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只是这不可思议的发展却令他狼狈不已。

熊城将手电筒照向便衣刑警解下的尸体的脸。“这样一来，浮士德博士的事件应该结束了，虽然并不是值得喝彩的结局。不过，任何人应该都想象不到这位匈牙利骑士竟然会是凶手。”

在这之前，已先调查过棺材架，从上面留下的鞋印判断，雷维斯是站在架子边缘，双手挂上皮带，将脖子套在皮带上，蹬开双脚。他那有如海兽的尸体仍穿着宫廷乐师的衣服，但胸口一带被呕吐物弄污。其死亡时间推定一个小时内，与杀害克利瓦夫夫人的时间大致相同。皮带从领巾上

勒住，在脖子上留下鲜明痕迹。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绝对都会认定是自缢死亡。

不仅如此，从他的脸部表情也足以证明他是自缢而死。雷维斯已经变成黑紫色的脸上，眉形呈八字状，下眼皮低垂，两边嘴角也下垂，这些特征被称为“fall”^[8]，泛着绝望与苦恼之色。但是，当检察官伸出手指捏起脖子上的领巾，凝视后脑的发际时，他的眼眸里泛现了恐怖神色。

“我对雷维斯的批判可能过度苛刻了。法水，这个胡桃形的残酷烙印应该跟皮带勒痕背道而驰。”他用手指指着只能认为是胡桃壳痕迹的后脑发际。“勒痕是朝上留下，所以一两个这种痕迹或许只是芝麻小事，但是，在古老的凡·霍夫曼的《法医学教科书》中却有着类似的案例，不是吗？被害者蹲下来想捡拾掉在地板上的文件时，被凶手从背后用他所戴的单眼眼镜的绢绳勒杀。这样一来，勒痕是朝向斜上方，凶手只要将绳索对准勒痕，再将尸体吊高即可。问题是，雷维斯的脖子上只有一个痕迹，因此露出了破绽。”

检察官从心理方面审视雷维斯的自杀，在此触及最为沉痛之处。“法水，假设雷维斯关掉总开关，然后潜入密道刺杀克利瓦夫夫人，那么为什么这位喜爱卖弄的魔法博士不进行最后的掩饰呢？对那样充满戏剧性的犯罪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未免太过平淡无奇。”他实在无从了解雷维斯的自杀心理，于是陷入迷惘深渊，疯狂地望着法水。“法水，关于这桩自杀的奇异点，就算你搬出十八首禁欲主义的赞美诗或是史宾哈尔^[9]，恐怕也无法说明吧。眼前凶手的战斗状态完全压制住我们，而且结局过于唐突，甚至是可怜地萎缩。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个男人的想象力只演出一出大型沙威尼剧^[10]就已用罄。是因为时间选择错误吗？或是想夸张死亡？不，应该两者都不是。”

“或许就是那样。”法水用香烟轻敲烟盒，他的举动带着微妙的含意，似是由衷肯定检察官地颌首。“这样的话，我认为你应该读一读彼得里克的《拟态与相貌学》。这种悲痛表情是所谓的‘fall’，只会在自杀者脸上见到。”他用力拉动垂帘，让头顶上方的铁棒发出声响。“支仓，这个声响让这个痕迹看起来成为一项疑点。原因何在？这是因为突然增加了雷维斯的重量，铁磅开始缺乏弹力，于是在反作用力下，吊在上面的身体会像陀螺般开始旋转，皮带当然会因此不断缠扭。等达到极限后，又开始逆向转动解开，其旋转会反复十几次，于是很自然地，缠扭的最终极点就出现了勒痕，因为雷维斯的脖子受到强力的压迫。”

尽管能够解释这些现象，法水还是不觉得很光荣，脸色依然晦黯，只是一味猛抽香烟，耽溺于沉思之中。别名奥托卡尔·雷维斯的浮士德博士，其人生已化为云烟消失——但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是现场勘验。首先在口袋里发现前室的房门钥匙，接着解开雷维斯被勒烂的领巾时，出乎意料地，有某物强烈地映入三人眼中，他们终于能从逻辑上明白雷维斯的死因——在软骨下方、气管两侧一带有两个鲜明的拇指印，而且该部分的颈椎明显脱臼。无疑，雷维斯是被人勒杀……凶手很可能是等待他完全死亡之后再吊起他的身体。

真相大白，局面再度大逆转。勒痕上的右拇指印有极显著的特征——上面有明显的指甲印，指头肌肉的部分看来好像因为长脓疮而开过刀。但是，不论如何，虽然关于雷维斯自杀心理的疑念已一扫而光，却因为发现钥匙而更加深疑惑。

面对着这种情况，只有将否定与肯定并列整理，试着证明几项实在无法克服的障碍。

凶手很可能先将雷维斯引诱至前室后再予以勒杀，然后将尸体扛入停尸间。问题是，前室的钥匙在被害者的口袋里，凶手要如何关起那扇门？另外，停尸间里的脚印不是只有雷维斯一个人的，他的表情也是自杀者特有的表情，并无恐惧或惊愕之类的情绪，原因何在？开向旁边走廊的窗户上层虽是透明玻璃，却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实在很难想象有什么方法能从该处逃脱。将一切解答置于没有纹章的石头上也毫无用处。

检察官揪住尸体的头发，让死者的脸面对法水，责怪他昔日对雷维斯所采取的极苛刻的手段。“法水，事情变成现在这种局面，你必须负起道德上的责任。不错，根据当时的心理分析，你得知了地精牌子的放置处，你的透视眼也同时挖掘出这男人与丹尼伯格夫人差点就被掩埋的恋情。但是，雷维斯却因为受到你的诡辩逼迫，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拒绝接受保护。”

对此，法水完全无力反驳。失败、灰心、失意……所有希望完全离他而去，甚至还有恍若永世般的暗影盘据在他心灵一隅。该幽灵很可能正不断地对他喃喃诉说“是你让浮士德博士杀死雷维斯的”。

但是，强压住雷维斯气管的两个拇指印痕却是令熊城雀跃不已的收获，他立刻派人收集所有家族成员的指印。

这时，便衣刑警带了一个佣人进来，他是曾为易介的命案提供证词的古贺座十郎。这次，他同样是在休息时间目击到雷维斯令人不解的举动。

“你最后见到雷维斯是什么时候？”法水立刻切入重点。

“应该是在八点十分左右。”他最初很可能是不想看到尸体而侧过头，不过一旦开口，叙述却是相当简单扼要。“第一首曲目结束后是休息时间，雷维斯先生走出礼拜堂。当时我正穿越客厅，沿着走廊走向这个房间，雷维斯先生也跟我身后。但是当我经过这个房间转至更衣室的方向，在转角忽然回头时，发现他正站在这个房门前盯着我，好像在等我离开似的。”

照他所说，雷维斯应该是自己进入这个房间的。

法水接着问：“那么，当时另外三人呢？”

“好像都回了各自的房间。我记得等到下一首曲目开始前的五分钟，其他三人都过来了，只有伸子小姐迟了些。”

熊城打岔。“这么说，后来你就没有经过这条走廊了？”

“是的。因为第二首曲目不久后就要开始。这条走廊并未铺上地毯，行走时会发出声音，所以演奏时都要走外面走廊。”座十郎的陈述就到此结束，留下雷维斯令人不解的行动。之后，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啊！对了，一位自称是警视厅外事课课员的人在客厅等你们。”

众人离开太平间前往客厅。一位外事课课员与熊城的属下正等在该处。其一是有关黑死馆建筑师戴克斯比生死的报告，由于警视厅的请托，仰光的警方当局可能连古代文献都仔细调查过了吧。回电中对戴克斯比跳海自杀的始末记载得相当详尽——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七日凌晨五点，有一位船客从波斯女皇号的甲板跳海，该船客的脖子很可能被推进器绞断，只剩胴体在三小时后漂流至距仰光两英里外的海滩。根据衣物、名片与其他随身用品，确定该名船客确实是戴克斯比。

接着是熊城的属下带来有关久我镇子的身世报告。她是医学博士八木泽节斋的长女，嫁给有名的酵素研究专家久我锭二郎，丈夫在大正二年六月病逝。之所以会对镇子进行身世调查，主要是因为法水曾揭明她的心像，发现她知道算哲心脏异位一事。不仅如此，算哲也告知她防止早期埋葬的装置所在，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已经超越主仆范围。然而，见到八木

泽这个姓氏时，法水的呼吸突然出现异样，露出迷惘的神情，然后抓住该份报告，一言不发地快步走进图书室内。

图书室内，以爵床叶形为台座的烛台只亮着一根蜡烛，这种昏暗的气氛似乎是镇子写作时的习惯。她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凝视着走进来的法水。

这样的凝视不但让法水失去先发制人的问话时机，还带给检察官和熊城一种恐怖感。

不久，她用带着恐吓的语气开口。“啊！我明白了，你们来这里应该是为了那个吧。我以前每天晚上都会陪在丹尼伯格夫人身边，在那件惨剧发生后，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一步。法水先生，我总认为你终有一天会注意到反论的效果。”

法水的眼眸在这期间不断地增强光彩，像要穿透对方的意识。他侧过身，最初的微笑随即消逝。“这绝不是愉快的话题！我想，这次来找你是最后一次了，八木泽女士……”说出这个姓氏的同时，镇子出现无以名状的动摇。

法水又接着说：“令尊八木泽医学博士在明治二十一年提倡颅骨鳞部与显腭窝畸形者的犯罪本质遗传论，但是已故的算哲博士却提出反论。令人怀疑的是，这种争论持续了一年，在达到顶峰时却忽然无疾而终。我试着依年代排列过去黑死馆发生的事件，发现就在争论告终的翌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三年，有四位婴儿渡海来到日本。八木泽女士，我认为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便是你来到黑死馆的理由。”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吧！”镇子忧郁地抬起头来，心中的动摇看来已完全平复，脸上却再度浮现恐怖的锋利神情。“家父之所以和算哲先生停止争论，主要是因为其结论最后走向栽培人类的遗传学实验。我这么说，你应该就能明白了吧！那四个人不过是实验用的白老鼠罢了！那四个人的父亲都是在纽约艾梅勒监狱被处死刑的各国移民。也就是说，将死刑犯的尸体解剖后，如果发现具有该种形状的颅骨，就通过关系得到受刑人的子女。最终得到了这四个人，虽然都是不同国籍……所以，《哈德福特福音传教士》杂志的报导或大使馆公报，都认为算哲先生是花钱买下那四个人。”

“这么说，让那四人归化入籍，引起遗产分配的纠纷，只是因为无法找出结论？”

“是的，因为他们的父亲颅骨都是同样形状，而且算哲先生对于自己的论点有近乎疯狂的偏执。像他那样异常个性者，本来就不可能会有什么正常的思维。专注投入是他们生命的全部，遗产、爱情或肉体之类的琐事，在那广漠无际的知识世界里不过有如几粒尘埃。

“所以，家父和算哲先生约定由我负责观看实验的成败。但是当时算哲先生做出了很阴险的行为。事情与克利瓦夫夫人有关。她抵达日本后不久，算哲先生就接获了解剖结果错误的通知。这时，算哲先生想到了一个计谋，他从《格斯塔夫斯·阿道夫斯传》中选了四个人的姓名。也就是说，因颅骨形状而没有遗传到犯罪本质的克利瓦夫夫人袭用暗杀者的姓氏，另外三个人则袭用遭暗杀者布拉艾狙击的三位瓦连休坦军的战歿者姓氏。

“我在这间书库内读到格斯塔夫斯国王的传记，也读过《黎塞留宫闱机密史》，却认为你或检察官不可能怀疑到他们的姓名或家人的姓名。所以，法水先生，你现在应该能明白我曾经告诉过你的所谓‘灵性’的意义了吧。也就是从父亲至儿子之间，人类的种子必须经历过一次徨的‘荒漠’的意义。今天克利瓦夫夫人死亡后，算哲先生的暗影应该已经从疑神疑鬼中消失才对。啊！这桩事件乃是所有犯罪中，道德最为颓废的形式，在那乌黑的沟渠臭水中，那五个人喘息着彼此竞争。”

就这样，四位神秘乐师的真正身世曝光，同时，存在于黑死馆的暗流也只剩下一两桩离奇死亡事件。

之后众人回到总是当做侦讯室的丹尼伯格夫人房间，旗太郎、塞雷纳夫人以及四五位与乐坛有关的人士正等待着。

见到法水，塞雷纳夫人用丝毫不像温柔的她会使用的命令语气，开口说：“我们希望你严厉地侦讯伸子。”

“什么，纸谷伸子？”法水露出稍显惊讶的神情，但嘴角却浮现隐藏不了的会心微笑。“这么说，是她企图杀害你们了？不，这中间存在着任谁都无法突破的障壁。”

旗太郎插口，这位异常早熟的少年仍是同样的老成温和语气。“法水先生，至今为止，所谓的障壁都是构筑在我们的心理上，你知道津多子夫人坐在最前排座位吧？在这儿的几个人可以打破这个障壁。”

“美术灯光熄灭后，我立刻发觉有人从竖琴方向接近。”应该是评论家的鹿常充——额头已秃，年约四十的男人——环视左右，似乎在征求周围的人的同意，然后接着说，“我以为可能是空气流动吧！可是接下来又听见衣服摩擦声和闷吭声，所以才发现应该不是。之后，声音逐渐扩散，本来以为消失了，没想到同一时刻，台上传来悲痛的呻吟声。”

“你的笔锋的确具有充分毒杀效果。”法水讽刺地微笑，并颌首道，“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要作出超出证据的判断，那便不只是谬误，更是犯罪。哈！哈！如果连缪思的弦音都听得见，为何要听见鸡啼声就宣告伊比克斯死亡？我倒是认为营救阿利安才是喜欢音乐的海豚的义务。”

“什么？喜欢音乐的海豚？”其中一人激愤地大叫，是旗太郎左侧下方、名叫大田原末雄的法国号演奏者。“没问题，阿利安已经获救。因为我坐的位置不同，听不见鹿常说的空气流动，不过却因为离这两位很近，可说能完全掌握他们的动静。法水先生，我也听到了异样的声音，而且在呻吟声响起的同时消失……但是，只要旗太郎是左撇子，塞雷纳夫人是右撇子，那绝对是弓弦相互摩擦的声音。”

这时，塞雷纳夫人露出讽刺的绝望神色，并望着法水。“这样的对比非常单纯，反而很讽刺地令你难以评断，对不对？然而，如果你能用自己习惯以外的神经进行判断，一定可以从那个贱民身上找到塔拉卡乌^[11]的回忆。”

等一行人离去后，熊城面露难色，责怪法水。“真是令人无法忍受！我本来认为率直地接受施舍是很符合你信条的高尚精神，但是……法水，我希望刚刚的证词能让你回想起先前说过的武器室方程式，当时你说二减一等于克利瓦夫。不过，当身为答案的克利瓦夫被杀害时……”

“别开玩笑！那种贱民的女儿怎么可能是这种宫廷阴谋的策划者！”法水反唇相讥，“没错，伸子那女人的角色是颇为奇妙，除了丹尼伯格夫人命案和共鸣钟室的意外，她可说完全处于嫌疑重大的范围内。但是因为有那标本般的活性的存在，浮士德博士才无法持续开朗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伸子没有动机和冲动！再怎么具有虐待狂倾向的犯罪者，也绝对不会有那种病态心理的动因，像方才那群喜欢音乐的海豚……”

法水正想说些什么时，先前奉命调查拇指印痕的便衣刑警带回了报告。但仍徒劳无功，并未找到符合的印痕。

法水露出倦色，沉吟。忽然，他好像想到什么，叫人拿来摆放在客厅暖炉上的水壶。水壶总共有二十几个，有些是已故或离去者之物，但均是为与这座黑死馆有重要关系的人所制作之物，目的是想留下永远的回忆。水壶表面都施以西班牙风格的美丽釉药，却可能是因为外行人手制，形状上多少保留着某些古朴的味道。

法水将水壶排列在桌上。“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但是像这座宅邸，这种病理性人物很多的地方，如果径自相信其所按下的指印，经常会犯下严重错误，因为，他们偶尔会出现从外观无法判断的发作，这种时候的不同反应经常造成我们严重的错误判断。不过，在这些水壶的内侧，必然有着平静状态时所按下的拇指印痕。熊城，麻烦你轻轻打破这些水壶。”

在对照壶上的姓名一一打破之后，终于只剩下两个壶。克劳特·戴克斯比的打破了，但是与留在威尔士犹太人身上的一不一样；接下来是降矢木算哲的……熊城拿着木槌轻轻敲下，壶上出现裂痕，接着裂成两半，在下一个瞬间，三个人却仿佛陷入了噩梦之中——在边缘下方出现了与雷维斯咽喉上完全相同的拇指印痕。

熊城与检察官受到这样的冲击后，都失去了说话的气力。不久，熊城像是忽然清醒般，慌忙掸落烟灰说：“法水，这样问题就完全解开了，已经没什么好再犹豫的了，我们必须马上挖掘算哲的墓窖。”

“不，我仍要维护一贯正统的行事原则。”法水充满异样的热情叫着，“如果被神鬼所惑，相信算哲还活在人世，你随时可以举行降灵法会，可是，我仍决心找到没有纹章的石头，和人类杀人鬼搏斗。”

接下来一一搜寻暖炉砌石上的纹章，果然在右侧砌石中发现疑似之物。法水试着推动那块砌石，很神奇地，该部分竟然往下陷落，同时无声息地开始后退。不久，地板上出现了四方形的黑洞，是密道！

充满戴克斯比冷酷诅咒意志的这条黑暗密道穿越墙壁、沿着楼层缝隙，究竟通往何处呢？是共鸣钟室？礼拜堂？或太平间内？还是四通八达的岔路……

[1] 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布坦丝的同党。

[2] 中世纪贵族城堡中，在进行抹油前置放尸体的房间。

[3]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先遣部队中的德国修士。

[4] 对异教徒的凶律以及对女人、铁工和特鲁伊德僧侣的咒文。

[5] 出现在特鲁伊德诅咒教中的据说精通暗视隐形的伟大神秘僧侣。

- [6] 威尔士的特鲁伊德恶魔教的宗教仪式，在祭坛四周进行与太阳运行同样的仪式，即由左绕向右的习俗。
- [7] 一三二七年，卡尔鲁斯巴特温泉尚未被发现时，距离该地十英里外的艾尔波根镇外出现一桩奇迹。废教堂地板出现了希腊语、被视为基督教表象的鱼形文字。但是，据说那很可能是矿泉脉的间歇喷气所形成。
- [8] 落下，下垂之意。
- [9] 厌世思想的代表人物。
- [10] 表情和表演夸张的意大利戏剧。
- [11] 传说中浮士德博士修习魔法的地方。

二 伸子呀！命运之星在你胸口！

脚边出现一道小阶梯，里面一片漆黑。密闭多年的阴湿空气伴随宛如尸温的暖空气与一种无以名状的霉臭味轰然流泄，形成名实相符的鬼气。

法水等三人立刻转亮手电筒，侧身走下阶梯。底下铺着约摸半张榻榻米大小的木板。来到这里以后，已能看见先前因为光线不足而看不见的几道拖鞋印，其中有一道是最近才留下的，笔直延伸至阶梯上，但是可能因为缓慢行走的缘故，连一点特征皆未留下，因此完全无法辨识到底这个脚印是从阶梯下来呢，或是从里面的密道出去。

这时，以灯光照着四周的熊城轻叫出声。在他右手上方挂着一个神情凄厉的恶鬼巴利^[1]的木雕面具，左眼眼瞳凸出约五公分长，按下凸出的眼瞳时，换成右眼凸出，同时由上面照射下来的光圈逐渐缩小——砌石移回原来位置。

法水量完拖鞋印与步幅的间隔后，走入前方暗道里。这种情景恍如昔日罗马皇帝德拉亚尼斯时代，总督普利尼乌斯带着两位女管家探寻卡里斯塔斯地下圣廊一样。

密道天花板堆积多年的灰尘如钟乳石般下垂，每一次呼吸都会有细尘呛着咽喉。即使没有这样，也因为空气不新鲜，还是几乎令人窒息，若是使用火把，也许会立刻熄灭。而且，时而听到宅邸内的声音在此空间内形成异样的轰隆巨响，时而眼前仿佛出现岔路，时而又好像听到有人的说话声，令心脏几乎从口中跳出。但是，他们仍跟着拖鞋脚印继续前进，脚下像是踩在雪地上一样，堆积的灰尘溃散，下肢的冰冷感觉直冲头顶。

这种密道之旅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密道由右至左，有时上坡，有时下坡，极尽蜿蜒之能事，几乎无法记忆路径，最后一个左转后，进入一条死路，尽头又是一个恶鬼巴利的面具。

啊！隔着一层石墙，外面到底是黑死馆的什么地方呢？

法水咽下一口唾液，按下面具的眼睛，右侧的门略略擦掠着熊城肩膀打开了。前方依然是一片漆黑。但是，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和风，令人直觉这里应该是颇为宽敞的空间。

法水将手电筒朝前往上方照射，但光晕仅是空洞地划过黑暗，什么都没有。他再上前一步，照射头顶上方，此时光晕中出现三张丑陋苦涩的脸孔——法水终于明白了一切——圣保罗、殉教者伊格纳及乌斯、柯托巴的老证道者荷西乌斯……他数着墙上的雕像柱至第三柱之后，声音突然颤抖，疯狂地大叫：“这里是墓窖，我们终于来到了算哲的墓窖！”

与此同时，熊城踏前一两步，用圆形光晕射向前方。光晕里果然出现几具石棺，这里真的是算哲的墓窖。

三个人的呼吸急促了起来。雷维斯曾对法水说过的“地精呀，努力工作吧”的解释，如今终于从梦幻化为现实，而且，拖鞋印也向中央特别巨大的算哲之棺材架笔直前进。棺盖上放着轻铁制成的守护神圣杰奥西，而且被略为抬高……当时三人心中都认为，算哲的棺材架应该是由大理石砌成，而且棺材内应该没有浮士德博士的身影，而是另一条通往地下的新密道。

但是，抬高棺盖将棺内之物送入圆形光晕时，三个人都不禁悚然后退了。里面的的确确躺着一具奇形异状的骸骨！应该平放的膝盖高曲，双手伸向半空，手指像是想抓住什么似的弯曲，在三人往后跳时，骸骨双手发出了哗啦声响垮落，肋骨的一端也同时垮下，仿佛灰烬一般。根据左肋骨的创伤痕迹，这具骸骨很明显是算哲的尸骸。

“算哲果然死了，那么，拇指印究竟是谁留下的呢？”检察官回头望着熊城，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这时，法水眼眸里闪动妖眩的光芒，贴近算哲胸骨凝视，一动也不动。

这真是太令人意外了，算哲的胸骨上竟然纵向地刻着异样的文字。

PATER! HOMO SUM!

“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法水念出这句拉丁文的意思。

事实上，法水还陆续发现其他异样之处：刻文边缘有金色微粒闪动光辉，而且掉落的牙齿缝隙中还插着疑似小鸟的骨骸。

法水捏搓微粒，凝视良久。“这可能是浮士德博士的礼仪吧！但是，这些字是利用照相干板碎片雕刻出来的。‘PATER! HOMO SUM!’……还有，疑似小鸟的骨骸一定是妨碍预防早期埋葬装置启动的山雀尸骸。这不是很恐怖吗？算哲曾在棺材内复活，但当时凶手却以山雀雏鸟夹在中间，阻止电铃发出声音。”

检察官与熊城都被眼前令人颤栗的景象吸引住，即使法水阴沉的声音回荡良久，却几乎没有传进两人耳里。

那种样子很明显就是在棺材里挣扎！而且就这样活生生地被埋葬。话虽如此，对浮士德博士来说，这种情形——算哲在棺材中复活，疯狂地拉动绳索发出暗号，但却始终无人前来救援，只能不停地抠抓头顶上方的棺盖——一定令他充满残虐的快感吧！而且，凶手冷酷的意志借山雀尸骸与“PATER! HOMO SUM!”这句话表现，也难怪久我镇子会称之为道德最颓废的形式了。

所谓的黑死馆杀人事件也就是极尽残酷恐怖的血腥史，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凭眼前的骸骨可知，绝对会因此带来往后的恐怖悲剧。

接下来开始调查拖鞋脚印，脚印延伸至墓窖阶梯后的上方门口，也就是持续至坟场的棺材龛前。来到这里之后，终于能够明白事件的部分疑点，知道了凶手是从丹尼伯格夫人的房间进入密道，然后打开棺材龛的盖子，走上后院的地面。除此之外，四处可见几乎快被掩埋的类似脚印，因此也能够确定有异样的潜入者存在。调查结束后，三人仓惶地盖上棺盖，逃离这充满鬼气的地方。沿途上，法水整理了几项发现，记在记事本上。

一、有关“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的观察

这已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否定的叙述表象。由于算哲对自己论点的疯狂执着，不仅让四位外国人归化入籍，又写下脱离常轨的遗嘱，更

画出陈尸启示图，焚烧魔法典籍，还暗示犯罪方法企图搅乱警方调查等等，因此，要找出几个人中是谁受到冲击绝对还有许多疑问。因为所谓“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之语是否指出旗太郎为了遗产问题而进行报复，或是塞雷纳夫人在某种机缘下明白算哲的企图——应该是受到法水的疯狂幻影影响，被那半张陈尸图所暗示——如果是这样，在她矜持的绝对世界里或许会出现世上罕见奇怪冲动行为。算哲的意志虽然尽在“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这句话中，但若这句狂语是被捏造出来的，那么捏造者绝对是押钟津多子。

二、押钟津多子的犯罪现象

已经明白的是，神意审判会时出现在凸出窗框处的人影，以及从仓库走去拾起照相干板碎片的鞋印，还有药物室的闯入者这三个人，与杀害算哲，并在那一夜丹尼伯格夫人房间的侵入者为同一人。如此一来，就必须将丹尼伯格夫人的事件一并纳入问题之中，这时就出现了拥有无法否定的疑点、并有可畏动机的押钟津多子夫人。当然，除非有了确切的结论，否则这些推测不过是无中生有。

他们再度回到原来的房间，坐下后，法水慨然摸着下巴，口出惊人之语。“事实上，算哲的骸骨中包含两项狂暴的意志。一是因为戴克斯比的诅咒被杀，另一则是复活之际遭浮士德博士致命一击。那是双重杀人！”

“什么，双重杀人？”熊城惊异地反问。

法水第三度将“在大楼梯后面”翻转，说明最后的归结点。“不是吗，熊城？在著名的兰吉^[2]所说的话中有所谓的‘秘密记号方法的最后在于同字的整理’，所以我试着在没有纹章的石头上进行同字整理，把s和s、re和le、st和st去掉，结果就变成Cone（松球）。可是，所谓松球的形状却是在床铺顶盖的饰纹中，这又是很恐怖的滑稽。”

法水接着进入帷幔内，在床垫上叠起桌子、椅子，最后放上衣橱时，检察官和熊城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因为，松球形顶饰纹开了一个口，里面散出白色粉末。

此时，法水的舌头触及让黑死馆的过去黯淡恐怖的三桩离奇死亡事件。“这就是黑暗中的神秘，即黑死馆的幽灵。如果以修辞学的方式来说明，应该就是中世纪的异端卖弄炫耀之诡计。至于其技巧，只要看过去三桩离奇死亡事件都是在两人同床时发生，就能想象得出。以两人的重量为限，达到这个重量时，松球顶饰就会开口落下这个粉末。过去的玛莉亚·安娜王朝时代，这里面是放入春药之类的粉末。可是，这个床铺却等于是由桃花心木制成的贞操带！因为，这种粉末应该是罕见的有毒植物番木鳖素。一旦触及鼻腔黏膜就会出现狂暴的幻觉，所以引起了几桩杀人事件，最初是明治二十九年的传次郎事件，然后是三十五年的笔子事件，最后才是算哲抱着玩偶死亡的事件。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戴克斯比之诅咒乃是《死亡舞蹈》中记载的‘奢那教徒必须躺在地狱深处’的主体。[\[3\]](#)”

经过这番说明后，遮覆黑死馆过去的暗影全部消失。但是检察官在亢奋中仍难掩少许失望。“你说得没错，不过这些对目前的事件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你要如何解开这个矛盾——从房门至室内的途中，地毯下方因水而留下玩偶脚印，但是进入密道后却化为人类的脚印。”

“支仓，那是加减问题。对于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玩偶存在的我来说，那并无提及的必要，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因为偶然的巧合而无法否定——将密道的拖鞋印与玩偶的脚印相较，其步幅和脚型完全一致。熊城，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例题。”法水伸手遮住暖炉前的红色炭火，接着说，“玩偶的脚印本来是我推定地毯下的水滴扩散而出现之物，而且上下两端最为鲜明。换句话说，是以水滴量最多的部分为基准，因此，我重新称之为加减的诡计。

“很简单，在拖鞋底下垫着鞋底朝上的另一双拖鞋，而且这双拖鞋的左右脚与上面的拖鞋正好相反，开门之后，让它先充分吸水，用脚跟踩住后面的覆带，鞋带中央会落下稍小的圆形力量，于是被其压出的水会呈现朝上的括弧形，接下来用脚尖踩前面的覆带，该处的形状则是马蹄形，较接近两端的水当然会比中央渗出更多，呈现朝下的括弧形，像这样将上下不同括弧状的水印左右交互前进。也就是说，凶手事先量妥约为常人三倍大小的玩偶脚印后刻意留下。之后便让步幅符合这些脚印前进，当然在两个括弧中间会变成有如玩偶脚印的形

状，结果拖鞋的全长与蹒跚前进的玩偶步幅相同，表面与背面完全颠倒。”

就这样，极尽奇妙的技巧被揭明，玩偶的影子消失后，尸光与割痕两者之一就成为凶手闯入这个房间的目的了。

已是十一点三十分。但是，可能是想在半夜解决一切吧，法水毫无撤退的迹象。

不久，检察官半似叹息地开口。“法水，这桩事件的一切都是以浮士德的咒文为基准，火和火、水与水、风与风……可是，只有那照相干板我却无法理解其含意。”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是想把困惑与这桩悲剧连结在一起了？”法水带着些微讽刺，喃喃说道。但是却又忽然跳起来大叫：“啊！我好像明白造成割痕的原因了。”

他就这样冲出门外。没多久便带着兴奋的神情回来，手上握着前一天开封的遗嘱，然后将上半部左右并列的纹章之一与割痕的照片重叠，隔着灯光细看。检察官与熊城两人随即不由自主地呻吟出声。因为，两者竟是分毫不差地符合！

法水喝了一口佣人送来的红茶，开口说：“实在太厉害了！凶手的智慧真令人惊讶。这张信笺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是现在这样——在那之前，照相干板中存在着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疯狂内容！……你们回想一下押钟博士的陈述，不，就算只看这个也能知道算哲在完成遗嘱后，在上面撒下古代使用于军令上的铜粉。熊城，于暗处在铜上以照相干板显像，会出现自我发光的性质，不是吗？啊！这桩恐怖悲剧的序幕已经能够解读了。

“那天晚上，算哲把那张撕碎的遗嘱置于下方，将两张遗嘱一起收入金库抽屉内。不过，在那之前，凶手已事先在那黑暗的金库底部铺上照相干板。如此一来，算哲在翌晨开启金库，当着列席的众人面前取出已被显像的遗嘱烧毁后，到将剩下的一张遗嘱放入金库之前，在这段时间内就一定有人拿走已显像的照相干板。就在那样短暂的时间里，浮士德博士与恶魔签订了契约。虽然只凭直觉与预兆判断，我

也知道被烧毁的那张就是我梦想的陈尸启示图的另外一半，而所有事件就是以其为坐标中心点，在那幻想性的空间里卷起恐怖的漩涡。”

“不错，那照相干板有着无限的神秘。不过，重点是，当时列席的人，是谁将干板取出？”熊城双手无力下垂，脸上浮现浓厚的失望神情。“当然，事到如今，很可能没有人会记得这件事吧！那么，割痕和照相干板的关系呢？”

“那是师法罗杰·培根^[4]的智慧。”法水平静地说，“如果看阿布里诺的《圣僧奇迹传》，上面记载着培根在吉尔福特教堂于尸体背部显现精密的十字架的故事。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培根将自动起火的铅^[5]用硫磺与铁粉包裹而制造出的投掷弹，就必然会暴露出艺术诅咒魔法的真相，同时也揭明本事件中割痕形成的原因。

“熊城，你知道在心跳即将停止之前，皮肤和指甲不会出现活体反应吧。另外，在死亡之际，全身的汗腺会急速收缩，如果该部分的皮肤照射到具闪光性的火焰，就会留下有如手术刀切割般的割痕。没错，在丹尼伯格夫人垂死之际，凶手就是在照相干板上运用了这种方法。凶手先从干板上割下两个纹章，利用酸在四周轮廓蚀刻橄榄冠图案，然后将之叠合，在其空洞里制造自动起火的铅，如果迅速贴近太阳穴，自动起火的铅闪光便会燃烧而留下割痕。熊城，你一定觉得无聊吧。所谓的艺术诅咒魔法只是幼稚的初级化学，可是其神秘的精神却在短期内产生化学记号，并利用玩偶进行。”

因此当玩偶的存在有如泡影消失时，当然必须认为丹尼伯格夫人写下玩偶名字的纸片乃是凶手刻意放置的。但是，凶手如何取得那特殊的签名呢？另外，如果要追究照相干板，还需要往前追溯至神意审判会，寻找其出处。

法水沉吟不语。然后，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已是深夜时刻，仍派人传唤伸子过来。

“我想你们是为了这件事传唤我的吧！”坐下后，伸子主动开口，态度还是同样温和。“昨天雷维斯先生突然向我求婚，而且还要我尽快回答……”

她的话尾逐渐消失，仿佛过度哀伤于人生无常。不久，她从怀中取出某些东西。

看见那样辉煌灿烂的东西，三个人当场愣住。那是两支发簪，一支上面是红宝石，另一支则是祖母绿，各镶嵌在白金台座上，应该有一百二三十克拉吧！多角棱的刻面闪闪发光。

伸子有气无力地叹息，蠕动沉重的舌头。“黄色祖母绿代表吉祥，红宝石当然代表凶兆，雷维斯先生要我以此表示是否答应他的求婚，希望我能在演奏时插在头发上。”

“那么，让我猜猜看！”法水狡猾地眯起眼，不知何故，胸口剧烈地起伏，“为了躲避雷维斯，你曾经逃入树皮亭。”

“不，对雷维斯先生的死，我没有必要负道德上的责任。”伸子激动地说，“事实上，我插上了祖母绿发簪，打算与他一起走下这座赫兹山^[6]。”她接着凝视法水的脸，哀怨地接着说：“请你告诉我真相，如果他是自杀，那么我既然插上祖母绿发簪，就绝对与我……”

当时法水脸上的黯郁神情一扫而光，转而浮现苦恼之色。所谓的黯郁神情一扫而光，绝对是因为本来存在他心中的一项假设被伸子方才的一番话完全粉碎。

“不，准确来说，应该是他杀。”法水沉痛回答，“不过，之所以传唤你前来的原因无他，只是想请教一件事。——去年算哲博士公布遗嘱的时候，究竟是谁先抵达？”

已过了将近一年的事情，照理说，伸子应该会摇头才是。可是法水含有深意的一句话却好像让她想到了什么，随即出现异样的动摇神色。

“那是……是……那个人。”伸子的表情苦闷扭曲，好像正与不想说出来的欲望剧烈缠斗，久久，才似乎下定决心，毅然地望着法水。“现在我真的不能说出来，不过，稍后我会写在纸条上告诉你。”

法水满意地颌首，结束对伸子的讯问。

熊城对法水并未追究在今天的事件中被所有不利证词环绕的伸子似乎相当不满，但他最终还是以探索隐藏在照相干板中的秘密为最后手段，准备重现神意审判会当时的情景。

在那之前，法水要求便衣刑警向镇子问清楚当时七个人各自的位置。当时只有丹尼伯格夫人单独坐在一侧，中间隔着荣光之手，对面由左而右是伸子、镇子、塞雷纳夫人、克利瓦夫夫人、旗太郎，五人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围坐成半圆形。只有雷维斯呈略蹲坐状，坐在半圆顶点的塞雷纳夫人前面，而且六个人皆背向入口房门。

进入之前举行神意审判会的房间后，熊城从铁框内拿出荣光之手，其手指的颤抖让人感受到无限恐怖，仿佛正在嘲笑什么似的，怎么看都不像是人体的一部分。荣光之手像是混合许多杂色与奇怪形状，也像是使用在盆栽上的特殊造型的木头，皮肤的颜色看来既像一整面有细碎龟裂的羊皮纸，也像日本古书的封面，想看出肉体痕迹根本是缘木求鱼。另外，每一根插在指头上的尸体蜡烛都有固定的方向和记号，光泽稍显混浊，但是外观与一般的白蜡烛并无两样。火舌从边缘逐次移动时，尸体蜡烛随即发出霹啪的熟悉呢喃声燃着，赭红——恰似稀释的鲜血色泽——的光线扩散至房内各个角落。不久，坐在丹尼伯格位置上的法水眼中开始蒙上异样翳影，那似乎是带有一股特殊气味的雾，逐渐由底部包裹住五根蜡烛，火焰开始晃摇闪动，室内光线很快转为昏暗。在同一瞬间，法水开始调查每一根蜡烛，发现五根尸体蜡烛的底部——中央的三根两侧、两端的两支内侧各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小孔。

见到这情形，熊城随即打开电灯开关，异样的雾立刻变成法水病态探究的云。

没多久，法水脸上浮现出微笑，回头望着两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小孔的存在可说是一种掩饰。由于各烛芯孔相通，自其中导出的蜡蒸气会沿着蜡身往上冒，这样一来便会在丹尼伯格夫人面前形成一道蒸气墙，而中央的三支烛火闪动则令光线转为昏暗，因此，位于圆阵中央的塞雷纳夫人离正常的两端烛火最远，从丹尼伯格夫人的位置完全看不见。另外，两端的两支蜡烛受到来自两侧的蒸气煽动，火焰朝侧面横倒，光线的位置更偏，因此，对丹尼伯格夫人来说，圆阵两端的两人也因光线遮挡而无法看见脸。也就是说，旗太

郎、伸子、塞雷纳夫人这三个人即使中途离开这个房间，丹尼伯格夫人也不会察觉。

“而且其他人因这种异常的气氛，很可能也丧失对四周情况的辨别力，因此当然也无法发现。这么一来，伸子在丹尼伯格夫人倒下后立刻从隔壁房间拿水过来这件事就值得商榷了，她可能早就离开房间，并预知会发生这种事而准备好水。不过，这项推测只是指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并无证据。”

“这些小孔应该是凶手动的手脚没错。”检察官紧缩下巴，反问，“但是，当时丹尼伯格夫人叫出‘算哲’后倒地，我认为应该不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幻觉使然。”

“完全正确，绝对不只是单纯的幻觉。丹尼伯格夫人绝对是具有里伯所谓的第二视力者，也就是能借着错觉产生幻觉作用的人。圣德蕾莎称此为‘乳香入神’，若是隔着薰烟或蒸气观看，影像会更鲜明、更具立体感，而且这个残像有时会化为奇怪的样貌。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丹尼伯格夫人从两端蜡烛见到位于内侧的两个人——镇子和克利瓦夫夫人——的脸会因为凝视而呈现复视重叠，然后很可能由于错觉而令丹尼伯格夫人产生幻视。这一点被里伯称为人类精神最伟大的神秘力量，特别是在中世纪，这种能力被视为最高贵的人性特征。丹尼伯格夫人一定是与昔日的圣女贞德或圣德蕾莎一样，具有歇斯底里性的幻视能力。”

法水的推理就这么活跃，推定当夜在凸出窗框蠢动、掉落照相干板者，除了之前推定的津多子外，又加上旗太郎等三人。这时的法水正处于绝佳的战斗状态，仿佛能听见他那剧烈的神经运动脉动，或许，事件在今夜就可以宣告结束。

之后，法水三人沿着昏暗走廊回到原来的房间时，先前伸子答应的答案正等待着他们。

在神意审判会的绳圈内，受到浓厚嫌疑包围者只剩四个人，而现在伸子就在这群人中投下最后的王牌！

法水嘴唇干燥，拿着信封的右手莫名颤抖着，在心里呐喊：伸子呀！命运之星在你胸口！

[1]. 印度克尔斯纳古籍中出现的恶魔姓名。

[2]. 法国著名的暗号解读专家。

[3]. 日后法水曾说，当他知道番木鳖素已是传说中的东西时，非常震惊。它只记载于十六世纪凯尼西斯堡的药物学家杰奥尔西·巴迪休的作品中，至于近世，则只有一八九五年，奖励在印度栽培大麻的德属东非公司的费修传道医师时提及。另外，也只有一项报告述及“如果箭矢毒的原生植物番木鳖属寄生在印度大麻上，土人会珍视其果实，并使用于咒术之上。”或许黑死馆药物室里的空瓶就是算哲准备放置戴克斯比所赠送之物的地方吧！

[4]. 十三世纪英格兰修道士，名气响亮的魔法炼金术师，更是高明的科学家，传说发明了火药及其他物品。

[5]. 将氧化铅加热所得到的物质，需密闭保存，一旦接触空气，会发出如舌头般的红色闪光，随即被引燃。

[6]. 传说中妖魔们举行瓦布里基斯飨宴的山。

三 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

去年公布遗嘱时，其中一定有最早出席、在算哲抵达前从金库内取出显有被撕毁遗嘱内容的照相干板的人物。正因如此，紧握着写有此人名字信封的法水，内心当然会呐喊了。但是当他拆开信封，看完内容的一瞬间，不知为何，法水眼中的神采消失了。紧绷的身体突然间松弛下来，纸条无力地飘落在桌上。

检察官吃惊地拿过纸条来看，发现上面并无人名，只写着一句话。

以前姿薔^[1]身上有窃听器^[2]。

“原来如此，窃听器吗？了解其可怕的应该只有伸子了。”法水苦笑地不住点头。“如果是浮士德博士的隐形窃听器，那么不论任何地点或场所都能将我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因此，若稍微不注意，难保伸子不会陷入与葛雷特亨同样的命运。无论如何，绝对必须以某种方法制裁那只恶鬼的耳朵。”

“这件事暂且不谈。关于你重现神意审判会的事情。”检察官脸上有重重疑惑的暗影晃动，“你说丹尼伯格夫人是第二视力者，还说凶手预期了其幻觉。但是，就算能轻易预测这种精神方面的超形而上形式，你的论点还是非常暧昧，也缺乏证据。”

法水夸张、讽刺地叹息出声，凝视检察官。“我又不是席尔修。我并非将丹尼伯格夫人予以神秘的英雄化，也不是说她如同史威登堡或奥雷安的少女那般具有慢性幻觉偏执症，只是因为她的某种官能过度发达，此官能偶然遇到有机刺激，将会在视觉上出现技巧性的抽象图案，也就是将漠然分散之物集中为一项现实。还有，支仓，弗洛伊德也拟定了‘所谓的幻觉乃是受到压抑的愿望的象征性描绘’。当然，丹尼伯格夫人的状况是因为对算哲的禁令的恐惧，也就是起因于与雷维斯的不轨恋情。所以要引发她产生幻觉的人，必须是熟知其中经纬者，进而想出在尸体蜡烛施以微妙诡计，借此诱导她轻微地自我催眠。不过，支仓，这种所谓潜意识状态的观念却赐予我荣耀……”

法水说到这里便住口不语，开始默默沉吟。经过了几根烟的时间，他似乎捕捉到一个想法，紧急叫人传唤旗太郎、塞雷纳夫人与伸子，再度前往礼拜堂。

空荡的礼拜堂内笼罩着寂寞忧郁的灰色气息，上方是黑暗，令天花板看起来异样地低垂。而且这里只有在圣坛上摇晃的微弱灯光，反而让整体空间更显狭窄。这里似乎开始产生晦暗温暖、恍如在母亲子宫内的奇妙赭红色黑暗。更可怕的是，如果凝视着不断闪动的金色光圈便会感到刺目般的炽热。法水仿佛投注了极端强烈热情与力量，希望成败就在此决定，并一举给予浮士德博士足以撼动地狱根基的惩罚。

不久，六个人围着圆桌坐下。

这天晚上，旗太郎的穿着很难得的不同于平日的整齐井然，只穿着天鹅绒短衣，并一直低垂着头，把玩自己那双几近苍白的双手。伸子坐在他身旁，小巧纤细的手有如干杏，健康的明艳光泽非常可爱，与旗太郎形成强烈对比。至于塞雷纳夫人，她仍是一贯的贵夫人风范，只不过在她那古典美的背后，隐藏着会让性急者不耐烦的静寂。

现场气氛很明显地泛滥着一抹危机，这不仅是因为猜不透法水将津多子排除在外的企图，还因为三个人心中各自抱持着危惧与计谋，互相探寻彼此的心思。

不久，塞雷纳夫人瞄了伸子一眼，反射性地开口。“法水先生，对于证词的采信与调查警员的权威有关！刚才确实有很多人作证听到伸子小姐行动时的衣服摩擦声。”

“不，我握住竖琴前缘，就这样凝神静气不动。”伸子毫不迟疑地以略带自制的语气反驳，“所以，如果说听到琴弦发出声音，这我可以承认，但是……反正，你的比喻与事实完全相反。”

这时，旗太郎以奇妙的老成态度冷笑道：“我希望法水先生能仔细玩味你那妖野的个性。当时从竖琴附近传过来的气流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我想绝不会是华丽的近卫胸甲骑兵的行进，而是愚昧、只穿短上衣、裸露胸毛，不断闻嗅野鹿滴下的血迹的黑色猎人。不，那家伙一定嗜食人肉！”

在这种情况下，被两人逼迫的伸子很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旗太郎那残忍的宣告几乎就要永远地束缚住她。

法水的眼眸里却带着炽热，开口说：“不，那应该不是人肉，而是鱼。因为那尾很不可思议的鱼接近，所以克利瓦夫夫人反而朝着与你们的想象相反的方向溃退。”

虽然仍是同样充满戏剧性的态度，却立刻让伸子与另外两人的立场对调。

“对了！在美术灯熄灭之前，当时伸子小姐正以全弦弹奏滑奏，这样一来，在灯光紧接着熄灭的瞬间，她将不由自主地踩下所有踏板。因此，当时发出的奇妙声响乃是依序踩着踏板发出的声音，因此听起来很像空气震动声。也就是说，在还留着尾韵时踩踏板，竖琴会发出闷震声响……都是因为你们恶意的指控，害我还得解释这种简单明了的道理。”

法水飘逸的态度消失了，语气转为严肃。“不过，如此一来，克利瓦夫夫人命案的局面就完全逆转了。因为，克利瓦夫夫人若听到这个声音，当然会朝你们那边后退。所以，旗太郎先生，当时你的手中一定握着取代弦弓的东西，不，我就直截了当一点好了，当美术灯再度亮起时，应该是左撇子的你，为何是右手持弦弓、左手拿小提琴呢？”

被法水以严肃语气所说的话给镇压，旗太郎全身有如化石般僵硬，对他而言，这很可能是完全想象不到的意外吧！

法水以戏谑的态度悠悠接道：“旗太郎先生，你知道波兰的俗谚中有所谓的‘提琴演奏者拉弦杀人’吗？事实上，在罗姆布洛索赞誉有加的莱普麦尔的《庸才与天才的发达》中，以手指出现麻痹的舒曼与萧邦为例，在改订版中则以提琴家伊萨艾的苦恼为例，这些例子都谈到属于音乐家生命的骨间肌^[3]。依其内容，莱普麦尔提出了‘急遽力量的动作会导致肌肉产生痉挛’的论点。当然，以眼前状况而论，那样的论调并不正确。不过你既然是演奏家，就不能忽视那样的惯性。——你很可能是之后无法用左手二指持弦弓吧？”

“你想说的只有这个吗？——这就是你所谓的降灵术？让桌脚震动，发出刺耳声音……”阴险的早熟少年燃烧着丑陋的憎恶，勉强挤出沙哑的声音。

但是，法水毫不松口。“不，那才是正确的中庸系统。还有，你曾让丹尼伯格夫人写出玩偶的名字！”

这句惊人之语让在座众人达到亢奋顶峰。

“其实我们刚才曾经重现神意审判会的情景，发现丹尼伯格夫人其实是第二视力者，具备歇斯底里性的幻视能力。因此，当她发作时，她那已麻痹的手就具备了自动书写的能力^[4]。光是看伸子房门旁的勾裂痕迹也能知道丹尼伯格夫人的手当时已经麻痹。但是，那种状况却引起更异样的矛盾，以左右撇子不同的人给予刺激时，有时写出的并不是所要求的笔迹，而只是类似的笔迹。那天晚上伸子小姐撞倒花瓶，之后丹尼伯格夫人进来，而且亢奋的夫人只从卧室帷幔间露出右肩，因此，你认为时机可贵，就试着让她自动书写，想不到夫人写出的字迹却与你所要求的不一样。”

法水在桌上的纸片写出以下两个字，然后特别将中间的三个字母标记起来。

Therese Serena

在那一瞬间，所有人同时发出呻吟声，尤其是塞雷纳夫人。她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因为太过意外，茫然若失地凝视着旗太郎。

旗太郎全身汗水淋漓，仿佛被鞭打般地扭动着身体，声音中透着激愤。“法水先生，你……不，阁下！这桩事件中的巨龙就是你。印在雷维斯先生咽喉上，那据称属于家父的指印——也就是巨龙的爪痕——应该就是你的分身吧？”

“巨龙？”法水一字字地用力念着，“的确，依照那太平间里的情形，是可以称之为‘巨龙’。不过，一人两角的另一个角色却是兰花的一种，也就是龙舌兰。”他撕开从怀中取出的雷维斯的领巾，在缝合处出现收缩成褐色的网状带子。前头还附着好像编着好几层、恰似拇指状的两个椭圆形。法水的手指就落在上面。“这样看就能立刻

明白了。只要吸收水分，龙舌兰的纤维便能缩短为全长的八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太平间前室需要热气瀑布的理由了。凶手先将龙舌兰纤维挂在总开关器的把手上，利用纤维收缩切断电流，等到开关柄朝下时，纤维便会脱落，掉进水中，从排水孔流出。接着，就是利用龙舌兰纤维编成的领巾在雷维斯咽喉形成拇指印痕，让雷维斯的死亡由他杀变成自杀。想象一下大致上的过程，凶手先确定雷维斯进入了里面的停尸间后，开始制造热气瀑布，当湿度逐渐提高，龙舌兰纤维便会开始收缩，于是雷维斯逐渐呼吸困难，这时再制造某种被认为那男人必须自杀的异常原因。所以，雷维斯的死亡等于有两种意志在作用，一是留下疑似算哲的拇指印痕，另一个则是塑造他的悲痛心理。”

说到这里，法水停顿一会儿，眼神锐利地盯视旗太郎。“但是，这条领巾上面当然不会映现任何人的脸，不过，终有一天，命案的巨龙绝对无法从锁链中拔出其利爪。”

在这极短暂的时间内，旗太郎全身的胆汁仿佛已完全流出，连怒号的气力皆已用尽，茫然地凝视虚空。不久，他摇摇晃晃地，像木棒般僵硬地倒下，脸直直地撞向桌面。

法水叫人带他离开后，塞雷纳夫人也轻轻地行注目礼，紧跟在后。

只剩伸子一个人的室内，一时弥漫着松弛慵懒的沉默，每个人似乎都非常意外：啊！凶手竟然是那个异常的早熟少年！

不久，踱着方步的法水坐下，将交抱的双臂搁在桌上，向伸子说出富含深意的话：“对了，从黄到红吗？我想知道真相。”

伸子的脸随即神经质地痉挛，似乎是觉得受到侮蔑和屈辱般地说：“这么说来，你是在要求我作联想吗？从黄到红的话，不就是黄橙色吗？黄橙色……啊！你是指那颗柳橙的事？你该不会以为我从喝柠檬水的吸管吐出肥皂泡泡……不，我虽然有使用整排吸管的习惯，却不会将吸管绑在弦上。”伸子的讽刺愈发强烈，“还有，丹尼伯格的命案与我毫无关系！至于氰酸钾……”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种事我会问津多子夫人。”法水脸颊略微泛红，静静地接着说，“所谓的从黄到红，指的是祖母绿和红宝石的关系。伸子小姐，当时你应该是插上代表拒绝的红宝石发簪吧？”

“不，绝对不是……”伸子凝视法水，用力地说，“证据是……在演奏开始前，旗太郎先生见到我的发簪，曾经问说雷维斯的祖母绿为什么会……”

伸子的一句话不仅依然无法解开雷维斯自杀之谜，更在法水心中加上苛责与惭愧，成为沉重的负担。但是，法水终于掀开这桩惨剧的神秘帷幔，成功地完成帝王切割术。

时间已近拂晓，胸前钮扣吊着方灯的矮小男人从大门警卫室走出。不知何处传来一两声鹧鸪鸟的婉转啼叫，很快地，堡楼彼端泛现让人情不自禁产生美丽诗情的曙光。

法水和伸子站在窗畔眺望这景色，享受着恍惚滋味之时，法水伸手搁在她肩膀上，以充满无尽意味与钟爱的语气说：“伸子小姐，暴风雨和险滩已经过去，这座黑死馆应该也会恢复为与昔日相同的绚烂拉丁诗与恋歌的世界。响尾蛇的毒牙既已拔除，你就放心地实现与我之间的约定吧！一切都已结束，新的世界也已展开，我希望能借着凯尼尔的诗作‘景色昏黄的秋天，过了夜晚的灯光，将会是鲜红的春花灿烂’缀饰这桩神秘事件的落幕。”

到了翌日下午，本以为会接获伸子的信函，但是出乎意料地，检察官与熊城接到的却是伸子遭人用手枪狙击，当场死亡的消息。

法水得知后，脸上不仅仅是对这桩事件的失意，更因为原以为能掌握确实证据，如今却完全幻灭的绝望，他永远无法从刑法上解决这桩事件。

三十分钟后，法水神色黯然地出现在黑死馆。当他亲眼见到伸子的遗体时，心中充满悔恨与惭愧，忍不住觉得自己应该对她——这位从事件最初就一直被浮士德博士的魔掌玩弄，结果终于被人从生命的断崖推落的葛雷特亨——负起道德上的责任。

不过，当法水踏入凶案现场的伸子房间时，却发现里面清楚地留下凶手的最后意志：

Kobol d si ch muhen^[5].

那并非如同之前那样的纸片，而是由伸子的身体所写出。因为伸子的左手至左脚呈一直线，右手和右脚呈< 形，身体的形状仿佛

“Kobold”的“K”。另外，她的脚位在距离约三尺左右的门口前方，斜向右仰躺，与雷维斯和克利瓦夫夫人一样，露出悲痛的神情，但却丝毫没有恐惧的阴影。尸体的右边太阳穴上有个被穿透的弹孔，地毯上是流出的黏腻血渍。从她穿着外出服，戴着手套可知，她或许是在想前往拜访法水之际突然遭受狙击。

还有，行凶所用的手枪被弃置在房门外的门把下方，房门自外侧锁上，而且还伴随着一项恐怖的证言，令人觉得仿佛听到浮士德博士的衣服摩擦声！

枪声正好在两点左右响起，黑死馆内笼罩着令人透不过气的恐怖，没有任何人想赶往现场。十分钟后，在隔壁房间内颤栗不已的塞雷纳夫人听到房门关闭并上锁的声音。这么一来，浮士德博士的活动已被揭明，虽然状况相当单纯，但是法水除了旁观以外也无能为力。

除了当时的状况外，手枪上没有任何指纹，家人们的行动也完全不明，只能推测，恶鬼为了完成对法水的承诺，因此才为这位在事件中一直遭遇不幸的处女带来最后的悲剧。

连身为最后王牌的伸子也已死亡，随着恶鬼大胆地活跃，解决黑死馆事件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

从这天晚上到翌日正午，法水一直耽溺在他特有的思考模式中，几乎要拧干了脑浆，终于在伸子的死亡事件中找到一项反论论点。吃过午饭之后不久，前来造访法水的检察官与熊城推开书房房门，见到了法水眼眸里迸射出凄厉的神采。

他的双手狂乱地甩动，在室内踱着步，疯狂地大叫：“啊！怎么会有这种童话般的建筑呢？凶手异常的才智是实在太惊人了！”他停住脚步，阴沉的眼睛时而画着半圆，时而宛如波浪般起伏，“这种完

美的结局……请看浮士德博士落幕时的风光……这样出人意表的整体忏悔形态……支仓，如果取地精、水精、火精的第一个字母，再加上这桩事件的解决表象，就是Kuss（接吻）。啊！客厅暖炉架上不是摆饰着罗丹的《接吻》复制雕像吗？我们这就前往黑死馆，我要亲自拉下落幕的帷幔。”

三个人抵达黑死馆时，伸子的葬礼正好开始。

这一天，风很强，带着雪的淡黑色云层低垂至树梢，一动也不动。在这种荒凉的景色中，黑死馆内的稀疏人影更显寂寥。只见树篱摇晃，枯枝婆娑，其中还掺杂着礼拜堂传来的怜悯合唱。

法水进入黑死馆后，独自走向客厅。从他进入丹尼伯格夫人的房间，再度出现在两人面前时的神情，已能了解他在客厅证实了自己的结论。

明知道目前所有关系人——包括家人和押钟博士——皆聚集在礼拜堂内，法水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竟然下令延期举行葬礼。然后，他说：“没错，凶手的确是在礼拜堂内，而且绝对处于无法动弹的状态，但是我有义务必须告知伸子凶手的姓名，特别是趁她的遗体还在地面上时。”

之后，他沉默不语。良久，脸上浮现复杂的表情说：“支仓，巨人的阵营终于粉碎，这座黑死馆将再度曝光在阳光底下。我先依照顺序从最初的丹尼伯格夫人事件开始说明。当时丹尼伯格夫人为什么只拿柳橙这一点，至今为止，我都完全忽略掉最短距离的山道年^[6]造成的黄视症。那种视野中的物体完全化为黄色的中毒症状能借着轻度近视的帮忙，导致水果盘上的水梨或其他色泽的柳橙都与水果盘呈同样色泽，所以丹尼伯格夫人眼中只见到带着特异红晕色泽的布拉特柳橙，也因为山道年中毒会伴随幻味与幻觉，所以即使是那样带有异臭、超过致死量的毒物，她也会毫不怀疑地咽下。不过，我后来想到这件事绝非偶然，是因为我对凶手的心理分析与来自侧面的刺激。奇妙的是，山道年也对凶手造成影响，所以加起来就像照相的负片与正片一样完全密合。

“很简单，重点就在那园艺鞋的鞋印！虽然经过我的解析已明白那是伪造的鞋印，却因为在回来的途中毫无意义地跨越过踩下去也无所谓的枯草坪，导致这个差点被我忽略掉的细节成为置凶手于死地的盲点。在此，我终于掌握住因果报应之神的魔力。在这桩命运悲剧中，凶手由于吉卜赛人用为毒药的山道年而自寻死亡。原因何在呢？因为凶手和丹尼伯格夫人一样，必须自己吞服山道年。

“一了解这点，自然就能明白为什么必须跨越枯草坪了。那是一种脑髓上的盲点，虽然自己并未发生丝毫黄视症状，却相信已经发生。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凶手看到夜晚因水滩而看似泛着黄光的枯草坪，因而误以为自己产生了黄视症。另一方面，山道年对肾脏造成的影响会从体内浮现在皮肤表面，也就是产生尸光的主因。”

法水接着进入帷幔内，用刀刃刮开床铺下方的油漆，随即出现有如沥青般的另一层底漆。以铅笔尾端的吊环靠近，可见到微弱的光。

“至今为止，因为没有要求对床铺附近进行与检查尸体同样的精密观察，自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种像沥青的东西就是含有山道年的底漆。我之前指出的四位圣教徒的尸光现象，发生地都是位于波希米亚的领地之内，因此那不过是在新旧教徒的冲突下所产生的示威诡计。地理上会如此接近的原因也是在于波希米亚中部乃是山道年的主要产地——艾尔兹山脉。更重要的是，这项千古的神秘只是一场理学与化学的游戏。

“支仓，你应该知道所谓‘吃砒霜者’的意义吧！特别是中世纪的修道士使用砒霜当做禁欲药一事，就与月桂春药^[7]同样有名。从罗丹的《接吻》中，我发现如方才所说的，丹尼伯格夫人也是‘吃砒霜者’——经常服用微量砒霜当做神经疾病的治疗药物。长期下来，身体组织也会被砒霜的无机成分浸透，一旦因为山道年引起皮肤浮肿和发汗，凝聚该处的砒霜成分当然就必须接受底漆层的铀辐射。”

“从现象上来说，这样应该已能充分说明，而且，就算表现朦胧，还是具有崭新魅力。但是，我认为你的说明刻意避开具体叙述。——凶手究竟是谁？”检察官的手神经质地交握，咽下一口唾液，
“当时伸子应该与丹尼伯格夫人同样喝下了柠檬水，可是，那个女人已经被浮士德博士还原成本来的元素了。”

法水愣愣站着，仿佛一具毫无生命的躯壳，看起来既像处于剧烈痛苦顶点之人，也像赢得胜利却丧失追求目标之人，大概是因为接近落幕的关键时刻，因而感受到无可抗拒的极度疲劳吧！

不久，他散发强烈意志力，用力咬牙，让颞骨发出喀喀声响，在一瞬间带来一股生气。“没错，就是纸谷伸子！她正是克尼特林根魔法使者。”

实际上，黑死馆的恶鬼——浮士德博士——确实是纸谷伸子。

听到这句话的刹那，检察官和熊城受到极大的冲击，似乎所有的法理与真情均完全幻灭，但是等到稍微冷静下来后，又觉得非常无奈，因为若认真地反驳法水就会让自己像个白痴一般。毕竟，足以否定法水的事实之一是一一伸子是第五位活牲一一历历在目的他杀证据已随着法水的签名被列入验尸报告中；第二，她并非降矢木家的一员，没有任何动机可言；更何况，集法水的同情与庇护于一身的她，要怎么让人相信她是凶手呢？

也因为这样，熊城才认为法水有了病态的倾向。“这种话听起来简直会令人昏倒！如果你还正常，我要求提出刑法上的价值，因为，首先必须将伸子的死亡改成自杀。”

“熊城，这次的细微重点就在房门的门板上，它会提供实际证据给你。”法水好像嘲讽对方毫无发现似的强调说，“我可以先举个例子。你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先在针上绑着龙舌兰纤维，轻轻刺在一边的门上，将另一端插入钥匙孔中，注入水。这时，射中太阳穴的手枪从手中丢出，掉落在两扇门之间。几分钟后，房门被锁上，事先立好的门闩滑落，不，在这之前，由于房门的作用，手枪应该会被推出走廊。当然，龙舌兰纤维将针拔掉后就会掉入钥匙孔内。”

说到这儿，法水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带着黑幕秘密之重担一起再度吐出。“熊城，在从他杀转为自杀的时候，出现了任何光线也照射不出的伸子的告白！除非是具有妖精般丰富的游戏性格，而且兼具了惊人智慧的人，否则触摸不到那种不可思议的感性。伸子在极端陈腐的手法中灌入了崭新的生命……”

“什么，告白？”检察官仿佛连大脑都麻痹了，香烟从嘴边掉落，茫然凝视法水脸孔。

“没错，火焰之舌，而且该火焰绝对无法看见，更以浮士德博士最后的礼仪进行一种秘密的表示。支仓，头发、耳朵、嘴唇、耳朵、鼻子这五个单字依序是Hair、Ear、Lips、Ear、Nose，取首位的字母就变成Helen，伸子将这种秘密表示安置在从他杀转为自杀的转机之中。不过，最初用尸体画出的‘K’是伸子自我引起的歇斯底里性麻痹的产物。

“如格鲁与布洛的《人格之变迁》中所述，对于某种歇斯底里病患，如果用钢铁碰触其身体，未被碰触到的一侧会引起麻痹症状，也就是说，高举左手紧靠着一边的门角，将手枪抵住右颊，左半身会出现僵硬症状，如果就这么开枪然后倒地，成为直线的左半身就会呈现那种恐怖的K形。当然，那并非‘地精呀，努力工作吧’的表象！连结两扇门、以龙舌兰纤维制作出的半圆，再怎么看都是U形，对吧？而被房门推开的手枪，其动线则呈现S形。啊！地精、水精、风精……若再加上最后的真相自杀（Suicide），全体就变成Kuss了，也就是浮士德博士极端离奇的忏悔文。当然，伸子之前就将某种物体藏匿在《接吻》的雕像中……”

这中间描绘出两个异常的灵智以生死为赌注、相互对抗的壮观景象。

检察官用力吐出憋得快要窒息的一口气。“这么说，龙舌兰的诡计也用于共鸣钟室与黄道十二宫的圆窗了？但是旗太郎被指为凶手后，伸子已攀上胜利与平安的顶峰，却仍莫名其妙地自杀……法水，这个令人不解的疑问……”

“支仓，问题在于那一晚我最后对她说的凯尼尔的诗‘景色昏黄的秋天，过了夜晚的灯光，将会是鲜红的春花灿烂’。在那一瞬间，伸子意识到悲惨的结局。祖母绿的颜色透过灯光，看起来会变成鲜红色。所以我解释为伸子指定雷维斯在该房间，自己则插上祖母绿的发簪，透过灯光让雷维斯绝望。支仓，这句诗如何？‘雷维斯，这位匈牙利恋爱诗人视秋天为春天，远离这个尘世’……”

法水深吸一口烟，也不管两人唏嘘叹息，接着说：“其实在那句‘由黄变红’中另有其他含意，而我所谓的黄视症也并非偶然之下的产物，因为我从中了解了凶手的潜意识状态。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可以重现凶手因为凶行所受到的精神外伤，也就是重现当时受到的表象或观念的情绪感觉经验。

“当然，我在重现神意审判会时已闻嗅到伸子有嫌疑的强烈气息，只不过我仍试着将一切讥嘲与讽刺转向旗太郎，目的就是消除伸子的紧张与戒心。当然，丹尼伯格夫人自动书写名字乃是伸子技巧性地让她写出‘德蕾丝’之名。不过，除了雷维斯的死亡和拇指印痕的真相外，没有一件事情是事实。

“我只是忽然使用‘由黄变红’当做祖母绿与红宝石关系的比喻，想不到却出乎意料地化为全然不同的形貌，出现在伸子的心像之中。在莱因哈尔德的著作《抒情诗快乐与否的表现》中，记述了哈宾的诗《爱尔兰土星学》，在朗诵其中一句‘圣巴德里克说，狮子座在彼方，两只大熊和牡牛，还有巨蟹’时，朗诵者在巨蟹（Cancer）处突然念成云河（Canalar）。也就是说，该朗诵者之前在脑海中描绘星座形状。这绝对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紧跟着错误表明的感觉痕迹’。另外，也可以说是联想没有以单字的形态出现，而是以整体的印象，即是空间性质的感觉出现。

“以伸子的情况来说，则是将丹尼伯格夫人命案至礼拜堂的惨事，共四桩命案合而为一来表现。伸子曾在说过柳橙之后，又说了利用整排吸管喝柠檬水的话，其中当然以共鸣钟室的键盘为印象背景，紧接着又错将丹尼伯格夫人的名字说成‘丁抹国旗’（Dannebrog），其中很明显地展现了武器室的全貌。因为，当时伸子在前院的树皮亭内眺望雷维斯制造出的彩虹气流从窗户进入，而树皮亭的内框刻着各种诗文，其中有一句是费兹纳的‘当时雾气灿烂飘入[8]’。也就是说，那时受到混淆的印象化为‘Dannebrog’的相似名词出现。这样的话，支仓，在那分开成四句的伸子的话中，只有共鸣钟室和武器室这两个印象奇妙地掺杂其中。所以……”

法水停顿一下，对自己惊人的心理分析作出最后结论。“当然在其首尾的黄和红……来自这两者的感觉，必须是最初的丹尼伯格夫人

事件与最终的礼拜堂之场景。假设最后的红是宫廷乐师绚烂的朱红色衣裳，伸子为何会从最初的丹尼伯格夫人事件感受到黄色呢？”

检察官和熊城皆受到陶醉般的感动，不过，过了一会儿，熊城提出不明白的疑点。“但是，在礼拜堂的黑暗中听见的两种声响，应该是旗太郎或伸子两人之一所发出的。”

“那不过是死点与焦点，即音学上的问题。很可能从克利瓦夫夫人的位置来说，伸子以踏板发出的声音乃是死点，而旗太郎弦弓摩擦的声响即使非常轻微，却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焦点，所以她靠向伸子时，却自背后被刺杀。支仓，虽然我认为已没必要再多谈，不过，令人怜悯的是受到伸子操控、穿上球鞋又被套入盔甲的愚蠢的易介。”

法水依序说明伸子的行动。至此也终于明白伸子服用水化氯醛乃是一场狡狴的表演。

之后，法水转移方向，终于开始触及黑死馆杀人事件核心的主要谜团——伸子的杀人动机。那是没有必要说明的事实，因为，法水从口袋里取出藏在罗丹《接吻》雕像内之物时，两人的视线完全被吸引住了——是照相干板！

将几块干板碎片组合后，全文如下：

一、丹 伯 砒霜的 。

二、川那部 、胸腺死亡的危 。

（有关特异体质的条项只此两条，之前的不明）

三、吾不忍牺牲 ，将生下的女儿与男孩调换，成长后在我身边当秘书， 就是纸谷伸子。因此，旗太郎与 血统毫与关联。

这样一来，纠结不清、混乱无比的黑死馆杀人事件终于拉下了最后的帷幔，也明白纸谷伸子实际上就是算哲的女儿，而算哲的窒息死亡当然是伸子弑父的结果。至于“父呀！我也是为人之子！”这句话则纯粹表现了极端强烈的复仇意志。

不过，照相干板虽是法水梦想的花朵，也就是陈尸启示图的另外半页，却因为现存的只是一部分——其他部分不知是在掉落时已经粉碎，抑或被伸子丢弃——除了解明丹尼伯格夫人和易介的特异体质外，其他人的特异体质已成为永远的谜。

不久，检察官像是从梦中清醒。“原来如此，因为自己是被当代家主牺牲的女儿，令伸子变成残忍的欲望之母。这种嗜血症的起因我已经完全了解，但是，每次行凶时皆塑造出超越人类世界的离奇怪异美感和景观……法水，希望你可以从心理学方面加以说明。”

“简单地说，那是游戏的感情，一种生理上的洗涤。人类经常充满被压抑的感情与干涸的情绪，所以被要求某种生理上的洗涤。萨比里克斯^[9]和迪兹的法斯吉尼主教等人之所以坠入精灵主义也是如此。当人类力量耗尽，丧失反噬的方法之际，能够缓和其激情的只有精灵主义。而且从伸子创造出那种畸狂变态之世界的种种手法中，可以窥见她是受到书库中的格特·波纳德^[10]的《点火术要论》或瓦萨利的《祭祀师与谢肉祭装置》等书籍的影响。

“伸子原本应该是出于恶作剧心理才窃取照相干板，但在知道内容以后，一定有如照射到魔法般的月光，产生了丧心、绝命、宿命感之类的感情，并仿佛群聚成十字状，击溃了在此之前保持内心平衡的对立一方，引爆了那种既具破坏性却又神圣的疯狂情绪。但是，我不认为伸子是背德者，她只是布拉尼格所谓的‘命运之子’，而这一连串的事件则为一首活生生的人类之诗。”

法水以澄净聪明的眼眸望着检察官。“支仓，我们至少应该替这个神圣家族的最后一人——伸子——送行，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吧！”

就这样，具有梅迪奇家血统、妖妃卡贝罗·比安卡之末裔、神圣家族降矢木家之最后一人的纸谷伸子的灵柩，在佛罗伦萨市旗的覆盖下，由四位身穿麻衣的修道士扛着，走在温馨的合唱和氤氲的香烟中，缓缓运向后院的墓窖。

——落幕

- [1] 最早出现在歌德《浮士德》中，葛雷特亨所唱的民谣。当时因为浮士德送她戒指，导致她步入悲惨的命运。
- [2] 最初设置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乌法的电影《舞蹈的会议》中，梅第尔尼西曾窃听威林顿的谈话内容。
- [3] 手指的肌肉。
- [4] 在心理学家加尼的实验中，由实验者握住发作者拿笔却麻痹的手，不让发作者察觉地写出几个字后，放开握着的手，结果发作者会依照实验者的笔迹写出同样的字。这属于一种变态心理现象。
- [5] 意为“地精呀，努力工作吧”。
- [6] 蛔虫驱虫剂，从蒿属植物的花中萃取的有毒药物。
- [7] 在月桂油中加入极少量氰酸，是一种会引起痉挛与异样幻觉的自渎剂。
- [8] 原文为“Dann, Nebel-Loh-gucten”。
- [9] 被称为年轻的浮士德，十六世纪前叶在德国境内流浪的妖术师。
- [10] 魔法师，被称为十三世纪意大利的浮士德。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匣中失乐

(日) 竹本健治 著
陈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序章 四景

雾的迷宫

在那之前，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浓雾。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在奶色的雾霭中，好像沉浸在深海里，就是这样的雾！雾！雾！空荡荡的车道完全被吞没了。汽车当然不可能在这样的夜晚行驶。街道在沉睡，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无聊地闪烁着，如同被浸湿了的水彩画。

路途之中，纠缠成一团的浓雾，在睫毛上凝成细小的水滴。路灯的光线透过水滴，在视野里映出了彩虹。头发、皮肤、外套都被汗水润湿了。他伸手擦拭着脸庞。

雾越来越浓，就像眼睛被蒙住一样，四五米外的东西根本看不清楚。原本可以辨识的周围的房屋此刻也变成了陌生的街道。大马路还好，但一进入小巷，在迷宫般的小道上转几个弯，眼前很快就是毫无记忆的陌生景象了。

昏暗之中，突然看清了周围，但房屋随即又融入了黑暗的背景中。他感觉这很像记忆中的断章。平时总是看见整体景象，而眼下却只能一点一点地摸索，印象的改变居然有这样大的差异！

……雾的迷宫？啊，感觉好像哪一部小说的书名啊！

侧耳倾听，只能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的脚步声，整条街道陷入死一样的静寂。远方不时传来的几声犬吠反而令他欣慰。

长长的小路曲曲弯弯，恍然之间，他发现自己的左右两侧都是高墙。小径持续蜿蜒，延伸到远方。

似乎迷路了，但是……

他叫曳间了，孩童时代心中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蔓延连续的？

他涉世不久，对一切都很敏感。这应该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疑问吧？他几次三番地询问从乡下来访的叔叔：“叔叔是从乡下一直走到这里来的吗？”

叔叔不明白他这样反复发问的意思，只能回答：“啊，是啊！”

在遇到其他来自远方的客人时，他同样也会热切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带给他的答案从来都不是否定的语句。至于这个问题的含意是什么，没有一个人问过他。

于是这个少年更加坐立不安。

带着他走在路上时，他喜欢闭上眼睛，似乎在杂沓的喧闹声中听见了什么——他的父母应该是这时候发现他的这个习惯吧。

那时，他的父母还意外地发现，这个少年有时会在半夜对着客厅里的大镜子，低声诉说着什么。

夜晚的雾更浓了，眼前一切全都隐没在了雾气中，而绵延的小径依旧无止境地向前延伸。曳间相信，这条小路会引导他前往任何地方。

……前面会有一位巨人在沉睡。那个庞大无比的家伙，非常可怕，他肯定就蹲在前方等我，我可以肯定，我已经注意到了，然而……

曳间脑海里接着浮现出一幕场景，时间应该在他反复询问周围大人那个问题一两年之后。

每天早上送来的报纸上，总有一个叫“天气图”的奇怪版块出现在报纸一角。“天气图”上有毬子一样的羽毛图案，如同暗号一样。再仔细看，却又发现那是好像恐龙背部的奇怪曲线，曲折地穿过天气图。

他虽然知道那些是用来表示天气的符号，但还是不明白曲线代表什么。于是少年缠着父亲问：“爸爸，这条线是什么？”

这一次他听到的回答是以前从未听过的。“嗯？这个啊，叫‘锋面界线’。”

“锋面界线？锋面界线是什么？是天上的东西吗？”

“不，不是。它的意思是线的上方与下方空气温度不一样。”

“就是说，到了这条线的位置，温度就忽然改变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呢？

后来的曳间总是这样回味。

雾气在头发、皮肤和衣服上凝成了水滴，每当他低头步行，水滴就从鼻尖和下颌向下滴落。

……如果在这样的浓雾里，就可以一下子跨越锋面界线吧？对啊，我可能已经跨越了。

突然，两侧的高墙消失了，曳间被抛进白茫茫的雾海里。就这样他继续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细长的小路已经融入蓝黝黝的黑暗里了。

曳间再次回头，望着昏暗的前方，似乎在搜寻黑暗中的隐匿者。

还是无边无际的雾海，继续前进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那正是睡眠中的巨人。落在铁丝网另一边的巨大影子，比预想中大上几十倍。

这是一座变电所。

黑暗中耸立着高压电塔，上面悬挂着一排白色的陶瓷绝缘体，绵延到远方的是高压电线。更远的地方，染浸着红色的信号灯光。

曳间就像全身湿透的老鼠一样呆立不动。

啊？！我到底看见了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水滴不停地飘落，睁开眼睛都很困难。我始终伫立着，然而……

曳间无法继续这样的幻想。雾越来越浓，丝毫不理会曳间的想象，压境而来。隐藏在浓雾之下的，从始至终都是空虚时间。

所以，曳间只能站在那儿瑟瑟发抖，雾气润湿了他。在一片乳白色中，他看到自己的身影都模糊了，就好像是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黄昏下的街道

天空突然变得像黄昏一样，锯齿形的云彩以可怕的速度移动。

是疾风！

根户真理夫抬起头来，仰望瞬间被阴影包裹住的天空。站在玻璃幕墙的里侧，所以在眺望强风吹掠的云层时，根户的身体也无意中微微倾斜。

“你看什么呢？”

桌子对面的是真沼宽。他疑惑地歪着头，睡眼惺忪地开口问。他的胳膊绕在木椅上，身体深深地靠在椅背上，宛如将要化为月桂树的达芙妮。当然，希腊神话里的达芙妮是女性。[\[1\]](#)

“不，没看什么。”

事实上，没有等待根户回答，真沼已经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根户的视线悄悄地移向真沼。

青白色的云影缓缓爬上真沼裸露在衣领外面的脖颈，或许是因为长发垂到了睫毛附近，微微地泛出蓝色。他舒缓地一呼一吸，肯定又是甜美的一觉。

真是幸福。

根户心里想，这样的景象似乎在哪里见过，并不是亲身体验，而是在遥远的从前就一直保存于心底的画面。

黑色的云朵展开了，随即又开裂破碎，层层叠叠。掠过街道的疾风把树梢弯成了弓状，如同患了疟疾般地颤抖。根户觉得自己似乎听到枝条的悲鸣，而沙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去，与树梢往来呼应。

隔着一层玻璃的屋内，时间慵懒地缓缓流逝。

“有一个问题，”根户轻呷了一口剩下的咖啡，内心琢磨着，“毕业论文做什么题目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考虑的时候了。虽然已经决定从整数论方面入手，但具体做什么内容呢？”

真沼的头突然颤抖了一下。是梦到什么了吧。他的鼻息似乎有些紊乱，但过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

“……或许硬着头皮写不实用的友爱数^[2]也可以吧？就从数列里适当地选出几个来，再深入挖掘。说实在的，影山这家伙也太能磨蹭了，好不容易让真沼提起精神来，如果再这样等下去，连我都想睡了。”

绕开暗红色砖墙隔断，根户望着门口，可是影山敏郎仍不见踪影。

可不能让美少年在眼前睡着了……

他不安地环视店内，几乎没有客人，只有一对小学生模样的男女。

他们是在这样的咖啡店里约会吗？根户心不在焉地望过去，只见男孩在桌上以手托腮，开口了。

“你在哪里呢？”

“我哪里也不在。”

“那就走吧。”

于是两人同时站起身来。

几乎与此同时，真沼突然跳了起来。他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半开的嘴唇中似乎就要说出什么来，但又被他自己努力地咽了回去，随后是更浓重的忧郁表情。根户吓了一跳，他本来是一直看着走向店门的那两个小孩的。

“怎么回事？”

等根户开口询问的时候，真沼沮丧地垂下了头。根户完全猜不到究竟什么东西能给真沼如此大的打击。

经过了片刻的踌躇，真沼的声音像老人一样沙哑。

“……刚才那两个小孩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啊？怎么？”

“我虽然没有听得很明白，但可能是这样吧……‘你在哪里呢？’‘我哪里也不在。’‘那就走吧。’……”

“没错，是这么说的。”

真沼缓缓抬起脸来。他的脸上终于恢复了血色，但忧愁的阴影仍然显露在睫毛上。或许，那是笑意？

“奇怪啊！我最近觉得……这里很怪。”

真沼轻叩着自己的额头。

“头脑里的想法好像被人偷走了。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的记忆也消失了，我的脑袋不会出了什么毛病吧？”

“嗯……心理方面可是曳间的强项。”

“你听我说。对了……可能是因为我写诗吧？所以有时头脑里经常会浮现某些词句。这些词句偶尔也能立刻化为诗句，但那种情形却不多见，它们只是在脑海中缠绕漂浮，刚才的几句对话也是这样。”

“只是偶然如此吧？”

“如果是偶然就好了……不，或许就是偶然，只是最近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那么，你第一次想到那些词句是什么时候？”

“嗯，将近一年前吧。”

“是吗？”

沙粒吹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天空黑暗浑浊，好像马上就会下起雨来。根户看了看手表，影山已经晚了两个小时。

“前几天也是这样。我走在路上茫然思索时，就把头脑里的词句告诉擦肩而过的人，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两次了。”

“怎么可能？一定有心理原因。即使不是偶然，也没必要挂在心上，一个人有预知能力没什么不好。”

“你不要说风凉话！”

“不，我说的可是真心话。超常能力绝对利大于弊。”

“我可受不了！”真沼苦笑着说，望着沙尘飞舞的窗外。

真沼有些担心。根户会觉得我语无伦次吗？他会认为我很可笑……

街道正迅速迎来薄暮。这一天，影山始终没有出现。

[1] 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达芙妮拒绝了阿波罗的爱情，在父亲珀涅俄斯的帮助下，化作月桂树。后月桂树被阿波罗尊为圣树。

[2] 数学名词，指若两个数字彼此的真因数之和等于对方。

无穷劫

“曳间？不知道啊。”

眼睛仍盯在围棋盘上，仓野贵训回答道。

仓野和雏子好像都没有感觉到炎热。

甲斐良惟回过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太阳，在甲斐的视野里已化为一个黑色的圆影。

久藤雏子抓起黑子，灵巧地滑动，棋子和棋子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盘坐在对面的仓野交换了一下双腿的重心，托着腮，再次陷入沉思。斜阳照射到棋盘附近，榻榻米反射出的亮光很耀眼。整个房间像蒸笼一样酷热，但仓野的身体在整整一分钟的时间里一动不动。

“怎么啦？今天居然这么认真？”

听到甲斐的声音，仓野似乎吓了一跳。他笑了。

“我和雏子在下数子棋。”

“什么是数子棋？”

“就是赌棋。每赢一目是一百日元，十目就是一千日元，如果差距有一百目，那就是一万日元了。”

“噢？有意思！那么现在形势如何？”

“我让了四颗子，现在看形势很不乐观。雏子的棋力很强。”

雏子稍稍吐了下舌头，十五岁的她仍有几分幼稚，让人联想到可爱的洋娃娃。

“我应该下在这里吧？”仓野自言自语着，拿起了一颗白子。棋子落在棋盘上，发出响亮的声音。他同时发出一声叹息，把手伸向已经凉了的茶杯。

“雏子，怎么也不能输给仓野！来，去杀掉那边的白子吧。”

“啊……别干扰我。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她把手里摆弄的棋子放回了棋盒，摸摸脸颊，摇摇头，为这几步棋左右为难。甲斐猜测，两个人的盘面应该进入中盘了。甲斐自己并不下围棋，但因为与仓野过从甚密，一些简单的围棋规则也略知一二。

“仓野，你是几段水平？”

“应该在五段吧！”

“那么现在雏子也能到初段棋力了吧？”

“可以这么说。”

“哎！我还以为雏子顶多是四五级呢！真是完全看走眼了。”

甲斐双膝并拢，向雏子低头致歉。但雏子就像没看见一样，表情严肃，摇着头考虑下一步该落子何处。

对于黑子这步棋，白子几乎没有考虑就应了一手。雏子感到意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对应，不由得低声嘟哝：“惹麻烦了！”

仓野慢慢向甲斐转过头，竖起拇指，使了个眼神。

“怎么，下出了一个胜负手？”甲斐问。

仓野露出洁白牙齿，取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了一口，又吐出纤细的烟雾。

“对了，刚才你说曳间……”仓野问道。

“哦，是啊是啊！那家伙最近失踪了。昨天我还去他住处看过，他还是不在。也问过别人，都说没看到。真让人担心。他到底是怎么了？”

“噢，是吗？那么大家有多长时间没见到曳间了？”雏子也插嘴问道。

“已经有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吗……今天已经是七月一日了，是从五月开始就没见到他？五月……五月？到底是什么时候？”甲斐苦着脸。

仓野说：“不，我觉得最后一次见到曳间，好像是不到两个月前。”

“哦，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说真的，我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他。那是在五月底，我和奈尔兹去逛旧书店的时候。”

“这么说，是在神保町了？”

“对，他就走在靖国大道的对面。虽然只是看了一眼，却觉得他好像心事重重，所以也没打招呼就过去了。”

“噢？如此说来，他失踪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为一个月了。但就是一个月也很不正常，他为什么不露面呢？”

“他会不会是不声不响地回金泽去了？”

仓野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吸了第二口烟。

这时雏子落了一子。仓野的视线再次回到棋盘上，于是两个人在静默之间继续过招。眼看着棋局上的战火越来越猛烈，结果白棋放弃角落的好几目，构筑了雄厚的外势。

“到底是高手啊！目数已经追上来了。”雏子眨着大眼睛，夸张地耸耸肩。这个动作让仓野想到了路易·费奈斯^[1]，忍不住笑了起

来。“哈哈！毕竟押上钱了嘛！”

“啊？从我这个弱女子手里抢钱？真是太讨厌了！好啊，没关系，既然如此，我也不会乖乖认输，一定给你点厉害看！”

“哈哈！甲斐，救命！雏子会把我打趴下！”

“随她吧！”

棋盘外的舌战当然是玩笑话，但棋盘上的战斗却丝毫没有缓和。白子构筑了雄厚的外势，开始侵占实地。双方混战在一起，结局还是不明朗。

“我彻底看不明白了。”

仓野都这么说，可见雏子非常谨慎。雏子频频发出“怎么办”或者“该下哪儿”之类的言语，最后甚至说：“早知道就不该赌棋，上当了！”

总之，连甲斐都看得出来，只要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崩盘，结果会是好几千日元的输赢。

甲斐本来就是盘外英雄，为了给雏子暗中解围，专门找仓野落子时跟他说话。

“对了，当时奈尔兹买了什么书？”

“记不清了。”

“我知道得不多，但听说他不只读侦探小说，还涉猎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

仓野拍了拍脑门。

“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要是想找关于花的象征的书，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所以才买了其他的书。”

“花的象征？……真有闲情逸致啊！”甲斐靠在窗框上说着，感到屁股下面火辣辣的。他再次意识到现在是七月，正是太阳肆虐的季节。

对面二层楼的屋顶反射着白光，甲斐回头向外望去，不由得眯起眼。他只能看见楼顶的轮廓。

这时，甲斐的脑海里不知为什么，浮现出雏子的年轻姨母杏子的脸庞。

……真是难过的夏天。

但他却说不出什么来，喉咙里好像被一根木棒堵住了一样。难道这条街都要被熔化掉吗？这个夏天实在是讨厌。

“真是奇怪。”

甲斐像是被仓野的言语刺激了一下，转过头来。他有些难堪。

“是我错了吗？”仓野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这模样不像是认为自己判断有误的样子。

“怎么了？”

“不，我只是觉得奇怪……下一步该轮到雏子了！嗯，对，就是这一手！那我这样下就最完美了。只剩一条路可走了，……就是顶出来，叫，提，反提之后，再叫，提……果然是这样。雏子，这块棋是无穷劫的棋。”

“嗯？真的吗？听说过有所谓的无穷劫棋局，就是这样的吗？”

一瞬间，以棋盘为中心，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诧异的雏子，整个身体都僵直着——是为这不可思议的棋局而震撼吧？她的脸颊逐渐泛起红潮，仓野则看了看手表。

“什么啊？我还是没看懂！正要决出胜负的时候又忽然放弃了。什么是无穷劫啊？”

“就如同日本将棋里的千日手一样，棋盘上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势，用同样的手段缠斗下去，其实只是重复相同的局面而已。”

“啊？那么胜负如何呢？”

“就不分胜负了。”仓野不知为什么变得认真起来，注视着棋盘上纠缠不清的黑白棋子。

“哦，套用麻将的说法，就是流局了吗？”

“与其说流局，倒不如说与九连宝灯一样罕见。因为所谓的无穷劫，即使职业棋手，也几乎一辈子都没经历过。毕竟，实在是太少见了！”^[2]仓野无法压抑内心的亢奋，声调都变了。甲斐受他影响，胸中也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

“嗯！九连宝灯？太厉害了！哎呀！这么说非庆祝一下不可了，你说呢，雏子？”

尽管甲斐在问雏子，但雏子仍是一脸茫然，只是嘴角上扬，笑嘻嘻的。

“一想到今后或许一辈子再也下不出这样的棋局，这种心情还真是难以形容。”

甲斐的视线重新落到棋盘上。白子与黑子不分胜负的棋局真的如此罕见、意义深远吗？他忽然感觉自己正面对着毫无条理的魔法阵。

这时，他在仓野的表情中发现一丝冷笑。

“也不能说只是高兴。”

“哦，什么意思？”

“我现在刚想起来，所谓的无穷劫棋局，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凶兆。”

雏子也猛然想到似的一愣。

“为什么呢？”

“稍等一下。”

仓野站起身，从后面桌上凌乱的书本、万花筒以及小酒壶中，翻出一本绿色的小册子。他翻开前面几页，似乎就立刻找对了地方，指给两个人看。

“哎呀！瞧，这里写着呢！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无穷劫棋局，是织田信长的棋艺老师本因坊算砂下出的棋局，信长喜欢观看别人对弈，除了算砂之外，棋力仅次于信长的鹿盐利玄也经常随侍左右。有一天，算砂和利玄两人的对弈出现了无穷劫，到半夜，本能寺就遭到明智光秀叛党的围攻。从那以后，无穷劫的对局就被视为不吉利。……我这里还有后来林元美的《烂柯堂棋话》中的一段摘录，能看懂吧？

京都本能寺，御前六月朔日御览本因坊、利玄坊围棋，其棋三劫（无穷劫）而止，拜见之众皆思为奇异。子时之顷，二僧辞，行半里许，惊闻金鼓响起，是为光秀谋反，围本能寺。后思围棋（无穷劫）之事，皆谓为前兆……

“那时算砂二十四岁，利玄十八岁。这是天正十年时候的事，也就是一五八二年。”

“就算是迷信，也让人不开心。”雏子刚才还是笑容可掬，此时脸上的笑容也无影无踪了。看来雏子很在意这件事。

梅雨季节的闷热中，她瘦小的身躯开始发抖。

[1] 法国喜剧演员，曾主演经典喜剧电影《虎口脱险》。

[2] 九连宝灯是麻将牌和牌方式的一种。清一色的牌，一和九各有三张，二至八各有一张，门前听牌，一至九来牌均可和。

如何打造密室

黑暗中“刷——”地一下现出红光，越来越亮。周围被映照出来的影子，就如同在船舱下匍匐前行一样开始摇晃。似乎为了打乱旁观者的平衡感，影子在乱舞。红光之中，几个影子逐渐显现出轮廓。

影子中的一个，正在剧烈地摇晃。

“太暗了吧？能点两根吗？”

说话的是羽仁和久。

不一会儿，第二根蜡烛亮起了红光，接着又增加了一根。这样，幽暗的房间里终于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人影了。

一共有四个人。

“好，四人委员会开始开会了！”

说话的是点燃第二根蜡烛的布濂呈二。

他一边轻抚鼻下的短髭，一边透过眼镜露出冷笑，他的举止总让人感觉有些矫揉造作。

举着第三根蜡烛的人看上去要比前面两人年轻五岁，大概只有十五岁上下。他对这个房间的主人布濂说：“我还是希望可以举行一次热烈的茶话会，嗯，虽然今天只有四个人。”

幽暗的烛光下，他的脸庞显现出特别的蔷薇色。这个少年名叫片城成，不过，平时大家都叫他的绰号——奈尔兹。如果说他的伙伴真沼有一种纤细透明之美，那么片城就可以说如同一块宝石。

最后的一个少年深深坐在大号靠背扶手椅里，两条修长的腿搭在放置烛台的黑檀木办公桌上。他与片城成长得一模一样，一眼就能看出两人是双胞胎。他叫片城兰，绰号叫“霍南德”。

“四个人吗？我立刻就想到麻将。”羽仁说。

霍南德似乎有些扫兴。“我倒联想到了桥牌。如果是桥牌，正好有四种花色。”

“四个人能玩的游戏有很多！如果说到四，那还有阿那克西曼德[1]的四元论。”[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话都要带‘四’字。”

“为什么呢？”

羽仁第一个笑起来，房间里立刻充满笑声。

几个人一呼一息使蜡烛的火苗剧烈晃动，映在四壁上的影子就像盘踞在地狱里的魑魅魍魉，伸缩不定。四个人的笑声似乎被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突然停止了。

跃动的影子本来是笑着的，此时全都静止不动了。

羽仁环视周围。两边墙壁是七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魔术书、博斯地狱绘画的复制品、恶魔模样的滑稽人偶，还有十三日星期五的日历，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暗示此地隐藏着某种不祥。[3]

“哎，今天到这里的都是侦探小说迷，热烈的茶话会也好，黑弥撒也好，或是江户川乱步‘红色房间’性质的聚会也好，准备得都不太充分，请各位见谅。非常遗憾的是，因为联系不上，缺席者比预想的要多。”

对于布濂的开场白，羽仁觉得很可笑。先不论好坏，这个人非常自以为是。

“还有，曳间最近似乎失踪了，影山也忙得看不到踪影。”

这时，不知为什么，奈尔兹的嘴角浮现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次聚会的策划者奈尔兹为我们讲一讲主题。”

“算了吧！不要弄得那么夸张。”

奈尔兹瞥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一眼，有些不知所措。

“只是，以前大家都是不定期的随意聚会，今后如果能定期举行聚会岂不是更好？”

“或许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定期聚会需要大家都有空闲时间。……啊，影山或许可以吧？”

羽仁气定神闲，赞同奈尔兹的提议。

“那么今天要做什么？”

奈尔兹接着说：“今天并没什么特别设定的话题。但是出于策划者的责任，我认为有必要现在就约定一下。下次聚会时，我会拿出一部侦探小说，大家就用这部小说的情节进行推理竞赛，怎么样？”

“嗯？真的吗？”羽仁发出怀疑的声音。

奈尔兹的脸颊涨红了，有些激动，接着说：“千真万确！但只是小说也不免乏味，所以我想，设定的登场人物都采用现实中的真名实姓，舞台背景当然就是我们这里的会员之家。这部小说虽然还没有动笔创作，但我已经设计好了最大的诡计，能使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也构思好了。所有这些我还没告诉过霍南德呢！”

“没错，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偷笑。”霍南德双腿还是搭在桌上，眼睛微张。与外向的奈尔兹相比，霍南德则显得深不可测。

“好！下次聚会的主题就这么决定了。……但是，我们做梦也不想到奈尔兹居然有创作才能。”

“哎！太过分了，布濂。……嗯，还没开始动笔，所以我不能说大话，但我要写的是密室题材，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哦！像那么回事。不管怎么说，最近的侦探小说似乎都不值得一读，我们正感到乏味呢！你说的密室是怎么回事？如果到处都是破绽，甚至能自由进出你的所谓密室，那还是不要让自己出丑的好！”

“啊，羽仁可是密室专家。应该能满足你的预期吧……无论如何，请耐心等待。……我可以透露一点信息，我决心设计的是前所未有的密室。”

“前所未有的密室？”羽仁与布濑同时问。

奈尔兹恶作剧一样地笑了。“只有读过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该不会是奎因^[4]的《中国橘子之谜》那类东西吧？”羽仁说。

“嗯，和那个有些不同。好，再等一段时间吧！如果我自己不小心，就会在这里全都说出来了！今天大家没有到齐，我的兴致也不会很高。”奈尔兹似乎握有创作者的最大特权，显得十分得意。

“真没劲！我可不是喜欢泄密的人，”布濑耸耸肩，“你怎么也应该告诉我们标题吧？”

“标题是——如何打造密室——”奈尔兹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标题。”

这时，羽仁慌了。“等等！既然是实名小说，那我也是出场人物吧？”

奈尔兹点头。

“谁会被杀？有几个死者？”

“真受不了，这架势是让我全都说出来啊。没办法，我再稍微透露一点吧！共有四人死亡，最先死的人是曳间，后边的就饶了我吧！我有我的为难之处，谁成为受害者或者是凶手可都不要怪我，所有只是虚构的情节而已。”

“我只是不想第一个被杀，曳间真惨……这么说，这家伙最近玩失踪是真的了？我可有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

“当然是真的。甲斐经常到他的住处去看，那里总是锁着门，不像有人的样子。”

“什么时候开始不见的？”

“甲斐说仓野曾在神保町见过他，自那以后就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了。对了，奈尔兹，他说是和你一起去旧书店的时候见过曳间的。”

“嗯？什么时候？”奈尔兹一时摸不着头脑。

“说是五月末。”

“啊，那个时候吗？那时是去找《花语全集》，可我没注意到他，仓野也没跟我说过。……哦，是吗？那时……”奈尔兹自言自语。

羽仁瞥了奈尔兹一眼。“那就是已经失踪了一个半月了？不要开玩笑，我很担心啊！为什么呢？”

“可能回老家去了。”

“嗯，最好是回老家了，但他也应该告诉甲斐一声吧？”

“那家伙住在金泽吧？”

“对。”

“心理学专业的那个？”

“嗯……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好像很喜欢心理小说。”

“那家伙有点儿怪异。像这样忽然蒸发，到底是什么把戏……”

霍南德“噗哧”一声笑了，接着，他抬起长睫毛。

霍南德清亮分明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异样的光，如同在注视着
一头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或许这也可以称为霍南德的个人魅力吧？
这对双胞胎兄弟容貌相似得惊人，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奈尔兹性格
开朗，总是一脸天真无邪的微笑；而与此相对，霍南德的性格则稍有些
自闭，笑容里总带有一丝讥讽和嘲弄。

“我有个建议，如果写实名的侦探小说，一定要把‘黄色的房间’写进去。”

“是啊，应该写。”霍南德回应。

“怎么办呢？这个要求，”奈尔兹搔搔头皮，“嗯，……怎么也没有好办法。没错，我的确想把那个黄色的房间当做背景之一。”

羽仁插嘴了：“是吗？曳间是在那黄色的房间……”

“不，不是，曳间死在其他地方。那之后，背景才转移到那个房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多说了。”

布濂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踱步，忽然点点头，在书架前停住，像是想起什么一样，把手伸向书本之间，取出的是一个信封。

“我完全忘记了，影山曾寄给我一封信，虽说是很久以前了……其实也就是上个月中旬吧，反正内容很怪异，仅是诗词一样的句子和奇怪的图案。”

先凑过去的是奈尔兹。“嗯？让我看看。”

奈尔兹取出信纸，羽仁也饶有兴趣地凑过来。信纸上谜语一样句子。

欲望下，

谁宿德，

春之伯劳，

已经厌烦。

展四波罗蜜，

七曜之排列，

拟影。

羽仁从未见过影山敏郎，但因为布濑等人经常提到他，所以知道他是业余侦探小说家。这封信虽说不太流畅，却简练易读。写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墨水快用完了，最后两行的颜色有些变化。

“图案在哪儿呢？”

“在背面。”

“噢，真是这样。信纸很厚，从前面看不到。嗯……”

翻过信纸，背面出现了羽仁似曾相识的图案。（见图一）

“喂，布濑，你不认为这是暗号吗？”

“嗯，我已经猜到了。尤其这个图案，我想就是暗号。……不过，这和镇压妖魔的‘八卦阵’不一样。”

奈尔兹低头看了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呀！这里也出现了与‘四’有关的字，这个‘四波罗蜜’说的是什么？”

他说着，还瞥了霍南德一眼。霍南德也被吸引了，从奈尔兹后面看着信纸。对于兄弟的问话，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等一等！”

布濑这次又从对面书架上取出一册厚厚的词典。

“都听着！……四波罗蜜，佛教用语，指涅槃所具有的常、乐、我、净四德。另外在密教金刚界曼荼罗中，还指中尊大日如来前后左右的四位女菩萨，就是四波罗蜜菩萨。这就是词典里的解释。”

“说的是什么呀？越听越糊涂。”奈尔兹已经很泄气了。

“这些不过是佛教诗句，图案也是如此。”

羽仁虽然这么说，但他也与奈尔兹同样感到莫名其妙。

“‘春之伯劳’究竟是什么意思？‘排列七曜，拟影’又是什么？算了算了，完全弄不明白了。哎！布濂，这或许只是一般的诗吧？”

布濂只是不置可否地点一下头，向上推了推引以为骄傲的金丝眼镜，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地“嗯”了一声。

“如果是真沼，他会给这首诗打几分？”奈尔兹问。

“不知道。”羽仁说。

也许真沼并没有给别人的诗打过分数吧？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种东西是暗号，可能是受了奈尔兹的侦探小说的影响。现在曳间失踪了，这一切似乎都和曳间的死有所关联。……虽然我这么说可能很可笑，但我觉得这是事实……”

“哈哈！羽仁居然这么出人意料地在意。与其说是担忧曳间，不如说是更担心自己的下一步吧？”

“说的也对。”羽仁笑答。

突然，霍南德开口说道：“不，或许出人意料，这可能不是玩笑。曳间这么长时间失去联系，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事。”

他的眼神里散发出奇怪的炽热，言语具有不可思议的说服力。

沉默立刻笼罩了四个人，就连布濂也紧张地注视着其他三个人。到底还是奈尔兹，虽然心情也有些沉重，却仍轻轻嘟哝：

“如果真要死，我也想写完侦探小说以后再死。我可不喜欢跟在事实后面跑。”

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接着，他们的话题就转侦探小说的读后感，那一天的剩余时间就这样消磨过去了。但不知为什么，一种盘踞在他们内心深处微微的内疚感始终挥之不去。

第二天，他们得知，自己并非杞人忧天，真正的尸体就像白昼里突然降临的阴影一般地出现了。

[1] 古希腊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他认为万物的始原是“无定限体”。

[2] 荷兰画家，创作了许多充满幻想的怪诞的宗教画，代表作有《干草马车》、《人间乐园》等。

[3] 日本小说家，本名平井太郎，生于三重县，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本侦探小说创始人，开创出独特的神奇幻想之美。著有小说《心理试验》、《阴兽》等和评论集《幻影城》。

[4] 美国推理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和曼弗雷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著作有《希腊棺材之谜》、《X的悲剧》等。

第一章

第一具尸体

烈日炎炎。

街上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连个人影都没有。光亮已经远远超出视觉细胞可接受的范围。仓野不停地走着寻找着阴凉的地方。

汽车纷乱地驰过，就像一条条亮线。喧闹的噪音似乎被强烈的光线所压迫，在传到仓野的耳朵里之前，就已经消逝了。

七月十四日，离真正的盛夏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比历年此时平均温度高出八度。直到前一天，此地一直是低于平均气温的，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料地酷热，到下午，仿佛有种要中暑的感觉。

这样的大热天，为什么还想去新宿呢？

从目白站到他住处的这条路似乎没有尽头——尽管事实上只是十来分钟的路程。

路面上的沥青开始融化，仓野的鞋底黏黏糊糊，很不舒服。他频频地看着手表。

因为出汗，T恤衫紧贴着身体，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这时，人行道的对面，熟识的中华料理店老板无所事事地溜达过来。

“真热啊！”

“是啊！”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在这样的酷热中，做一份炒饭都可能中暑吧？这老头子一直在店门口磨磨蹭蹭。擦身而过的时候，仓野往店内瞟了一眼，里面有两三个客人。

“才七月就已经热成这样了，以后想都不敢想！”

“据说，在季节交替时出现异常气温，往往预示着会发生危险的事件。”

料理店老板似乎没有去做炒饭的意思，几个客人也死了心，纷纷加入聊天的行列。

仓野又一次看手表。他平时就有这种看手表的怪癖。此时表针指着三点零五分。

在目白大道拐角的银行已经拉下卷帘门^[1]。仓野在银行处向右转弯。

说起这个地方，当初他到这里租房时，周围的居民就风传附近要新建立交桥，掀起了强烈的反对活动。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他已经二十一岁了。

仓野过了人行横道，经过好几个路口之后进入小巷，向前走二十米再右转，就是这栋两层楼的公寓。他看到了二楼的房间。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晒退了色的黄竹帘遮住了房间内部的景象。那个房间正是他的住处。

虽说是公寓，却不过是很破旧的木屋。比较特别的是只有最前面的一角是出入口，楼下是车库，二楼除了他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建筑本身是狭长的，只有这两个房间像是被完全隔绝起来了。（见图二）

仓野从牛仔裤口袋掏出钥匙，打开建筑物侧面的大门门锁，进入原本与车库相连的过道。一阵热气“呼”地一下扑面而来，他立刻感到浑身乏力，停住了脚步。

“……房间里一定热得更可怕吧？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了，还是随便拿一本书到咖啡店里去避暑吧！”他无意中又看看表，三点十分了。他沿过道转弯，在门前的踏板上，发现除了自己的鞋子以外，还有两双没见过的鞋子，是篮球鞋和灰色的登山鞋。

刹那间，仓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究竟是什么呢？当时他并没有考虑很多。

哈哈！一定是根户与真沼……

他这样想，立刻觉得天气不那么炎热了。他换上拖鞋，急急忙忙地上了楼梯，奔向尽头的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

那是仓野的房间，旁边还有一个四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是空屋。

仓野顺势跳进敞开的房门。

转瞬之间，眼前的景象使他一下子僵住了。

一个人头部朝着窗户，仰面倒在地上。仓野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不是在开玩笑，那真的是一具尸体！

仓野后来仔细回想过很多次，当时眼前比较昏暗，为什么自己立刻就确信那是一具尸体呢？或许，就是因为尸体会令人下意识地产生排斥感吧？

因为拉着厚厚的窗帘，房间里光线昏暗，当他发现倒在那里的是曳间的时候，已经过了几秒钟。

曳间的胸口被匕首一样的利器深深刺入，他的双手还紧紧握着刀柄。几乎没有血液喷涌出来，但曳间的休闲衬衫已被染成了暗红色，梔子花颜色的绒毯上凝固着几滴血迹。

他失神的眼睛半睁半闭，模糊地注视着空中，因痛苦而扭曲的僵直的嘴角，带着自嘲的惋惜，似乎要诉说什么，却诉说不出来。在他血气全失的、苍白的脸上散布着细微的红斑。

仓野忽然想呕吐，他不由得背过脸去。

这难道是那个曳间？这个特别的东西难道真是曳间？他现在仍然张着紫色的嘴唇，嗫嚅着……

仓野不知所措，瑟瑟发抖。他想动，但却迈不动脚步。

……不对，肯定是弄错了！

昏暗的水族馆里，海苔和水藻遮住了光亮，黑暗的巨大水槽显得深不可测。突然之间，正面游来真鲷或虎鲨，能吓人一大跳。可是，比起那浑沌之中突然出现的异形，仓野的震惊与恐惧无疑要强烈很多倍。

他究竟在房间里站了多久呢？他终于开始慢慢后退，接着动作加快，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梯。从上了楼梯到现在，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呢？

在踏板前焦急地换鞋时，仓野又一次吓得头晕目眩，甚至比发现尸体时的恐怖更加强烈。刚才，对，不过就是一分钟以前，踏板前的两双鞋中，那双登山鞋消失了。

由此看来，那双登山鞋的主人在仓野回来时，应该还潜伏在这房间里，仓野上楼之后，这个人才悄悄溜走。

仓野感到头皮一阵发麻。对！他当时或许还没逃走，那么……

仓野望向一楼的角落。透过角落对面的窗户，白色的光线照射进来。那是逆光，看起来像是怪诞的白色空气正在流动。仓野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他头昏脑胀，腋下冷汗直流。

那家伙可能就躲在那个角落！而且，还拿着另一把匕首……

他距离大门只有五米，但却觉得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他屏气凝神，试探着凶手真正的位置。侧耳倾听，似乎有人在轻微而急促地喘息。

一分钟。

两分钟。

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动静，传来的只是外面大道上疾驰而过的汽车的噪音。他的心怦怦乱跳，最后鼓足勇气接近角落。他探头看去，心脏几乎又要停止跳动了——那个角落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是，刚才他进来时明明关好的大门，现在却敞开着。

仓野浑身颤抖，活像一条被雨水浇得湿淋淋的狗。他在空荡荡的过道上飞奔，穿过大门，接连转了几个弯，奔向最近的公共电话亭。

眼前仍是熟悉的场景。电线杆、商店招牌、围墙，这些都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往来行人的面孔也熟悉得没有什么变化。

一个职员模样的男子正盯着这边，仓野跑过他的时候，又看了看手表。

七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十五分！

[1] 日本的银行一般在下午三点停止柜台营业。

多此一举的密室

向警察报案后，仓野放下了红色的电话话筒，亢奋的情绪终于有所舒缓。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屈辱感。

不管怎么说，他的周围几乎都是无与伦比的侦探小说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加入进来，大家不知不觉就成了好朋友。或许是物以类聚，大家都对侦探小说有着不可思议的痴迷。仓野在这个俱乐部里还算是个权威，不论阅读量，还是侦探小说的相关知识，他自信别人无法与自己比拟。可现在又怎样呢？真正的尸体出现在眼前时，他还不是一样惊惶失措！

一想到自己刚才的丑态，屈辱感就涌满全身，现在反而不觉得恐惧了。他甚至认为，这是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真正侦探难得的机会！

仓野慢慢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站在门前，亢奋的情绪再次强烈起来。这一次并不全是恐惧，自己将得到机会，扮演真实的侦探，这种情绪使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他努力回忆。首先，他回到这里时，大门是上锁的。

“对！最初看到那两双鞋时，的确感到奇怪。就是这个问题。大门是锁着的，可是进门之后却有别人的鞋。尽管门框上面放着一把备用钥匙，可以随便进出，但是从大门内侧却无法锁上外侧的门锁。”

他踩在门槛上，仔细观察上方的门框。备用钥匙还在原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回来的时候，凶手的确还在房间里。可是，门锁又怎么解释呢？”

一楼的出入口，除了平常进出的大门之外，就是位于在厨房的后门了。一楼过道有一扇大窗，厨房、储藏室、卫生间则各有一扇小

窗，一共四扇。但后三扇都镶上了木栅，人不可能进出。

问题是大门，除了外侧可以上锁，内侧也有一个锁，一共是两个门锁。内侧使用的是用旋钮固定住的门锁，外侧的锁则需要钥匙插入锁孔才能打开。这个大门如果从外侧锁上，内侧就无法打开，内侧上锁后从外侧也无法打开，相当特别。（见图三）

厨房的后门与大门内侧的门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后门也一样，在内侧锁上后，从外面便无法打开。不过，这扇后门只能从内侧上锁，无法从外侧锁上。

仓野进入门内，但并没有关上大门，继续思考着。

这么说，凶手是从这扇大门进来，然后打开后门的锁出去，再用备用钥匙从外侧锁上大门，最后由敞开的厨房后门进入房间的吧？接着，他在等待我回来吗？究竟为什么？

仓野来到厨房查看。厨房里面挂着淡蓝色的窗帘，把内部的景象遮了起来。这时仓野突然想，凶手会不会还隐藏在这间屋子里？极端恐惧之下，他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

当然，窗帘后面什么人也没有。他松了一口气，又观察了一下门锁，的确是从内侧锁上了。

凶手锁上大门门锁，然后又从后门返回屋子，还费尽心机地锁上后门，这又是为什么？

仓野的头脑完全陷入了混乱。从刚才的情况看，凶手潜伏在房间里，并且避开了自己。因此，凶手无疑就躲在厨房里。但锁上后门，对凶手而言极其危险，因为这样就等于封死了紧要关头的逃跑路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凶手不逃走，并且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他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凶手为什么一定要在门锁上要花样呢？

为保险起见，仓野接着又查看了储藏室和卫生间，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如果出入这两个小房间，都会发出相当大的声音

来——这两个房间的门很老旧。如果凶手要躲藏，还是应该选择厨房。

仓野以前认为，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面对瘴气的弥漫沼泽地，有一栋倾斜颓危的洋房——所谓的杀人案件应该发生在那种环境里才对。他很难理解谋杀会发生在这里——这间房屋虽然破旧，但这并非洋房，只是一座日式木屋。如果储藏室里存放的是铠甲或大座钟，那似乎还不难理解；但实际上，储藏室里面堆放的是想扔掉的破浴缸或破木板。

上了二楼，再次进入那六榻榻米大的房间。刚才的那种恐惧再次笼罩了仓野。但这一次仓野忍耐住了，他在尸体旁跪了下来。

尸体与刚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躺在那里。只是，或许因为仓野的情绪已经有所缓和，他发现死者的容貌并不像刚才想象的那样具有冲击力。不，贴近面孔仔细观察，除了皮肤上斑驳的血迹使人感觉异常之外，死者的表情可以说相当安详。

仓野感到震惊。

曳间的表情为什么会如此幸福呢？

他为什么如此安详？简直就如同进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坚挺的鼻梁，轮廓分明的五官，曳间半睁半闭的眼睛凝视着上方，歪斜的嘴角看起来像在微笑。仓野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眼前的现实。

仓野在无意之间，真的是无意之间，落下了眼泪。

没有苦闷，也没有怨恨，曳间用慈祥的表情接受了死亡。他在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他已经无法对谁倾诉了，他只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喃喃自语，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封闭起来。他所有的思虑，都已经在仓野无从知晓的地方永远地解脱了。

仓野在为曳间哭泣吗？抑或是因为自己被遗弃在人世间？他无法回答自己。

不过，他知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一种陌生的感情缓缓地萌芽了。这种感情对仓野提出了一项无法拒绝的要求。

“只要有可能——我虽然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但在面对这样的真实事件还是吓得手足无措，属于软弱无力的那种人——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亲手抓到这个凶手！”

他轻轻抚摸曳间紧握匕首的右手。盛夏的热浪里，只有曳间的尸体是冰冷的，与现实的酷热保持着距离。仓野迅速擦去眼泪。还有其他不正常的地方吗？他环视四周。

书架、立体声音响、翻倒的杂物柜、鱼缸、杂物盒，似乎一切都和自己离开时没有什么变化。桌上还摆着试管和烧瓶，坍塌的位置好像也没改变。当然，现金或存折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掉在曳间头顶上方的一本书。它类似B5开本，厚约一厘米，黄色的封面，是曳间想阅读而取出来的吧？奇怪的是，书架上侦探小说都没有动，曳间也没有拿心理学专业的书籍和仓野搜集的药物学图书、医学书或围棋教材。曳间拿起的是仓野一时冲动买下的《数字之谜》这本书。书翻开扣在地板上。仓野用食指指甲轻轻抬起，只见书页翻开在第一百零六页和第一百零七页之间。

曳间与数学发生联系真是不可想象。实际上，仓野完全没听说过曳间对数学产生过兴趣。其实当初仓野也是一时冲动买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本书是曳间从书架上拿下来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很偶然地翻开这册书的呢？仓野再次注视已成为尸体的曳间的面容。而曳间此时已经不能解答仓野心中的疑问了，只能保持着死者特有的沉默。仓野又一次感到鼻子发酸，他咽下了鼻腔深处涌上来的咸味，叹了一口气。

有了这些资料，可以进行一些推理了吧？

仓野想，即使是明智小五郎，也一定会感到挠头吧！[\[1\]](#)

首先，从外表看，房间并没有被弄得乱七八糟，从曳间的表情里也丝毫看不出曾进行抵抗的痕迹。匕首是从正面直接插入心脏的，所

以，凶手应该是曳间认识的一个家伙。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亲近的。最自然的判断，凶手应该是我们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对！从凶手选择这个房间做犯罪现场这一点来看，凶手是俱乐部成员之一的可能性相当大。曳间可能与凶手一同来到这里……不错，如果凶手是俱乐部以外的人，虽然也有可能选择这个房间作为杀人的舞台，但终究是很不自然。

还有钥匙的事。大门的门锁为什么一定从外侧锁上呢？为什么连后门也要上锁呢？这些让人很难想象。

最令人费解的是，凶手为何要留在屋里悠哉游哉地等我回来？杀害曳间后，他不应久留，应该尽快逃走……或者，我回来时，凶手刚好完成行凶，正想逃走吧？也许凶手下到一楼时，听到我转动钥匙的声音，慌不择路躲到厨房的窗帘后面，等我上楼之后才逃走……

但是仓野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因为即使不是专业人员，也能从凝固的血迹判断出，命案在一个小时以前就发生了。实际上，他后来得知，根据解剖结果，死亡时间是中午十二点至十二点半之间，也就是说，凶手花了三个小时等待仓野回来。

究竟为什么……

仓野完全无法想象作案的理由。凶手一直躲藏暗处，在这样的酷热中屏息等他回来，这行为本身就已经非常疯狂了。因此，荒诞的空想伴随着可怕的现实，让仓野不住地颤抖。

……啊！还有，凶手为什么特地让我看见他的鞋？

仓野越想越糊涂。就算有必须等待自己回来的理由，凶手藏匿自己登山鞋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可他却没有那么做，而是明目张胆地摆在曳间的篮球鞋旁，好像在故意宣布：“我在这里！”

理应藏起来的鞋却没有藏匿，很难想象这是凶手的疏忽。他肯定是故意要让我看到那双鞋，但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凶手为什么要选我的房间做犯罪现场？我今天到新宿去完全是一时兴起，任何人都无法预测，何况凶手绝对不会知道我回来的时间。就算他今天早上十点左右偶然看见我出门，那也无法判断我要去什么地方吧？何况我可能会在一分钟之后就回来，也可能在一小时后才回来。我还有可能去根户或羽仁那里，住一个晚上再回来。这些他不可能知道。

头脑混乱，线索复杂。

无意之间，警车的声音已由远及近。警笛的两个单调的音阶不停地重复，加速了仓野的心跳。到昨天为止，他都不会去在意半夜街道上响起的警笛声。

……真是多此一举！凶手随时都可以逃走，但却放弃了这个机会。从大门进来，然后打开后门出去，从外侧锁上大门，再从后门进入屋内，锁上后门。最后竟然是我回家时，亲手为他打开大门，让他逃走了。

凶手这一连串的行动，仓野已在脑海里想象了无数次。在他的想象中，凶手的面孔模糊不清，越想要凝神细看，越觉得那面孔一片暗影。那家伙甚至会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做出鬼脸。

仓野紧咬下唇，心有不甘。

警笛声在车库前方停止，接着是开启车门的声音，然后是几个人杂乱匆忙的脚步声穿过过道，一窝蜂地拥上楼梯。

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日常生活突然出现异常，如果不去理会，令人迷惑的现象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消失。眼前的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仓野始终不能放弃这样的想法。

[1] 日本推理小说鼻祖江戸川乱步笔下的名侦探。

鞋子与恶作剧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夏季的阳光透过白色的法式窗户照射进来。从铺着纯白缎子的圆桌对面，羽仁探身问道。

仓野闭上了眼睛。羽仁身后，金雀花沐浴在阳光下，反射出的金黄色的光芒。仓野又一次低下头，寻找合适的词汇。

那天的气温到达了顶点，随后就急剧下降，降到年平均气温以下，但这并不能使阳光的强度减弱。今天，七月十六日，才算真正进入盛夏。

仓野正犹豫着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去讲述。实际上，羽仁的兴趣如此之高也有他的道理。据仓野所言，前天发生的案件无论如何都是他杀，警察到过羽仁这里来调查取证，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似乎并没有将这个案子当成杀人案件去对待。

昨天报纸上刊登了消息，说在仓野的住处发现曳间死于非命，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是到了今天早晨，报纸就已不再提及这个事件。可以想象，这个案子可能被当做自杀案件来处理了，当然也可能警方正在进行机密调查，不肯向媒体透露消息。不管怎样，羽仁满腹狐疑。

“怎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仓野一边摇着头一边开口说：“其实我本来只打算来个小小的恶作剧……”

其实，那一天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仓野来讲很不愉快。最初赶到的是三名警察，他们把仓野带进隔壁的空房间，就尸体的发现过程进行简单的讯问。接着进来的大概是现场勘查人员——不知有多少人进入过仓野的房间，只能听见相机拍照时的快门声频频传来。

令仓野震惊的是，最先进入杀人现场的并不是刑警——好像在完成现场勘查之前，刑警是不能进去的。而现场勘查之后，进去的人应该是所谓的法医吧。

指挥调查的是一个身着破旧的灰色西装、四十来岁、眼神凶恶的家伙。

在仓野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依然响声不绝。当时，仓野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难以遏制的念头，难道不能把曳间安静地放在这里吗？难道不容许一个人安静地死去吗？愤怒涌上他的心头，渐渐地，就如同高感光胶卷一样，清晰又迅速地触动着仓野的内心深处。

事后回想，仓野当时所做的决定实在是越出了常轨。就是说，他没有把鞋子的事告诉警察，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

“等等，那不就是说你在做伪证？”羽仁慌张地打断了仓野的话。

仓野垂下头。“啊、正是那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太明白那时为什么会那样。我只是想在这起案件中，可以掌握一些独家材料，而且，这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做伪证，我只是没有主动说出来。如果以后警察知道我回家时已经有另一双鞋子存在，到那时我可以说自己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这样就没事了。这种侥幸心理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对回公寓时看见灰色登山鞋的事实保持了沉默……”

给仓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警察在讯问时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声色俱厉，只是土里土气地询问事实。他们的询问很彻底，这使仓野产生好感。

无论如何，仓野“对鞋子的事保持了沉默”，作为心理方面的补偿，其他的事情，只要是仓野知道的，都尽可能详细准确地告诉了警察。

大致询问了尸体的发现经过以后，警察问到了仓野与曳间的关系。

“他名叫曳间了，二十一岁，我们是在东京认识的。他和我一样在F*大学读一年级时，在国际象棋研究会认识的，所以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他住哪里？”

“东村山市萩山町一丁目，红庄……”

“他还有其他朋友吧？”

“他老家在金泽，中学时代有个老朋友叫甲斐良惟，在N*美术大学……他们是特别亲近的朋友。如果说其他人，应该就是我们这些伙伴了。”

“噢！好的，这些问题以后再说。他经常到你这里来吗？”

仓野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忽然抬起头，跃入眼帘的是从天花板垂下的泛黑的灯泡，这个情景似乎令这房间更加空旷。

“他并不常到我这里来。上次到这里还是在冬天，而且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噢？你平时很忙吗？”

“不，五月底以后，其他人也没见过他。”

警察的眼睛霎时间亮了。

“你是今天上午十点左右离开这个房间的吧？”

“对。”

“那时拉上窗帘了吗？”

“拉上了。”

“大门也锁上了？”

“当然。”

“噢，那么你平常也有锁后门的习惯吧？”

“嗯，可以说有这个习惯吧。总之，后门一直都是锁着的。”

“过道的窗户也这样？”

“对，那儿的窗户几乎没打开过。”

“哦……这里的大门门锁很有意思，外侧和内侧分别使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门锁。”

“是啊，我最初到这里租住时，也觉得奇怪。”

“但是，你外出时，如果有人从门内上锁的话，你不就无法开门了？而且，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住或许还好，如果有其他人住进这个空房间，肯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吧？”

“是啊……这一点，事实上最初的一年，这个四张榻榻米大的房间有人住，的确发生过许多麻烦，最后决定不使用大门的内侧锁。所以我现在保留以前的习惯，绝不从内侧锁门。”

“噢，这么说……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大门是从外侧锁上的了？”

仓野一边抬头看着灯泡，一边想，这位警察正在思考什么呢？

“我没有向警察陈述那双登山鞋消失的问题，所以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结果警察并不了解仓野回来的时候凶手还在屋内这个事实。那么，他首先必须判断这个案子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否定自杀的有力证据——抵抗的痕迹实在太少，所以一切看起来肯定像是自杀事件。

“……如果认定为他杀，那么警察无疑会怀疑我，同时也会假设其他人行凶的可能。那么就现在的情况看，警察会怎样推理呢？根据我的不全面的证词，警方会做如何考虑？

“对！最直接最自然的想法就是凶手作案后会立即逃跑。作案以后还在现场磨磨蹭蹭，这不现实。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凶手会藏在厨房里直到我回来……”

仓野感到了恐惧。因为没说出那件事，导致决定性的推理出现偏差。他差一点儿就说出那双鞋子的事了，但想到可能会招来怀疑，最后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最初想法。

这真是无法挽回的恶作剧！

“另外，现在的调查询问只是必要的程序，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不快。我想问，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今天中午在新宿？”

“这么说，这是曳间的死亡时间吧？”

“嗯，不过，详细的情况必须经过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嗯……十二点前后，我在‘阿尔发’，‘阿尔发’是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我偶然遇到了久藤杏子，我想那时差不多是十二点吧！”

警察“嗯”了一声，深深叹息，紧接着用严肃的口气说：“怎么办呢？在这里大概很难问出详细的情况，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请你和我们一起到警察局走一趟？”

“可以啊！”

仓野轻松地答应着，站起身来。

不知什么时候，门口聚集了一大群瞎起哄的人，挤满了整条小路。警察们推开拥挤的人群。看热闹的人为看清仓野的脸，又开始了新一波的蠢蠢欲动。这个瞬间，仓野不由得有些不自然。对这些围观者而言，他应该是个罪犯吧？

在警官的催促下，登上警车的仓野失去了条理。他回头，注意到四周笼罩着微微的芳香。

栀子花！

在仓野的木屋后方，展现出梔子花缭乱的花朵，浓郁的香气持续不绝。仓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错觉——他不禁疑惑，自己是否正一步步被带进一个陌生的世界？

除了梔子花，仓野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其他东西……

“等一等，你这种琐碎的陈述越来越像小说了！你刚才稀里糊涂地说什么？你住的地方有梔子树吗？”

“不，没有。”仓野挠挠鼻尖，假装没有注意。

“你真傻！你那里根本就没有梔子树！你到现在说了这么多，当中有虚构的成分吧？”羽仁的目光充满怀疑。

“不，不，除了没有梔子树，其他的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仓野慌忙否认。他取出香烟，点燃。

“我总觉得什么地方很怪异！”

“只是偶然注意到了橘子花的香气而驻足，我是想……”

“你这家伙！完全把自己当成小说主角了！”羽仁被逗笑了，
“不，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因为你做了伪证，这等于罪犯，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你去了警署以后怎样了呢？”

“嗯，也就是那么回事吧！查实我的不在场证据，然后问了我的家庭成员状况。对了，听我陈述时，那个警察忽然说，‘我看到你的书架上有很多侦探小说啊’——这话让我脊背发凉。”

“警察已经知道我们对侦探小说很狂热了吧？”

“知道，好像有人跟他们说了。大概警察会分别找大家询问，到时候就知道是谁告诉警方的……”仓野这样回答。

“我！是我说的。”迫不及待地说话的，是绕到圆桌旁的根户。

仓野到新宿区若叶町的羽仁家是十六日的下午。羽仁的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建造的宅院带有一片树林，相当豪华。羽仁的母

亲正是上流社会女性中常见的那种乐善好施型的女士，很欢迎仓野或甲斐这些儿子的朋友到自己家里来。因此，羽仁家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之一。

仓野到来时，根户已经先到了，正和羽仁对这起案子高谈阔论。仓野被带进“白色房间”后，先由羽仁告诉他十三日聚会的情形。仓野对奈尔兹预言曳间的死亡感到很吃惊，但羽仁根本不让仓野有时间提问，强迫他赶快说明那一天事件的经过。

虽然并不是刻意模仿江户川乱步的“红色房间”，但羽仁的这个房间仍然被称为“白色房间”。与此相对，布濂的房间被称为“黑色房间”。此外还有个咖啡店也是他们的经常聚会的场所，位于赤坂，是甲斐的哥哥经营的，店内摆设了各种各样的人偶，古色古香。店名为“黄色房间”。很明显，这个店名来自于卡斯頓·勒魯^[1]的名著《黄屋之谜》。

在这三个聚会地点中，仓野经常造访的大概就是这个“白色房间”吧。在羽仁家迁回东京之前，他和羽仁在神户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

仓野坐在“白色房间”中央的圆桌旁，和羽仁相面对。叙述了发现尸体的经过后，一直在后面白色沙发上默不作声的根户，终于直起腰开口了。

“我！是我说的。”根户走上前去，接着说，“这没有什么关系的，警察绝不会把侦探小说爱好者当成嫌疑的。我们必须亲自破获这起案件，我们做到这一点，以便能让曳间瞑目。”

“哎！你这样自信，是不是已经揣测到什么了？”

“破获案件的必要资料尚未收集充分，还不能说大话。”

“嗯！的确，就算确定凶手是我们俱乐部的成员，在不能确定每个人是否有不在场证明之前，也什么都不能说。”羽仁表示赞同。

根户压低了声音。“那明天就召开紧急大会，要求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据吧！当然，需要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进行侦

探比赛。”

“侦探比赛吗？好极了！”

“就这么定了！侦探之中可能隐藏着凶手，对小说而言或许是陈腐的题材了，但在现实中，难道不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设定吗？”

根户虽然神情黯然，但却掩饰不住亢奋的语调。

仓野或许也觉得这样的态度不够严肃，但他还是无法压抑亢奋的情绪，他暗下决心——

对！必须抓出凶手，不管他是谁！

[1] 法国著名推理小说家，作品以青年侦探鲁莱塔比尔为主人公，有《黄屋之谜》等名作传世。

完美的杀人

好像潜到海里，再透过摇曳的水面仰望天空——这就是眼睛的颜色；头部光滑艳丽如同瓷器；身上的服饰华丽时尚。这是一个法国洋娃娃。

仓野觉得，无论是桌上的还是展示架上的，这个法国洋娃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透过这种眼眸看到的光景，会是什么样子呢？

仓野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眼眸所看到的，或许就是无边无际的海底景象吧。说到海底，仓野就回忆起从前。在高中时代，他和羽仁一起前往山阴的海边，见到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幅光景。

那里距离海岸相当远，被波浪推动的小船，在海面挣扎摇晃。从那时起他才知道，远离海岸之后，海水的颜色会瞬间发生改变。但是，在仓野记忆中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跳下小船潜入海中之后，透过潜水镜见到的景象。

仓野像青蛙一样滑动手脚，深深地潜入水中。或许是错觉，虽然水下始终朦朦胧胧，他却能看到最深处的海底。铁铅色，如果这个词存在的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眼前的海底景色吧。他努力对抗着向上的浮力，直到再也无法下潜时，就猛地翻过身来。

他尝试着在水中站立。

比水底颜色更深远的辽阔世界在眼前延展。波澜壮阔的海水原来就是浸在这样可怕的阴影之中。目光所及，横亘在面前的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一直延续到远方，越来越暗，直到变得模糊不清。在远方究竟还有什么呢？应该是透明与透明相重叠，最后成了完全不透明的世界。

如果出现鲨鱼或逆戟鲸，不，甚至是更凶恶、人类尚未认知的生物——仓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仍有这个印象，就是小时候在图画书上见过的，在未知的深海里拥有庞大身躯的三叶虫——但他确信，那令人厌恶的生物出现时，肯定是从那不透明、色彩朦胧的远方一下子就出现在面前。因为事先就有这种印象，那么刚才海水颜色的骤变现象也是理所当然了。总之，那是一幅蓝色的凝固景色。他甚至幻想自己缓缓沉入海底，然后在那片无边的风景里漫步。

这无疑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而且整个景象也不得不因此而凝固。

意外的恐惧促使仓野迫不及待地浮上水面，他感觉头顶上是灿烂阳光下的窗帘，那才是安全区域。他拼命向上浮，但是此时，上升的浮力似乎毫无作用，反而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手企图将他拉入深不可测的幽暗之中，他感到头晕目眩。

睁着蓝色大眼睛的法国洋娃娃且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在仓野出生以前就一直观察着这个世界的洋娃娃，能理解仓野这样的心情吗？可是她仍保持着沉默，冷眼面对着这个“黄色房间”。

“……哎呀！仓野，原来你也喜欢那个洋娃娃？”

“嗯？不……”

其实回答“是啊”也无所谓，只因在沉思之中突然被吓了一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胆怯，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甲斐良惟的哥哥良一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因为头上有很多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十岁以上。肥胖的身材与容貌显得为人温和友善。仓野对他有一种类似兄弟间的好感。

“这个啊，是法国朱摩公司^[1]在一八七〇年前后制造的。瞧！头部是瓷制的，就是说这是比斯克头，这类款式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发出来的。在那之前，虽然也有头部用窑火烧制的，却称为中国头……对了！那边那个娃娃就是中国头。和这个相比怎么样？肌肤色泽看起来怎么也不是很自然吧？在比斯克娃娃出现之前，中国头的娃娃很流行。但是在利用高温烧出肌肤颜色，再以低温窑烧的手法展现出自然光泽的比斯克娃娃出现之后，洋娃娃的流行趋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这种比斯克娃娃，过去是成人风格，后来逐渐转为儿童的兴趣取向，现在都做成小孩的模样。所以才能牢牢抓住观赏者的心。比斯克娃娃肌肤色泽的感觉也更接近人类，给人以非常健康的感觉。瞧！浓眉之下呆滞的大眼睛，更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因迷失方向而误闯到这个世界来的少女。这样比喻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更让人感到恐怖吧？”

“但是，她们却未能长时间流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制造比斯克娃娃非常耗费时间。而后来流行的赛璐珞或橡皮娃娃，不但漂亮还可以量产。从此，比斯克娃娃们的身影就渐渐从娃娃的历史上销声匿迹，而且非常彻底，或许这就是她们的宿命。”

这位“黄色房间”的店主叼着烟管，谈了一会儿洋娃娃的历史，面向听得入迷的仓野，露出和蔼的笑容。

“嗯，对了，真沼似乎也喜欢那个娃娃，每次来这里都盯着她看……”

这时门开了，羽仁与布濑到了，紧接着来的是奈尔兹与霍南德。几分钟后，根户与真沼也带着年轻的雏子赶到。这时，在这家店内洋娃娃摆放特别多的一间房间里，几乎所有的俱乐部成员都到齐了。

店主再次向众人说明，关键人物，即老板的弟弟甲斐良惟，因为回金泽参加曳间的葬礼所以缺席。店主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

……店主那番话，或许是将我们当成洋娃娃一样年幼无知了吧？

仓野还来不及表达这样的看法，大家便都带着几分亢奋的眼神，一起将目光投向仓野。

这间房间名副其实，从墙壁到天花板铺设的地毯，完完全全都是黄色。有那么一瞬间，仓野甚至陷入一种似乎自己成了被告，面对洋娃娃陪审团接受审判的错觉。

仓野复述了昨天在羽仁房间里说过的内容，同时观察每个人的神情。

他坐在长方形桌子的正中央，右侧是羽仁，左侧是根户，桌子对面从右侧起是真沼、布濑、奈尔兹和雏子。而霍南德占据了房间左侧最里边和桌子有点距离的椅子。其他人则坐在了沙发上。

分坐仓野两侧的羽仁和根户可能有几分无聊，因为他们昨天已经听过了仓野的讲述，所以也难怪。真沼一向苍白的脸庞此时显得更加没有生气，只有眸光闪动着，聚精会神地在聆听。布濑依然是那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但也抑制不住好奇，频频抚摸他引以为骄傲的短髭。奈尔兹与雏子像是一对般配的情侣，双双将臂肘撑在桌上，专心致志地听着仓野的言语。与真沼恰好相反，他们两人面色红润。最后说到霍南德，他上半身靠在椅子上，似乎像平常一样打瞌睡，只是灯光昏暗，难以看清他的表情。

仓野终于说完了，所有人都发出深深的叹息。只有洋娃娃之间似乎在用人类所不懂的语言相互交谈，令人不禁疑惑人类的世界和洋娃娃的世界到底哪一个更真实。

“嗯，我昨天有个细节错过了，所以今天一定要问问你。”根户开口说。

“什么？”

“曳间头部上方掉下的那本《数字之谜》。数学是我的专业，可我却不知道有那本书。当时翻开的页面上是什么内容呢？”

“哦，对了，这本书我正好拿来了。”

仓野从旁边的牛仔背包中取出了那本黄色封面的书，翻到夹着书签的一页，这一页以装饰性文字印着“5的部分”字样。

“这本书的内容是分析从0到9数字的性质，接着阐述了相关的质数、平方数、立方数、完全数等问题。这一页是关于5这个数字的论述的开始部分。”

“但是这本书与案件不会有直接关系吧？”布濑插嘴说。

“你的意思是……”

“因为曳间是心脏被一刀刺中当场死亡的，在遇害前难以留下暗示凶手的信息。噢，如果在书页空白处写写字倒还有可能，翻开的书页上写什么了吗？”

面对抚摸短髭的布濂，这一次根户回答说：“这些应该是大家以后分别去推理的事情。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是请各位提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据，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解决。”

奈尔兹也在一旁敲边鼓，故意地“噗哧”笑了一下。

布濂微微撇嘴。

“还有其他问题吗？”

仓野再次环视所有人的脸，确认自己已经完全叙述清楚。只有霍南德一个人，因为在暗处，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似乎有自己的忧虑。“前天聚会时大家都听到了奈尔兹的杀人预告，所以今天才会这样，难道有人……”

话音未落，雏子已经大声尖叫起来：“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预告？我最讨厌被孤立起来！”

奈尔兹转向尖叫的雏子。“哦，是啊。雏子当时不在。但那与案件的本质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真正的侦探小说是以公平游戏为首要条件的吧？现在就说什么没有关系，如果将来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线索，肯定会贻笑大方！”

这时布濂也趁机开始报复：“没错，雏子说得对。奈尔兹，你平日总是以俱乐部团结为重态度到哪儿去了？也该听听格尔达^[2]的意见，不然很容易成为雪女王的俘虏。没关系，还是由我来告诉大家吧！”

说着，瞥了一眼眉头微皱的奈尔兹，开始叙述那一天约定推理竞赛的情况。

这时仓野已经在呆呆地思考其他事了。

那些洋娃娃们依旧保持沉默，她们之间的语言我们无法理解。

不错，每一个用沉静的眼神俯视我们的洋娃娃，应该都有她们各自的想法！

仓野被“黄色房间”里无数洋娃娃所围绕，仿佛踏入怪异的世界，而且这种怪异的感觉怎么也挥之不去。他来这家咖啡店也不是只有两三回了，关键是对曾在自己房间窥见异样世界的仓野而言，从那之后就一直甩不掉自己的一种进入未知时空的预感。

他想听听洋娃娃之间的交谈，觉得这样可以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

事实上，这个“黄色房间”里层层排列了无数洋娃娃。西式的首先是法国娃娃、荷兰娃娃、德国娃娃等各国风格的娃娃，其他还有蜡制的时装娃娃，还有弹簧式的陶器娃娃、玻璃娃娃、木雕娃娃、布袋木偶、杖头木偶、木人、天使、小恶魔以及掺杂其间的圣歌娃娃。此外还有在黑弥撒中经常使用的恶魔泥人，他们正用凶恶的眼神看着这边。日本风格的有雏人偶、御所人偶、嵯峨人偶、贺茂人偶、博多人偶等非常齐全。其中以市松人偶与文乐人偶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纸人和泥人，在墙壁的高处用黄色发亮的五寸钉钉着一个“丑时参拜”^[3]的稻草人。

从所有这一切，都可得知店主，也就是甲斐哥哥的爱好。

在鲜黄色房间里，被打上昏暗黄色灯光的这些娃娃静静地站着。这情景正是仓野刚才所回忆的那种海底不透明的朦胧。垂挂在那里的娃娃们呈现出了烦躁的轮廓，似乎是这个世界与那个未知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产物。

仓野怀疑自己也置身于娃娃的世界里，眼前这些人包括自己在内才是真正的洋娃娃，这样更自然。真沼、布濂、奈尔兹他们的身影，在面面相觑之间，似乎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仓野闭上眼睛。

……曳间的死无意之中打开了通往异度空间的门。虽然不知道这扇门究竟会通往什么地方，但是我必须涉足其中。我绝不能将死去的曳间抛弃在这个现实世界的角落里，否则将不可被原谅。对！曳间的死不应该这么没有意义，凶手绝不是一时冲动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而杀人，更不用说曳间会被来路不明的过路歹徒杀害。不错，凶手是经过挑选的，并且制订了让曳间的生命和二十一年人生中的信念一起合理消失的缜密周详的计划。如果无法符合所有这些因素，那么，曳间的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天啊！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不太正常？曳间的死会不会歪曲了映入眼帘的现实。我不过是为了维持平衡，才决心在天平的另一端追捕极为狡诈多变的杀人凶手，难道这会引起感伤和强烈的邪念，进而产生了妄想？

但仓野又想，对我自己来讲，只有眼前这条路，就像动作固定的机械木偶，我只需一心一意，找出最符合曳间死亡的杀人手法！也就是最完美的杀人！

就是这样！

仓野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为了达成目的，就算加入这些洋娃娃的阵容也无所谓！加入这些异形的陪审团，即使只能凝视汪洋大海，让内心时刻充满不祥的预感、一直生活在水底般的世界，我……也愿意！

[1]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瓷陶娃娃作坊，其产品风格华丽，至今仍为热门的古董娃收藏品。

[2] 安徒生故事集《雪之女王》中的主角，小女孩格尔达为了寻找眼睛被魔法玻璃刺中，而且遭雪之女王囚禁的小男孩加伊，经历了各种危险，终于用爱融化了被冰冻的加伊。

[3] 日本自古以来传统的咒术。在每夜的丑时将仇人扎成的稻草人用五寸长钉钉在神社的神木上，中招者一般都难逃血光之灾。

白日梦的目击者

融化的柏油马路升腾起的热气飘散开来。但是被热气围绕的布濂还是保持着规则的步调继续走着。

远方是一个上坡路，再过去应该是下坡吧，因为可以看到平缓的坡顶。每次汽车经过那里，车子下方的地面就像镜子一样出现倒影。布濂忽然想，难道是在那地方洒水了吗？但是，用衬衫衣袖擦拭额头冒出的汗珠，接着朝那个方向走，却又发现水迹全无了。布濂舔了舔汗水蒸发后发咸的嘴唇。“哈哈！”他心想，“这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吧？”

看手表，是十一点十分。现在就这么热了，到了下午两三点会怎么样？布濂懊恼地咂着嘴。七月十四日的高温实际上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酷暑。据说今年是冷夏，而且昨天气温并不太高，所以今天骤然上升的高温越发令人无法忍受。灼热的太阳像一个燃烧的大火球，空气都为之颤动。在这样的烈日下，布濂向仓野的住处行进。

虽然同样是从国铁目白站出发，但布濂所走的路线与仓野平常往返的路线在途中岔开，是另一条不同的路。

这一点可以显示布濂的个性。多少有点神经质的他，有个少见的习惯，就是在前往朋友的住所时，不去走最短的距离，而是在精密计算步行所需时间之后选择另一条路线。

从目白站到仓野的住处也是这样。根据布濂的测定，他的路线和仓野通常的路线相比较，相差三十秒左右，而且这条错综复杂路线，正好在仓野住处前从反方向接上仓野常走的路。

快到时，布濂伸着汗水淋漓的脖子，仰望仓野房间的窗户。窗户紧闭着，连退色的黄色窗帘也都像在拒绝他的来访一样紧紧地拉着。他又向上瞥了一眼，再次不耐烦地咂咂舌头。

他试探着绕到房子侧面，发现大门的确是锁着的。哪怕用尽吃奶的力气试图拉开，拉门仍紧扣着纹丝不动。布濂只好无所事事地在门前呆立。

……这个混账！为了报上次的仇，我还特地设计了几招诈棋。

他就是来下围棋的。四五天前赌棋惨败，被卷走两千日元的他这次是特地前来寻仇的。所设计的诈棋也是围棋的战术之一，虽有歪门邪道的嫌疑，但结果就是不赢也差不多。这种战术的特点是：如果对方应对正确，那么对自己就相当不利；可对方一旦错失一手，己方则可大获全胜。他是从为数众多的诈棋招数之中，特别选择了最难解的“大斜百变”^[1]，然后从中研究以后的数百手变化，直到这一天终于研习透彻了，才不顾酷暑专程赶来复仇。

但是对手不巧不在家，这让他感到全身无力，气急败坏，也难怪他站在那里发愣。

但是总这样站下去也不是办法。大热天里温度直线上升，他可不想在闷热的房间里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回家的仓野，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不管怎样，必须找个凉快的地方避暑。布濂选择了面向目白大道的一家咖啡店，这也是与仓野他们常去的一家店。

这是名叫“鲁登斯”的小咖啡店，店主会玩所有使用棋盘的游戏。店里备有围棋、将棋、国际象棋、奥赛罗棋、西洋跳棋、中国象棋等，当然也有麻将。店主倡导“靠运气的游戏属于低级游戏”的游戏学理论，这其实也是仓野的一贯主张。

布濂冲入这家咖啡店，先是享受了一阵凉爽的冷气，然后抓起了棋子。

“来一盘？”他要使出手段了。

“十一点半了吧？正好是早茶结束后的闲暇。哎！来一局吧！你叫布濂吧？仓野今天不在？他棋力真的很强，我自觉有五段的功夫，却惨败于他，学生就是不一样，看来我只是个乡下五段啊！”

店主看上去六十出头，外表敦厚。布濂虽然觉得拿他替代仓野杀他个落花流水有些不仗义，但所研究的诈棋招术需要实践，他还是想先找人试一试。

结果非常完美，店主完全陷入布濂的陷阱之中，盘面惨不忍睹。此时，老家伙也开始拿出他苦思的看家本领。

此时正是对手持续思考的时刻。布濂无聊地向玻璃窗外的街道张望。炫目的街道上没有过往行人的身影，车道上甚至连一辆车也没有，就像无人地带一样无限广阔。

布濂不由得揉揉眼睛。刚才街上还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下意识地推高眼镜。

这时，对面人行道上出现了人影。从窗框左侧登场，就像皮影戏一样，虽然无声无息，但却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个画面清晰地映在布濂的视网膜上。

那个人是双胞胎兄弟之一。虽然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是奈尔兹还是霍南德，但他敏捷的身躯微微前探地走了过去，无疑是片城兄弟中的一个。

会是去找仓野吗？有什么事吗？但不管怎样，仓野不在家，事先没有预约就来的吧。当然，重要的原因是仓野的住处没有安装电话。

布濂茫然目送奈尔兹或者是霍南德的背影离去。他肯定是知道仓野不在家，所以立刻回去了。

正思索间，行人和车辆再次出现。少年离去之后，街道又恢复了往常喧闹的景象。布濂心想，刚才看到的那几十秒画面，难道是自己瞬间出现的白日梦？

这时，经过苦思冥想之后，店主终于下定决心下了一手。棋子的声音一下子把布濂拉回了现实。他低头看看棋盘，心中仍在思索。

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双胞胎中的一个来找仓野，肯定是有何事。但仓野不在，也没办法。不过想想看，这人虽然可怜，难道我不

也是一样扑空……

布濂的视线又回到棋盘上。店主已经发现形势逼人了吧？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加上反复叹息，终于下出了一个胜负手。棋面双方难解难解，最强的对应如果出错就可能崩盘，优势尽失。布濂看了看吧台上的电子钟，确定是十二点半之后，便开始反击。

一局终了，已经是下午一点了。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结局，布濂却成功躲过了对手的胜负手，获得不少实地，巩固了优势。又下了几手棋后，店主搔搔花白的头发投子认负。

“唉！糟透了，在序盘就中了计，叫我怎么受得了。所谓的大斜百变就是因为这样才令人头痛。你真厉害！仓野和你，我都无法抵挡。”

虽然这么说，店主却主动要求再下一盘。没想到这位和气的老人对输赢却这么执著！布濂想反正也是闲着，一边下棋一边泡在凉爽的店内，正是求之不得，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但福无双至，这次是布濂惨败。

第二盘结束已是三点以后。被自称为乡下棋手的店主猛烈攻击，布濂有一大块棋被杀死了，只觉得全身难受。他像苏格拉底喝毒药一样，义无反顾地一口饮尽剩余的咖啡，匆匆告辞。刚刚踏出店门一步，立刻感到街上燃烧般的热浪，全身的汗脂狂冒不止。

两辆警车发出刺耳的警笛声，朝目白站的相反方向飞驰而去。

“真没意思！”

布濂小声嘟哝着，向目白站方向走去。街道上恼人的喧闹使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还丝毫不知道，刚才的警车是向仓野住处而去，因为那里发生了命案。当时，布濂心中只想尽快返回自己居住的“黑色房间”。

“所以，我回到家已经是五点，这样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吧？从十一点半到三点十五分之间的不在场证据，‘鲁登斯’的店主会替我证明。另外还有两三位客人。”

布濂说完后，大家的目光自然地转移到了奈尔兹与霍南德身上。其中，表情最冰冷的当然就是布濂，他的视线平均分配在双胞胎兄弟身上，似乎已经认定他们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个是凶手。奈尔兹见到众人露出的讥讽的笑容，嘴角浮现出困惑的苦笑。他回头瞄了后方一眼还在打瞌睡霍南德，昏暗中连他的表情都很难看清楚。

“不……是我。”奈尔兹犹犹豫豫地开口说。

“嗯？怪了，也不是我。”霍南德闭着眼睛回应说。

刹那间，现场笼罩在令人惊愕的沉默中。

“布濂，你不会是在做梦吧？”奈尔兹半开玩笑地问。

布濂终于发了脾气。“做梦？别瞎说！的确就是你们两人中的一个。对啊，这也难怪，你们在那个时间地点出现，被人看见了，这可是大麻烦，所以拼命想说我认错人了。但那是没用的！好了，最好还是主动坦白吧！十二点半左右，前往仓野住处的是你们中的哪一个？”

布濂猛地抓住了奈尔兹的胸口。根户看不下去了，上前制止。

“放开放开！不要这么激动。如果想要当名侦探，就更要有个侦探的样子。关键是先听听奈尔兹他们如何解释，等谎言被戳穿再动手也不迟。”

布濂悻悻地放开奈尔兹，坐回到椅子上。奈尔兹受到惊吓，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对不起。我有点情绪失控。”布濂以苦闷的语调低声说。

奈尔兹很快地瞄了霍南德一眼，说道：“不，没关系。”接着就是沉默。雏子也被吓坏了，事发突然，她目光呆滞地看着布濂。

这时，霍南德终于睁开了双眼。“好啦好啦，这么说要轮到我們拿出不在场证据啦？虽然很麻烦，但为了尽早解决，由我开始好了，

也拿出像布濂那样完美的不在场证据。但是，对我来讲，我情愿布濂所目睹的一幕只是单纯的看错了……”

众人都咽了一口唾沫。这么早就出现了分歧！不错，除非三人之中有人说谎，不然就是有人产生了错觉！

难道三个人的证词都正确吗？

如果只是一个人可以称为分身术，但双胞胎的话，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分开行动后，这灵魂出窍的白日梦到底该怎么称呼呢？仅靠白日梦就能如此轻易就戳穿这罕见的杀人案吗？尽管众人对双胞胎都有很深的怀疑，但终究还是要听听霍南德的说法。

[1] 围棋棋术中的一种斜行类型，为历来最难解的变化。

逆光中的黑影

仰望天空，只见明亮的苍穹在砖红色的钟楼后方展开。霍南德好不容易才看清楚时钟上的时刻是差三分钟十二点。

周围郁郁葱葱，从这里到樱田大道只需走两三分钟。他住在港区白金，花十五分钟就能到达这个小公园。此时的季节这里总是笼罩着醉人的香气。钟楼四周绽放着无数蔷薇，并且种类非常丰富，只要随便看一眼，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品种，至于花团锦簇的颜色更是不可胜数。

如果能一时化身为盛开的蔷薇该多好……霍南德粗暴地扯掉手边的花枝，尖刺扎入了手掌，而纤弱的花瓣似乎在用全身承担那冰冷的痛楚，向地面飘落。

约克与兰卡斯特品种的蔷薇经常被喻为“作战”的含义。在那细小的细胞中，也在进行成千上万看不见的战争吧！霍南德握紧手掌伤口，似乎可以感受到那些战役的发生。

他又一次抬头望向钟楼，继而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信封。那是昨天傍晚投入家中信箱的匿名信件，信封上只写了收信人片城兰，并没有写寄信人姓名等。信封里则是很平常的信纸，上面请他十四日中午前来这个钟楼。他并不熟悉信上的笔迹。

究竟是谁呢？

他拿着那封来历不明的信件左顾右盼，钟楼上时钟的指针正好指示在十二点，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正午的钟声。霍南德慌忙将信纸塞进信封，再次环顾四周。小公园内可以见到排成行的树木环绕着蔷薇花丛，炎炎烈日更加耀眼了。可是，这里依然没有人影。

难道被骗了？

霍南德模模糊糊有这种预感。

只有一个身穿有些褴褛和服单衣的老人坐在台阶上。他在蔷薇的阴影下纳凉，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歌曲。

有谁看见了风？

你我都没看到。

但树叶在颤抖，

风儿已吹过啦……

或许这首歌说的就是自己被骗了。

他想，能听到这首充满禅意的歌，就算是被这封信骗到这里也不吃亏。

直到十二点半，依然不见有人赴约，霍南德就开始慢慢向田町站的方向走。真奇怪，他心里一片空白，却感到神清气爽。在前往车站途中，他把信封搓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

乘坐山手线轻轨，经过了东京站之后，他在巢鸭站下车前往根户的住处。虽然乘地铁会更快，但他却有意选择这条路线。根户住在那栋位于文京区白山的大楼里，从巢鸭站需要步行十五分钟。

那栋大楼是恰好可以俯瞰周边建筑的七层建筑。根户的房间位于六楼。这时，霍南德也与平常来这里一样，绕向楼梯内侧，打算乘坐电梯。但是，指示灯表示电梯刚刚经过三楼，正要继续向上升。

唉，算了吧。反正一路上都这么热，再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么想着，霍南德返回楼梯口，开始往六楼上爬。走着走着，全身冒出了黏乎乎的汗。到了根户居住的楼层时，他直条纹的T恤衫已经紧紧地贴在了皮肤上。他一边挥手甩掉从肘尖流到手指的汗珠，一边走过电梯，又顺便看了一眼指示灯，发现电梯已下到了一楼。

按下门铃，根户立刻有了回音。不一会儿，厚重的铁门打开了。根户一看到霍南德似乎有些惊讶。

“啊？刚刚到的？”

“是啊。”

“就你一个人？真稀奇。快进来吧，只有你一个人就更难分辨了，你是霍南德吧？这是怎么了？浑身湿淋淋的。来，拿这个擦擦。”说着，根户把披在自己赤裸的肩膀上的毛巾扔了过去。

小阳台上放着藤椅，旁边小桌上翻开一本厚书，微风拂动着书页。看来根户正在看书。霍南德脱掉T恤衫，一边擦拭身体一边坐到藤椅上。拿起那本书，看了看封面。黑色皮革装帧的封面上印着《加持祈祷秘法》的绿色标题。

“你还是兴趣不改啊！”

“哈哈，就是因为整天研究这个，数学专业方面快荒废了。当然这是玩笑话。眼看就到必须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如果可能，我还打算考研究生，所以专业方面也必须用功才行。如果我像仓野那样爱好围棋，或许对学习数学有帮助。但眼下我感兴趣的三摩耶、五相、八心、十二神将、十七清净句都不可能成为研究课题。不过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排列起来，对喜欢围棋的人却有着魔幻般的吸引力。仓野告诉我，在围棋的棋法中有所谓的‘点眼’^[1]，互相进攻时，如果被‘点眼’就会有崩盘之虞。点眼需要掌握时机，其实没什么难的，其变化可以用单纯的数学公式来表达。也就是说，我们以P为点眼的变化次数，n为目数，则可运用下面的公式：

“三目的点眼需要三手，四目的点眼需要五手，五目需八手，六目需十二手，七目需十七手，大致就是这样。但我只是对这个公式感兴趣，对核心的围棋定式之类却完全没有感觉。这本书是最近逛旧书店时买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诅咒杀人的方法，有不少是你感兴趣的東西。如果在现实中可以利用这些咒术杀人，就算最后被发现，在法律上也无法认定，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做到完美的犯罪。但是，正因为不可能如此简单地用咒术去杀人，所以才有侦探和侦探小说的出现吧？”

霍南德掀开的书页上，排列着一看就充满怪异气氛的文字和人物形状组合成的神符或咒符，但乍一看那些带着杀气的符号，如果一个

一个地阅读说明文字，凶恶的符号却并不多，反而是一些五谷丰登或开业兴隆的符号居多。其中还有一个“走人足留法”，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根户看了一下，说：“嗯，这个嘛，可能是获知失踪者消息的符咒。”

根户似乎是说话的同时才注意到这个内容的。

霍南德凑过去问：“嗯？那么，用这个符咒可以知道曳间的去向吗？”

“嗯，”根户抱着胳膊，“这是个有趣的实验，倒是可以试试看。”

根户直起身，不等霍南德回答就很快准备好了纸笔，开始画符。根户的性格就是对有趣的东西会全神贯注。最后他把纸钉到了柱子上，这才开口说：

“好，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曳间的行踪了。因为上面盖了大印，写着‘必知其妙’。”

“噢，那太好了！”霍南德都看呆了，这样回答道。然后他耸耸肩，又回头看着书。看来最令他着迷的还是降伏咒语，这是一种可以用来杀人或令人发疯的符咒。

两个人心不在焉地闲聊，比较各种符咒，霍南德忽然发现，咒语使用的文字有很多是相同的，尤其是“急急如律令”这个咒语的使用更是频繁。

“你看，这句‘急急如律令’几乎所有的符咒上都使用，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喔，那个呀？那是中国汉代的公文用语。你知道律令的意思吧？就是说，迅速依照法律执行。后来转变成了符咒的专用词。

说起来，第一位把所谓密宗从中国介绍到日本的弘法大师是空海和尚，那以前也有《孔雀王咒经》之类的密宗经典传入，听说役小角——就是那个役行者^[2]——研究《孔雀王咒经》而获得了神通，但将真正的密宗传入日本的还是空海的功绩。九世纪初，空海与最澄两位大师前往中国唐朝留学，距离汉朝已经是六百多年以后了，因此，‘急急如律令’被用来加持祈祷，仅仅这么计算也是有相当年代的漫长历史了。”

“原来如此。”霍南德感叹。

“若对那些咒符进行比较，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例如‘鬼’这个字是用以‘降伏’的咒符，而且黑魔术用来为恶的咒符通常都会使用‘鬼’字。但是，像祛除疫病之类具有白魔术性质的咒符上，更多使用的却是去掉‘鬼’字头上一点的特殊文字。我想如果深入研究肯定很有趣，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无法获得这方面相关的资料，虽然也稍微涉猎语言学和民俗学，但可能还不够深入吧？”

霍南德于是想起昨天看到的业余侦探小说家影山发给布濂的信。

“这么说，那封很像密码的信，图案上写了‘四鬼’两个字，我知道有赤鬼和青鬼，但要说‘四鬼’指的就是你说的那些吗？”

“哦，‘四鬼’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是四波罗蜜倒是知道一些。”

“什么？”

“嗯，在密宗里四波罗蜜专指几百尊菩萨中的四位。就是在金刚界曼陀罗之中，中央的大日如来周围的金刚波罗蜜、宝波罗蜜、法波罗蜜和羯摩波罗蜜的统称。她们也分别是阿闪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的母亲。当然，她们都是女性。”

“我还是听不懂。”霍南德边说边无所事事地看了看手表。

根户也不自觉地看了看自己的表。“啊？已经过了二点半了？对不起，我跟别人有个约会，必须走了。”

霍南德领会了根户的逐客令。“噢！我也正想告辞。你这儿虽然是公寓，却连空调都没有，还不如回家的好。”

“哈哈，下地狱去吧！”

两人虽然表面上谈笑如常，但彼此之间却各怀心腹事。而这一切都与雏子的年轻阿姨久藤杏子有关。

就是去年春天的事。甲斐认识了当年刚从美术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的久藤杏子。杏子出身于富裕家庭，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美艳，就算在西方国家也属于那种北欧血统的美女，非常性感。对这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女子，甲斐已准备献出所有热情。但是，杏子却只把他当成普通朋友，就像对待自己弟弟的态度一样。怎么也不像是落入情网的样子。

杏子对甲斐如同作弄弱小的动物，只是寻开心而已。

到今年，杏子虽然没有甩掉甲斐，却对甲斐介绍的俱乐部成员根户表现得很亲热。刻薄的布濂描述这种情形时，说他们“两人都像撞上蛛网的昆虫”。总之，根户很快成了杏子的俘虏。因此甲斐与根户使整个俱乐部成员之间充满了不安的气息。

但是杏子带来的并不全是糟糕。她有个侄女雏子，是可爱的侦探小说狂。雏子就是通过杏子的介绍才加入俱乐部。对这位迷人的爱丽丝的加入，所有成员都无条件欢迎，尤其是奈尔兹更是欢欣至极。当然，霍南德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如果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十来年前雏子与布濂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邻居。这个偶然令大家十分惊讶。

总之，因为有上述纠葛，从根户兜圈子说话的情况来判断，霍南德对根户的“约会”很敏感就理所当然了。

两人乘电梯下到一楼，然后就分手了。霍南德去往车站，根户的方向则相反。混凝土建筑被晒得发烫。

霍南德回到家是下午四点左右。

霍南德说完之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封邀请霍南德前往钟楼的信函上。

“那封邀请信被扔掉了真是可惜，这件事当时见我的时候怎么只字不提呢？”根户的口气带着挖苦的意味。

“哎！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这样吧。”羽仁立刻反驳。

霍南德说：“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以为是无聊的恶作剧。反正，从现在的结果看，我到根户家是一点半左右，等于没有不在场证据。唉，也许我会被认为是做白日梦。……但奈尔兹，现在该轮到你了。”

听了这话，奈尔兹身体微微颤抖，终于语气沉重地开口了：“真不可思议。所有事情都令人发毛。本来想用‘走人足留法’要让曳间出现，可他却变成了尸体……”

问题是怎样创造出密室来呢？

绿色房间里，奈尔兹不耐烦地用铅笔敲打桌面。昨天约定下来了，每个月的聚会日期订于十三日，这样，距离他承诺完成的长篇侦探小说的交稿期限仅有一个月了。

当然，奈尔兹至今还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小说，这次是他的即兴表演，而且还是长篇。既然是长篇，至少也得写上三百张稿纸吧？但依据奈尔兹目前的构思内容究竟能写多大篇幅，连他自己也拿不准。就算是能写出三百张稿纸来，以三十天来分配，一天就要写十张。

十张？真是太难啦！即使什么其他事都不做，就一定能完成吗？

幸好暑假昨天就开始了，而且他就读的高中一向没有暑假作业，所以时间充裕。尽管如此，奈尔兹也必须搭上整整一个月，他多少有些后悔了。可不管怎样，他必须开始动笔。面对稿纸，握起铅笔，他却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虽然还没有反复构思到每一处细节，但对最重要的悬疑奈尔兹却充满自信。他总希望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悬念，而且——奈尔兹模糊

却固执地想描绘出一种会繁衍的悬念，让整个故事成为诡计连环的小说。他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再加上背景与角色都是现实中亲密的伙伴，所以他认为只要开好头一定可以一气呵成。但是，如果连开头也写不出来那就麻烦了。

奈尔兹面对空白的稿纸反复琢磨了好几个小时，忽然听到左侧霍南德的房间“砰砰”地敲了敲，然后传来声音：“我要出去一下！”

“啊！”奈尔兹回答后，看了看桌上的座钟，十一点二十分。接着是霍南德房门落锁的声音。这样的天气就是待在房间里都觉得闷热，霍南德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奈尔兹望着枯草色的墙壁这样想着。

……算了，随他去吧！

不管怎样也要把开头的第一行写出来。对！最先死亡的人是曳间，所以就从曳间的独白入手吧！昨天莫名其妙被羽仁数落了一顿，总觉得有些狼狈，所以必须写得有魅力。而且这些独白的内容应该像是曳间自己说的一样，这样，舞台背景就会酝酿出恐怖气氛，例如……

奈尔兹重新握紧铅笔，在稿纸上的白色空格内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在那之前，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浓雾……

曳间常和奈尔兹天南地北地聊天，尤其是奈尔兹更是从小就醉心于世界为什么是蔓延连续的诸如此类的怪问题。运用这些内容来描述一个小场景可以说相当简单。当写出第一行之后，故事的进展也就顺利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奈尔兹忘记了酷热，一直在创作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虽然不够普通一天计划的十张稿纸，但七八张却还是有的，大约是一个段落的长度。这时，他开始觉得如果这样的状态得以持续，完成一部小说是可能的。

这时，他打算休息一会儿，于是放下铅笔。刚刚从椅子站起来，他就听到楼下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是甲斐打来的。奈尔兹从母亲手中接过话筒，耳边立刻传来甲斐那亢奋的声调。

“喂，奈尔兹，霍南德出门了吗？好吧，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有好东西让你瞧瞧。”

“什么好东西？”

“来了再说更有意思。真沼和羽仁也会来。”

奈尔兹仿佛看到了话筒另一边甲斐有趣的笑脸，这使他提起了兴致，连忙看了一眼挂钟，差十分钟三点。“好，我立刻就去。”他这样回答，接着就出门了。

散射的阳光炙烤着街道。

到甲斐住处的时候恰好是三点二十分。

与哥哥在赤坂经营“黄色房间”不同，甲斐良惟住在日本桥横山町的公寓。

敲了敲一楼甲斐的房门，里面立刻传出声音。

“噢，到了吗？请进、进进。”甲斐坐在方形的木椅上，笑嘻嘻地拱起手。

“嗯？真沼和羽仁呢？”

“刚刚他们说屋子里太热，去逛书店了，应该很快就回来吧！”

“是吗？书店有空调啊。对了，你说的那个好东西是……”

“哈哈，就是这个……”长发扎在脑后的甲斐深吸一口气，大眼睛骨碌骨碌地乱转像恶作剧的孩子。他让奈尔兹在另一张木椅坐下，然后从小桌下取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说着，甲斐拿出一本很旧的小册子。封面上烫印着银色的书名《花语全集》。

奈尔兹接过来，两眼直眨，抑制不住又惊又喜的表情。“这是什么呢？”

“我在附近的旧书店买到的。以前你说过想要这本书吧？因为意外地便宜，我就把它买下了。”

“要送给我吗？”

“哈哈！你这么天真可真不好办！我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还是不要让我当礼物奉送，你就付我八百日元的原价吧！”说着，他将小木椅向后倾，像摇椅一样轻轻摇晃。

这两张木椅是几个月前的某个晚上，甲斐偷偷潜入附近的小学偷来的战利品。他对侦探的兴趣极度爆发，所以转而去寻求犯案现场的惊险刺激。反正最近他们开始沉迷于这种具有危险的游戏当中。

盯着规则摇晃的蓝色椅子，奈尔兹忽然感到胸口袭来一阵苦痛感，那是一种无法言语表达，像奇妙的预言一般的苦痛感。

这样有规则地摇晃意味着什么？

“想喝点什么？冰可可之类的？”

“啊，好哪，我正渴得嗓子冒烟呢。”

甲斐起身走向厨房，不知为什么奈尔兹松了一口气，开始环视这个蓝色调的房间。

三点四十分左右，真沼独自一人回来了。

“嗯？羽仁呢？”甲斐惊讶地问。

真沼像被耀眼的光照到一样眯起长睫毛。“他在唱片行……”

“究竟怎么了？”也难怪甲斐会忍不住盯着真沼看，因为当时的真沼就像被隔离患者一样呆滞。这样的情形就奈尔兹所知就已经有一两回了，这时候的真沼，总是给人偏离现实几厘米或几秒钟的印象。

因为看到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本人与大家的时空差距恐怕就不只是几厘米或几秒钟那么简单吧？

总之，奈尔兹认为，真沼陷入了悬挂在现实中的空气口袋里了。

此时的真沼也的确像涉足于另一层空间，也不能肯定是否听见了甲斐的话，他只是断断续续地说：“真奇怪啊……根户那家伙说是心理因素，但还是很奇怪。”

“所以我问你，你和根户看到了什么？”甲斐一副焦躁模样。

但真沼神情依然未变，凝视着这边说：“不，我不是这意思。根户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就是我和影山约好碰面，根户也一起来的时候，结果影山没出现，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影山了……”

真沼结结巴巴地开始说明事情经过：“我记起来了，那时虽然被根户蒙住了……呵呵，因为根户很擅长那一套……但那绝非心理因素使然。刚才也是一样的情形。我在店里边逛边浏览图书和杂志，忽然注意到书架对面的两个人，就不由得站住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很确信那种感觉！那女的说：‘你看，这本是魔法特集！你不买吗？’过了两三秒，我发现那女的说的话很在理。”

“会不会是一种既视感现象？”奈尔兹说了个很陌生的词。

真沼好不容易才听明白奈尔兹的话，如同面对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转头看着这个天真的少年。

“瞧！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认为眼前看到的景象以前的确曾在某处见过，就是这么回事，叫做既视感现象！……当时的景象有好几个构成要素，在其他时候，只要有一两个要素与那时的景象相同，头脑中就会浮现出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景象，进而产生了一切构成要素都完全相同的错觉。”

甲斐钦佩地拍了一下奈尔兹的后背。“嘿！奈尔兹，你懂得真多！”

“啊！说实在的，这完全是从曳间那里听来的。”

“是吗？也对，他学的是心理学，”真沼也嘟哝着，“如果是曳间，应该能够解释清楚这种奇妙的感觉。”

“哎，算啦，这没什么值得在意的。”

“我也这么想。如果是偶然发生也就算了。……嗯，算了吧！反正都不是重要问题。”说话间，真沼开始变得爽朗，把他那纤细的腰杆倚坐在华丽的窗框上。奈尔兹感觉，真沼穿的这件宽袖的蓝色衬衫，肩膀似乎比平时更透明。

尽管想要营造热闹的氛围，但此刻的奈尔兹忽然嗅到一种不祥的气息。不只是针对真沼一个人，而是与大家都有关系的，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黑影。窗户淡蓝珍珠色泽的，逆光中是望着窗外的真沼的轮廓，而那黑影则以几十分之一秒的极快的速度穿过了那片逆光。

当甲斐与真沼开始絮絮叨叨地聊起其他话题时，奈尔兹则哗啦啦地翻阅手上的《花语全集》。

夜来香——危险的快乐

茛蓂花——复仇

酸浆——虚伪

高雪轮（捕虫草）——陷阱

.....

虽然全都是这类内容，但奈尔兹却看得聚精会神。

翻到封底，旧书店的价签似乎也忘了撕^[3]，仍有浆糊贴着，只是有一半已经不粘了，摇摇欲坠。

奈尔兹的不安似乎和那价签一起颤动，或者与刚才挥之不去的摇动的椅子相重叠，执拗地缠绕在奈尔兹脑海里。

那种规则的摇晃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式各样的事物相互纠缠，曲曲弯弯，时而却像断了线一般坠入深渊。奈尔兹觉得自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种危险，而且距离并不是那样遥不可及。

他并非多虑，因为人们各种错综复杂的思绪达到饱和状态，都会产生不安的预感。

为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答案之前，奈尔兹忽然对自己还能假装爽朗感到惊讶。当然，这也是一种奇妙的幸福。

奈尔兹轻轻吸口气，接着说：“之后，羽仁也没有回来。五点多我离开甲斐住处，回到家时将近六点，霍南德已经在家了。以上所言，天地神明为鉴，绝无虚假。”奈尔兹说完，略显不安似地环顾四周。

布濂似乎就等着他这句话。“噢？那十二点二十分到二点五十分的不在场证据呢？”

奈尔兹有点结巴，“嗯……没有，严格说来很糟糕。我母亲当时就在楼下，但也没用吧？血亲的证词很难采信。……嗯，所以可以说，我没有不在场证据。”

“嗯，如此看来你们也只能说这么多了。虽然平时大家感情都不错，但奈尔兹与霍南德兄弟都拿不出不在场证据。正好可以证明我在咖啡店下围棋时所看到的并不是白日梦。所以，我要在此忠告你们二位。”

说到这里，布濂前倾身体，似乎要说什么悄悄话，压低了嗓子，“怎么样？反正你们都没有不在场证据，所以老实坦白吧！十四日的十二点半，从目白站到仓野住处之间的路上，出现的是你们兄弟之中的哪一个？还是说出来的好！因为即使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也并不能肯定那个人就是凶手。干干净净说出来总比受到别人居心叵测的怀疑要好得多，是不是？”

奈尔兹与霍南德都没有回答。

布濂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熠熠发光。“哈哈！没关系，我已从你们的证词中发现了一个关键之处。嗯，不管怎么说，接下来就只是推理了。”

布濂说完的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一种令人胆寒的沉默。没错，根据这样的证词，能感觉到似乎某些东西正在土崩瓦解。此刻，在“黄色房间”里聚集的众人中间潜伏的可怕阴影，虽然朦胧，却在逐渐露出真面目。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但却又彼此认同这个事实，尽管这片阴影的真正身份仍然无法确认。

羽仁似乎想打破沉重的气氛。“虽然感觉上似乎有了些眉目，但实际上仍是一团迷雾。刚才奈尔兹说，影山今天也没出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布濂，你应该最了解影山吧？毕竟是影山寄来的怪信，本身就有诡异的气息和很大的嫌疑，这种少了他的聚会论证也是不公平的。再说，我还没见过他。”

布濂回答：“那家伙最近似乎忙得团团转。但是我昨天在电话中得知，当时他与物理爱好者协会的人，从中午一直热烈讨论到下午三点。”

“怎么那么忙？曳间被杀的事他还是知道的吧？”

“那当然。”布濂直率地回答。

羽仁耸耸肩，“真的没时间来吗？”

根户说：“虽然奈尔兹刚才说到影山了，但我也没见过影山。那么到底有几个人见过影山？”

奈尔兹瞥了一眼沉默不语的布濂，回答说：“我们兄弟俩、真沼、布濂、还有甲斐，啊！还有曳间，都见过他。”

“曳间？这么说，曳间遇害他就更不该不露面了。好！等下次见到他，非得好好教训他一下不可。”

因刚才空气紧张而惴惴不安的雏子，此时解脱般地放松了肩膀。

但此时真沼突然站起身说：“我要回去了。……像这样的聚会，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哎，你怎么了？”根户慌忙叫住他。

真沼回过头，同时将垂下的长发拢到耳后，他似乎有些难为情。仓野在聚会开始时就注意到的他苍白的脸色已经有所变化，现在甚至还略微带些红晕，并浮现出一种给人以印象深刻的魅力。

“我已经厌烦了，这样互相猜忌，连隐私都互相揭穿，结果也只是无聊地相互批判。这样的聚会我无法忍受。还没有确定我们之中确实有凶手就这样。大家究竟为了什么在此聚会？”

他静静说着，忽然屏住呼吸。“啊，对了，为求慎重，我还是要说，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我和甲斐在一起。这不作为我的不在场证据，只是我的证词。”

说完，他仓惶而去。

这时，在房门被掩上的瞬间，雏子忽然觉得，奈尔兹在证词中几次提及的“黑影”似乎从自己眼前一掠而过。或许，那只是房间里陈列的众多娃娃和人偶给她的错觉。

[1] 围棋中为使对方一块棋中只能做出一个眼而在作眼的关键处下子。

[2] 日本奈良时代的咒术师，修验道的创始人。在大和葛城山苦行修道，开金峰山寺。传因他人谗言而被流放到伊豆，后世颇多有关他的传说。

[3] 书店售出图书时，一般将价签回收留作记账用。

无效证据

“诗人生气了，是吧？”根户嘟哝了一句。

“他怎么这样呢？”羽仁也撅起了嘴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我们这样只是最小限度地合理推测，这并不是相互猜疑。”

他说完，环顾四周，似乎在征求大家的同意。

“不，我倒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仓野低声插嘴，“要知道，我们都想查明潜伏在我们之中真正的杀人凶手。真沼说我们互相猜疑、互相揭穿、相互批判……没错，这或许是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一无所获也是事实。我看用半游戏的态度来对待也无所谓，因为这的确也是非常惊悚的游戏。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找寻凶手，的确需要决心。……是的，为了抓获真凶，哪怕会发生什么事，哪怕将要面对无法预期的悲惨结局，我们都必须坚持到最后。这一点，请各位务必牢记。……或者，还有其他人愿像真沼一样离去，独自在黑暗的深渊里摸索。”

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当然不会！那还用说？！”

见到这种乱哄哄的情形，霍南德噗哧一下笑了：“真有意思！仓野，你对侦探的狂热与此可见一斑啊。……呵呵，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也一定奉陪到底。”

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后，仓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叹了一口气。

他们的确要动真格的了，这一点可以模糊地感觉到，空气几乎凝固，如同缓缓卷起的绸帐，荡起轻微的波澜。他们并非审判罪恶，而是要彰显罪恶，让这个世界所排斥的罪恶成立。在现实世界的时间长河中，在这个已完全失去约束的“黄色房间”的小宇宙里，一次前所未有的祭祀典礼，在几十尊娃娃和人偶的旁观之下拉开了序幕。

众人的视线从空中落下，互相观察对方的表情。

是谁戴了面具？

这是所有演员都无法看懂的奇妙戏剧……

头顶上方闪闪发光，各种色彩争奇斗艳，相互碰撞，黑暗之中，像突然收束的光线又一下子散开，持续反复。红中有蓝、黄中带紫、绿里含金，而根户则被囚禁在那其中唯一没有色彩的牢笼里。深灰色金属栏杆纵横交错，根户穿过那中间仅有的空隙，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走。或许，前面是一丛茂盛的竹林吧？

汗水涔涔而出，根户不时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立柱上擦汗。在延伸向竹林的远方，色彩仍在反复争斗，有些像水面微波荡漾，有些则如同彩虹上的水珠摇摇欲坠。

这算是一种惩罚吗？

根户的注意力忽然转移到汗水与灰尘沾污的长裤口袋上，他的手中握着一个坚硬的东西。

……是我偷了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从口袋里取出，想仔细瞧一瞧，但那一瞬间金属立柱却忽然摇晃，开始像雪崩一样开始垮塌，相互推挤，四处蔓延，永无止境。这时，远方似乎有个人影被压倒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落在了根户的肩膀上。

他想大喊，可是身体却在这颤抖中醒了过来。

那种感觉恰似从压抑的黑暗中一下子被抛到广阔的世界里一般。根户紧紧握住藤椅的扶手，他刚才应该是睡着了。从六楼阳台向外远眺所看到的风景，在白色刺眼的阳光下，正陷入空荡荡的静寂。

汗珠滚滚涌出，是因为在炙热的阳光下入睡了？还是因为刚才噩梦中受到了惊吓？根户仍不能从立柱崩垮的梦魇中解脱出来，也无法忘掉梦境里被埋在远处的人影……

是杏子？！

那究竟是什么？是充满脚手架的牢房？我偷了什么东西吗？为什么必须接受那样的禁锢？根户环视房间。夏日的阳光特别明亮，乳白色的墙壁和地毯构成了室内的色调，完全没有噩梦的残影。插在蓝色大花瓶中的石竹耀眼夺目。

算了，反正只是一场梦！

根户伸手拿起白色小桌上带链条的怀表，看了看时间，还有差六分钟十二点。他睡了大约一个小时。

根户重新翻开刚才阅读的《加持祈祷秘法》，茫然的视线落在书页上。但他完全读不进去。

忽然，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

是杏子。

根户拿起听筒，耳中立刻传来杏子如肌肤般柔和的声音：“你好吗？真理夫。”

瞬间，根户仿佛又闻到杏子身上飘散出来的藏红花香水味道。

“喂，真理夫，你在做什么呢？又在读侦探小说吧？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嘻嘻，不是东京，我正在旅行路上，但也不是北海道，也不是轻井泽。应该是在是东京却又不是东京的地方……”

对方让他猜谜语，但根户却认为这样的谜语毫无新意，不过是捉弄对手不得要领的玩笑。她可能在哪里呢？绝对还在东京。根户默默地思索着。两个人刚刚开始交往时，根户常被作弄得团团转，一门心思地揣测这种毫无脉络可循、也分不出是玩笑还是谜语的无聊话语。

根户一直沉默，杏子忽然觉得不安了。“喂，喂，你是真理夫吧？”

“当然。”

“那为什么不作声？”杏子好像生气了，“算了，不想知道我在哪儿也没关系，反正你只要啃那些整数论、侦探术和咒符就可以活下

去了。”

“杏子！”根户忽然感到一阵烦躁，简直想把电话摔到墙壁上。他感到全身汗毛倒立，同时极度憎恨电话。这种情绪当然不是第一次了，而是已经近乎成了习惯。

约好三点在本乡的咖啡店见面后，根户心神不定地挂断电话，怔怔地伫立良久。似乎仍有藏红花的香气在房间里飘荡，可他总觉得那是一种惩罚。

根户讨厌电话。自从在房间里安装了电话，这种惩罚好像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他从不主动拿起话筒，但电话这种奇怪的多余的家伙却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房间的主人，并且用无形的触手不知不觉地缠绕着他。电话或许在等待，将来有一天那无可比拟的快乐到来的瞬间……

根户头脑中一直存在着这种想法，但最终还是与电话这怪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似乎根户并不是中了密宗的神符或咒语，而是受到了草率的诅咒。他慢慢回到藤椅前。在乳白色的房间里，霞草使燃烧般的光亮更加耀眼。

“后来，一点左右，霍南德来了，接下来的情况就和他的叙述完全相同。这可以作为证据吧。”

“啊哈哈，感觉上好像是从哪个人的小说里剪下的一小节内容。”霍南德最先开口。

羽仁接着说：“那个电话打来的时间有点微妙，正确的时间是十二点几分？”

“我向杏子求证过，她说是十二点十分到十五分之间。”

“是吗。是这段时间啊。”仓野喃喃自语。当所有视线集中在他身上时，他略微举手，像是辩解一样说道：“噢，我是刚想起来的。”

我说过，命案当天十二点左右，我在‘阿尔发’遇见了杏子，当时她曾离座打电话，原来是打给你啊。”

“这样你们俩都有了不在场证据。这证据非常有力。”羽仁说。

但布濑抓住了羽仁的话：“不，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电话的不在场证据最不可信，所以不能说这是有力的证据，反而应该说是无效证据。”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没有证据就没有嘛！现在就剩下羽仁了，请讲得简单扼要些。虽然让大家各自提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据是我的主张，但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居然如此麻烦。坦白地说，我已经觉得无聊了。”

“真没办法，昨天还是一副张牙舞爪穷追到底的模样……不过，算啦！我的证据很简单。昨天十一点到一点半，我去了中野的※大学国际象棋爱好者协会。因为事前早就约好的，所以有任何质疑都可以询问爱好者协会的成员就可以确定。从那里出来后我去找甲斐，那应该是两点左右。真沼好像前一天就住在甲斐那里，早晨他们两人前往高田马场，因为天气太热，一点左右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三人和往常一样谈论侦探小说。我最近读了多梦西·塞耶斯^[1]的《九曲丧钟》，甲斐也读过，所以我们就慢慢谈起关于暗号的话题。……当时甲斐说应该可以利用花语完成暗号小说，然后拿出奈尔兹提及的《花语全集》。这时，甲斐好像刚刚想起来似的，表示要打电话给奈尔兹。我和真沼就想去书店享受一下空调，所以一起离开了甲斐住处，时间应该是两点半过后不久吧。……然后真沼去逛书店，我则改了主意，前往唱片行。在那里，我的病突然发作——每个月发作一次，这大家都知道，连站都站不稳。念高中时，常被嘲弄说是‘羽仁的月经’，事实上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感觉上似乎有一阵烟幕突然飘进脑中，是一种令人厌恶却又难以名状的感觉，所以我就直接回家了。很抱歉，……回到家的时间，我想应该将近四点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一直没回来，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奈尔兹在羽仁说完后，微笑着回应。

“让你担心了，很抱歉。这个老毛病让我烦透了，像仓野，从高中就开始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好，看来所有的人都说完了。”根户站起身来。

“还有我哦。”这时，雏子突然开口说。

根户脸上露出不无厌倦的表情。“哦，是吗？雏子当然也拥有我们同样的资格，必须平等对待。那就简单说说吧。”

不知为什么，雏子露出内心不服气的神情，她像松鼠一样对根户眨眨眼，又像是被老师点了名的学生一样站起来。

有两三个人因为她那样子而笑了出来，她脸上不服气表情更明显了。

但是，那或许是雏子巧妙的盘算也未可知。因为她固执地绷着脸，用气愤的语气说出的第一句话就完全改变了众人的态度。

“其实，我那天遇见了曳间。”

[1] 生于英国牛津的推理女作家，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女皇。

咒语与风铃

可怕的安静。

洋娃娃们似乎在窃窃私语，无声的言语震荡众人的耳膜。处于喧嚣中心的正是雏子。她充分体会到这一点，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怎么样？难道不应该引起重视吗？”她深吸一口气，“真的是很偶然！但如果我不从头讲起，各位就无法理解，就是这样。请大家把脑子里的时间设定在十四日早上九点……”

表盘上画有老鼠和小猪图案的大挂钟敲了九点钟。雏子缓缓回过头。大客厅对面，杏子背对着明亮的磨砂玻璃，手肘撑在黑色的楼梯扶手上站立着。半透明的睡衣隐约透露出杏子的肌肤，雏子觉得杏子的高挑身材在淡蓝色调的包裹下显得更加漂亮。

“雏子，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杏子展现炫目的笑容，开口说。

雏子呆呆地站立着，心里琢磨：“这就是成熟女性的笑容吧？”

这座豪宅位于下目黑，雏子的双亲目前都外出旅游了。本来他们对旅行的态度是在两可之间，但是雏子借庆祝他们水晶婚为由，鼓动他们到国外走走。可是，从父母离开的那天起，雏子就感觉这个家仿佛成了杏子的了。看来，杏子希望在姐姐夫妻出国旅游的这个暑假里，像隐藏着翅膀的妖精一样可以四处飞翔，全身心地拥抱这个家、拥抱这个夏天，好好地享受生活。

杏子的双腿微微分开，身体的重心放在一侧，似乎像要展开翅膀。这个姿势对雏子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炫耀。

“我想出门购物，买些茶或鲜花之类的东西。……看样子今天会很热，所以我想早些出门。”

“是吗？……噢，那么顺便帮我个忙好吗？……你知道高田马场的‘古成堂’吧？是一家旧货店。我想麻烦你帮我取回预定的风铃。钱已经付过了。……麻烦你去一趟，不好意思。”

好像被赶出家门一样，雏子离开了下目黑的豪宅。或许等她回来时，杏子已经不见踪影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留言。

她约会的对象是甲斐还是根户呢？

马路上的柏油已经松软，在雏子的脚下如同面团一样延伸，这是一种奇妙的不安定感。雏子忽然想到，根据达利^[1]的理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种，即可食用的和不可食用的。现在看夏季应该是可以食用的。

她并没有直接去买花和茶叶，而是乘上了从目黑前往高田马场方向的山手线轻轨电车。她再次想起杏子。

杏子在故意玩弄那两个人吧？为什么要那样呢？一个是身材矮小性格软弱的艺术家，另一个是体态高大性情开朗的数学家，这样的组合可能非常有趣。如果杏子想创作写实绘画，不能否认这是相当有趣的素材。或许在她的调色盘里，还悄悄地准备了很多其他人物。

虽然已经过了早晨的交通高峰，可是轻轨电车里的乘客还是很多。雏子思考着杏子时，忽然在对面车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他身穿有红蓝黄三色的鲜丽的休闲衬衫和几乎退色的蓝牛仔裤，正弓着背望着窗外。那不是别人，正是最近一直失踪的曳间。

雏子一时兴起，想搞一出恶作剧。她悄悄地走到曳间背后，“啪”地轻拍了一下曳间的肩膀。

那一瞬间，曳间像是突然被外星人召唤了一样，站直了身子，慢慢回头，脸上分明显露出意外的表情，诧异地盯着雏子。

“噢，雏子。”他似乎好久才认出对方，用梦呓般的声音说。

雏子一心以为曳间被吓一跳会很懊恼，现在看到曳间这样的反应，不禁有些困惑地问：“怎么了？曳间，最近你一直不见踪影，大

家都很担心啊！你到哪里去了？”

曳间微微一笑，回答也很怪异。“我正在寻找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锋面界线！”曳间咬牙切齿，清清楚楚地说，“雏子也为我担心吗？真抱歉。”

“嗯，那倒没关系。你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还没有。不过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很快就会有结果了。”曳间有些羞涩地再次说出谜一般的话语。

“那么，这次逃亡之旅……不，追寻之旅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吗？”

“不，已经结束了。我现在正要去仓野那里。我感覺自己和他已经多年没见面一样。但没想到最先遇见的人会是雏子。……你怎么样了？现在还在看侦探小说吗？”

“嗯，时断时续的。”

“有什么有趣的书吗？”

“要说有趣，安部公房的《燃烧的地图》倒是很有趣。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你来。你刚才说到寻找什么东西，和书里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燃烧的地图》吗？……很久以前读过。不错，描述的是侦探在寻找失踪的人时，侦探自己逐渐与失踪者重合的故事……对！大致说来，我认为结局合理、所有悬疑都迎刃而解的小说都味同嚼蜡。我喜欢的是最终仍意犹未尽，甚至到了结语部分都还在解谜的那种小说。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是，在小说开头就解决一切谜团，然后小说由此开始……梦野久作的《瓶装地狱》就有那样的感觉，但必须更诡计多端，而且是超长篇……哈哈，如果有机会，我要自己写一部这样的小说。”

“噢！真有意思！曳间，你一定要写出来。奈尔兹说他这段时间也要完成一本侦探小说给我们看。”

“哦，奈尔兹吗？”曳间露出赞赏的表情，“真的吗？终于有人要搞创作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写的是什么呢？”

“他还没有详细地把具体内容告诉我们，只是吹嘘是运用密室诡计造就的真正长篇。并且，书中的人物角色全都使用我们这帮人的真名实姓，书名则是《如何打造密室》，很令人期待吧？”

“嗯，实名小说最令人不忍释手！关键是做到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巧妙转换。……好，我相信奈尔兹有这方面的才能……”

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曳间今天显得格外健谈，特别是说到侦探小说，更是两颊泛红，滔滔不绝。就这样，轻轨电车经过了新宿和新大久保，驶入了高田马场的站台。

“啊！高田马场到了，我必须下车了。”

“是吗？那就再见了。代我问候杏子小姐。”

“嗯。”

和曳间相互致意告别后，雏子从车厢走下站台。曳间轮廓分明的温和面孔浮现微笑，雏子看到车门在他们之间关闭。这一时刻。雏子忽然担心曳间会再次失踪，脑海里不由得掠过一阵不安。“完了，刚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幻影，曳间这个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随着车门关闭，轻轨电车开始缓缓开动，眨眼间就远去了。

雏子离开站台时心情压抑。“算了吧，”她挺起胸，自言自语地说，“不要胡思乱想了。”她走向车站出口。

“等等！雏子，”雏子说到这里时，仓野突然举起手打断了她的话，“当时曳间脚上穿的是篮球鞋吗？”

“哎，确实没错。”

“你和曳间分手时是几点？”

“这……我出门的时候还不到九点半，所以应该是十点左右和曳间分开的吧！”

“十点？……这么说，如果他直接去找我，最晚十点半也该到了。……但是据布濂所说，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布濂到我住处时，房门是锁着的。……这就奇怪了。”

“是非常奇怪。”布濂接腔，“但是，他也可能是顺路去了其他地方吧？比如先去吃饭什么的……若是这样，解剖之后自然可以确定。但警方那边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听布濂这么一说，仓野打了一下响指。“我想起来了。接受了讯问后，我曾经与警察稍稍闲聊了一会儿，说到了死亡时间的推测问题。警察说，‘判断死亡时间有很多种方法，但最重要的方法还是利用体温来推测。人从死亡时体温就开始下降，再考虑周围的气温，把这些数据代入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死亡时间。一般主要用直肠法来测定体温。此外尸斑或死后的僵硬状态也是推定死亡时间的依据。另外一项更重要的是，食物的消化状态也是一个关键。但在这次案件中，你朋友的胃里几乎空无一物，推测死亡时间只好放弃食物消化程度这个依据。’所以说，就算曳间顺道去了其他地方，应该也不是为了吃饭。”

“嗯……”布濂抱着胳膊歪头思考，“这件事以后再推理吧，首先应该让雏子把那一天的经过全都说完。”

“嗯，但剩下的就简单了。”雏子说着，从旁边的漆皮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小东西。“这是我从‘古成堂’里拿到的，然后就立刻赶回下目黑了。当然，我也买了自己要买的东西。到家后不出所料，杏子阿姨果然已经出门，当时将近十一点，我问女佣文子，她说杏子阿姨在十点半左右出的门。”

众人在听雏子说话的同时，也都看着她拿出的风铃。蓝黑色，应该是青铜质地，四面分别画有形状各异的鬼怪，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刚猛忿怒吧。恐怖的表情仿佛要瞪杀周围的一切。看着看着，仓野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这种对鬼怪的恐惧和这个房间里洋娃娃给人的感觉全

然不同，而是更加彻骨的，在世界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恐怖，通过遗传，下意识地在细胞缝隙中被继承下来……

“回家后到四点左右，我一直在写作业。真羡慕奈尔兹他们，我们的学校留有暑假作业。所以我也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只是十一点过后和文子一起吃午餐，不知这算不算证据……”

“除了午餐之外，你一直都没见到女佣？”羽仁的口气里带着怀疑。

“是啊。我这个人无法忍受自己集中起来的精神受到打扰。四点多我与文子聊了一会儿，至于杏子阿姨则是差不多十点以后才回来。虽然各位可能觉得无聊，但最后我还是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雏子说完，拘谨地双手托腮，环视众人。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步的推理阶段。在此之前，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疑问？……如果没有，那就由我先提问。我们中有几个人拥有登山鞋？我平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仓野问道。

“我和霍南德都有，瞧！今天都穿了，”奈尔兹首先抬起脚让大家看，“还有，真沼刚才穿的也是登山鞋。另外，甲斐也有。应该是这几个人吧？……噢，对，对，影山有没有呢？”

布濂深深地思索，最后绝望地说：“不，我没见过影山穿过登山鞋，但实际状况到底怎样就知道了。……重要的是，仓野，根据你看到登山鞋的尺码，能不能大致上判断出是什么人穿的鞋？”

“唉！说来惭愧，我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你说什么？”大家合唱一样齐声反问。

仓野挠挠头。“反正，时间短暂，只是那一瞬间看到了，根本没去注意尺寸大小之类的事情。当然，如果知道曳间那样惨死在楼上，我肯定会更加留意……”

“如此说来，结果就是奈尔兹、霍南德、真沼和甲斐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关键证据，因为谁都可以买鞋，也可能向别人借用。……

对了，我现在觉得这件案子似乎有不足之处，就是说，决定性的关键问题尚未出现。”

“那怎么办？”霍南德突然放下二郎腿，似乎要跳起来一样微笑着张开红唇，在黄色的光线照射下，霍南德的这个形象给仓野的印象极为深刻。他确实注意到了羽仁所说的“决定性的关键证据”。“我并不是要否定什么，但想要当侦探的人，绝不该因为证据不足就束手无策。依我看，证据实在太多了，而且所有证据都指向某一个人。诸位好像还未注意到。……哎呀，根户好像心不在焉。”

其实根户一直在研究雏子带来的风铃，霍南德这么一说，他才回过神来。“不，这东西实在有意思！所以……”根户说着，面向雏子，“雏子，这是杏子的吧？她为什么买这个……”

“那是杏子阿姨一时兴起而买下的，但后来又说没兴趣，就丢给我了。”

“噢，那么说现在这个风铃是属于雏子的啦？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借我一段时间？我要研究研究它。例如这个……”根户说着，展示风铃上垂下来的旧纸片。

唵苏婆尔苏婆吽 嚩哩诃拏吽 嚩哩诃拏

波耶吽阿那野斛婆诃 梵缚曰罗吽 泮吒

纤细的文字写在污黑的纸片上，有些地方很难辨读，但只要细看，确实是这样的内容。当然，无从得知这些文字的读音和意思。

“不会是暗号吧？我对暗号完全不懂。其实，说真的，像今天我们这种啰里啰唆的不在场证据的陈述更令我厌恶。看来，侦探小说只有密室悬疑作品能吸引人。本来……”

“算了算了，羽仁的侦探小说论以后再慢慢说给我们听好了。总之这并非暗号。虽然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这的确应该是真言密宗流传下来的咒语。”说着，根户透过天空的亮光注视风铃。

此时，泛黑的纸片像被无形的手翻卷抖动，先是像陀螺般旋转，接着发出清脆的铃铛声。与风铃表面的鬼怪图像全然无关一样，这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清冽声音。

众人不明缘由，一起静静凝视着风铃。对于房间里的人来说这风铃的声音完全是个奇妙的闯入者。

“有谁看见了风吗？”似乎要打破沉默，霍南德低声问道。

[\[1\]](#)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

赠给凶手的荆冠

“似乎和鬼怪有某种关系，不过这与案件无关吧？”布濂感到无聊，插上了一句。

“嗯，说得是。”根户似乎想要说什么，却最终转为苦笑，随即把风铃放回到桌上。

“好，那么现在就决定推理竞赛的计划方案吧！霍南德刚才说证据指向某一个人，嗯，我现在也能做出大概的推理了，所以最好是明天就开会。不过，可能会有人时间上不合适。怎么办呢？就预留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吧，今天是七月十七日星期二，所以就定在三十一日怎么样？到那时我会设法约影山一起来。”布濂说话带着浓重的喘息。

羽仁回答：“那就这么决定了。坦率地说，我和你们直观的侦探手法不同，我是以逻辑性为信条，要做一丝不苟的缜密推理，所以我需要花上长一点的时间。”

“无论是逻辑性还是直观性，只要推理过程完美就不会有人质疑。只是，我也认同羽仁的判断，似乎应该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关键。……曳间在寻找什么东西吧？因此，我也要仿效他去寻找问题的关键，我希望最好能在两个星期内找到。……案件在我们这里居然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不像某部侦探小说吗？”仓野的模样并不是向其他人提问，而是在与自己对话。

立刻做出反应的是奈尔兹。“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中井英夫的《献给虚无的供物》吧？但你究竟想说什么呢？是和侦探小说作品一样，在个别的推理过程中又加上几项规则吗？”

“……正是如此，你什么时候学会读心术的？”仓野故意露出慌张的表情。

奈尔兹“噗哧”一下笑了。“就像爱伦·坡的《莫尔格街凶杀案》一样，杜宾侦探每次都能猜中朋友们的内心所想。……哈哈！关键是仓野你想到事，我同样也可能想到了。”

“对了，你要写的小说既然已经在现实中发生，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写下去吧。”

奈尔兹听了，忽然停止微笑，意味深长地回答：“写啊。”

“真的吗？……可是，你写的是实名小说，对吧？”

“所以才要继续写呀！好了，先别说这个，还是说说规则问题吧！规则如果太多会令人厌烦，所以还是十项左右最妥当。”

“我赞成，这样最好，做个推理十戒。”

“没问题！那么首先就是那条戒律了，也就是说，设想的诡计必须是古往今来的小说里没有被使用过的全新方法。或许全新很困难，但不管怎样各位都是侦探小说迷，应该凭借个人的积累与智慧去努力。第二是，破解诡计的方法必须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根户提议说。

羽仁也补充道：“嗯！说得是。那种牵强附会刻意做作的小说实在令人厌倦。所以第三项要求应该是，解决的过程必须有趣，无论如何，趣味性非常重要。”他撩了撩头发，兴致勃勃地强调自己关注的重点。

仓野当然也不肯落后。“那我也提提意见。行凶方法必须是凶手反复思考、反复练习后实施的，这是侦探小说的精髓。如果只是因为偶发事件而成为命案现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这正好也是为了曳间！曳间遇害绝不是单纯的偶然事件。请各位时刻牢记凶手杀人的计划性。……我们之所以举办推理竞赛，就是因为杀人凶手躲藏在我们这些侦探里，而且他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大好人。……虽然这么说有些失礼，但至少凶手是戴了一副面具，潜伏在我们当中，所以有预谋的计划性是大前提。……这种人会犯下杀人罪行，不可能使用一般的诡计。例如雏子，假设你打算杀害某人……你会怎么做？自认为是侦探小说迷的各位，肯定会使用前所未有、反复酝酿的诡计吧？”

“那是当然！目标一定是制造出让任何杰出侦探都无法侦破的完美犯罪。”锥子刷刷地眨动大眼睛上的双眼皮，既可爱又可怕，让人联想到女中豪杰。

“应该这样！所以，严禁涉及偶然因素。还有一点，就是第五项，暂且规定凶手没有同谋。因为有同谋的杀人案件都没什么意思。”

这时，霍南德从黄色的暗影中探头出来，嘲笑似的说：“或许只有仓野讨厌偶然因素，不过，哈哈！这样的推理设计就越来越困难了。对侦探小说而言的确是理想的条件，但现实的命案是否都能这么圆满呢？”

“若非如此，那么在这里谈论曳间的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吧？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倒不如像真沼所说的，一开始就不必搞什么推理设计竞赛了。霍南德，该不是你脑子里已有的推理违反了这些戒律吧？”

“不，当然不是这样，我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霍南德摆摆手，暗黄色的阴影中，他那姿态令人联想到催眠师。

这时仓野头脑中忽然第一次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幻觉侵扰。他感觉所处的这个房间正不知不觉沉入海底。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海底深处挥手，看起来应该就是霍南德的这个摆手的姿态吧？

仓野记得自己曾经听说过的“七海”就是以色泽区分的。黄海是哪里的海呢？这个房间感觉上正像黄色的海。与那个红海一样，这都是大海不该具备的颜色，那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所谓的黑海，海水真的是漆黑的吗？

仓野又一次感受到了茫然而不得要领的不祥预感。他看了一眼酷似水底彩虹的娃娃们的眼珠，或许这些全都是被映在娃娃视网膜上的情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内心才会像这样毫无抵触地接受沉入海底般的幻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些事，包括曳间的遇害，都只是娃娃们视网膜上的映像，那么结果或许还能挽回吧？

但是霍南德完全不理睬仓野的想法，缓缓地说：“类似的规则，我也想加上一项。现在已经有五项，所以我说的应该算是第六项了，也就是……”忽然他泛起奇妙的微笑。“不，还是算了吧，以后再说。就当做是最后的第十项戒律吧！因为，这与其他戒律有些不同。”

“呵呵，到底是什么啊？……也好，怎样都无所谓。那接下来该轮到我了。”布濂早就因为想发言而坐立不安，现在他终于抢到了话语的主导权。“十戒之六，不可纠缠于烦琐的不在场证据。刚才羽仁也说过，但我最讨厌那种谨慎保守的悬疑小说。我当然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想要登门拜访别人家时，一定会找出最短的距离，以便节省时间，对吧？但那仅局限于日常生活，而小说上则截然不同。那些琐碎的不在场证据往往到案件真相大白的时候还是无法让人认可。所以尽管辛苦构思，却无法让人觉得有趣。”

“非常赞成！”很难得羽仁赞成布濂的意见。

“这大概是因为嗜好不同而产生的偏颇吧。那我也来提一项，十戒之七，不只是诡计，行凶的动机也必须是前所未有的。”奈尔兹说。

仓野接着说：“对，我刚才忘记了这一点。动机当然也是问题。那么，第八就是动机必须具备充分的必要性。”

“真是越来越苛刻了，这样下去会让破案变成填词造句……而且在这样的戒律之下还不仅仅只是俳句或短歌的填写，而是与汉诗的平仄相匹敌了。”羽仁叹息似的在一旁说。

雏子似乎害怕自己会失去出场的机会。“我也补充一点……应该是第九项了吧？那就是每一种解决方式必须带有某种暗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杰出的侦探小说都含有不可思议的暗示，也就是说，如果改变观点，这部侦探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寓言……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的意思可能表达得不是很明白，对于暗示，读者可以自行理解。不过，至少应该把这一点列入考虑范围……”

雏子的发言虎头蛇尾，布濂却表示认可：“不，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独特的意见了，能够让这些戒律本身包含某种暗示。嗯，我非常赞成。接下来，最后的第十项应该是由霍南德提出了吧？说是别具一格……”说着，他的下巴朝向霍南德扬了扬。

“之所以说与众不同，重点在于它并不是约束侦探的戒律，而是约束可能潜伏在我们之中的凶手的戒律。当然，前面九项也是凶手必须承担的戒律，但只有这一项却只能限制凶手。所以我要呼吁凶手，也就是……”说到这里，霍南德深吸一口气，表情兴奋，“他必须连续杀人！”

众人起初还没有理解他的话的含义，等到发觉那是教唆凶手连续杀人的时候，刹那间就鸦雀无声了，原有的沉默因为多了这层意思而变得更加沉重。

“怎么样，仓野？依你的观点的话非如此不可的。因为完美的杀人凶手肯定会连续杀人。”

被点名的仓野表情复杂地舔着嘴唇。

这时羽仁注视他们两个。“但那说的是‘完美的’。我的看法是，如果重视动机，很难想像凶手会无端杀害好几个人吧？”羽仁这是在为仓野解围。

但霍南德紧抿双唇。“当然，可是动机的种类也有所不同。依照羽仁的说法，或许凶犯正为下一个被害者磨刀霍霍呢！毕竟，离最初的命案才过去三天，也许明天，不，或许是现在，就在这里就可能发生第二起命案。……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或许会发生’，改为‘必须发生’。换句话说，这是送给凶手的荆冠^[1]！一旦犯下杀人案，就不得不接受这种诅咒。不错，凶手必须连续作案。……当然，站在侦探的立场，则必须在第二、第三起命案发生之前查出凶手，这样才更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之下，对凶手的要求自然也成了对侦探的压力和戒律。……哈哈，感觉好像在高谈阔论，但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些。奈尔兹……”

“嗯？”奈尔兹低声问，回过头，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孔在“黄色房间”里相对。

“那个《如何打造密室》，你既然决定要继续写下去，那么，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必须依照事实，从曳间被杀害的部分开始写起，怎么样？”

“当然。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噢，既然这样，奈尔兹，你就与其他的侦探不一样了，你必须多承担一项戒律。明白吗？就是在你的小说中，必须先写下现实中将要会发生的情节。”霍南德又进一步说明。

声音在房间四壁回荡，然后交汇于虚空之中。奈尔兹像旋紧的发条刚刚松开，正想开口之际，霍南德又严肃地说，“奈尔兹，在小说中对现实做出预言，就是你必须戴上的荆冠！有了这条主干，你写起来应该也比较容易吧！就是将凶手的意图加上现实情节，事先封入瓮中，而且必须含有今后将会发生的所有事件。”

“我知道这些！”奈尔兹忽然粗暴地回应，“这还用说吗？你以为我没考虑到这些就动笔吗？”说完，猛然转身背对着大家，懊恼地将脸埋在双臂里。

不知所措的根户只好劝阻他们。“你们就像是喜欢闹别扭的小学生，兄弟俩之间有什么好吵架的。”

“我没打算吵架。”霍南德说着，呼出一口气，换了一下翘起的二郎腿。

这时，仓野似乎又注意到了什么。黑暗的影子，丝般富有光泽的流动的头发、漆黑乌亮的眼眸、红唇、从黑色T恤中伸出的手、牛仔裤、灰色的登山鞋。仓野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那双登山鞋鞋底似乎沾着什么东西，随着腿部的晃动，如同钟摆一样在仓野眼里来回摇动。

刚才有谁这么说过来着？

仓野思索着，茫然地凝视着霍南德。

[1]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时，头上戴的荆棘编成的草帽。

让死者复活

“不过……”奈尔兹刚要开口，但立刻又闭上了嘴，或许是因为月亮的缘故。

红色的月。有如一滴朱红轻轻滴落在墨色之中。忧郁的月晕像退色的皮肤，朦胧的月光渗透开来。

满月。

幽暗的长街上，奈尔兹与仓野紧靠在一起走着。可能是在“黄色房间”时的热气尚未消退，奈尔兹脸上仍然发烫。这件命案一直像一团细小的荆棘一样堵在仓野的胸口。

欲言又止的奈尔兹凝视前方。入夜的大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闪烁的霓虹灯和疾驰而去的汽车尾灯特别绚丽夺目。光怪陆离的黑暗中，红色的满月似乎不为这个世界所应有，而是飘散着异样的气息，高高悬挂在夜空当中。

无论如何都想再到命案现场仔细看一看，而且最好是尽快去。奈尔兹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与“黄色房间”里其他留下来闲聊的人分手，独自走到夕暮已过的大街上。他和仓野两人一时兴起，决定从赤坂步行回仓野的住处目白。

他们聊起先前的聚会，还有即将进行的推理竞赛，就在奈尔兹突然说出“不过……”之后，两人就陷入了沉默，这令仓野更强烈地感受到胸口的刺痛。

月亮缓缓滑入月晕之中，不停与两人玩捉迷藏的游戏。

“……不过什么？”遥望未知的夜空，只见红色月影以及飘忽不定的云层，仓野停顿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嘟哝着问道。

一直板着脸的奈尔兹不安地笑了笑，困惑地摇着头。“不过，这起案件……没错，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虽然没有找到完美的言词来表达，但如果用小说的方式描述这起案件，小说就会成为我们期待的纯粹的侦探小说吗？……我总觉得未必，因为也很可能会发展成为不规范的其他小说……”

“你的意思是？”仓野回应，却没有下文。这时的夜空就像笔触细腻的油画，只有月亮部分是用水彩描绘。他眯起眼睛将这样的画面与奈尔兹比较，同时寻找适当的用词。

“这表示，我要写的《如何打造密室》肯定受到相应的影响。总之是对将来的发展结果没有把握。虽然刚才的聚会上我没有说，但总觉得还欠缺了什么，大概是有关案件本质的资料还不够的缘故。我想这也没什么。或许凶手根本就是在在一个与本质完全无关的地点，在没有任何动机的情况下，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诡计。说起来，那是一个毫无意图、毫无目的的诡计。因此这起命案最奇特之处就是，嫌犯为什么从行凶到被发觉这段期间，一直逗留在你的房间里？对嫌犯而言，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的好处。我肯定这是个画蛇添足的部分，或许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案情有所欠缺吧？坦率地说，若是梦游症患者犯下的案子，也应该不会是这种状况吧。无目的的作案计划，恰好在仓野你偶然出门的时间实施，如此不合理的部分未免太离奇了，因此只能认定此计划有多处失控。没错，假设这起案件经过详细缜密的计划，那么这个凶手的头脑构造一定有问题，也就是基本的思考方法有某种缺陷，而这一混乱的部分扭曲了命案的整体结构。”

面对滔滔不绝的奈尔兹，仓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也许奈尔兹说得有道理，但事实又到底如何呢？

“你能从目前的状况推出这起案件的真相吗？”对奈尔兹的话不太理解的仓野若无其事地问。

“如果是变格的侦探小说，大致上还可以解释得通，”奈尔兹的脸上浮现出异样的神情，言语越发难以理解，“仓野，你认为如何？”

“我还是一头雾水，”仓野挠挠鼻子，“霍南德与布濂都表示已经识破这起命案的真相，这让我非常惊讶。说真的，别说真相，我连关键的重点都没有找到，我真可怜。虽然我头头是道地宣称这起命案绝对是绞尽脑汁早有计划的暴行，但实际上，我自己还在五里雾中摸索。”

“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你也已经早就识破一切了。”

“不，不可能。如果是侦探小说倒还有自信，但碰到实际的案件就没办法了。”

“是吗？你也还被蒙在鼓里啊？”奈尔兹说着，一时沉默。从大马路拐入偏僻小巷，他好像害怕石板路与砖墙的黑色，又再次开口，“虽然布濂与霍南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推理，但说实在的我不怎么相信。我可以大致想象布濂的观点，他一定认为我和霍南德中的一个凶手，那天中午的幻影就是我或霍南德，这是他看法的核心。……但我知道自己不是凶手，那就剩下霍南德了。直截了当地说，霍南德不会杀害曳间。身为双胞胎兄弟的我绝对可以肯定这一点。……至于霍南德的推理，我虽然还没问他内容，但他的态度令人费解……”也不知道奈尔兹想说什么，只听他吐了一口气，又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就算霍南德那番话是胸有成竹，但我还是无法认同。因为就霍南德的个性而言，他对自己的推理会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何况宣称所有证据完全指向一个人，以此来挑衅所有其他人的观点。他这样虚张声势，我觉得很不自然，他一定有某种缘由。……我的看法就有这些。没错，霍南德这家伙肯定有所图谋。”

“图谋什么呢？”布濂回头问道。

奈尔兹发型轮廓浮现出淡红色，是红色的满月映照出来的。血红的月亮随着云影的移动，有山雨欲来的感觉。或许真正的惨剧并非仅是曳间的死亡，他的死只是单纯地拉开序幕，接下来才会展开真正的剧情吧？仓野的内心一阵战栗，同时想起一个小时前霍南德说过的话。

——凶手必须连续杀人！

霍南德确实这么说过。如果考虑奈尔兹“霍南德这家伙一定有所图谋”的观点，就可以导出下一个不可思议的连锁结论。所谓“站在侦探的立场，则必须在第二、第三起命案发生之前追查出凶手，这样才更有意义”的言辞只不过是借口，霍南德真实内心是要鼓励杀人。

想到这里，仓野禁不住又一阵强烈的战栗，几次感到脊背发凉，头脑里一片空白。这是一种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莫名恐惧。

那一瞬间，仓野感到红色的满月是一种凶兆，无法预知的灾祸将无可避免地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会一步一步被拖进去，被拖进另一个虚幻的似是而非的世界里。不，或许眼前这片被一滴红色渗透的深邃的黑暗中，吞噬了电线杆、砖墙、储水槽、绿篱的这条小巷就是与现实世界仅有一墙之隔的另外一个世界。对！那血色突兀的月亮就是带领我们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路人。现实世界里的今夜或许并不是满月之夜！这轮血红色的月亮正带领我们两人前往血肉模糊的未来惨剧吧？仓野忽然坐立不安。

但是……

仓野暗自揣度。

奈尔兹会不会出于单纯的感情因素，去否定霍南德事实上的真凶身份？而霍南德所谓的凶手必须连续杀人云云，只不过是他用来掩饰自己是真凶的幌子……

但这样的想法当然不能告诉奈尔兹，仓野只能将其埋藏于内心深处。

只有红色的月亮知道真相吧？似笑非笑，意味深长，暗红色的月亮在漆黑暗夜中的朦胧云彩之间若隐若现，而那退色的月晕让仓野联想到了患白内障的眼球。

“虽然大家都很聪明，但其中最聪明的就是曳间。现在曳间被害，在剩下的人中布濂和霍南德靠不住，如果连你也束手无策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奈尔兹目光深邃，蔷薇色的嘴唇再次浮现谜一样微

笑，喃喃自语地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过世的曳间能帮助我们推理。”

“曳间自己？”仓野慌忙反问。

“对！两个星期以后，如果我们的推理竞赛再加上死者的推理，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死者的推理……你不认为这很有意思吗？”

“等等，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在进行推理竞赛的过程中，加进已经死去的曳间来解答我们这些活人提出的问题？你刚才所说‘如果是变格的侦探小说，大致上还可以解释得通’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不错，如果死者有办法推理，的确是一种别具一格，而且很有意思。”

“唉！这该怎么说呢？”奈尔兹满不在乎地低声说。

但仓野似乎也开始拥护这种观点了。“这么一来，对！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会是怎样的情形？假设曳间出现在推理竞赛席上，大家肯定会很惊讶吧？不过，其中最害怕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杀害曳间的凶手。没错，如果要借此查明真凶，曳间确实应该出现在推理竞赛当中。”

“仓野！”

仓野愣了一下，回过头。

奈尔兹正以犀利的目光盯着他。“我所想的并不是这样，仓野。我的意思是凭借某种手法，在推理竞赛进行过程中，让在座者突然产生曳间出现的错觉。”

“哦！原来是这样！是我想太多了。”仓野泄气地露出苦笑。

“的确，与规范的推理方法相比，这算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哈哈，如果在十诫之前还有实施的可能，但规定了戒律的正好又是我们两人，那就无可奈何了。算了，忘掉刚才我说的那番话。”

他们中止了对话，但两人之间仿佛残留了一道奇妙的隔阂，难以恢复。

穿越排列橙色路灯的马路，新宿区似乎在此进入丰岛区，街道两侧渐渐出现了乱七八糟的木造建筑，与新宿区大楼林立的街道隔路相望。

黑暗沐浴着橙色灯光，眼前的事物都和平日完全不同，似乎在此静静地被剥落得只剩下本质。

仓野忽然感觉奈尔兹也窥见到了这一切。

橙色路灯笼罩下的奈尔兹沉默不语，与霍南德根本无从区别，这让仓野见识到了双胞胎的可怕。

可怕的就是，像滑行般穿越黑暗的这个少年，真的是奈尔兹吗？

如果故意模仿奈尔兹，对霍南德而言应该很容易吧？一个人扮演两种角色，或者彼此互换角色。这种双胞胎的诡计在侦探小说的世界里尽管已是陈词滥调，但如果就在大家身边暗中进行，那结果会如何？离开“黄色房间”时，应该多的是机会，更何况奈尔兹与霍南德的互换，如果纯粹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游戏，那根本就没必要去辨识两人之中谁是谁了。仓野满腹狐疑地凝视着奈尔兹。

“奈尔兹。”仓野不是询问，只是低声说道。

“嗯？”奈尔兹应声，仰起稚嫩的脸孔。

仓野虽然心烦意乱，却必须思考接下来该说什么。

“不……哦，对了，我忘了问你最重要的一件事。这起命案是从你预言曳间最先被杀害开始的，在你的《如何打造密室》中，曳间第一个死亡是否有其必然性？”

“不，也没太多必然性。坦白说，让谁先死都无所谓，应该算是纯粹的巧合。”

“噢，那么你构思的曳间遇害的情节，应该与真实事件有很大差异吧？听说你在小说里运用的是密室诡计，而这次的命案某种程度也属于密室。”

“嗯，听到你这么一说，我也这么认为了。但两者运用的诡计和现场的设定还是不一样。……不错，我模模糊糊感觉到的是，这次的命案本身确实有错乱的迹象，不仅是密室，在命案的发生领先于小说的构思这一点上，情况也一样。之所以认为凶手在现场停留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凶手在那个时段里在其他地方的证据。或许在接下来的推理竞赛中，我们可能会听到凶手自己的推理。若凶手的推理在表面上一丝破绽也没有，那么这也算是一种逆推理，不是吗？你也说过，为了死去的曳间，必须准备一流的凶手，这种说法从二者发生关系的方向上看也是一种‘错乱’。何况，霍南德还呼吁凶手连续杀人，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杀人事件。但就我的判断，我认为这次的命案是由众多的‘错乱’串联而成的。”

面色红润的奈尔兹说的这番话，让仓野感觉到自己站立的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颠覆了。

正如那暗红色月亮一般模糊。

第二章

死者的意见

“怎么样？”看到对方已经读到最后一页了，奈尔兹有些腼腆地问。

一大摞稿纸“咚”的一声被撂在白木桌上，对方所坐的转椅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嗯，怎么说呢？”

回答的男中音是这篇小说中尸骨已寒的第一个遇害者曳间。

这篇名为《如何打造密室》约有二百五十页稿纸的长篇小说，添加了自“第一具尸体”至“让死者复活”的十个小标题，另外还有题为《序章四景》的前言，很像真正的长篇小说。

从曳间的锋面界线回忆开始入手，煞有介事地加进了幻觉、无穷劫、暗号等要素来描述了曳间的死亡。众人在“黄色房间”里提出的不在现场证据，决定“十戒”，最后是仓野与奈尔兹用对话道出这起命案的核心在于“错乱”。这中间还暗示了连续杀人，所以应该还会接着写第二章、第三章。这篇奇妙的实名小说现在看来是暂告一段落，在登场人物尚未进行正式的推理之前，就已经摆出了解开谜团的架势。

作者奈尔兹对侦探小说怀有兴趣，最后忍不住开始亲自动手创作侦探小说。于是在完成第一章之后拿出来请他人品评。而曳间虽然早知道是实名小说，却没想到自己居然成了第一个被害者，而且一开始就以谜一样的身份登场，所以曳间的苦笑也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遭人杀害，但你却把我写成具有相当魅力的人，这使我产生了好感。好了好了，作为侦探小说，虽然目前还很难评断，但整体气氛不错。没想到奈尔兹你居然有这样的才气。……看到我化为冰冷的尸体，表情安详，仓野应该会落泪吧？连我自己都快潸然泪下了。”

“哈哈！的确如此。当读到那里时，你就在下意识地眨眼睛。”奈尔兹笑个不停，弄得椅子乱颤。那是在孩子脸上常看到的，恶作剧取得成功时的笑容。“先不说这些。曳间，你自己怎样推理？瞧！小说里也有这个内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过世的曳间能帮助我们推理’，这算是挑战书吧？”

“这可有些麻烦。……因为现在看来，可能有许多的解决办法，所以只要观点稍有差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想象中的真相……”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奈尔兹问。

曳间细长的眼睛望向窗外。“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但还是不说为妙……是啊，虽然很有趣，可这篇小说还有瑕疵，我可以指出来吗？”

“什么？”奈尔兹跳了起来，神情严肃。

“不，它无伤大雅，只是我个人的偏好。也就是说，这篇小说里出现的小道具实在不多，这有点可惜。……最有趣的是画有鬼图案的风铃，不过这与案件并没有直接关联吧？我认为这个部分就是个重点。如果追求细节，从这个小道具还能衍生出很多可能性。当然这需要等整篇小说都完成之后再润色。另外还有一件事令人无法释怀，就是霍南德去拜访根户那段，在那段情节里提到了符咒。“鬼”字属于黑魔术，上面缺少一撇的‘鬼’却属于白魔术。头上少掉一撇是‘鬼’的古字，也可能是异体字吧？”

“噢？是吗？”奈尔兹很惊讶，“不，那段对话是我读了根户的《加持祈祷秘法》之后才加上去的，所以并没有详细考证。”

“哦，是这样啊。或许是因为字体不同而导致用途出现差别。因为所谓‘鬼’的概念，已经随时代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喔？是吗？”

“不错。据说所谓的‘鬼’字最初是中国字，日本人将‘鬼’这个字加上了自己的读音‘oni’，这样这个字在日本的含意与中国字的原意就出现了微妙的差异。……阅读这类相关书籍很有意思。日语‘oni’一词最早出自源顺所著的《倭名类聚钞》，其中有‘于迹者隐音之讹也’的话，也就是说所谓的鬼隐藏在物中，不想显露其形，所以在‘隐’的读音‘on’后加上表示处所的音‘ni’，这样就成为了‘oni’。直到现在，

《倭名类聚钞》中主张的‘鬼’的读音是‘隐’或‘阴’的转音仍是主流的学术观点。只有折口信夫在他的《汉音语源说》中提出了异议。”

“折口信夫就是以释迢空为笔名写短歌的那个人吧？”奈尔兹搜肠刮肚地低声问道。

“嗯，你知道得很详细啊。是在国语课上学到的吧？”

“哎呀！太过分了！这种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其实，也是暑假前才刚刚学到的。唉！事情一落到你手上，全都被一眼看穿了。”

“或许我是菲洛·凡斯^[1]的后裔。……折口先生认为，并没有用语实例能够证明‘oni’和中国字‘鬼’完全对应，所以他在《外来语说》、《汉音语源说》中加上问号，并用全新的观点来分析‘oni’这个字。他提出，在古代，‘oni’和神‘kami’（神）是非常接近的名词。他的观点认为日语中的‘oni’与源于中国的‘鬼’完全不同，这个字具有日本独特个性。如果借用他后来所写的《话鬼》中的言论，则是因为‘oni’被写成了‘鬼’这个汉字，结果‘oni’的意义也就固定了，认为是人死后变成的鬼。……虽然不太清楚在此之前的‘oni’究竟是什么东西，但应该与‘kami’一样，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吧！尽管民间传说中有各种形态的鬼，但有趣的是，这些鬼给人的印象都是披着蓑衣或者戴着斗笠。”

“蓑衣斗笠？”

奈尔兹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扯到了鬼的话题。但既然说到鬼的具体形象，他便不禁问：“我知道头上长角、身穿虎纹短裤的鬼怪姿态来自鬼门，也就是丑寅的方位。与之相比鬼藏在蓑衣斗笠里岂不更好？不露庐山真面目的鬼当然更好，让这篇侦探小说里也出现这样的鬼吧。……哎，江户川乱步就曾使用‘隐蓑愿望’这个词，而我这篇小说中，真凶就像披着侦探用的隐身蓑衣，堂堂混入推理竞赛的选手席里，不是很刺激吗？”

时时刻刻考虑自己作品的奈尔兹兴奋地说着，接下来又沉默不语陷入思索。片刻之后他开口问道：“对了，‘迎神节’中的那些角色也都身披蓑衣呢！”

“没错，在《日本书纪》中，同样有类似的记载，说是齐明天皇葬礼的时候，朝仓山上出现戴着大斗笠的鬼，在一旁观看。流传至今的土佐歌谣里也有这样的鬼。”

河对岸，烧土窑。

第五个，第六个，

第七个，第八个。

排最后，是鬼呢！

披蓑衣，戴斗笠，

那就是，小鬼呢！

这种形象就是典型的鬼吧？尽管童谣的意思不太明白，但这反而增添了莫名的恐怖魅力。就像最近流行的《鹅妈妈童谣》^[2]。

“反正，鬼的概念开始发生变化了，披着蓑笠的鬼，逐渐在其他各种文献中出现。《枕草子》中还出现了‘蓑虫中有小鬼’的有趣文章，而在《堤中纳言物语》中的《虫姬君》中，写到了‘鬼与女人都隐身，只能听见他们沙沙作响的声音’，这应该也是因为披戴蓑笠的缘故吧。还有在《躬恒集》中也有一首。”

今夜鬼在都内，

即使脱下蓑笠，

亦无人能看见。

“另外……”

“等一等！”奈尔兹慌忙阻止口若悬河般一发不可收的曳间，“这些事我知道，但是，意味着死者或其魂魄的‘鬼’字，是怎样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认知的鬼呢？”

“嗯，鬼开始具有凶恶的外貌，是因为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有‘逻卒’的概念，而逻卒这家伙又称地狱卒，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种族。他们在小栗虫太郎^[3]的《失乐园杀人事件》中曾出现过。总之，他们还和牛头马面等地狱卒混杂在一起，这使鬼的形象中恐怖的成分逐渐增加。……刚才你说头上长角、身穿虎纹短裤的鬼怪姿态出自鬼门，那是来源于对鬼门的联想，虽然属于世俗观点，但的确具有说服力。鬼门之说并非源自佛教，而是中国古代阴阳家的观点。在佛家和阴阳家的共同影响下，鬼

才有了凶恶的外观。……这样清楚了吗？鬼的概念就是这样变迁的。难怪一般人对‘鬼’字与头上少了一撇的‘鬼’字存在概念上的差异。嗯，就是这么回事。”

“啊，曳间，你知道得真多。如此看来，我的小说还有不少地方存在缺陷吧？……不过，本该在小说里成为死者的曳间却如此谈及小说内容，而且还是关于鬼的话题，实在是太惊悚了！说起来，这应该算是死者的演讲吧！”房间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奈尔兹的白色脸庞反射出光辉，悠然自得地说着。

夏日里炫目的斜阳照射进奈尔兹房间，轮廓分明的光影落在绿色毛毯上，枯草色墙壁像火焰一样明亮。定睛细看，仿佛隐藏某种预兆的漫反射光线又被壁纸吸收一样消失了。隔壁的霍南德在午睡吧？已经无声无息好一段时间了。能够听到的，只有窗外远远地传来小学生嬉闹的声音，虽然轻微，却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短暂的黄昏，距离遥远的小校园里的嬉闹声竟然越过街道，如海潮一样袭来。下午正沉睡成为黄昏，街道上的私语与喧哗此起彼伏，奈尔兹喜欢这样具有浓厚的牧歌气息的时刻。

“好了，随它去吧。这篇小说暗示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但我的兴趣比较倾向现实，也就是说，这类小说描绘的内容，对现实世界总会产生一些影响吧？”

“你的意思是？”

“就是在小说中巧妙地插入预言，换句话说，在现实的世界里也可能发生命案……”

“啊？想不到这会是曳间的言语。难道你不明白我写这篇小说的真正目的吗？”奈尔兹两眼圆睁，身体像松鼠一样弯曲着大叫道。

曳间听了有些畏缩，像浣熊一样收拢嘴巴。“你的意思是，为了防止现实世界里可能发生的命案？”

“当然！唉，不然还会有什么动机能让我写这篇小说？全都是因为我们的侦探俱乐部里笼罩的沉重气氛啊。没错，虽然还未发生命案，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无疑会发生可怕事件！我可以看见那个魔影的本来面目。……这篇《如何打造密室》虽然全是虚构的，却处处运用了实际存在的事物。当然，多少加入了一些调整并重新组合，这样穿插于

虚构的幻想之中，以此来透露一些暗示。我想心理学家——不，应该说是小说中的黑魔术师曳间，应该能够看穿这一点。”

面对曳间，奈尔兹后半段的语气略带控诉的意味。曳间如芒在背，叹息一声。“不，恕我失言，”他边搔头边说，“虽然我不知道真相，却也感觉到不和谐的存在。但就算这篇小说是为了防止未来发生命案而写，如果没有完成，同样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什么意思？”奈尔兹抽搐了一下。在这一瞬间，奈尔兹和霍南德已经无法被区分开了。这个少年目光炯炯，就像一个充满蛊惑性的恶魔！这时的曳间觉得，这对奇怪的双胞胎本来就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这是完全由同一组遗传基因成长的两个个体，如同分身术！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命案或许会在你小说完成之前发生。虽然不知道真相，但如果那家伙现在就对被害者有强烈的欲求的话……”

“这么说……”奈尔兹打断曳间说话，却又停顿下来，站起身走向窗边。恰在这时，一片乌云遮蔽了夕阳，窗外立刻一片昏暗。用江户川乱步式的描述手法，会说这是“张牙舞爪的魔云”吧？窗前的景象看起来就如同一幅奈尔兹手扶窗框的半身肖像画。

“今天是七月二十四日。……说真的，小说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随着乌云逐渐遮蔽整个天空，奈尔兹胸口也被抹上一层不安的色彩。曳间担忧惨剧会出乎意料地提前发生，进而夺走奈尔兹对小说的支配地位，预言会因此成真吧？

这时，楼下响起电话铃声。立刻有人过去接听。不一会儿，传来奈尔兹的母亲声音。

“阿成，你的电话。”母亲边上楼边喊。

“谁打来的？”

“甲斐，说有急事。”

奈尔兹一开门，曳间眼里同时映入一片蔚蓝色。

“的确，甲斐总是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没错。”

“会有什么事呢？”

看着奈尔兹下楼，母亲脸上浮现出微笑。她应该三十七八岁了，不过却仍然年轻貌美得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朋友有如此美丽的母亲，曳间还从未见过。如果久藤杏子属于北欧气质的美女，那么，奈尔兹的母亲就应该属于希腊气质的美女吧！如果她披上白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斯巴达的王妃勒达。^[4]奈尔兹兄弟遗传了母亲的眼眸，用日本人的标准来看更接近灰色。而这位女士就用那种灰色的眼眸望向房门，看着奈尔兹下楼后，将她那清爽的视线转向曳间。

“曳间，承蒙你照顾阿兰和阿成，真不好意思。”

“哪里，没这回事。或许应该说是他们帮助了我……哈哈，重要的是，片城成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刚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

“噢？他这阵子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原来是……以那孩子的个性来说，写的肯定是侦探小说吧？”

“的确如此。……伯母也很有侦探能力嘛！”

“哈哈，哪里哪里。”她爽朗地笑了。

过了好一会儿，奈尔兹才回来。他莫名其妙地心不在焉。

“怎么回事？”曳间问。

好不容易，奈尔兹抬起了茫然的脸，声音沙哑。

“曳间，你所说的锋面界线，都是这样到访的吗？”

“究竟怎么回事？”

“小说白费工夫了，命案已经发生。真沼被人杀害了……”

[1] 美国作家凡迪恩撰写的推理小说中的一名业余侦探。

[2] 英国民间童谣集，中文译为《鹅妈妈童谣集》。这些民间童谣在英国流传时间相当久，有的长达数百年，总数约有八百多首。著名的《伦敦铁桥倒下来》、《玛丽有只小绵羊》等童谣都是所谓的鹅妈妈童谣。其中有少数歌词内容相当的恐怖血腥，主要是在童谣产生的十八世

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产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与阶级对立。大多数的人民生活困苦艰难，颠沛流离，人心动乱。这种恐怖童谣反映了当时悲惨时代的生活。

[3] 日本小说家，本名荣次郎，著有《黑死馆杀人事件》，与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中井英夫的《献给虚无的供物》、竹本健治的《匣中失乐》并列为日本四大推理奇书。

[4] 希腊神话中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与化身为天鹅的宙斯相亲近，生下了海伦和波鲁克斯。

在“黑洞”里

布濂的家位于目黑区绿丘，紧急召唤之下，曳间、奈尔兹、霍南德、羽仁都匆忙赶到。这样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到齐了。现场的人谈论的不外乎密室杀人和真沼被杀害却不见尸体之类摸不着头脑的内容。

羽仁终于气恼而无奈地提出疑问：“真是晴天霹雳！怎么会是这样呢？你必须一五一十说清楚。这种既无凶手也无死者的命案不可能成立嘛！”

难怪羽仁会这么说，因为整个情况太诡异了。

布濂煞有介事地轻咳一声，“那就让我来说明吧！”他炫耀着自己爱穿的白色便鞋，毫不掩饰平日就矫揉造作的态度，开始说出事情的始末……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暑假已经过了一两个星期，大家都开始有了闲暇时间，每天都习惯聚集在某人的住处聊天。这天也不例外，众人在布濂的“黑色房间”聚会。

话虽如此，但因为并没有事先约定聚会时刻，所以大家都是随性前来。最早到来的是真沼，他到布濂家是下午一点，比最后到达的根户足足早到三个小时。

布濂的家并不是像羽仁家住的那种豪宅，但布濂的房间是距离正房五米的偏房，中间用木板过道相连接，很适合朋友们聚会。布濂的偏房有两个房间，一间是从墙壁到地毯全都是黑色的“黑色房间”，穿过黑色房间之后才是卧室兼书房。两个房间的书橱里都摆满了大量图书。事实上，布濂是这个俱乐部成员中的一号藏书家。

其他人似乎不会在短时间内就赶到，真沼于是站起身，走向书橱一隅。

“哎！你这里有霍夫曼^[1]的作品吗？”

“霍夫曼？……书虽然没有，不过书房那边摆着以前的《新青年》^[2]，你可以去找找看，别客气，不过我感觉他的东西读起来很困难……”

“是吗？那我过去看一下。……把《新青年》收集齐全可真厉害，我还好，如果是狂热的侦探小说迷，一定会羡慕不已……”

“是啊！很幸运，我过世的爷爷是个比我们毫不逊色的侦探小说迷，我遗传了他的基因……当然，也同样遗传了他高傲固执的个性。”

“哈哈！没错。”真沼边笑边溜进里面的书房，然后“咔嚓”一声关上了房门。不到几秒钟，他好像打开了床头音响，轻微的巴洛克音乐^[3]的旋律钻进了布濂的耳朵，是巴赫的《小赋格曲一》。布濂随着管风琴的壮丽旋律轻声哼着曲调，从身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是昨天开始阅读魔法书，已经读到只剩几十页。

在占星术、炼金术、黑魔术、安息日、诺斯替教^[4]、新柏拉图主义、隐秘哲学、恶魔学、蔷薇十字、共济会员等等西洋的秘教体系中，布濂最感兴趣的就是被称为卡巴拉的神秘法术。卡巴拉起源于犹太教圣典的研究，是一门试图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理，充满随意性与教条的学问。凭借语句的连缀变化以及文字与数字的置换和数字的验算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发现了全世界的组织及神明与天使的名称，计算出天使军队的总数为三亿零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二名。布濂一想到耗费在这些文字与数字计算上的庞大精力，就不由得战栗。不得不说的是，那简直是奉献给神灵的静谧而疯狂的祭典！

布濂在膝上翻书，还没读几页，就开始思索俱乐部里的事。没错，是静谧而疯狂的祭典！这是在阅读《如何打造密室》之前，就已萦绕在脑海里的印象。不过，奈尔兹这篇小说与笼罩我们俱乐部未来的黑影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他被奈尔兹超过，必须追在后面解开奈尔兹提出的谜团，这对布濂的自尊心是相当大的打击。没错，不管它是否具有卡巴拉神秘法术的特性，布濂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开谜团。

……在那篇小说中，拥有最明确的不在场证据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他故意这么写，难道这不是一种嘲讽吗？

布濂一方面感到莫名的恐惧，另一方面却又想冷笑一下。奈尔兹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事先写出尚未发生的犯罪真相是不可能的。或许小说内容只是很平常的虚构情节。前几天读那篇小说时，虽然已经很克制，但还是觉得有不满之处。故意设置的错乱密室的确不简单，但在从结果方面看，如果凶手可以轻易出入的话，那就算不上是什么密室了。并且事前就说要把现实中的人物设定为小说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也相当可疑，布濂实在无法认同。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被设定成阴险的坏人，这不能接受。虽然还不到梅菲斯托菲勒斯^[5]的程度。

“嗯……在这方面，甲斐等人的形象就比现实更完美！这篇小说里，杏子好像移情于根户，这绝不可能。奈尔兹这家伙，难道有所顾忌不敢写出事实？……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必须这样安排情节？”

布濂就这样反复琢磨的时候，第二位客人到了。房门发出轻微的声音，仓野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

“嗯？今天我是第一棒吗？”

“不，真沼很早就来了，在那边房间里。”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啊……嗯，从电台广播切换到唱片了。”

房间里的声音突然中断，不一会儿，再传出来的是帕海贝尔^[6]的《卡农》。

不到十分钟，雏子与杏子也来了。快四点时，影山也赶到了，正好是六个人。最后到来的影山腋下夹着一个大纸包，进屋后立刻推高眼前的黑框圆眼镜。“各位！我拿到了！这可能是在日本能够取得的最详细数值表。”

“数值表？那是什么？”

“我不是说数值表了吗？！数值表就是数值表。瞧！里面有数表、乱数表和圆周率的数值等，看懂了吗？”

他瘦小的身躯频频晃动，焦急地想要说明事情的重要性。但很无奈，对一些特定的人而言，有些图书比珠宝更有价值，但其他人不一定会感兴趣，这并不奇怪。在影山看来，大家的反应过于冷淡了。

“数值表我知道，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布濂也很诧异。

“啊？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人竟然听不懂，”他急得跺脚，“那个数学家根户还没到吗？”

他反问的态度，即使用偏爱的态度去对待，与其说是未来的大物理学家，也不如说更像是喜剧演员。

“啊，他还没到，真遗憾。能够与你分享乐趣的人还没来。”

“哎呀，这么说太失礼了，我也想看看呢……影山，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嘛！不愧是雏子，品味和布濂、仓野他们就是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影山说着，打开了纸包，从里面取出厚厚的一沓纸。“这就是刚才说的日本最详细数值表……的影印本。虽然是摘要，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毫无遗漏……不错，对我来说，这比维基格斯咒语法典还宝贵。其中压轴的是圆周率的百万进位数值，看啊！这些数字的行列！我只是看了这些内心就激动不已。还有，这是自然对数的底 e 的百万进位。另外……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完全数的表格，以及根户最想了解的爱数数的表格。……哎呀！真是令人高兴得不得了！”影山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数字上抚摸，这模样实在超乎其他人所能理解的范围，连雏子似乎也认为这喜悦根本无从谈起，只露出诧异的表情。

“那是什么声音？”最先察觉的是仓野。

如同封闭的漆黑盒子，“黑色房间”里轻轻响起一种奇妙的声音，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白蚁在一齐啃咬木材，又如上万只昆虫振翅齐

飞，虽然其中夹杂着里间传出来的《恶魔的振颤音》小提琴乐曲，但这种嗡嗡声却清晰高亢，不绝于耳。

“是从书房传来的吧？”杏子若无其事地说。

“好像是。但这是什么声音呢？”布濂自言自语似的说着，摇头走向房门。“喂，真沼！大家都到了，你现在应该露个面……嗯？连门都锁上了！喂！真沼、真沼！”

布濂敲了敲房门，但是无人回答。他茫然转身看着其他人。“奇怪啊！十分钟前他才把收音机换成唱片，难道会睡着了？但是还锁上了房门……”

仓野也心不在焉地接着说：“刚才我也曾扭动门把，是锁上的没错。”

“啊？我开门的时候并未上锁啊！”雏子的说法让人感到很意外。

“什么？雏子，你进过那边的房间？”

“嗯，我只是看了一眼，真沼正在阅读杂志。就在刚才，影山来的时候。”

“什么？我是十五分钟前打不开门的。这么说，真沼先是锁上房门，又再打开，然后又一次锁上的吗？怪了，怎么会这样？……哎呀！对了，刚才的怪声响好像也停止了。”

这时传来的只有《恶魔的振颤音》怪异的曲调，虫鸣般的高音不知不觉变得相当低沉。那阵怪声音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吧。

“奇怪，真奇怪！我房间里应该没有东西会发出那种声音。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布濂，有没有钥匙？”影山可能也感受到不祥的气息，惴惴不安地问。

“正房那边有备用钥匙。我这就去拿。”

布濂说着慌张地站起来，这时外面的房门开了，甲斐到了，他和布濂两个人面面相觑。甲斐也大吃一惊，脸色很难看，嘴里嘀咕着什么没人听懂。

布濂离去之后，甲斐问：“怎么回事？”

杏子还是那样坐在椅子上。“甲斐，你们最喜欢的杀人事件发生了。而且，这次好像还是密室杀人呢！现在正准备勘查现场，你的运气不错啊。”

“杀……杀、杀人事件？开玩笑吧？谁被杀了？”

仓野简单地复述了事情的经过。在他说明结束时，布濂也回来了。所有人立刻聚在书房门外。

杏子说出“杀人”这个字眼使不可思议的亢奋包围着大家。布濂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锁舌“啪”地松开了，突然敞开的房门前，书房笼罩在如同地狱里的火焰一样无比耀眼的亮光之下。

当然，这是因为大家的眼睛已习惯于“黑色房间”所引起的错觉。布濂等人踏入光亮之中，起初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事态似乎比想像的更令人费解。

书房里空无一人。

出乎布濂的想象，仅是这样一个场景就具有如此恐怖的感觉！书房的西侧的床上有一本摊开着的《新青年》，似乎刚刚还有人在读。正对房门的音响也仿佛刚演奏完，唱机的自动针臂静静地在空中滑动。床对面是嵌入式窗户，牢牢固定在墙壁上。窗户狭窄，无法进出，再加上自内侧紧紧扣住的扣锁，绝对无法从窗外做手脚打开。另外一边是书橱的东侧，严格上说来，这一侧的窗户称不上是窗户，只是将一片厚玻璃嵌入到墙板上。在如此名符其实的密室中，真沼却忽然消失了。

“快看！血！”仓野最先发现异常，大叫道。

所有人回头望向仓野所指的地方。那里矗立一面方形的大镜子，还流动着的鲜红的血液在镜面上画出美丽的图案。

恐怖又极具诱惑的血迹图案。

就算这一切是牧神的恶作剧，也未免太恐怖了。

就在这时，根户姗姗来迟。他听完大家的描述，就商议接下来的对策。初步决定先紧急召集所有俱乐部的成员。甲斐用书房里的电话通知奈尔兹兄弟和羽仁，但他显得语无伦次……

“嗯，这么说，真沼消失了？”两手抱在胸前的羽仁还是疑惑这显而易见的事实。

仓野说：“是的。虽然无法确定是否发生杀人事件，但就在眼前……这么明目张胆地施实，老实说，我还是无法相信，完全像是在做梦。不，是明明已经醒来，却还相信梦境里的一切。这种感觉很奇怪。”他不停用手摸摸额头又按按眼睛，一副情绪不安的模样。

“连仓野都这么认为？真沼该不会是在阅读霍夫曼的作品时，忽然想要化成一阵风吧？我想他的专业不但是心理学，还是超心理学……”曳间说着，再次环视书房。沾在高一米五、宽一米左右的大镜子上的血迹已经变成暗红色。

“布濂，除了这些血迹之外，还有何异常之处？譬如，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之类的……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应该勘查过了吧？”曳间边问边走向书橱。

布濂不耐烦地抚摸胡髭，“嗯，我试着仔细调查，却未发现其他异常。并没有东西与真沼一起消失，也没有其他东西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

“真沼没带来背包或其他物品吗？”

“没有。”

“喔……”曳间闷哼一声，从书橱前走开了。

“当然，床底下也……”

“哪里？”曳间卷起垂到地板的床单。

奈尔兹和羽仁也跟着往里瞧。木制床架遮蔽的昏暗中空荡荡的。

“不可能有秘密通道，所以是完美的密室。令人毛骨悚然。”奈尔兹边说边走回“黑色房间”。当他回头看到霍南德时，发现他也全身颤抖。

这天，奈尔兹与霍南德穿的是颜色不同的夏装，奈尔兹的红褐色和霍南德的蓝绿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昏暗的“黑色房间”里，霍南德则显得更加醒目。

曳间逐一审视在场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像在做梦，有的茫然站在那儿，有的则埋坐在“黑色房间”的椅子上。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仓野还和刚才一样，根户则显得很不安。至于杏子，自己开玩笑说出的杀人事件恰好出现，因此受到了不小的震惊。只见她低头靠在椅背上，时而抬起脸望着根户。甲斐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百无聊赖地看着杏子和根户，嘴里一直像念咒一样自言自语。

出人意料，最平静的人竟然是影山与雏子。两人相对而坐，抱着厚厚的数值表，正低声谈论这起事件。在曳间眼里，这个像眼镜猴的影山与爱丽丝般的雏子，实在不知拿他们怎么办才好。

“怎么样，根户？虽然心理学上无法解释，但身为数学家，该如何说明 $1=0$ 这个公式？”

经曳间一问，根户不停搔抓着短发。“ $1=0$ 吗？这可难倒我了……若是就公式而言，我只能说，我们看不见 $1-1=0$ 后面那个1……你还是问影山吧！处理现实世界是物理学家的领域。”

被点到名，影山似乎有些不自在。“使不得使不得！我只是个见习侦探。放着著名的侦探不问，也未免……不错，依照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牵强地来说，怎么也像是科幻一类。刚才我也和雏子说过，这是很有意思的假定……”

“假定？”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个‘黑色房间’视为黑洞，那很容易就解释得通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只可进入，无法走出的黑洞……”

-
- [1] 德国后期浪漫派小说家、音乐家，以幻想和怪异相交错的文风而闻名。著有短篇小说《黄金壶》、长篇小说《魔鬼的万灵药》和《公猫摩尔的人生观》等。
 - [2] 日本杂志《新青年》创刊于1920年1月，其创刊主旨是鼓动乡村青年到海外发展的启蒙杂志。主编森下雨村。后来杂志里鼓动青年雄飞海外的文章渐渐绝迹，演变成了推理小说的专门杂志。
 - [3] 巴洛克音乐是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叶的西方音乐。具有独唱声部和通奏低音所构成的音乐展开、协奏形式和器乐曲的发展、调性的确立等特点。代表音乐家有意大利的蒙特威尔地、科莱利、维尔瓦等，德国的许茨、巴赫、亨德尔，法国的吕里、库伯兰、英国的普赛尔等。
 - [4] 三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兴起的一种宗教思想运动。认为至高者与人的本我在本质上是-致的，并在认识的基础上找到了灵魂拯救之道。被视为从基督教正统信仰中分离出来的异端。
 - [5] 原为浮士德传说中的恶魔。他给予了浮士德所有的快乐，而以夺去浮士德死后的灵魂作为交换。德国大文豪歌德根据这个民间传说，创作了《浮士德》史诗歌剧。
 - [6] 一六五三年出生于德国，德国著名的管风琴家、作曲家。《卡农》并不是曲名，而是一种曲式，“卡农”字面上是“轮唱”的意思，数个声部的旋律依次出现，交叉进行，互相模仿，互相追随，十四世纪便出现了这种形式的乐曲。

“第四个出口”

“黑色房间”里时间似乎静止了。不断驱动这个世界的时钟已经毁损，发条、齿轮、传动轴、模板等都已七零八落。据说重力场强大的情况下，时间的流逝会比弱重力场缓慢，但如果这个“黑色房间”本身就是黑洞，而他们又无意中闯入了这个不可侵犯的领域，不能说这只是单纯的幻想吧？当然，如果以房间外第三者的视角来看，曳间等人置身于房间之内，他们本身不会感觉到时间变缓慢了。

“黑洞与末日论纠缠在一起，曾被添油加醋地流传，不过目前已成为一般常识了。所以我虽然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但最好还是简单说明一下。关键就是当物质被压缩到极高的密度时，因为具有太强的重力，任何物质，甚至光线都无法逃脱这种高密度物质的吸引。这种能够吞噬一切，而且无法从中逃脱的诡异空间，就称为黑洞。这种黑洞理论是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之后，史瓦西^[1]这位物理学家发现这个重力方程式的精确答案，再根据其答案而推测出的结果。哎呀！要解开这个重力方程式实际非常困难，与一般的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完全不同。我想，在我们俱乐部成员中，除了根户以外，其他人应该难以理解吧。所谓的重力方程式，写成公式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具有十个独立成分的函数 g_{ij} 的并列偏微分方程式属于非线性方程式，用一般的解法不可能求得正解。所以史瓦西在这个难点上提出‘在真空中的方程式，时空必须以球型对称，并且时间上不发生变化’的特殊条件，终于得出了答案如下：

“……虽说勉强解出了答案，但公式却有点古怪。当然，解出答案的，除了史瓦西用了这种解法之外，依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其他还有德国的魏尔解和新西兰的克尔解等。正因为如此，黑洞也有很多种类。……噢！这好像太专业了。还是言归正传，所谓的神奇黑洞在理论上绝对没问题，但实际上是否存在呢？现代天文学的强大武器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为实际观测提供了条件，目前好不容易发现的疑似黑洞，位于天鹅座方向的CygX-1星，它和另一个编号为HDE226868、质量约为太阳20倍的蓝色B0星形成的双星。^[2]反正根据这组双星的质量，

以及X光的反射变化情况，可以判断它们属于黑洞，这应该不会有错。当然，因为连光线都被吸入，所以黑洞无法用眼睛看到。哎！……现在设想，如果这个‘黑色房间’曾经一时陷入黑洞状态，而真沼踏入了连光线都被吸进去的空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绝对是长篇大论——尽管对影山而言，他只是讲了些皮毛。

当这段讲述告一段落，布濂立刻说：“把‘黑色房间’比喻成黑洞，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但其中仍有不尽合理的部分。据你所言，真沼应该在这边的房间消失才对，但实际上他却是在那边的书房里不见踪影的。而书房并不是‘黑色房间’。”

“哈哈，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无话可说。嗯，那么反向思考一下怎么样呢？假设被黑洞吞噬的并非真沼，而是我们……”

“嗯，比喻来比喻去的就算了吧。毕竟问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布濂完全不理睬影山的说法，继续接着说，“总之，如果真沼是以这种巧妙的方式消失，那么凶手的出入也不足为奇。最合理的分析，这一切应该是真沼的恶作剧。但问题是，真沼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他并非疯狂的推理小说迷。对什么‘双面人’、‘无头尸’，或是这次‘消失的尸体’之类的诡计我一向不感兴趣……当然，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等一等，”影山抱着厚厚的数值表，嘿嘿笑着再次发言，“虽然不是黑洞，但是关于凶手的出入，我们还是可以从现代物理学来解释。”

“呵呵！怎么解释？”

“在看似无法出入的密室里，具有形状和重量的人类确实可以轻易出入。在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基本粒子世界里，类似的情形就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应该被封闭在物质内部的电子，却纷纷溢出表面就是其中一例。这是因为像基本粒子那么微小的物质，无法同时测定其位置和速度。换句话说，无法记录基本粒子的运动，只能用‘不确定性原理’进行概率性记述。也就是说，粒子在A点，事实上它也存在于B

点，这就是它们的不确定性特质。因此，由粒子构成的更大型的物质，当然也就具有不引人注目的不确定性了。”

“喂、喂！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结果还是比喻。这和你刚才阐述的黑洞理论是换汤不换药！”

影山受到布濂的打击，却并没有退缩，他推高黑框圆眼镜，羞涩地笑了笑，出人意料地进行反驳。

“不，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寓言，而是量子力学能够证明的事实。刚才所说的电子穿透物质表面的现象就被称为量子力学的隧道效应^[3]。当然，人类想利用隧道效应去穿透墙壁，这种可能性接近于零。虽然概率非常小，但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以我这样的身材去穿透那个房间的墙壁，其概率用数字来表示就是10的1024次方分之一，也就是1后面的0乘以24个10，以这样的次数去冲撞墙壁，总有一次能够穿透过去。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数字，如果以一般的十进位法来表示，到目前为止，就算把全世界发行的所有图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改成0，仍然无法表示出来。因此，这个数字的位数很难适当地表现，就算把整个宇宙的电子紧紧地排列起来，其数量仍是小巫见大巫。哈哈，从宇宙论的高度来扩大讨论这件事，真是太有意思了！10的1024次方分之一这样一个数字，就可以表现出宇宙无法容纳的数字，我真感到难以形容的刺激。而且以这样的次数冲撞墙壁，其中就会有一次可以穿墙而过，这是现代物理学的结论——当然，这样次数的冲撞有可能造成宇宙的毁灭。不过，那唯一的一次如果发生在书房里，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在数学理论上是成立的。根户，是不是？”

“噢，原来如此啊。”

等待根户响应的影山环顾四周，此时他已经不是眼镜猴，而是凭借科学的思考方法，将炼金术一举改变的帕拉切尔苏斯了。^[4]

“但话说回来，这也足以证明人要出入密室的可能性是何等的微小！”曳间当即回答。

“哈哈，没错！我当然怎么也不会相信凶手会凭借隧道效应穿过水泥墙。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影山淡淡回答后，把身体沉在

皮椅里。他已经交出发言的主导权，眯起眼镜后边的眼睛，准备聆听其他人的意见了。

在物理学盾牌的迷惑之下，众人鸦雀无声。虽然影山是第一次小试牛刀，但却让陷入迷惘的众人开始亢奋。

“姑且不论影山的隧道效应，那个房间也确实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与这个‘黑色房间’之间的门，和两扇窗户都无关，也就是在那个房间存在着‘第四个出口’。虽然还不清楚各位听到的怪声响是否与此有关，但至少应该不会毫无关联吧？”奈尔兹继续说，“听了影山的说明，我仿佛看到了在不经意的地方突然出现的陷阱，这似乎是宇宙的侧面。但问题在于‘第四个出口’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启的？又是怎么开启的？”

奈尔兹装模作样地说完这些话时，甲斐已经无法忍受了，高声打岔说：“喂！喂！你们几个！我已经受不了了。就算黑洞这个说法勉强说得过去，但又是什么重力方程式，又是什么隧道效应，最后居然出现了‘第四个出口’。喂！你们有没有搞错？这不是讨论眼下流行的神秘主义，太荒诞了就会令人生厌。侦探小说迷如果走错方向，很容易就会忽略现实，沉溺于自己的妄想之中，诸位现在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并不看好奈尔兹的小说。他写了什么呢？提出不在场证据时我没有登场还算好，但是登场人物之间的对话就太可笑了。尤其是什么‘故意设置的密室’，实在是很贫乏的东西，进而还要把所有的情节都要在封闭的现实里体现出来。现在怎么办？现实中已经发生了命案。我看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5]或巴尔扎克那样的文采才能说那样的话……可是，听了刚才的话，却发现各位都是在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奈尔兹小说的口吻说话。这里聚集了十位侦探小说迷，怎么会这样呢？完全没有手到擒来解决命案的风范！”

他不高兴的理由应该不只是这些吧？甲斐不耐烦到连奈尔兹的小说都要横加指责。布濂注意到了杏子正冷冷地盯着甲斐，不禁偷偷耸了耸肩。奈尔兹的小说与现实之间的最大差异，不外乎甲斐的人格。

“并非不想解决啊！为了顺利解决，必须进一步弄清事件的时间关系。我列出了一个图表，这样才不会出错。”雏子从刚才就一直在纸上涂抹，现在她将图表推到大家面前。

下午

01: 00真沼抵达“黑色房间”。

02: 00真沼前往书房，听音乐（巴赫的《小赋格曲》）。

03: 30仓野抵达。播放唱片（《卡农》）。

03: 35仓野扭转门把。房门锁上。

03: 40杏子、雏子抵达。

03: 50影山抵达。雏子窥视书房，房门未锁。

03: 55书房传出怪声响，播放音乐（《恶魔的振颤音》）。

04: 00进入书房。真沼消失。镜子上面有血迹图案。

04: 05根户抵达。紧急召集曳间、羽仁、奈尔兹、霍南德。

05: 00上述四人赶到。

.....

“我看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时间。”

“嗯，写得很好啊！嗯，这样就很容易展开推理了。”曳间说。

甲斐也补上一句：“对！对！这才是侦探应有的态度。一步一步向解决的方向推进，这和乏味地讲解物理学有天壤之别。”

影山被贬得体无完肤，他一边挠着卷曲的头发一边说：“哈哈！真对不住，我一时兴起说得太多了……为挽回影响，我还是再谈点儿建设性内容吧。我认为，雏子这张表格还不是很完整，下午一点以前的状况也应该加以注意，是吧？”

“嗯，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状况，如果你要求的话……”

布濂开始就自己一点以前的情况做出说明。

布濂八点左右醒来，一直在书房里看书。窗户仅打开一道小缝，他认为这样自己就可以享受到户外的空气。那时气温骤降，凉爽的空气确实令人心旷神怡，所以他阅读的速度也很快。将近十一点时，布濂已读完一册，打算再拿起昨夜的无敌魔法书时，母亲就叫他吃午饭了。

庭院中的茅膏菜长得相当漂亮，母亲将这种食虫植物移植到花盆里，捧入室内是十二点半，当时书房与“黑色房间”都没有异常。一点左右，他去过侧面的洗手间，返回房间时真沼已经坐在“黑色房间”的一张皮椅上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接着两人在“黑色房间”里闲聊，一个小时之后，真沼进了书房……

“嗯？那种奇形怪状的草就是茅膏菜？摇摇摆摆的挺有意思，难怪布濂的母亲要把它移植在花盆里。”

“嗯？这话是什么意思？”布濂睁大了眼睛问。

可是羽仁又转移了话题，“对了，我看到图表才想起来，那扇门平常使用的钥匙在哪里？”

布濂也忽然想了起来。“噢，对！我忘了说明最重要的事了。钥匙一向都放在床上方的抽屉里，还有那个从正房拿过来的备用钥匙，我们进书房后也放在那个抽屉里了。”

“没有其他的备用钥匙吗？”

“这边的门锁与一般门锁构造不同，要配制备用钥匙也并不容易，我也从未把钥匙借给过别人。”布濂说着，从口袋取出了金黄色钥匙，钥匙看起来果然相当复杂，上面的直线与有新艺术风格的曲线相重叠，相互缠绕犹如迷宫一样。这把钥匙本身就令人联想到这次事件的复杂性。

这时，一直沉默的霍南德突然开口：“那个钥匙，借我看一下！”

布濂随手把钥匙递给了他。在众人惊讶的视线里，霍南德快步走向隔邻的书房，很快消失在房门后面。“喀嚓”一声，他锁上了门。

“喂！霍南德？”

转瞬之间的事，大家都呆住了，不知所措地盯着被锁上的门。

他究竟要干什么？眼前还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怪异情况吗？不祥的战栗掠过大家的脊背，连甲斐也仿佛看见了房间对面出现奈尔兹所说的“第四扇门”，他不由得瑟瑟发抖。

“就是那个声音！”杏子大叫。

这时，昆虫振翅的嗡嗡声已清晰传入所有人耳中。

沉默之中，布濂和根户冲向房门。可怕的沉默仍在持续，两人把备用钥匙插入锁孔。这个动作在布濂等六人看来，几乎是重演两个小时前发生的画面。在房门开启的瞬间，在场所有人脑海里都出现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时间真会一模一样地重复吗？”

房间里未见任何人影，本来应该出现的“第四个出口”，现在也不见踪迹……

[1] 德国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他在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的1916年，利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中找到第一个黑洞的解。

[2] 两个或两个以上通过相互的引力沿共同的中心公转的恒星

[3] 由微观粒子的波动性所确定的量子效应。比如在两层金属导体之间夹一薄层绝缘层，电子可以通过隧道结穿过绝缘层。

[4] 文艺复兴时期瑞士的医学家、自然哲学家。他主张把人体看成小宇宙，把自然看成大宇宙的自然观。精于炼金术，首次使用加入了金、铜等金属的内服药和酏剂，成为医药化学的先驱。

[5] 俄国小说家，与托尔斯泰齐名的世界级文豪。都市文学、荒诞文学的创始者。追索人的内在矛盾，开辟近代小说表现的新的可能性。著有《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昆虫的真面目

然而这次和寻找真沼的时候不同，备用钥匙就拿在手里，开门时昆虫的声音尚未停止，因此所有人的脑海中仍存有“第四个出口”的印象。

是地板？是墙壁？还是天花板？

当大家呆呆地环顾四周时，大家受到了第三次惊吓。

“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是牧神^[1]的笑声？是众人的自嘲？大家从书房慌忙退回“黑色房间”时，得意地大笑着从外边房门进来的，竟然是三十秒前在书房里消失的霍南德。奈尔兹穿的是红褐色的夏衫，霍南德则是青绿色夏衫，刚才在书房里消失的人的确穿着青绿色夏衫，而眼前这个止不住大笑的少年也是身着青绿色的衣服。

“哈哈！怎么样？奈尔兹，连我都能完成这样的魔术。”霍南德朝呆呆地站在布濂身后的奈尔兹说着，又一次发出令人害怕的笑声。

如此异常的过程，的确只能是在黑色舞台上展示的魔术！这个少年如同小恶魔一般环视惊愕的众人，用力抿着鲜红的嘴唇忍住笑，似乎在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原来是这样……”仓野心想，“奈尔兹与霍南德这对双胞胎的绰号，来源于托马斯·特莱恩^[2]的恐怖小说《呼唤邪恶的少年》，那篇小说里似乎也有类似的情节。对了，小说里说过的双胞胎也会表演魔术，巧妙模仿在狂欢节上观赏到的中国魔术，那是在大仓库里表演，舞台上有一条秘密通道的设计……”

“好了好了！看来各位还不明白，那就告诉你们吧！‘第四个出口’的位置不在别处，就在那床下。”

这么说，在布濂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在床下的暗处做过手脚。

“是吗？”布濂叫道，但声音显得有气无力。房间里笼罩着一股莫名的寒气。

……不，不是这么回事。那篇小说与这种情形不同。有何不同呢？

“我知道了！”

最先尖叫出声的是杏子。刚才惴惴不安的懦弱似乎一直深埋在她的内心深处，平日里呈现在外表的只是她一贯的傲慢和美丽。“幸好我不是侦探小说迷，所以旁观者清。刚才真把我吓了一跳，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却发现没什么大不了……呵呵，你们真是天才演员！”

她说着，大步走到霍南德跟前，伸出优雅的手，突然翻开了霍南德的青绿色夏衫，内侧的颜色是……

“哈哈！实在令人吃惊，居然是杏子最先发现了诡计！你们其他人真是不行！”

青绿色夏衫的内侧赫然是红褐色，霍南德的口气至此也完全消失了，绽放出天真无邪笑容的正是奈尔兹本人。

一直茫然站在布濂身后的奈尔兹，此时轻轻“啊”了一声，变成了目光炯炯的霍南德。他此时也嘲弄似地缓缓卷起自己的衣服让大家看。红褐色的背面果然是青绿色。

“那么，那声音是怎么来的？”

只要仔细倾听就可发现，昆虫振翅的嗡嗡声仍旧持续。众人再次环视书房。因为刚才过分专注于寻找虚幻的“第四个出口”，从而忽略了那是从音响里发出的声音。

“噢！原来是收音机频率共振的声音。”仓野低声说。

“不愧是仓野，药学专业的！”奈尔兹的话令人费解。他关掉床头音响的开关，然后再次把众人推回“黑色房间”。

众人或坐或站，奈尔兹轻咳一声。“这是霍南德想出的魔术，”他开始与霍南德共同说明，“各位应该都知道顺序了吧？首先，霍南德进入书房，把门锁上，然后迅速把夏衫翻过来穿上……哈哈，其实我和霍南德之所以分别穿上蓝色与红色的衣服完全是偶然，但今天还是很有效果。接着他调整音响，发出嗡嗡的共鸣声。什么？……这很简单，只要把麦克风的音量适当放大，接在音箱上，让扩音器传出的声音进入麦克风，增加的音量再次从扩音器传出，进入麦克风……如此反复，就会出现这样的嗡嗡的共鸣声。依布濂的形容，那样子好像昆虫振翅又如白蚁啃噬木材的声音。

“音响处理好以后，他就潜入床底下。我则故意装出惊惶失措的模样。各位的注意力完全被所谓昆虫的嗡嗡声吸引，开启书房房门之际，我悄悄从外侧房门离开。当大家挤入书房，发现霍南德不见踪影，我就把衣服翻过来穿上。在各位仍困惑于‘第四个出口’，吓得连床下也打算检查之前，我就化为霍南德登场了。先是一阵大笑，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霍南德就像毛虫一样从床下爬出，悄悄靠到布濂身后。当然，我们两人彼此的演技与配合很关键，但我们毕竟是双胞胎。哈哈，这么容易就骗过大家，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魔术！怎么样？真相大白之后，会发现这只不过是最低级的小把戏，没想到却是被毫不了解侦探小说的杏子小姐最先看透，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因为只有曳间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早就看到我们琢磨衣服，所以他一开始就作壁上观。”

两兄弟的讲解结束后，口出怨言的仍然是甲斐。“这算什么事？说明真沼也有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或者真沼也曾经藏在床下？然后趁我们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哼！当时不在现场的人就是荒唐得可怕！简直就是逗小孩！看我们中计就幸灾乐祸，真幼稚！但事件的真相有这么轻松吗？”

或许因为进攻性的性格，甲斐非常讨厌别人伤害自己的自尊心。他的面部有些不对称，只要稍稍扭曲就更加丑陋可怕。他此时露出了歪歪扭扭的牙齿，唾沫横飞，非“狰狞”二字所能形容。

但是，尽管对甲斐有些畏惧，但奈尔兹仍不肯认输。“话虽如此，但刚才的魔术并非毫无意义，这你应该承认吧？至少知道了昆虫嗡嗡的振翅声的真面目。”

“对！”霍南德也接着说，“提到调频杂音，一般人都会想到是刺耳的嘶嘶声，但那套音响的麦克风还可以调整到其他音域，在音量和音调毫无变化的情况下，以极轻微的音量长时间传出，再加上隔着房门，最后变为不可思议的奇怪声音。”

“就是这么回事！虽然后来带有恶作剧的成分，但并不是故意欺骗各位。”

“呵呵，说得对！甲斐，奈尔兹他们表演的把戏虽然不能生搬硬套地直接应用在实际案件的破解上，却很有启发意义，何况《续·幻影城》的《诡计类别集成》也未列入这样的诡计。”布濂支持这对双胞胎，“而且，刚才的魔术表演很简单。事实上，我似乎已经受到上天的指引，发现了关键，反而应该感谢他们。”布濂用食指抚摸着刺眼的短髭说。

这时仓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发现了关键？哈哈，这话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对，和奈尔兹的《如何打造密室》里的话一模一样。在那篇小说里，也是布濂你最先识破真相而得意扬扬。看来奈尔兹的确有先见之明。”

“我没有得意扬扬。怎么？你不相信我的推理能力？”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但很遗憾，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竟会与那篇小说的描述一样。一个人会从房间里完全消失，这一点我至今也无法相信，但一直空谈也于事无补，总之必须一步一步继续思考。……根据我的回忆，拿备用钥匙开门进入书房时，麦克风并没有连结在扩音器上。”

“是吗？”

“这么说，听见那嗡嗡的怪声时，书房里的确有人吧？如果在声音发出之前逃出去的话，肯定无法收拾麦克风的导线了。”

“噢？是这样吗？”

“雏子，从声音停止时开始到我们进入房间时为止，大约经过了几分钟？”

雏子今天穿了深蓝色运动衣和茶绿色的连衣裙，显得有些孩子气。被仓野这么一问，她滴溜溜转着大眼睛，回答说：“是布濂到正房拿钥匙返回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吧！”

“我也是这么估计的。难道问题就出在这两分钟里吗？唉，是不是我思考的方向有错误呢？我认为昆虫振翅的声音是凶手逃离密室时所必须的掩护，比如是某种工具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说，那个声音是随着凶手逃走而发出的。嗯，现在看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如果只是一般的音响杂音，那么在声音停止后，凶手没必要为了收拾麦克风的导线而留在现场，所以，至少那声音并不是凶手为了逃离密室而制造出的。或许甲斐不会认同，但如果还是套用那句话，那么那个声音与‘第四扇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怪声究竟代表是什么意思呢？总不可能毫无意义吧？否则也太无聊了。我实在猜测不出它的原因。……这么说或许是牵强附会，但是在《如何打造密室》中也塑造了类似的内容，最令人费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让鞋子的发现者——也就是我——看见那双鞋子呢？乍一看，对凶手来说毫无意义的这两种小诡计是极其相似。当然，小说里提及的杀人情节在这次事件中还没有出现。但我还是认为在虚构的小说中提及的奇怪细节，很可能会在这次真实事件里重现。虽然我没有向作者奈尔兹提出对他的小说的疑惑，但……在现实事件中的那个声音该如何解释呢？”

“嗯，虽说仓野不太清楚那个声音的意义，但是，除了凶手逃走时的必要以外，我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噢？这可出人意料。能举个例子吗？”

“例如，它可能是某种信号……”

“信号？给这‘黑色房间’里的谁发来的呢？”

当时，在“黑色房间”里的人有布濂、仓野、杏子、雏子和影山，其中真有等待凶手从书房发出信号的同谋吗？五个人面面相觑。

“还有一种可能，那是为了掩饰其他什么声音……”奈尔兹继续用低沉慵懒的语气说道。

其他声音？如果真有这种需要掩饰的声音，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这种冠冕堂皇的“意味”最后总是被扔进未知的大海里吧？

“另外，也可能并不是凶手逃离现场的声音，而是销毁真沼尸体时所发出来的，因而不可避免……”

如此说来，那怪声最后还是为了“第四个出口”的出现必然产生的吧？房间突然变成祈坛，振翅声乃是呼叫鬼神的咒语，真沼遭利刃杀害，其尸骸没有被黑洞吸走，而是被护法神灵的黑色手掌送往未知的地方？仓野那时瑟瑟发抖，也并非妄想所致。

“还有一种可能，尽管听起来很荒谬。比如，正是因为有了那个声音，所以才发生杀人的惨剧……”

“你说什么？”

所有在场的人都因为这个离奇的假设而呆呆地望着奈尔兹。

尤其是被惹恼的甲斐，更伸长了他的大脑袋。“又来了！依你的意思，让床头音响发出那种声音的人正是真沼自己，而这种扰人的噪音导致了凶手的愤怒，使真沼招来杀身之祸，最后连尸体也一并消失？哼！那种怪声传出的时间总共只有五分钟！……在五分钟内就能产生杀人动机，凶手携带凶器出现了，杀死了真沼，鲜血溅到了镜子上，接着凶手挟着真沼的尸体而去，转眼间无影无踪了？不，这样的情节在小说里或许有趣，但也仅止于此而已。”

“唉呀！”雏子突然尖叫，“这也并非不可能啊！关键就是动机，然后才是其他可能。发生的概率还有高低之差呢！反正条件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你说什么？这到底什么意思？”甲斐虽然脾气暴躁，但是对杏子和雏子还是谦让几分，所以他放低声调，用粗大的手指按着太阳穴，反问道。

“因为……假设凶手一开始就在书房里面，并没有杀人的意图，但最终不得不杀害真沼，鲜血溅到镜子上。然后凶手逃离了书房。这样的话，除了必须进行必要的准备之外，其他条件就完全相同了。……凶手最初就在书房内这一点，布濂刚才也说过，他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真沼就已经到了，时间是在一点左右。那么，凶手可能是在布濂到达之前，也可能和真沼同时到达，这样的概率非常大，我认为应该不会错。”

雏子充满自信地挺着尚未发育成熟的胸部。根据奈尔兹最后的说法，难道凶手真的完全没有杀人意图，只是因故躲藏起来的？

只是个普通人？！

如果在听到昆虫嗡嗡声的那一瞬间，这个人就突然变成了凶手的话，那么在现实中，他毫无疑问是个极度偏执的人。

仓野毛骨悚然地注视着奈尔兹。

[1]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山林之神，守护牧人和家畜，是半人半羊的形象，生性活泼，热爱大自然，酷爱优美的音乐和活泼的舞蹈。

[2] 美国惊悚小说家、剧作家、演员，曾参与经典影片《最长的一天》演出。

二选一的问题

“这不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开口的根户，双手搭在雏子的座椅靠背上，从上方低头看着雏子。

“怎么不可能？”雏子抬起下巴向上看，四目相对，雏子“噗嗤”一下笑出声来。

“不，你指出凶手潜入书房的方法，这的确不简单。我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你话题的核心没有意义。凶手是如何逃离密室的？还有凶手究竟是谁？这才是首要问题。”

羽仁从椅子中侧头出来。“言之有理！这么说，你已经心里有定论了？根户福尔摩斯？”

“别讽刺我！在奈尔兹的小说中，我和羽仁你都被描绘成头脑迟钝的笨侦探，我只不过想说，事实并非如此……听着！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这起案件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凶手。大家也都是这种看法吧？如果凶手真的存在，当然就是我们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否则无法琢磨出如此复杂的密室诡计。……所以这样就怪了。首先，可以排除是凶手的可能性的，是羽仁、曳间、奈尔兹和霍南德四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甲斐用电话联系他们时已经下午四点多，而他们当时还在一小时的路程以外的地方。而布濂、仓野、杏子、雏子、影山五人，一直在这个‘黑色房间’里，而且可以相互作证，并没有人进入过书房。所以，最后只剩下甲斐和我……”

根户忽然严肃地注视着大家。众人也隐约感到根户想要说的内容，所以都用忧郁的神情等待他开口。

“那么，我请求各位考虑，难道根本不曾涉足‘黑色房间’的甲斐和我，会是凶手吗？……当然，如雏子所言，凶手也许在真沼之前，或者与真沼同时，潜入了书房，但除非穿墙而出，否则绝对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全身而退。……布濂，我需要再次明确，真沼到达以后，并没有因为去洗手间什么的离开过‘黑色房间’吧？”

“不，绝对没有！”

“嗯，那么这两个人也可以排除了。这样，排除嫌疑的总共有十一个人，而我们俱乐部的成员总共有十二人，接下来岂不是简单的减法了？十二减十一等于一，剩下的一人可能就是嫌疑人，也就是真沼。……当然，各位可能最初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只不过是所有人的内心都在希望这是一桩杀人案，所以头脑里就想象出了凶手的存在。但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起案件没有凶手。不，等一等，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听我说完！到这里为止是我推理的第一阶段。……下面则是第二阶段。试想，假设这起案件没有凶手，那么到最后这一切就都是真沼的恶作剧。这么推理下去结果又会怎样呢？……我想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无论是真沼还是其他任何人，真的可以自由出入那个书房吗？问题在于怎么考虑都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密室过于简单了，不可能被动什么手脚！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以简单对简单’，当众人进入书房时，所谓的凶手就躲在门后绕过大家。但这次的目击者有五人，不！当时还有甲斐，所以是六人，在门后躲过六个人的眼睛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是有所变化。这样还能藏身的地方就只有床下了，与刚才奈尔兹和霍南德表演给我们看的魔术非常相似。所以，我们以此为例。在那种情况下，哪一个要素最重要呢？就是奈尔兹模仿霍南德的大笑！凭借笑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而真正的霍南德才得以爬出床底下。这就是故意转移注意力。那么正式表演时，利用什么来干扰注意力呢？我想，不会是别的，就是是那面镜子！”

说到这里，根户似乎感到一丝不安，突然喃喃自语起来，晃动着几乎看不到眼睛的脸，接着说：“哼！那面血迹鲜明的镜子，已经足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充分计算过这种心理效果，特意做了手脚，真沼不愧是高明的心理学家。不，说实在的，我认为曳间缺乏切实的不在场证据。……总之，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如果想蒙蔽一两个人还有可能，但是否能对五六个人使用障眼法就是疑问了。……虽然这个计谋相当巧妙，但后面还有问题。就是比墙壁更难以跨越的障碍，是这六个人的位置。”

根户平静地说到这里，环视了众人一眼。发现格外紧张的是杏子。在曳间他们四个人到达前，根户曾反复质问她，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明白了。听到根户这番话的其他人似乎也有所察

觉，根户声音仿佛在这个幽暗的黑色空间里不停回荡。此时根户宛如凝神倾听自己声音的回响一样，微微呼出一口气，继续缓缓地说：

“位置！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试问，用备用钥匙打开书房后，是否所有人都进入了书房？……答案是‘不’！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布濂等人用了那么长时间检查床铺、查看钥匙，却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进入书房。那就是杏子！虽然她提出了‘密室杀人’之类的说法，但自己却完全不信，并且当时她一个人坐在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正面对着书房。嗯，的确正对着，如果有人从里面出来，是绝不可能看漏。那么，最后真有人从里面出来吗？……答案也是‘不’。由于大家神色异常，她感到不安，所以后来也进入书房。直到她进去为止，她并未看见有任何其他人从书房出来。……请大家仔细考虑，关于凶手的逃逸方法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结果。怎么样？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吗？请提出来。布濂刚才说过得到上天的指引，和我的推理有什么不同吗？”

“嗯，实在缜密得可怕，我完全无话可说。我的结论也是这样！久藤小姐，可以请你稍离开一下吗？我有话问他。千万别以为这就是真相。唉！然而从曳间他们到达之前开始推理到现在，目前你运气不佳。嗯，我早就说你是根户福尔摩斯！”布濂不无遗憾地苦笑着说。

根户有点扫兴，笑着说：“我只能这么考虑了。再怎么推敲，都没有其他可能。如果否定这是唯一答案，那其他可能是什么样呢？既无凶手，也不是真沼自己的恶作剧？……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发挥作用的还是简单的减法，也就是十二减十二等于零。换句话说，不仅一开始就没有凶手，连真沼也不在那个房间。这也可能是最后的结果。”

布濂不再苦笑，表情转而生硬。

根户似乎在刻意打破沉默，继续说：“没错，无论怎样，这就是最后的结果。这样当然会产生分歧。……看见过真沼的人是布濂和雏子两个。……知道吗？现在的推理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所以我做了个试验，很小的试验。我分别询问布濂和雏子，就是真沼服装的颜色。而答案却很奇怪，两人的描述完全不同。就像刚才奈尔兹兄弟演出的魔术一样令人惊讶。……布濂回答我说，真沼穿的是蓝色衬衫，

我想雏子应该也会是同样的答案，可是，实际上雏子的回答居然是与蓝色完全相反的鲜红色……”

此时的昏暗中，可以看见羽仁比昏暗更昏暗却又有些灿烂的微笑，时断时续，这种断续反射着各种不同的色彩在深邃的黑暗中飘舞。那是一种感觉上很熟悉却又绝对无法习惯的症状。

也许布濂和雏子对这种熟悉却绝对无法习惯的症状也有相同体会吧？两人内心应该在无声地吵嚷和叫骂。

“是红色偏移！”这时，或许只有影山低沉而清晰的话语说出了唯一的真实。

“怎么啦，羽仁？”

似乎连自己也无法支撑一样，那声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逃往与自己毫无相干的远方。羽仁连那是谁的声音都无法分辨了。那声音仿佛从没有尽头的远方传来，而且还要永远持续下去。

对！真沼的想法应该也在其中。奈尔兹在小说里描述过真沼奇妙的既视感。这是真实的幻觉，但此时却无法与自己重叠。恰似羽仁的动作和身躯分离，飘出来的躯体失去了返回原处的最佳时机。如果说那躯体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住签字画押，那么在按下手印之前，我羽仁必须伸出手去……

转瞬之间，羽仁甚至感觉到体内不断奔涌的血液转眼间冷却并退去，如退潮般明显被吸入躯体深处。而他像主动接受惩罚一样，承受着这种眩晕……

当曳间叫着“怎么啦，羽仁”时，脸色苍白正要站起来的羽仁，话音未落时就已经像睡着了一样颓然坐下。

“不要紧！不要紧！”仓野立刻跑过来，口气沉着，扶着羽仁在椅背上靠好。“我最清楚他了。症状突然发作时，连我也会毛骨悚然，但其实不用担心。……瞧！”他凝视羽仁的表情，“瞧！脸上的气色好些了。症状严重但时间短暂，总之不必担心。根户，请你继续说！”

仓野的话消除了众人的担忧，于是其他站起来的人又坐了回去。尽管一开始就知道没什么好担心的，布濂和雏子的证词的不合却引起了慌乱。所以大家关注羽仁状况的同时，仍轮番注视着根户、布濂和雏子三个人。

“但是……怎么会这样？！”首先开口的是布濂，他气势汹汹，平时苍白的脸此刻涨得通红，令人心里发毛。

尽管如此，雏子仍然一口咬定：“那是事实啊！我把房门开了个小缝向里窥探时，真沼的确穿着红衬衫。他盘腿坐在床上，面对着另一侧，所以连衬衫背面都看得到，绝对不会错！”

布濂不禁一阵颤抖，反复盯着雏子与根户，表情忽然变为可怕的微笑。“哈哈！根户，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是这样的吧？……假设久藤小姐所言属实，那么一切都如你所判断的那样，真沼一开始就不在那个书房里。这样，亲眼目睹真沼在房间里的我和雏子就是说谎了，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我和雏子搞出来的闹剧。……嗯？于是你就以为，是我和雏子两人在演出一场虚构杀人的闹剧之中，可能会有什么地方出现破绽，所以开始试探着询问，很快就发现衣服颜色这个漏洞，因此得出是我和雏子两人合谋演出杀人闹剧的结论，对吧？

“哼！或许首先我应该称赞你的敏锐。因为连我都没想到真沼的衣服颜色会变化。以结果而论，发现这项令人费解的事实，也该算是你的功劳。但是，真的假不了！你的推理完全是建立在杏子没见到任何人从书房出来的证词上的。当然，我知道你对杏子的证词格外偏向……哈哈！但如果久藤小姐说了假话会怎么样？结果就说明，我从奈尔兹兄弟的肥皂剧中所获得的启发就更加正确了。”

说着，布濂回头以犀利的目光望着杏子。夹在两人中间的雏子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错，”根户抢先一步明确回应了布濂的质疑，“那的确是我说的。也就是说，这是个二选一的问题，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真沼演出的闹剧，杏子要么看错了，要么就是因为某种理由而做出了不实证词。另一种解释则是，一切都是布濂你和雏子合作演出的闹剧。……我并没有去断定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只能说是二

选一。凭我的能力，还无法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接下来，希望各位好好动脑，但无论采信其中哪一种解释，这次的事件都不过是出闹剧。事实上并未发生什么杀人事件。……所以，不论哪一种解释是真相，我都不想再深入追究了，直说吧，哪一种都无所谓。……虽然会抢影山的风头，但现在我还是要打一个纯物理学上的比喻，可以吗？那就是假设这里有一块木板……”

根户忧郁的语气已经不知不觉恢复了爽朗，在半空中比画出一块四方形的木板。在十个人的注视下，确实很逼真。

“板上有两个孔洞，就像这样间隔微小的平行穿透的木板的细长垂直孔洞。对！是两道垂直的细缝。接着，准备一处小光源照射这块木板。另外，在光源的对面也取来一块木板，那么木板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光影？……从常识来判断，也会映照出两道细长的光影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两条小孔非常纤细，而且距离非常近，映照在另一块木板上的光影会变成美丽的条纹，就像这样的垂直条纹。这是因为两条以上的波纹相互接近时会发生融合，就是所谓的干涉现象。这样的实验说明，光不但有粒子的性质，也同时具备波纹的性质。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光兼具粒子性与波动性得到了证明。不仅如此，如果光具备了这种双重性，那么其他粒子又如何？从实验的结果可以观察到，电子、质子或中子，甚至它们所构成的原子和分子，也都具有明显的波纹性质。这种物质本来就具有粒子和波纹的双重性，是与影山刚才提到的‘不确定性原理’相互联系的。

“……不，这似乎已经误入歧途。还是回到木板的问题上吧！现在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反对观点。光具有波纹的性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光还是光子这种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也绝对不会错。那么，对于一个光子的运动又该怎样表述呢？如果以有孔洞的木板为A，放置在光源对面的木板为B，那么到达B板的光子，究竟是从A板上的哪一个孔洞过来的呢？干涉现象发生时，不应处于某个位置但却已经到达该位置的光子，究竟是通过哪里到来的呢？如果执拗地坚持一个光子是通过某个孔洞而到达的常识性观点，肯定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就结论而言，一个光子并不是通过其中的某一个孔洞，而是同时通过两个孔洞。如果不这样思考，就无法说明光线的干涉现象。只有这样思考，干涉现象才有合理的解释。更详细的说明可以由影山来讲解，这些都是现代物理学上承认的事实。一个光子同时通过两个孔

洞，而在到达B板处，才恢复成原来的一个光子，也就是说，并不是‘哪一个’，而是‘两者都是’。虽然听起来很深奥怪异，但却是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一个光子通过两道缝隙怎么可能？如果能，那么在孔洞处安装一个捕捉光子的仪器，就能检测到半个光子吗？所谓的基本粒子，说的就是无法继续分割的粒子吧？嗯，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论点。在进行实际实验时，的确无法检测到半个的光子，光子总是被某一个孔洞所捕捉。这样实验的结论，还是说明光子只能是从某一个孔洞通过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这么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孔洞处捕捉到光子，但如果无法真正在途中截取光子的话，那肯定是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也就是说，无法捕捉的光子尽管同时通过两个孔洞，无论在什么地方被捕到，都会在那一瞬间恢复成一个光子。因为具有这种特性，所以只要使用某种理想的仪器，肯定可以在某个孔洞中发现光子。这种理论或许会被称为诡辩，但实际上，它表述了事实。光子，一切的基本粒子，一旦获得释放，直到下一次被拦截为止，其位置通常只能用可能性来表示。关于光子的奇妙运动，朝永振一郎^[1]博士写过一篇名为《审判光子》的短篇作品，很像法庭推理，十分有趣，奉劝各位读一读。……好的，现在再回到刚才的木板问题上，依照现代物理学所承认的，光子可以同时通过两个孔洞是毫不夸张的事实，绝对不是‘哪一个’的孔洞。”

根户言语积极热情，动作手势丰富，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像是要确定大家的反应一样留意着每个人的表情。根户是否满足于自己的讲话，大家不得而知。

“嗯，并不是‘哪一个’。……哈哈，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阐述如此冗长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不能不认为这次事件的真相正是酷似光子的运动。杏子的证词是否属实，抑或雏子与布濑做了伪证，从常识上说是二选一，也就是‘哪一个’的问题。可是，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既然没有发生杀人事件，那么就都没有必要深究了。如果一定要弄清楚，那我建议，就当它们二者都各有一半的几率好了。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将来总会真相大白的。到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吹毛求疵了。”

根户的长篇大论终于告一段落，虽然有些部分无法让人理解，但也并没有人提出反驳意见。沉默良久之后，杏子突然低声开口问：“雏子，他说的是真的吗？”

普尔金耶现象

那以后，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真沼依然杳无音讯。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从关东到中部，天空异常清澈透明。这种空气透明度急剧提升的奇妙现象，数十年才可能出现一次。或许，真沼就融入了这夏日晴空里了吧？自从二十四日以来，真沼就没有返回他位于赤坂的住处，给他仙台的老家挂电话询问，也同样不知所踪。

看来必须重新思考这个案子了。

心情焦躁的十一个人，并没有注意到星期六这一天罕见的天气，夜晚来临了。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没法接受，都是因为影山这个眼镜猴说了一大堆无聊的废话，把大家聚在一起讲什么物理，忽视了现实，结果才会变成这样。”

甲斐的脾气一向火爆，他忍耐三天已经极为罕见，但现在终于再也坐不住了，先发了脾气。这是晚上八点，甲斐、布濂、仓野、羽仁与雏子聚集到根户位于白山的公寓时发生的一幕。

“算了算了，不要发这么大的火。仓野，你那边怎么样？结果出来了没？”羽仁说。

甲斐疲惫地颓坐在椅子中。

被叫到的仓野慢慢睁开惺忪的眼皮。“啊，出乎意料地耗费时间。我找了一个血液学专业的人帮忙，但那家伙是个邋遢鬼，要我帮他彻夜工作，而他自己却昏昏欲睡。……根户，如果事件的真相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溅在镜子上的应该是狗血或猫血。然而经过检测，那的确是真正的人血，而且血型也是AB型，与真沼的血型一致……”

“真是人血？！仓野，这么说，那的确是真沼的血，果然是杀人事件！但是，居然……”根户显得十分狼狈，开始唉声叹气。他曾下过的判断已经彻底崩溃了，所以这样的表现也是理所当然吧？只见他额头上冒出细汗，脸色苍白，平日的阳刚之气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明显地表现出深深的懊悔来。

静静注视着根户的雏子说：“可以说形势急转直下了。……当时本来想说却忍住了，即使我的证词完全是伪证，可那房间里确实有人在放唱片，这是事实。因此，至少也要相信我和布濑的证词。……但如此一来，就可能是真沼和杏子阿姨联手布下了迷魂阵，但躲在床下瞒过所有人的诡计本身，再怎么分析，似乎也不具备可行性。不，不只是这样！那天聚会的人数，以及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谁都无法预料。如果当时蜂拥进入书房的是九人或十人，又会如何呢？或者进书房的人数虽不少，却有人像杏子阿姨一样没进书房，结果又会如何？”她瞄了一眼不以为然的羽仁，“是吧？危险性那么高，还必须见机行事的诡计，谁会去付诸实施呢？何况回想当时的情况，杏子阿姨也没理由必须留在‘黑色房间’里。所以真沼要表演逃脱术的话，也没必要另外纠缠两个人，何况那两人对侦探小说并不痴迷。没读过侦探小说，却想在业余爱好者面前表演密室逃脱的戏法，怎么可能呢？……羽仁，你是密室专家，你怎么认为？”

“不，别再称我专家了。奈尔兹那家伙在小说里也这么写，真让我下不来台。”羽仁一边低声说着，一边缓缓点燃香烟来消磨时间。

“大致说来，所谓的密室只要经过仔细分析检查，通常都很容易被破解。你知道‘要求前提的问题’这句话吗？”羽仁四天前曾在“黑色房间”里神志不清，此时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他将手臂架在铺着纱巾的小桌上。

根户迷迷糊糊地回应：“啊，就是在开始推论之前，首先必须有正确的前提……”

“对！没错，很正确。说的就是构成你推理基础的几项前提。问题就在这里！根户福尔摩斯以逻辑性推理法为前提，是假设在这次事件中，凶手就在我们的俱乐部成员里。真的是这样吗？不！不要嘲笑我。这次是个例外，这种地毯式的拙朴方法是严谨的。接下来，我和曳间、奈尔兹与霍南德也不是凶手，对不对？现场的五个人不是凶

手，是真的吗？何况，在你的推理中，你和甲斐仅仅因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密室，就排除你和甲斐是凶手的可能。然而，果真是那样吗？”

羽仁转而面对坐在椅子上的根户。“希望你不要太介意。我们并不是要找你推理的破绽，只是采取了更加严谨的态度。……目前这个部分，我必须谈谈自己的推理方法才行。首先，这次事件的真相，必须先在各种假设的状况下分类，就是两种可能：A不存在杀人事件。B发生了杀人事件。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状况。首先讨论A，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 真沼制造的闹剧。(2) 真沼以外的人制造的闹剧。

“在根户提出的‘二者皆有’的推断中，‘杏子小姐证词虚假’属于(1)，‘布濩和雏子证词虚假’符合(2)，(2)的方法简单，而(1)的真沼操纵的闹剧，除了根户认为的‘发现者进入房间时躲在门后’的方法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与其说是密室诡计，不如说是逃离密室的诡计。将以上因素汇总起来，则A的‘不存在杀人事件’就可以先排除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考虑最糟糕的可能，也就是在发生了命案的情况下，找到真相。嗯！如果一切以此为前提，就算发生了错误，我们也不会后悔。怎么样？我的话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

“没有，一切都非常完美。”根户嫉妒地回答。

羽仁接着说：“那我就可以安心继续说下去了。……好，还有刚才所说的B项，也就是‘发生了杀人事件’，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可能：在雏子窥探书房后真沼被杀害。在雏子窥探书房前真沼被杀害。”

“等一等！”雏子慌忙插嘴，“你说‘在我窥探书房前’？这么说，我所说过的一切，仍然有一半没被相信了？是不是太过分了？当然，真沼的衣服颜色发生了改变，这连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但那是真的，绝对是事实！”

面对她毫不退让的架势，羽仁微微一笑说：“不，这并不是不相信，只是，我有个疑问。”

“有个疑问？”雏子鹦鹉学舌一样反问。

羽仁当即提出了出人意料的疑问，“雏子，你自己不是明确提出过证词吗？说当时真沼正面向另一侧阅读杂志。那个人难道的确是真沼吗？”

“啊！”雏子神情万分惊讶，纤细的脖颈也随之伸长，似乎她的前方有一扇无形的门，她正向门内窥探……

用针尖一样细小的电极稍稍刺激人类大脑的某一部分，过去曾经历过的事情——不只是重新唤醒被遗忘的记忆——当时的视觉、听觉、嗅觉与触觉，都会生动地重现。也就是说，再次体验过去发生过的情景。这时的雏子就是这样，虚无的门渐渐化为真实的门，而她似乎窥探到了里面的动静。

忽然，她自言自语般说道：“我不能确定。”

羽仁扬扬自得道“瞧！人类的证词之类的东西就是靠不住。例如，衬衫的颜色应该不会看错，但是，一个人如果因为其他事情而分心时，就会忽视眼前的东西。甲斐，你是油画专业的，对色彩学应该非常了解，知道所谓的‘普尔金耶^[2]现象’吧？”

这时布濂不知为什么，低声“哦”了一声。

或许，他是为羽仁正将模糊不清的现象一点一点逐渐推进到事实真相而兴奋吧？连甲斐也两眼发亮，不住点头说：“这么说，哈哈，你怀疑那个人不是真沼？”

“没错。我要先说明一下那个‘普尔金耶现象’。它是指在明亮处的红色或黄色在暗处则呈现出蓝色或绿色。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视觉细胞有细的杆状体和粗的锥状体两种。前者有一亿二千万个细胞，后者有七百万个细胞，居多数的杆状体在昏暗的情况下活跃敏感，而居少数的锥状体在亮光处活跃。色彩分辨的虽然是锥状体的功能，但如果光线太暗，锥状体就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无从辨别色彩，那时不得不依靠分辨‘物体的明暗’的杆状体来勉强认识色彩。而且，杆状体覆盖了整个视网膜，而锥状体则大部分集中在视网膜中央。尤其是位于瞳孔对称点的黄斑部，这是人眼最敏感的部份，只有

锥状体密集分布。但人类以外的动物更加极端。人类一米距离才能够看清的小食饵，几乎所有鸟类在一百米以外都能发现。但是，由于一般鸟类的视觉细胞中只有锥状体，光线一旦变得昏暗，鸟类就成了瞎子。相反，猫头鹰、蝙蝠之类的动物，因为只有杆状体，白天的强烈光线会使它们晕眩而很难看清东西，但是一到夜晚，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从锥状体与杆状体中虽然可以分别提取出视紫质和视红质，但是，这两种物质如果被光线照射到就会退色，也就是转换为视觉细胞亢奋的引信——视物质。研究一下这种视物质的构造，就可以知道他们可以区分为视网膜与视蛋白（神经膜）。换句话说，视紫质是视网膜与锥状体视蛋白，视红质则是视网膜与杆状体视蛋白各自的结合物。而视网膜是一种与维他命A酷似的物质，就此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结构式：

“其中的R的部分如果是 CH_2OH 的话，这个物质就是维他命A，如果是 CHO ，就是视网膜了。从这一点来思考，可以得知维他命A和眼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旦维他命A不足，首先是杆状体无法发挥功能，就会患上夜盲症，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失明。另一方面，视蛋白是一种与血红素酷似的蛋白质，分子量约为四万，是由数百个氨基酸所构成。总之，决定色觉的是锥状体，所以色觉的秘密应该就在视紫质上面。

“说到这里可能有点跑题了。研究色觉结构指导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是：三原色论，别一种则是二原补色论。前者认为存在分别感应红、蓝、绿三种颜色的色觉单位，后者则认为存在感应红和绿、蓝和黄二种颜色组合的色觉单位。随着研究的发展，虽然三元色论已被证实，但二元补色论中也有不可否认的部分。现在在光化学采用三元色论而在之后的情报处理阶段则二元补色论。不管怎么说，甚至在光化学阶段也没有办法明了其过程。至于普尔金耶现象目前也没有正确的说明，只知道感觉红色的锥状体集中於黄斑部，而感觉蓝色的锥状体则扩散於整个视网膜。也就是说，在视网膜中心容易感受到红色光，而其周边一带则容易感受到蓝色光。简单地叙述普尔金耶现象，就是视感度极大的部分随着视界亮度的增加，从短波移动至长波方向，但如刚才所言，若考虑到色觉单位的细胞分化，而且在视网膜出现位置差异，应该就可以了解其原因了。虽然不能说是否与昏暗中

发挥作用的杆状体有关联，但可以确定的是，感觉蓝色的锥状体比感觉红色的锥状体，在光源减少的情况下更加敏感。

“现在回头说当时雏子窥探书房的状况。因为眼睛本来一直习惯着‘黑色房间’里的黑暗，所以在直视明亮的书房内部时，瞬间会觉得里面的真沼或其他某个人穿的红色衣服如同燃烧般鲜明。……陷阱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也就无法明确分辨那个人是否是真沼。这可说是巧妙的色彩诡计。雏子看到的人是真沼，或者并不是真沼，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现在仍无法确定，所以还是必须针对两种状况分析……”羽仁说到这里，取出香烟，然后点燃。

一直茫然倾听羽仁叙述的根户，像是忽然回过神来。“等等，你就是为了最后的问题就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道理？”他伸开抱在胸前的双臂，靠倒在椅背上。

只有一个人，就是药学专业的仓野，揉着惺忪的睡眼，露出会心的微笑。

[1] 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完成了超多时论，并发表了重整化理论。与美国的费因曼、施温格同获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2] 普尔金耶捷克生理学家，发现普尔金耶现象。

关系恶劣的同谋

“你这家伙，鸡毛蒜皮的事情扯个没完没了，我们又不是来看眼科医生。”

除了根户很不满，甲斐也说：“维他命A或血红素与凶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也对雏子的证词有疑问，快点说吧。”

“啊，当然是啊。”羽仁把只抽了一口的香烟毫不吝惜地熄灭，继续进行他的严密推理，“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对呀，也应该考虑另一种情况，就是B的‘发生了杀人事件’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下，真沼是被杀害于雏子窥探书房之后，之前——的两种。根据这样的顺序，首先考虑。假设雏子见到的人的确是真沼，这样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十分钟的时间内必须杀害真沼，接着必须使尸体消失，这可不是件容易事，而且还必须时刻考虑到密室杀人当时的状况：I 凶手曾经出入现场。II 凶手未在现场出入。

“就以上两种可能来分析，我们知道，II 的远距离杀人是行不通的。因为就算有‘第四个出口’的解释，结果这个房间可能与外界相联系的位置也只有房门与斜开的窗户。……如果隔着房门，也就是从‘黑色房间’遥控杀害真沼，又要让尸体消失，除非是特异功能，否则不可能实现。即使利用窗户，也只能凭借那二十公分左右的缝隙，难道还能耍出其他什么花样不成？要说有唯一的可能，只能使用相当长的机械手了。杀人可以使用弓箭、枪支或铁锤，然后肢解尸体，再将七零八落的真沼切成一块一块的，对！就像夹起生鱼片一样运出来。这样推测的话，就可以解释得通，昆虫的振翅声，并不是音响传出的杂音，而是使用旋转式电锯发出的震动声……”

“电锯？”雏子惊恐地大叫起来。

布濂与根户也吃惊地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只能等羽仁继续说下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羽仁停顿一会儿说：“对！即使是杀人，但这样非人的暴行却没有见过。碎尸，装袋，然后席卷而去，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在十分钟之内完成呢？……当初我听到布濂说这是昆虫的声音时，立刻想象到有几万几亿只昆虫啃噬真沼尸体的场面，不禁毛骨悚然。如果说凶手将真沼的尸体肢解运走，那么我实在不清楚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接近真实？……话虽如此，但这样的思考方法也有不合理之处，就是窗户已经从内侧锁紧，怎么也无法从外侧动手脚。当然或许还有我们没想到的诡计也说不定，就当暂时作是一种可能性吧。……现在再来讨论I，凶手曾经出入现场，这就更难理解了，因为不只是真沼，连凶手自己也必须消失。这怎么可能？……如果只有凶手一个人逃离房间，就像根户说的那样，用躲在床下之类的方法或许真能顺利完成。但是，尸体该怎么办？难道是趁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镜子上的血迹所吸引的时候，笨手笨脚地扛着尸体逃出去？此时哪怕只是一个人脱身都已经相当冒险了。……嗯？你们说运用刚才的方法就可以？哈哈，这么说，果然是凶手将尸体肢解，抛出窗外？……看来各位都喜欢惨不忍睹的残忍的杀人手段！但这样就需要一个在窗外接应的同谋。我一想到能够镇静自若地施行这种变态暴行的家伙居然有两个，心里就一阵一阵地发毛。”

“但是，如果是奈尔兹与霍南德……”布濂突然不怀好意地微笑着低声说。

“噢，如果是他们两个的话，或许也有一番道理。可是……”羽仁弯下腰故意在布濂耳边低声说，“你这话或许应该早说。如果真沼是在雏子窥探书房的时刻被杀害的，也就是三点五十分以后，那么我、曳间、奈尔兹与霍南德四个人，就有了完全的不在场证据。”

“哎呀，别瞎说了！这情况我早就了解。如果行凶时间限定在那十分钟之内的话，要从我们俱乐部里找出凶手，那就只剩下甲斐和根户两人了。而这两个人现在都在这里！”说着，布濂还故意恶狠狠地盯着两人看。

“你敢说是我？混账！我不信什么从窗外遥控杀人之类的鬼话！何况，我更不会与根户联手。如果我要杀人，肯定自己一个人完成！”脾气暴躁的甲斐额头青筋暴跳，大声叫道。

但布濂仍然止不住地笑着说：“嘿嘿！或许还真是这样。至少，我不信你会与根户合谋。如果你们联手，应该属于‘关系恶劣的同谋’吧？”

羽仁想制止还想开口的甲斐，于是连忙继续推理。“要说根户肢解尸体，甲斐在窗外接应……或者反过来，甲斐在屋内动手，根户在外面搬运。‘关系恶劣的同谋’这句话虽然有趣，但下结论还是慎重些吧！我在想，凶手也可能是我们俱乐部十二个人以外的家伙，如果数下去，那就是第十三人，我们就称之为‘犹大’吧！因为奈尔兹的小说，或许我们下意识地产生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但绝不能否定‘犹大’存在的可能性。……话说回来，如果凶手出入书房，没有同谋，那他可能采用什么样的作案手法？对了，雏子喜欢解谜，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有待解的谜团了。”

“什么？”雏子瞪大了双眼，歪着头，“是啊……因为没有共犯，就无法从窗户运走，又不能扛着尸体众目睽睽之下逃走，所以一定会留下尸体啊。……毕竟不能在那个房间里用硫酸之类的东西把真沼的尸体溶解掉吧？何况时间也不够。这样看来，只剩下将尸体隐藏在什么地方吧？”

“嘿嘿！实在是有趣。……隐藏到哪里呢？每天在书房里就寝的布濂已经连角落都仔细检查过了，如果他都无法发现，一个足够容纳大活人躲藏的空间，那个房间里还可能存在吗？”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手捧脸颊的雏子，开始不自觉地扳起指头。“那书房里有床铺、音响、衣柜、书桌等摆设，我曾几次回味房间里的情景。……床下什么也没有，而且床架上只有褥垫，并不是那种侦探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可以装下一个人的床垫。我还把音箱举起来看过，那绝不是有人藏在里面的分量。衣柜的抽屉我也全拉出来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人更不会钻进书桌抽屉里。……我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地方？”

“对了！”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羽仁，自言自语地说，“没错，那房间里还有书橱，但是人藏在书后面，怎么也不可能。……但是，如果不在书后面，而是藏在书中间的话……”

“厉害！雏子。”羽仁弹了个响指，急促地说道，“唯一能够想到的藏身之处就是那里，书堆里面。……也就是说，那书橱相当宽，足够一个人横躺在里面。当然，普通大小的图书还是不行，但四个书橱中有一个，摆放着成套的百科全书，在那最下面一层大小已经足够。而且百科全书都装在漂亮的盒子里。……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书盒扎成一排，中间刨空……会怎么样？岂不成了豪华的棺材？还有，雏子，刚才你说书桌抽屉里容纳不下一个人，但如果是抽掉书盒的百科全书紧密地摆放的话，抽屉能装下吧？”

根户发觉众人陷入了沉默。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为什么会很慵懒。

“的确是提不起精神。然而，这件事怎么样都无所谓。”根户暗想着望向窗外。疲劳感如同细雪般飘落堆积。根户曾经梦见深海里的景象，而在窗外延展的却依旧是黑暗。为何会如此疲劳？眼皮深处灼热，能感到一丝血腥气。

根户时常灵魂出窍，这时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对于他就变得无关紧要，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逢魔时刻”到了。当然，其意义与奈尔兹的完全不同。

恐怕这样的瞬间，只要是地球上的人类，或多或少都曾体验过吧？真沼的既视感和羽仁的发作，堪称极端吧？

比如，学校里的休息时间，学生们四处分散，熙熙攘攘，可有时大家的对话会完全中断。那样的时刻总是出现在教室里，大家会一齐回头望向教室门口，以为是老师来了。但紧接着就发现什么事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偶然的静寂，于是所有人都会尴尬地笑出声来。根户总是在这样的瞬间发出窃笑。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人们分别拥有各自的“逢魔时刻”。如果众人的这种时刻相互重叠，就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奇异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

这样的事件，是人类凭借推理能力所能解决的吗？根户很久以前就顽固地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无法解决的事件。所以，在事件发生当天他提出的推理，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他这种理念的实践。

或许这是被歪曲的逻辑！刚才的推理也不过是凭借量子力学发展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存在牵强附会的地方，论证方法也不尽纯粹合理。但是根户认为，所谓的支配世界的合理性，其实与现实世界是无缘的。或许在未知世界里并不需要事实——根户确实就是这么感觉的。

因此，让根户感到安心的合理性，只出现在数学世界中。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他就完全不清楚支配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原理，最后他只发现了一个困惑中的自己。或者，根户本身已经隐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他只能对自己的主观感觉听之任之。

是的，仅此而已。

根户忽然回想起当初参加棋艺研究会的情景。那时曳间尚未加入，但几位新成员中有仓野。根户因为从中学时代就学棋，棋力已经相当厉害，而仓野则完全是初学者。最初两人之间的对奕根本不用论胜负，尤其是第一次，仓野下了两手昏招而败，至今仍是大家的话题。仓野在获得首胜之前，可能曾有过的一百连败吧？但初次胜利令他大喜过望。直到现在，仓野还记得那次对奕的完整内容。

从那以后，仓野的胜率慢慢提高，到现在已达到三七的比率。本来在围棋方面，根户就自夸具有五段的功力，在比赛中对胜负手也感觉出众，尤其在终盘的判断方面，更是经验丰富。

稍后才加入棋艺研究会的曳间却很少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倒是三个人之间经常相互对战。看最近的成绩，曳间对根户约为四比六的胜率。他正好与仓野相反，拥有一流的序盘感觉。

最近和曳间的对弈大约在两个月以前，的确，根户输了。

……对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尝试采用印第安城墙式的鲁宾舒坦型是一大失策，曳间这家伙无疑深入研究过这个招式的变化。其实我应该采用路易罗培兹或卡洛肯城墙式最符合自己的感觉。最近流行的西西里亚城墙式也不错吧！

根户在脑海中掠过几种定式。

大致上说来，他和仓野都不像“鲁登斯”的店主那样执著，对几率型的游戏无法衷心喜欢，只喜欢原理受实力左右的游戏，也就是西洋棋、将棋、围棋之类的。

像这样，一方面拥有对合理性的嗜好，另一方面却热衷非理性的游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根户自己也不太清楚。可能他自己也不是个理性的人吧。根户仿佛死了心，脑海中只浮现出这个答案。

隐蔽的棺材

黑暗，无边的黑暗之中，夜晚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着自己的容貌。五个人聚集在房间里，似乎有一盏捕蚊灯一样孤零零地悬挂在胡思乱想的虚空世界里，如果有谁一声轻咳，它就会熄灭，于是所有的一切都将陷入永久的沉默里。

将近九点了，应该来接雏子的杏子却仍旧没有到，而羽仁谈兴正高。

“这是一种结论，”羽仁恢复了平静的语调，又一次点燃香烟，“你们等一会儿可以反驳，但让我先说完。我继续推理，还剩下这种可能性，真沼可能在雏子窥探书房之前就被杀害。也就是说，雏子看到的人并不是真沼。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凶手！……不，在下结论之前，我要再次问问雏子。你的说法，那个真沼模样的人正在阅读杂志，因为看不到脸，应该不知道他阅读的是什么杂志。或许是听了布濂的说法，因此让你认为他可能是在读《新青年》吧？这暂且不提，当时那个人应该是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吧？”

“的确没错。”

“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也就是说，雏子所看见的真沼或者凶手，未必就是真人！在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馆杀人事件》中，出了一个比其他登场人物看起来还生动的德蕾丝娃娃，而在这次的密室杀人事件里——根据奈尔兹的说法，应该是‘故意设置的密室’——意外地加上酷似真人的娃娃也不错。”

“这不可能！”甲斐愁眉苦脸地打断羽仁，“我也这么考虑过，就在刚才你给大家讲述你的‘红色研究’时。但是想想看，从三点半到三点五十五分之间，确实是有人更换了唱片。你想说的无非是雏子窥探书房的时候，凶手已经作案完毕，而且早就逃离了现场。但问题是，除非换唱片的人是可以轻易操纵的机械木偶，否则不可能办到。退一步讲，就算真有那样的机械木偶，也真有那么精巧，可也得能像气球一样，排掉空气就可以叠起来……机械木偶还必须可以到处走

动，自己想出逃离密室的诡计，这怎么也无法令人信服。……所以最后，我们只有承认，凶手在播放《恶魔的振颤音》和听到昆虫的振翅声之前，应该都还在书房内。哼！但是这样，命案发生在雏子窥探书房之前还是之后，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不肢解尸体，嫌犯是不可能‘黑色房间’里所有人的眼皮地下把尸体运走，并且，如果凶手在书房里播放唱片，时间上也来不及处理尸体。无论是在雏子窥探前还是窥探后，就时间这一点看，条件完全相同。……事实上，我并不认可雏子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沼的假设。知道吗？如果根据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凶手故意伪装成真沼，让雏子看见背影。因为仓野在转动门把手时，房门是锁上的，而雏子开门时却非如此。但凶手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

甲斐竖起手指，露出阴森的笑容，确定无人回答后，才心满意足地接着说下去。

“嗯，是为了让人疑惑暴行究竟是已经发生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大家已经知道那是误入歧途的想法了吧！对！就是误入歧途了。因为人们考虑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就算有谁窥探房间，并且上当了，认为暴行是后来才发生的，但在那之前，凶手本人如果未能逃离，那么就是让人有这样的推测，在本质上也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如此，凶手伪装成真沼这个假设有两项决定性的弱点：房门不锁并不表示必然会有谁会开门窥探，另一点则是如果房门不锁，不仅有人窥探，甚至还可能有人进入书房里面。是吧？一旦有人冒冒失失地踏入书房，那么一切就都玩完了。凶手既然杀了人，会选择这么危险的方法吗？……所以，别说是木偶，雏子所看到的也不会是凶手，而正是真沼本人！”

甲斐得意洋洋地转身看着羽仁。

而羽仁也同样用微笑还回敬：“嗯，的确有一套。……以结局而论，我也想要说这一点，但是一直不得要领。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那么分析就更快了。当然，我的深入推理怎么也不会否定其他可能性，但无论雏子看见的人是不是真沼，消除尸体和逃离密室仍旧是凶手的两大难题。……现在我们再整理一下思路。这次的事件依可能性精细分类，就是：

“A不存在杀人事件。

(1) 真沼制造的闹剧。

(2) 真沼以外的人制造的闹剧。

B发生了杀人事件。

在雏子窥探书房后真沼被杀害。

在雏子窥探书房前真沼被杀害。

i 雏子看见的人是凶手。

ii 雏子看见的是木偶。

另外还有两种：

I 凶手曾经出入现场。

II 凶手未在现场出入。

“如果将A排除，那么B方面，有I、II 两种思考方式，则只有I适用。根据甲斐陈述的理由，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排除凶手使用的是剁碎真沼躯体这种不现实的残忍方法，那剩下的方法只有一个了——就是刚才也提过的，藏在百科全书书盒内的方法。虽然迂回冗长，但结论就是这个。那么现在，让我为这起案件命名吧，叫‘隐蔽的棺材’！相信凶手的真面目很快就会明朗。

“……那么，现在请各位把自己脑海中的时钟拨回到四天以前，也就是二十四日中午。据先前雏子指出的那样，凶手闯入书房的时间肯定就在这个时候。这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布濂外出用餐的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潜入，另一种则是在布濂上洗手间的一点左右，与真沼一同前来。现在还无法确定哪种可能性是真实的，但凶手的确是在那个时候进入，躲在了书房的床下。……二点左右，真沼进入书房，接着打开了音响。

“问题出在开启音响之后，仓野转动门把手时，书房的门是锁上的。如果是凶手锁的门，真沼就会看见凶手。如果是真沼上的锁，则意味着真沼不希望有人发现凶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真沼清楚凶手就躲在书房里面，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是两个人要做一次吓人一跳的恶作剧，所以才这么约定的吧。但是凶手暗中却另有阴谋，就是要杀害真沼。可怜的真沼按照凶手的计划表，借口阅读《新青年》进入了书房，然后锁上房门，等待大家的到来……”

“这时，凶手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取出百科全书，拆开书盒，排列成一个人大小，内侧用订书针固定。接着用切割刀修饰，做成一具棺材。或许，在两人谋划的恶作剧中可能使用棺材吧。真沼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尸体会被放入棺材里，还饶有兴致地看着凶手操作。并且在取出百科全书以后，真沼把它们全塞进书桌抽屉内。这时应该到三点四十分左右了。凶手打开门锁，躲进床下。……这时雏子即使进入房间，也应该不会发现什么异常。虽然还不知道这样对谁比较有利，但雏子只是看了看房间而已。然后，凶手再次锁上房门，杀害了真沼。其实凶手与其刺杀，还不如用铁棍或其他什么凶器殴打更为方便。不，使用速效毒药更好。最好不流血却瞬间毙命。再利用注射针筒抽出血液，喷洒在镜子上。……但这里有个问题——棺材最多只能容纳一人，也就是说，凶手既然无法与尸体一起进入棺材，那就出现又一个问题，也就是凶手逃脱的诡计。让音响发出昆虫嗡嗡的振翅声，吸引‘黑色房间’里人们的注意力，然后凶手再次躲到床下。房门打开，几个人一拥而入，凶手趁众人的注意力被镜子上的鲜血所吸引之际逃出了书房。但是，这种推理的障碍是一直留在‘黑色房间’的杏子的证词。……不妨暂时先搁置这个问题。这起密室杀人事件想要完美，凶手就必须运出真沼的尸体，并且尽快返回布濂家。那么，布濂，第二天到‘黑色房间’造访的人是谁？”

被甲斐这么一问，布濂脸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正准备回答之际，但在那之前，根户已经开口了。

“我，是我。”

仓野好像睡着了，埋坐在椅子中一动不动。甲斐和雏子惊讶地回头，看见了根户筋疲力尽的表情。

“我知道羽仁想说什么。如果依据你的推断，凶手不会是被电话催来的四个人，也不是已经在‘黑色房间’里面的五个人，而当大家蜂拥冲进书房时，甲斐也在‘黑色房间’，所以同样不可能。这样一来，我们俱乐部里只有我存在可能。……如果还有第十三个‘犹大’之类的人，那么杏子的证词就有问题了。可是，如果我是凶手，那么一切都有圆满的解释。杏子虽然见到我逃离房间，却始终保持沉默。……不，应该说，从一开始，杏子和我就是同谋，这样就更完美了。……没错，如此一来，房里发出昆虫振翅的声音，就可以看成是以前奈尔兹曾说过的‘完成准备’的暗号，而她不进书房也是我的主意。可以不让大家发现，还积极发挥掩护凶手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凶手还是有可能逃脱的吧。……而且，我第二天上午还前往布濂家。因此，根据所有的状况判断，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我。……但是我……”

根户说到这儿停顿时，布濂突然开始笑了，而且是非常唐突非常愉快的哈哈大笑，其他人不由得愣住了。

“不，真是失敬、失敬，但是，哈哈！没办法我忍不住，实在是太可笑了！哈哈！羽仁，你虽然费了这么多口舌来推理，但眼球的故事远比你的推理有趣多了。根户，你不必担心，因为‘看不见的棺材’不在看不见的地方，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你的意思是……”羽仁有些不安地问。

布濂更加满脸喜色。“要推翻你的推理，只需一项事实就足够了。那天晚上，我曾查过百科全书。知道我查什么吗？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普尔金耶现象’！”

“啊！”几乎所有人同时低声惊呼。

布濂接着说：“当时我仔细回想‘普尔金耶现象’是在百科全书的第几册呢？后来我自己也有点惊讶了，因为平日常用的百科全书，竟然按假名排序，从什么词到什么词都排在哪一册，竟然全都无意识地记在脑子里了。我的百科全书总共有二十五卷，‘普尔金耶现象’在其中的第十九卷。我没有翻动是第一卷到第十八卷的书盒，就算真沼比普通人矮小，那样的体积也装不下他。只有二十五卷的书盒全都用上，或许才能勉强容纳。”

挖苦过对方之后，布濂又嘿嘿地笑。就这样，事件再次像屋外一样，被深邃的黑暗世界封锁了。而黑暗的世界似乎又被一个黑色匣子密闭住，永远打不开。

所有的解决方案，似乎都是为了被否定而产生的。

“可惜！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没查找百科全书，很可能会相信你的推理，然后回味自己和尸体共度的夜晚，自己就被吓得汗毛直竖。……哈哈！的确是毫无破绽的推理，但因为和重要的事实相抵触，很遗憾，这个推理还是请你收回去吧。……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没办法，还是把遥控杀人的观点重新讨论下吧。暂且不问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装置，单单那个毫无缝隙紧锁的窗户，就产生了怎样从外侧紧闭的疑问。或者针对这一点，你也早已准备了自己推理？”

面对布濂这样别有用心的质问，羽仁举起了双手，“不行了，我认输。”

布濂悠闲地靠在椅背上。“我记得有人喜欢写小说，起了个‘密室’的名字，其实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密室，只是在自由出入的建筑里发生杀人事件。哈哈，但是俗话说得好，‘现实比小说更奇妙’啊。虽然是虚构的小说，我却希望写得像这次事件一样不可思议。……但是他本人现在不在，多说无益。算了吧。我并不是对那篇小说有什么不满，只是这次事件实在有太多不可思议的谜团。坦率地说，我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是，凭借着根户和羽仁的推理，似乎感到黑暗的部分正慢慢被去除。”

布濂不再说话了，他从夹克口袋里缓缓取出琥珀色烟斗。自从用上了这根烟斗，他总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填入自制的烟丝，用专用的打火机点燃，周围立刻飘散出带有甜味的芳香。

“我的烟丝的秘方是其中加入一些的古柯叶子。”

布濂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他只顾自己津津有味地吞云吐雾。

这时根户没有忽略雏子抬头望着布濂时的表情，她脸色有些幽暗。

是讨厌烟斗的味道吧？根户并未仔细思考这些。

犯罪的结构式

“那是在我还相当小的时候……” 雏子心想。

“是的，非常小的时候，还是招人喜爱、在爸爸和妈妈中间蹒跚学步的时候，总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中玩耍。那应该是最早的记忆了，耀眼的光辉总是躲在远处，或者是缝纫机底下，或者是现今已不存在的爸爸书桌的角落。在纵横交错的阴影如同竹笼，我总是在昏暗中追逐可爱的光点，但是，那似乎是令人惴惴不安的游戏。没错！”

“我曾想努力抓住投射在黑漆漆地板上的光点，但它反反复复，轻轻摇动。那一定是从后院丹桂树的枝叶间流泻下来的阳光，但它从来不在我的手中停留，就像在嘲笑我一样，瞬间就滑走了。

“这就是我仅存的儿时记忆。是愤怒哭泣，还是淡漠放弃？总之，我不记得自己曾放弃过那种捕捉光点的游戏。

“既然不曾放弃，那么当时那个小女孩就算到了现在，也仍然在想抓住那虚无的光影。

……”

雏子忽然转身望着仓野。一直没有说话的仓野，已经无忧无虑地睡熟了。羽仁的推理被驳倒，他脸色难看地摇晃仓野的肩膀，但仓野毫无反应，似乎仍在美梦中徜徉。

“哼！从一开始就没有听我说话！”

“哈哈！没听或许更好，”布濑只要开口就会讨人嫌，“虽然谜团的黑暗部分正在慢慢去除，但事件的真相却越发深不可测，结果就是永远无法查清真相。但我认为羽仁的调查推理是相当正统的方法，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只能说凶手的诡计位于我们的盲点。喂，甲斐，你有什么想说的？”

甲斐正频频摇动他那低矮身躯上的大脑袋，听到这么一叫，就突然停止摇动。“嗯，诡计的部分我想稍后再发表意见。我现在考虑的是凶手的动机。”

“动机？”

“没错！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是我们俱乐部成员以外的人所为。也就是说，不存在羽仁所说的第十三人‘犹大’。……如果在我们之中寻找凶手，杀人动机却反而更模糊。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回顾当初这个俱乐部内部的人际关系。”

“嗯，言之有理。好！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俱乐部的历史吧。的确，就目前俱乐部的现状来看，实在无从发现杀害真沼的深刻动机。……当然，只有一个小小的齟齬。”他看着甲斐和根户。

两个人立刻心领神会。

“我知道。但这家伙与真沼的遇害无关。……首先，如果把十二位俱乐部成员依照籍贯来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六个地方。我和曳间是金泽，仓野和羽仁是神户，真沼是仙台，根户是札幌，影山来自宫崎，剩下的五个人，也就是布濑、奈尔兹和霍南德、还有杏子与雏子都是东京本地人。远在三年前的春天，奈尔兹、霍南德、杏子和雏子就已彼此认识，这暂且不提，仓野和羽仁是从小就熟识的伙伴，我和曳间是中学校友。……还有，仓野和根户，后来加上了曳间，都是在K大学的棋艺研究会里开始相熟的，而羽仁和布濑则是在K大学的侦探小说研究会上认识，这都是三年前春夏之间的事。……从夏天到秋天，羽仁认识了奈尔兹。而根户的确是在东北旅游时认识的真沼。当时是谁先搭讪的？”

“是真沼。我到了东北，肯定要去恐山^[1]啊。在山脚下的小店向一个老太婆打听，她吓唬我说，如果走错方向就会迷路，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忐忑不安地往上攀登，终于遇到一个同样爬山的人和我搭讪，那就是真沼。我们两个人一说起来，他也同样是被那个老太婆吓得够戗，不禁大笑。”根户对过去无限眷恋，“光阴似箭啊！去年春天，我在K美术大学认识了杏子，后来雏子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令人惊讶的是，雏子和布濑十年前还是邻居，经常在一起玩耍。真是

世事难料。最后加入俱乐部的是影山。布濂，你和影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影山吗？应该是去年秋天吧。侦探同好会的交流中，我认识了S*大学的影山。当时我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法真是演绎法吗？》为题发表感想，所以他非常关注我，从那以后就认识了。”布濂一边得意扬扬地说着，一边望着甲斐。

“嗯，这就是俱乐部的人际脉络。如果用图示……”甲斐说。

这时，一直熟睡的仓野突然跳起来大叫：“厄告宁！”

由于过于突然，另外四个人不禁都吓了一跳。仓野似乎这时才睁开眼，不停地揉眼睛，不无羞愧地辩解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做了个梦……真是很怪的梦。……我们俱乐部的成员都在轮流和我拉手，围成一个奇怪的圆圈团团转。同时，我还能从空中俯瞰。……那个圆圈阵型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应该是很熟悉。……耳朵旁还听到了充满恶意的声音：‘喂！这是什么？’我烦躁地眺望眼前这奇怪的图案，所有人都抬头看着我，脸上堆笑。……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仓野反复摇头。

羽仁“噗嗤”一下笑了，“真吓人一跳！你的梦啊，正好是我们在谈论的事情的真实反映。因为我的推理完全被推翻，所以大家转而从动机方面来探索，现在正重新回顾我们俱乐部的历史。”

“……这样啊？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了一些自主性呢！”

“有自主性倒是很好。……不过，你现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哦，这个嘛，你应该知道的。现在回想梦中情景，那个圆圈图案正是表示我们相互认识的关系，我还注意到那图案与厄告宁的结构式很相似。”

“什么？你说的厄告宁是什么？”甲斐惊讶地问。

仓野回答：“厄告宁是一种生物碱，听说过生物碱吧？是天然植物体内产生的含氮碱性化合物的总称，其中也包含了咖啡因、尼古丁、吗啡、可卡因等。……这样说或许更容易理解，《麻醉药物法》里面明确规定可卡因系列的麻醉药为厄告宁、厄告宁盐化物、酯以及酯盐化物。也就是说，厄告宁是可卡因系列的最基本物质，可以顺便表示出它的结构式：（见图四）

“这个R1、R2的位置如果分别为H与OH，那么这种物质则是厄告宁；如果分别为COC₆H₅与OCH₃，那么这种物质就是则是可卡因；如果分别为COCH₀HC₆H₅和OCH₃，那么这种物质就是神经毒性的可卡因了。以上这些物质都存在于古柯叶里，是具有亢奋和麻痹作用的物质，但最厉害的还属古柯碱。那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喜欢饮用的古柯碱，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麻醉药物，可以引起强烈的幻觉，据说慢性中毒症状比鸦片还严重。只要极微量的生物碱就能发挥特殊的药理作用，在药理学上也是非常热门的研究对象。目前我正在从事这样研究，所以经常看到厄告宁的结构式。……好，用厄告宁的结构式来表示我们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画一个图就一目了然了。”

仓野说着，将甲斐想画的人物关系写在了厄告宁结构式的旁边。（见图五）

所有人都不由得“啊”了一声。

“原来如此，太奇妙了。原来我们的关系成了‘生物碱’了！”羽仁好像忘记了自己的推理已被无情否定，愉快地说，“然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刚才说的还是古柯叶。如果从这里就可以使凶案真相大白，那就太完美了。……有意思的是连十年前布濂与雏子的关系都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来了。这也许是因果轮回吧！雏子透过杏子加入了俱乐部。当我知道布濂和雏子十年前还是邻居的伙伴时，感觉世界真的是很小。……哈哈！我可以想象，儿时的布濂肯定也很好玩……”

雏子忽然感觉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悄悄养着一只蜜蜂一样的小虫，这时因为受到了威胁而蠢蠢欲动。

对，儿时的往事至今仍旧记忆深刻。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但布濂……不！当时叫“阿呈”的少年，的确是我的哥哥，也是我的王子。

这个世界可能被扭转过，那时候的时间与空间很容易分离，或许二者想改变彼此相依相随的关系？雏子眼前的时间已经飞快地回到十年以前，往昔似乎从背后揪住了她的头发，不由分说地吞噬了她。雏子心想，这一定是那只蜜蜂的缘故。

其实那前后不过半年时间。后来再回想起来，那就是年轻的杏子阿姨来到下目黑之前不久的事情。搬到邻居只住了半年的孩子，就是布濂呈二。

那时，他皮肤白皙、身材修长。因为雏子当时还只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或许把对方想得太高了。但是，对雏子而言，那个叫“阿呈”的少年的确是从高处伸出手来牵着她。而且，他身体结实，反应敏锐，外表有着奇妙的曲线，这些绝不是雏子周围的其他人所拥有的。加上他天真烂漫，同时笑容还有些许成年人的气息。这些都是雏子在过去的世界里不曾看见过的，更不是年幼的她所能模仿的。少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他的新鲜、他的幻想，全都在少女面前毫不吝惜地散发了出来。少年从那时就兴趣广泛，独自一人探究各种各样的“魔法”，而少女始终兴趣盎然地倾听。对于少女来说，少年本身就是“魔法”。

少年教她各种各样的知识。虫子是用脚来感知声音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绿色的花朵；钻石和煤炭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小狗能听见人类耳朵听不见的高音；蜜蜂可以看见人类眼睛看不到的光线；恶魔最早本来是天使的同类；深海里也和地面一样会下雪；舞蹈病就是一整天疯狂跳舞的疾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百幕大”的王国沉入了海底；从月球反射过来的亮光需要一秒多钟才能抵达地球；太阳光需要八分十九秒才能到达地球；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发出的光则是一千年以前的了；望远镜能看到的星球都不是它们现在的本身，而是几万年、几百万年、几亿年前的模样。

在这些无数的星球中，一定还有和我们地球一样，有人在上面居住的星球。

少年的每一句话都那样的有魔力，令少女的心怦怦直跳。引导少女认识侦探小说魅力的人也是这个少年，两人经常玩一种“侦探捉迷藏”的游戏，少年瞬间就成了魅力十足的侦探，一下子就抓住凶手。

少女总是追在少年身后，穿过黄杨树篱，进入栎树林。那里有两个人的秘密天地，少年的星空图和色彩斑斓的玻璃碎片藏在那里，藏在榉树、枫树，还有银杏树的下面。少女紧追着少年跑，但少年总不忘伸出他温柔的手。夏日的骄阳下，从供水塔到仓库后，再越过木材堆，两人总是不停地奔跑。

然而，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少年突然不见了。

雏子也认为那是一种“魔法”。那样光彩夺目的“魔法”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的阿姨住进了下目黑的家。因为富山老家的双亲去世，杏子被收留到姐姐家。对雏子来说，与其说是阿姨，不如说是像姐姐一样的杏子的出现，另一个新季节开始了。

时间缓慢地刻划了十年的昼与夜。在偶然的机缘下，雏子后来与布濂重逢。布濂已经彻底改变了，尽管容貌还残存着往昔的轮廓，但留有刺眼的胡髭，说话总是尖酸刻薄的语气，已经令人无法把眼前的布濂和当年的少年“阿呈”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他那不可思议的笑容，已经变得神经质且捉摸不定。虽然还知道一些关于魔法方面的知识，却与往昔却不可同日而语了。雏子始终无法从布濂身上感受昔日少年的气息。

而且，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雏子也绝不认为这是“魔法”。

对雏子而言，所谓的“魔法”，在那个暮夏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1] 位于日本青森县北部，下北半岛，火山。海拔八百七十九米，在破火山口内有宇曾利山湖。作为女巫集中的灵地而闻名。

恶意的獠牙

“但是，那个什么厄告宁和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呢？”甲斐叹了口气，“这次事件显然是在模仿奈尔兹的小说，恐怕同样要连续杀人。但是第二次的杀人就是使用厄告宁毒杀吗？我们根本弄不到这种药品，如果有谁能弄到，大概也只有念药学的你了。所以，不要过于注意鸡毛蒜皮的小事了，还是把焦点集中在人际关系上面吧。关键在于真沼背后人的际关系。”

仓野对此也无话可说。“你这么说有道理。在梦里虽然是重大发现，但和结果也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巧合。但关于真沼被害的理由，我怎么想都只有一个。……噢？你们感到意外？我想如果真沼被杀，肯定和他本人的美貌有关。”

仓野这么一说，羽仁也接茬说道：“我也正是这么想。一般说来，不可能是金钱纠纷，所以动机还是在精神层面。仓野可能联想到了《来自美少年的悲剧》吧？确实有可能……凶手很可能私下里狂热地暗恋真沼，那天突然无法克制自己，为了让真沼完全属于自己，满腔热情偏移到将真沼杀害的方向去了。……作案的现场就是书房，但他又不想让真沼的丑陋尸体暴露在众人面前。所以，不只是凶手自身，真沼的尸体也从现场消失才最好。于是他实行了让真沼完全属于自己的仪式。……对，这样就有合乎逻辑的说明了，可以解释凶手带走真沼尸体的原因。”他呼了一口气，“但是，带走的尸体怎么样了呢？要知道这一点该怎么办呢？正像江户川乱步的《虫》，只要一想就毛骨悚然。”

“但是，这样的推断还是没什么结论，甚至连凶手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仓野像是整理思绪一样说，“只是，无论从动机还是行凶手法上看，都不能想象雏子会是凶手。……怎么了？雏子，你从刚才就一直沉默……”

雏子慌忙说：“没什么……我正听得有趣。”

说着，她的脸上浮现出可爱的微笑。其实，她也觉得自己看起来有点心事重重，不知为什么感到害怕。但现在意外说出很开朗的话来，她稍稍放心了。

“可是，不知道凶手是谁，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呀！或许调查所有人的血型应该更有利于推理吧？……那面镜子上的血迹是否为真沼的血现在还不知道呢。如果尸体真消失了怎么也应该向警方报案。那或许并不是真沼的血，也有可能是凶手自己的血。……事实上，仓野调查血型或许正好触及了凶手的盲点。”

“嗯！也有一定道理。……那就当做是参考吧。我是O型。”仓野说。

羽仁接着说：“我是B型，根户也是。”

“噢，我是AB型。AB型一个也没有应该很没意思吧？”布濂语带讽刺。

“是啊，我是O型。”甲斐反唇相讥，“对了，有件事不能忘。雏子，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应该也出现过，蔷薇花应该说过‘从我们这边开始不合礼仪’，是不是？”

雏子回答：“唉，对不起，我也是AB型。”

“好了好了，其他人呢？我只知道曳间是A型。”

“以前说到血型问题时，我曾问过大家。杏子是O型，还有，奈尔兹和霍南德是A型。至于影山就不知道了……”仓野住口了。

布濂接腔，粗声粗气地回答：“我是B型。”

于是甲斐说：“好，这样全体成员的血型都清楚了。AB型只有布濂和雏子吗？……嗯，关于血型就说到这里吧。反正仓野等一会肯定会炫耀他的血型知识了。真是的，就是有人喜欢卖弄，不走推理的正道，所以只能得到皮毛。”

甲斐在房间里昂首踱步，还打算继续说下去，但此时布濂却已吸完了烟斗，正对着烟灰缸啪啪地磕出烟灰。“哈哈，但事实上，你也只是口头巨人，根本没说出什么推理内容。”

甲斐猛然停止踱步，回头望着布濂。“哼！我可不会轻率地就提出可笑的推理，在我灰色的脑细胞里，正一步步确实地剖析事件的谜团！”

布濂忍不住低声笑了，说：“像真的一样！”

这句话接得非常漂亮，甲斐神情一变，瞬间涨红了脸，青筋明显暴露出来。

“你什么意思？”就像是痰卡在喉咙里一样，甲斐低声问。雏子看到这副情景，不由暗自担忧。

但布濂仍保持讥笑的面容，似乎在故意刺激甲斐。“解释这个意思！你到底做出什么样的推理了？话虽难听，但我说错了吗？事实上你连头绪都还没找到吧？哈哈，哎呀哎呀，真可惜！你生气了？那正好说明我的话没错！如果你能推理，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哈哈，心平气和客观地说不就好了嘛！你的毛病是只会贬低别人，这最终会失去方向。”

甲斐的额头本来就很多皱纹，现在显得更多更深了。只见他两眼圆睁，身体微颤。而其他人都只能呆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雏子看见甲斐充满血丝的眼中理智在急速丧失。

“什么？你说什么？”

“哈！你没听见吗？……要知道，虽然你可能不高兴，但这次的案子发生在一群贪婪的侦探小说迷中间。与其急于下结论让事件坠入五里雾中，不如仔细探讨事件外貌所展现的每一种巧合，这才是上策。……而你可能错了，凶手喜欢自我表现、喜欢暗示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你是凶手，大概就不必进行如此麻烦的推理竞赛了。嘿嘿！刚才有人提到犯罪的动机在于真沼的美貌，如果从这条线索追查，可以说，你是凶手的可能性极大。”

“胡说！我……我可没这种癖好！”甲斐唾沫四溅，大声叫嚷道。

但布濂仍是带着笑容。“没这种癖好也一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判断。也就是说，凶手忌妒真沼的美貌。……尽管他那罕见的美貌乃是与生俱来，但凶手却不肯容忍。如果是这种情况，还有比你更像凶手的人吗？”

甲斐头上青筋迸起，十分可怕，全身像在空中伸展，无数次地颤抖。其他四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听到甲斐咬牙切齿。

在空气微微晃动一阵子之后，甲斐突然跳起来冲向房门，“啪”的一声，关门声震耳欲聋，甲斐已经消失了。

“怎么弄成这样？你也太过分了！”片刻之后，根户开口指责。

但布濂却是满不在乎的模样。“算了，没关系，这些话对那家伙算不了什么。”

“喂，布濂。”仓野插话，“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布濂直到此时才睁大双眼。“嗯？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有点奇怪……奈尔兹的那篇小说也一样，我怎么也弄不懂他对甲斐的描写。”

“是啊，我也弄不懂。为什么那家伙被描述得就像另外一个人？”

“嗯，描述当然是重点，但我最注意的是，奈尔兹从甲斐手中接过《花语全集》的场面描写，我一直很在意那部分。小说中当然偶而会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据说那本书也真的是甲斐发现买来送给奈尔兹的，但有关这一部分的描述……这么说吧，那种言语间的转折，似乎意味着什么。”

“啊？那部分啊！”布濂也若有所思地点头，“那部分的含义，我大致可以猜测出来……嗯，虽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难道你没发现什么吗？”

仓野似乎有些惊讶地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甲斐这家伙是个惯偷……”布濂挺起腰来说道，“我曾亲眼目睹过一次。曳间可能早就知道了。……在那篇小说中也写进去了吧？翻过来看封底时，旧书店的价签忘了撕掉，还是用浆糊牢牢地贴着。我因为人在现场，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奈尔兹无疑也是明白的，所以才特地写出这个细节。哈！奈尔兹那家伙也可谓眼力一流！也就是说，奈尔兹也认为从旧书店买回来的书不会留下价签。就是暗示甲斐的顺手牵羊。还写了以前甲斐的房间里有两把木椅，也是从附近的小学里偷来的战利品。奈尔兹的用意是忠告甲斐。……嘿嘿！多么温柔体贴的忠告啊！但是很无奈，他枉费心机了，知道甲斐是那种人之后，奈尔兹也知道忠告对甲斐是无用的。当然，这样写对甲斐而言或许并不是不幸，因为只会靠顺手牵羊来寻求刺激的家伙，不可能实行这次这么玄妙而不可思议的犯罪。……甲斐这家伙虽然带着愤怒离开，可是也能因此排除他在这次事件的嫌疑，他心里反而会很高兴吧？”布濂快活地说着，点燃了第二口烟斗。

“啊？真是这样吗？我完全没注意。”仓野似乎感到自己很没面子，搔了搔头发，“那么，在《如何打造密室》中，或许都以这种手法，给所有人都有悄悄的暗示。……哈哈！这可就令人有些担忧了。在最后一节，奈尔兹对我说，也就是对仓野说：‘你早就看穿真相了吧？’看到小说时，我还认为奈尔兹高估了我的侦探能力。但现在回想这些细节，那也许是在讽刺我说‘你既然读了小说，应该能找出凶手。但是对于真实案件，却又束手无策’吧？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不得不佩服奈尔兹洞悉先机的眼光了。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

仓野这么一说，根户也伸手抓抓鼻子。“哈哈，不能这么说，这令人泄气，是不是，羽仁？”

“没错！”羽仁露出苦笑，“反正，我现在只希望这次的事件是真沼表演的闹剧。”

“是呀，真的……” 雏子终于开口的时候，房门突然响起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那时，在场的五个人似乎都盼望来的人是真沼，也认为可能是刚才负气而去的甲斐再次回来。但出人意料，杏子出现在门口。

“唉，杏子，你迟到了，都快十点了。” 根户说着，想要举起手打招呼。

但杏子全无笑意，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众人。

“怎么了？啊，你没遇到甲斐吗？”

杏子默默地摇头，缓缓走近雏子。

杏子今天不正常，这时谁都看出来了。只见她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慢慢走到雏子面前站住。两三秒的时间里，大家都感到了莫名的不安，面面相觑。

“雏子。”

“什么？” 雏子怯声回应。

“没什么，你冷静些听我说。……我接到消息，姐姐他们……不，你的父母亲今天在那边意外死亡。”

死一样的沉默。

装模作样伺机而动的现实，此时突然露出獠牙扑袭而来。他们的确清晰地看见了那种景象。白色房间瞬间转变成暗红，剽悍的外形如软体动物一样缓缓垮塌。大家都愣住了，比真实的血淋淋的景象更可怕的杀人剧上演了。

无休无止的沉默。

而且，世界似乎永远无法恢复原貌了，微微耳鸣中是长久的安静。

但是，没过多久，雏子就大声哭喊：“骗人！”同时大声痛哭。

蹲在杏子脚边不停啜泣的雏子，早已不是什么爱丽丝了，看起来只不过是个平常的十五岁少女。

* * *

转瞬之间一个星期过去了。真沼依然没有露面，恶意又恢复了安静，蜷回世界一隅，没有人能看见它的真面目。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的雏子双亲的葬礼也如期完毕，而谜团依然残存，在咬紧牙关的两人面前，时间流逝，留下的只是嘲弄与轻蔑。

漫长又混乱的时间啊。

第三章

门扉魅影

“怎么会这样？”仓野轻轻叹息。

奈尔兹也皱起了眉头，对他的疑问表示理解。

但仓野话锋一转：“这不会是意外事件，肯定是恶魔所为。”

望着一闪而过的街道，奈尔兹没有回答。雏子那瘦小的背影在他脑海中浮现，转瞬之间又和轻轨车窗外的景色同时消逝了。

怎么会这样？

连这么简单的话他都不想说了。其实哪怕是失灵的咒语，也可以姑且听之，但是如果自己仍然依赖于这失灵咒语一样无用的语言，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现在，只有温暖的座席能帮助他。虽然身下的座席已经不仅仅是暖和，但奈尔兹还是微微颤抖。

真沼失踪了，所以还难下定论，但雏子双亲的噩耗，怎么也不能用偶然二字代过。因为这次的事件一开始就有太多的暗示与巧合，而对于这些疑点，颓然坐在奈尔兹身旁的仓野也同样清楚。虽然他们两个并不是直接的当事人。

“虽然你早就开始写作小说了，但在我阅读之后的第二天就接到噩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神灵的托付？难道这次事件的内幕永远也无法揭开吗……”

“这一点嘛，”奈尔兹反射性地回答，擦拭了一下脸颊，“对我也是一样，时而会感受到一种观念在强迫我。难道这次事件全部是我……不，是我的分身术所为吗？难道我的脑海里存在着恐怖的杀人狂，他突然窜出我的躯体，杀害了曳间，然后赶赴欧洲，制造雏子双亲的交通事故……”

“不，也难怪你会有这种想法。的确，不幸的偶然出现得过于频繁了。好了，也别太在意，不要让这次事件影响你的创作。我还等着读你的小说呢。”

“嗯，那当然。”奈尔兹很快恢复了开朗的神情，搔搔纤细的头发，视线在轻轨车厢内游走，似乎仍然感到寒冷。“那么，仓野，你有什么打算？还未解开事件之谜吗？”

“是啊，明天就是推理竞赛的日子，虽然没什么自信，但殚精竭虑的结果，总算有一项论点了，现在我更加佩服凶手的头脑。总的来说，这次杀人使用的诡计，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毫无意义，但是在我们这些侦探小说迷中间却发挥了可怕的威力。……唉，不行，详细情况等到明天再说吧。虽然推理竞赛有可能延期……”仓野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对了，据说‘黄色房间’又加增了鬼娃娃。虽然与事件无关，可是最近却总是有事情和鬼扯到一起，真奇怪。……哈哈，干脆把一切都视为恶鬼所为，也许还更有意思呢。占卜方面好像有所谓‘百鬼夜行日’之类的说法，时间似乎就是七月十四日前后。下次应该问问根户。”

“百鬼夜行日？……可是，事件发生在大白天吧？鬼会在大白天出来吗？”

“说的也是。”仓野半开玩笑似的说，然后又是沉默。

只要一沉默下来，奈尔兹的脑海里就又浮现出雏子的背影。遗体已经送回来了吧？葬礼的时间确定了吗？不，更重要的是，雏子以后怎么办呢？各种各样的疑问与不安都堆积在奈尔兹的脑海里。他说不出更悲痛动人的哀悼之词，是因为那个瘦削背影的缘故吧？

静默之中，奈尔兹一声长叹，微咬嘴唇。“可是，……对了，这起事件就算不是百鬼所为，但或许也是一种魔性在发挥作用。就是这样。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事故和曳间被害的案子没有关系，但是……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不幸，弄得现在一切都接近崩溃，这我实在无法接受。现在我终于深深地体会到了真沼的话有多么沉重，虽然很啰唆。真的，绝不能再发生杀人事件了！从那天算起，已经有两星期没见到真沼本人了，究竟是怎么了？……如果哪里发现了真沼的尸体，我该怎么办才好？到那时真的不能写小说了。”

“奈尔兹！”

仓野轻抚少年的后颈，抱过他的头，两张脸正面相对。仓野可以感受到对方轻微的颤抖。

“奈尔兹，你……哭了吗？”仓野悄声问。

“瞎说，我才没哭呢……”

但是，“只是有点冷”这句话他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奈尔兹依偎着仓野，闭上双眼。

每次轻轨列车靠站，总有几个乘客上上下下。在这盛夏的中午，在其他轻轨乘客眼中，车上这一对肩靠肩的学生或许有些怪异吧。

时间如同纺车缓缓转动，一点一点地流逝。而另一个世界里，是不是有一个露出獠牙的怪物，正悄悄地窥伺着这里呢？这样的揣测已经成了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共同点。

噩耗是在二十八日下午传来的。在希腊的一条大街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司机当场死亡，雏子的母亲只受到撞伤和擦伤，但父亲却因重伤被火速运往医院手术，其间还使用了妻子的血液进行输血。虽然尽最大努力抢救了，却因为内脏破裂，盆骨破裂的碎片刺破了大动脉，手术准备也不充分，没有实施血管包扎。雏子的父亲在几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不情愿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几个小时之后，雏子的母亲从医院的阳台上坠落而死，最后也不知道究竟是意外还是自杀。就这样，夫妻二人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归客。

就算知道怪物开始露出獠牙，但孤苦伶仃的雏子也无法了解那远隔重洋的不幸意外的全貌。这时众人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安慰一直啜泣的雏子罢了。面对扑面而来的无形怪物，他们实在太软弱无力了。所以，在噩耗传来之前，对已经读完奈尔兹《如何打造密室》第二章结尾的人来讲，是因为奈尔兹在小说里强调过的缘故，这次意外才在现实中发生吧？不，事实上，他们的内心都有几分这样的倾向。明明知道这是荒唐不稽的牵强附会，但突然降临的悲惨意外，还是让人不能不产生超现实的想象。更何况，与曳间的死不一样，这起不幸根本就找不到有任何“侦探小说迷的缘由”。

……我，为什么会这样悲痛？难道悲痛的本质不过是自己窃取了雏子对父母的情感？

奈尔兹又继续想。

……自己似乎曾在哪一本书上读过，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典型的症状，是妄想，是窃取他人思想。那么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真沼已经开始显现精神分裂症，并日渐严重。羽仁的发作也是一种癫痫吗，或者是一种歇斯底里？既然叫侦探小说迷，那就一定是非常狂热，有疯狂的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雏子双亲死亡这件事，也只是自己的妄想吧？噢，对了！这样就合理了，全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照此说来，我们俱乐部就是精神病患者的集体，而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俱乐部里唯一的正常人……

奈尔兹刚刚有所觉悟，脑海很快又笼罩了一层莫名其妙的混沌。这种感觉反复出现，令奈尔兹无限气恼。

仓野眯眼望着心事重重的奈尔兹，再次将视线移向窗外。轻轨列车正缓缓驶入目白站的月台。

最近一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以后可能也是不下雨的晴朗天气，总是万里无云的景象。只要眺望天空，仿佛就会融化在晴空里。但是，在这样的晴天里却感觉不到炎热，真是奇怪。从事件发生的七月十四日开始，气温陡然升高，后来还是恢复了天气长期预报中所称的冷夏。只有十四日一天的出乎寻常的酷热，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奈尔兹走向仓野住处的路上，一直在思索着这件事情。

“哎！仓野，这该怎么解释？也就是气温迅速上窜，达到一定温度时，人就容易产生杀人冲动。但是，气温超过这样的温度时，人同时又会丧失行凶的气力……”

奈尔兹问走在半步前面的仓野，但仓野并没有回头，只是凝视着人行道前方，说：“正是布拉德伯利^[1]所描述的高温吧！”

“噢，是吗？”奈尔兹点点头，又一次仰望苍穹。深邃的蓝色一望无际，他反而不知该注视何处。

“我们肯定已经陷入很严重的错觉。”

“什么？”这次仓野惊讶地回头，“什么错觉？”

“我说的是错觉。”奈尔兹咽了一下口水，“如果不是错觉，我们就不会像这样越搞越混乱。我们一定陷入了严重的错觉。对，如果只是机械

地推理，或许就能查出凶手。但怎么也无法猜透凶手杀害曳间的动机。”

“我以为你急匆匆想说什么呢，原来让你困扰的还是寻找动机。”

“是啊，在小说第二章里，结尾部分还是以动机为主题。”

“等一下……” 仓野猛然停住脚步，以至于奈尔兹差点儿撞上他。

仓野把食指按在唇上，瞪大双眼。“真的吗？你的小说是为了制造动机才写的？”

“噢，没错。”

“哈哈，太令人吃惊了。这也是一种错乱吧。什么？想在虚构的小说中制造出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动机？哈哈，这样我都能猜出你的下一步怎么写。”

“嗯，怎么写？” 奈尔兹凝视着仓野。

“寻找华生呀。” 仓野若无其事地回答。

“啊？你连这个也猜出来了？仓野，你真厉害，我算服了！”

“怎么可能？最厉害的难道不是你？……再过不久，你就会像天使米迦勒^[2]一样，把我们挟在腋下，飞向王国。不，这可不是玩笑，我真的期待着这一天。”

“看你都说些什么啊？我都觉得小说快无法坚持下去了。”

奈尔兹跺了一下柏油马路，往前疾走。这里恰好是“鲁登斯”咖啡店对面，也就是布濂和店主下围棋时做白日梦的地方。

现在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是，如果当一切都静止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会出现吗？

“那么，在《如何打造密室》第二章的杀人情节里，出现了染血的方形镜子，也许凶手就是通过这面镜子，往来于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吧。哈哈，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是来自于物理学呢，还是来自于心理学？抑或是恶魔学的产物？但无论从哪个领域来看，镜子本身都很不可思议。

“坦率地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曾经对镜子感到疑惑。我第一个疑问就是，镜子里的影像为什么是左右相反，而不是上下颠倒的？等到稍微长大，我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就是两面镜子相对摆放，镜子里的影像就会无限延伸，这也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实在无法想象，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出‘无限’。在我幼小的头脑里纠缠不止的问题是，那种无限持续的影像，真的是在镜子相对摆放的瞬间，‘啪’地一下就出现了吗？即使最小的影像，也是光线在两面镜子之间无数次往返才显现出来的，但是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光速是有极限的，所以，小影像怎么也应该比大影像出现得晚才对。”

“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两面镜子正面相对，首先出现的是对面镜子的影像，接下来是再次互相映照出对方镜子影像中自身的影像，然后这样反复进行，而镜子的影像数量也逐渐增加。让我感到激动亢奋的是，若以极精密的慢动作观察，应该可以看到镜子影像增加的情形。不，就算不用慢动作摄影机也行，只要让两面镜子相对，这样凝视，在那一瞬间，也可以看到在镜子深处有几亿几兆的镜子相对，不断制造出新的影像，这样的影像增加的过程会激起我言语无法形容的兴奋，使我仿佛感觉自己徘徊在无限重叠的镜子影像之中。对我而言，镜子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沉溺于那种可疑的愉悦中的我，现在就站在现实与虚构相交错的狭窄空间中，徒然为其中的错综谜团困惑不已。”

可能是要岔开雏子父母的不幸的话题，仓野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很多小时候的想法，一边从银行附近拐入小路。

“噢，这么说，仓野，你小时候居然还很多愁善感呢。”

“这又什么可意外的？我现在也过着多愁善感的生活。”

说笑间两人已快到仓野的住处了。一切都与十四日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改变，窗户里垂挂退色的黄色窗帘。时间也恰好与现在一样吧。奈尔兹忽然觉得时光开始空转。

如果这次房间里又躺了什么人的尸体，怎么办？

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被奈尔兹立刻打消。哪怕是牛头马面也不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这边的世界上。

奈尔兹稍稍放慢脚步，跟在仓野身后。反倒是仓野加快步伐，到门口时从裤子口袋取出了钥匙。

奈尔兹停下脚步，双手插入裤袋，用鞋尖擦着地面，视线落在脚下。

奈尔兹今天穿的也是灰色登山鞋。如果单看这双鞋子，仓野只要看一看就可以确定当时的登山鞋不是他现在穿的这双。但奈尔兹望着自己似乎从鞋子里长出的双脚时，忽然感到有一种诡异的不协调感。

……不行！不行！我怎么像是陷入了怪异的被害妄想。

“哗啦”一声，大门被拉开了。奈尔兹抬起头，努力克服头脑中的含糊混乱，但接下来的瞬间，奈尔兹目睹的却是更加异常的情景。

虽然如此，奈尔兹却无法清楚感受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诡异。眼前是拉开的大门，还有面对大门呆若木鸡的仓野。不知为什么，仓野的背影犹如墙壁一动不动，可见他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因为偷偷地看了美杜莎^[3]一眼而变成化石的人，应该就是这模样吧！总之，不寻常的气氛搞得奈尔兹心里发毛，慌忙打量仓野的脸。

仓野的皮肤完全失去了血色，静脉微微浮现，下巴抬起，瞪大的双眼仿佛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站在门口处的昏暗里，注视着一无所有的虚空。他全身也只有半张的嘴巴在微微颤抖。可见，在奈尔兹未注意的两三秒间，仓野看见了让他丧失表情和言语的事物，一种令人无以名状的恐怖事物。

奈尔兹被这样的恐怖气氛传染，打了个寒战，慌忙向门里的黑暗处张望。

前后只不过是短短几秒间发生的事，当奈尔兹把头探入门内时，见到的除了昏暗的过道之外，什么也没有。

当然，就算有什么躲在门后，从仓野开门到奈尔兹探头，无论身手多么敏捷，也不会没有脚步声。可以说门后应该没有人。或者，也许是其他身轻如燕的东西，那又另当别论了。

“仓野！”奈尔兹拉住仓野的衣襟。仓野放开紧抓住的门框，指甲划过磨砂玻璃发出刺耳的声音。

“怎么了？啊？仓野。”奈尔兹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仓野身体摇摆不定，手臂无力，带着噩梦未醒的表情，把视线焦点缓缓移动到了奈尔兹的脸上。

奈尔兹甚至以为仓野疯掉了。难道刚才自己所谓的精神病患者俱乐部的幻想，已经转变成了事实？

但仓野终于恢复了神智。“啊……”他喃喃自语，反手抓住奈尔兹的肩膀，“没事。”

“什么事也没有？是吗？”

“没事，真的。”仓野说着，不再理会其他，进入了大门。奈尔兹慌忙紧跟在他后面。

先是环视一圈，确定房间内无人躲藏。其实，莫不如真有人躲藏在里面，反而是一种对紧张空气的缓解。厨房的窗帘是拉开的，也看过洗手间，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

拉开黄色窗帘，昏暗的房间里立刻洒满白色的浑浊光线。桌上摆放着各种药罐，散发出深蓝色与茶褐色的光芒。两人盘腿坐在无法拭去血迹的梔子花色的地毯上。仓野像是辩解一样开口说：“我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现在没事了。你该不会以为我看见了谁吧？这里就像你自己看到的一样，什么也没有！”

“但你的脸色还是发青。”

“是吗？”仓野伸出大手掌开始呼噜呼噜地擦脸。

他为什么特地说出“你该不会以为我看见了谁吧”的话呢？此地无银吗？奈尔兹凝视着仓野。怀疑一旦产生，就会无止境地扩散。

但是，不管怎么想，那里面都不可能有人。如果有人，这个人就必须能像烟雾一样从现场消失。杀害曳间的凶手也肯定拥有来无影去无踪的本领。

奈尔兹虽然宣称，要解决这起命案就必须具备超现实的侦探小说的解释能力，但如果现实的一切真的向超现实的方向崩溃的话……

奈尔兹胸中感到，大门的阴影中，一个透明的人正逐渐模糊消逝，在虚空中漂浮，甚至浮出微笑。但奈尔兹认为，除非自己亲眼目睹，只有这些印象还是不足以解释仓野那种震惊的表情。

- [1] 美国科幻小说家。作品充满幻想色彩，多优秀的科幻作品，著有《华氏451度》、《火星人编年史》等。
- [2] 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
- [3] 希腊神话中怪物戈耳工三姐妹之一，头发是毒蛇，野猪牙齿，生有金翅膀，具有使看到其丑恶面孔的人化为石头的力量。后被珀尔修斯砍下了头颅。

推理竞赛之夜

“大致就是这样。”

“噢？是吗？”

在“黄色房间”里，除了奈尔兹和霍南德，还有仓野、布濂、甲斐和根户，一共六个人。由根户朗读，《如何打造密室》的第二章公布了。但是众人对奈尔兹的写法的反应并不理想。

围绕着密室诡计的长篇推理小说，刚刚写出几页纸时，曳间就遭人杀害，构思因此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但对他们而言，这篇小说的本意在哪里呢？怎么看都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序章和第一章对这个月来实际发生的事情做了直接描述，从完稿页数和经历的时间关系来看，他们期待的当然是对尚未开始进行的推理竞赛的描写，并且小说中也渐渐浮现出了凶手的形象，可以说小说正在瓦解现实。和众人预料的相反，第二章从头到尾全是和曳间之死毫无关联的剧中剧。

无疑奈尔兹想把这个部分作为《如何打造密室》的核心内容，但它全部是空洞的叙述，这样看来，开始的第一章，也就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部分，在剧中剧里面，反而不过是依小说的计划进行陈述。奈尔兹关注的究竟是现实中的杀人还是仅仅完成小说的写作？这令人一头雾水。而且更奇怪的是，在剧中剧里，关于曳间活在现实中这一点，还有对甲斐的描述有夸大其词之嫌。

“为什么只有我被你写成这样？”

难怪甲斐在朗读之际就忿忿不平。小说里的他容貌丑陋，脾气暴躁，最后居然还是个惯偷。就算是懦弱的甲斐也同样会撅起嘴来。

纵然小说中的内容不必认真，但虚构的部分应该不会与现实完全无关吧？真是很难揣测奈尔兹的用意。因此，众人对于这部风格怪异的小说的评价绝对算不上肯定。

“喂，奈尔兹，你这部小说的意义我实在弄不明白！”根户首先发泄不满。

“大概是因为只完成一半吧，所以存在不完美。”其他人也纷纷点头，对小说表示怀疑。

“这……或许是这个原因吧！”奈尔兹本人的回答似乎也没有把握了。

根户更是疑惑：“你这么算怎么回事？……如果现实中不再继续发生命案，那么写完第二章就可以结尾了吗？……不，这已经是四百五十页了！真想不到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多，而且我也很佩服你展现出不同人物形象的对话。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现实的事件成了小说，而小说方面的推理则完全没有进展。……总觉得不咸不淡。下面还要写第三章、第四章，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凶手的身份可以渐渐明朗，但总觉得不真实。也就是说，和小说中描述现实的部分相比，小说中的小说部分显得着墨过重了。”

“没错，这部小说的目的究竟何在并不清楚。如果单纯以我们俱乐部里虚构的杀人事件为主题，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第一章提出什么实际的杀人事件。如果以追查杀害曳间的凶手为目的，为什么又非得虚构出实际并不存在的真沼命案？我对这个有很大疑问。”布濑也这样说道。

“唉，看来大家反响不好啊。”奈尔兹呷了一口维也纳咖啡，叹了一口气，“不管我怎么努力，看来我都没有文采了。老实说，这十天之中我一直没有后悔，但今天在这里却遭到全盘否定。这太致命了。”

“这算不了什么，别说丧气话！你必须努力坚持写到最后。……在第二章开头，曳间自己不是也这样提出过意见嘛！要等到整个小说完稿之后再提出评论。”根户说。

“根户说得非常对！我们之所以对你的小说有所保留，是因为还有其他理由。”甲斐说。

奈尔兹皱起眉头问：“你说的还是那个……”

“没错，正是。”

一说起这件事，六个人的表情就都变得灰暗。但奈尔兹仍然执拗地想打破这种拖泥带水的气氛，他严肃地表示：“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就不得不表明我的态度。……虽然说出来你们也未必会相信。实际上，这部分稿子是我在二十六日晚上写完的，这一点，仓野可以为我证明。”

当时众人还不理解这句话的含意，稍做停顿之后才叫道：“你说什么？”

这是七月三十一日的事。这一天本来计划进行推理竞赛。

但是由于久藤夫妻二十八日的意外死亡，导致竞赛陷于停顿。雏子与杏子待在目黑的家里。而这样的气氛也不可能进行推理竞赛了，因此只像往常的聚会一样，只是口头通知了一声。三十一日这一天，真沼、羽仁与影山缺席，在“黄色房间”聚会的只有上述六人，并且奈尔兹与霍南德还来晚了，在其他东拉西扯地闲聊时才赶到。奈尔兹宣布，他承诺的《如何打造密室》大体完稿了，说着“咚”的一声将一摞订好的稿纸扔在了方桌上。

小说具体怎么样呢，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结尾部分——也就是杏子向雏子传达噩耗的情节，大家感到难以接受。根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朗读小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久藤夫妻死亡的描写像是最后生拉硬拽上去的，很别扭。这个内容如果写在第一章的最后倒也没什么，但绝对不应该放在虚构部分组成的第二章里。虽然对奈尔兹的小说感兴趣，但将现实中的死亡拿来装饰到小说里，他怎么也不能认同。

但是，如果这段情节在现实的悲剧发生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难怪根户和其他人一起惊叫：“你说什么？”

“嗯，的确如此，他没有瞎说。我是二十七日读的，所以在得知噩耗时，真的吓了一跳。”仓野脸色苍白，为奈尔兹作证。

霍南德也补充说：“那么……难道这又是预言？在曳间死后，奈尔兹一语成谶，又预告了雏子双亲的死亡？”甲斐用仓惶的语调反问。

奈尔兹也神情困惑地回答：“就是这样，没错，但这完全是偶然的。”

“接连两次偶然？不！不！有二就有三！接下来被杀的或许就是真沼。……哈哈，就当是开玩笑吧。仓野，你真讨厌，一定是你和霍南德串通到一起，吓唬我们吧？”根户讪笑一下，想岔开话题。

“我说的是事实啊！”仓野神色严肃，语气认真。

奈尔兹的反应也有些强烈了：“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有什么用？这部分内容的确是五天前的夜晚就已经完成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可不想让你们以为我把一个人的死亡当成儿戏。”

奈尔兹这么说，其他人都无从反驳。何况，雏子父母的死与曳间之死毫无关联的话，奈尔兹也没有必要说谎。

布濂撇了撇嘴说：“那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言归正传，你这部小说究竟有没有解决篇？”

“啊，我想会有的。”

“你想会有？唉！这回答也太不可靠了。……不过，算了吧，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们必须着手推理的，是第一章的杀人事件，因为这是现实案件的忠实记录，非常适合我们推理。从这点来讲，这部小说还算有意义。”

这番话除了体现出嘲讽之外毫无意义。但奈尔兹对布濂的说法却并没有做出特别强烈的反应。“反正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今天真想参加各位的推理竞赛，但请大家原谅，我的推理就用这部小说来代替吧！”

“唉哟！这么有自信？”甲斐说，“嗯，如果是这样，我就大致知道你的想法了。也就是说，奈尔兹认为，根据逻辑性的推理，在第

二章杀害真沼的凶手的嫌疑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了，而这个唯一无法摆脱嫌疑的人，应该就是第一章里的凶手！”

这时根户也不等奈尔兹回答，就紧接着说：“噢！原来如此。那么这就合乎情理了。……但结果会是什么状况呢？站在我们的立场，当然必须推断出杀害曳间的家伙，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必须破解小说第二章里的杀人手段？”

“不，那个暂时不必……”奈尔兹连忙插嘴，“我小说中的谜团可以以后破解。对于我来讲，我希望尽早听到各位对现实案件的推理。”

这时，仓野终于开口了，一副当仁不让的模样。“情况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看来推理竞赛非开始不可了。各位也想尽早陈述自己的推理吧？当然，我也想尽快抓到凶手。”

“我也是这样想的！实际上我正等着看谁能说出来！”甲斐迟疑了一下，也赞成立即开始推理竞赛。

其他人也都露出微笑，没有异议。就这样，奈尔兹的小说成了催化剂，聚会的气氛重新转移到推理竞赛的进行上。

“好！那么，为了让大家最后整理自己的推理，先给十分钟时间做准备，然后就开始比赛吧！”根户说。

仓野立刻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下午四点五十分，比赛五点正式开始吧。今天散场的时间或许会晚一些，需要告诉家人的现在可以打个电话。”

“说得对！”布濂站起身，却又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嗯，仓野的守时可谓天下第一，比一些混乱的报时器还准确得多，因此，第一起杀人事件的发生时间一定准确得出奇。”

“当然，布濂。仓野的手表是原子表。”

“嘿嘿，原子表真不错。对了，这时候如果影山在场，大概又要从物理学上给我们讲解时间的来历吧？他今天没出席发言，反而有些

寂寞。但是，关于他的表现，小说的第二章提出什么‘黑洞’、‘隧道效果’等真的是捕捉到了影山的特点。”

“谢谢！”奈尔兹模仿影山的声调滑稽地回答。

布濂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大腿。

“嘘！严肃一些。快过来帮帮忙！”仓野和甲斐似乎正从里间的储藏室搬出沙发，钥匙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嗯，我去打个电话。”布濂急忙走向店内。

这一天是咖啡店休息日，因为很久以前就已约好了，所以来到这里的俱乐部成员都可以随意走动。甲斐作为临时服务员，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拿手的梦幻咖啡，随即威士忌和葡萄酒也摆上了桌。此时“黄色房间”里已经充满醉意了。

玻璃桌前，摆放的也是黄色椅套的沙发，两两相对。房间的准备完成之后，众人开始举杯，望着房间内的众多娃娃深思熟虑，等待着比赛时间的到来。

愚人的见解

昏黄的灯光下，在“黄色房间”旁边的另外一个房间正中央，重新准备了新咖啡，推理竞赛在七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五点准时开始了。

“好！现在的问题是陈述推理的顺序。怎么办啊？抽签决定吧！”

“那就用扑克牌来决定。这里有扑克吗？”

“有，有！不过，是塔罗牌^[1]。”甲斐回答。

“噢，那更好。”布濂说。

“好！我去拿。”仓野说着走向店里的大堂。不一会儿，他一边用手洗牌一边走回来了。“好，这么办吧，把这里的小牌拿出来，用剩下的大牌来决定。从数字最小的开始吧！……请！谁先来？”

甲斐最先伸手，抽出了一张仓野递出的牌，结果居然是0号的“愚人”牌。

“啊！这可不行！第一张竟是‘愚人’。”

“但是，甲斐，在塔罗牌里，‘愚人’是最好的牌！”旁边的根户说。

“算了，没事！不用安慰我。而且，我也不是很自信，第一个开始也很好。”

“不必泄气！我来抽！”根户伸手抽牌。这次是XX的“审判”。大家斜眼瞄了甲斐一眼，他似乎更加不高兴了。接着众人陆续抽牌，排列顺序的结果是，甲斐第一棒，接下来是抽到X“命运之轮”的仓野，抽到XII“吊着的人”的霍南德，然后是XVI“高塔”的布濂，最后是根户。

决定做壁上观的奈尔兹一副超脱模样。“有意思！尤其是最后以‘审判’来总结，富有戏剧性。”

甲斐快要绝望了，摇晃矮小的身体。“没办法！就让我这个‘愚人’早说早完吧！”

他先是清了清喉咙。“怎样开场白呢？我是第一个。对了，我现在要回顾一下事件经过，并且指出一些表面上的疑点……

“时间是七月十四日，星期六。它的前一天很奇妙地赶上了十三日星期五。这一天，那位奈尔兹先生在‘黑色房间’里预言了曳间的死亡。就是在这一天，曳间的死亡作为命运之书上的五行字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刻划上去了。我清晰地看到了一幅图画，就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样看来，那天仓野见到了曳间的尸体，其实他看到的是殉难的彼得，而奈尔兹小说的第二章则为《复活》，其最后一幕的聚会就是‘最后的审判’，二者完全契合。这些都暂且不说，今天是一日，七月十四日星期六是十七天以前。

“曳间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中午到十二点半之间。下午三点以后尸体被发现，由于前后经过的时间很短，所以这个死亡时间的结论是可靠的。总之，曳间的确是在这三十分钟之内被凶手用利刃杀害的。

“问题在于，发现尸体的过程中，集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疑点！它的经过本身很简单。仓野回家时，大门是从外侧锁上的，他进去之后，在楼梯的踏板下，看见除了曳间的篮球鞋之外，还有一双登山鞋。等他发现尸体下楼时，又察觉到那双登山鞋不见了。而刚刚关上的大门却敞开着。……大致的情況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经事后调查，后门也是锁上的，并且曳间头部附近掉落了一本名为《数字之谜》的书。在此出现的几个疑点，仓野自己也都一一列举出来了，而且奈尔兹在《如何打造密室》中也写得很细致，我可以引用一些。

“……嗯，顺序上我做了适当的变更。首先第一点，凶手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仓野回家才逃脱；第二，凶手为什么要暴露登山鞋，使仓野注意到；第三，凶手为什么要选择仓野的住处行凶，而他根本不知道仓野什么时候回来。当然还有其他疑问。依据仓野的推断，凶手在门锁和钥匙上是这样操作的，即凶手和曳间在一起，或者一前一后，

从大门进入，接着打开后门的门锁溜出去，从外面锁上大门，再把大门的备用钥匙放回门楣上，又从后门回到屋子里，最后锁上后门，就这样等待着仓野的回家。……关于这里钥匙和门锁的一系列手段，可以区分为两项疑点。也就是第四个疑点，‘凶手为什么一定要从外侧锁上大门’和第五个疑点，‘为什么凶手把紧急逃脱用的后门也锁上’。

“这样看来，到处都是未解之谜。尤其是‘曳间的头部旁边掉落一本书是否有什么其他意味’，这是最大的疑问。而作为这些谜团所牵连到的一切，虽然可以最后归纳为杀人事件中的两个老生常谈，即“动机’与‘凶手’。但是，我不急于下结论，还是一项一项地逐步分析。

“这次事件最令人费解的是，大家都知道，那座房屋画蛇添足地被弄成了密室，也就是反锁上的屋子。正因为如此，这次事件必须用与一般密室杀人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如果是一般的密室，大门肯定是从内侧锁上，后门也一样，而且凶手不在里面。现在先假设这是一般的密室，应该从内侧锁上的门却从外侧锁上了，那么凶手打算如何逃脱呢？光是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个事件的不寻常。从内侧锁门难道不是更简单吗？与国外的精密门锁不同，日本式的旋入式门锁对凶手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闯空门的职业窃贼专门制造这些开锁工具。只要用两把细齿锯插入门缝之间，上下夹住弹簧一点一点拨动就可以。如果使用这种工具，应该可以轻松布置好密室。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这类性质的推断根本派不上用场，那么这次事件中的谜团必须从心理方面来考虑。

“首先，第一个谜团‘凶手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仓野回家才逃脱’……这个问题不能想得过于复杂，应该单纯地进行思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为了让仓野发现凶手的東西——让仓野看见登山鞋。”

所有人都发出“哦”的一声。当然，其中的意思很难说究竟是感叹还是嘲笑。但甲斐并不在乎这些。

“这样第一个疑问就变成了第二个疑问，‘凶手为什么要暴露登山鞋，使仓野注意到’。想一想，让仓野看见鞋子，对凶手有什么好处呢？我反复思考，得出两种可能。第一，能够给人以凶手穿的是这

双鞋的印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并未得知有关登山鞋的线索，警方轻率地得出了自杀的结论。可是，如果警方介入的话，最先怀疑的当然是登山鞋的主人了，也就是我、真沼、霍南德和奈尔兹四人。这一点，谁都可以想像得出来吧？但我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鞋子是一种暗号。”

“暗号？”羽仁不由得反问，“给谁的？什么暗号？”

“问题就在这里。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如果真是给同谋的暗号，那很难有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个所谓的同谋，已经被上次我们订下的十诫否定，排除在外了。那么，这样一来，怎样理解凶手的暗号呢？在此我甲斐良惟要夺取曳间心理侦探的桂冠。在凶手为什么让人看见鞋子的问题上，我断定，凶手企图将众人怀疑的视线转移到他人身上，这个暗号的对象就是凶手企图转移嫌疑的目标。……这么说思路可能有些跳跃，但这次事件完全是由心理因素构成的，只要能正确解读出凶手的心理状态，就会真相大白。人类在选择行动时，总希望合理地利益最大化。所以，让凶手计划中的特定人物蒙受嫌疑，而且传达给他某种暗号，这是最理想的了。而且，在排除同谋的情况下，还想象不出有其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凶手要留给背黑锅者的暗号，也就是某种意义的信息传达，会是什么内容呢？根据我的理解，这只能是威胁！”

“噢？是威胁？”布濂的语调充满嘲讽。

“对！结合目前的各种线索，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凶手掌握了某个人的重大弱点，而且与鞋子有关。”

“真是吓人的结论。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丢过鞋子？”布濂问。

甲斐认真地回答：“不愧是布濂！正是这样。”

布濂愣住了。“你说什么？喂！你还正常吧？”

“谢谢，我认为自己头脑清晰。凶手就是偷鞋的人！他从其他人那里趁机偷走那双登山鞋。现在，让我按顺序说明吧。丢鞋的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我在七夕那天失窃了。”

“啊？”根户惊叫，“那么……但是，这不公平吧？”

“我也认为不太公平。但各位也不要过分偏执于推理。上次提出不在场证据的聚会我不在，所以一直没有说明的机会。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或许你们的推理足以推翻这些新线索呢！”

“唉呀！这家伙翻脸不认人了。我是看透了，你接着说。”

“这样下面的问题就是，谁偷了鞋？！简单推理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人知道自己丢失了鞋子，而凶手在向那个人显示这双鞋。如果只是用这种方法让那个人暗中害怕，其实毫无意义，也就是说，那个人会被迫做出对凶手有利的举动。这种举动，并不是挺身而出为凶手开脱，可能只是简单地做出某种虚假证词而已。……各位明白了吗？我们十一个人中间，很明显有人做了虚假陈述！这根本不用想就非常清楚，而且证词和鞋子有关……”

“等一等！这……”根户瞪大双眼，回头看着仓野。而仓野正若无其事地凝视着甲斐脚下。

[1] 扑克牌的前身，一副牌78张，由22张大牌和56张小牌组成。至今仍用于占卜和娱乐。

被否定的假设

“对！不是别人，仓野，就是你！”

甲斐大声地指名道姓。“黄色房间”里，五双眼睛齐刷刷地同时望向仓野，但仓野似乎早有准备，好像变成了洋娃娃一样，连眉毛都不动一下，一直听着甲斐说话。直到这时，根户才发现，仓野的瞳孔是灰暗的赭褐色。

“听我从头说起吧。我那双鞋是在十四日的事件前发生大约一个星期失窃的。对了，就是在奈尔兹的小说“序章四景”中第三和第四场景完成之间的一天，仓野你把我的登山鞋偷走了。这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很不幸地，被一个企图杀害曳间的人看到了。……这次事件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利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手腕上。十四日当天，凶手杀害了曳间，找出不知藏在何处的登山鞋，摆放在曳间的篮球鞋旁，然后开始执著地等待仓野回来。

“在小说里，仓野的形象不也是这样塑造的吗？你看见那两双鞋的一瞬间，不是‘有种奇怪的感觉’吗？关于这一点，你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大门是锁着的，可是进门之后却有别人的鞋’，所以，你‘感到奇怪’。嗯，当然，会有这个因素吧。但是另一半原因却是，自己偷来的登山鞋竟然会与篮球鞋摆在一起，因此而产生了轻微的不安吧？绝对没错，那正是你偷来的鞋子。向警方报案后，你一定慌忙寻找地方来隐藏那双登山鞋吧？我可以易如反掌地想象你在忐忑不安中，会被迫做出什么决定。对！你必须隐瞒偷鞋的事。绝对不能让刨根问底的警察知道那双鞋的存在，所以你只好对登山鞋的事保持沉默。而凶手的意图就在于此！既要让他看见鞋子，又要他不说出鞋子的事……这样的推断听起来只能令人感到奇怪，但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凶手肯定也预先想到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尽管受到了威胁，可你还是把登山鞋的事告诉警方，警方就会认定这是杀人事件而展开调查。这样一来就是警察的事了，警方肯定立刻会查出登山鞋是你偷来的，所有怀疑很快会集中到你身上。仓野，这个凶杀案就成了你的了。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受到威胁，没有说出登山鞋的事，那

么这起命案按照自杀案件进行处理的可能性就非常高。这样凶手如同进了保险箱，就完全置身事外了。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凶手有利。嗯，结果是你选择了后者。当然，在登山鞋做手脚无法改变警方介入的可能性，但凶手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无疑是对我们这些侦探小说迷发出的挑战书！

“没错，如果利用曳间的专长，以心理学上的观点来分析的话，这起事件绝对是为痴狂的侦探小说迷们布下的杀人事件。还有第四个疑点，就是凶手‘凶手为什么一定要从外侧锁上大门’，这是来自凶手逆反的嗜好，至于第五个疑点的‘为什么凶手也把紧急逃脱用的后门也锁上’，只能用凶手的自尊来解释。这中间最重要的第三个疑点，‘凶手为什么要选择仓野的住处行凶，而他根本不知道仓野什么时候回来’，可以引导出关键的推理。从逻辑性上判断，凶手肯定在新宿见过仓野。这样，凶手凭借直觉判断出仓野会不会当天回去，几个小时才回目白等等。我想，我们俱乐部的成员要做出这样的判断绝非难事。而且，虽然不清楚是偶然还是实现计划，凶手也遇见了很久没去拜访仓野的曳间。多半是在新宿开往目白的轻轨列车上吧？对凶手而言，再也没有比当时更好的机会了，他立刻邀请曳间一同前往仓野的住处，杀人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事件分析至此，凶手的性格就已经很明显了。首先，凶手是个无比狂热的侦探小说迷，所以可以从我们十一个嫌疑人中排除真沼和杏子。如果不是侦探小说迷就不可能是凶手，这是前提。其次，凶手有逆反的嗜好，根据这点，我想羽仁也可以被排除了。因为如果羽仁来实施这桩暴行，无疑会创造出个中规中矩的密室。还有，理所当然，既然仓野为嫌犯所利用，所以仓野不可能是凶手。……现在剩下七个人了。布濂、根户、奈尔兹、霍南德、雏子、影山，还有我。这些人中，如果要排除可能性较低的人，那首先应该是雏子。该怎么说她呢？因为侦探小说迷的自尊心作祟，她很希望自己能被列入嫌疑犯名单，但是这起案件，恐怕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难以胜任吧？同样的理由，奈尔兹与霍南德也是如此。一般说来，一刀子刺中心脏只把刀柄遗留在外的危险动作，十五岁上下的少年根本办不到。何况，就算死者疏于防范，毫不抵抗，在眨眼之间就一刀致命，没有足够的力气是不行的。

“好，根据排除法，剩下的人是根户、影山、布濑和我。哈哈，唉呀！对我的推理方法怀有不同看法的人应该很多吧？但是，那个费伊洛·万斯曾说过：‘心理性证据与物质性证据相互矛盾时，物质性证据往往是错误的。’与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反，无法揣度的东西往往起主要作用。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些不在场证据，它们只要与同伙稍稍配合一下就能制造出来，不过对研究凶手的心理显然更有意义。

“嗯，让我们继续剖析凶手的心理，就会发现新情况。凶手表现出了偏执狂的个性。不管对不在场证据抱有多么强烈的自信，为了让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可能回来的仓野看见登山鞋，凶手一直在耐心等待。这种人不能不说有点异常。接下来更应该说说凶手的自信。这个凶手对自己的杀人计划有绝对的自信。这一点值得大书特书。最具代表性的事实就是上锁的后门。说不定，有很多地方让人感觉到凶手一半是在享受战栗！那种玩世不恭的个性肯定与逆反心理相互作用，支配了他的精神。……从这些方面分析，请允许我把自已排除到嫌疑圈之外。偏执狂的性格在我这里，只留在对待侦探小说上。我所专注的绘画也不倾向于饱受偏执指责萨尔瓦多·达利，我本人是极端的写实派，推崇班尼左·戈佐利^[1]和丁托列多^[2]的古典主义，这些理由可以把我排除出嫌疑范围吗？不，说真的，我自己最清楚自己绝对不是凶手。

“现在就剩下布濑、根户和影山三个人了。魔术、数学、物理学，这些领域都是为偏执狂准备的。

“但是，这三个人之中的影山，很遗憾，只能说他和命案毫无干系。因为他在个性方面虽然符合条件，但和我们的交往太浅。实际上，他与曳间顶多见过两三次面。只见过两三次面就会酝酿出杀人动机，怎么说都不太可能。如果说是受到物理学的人生观影响，为了亲自明确生与死的意义而杀害曳间，倒是很有趣的动机。但凶手又必须是对仓野住处很熟悉的人，从这一点上讲，就必须将他从嫌疑人的名单拿掉。这样剩下的就是根户和布濑两个人了。”

甲斐似乎要试探两人的反应，停下来调整了一下呼吸。根户正举起浮着冰块的玻璃杯对着微弱的灯光，静静凝视黄色的光芒。而布濑还是平常的布濑，他站在洋娃娃群中，面对一个鬼头木偶，发出微微

的冷笑。那个鬼头木偶像是用什么木头雕刻而成，未施色彩，向空中伸出粗糙的长臂，嘴巴裂成半月形，似乎正朝某种无形的东西怒吼。

“那么，这个二选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甲斐面向奈尔兹问道。

奈尔兹动了动红润的嘴唇：“嗯，……最后还是应该以物证为重。”

“不！最后的关键正好相反。”

“相反？”奈尔兹不懂对方的意思，反问道。

“哈哈，也就是说，如果嫌犯存在着严重的逆反心理，那么作为侦探也必须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嫌疑犯既然如此大胆，就表示他肯定有铜墙铁壁一样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据。就是这样，再说一遍，嫌疑犯肯定拥有不在现场的铁一般的证据！而两人之中符合这项要求的，布濂，就是你！”

“太精彩了！”最先喝彩的竟然是布濂本人，“原来如此！主要是你的推理，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切物证和不在场证据。”

“是的。那些不在场证据一般都经不住推敲。从心理角度看，这起犯罪事件的凶手，布濂，很明显只有你。妄自尊大的自信、偏执狂的性格、喜爱魔术、执迷于对另一个世界进行窥探，反正就是对神秘不可知世界的偏好……从十一点到三点二十分之间，如果仔细分析你在‘鲁登斯’的那个不在场证据，其实极端脆弱。就算有其他客人能够证明，实际上下棋的对手也只有店主一个人，所以如果两人串通好……”

“好！精彩！”也不知道为什么，布濂高兴得忘乎所以，边鼓掌边问，“那么动机呢？”

“还会有其他可考虑的吗？你对魔术那样的执著，而且象征性的‘黑色房间’你就是主人，但是曳间却将‘黑魔术师’的绰号从你手中夺走，你内心肯定怨恨。我认为你对魔术的确很有造诣，不会输给任何人，只不过你适合做魔术研究者，却最终无法成为魔术师。

……对，可是曳间天生就是个魔术师，他拥有你所没有的天赋。你无法容忍这一点，我说过好几次了，在这起犯罪事件中，凶手充分表现出扭曲的自尊心与偏执狂的性格。”

布濂的脸霎时间变得僵硬，但笑容并未消失。

“就是这样！你那扭曲的自尊膨胀到愚蠢的疯狂，已经到要让曳间停止呼吸的程度。你终究当不了魔术师，这在奈尔兹的小说里，不是也写得很清楚吗？对此感受最深刻的是雏子！对了，魔法的季节已宣告结束，而你却不肯承认现实，竟然杀害了曳间！”

甲斐最后这番话低沉得令人忧郁。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揭露却使根户胸口隐隐作痛。

但布濂并没有后退，当甲斐的说明结束时，他又和颜悦色了，说：“哈哈！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从错误的地点建立错误的逻辑，最后形成了疑似事实的奇妙体系，的确是难得的榜样。但是，再怎样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悲哀啊！这样的逻辑到了最后的关键部分却陷入了自我矛盾。知道吗？你空有信心，却是假设同谋存在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对敷衍使用不在场证据，你居然认为我会这么有自信？”

“说得好！”一直保持沉默的仓野用沉重的语调接上了布濂的话：“最近我一直在四处走访调查各位提出的不在场证据是否真实，很遗憾，甲斐的推理与事实完全脱节。布濂的不在场证据十分完美。除了店主，我还接触了另外两三位客人。顺便说一下，杏子和我也像警方进行调查一样，有男女侍者的证词，因此布濂的不在场证据绝对不会有问题。还有，我无法出示证据，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我的话。我并没有偷鞋！刚才之所以没有反驳甲斐，只是考虑甲斐的推理哪怕有一分真实性也要努力诱导出来。所以请大家相信，我真的没偷过那双登山鞋。”

“我明白，仓野。”一直一口接一口喝着白马牌威士忌，已经醉眼蒙眬的根户安慰仓野说，“偷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与这次的事件无关！可是，甲斐的推理只能很遗憾地自圆其说，还是早早出局，换下一位吧！”

“那甲斐就说到这里吧，”霍南德脸色有些苍白，“下一个轮到仓野了。”

“哦。”仓野无力地回答，正当他琢磨如何开场时，奈尔兹忽然有一种被刺的预感。

这样的预感房间里六个人大概都感受到了。奈尔兹再次苦涩地回味两星期前真沼说过的话。

甲斐深深埋坐在沙发里。他的态度似乎在说：“无论别人怎么说，只有自己的推理才是正确的！”

奈尔兹忽然感到害怕的是，用这种方式，无论是合理的推论还是不合理的推论，都毫无关系了。只怕真真假假的假设或许哪一天真会像突然获得生命一样蠢蠢欲动并上窜下跳起来。真到那一地步就无法挽回了。自以为是的假设将随心所欲，分别在现实之中飞扬跋扈。奈尔兹曾经听说过“结构乃是为了坚守自己而存在”的说法，但是，如果陷入那样的事态，我们还能继续这个俱乐部的活动吗？或许，这次事件真正可怕的惨剧，出乎意料地就在我们眼前！

奈尔兹这样思索着，却始终无法安下心来。

[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属于佛罗伦萨画派，绘有许多风俗壁画，以细腻的装饰风格见长。作品有《诺亚大醉》等。

[2] 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精神病院的大门

“反正最早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推断，是这次事件的真相和曳间的行踪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首先我们必须从曳间的失踪上入手追查。我花了两周时间，费尽心机，努力探寻曳间的行踪，现在，我终于摸索到了一扇奇怪的大门前。”

仓野想说什么呢？只见他说到这里暂停了下来，疲惫地呼了一口气。

“坦率地说，我对这起事件的真相心中完全没有把握。就像《如何打造密室》第一章最后所描述的一样，我完全坠入了五里雾中。只是当时奈尔兹喃喃自语的‘如果是本格的侦探小说，大致上还可以解释得通’这句话，很奇妙地刻划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这句话，让我站在那扇大门前时，开始考虑无从预料方向的解决方法。那扇门是白色的，显得冷漠无情……”

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甲斐的脸抽搐了一下。

“我首先去找和曳间那家伙同一个班级的人询问，得到些蛛丝马迹。消息本身并不确实，但他们的话听起来却相当有意思。他们异口同声说的是，曳间平时就与精神病院接触频繁，因为每当谈到精神病的话题时，曳间总能举出无数患者的病例，其论述详细得令人惊讶。从我们外行人的眼光看，他在那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他最近的论文《关于记忆的排列原则》，连教授也都赞不绝口。但是，这样的才能与临床的病例知识却不一样。最后，我归纳了他们的推测，发现曳间拜访过的医院数目，不过是五到十家而已。

“关于这方面，他同学之中的一个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当大家在讨论偏执妄想症是独立的单位性疾病还是分裂症的妄想型问题时，对于是否真有纯粹的偏执妄想症存在，曳间当场就提出一个纯粹的偏执妄想症实例，而且说明得相当详细。这个惊讶不已的同学同时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在富山的B*医院，有一位患者被诊断为纯粹的

偏执妄想症，这个诊断当时成为一则小新闻，恐怕曳间所提出的应该就是那个病例吧。所以，他前往B*医院，在那里得知医院有一位少见的姓“曳间”的患者时，他感觉好像脑后挨了一闷棍。”

“嗯？”根户上半身忍下住前倾，“同姓？……”

“没错，这是曳间的秘密。实际上，曳间有一位姐姐，住院的就是他这位姐姐。”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不安了。连霍南德都像凝固住一样瞪大了眼睛，似乎是就要发言一样抬高下巴。

但是，奈尔兹的抢在了前面：“那么，曳间一直在那家医院里？”

“不！不是，”仓野立刻否定了这种判断，接着说，“曳间确实去拜访过那家医院，至今的拜访频率和以前一样，大约一个月两次，也就是说，曳间失踪的一个半月里去过三次。不过，那里的医生说，曳间好像也四处走访各种精神病院和各大学研究室，那个医生还问，‘那个曳间真的是学生吗？他提出的问题连身为专家的我都觉得力不从心’。医生对他印象深刻，所以我才了解得这么详细。后来我又一次到曳间居住的公寓，向邻居们打听。令人惊讶的是，我本来以为他这一个半月不在家，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深夜才回来，一大早又出门，所以没有碰面的机会。”

“这样，曳间的活动就是隐居生活，看来还是很劳心劳力。警方或许已经调查清楚了，但以我的调查能力来说，这已经是极限。所以，没有其他办法，后来我只好专注于推理。”

“刚才我说过，心理学系的一位同学有这样的感想，‘曳间的兴趣最后总能归结于记忆和时间空间意识这两点上’。我反复咀嚼这句话，忽然想起来，以前听他说过好几次……对了，奈尔兹的小说里也写到了，事件发生当天，雏子遇见了曳间，曳间也说到那个‘锋面界线’。‘记忆与时间空间意识’这个词说的不正是‘界线’吗？这样，曳间所走过的地方，或许还真的是‘雾的迷宫’。……虽然奈尔兹有先见之明，但应该惊叹的还是曳间从来都固守不放的心思。……不过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并不想对曳间的精神进行分析。但

是我想现在可以说，雏子听到的‘锋面界线’这个词，应该与这次的事件有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词对凶手肯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其中自然就存在一个奇妙的关系式。即在凶手和曳间之间插入‘锋面界线’，他们两人就处在了相互对称的位置上了。也就是说，曳间正在寻找的‘界线’也是凶手非常忌讳的东西。这个意思大家已经明白了吧？如果说对曳间而言，‘界线’是束缚人类精神的东西，并且让他的姐姐住进了精神病院，那么，凶手的恐惧也应该是这种精神病或束缚人的东西。对凶手而言，精神病到底是什么？”

仓野将坐在沙发上的五个人反复扫视。

就在那一瞬间，奈尔兹忽然轻“啊”地出了一声，站起来。“这么说，仓野，凶手也有亲属患有精神病，为了掩饰这一点……”

在昏黄光线的照射下，奈尔兹的脸看起来像黏土捏成的一样发干。当众人的目光集中在奈尔兹脸上时，可能是黄色光线的原因，奈尔兹看起来像是一个和污泥融为一体的海怪。根户用力揉了揉眉头。

“但是奈尔兹，你错了！”仓野嘟囔着，“那不会是动机！我从那时候就知道。……第一眼见到曳间的姐姐时，我就明白了。”仓野显出忧郁的表情，轻轻叹息。

……这是一种虚张声势吧？

根户忽然想，奈尔兹小说的第一章结尾的描写，在推理竞赛上，让活着的曳间登场。杀害曳间的凶手肯定会被吓破胆。仓野可能是根据奈尔兹所写的小说内容，联想到运用同样的方法，从心理方面震慑凶手，刺探对方反应，以此查明真相。

根户这样猜测时，忽然内心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因为灯光昏黄，布濂、甲斐还有那双胞胎兄弟的脸色变化都变得难以分辨，而且连表情都看不清楚，如果仓野的意图真像根户推测的那样，在向凶手施加心理压力的话，那么不得不说，选择这个“黄色

房间”作为实施场所很不合适。既然如此，根户的疑问可能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是的。总的来说，今天这个聚会本身就不该进行推理竞赛，所以仓野如果有什么计谋，还是在推理竞赛全体到场时，改到别处实施，那样效果无疑会更好。可他实际上并没那么做，或许是我根户多虑吧？”

但是，令根户耿耿于怀的是，从刚才开始，甲斐感觉上总有些不安。奈尔兹还是平常那副天真脸孔，对仓野的话都用点头或摇头来回应，霍南德埋坐在沙发上，布濂还是保持着目中无人的态度，中间只有甲斐，总似乎是居心叵测的样子。

然而，仓野根本没有重视根户的看法，垂下头低声说道：“没错，我看见她的那一瞬间，就知道谁是凶手了！”

“是吗？”奈尔兹像是要掩饰什么，低声说，“不可能啊！仓野，难道曳间的姐姐鬼魂附体，说出了凶手的名字？”可能是对一道道出的奇妙现实感到困惑，奈尔兹不自觉地挪揄仓野。

仓野一脸慵懒的表情。“嘿嘿，差点被你说着了。”他无力地笑笑，从翻毛夹克里拿出了香烟。

根户彻底糊涂了。如果的确像奈尔兹所问的那样，在见到失常的曳间姐姐的瞬间，仓野就知道了凶手身份，这是古今任何名侦探都达不到的水平，现实中可能出现吗？而且还能追查出动机，难道真有鬼魂附体？

“她叫理代子，非常美丽。”仓野长长地吐出一缕轻烟，回忆一样地开始诉说，“她的皮肤像被染成死人般的颜色，嘴唇紫黑。”或许因为描述的是奇异的事，所以仓野的声音也很怪异。

“知道曳间有个生病的姐姐时，我感觉到自己似乎窥见了一个人隐藏起来的悲惨的一面。亲人住进精神病院，而且是女性，难怪他会别人隐瞒这个秘密。我嗅到了一股悲凉的气息，情绪非常低落。但我完全错了。推开灰色房门，进入那个大房间，正面有一扇大窗，白色大圆桌斜对面，她身穿白色礼服坐在那里。只见她的睫毛又黑又

长，从窗户射进来的柔和光线照在睫毛上，如同璀璨的翡翠。她坐在网纹图案的皮椅上，姿态优雅，看见进来的我，似乎感到不可思议，略歪着头暗暗思索。我几次揉揉眼睛问自己：“这个少女真的疯了吗？”而她的表情似乎在询问我什么，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那真是一双美丽无邪的眼眸！在那样的眼眸静静地凝视之下，我变得坐立不安。医生为我们做了相互介绍，当她一听说我是曳间的朋友，脸上意外地绽放出笑容。我从未见过那样灿烂的笑容。真的！简直像一阵柔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是的，当时我似乎体会到了曳间那意味深长的‘锋面界线’。我与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高墙，而高墙今后也会永远矗立在那里。虽然我不清楚这高墙具体在哪里，是什么形态，总之，就在那里有一道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甚至对曳间产生一丝嫉妒之心。其实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不应该去看她。

“据说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但我考虑的不是这个。尽管没说出来，但我想的是，如果她真的疯了，那么在她看来，什么是异常的？什么是正常的？如果她未受到精神疾病的纠缠，那她还会拥有这样令人震颤的美丽吗？我知道她那偏离正常人类的光辉，正是由病魔散发出来的，我快崩溃了！我也理解曳间为此保密的真正理由了。是的，对曳间而言，她反而是无可取代的宝石！如果我也有那样的亲人，我也一定也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见，而是宁愿让她独自沉溺于自己遥远的冥想之中。那座被森林环绕的僻静医院，最终将是曳间回归的乐园。”

“喂！仓野，”布濑抓了抓扁平的鼻子，插嘴道，“这件事说这么多已经够了。重要的是凶手！你说一看到她就知道凶手是谁，难道你的意思是，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她杀害了曳间？哈！如果因为爱而杀害了最爱自己的弟弟，那倒是浪漫有趣。但是，她离开富山的精神病院，前往你的住处，这也未免太离奇了吧？”

“不，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仓野并未理会布濑的嘲讽，再度神情黯然。“凶手不是她，我之所说见到她就能想像凶手是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不要卖关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根户追问。

仓野微微一笑，“你们完全想不到。虽然不如奈尔兹与霍南德那般的彼此相像，但曳间的姐姐却很像一个人，你们猜是谁？就是杏子！”

所有人都惊呼：“啊——”

根户无意间回头望了望甲斐。也许不过是瞬间的错觉，甲斐正用从未有过的凶恶面孔对着仓野。在布满黄色光影的房间里，只有甲斐的眼睛“刷”的一下放射出一道蓝光。

突变的陷阱

黄色的光线下，似乎有恶鬼在冷笑。

——不、不对。

然而，究竟有谁知道真相？说不定杀害曳间的人也未必全知道。

“我的头脑里一直回响的是‘真是这样吗’的声音。甲斐，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没错，能把她们容貌的相像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你所知道的绝不仅仅是理代子的存在。你之所以对杏子非常迷恋，也是因为在她身上可以看见理代子的影子。对，你所迷恋的是理代子！”

“但那只是虚幻的恋情，因为对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你能只能从现实这个奇幻的世界去眺望她。确实如此，她无法进入任何人的世界，她只存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只能抬头仰望她。

“据说她发病的时候是在十五岁左右。当然，严格地说，出现发病的征兆应该是更早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你认识她时，就已经注定你的恋情不会有结果。两年以后，她住进医院，而你更是被痛苦所折磨。

“事实上，我还曾去过曳间在金泽的老家。听说曳间在读高中时，他父亲就去世了，老家只有他母亲在独居，的确的确，她老人家感觉太孤单了，所以见到我非常高兴。对了，她很感激你参加曳间的葬礼，说是尽管来去匆匆，无法多谈，但还是要我务必向你致谢。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答应了她……

“你非常清楚吧？那栽种着竹叶菊的庭院，还有那回廊。每到秋天，那里都被淡淡的紫色所包围，对面是深蓝色的水塘，非常漂亮，美景有时甚至激发幻想。在那里，我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理代子的事。一提到她，这个老妈妈就泪眼婆娑。即使这样，她还是连同对曳间的回忆一起告诉了我不少。她不能忘怀的是，所有带尖的东西，例如，锥子尖、伞尖、笔尖，理代子会将它们的尖端朝

上，试图把玻璃珠或乒乓球放在上面。真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当然，圆东西不可能在上面放稳，但是，不管掉下来多少次，几次、几十次、几百次，她都耐心地持续重复着同样的行为，而且丝毫不会露出焦躁的表情。问她为什么要重复这样的行为？她也只是回答，等物品放在上面不掉下来的时候，世界就能得到拯救。她的表情非常认真，连她的母亲都能从中看到圣洁。哈，现代版的‘西绪福斯神话’。但这并非开玩笑，或许正是因为有人做出虚幻的行为，这个世界才可能得到救赎。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又跑题了。甲斐，听她母亲讲，那时你经常去曳间家，还经常帮她做那种奇妙的重复的行为。注定没有结果的恋情，应该就是那样吧！不，或许当时你能感受到强烈的幸福。她对于你来说，就是天使……”

根户在倾听仓野说话的同时，感到自己后背阵阵发凉。甲斐表情前所未有地被扭曲，这可不是错觉，眼睛里凝聚着邪恶的光芒，绝对不是错觉！根户看到了邪恶的眼睛，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参照，但能想到的只是布兰姆·斯托克^[1]的《法官之家》中出现的，那未知怪物的眼神。如果甲斐在懦弱的表面之下偷偷培养着如此凶恶的成分，那么人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不只是曳间的姐姐这样的女性，现在，甲斐沉睡中的狂暴性格初露端倪，而仓野难道不也正变得狂暴残忍吗？

根户咬紧颤抖的牙齿，悄悄将视线移向甲斐，只见甲斐努力遏制自己强烈的情感，向玻璃杯里缓缓地添加冰块，低声回答仓野：“有意思，真有意思，仓野，你真了不起……那么，你想说的大概是，我是杀害曳间的凶手？在你刚才推理时我就有许多话想说，但就算我承认你说的一切，那我为什么、又是怎样杀害曳间的呢？”

根户的玻璃杯中，冰块在慢慢溶化。仓野和甲斐两个人相互怒目而视。整个房间都回荡着他们两人的声音。

有人轻轻咳了一声。仓野趁机呼出一口气，手按眉头，再次开口：“首先，知道你爱恋理代子的只有一个人，不用说，就是曳间。他应该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吧？就算没有注意，你介绍一个酷似他姐姐的女子给他认识，说是你最近密切交往的朋友，再迟钝的人也不会不开窍。是的，曳间知道你的意愿，这是个前提。

“你和代替理代子的杏子交往，结果如何呢？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事态发展对你似乎并不妙。在我们眼里，杏子似乎是在应付你，但真相如何我们就知道了。总之，无处接纳你的爱恋，相当痛苦吧？……当然，你肯定不愿意我这样发问。

“但是，人类真是太有意思了！最初开始就知道最后必须放弃的结果时，无论任何情况都可以接受。然而，一旦从不同的角度看见结果的征兆时，一切就已经无可挽回了。我能痛苦地体会到你和杏子交往时的心情。你内心深处一直努力压抑着的、外在难以察觉任何痕迹的东西，终于失去制动，眼看着膨胀扩大，在你的内心充满了玫瑰般的色彩。……这些没必要由我再去说明，这时你的心情都直接表现在你的油画作品上。认识她以前，你的画作一直在探索写实主义，而且大部分具有强烈的巴洛克画风，可是，从去年夏天起，你的作品开始洋溢着抽象画的元素，在你的调色盘上，准备的都是接近于原色的颜料，笔触也从以前的‘涂抹’转为‘流动’、‘喷涌’的感觉。……当然，最近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风格。

“只要目标的方向稍稍出现偏差，人类的自我控制能力就是非常脆弱的东西。你立刻变得忘乎所以！不知道曳间对这件事的态度，或许从介绍你认识杏子时，他就已经感受到可能的悲惨结局。就是这样。无论曳间是多么优秀的心理学者，他也无法预测这件事将来的可能。然而，幻灭的结局意外地提前到来了……”

根户的肩膀微微抽动。

从计划举行推理竞赛开始，根户就有某种程度的预感。总有一天，这种的三角关系肯定被放到台面上品头论足，但他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痛苦绝望的状况。

“是因为我才出现这种悲惨的结局吧。”根户说，“仓野，你刚才叙述的事，用现代数学上的一般模式来表示，会怎么样呢？”

“什么？”仓野皱起眉头问。

根户叩击着桌面。“嗯，让我们暂且谈谈数学吧。我说的不是别的，是那个著名的‘突变理论’。”

一听这话，布濂因酒精作用而略显苍白的脸也转了过来，满不在乎地嘟哝着说：“哦！好像听说过。”

“你这样说很令人遗憾。所谓的突变理论，是为了解开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现象而诞生的现代数学的奇迹，它并非神秘哲学，而是从数学这种最合理主义的学问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个理论才价值无限。听着！首先，这个理论体系的支柱是，‘在四维空间连续体上，在所有现象里出现的不连续激变的类型，都属于七种类型中的一个’。简单地说，就是自然界的所有现象只有七种类型。我要更明确地说，这项理论所使用的‘突变’这个词，指的就是不连续的激变。因此，无论什么，比如膨胀的气球突然破裂、繁荣的经济突然陷入危机、地震的发生、努力学习的家伙忽然成绩急速退步、数学专业的人突然对密宗产生狂热、婴儿像被灼伤一样痛哭、战争的爆发……请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反复出现无数的突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本来本分老实的人突然杀人这种情况。

“人类遇到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信口开河。但是，在数学领域确实是这样。在此我尽量直截了当简单地说，这七种类型的名称分别为折叠突变、尖顶突变、燕尾突变、蝴蝶突变、中央双曲线突变、中央椭圆突变以及中央抛物线突变。不，这绝不是胡说八道，是真正的专有名词。

“可是，纵然我这样喋喋不休，你们也未必理解。我想到刚才仓野的话，可以用图示的办法啊。好，这就是突变的七种型态中，第二项尖顶突变曲面的简单图示……”

根户说着取出的记事本，在上面开始画一个奇怪的图形。（见图六）

除了甲斐以外，其他人都充满了好奇，探身向前，脑袋凑到一起看图。

“你的意思是，这个图能揭示杀人事件的真相？”布濂嘲讽说。

奈尔兹也说：“这图画得挺糟糕的。”

“哎，别瞎说！好，各位看到了吗？这图中有三条轴线。”

“什么，是坐标问题吗？我看不懂的就是这个，我投降。”

“等一等，奈尔兹，别那么着急。这三条轴线分别表示恋爱倾向（Y）、醒悟倾向（X）和杀人倾向（Z），Y是爱情到达这个位置时的强弱状态。这条横轴，左侧是醒悟状态，右侧则是偏执状态，而与这条怪异曲线垂直交叉的就是关键的杀人倾向轴，上方是没有杀人，到了下方则杀人倾向转为强烈。”

“哈哈！这么说听起来就有意思多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奈尔兹眼睛发亮，也把头凑近了。

根户用钢笔敲打着桌面。“这也是甲斐心理状态的尖顶突变曲线模型。瞧，甲斐在认识杏子之前，也就是他仍在恋慕理代子的时候，在这个平面上，表示醒悟状态强烈程度的是A点，那么，不管他对理代子的爱情有多么强烈，在这张图上，也只能向这边拉，就是遵循这条粗线a的轨迹，这种心理状态最后并不会转变为杀人。

“那么，在杏子出现之后，事态产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是这样的，最初是在醒悟程度强烈的A点，但因为杏子和理代子长得一模一样，而且杏子什么疾病也没有，这将甲斐的心理向这个方向，X轴的右侧，也就是偏执的方向引导。这样，因为两个方向的力量都在对甲斐的心理起作用，结果心理状态就处于粗线b上了。大家都能看出来吧？

“但是，就算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线b也绝对不会发展到杀人的状态。然而，如果是甲斐与杏子的关系突然——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遭遇到某种障碍，结果又会是如何呢？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蓄积的恋爱能量，突然一下子幻灭的话……

“当然，这时候的条件必须是线b完全横切过Y轴以后，也就是甲斐的自我控制完全获得解放走向偏执以后。例如，到达这个B点的位置时，突然发生与杏子的关系遇到障碍的情况，则甲斐的心理状态则会再退回到线b，甚至还可能到达A点的位置。不过，事实上没有这样。这就是刚才仓野所说的人类心理很有意思的地方。怎么回事呢？就是恋爱程度可以不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被拉回到原点0，但是，所谓的醒悟程度或自我控制程度却不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化。结果，因为恋爱程度急速地冷却下来，从B点的心理轨迹会到达几乎与Y轴平行的粗线c，形成接点。

“应该注意的是，一直延着线c运动的话，最后总会到达平面折曲的边缘。而在这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即使来到边缘，朝X轴方向牵引的力量仍旧不变，于是大家所期待的突变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很简单，甲斐的心理状态会从这个突出边缘急转而下，坠落于下侧的状态面上。这一点，我想各位应该注意到了吧？若将其坠落处的C点和Z轴相对照，甲斐所陷入的杀人状态就一目了然了。就这样，甲斐正好坠落于地狱的深渊。于是，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甲斐，心理状态发生了突变，杀害了曳间。各位明白了吗？”

根户说完，一边舔着嘴唇一边环顾桌子周围。

最先开口的是奈尔兹：“可是，根户，心理状态的移动点可能并不受重力牵引吧？是否向下坠落还是很是个疑问。”

“哈哈！奈尔兹，你或许把这当成矛盾的问题了吧？这个图形只是单纯表示出了那样的观点，你可千万别理解成我以为甲斐的脑子里真有这种奇怪的曲面，而他的心理状态就在曲面上面爬行坠落。我不过是在阐述，人类的感情变化恰好也符合突变理论七种模式中的一种，如果这件事你还无法理解，可以将这个平面视为能够从正上方俯视的控制平面。”

“但是，根户……”一直保持沉默的霍南德制止了还想进一步在图形下方在画上什么的根户。与奈尔兹今天身穿蓝色衬衫不同，穿黄色衬衫的霍南德在黄色的灯光下，完全感觉不到色彩的存在，“你所说的不过是单纯将仓野的假设模式化。当然，如果能以各种具体实例为基础，分别决定不同的数值或关系系数，利用这个模型来具体操作，证明甲斐处于他自己无法逃避的行凶杀人的状态里，那倒还可以。但我觉得，从你刚才的话里，无法得到这个结果。”

“哈哈，你说得对。我只是想把仓野的假设纯粹用数学角度加以解释，所以我也不再啰唆了，立刻撤退。仓野，请你继续。”

根户说完向后靠，见到奈尔兹一副猜疑的神情，正把视线移回仓野脸上。

仓野还是不改慵懒的表情，忽然露出微笑：“哈哈，根户，真有你的，只有你才会像这样干扰别人的思路。”

见根户哑口无言，仓野再次转向默默无语的甲斐。“虽然话题的顺序稍有些混乱，但归根结底，情感出现幻灭了。对，当你醒悟到自己和杏子的关系无法顺利发展，就必须重新面对你和理代子之间的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果真如此的话，甲斐要杀害的难道不应该是根户吗？可是遭到杀害的却是曳间。”

“不，不是这样。如果选择根户为杀害对象，那么就是甲斐在背叛理代子，因为这么做，问题会完全转移到杏子身上。”

甲斐似乎无法接受这句话，声音像是硬从嗓子里挤出来的：“那……那么，我到底为了什么一定要杀曳间？……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曳间……”

“问题就在这里啊！即使陷入了杀人的心理状态，但选择曳间为对象，仍然必须有相对的决定因素。当你发现杏子终究只不过是理代子的幻影时，就不得不再次回头尴尬地面对你对理代子的思慕，你会去推哪一扇门呢？……已经失去自我控制的你，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对理代子的恋情开花结果，否则你的精神就无法取得平衡。而心理失去平衡的结果，就是会使你疯狂，使巨大的欲望摆脱了束缚，接受来自无意识、潜意识领域的绝对命令。

“但是，你眼前却并不存在直接实现这一欲望的绝对条件。那么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办才好？难道夹在两种绝对之间，静静等待精神的崩溃吗？不，并非如此。就算最后无法达成欲望，但关键在于对欲望的追求。正因如此你对理代子的思念才有了内容。不知是应该算作付出还是交换，总之，扭曲的冲动驾驭了具体的行动，承担了最初的欲望。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的正是甲斐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这种个体因为某种障碍，欲望的满足受到遏制时的状态就称为挫折。对挫折的反应因人而有很大差异，大致可区分为自罚性反应和外罚性反应两种类型。其中，自罚性反应型的人，最初的欲望如果因某种状况被扭曲，那么，伴随着罪恶与自责感情的攻击冲动就会发泄到自己身上，极端情况就会表现为自杀冲动。但是，甲斐的情况如何呢？他扭曲的攻击冲动无疑是被诱导到外罚性反应的方向上去了。

“根据罗森史怀克^[2]的理论，因挫折而产生外罚性反应，其攻击会伴随着愤怒与憎恶转向外在环境。在甲斐的情况下，对理代子的思慕究竟会如何扭曲呢？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他无法抑制对理代子的爱恋，但这种爱恋完全得不到任何回报。在这种状态下，你那无所归依的感情化为对自身以外的东西的憎恨，这种憎恨情绪只有把曳间当成发泄对象。没错，这是很严重的错乱！当时，你对理代子的爱，被扭曲转化为憎恨最爱理代子的人。当然，这些你或许都无法自觉，也不知道自己头脑中的某种机能已经产生混乱受到扭曲，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把疯狂的计划付诸实施。……反正，你为了保持自己的精神平衡，必须杀害曳间。

“也许，曳间本人已经注意到你和杏子关系，所以他才隐藏了自己的行踪，以便为让你的攻击性冲动再次受到抑制争取时间。或者你的精神状态本身，意外地成为曳间非常感兴趣的对象，尤其是人从企图杀人的状态转为不想杀人的状态。究竟是怎样发生变换的问题，他绝对会非常感兴趣。

“换句话说，那也是‘锋面界线’吧？我可以想象，曳间告诉雏子那番话的意思也是那样。什么？他可是绰号叫‘黑魔术师’的曳间呢！虽然不知他是否会应用突变理论，但事实上，他一定可以判断那个变化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而且，突变对他而言又是个很大的陷阱。现在只能说，这一切都具有讽刺意味罢了。

“没错，曳间出现了重大失误，否则他怎会轻易地被刺中心脏呢？正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推测，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我的住处，也还拥有和甲斐对峙的机会。哎，甲斐，你是什么时候和曳间约好在我的住处碰面的，而且，又是谁的建议，这我并不清楚。但是，我只是了解你的杀人冲动已超越了曳间预测的界线，甚至膨胀到正常的自我控制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程度。你是何等地深爱着理代子，所以，你必须杀害曳间……”

在仓野的声音里，可以让人感受到怜悯的体贴。

而甲斐仍旧低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至少，根户是这样认为的。

但颤抖的肩膀逐渐化为不自然的亢奋动作，仿佛被吊在半空中痉挛。

“喂，甲斐！”根户再次叫道。

甲斐正在拼命抑制他的笑声，最后还是没能忍住，发出了轻微的声音，随即一下子转为哈哈大笑。

[1] 爱尔兰籍英国小说家，著名作品为《吸血鬼德古拉》。

[2]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在挫折情境的反应研究上，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其中罗式挫折图片研究更被广为应用。

杀人狂想曲

众人都被甲斐的大笑吓了一跳，完全保持平静的只有仓野，但他的镇静反而使人觉得做作。

此时，根户注意到霍南德的样子很奇怪，似乎想不通什么似的咬着嘴唇，双手握在膝盖上，两个姆指的指甲互相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神经质的声响。坐在他对面的布濂似乎觉得刺耳，看看霍南德又看看甲斐，突然怒吼道：“喂，适可而止吧！”

体内有酒精脸色就苍白的体质，在旁人眼里看来，本来就不太舒服，尤其是布濂，细细的眼皮周围逐渐泛黑，只有向上翻着的眼睑奇怪地转为湿润，模样更加令人生厌。

甲斐以为布濂的怒吼是针对自己，于是停止大笑。“哈哈！仓野，你实在了不起，只抓住一个契机，就描绘出如此完美的长篇大作，难道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真该向你顶礼膜拜。真的，你是心理学侦探，我望尘莫及，向你致敬！……那么，接下来当然要给我们说说行凶方法吧？”

面对这番挑衅，仓野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慢慢做出了回答。但是，内容却意外让其他四个人都呆住了。

“关于具体的行凶方法，我完全不知道。”

对此甲斐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反应了一下，布濂几乎要拍案而起，叫道：“你说什么？这算什么事？这根本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只有指出合理的行凶方法，最初的推理才有意义！”

但是对这种指责，仓野露出疲惫的笑容。“但事实如此。只有真沼、羽仁、奈尔兹三个人可以证明甲斐不在现场。尤其是在死亡时间前后，他只说是和真沼一起在高田马场闲逛，只要追根究底深入调

查，就算不去假设真沼在做伪证，或许也能找出破绽。但是，三点以后的行动，绝对是三个人都做了虚假证词！当然，如果委托第三者杀人的话，事情就很简单了，无论如何，假如没有同谋，就只能说甲斐的行凶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在推理的戒律中，提议排除同谋存在的人是我自己，到现在，我还没打算废除这条戒律。”

“哈哈！那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自己出尔反尔，弄得跟真的一样。”布濂咄咄逼人。

“嗯，随便你怎么说吧。”仓野仍然若无其事地回答。

布濂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只见他额头上冒出青筋，激动地大声叫道：“仓野！你当我们都是傻瓜？如果实在想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早点儿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但是在根户看来，就算仓野捏造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设，接着又激昂地提出各种指责，这还是很不可思议。布濂湿润的瞳孔总能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突然之间，他头脑里闪过一丝疑惑，不过，这个疑惑却被仓野接下来的话给消除了。

“说真的，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什么？”正一筹莫展的奈尔兹立刻插嘴。

仓野扭曲着嘴角说：“也就是说，我返回住处时，屋子里什么人也没有。”

“那么，鞋子消失和上锁的大门被打开，难道都是错觉？”奈尔兹问。

“可是，”布濂也接说，“我也绞尽脑汁思索过这些。除非登山鞋瞬间化作灰尘，或者用大气球从空中吊走，否则无法消失。重要的是，就算使用上述手法，又怎能不留痕迹？”

“是啊，没有人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仓野同样干脆地肯定了这样的观点。

布濂又一次血气上涌，拍着桌子吼道：“你说清楚！你究竟想说什么？”

霎时间，玻璃杯全震动起来，霍南德的杯子从手中滑落，掉在地板上。

“啊！”霍南德轻声叫了出来。

接着就是“砰”的一声闷响，果汁飞溅到黄色的地板，就像是鸡蛋落到地上时一样。

“奇怪！”根户确实有这样的预感，但究竟是什么地方奇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仓野的声音撕裂了根户的预感。“清楚地说是这样的。当时，在楼梯踏板前，可能并没有灰色的登山鞋。”

这句话在根户的头脑里回荡，他终于忍不住发出责怪的声音。
“你说什么？仓野，你……”

“不，等一下！我绝没有把你们当傻瓜，只不过是这样叙述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我直觉认为甲斐就是凶手，并且有关动机的推理也正确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看见那里有登山鞋。……嘿嘿！虽然提出‘心理性证据与物质性证据相互矛盾时，绝对是物质性证据错误’论点的人是甲斐，但是，这的确可以视为一个极端的实例。”

“太过分了！你现在才说鞋子不存在，难道以前的话都不算数了吗？太过分了！那我们推理该相信什么线索呢？”根户紧追不舍。

仓野说：“不，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确看到了那双登山鞋，大门也的确是锁上的。即使到现在，我仍然能够肯定。而我刚才只是提出一种假设，就是那些情景会不会只是幻觉？”

“哼哼！这可太妙了！引用一下你自己讲的故事，难道你在模仿曳间的姐姐，哈，想把圆球放在针尖上？这么说你是打算把自己陈述过的事情全部否定了？”布濂斜着眼睛讽刺道。

“是啊。”

“可是，仓野，你也太过分了。如果连事实都能否定，那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进行推理竞赛吗？”

“是啊。”仓野的话令人无所适从。

连奈尔兹也不高兴了，语带谴责。“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仓野你和平时判若两人。”

仓野的表情更加忧郁，出乎意料地惋惜地回答：“奈尔兹，你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感到惊讶，我以为你能领会其中的含意。……你仔细想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正是你写出了那篇小说，你应该理解才对。”

奈尔兹紧皱双眉，其他人也满腹狐疑。连被指称为凶手的甲斐，也不知该怎样应对事态的转变，懊恼地靠在沙发上。

但是，与其他人相反，布濂没有沉默。“哈哈！要我像牡蛎那样紧闭嘴巴？无所谓！在心理活动的展开部分，的确分析得相当漂亮，但很遗憾的是结尾部分却乱成一团。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实看到那双登山鞋了吗？”

“嗯。”仓野点头。

布濂快刀斩乱麻。“那你的观点和甲斐一样，只有视作毫不足取。好，下一个，霍南德！”

正在低头用纸巾擦果汁的霍南德被这么一叫，似乎被吓了一跳，突然抬头看着布濂。

“可能这正是霍南德的失算。”根户心里明确地认为。因为可以从霍南德的表情中明显地观察到困惑，这刻不像平时的霍南德。也许他根本没听见布濂所说的内容，只是对自己名字有所反应而抬起头来吧。他张开了嘴唇，却一点也不像要发言的样子，还不完全是发呆，看起来似乎在缓缓漂浮一般。

只见他身体微微颤抖，犹豫了好半天。

“我……”

“哎，怎么啦？别顾虑那么多，摆什么架子，快点说吧。”布濂催促道。

霍南德灰心地回答：“我，现在弃权。”

最感到惊讶的应该是奈尔兹吧。“霍南德！”他忍不住站起身，嘴里叫着，“霍南德，你怎么啦？”

即使有人在耳边呼唤、摇晃他的肩膀，但霍南德却依然两眼发呆。看样子他自己也在拼命思考，但就像在浪潮线上堆沙堡的小孩一样——眼看着自己努力建造起来的东西正在海浪的冲刷下土崩瓦解。

“不舒服吗？到对面房间休息一下吧？”奈尔兹担心地盯着他。

霍南德终于轻轻点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现实，朝他的兄弟蠕动着嘴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怎么收场……”

“啊？你说什么？”旁边的甲斐问。

但霍南德已不再回答，奈尔兹搀扶着他出了房门，到其他房间休息去了。

布濂耸耸肩。“这一个又一个的，到底怎么了？难道真要演奏狂想曲了？其实也许诙谐曲更好吧！哎呀！现在还是不要再说那些耸人听闻的话了。那家伙到底在哪儿？最好是全部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人，那才叫场面宏大！唉，说这么些废话也没有用。我们俱乐部的各位都要做名侦探。既然如此，终于轮到我非登场不可了。甲斐也好，仓野也好，他们的着眼点其实一点儿都不差，也就是说，在这次杀人事件里，必须重视心理性的证据，能注意到这一点就已经不简单了。哈，但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犯了判断上的错误？那是因为，所谓的心理学性质的推理方法，总的来看容易自以为是，往坏的方面说，很容易陷入演绎推理也就是用一般命题来引出特殊命题的过程中去。如果注意

不到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就会像他们两人一样，引导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所以说，陷阱就密布在引导我们前进的罗盘里。

“我还是明说吧！甲斐，你的构想从头到尾都过于牵强了，思考方式也缺乏统一性，甚至漠视事实，整个解谜方法毫不足取。至于仓野的构想，当然，就曳间有个患有精神病的姐姐这个秘密来看，尚有几分为可取之处，但遗憾的是，自他视甲斐为凶手时起，物理性的具体事实仍然受到了逻辑推理的影响……”

根户边听边观察甲斐的反应。但是，甲斐的表情只剩下单纯的气愤了。那么，刚才他朝向仓野那邪恶之眼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户甚至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头脑不再运转出现幻觉的，其实就是自己吧？这种疑惑连同恐惧一起渗入他的脑海。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一样，一切看起来都像是现实，但我却可能不知何时一脚踏进疯狂的世界，那一瞬间脑海里就会描绘出妄想与噩梦。

如果我没有陷入疯狂，那么是不是在场的其他人都发疯了呢？我想这很难说。而且，如果大家都变得疯狂，就和奈尔兹《如何打造密室》第一章结尾的“如果是本格的侦探小说，大致上还可以解释得通”极为符合。根户咬着嘴唇，视线在充满黄色空气的房间里不停逡巡。

——都是因为这个房间！

根户又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在存在无数异形居民的“黄色房间”里，或许的确有这样的力量，可以房间里人的精神暂时失去控制。只不过现在的根户，正按照自己的推理前进。

枝形吊灯大得令人感到不自在，根户抬头望着微弱的黄色光线渐渐扩散，而房间的所有角落都被黑暗吞噬掉了。

另一个空位

“都能听到吧？为了不重复这两个人的错误，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其实非常简单，必须抓住现实中浮现出来的矛盾开始推理。哈哈，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从登山鞋失窃或曳间姐姐等这些本身不包含矛盾的事情入手。说得直白些，你们都像有意回避一样与重点擦肩而过。我必须把渐渐浮现出来的矛盾作为探讨的核心……哈，现在你们怎么也应该明白我指的究竟是什么了吧？没错，矛盾的地方就是我所目睹的那个白日梦！”

“你们仔细想想，每个人的证词都与现实存在分歧，但在我看来那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之所看见的那个情景，完全是偶然的，所以立刻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个与现实层面存在分歧的一幕。哈，我用‘相信分歧’这个词，是一种奇怪的表达方式，但它却正符合事实。即所谓‘因为偶然所以可信’。如果借用影山的说法，我似乎窥视到了凶手正在组合的四维空间连续体的切面吧。……嘿嘿，但是，那两个重要的人还没回来，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

布濂说着，视线移向黄色房门。

正像他所质疑的那样，房门还没有被推开的迹象，仿佛被吞没在昏暗里，静静地关着。忽然，在那兄弟俩所在的另一个房间里，似乎有一丝不安随着空气摇晃，而且悄悄地扩散开来。

根户想：“说不定无数洋娃娃们的呢喃，说的内容就是这一瞬间。”

这与所谓的气氛相去甚远，和所谓的动静也有所差异，这是与人类的感觉功能存在一步之差的洋娃娃们之间的交流。但是，在根户的头脑中，不安仍像滴落下来的一滴油，油膜在水面扩散开来。

如果能看见这种滚动而来的扩散，不，应该说，如果能捕捉到超越视觉的部分，那么无疑也能跨越这难解的谜团，到达充满白色光辉的地方去。

当然，那里很可能就是从这个世界坠落之后才能抵达的、没有归途的失乐园。

“算了，那两人不在场，也许说起话来更方便。”

布濂完全不懂根户在想什么，移回他总是润湿的眼睛，继续推理。“无论如何，一个人出现在他不该出现的地方，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奈尔兹小说第一章，我在十七日提交不在现场证据的聚会上，说过从两人的证词中发现一项关键……”

布濂说到这里时，根户以毫无在乎的声调插嘴：“别装模作样了，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吧？”

意外的是，布濂似乎对根户的反应早有预料，就像一个猎物草率地跳进陷阱，他脸上浮现出笑容。“哈哈，你以为我会在这里大谈特谈那种无聊的废话？哼！真可怜！”

“你说什么？”甲斐困惑地反问。

布濂更加得意了。“嘿嘿！其实这也没办法。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上，连我都只能依靠单纯的直觉。但是，现在我终于能确信了，根据奈尔兹的小说，也只能那样了。”

“嗯？”根户也忍不住反问。

根据布濂的口气，好像一切的解决关键都隐藏在《如何打造密室》小说中，但是，真有那样的一段内容可以指点迷津吗？根户慌忙搜寻记忆，却无法立刻想起那样的文章。

“哈哈！怎么样？立刻就变得霜打的茄子一样了。大家真的没有发现吗？唉，真是一群杰出的侦探！……好吧，我稍微提示一下。当然，那是小说中的小说的部分，也就是出现在后半部的第二章里。……这么提示还不开窍？尤其是仓野，你这么呆头呆脑的可不行。其他人没注意似乎还可以原谅，但药学专业的你如果忽略这些就可能被开除学籍了。”

“你说什么？”

情况一再变化，现场气氛已完全在布濂的支配之下了。连一直独自默默思考的仓野也转过发呆的面孔，这让布濂的得意到达了顶点。

“还不明白？木头脑袋。我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关键问题和药学有关，求各位能开开窍！”

“药学？这么说，是所谓的视物质之类的吗？”根户伸长了脖子。

布濂缓缓地摇头，“真遗憾，答案是‘Nq’。”

“那么……是那种叫什么厄告宁的生物碱吗？”

“哈哈！终于接近啦！但是，客观地看来，这一段的确没给各位留下深刻印象啊！……嘿嘿！我不再笑话你们了。那部分蕴含的意思是……”布濂又暗自发笑，“不，这一段我还是留作有奖问答。我都已经提示到这个程度了，后面还是请你们自己去思考吧。”

布濂拿起桌上奈尔兹的小说，哗啦哗啦地快速翻阅。“是在《犯罪的结构式》里吧？……对，就在这里。”

他指的是以前大家亲眼看见过的厄告宁的物质结构式。

甲斐、仓野与根户三人脑袋凑在一起看着。

“啊？这就表示这次事件的真相？”众人低声问。

但根户却根本不想去用心思考。他偷偷打量旁边的仓野，发现仓野眉头紧皱，一直凝视着那张图。可能是出于药学专业的自尊吧。思考了一会儿，仓野眉头皱得更紧，“嗯”的一声，用力点点头。

“噢，反应毕竟还是快！发现什么了吗？”布濂循循善诱。

“嗯，这张图有的地方很怪。”

“什么？”甲斐与根户不禁同时出声。

“是吗？那我们当然无法理解了，哼，白费脑筋了。”甲斐表示不满。

仓野回答说：“也不全是那样！这张图中的怪异之处，是连外行人都看能指出来的。就是这里，这个R2的部分……”

仓野正要开始讲解时，布濂立刻插嘴：“对！就是R2的部分这一列，如果是厄告宁则为OH，如果是古柯碱则为OHC3，如果是神经毒性可卡因，虽然同样带有OHC3……这该怎么说呢？两者的R2根都附着氧原子吧。怪就怪在这里。本来，所谓的结构式或分子式，应该更加简单地表现，也就是，在这张图上应该这样表示才对吧？”

布濂说着，在图下方画出了一个与原图有部分差异的图：（见图七）

“像这样，以R2为例，分别为H、CH3、又是CH3才是正确答案，明白了吧，我要说的事？”

根户虽然嘴上表示认可，说，“原来如此”。但在一时之间却还是无法理解布濂的话中深意，只好问：“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这句话对布濂而言，正是最精彩的捧哏，他拿出一副夸张的绝望表情。“唉呀唉呀！这么多糊糊涂涂的家伙凑在一起了，我都觉得难堪！诸位清醒清醒吧！我现在说的是奈尔兹小说所隐藏的破解事件谜底的关键！这个结构式写在这里有什么必要？请各位再次冷静回想一下。……也就是说，在前面的书页内容中，曾出现重新总结我们俱乐部成员的情节，把成员间的关系用厄告宁的结构式来表示，大致上就讲了这些。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式作为我们俱乐部成员关系的一种象征登场了。但奇怪的是，现在却明显地故意歪曲这个结构式的一部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算了，只要看看我们俱乐部成员的结构图，就会一目了然。就在这里！”（见图八）

布濂用手指着：“就在这里！这个奈尔兹和霍南德的位置，应该还有一个空位！”

布濂声音尖锐，环视着三个人的表情。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

“没错，他们不是双胞胎，而是三胞胎兄弟。”布濂说这句话的时候，与刚才尖利的声音完全不同，几乎是窃窃私语。

还有一个空位！

根户看了一眼自己身旁。几个人都挤在一起，感觉上这奇怪的空间已经被占据了，在一个未知空间里，或许已经有人就站在那儿，正偷偷地想要靠近吧？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我那天所看见的人，就是三胞胎兄弟中的第三个吧！正是这么回事！七月十四日十二点半左右，在仓野住处附近徘徊的，正是与霍南德、奈尔兹长得一模一样的第三位少年。”

“但是，真有这么离奇吗……”

“没错，这种事闻所未闻！问题是这第三位少年住在哪里？或许他们那位美丽的母亲也参与进来，和他们兄弟一起来欺骗我们？”

“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做出说明。我是怎样得到这样的推理结果的呢？这源于我平时就存在的一个疑问。嘿嘿，这次推理竞赛的主要旋律看来应该是心理学性质的侦探方法，而我就试着模仿。在我看来，所谓的双胞胎，一般来说彼此之间并不是那样完全平等的立场，虽然是双胞胎，但彼此间的关系，还是有所谓的兄长与小弟的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而在同卵双胞胎的情况下，双方彼此都意识到自己是对方的另一半，反而可能形成严格的上下关系。但是，奈尔兹和霍南德的情况又如何呢？完全相反！这两个人之间基本看不到那种上下关系或主从关系，究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他们完全没有意识。

“然而，也有可能这两人是双胞胎中的例外。总之，我一直存在着这个疑问。可是就在此时，发生了这次的事件，我在现场附近目击到一个分辨不出是霍南德还是奈尔兹的少年，而且在大家提交不在场证据时，两人都坚决否认我所看到的情景。到了这时候，我之前的疑问再次上涌，并且带有了其他意味。应该是这样，如果这里还存在着第三位兄弟，那么我偶然看到的人肯定是那个家伙。而且，对奈尔兹

和霍南德来说，那家伙应该是最年长的哥哥。这样，同时还可以圆满解释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存在有兄弟意识的原因，因为他们上面还有哥哥！明白了吧？在十七日提交不在现场证据的时候，我说发现一项关键线索时，就已经有这个推理了。当然，奈尔兹在小说中预料我的推理会以奈尔兹或霍南德为凶手。但这也未免太看扁我了。当然，那无疑是奈尔兹对我的一种心理牵制。我对奈尔兹的心理了若指掌，小小暗示很难对两人造成心理威胁，我看至少无法让他们想起自己是三胞胎兄弟。哈，他们知道我已经发觉时就太晚啦！

“哈，你们的表情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嘿嘿，我知道，你们肯定认为我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幻想，为了让自己看到的白日梦现实化而虚构出来的。但是，认为我不过是以那样的幻想为基础，就叙述出这样的推理，那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求证过，如果我说证据就是一张纸……各位应该明白了吧？对！在户籍记录上，确实登记了片城家的儿子，在成和兰两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名叫森的同卵三胞胎的长子。”

“啊！”众人发出轻微的叹息。

另一个空位的确存在着，而且的确坐着一位应该坐在那里的人。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根户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置身于一团黄色的胶水里。为数众多的洋娃娃似乎在努力忍耐它们的窃笑。

这么说，在那个炎热异常的天气里，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曳间的人，还真的是和霍南德与奈尔兹长得一模一样的第三位少年！根户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无法留住另一个世界中的魑魅魍魉，又容许它们飞扬跋扈的地方，这真的是可以称为现实的世界吗？根户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哈！当然，根据户籍文件的记载，森这位少年在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从法律角度严格地说，我所看到的仍然是白日梦吧。可是，就现状看，事实上三胞胎的老大并未死亡，虽然不知出了什么意外，至少到今天还是一个有影有形的大活人。也可能过继给别人家做了养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其中一定有不幸的原因。就这样，这个

少年经历了十五年的岁月后，在某个时候，与奈尔兹和霍南德重逢了，我们只能这样判断。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母亲讲明重逢的过程，只是很不可思议地保持着秘密会面，进行人物角色之间的替换，在旁人眼中，这永远只是两个人的密会。不难想象，对这三个家伙而言，这种会面不知不觉间伴随着一种奇妙的乐趣。就是这样，他们反复进行的这种龌龊的游戏，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娱乐活动。

“说起这次的事件，他们的诡计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事件发生很久以前他们就已计划妥当。这三个家伙可以随意装扮成其中两个人的角色，借此隐藏了他们多出来的人手，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魔术吧。令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奈尔兹的小说里，有好几处隐藏了诡计的关键内容，当然，厄告宁的结构式是其中之一。中间奈尔兹和霍南德还未我们表演了一出彼此乔装对方的闹剧，但那不是别的，正是对这次事件的暗示。我甚至认为，奈尔兹是为了暗示什么才写下的这部小说。真沼在我住处消失的虚构情节，也是为暗示而设计的。总之，作为奈尔兹，可能是因为提前预测之后可以一一成为现实的诡计，由此可以沉浸在优越感里，或者也可能是为了暗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才撰写这部小说吧。还有，这次事件的重要诡计并不只是三人扮演两个角色，其中还夹杂了另一种心理诡计，那就是始终伴随着这次事件的音符‘错乱’。与通常的杀人凶手的行动完全相反，在第一目击人来到现场之前，凶手在现场驻留了将近三小时，这等于放弃了一般意义上的不在现场证据，但同时也意味着凶手并未前往现场以外的地方。无论是甲斐还是仓野，都为这一点所苦恼。因此，只要用这种不可思议的倒推方法，假定还有另外一个少年存在，那一切就都变得合理了。因为只要凶手留在现场，奈尔兹与霍南德两人的不在场证据就非常容易成立。而且凶手的聪明之处在于，只是这样还并不满足，为了使给他人‘错乱’的印象更加深刻，还刻意在门锁和钥匙上做了手脚。哈，如此一来，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完美的密室就出现了。”

布濂像醉酒了一样，最后的言语变得模模糊糊，消逝于空中。最后翻着发黄的白眼，突然靠近桌子，压低嗓门嘟哝着说道：“我不知道这个森目前在哪儿，但只要质问这两位伙计，应该就可以知道吧。所有的事情，还有少年的真面目……不，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霍南德，或许就是森那家伙也说不定。”

布濂此刻就像魔术师一样喃喃自语，而其余三人则若有所思，偷偷望着房门。不用布濂亲自点出，大家都看出霍南德今天的样子有点怪。可是，谁又能想到那居然是……

实在是可怕！

——奈尔兹他们……出去的时间的确太久了些，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根户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就像梦境里被人追赶时的那种忐忑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无法挽回的大事了。

“我猜杀害曳间恐怕只是森自己一个人的计划。当然，我也考虑到上次聚会时订下的十诫。尽管那家伙在故意制造意外的线索证据，无论是奈尔兹还是霍南德，他们的不在现场证据，都不是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后来的他们两人并不知道那时发生了杀人事件。这样一来，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个动机的问题了。我认为这一点最好由他们本人亲口说出……”布濂完全没有理会根户的不安，一直说个不停。

甲斐自言自语似的问：“那么，登山鞋也是特地放在那里，故意使人看的吗？”

这时，门把手终于响起转动的声音。

四个人愕然回头一看，回来的只有奈尔兹一个人。就像店名“黄色房间”一样，尽管不如这个房间彻底，外面的房间也是黄色调。门被敞开之后，对面也同样展现出黄色的世界，给人一种异样的恐怖。根户以前曾听人说，如果在黄色房间里停留的时间太长，人就会变得疯狂。他无法逃出这种疯狂世界，这种感觉似乎已经成了强迫症了。从刚才起，根户就感觉到微微的头痛。

根户想：“黄色果然很可怕。”

“奈尔兹！”最先开口的是甲斐。

根户看到奈尔兹身体略微摇晃了一下。他是否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场的紧张气氛？只见他突然皱起眉头，身体前屈，摆出一副防备的姿

态。

“奈尔兹……你们真的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吗？”

甲斐的问话似乎使奈尔兹立刻知道了他兄弟俩不在时，其他人在谈论的内容。霎时仿佛一片暗影从下到上遮住了他，一直遮到他的脸上，使他神色幽暗。就像他小说序章里描述的那样，当时正在熟睡的真沼的脖子上也曾浮现过这样的暗影。

“有啊。”奈尔兹轻声回答，“但他已经死了。真的，出生后不久就死了。”他说着斜眼望着前方，这时的他已经与霍南德毫无区别了。

根户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不安再次上涌。双重、三重的疑惑伴随着焦躁不安的痛苦，从黄色昏暗处涌入体内，接着又沉入自己身体的更深处。

“但是……”

“甲斐……”奈尔兹以严肃的口气打断了甲斐的话，映成黄色的嘴唇里可以隐约窥见他翻滚的舌头。“我没有撒谎。我们的确有个名叫森的哥哥，但是，他真的是一出生就死了。你们究竟是怎样推理的？一定是布濂说的吧？虽然我了解的只是大概，但说我哥哥还活着是绝不可能的事。如果不存在的人能够随意活动当然很好，不过，我希望各位不要为了贪图方便而让死者蒙冤。”

奈尔兹的语调紧张，布濂也不再沉默了，翘起嘴角问：“那么奈尔兹，为什么你至今从未提过这件事？这种事情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吧？嗯，其中一定有什么理由让你们觉得保持沉默更好。”

“不，因为不说也可以。如果说真正的原因，那完全是为了我母亲……”奈尔兹忽然深呼一口气，“母亲认为哥哥的死是她的过错。具体的情形我也不清楚，但是身体原本就虚弱的母亲在生产时情况更糟，曾经连母亲本人的生命都非常危险！胎儿是在大出血的状态下被取出的，而且我们都是早产儿。就因为那次生育的原因，母亲至今仍患有贫血症，而且再也无法生小孩了。我们不想看到母亲思念早夭的哥哥时的悲伤。唉，母亲经常抚摸着我们的头，说：‘如果那孩子活

着，应该和你们一模一样，而且也像你们这么大了。’母亲面对着我们时，她总能看到另外一个儿子。为了母亲，我们不能轻易谈论有关长兄的话题。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面对任何人，都只说自己是双胞胎兄弟，隐瞒了曾经有过的哥哥。对，我们必须永远是双胞胎，这是我们之间的一项沉默的契约。……根据托马斯·特莱恩的恐怖小说《呼唤邪恶的少年》，为我们取绰号为奈尔兹和霍南德的是羽仁，我们也觉得名副其实，无论到什么地方也都使用这个绰号，因为只要使用这个绰号，我们永远都是双胞胎兄弟。”

——换句话说，正好与小说相反！

根户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才好。如果没有这次的事件，恐怕这个被隐藏的秘密永远都无人知晓，可如今就这样公开了。这情形就和曳间的姐姐一样，而且，他自己还加入在帮忙的行列。

短暂的沉默之间，根户似乎又一次听到了洋娃娃们的哄笑。

五黄杀

“是啊，想想看，布濂的推理没有任何物证，说起来也不过是处于空想阶段。可是，他的某些空想的确相当厉害，居然看出奈尔兹他们是三胞胎兄弟。不过，让户籍登记上已经死亡的人突然到处游走，也太那个了。反正，我还是相信奈尔兹说的。”如果不说话就可能会一直沉默下去，根户受不了了，于是插嘴道。

“我也这么想，”仓野啾啾着赞成，“奈尔兹自己也这么说，我认为可以相信。我常想，杀人者必须有纯洁的另一面，如果自己的行凶过程被揭穿得体无完肤，那么他一定会谦虚地承认，所以，我认为可以相信奈尔兹说的。”

甲斐也说：“如果不相信别人，那就不好办了。”这话说得有点怪。

根户无力地叹了口气，问：“那么，霍南德怎么样了？仍然不舒服吗？”

奈尔兹的双肩也像是散了架，略微迟疑了一下说：“怎么回事呢？看起来像是身体不舒服，可他一直沉默不语，我也无所适从，所以才到这边来。……我也弄不明白，但感觉上霍南德好像对什么很恐惧。”

“恐惧？”甲斐神情惊讶。

“是的……可是，有点奇怪。”奈尔兹低声回答。

布濂再次严肃起来。“可不能被骗了。别像我推理的，小心那家伙并不是什么霍南德，而是名叫森的少年！由于虚荣与好奇，前来出席推理竞赛。但他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应该无法承受自己可能被指为凶手的紧张感……”布濂明确地察知对方的心理状态。

“是吗？……布濂似乎怎么也不信。”奈尔兹露出怜悯的表情更甚于忧伤。

而布濂则把眉头挑得更高了。“我不在乎。如果我的推理错了，那就错下去好了。只是宪法保证公民思想自由，我可以尽情考虑各种可能。”

布濂傲慢地坐回沙发上，摘下金丝眼镜，开始擦拭镜片。

“嗯……那么姑且相信奈尔兹的话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如扑克牌所示，该轮到我就进行‘最后的审判’了。”

根户说着，暂时停顿了一下，以调节情绪。但在开场白之前，却意外地耽搁很长时间。

“虽然各位讲得天花乱坠，可最初事件真相，到现在还是五里雾中。然而我忽然注意到一个奇妙的巧合，于是这次事件的谜团，才得以渐渐解开。不，我越想越觉得这次事件充满了甚至令人感到滑稽的巧合，让我不得不怀疑这次的命案其实只是个恶意的玩笑。你们认为这个巧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人怎样想我不管，但奈尔兹应该可以理解，因为那是数字。”

“哦，数字？你说数字……”甲斐对数学最头痛，发出不满的声音。

“我的意思是，如果读过这部《如何打造密室》，就可以更加清楚。仓野，我最初觉得疑惑的是，你和雏子在围棋对局中形成的那个‘无穷劫’。很不巧，我因为只下日本将棋，虽然也相当为人称道，但至今仍不明白围棋中的‘无穷劫’究竟有多么深奥，但是，结果正如你所说的，‘无穷劫’乃是凶兆是完全正确的，就因为如此，曳间很不幸地遭凶手以利刃杀害。……另一个还有一点让我无法释怀，你猜是什么？在这次的推理竞赛中，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提及一个话题，好像大家都已经彼此商量好了一样，都小心翼翼地地将这个话题避开。……我这么一说，诸位应该想起来了吧？对，我说的当然就是那个来自影山的暗号。我知道各位假装没看见那封信的理由，全是因为无法解开暗号之谜。但是如果因为看不懂就把暗号当成与这次的事件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各位也太自私了吧？

至少应该把那封信继续作为分析对象，这样才算应该的谦虚态度。在这一点上，我根户福尔摩斯身为数学家，哈哈！我本该保持谦虚，但这么一说听起来就有些骄傲了。好，下面就有请各位听我说明。

“对于我一开始就感到疑惑的部分，请大家回过头来，再次看一看《如何打造密室》的序章，这样就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反复琢磨一条锋面界线的是一个人，而友爱数的成对特殊数字出现时为两个人，‘无穷劫’下三手时就能看出来，当时在场的是三个人，四波罗蜜与四鬼的名称登场时有四个人。……是吧？是一、二、三、四。这样，接下来就应该是五的出现了吧？想想看，五这个数字出现在了曳间的尸体旁！那是一本名为《数字之谜》的黄色封面的图书。当时掀开的书页中，不正是以黑色的大号铅字印着‘第五页’的‘五’字嘛！我就是那时候想起来了，‘五’这个数字所隐含的意义。……这些与我的专业数学范畴相去甚远，但距今三千余年前，古代中国夏禹的时候开始，有一种被称为‘九星术’的不可思议的占卜法。

“关于九星术，农历中大多都有这个方位表，应该有人知道吧？对，简单地说，影山书信中的图案，就是九星术所使用的方位表。上面虽然配置了一些奇怪的文字，其实那被分为九个区间的部分，可以依照特别的顺序，填入从一到九的数字。其中最基本的排列，是五填写在中央，周围由上逆时针向下分别为九、四、三、八、一、六、七、二，而这样的排列被特地称为‘定位盘’。方位表中加之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模式，全部共有九种，正中央的数字从一到九顺次改变，周围的数字也都随之改变组合。那么，如果说图中被分开的九个区间表示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代表方位。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其方位的方向，和一般我们所使用的表示方法，简直是完全相反。哈哈，这里出现了颠倒。九星术的方位表，也就是在九星盘上的方位，乃是上南下北，这是依据自古老的习惯，无法改变。

“九星术使用这种方位表主要是为了预知方位的吉凶。再要说得具体就必须说明原理。不过别担心，这其实意外地简单。根本的思想就是天有九宫，九星循环其中，其作用是为居住在地上的人类生活带来影响与吉凶祸福。九宫如果用九星盘来看，中央为中宫，然后由北，也就是定位盘的开始向左旋转，依次是坎宫、乾宫、兑宫、坤宫、离宫、巽宫、震宫、艮宫。围绕九宫旋转的九星，在九星术中也

有特别的名称，一是白水星、二是黑土星、三是碧木星、四是绿土星、五是黄土星、六是白金星、七是赤金星、八是白土星、九是紫火星，这些星斗时时刻刻，或者说每天、每月、每年都持续不停围绕九宫旋转，并且其变迁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固定的。

“而不同的，就是每个人各自分别有所谓出生的星宿，也就是说，在一白年出生的人，终其一生都受到白水星这颗命运之星所支配。在九星术中，进入中宫的星称为本命星，而控制每个人的星宿也是这个人出生年的本命星，在这种意义之下，不同时节日期的本命星和每个人的本命星配合的好坏，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譬如二黑之日，观看进入中宫的方位表，再对照自己的本命星，就能判断各个方向的吉凶。大致上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内容就进入有趣的部分。

“也就是说，所谓的九星术的可怕之处在于，‘吉’的概念并不重要，人们把关注的重点基本都置于‘凶’的概念之上，也有考虑吉凶之外的其他倾向。那么，作为九星术主角的‘凶’究竟如何呢？它们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状况，诸如本命杀、的杀、五黄杀、暗剑杀、受克杀、交剑杀、都天杀、劫杀、灾杀、岁破、月破、日破、死符、病符、白虎以及来自八将神与金神的神杀、八门吉凶等等，几乎都是‘凶’，非常之多，甚至到了令人担心‘吉’是否存在的程度。这里边最常见的，同时也是‘凶’的作用最强的，是最初的四个。本命杀与的杀、五黄杀与暗剑杀分别在相对的方向出现。本命杀也称为灭明杀，是在那一天或那一个月的方位表中，当事人的本命星进入该宫的方位。的杀也称为穿心杀，经常位于本命杀的相反方向。尽管如此，有意思的是，支配当事人自己人身安危的本命星所在的方位为‘凶’，而且随时发挥作用。想一想都感到很可怕，是不是？哈哈，但是，我刚才真正想重点说明的是五黄杀和暗剑杀这一组。”

根户不停地唠唠叨叨，而其他四个人则默默地听着。甲斐神情呆滞，布濂的脸也像扑克牌一样毫无表情，而仓野和奈尔兹则似乎很感兴趣。根户被他们围绕在中间，用手势在虚空中画出了一个八角形的图案。

“知道吗？在九星术里，五这个数字是一张特别王牌。九星盘里，轮到五这个宫的方位为五黄杀，它对面的方位则为暗剑杀，这两个‘凶’都是九星术凶兆之中最险恶的，而且这两个凶位分别具有不

同的性质。五黄杀有自作自受的灾厄的性质，其不幸就像被缓慢地扼住喉咙，如慢性病一般逐渐发作的意味；而与此相对的暗剑杀，更多的是指突发灾厄，如晴天霹雳。这种不幸正如其名，意味着在黑暗中出奇不意地被利刃所刺，更像是急性发作。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最险恶的‘凶’与其他‘凶’不同，只是依据五而存在，充分的理由或深奥的理论一概没有，就是这样被设定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九星术中，九个数字由七种颜色组合，其组合也只有一种方法，一肯定和白，二肯定和黑组合在一起。而且其他颜色都是各只有一色，但白色却有一白、六白、八白三组，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倒不如改成蓝色、茶色或灰色更像那么回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真是不可思议也无可奈何。但是，我对那些没有理论根据单靠命运决定的东西并不抵触，反而比较相信如这般不合理的部分。现在，根据这些现象可以判断，‘五’这个数字与黄色组合，具有命运的性质。这样分析，七月十四日在仓野的住处，掉落在曳间尸体旁的黄色封面图书，以及明显浮现的黑色的‘五’这个数字，很可能就是五黄杀的奇妙推理谜团的象征。而且，那个房间的颜色虽然不像这里这么彻底，却也有梔子花色泽的地毯、退色的黄色窗帘，加上书橱与壁橱可以说是黄色。如果没有这家咖啡店，其实也可以像羽仁的‘白色房间’、布濂的‘黑色房间’一样，把仓野的房间称为‘黄色房间’。而且，这里有个重要的地方，今年七月十四日，正是所谓七赤金星之日，只要观看九星盘就可以知道，东方出现了五黄杀。也就是说，曳间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引导到了最‘凶’的方位。

“走在萩山町通往目白的道路上，在被黄色包围的房间里，曳间在‘五’的数字旁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只不过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巧合，然而从拥有三千年历史的九星术的观点来看，却充满了恐怖的暗示。……这么说来，杀害曳间的凶手并没有出现在布濂所谓的白日梦里，而是突然投映在这个世界的五黄杀推理谜团。只要往这个方向思考，不得不说，曳间的死亡三千年前就已经决定了。

“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黄色这种色彩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简单地以这个房间为例，我曾经听说过，只要被关在全都被涂成黄色的房间，里面的人最后会发疯。而实际上，我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情绪也逐渐怪了起来，现在甚至感觉有点头痛了。眼前一切事物都是黄色的，各位难道认为这是可以忍受的环境？说不定，甲斐的哥哥是

为了提升顾客的流动率，所以才将这家店处理成这样的色调。当然，这是玩笑话。但从色彩学的角度来讲，黄色具有一些奇怪的特征。比如我们上美术色彩课的时候，在观看孟塞尔^[1]色票系统模型时，黄色是在模型的上方，也就是在接近白色的位置，是最偏离中心轴的部分，也就是说彩度提高到接近明亮的程度。其他色彩都是随着亮度的增加，彩度后退，只有黄色，随着亮度的增加，它却犹如燃烧般越发鲜艳了。从心理色彩学上来说，黄色是最使人脾气暴躁的颜色，是扩张的颜色，看起来有放大效果，从远处就能一眼望见。关键是，黄色反应在人的视网膜上，不但在视觉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能产生最强烈的烙印。这种强烈作用会令精神显著烦躁不安。……我开车时就常常思考交通信号灯这个东西。在等待它变成红色时感觉并未非常强烈，但是，当信号灯突然由绿转黄时，就‘咯噔’一下，精神为之一振。几秒钟之后，这种感觉仍会残留心底，这或许是与黄色本身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用黄色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造成了驾驶员的精神不安。推理谜团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无论如何，具有那么不吉利特性的黄色，和‘五’这个数字相迭加，会对人产生凶险，而曳间就牺牲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之下，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哈哈！大家可要小心了，这里正是‘黄色房间’……而且目前在这里的，除了霍南德之外有五个人呢……”

“根户！”甲斐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了，摇晃着矮小的身躯，“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难道认为这次的杀人事件并非人类所为？是短剑自动刺入了曳间的胸膛？或者，曳间是因为五黄杀那不可思议的作用导致发狂，自己用短剑刺入身体？”

“哈哈，难怪你会这么问。我也不认为曳间的死亡是因为五黄杀等诸多条件综合作用所致，凶手还是存在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指出的事实中无疑含有重要的暗示。大家必须重视我多次重申的影山的那个暗号。上面既然画了九星盘，就不能说与这次事件无关。……不，实际上，我已经破解了暗号之谜。”

这次，其他四个人“啊”地同时轻呼出声。奈尔兹则瞪大了眼睛走近根户。

“真的？根户，你真厉害！其实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思考，但还是无从破解。”

人类的所谓优越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达到巅峰吧。根户在沙发里若无其事地回答：“不，只要有所了解就能破解，这种暗号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环视众人一圈，那表情似乎在说：“怎么样？厉害吧？”事态千变万化，现场的主导权此刻已经完全落在根户的手中了。

果不出所料，布濂这时已无法忍受，只见他神经质地推推眼镜，插嘴说：“哼哼！这么说，你已经顺利地把那首诗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这话起诱供一般的作用，根户慢吞吞地点燃香烟，说道：“为慎重起见，我再一次展示一下影山的来信吧！其实看一下这部小说的原稿也行。嗯，就是这个：

“欲望下，（よくぼうはげか）

谁宿德，（とくやどすたが）

春之伯劳，（はるめくもずの）

已经厌烦。（あきられししる）

展四波罗蜜，（しはらみつしき）

七曜^[2]之排列，（なべてしちよう）

拟影。（かげもときにす）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明白的人请举手招呼一声。”布濂得意忘形，声音也变得女里女气，只见他挑衅似的将玻璃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根户毫不示弱：“别瞧不起人！我现在就可以说出你所想到的解释。需要我说出来吗？……首先，乍一看这段像诗一样的东西，就可以知道‘春之伯劳’意味着凶手。所说的伯劳是一种有着奇怪习性的鸟类，它们喜欢把青蛙之类的食饵挂在树枝上。这种鸟之所以这样

做，动机就是因为它对食饵‘已经厌烦’了，渊博的各位是否注意到这些了呢？真是具有象征性。所以一开始的‘欲望下，谁宿德’，则是有反语意味的强调吧？不，欲望不是像可以那样抑制住的。也就是说，凶手想从周围人们‘已经厌烦’的立场中超脱而出，终于最后他突然去杀人。这样，就到了下面的‘展四波罗蜜’，如果结和你喋喋不休的九星术综合考虑的话，也大概能推断出其中的奥秘了。在你一直醉心的密宗上，四波罗蜜意味着在金刚界曼陀罗中，画在大日如来四方的四位女菩萨吧。哈哈，四方就是东西南北，显示的无疑就是方位，如果再考虑画在后面的图案，指的正是所谓的九星术了！这样最后的两行意思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排列七曜’、‘拟影’的意思就是让这个现实变成某种未知，可称之为‘仙境’，或者叫‘推理谜团’也可以，总之，这首诗是在忠告我们，凶手将现实扭曲就能实现自我满足。怎么样？你想说的不就是这些吗？”布濂得意扬扬，嘴角上扬露出微笑。

只是因为厌烦就去杀人！

这真是令人背脊发凉的观念，让人总能联想到精神失常。

但是，根户的回答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布濂的解释。“哈哈！太可笑了！如果仅靠这么简单的几句解释就能看懂，那还算得上是暗号吗？不可能嘛！布濂。这个暗号的真正内容和它表面的意思完全不同。……看来眼前这几个人是弄明白了。解读的关键在于这首诗的最后两行，尤其是七曜这个词！”

“啊？最后两行的墨水颜色完全不一样，我就知道肯定另有深意！这就是所谓的关键字吧？”

“奈尔兹，你说得对。这首诗的结构是七句，每句一行，排成七行。也就是说，想破解这个暗号，必须把思路限定在七这个数字上。所以首先必须解明‘排列七曜，拟影’的含义。拟影、拟影……我曾念了几十次几百次不止，终于发现将七曜拟影的方法。这里的解释不能拘泥于意义本身，我们先把拟影改为假名的发音‘かげもどきにす’，如果我说其中嵌入了七曜的字谜，听起来一定是奇谈怪论吧？但各位必须知道，我发现‘かげもどきにす’这几个字就意味着火月木土金日水，就是火月木土金日水……这样，关键字句的意思就出来

了。七曜，也就是将日月火水木金土，更改为火月木土金日水的顺序排列。如果将最初的五句诗里的字按这个顺序排列……”

“你太厉害了！根户。”

“谢谢，这样，最初一行的‘欲望下よくぼうはげか’依规则替换，就变成了“ぼくはかげよう’。依此要领到最后，结果如下：

ぼくはかげよう

やくすがたとど

めるものずはく

らきしるしあれ

らはつきししみ

“这些字连起来重新断句，可以分成四句话：

“ぼくはかげ（我是一个影子啊）

ようやくすがたとどめるもの（逐渐显现身影者）

ずはくらきしるし（图案是黑暗印记）

あれらはつきししみ（那是沾上的渍痕）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我是一个影子’，指的当然不是别的，而是影山自己。所谓‘图案是黑暗印记’，指的是信笺背面的图案。在此，话题必须岔开，就是有件事让我实在放心不下，就是奈尔兹所说的话，以及和这部小说有关的事。”

“我？”奈尔兹皱着眉头看着根户意味深长的脸，只见根户淡色的瞳孔反射出黄色光线，“什么事？”

“就是那句‘如果是变格的侦探小说，大致上还可以解释得通’。如果考虑着你这句话，然后再去阅读小说，好像就能朦胧地体

会出你想表达的内容。小说里的真沼消失事件，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那种结局的设定，在客观上怎么说都不可能。如此一来，谈论着变格侦探小说的家伙，在这里隐含了某些意义。没错，这部小说要讲的，就是在小说中隐藏出人意料的趣味。一定要我说出来吗？那就是‘寻找华生’的趣味……”

听了这段话，仓野最先吓了一跳，抬头问：“寻找华生？”

“正是这样。不是寻找凶手，也不是寻找侦探，更不是寻找被害者。这是一部寻找受骗者的小说！而且，和这部小说一样，如果把这次的‘黑魔术师杀人事件’解释成‘寻找华生’的事件的话，那一切就都有圆满的说明了。当然，现实中的曳间的确已化为尸体，但如果事件本身只是人为虚构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根户的声音逐渐低下来，缓缓地舔湿嘴唇。在他讲话停顿的瞬间，房间里的洋娃娃们似乎开始呼吸，就像要沙沙地走动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明确地分为两组，一组是骗人者，另一组是受骗者。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我的推测，属于骗人者的是奈尔兹、霍南德、布濂、真沼、甲斐、仓野六人，受骗者的一组，我当然是一个，另外还有羽仁、雏子、杏子四人。也就是说，除了真沼之外，在这个房间聚集了所有的导演和演员。”

这时，根户意外地表现得很不耐烦，嘴角扭曲，声音粗野地训斥大家：“喂！你们别再演戏了！小丑虽然好笑，但总该有个限度！”

布濂正想反问怎么回事时，仓野先抓住了他的手，制止他开口。

布濂默默地回头看了仓野一眼，然后再次埋坐在沙发里，抬头望着昏黄的灯。

“要推测骗人者这一组成员，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影山。哼哼！我觉得世上根本就没有影山这个人！是布濂参加社团交流时认识的？他很忙碌总也不能露面？曾寄过来一封暗号信？骗人啊，完全是在骗人！小说第二章里，把影山描绘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那因为他是虚构的人物，所以反而要进行生动的描写，使人感觉他实际存在一样。现在看你们的努力真是不简单，居然让我真的相信了影山这个人

的存在。对！所谓‘我是一个影子啊，逐渐显现身影者’，说的正是影山这个人只不过是周围人制造出来的如同影子般存在的人。换句话说，见过影山的人全都在撒谎。小说里也明确地列出了撒谎的人的名单。奈尔兹、霍南德、布濂、真沼、甲斐，再加上没有告知警方登山鞋线索的仓野。当然是这样！仓野，如果你向警方供出登山鞋的事，警方肯定会把这次事件作为杀人事件，随即展开正式调查，进而拆穿谎言，断定影山是虚构的人物。所以，没有向警察提到登山鞋的你，最清楚影山的真面目。不，甚至可以说，登山鞋的存在本来就是捏造的，只是一个烟幕弹。

“这次杀人事件的结果，不过是谎言与伪装构筑出来的空中楼阁。总之，事实的真相就是你们合伙杀害了曳间。仓野在和雏子下围棋时布下陷阱，制造出了一个所谓的‘无穷劫’，然后你们召开了一个四个人参加的会议，拿出一封所谓的影山来信。被警方搜查过的仓野的房间里，只留下了《数字之谜》这本书，可见，在你们的脑子里，无疑还是那个‘五黄杀’在起主导作用。也可能是想为曳间祈福，你们为使这次事件充满神秘的祭祀意味，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装饰。而奈尔兹的小说则是献给曳间的花束。整个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奈尔兹的小说，纵然其他人不明白其中含义也没关系，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为曳间和你们自己几个人而施实的。……那么现在，我所害怕的是，搞不好羽仁、雏子甚至连杏子，都属于骗人者的那一组……”

“根户！”仓野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清楚的笑意，低声说道，“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所谓的无穷劫，无论单方面怎样努力，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

布濂忍不住笑了。

根户说：“看来，被留在蚊帐外面的只有我一个人了？……难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和伪装？……我真的被弄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害曳间不可？”根户的身体好像不是他自己的，颤抖个不停，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房间里瞬时鸦雀无声。

“没错，这里正是‘黄色房间’。……而且，现在除了霍南德，这里正好是五个人。……霍南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离开的？为了再

次构成五黄杀？”根户想要忘我地大笑，却意外地流出了眼泪，吧嗒吧嗒地怎么也止不住。

“根户！”仓野又一次召唤他时，突然外面房间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在仓促应答，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近，房门开了。

“对不起！我迟到了。上次提出不在场证据的聚会我就没能参加，真是很遗憾。啊！那边两位是仓野和根户吧？还是羽仁？我叫影山，对！嗯？有什么不对劲的事？”

一个与奈尔兹小说中描绘的容貌丝毫不差的男子站在门口。他个子矮小，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果然是个很有趣的人。

布濂忍不住向后靠过去，大笑不已，笑声尖利，而根户则如同冻僵了一样一动不动。谜底又重新隐入黑暗，事件的真相再次逃往他们无法寻找的地方。四个人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解释，而结果却完全错误，他们唯一得到的，只能说是暴露了几项个人隐私，还有破解了影山的暗号。或许，四个人的手指甲里面有些灰土，那是他们抓挠到真实的墙壁时留下的纪念吧。

根户感觉自己正沉入黄色黑暗里，就像很久以前他还是胎儿时漂浮在羊水中一样。^[3]

[1] 美国色彩研究家，建立了孟塞尔色系。孟塞尔标准色票借色相、明度、彩度三种属性，以十进位法表示，在其去世后出版。

[2] 七曜本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众星球的总称，日语中将它们分别作为一个星期七天的名称。从星期日开始，依次为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开头字母发音依次为：に、げ、か、す、も、き、ど。

[3] 这一章涉及到很多日语里的同音字，事实上类似于中文里的字谜，将文字打乱次序按某种规律重新断句，能够读出其他的意思。

二重密室

“哈哈！真是这样吗？嗯？我成了布濂他们捏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了？……哈哈！这虽然令人惊讶，但情有可原。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时刻赶来，实在很对不起。”影山多次低头致歉。

根户挠挠短发说：“不，没关系。这只不过是我的推理失误。说心里话，我宁愿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还是错了的好。虽然是用塔罗牌来决定顺序的，但结果也太糟糕了。我自己都想说这似乎像是‘审判’。”

“不，都怪我迟迟没能露面的。那么，这次的推理竞赛居然没人提出正确答案吗？”

“不，我的推理肯定是错的了，但他们三个人里面，也许还有人对自己的推理不死心。”根户望着墙壁说，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跃入他眼帘的，是真沼一直很喜欢的陶瓷娃娃，它们的眼睛，就像潜入浅滩，透过摇曳的水面望向天空时的色彩凝住了一般。娃娃们全都排列在一起，俯瞰着这些人。

根户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读过一则刊载在少年杂志上的鬼故事。

一个村子里，陆续发生了离奇不可思议的怪事。比如，昨天还很健康的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发高烧病倒，过不久就死掉了；有很多人都陆续失踪了；还有的人家的房子一夜之间就被杂草所覆盖；甚至坟墓底下只剩阴森森的空穴，尸体都消失不见了等。为探求原因，一个调查队被派遣到这个村庄，但就在当天夜里，调查队所驻扎的旅馆发生了原因不明的火灾，被烧了个精光。几乎所有调查队员都不幸遇难。最后，唯一一位幸存下来的人，在被烧毁的旅馆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尊金黄色熠熠生辉的羊头人身玩偶，他觉得奇怪，进而恐惧，只好乍着胆子将它敲碎了。从那以后，所有的离奇事件立刻完全消失，不再发生了。

这只是一则随便什么地方都可能读到的鬼故事。但却对年幼根户的心灵却给予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在这则鬼故事里，丝毫没有说明那尊羊头人身的玩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根户的内心，没有任何理由，一直认为那尊玩偶是一个会带来恐怖祸害的东西。

如果有同样的羊头人身的玩偶也混在这众多的娃娃之中……虽然这是微不足道的妄想，但根户的内心却希望那样的东西混进去。

“那么，霍南德那家伙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呢？”忧心忡忡的甲斐问道。

正与仓野说话的影山一听，猛然坐直了。“是啊！我忘记说了！霍南德到底怎么了？独自一个人在对面的房间里发呆？”

“还那样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甲斐站起身，开始走向外面的房间。

这时，黑暗一下子裹住了一切。房间里本来就灯光昏黄，这时灯突然熄灭，与此同时，“哇”的一声有人叫喊出来，接着似乎有人撞到了桌子，发出“咔嚓”的剧烈声响，应该是几只玻璃杯被摔碎在地上了。

“怎么了？怎么了？停电了吗？”布濂的声音。

“小心玻璃碎片！”这是仓野的声音。

根户当然也什么都看不见了。紧张不安使他胸膛紧缩，刹那间心脏怦怦乱跳，自己就好像穿透了“黄色房间”的地下，坠入另一个世界的黑暗里，整个像是突然坠落到另外一个世界般的漆黑中，踉跄着几乎无法站立。

“别慌！会有蜡烛的，我这就找。”是甲斐的声音。

忽然根户感到有一只手在推自己的后背。

“什么？”根户想叫喊，但却发不出声音。

也不知是谁的手一直紧推着他，在黑暗之中，踉踉跄跄地前行，前后似乎也不过是一两秒时间。

“要找蜡烛的话……”根户的话音未落，后背上的力量陡然增强，他跌入了一片漆黑之中。与此同时，他感到众人的喧嚣似乎顿时变得遥远了。说时迟那时快，脸的左半边“当”的一声，受到强烈的撞击，他当即就躺倒了。肯定是个坚硬的东西，迎头撞上了。他可以想象自己的眼前一片鲜红。当然，站起身之后，四周仍旧只是漆黑。

根户伸出手，试着向前摸，但抓到的只是虚无。再一次伸出手去，手掌握住了一块细长的金属，类似铁管一样的东西。

——这不是后面的储藏室嘛？！

根户发觉到这一点之后，立刻感到脊背发凉。这里无疑就是自己刚才进来搬沙发的小储藏室。那么，刚才为什么有人不由分说地把我推进来？根户惊恐地回头，但所有的一切都被黑暗所笼罩，只有刚才灯光熄灭前的残影化为无形的奇异色彩，朦朦胧胧，飘忽不定。

是谁？想干什么？

他感到自己的冷汗涔涔渗出，流到了腋下。

根户一声不响地放低姿势，在黑暗中眯起眼睛。耳朵里的确可以听到储藏室门那边众人的声音，同时混杂着自己的心跳。他拼命屏住呼吸，集中全身的所有感官，想努力感知到黑暗中可能存在的家伙。

“有蜡烛了吗？”

“还没找到呢！”

这是仓野和甲斐的对话，——声音似乎很遥远，含混不清。

“……这到底是谁干的？”根户突然一阵强烈的耳鸣，两三分钟里，他几乎一直忍住呼吸。

“我找不到蜡烛啊！”

“喂！你们也帮忙找找！”

还是甲斐和仓野的声音。

“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没办法！”这一次是布濂。

两三个人的脚步声朝外面的房间渐渐远去了。

根户于是轻轻站起身。“……这究竟是谁的恶作剧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量不发出声响，用脚尖在黑暗中滑行，直到伸出的手触到了墙壁，慌乱之中摸索到了门把手。他一直到非常急躁，现在终于摸到了门把手，立刻用力推门。但储藏室的门纹丝不动，手腕也因用力过猛反弹了回来。根户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房门被锁上了！

根户想叫喊，却只觉得喉咙发干，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被关起来了！”根户的头脑顿时乱成一团，连黑暗都无法分辨，自己在想什么也全都不知道了，成了黑漆漆的一片。全身汗毛全部倒立起来，就像小动物一样不停战栗。

“……为什么？为什么？”

所有的声音都越来越远。如果拼命砸门，大声呼叫，或许可能把门弄开。但此时的根户却连自己发出的声音都害怕，后背紧紧地贴在门上，仿佛凝固了，全身一动不动。他只感到汗水从腋下、手掌和太阳穴等处渗出，但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却处于麻痹状态。从停电到现在总共过了有五六分钟了吗？或者已经过了十多分钟？他浑浑噩噩，仿佛感到一切都是梦境。

“……难道是噩梦？”但根户并不这么认为。黑暗将房间包裹得严严实实，或许还有不知底细的刺客屏住呼吸蹲在附近。仔细看去，黑暗之中还有更深的黑暗，正像一只猛兽，扬起脖子就要袭来。这样的幻想反复折磨着根户，他再次转动身后的门把手，它还是一动不动。

“……不行！”根户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他开始拼命敲打房门，“喂！给我开门！”

一旦发出呼救的声音，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完全是由于恐惧所致，根户疯狂地继续敲门。

“什么声音？”

“是根户的声音。”

怯生生的对话从远处依稀传来。

“怪了！……那家伙在哪儿呢？”甲斐突然的大喊清晰地传入根户的耳中，使根户的心脏也开始抽动。

“喂！什么时候锁上的门？”

“什么？真是糊涂！……让我拧一拧！……哎呀！真的锁上了！”

“真奇怪！”

根户听出这是布濑和仓野的声音。看来外面的房间也被锁上了。这样，根户事实上等于被关在双重密室里了。他的恐惧已经无以复加。

“喂！影山在吗？”

“哎！我在这里……”

“这可怪了，那边只有根户一个人吗？喂！怎么啦？”

“有人被关在里面了！”

“声音听起来很远，是在储藏室里吗？”

“对！你们那边的门也被锁上了吗？”

“嗯！真太诡异了。是谁把那家伙关在里面的？”

“根户，再等等！”

“甲斐，这里和对面的门钥匙在哪儿？”

“钥匙已放回前台的抽屉里了。……等我去拿！”

根户内心强烈的不信任感再次复活。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一场表演。虽然现实中出现了这个自称影山的人物，但我不能因为他而否定自己的推理结果。尽管他们现在装出很慌乱的模样，或许完全是事先商定的剧本。何况霍南德途中离席可能就是去打开配电箱。

根户敲门的手停了下来。

“……我该怎么办？怎样判断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根户无法回答自己。如果通常所谓的真实，是一种简单、飘忽、狡猾、人眼无法看见、转来转去的东西，那又该怎样呢？对，虚伪与真实总是相克相成，或许二者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互换。不，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现实，如果只是一场头彻尾的骗局，那又有谁能否定呢？

突然，出现了微弱的亮光。是钥匙孔！根户条件反射一样迅速弯下身子，从钥匙孔向外窥视。

外面的灯光虽然昏暗，却让根户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感到眩晕。透过钥匙孔，能看到桌子上一片狼藉。在壁柜和墙上排列着的娃娃们的注视下，房间里没有人，鸦雀无声。

再出去的外面的房间，似乎注意到了这边的房间里已经亮起灯光。

“喂，那边的灯好像亮了，为什么这边不亮？”

“一定有人在摆弄开关吧？”

“哎！奇怪啊！钥匙不就在那里吗？”

距离根户最近的声音这样说，这是仓野的声音。根户忽然毛骨悚然。他所在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桌子。黄色光芒照射在杂乱无章的桌子上，那里分明是两扇房门的钥匙。

“真的！看来情况越发不同寻常了，怎么办呢？”

“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喂，根户！”

仓野的呼声传了过来，但是根户舌头发麻，不能说话。

“奇怪！哎！灯亮了吗？……七点十分了。……甲斐，有备用钥匙吗？”

看来，对面房间里也有人打开了电灯开关。

“没有备用的。”

“怎么办？”

“唉！事情严重了！不好办。这不同样是密室嘛！”影山狼狈的声音。

“撞开吗？”仓野语气严肃。

这时奈尔兹尖声大叫：“喂！奇怪，怎么找不到霍南德了？”

“到底怎么了？不在洗手间里吗？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好吧，先撞开门再说！”

“好！布濂！”

“唉！也要我去撞……”

“啊！”相互问答的同时，钥匙孔的对面，“黄色房间”的灯光熄灭了，一切又陷入了黑暗。

“又停电了！”

“反正还是先把门撞开吧！”

黑暗深处响起可怕的声音，两次、三次，似乎有好几个人同时用身体冲撞房门。直到第六次，门板“咔嚓咔嚓”响起碎裂的声音，同时被弹飞了起来。

接着就听到几个人扑倒在地的声音。

“撞坏了门我们要赔偿的。”

“储藏室的门也得弄开！”甲斐说着，似乎在桌上哗啦哗啦地寻找着什么，突然——“怎么了，这是！”

甲斐的声音都变了，根户也惊恐地从钥匙孔向外窥视，但是，外面仍旧为黑暗所笼罩。

“这家伙！什么？这是谁？”

又一次响起玻璃杯摔碎的声音。

“怎么啦？……啊！”

“这里躺着个人！”

一门之隔的对面突然陷入了恐慌，先是惊恐的叫喊，接着有人摔倒了，地上碎裂的玻璃杯被人踩到，还有人撞上壁橱，娃娃们噼里啪啦雪崩一样落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这不是霍南德吗？”布濂痉挛一样的声音在回响。

外面一下子安静下来，有人慌忙走过去。

几秒或几十秒的沉默之后，“霍南德！”奈尔兹发疯一样号啕大哭。

根户颓然靠在门上。在储藏室里，只能凭借声音来推测事情的经过。霍南德好像是被人杀害了，并且尸体出现在被锁住的房间里。

根户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凶手的意图。这个密室与奈尔兹小说上描述的正好完全相反！奈尔兹止不住的哭声里，根户意识到，眼前的黑暗恐怕永远无法摆脱了。

正是那种深不可测、异乎寻常的黑暗。

第四章

现实与虚构之间

“后面打算这样写……”

奈尔兹面对阅读自己七百多页稿纸小说的另外七个人，平静地插嘴说，“嗯……‘几分钟后，房间的灯重新亮起，出现在那里的不是别人，正是双胞胎兄弟之一的霍南德的尸体。一模一样的两个少年，一个已经成为不会说话的尸体，而另一个则趴在对方身上痛哭。谁也说不清楚眼前这种情景是怎么回事。死因一眼就能看出来，用一根打包用的麻绳将脖子紧紧勒住，然后在后面打了个结。后来手忙脚乱的甲斐终于打开了储藏室的门，将滑坐在门后的根户拉了出来。从根户语无伦次的陈述中，大家得知，根户从钥匙孔向外窥视，在第二次停电前，并没有看见凶手或是霍南德出现过。结果众人脸上痛苦的神情越发黯然。’……在这里要加上一行作为总结，‘与曳间当时的情况不同，这次是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杀人事件。当然，也有和上次的事件相关联的疑问，一切都需要再次回炉，重新挖掘线索。结果事件的调查权从他们手中被永远夺走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都处于无限仓惶之中，如同整理一团乱麻一样，陷入了昏昏欲睡而又漫无止境的寂寞时光。’……喂，怎么样？”最后，奈尔兹虚心地问道。

八月十六日。这个夏天真的像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除了七月十四日的突发性酷暑是个例外，其他的日子气温一直都没有显著变化，这样一直过了盂兰盆节。

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炎热季节究竟哪里去了？连平时怕热的人都有些不满。媒体做了特别的专题报道，说这种异常低温是冰河期的前兆；还有人反驳说“不，这是大地震的前兆”；还有人根据概率计算，认为一切平安。总之，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本身已经开始发疯，坚持“世界末日”的观点，只是世界暂时太平，还没有崩溃的迹象。

八月中旬的一天，当人们还在为天气喋喋不休的时候，奈尔兹在众人面前展示出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厚厚的一沓手稿。俱乐部的成员都很关注七月二十四日在布濠“黑色房间”里失踪的真沼，已经将近三个星期杳无

音讯了。所以大家兴致盎然。天气已经变得凉爽，室外似乎更好，根据羽仁的提议，大家把聚会地点选择在了新宿御苑的草地上。

甲斐和仓野因为私事没有参加，杏子和雏子仍然不想走出户外，所以参加聚会的是七个人。大家找到一处偏僻的树荫，坐了下来。首先由羽仁朗诵，然后众人对《如何打造密室》进行赏析。

“这次轮到我了么？真受不了！”霍南德似乎有点难堪，伸直了双腿。

羽仁同情地笑了。“你是第二位牺牲者，应该高兴才对。虽然小说中奈尔兹的预感都一一得到了验证，但实际上的曳间到现在还活蹦乱跳，反而性命无虞。”

“但是，羽仁！”奈尔兹靠在叶片已经泛红的枫树上，正想蹲下去，“现实中这种预言性质的事很不寻常。不管怎么说，第三章开始的部分我在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就写完了。但自己书写的情节居然不幸成为现实，心情上很不好受。”

“噢，你是说雏子父母的事吗？但是，这很有意思。反过来说，事实比小说的虚构更离奇。虽然我不知道奈尔兹的小说还要继续写几章，但写作手法还是朝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向上进行吧？将来小说完成了，不了解我们的读者究竟会认为哪一边才是真实的呢？”

“唉……”布濂端着烟斗，把烟雾吐向蔚蓝的天空，同时加强了语气，“读者就先不要考虑了吧？实名小说的情节难道不是要追随事实吗？”

但是曳间假装没有听见布濂的话。“如果有陌生的读者将第一章和第三章视为现实，那么对这位读者而言，我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吧？其实读者更愿意相信已经发表的其他章节，有笔触细腻的杀人事件的描写，何况我还有一位发疯的姐姐，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比起一个人在房间里突然消失，与其说是下落不明，倒不如说是充满了恶意，这样反而更接近现实，而且合乎常理。即使就这次事件而言，在密室里人间蒸发，我这样说可能有些打击奈尔兹，但总觉得缺乏真实感。”

“哈哈，缺乏真实感？这倒很有意思。”影山似乎对曳间的评论有些惊讶。

一直在随意拉扯草叶的根户说：“为了使我们的推理成为客观的东西，倒不如让陌生的读者解开谜团，这样我们自己也能像第三者一样，审视这些事件。”

“但事实上，如果毫不知情的读者读到这部小说，肯定会从真实性的角度去品评小说的两套故事情节。”布濂立刻搭腔。

羽仁忍不住说：“但是，布濂，如果是毫不知情的读者，因为不知道其中有一套情节是忠于事实的描写，所以无从考虑两套情节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如果产生那样的误解就不好办了。我所说的现实，完全是小说上的现实，只要想想就可以知道，陌生的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时，自然而然会考虑究竟哪一边的情节才是真实的。”

“噢，是吗？”羽仁抬起头面向奈尔兹，“没办法，看来，我必须成为华生了。……我这么说不会又引起什么误解吧？”

“你只能越描越黑！”奈尔兹兴致勃勃地说。

根户接道：“你倒是满不在乎。本来你就不该写这种过分复杂的小说。”

“喂！”羽仁大声说，“你不要示弱。……说起来，我们现在的言行，或许会成为奈尔兹下一章的内容。各位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根户的眼睛变圆了。“天啊，不行！奈尔兹，你真会把我们现在的谈话内容写进小说里吗？”

“这可不好说。……嗯，不到动笔的时候不知道。”奈尔兹故意装糊涂。

“哼，越来越乱套了，时世艰难啊！”根户说着，将揪断的草叶撒在面前。

一直延展的草坪上，来游园的客人相当多，有的是几个朋友带着家属，还有随处可见的男女情侣。有五六个小女孩正在跳绳，还有一群人在扔飞碟。众人的服装色彩缤纷，在阳光照耀的绿色草坪上，如同万花筒一样绚烂。

尽管气温降下来了，但这里仍是夏日的风景。

“瞧！云朵的轮廓特别分明。”霍南德突然抬起手。

“嗯，真的呢。”曳间也忍不住用力点头。几乎透明的苍穹上，飘浮着几朵白云，蓝白颜色对比分明。

“啊，这可很少见。如同在纯白的质地上涂上了蓝色的颜料，只留下了云朵的形状。”根户说，“对，这么比喻，就像这部小说的结构。”

“嘿嘿，是双重结构啊。”羽仁也仰望天空，“就像在一幅画上，因为欣赏的依据不同，可以看出两种图案。各位都看见过有那样一幅画吧？中央黑色阴影的部分是花瓶状的烛台，可再一看，却又像是黑色背景下，两张白色的侧脸正在面对面亲吻，《如何打造密室》就很像这样的双重结构。”

“对，那是一张很有名的画。”曳间用食指撑着额头，“这种画给人的视觉错觉非常有趣，在心理学读本里，还可以见到其他很多的实例。观赏者在面对这种图画的时候，能够‘创造’出只适合于自己的、不可思议的图案结构。所以，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视觉错觉的绘画技法很常见，达利与马格里特^[1]堪称其中的代表，还有人专注于几何学的表现，如艾薛尔^[2]。……从心理学上来看，所谓的视觉错觉绘画，比如烛台和人的侧脸即使黑白的轮廓重叠，根据观赏者的注目所在，无法同时领会两种影像。也就是说，看画的人在观赏的一个个瞬间里，如果判断是烛台那就是烛台，如果判断是侧脸那就是侧脸，总之只能联想到其中的一幅影像，而让相对的另一边成为背景。白色和黑色两部分就是这样互换图案与背景，而不可能两边同时都是图案。我认为，通过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人类想象力的界限。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出现了锋面界线……”曳间说到后来变得含混啰唆，根户打了个响指。“哈哈！那么这部小说的双重结构又是怎么样的呢？读者在阅读时，与绘画一样，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在一个个的瞬间里，必须有所倾向。……不，我已经连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明白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一边的是真实的，那它决不能同时又是虚构的。当然，谁也无法想象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状态，这也用不着特地去强调……”

“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羽仁说。

“你真是！下地狱去吧！”根户笑着又揪一把草叶团起来向羽仁扔了过去。

草叶在羽仁的胸口飞散，正好有一团弹到了旁边影山的脸上，影山根本无从躲闪，被打个正着。其他人齐声大笑。

“哎呀！对不起。”

“不，没关系。”影山似乎迷住了眼睛，摘下了黑框圆眼镜。

“但是……”影山一边擦拭厚镜片一边说，“奈尔兹的这部小说中，曾反复提到了‘错乱’这个词，将真沼的消失与第三章最后的杀人事件勉强捏在一起，总有点牵强吧？……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是巧妙地赋予了交错的特性。在各种各样的‘错乱’中，最重要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啊，那是当然。”奈尔兹得意扬扬地回答。

根户接着说：“我对这一点也持相同的看法。但是，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现实与虚构或许只隔着一层纸。小时候我就想，这个宇宙说不定就是个大舞台，我们大家也许都只是依照剧本而行动的木偶。这是任何人都曾有过的朴素疑问，也是任何人在无法否定自己疑惑的情况下不了了之的疑问。而现在的我们，可能正身处《如何打造密室》这部小说的登场角色里。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是这部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么说不足为奇。”

根户说完，观察着其他六个人的反应。

这是使用原色描绘出的宽阔草地上的安宁景象。

[1]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描绘幻想及其深层中的荒凉破败感。代表作有《戴黑帽的男人》。

[2] 荷兰著名版画家，有“幻觉艺术之父”之称，作品总是充满几何变换的无限想像。擅长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天与海、日与夜等。

桎梏难逃

甲斐让豆粒大小的笔尖向下滑动了约两厘米。

……这样还暗吗？

支起画架，在画布上描绘的是久藤杏子的肖像。只不过画布上的杏子，从头到脚全身都严严实实地裹在衣服里，那是中世纪风格的古色古香的法国宫廷服装。只见她软弱无力地倚靠在金银丝线织就的豪华沙发里，借助蜡烛朦胧的光亮，可以窥视到她双目紧闭安详的表情。在她仿佛陷入沉睡的胸脯上，居然深深刺入了一把剑柄细长、锋利无比的短剑，暗红色的血流从衣服下面汩汩而出。这幅图景大概是死后两三个小时后的设想。总之，甲斐正在描绘已成为尸体的杏子。

这幅画作鲜明地刻划出杏子的凄美气息。从紫檀木装潢的书房角落，到死者的一根根睫毛，每一笔都饱含了令人叫绝的精细画工，几乎就是一张照片！沙发对面堆放着地球仪、羽毛扫帚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从这些杂物的空隙还可以看到窗外那奇妙的星空，非常逼真。

甲斐放下细笔，向后退了两三步，用白色衣袖擦拭额头上的汗珠，不知是满意还是焦虑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将画笔插进洗笔盘。他凝视着自己已接近完成的作品，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还剩头发和头纱了……”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从旁边的圆木椅上拿起烟盒，叼出香烟，一屁股坐在散乱不堪的旧椅子上，椅子上的破弹簧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刺耳的声响。

倚靠在已失去弹力的椅背上，甲斐津津有味地吞云吐雾。接着又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专心地和自己的油画相比较。

照片中的杏子和画中人物基本上是一样的姿势，但身上的衣服是普通的连衣裙，沙发也不如画中的豪华，地点也是随处可见的普通房间。甲斐的油画应该是在临摹这张照片吧。一番比较之后，甲斐再次满意地吐出一个烟圈。

甲斐拍摄这张照片已是近半年以前的事了。是杏子主动提出，表示愿意做甲斐写真的模特，代价是甲斐必须临摹照片画一幅油画，并且画中的杏子是尸体的状态。附加了这些条件后，游戏开始了。后来甲斐经常回味，这个游戏对杏子而言是短暂的，但是对甲斐自己而言却是漫长的。

这时，外面传来召唤他的声音。甲斐就像被从熟睡中吵醒一样，皱起眉头，伸长了脖子。

“喂，甲斐，在家吗？”是曳间的声音。

“哎，稍等一下。”甲斐大声回应着，走出铺着地板的画室，回到榻榻米房间，然后转身锁上画室房门，走向玄关。

“什么事？”他边说边给曳间开门。

“能有什么事。连房门都锁上了，你鬼鬼祟祟的神秘主义丝毫不改，又在你的秘密画室里琢磨油画吧？”

“嘿嘿，正是！”

甲斐坐在那张木椅战利品上，伸手扭开桌上收音机的开关，管风琴绚烂的旋律流淌了出来。

曳间盘坐在榻榻米上问：“你上次为什么没去？”

“是上次在新宿御苑野餐的那回吗？只是当时没有心情。”

“是吗？”曳间从蓝上衣里取出一样东西来。无意之间，那东西发出了声音，一种清脆的响声。

“啊，那是……”

“是雏子的风铃。根户借来后就没还，所以我又转借过来。奈尔兹的小说对这件事的原委颇费笔墨。”

“唉，怎么又是奈尔兹的小说……你这种人为什么会为那东西牵肠挂肚？我看你们都在围着那部小说团团转。真让我受不了。”

“哈哈，不好意思。……可是，那个小说里为什么还没写出咒文的真相？依据根户的调查，那似乎是密宗的降三世明王三大秘法中所用的特殊真言，作为降服咒语是很偶然的事。并且那四尊明王和咒文，也是依托于风铃之上，很诡异吧？虽然我不知道制作这样的风铃是基于什么目的，但如果有人为了隐藏咒杀他人的恶意，而采用风铃的形状来掩饰，那么我不得不说，这个人的头脑的确与众不同，你不这么认为吗？我其实非常钦佩有人能把这种富有日本风情的东西与密宗的咒语结合到一起。这种恶意的诅咒本来就是眼睛看不见的，随着不知何处吹来的风而来。……当然，我不认为咒语本身会有什么效力，但不能忽视的是依付于咒语上的恶意。我的兴趣正是在这方面。因为人类的恶意这种东西，经常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嗯，这么说倒是有道理，”甲斐忽然想起了刚才的油画，“在这个世界上，遍布着恶意与恶意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

“哈哈，甲斐，你刚才瞥了画室一眼，和你言语有关的什么东西藏在画室里面吧？但是，任何人都从没见过你那‘不开放房间’的庐山真面目啊。”

“嘿嘿，这样刨根问底可不是你的性格。你有‘黑魔术师’之称，听说还谙熟透视术，可以预测事物，是真的吗？”甲斐跟随着收音机流泻出的管风琴旋律，慢慢用身体打着拍子，挑衅一样问道。

“这可很麻烦，”曳间将风铃放回口袋，低声说道，“我真的没有透视术的能力，顶多只能算是读心术吧。所以，我就靠读心术回答你好了。那是一幅油画吧？”

“嘿！真的猜中了。哼！不过我的专业是油画，而且那又是画室，这不过是一般的推理结论而已。”

“可是你正在画的是杏子吧？”曳间在甲斐话音未落时又淡淡说道。

如果不是坐在木椅上，甲斐可能会跌一跤。

“嗯……已经有些令人称奇了。但这也只要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就可以做到。”

“可那是杏子的尸体。”

甲斐的脸明显变得苍白，头脑中的思绪似乎失去了控制，开始空转。

“死去的杏子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沙发之类的东西上，所以是在一个房间里。……黑暗的房间。各种各样的东西散乱堆放，如同迷宫，很可能也画了窗户。”

“曳间！”甲斐用瘦削的手指摸着脸，“你真是恐怖的家伙，我可没有开玩笑……”甲斐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对方。

曳间有点不好意思了。“不，我只是单纯依靠应用心理学。看来我全都猜对了，我自己也没想到这次居然会这么准。”他笑着辩解，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但甲斐仍然是痛苦的表情。“这么说，对你而言，我仅有的神秘主义根本就是一道玻璃墙？你如果当上侦探，世上的凶手无论怎样狡猾，你破获案件也如同探囊取物吧？”

“不，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就像路边的算命先生一样，心诚则灵，刚才只是偶然说中了正确答案而已。”

“嗯，那么，这次真沼事件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嘛……”曳间的脸忽然朝向窗外。炽热的阳光下，整条街道毫无生气。

“恕我无可奉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件。……没错，我还是找不到动机，找不到完全符合事件表象的动机。仓野指出‘如果真沼被杀，肯定和他本人的美貌有关’，这句话的确尖锐，我也遵照这条路线进行各种各样的推理，但是，无论是因为爱情还是嫉妒，或者是因为其他任何可能与感情相联系的因素，事件的表象还是难以与每个人的性格关联起来。在奈尔兹的小说里，可能因为我被杀害了，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心理学的侦探手法。其实，那些都属于心理学领域之外的东西。哈哈，不过，我也没有那种洞察力，无法凭借普通的生活会话来推测人们的深层心理。”

“啊，那谢天谢地。”甲斐松了一口气。

曳间半开玩笑地说：“噢？是吗？……哈哈，我明白了。杀害真沼的人是你甲斐吧？从‘黑色房间’运出的真沼尸体，就放在你那个秘密画室里吧？制作成江户川乱步《白日梦》中的那种木乃伊。哈哈，如果是这样，那么动机在爱憎之外，又能加上一种了，也就是说，因为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可以将真沼做成木乃伊，陈列在自己的画室里。”

“哼，那应该是《黑蜥蜴》才对！”甲斐鄙夷地反驳说，“这么说，对这次事件的真相，你已经有所发现了？”

“是的。如果忽略心理因素，倒是可以提出一种假设……”

“怎么？好像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要紧，你就把这次事件当成纯粹的侦探小说。”

“忽略心理因素……”

“对。事实上，你在阅读小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每一位登场人物的个性，参考这些因素总能想出解决办法。”

“嗯，问题就在这里。让我耿耿于怀的是……”盘腿而坐的曳间身体前倾，“你刚才说，我们都在围着奈尔兹的小说团团转。可是，我并没有拼命赞赏那部小说。而且，我觉得奇怪是，如果这次事件是因为《如何打造密室》的小说才发生的，那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很自然地接受。你刚才所说的也证实了这件事。在这次的事件中，如果采取心理学的推理方法，会陷入迷宫不能自拔，所以只能认为这是虚构的侦探小说。也就是说，只能将《如何打造密室》的虚构部分和现实部分互换，我们此刻存在的世界是虚构的。这样考虑的话，你刚才就等于强调了奈尔兹小说的现实性。”

“嘿嘿，你又开始胡言乱语了。岂不跟那些主张‘虽说与你无关，但神一直在保佑你’的新兴宗教同样的口气嘛。难道你想成立‘打造密室’教派？反正我是不会参加的。”甲斐还在吞云吐雾。

但曳间仍然凝视着甲斐，搔了搔头发。“哈哈！这一回合算你厉害！但我并没有偏向那部小说，而是感受到那部小说里蕴含着某种不祥却无能为力。那部小说的意图之一，当然是要将现实与自己创造出来的人造世界相互转换，而其中的搭配相当巧妙，大家都先后坠入其中。事件发展到现在已经很不好办了，大家的行动又以小说为中心，一心一意想让小说成立，看起来就像透视图。说心里话，我对这样的构思很反感，所以就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提出那些忽略心理因素的假设。”

“噢，这么说，你也对那部小说没有什么好感？”甲斐放下翘起的二郎腿问。

“不，也不是那样。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喜欢奈尔兹小说中蕴含的那种毒性，我想大家也是一样吧？这一点也很矛盾。奈尔兹小说中的毒性会吸收大家心底的毒性，变成剧毒。我不清楚奈尔兹自己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的小说中确实有这样凶恶的成分……”曳间说起来充满激情。

“嗯，就像在怒放的樱花树下也可能会埋有尸骸。归根到底，我们都无法逃脱奈尔兹设置的陷阱。这就是他可疑之处。这样，杀害真沼、搬走尸体的凶手，或许也是在奈尔兹小说的诅咒之下才做出那样的事来的。……什么都可以，你都说说看，说出你的推断。”

“是啊，这样一切都处于奈尔兹的手掌之中，就像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对了，你还不清楚奈尔兹小说的最新内容吧？其中也提及寻找华生的情节，也就是说，与寻找凶手不同，而是以谁受骗为主题的侦探小说，这次的事件正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同谋？”甲斐立刻反问。

曳间微微一笑：“好像是。”

“但这么一来，故事怎么发展呢？难道事件本身是虚构的吗？……喂，曳间，你该不会和那些人串通起来骗我吧？”

“怎么可能？”曳间摇头，“我从未那么想过。如果是一场闹剧，那还差不多。我只对追查现实中假设的杀人事件感兴趣，所以，如果采用上次羽仁的‘地毯式搜查法’……”

这时，房间里的光线忽然暗下来了。

甲斐还惊恐地以为自己中了曳间的催眠术，回头望望窗外，原来是天空突然涌起乌云，正从西方天际，以惊人的速度覆盖了整个天空。云层下是模糊的深蓝色阴影，随着天空被吞没，云层的厚度也在不断增加。

马上要下雨了。

紧接着，大粒大粒的雨滴就猛烈地敲打到窗玻璃上。转眼之间，窗外已是天翻地覆的倾盆大雨了。

呆呆望着窗外的甲斐，注意到了窗框被飞溅的雨水淋湿，低声嘟哝：“哎呀，不会是暴风雨吧？”

他站起身，关上窗户。房间立刻如同黑夜到来，远处还隐隐约约传来雷声。

圈套中的坡道

“几步，再有几步就要到了。”杏子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

线香燃尽，余味缭绕。榻榻米上、墙壁上、梁柱上……她自己也说不清那到底是绝望还是惋惜。

杏子悄悄将视线移向窗外，外面的一切也似乎变得陌生了。白檀树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对面则是低矮的绿篱，二者光线反差巨大。这让杏子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这眼中的耀眼亮光是虚幻的吗？

雏子以十五周年水晶婚纪念的名义怂恿父母出门旅行，结果最后他们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现在她仍旧把自己关在二楼的房间里。杏子一声长叹，心里想：“这并不是雏子的过错，而是我的罪孽。”

白檀树的轮廓看起来就像是复杂的白色线条聚集在一起，一片片的树叶如同锋利的刀刃一样闪闪发光。这景象越发让杏子无法抑制自己的烦躁情绪。因为杏子曾亲眼看到过白檀树滴落的鲜血。

那是自己的血吗，还是姐姐和姐夫二人的血？抑或还是其他什么人的血？杏子无从判断。

在即将进八月下旬的一个白天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杏子却清楚地目睹了这样的景象。

或许，这就是惩罚。

“……那孩子真可怕。”

杏子的视线垂了下来。窗外的阳光照射在榻榻米上，形成白色的影子，杏子回想起昨天奈尔兹的脊背。

白皙的脊背。

杏子突然产生了飙车的冲动。如果有发泄的目标，她肯定会深溺其中。

像往常一样，昨天杏子开车带着奈尔兹前往汽车旅馆。葬礼才结束不久，竟然心安理得做这种事，杏子自己也感到惊讶。被剥掉衣服的少年露出优雅白皙的身体，杏子想：“简直就像被剥了壳的杏仁。”或许因为她本来就有一种愧疚之心吧？奈尔兹挥之不去的腼腆随着她轻柔的爱抚而越发膨胀，想忍耐却不自觉地微微哼了一声。她非常享受这一点一滴的感觉。

让他感到腼腆。

对杏子而言，与其说是得到愉悦，不如说她更热衷这件事本身。所以面对眼前这位少年，她比和根户在一起时更加忘乎所以地沉溺于淫行之中。

后来，当少年软弱无力地将脊背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一整套仪式就宣告结束了。昨天也是这样。

但是，那天却不同。奈尔兹穿好衣服后，恶作剧一般默默笑了一下，在杏子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时，胸口就被他用手指戳了一下。

怎么回事呢？如果只是孩子气的报复还好，但如果不是，那么奈尔兹用手指戳她时的表情和那白皙的脊背所形成的反差，就令人不可理解了。

捉摸不定的不安一旦开始膨胀，就与无法控制的紧迫感同时袭上心头，永远成为在自己身后追逐的梦境。

没错，是噩梦吧？

这时，杏子的眼前突然失去了色彩。

她惊讶地向窗外望去，只见乌云遮蔽了阳光。昏暗下来的视野中，还残留着刚才耀目的影像。她眨动眼睛，但残像并没有完全消失。

“……要下雨了。”她的直觉。

杏子站起身，到窗边抬头往上看。天空中不祥的乌云在翻滚，眼看就要覆盖整个天空了。

“……应该把晾晒的衣服收进来。文子在楼上吧？”

杏子正打算上楼时，走廊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杏子赶忙步出房间。

拿起听筒，只听到一个男人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是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喂！请仔细听好。”

“喂……”

“今天十一点，请到中目黑车站，就是东横线的中目黑。可以吗？今晚十一点！”

“这个……”

然而对方并未等她回应，说完后就立刻挂断了。

放回话筒后的好一会儿，不安的感觉慢慢笼罩了她。头脑开始飞速运转起来。会是谁呢？为了什么事？

她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挂错的电话，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不安反而增加了。

她听见了噼里啪啦的激烈声响，接着又转变为恐怖的轰然巨响。那是暴雨的声音，听起来却像是房子本身在咆哮。不久，女佣文子仓惶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很快又远去了。只有越来越大的风雨声包围了整条走廊。

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用声音填埋所有的空间。走廊里，屋檐下，庭院内，还有从更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嗥叫声相互交错，狂泻奔

腾，又形成几十层回音。单调的巨响引起了杏子的不安，同时也在诱惑她进入睡意蒙眬的困倦之中。

没开灯的走廊如同深夜一样黑暗，杏子心不在焉地伫立其中，茫然等待着什么。这时远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压过了隆隆雷声。杏子侧耳倾听，却再也听不到了。在无休无止的雨声里，所有事物都陷入了死一般的静寂。

杏子预感到这场暴雨会化为缠绵不歇的细雨，流逝的时间漫长得令人昏昏欲睡，她再次感到一丝晕眩。

这场雨正如杏子所预料的那样，入夜之后仍没有停止的迹象。杏子并没有将接到陌生电话的事告诉雏子。而是估计好时间，走出了下目黑的久藤宅邸。

沿着大雨倾盆的山手大道步行了二十分钟，漆黑的高架桥下显现出了中目黑车站的轮廓。杏子手表上的时间是差七分十一点。她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周围的面孔。

恰好有轻轨列车进站，检票口陆续拥出了乘车的人群。杏子不肯忽略每一位乘客的脸，急急忙忙地移动着视线。在她脑海中，正急速翻动着瞬息万变的记忆卡片。但是，当成排的乘客队伍告一段落时，她仍没有找到合乎条件的可疑人物。

杏子向道路对面望去，在人行横道对面，依稀可见六七个人影正在等待绿色信号灯亮起。但那完全是陌生的影子，如果电话邀请她的人就在附近的话，或许就藏在咖啡店里向外窥视吧？

也许，想要先发现那个人是不可能了。杏子烦躁地将珍珠色的伞尖刺在石板的缝隙中，毫不懈怠地注意着四周。但是，精神的集中却使她陷入忘我之中，她需要反复将自己拉回现实。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前来搭话的人。

难道真的是挂错的电话？杏子一想到这个就感到全身乏力，但这也并非虚脱感。但杏子认为，自己并没有放松心情，而只能说是一种空虚。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沉默暧昧的黑暗了。为了摆脱目前的尴

尬状况，她需要一些新鲜事，什么事情都行。哪怕错综复杂，也比继续在这索然无味的现实中默默等待要好得多。

雨依然在下，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霓虹灯在淋湿的水泥地面上反射出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几道黑影像是蹲着一样穿越过去。杏子再次看看手表。

十一点二十六分。

就再等四分钟吧。

“然而……”杏子在想，“那真的只是挂错的电话吗？有连对方姓名都不问一下的电话吗？不应该这样，看来那只能是有预谋的邀请。这样的不问姓名，表示我或雏子哪一个接听电话都可以……”

“……杀害真沼并隐匿尸体的凶手，难道这次把我或者雏子作为目标了吗？果真如此也无所谓，我可以做你的目标。纵然如此，时间也还是太长了吧？说不定那家伙是为了故意在这个时刻支开我，所以才叫我到这里来吧？或者，会不会是……”

杏子忽然明白过来，从藏身的柱子后面冲出，跑向车站的检票口。

这里有个留言板。

杏子的视线在留言板上面的几段文字上面迅速移动，极力压抑的亢奋情绪似乎就要决堤了，心脏也像个未知的动物一样开始急速跳动。

看似毫无关联的留言里，杏子发现了一段奇怪的文字——开头写着“给MissK”，后面画了一幅简单的地图，指示按照地图怎样到达某处。

“……就是它！”杏子这样判断，靠的不仅是直觉。这个“MissK”，无论是杏子还是雏子都可适用^[1]，而且，图上沿着这条路可以简单地表明任何目的地，却还用文字来表示正常的路线，这样奇怪的表达绝非一般。

短暂的犹豫之后，杏子决定按照留言行动。将地图铭记在脑海里后，她开始加快脚步。

离开山手大道，路上立刻就变得行人稀疏了。道路两侧灯火阑珊，街灯之间则是像被幕布笼罩一样的黑暗。两旁的房子也在变成了木屋，只有从窗户漏出的微弱光线中，能见到雨丝。

那是霓虹灯。遭到风的蹂躏，雨的轨迹摇曳不定，时而突然从黑暗中凸显，时而消逝于黑暗。

模模糊糊的道路、围墙和屋檐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它们正在发怒吗？或者它们本身也处于恐惧之中？杏子感觉到自己的背后有脚步声在跟随，于是头脑里闪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恐怖念头，翻来复去，不能自己。

街道上更加冷清了。远方巨大的楼影赫然林立；看似倾斜破败的木屋，近看却是在空地上胡乱堆积的木材；原以为是绿篱环绕的豪华宅邸，细看却是风雨中空旷校园的铁丝网。从这一带开始，人影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杏子发觉了这里的偏僻，开始回头观望。

小径逐渐变成上坡，曲折的坡道越来越陡。呼吸困难，又热又难受，而且幽深的黑暗中，不知会跳出什么东西来。杏子就像一只猫，小心翼翼地窥探着前方的黑暗。

拐过第二个巷口，在浓密的树林缝隙间，忽然出现庞然黑影。杏子大吃一惊。她起初以为那是荒诞巨大的木雕，事实上却是远处高耸的形状怪异的建筑。它静立不动，轮廓没有任何规律，完全走样。杏子一时出现错觉，以为自己迷失在巨人国里。

“……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杏子想，“东京也有这样的陡坡吗？”

以前住在富山时，类似的坡道的确非常多，但来到东京以后，杏子感觉自己一直都是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杏子沿弯弯曲曲的小径继续上行，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经常不可思议地怀着对陌生世界的期待，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酸甜，令人心情激动的喜悦。

难道这里就是那不可思议的幻境？

雨下得更大了，雨水倾注在地发出声响，在远方形成无数个层次，阵阵袭来，杏子的肌肤也开始不住地颤抖。坡道上泛起白泡，在黑暗中熠熠发光，雨水从前方高处流淌下来。也许，这条坡道就一直通往那栋奇形怪状的大楼。

杏子气喘吁吁，继续攀登。坡道上的气流向下吹拂，她已全身湿透。爬了又爬，坡道仍然不见尽头。

“在这坡道的尽头，”杏子想，“应该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是那男孩的小说里经常提及的另一个世界，只要穿越眼前的黑暗，就一定能到达。所以只要转过这个弯……不，不对，再转过下一个弯的时候……”

杏子的脸庞、头发、手臂都像洗了淋浴一样湿透了。她迎着骤雨继续向上。她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这一点她自己也非常清楚。化为雾气的水沫在黑暗中卷起旋涡，猛地掠过她的脸，就像在嘲笑她一样。

“几步，再有几步就要到了。”杏子不知不觉这么说。

[1] 杏子和雏子都姓久藤，久藤发音的开头字母是K。从这一点可以判断，雏子的父亲应该是入赘，婚后随了妻子的姓。

预谋中的不在场

房间里的风铃，从刚才就一直响着清脆的声音。大概不只是因为下雨，风也相当强吧。偶尔，影山会意识到一丝寒意掠过脊背。

“横飞车……”

“卒向前……”

像是在回味刚才的走法，他念经般喃喃低语。

“桂马跳……”

“皇后出……”

接着，又是沉默。

“嗯……开始短兵相接了。我一向不擅长近战。”似乎想要缓解紧张的气氛，羽仁伸了伸腰。

“请问……”影山向上推了推眼镜，怯生生地开口，“可以关上窗户吗？”

“啊，是啊。对不起对不起。”正对着黑白相间的棋盘出神的曳间点点头，打算站起身。

但影山更快了一步，说：“不，还是我来关好了。”然后利落地跑向窗户。

根户的眼睛还是不离棋盘，向对手羽仁笑着说：“每次见面都很尽兴啊！”

“谢谢！”羽仁向关窗的影山致谢。

影山回到座位上。“怎么样？谁会赢？”

“你看呢？”根户反问。

影山摇头说：“双方吃下的棋子都一样……但既然根户这么问，应该是根户占优势吧？”

“未必。”羽仁说着，用象将了根户一军。

根户还是悠然舞动手指，让马跳过象的攻击路线。

“啊？糟糕！就算守住这个角，也是白送一个桂马，就是直接将军了。国王只能逃走了。”

稍作考虑后，羽仁将国王横移。

根户立即把车拿到卒的斜上方将军。

“啊，角落的路被挡住了，这下麻烦啦！”

懊恼的羽仁不加思考，再次将国王斜移逃走。但是，对方的马立刻跳了过来。

“唉呀！糟糕，王后被吃掉了！”

“你真是很吵闹啊。”曳间说。

根户忍住笑说：“因为棋路非常严格，所以才有意思。”

“羽仁，听说你日本将棋有一级水平，但国际象棋怎么这么差啊？”

“不一样不一样，两者完全不一样。我就是国际象棋不行。”羽仁推盘认输。

“哈哈！好！使我骄傲的大概只有这个了。”根户说道。

影山接着说：“怎么可能！如果你上次关于群论^[1]的研究得以发表，就能名垂数学史，另外，你目前正在进行的华林问题^[2]研究，如果能完成的话，那就更厉害了。”

“哈哈！那个题目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是，影山，你不是也在研习各种艰深的理论吗？”

“说起研究方向，曳间，你的研究论文是《关于记忆的排列原则》吧？那可是目前的热门话题啊。因为我学的是物理，所以经常联想到朝永博士的《归一化理论》。”

话题被转移过来，使曳间苦笑了一下，“只完成了一点点而已。因为以前写过论文《关于记忆中的超多时间原则》……”

“真的吗？”影山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当然是真的，以前我接触的是有关错觉的内容，就深入挖掘做成论文。”

羽仁听着这番对话，好一阵子默不做声。这时他却开口说：“你们一个个都是厉害角色，而我虽然在文学专业，却没有奈尔兹那样的创作才能，真不好意思……”他拿起旁边桌上的手表问：“五点半了，大家都快到了吧？不会因为下雨不愿出门吧？”

八月十九日开始下的这场雨，到今天二十一日仍没有停歇的迹象，现在又加上狂风肆虐，雨势再次转强，气温也越来越低，懒得外出也是理所当然。

“也许吧……”

但根户话音未落，走廊里就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用独特的节奏敲门。

“我知道，这是布濂！”

最先进来的果然是布濂，后面紧跟着奈尔兹和霍南德。

“嗯？你们三个怎么了？”最先注意他们的是影山，三个人的表情都很阴沉。

“怎么说呢……”布濂撅着嘴坐下。

后面的奈尔兹擦拭着沾在睫毛上的雨滴，跪坐下来，悲伤地说：“雏子她们可能已经搬家了。”

“什么？真的吗？”羽仁惊叫起来，偷偷瞄了根户一眼。

而根户也不知是已经得到了消息，还是第一次听说，总之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奈尔兹，似乎在用沉默催促对方。羽仁也连忙把视线移回奈尔兹。

但这次开口回答的却是由霍南德：“不，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在目黑的那栋豪宅里只剩了两个女的，并且其中一位还几乎是一个孩子。虽然杏子打算留在那儿，但亲戚们反对，经常反复唠叨。不过现在还没有决定下来，奈尔兹这家伙只是听说这件事，就已惊慌失措了。详细的情况还要问雏子才能知道。刚才她顺路买饮料去了，很快会到的。”

当然，她们搬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以前露出獠牙的现实，现在却以这样的形式在众人心头投下一片阴影。

影山不自觉地说：“然而……”但立刻又闭嘴了。

过了一会儿，雏子抱着一个几乎遮住脸的大纸包走了进来。

“喂，帮帮忙！”她一边叫着一边用脚试探着迈步。此时的她已恢复了往常的无忧无虑，这让在场的所有人的心情也随之开朗。

羽仁最先提出了这个疑问，而雏子的回答则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这句话。对两个女人——这是雏子的原话——留在下目黑，反对最强烈的是一位住在青森的亲戚，也就是杏子的舅舅。如果他坚持两人必须搬家，可能就是由他来领养。依雏子的观察，这种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昨天，那个人，也就是雏子的舅爷来访，和杏子谈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你舅爷怎样反对，如果你们两个就是不搬，他也没有办法吧？”

“话虽如此，但是……”

“但是什么？”羽仁追问。

雏子说话有些犹豫：“嗯……杏子阿姨本来无动于衷，但从两三天前开始就有点奇怪，突然说什么‘只是青森很冷’之类的话，可能已经打算要搬过去了。昨天更是特别顺从地对舅爷说的话直点头。”

“真怪！”奈尔兹摇摇头。

曳间接着说：“如果你们离开东京，我们肯定会很寂寞。”

“还有真沼的事……”根户似乎在故意转换话题，“各种各样的谜团，以至于拖延至今，但是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直到现在真沼也还没有露面，只能推断是出什么问题了吧。尤其是那天，我提出这只是一出闹剧的观点，从而导致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现在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的观点，所以，如果联系不到他的家人，或是不去向警方报案，我的确寝食难安。”

“哼哼，看来根户福尔摩斯有格外强烈的责任感啊。”布濂说，“但在报警之前，先听听新的论点绝非坏事。我昨天听甲斐说，曳间又提出了新的解答，各位都听说了吗？……如果没有，现在就讲给大家听吧。我已经知道了，但有意没去告诉奈尔兹他们，这样可以让他们更直接地欣赏新观点。”

“是吗？真的吗？你一直不露声色啊！”影山转身望着曳间说。

“这么说，就是那个所谓的‘寻找华生’吧？”羽仁也兴致盎然。

可是曳间只是含混地答应着说：“各位抱这么大期望，那我就实在不好收场了。因为我的观点是非现实的，而且极端怪异，各位就当是玩笑姑且听听吧！不错，我的确和羽仁一样，将这次事件视为杀人事件。”

曳间说话的同时，从旁边书橱中拿出一个笔记本，在上面用钢笔写下几项内容，“这是利用羽仁的‘地毯式调查法’整理出来的分类。”

说着，他向全体成员展示下面的列表。

A 不曾发生杀人事件。

(1) 真沼的闹剧。

(2) 真沼之外的人的闹剧。

B 发生了杀人事件。

① 真沼在雏子窥探过书房之后遇害。

I 凶手曾经出入现场。

II 凶手不曾出入现场。

② 真沼在雏子窥探书房前被杀害。

i 雏子看见的人是凶手。

ii 雏子看见的是人偶。

“根据上次羽仁的推理，②里雏子看到的人是不是凶手呢？因为凶手不会冒着他人窥探书房的莫大危险，所以这个人被否定为凶手。再加上①里的I有两种解释，一是真沼的尸体被肢解后丢出窗外，另一种则是将尸体藏匿在百科全书的盒子内。①里的II则是遥控杀人，用机械手之类的东西杀害真沼，再将尸体肢解后丢出窗外。大致有这些假设。但是，肢解尸体怎么也不现实，而将尸体藏匿在百科全书的盒内，也因为布濂的证词而被否定了。因此，一切可能的情况都为‘否’的结论。看来，案件似乎再次陷入混沌……”

“但这其中存在着陷阱！什么陷阱呢？那就是羽仁称这种方法的名称，‘地毯式调查法’，这种分类看上去似乎毫无遗漏，而事实并非如此。从一开始，杀人事件的发生地点，究竟是不是在那里，这还不明朗，一些细节的事情还无法解释。如果将杀人地点限定在书房，那就不能将A一律视为闹剧。就算我们默认了这种可能，那么A单纯的区分方法也令人不敢苟同。好，这种可能性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重要的B是以雏子的证词为分类标准，但如果她讲的一切都是谎言怎么办？

各位应该明白了吧？只要有‘地毯式’这种提法，这样的分类就几乎没有意义。我现在这么说羽仁可能会暴跳起来，但事实上，这种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只会让各位产生‘地毯式调查’也无能为力的印象。不，这种分类方式甚至会先入为主，妨碍他人的推理。”

“嘿嘿！在下发表错误的推理，实在对不起。”羽仁耸耸肩。

“哈哈！也不必那么谦卑。……不管怎样，我认为凶手不在现场出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判断这个案子不可能是一个人犯下的。”

“这么说，还是有同谋的？到底是谁和谁同谋呢？”根户插嘴。

曳间显得有些扫兴：“话不能说得太早。……比如去拿书房的备用钥匙时，如果‘黑色房间’里的布濂、仓野、杏子、雏子、影山全都是同谋，那么在那个房间发生的事情本身肯定就不存在了。即使真沼是在别处被杀害，像那样表演一出完全虚构的事件，岂是我所能应付的？所以，这五个人之中绝对有不是同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前提，明确地说，羽仁的方法之所以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主要是因为他相信了雏子的证词，也就是说，在雏子不是同谋的情况下，他的推理才成立。”

雏子听了这话眨了眨眼。影山偷偷看了她一眼，她那困惑的表情，怎么看也不像记得那些事情。如果那是演技，那么她肯定会成为一位大红大紫的女星。影山不得不认为，这是曳间的判断错误。

但是，曳间却丝毫不在意雏子的反应，一边摆弄国际象棋的棋子，一边继续叙述自己的推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布濂。我在这里使用了简单的间接证明法。先假设布濂也是同谋之一，也就是说，至少布濂和雏子两人组成团伙……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亲眼看到真沼的只有布濂和雏子两人，如果他们两人真是同谋，那么真沼是否真在书房里，就是个疑问了。不，说得明白些的话，因为其他人都没亲眼看到过真沼，所以也没有必要在书房里杀害他，没有人会在完全没必要的状况下，故意在危险的地方杀人。这就至少可以说，书房中并未发生过杀人事件。所以，虽然不能说最初的假设是个错误，但推理的结果却可以排除这种假设了。这样可以证明，布濂属于受骗的一方。

“接下来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真沼的确像布濂所说的那样，真的进了书房，而布濂也一直没有离开‘黑色房间’，所以，让真沼消失的机会，只存在于布濂回正房拿备用钥匙的时候。这样，布濂离开‘黑色房间’时，现场还留有仓野、雏子、杏子、影山和甲斐五个人，如果只有这时候真沼的尸体才可能搬离书房，那这五个人肯定全都是同谋。

“如果真沼当时还活着，他们五个人却需要在布濂随时可能回来的短暂时间内联手杀害他，这显然缺乏全胜的把握，所以必须有人早于真沼潜入书房。……依照先后顺序来说，仓野、雏子、杏子进入‘黑色房间’时，那个人在书房里杀害真沼，把血溅到镜子上。为了让人发现事态异常，凶手利用音响发出嗡嗡声。在场每个人都做出了惊奇的样子。布濂则因为书房门已被锁上，就慌忙跑回正房去拿备用钥匙。正像大家估计的那样，布濂离开了。因此他可以说是一种预谋中的不在场！后来不期而至的甲斐也加入了，六个人一起搬出真沼的尸体，由最初藏匿在书房里的凶手的运走。然后，剩下的五个人假装若无其事，不，假装非常担心。就这样，返回的布濂用备用钥匙打开书房门，进入一看，里面已是没有任何人的空房间了。……就是这样的步骤。说到这里，各位已经明白了那个藏在书房里谜一样的凶手是谁了吧？只要想到根户随后抵达，就可以推断出他就是那个谜一样人物。当然，被电话召来的时候，羽仁也和我们不同，他是独自一个人前来的，所以也不排除他也是谜一样人物的可能……”

“但是……等一下！”羽仁打断了曳间的话，“你叙述的内容条理清晰，也非常有趣，但是否也可以这么思考呢？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谜一样的人物。……也就是说，在布濂离开‘黑色房间’去取备用钥匙的那段期间，从书房里出来的不是尸体，而是活生生的真沼。镜子上的血迹和音响发出的杂音，全都是真沼自己做的手脚……”

这时，曳间挥手打断了羽仁的话。“不，羽仁。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我是将这个案件视为杀人案件进行推理的。当然，真沼没死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但事已至此，我已经不考虑杀人以外的其他可能了。”

当曳间这样反驳时，羽仁就一拍脑门，说：“哎呀！说得是啊！”

曳间露出微笑，用手指挠了挠太阳穴，说：“其实，我刚才叙述的推理很可能是错误的。……为了周全起见，布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噢？什么问题？”布濂睁大了双眼，似笑非笑。

“用备用钥匙打开书房门以后，最先踏进书房的是你吧？”

“没错，是我。”

“原来的门钥匙当时真的还放在床铺上方的橱柜抽屉里吗？”

“是的，我已经说过了。”

“你亲眼看见的吗？”

“其他五个人可以作证。当然，如果他们都是同谋，那就不足为信了吧？”布濂风趣地回答。

“重点就在这里。你可以肯定当时没有其他人接近过抽屉吗？”曳间加重了语气。

布濂眯起眼睛仔细回想。“你的意思是五个人之中可能有人偷偷把钥匙放回了抽屉？的确，只有这样，在锁着的无人房间里面，才会放着钥匙。……当时，镜子上的血迹也让我吓了一跳，但是，”布濂深吸一口气，“你是否知道，那个抽屉开关时都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即使心不在焉，也会注意到那种声响。不，我现在可以肯定，因为钥匙总是放在那儿的，所以在查看书房的时候，我是最先走向那个抽屉的。”

这就意味着，在布濂离开“黑色房间”时，就算其他人帮忙抬出了真沼的尸体，也没办法解释书房门锁上的疑点。这样，谜一样的人物当时不可能从“黑色房间”逃走，而是留在了书房里面，从内侧锁上房门，把钥匙放回抽屉，然后躲到床下。接下来，他会趁着布濂的注意力集中在镜子上的血迹的瞬间，风一样地溜出去吧？

影山当然知道自己无法完成这样的犯罪行为，但他却非常逼真地想象着当时的情景，简直是身临其境一样。

真是美妙绝伦的妄想。

[1] 数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群的性质，挪威阿贝尔和法国伽罗瓦的方程式论为研究群的开端。

[2] 华林问题，一七七零年由英国数学家艾德华华林提出的一种数学上的问题。

真正的杀人

曳间笑了。只见他盘腿而坐，摇晃着略显驼背的上半身，笑个不停。风雨声一直在影山的耳中回荡，他想装出不知所措的表情，但难以奏效。

不知什么时候，四周已变得漆黑。黑暗中，影山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邪恶气息。

“危险！”

他条件反射一般地想到。他想逃跑，但眼前的景象却又开始意外地改变。

曳间笑着的嘴巴越张越大，开始向两旁咧开。影山全身汗毛倒竖，感到一种恐怖的眩晕。在僵硬的影山眼前，曳间的嘴巴笑得咧开一直到耳朵的位置。也许，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曳间，他的皮肤眼看着变成了蓝色。而四周则像膨胀为紫红色，这种血红和曳间的笑声一起笼罩了影山。

恐惧中影山醒了过来。

全身都被汗湿透了，影山挺起上半身，松开手握得几乎发麻的毛毯，坐起身一看，四周仍是一片黑暗。雨声里，可以听到轻微却毫无间断的风铃声音混杂其中。不只是因为做了噩梦，房间里却实相当闷热。

影山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同时向四周张望。羽仁睡在他旁边，发出微微的鼾声。曳间住处有两个房间，这个房间除了羽仁之外，还睡有根户、布濑、霍南德，大家都扯着毛毯，躺得横七竖八的。

黑暗中屏息凝视，可以看见隔壁房间。只有雏子是自己睡一张床，房间的另一侧，从毛毯中伸出脚来的应该曳间吧。

……哦，做了一场怪梦。

影山又一次擦拭脖子四周的汗珠，长出一口气。似乎刚才的惊恐还没有完全消逝，依然缠绕在背脊上下。

这都是曳间的奇怪推理，全怪他。

影山抓了抓头发，扭转身体寻找烟盒。烦躁地深吸一口之后，他发觉自己的眼睛已经逐渐习惯了周围的黑暗。拉开窗帘，玻璃窗外，昏暗的街灯映照出的雨丝异常清晰。大家十二点才就寝，现在应该已经很晚了。

影山第二次向烟灰缸里弹烟灰时，与他双脚相对的根户忽然发出“喔”的一声。

“噢——”根户不高兴似的提高声调，随即坐起来，恰好与影山面对面。两人中间还躺着布濂。

“干吗？还不睡？”背向窗户的根户还没从睡意中清醒过来。

“不，我也是刚睁开眼睛。”影山答道，向上推了推眼镜。

“是吗？那我要接着睡了。”根户低声自言自语，又躺下了。

“噢，现在几点了？”

“你问几点？……等一下！”

这时候根户正要沉入梦乡，却还是睁大了惺忪的眼睛，看着隔壁房间里影山看不到的挂钟指针，不太情愿地说：“四点十分。”

接着就没有动静了。

“……是真的吗？”影山在心里问。

此时他忽然发现墙上挂着镜子。上面正好照到曳间的八角形时钟。影山望着摇晃的钟摆，转过脖子从下方仔细观瞧，镜中的指针指的是七点五十分。然后影山顺势躺下了。

……七点五十分，左右相反的话就是四点十分，完全正确！看来根户虽然睡眼朦胧，可是居然能够正确判断时间。

影山将烟雾吹向天花板，心中暗暗称奇。凝视着白烟没入黑暗，他的大脑开始运转起来。

曳间的推理主要讲了什么呢？他所谓“为周全起见”一语也很奇怪。影山反复回味布濂离开，去正房拿备用钥匙时的情景。在无数次的反复中，有一次他似乎想到过，通往书房的门也许可以从内侧打开。其他人会嘲笑他的想法吧？自己的确向别人说过吗？

所谓的“寻找华生”，指的就是这个吗？影山曾试探着问过奈尔兹，但奈尔兹只是以“一时兴起的想法”含笑搪塞过去。

如果曳间的推断也错了，那么，真沼和凶手或许真的是靠隧道现象脱身了。

影山点燃了第二支香烟。青色的烟雾在溶在了水一样的黑暗里。每吸一口，烟头就闪出亮光。影山点点头。

……这次事件真的只是一场闹剧吗？或者是一种超出我们智力推断极限的巨大诡计？这简直就像奈尔兹小说里写的五黄杀，在不知不觉中留在我们头顶上，缓慢地散发出邪恶的能量。

影山忽然想起奈尔兹小说中的一节，要求凶手必须连续杀人！

影山慌忙熄灭了香烟。……可怕的应该是奈尔兹吧？那篇《如何打造密室》的侦探小说，只不过是诡异的双重结构虚壳，奈尔兹那极力忍住笑意的恶魔表情。其他人却无法看见。

“恶鬼披着蓑衣”，小说中确实是这么写的。风铃声仍然响个不停。

影山闭上眼睛，努力入睡。但就在那入睡的一瞬间，他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心。是就寝前服用的生物碱产生效果了。影山本该是平躺着的身躯，此刻却像僵硬地坠入地狱深渊一般，而且是大头朝下反复旋转，影山感到阵阵作呕。

虽然忍耐了两三分钟，却已经到达了极限。影山感到深深后悔。他自己非常清楚，这种情形并非异常，尽管后悔了无数次，却还是戒除不了睡前吸烟的坏习惯。

……难道我已经成了受虐狂？

尽管如此，坠落感已经与睡眠的情况无从分辨，影山再次坠入大海的晦暗之中，不过，在那一瞬间，影山似乎觉得事件的结构在眼前一闪而过。

如果因为自己处在事件之中而无法看见真相的话……

接下来，影山真的睡着了。

常常听说“如梦方醒”的成语比喻，影山他们现在正是如此，不过，影山他们的梦不是自己醒来的，而是被叫醒的。

打扰他们美梦的是敲门声。包括影山，大家揉着惺忪睡眼坐起来发愣的时候，曳间已经踢开毛毯，跃过布濂走向房门。外面敲门让他去接听电话。

其他人忍住哈欠，茫然地等待意识的恢复。根户和雏子似乎恢复得最慢，仍躺在那里，眼睛都没有完全睁开。但影山已经跳起来，开始扭动瘦小的身子，做起体操。

“才七点啊！你可真精神！影山，”羽仁卷起与影山合盖的毛毯，“怎么？想做个早起的百灵？今天多好的天气！”

“好天气？根本就是阴沉沉的。”奈尔兹从隔壁房间里爬出来。

“是曳间的电话？”

“嗯，好像是。”布濂回答。

“谁打来的？”

“嗯……可能是精神病院的姐姐打来的吧。”

“真是这样可就有意思了，我小说中的虚构情节终于开始在现实中发生作用了……”话题一转到侦探小说上，奈尔兹的眼睛就睁大了。

影山赞叹：“嗯，不愧是搞侦探小说的……”

脚步声打断了他的话，但随着急促的脚步，回来的曳间与平常完全不同。房门忽然“砰”的一声被用力推开。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曳间脸上。只见曳间脸色苍白，表情僵硬，大家的心也随之“咯噔”的一下。大家都知道，邪恶的阴影又展开了翅膀。

“这次是谁……”根户终于坐了起来，半开玩笑地问道。

“仓野……”

“仓野？”根户像鹦鹉学舌一样惊呼，接着就僵住不动了。

“是被杀害了吗？”奈尔兹问。

曳间点点头。“是的，详细情形还不清楚，但警察可能马上就会到。”

“不可能……”羽仁喃喃自语，脸上仍然半信半疑。可后来却逐渐转为悲痛。

不知什么时候雏子也从隔壁房间出来了，弯着腰，怯生生地观察着曳间的表情。可是，曳间的表情僵硬得像一块石头，反而是雏子哭丧着脸。

“各位要知道，现在警方很快会正式介入的，最好不要有所隐瞒。尽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愉快，但真沼的事最好还是直接坦白出来。我觉得应该告诉警察。”

“嗯，不管是否愿意，还是直接坦白吧。其实我恨不得马上去警察局，讲清详细经过。”

“用不着这么惊慌吧？”站在窗边的根户低声嘟哝。不久，雨声中传来刹车的声音，接着是开关车门的声响。

“果然，真的很快。”影山再次赞叹。

风铃微微响起。抬头一看，霍南德正用手指拨弄着挂在窗户内侧的风铃。只见他一边用食指碰触铃铛和下垂挂的纸片，一边凝视窗外。影山看到他那僵硬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感到心神不宁，于是将视线移到房间里面。

房间里的书橱大小共有四个，上面排满了小说和心理学的相关书籍。桌上堆放着书橱里摆不下的书，书堆后面是旧十字架和金黄色的烛台。桌旁是一台带有四片桨叶的黑色电扇，旁边墙上则挂着那个古色古香的八角形时钟，时钟指针停在两点二十分的位置。

影山的视线被吸在了钟盘上。

如果有人从曳间这个房间溜出的话……

影山感觉到恐怖正步步紧逼。否则时间为什么会倒流？虽然一时之间还想不出合理的解释，但其中必定蕴含某种含义。

但影山迟疑的时间也只有那么一瞬。曳间开门迎进的警官立刻催促众人到警察局去，根本没让影山有深入思考的时间。

真沼的消失当然也令警方惊讶万分。毕竟，从密室中消失属于异常事件，所以最初仍不相信，但因为众人的证词连最小的细节都非常一致，于是警方虽然十分困惑，但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出现意料之外的证词，所以到整个侦讯过程结束，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警方依据大家的证词，也同样认为这次的事件与密室有关。事件发生在日本桥横山町甲斐的住处，第一个发现仓野尸体的人也是甲斐。

这天黄昏，警方前往命成为案现场的甲斐住处。

甲斐神情憔悴，脸色惨白。“简直乱成一团！”只见甲斐丑陋的脸上挤满了皱纹，仿佛在述说隐密事件一样压低了嗓音。

出现了有尸体的杀人。

影山在听到甲斐的说明之前，就觉得这个案子本身很矛盾。

死亡的触感

街灯映照下的柏油路上，一道道的水波绽放开来，永无止境的光影相互重叠，碎裂的水波上又出现新的水波，反复持续，久久不息。就是这样的情景吸引了甲斐，使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扩散的波纹。

“真是场大雨啊。”仓野在背后说。

“嗯，是啊。”甲斐倚在窗框上，像是自言自语。

水波和水波之间，融入了无数细小的水波，使得雨之舞看起来连续不断，但是，从空中落下的雨滴也很稀疏，甲斐似乎想观察水波之间图案，于是一直凝视着被雨丝敲打的柏油路。也许，他正为水波的美丽而感动。

“现在正好十点整吧？你不去……”

“去哪里？”

“当然是去泡澡呀，泡澡！”

“我无所谓。”甲斐这样回答，回过头来望着仓野。

只见仓野湿漉漉的头发上直冒热气，泡过澡后，正要点燃香烟。

“啊，来一支烟真是太舒服啦！”仓野上身赤裸，肩膀上披着毛巾，一边吐着白色的烟圈一边感叹。

“嗯，来一瓶葡萄酒怎么样？雷奈酒庄的。前些日子我回老家时，从老爸那里抢来的……”

“真的吗？喝这么贵的酒？”

“没事，酒就是用来喝的！”

“嘿嘿，我最喜欢你这句话！既然你答应了，我现在就打开。有螺旋开瓶器吗？”仓野说着，兴冲冲地走向橱柜。

甲斐也站起身来，从冰箱里取出酒瓶，“但是没有什么下酒菜啊。”

“啊，没关系！”

“你拔瓶塞的技术很精湛，交给你啦。”

“没问题！来了。”仓野灵巧地用指尖旋转着开瓶器，接过了酒瓶，“只要一看到这样的金黄色，我就想不顾一切地去波尔多^[1]旅行。”

“嗯？波尔多？其实我更愿意去佛罗伦萨。”很难得，甲斐也兴高采烈。

“哈哈！这么说奈尔兹和霍南德一定会想去巴比伦了。”仓野说着，拔出了瓶塞。

“对了，甲斐，”虽然仓野平时很少出现醉态，今天可能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刚喝第二杯，眼角就已经微微泛红，“刚才曳间的推理，究竟是什么意思？……没错，如果我和这起事件无关，并且真沼消失时，我也不曾在那个房间里逗留，那么我一定会对曳间的推理表示首肯，甚至拍手叫绝，说：‘嗯，没错，肯定就是这样！’毕竟，曳间的论点具有非凡的说服力。但是，很遗憾，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我并没有参与那样的犯罪活动。……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那真的只是虚构的事件吗？或者，真沼已经在其他地方遇害，只是凶手要让我们觉得他是在那个房间里遇害的，所以故意演出了那场闹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布濑和雏子合谋了。”

“嘿嘿，任何可能都存在吧。我不在乎以后会怎么样。……不过，还是趁现在心情好的时候，请，我打算开放那个平时保密的房间。”甲斐突然提出了这个意外的话题。

“咦？这是吹的什么风？居然有这么稀罕的事。”仓野夸张地让端着酒杯那只手的肩膀抖了一下。

“没什么，没什么！”甲斐像是上紧发条一样站起身，走向房门。

“哈哈！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秘密画室？”

这个画室很狭小，只有八张榻榻米大，铺了木质地板，没有窗户，室内光线昏暗。摆放了约三十幅画作，房间中央画架上，有一幅最新的作品。

“嗯？这不是杏子吗？”

“对啊！画得怎么样？当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雕琢。”甲斐露出了微笑。

“不，这实在太厉害了！虽然我对绘画并不太懂，但就算是外行，也知道这幅画堪称绝品。单纯用手竟然能画得如此精细。对了，在奈尔兹的小说中，虽然也写到我评论你的作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正式的作品。坦率地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有这样的功力。正是我所欣赏的风格……尤其是这个迷宫一样的画面构图。可是，用绘画来表现杏子的尸体，是有什么暗示吗？”

“这个嘛……”甲斐满足地拱拱手，“可能是我有虐待狂倾向吧。”

“哈哈，你居然口出此言，这更令我意外。真是太奇怪了！”仓野嘴里念叨着“真绝，真绝”，眼睛仍盯在油画上，“难道这幅油画不准备发表吗？也可以开个个人画展。……其他作品不也都是杰作嘛。现在的油画作品，多半画面灰暗，夸张变形者居多，要不然就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其实都是哗众取宠，完全感受不到想象力。我一直很不满，我认为像你的这类作品太少了。怎么样？拿出去展出吧，让那些家伙大吃一惊！”仓野热心地建议。

甲斐也高兴地摇晃着身体。“啊！不如你去当美术评论家好了！”他夸张地以机器人一样的步伐走出了画室。

当仓野睡眼蒙眬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借我一条毛毯好吗？我想睡了……其实我昨晚没有睡好。”

“你好像总是这样。不管喝没喝酒，反正时候一到就要睡觉。这习惯也真难得。”

“啊，抱歉。”尽管还在笑着，但靠在椅背上的仓野，眼睛已经像贴了一层薄膜一样混浊了。甲斐从壁橱里取出毛巾毯子，丢给仓野。

“谢谢！”仓野用抓住毯子的手做出个敬礼的姿势，走向窗边“咕咚”一下躺倒，自言自语地说：“晚安。”立刻就鼾声大作了。

甲斐的脸变成了暗红色，苦笑一样堆满了皱纹，只见他挥舞着空瓶，颓然坐在木椅上环视房间。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醉意慢慢退去，甲斐现在听到的，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

钥匙还插在画室的房门上，反射着银色的亮光。甲斐心想，或许以后再也不需要那把钥匙了。

“甲斐！甲斐！”

发现有人在敲门，甲斐蹒跚地走过去。

“甲斐，有你的电话！”

来叫甲斐的，是住在隔壁的邻居，一个比甲斐大五岁左右的年轻人。

“嗯？这时候会是谁打来电话呢？”

甲斐匆忙离开房间，出去拿起话筒。“喂，喂？”

应答的是陌生男子的声音，“是甲斐良惟先生吧？”低沉平淡的语调。

“请问您是谁？”甲斐满腹狐疑地反问。

但对方像是没有听见一样。“你的住所附近有一家叫‘久姆’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酒馆吧？请你现在就在那里去，我会尽快赶到，最晚也请你等到五点左右。”

只说了这些，甲斐还来不及回答的时候，对方就已经挂断了。

“这算什么事。”甲斐很不高兴地咂咂嘴，无可奈何地放下听筒。

向邻居道了一声谢，甲斐匆匆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斜眼望着熟睡中的仓野，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他决定冒雨赴约，于是急忙开始准备。

一旦下定决心，甲斐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躁，步伐自然就加快了。雨丝笼罩在四周。

五分钟后，他到达了小酒馆，时间是十二点半。顾客稀少，吧台前坐着一对年轻男女，桌边有位喝醉的中年男子，此外，不见任何人影。甲斐选了吧台的角落坐下，蜷缩着瘦小的身躯。

“万宝路？”

“对。……不，你弄错了，不是香烟，而是糕点的名称，叫丸芳露，是佐贺的特产。”

他们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两个人的对话混杂在音量刻意调低的乐曲中，在室内地回荡着。

甲斐点了掺水的威士忌，拿起一旁的报纸浏览，但注意力却集中在镶嵌着桃花心形玻璃的木门上。

油漆斑驳的墙壁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一点，又有四位客人进来了，但他们哪一个也不像约甲斐出来的人。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年轻人特别吵闹，一个留着络腮胡须的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还有一位肉墩墩的劳工模样的男子。他们在推门进来时，都朝甲斐这边瞄了一眼，接着就视若无睹地走过去了。

时间在缓慢流逝，接下来虽然又有几位客人出入，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打算拯救陷入焦躁的甲斐。快到凌晨二点的时候，甲斐已经绝望，认为这只是纯粹的恶作剧电话，而自己却完全上当受骗了。尽管这么想，心里却又不死心，所以也没有离开酒吧，只是不停地抽烟。

随着心情的放松，醉意也袭来了，揉眼皮的次数不断增加。甲斐努力保持清醒，但不知不觉间，他已陷入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

似乎有人在叫他，甲斐猛然惊醒，以为约他的那个人终于到了。慌忙回头，眼前却是一个年轻的侍者。甲斐抬头望向对方指示的时钟，发现已经过了五点半了。他慌忙将睡梦中紧握的报纸推向一旁，用冰冷的湿巾擦了擦惺忪的睡眼之后，再次环视店内。

店里只剩下两位客人了，劳工模样的男子和一位满头白发五十岁左右的穷酸老人。确定过这两个人不可能是打电话的人之后，甲斐用蹒跚的脚支撑着重心站立起来。

——真蠢！到底是哪个家伙这样恶作剧？

到此为止，甲斐决心不再去想这件事。

走出小酒馆的厚重大门，甲斐进入倾斜飘落的晨雨中。浓厚的雨云笼罩着天空，丝毫没有一点亮光。街道也都为稠密的黑暗所包围，或许因为大雨的缘故，看起来是歪斜扭曲的。

人行道旁的水沟汇集了大量雨水所形成的水流，因找不到泄洪口，溢出沟外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原路返回的甲斐望着浑浊的急流，脑子里只想着要尽快回家睡觉。

当时的雨势，撑伞几乎没什么作用。拧着湿漉漉的上衣冲进大门时，甲斐朝后方吐了口水。

……仓野那家伙，早睡还真是占到了便宜。

甲斐本想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却又突然想起出门时并未锁门，便又立刻缩回手。

走廊里，在旧日光灯昏黄的光线下，除了自己的脚步声，整个走廊空荡荡的一片死寂，他想，这里活像是深夜的病房。

停住踉跄的脚步，甲斐站到了自己的房门前。

没锁上房门就出去了，他记得非常清楚。扭转门把手，门毫无阻碍地打开了。但就在那一瞬间，他也注意到了现场与记忆不同之处。

……奇怪啊，我应该是没关灯就出门了的。

房间里一片漆黑。背对来自走廊的昏黄灯光，甲斐伫立在原地，无法相信眼前的影像。他忽然想到，也许是仓野睡到一半醒来，关掉电灯的吧。他轻啧出声，脱掉鞋子。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避开桌子和橱柜，摸索着走向电灯开关。垂下来的拉绳像是融化在黑暗里，手根本没有碰触到的感觉。甲斐忽然想到，也许是自己方向错了，试着到处伸手去摸，却因脚步不稳，有两三次失去重心，倒在榻榻米上。

手掌下忽然触碰到了黏糊糊讨厌的东西，甲斐立刻跳了起来，他似乎是跌倒在了仓野的身体上。爬起来后，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这样摔下去，可仓野没有任何反应。至少也应该翻个身，或者说一句梦话吧？有很长一段时间，甲斐专注地凝视黑暗里仓野躺倒的位置。

突然，甲斐像是心脏被人掐住一样暴跳起来。他发现，刚才手掌碰到的黏稠物质，和自己身上滴下来的雨滴完全不一样。绝对不是水！接着甲斐又发觉了，房间里笼罩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甲斐几乎惨叫出声。他高举双手，拼命摸索日光灯的拉绳。在他摸到之前，时间似乎像停顿了一样漫长。

那是在恐怖的颤抖中，黑暗激发的疯狂舞蹈。

[1] 在法国西南部，以盛产葡萄酒闻名。

多此一举的密室

“仓野是颈动脉被人割断而死的。”甲斐用手指在自己脖子旁边轻轻一挥，表现出非常痛心的模样。其他人也都无限同情地眯起眼睛，注视着房间里的那个角落。

那窗边的一隅正是仓野曾经睡过的地方，现在已经被血浸染成了黑褐色，蓝色地毯上也被染出魔界地图般的图案。

“凶器就在仓野身旁……对了，就是书桌前边，是我的美工刀。”

“美工刀难道没有放在你从不开放的画室里吗？”奈尔兹指着那边画室的门问道。

“不，早就是在这边放着的，”甲斐回答，“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关于密室的问题了。”甲斐做出了开场白，轮番注视着九个人的表情。

平时牢牢锁上的房门，现在却如洞穴般敞开，聆听甲斐说明的影山就站在门边，第一次观察到了房间的内部状况。雪白的房间泛着亮光。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当我接到奇怪的电话出去时，钥匙还插在那边的房门上。但在我发现仓野的尸体和丢在旁边的沾血的美工刀之后，再想进画室里看看时，却发现房门已经被锁上了。我猜肯定是凶手锁上的。凶手会扔下钥匙离开吧？但我找遍了周围都没有发现。

“于是我立刻招呼隔壁的邻居，让他帮忙打110报警。而当时在我脑海立即浮现的，却是真沼事件！我怀疑这次事件说不定同样是有人隐藏在那间画室里，想趁我离开房间打电话报警的间隙逃走。所以在请邻居打电话时，我一直站在画室的门前，同时也注意走廊里的动

静。直到警察赶到，我可以确定没人从这里逃出去。所以我敢肯定，当我从酒吧回来的时候，凶手早已逃掉了。

“接下来是我回到这里等待警察。我也在注意其他地方是否出现了什么变化，但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一定要锁上画室的房门。看着睁大双眼、神情惊恐地注视着虚空的仓野，我一直在心中琢磨这件事。警察们很快赶到，他们打开了画室，结果……难以置信，钥匙居然在画室里找到了！也就是说，画室变成了密室。”甲斐紧锁眉头说道。

“真是太奇怪了。”羽仁也喃喃地说，“画室里没有窗户，而且刚才也看过，无论是门上还是门下，都没有能把钥匙从外面塞进去的缝隙，真是完美的密室！……但关键的尸体却放在了画室之外，究竟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密室呢？”

“你的意思是这间密室完全没有必要？”霍南德接过羽仁的提问。

根户也说，“一般说来，即使是侦探小说，也有读者质疑密室存在的必要性，但这起事件更加严重，我们只能判断，凶手只是在杀人事件中寻求加入密室的因素而已。唉，真搞不懂，仓野为什么没在那个画室的房间里遇害？”

“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甲斐似乎想在忘记之前说出来，“在被打开的密室里，还有一件怪事，就是我用的油画笔，要么被折断，要么就是被拔掉笔毛，整个画室里撒落得到处都是，真的是太过分了！不过，只有油画作品却没有动。”

“嗯，这一点的确也很奇怪。”

“推测的死亡时间为凌晨二点到五点之间，但这么长的时间段应该没什么意义吧？”曳间轻轻地说道。

接下来轮到曳间们做出说明了。他们轮流述说自己昨夜到今晨之间的行动。然后是杏子，她说自己和舅舅谈话一直持续到四点半以后。最后，似乎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据都得到了认可。

“你的舅舅现在还在东京吗？”奈尔兹问。

杏子点点头。“他在家肯定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必须早点回去。但作为补偿，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甲斐，约你出门的电话声音，我也曾听到过。”

“什……什么？真的吗？”

于是杏子开始详细讲述三天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电话。

甲斐目瞪口呆，等杏子一说完，他就自言自语地问：“就是开始下雨的那天吗……”

“嗯，尽管如此，那也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小花招！”一直沉默的布濂也开口了，“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谁是凶手，但他的行为，只能说没有意义，而且也没有目的。……不，甚至可以说，这个不见踪影的凶手，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侦探兴趣而杀害了仓野，是为了成为侦探小说迷而杀人……”

“就算这样分析也不对，”奈尔兹说，“凶手应该是今天聚在这里的十个人之一吧？无论侦探小说迷的情绪是多么亢奋，真的在现实中杀人，而且这个凶手还若无其事地混在我们之间，我自己都觉得脑筋快出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紧抿着嘴的雏子，也接在奈尔兹后面发言，“只能说凶手发疯了！我也算业余侦探小说迷，说这种话或许有些矛盾，但我只能认为凶手已经发疯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雨势一点一点再次转强，在越来越吵闹的雨声中，雏子的声音似乎发出回响。

就在恢复沉默的瞬间，影山嗫嚅着：“对不起，根户记得半夜里的事吗？”

这句话说出的时机似乎很成功，大家惊讶地回头，望向影山。

“记得什么……这么说，难道那不是我做的梦？”

“现在看应该不是梦。”

“喂，你们究竟在说什么？这时候禁止隐瞒！”布濂立刻插话。

影山不好意思地耸耸肩，“不，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昨天……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我做了一个噩梦，所以曾经醒来过一次。就是这件事。”

说明前提后，影山开始一点一点地复述当时的情景。说话的时候，根户也随之点头，而且作证说，他到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时间是四点十分。

“嗯，这么说，与当时的不在场证据也有关了。”

催促之下，影山接着说：“对……奇怪的问题在后面。我们通过电话得知，仓野遭到了杀害，很快警车就到了。那时我又看了那个八角形时钟一眼，可是，它的指针却回到了二点二十分，而且一直停在那个位置上。”

这时，曳间表现得非常烦躁，大叫道：“怎么可能这样！”

他开始挠脑门。他只要专注思考，就会出现这个习惯动作。

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布濂似乎认定存在内幕。“喂！你可能知道什么内情吧？别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于是曳间抬起头，话语令人十分意外：“那时钟很久以前就坏了。虽然时间还准确，但如果一天不上发条，很快就停下不走了。因为总要拧发条很麻烦，所以一直当成装饰品放在那里。停在几点几分的位置我不记得，但影山和根户所看到的肯定就是停摆的时刻。钟摆的摆动，虽然透过镜子可以看到，但那或许只是人们以为时钟在运转，产生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引起了错觉吧？但是，到了今天早上，如果时刻已改的话，那情况就完全变了。……而且时间又是倒流……”

“是啊，那并不是错觉，因为钟摆确实在摆动！”影山的声调也转为坚定。

这时，奈尔兹插嘴说：“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影山说得对。因为我在睡觉前曾替那个时钟上紧了发条，也校正了时间。”

曳间一声长叹：“什么？停止不动的时钟又开始计时，原来是你奈尔兹在施展魔法！真是的，我这么大岁数已经禁不起吓唬了！”

“啊，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东西只能维持一天的功能，在大家都睡着之后，一时兴起，就过去上紧了发条，而且因为没有完全拧到底，所以很快又停摆了。……但是很奇怪啊，究竟是谁把指针往回拨呢？难道，凶手喜欢把一切都搞乱？”

“唉，就算是凶手所为，我还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也就是说，这只能属于不必要的伎俩。”

布濂说着，翻起白眼恶狠狠地环视众人。

甲斐与他针锋相对：“但就算是发狂，就算是喜欢把一切都搞乱，曳间，你应该最清楚，人类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但在目前这个时候，你们不会是我要求说明什么心理学吧？虽然说过好几次。但我的专业是心理学，而不是超心理学！根户，你醒来时曾看到我房间的情况，你能为哪几个人作证？”

“哎呀！这可是责任重大的事！根据影山的判断，里面房间的三个人的不在场证据经不起推敲。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些担心吧？奈尔兹和雏子都在拉门后面，曳间只能见到脚。……但请放心，从我所在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的房间，虽然处于浓浓的睡意中，但我仍能确保三个人都在。至于其他，我就不敢肯定了。”

“嗯，太好了！”奈尔兹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也放松了。
“好不容易知道时间，如果没人证明我在房间里，那可就亏大了。”

“是呀！”雏子也明显放松了，“这么一来，搭车从萩山町来到日本桥的这个房间里，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呢？这又成了重要的问题。”

“大概，在三十公里左右吧？”根户抚摸着瘦削的下巴，自问自答地说，“如果车速是六十公里，大概三十分钟可以到达。但是道路并不是直线，加上等信号灯什么的，半小时肯定不够。如果是白天可能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吧！”

羽仁立刻说：“那么，如果以最少的一个小时估算，四点十分后的一个小时之间，甲斐和杏子当然不用说，在这里的所有人也都有不在场证据了。死亡时间是在两点到五点之间，可是从三点十分到五点十分之间，没有人能出现在这个房间里，所以假设在曳间住处过夜的人当中有谁是凶手的话，大概是在两点到三点十分之间作案的。……可是，凶手为什么一定要将时钟指针拨回二点二十分呢？”

“奈尔兹，最后睡觉的人是你，当时是几点？大家真的都睡着了吗？”曳间问。

“十二点左右大家都躺下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书，但是很快就困了。当时我注意到时钟停摆了，就拿旁边曳间的手表对时间，是十二点四十分。我就睡着时大约是五分钟后的吧。……至于当时是不是所有人都真的睡着，这我可无法确定，如果是装睡，我也无能为力。”

“哈哈，那是当然！……那么根据目前得到的资料，首先是影山偶然醒来，根户也一样，所以只要两人不是合谋作假，当时的时间是可以相信的。”

“嘿嘿，也就是说，凶手无法预料到影山和根户两人会在半夜醒来，并且看着那个八角形的时钟确认时间，因此事先把时间搞乱的不在场证据的诡计就毫无意义了。哈哈！何况时钟的时间肯定是不停向前推进的。”

“说得对！布濂，”曳间“啪”的一下弹了个响指，让人联想起魔术师在舞台上的动作，“但凶手把时间搞乱，很可能是在时钟停止之后，不过现在还不清楚他这样做的含义。还是先说说那个房间，被设计成了一个密室，有谁完成这方面的推断了？”

“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用了备用钥匙吧？”根户抱着胳膊，斜眼望着甲斐。

“当然，可是我不记得曾把钥匙借给过别人，不，甚至连给别人看都没有看过，所以不可能有人做出备用钥匙。”

“那就无法想象了。羽仁是密室专家，怎么样？能否让我们听听你美妙的推理吗？”

矛头转向羽仁，而他则明显地表现出为难的神色。“不要在出现问题无法解决时才找专家！……嗯，甲斐，钥匙是在画室的什么地方发现的？”

“就在那幅画作的画架下面，也就是房间中央稍偏内侧的位置。”甲斐说着瞥了杏子一眼。

杏子身穿白色连衣裙，两腿微弯，如同一个孩子的恶作剧被发现了一样，唇边浮出一丝笑意。

“是吗？离这么远吗？……嗯，猜不透，真猜不透。”羽仁连连摇手。

根户说：“唉，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时，杏子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站起身来。“各位，我要回去了，让舅舅久等很不好。”

“是啊，我也要回去了。但我会自己慢慢推理的。”雏子也连忙附和着杏子。

“你们其实是想赶快逃离这处污血吧？”奈尔兹揶揄道。

雏子回头伸伸舌头。

“对了，杏子，”羽仁突然举手叫住两人，“你和你那位舅舅怎么谈的？决定下来了吗？”

杏子优雅地转身，像解开谜底一样，微笑着回答羽仁的问题。
“我要搬到青森去啦。”

就地取材

从那以后，时间就像顺着陡坡滚下一般得飞快。他们接受了警方的多次调查，同时这段时间也举行了仓野的葬礼。正如杏子所言，她与雏子两人为搬离下目黑的久藤宅邸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对于十五岁的雏子而言，根本无法左右事件的方向。八月就要过去了，两位美丽的女神在众人垂头丧气的情绪中离开了东京。

在他们眼里，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变化，宛如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再想一想，又觉得那只是一场噩梦。

参加过在神户老家举行的仓野的葬礼，羽仁随后又返回了东京，忙得团团转。因为这次仓野的不幸，真沼消失之事也被众人所知，真沼的双亲也来到东京了解状况，结果也在无计可施的状态下回去了。其他人也都被分别叫回自己的老家。接着就是暑假的结束，尤其是奈尔兹和霍南德，必须准备入学考试。案件还上了报纸，电视节目也把它当成趣闻，添油加醋地报道过一两次。

就这样，从忙乱的夏季渐渐进入了秋季，但众人却越发感到焦躁与懊恼，因为没有丝毫征兆预示着真相的明朗。现在呈现在众人眼前的，只有混乱的现实。

九月二日，星期日。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天，他们终于聚会了。在“黄色房间”里，奈尔兹和羽仁最先露面。

“雨终于停啦。”

“嗯，但仍然阴天，云层也很怪异。”

“算了，说什么也没有用。”羽仁说着，瞄了混杂在一起的人偶们一眼。

一尊鬼头木偶忿怒地望着虚空，好像在瞪着什么人。

“快五点了吧？其他人还没有来啊。”

“甲斐和根户会来吗？”羽仁背对着奈尔兹，低声问道。

奈尔兹立刻理解了这话的意思，说：“应该会来吧？因为连我都已经来了。”

无论什么时候，这里都是一样，现实的时间到这里就停止了脚步。奈尔兹抬头望着蓝色眼睛的法国洋娃娃。众多洋娃娃视线各异，固定注视这房间的某一个角落，掌控着这个坚实的空间。在这里，时光正如断壁残垣被腐蚀风化一样迟缓。一切都被洋娃娃们的视线用咒语束缚住了。

以前布濂曾经说过，在人们所膜拜的圣地的四周，往往有野兽的画像或雕塑，这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风俗习惯，因为人们认为，野兽锐利的目光可以驱除恶灵。

此时奈尔兹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寥。狂风暴雪吹掠之下的囚牢就是这样的吧？仓野的死亡，雏子她们的离去，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毫无疑问，这些对羽仁来说也是一样，或许是因为当初和死亡对峙所产生的亢奋吧？抑或是一种快乐？但是，如同被搅拌的浊水突然静止下来一样，哀愁正一点一滴安静地沉淀下来。

“但愿吧。”羽仁扬起眉毛，伸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为节省时间，你愿意先听听我的推理吗？或许算不上是推理，只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复述……”

“噢？羽仁，你终于成功地打开密室了？”

“不！”羽仁轻呷一口咖啡，“那些以后再说，现在首先从另外的部分开始。对凶手而言，发生了他预料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是说影山和根户确认过时刻。”

“嘿嘿，说到预料之外，难道你想说他们两人看到的只是梦中景象？”奈尔兹说着，很奇怪地笑了。

“不，不，别胡乱插嘴！这可是大事，”羽仁压低声音，把头凑过来，“事实上，他们看错了时钟指针的位置。”

奈尔兹一听，“噗哧”一声笑出来，“哈哈！还是这么回事嘛！可是，难道两个人都看错了时间吗？”

“并非不可能！根户不也说他自己有点睡眠惺忪吗？”羽仁还是一脸严肃，“所以，我们不能责怪他的马虎，哪怕他弄错了时钟的长针和短针……”

“嗯？”奈尔兹一下子皱起了眉头。

“喂，四点十分的时候长针与短针互换一下，应该是几点？”

奈尔兹的视线从羽仁脸上移开，说：“两点二十分……”

“对啊！”羽仁把几乎挡住眼睛的头发撩开，“最初是根户看错了，接着影山因为根户的话而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知不觉犯了同样的错误。何况，影山只不过是透过镜子瞥了一眼。这就是真相！时钟指针被拨回之谜，只要这么考虑就可以轻松破解了。当时的时间是两点二十分，所以，影山他们看过之后，那个时钟很快就停摆了。”

“是吗？……但是，事情这么想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奈尔兹敲着自己额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在场证据也都骤然变化了。必须以两点二十分为中心，前后加上一个小时，就是从一点二十分到三点二十分之间。但我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入睡的，距离一点二十分只有三十五分钟，所以任何人也无法在两点二十分以前往返于曳间和甲斐的住处之间。也就是说，仓野被杀害的时间应该是在三点二十分至五点之间了。”

“嗯，奈尔兹，你脑子真快！”羽仁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样问题的重点就在密室这边了，这方面我也完成了推理。只是，我希望等大家都到了之后再公布。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话音未落，就响起了门把手转动的声音，首先出现的是根户。不到一个小时，除了甲斐以外，其他人都到齐了。

他们对羽仁指出的重点深深地发出了由衷的叹息。

“我们居然漏掉了这一点！”根户咔嗤咔嗤地挠着整齐的短发。

“是啊！……也许真的是这样呢！”影山缩着脖子，有些抱歉的模样。

根户说：“这都该怪我最初的错觉，你没什么好道歉的。”根户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不是。

“不要说了，幸好我们排除了这个毫无意义的谜团，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还是把话题转移到重要的密室上吧。”

“噢？布濂，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看法了？”羽仁静静抬起头。

奈尔兹忽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当然，不言而喻，现在大家都笼罩在深深的哀愁中，他仅凭皮肤都可以微微感受到。但是，这种貌似哀愁的平静是怎么回事呢？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或者只是现在，不过是这个房间里的短暂存在？奈尔兹自己也不知哪种可能性更大。

“可是，我一直在思考，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密室外，越想越感到奇怪，”曳间叹息道，“为什么不是在密室里面被害呢？”

“嘿嘿，这次连曳间也要举手投降了吗？”霍南德的嘴唇泛出了黄色，歪头思考，“首先，可以考虑四种情况下的理由。”

“哎呀，这就有意思了，每个理由都有成立的根据吧？厉害！我们能力所限只能扮演听众的角色了，所以首先就请霍南德讲一讲他的四种可能的情况。”根户催促道。

霍南德的微笑显得意味深长。“第一种可能性直截了当，凶手想创造出一个谜一般的杀人现场。也就是说，凶手企图以奈尔兹的小说为依据，展示出一种‘错乱的密室’的样本，这纯粹是侦探小说迷的游戏……”

“嗯，这个论点倒是很有说服力。”

“第二种可能，凶手期望那样的情形能够为自己带来某种利益。例如，那个看起来没有丝毫必要的密室，其实隐含着某种诡计……”

“嗯，有可能。”羽仁点点头，“但实际上，将尸体放在密室外面，可能隐含什么诡计呢？”

霍南德用力挤了下眼。“我还没有考虑得那么细致。……第三种可能，可能有点出人意料，就是布置密室的人和杀害仓野的凶手并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人有着两种不同的考虑，在那个房间重叠了。”

“哎呀，这倒是越发有意思了。也就是说，偶然发生的两起犯罪事件相重合？”

“最后一种可能听起来相当奇特。凶手的确制造了密室，但却有其他人把仓野的尸体移到了密室之外……”

“厉害！厉害！”根户兴奋地叫着，不断鼓掌。

但布濑却插嘴说：“哈哈！最后的那种状况不太可能吧？如果尸体最初是在画室里的话，那里应该残留着血迹，就算花费时间擦掉画室内的血迹，然后在画室外制造出新的血迹，只要进行鲁米诺血清反应检查，就会立刻识破真相。所以，有趣归有趣，但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嗯，这样也没关系。反正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这四种状况，即使存在其他可能，也不过是其中一种的变型。我想说的就是这些。”霍南德说完，将凝出水滴的冰咖啡一饮而尽，“好，下面终于到解开密室之谜的阶段了，首先请布濑开始。”

“噢，那我也想模仿霍南德，分成几种可能的状况吧。做成那样的密室，大致上有三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是从内侧锁上房门，然后再自己想办法脱身；第二种是从外侧锁上房门，然后想办法把钥匙放回房间里；第三种则是不使用钥匙直接从外侧把房门锁上。这么考虑的话，首先第一种可能，因为连通风管道都没有，所以绝对不可能；第二种比第一种的可能性大了几分，但是，画室没有窗户，房门也几

乎没有缝隙，仍然只能说办不到；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方法了。

“虽然说从外侧锁上房门很简单，但这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拆开门锁，然后弄成上锁的状态，最后再从外侧重新安装门锁。如果不怕费周折，还可以把整扇房门都拆下来，但这种方法会留下痕迹，所以不可行。如此一来，使用‘备用钥匙’就成为必须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小偷‘闯空门’时的惯用手法，利用钉子等物插入锁孔转动，但这样也可能留下痕迹。所以说只能是备用钥匙……”

布濂的眼镜片反射出黄色的光辉，他忽然停住不再继续说话。

羽仁惊讶地挑了挑眉毛：“这算什么呀？这不能算推理吧？难道说甲斐也是同谋？”

“哼！话说得太早容易出错。”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在行凶前，就先潜入甲斐的住处偷了钥匙，然后配了备用钥匙……”

“嗯，你这是根据凶手已经有了备用钥匙这一观点得出这个结论的。可你知道吗？凶手是在现场直接配制备用钥匙的。”

布濂环视着房间，似乎已经看到了在这个房间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微微眯起眼睛。这个动作让奈尔兹们感觉到，似乎房间正摇摇晃晃地被一种发出黄色波纹的能量所吞没。

“在那个房间里制做备用钥匙吗？”

“对！你不曾找过锁匠去配备用钥匙吧？和我们的大门钥匙不一样，这种画室钥匙只要三分钟就可以配好。这次的杀人事件，可以说凶手的时间绰绰有余。又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工具，说不定只要手指灵巧，随随便便削个木棒或竹片一样的东西做钥匙的替代品都有可能。这样想的话，刚才霍南德分出了四种不同的状况，我看还可以再加一

种，也就是凶手在杀害仓野之后，才想到要制造密室。换句话说，凶手后来才注意到画室是敞开着的，于是想要把它制造成密室。但是那时再将尸体向画室内移动的话，尸体上的血污就会弄得到处都是。但是，凶手又无法抗拒密室的诱惑，所以最后完成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樣子。”

“你是说凶手即兴制造了密室？……这想法虽然不错，但……”羽仁夸张地抚着额头，说道，“喂，布濂，你的解释方法我不敢苟同，即使那是事实，也索然无味，我不能感受其中的机智，所以无法认同。”

“哎呀，你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完全是伊万·卡拉马佐夫^[1]的口气。即使是事实也不接受，你是这个意思吗？那你为什么不举一个符合自己密室美学的具体实例来让我们听听？”布濂一脸讽刺的笑容，挑衅似的扬起下巴。

这时根户也在旁边帮腔：“对啊！羽仁，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你们这么说我可抵挡不住……”羽仁停顿了一下，喝光杯中的鸡尾酒，“为了表示对布濂的敬意，那么也让我来照葫芦画瓢地凑合一些吧。你把霍南德分析的可能性又加上了一种状况，最后合计成五种可能。我也模仿一下你的做法，将你的密室制作方法分类再加上一种，就是从把钥匙插进房门内侧的钥匙孔，再从外侧利用想办法，转动钥匙锁上门后，又让房间里钥匙挪到距离房门远一点的地方……”

羽仁说到这里时，布濂直摆手，说：“是利用绳子、针或者镊子吗？太过时了，现在的侦探作家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陈腐的诡计。在房门内侧，用绳子缚住木片或镊子的一端，另一端插进钥匙上的小洞里，让绳子穿过门底下，从房门外面拉动绳子让钥匙转动。……嘿，你一定想说，凶手在这次事件中，还加上了一些小手脚吧？比如，把大头针插在钥匙被发现的位置，让线勾在上面，使钥匙能从钥匙孔移动到那里，然后拉动绳子，把所有的工具都集中在一起，通过门下方的缝隙收回手上。……但是很遗憾，那扇门完全没有缝隙，所以只好说做这种手脚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怎么抵触我的观点，但如果你自己的观点不能成立的话，岂不也无可奈何？”

布濂终于开始迎接挑战了。然而当羽仁听他说完时，唇角却浮现出难以名状的笑意。“可是，布濂，那个画室存在着一个唯一通往外界的空隙！你猜是在哪里？”

羽仁的话不仅是针对布濂，他像监考老师一般一个一个地环视“黄色房间”里聚集的其他人。

“不可能吧？”

布濂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似乎在脑海中回想甲斐画室的情形，然后凝视着羽仁，又一次说：“不可能吧？”

其他人的反应也和布濂大体一致，只有影山一人，用小指向上推了推圆形的黑框眼镜，说：“你所说的唯一空隙，指的是锁孔吧？”

“不愧是影山，物理专业的！”羽仁借用《如何打造密室》里的措词，“我想要说的，并不是绳子或别针，真怪，只要提到机械性诡计，似乎都是绳子和别针之类的东西，但似乎也因此产生了盲点。如果说，唯一能打开的空隙只有钥匙孔一处，那么我认为就应该直接着眼于透过钥匙孔操作钥匙的方法！”

“我想起来了！”羽仁说到这里时，根户大叫出声，把众人吓了一跳，“从钥匙孔的外侧抓住钥匙的前端，将其旋转后锁上房门……国外的惯偷都熟知这样的工具，好像还为这东西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挟匙器’，但就算这样也还得用镊子状的工具。如果将钥匙移动到钥匙孔附近，怎么也要使用不开绳子之类的东西吧？”

“这也不一定，”羽仁平静地说，“不过，凶手肯定是透过钥匙孔锁上的房门。这样，必须事先准备好‘挟匙器’之类的工具，但是凶手事先并不知道当时画室居然是开启的状态，所以各位也许会认为，我只会把事情往好的一面去想。但没关系，因为布濂认为凶手是在杀害仓野之后，才想到要制作密室。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事实上，甲斐的房间里就准备有挟匙器。”

“什么？”惊讶的声音这一次是很清楚地从众人口中发出的。

看来还是甲斐与凶手有勾结，为了让凶手打造密室，打开了一向封闭的画室。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工具了，一开始就可以使用备用钥匙。其实如果把甲斐视为同谋，那么所谓的密室本身就毫无意义了。

羽仁似乎立刻察觉到众人头脑中的疑问，于是在奈尔兹开口之前，抢先说道：“可是，甲斐并不是同谋。在这次的事件里，凶手用来代替挟匙器的是油画笔。有好几支折断的画笔以及散落在地板上的笔毛，大家还记得吧？那就是为了掩饰用画笔代替挟匙器这一事实。被拔掉笔毛的笔正好能让钥匙的尖端嵌入画笔笔毛的金属套环中……从最初说明的话，就是凶手挑选可能嵌入钥匙尖端的画笔，拔掉笔毛，从锁孔内侧插入钥匙，外侧插入无毛的笔，找出大小合适的，然后关闭房门，从外侧旋转笔杆，锁上之后用力抽出笔杆，再反过来将笔杆尾部插进钥匙孔内，用力按压笔杆，房门内侧钥匙就被弹开，掉落在距离房门相当远的位置。这样，密室就宣告完成了。明白了吧？”

黄色的光线下，似乎有人在窃窃私语。是其他人还有疑问吗？还是自己在自言自语？或者在远离此地的更远的地方，有人在发问？总之羽仁说完话时，房间里似乎出现了抵触的气氛。羽仁缓缓转动脖子，众人也都长出了一口气，洋溢出来的不知是憧憬，还是绝望。

奈尔兹觉得，这一瞬间才是献给仓野的追悼仪式。无数的人偶排列在那里，都无声地微笑，而众人此时所感知到的，则只有耳鸣般的回响。

[1]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伊万·卡拉马佐夫是狂热的理性主义者，这使他自己经常陷入痛苦。

黑暗中的人偶师

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低沉，但形势的变化却越来越猛烈，又一个噩耗刺穿了众人的胸膛。仿佛追随仓野的死亡一般，甲斐在连续两次缺席聚会之后的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怎么看都只能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然而众人却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个意外事故肯定与他们所搜寻的穷凶极恶的凶手存在相关联。

详细经过是这样的。九月三日的两点十五分左右，在青梅街道和环状八号线的十字路口附近，甲斐搭乘的出租车迎头撞上了一辆大卡车，加上后面车辆的追尾，还殃及了过路的行人。新闻报道称之为连环相撞，悲惨的特大车祸夺走数条生命。当场死亡的算上甲斐共有五人。据报载，根据卡车司机的供述，信号灯突然变为黄色，引起了卡车司机的愤怒，他因此猛踩油门从而造成悲剧。当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卡车司机酒后驾驶。

从这时候开始，警方的调查也加快了脚步，再加上一些周刊杂志着眼于密室杀人与交通事故等一连串死亡事件之间的相互纠缠，周围的气氛很快变得焦躁喧闹。与命案毫无关联的一些琐碎细节都被挖掘出来，而且牵强附会地被涂抹上诡异的色彩。还有的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竟然怂恿奈尔兹公开小说的内容。

如果真的公开小说的话，那肯定又会引来一阵狂风暴雨。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俱乐部成员没有全体聚会的机会。这一天，只有霍南德和影山两个人相互见面。

“奇怪，真的很奇怪。”

“嗯……”霍南德刚想问什么，可是却猛地弓起了身子。

大地也像弓一样发生了倾斜，随着激烈的碰撞声，他们的身躯猛然往下坠落。车子冲向缓坡，就像要摔倒一样被抛向天空。接着突然又再次冲下悬崖，以可怕的速度迎风急驰，地面上乱七八糟地散落着红、黄、蓝、绿各色小点，视野疯狂扩张，瞬间又被黑暗所吞噬。甲

斐出事时一定也应该听到过金属物体发出这样的轧轧声响，四处回荡着魂飞魄散的惨叫，接下来身体又重重地砸向一堵坚硬的墙壁。

车子就这样哗啦哗啦地在黑暗中匍匐前进，直到穿出黑暗，回到充满光明的地上世界。

“啊！可怕！过山车真是太可怕啦！”影山不停地眨动眼睛，连喘息都忘记了。

“你刚才说奇怪，有什么奇怪的？”从缓缓滑进站台的过山车车厢中站起身来，霍南德仍然追问影山刚才那句话的意思。

“啊，对对，这个问题啊……”影山直起了瘦小的身躯，又推了推圆形眼镜，“说实话，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过山车，不过这可以使我头脑变得清醒。我以前就觉得，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存在着一些不自然的成分，而刚才过山车爬坡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时，那些不自然的部分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那就是……”

影山语气急促，说到这里时，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直盯着霍南德的脸，然后如同轻轻放下一件易碎品一样，低声说：“风铃。”

不知为什么，霍南德打了个寒战。

“那个风铃在没有风的时候也会响。的确没有一丝风，但它却自己发出声音。明白吗？仓野遇害的那天夜里，我因为做了噩梦惊醒了，就是那个看了挂钟的晚上。……可在我心里一直念念不忘的，也就是刚才想到的不自然之处，就是当天夜里发出声响的风铃。你也肯定记得，那个挂着风铃的房间里的窗户是关闭着的。”

游乐场里红黄蓝绿色彩缤纷，远远近近多重音乐喧嚣混杂，创造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漩涡。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之下，霍南德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因为他在第二天早上，曾经摆弄过挂在墙上的风铃。

“是啊。”霍南德附和着。

“奇怪，真的很奇怪。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噩梦的继续吗？当然，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全都是梦中的事情就好了。是啊。”

“风铃的声音或许是心理作用吧。”霍南德的唇边浮现出一丝暧昧的笑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影山却直摇头。“不，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下雨了，非常闷热，风铃自己发出了声响。如果那是错觉的话，只能说当时的一切全都是做梦。但问题是，根户不可能和我做相同的梦，所以那绝对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当时风铃的确正发出声响。”

事实很清楚。霍南德轻轻叹息道：“正应了那句‘有谁看见风’的话啊。”

“是啊，我总觉得，这一连串事件一直被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人操纵着。我这么说是不是很可笑？但不管是雏子双亲的死，还是这次甲斐遭遇车祸而亡，如果这些绝非偶然的事件最后还是只能归咎于偶然，那么是否可以断定，这一切都是由黑色的魔影所为，而人类无法抗拒？我们的确是被操纵的木偶，而提线的人就躲在暗处……”

影山边说边走。突然，他发出悲惨的尖叫，霍南德也呆若木鸡。他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头戴松松垮垮的大帽子，身穿有蓝点图案服装的小丑，白底红色的大脸上带着令人恐惧的笑容。小丑不由分说地将两人推进旁边的一座诡异房子里。

出其不意之下，两人来不及抵抗。或许他们也曾经做了抵抗，但小丑的力量大得出奇，转瞬之间就把他们推进房间里，同时背后“咔嚓”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他们从大白天一下子就被抛入了黑暗之中。

最初他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发现黑暗中有刺眼的光线在闪耀。习惯昏暗之后，才注意到房间里面有无数的弧光灯，照射出形状曲折的空间。同时，他们还发现周围有成千上万张痛苦的脸正窥视着自己。

这里是一间镜子房！

可是当两人发觉了身处的环境后，反而毛骨悚然呆立不动了。无数个自己站在周围，灯光由近及远，逐渐昏暗，最终，无数的他们被远方的黑暗所吞没。但最可怕的是，镜面虽然只是稍稍偏斜，但随着几十几百次的相互反射，身影偏斜程度就逐渐增加，先有自己的侧面，然后是自己的后背，都面对着自己。而且身影的形状变得极不正常。

霍南德忽然回过神，轻扣身后的镜面。但镜面完全镶嵌在镜框里，纹丝不动。怎样出去呢？

“啊，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影山终于推动了一面镜子，霍南德也只好跟在他后边。

到处都是镜子。门也不只一扇，有的房间可以推开两扇门，有些房间则有三扇门。影山两人无法直线前进，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不久，他们开始陷入错觉，虽然相互跟随，但映照在镜中的影像却似乎越来越远。就这样，两人经过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但说不定他们也只是绕着同一条路线在不停地游走。

“如果是雏子在这里，那她正好成了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但我们为什么也要面对这样的世界？……也许刚才那个小丑……”

“怎么可能！”霍南德立刻领会到影山的意思，但他却笑不出来。

或许干脆戴上副眼罩，就能轻易脱身。霍南德望着两人歪斜的影像如同浪潮一般蠢蠢欲动，突然感到恶心。

忽然注意到影山出现在镜子对面，霍南德觉得腋下一阵冰冷，立刻回头，只看见了自己苍白的脸正在东张西望。

霍南德回过头来，望着前方，“影山——”

深度近视眼镜反射出弧光灯的强烈光芒，看不清楚影山的表情。霍南德用力敲打镜面，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只是普通的透明玻璃。

霍南德推了推身旁的墙壁，很轻松就推开了。他向里面张望，发现房间四周都是自己和影山紊乱的身影。

好！从这边再推……

霍南德朝影山所在的方向，逐一推开镜子。影像转动起来，眼花缭乱，影山的身影也忽近忽远，但他似乎终于注意到这边了，贼眉鼠眼地探头探脑。霍南德转到最后一面镜子时，影山却无影无踪了。

“影山——”

看来是方向错了，霍南德茫然地站在原地。现在镜中的世界里只剩下了自己不断增加的身影，在成千上万个自己的包围之下，霍南德觉得自己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孤独。

霍南德只好向前走，陷入了不知进退的犹疑，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时的霍南德第一次露出了微笑。越是向前走，越看到千百个孤独的自己，在时间的脚步声里，永无止境……

“就这样，我吃尽了苦头，但却再也没见到影山。”

“哎，真不得了！”羽仁安慰着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笑一下。

“怎么回事？奈尔兹没和你一起去吗？”

见根户发问，奈尔兹把铅笔夹在鼻子下方说：“我那时正好有其他的事要做。”

“那后来影山呢？”羽仁打断了还想说话的根户，表情严肃，低声问道，“布濂，你也没见过他吗？”

“嗯，没见过。”

“羽仁，难道……”奈尔兹将手中的铅笔放在桌上，瞪圆了双眼问道。

“你是说影山也出了什么事？那天是七号，今天才九号，还言之过早。”

“我可没说什么，是奈尔兹说的。不过你脑子里也有同样的疑问吧？”

奈尔兹没有再说话。根户和布濑微微笑出了声，但他们都用手掌遮住了脸，低着头，所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笑。

这一天是星期日，由于甲斐的死，“黄色房间”暂时歇业。于是大家约在羽仁的“白色房间”里聚会。这是带有法式窗户，可以眺望小树林的豪宅中的房间，从地板、墙壁、天花板到所有家具饰品全都漆成了白色，似乎要隔绝先前那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件。但此时，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是在这个白色房间，也仍然有黑色的阴影压在头顶。

“我实在是受不了！”奈尔兹嘟嘟囔囔，“我真不想干了，从早到晚必须考虑这些事，我真的要发疯了。”

“说不定你已经疯掉了。”

夸张地笑着，毫无顾忌嘲弄奈尔兹的，只有霍南德一个人。只见他的脖子和翘起的双脚都搭在皮椅柔软的扶手上，横躺在牛奶般浓稠的白色光线里，占有着自己的地盘。与其说霍南德是一株带刺的植物，不如说他是一头狂暴的野兽，只是这种狂暴暂时收敛起来了，他只是在静静地在磨尖牙齿。

“会自己发出声音的风铃？你这么一说，我似乎也有印象。……的确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为一窥风铃里的咒语，影山被带往镜子的另一面吗？但现在还是必须解开真相……”根户像要摆脱麻烦似的说，“黑暗之中操纵一切的家伙究竟是谁？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寻找华生’。”

“噢？‘寻找华生’？”布濑问，“从某种角度讲，这也算是错乱吧？如果这是小说内容的话，或许受骗的只有读者。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现实，那就另当别论了。干脆我们放弃麻烦的推理吧，在这里举行白魔术大会，请教凶手的真正身份，或许这样更明智些。”

“噢？那也算白魔术吗？”奈尔兹问。

“对了，‘黑魔术师’最近怎么样了？”根户扬起靠在椅背上的头问道。

羽仁回答：“不知道啊。他那里平时不帮忙转接电话，所以很难联系……”

奈尔兹接着说：“曳间会不会仍然顽固地坚信自己的观点，所以才不愿意过来？”

“哈哈，那也有可能！如果他尚未放弃降三世的咒语的话，”根户笑着说，“但这很有意思，根据曳间的推理，同谋都陆续失踪或丢掉性命，先是仓野，然后是甲斐，杏子和雏子也离开了，连影山都……”

说到这里，根户突然停住了，笑着的脸也显得有些扭曲。

虚幻的时钟

附近有一座钟楼，冗长阴沉的钟声穿过寒冷的空气，在耳中深处回荡。

“还没找到影山吗？真烦啊！”

“正如影山自己所说，这一连串事件一直被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人操纵着。”羽仁附和着说，但他实在是笑不出来。

四天前聚会时，根户提到了打开画室房门的过程，后来突然陷入沉思，一直到了今天，十三日了，他还是不想开口。四个人都心事重重。

穿过绿意盎然的住宅区，经由曲折蜿蜒的小径踏进竹林，在一侧岩石的低矮断崖上，供奉着一尊地藏菩萨。布濂从错综复杂的小路中找到一条从车站前往曳间住处的最短路线，而这尊地藏菩萨就位于这条小路的中点位置。布濂可能已经去过曳间的住处了吧。

“如果影山真的失踪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今天在场的我、霍南德、羽仁、根户四个人，另外还有曳间和布濂，一共六个。”

“只剩一半了？”羽仁低声回应，接着问，“雏子来过什么消息吗？”

“昨天来信了。”根户虽然这样回答，但声音里却感觉不到丝毫喜悦，“说是已经逐渐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至于事件方面，她居然认为我们可能会陷入迷宫，无从解决。真是开玩笑！她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说！”

“噢？不过，也许她说得对。根户，你怎么了？……总是这么沉默，这可不像从前的你啊。如果你有了什么想法，应该尽早告诉我们啊。”羽仁劝说着根户。

根户好不容易才伸直脖子，点头说道：“如果又是错误的推理，我可实在受不了大家的耻笑，所以各位就把它当做是我的空想，随便听听吧。我谈的都是些没根据的内容，可以吗？”

“因为是命案，所以你特别谨慎吧。我倒是无所谓。”霍南德嘴里叼着一片锋利的草叶。

“那我现在就开始说了。首先，这次事件必须从真沼的消失入手，”根户依然是一脸苦涩的表情，“对那起事件的推理，我们都绞尽了脑汁，可我们都是以真沼在‘黑色房间’的书房里为前提的。因为无法从正面解决问题，所以采纳了奈尔兹的建议，甚至使用‘寻找华生’的方式。尽管如此，正像曳间的推理遭到否定一样，其他的尝试看来都将归于失败。……然而，我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块可能被疏忽的处女地。

“曳间基本上采取了‘寻找华生’的方法，将布濂视为受骗者展开了推理。……嗯，曳间的观点是很规范的推断，因为亲眼看见真沼的人只有布濂和雏子，如果这两人都属于骗人者那一方，那么真沼当时未必真在书房里。……但最后是曳间错了，而提出否定证词的人恰恰是布濂自己，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但奇怪的是，曳间的推理竟然就此停止，不了了之了。是这样吧？”

“回忆曳间的推理，我注意到一处令人诧异的地方，就是将雏子几乎是无条件地划入骗人者一方，尽管证据非常脆弱。羽仁，你的‘地毯式调查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完全以雏子的证词为中心去进行推论。哼，如果还是以相同的模式思考，那么最后得到的结论仍然不会有任何改变。但一旦采用了‘寻找华生’的全新思考模式，全盘否定以前的推断，毫无条件地否定所有的根据，就有点操之过急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曳间明白自己最初的推理有错误时，就应该进行下一个阶段其他可能性的推理，也就是雏子属于受骗者那一方。我说了这些，各位明白吗？”

“嗯，不愧是数学家，不，应该说是具有逻辑性……”

“总而言之，在那种状况下，不可能思考不出结果来，而且，与事实相比应该也会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也曾经很

有把握，甚至得出了不能割舍的结论。那么，下面就是我根据思考方式的顺序，尽量重现实际的案发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书房里有真沼和另外一个人——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就先假设他是X吧。总之书房里当时有两个人，而‘黑色房间’里则是布濂和仓野，正在这时，我们这个事件的主角，扮演华生角色的可怜的雏子，和杏子一起到来了。应该注意的是，影山也随后到达，不过在门外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房内的情况，等待出场的时机。一开始，没有人去注意书房，但是后来雏子却抗拒不了原有的好奇心，于是若无其事地往书房的方向看了一眼。不，实际上她也许很想进入书房，但就在那一瞬间，影山像往常一样总能选到最佳时机出场，而且随身带着一个大纸包，口中嚷着‘数值表、数值表’等莫名其妙的言辞，这肯定吸引了雏子的注意，所以她只瞄了真沼一眼，立刻就收回了视线，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举动。

“之后，书房里开始了一番大动作。谜一样的人物X从床底下爬出来，杀害了真沼。至于怎样处理尸体这一点，我认为应该采用羽仁‘看不见的棺材’的推断，也就是挖空百科全书的书盒，将尸体藏匿其中。至于嗡嗡嗡的杂音，则是‘黑色房间’里布濂他们煞有介事的表演，接着又返回正房去拿备用钥匙，之后，甲斐也现身了，然后就是打开书房门。然而，这个时候必须有其他人遮挡雏子的视线，也就是说，为了让谜一样的人物X从床底下爬出来，逃离‘黑色房间’，他们必须发挥盾牌的作用。真沼的尸体则是以后再慢慢处理。……这就是大致过程。怎么样？可能性高吗？”根户虽然语调冷静，但不乏挑衅意味。

“是啊，其中对我的观点也做了评价。那么，那关键的谜一样的人物X到底是谁呢？根据你刚才的推测，那个人后来会出现，所以，应该是在根户、曳间、奈尔兹、霍南德以及我本人这几个人之间吧？”

“有意思！”似乎要有意打断羽仁的话，奈尔兹故意吸引大家的目光，“我看根户的可能性最大。和曳间的推理一样，他在发生命案后很快就出现了，相当可疑。”

奈尔兹说完，嘲弄地望着根户。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根户依然不改慵懒的表情，毫不理会奈尔兹的挑衅。“那也不错，就把我当成谜一样的X好了。”

“你说什么？”

其他三人呆呆地望着根户的脸。只见他细眉毛下边长着细长的眼睛，从挺直的鼻梁直到轮廓分明的嘴唇，都展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他的思想，隐藏在僵硬的表情下面，让人无从窥知。

“我想说的是，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真相吗？这样的结论已经有过两三次了，问题在于这种推理是否真的能够成立！”根户的声音最后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羽仁对根户的表现十分困惑。“我不懂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这就是你擅长的‘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法’吗？”

“不对！”根户的语气尖锐，三人不禁停住了脚步。羽仁甚至还感觉到一阵晕眩。

“换句话说，我的疑问是，像我这样的推理为什么不能成立？曳间假设布濑是受骗者而展开推理，结果却被布濑本人亲口否定。即使分析到那一步为止也都可以，问题是后来的发展，曳间在他的假设遭到否定之后，不得不展开雏子是受骗者的推理。如果第一种推理有误的话，当然就应该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分析。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曳间的推理就那样不了了之，一向认为发生了真正的杀人事件的曳间，为何会如此简单干脆地忽略掉二选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呢？……怎么样，难道你们不认为这很奇怪吗？难道不觉得其中存在不自然的部分吗？我是不能接受，不，不仅不接受，还要更进一步地提出疑点。我认为曳间事实上也充分考虑过第二种情况，不，或许从一开始，曳间的头脑里存在的只有第二种推理，可那家伙为了确认这一点，故意在大家面前说出第一种推理，等布濑否定他的推理时，他就可以确定自己的第二种推理是正确的，而且他越来越确定自己的推理正确性。

“我可以明确地说，为什么曳间虽然做了那样的推理，却不肯公开告诉别人？就是 he 不想让我们以他的推理为根据开展必要的行动，这样就可以给我们造成障碍。哼！那么，命案发生后，我们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呢？”

根户像是高高地举起了鞭子，停止了激烈的谈话。然而，根户口中并没有说出答案，寒冷的空气似乎突然静止了，鸦雀无声。

“你是说曳间……”

“是的。”

羽仁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发问，而根户则毫不犹豫地当即做出了回答。

漫长的沉默。时间之河像在倒流一样，四个人连等待都忘记了。当他们再次回过神来时，曳间口中淡淡地说出这样的话：“我的确是想替真沼报仇。”

纵然发生了那次事件，曳间房间的摆设没有任何改变。根据根户的推理，杀害仓野的人正是曳间。依照曳间本人所述，他为了替真沼报仇，打算把杀人凶手一个一个地送进地狱。除了杏子，还有布濑，以及根户所谓的谜一样的人物X。正因为如此，根户非常担心最先到达曳间住处的布濑的安全。但是当四个人抵达曳间住处时，布濑正怯生生地望着他们，暂时平安无事。

什么也没改变。羽仁确实这样认为。那个风铃仍然挂在房间里原来的位置，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微风，风铃时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此时的风铃既非凶兆，也无妖气。

“是你吧，曳间？”根户用力握紧拳头追问道。

风铃再次微微鸣响。

只见曳间坐在窗边，微光摇曳的薄窗帘披散在他的肩膀上，嘴角浮出悠闲的微笑。

“血口喷人……”

“也就是说，你不承认？”根户放低声调，但语气生硬。

“那是当然啦！杀人凶手怎么会轻易认罪呢？”奈尔兹的口气像是开玩笑，但声音似乎在颤抖。

霍南德坐在奈尔兹身边，两只眼眸如同猛禽一般，静静地观察着众人的反应。他对面的布濂，似乎也感受到了莫名的恐怖，脸色苍白得连静脉都看得一清二楚，和平时判若两人。

羽仁感到胸口有一个冰块在向下滑坠。“在我们到来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布濂知道是曳间杀害的仓野吗？是因为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谋害目标而深感恐惧吗？”

正当疑惑的乌云从羽仁的胸口涌起时，曳间深吸了一口气。“那么，就让我我也来叙述一下我的推理吧。我也希望自己像根户一样，为大家展示出一个推理的样本。不，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推理也一样是毫无根据的。”他用指尖敲敲眉头说。

“……首先说明一下最初促成我设想的契机。这是听上次来找我的警察说的，但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件事。前几天，出现了一位与仓野命案发生时有关的新证人。依警方所言，就是住在甲斐那栋公寓里的复读生。他总是在半夜读书，从他的窗户可以清楚看见甲斐的窗户。他坚持说甲斐房间熄灯的时候在两点半左右，一直到五点多都是那样。……这就怪了，如果命案发生的那天到我这里来的人中有凶手，那么行凶时间应该是在三点二十分到五点之间。羽仁指出，两点半左右，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据。这就表示凶手并不在我们中间。……如果这是真的话，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但我却认为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凶手在我们中间，那么羽仁的说法错了吗？根据他的推理，根户第一次看钟时，把长短针看错，导致影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实际时刻的两点二十分错看为四点十分。但如果凶手的作案时刻是在两点半左右，那么影山他们所述的四点十分还是正确的吧？不，莫不如说凶手完成一切行动的时间是两点半！凶手总不能在完全漆黑的条件下，完成杀人和制造密室的过程吧？所以我认为在羽仁的推断中，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曳间说到这里时，羽仁直起了身子，说：“我可以说说吗？这还真不好解释。我不知道又出现了新证人，如果我早知道这些……”

就在他打算继续说下去时，曳间却抢过话头，“不，你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么一来，我就该解释时钟指针为什么会倒退，是吧？但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我必须指出你推理的错误之处。不，实际上应该说，这是你所忽略的部分，而且你忽略的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曳间迅速说到这儿，稍微停顿一下。“根户把时钟的长短针看反了，从而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时间，没关系，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睡眠惺忪的状态下不足为怪。但影山因为根户的误看而犯下相同的错误，这种解释难以服人。这不行，绝对不行。”

“为什么？”羽仁的声音都要变了。

“如果影山正面对着那个时钟，或许可能看错，就是当时根户先说了当时是几点钟，有可能使影山产生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看错了时刻。但影山当时是通过镜子反射看到时钟的，首先见到镜子中的时刻是七点五十分，然后在头脑里将影像左右翻转，确定当时是四点十分。经过这样的判断过程所得到的认识，难道真的会被他人的说法所影响，产生先入为主的时刻吗？……对！正因为他是透过镜子看到的时钟，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排除先入为主的可能！并且，如果说影山四点十分的证词是错误的，那也只能说是两个简单错误的偶然巧合。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牵强了，所以刚才就说这绝对不行。”

羽仁一声长叹，曳间所述完全正确。

“好，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疑问上。为什么时钟的指针会倒退呢？其实说到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啰唆这个问题了。凶手的作案时刻在两点半左右，他希望能制造出自己还在我的这个房间里的假象，作为自己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当时的凶手恐怕没想到我们推测死亡的时刻会是从两点到五点之间这么大的范围吧。所以凶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还指望自己的小阴谋来迷惑羽仁这样的人，可见凶手多么狡猾。……嗯，简直应该砍头。但是，凶手这么做的同时，也给自己挖好了坟墓。

“要知道，我是心理学专业，也学过一点催眠术，后来我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还为自己施加过催眠术，也就是自我催眠，这样就可

以使自己已经忘记的事情重新在大脑的记忆里复苏。哎，奈尔兹……”

这突如其来的叫唤，把奈尔兹吓了一跳。

“那天晚上，你给那个时钟上发条前，还记得当时的指针停在几点几分吗？”曳间一字一句地问道。从这种夸张的语气可以一窥他“黑魔术师”的称号绝非虚名。

“这，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奈尔兹狼狈地回答，脸色变得像布濂一样苍白。

根户困惑地挠着头皮，轮流观察奈尔兹和布濂的脸，他们两人似乎有许多无法诉说的言语。

“嗯，真是遗憾。不过，我凭借着自我催眠终于回想起来了，实在不可思议。……你上发条之前的指针竟然在四点十分！也就是说，那个老旧的八角形时钟，在我们当晚到访之前，时刻一直停在四点十分。”

“不可能！”根户起初就没有理解曳间的意思，此时忽然耐不住焦躁，大声说。

“不可能？嗯，是啊，仔细想想，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事情了，但这却是事实！”曳间冷静地和根户对视，“而且，我还要继续说出一些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上次听霍南德说过的，影山的谜语——为什么没有风，风铃却会响？”

“猜谜？那是影山的幻觉吧？毕竟当时根户都睡眠惺忪的了。”奈尔兹尽量使出力气回答。

根户默默摇晃着身子，瞥了一眼仍在鸣响的风铃。

但曳间依然不改其驼背的姿势。“对，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你当时睡眠惺忪，却可以证明当时时钟的指针在四点十分的位置，还可以证明我、奈尔兹和雏子确实睡在隔壁房间。可此外的事物，你却无法肯定。”

“那能说明什么呢？”

“不，这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如果回到风铃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认为它的确在影山醒来时发出了声响。为什么没有风，可风铃却会响呢？……哈哈！这真是个可怕的问题，风铃能自己发出声音。如果一直思考这种现象，可能永远也无法回答。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有奇怪之处，那就是影山在思考一种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从而导致事实被扭曲了。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必须换个方式思考。也就是说，因为风铃响了，所以肯定有风，那么，风来自哪里呢？如果这么问，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啊！”曳间话音未落的时候，羽仁就已经像受到电击一样惊呼起来，手指一下子伸直了，“是电风扇！”

根户的脸色也顿时变得惨白。

“对！电风扇和时钟一样都放在我睡觉的房间里。影山醒来时，电风扇应该是一直在转动着，所以风铃也发出了声音。而且，同时——这里可是最关键的地方！同时那阵风还带来了一件谁也预料不到的事情。风不但吹响了风铃，而且也吹动了另一个东西。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自己实在是愚蠢之至，另一个东西，就是影山所看到的镜子……”

“树梢颤动，有风吹过……”霍南德嘟哝着。羽仁回头望着他，不知为什么似乎有些胆怯。

但是，曳间对霍南德的低语充耳不闻，仍然兴致勃勃，不容他人置喙。

“我就明说好了。在影山醒来时，那个时钟是停止着的。影山透过镜子看到了钟摆在摇晃，事实上，钟摆是静止的，那是镜子在晃动。而当时时钟的指针在四点十分的位置。情况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所有人全都睡熟以后，凶手离开了这个房间，飞车赶往甲斐在日本桥的住处，在那里杀害了仓野。当时的经过应该和羽仁先前推理的一样，两点半左右，一切都完成了，凶手匆匆赶回这

里，躺到原来的位置上，安心地长出一口气，这时的时间应该在三点半左右。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凶手因为杀人的亢奋一直睡不着。而影山被噩梦惊醒了，接着根户也睡眠惺忪地坐了起来。凶手这时暗自庆幸自己离开房间时没有吵醒这两个人，所以继续装睡，仔细偷听他们两人的对话。

“两个人再次睡着后，凶手想，‘这两人看见停止的时钟，以为现在是四点十分，这可不好。如果能让他们误以为是两点半左右，那就可以成为我的不在场证据’。他边想边遗憾地望着时钟的盘面，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完美的念头。如果四点十分的长短针调换一下，就是二点二十分了。……嗯，如果仅仅是想象一下到也罢了，但这个有趣的发现却让他变得很执著，于是凶手起了贪念，如果让这偶然的发现默默溜走，那也太可惜了。最后，他决心把自己的念头付诸实施，于是偷偷地拨动了时钟。”

“曳间，那是……”根户挠着脑袋，看着奈尔兹。

奈尔兹脸色苍白，肩膀微微地颤动。

似乎有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曳间再次开口了。刚才的激昂语调已渐渐变得平和，和依然摇曳着的柔软窗帘一样，他声音和蔼。

“以上只是我试着推理出来的情节，并没有什么根据。……但这应该能够作为根户推理的反面论调吧。……不，恐怕还不够，但无所谓，反正这一类的推理要多少有多少……”

初秋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房间，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那天，众人像破裂的泡沫一样散会了。不可思议的是，曳间所说的警方透露有所谓目击者的这件事，好几天之后也没有见到公开报道。而真沼与影山两个人，也始终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

或许，现实世界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有时间如潮水一样翻腾奔流。处在时间洪流中央的他们也领悟到，在这现实世界里彻底解决这一连串的谜团是不可能的，必须寄希望于另一侧的虚构世界。现实与

虚构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吧。面对未知的海洋，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未知世界就是一片碧蓝得令人眩晕的大海。

第四章

降三世秘法

“什么改变也没有？简直胡说，事情难道不是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吗？”

这是根户真正的感想，或许其他人也都这么想吧。房间充斥着透明的怀疑，显现于他们眼里的，是大海般的不可知。或许这个“白色房间”迟早也会被露出獠牙的未知的大海所吞没吧。

“从不示人的画室？……真让人受不了！倒是挺有趣，在墙壁上安装房门大小的胶合板和门把手，就构成了一个画室？如果破门而入的话，就会闯进隔壁的邻居家了，还说什么里面有诡异的油画。……那么，虚构的部分到此结束了？”甲斐抱着膝盖问道。

奈尔兹终于将目光移回到这边的世界，简短地回答：“对。”

以往无忧无虑的微笑现在已经彻底消失，这一段时间以来，俱乐部成员之中变化最大的恐怕就是奈尔兹了。因为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推理竞赛中，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之一——不，应该是三胞胎兄弟之一——被夺去了生命。从那以后，奈尔兹就再也没有露出过天真开朗的神情。

当时的景象直到现在仍然清晰地浮现在众人的脑海里。奈尔兹扬起充满泪痕的脸，向众人宣告，他一直是在很多困惑的笼罩下写这部小说的，但是，从今以后，写小说的目的清晰了，就是为了复仇。为了向杀害霍南德的凶手复仇，所以他要继续撰写《如何打造密室》。

残酷的意志使奈尔兹心中忧郁的枝叶变得越来越茂盛，绽放出凶恶的花朵，现在终于结出了畸形的果实。此时羽仁终于把厚厚的一部小说朗读完毕，放在白色大理石圆桌上，如同反复向民众宣讲自己主张的殉教者一样，陷入了深深的冥想，现场陷入了静寂沉默的气氛。

八月二十五日。

从霍南德遇害时算起，已经快过一个月了。

羽仁的这个房间几乎所有家具都漆成了白色，办公桌、扶手椅和大理石圆桌自不必说，从做书籍用的药物柜、音响、床铺、空调到一些零散的物品如电话机、镇尺、唱片架、闹钟，都是纯白色的，甚至连白瓷花瓶里插的也是纯白的百日草。

虽说有些神经质，但这种对白颜色的严谨执著的态度，绝不仅仅局限在物品上，或许羽仁的思考方式也已经陷入了色彩的陷阱。不过退一步讲，至少白色比布濂或者甲斐的哥哥执著于黑色和黄色强多了。

“可是……”

房间里有六个人，突然开口的是甲斐。

奈尔兹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提出质疑，所以嘴角微微上翘，充满自信地点头：“你们的神情好像在说，‘这部小说究竟算是什么啊’？为什么小说的所有内容最后都没有触及现实事件，从头到尾都只是围绕虚构的事件打转转？你们的心思，我没说错吧？”

这时根户似乎沉不住气了。“那是当然。目前只能说，奈尔兹完全是为了小说而写小说了，虽然我理解你想把现实世界转换为虚构世界，将悲伤倾注到小说里的做法，但归根结底，这种行为无非是在逃避现实罢了。”

“看各位怎么理解了，我只写自己想写的内容，其他没什么话好说。”针对根户的发言，奈尔兹立即严肃地回答。

根户和甲斐面面相觑，显得有些狼狈。但就算不露声色，仓野和羽仁也有同样的困惑。奈尔兹冷漠的声音让人碰了一鼻子灰。

根户只好面对奈尔兹苦笑了一下，低声说：“你真的变了……奈尔兹，”但根户说话的同时，身体反而却微微抽搐了一下。“是啊，嗯……”根户的瞳孔突然炯炯生辉，仿佛打开了心灵之门，让瞬间前的不快表情，变成自己在有意掩饰喜悦一样，“真是愉快的巧合！”

说出这句令人不解的话之后，根户就用手掌托起下巴，似乎是陷入了思考怎么也不再开口了。

“根户福尔摩斯，你又开始特立独行的思考了？”像往常一样，喜欢讽刺别人的布濂诙谐地说道。

但根户没有任何反应。

羽仁立刻察觉到不安的气息，打着圆场说：“实在是有意思！这次是仓野被害，甲斐因车祸死亡，影山失踪，的确是华丽的布局……如果再考虑到真沼不再露面这件事来推断，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故事，正在一一实现了。曳间被杀、真沼失踪、雏子的双亲死于交通事故……哎，接下来是仓野、甲斐和影山三人，可能他们的性命也已经进入到读秒阶段了。”

“喂，别吓唬人！”甲斐摸着自己的心窝，瞪了羽仁一眼，“这部不留情面的小说已经把我描述成一个丑男，现在好不容易要接近尾声了，我正要松一口气，你却诅咒我‘咔嚓’一下死掉，不要开玩笑，我对这个世界还很留恋呢。”

“话虽如此，”仓野说，“可是想一想，奈尔兹在这四个章节中所描述的内容，有些不是的确已经发生了嘛。杏子和雏子也真的要离开东京搬往青森……”

这是其他人都在下意识回避的话题。甲斐明显有些伤感，慌忙问奈尔兹：“你的小说……当然，是她们打算搬走之后才写出这一段的吧？”

但奈尔兹紧抿着嘴唇，情绪缓和后又带绝望，低声说：“这个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说完，他整理好厚厚的一大摞稿纸，开始装进斜靠在椅旁的咖啡色背包里。

甲斐抱着头痛苦地说：“这么说，我的生命之烛将要熄灭？这可不行啊！”

而布濂则表现得大义凛然：“哼！煞有介事地弄些双关语或者暗喻，牵强附会，不可信！”

“哈哈！但是布濂，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诺斯特拉达穆斯^[1]的四行诗和约翰的《启示录》^[2]不也是一样？而你所喜爱的黑魔术和炼金术那些东西，就更全都是这种玩意儿了。”仓野反唇相讥。

布濞气呼呼地哼了几声，瞥了奈尔兹一眼说：“如果真是那样的东西倒也不错！”

“布濞，”收好稿纸，奈尔兹出乎意料地问了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你说双关语和暗喻很多，但你注意到了吗？关于错觉与催眠术方面的……”

“这么快就反攻了？嗯，那应该是什么暗号吧……”

“唉，这根本不能算回答。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噢，你说的是那两个词的意思？”

“对。”

“喂，你们在打什么哑谜？现在难道是暗喻学或象征学的上课时间吗？”甲斐忍不住插嘴。

羽仁也说：“总之我们已经读完，《如何打造密室》的第五章也该开始了吧？布濞，你最好不要说怪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奈尔兹都快能操纵现实了。”

“啊？连现实都可以操纵？不只是虚构世界？”

“当然，在一切结束之后，奈尔兹写成了小说。噢，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奈尔兹小说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开头，都是我们从他小说的情景开始描写的，也许他小说中的诡计就在这里。如果借用他小说里的话，就是第四章开始时采用的‘图地现象’^[3]。那是一个被反复利用的诡计。我现在想，这部小说对奈尔兹而言，说不定就是个大型实验场……”

羽仁说到这里住口不语了。

布濞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噢？实验场？这么说，曳间或霍南德可能从回旋加速器或等离子发生器里飞出来？是吗？死掉的曳间和霍南德难道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吗？如果可以，就算把曳间‘黑魔术师’的称号让给奈尔兹，我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布濞说完，就靠在了椅背上。

羽仁看了一眼保持着沉默的奈尔兹，说：“或许这不是不可能！”

“你说什么？这太令人惊讶了！你什么时候皈依的《如何打造密室》教？”

“别胡说……”

突然，太阳被遮蔽，凸出去的法式大窗似乎与相邻建筑的屋檐靠在了一起，再远处则有一些树枝弯成了弓形，像是起风了。

“感觉不像在东京，”甲斐喃喃地说，“好像是树林在移动。”

绿叶浓密的树林在无声地摇动。

“虽然小说里那风铃交给了曳间，但其实还在根户手上吧？后来怎样了呢？小说里的那种解释正确吗？”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那是密宗里使用的阿闪如来的忿怒身降三世真言，”根户望着窗外回答，“密宗通常使用降伏、认罪、除病等方面的真言。一般说来，密宗最高位的佛是大日如来，其东方是阿闪如来，南方是宝生如来，西方是阿弥陀如来，北方则是不空成就如来，各列其位，称为金刚界五佛。这五位如来各有三副形貌，也就是如来的形貌、菩萨的形貌、以及明王的形貌。变身菩萨时，各为般若菩萨、金刚菩萨、金刚藏王菩萨、文殊菩萨、金刚牙菩萨；而变身为明王时，则分别为不动尊、降三世、军荼利、大威德和金刚夜叉。明王之外还有很多，但是这五位明王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总称为五大明王。”

“所谓降三世是译自苏婆尔的名称，意为降伏三世中的贪、瞋、痴三毒而得名，三面八臂，火焰发倒竖，全身蓝黑色，脸上有三眼，利齿交错，呈现出忿怒的形像。而且，这位明王大多被绘成脚下踩住一对男女的图案，就是‘以左足蹙大自在天倒地，按其顶至定，以右足踏在其王妃乌摩乳房上’……真的是非常恐怖的画面。还有一说，这位降三世本来就是印度教的主神湿婆神的化身，印度的神经常被塑造成脚踏魔物的形象，所以这种形像流传了下来。”

听着根户滔滔不绝，羽仁惊愕不已：“哦！真是恐怖的鬼神！不过，那被踩住的男女究竟表示什么意思呢？”

“根据密宗方面的说法，大自在天和乌摩王妃被视为烦恼障和所智障，都是妨碍人们到达涅槃境界的障碍。所谓烦恼障是指种种纷乱的杂念，以男性为喻而用力踩踏；所智障则是指无法领会正确教诲的无知，以

女性为喻而轻轻踩住。还有，所谓的大自在天还主宰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还是个相当傲慢的角色。”

“唉，听起来有点可怜啊。”

“嘿嘿，这才像是你说的话，”根户忍住笑意说，“无论如何，所谓降三世的修炼，威力都极端惊人，因为在诵唱真言时，三千大千世界会发生六种震动，所有天魔鬼物都惊惶恐惧，纷纷狂奔到明王尊前乞求怜悯。……诅咒杀人时，必须搭建三角形的降伏坛，面南而踞，以右脚踏左脚，同时诵唱真言。这套仪式最好是在黑月，也就是下半月的夜半进行，另外还有柏木涂香、焚烧安息香、点燃芥子灯油等琐碎规定。将诅咒对象的人偶写上姓名放入炉火中，大声唱诵‘唵、苏婆尔苏婆吽、嚩哩诃拏吽、嚩哩诃拏波耶吽、阿那野斛婆诃梵缚曰罗、吽泮吒’一百零八遍，然后用卵石敲打人偶，再烧掉，这样，诅咒对象就会吐血而亡。……怎么样？相当恐怖吧？”

“如果今天雏子在的话会吓坏的，”羽仁苦笑着说，“也就是说，那个风铃上缠绕了血腥的折磨？……可是，在风铃上装饰明王形貌和咒文之类的习俗，难道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吗？”

“这我就知道了。将真言写在纸上，贴身携带是自古就有的，后来就演变成护符和咒符。但用在风铃上……可能是制作风铃的人自己的发明吧？”

根户抱起双臂凝视着羽仁。

羽仁今天身穿白衬衫，搭配白色休闲裤，在这个房间里，犹如上了一层保护色的动物。

“但是，你刚才说，咒文只在降伏的时候使用。那么认罪又是什么意思呢？”

“关键就在这里！”根户弹了个响指，突然站了起来，轮流望着其他五个人，“实际上，那个风铃制作者真正的意图或许就在这儿。所谓的认罪，乃是降三世明王的三大秘法之一。当然，依靠修炼也能让人坦白出秘密，不过，这种认罪能够让人供出一些特别的内情。这一定是根据踩踏男女的图案联想而来的。或许与其前身湿婆神和破坏神都是生殖器官之神有关吧？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就是与人私通的认罪。”

根户紧盯着奈尔兹。但奈尔兹纹丝不动，静静承受根户的目光。

六个人的视线仿佛再也没有任何移动。时间在流逝，或许只有四五秒钟。

“如果雏子在，这些话恐怕难以启齿吧！”这是布濂充满嘲讽的声音。

[1] 法国医生，星相学家，以创作预言诗及预言能力而受到王室重用。

[2] 《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相传使徒约翰在流放地拔摩岛上看到幻象，为鼓励小亚细亚各教会而写此书。

[3] 指的是图案与背景互换的现象。第四章做过详细解说。

黑暗中的对话

“你说什么？”羽仁的声音微微颤抖。

从百叶窗照射进来的阳光已经变得昏黄。圆形的船舵和罗盘、发报机、风速计、水槽、蝴蝶标本箱、断弦的小提琴等胡乱摆放着。但羽仁睁开眼睛时，根户的上半身正融入昏暗之中，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奈尔兹的事。”根户的手指突然出现在百叶窗射进的光线中，指间握着锐利的飞镖。

飞镖尖端熠熠生辉，暗含杀意。

忽然，一切又全都隐没在昏暗中。羽仁本能地感觉到危险，就在那一瞬间，一道白光以锐不可当之势掠过他左侧的脸颊，同时，身后响起了镖尖射中镖靶的沉闷声响。

“哈哈，我的飞镖很准吧？”

“浑蛋！太危险了！你稍一失手，就会酿成第三桩命案！”羽仁撅起嘴，用手抚摸着脸颊。为调节紧张的情绪，他深呼吸了两次。“……你说奈尔兹怎么了？”

“你没注意到吗？”根户的身影出现在明亮处。他缓缓经过羽仁身旁，从圆形镖靶中心拔下飞镖。

“够了！太危险，别再射了！这怎么说也是凶器！”

但根户充耳不闻，依旧摆弄着飞镖。他注视着羽仁，低声问道：“你觉得现在的奈尔兹像谁呢？”

“像谁？”羽仁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只是因为已近日暮，而且空气中似乎还隐含了其他的东西，羽仁觉得自己从上臂到背

部掠过一股莫名其妙的寒气。但是根户处于百叶窗射入的光线里，沐浴着淡红色的光晕，仿佛全身都渗出血来。

“不知道吗？”

外面的风似乎越来越猛烈，轻微的风声传入了房间。根户笑了笑，似乎是从空气中抓到了答案抛给羽仁，“他像霍南德啊。”

房子有一处窗户在哗啦哗啦作响。

大概是妈妈房间里的窗户吧？羽仁茫然地想着。

树梢摇曳犹如浪花翻卷，几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那是他第一次发作，也是在这种强风吹掠的树林里。深绿色的林木下是他的母亲。正当他追着母亲时，突然见到天地的颜色改变了，视野里的树林颠倒了过来，他似乎掉入天空的深渊里。

“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呢？”羽仁自己也无法理解。这是完全毫无关联的回忆。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根户的声音似乎在一直追赶着羽仁的思维，“奈尔兹其实就是霍南德！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是说，在推理竞赛上遇害的人并不是霍南德，而是奈尔兹？”

“正是！”根户将飞镖随手抛在桌上，再次隐没于昏暗里，在房间内侧的圆板凳上坐下，开始讲述自己一个多小时前从奈尔兹小说的灵感中得到的推理。

羽仁的父母今晚不在家。其他四个人正在这栋博物馆一样的房屋的其他房间里参观。因为是有意识地收藏，所以不仅有刀剑、甲冑、枪械、时钟、陶瓷器等，还有不配套的家具、雕刻、扇子、香笼、灯笼、烟盒、烟灰缸、烟斗、烛台、国际象棋、工笔画、戒指、咖啡机、调羹、葡萄酒杯等等，大大小小混在一起，数不胜数。

羽仁父亲最感到骄傲的，是西洋古董乐器的收藏，基本都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乐器，而这些乐器是目前仍在流行使用乐器的原型，如蛇一样长的喇叭、像小提琴一样弹奏的手风琴，或者是像大正琴^[1]一样的自动管风琴，甚至巴洛克乐器的贵重珍品，也同样数不清，实在是非常难得一见。

“奈尔兹，不……霍南德续写的小说，并没有使用很难理解的比喻，‘虚构世界中的凶手就是现实中的凶手’，那部小说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理。只要这么思考，一切都成了最简单的等式。假设在那部小说中的凶手是奈尔兹，那么现实里的凶手一定是假扮成奈尔兹的霍南德吧。……我不想像布濂那样等到第三个死者的出现。我认为凶手先杀害了曳间，接着又杀害了发现此事的奈尔兹，这全都是霍南德干的。

“是我们想得太多了。其实早在曳间遭害时，不在场证据最不牢靠的难道不就是霍南德吗？而且，布濂曾经在现场附近看到过奈尔兹或霍南德模样的人。只不过那家伙后来发现霍南德他们是三胞胎，所以推理路线才奇怪地转移了方向。如果按正常情况去思考，有理由怀疑，在白日梦里前往仓野住处的人正是霍南德。为把周全见，我们重新探讨一次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据……

“首先是仓野和杏子。这两个人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的不在场证据是完美的，所以没什么问题。杏子从三点和我在本乡的咖啡店见面，更不可能有问题。接下来是布濂，他从十一点半到三点十五分的不在场证据同样也无可挑剔。这三个人正如仓野所说的那样，有最确实的不在场证据。

“然后是甲斐和真沼。两人上午一直都在一起，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则在高田马场一带闲逛。后来两人再次返回甲斐的住处，到了两点，你也到了。两点四十分左右，甲斐出去给奈尔兹打电话，四十五分左右，真沼和你也出去了。奈尔兹到甲斐住处是三点二十分，真沼则是在四十分回来的。……如此一来，甲斐当然不必说，连距离甲斐住处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真沼，想在这段时间从日本桥往返于目白之间也很困难，所以肯定无法潜入仓野住处去特地摆放一双鞋子。顺便谈谈你好了，十一点到一点半，你参加大学里国际象棋的社团活

动，即使你是在三点十分时才勉强赶到仓野的住处，但在命案发生时，仍然有不在场证据。

“那么雏子如何呢？她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但如果女佣的说法可信的话，她在十二点之前都待在下目黑的家中，如果说她在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的三十分钟内赶到目白，我总觉得有点勉强。无论从哪方面看，雏子杀害曳间肯定是不可能的。

“影山嘛……嘿嘿，我曾经说那家伙是个虚构人物，至今还感到不好意思，弄出了一个大笑话。总之，从十二点到三点之间，他的确和大学同学在一起，同样也有不在场证据。

“我自己的不在场证据也不能不提。因为接到了杏子的电话，所以从十二点十分到十五分之间就有不在场证据。那么，考虑一下我在白山的住处到仓野在目白住处的距离，这前后三十分钟左右的不在场证据也就同时成立了。而且，从一点十五分到两点三十五分之间，我和霍南德在一起，从三点开始则与杏子在一起。

“这样剩下的就是奈尔兹与霍南德了。……怎么样？这还要特别复杂的推理吗？事实上，我们的盲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假设我们俱乐部成员之中有人是凶手，那么这个事件肯定是在缜密计划下执行的杀人行动’，所以，我们都确信，‘凶手肯定准备好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结果下意识地避开对奈尔兹和霍南德的怀疑。但这种推断能否适用于所有情况呢？假设曳间被害真是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犯罪，那么，我不否定凶手可能事先准备好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然而，如果是突发性的杀人行为呢？这情况也极有可能吧？可能连凶手自己也没想到会在那里杀人。对，不能说他是计划缜密的凶手，我们就推断他所犯下的罪行就全都属于预谋周详的犯罪。曳间事件正是如此，换句话说，对凶手而言，应该是在意外之下才杀掉了他。

“在命案发生时，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奈尔兹几乎根本没有不在场证据。但是，因为他三点二十分来到了甲斐的住处，所以三点十分左右的不在场证据得到确立。而霍南德呢？能够确定的不在场证据只有到我这儿的一点十五分到两点三十五分之间。从十二点到三

点十分之间，如果能肯定凶手的确潜伏在仓野的公寓内，那还好说，但事实上，在这样的重要时段里，霍南德完全没有不在场证据。”

“但是，根户……”羽仁似乎觉得对方止不住滔滔不绝，连忙举手打岔，“虽然你批评我们大家的推理很不专业，但也许你自己的推理更摆脱不了扭曲事实的习惯。如果那部小说的原理是‘虚构世界中的凶手就是现实中的凶手’，那么现在自称奈尔兹的人肯定就是真正的奈尔兹，虚构部分和现实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凶手都是奈尔兹，这样才更合理。”

“确实如此。”

从百叶窗里射入的阳光，此时已经从淡红色转为暗褐色，或许因为眼睛已习惯了昏暗的光线，羽仁在朦胧之中也能够看清根户的表情了。

“但是，杀害曳间的人肯定是霍南德。”停顿一会儿，根户像反刍一样缓缓地说道。

晚风怒吼着吹袭着整栋建筑。不知哪里突然响起沉重的震动声。是钟声，穿越了地板、墙壁、拱廊、楼梯的缓台，浸透过来一样，那是极其低沉的轰鸣。

“这是什么声音？”

“楼上有一座老爷钟。”

“是那种超大型的座钟？”

根户静静聆听着钟声。钟声拖延的余韵完全消失之后，才低声问道：“七点了？”

但羽仁对钟声早已习以为常。“为什么说杀害曳间的人肯定是霍南德？”

“噢，这个在小说中出现过了，虽然经过巧妙的掩饰，但的确提示过。那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给杀人者的荆冠》的最后部分，也就

是七月十七日全部俱乐部成员提出不在场证据的聚会中，借用仓野的主观描述部分。想起来了吗？

这时，仓野似乎又注意到了什么。黑暗的影子，丝般富有光泽的流动的头发、漆黑乌亮的眼眸、红唇、从黑色T恤中伸出的手、牛仔褲、灰色的登山鞋。仓野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那双登山鞋鞋底似乎沾着什么东西，随着腿部的晃动，如同钟摆一样在仓野眼里来回摇动。……

“你记得可真清楚！”

“别为这种琐碎的小事大惊小怪。”根户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香烟叼在嘴里，用煤油打火机点燃。在长长的火苗映照下，低着头的根户脸孔扭曲，呈现红色，“请注意，这部分可不是霍南德写的，而是奈尔兹写的。奈尔兹写到霍南德的登山鞋下面沾有东西。……回想一下吧，曳间被杀的七月十四日，只有那天酷热异常。”

“酷热……”羽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你还是不懂，就先说说后面吧。刚才我来到这里时，在玄关处看了一下，检查了每一双鞋子。不，用‘检查’这个词有些夸张了，我只是把每双鞋的鞋底看了一遍，结果，有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重大发现。你猜是什么？”根户吐出一团烟雾，问道。

羽仁更惊讶了，沉默着。

“大致说来，所有的鞋底都很干净，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其中三个人的鞋底有一些斑驳的痕迹，不过现在几乎都已磨掉了，只剩颗粒大小的东西。……这三双鞋子的主人分别是仓野、布濑和现在冒充奈尔兹的霍南德。鞋底沾上的东西并不稀罕，就是沥青。”

“啊——”羽仁惊呼，莫名的恐惧令他不由自主地双肩发抖。

“你终于明白了？”根户吐出的烟雾在眼前袅袅上升，低声说道，“小说中还写到，那天，从目白车站到仓野的住处途中，因为天气酷热无比，柏油路面的沥青都融化了。仓野和布濑经过那儿，所以他们的鞋底会沾到沥青，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小说中写到霍南德

的鞋底也沾有沥青。如果我们去问仓野，那家伙肯定也注意到了吧。这么一来，霍南德的鞋底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沾到融化了的沥青的？布濂所看到的少年所走的不也是同一条道路吗？那家伙的鞋底也同样沾了黑色的沥青，难道这正常吗？”

“但是……霍南德鞋底的沥青，也许不是在那一天沾上的。”

“不，那不可能！”根户用力摇头道，“刚才也说过，只有那一天的气温热得出奇，在那之前或者之后都没有再出现过那样的高温，就是说，除了那天之外没有能把沥青融化的那样的高温。”

“那我修改一下自己刚才的话，他是那天在其他地方沾上的沥青。”

“嗯，但是，那同样也不可能。”

百叶窗外已不再有亮光，房间里几乎是漆黑一片，只有烟头时而发出橙色的亮光，映照到根户朦胧的表情。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表示要开灯，只是在黑暗中继续对望。

“沿着霍南德所说的那天的行动路线，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还有其他哪些地方铺装了柏油，结果，我的答案是‘No’。”

“这需要很好的记忆力……”羽仁终于折服，嘴角绽出些许笑意。在黑暗中，不知道根户能否看到对方的这种笑意。“我想起来了，你对国际象棋的棋步记忆能力非常厉害，我自叹不如。哪怕是一星期以前的对奕，你也能记得所有棋步顺序，然后还可以重新摆一次，对吧？这真的怎么也模仿不来的能力！”

“不，仓野也具有这类记忆性的特长。这种与棋艺有关的记忆，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一手接一手都有其逻辑必然性，所以才能记下来，不会混淆。如果任何事物都能这样清楚地记住，那岂不成了超人？”

“那么，这种游戏肯定可以训练记忆力吧？”

“暂且不提这些吧，”黑暗中根户的声音没有变化，“布濂白日梦所看到的人物，其实就是霍南德。好，就算霍南德的鞋子因为其他原因沾到了沥青的可能性也存在，但你不觉得这其中也散发出可能性的气息吗？”

“我重视理性分析，不想回答这类情绪性的问题……不过，似乎的确有可能。”

“那好，那么现在奈尔兹的鞋底也沾有沥青，我们就把刚才在我们面前自称是奈尔兹的少年视为真实的霍南德，不是更自然吗？”

羽仁哑口无言。香烟的亮光已经完全熄灭，无边的黑暗支配了整个房间。两个人继续保持着沉默，似乎永远也不会恢复声息了。这就是黑暗中的沉默。

这时，不知哪扇窗户发出了耳鸣一样的声响，其实，羽仁衷心希望眼下的沉默永远不要被打破。

[1] 日本拨弦乐器。在木制的琴身上，设琴键和两根金属弦，只能弹奏单旋律乐曲。森田伍郎在大正初期发明的，近年有研制成功的五弦琴出现。琴，也有键盘，目前仍有人弹奏的小型乐器。

太大的死角

超过两米五的巨型老爷钟，以沉重的音调敲了七下。但是，布濂还是听到了几乎被掩盖的门铃声。

布濂惊讶地睁开眼睛。“是哪位不速之客呢？这门铃响得真不是时候，如果我不在附近，门铃声就完全被钟声遮盖了。”

布濂急忙走向玄关。

打开厚重的橡木门一看，竟然是雏子。

“哎呀哎呀，实在是稀客！诚惶诚恐！你是故意迟到的吧？”

“咦？你说什么？”刚见面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问候，雏子一边用手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一边困惑地眨着眼睛。

“不，没什么没什么。可是，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呢？”

“那是因为……”雏子立刻恢复羞涩笑容，“大家都聚在羽仁家里，一定是在进行推理竞赛吧。上次因为意外而无法参加，所以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上次在推理竞赛进行时发生了凶杀案，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严谨，但仔细想想，又觉得非常惋惜。如果我当时在场，一定会立刻揭穿密室之谜，指出凶手……”

“哈哈，你明明怕得要命，可好奇心又比别人强。”

布濂“嘿嘿”地嘲笑脱鞋的雏子。

“哎呀，这是……怎么了？”

“嗯，大家似乎还没有进行推理竞赛的意思。说不定今天什么都不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眼下大家正在各个房间里鉴赏收藏品。”

“为什么？”雏子显得垂头丧气，“难道我白跑一趟了？”

“别着急，慢慢等也没关系啊。这里汇聚了羽仁家三代的收藏品，我们正好可以参观参观。”布濂走在前面，爬上一段楼梯，带雏子走向陈列藏品的房间。

“对啊，我还从没看过这些东西呢。仓野他们常过来，可能已经参观过很多次了吧……”

羽仁的曾祖父曾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据说现在的四层红砖洋楼就是模仿他当年在英国的宅邸建造的。可能因为整体色调偏暗，看起来像一个蹲踞在绿树丛中的巨人，但建筑内部经过了好几次改造，走廊和楼梯等处都是明亮稳重的风格。

“尽管无法与‘黑死馆’相提并论，但在日本很难体会这样的豪宅气氛了吧。”布濂说着，带雏子进入了一个客厅式的宽敞房间。墙上挂着黑色天鹅绒壁毯，角落摆满众多的装饰品，几乎全都是金银、玛瑙、琥珀、水晶、珊瑚等等，流光溢彩。

“坐坐吧，你想喝点什么饮料？隔壁有个酒台，我给你去拿点果汁。”不知什么原因，布濂的心情很愉快。他掀开里面的门帘，消失了。雏子从肩上取下肩包，放在了绿花缎子面的沙发上，走向房门对侧的窗户。这是一扇宽度很窄、却几乎高达天花板的哥特式窗户，窗外此刻只能见到树林的暗影，苍郁的枝条随风摇曳，深蓝色的天空上，挂着一轮诡异的黄色月亮。

黄月亮。

这颜色的确不寻常。雏子凝视着流动的云影，内心产生了一种晦暗的预感。

“必须抓紧时间了。”雏子用手指用力按在嘴唇上，“这样才能尽快结束。”

不久，布濂一手端着果汁，另一手端着冰咖啡回来了。

“嘿嘿，不好意思喝人家的拿破仑白兰地，所以我只好陪你喝这个了。”布濂说着递出了手上的果汁。

“嗯，布濂……”

“怎么？这么温柔的声音？”

“人家……更喜欢喝冰咖啡。”

“噢？”布濂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眯眯眼变圆了，然后突然仰头笑了，“哈！哈哈！可以可以，那我就喝果汁吧！”

“谢谢。”雏子接过冰咖啡，啜了一口，立刻恢复了认真的表情，“哎，布濂，上次的密室之谜解开了吗？”

“唉，你终于忍不住要问啦？嘿嘿，那些把戏对我来讲简直就像初等数学。”

“这么说，知道谁是凶手了？”

“当然。”布濂笑着回答。

雏子也紧接着问：“这么说，还是死角问题？”

“死角？”布濂的表情突然显得不安与暧昧，“嘿嘿，这就有意思了，看来你带来了与我完全不同的推理。不过依我看，那应该是伪装的问题。”

“伪装……”雏子惊讶地抬头看着对方。

“嘿嘿，不要说了，对了，推理竞赛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与其在这里等待，不如我们现在就相互探讨一下彼此的推理，以便事先注意到自己推理的缺陷免得在大家面前出丑。我担心你众目睽睽之下，真弄错了会不好意思。我可是用心良苦啊！”

面对布濂的辛辣讽刺，雏子毫不示弱：“那正如我所愿。不过，为能事先发现错误而感到庆幸的人应该是布濂你吧？”

“哼！那么你先请！”

“也好……虽然按理说，应该由你先提出自以为正确的推理，但请你先忍耐一下吧。首先，我还是再一次回顾事件的概略……”雏子停顿了二三秒，似乎在整理思路，“这次事件，和奈尔兹在小说中写的密室，在实施方案上完全相反，也就是所谓‘故意设置的密室’。在小说里，密室里真沼的尸体消失了，但在现实的事件里，霍南德的尸体却赫然出现在密室之中，是这样吧？”

“没错。”

“我们在‘黄色房间’聚会，不同的人通过相对的两扇房门的钥匙孔向内部窥视，可以确定房间内部什么也没有。那时中央的房间里并没有霍南德的尸体，可是，再一次停电后，大家破门而入冲进房间，却看到里面躺着霍南德的尸体，是这样吧？并且，从冲进房间到发现霍南德的尸体为止，是转瞬之间的事，所以，破门而入后将尸体搬入，以此让人误以为尸体早就在房间里的诡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讲，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那里出现了一桩奇怪的不可能的犯罪案件。说到这里，还没出现什么纰漏吧？”

“非常完美。”布濂语气亢奋地回答。

“但是，只要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那就肯定会留下破绽。可这破绽究竟在哪里？如果这样思考的话，那么在得到答案之前，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凶手为什么要把根户关进后面的储藏室？……当然根户被关进去，毫无疑问是凶手所为，这是事实。我认为凶手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他需要有人从储藏室的钥匙孔向外窥探。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为了让人知道房间里当时并没有霍南德的尸体存在。嗯，你应该知道，魔术师最经常使用的手法，就是搬出一个奇怪的盒子，先掀开盖子展示里面空无一物。就和这个道理一样，让人以为空无一物，其实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故意让人从两侧房门的钥匙孔向里窥视就是完全一样的手法。其实尸体就在那个房间里。”

雏子眨了几下长睫毛，然后两眼向一侧斜视，这样她说的话似乎更有震撼力了。

在雏子如此坚定的语气下，布濂装出畏缩的样子。“哼！我们的推理思路已经从这里开始分道扬镳了。不，你的推理也有些道理，但错的变不成对的。因为从钥匙孔里观察，肯定会出现死角，所以得出

你这样的结论或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很遗憾，你的推理内容我已经猜出来了，恐怕就是这样的吧……

“通过钥匙孔的视野有角度限制，所以，两边的视野相互交叉，两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就成了死角。这么说，当时霍南德的尸体可能就堂而皇之地躺在房间中央。……嘿嘿，房间中央就有死角。你一定想说，那不仅是单纯的死角问题，同时在心理上也存在盲点问题，是吧？那么从头讲起就应该是这样的……

“凶手以前就注意到‘黄色房间’通过钥匙孔的视野存在死角，就企图把这个因素与密室杀人结合在一起，于是事先在店内的配电箱上做手脚。也就是说，用了一个可以握在手中的无线开关控制器，其实只要安装一个随时控制灯光熄灭或亮起的回路就可以了。凶手悄悄地做好了准备，然后耐心等待机会。结果那天，霍南德恰好到外面的房间去休息。凶手估计好时机，按下了掌中的无线开关，造成停电，接着连忙将根户推进储藏室，锁上房门，将钥匙放在桌上。……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在钥匙旁还另外放置了一把与外面房门一模一样的钥匙，这就是密室诡计的真相。

“凶手的行动从这时候才正式开始。他假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和其他人一起走向靠外侧的房间。黑暗之中凶手迅速找到霍南德，利用藏在身上的绳索将他悄悄勒死。等到霍南德断气以后，凶手再将尸体搬进中央的房间，摆到琢磨好的死角位置。然后他用真正的钥匙悄悄锁上房门出去了。万事俱备之后，凶手先让灯光亮了一下。接下来没什么好说的了。根户开始大声喊叫，大家都很奇怪，就从钥匙孔向里窥探，结果看到中央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之后凶手再次切断电源。在大家只好撞开房门冲进去时，凶手还动作麻利地移动尸体的位置，同时调换了真假钥匙。这把假钥匙也根本不用配，反正距离钥匙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只要外观相似，就足以使人误以为那是真钥匙。最后，凶手再暗中拆除安装在保险丝上的回路，至此一切都宣告结束。怎么样？你的推理就是这样的吧。或者你认为死角是在沙发或壁橱后面？其实那也是一样……”

布濂脸上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笑意，结束了他的发言。

然而，出人意料，雏子神色平静地反问：“也是一样？为什么？”

“嗯，这一点对没有亲临现场的人最麻烦。知道吗？只要到现场去看看，这样的怀疑立刻就能弄清楚。于是我就真的去现场了，通过两个钥匙孔去证实视野里是否真的存在死角。结果，我却看到并没有什么死角，连阴影后面，或是从两个钥匙孔看不见的地方，都完全没有。沙发或桌子底下，透过钥匙孔也能看到，壁橱紧贴着墙壁，没有丝毫空隙。所以说，那个房间里并不存在足够藏匿霍南德尸体的死角。”

“哎，布濂，”面对充满自信的布濂，雏子脸上浮现出爱丽丝一样的微笑，“我刚才所说的死角问题，也可以改成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过大的死角问题……”

“什么？”布濂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雏子看到他羞恼的模样，不紧不慢地从窗边踱回先前放置背包的沙发处，用手撑在桌上，再次转身望向布濂，然后用冰咖啡润了润嘴唇，一边用手指涂抹着凝在玻璃杯表面上的水滴，一边缓缓开口：

“布濂，通过钥匙孔观察那个房间，是否真的存在死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整个房间都是死角会怎么样呢？……这可不是什么比喻，也就是说，从钥匙孔观察到的景象本身就造成了死角，你可以想象出来吗？”

“这可是个意想不到见解。但我对具体内容还是不太明白，能给我仔细说明一下吗？”布濂的手搭在窗上，低声追问。

“噢，当然可以。”雏子又缀了一口冰咖啡，“我的意思是，当时在现场的人透过钥匙孔所看到的景象完全是经过伪装的。……想一想，我们在普通状态下看东西，和透过钥匙孔看东西，会有本质的不同，知道吧？是否闭上一只眼睛？如果是闭上了一只眼睛，那么理所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透过钥匙孔观察到的景象有所欠缺。我这么一说，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只用一只眼睛观察，景象的纵深感会消失。没有纵深感的景象，简直就像一幅照片。

“像仓野那样否定自己所看到的鞋子的存在，确实太极端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東西，都会百分之百深信不疑。其他感觉暂且不说，人类对视觉总是绝对的信任，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不过，视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靠，这可以从各种造成错

觉的图画中得到证实。如此说来，对于这次的事件，未置身现场的我，或许有远比置身现场的其他人更具备正确推理的有利条件。布濂，你的推断大致正确，但对于死角这一点却出现了偏差。我的结论是，大家从钥匙孔里窥视到的景象只不过是照片。”

“啊？你说照片？”布濂惊奇得身体后仰，“你是说，钥匙孔后面贴了照片？”

“对，我想可以这么说……”雏子仍是一副冷漠的口气，“准确地说，使用一个小盒子之类的东西最好。照片是幻灯专用的正片，贴在筒状盒子一侧，另外一侧盖在钥匙孔上，这样，室内亮起灯光时，就会浮现影像。其实，当时霍南德的尸体早已放在中央的房间里了。后来再次停电，黑暗之中众人破门而入时，凶手才不动声色地从两扇房门上拆下照片装置。”

“说得好！”布濂几乎是跳了起来，用力鼓掌，“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只说‘死角问题’的话，感觉上非常简单，想不到居然是这样复杂。在这一点上，首先请原谅，你的推理也可以订正一下，其实只需要在储藏室门的钥匙孔上实施这种诡计，也就是说，受骗的只有根户一个人，而霍南德的尸体则放在靠外侧房间的门后，凶手破门而入之后，急忙将尸体的位置移动到沙发旁。怎么样？你不认为凶手这么做效率会更高吗？”

尽管布濂将推理加以深入，但雏子不为所动，当即否定说：“那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只在一侧实施这种诡计，那么你们从这边的钥匙孔里就能看到对面房门上的障眼法。”

“嗯，原来如此。”

但不知为什么，布濂又高兴地笑了。“但是，雏子，这个答案却也同时全盘否定了你的推理。”

外面的无数树叶沙沙作响，这次轮到雏子紧皱双眉了。“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是没有亲临现场的致命弱点。如果必须在两侧的房门钥匙孔上都加以伪装，这样的推理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凶手不可能拆下外

侧房门钥匙孔上的伪装装置。那扇门是朝中央房间内侧倒下，因此要拆除什么东西，就必须稍稍抬高房门。但是直到灯光大亮，我们都一直站在那扇倒下的门上，而且灯亮之后，是我抬起门靠在墙上的，明白吗？所以没有人能拆下那东西，既然没有拆，就表示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你的推理并不成立。”

雏子本来想说“那如果是你布濂自己拆下来的呢”，但她忍住了，没有说。

布濂的确不会是凶手。

雏子紧闭双唇。大风呼啸不停，就像要钻进雏子的耳朵，并且不停地在深处回旋。

犹太的罪孽

“你要知道，这次的杀人事件很简单。最初曳间被杀的时候，凶手并不知道仓野什么时候返回，所以或许存在偶然性的因素。但在第二起杀人事件上，从现有的情况看，很明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布濂说话的同时背起了双手，接着忽然又喃喃自语，“先转一下话题。……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们一共提出了四种推理。甲斐和仓野的推理没什么可讨论的，根户的推理也很快产生了矛盾，他本人也承认。哈哈，但是我的推理则无法被否定。希望你务必记住这件事，我的推理表面上似乎是对奈尔兹的情绪化因素加以反驳，但其实他什么也不能否定，他也拿不出他们三胞胎大哥已经死亡的证据。”

“第二起命案的凶手应该还是那个叫森的少年。这是我提出的独一无二的答案。哼，你应该明白我刚才说‘伪装问题’的了吧？那个家伙并不是什么霍南德的尸体，而且那根本就不是霍南德。”

这时布濂停住了，舔了舔嘴唇，似乎在观察对方的反应。而雏子则静静地坐在绿花缎子面的沙发里，一动不动。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那场推理竞赛，最初就有另一位客人在场，就是奈尔兹和霍南德的哥哥，一个名叫森的少年。但是他始终潜伏在‘黄色房间’附近，等待着机会。”

“推理竞赛就这样开始了。不知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约定，总之，霍南德和奈尔兹中途离席，到最外面的房间去了。不久之后，只有奈尔兹回到了中央的房间，接着影山赶到了。杀人事件可能是那之后发生的，片城森利用藏在身上的绳索，勒死了自己的三胞胎弟弟片城兰，也就是霍南德。”

这时，雏子似乎感觉到自己也被扼住了喉咙一样，打了个寒战。

布濂注意到了雏子的恐惧，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下来就比较麻烦了。或许他把霍南德的尸体藏在了洗手间里，然后冲向配电箱，切断了整栋建筑的电源，房间里突然变得一片漆黑。嗯，这时把根户

推进最里面的储藏室并且锁上门的人是奈尔兹。储藏室钥匙放在桌上，像刚才说过的那样如法炮制，但同时也将最外侧房门的假钥匙排列于一旁。当时大家心里疑惑，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于是走向店内。……这部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唯一不同的是，发现了房门被锁上，大家聚在门口，亮灯之后，众人得以窥视房间的内部，而这时中央的黄色房间里其实还没有霍南德的尸体。

“第二次停电时，大家认为必须破门而入了，于是撞破房门——戏法就是在这时进行的。从破门后众人蜂拥而入到甲斐发现尸体，这过程非常短暂，要吃力地扛起尸体放到沙发旁，可以说绝对不可能。但如果是一个酷似霍南德的人趁机躺在那个位置上，这就很有可能了。他可以用绳索绑在手臂根部，让手腕处感觉不到脉搏的跳动。总之，所有人都被这个戏法给骗了，认为眼前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具尸体。当然，不用说，奈尔兹也趁此时调换真假钥匙。就这样，在众人的头脑中，密室形成了。

“最可恨的是，这时他们利用了人们心理上的弱点。甲斐发现了尸体，奈尔兹立刻扑上去，哭着说霍南德啊你居然如何如何……在那种情况下，其他人都会有所顾忌，不会去碰触尸体吧？而这正是他们的目的，一切都经过了巧妙的谋划。总之，这就是所有把戏的奥秘，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装死的少年悄悄地爬起来，前往卫生间扛着真的尸体回来……这情形当然非常诡异，设想一下吧，霍南德的尸体爬了起来，然后扛着‘自己的’尸体走来走去。如果能亲眼目睹这场面，我愿意用自己所收藏的全套《新青年》去交换。我真痛恨自己没有生出一双能在黑暗中看到东西的眼睛。

“不管怎么说，尸体放到预定位置之后，他回到配电箱处，合上电源，然后离开了。怎么样？所有证据都消失了，什么也没有留下。也就是说，世上最不可思议的犯罪，至此已经全部完成了。”

“你的意思是说，奈尔兹也参与了杀人？”雏子这时第一次开口，她微微颤抖的声音，正如布濂忐忑的心情。

“嗯，大致就是这样吧。”布濂冷冰冰地回答，“但是，现在不清楚奈尔兹参与到了什么程度。反正，从霍南德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房间这一点看，三兄弟之间最初肯定是商量好了什么计策。但在杀害

霍南德的真正计划中，奈尔兹是不是全面参与了就不得而知了，哼！可能奈尔兹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骗了。”

“可是，就算真有森的存在，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杀害自己三胞胎的弟弟？不，不仅如此，在最初的命案里，为什么一定要杀害曳间呢？”雏子追问。

但布濂也没有继续坚持，“这个嘛：只有问他本人才能知道。但是，第二起命案的起因也许是霍南德发现了奈尔兹是杀害曳间的凶手，因此责怪奈尔兹。但这些目前都只是推测而已。”

雏子沉默了一会儿，加重了语气：“可是，我还是不能认同你这种同推理，因为它违背了我们最初定下的十诫。”

“可我并没有肯定他是同谋。”布濂嘟哝着辩解道，这时，外面的风声突然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尖叫。那是绝命的惨叫，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没有什么回声。

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手脚发软，头晕目眩。等回过神来，惨叫声已经消失了，如同幽灵一般渗进了耳朵深处，使他们不禁疑惑起来，难道刚才听到的恐怖惨叫只是幻听而已？

两人面面相觑，用眼睛相互交流，确定了刚才听到的惨叫绝对真实之后，两人的表情再次僵硬。雏子甚至连嘴唇都变得苍白了，瘦削的身体抖个不停。

“哪儿传来的？”

布濂没有回答，而是用眼睛四处逡巡，还从窗户探出头去，然而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好像还是从这栋房子里传出来的……”雏子又一次用含混不清的声音低声说。

周围已经恢复了静寂。刚才惨叫的声音并不大，却能清楚地听见，其他人是不是也在暗暗窥探？这栋房子本来就和一般的建筑不同，隔音效果非常好，反而造成了现在可怕的静寂。

“那声音好像是……” 雏子似乎有些犹豫该不该说出口来，“仓库……”

此时布濂正默默地走向房门。他的金丝边眼镜泛着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雏子也慌了手脚，连忙站起身来。

“等等我！”

两个人来到走廊里，突然听见楼梯处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是凶手吗？

雏子感觉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左右张望着长长的走廊。刚才进入这栋房子时，走廊里还相当明亮，但眼睛习惯了房间内的灯光后，再看走廊就是朦胧的昏暗了。

布濂似乎找到了方向，小跑着奔向右手的方向。雏子惊恐地紧随其后。

“现在是几点？”

“七点四十分。” 布濂回答，没有回头。

走廊那边，又一次响起奔跑的脚步声。

昏暗的走廊中，摆放着莫里哀和卡拉卡拉^[1]等人的石膏像，雏子每经过一尊雕像，就觉得呼吸的困难增加了一分。

到了房子最里侧的楼梯处，两人遇到了正从楼下跑上来的根户。

“啊！雏子！” 根户惊叫，立刻又转向布濂问：“你听到了吗？”

“嗯。”

问话的根户也表情僵硬，面色惨白，他一边急促地喘息，一边望着黑暗中的楼上。“我和羽仁在一起。羽仁听见声音时立刻就从房间

里冲出去了，我稍晚一步，首先看了一下一楼的房间，好像没什么异常，也不是二楼吗？”

“我觉得似乎在更上面……”

“听起来相当远，难道是四楼？”爬上昏暗楼梯的同时，两人也在交谈，“这座建筑太复杂了，也许是拱廊那边传来的，那边过去还连着其他房间。啊？那声音在……”

雏子也注意到了。剧烈的声响从不远处传来，“扑通扑通”可怕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撞击墙壁。

“就在上面！”根户大叫着，向楼梯上冲去。

布濑也紧随其后，被落在后面的雏子招架不住难以名状的恐怖，只有拼命追赶前面的两个人。

“甲斐！”

“啊，根户！”

那是楼梯尽头右边的第一个房间。甲斐正用身体拼命撞击房门。

“快来帮忙，房门锁住了，里面大概……”

“我来——”布濑也上前，三人合力冲向房门。

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的羽仁和雏子同时赶到。雏子一看他手里紧握着一把铁锤，惊恐地退后了一步。

“来得好！看我的！”身材高大的根户接过铁锤，用尽全身力气挥舞下去。

“咔嚓——”巨响在走廊尽头回荡。

“我找到了大致的方向，摸索到这个房门口，听见里面传出轻微的呻吟。因为房门被锁住，只好拿来了这个。”羽仁一边喘气一边说。

因为三个人的数次冲撞，门环已经有些松脱，再加上抡起的铁锤，房门发出噼里啪啦的碎裂声，又敲打了四五下，房门终于从合叶处弹开，发出惊人的倒地声。

现场和第二次杀人事件时不同，房间里还亮着灯。他们进门时都小心翼翼。

这是个陈列着无数盔甲的房间。除了靠门位置，整个地面几乎都铺上了醒目的白色棉布，众人冲进去的瞬间，看见一团雪白之中，绽放着一轮巨大的花朵，散发着世上罕有的奇妙香气。

那是众人共同的幻觉。

鲜红的血迹绘出了凶恶的花朵，仓野躺在上面，痛苦地蜷曲着身体。只见一把匕首深深地刺在他的胸口上，因为左半身朝下倒地，站立的众人无法看清仓野的表情。

最先跑过去的是根户，他蹲下去轻轻碰了碰仓野，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下，大叫：“还活着！”

“真的吗？”羽仁也慌忙跑过去。

“真的！还有微弱的脉搏。”

“叫救护车！”羽仁跳起来，奔出了房间。

甲斐和布濑也走近那片目不忍睹的血泊，默默地注视着。雏子此时似乎已经灵魂出窍，脑海里毫无头绪了。在被改造成日式风格的房间里，十几副盔甲有的巍然站立，有的雄踞于地，从头盔下的虚空中，正发出威严的目光，而且面罩上似乎有张大的嘴巴，正在咆哮。

雏子连尖叫的力气又没有了，只是痉挛似的颤抖。

“太残忍了！一共刺了几刀？”

“怎么办，这把匕首？”

“不要动，不能随便拔出来，如果引起大出血，就更没救了。”

三人交谈的时候，脸上的血色也同样完全消失了。仓野身上的衬衫已经鲜血淋漓，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只知道他被刺的胸腹和留着匕首的心窝，仍然还有鲜血在不停流出。身下的白布仍在吸吮新流出的血液，丝毫没有凝固的迹象。

布濂痛苦地叹息一声，站起身来。可能是血腥味使他感到窒息。

仓野正在痛苦地挣扎，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血污，匕首的刀柄也黏糊糊地染成了红色。

“太惨了！嘴里也在吐血……”

“喂！别说了！”根户烦躁地说着，走向了站在门口颤抖着的雏子，“你没事吧，雏子？”

根户说话时，视线却好像穿过了雏子肩膀，望向房门。雏子也察觉到了他视线的变化，惊恐地回头张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奈尔兹已经站在那里了。只见他脸色同样苍白，嘴唇紧抿，一声不响，似乎是从虚空中突然浮现出来的一样。

“奈尔兹，你刚才在哪儿？”像是在保护雏子，根户声色俱厉地问。

但奈尔兹似乎不想回答根户的质问。

“哼，直说吧，现在叫你霍南德可以吧？——虽然你们巧妙地进行了身份互换，但到此为止了。是你刺杀的仓野吧？”

根户这样的问话超出了雏子的意料，她条件反射似的抬头望着把手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根户。这时少年才缓缓地移动视线，诧异地望着根户。

“真令人吃惊！根户福尔摩斯，”布濂慢慢走到两个人中间，“你说他是霍南德？”

“对！他已经对三个人下了毒手！”根户闪亮的眼睛死死盯住少年，须臾不离。

这时，挂过报警电话的羽仁出现在门口。

“奈尔……”他倒抽一口气，站住了。

“我和羽仁在一起，布濂也和雏子在一起，那么，你在那里？
哼！……能说出来吗？”

“根户，”甲斐替茫然的少年回答道，“你错了，奈尔兹和我在一起。”

说着他蹲下身去，抬起倒在地面上的房门。房门另一侧的钥匙孔上没有插着钥匙。

“和你在一起？”根户脸色一沉，“但是……”

“根户，”布濂在僵硬的脸上努力挤出笑容，“我可以猜出你大致的推理内容。……但你要知道，这一连串事件，如果不像我当初所断言的那样，三胞胎兄弟的第三个是凶手，那么结果就无法解释。今天在这栋房子里，除了奈尔兹之外，肯定还潜伏着他们兄弟中的第三个人，就是那家伙刺倒了仓野！不，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小子，谁能肯定他不是片城森？”

布濂说到最后，已经几乎是在怒吼了。隔着眼镜片，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四个人对少年的控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们只能将他围在中间，怒视着他。他们简直无法想象，眼前这个美貌的少年难道真是片城森？……

羽仁甚至想到，眼前这头温顺孱弱的野兽可能会突然露出獠牙，发动攻击。但出乎意料，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外面的风声依然强劲，撼动着窗户。天籁中他们体验着此时的静寂，如化石般默然站立，直到几分钟之后警察的到来。

布濂把全部详情都告诉了警察，包括自己认定的三胞胎中那个叫片城森的凶手的推理。

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了，曾经在众人中间昂首阔步，滔滔不绝的隐形“犹太”，现在就要在现实中暴露真面目了。现在虽然没有完全真

相大白，但那位少年会受到严厉追究，所有阴谋都将被拆穿。

不过最后也没有在房间里找到钥匙，可以肯定这次绝不是密室杀人了。

经过漫长的侦讯，他们终于从疲劳的泥潭中脱身。在那段漫长时间里，他们也接到了仓野因出血过量在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噩耗。

[1] 古罗马皇帝马克·安敦尼努斯的通称，他给予了帝国内全体自由民以公民权，营造了卡拉卡拉大浴场等宏伟建筑，因推行充满阴谋的冷酷政治，在远征美索不达米亚途中被暗杀。

密室的窠臼

“但这成何体统。究竟该怎么说呢？这次命案，”布濂愤愤地开口，“连最普通的密室都没有！只有第三次，没能想出密室诡计，太没面子了，简直就像蜻蜓被剪断尾巴，奇怪地栽跟头！”

发言的布濂脸上肯定没有血色，但在这个“黄色房间”里也无法看清。甲斐与根户也难掩疲惫，漠然地听着布濂说话。

“难道这次命案或许是不得已的突发事件？嗯，不至于吧？既然潜入了羽仁家，那么杀害仓野无疑也记在那家伙的日程表上。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他在杀害仓野之后，只从外侧锁上房门就逃走了。哼！……这也太平庸了！在曳间和霍南德的事件里，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唉！毕竟只是小孩把戏一样的杀人计划，或许这已经到达他的智力极限了。”

布濂说到这里时，根户突然指着展示橱柜，低声说：“凶手，就是那个娃娃吧？”

那是一个法国洋娃娃。潜下海滩，透过荡漾的水面仰望天空，那色彩直接凝成彩虹，恰似这尊娃娃的眼眸。沐浴在黄色光线下，虽然不如人类的肌肤光滑润泽，但看到它熠熠生辉的眼睛以及隐约可见的皓齿，立刻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被施以魔法变成娃娃的少女。

“嘿嘿，不只是真沼，仓野和奈尔兹也都很喜欢这个娃娃……”根户将双腿伸直，散漫地搭在桌上，疲倦使他笑不出来。

二十六日黎明，三个人都没有合上过眼睛。他们终于从漫长的侦讯中得到解脱，为了避开蜂拥而至的记者，躲进了这家“黄色房间”咖啡店里。

根户一声长叹。“如果看到新闻报道，我们的家里人会吓呆了吧。”

“唉，无所谓！但昨天的作案手法也太粗糙了。”

“哈哈，又来了。看来这次事件和布濂的杀人美学严重抵触。”

“当然，”布濂不再注视那个法国洋娃娃了，“难道可以认为，完全不是密室就是一种错乱的密室？哼，提到错乱，根户你应该知道开普勒吧？就是那个德国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

“当然知道，因为他同时也是数学家，”根户抬起头，“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将记述太阳系行星轨道的三个法则予以公式化。而且在纯粹的数学领域，他也有好几项巨大贡献，例如，他为了求得酒桶内葡萄酒的体积，结果发现了求出旋转体体积的方法，也就是积分。一般认为，微积分学的创始者为牛顿和莱布尼茨，但从这一点上看，开普勒算是他们的先驱。可你为什么忽然提起开普勒？”根户说了一半，突然问道。

布濂仿佛借着室内轻微的黄色气流，微微挪动了一下身体的位置，好像是对着摆放在四周的人偶回答：“因为他好像也喜欢形而上学的思考。早在十七世纪初，他就提出了一种朴素有趣的疑问，就是‘外界影像映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是上下左右完全相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那是颠倒的影像’。”

“嗯？”根户莫名其妙，“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嗯……那是为什么呢？”

“瞧！你也有疑问，”布濂以踢踏舞一样的速度回答，“我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你不试着解答一下？”

“也好……”根户把头陷在扶手椅里，“是不是这样？因为从视网膜到大脑之间的神经会再次把图像恢复成原来的上下左右的位置关系，就像无数条细线一条一条地颠倒过来……”

“噢，了不起了不起！”布濂拍了拍几下手掌，笑了一下，“你想到的答案，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答。这是最简单的答案，可以将这个问题轻而易举地打发掉。然而，在解剖学上，却不能承认这样的神经颠倒状态。”

根户立刻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作用区就不在视神经，而是在大脑里面。也就是……啊，我想起来了，视神经在进入大脑时，的确会通过一处视神经交叉的位置，这与颠倒的图像有关吧？”

“哎呀，连这种事你都知道。但是，所谓的视神经交叉，简单地说，只是来自右眼球的视神经和来自左眼球的视神经交叉而已。”

“既然如此，就是在其他地方了。视觉信息通过视神经交叉的神经……这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在大脑深处的丘脑部分和四叠体的上丘与细胞重新连接，最后通往视觉中枢大脑枕叶的视觉范围。所以，视觉影像可以在这种信息传送过程中再次翻转过来，颠倒交叉……”

“啊，这更令人吃惊了！我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记这些东西，但你的记忆力实在很可怕！”布濂抬头的姿势恰好使眼镜片把黄色光线反射开来，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知道他表示肯定，“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解释不能完全算错。正像你说的那样，丘脑的一部分和四叠体上丘将神经细胞重新接续，至于接续的方式，却不是按左侧代替右侧的顺序，而是有一个一个的接续点，如同镜子反射一样，也就是翻转的接续。但是，只要仔细想一想就知道，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就能够解决的。也就是映在视网膜上的影像是上下左右都发生了逆转，但镜子反射的影像却只是左右翻转。

“总之，如果你观点的主旨进行模型化，就是从视网膜的视觉细胞中伸展出一个个神经，与相对的脑细胞相联结，就像大脑里有一个电影屏幕一样，图像到达屏幕的时候，方向就已经被决定下来了。但是，这样的说明不能算是真正的说明。因为就算图像井井有条地到达了脑细胞银幕，为了能感觉到图像，仍然必须有‘看到’影像的其他器官。这么一来，就会陷入为了说明而说明的无限循环之中。

“如果只把话题限定在图像的‘方向’上，那么从背面观看大脑中的屏幕，和从正面观看相比较，图像方向是左右相反的。进而，从站立方向看和从倒立方向看，上下也完全相反。而大脑中的确得到了图像信息，那么这个图像究竟是‘站立’的还是‘倒立’的？这个判断标准已经无法确定了。嘿嘿，情况就是这样！没错，映在视网膜的影像确实是颠倒的，但那只是与外界的影像方向相反，本质上我们无从比较自己所感知映像的‘方向’和外界真正的‘方向’。也就是

说，两者存在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即使相互比较也没有意义。”布瀚说到这里，停顿了两三秒，似乎在观察对方的反应。

“说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模模糊糊地明白一些了吧。从结果上看，我最初提到的开普勒‘外界影像映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是上下左右完全相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那是颠倒的影像’的问题，是在‘外界影像与人类感知的影像方向相同’的前提下提出的，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你如果还不明白，我们或许可以打个比喻。假设我们给刚出生的婴儿做一次手术，使他一双眼睛的视神经一根一根都巧妙地连结到一百八十度的相反位置上，这样他所看见的影像方向和一般人的正好相反。……如果是对一个已经充分发育的成人突然实施这种手术，那么他感知到的外界影像肯定是方向完全相反的影像。但是，如果在婴儿时期就实施这样的手术，这样长大的人肯定意识不到自己所看到的是颠倒的影像。进一步说，他会认为自己感知的影像是理所当然的。可他的影像和一般人的影像的确上下左右都相反。……那么现在，假设接受过这种手术的人A和正常条件下成长的人B遇到了一起，B不知道A接受过这种手术，A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接受过那样的手术。如果A和B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话，他们彼此之间会察觉对方所感知的影像与自己的正好相反吗？

“这是个简单的思考实验，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彼此可以非常默契地共同生活。不，即使他们两人都知道手术的事，也绝不会试图采取什么方法，去确认对方的视觉影像和自己的方向差异。也就是说，在感知外界影像的方向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样无法区别的人。

“这么一来，又会产生另一个疑问。先前我说过，接受过这种手术的人，会看见与正常人视觉影像完全颠倒的世界，但所有正常人感知的影像是否都是同样的‘方向’呢？这还是很大的疑问。不管怎么说，这是无法确认的事情。结果，我们对自己感知的视觉影像的‘方向’，是外界影像直接映在了视网膜上面，还是颠倒着映在上面的疑问就成了根本就无从查考最后的事情。与此相同，我们所看见的红色，很可能与别人看到的红色完全不同，但我们决不会对这一点提出疑问。主观世界的‘方向’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类却总能让‘眼睛感知的影像’和‘世界’相重合。归根结底，这就是开普勒提出疑

问的真相。……其实，最有意思的是，或许我们每个人感知影像都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方向’，难道不是吗？”

滔滔不绝的布濂说到这里，突然耸耸肩膀住口了。但根户注意到，布濂表情中依然有阴影存在。于是根户一时之间产生了犹豫，咽下本来想说的话：“真是颠倒错乱的论述。”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眼镜猴般的影山蹑手蹑脚地滑入“黄色房间”，突然在布濂身后低声说：“可是，最后那段话却毫无意义！”

“影山！”甲斐吓了一跳。

“噢？你说毫无意义是什么意思？”布濂稍微扭过头，灯光离开了他的眼镜，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两只眼睛在注视着影山。

影山用拇指和中指推了推黑框眼镜。“这就与光介质的存在一样，”影山怡然自得地走近桌边，“人们曾经假设出一种能够传播光的媒介物，充满整个宇宙，虽然随着相对论的出现，否定了这种物质的存在，但其中的经过，各位也知道吧？

“牛顿所确立古典力学是建立在绝对时空的假设之上的。如果将光介质视为绝对空间，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光介质的存在也会被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现实中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其存在。关于光介质是否存在的论争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相对论的出现才为这种论争画下休止符。

“话虽如此，但相对论却并不能否定光介质的存在，而只能说，就算是光介质存在，这件事本身也毫无意义。所以，在物理学上有项原则，即‘如果一种假说与既存的理论或实验结果的确不存在矛盾，那么就无法证明该假说的真伪。而且，如果无法从该假说推导出其他新的预言或建设性的理论，那么该假说就不具备科学理论上的价值’。

“事实上，光介质是否存在，已被确认对力学体系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谈论它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毫无意义。所以，刚才布濂的说法也应该给予同样的评价。……每个人所看到的，或许都是完全不同的影像，这的确是无法否认，但这也是无法验证的一种假说，如果

无法从中推导出其他有意义的问题，那么就和刚才所说的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影山露出谄媚的笑容，把手轻轻放在了桌上。根户发现影山站立的位置正是当初发现霍南德尸体的地方。

布濂疲惫地张开嘴唇：“如果将你的观点推而广之，那么在现实中实际发生却始终无人知晓结果的事件，也毫无意义了？”

影山并未回答，只是突然抬起头。“啊，对了，布濂好像对警方讲述过自己的推理，认为这一连串的杀人事件都是奈尔兹他们三胞胎兄弟的长兄片城森干的……”

“对。”

“我听警察说，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到奈尔兹他们出生的医院调查后，得知三胞胎兄弟中有一个在出生后一个星期就患上了一种恶性的再生性贫血症，死掉了。”

沉默，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洋娃娃们好像在无声地笑。布濂难忍这瞬间的沉默，喃喃说道：“怎么可能这样呢？”他的嘴角在轻轻颤抖。

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结束的事件，也会被认为毫无意义……

根户和甲斐同样感到困惑，两人面面相觑，然后又怯生生地避开对方的视线。

这时，房门被突然推开。四人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冲进来的是勃然变色的羽仁。

“喂，喂，你们听说了吗？仓野的解剖结果！”

冰冷的预感支配着他们，四个人无法回答，只能默默地摇头。

羽仁继续艰难地深呼吸，同时擦拭额头上冒出的汗珠，因恐惧而表情僵硬。“在仓野的喉咙深处发现了那个房间的门钥匙——仓野吞

下了那个房间的钥匙！”

这时，围拢在四周的洋娃娃们仿佛哄堂大笑，嘲笑人类的无能。海潮一般笑声在昏黄的房间里回荡，接着又化为疯狂的吼叫，暴风雨般猛烈地倾注在众人头上。而根户的双脚却像是被固定住一样，无法挪动。

洋娃娃们正在暴露真面目。

布濂突然双膝跪地，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脸颊向下滴落。他不知不觉地用手去掩饰，泪水反而像决堤了一样不断流下来，怎么也止不住。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流泪。

布濂几次想忍住哽咽，但是，越是忍耐，喉咙里的哽咽声就越大。洋娃娃们低头望着布濂，越发笑得肆无忌惮。

有了这个颠覆一切的结果，凶手终于完成了密室的打造。

所有的谜团又都被甩了回来，事件的真相被封闭在坚固的匣子里，正如奈尔兹所言，可能已经沉入了深不可测的海底了吧。黄色空气不停地颤动，那就是无数洋娃娃的哄笑。

拉普拉斯^[1]

窗外，紫红色街道景象开始变得模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与汽车尾灯拖曳出的光线相互交错，这里的夜景使人产生身处遥远的北欧城市的错觉。杏子就站在这暮色笼罩的街道上，仿佛看到了黑色的双层马车以及远处耸立的墨绿色谷仓，还有扎着白色领结的蹦蹦跳跳的少女。

“结果，还是密室。”

长时间沉默之后，根户终于说。杏子眼神没有丝毫反应，但她的内心却有些恼怒，凶手为什么对密室如此痴迷？！澄净的空气中蕴含着悲伤，如同费里尼^[2]电影中的场景。

“依我看，杀害仓野的凶手就是陈列在那个房间里的盔甲。肯定是来历不明的恶魔潜进房间，然后操纵盔甲用匕首刺杀了仓野。否则实在无法解释。……警察严密检查过那个房间，那是陈列最宝贵的收藏品的专用房间，窗外镶着坚固的铁栅，玻璃窗里面也都锁上了，羽仁一家都否认了备用钥匙的存在。房门一丝缝隙也没有，想利用绳索之类的诡计也完全不可能。另外，门上的钥匙孔也不是两侧都能插进钥匙的一般款式，也不可能使用奈尔兹小说中提到的什么‘挟匙器’……嗯？你没有读过那一段，反正，无法在钥匙孔上做手脚就是了。什么在仓野喉咙里找到钥匙，这话就更是胡说八道——仓野那家伙为什么要吞钥匙？！”

根户一旦开口似乎就停不下来。他抓着短发。“我想不管是一个还是几个，这次事件都不是人类所能实现的，肯定不是人类，而是我刚才所说的恶魔，也可能是幽灵或者厉鬼，叫什么都可以，反正是我们所无法掌握的家伙所为，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切！”

“真理夫，”杏子终于把视线从窗外移回店内，微微冷笑，低声说，“这些恶魔幽灵是你的专业吧？”

见到杏子眼里射出犀利的光芒，根户一脸困惑地说：“我虽然研究这个领域，却并不是巫师。”

杏子依然是一副冷漠的面孔。“难道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吗？”

“可是……”

“反正你一开始就不相信有魔界巫术的存在。”杏子打断了对方的话。

根户一时无言以对。他瞄了店堂一眼，幸好邻座没有客人。他悄悄重新凝视杏子。

“你本来就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什么密宗和阴阳之类的东西都只是你的表面。”

“不对！”

“是吗？”杏子轻蔑地说，重新望着窗外。

根户一头雾水，她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

“女人就是这样吧？”根户心里想。

根户懊恼地望着杏子的侧脸，内心充满无尽的复杂感情。于是忽然脱口而出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好像说过，你自己还是婴儿时，患过再生性贫血症吧？”

“不是我，是我姐姐。”

“噢？是雏子的母亲？”根户嘴角动了动，伸手到上衣口袋摸索香烟。

“怎么？如果是我，你就会很高兴吧？”

“唉，你这不是在怄气嘛。”根户总算摸出一根香烟，叼在口中，擦燃吧台上放着的火柴，“不过，同样的病症，那个叫森的孩子

却死了。世上的事真是不如意。如果森那孩子活到现在，奈尔兹他们三胞胎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说话的同时，根户缓缓地吐出烟圈，淡淡的芳香沁人心脾。根户屏住呼吸，静静地享受烟草带来的快感。

“姐姐是靠父母的输血才活下来的。”

“哦，如果输血了也没能活下来的话，世上就不可能有雏子存在了。”

“当然，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了。”

根户听了，脸上忍不住浮现出恶毒的笑容。“旧事？你说得倒轻巧，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如果只是因为旧事就不重视的话，那么近来所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对啊，我认为那些全都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造成的。”

“你这么固执，我也没办法，”根户无所适从地靠在坚硬的椅背上，注视着已经不冒热气的咖啡，“你一定要这么说的话……”

根户的声音突然停住了，连他本人也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

……鸡毛蒜皮的小事？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类似的话，在哪里呢？是奈尔兹的小说里吗？

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全身冒出鸡皮疙瘩。他蓦然抬头，一丝疑虑似乎就从自己的眼前一闪而过。

是错误？是错觉？

这种疑虑转瞬即逝，但根户却坚信它大有来历。“‘它’可能是正确的。”根户低声自言自语。一种预感萦绕在他的脑海，只要他再前进一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能戳破那一层薄纸，让眼前展开不同的明亮景象。然而，他依然找不到那突破口的的位置，只能遗憾地摇摇头。

“对了，甲斐怎么样了？”

“哦，他最近似乎鬼鬼祟祟，”根户不耐烦地皱紧眉头，“虽然那家伙向警察保证不出家门，可是却总是不在家。”

杏子的眼睛仍旧望着窗外，听到这句话突然忍不住笑了。

根户怀疑自己看错了。“有什么好笑的？”

杏子美丽的笑脸还是望向一旁。“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有趣了。大家一个一个消失，至今已有三个人死亡，真沼和甲斐还失踪了，而我马上会和雏子一起离开东京……”

“啊？”根户不禁摘下嘴里的香烟，“已经决定了吗？”

“决定什么？”

“离开东京？”

“以前不也一直这么说吗？”

“是说过，但难道真的要……”根户变得结结巴巴。

杏子同情地面对着他，“今天是二十八日，三天后……就要走了。”

这时，根户注意到杏子的口红颜色和往常不一样，而说着“就要走了”的口型如同慢镜头一样在脑海中萦绕，鲜艳润泽的嘴唇似乎比平常的颜色更深一些。

根户猜测着唇色的含义，突然被烟呛到了。“那么真和奈尔兹小说里写的一样啊。”

“什么？这么说奈尔兹的小说有了新进展？我还没读过，雏子应该也不知道吧？”

根户感到眼前发黑，他剧烈地咳嗽，还掉下了一滴眼泪。

这可真的是意料之外。

慌忙之中他低下了头。但是，究竟是落泪之前低下头的还是落泪之后低下头的呢？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忍受着杏子的沉默。“难道杏子发现我落泪了？也许，只有最可怜的家伙才哭鼻子吧？”他胡思乱想着，“我们真的会像杏子所说的那样四散而去吗？甲斐不会就这样永远消失了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只剩下羽仁、布濑、影山和奈尔兹四个人了……”

难道，这样的结局在本应该成为俱乐部成员的片城森十五年前死亡时，就已经注定了？俱乐部的成员们，一举手一投足，从他们的思想的萌生直到他们的肉身坠入地狱的深渊，这所有的一切，难道早就被安排妥当了？

“你知道拉普拉斯的恶魔吗？”根户抬头问。

“不知道，我只听说过撒旦和别西卜 苍蝇王。”

“拉普拉斯是十八世纪的数学家，他认为宇宙万物都受因果定律所约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说：‘有朝一日，如果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充分了解驱动整个大自然的力量和构成这种力量的所有物体的相对位置，我们就可以将宇宙中最大的天体运动和最小的微粒子运动，包含在同一个微分方程式之中。’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中所发生的所有事物，都是因为微粒子与微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成立的，根据物理法则，它们只是微粒子运动的累积。并且，因为微粒子的运动方式只有一种，所以如果正确掌握了微粒子的状态，就能够完全预测它的无限运动。所以，如果知道宇宙中所有微粒子的位置与能量，进行运算，就可以了解宇宙无限的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发生在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能靠物理法则了解他们的过去和将来……”根户像是被恶魔附体一样，接着说，“当然，人类根本无法掌握所有微粒子的行动与位置关系。但正如刚才所说的，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就可以了解宇宙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来人们称这种超凡的智慧为拉普拉斯的恶魔。这个恶魔可以预知一切事物，而人心也只不过是化学反应和电力反应的结合，所以拉普拉斯也能预测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究竟在思考些什么。……这就是拉普拉斯的恶魔。”

“真理夫，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了。”杏子的手在桌面上轻轻滑动。根户这时又注意到杏子身上香水的味道也与平时不一样。

“你想说的是这次事件也一样，全都由这个世上不存在的一种东西支配着，从开始到结束早就决定下来了，是不是？你终于走到宿命论这一步了。如果不这样，你就无法说服自己，你瞧，你这个人也够可怜的。”

“谢谢。”根户尴尬地笑了一下，“但我的确相信这种言论。实际上，机械性的因果定律在目前的物理学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我敢说，拉普拉斯的恶魔仍旧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存在着。否则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偶然事件？连你和雏子八月三十一日前往青森这件事，都和奈尔兹《如何打造密室》的小说里预言的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杏子这时才开始注意根户对这一话题的执著。

“没什么事，”根户点燃了第二根香烟，“小说里描述了你们两人搬到青森亲戚家的情节，连日期都写明了。”

“他之所以说是八月三十一日……”杏子微微皱眉，但她内心却并不接受这个结果。或许，杏子的内心仍然处于外面街道上漫长的黄昏里。

这时根户又一次产生了残忍的冲动，“奈尔兹小说里还写了很多有趣的事呢，包括你和他有过多段肉体关系的情节……”但根户说完就有些后悔了。

这次杏子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无可挽回地僵硬了。“奈尔兹，他居然……”她终于鼓起勇气反问，表情深处确实表现出否定的意思，但内心里却似乎隐藏着其他不可名状的感情，困有所顾忌而欲言又止。

根户的内心也隐隐作痛，但既然已经脱口而出，话语就像滚下山坡的皮球一样无法停止。“真有意思，”他说，“你好像很沉溺于奈尔兹的羞涩模样……”

杏子表情深处潜藏的顾忌更浓厚了，似乎已从她的肌肤里渗透出来了。

根户仿佛面对着一幅雄伟的壁画，壁画上面的斑痕历历在目，就像是不可思议的战斗，斑痕最后掩盖了壁画。

“他为什么那么写？反正俱乐部都已经四分五裂了。”杏子瞪起眼睛，语气尖锐。

根户认为杏子这种强硬的表情非常美丽，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心中神圣的殿堂正在土崩瓦解。由于这种的觉悟来得过于唐突，那一瞬间他强烈的感情并没有迸发，而是在柔软地游走。也正因如此，刚才的悲伤也就不了了之了，或许将来他还会面临更强烈的打击，但那对他已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了。

杏子已经准备起身，而根户却没有动。

“……现在我只剩下复仇了。”根户这样想。

他强忍住道别的话语，望着正要转过身去的杏子，莫名其妙地问道：“在最后，能告诉我今天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吗？”

杏子停止了转身，把脸朝向根户，用植物一样冷淡的表情回答：“迪塞尔·燃动。”

不知过了多久，根户依然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反复咀嚼着“迪塞尔·燃动”这几个字。在窗外能够眺望到异国风情的店堂内，此时已经空无一人了。

[1] 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方程式、概率论和大地测量学等方面取得成就，著作以《天体力学》和《概率论》著称。拉普拉斯的恶魔是指他在一八一四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假设。

[2] 意大利电影导演，现代意大利电影界的代表人物，执导有《道路》、《甜蜜的生活》、《八部半》和《扬帆》等影片。

疾逝的风

羽仁抱着脑袋，像熊一样在房间中间绕着圈子。

好像与真沼一样，直到九月一日，甲斐还是没有露面，就这样失踪了。警方也开始调查，但依然杳无音信。这期间，“黄色房间”咖啡店也暂时歇业，重新装修。

他们的空间眼看着就被无情地撕裂蹂躏，现在只有阳光照射下的白色空气在那里飘荡。这是惨剧之后的必然结果。但他们都好像是在执拗地拒绝这种结果一样，转而在根户的住处举行聚会。

羽仁停止了踱步，缓缓环视房间内部。

布濂从那时起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其实其他人也都一样，奈尔兹自不必说，根户也是从刚才就一直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

只有影山往平常一样，斜眼望着三个人，皱起眉头回头看着羽仁说：“小说和现实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唉呀，我是彻底吓坏了，可以说六神无主。不错，当然我和各位的交情一般，不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没有资格多嘴多舌。……对我而言最费解的问题，虽然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但我还是要说，那就是，这一连串的命案居然没有丝毫动机。各位觉得我说得对吗？”

“你说得没错，”羽仁挠着头皮，“我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一点。曳间、霍南德、仓野都相继遇害，无论假定谁是凶手都于理不通。现在看等于凶手从一开始就是毫无动机。如果凶手只是为了行凶而杀人，三个人不过是随机被选出来，最后遭到不幸，那么凶手肯定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狂！”

影山也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杀人行为说不定会继续下去。不管怎么说，凶手就在我们五个人中间吧？”

这句话让其他默不做声的三个人微微发抖。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失踪的真沼和甲斐也有同样的条件。但……重要的是，我对你的事一直无法释怀。”第一次开口的根户这样说。

影山滑稽的表情变得更加迷惑不解了。“你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一连串事件，不是吗？”

“你指的是那个暗号吧？”

“对啊。”

明亮的阳光从根户背后照射过来，使人很难看清根户表情。那是柔和的阳光，看起来如同喷泉中喷涌而出的无数细小的水滴，化为更微细的水雾四处飞散。

“我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推理竞赛中，只解开了暗号的一半。当然，我的确是想再补充一些。我提出影山是虚构的人物之后，你就立刻出场了，所以我那个论点就不了了之了。哈哈，当时我显得有些情绪化……但只要仔细想一想，虽然影山是虚构人物的结论最后错了，但在最后的错误出现之前，我的推理过程是有逻辑道理的。不仅如此，因为那个暗号之谜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于是重新振作起来，这几天一直绞尽脑汁，争取解读出暗号剩下的部分。具体地说，那些文字背后有一幅奇妙的图案。

“对于那个八角形的框架，我一开始就确信那是九星术的方位盘。但是，我却不明白那九个字的含义。正中央是鬼，然后从上面逆时针看分别是宏、茆、么、木、仏、人、厶、口……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后来我终于发现，既然是配置在方位盘上，那么每个字肯定是代表某一个人。”

“哎，根户，”羽仁突然插嘴，“我也在反复思考那幅图案。‘厶’这个字读音为‘西’或‘波’，表示‘我’或者‘某人’的意思；另外，日本还把‘厶’读为‘ござる’。还有，‘么’是中国目前使用的简化字，其繁体字是表示‘细’或‘微’的‘麼’字；另外‘么’代表‘幺九牌’，爱玩麻

将的人肯定耳熟能详。……我只弄清楚了这些，但是，那个‘芾’字，我的汉日辞典上也查不到，真有这个字吗？”

“嗯，那是……”根户舔舔舌头，“如果只说字本身的意思，仓野应该立刻知道这个字，这是围棋用语上的字。围棋是用棋子围出自己的阵地，依照阵地的大小来决定输赢的游戏，当黑棋和白棋的阵地大小完全相同，就使用这个‘芾’字。读音应该是‘便’或‘面’，也就是相等的意思。围棋用语中还有其他几个独特的用字，如‘征’、‘尖’、‘劫’。总之，因为这个字只在围棋中使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字指的是仓野。”

“啊，原来如此。”羽仁无奈地笑了笑，“又是围棋又是麻将的……那么，麻将指的是谁呢？最厉害的应该不是你或者真沼吧？”

“不，羽仁，虽然这么推测是顺理成章，但正如暗号文字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一样，事实上这次的暗号也正是与文字本身的意思无关，重要的是文字的形状。”

“我还是不太懂。”羽仁边说边回头看着影山。

影山仍然和平时一样，一副媚笑的脸孔。他挠着波浪卷的头发，表情就像一个恶作剧被戳穿的孩子一样。

“主要在于加法和减法。只要周围的八个文字和中间的‘鬼’字相加减，就能让人名体现出来。我所注意的是八个字之中的‘厶’，部首为‘厶’的字有四个，而且，中央的‘鬼’字也一样。这中间绝对存在着某种联系，最后终于解开了谜团。减掉‘鬼’的‘宏’是‘久’，加上‘鬼’的‘芾’是‘兰（蘭）’，‘鬼’减掉‘厶’是‘甲’，加上‘鬼’的‘木’是‘根’，减掉‘鬼’的‘亻’是‘羽’，加上‘鬼’的‘人’是‘仓（倉）’，‘鬼’减掉‘厶’是‘曳’，‘鬼’减掉‘口’是‘布’。‘芾’字的‘巾’当成‘门’的简体字虽然有点牵强，不过以鬼字为中心，我个人觉得已经相当不简单了。我就把这些恢复为能让人了解的图形吧。”

根户说着站起身，从书桌上拿来纸笔，开始画了起来。（见图十）

“以北方在上，则是……”

除了影山之外，其他三个人茫然地看着图形。羽仁似乎觉得根户手中开始施展不可思议的咒法。

“噢，这个嘛……”最先开窍的人是布濂，他眯起眼镜后面的眼睛，“这表示实际居住的方向吧？”

“不愧是布濂，法文专业的，”根户的话似曾相识，“这个图形不是别的，正是以某个地方为中心，表示出了我们各自住处的方向。我曾经翻阅东京地图做了对比，发现如果以‘黄色房间’为中心，一切位置方向都合乎条理。的确是奇妙的偶然，我们彼此的住处居然存在着如此不可思议的位置关系。在没有完全看懂影山的图形以前，我们竟一点也没有发现，实在是太糊涂了！”

这么说，虽然影山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间还不长，居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偶然。三个人都将目光集中在这个戴黑框眼镜的游手好闲的小个子身上。

“既然已经猜到了这一步，后面就简单了。在九宫之中嵌入九星术固有的数字和颜色，再运用‘凶’的概念就可以了，而‘图形是黑暗的印记’也因此产生了明确的意义。……这么解释各位应该可以明白一些了吧？我们眼前难道不是早已经就有了‘白色房间’、‘黑色房间’、‘黄色房间’吗？将它们的颜色嵌入居住者在九宫中的位置，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中央是黄、北方是白、西南是黑……哦！这好像是中央出现五黄的定位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围的颜色也就同时决定下来了。由北逆时针旋转是一白、六白、七赤、二黑、九紫、四绿、三碧、八白。我们一个一个来实际验证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呢？”

“羽仁的住处是‘白色房间’，所以一白没有问题，而仓野的住处就是六白，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六白是指从黄色到橙色之间的颜色，所以这边应该也算是最合适的。曳间的住处是七赤，但不要因为那家伙的房间根本就不是什么红色就认为不符合了，大家都知道，

他住的公寓名叫‘红庄’。接下来，布濂的住处是二黑，也就是‘黑色房间’。久藤家是九紫，而雏子的房间布置恰好是以紫色调为主。”

听根户讲解的同时，羽仁感到阵阵眩晕，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那些无形的诅咒的确存在。

“霍南德和奈尔兹的房间铺着绿色地毯，壁纸也是枯草色，所以也符合后面的四绿，而且霍南德又特别喜欢绿色。甲斐的住处是三碧，这也合乎他的房间蓝色的主色调。最后轮到了我，这个房间属于八白，怎么样？比羽仁的‘白色房间’毫不逊色吧？”

羽仁此时非常不安，偷偷瞄了影山一眼。他立刻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影山的表情里笼罩着一种暧昧的阴影，正好直接反映了羽仁的不安。

“影山，现在我知道你的确预测到了一切。把我们比喻为鬼虽然很令人难堪，但嵌入方位盘的数字肯定是图形上所写的‘四鬼’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命星如果是四绿木星，那么对照方位盘，四绿之兰——霍南德则恰好进入本命杀（煞），其对宫的仓野则进入了的杀（煞）。”

根户装作没有注意到影山的表情，接着说：“另外，我也从相反的方向考虑过。就是‘四鬼’的意思是暗示把四绿嵌入中间的鬼。如此算来，周围的框架从上逆时针旋转就是九紫、五黄、六白、一白、八白、三碧、二黑、七赤。但有趣的是，结论是五黄杀和暗剑杀这组，仓野进入五黄杀，对宫霍南德进入暗剑杀，结果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我不知你用意何在，但的确准确地做出了预告，在霍南德和仓野两人头顶上方，凶恶的死神将挥下大镰刀。……当然，五黄杀表示暗暗袭来的不幸，暗剑杀则表示飞来横祸，所以转瞬之间被勒死的霍南德是暗剑杀，相反的，忍受着出血过量的痛苦，慢慢死去的仓野则是五黄杀。所以，我这种从相反方向的解释应该更接近命运的真相。”

在光线柔和的房间里，脸色苍白的布濂插嘴说道：“那么曳间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此时脸色苍白的何止布濂一人。奈尔兹、根户、羽仁，甚至连影山的脸上都毫无血色，他们面面相觑，简直就像一群白天里出来的幽灵。羽仁甚至对最后的真相感到恐惧。

“是啊，曳间之死是怎么回事呢？”根户把铅笔扔在桌上，“这是这次事件尚未明了的重点。七月三十一日推理竞赛时，如果认识到这些问题……直说吧，曳间并没有得到死亡预告，为什么也会遭到杀害？而且作案现场竟然是在仓野的房间里，理由何在？”

“根户！”布濂痛苦地叫了一声，“那……那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简单的错误！”

羽仁简直想捂住耳朵，但这句话却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奇怪的共鸣。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印象，但后来听仓野说，在奈尔兹的小说中，写有这么一句令人难以接受的话。

“……没错，曳间并没有被记在凶手的杀人计划表上，曳间是被误认为是仓野而遭到杀害的。”

这是个崭新的发现。笼罩眼前的浓雾忽然散开了，前面的世界无比深邃，使他们不禁微微发抖。

“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仓野外出时，曳间来访，随后而来的凶手在楼梯上叫人，房门一打开，就立刻用短剑刺中了对方心脏。当然，凶手肯定没想到房里的人会是曳间，因为窗户紧闭，也拉上了窗帘，光线相当昏暗，凶手误以为曳间就是仓野。这样也可以解释凶手行凶之后，为什么要用三个小时来等待仓野回家。他并不是为了让仓野看见什么登山鞋，而是想要杀掉仓野！”

“可是，仓野并未遭害……”羽仁并不认同。

“这就是微妙的犯罪心理，”根户不快地说，“凶手犯了错误，错杀了别人，对于再次杀人产生了恐惧，需要重新下决心。加上在蒸笼一样的热气中坚持等待仓野的归来，虽然最初的确打算实施疯狂的杀人计划，以便挽回自己的失误，但是到了最后的执行阶段，终于犹豫了。……只要产生丝毫犹豫，就会立刻就泄气了。正在凶手犹豫不决之时，仓野回来了，发现了曳间的尸体。虽然只是这一瞬间的迟

疑，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逃离凶杀现场，从而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故意设置的密室’。当然，从外侧锁上大门，主要是为了防止仓野以外的人闯入，也是为了消除仓野的戒备。”

“那么，凶手是——”直到此时，奈尔兹才淡淡开口，声音沙哑。此刻，与窗外初秋的阳光形成鲜明的反差，房间里显得阴森森的。根户的推断当然会引起奈尔兹这样的疑问。

“你也可以更换一下提问方法，影山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预测被害者？相对于雏子和杏子两个人简称为‘久’，而片城兄弟则只称霍南德为‘兰’，这就排除了影山预测的偶然性因素。由此可知，影山能够正确预测被害者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制订杀人计划并付诸实施的就是影山自己……”说着，根户慢慢抬起头来，其他人的眼睛也追随着他的视线。

那如幽灵般茫然伫立着的正是影山的身影。

“大致说来，影山和我们的交往最浅，俱乐部之中发生了杀人事件，他不可能预测被害者究竟是霍南德还是仓野。但是，如果影山本人就是凶手的话，要暗示自己预订的被害者名单就非常容易。回想霍南德遇害时，影山，你难道不是最后见到他的人吗？你进入我们所在的房间之前，是不是已经勒死了霍南德？对，如果将我推进储藏室的人是你，那么打造密室的人肯定也是你。即使是羽仁家，你也能随时潜入……”根户的语气温和逼人。

影山表情苍白，贼眉鼠眼地故作镇定。“这根本与诡计无关。……关键是我还有不在场证据。……曳间遇害时我有，仓野遇害时我也有，警察已经全都仔细调查过了……”

影山结结巴巴地反驳着，突然，他的面孔痛苦地扭曲起来，同时从咬紧的牙缝中发出微弱的声音。“我也不明白，”他又一次抬起头，“那只是我的恶作剧……”

这是他最后的话，当时他冲出房门，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其他人几乎来不及出声。

只有影山开门的那一瞬间，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阵风迅速地掠过去了。

从那以后，影山再也没有在众人面前出现过。时光并没有停止脚步，不知不觉，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也过去了，他们的眼前还是被沉重的浓雾所笼罩，只有影山逃跑时带起的那阵风还吹拂着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

追溯谜底

翻翻报纸和杂志，已经渐渐找不到有关他们之间的那一连串事件的报道了。对他们而言，从始至终保持着的缄默，应该算是他们唯一的胜利。警方的调查丝毫没有松懈，但事件的真相和真正的凶手却始终没有弄清，一连串的谜团开始陷入迷宫。

另外一件和他们有关的事，就是真沼和甲斐依然杳无音信，影山虽然不算是彻底失踪，但九月一日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此期间，咖啡店“黄色房间”的改造也结束了，店名也改为很平庸的“归路”。据说当初收藏的洋娃娃和人偶也全都卖掉了。十月上旬，他们收到甲斐良一寄来的重新开张的庆典邀请函。

明信片上印着几句形式化的客套话，还加上类似“小弟之事请勿挂心，欢迎像以前一样经常惠顾”的字样。

其他人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应该是奈尔兹，且不说雏子在他内心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他十五年前已经失去了一个三胞胎兄弟，现在又失去了另一个，仅从这些就可以知道残酷的现实是如何沉重地压迫着他了。更何况所有惨剧的开始，都是以奈尔兹自己写的小说为契机，然后现实与虚构相互搏斗，渐渐逼近。

面对现实中深不可测的陷阱，他们只能战栗。陷阱张开它那恐怖的血盆大口，不，或许他们至今只是在已经吞没了一切的虚构世界中误打误撞。

“我们这样很像是盲人骑瞎马吧？”

咖啡店里，发生过命案的房间也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了，色彩也变为以清爽的中间色调为主，昔日的不幸仿佛只是暂时的噩梦。另外还新加盖了二楼，四个人发现二楼并没有客人后，就挂出“二楼尚未开业”的牌子，挑了靠窗的一张桌子坐下。

十月五日。从窗户向外眺望，道旁的树木都染上了黄色，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换上了秋装。两场台风之后，异常的天气已经成为过去，世间喧嚣的世纪末思潮也正在急速转入低迷，季节的变迁又重新恢复了顺畅的步调。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相大白？或许，我们现在就处于死者的虚无世界里吧？”根户说出这句话时，奈尔兹的肩膀突然开始颤抖。

这话出人意料，羽仁也皱起眉头问：“你说死者什么？”

“我的意思是，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场所存在，在那里生者与死者并没有多大差别。请看看这个……”根户说着，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本子，“砰”的一声扔在桌上。

“这是……”

“死者之书。”根户显出恶作剧一样的笑意。

羽仁的口气也舒缓下来。“噢？死后世界的指南？不像是用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写的啊。”

“因为这本书的执笔者并不是古埃及的神官，而是黑魔术师。这是曳间的记事本，上次我向他家人借来的，你们看看吧。”

“曳间的……”羽仁翻开一看，只见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语句和文章段落，还有没画完的魔法阵图形。

“很遗憾，这并不是日记。上面所写的基本是那家伙专业方面的心理学名词。他一旦有了什么想法，就会写在这个记事本上。所以，尽管和事件本身毫无关连，但如果从头阅读的话，却相当有意思。……当然，这里面所写的可能只是他脑海中一时浮现的只言片语，可是如果全部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窥知恐怖的全貌。反正我自己是越读越觉得毛骨悚然。……他所盘算的完全是划时代的理论体系，让教授们都感到惊讶的《关于记忆的排列原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认为，如果单纯从数学范围而论，曳间就是伽罗瓦^[1]。”

“又来了！又说那些莫名其妙的废话……”布濂抚摸着短髭打断了布濂的话。看来他已经从暂时的忧郁中走了出来，又开始吹毛求疵了。“总之，我认为这些东西与杀人事件的本质无关，而且和死者的虚无世界也没有太大的联系。”

“你要这么说就让人很难办了，”根户搔了搔短发，“你应该读读最后部分的文章，不能强词夺理地说毫无关系啊。”

布濂听了，开始翻阅记事本。

只见里面记述着如下内容：

我一次又一次地绞尽脑汁，反复思考，每次的结果都有细微的差异。为了使这种差异相互吻合，我几乎是在进行着绝望的尝试。没错，我很清楚在那上面只进行细微的调整不会有成效，因为那中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必须再次推倒高塔。连这样的地方也横亘着锋面界线。

人们究竟可以共有有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共有？既然你和我都有同样的疑问，那么我悄悄告诉你吧。当然，所谓的精神，只不过是脑内化学反应和电力作用的复杂累积。没错，纵然锋面界线是为束缚人的精神而准备的，却不能用它限制身体的自由，就请直接跨越过去吧。

雷电多次想要摧毁高塔，但是，新的高塔一定又会再次重新屹立。我这些无力的低语，你可能会笑它矛盾吧。

接着就是令人痛心的空白，一直持续到记事本的最后一页。

“怎么样？这是唯一吐露心情的部分。”

“原来是这些内容，”羽仁最先开口，“他留下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奈尔兹忽然用激烈的语气说：“大家都一样！”

羽仁愣了一下，根户和布濂也呆若木鸡。

只见奈尔兹紧皱眉头，咬紧下唇，分不清是不耐烦还是绝望，在他柔润有光泽的皮肤下面，不断喷涌出蓝白色火焰。

“你们是什么表情！我这么说话难道很奇怪吗？……我不是在开玩笑，遭到这样致命的打击，谁还能保持平和的神色？”他恶狠狠地说道，同时用拳头捶了一下膝盖。

羽仁又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现实将再次发生改变？

此时奈尔兹缓缓低下头去，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这一切都已决定好了……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了吧。”

“你说什么？”布濑终于问道。

奈尔兹的手指抓着嘴唇。“为什么你们最初没有想到，仓野被杀时……我并没有不在场证据。”

“你说什么？”

三人异口同声惊呼。难道眼前这个曲腰弓背的少年，转瞬之间就变成了恐怖的凶手？

“这么说，你就是……”

“别过早下结论！我并没有去杀仓野。只是，如果我没有不在场证据，那么会有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不在场证据，不是吗？”奈尔兹像是在出谜题。

“甲斐吗？”根户叹息一声，“但是，你……”

“那是对我的惩罚。我在心底一直由衷地希望有人能够指出这一点来，能够注意到我和甲斐之间奇妙的同谋关系。结果，最后是雏子指出了这一点。”

说到这儿，奈尔兹停顿不语，深吸两口气，像是在抑制亢奋的心情。“坦白地说，杀害仓野的肯定是甲斐。当时根户与布濑的判断出现错误，追究甲斐时，甲斐曾经找我帮忙，说他是和我在一起。那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确信，杀害仓野的凶手就是甲斐！”

“那密室诡计呢？”布濂追问道。

奈尔兹似乎对他的问话早有准备，伸手在身旁的背包里摸索，“破解那个诡计的也是雏子。”他边说边取出一封信。

“与其听我罗里罗唆的讲解，不如自己阅读这封信。里面包括对密室的破解，还有对我的相关指控……对，我说了，这是对我的揭发信，是我昨天收到的。为了尽早摆脱与甲斐之间的同谋关系，我把这封信和曳间的文章……”

奈尔兹仍在诉说的话语，在羽仁的脑海中逐渐模糊，因为羽仁的视线已经开始专注于奈尔兹递过来的信件上了。

搬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你的小说里有“时间慵懒地缓缓流逝”一语，最近我也深有同感。在宽敞的房间里孑然独处，感觉一切都成了噩梦。即使茫然发呆时，也会蓦然想到，自己会不会突然从梦中惊醒，然后一切都恢复往昔呢？梦醒时分，自己将会置身何处？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着这样的噩梦？所有这些我都无从知晓。……对不起，我在胡言乱语。当然，我考虑的并不是这些，不仅如此，我还成功破解了仓野遇害当时的密室谜团。

听到仓野的惨叫，最先赶到现场的是羽仁，但房门上了锁，所以他去找铁锤打算砸开房门。随后赶来的甲斐开始用身体冲撞房门，然后根户和布濂也赶到了，三人开始一起撞门。后来是我，羽仁也回来了。结果，房门最终在五个人面前被撞开。

从听见惨叫开始到破门而入为止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不过，这次的密室秘密完全隐藏在里面。当我们到达门前时，只见甲斐一面撞门，一面慌乱地大叫“房门锁上了，快来帮忙”，大家于是都信以为真，并没有去查看房门是否真的上了锁。可是，如果房门实际上没有上锁，将会是什么情形？——去冲撞没有上锁的房门，实在是滑稽，但这却是事实。

羽仁赶到时发现房门已经锁上了，那么甲斐当时为什么能够从房间里脱身而出呢？

你很久以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是吗？甲斐并不需要使用什么特殊的工具或手段，就可以顺利走出那个房间。也就是说，那扇门从始至终完全没有锁上过。

那么，是羽仁和甲斐都说了假话吗？不，羽仁并未说谎。羽仁想转动门把手时，把手的纹丝不动，所以他才会认定房门被锁上了。事实上，那是甲斐当时从房间内侧死死地抓紧了门把手，使把手无法转动。我这样说听起来就像是在骗小孩，但这绝对比利用绳索或镊子之类的把戏更为实际。恐怕就是因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反而成了我们的盲点。

说到这里，后面就无须赘言了。你也在场，应该还记得甲斐抬高房门，让大家看到门上并没有插着钥匙的情景吧？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不定还偷偷拉长锁舌，把门锁弄成已经锁上的样子。这样密室就大功告成了。随后，只要等待从仓野的身上发现钥匙就可以了。这就是密室之谜的一切。

我至今仍然坚信这是独一无二的破解方法。有关密室之谜，了解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但是，由此向前追溯的其他事件，我可能以后才有所结论。

有三件事情我无法明白。第一件是，如果迄今为止的说明就是真相，那就不是计划性的犯罪。因为当时大家分别待在不同的房间里，最先赶到现场的是羽仁，而且他想去找铁锤，又离开了门口。接在他后面赶到的人，无论是甲斐还是其他什么人，应该不会事先预料出来。如果羽仁待在门口不再离开，或者他离开去找铁锤之前，其他人也可能赶到。毕竟，也有可能羽仁不是一个人最先赶到，而是大家同时冲到门口。……对，关键的是，甲斐事先无法保证事态的发展。这么看来，岂不是在偶然因素帮助下完成的犯罪事件？那么狡诈的凶手会在没有成功保证的情况下去杀人？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一点，怎么想怎么不对劲，甲斐这次究竟为什么会毫无计划地，甚至是冲动地杀害仓野呢？

第二件是，仓野为什么要吞下钥匙。听说并没有迹象表明钥匙是被硬塞进去的。问题是钥匙的位置并没有那么浅，仓野必须自己吞下

去才可能到达深处。当然，这种现象会被人赋予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我总觉得，那些说法都属幻想的范围。

最后一个不明白的问题是，奈尔兹，这和你有直接关系。如果我的推理正确无误，那就是你做出了伪证。……当时，甲斐说“你错了，奈尔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并没有否定。当然，在当时的气氛里，那是使你免受怀疑的救星，也可以解释成你无法当场否定。然而，问题并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你听到甲斐说辞的同时，应该觉悟到甲斐就是杀害仓野的凶手。而你为了洗刷自己的嫌疑，居然没有去否定甲斐的虚假证词，这一点我实在无法理解。

或许我陷入了不可挽回的误区……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坠入脚下幻想的深渊。

以上就是我的结论。我想要忘掉迄今为止的一切，尽量凝视从现在开始崭新的自己。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又将等待未来那令人窒息的漫长时间了。

对不起，给你写下了这些奇谈怪论。

这封信写到这里就结束了。信纸的最后还被剪掉了一截，后面应该还有些的内容，大概是个人隐私。

“雏子的推理是正确的，杀害仓野的凶手是甲斐。”奈尔兹估计几个人已经读完，说道。

布濂看准机会，立刻插嘴：“原来如此！现在看还是仓野的推理最正确。杀人动机是甲斐与曳间姐姐和杏子之间产生的恋爱纠葛，而在杀害曳间后，凶手的杀人行为就已经成瘾并无法自拔了。现在虽然不清楚为什么霍南德会死，但在仓野这里则可以说，是他的推理造成了自己陨命。……的确，曳间遇害时，三点十分的不在场证据就有些奇怪，而霍南德遇害时，破门而入后，最先冲进房间的人也是甲斐……”

布濂轻声说完，转身面向奈尔兹。

“如果说三点十分的不在场证据有问题，那我也应该受到怀疑……”奈尔兹面无表情地回应，“嗯，也许那也难怪，都是我自己的不好。但是，我可以再一次对天发誓，至少我没有向大家主动做伪证。”

三人脸上再次浮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但是，如果甲斐是凶手的话……”羽仁心惊胆战地说。

“从这个论断开始，就不停地犯错误。甲斐绝对不是这一连串事件的凶手。”奈尔兹只是略微摇了摇头。

面对愣在那里的三个人，奈尔兹兴奋得脸庞抽动，鲜红的嘴唇和鼻翼两旁蜡一样的皮肤微微上扬，长睫毛下的视线来回移动，此刻，奈尔兹宛如霍南德转世，那光辉的美丽覆盖了真相的外表，现在由他自己来透露事件的真相。而那是以其他人的眼光绝对无法窥知的。

“各位要知道，像这种充满‘错乱’色彩的事件，解决篇的部分，也应该具备颠覆性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倒推。……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回溯过去的过去，逆向进行……”

[1] 法国数学家，首先在代数方程中导入群的概念。因参加革命运动入狱，死于临时看守所的决斗。死后，从他的研究手稿中引出关于代数方程式和群的关系的“伽罗瓦理论”。

凶手已逝

根户忽然像是从白日梦中醒来一样摇摇头，望着阳光明媚的窗外。秋高气爽，抬头仰望，是这个季节所特有的，不可捉摸的无边苍穹。

“甲斐杀害了仓野，但甲斐并不是凶手……这或许是个奇怪的悖论，但这就是事实，令人无可奈何。甲斐之所以一定要杀害仓野，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报仇’。”

“报仇？”

其他三个人起初还不明白奈尔兹的话。

“八月二十五日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来说说自己的判断，可能八九不离十吧。……首先，是甲斐带仓野进入那个陈列盔甲的房间，甲斐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一件事。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甲斐还没打算杀害仓野，我刚才也说过，那完全是冲动型的杀人案。我猜，大概仓野也要在那里谈点什么事，所以仓野从内侧将房间门锁上，让别人无法进去。但是，这却出现问题，甲斐后来在仓野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打开了门锁。

“交谈之中，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结果甲斐抽出盔甲旁的匕首，刺向了仓野。……不，仓野当时还活着。浑身血淋淋的仓野，胸口上还插着匕首，站在那里，当着甲斐的面将钥匙吞了下去。对，仓野不知道甲斐已经偷偷地打开了门锁，所以他认为，只要吞下钥匙，甲斐就无法逃出去。也许，这个行为是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的，对仓野而言，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甲斐事先已经打开门锁，因此整个事件转移了方向。

“甲斐眼睁睁地看着仓野在血泊中痛苦挣扎，因恐惧而迈不动脚步逃走。就在他手脚发软不知所措之际，没想到羽仁迅速赶来，而且已经听见他跑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于是甲斐慌忙冲到门边，用手死死地扳住门把手。门外果然有人在咔嚓咔嚓地转动把手，但不久就

放弃了，脚步声逐渐远去。甲斐松了一口气，确定外面无人以后就小心翼翼地开门出来了，接着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演出了一场旷世罕见的大戏。……只是，事件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一切都将非常顺利，但甲斐却总想给自己弄一个不在场的证据。如果他假装帮助我，使我免受各位的怀疑，反而也能使他获得不在场证据，那真是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于是他如同飞蛾扑火……这完全是甲斐的行事作风。不，或许他是认为我真的害怕了，完全为了保护我而做出了伪证。……其实，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甲斐都是个温柔而善良的凶手。”

“等等！我总算明白一些了。那么，难道说这一连串事件的真正凶手是仓野？”根户结结巴巴地打断了奈尔兹的话。

奈尔兹没有回答，反而伸手从根户凸出的胸前口袋中拉出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香烟。众目睽睽之下，他把香烟叼在嘴上，拿起旁边的火柴，双手围拢，擦亮火柴。燃起的火苗顶端微微泛出淡蓝色，快速地捧到烟卷前端。其他三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整个过程就像是一种仪式。他们见到奈尔兹吸烟可是头一遭。

“甲斐质问仓野：‘案件的真凶是你吗？’而仓野可能回答说：‘杀死曳间和霍南德的正是我。’……甲斐之所以偷偷打开门锁，事实上也是因为害怕和杀人凶手面对面地说话。”奈尔兹吞云吐雾的动作非常熟练，伸手端起凉下来的咖啡。刺眼的白瓷咖啡杯和小托盘，在少年的手中发出悦耳的声音。

“按照时间去倒推的话，现在该说霍南德了，也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惨剧……”他姿态优雅地将咖啡送到唇边，“我要事先声明一点，各位或许还半信半疑，认为当时遇害的其实是奈尔兹，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则是霍南德。以我目前的态度和说话方式，难怪大家会深深地疑虑。现在的我，简直就像是以前的霍南德。……但是，我却只想说，我们兄弟俩的性格本来就没什不一样。不，清楚地说，在我们的哥哥出生后不久死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剩下的我们两兄弟不会在性格上有什么差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两人犹如阴与阳的相反外观，主要是因为我与霍南德之间彼此的默契。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像是双胞胎而不是三胞胎，推理竞赛时也说过这之间的差异，总之我戴上了开朗活泼的面具，而霍南德则戴上孤独冷漠的与我完全相反的

面具。霍南德死去后，我就没有必要坚持这种区别了，我理所当然要恢复自己本来的个性吧。没错，这就是我真正的个性。仔细想想，我的面具比霍南德更具有欺骗性，仅此而已……

“接下来我要说说仓野杀害霍南德的部分。我可以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是从始至终经过缜密的计划而付诸实施的杀人惨剧，并且，的确是我小说中虚构的密室事件给了他启发。要注意，仓野在推理竞赛开始的四天以前就阅读了我的小说。……那时，我给他看小说的意图就是制造动机，同样的虚构情节，对仓野而言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应该说，仓野的肩上承担了庄严的使命，就是让这起命案完全合乎条理，所以他无论如何都必须在‘错乱的密室’里杀害霍南德。于是他故意将我的密室手法画蛇添足地使用，完成了杀人计划。

“我听过雏子和布濂的推理，真的很钦佩他们，两人的说法都相当不错。雏子提出了‘死角的问题’，而布濂则是‘伪装的问题’。但是……在这里，雏子的推理更接近事件的真相，因为归根结底还是‘死角的问题’。可惜雏子距离真相只差一步。挡住视线的并不是一般的物体，也不是雏子所指出的‘幻灯景象’，还有其它方法。……其中的一种是把尸体隐藏在黑暗中，但那个房间并没有暗处。然而，似乎还可以考虑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光线强烈而看不见尸体。”

“这么说，奈尔兹！”羽仁条件反射一样挺直身子叫道，“你的意思是，那盏枝形吊灯是死角？”

刹那间根户的头脑一阵眩晕，手脚麻痹。他勉强站稳，努力回想当时的情景。的确，当时枝形吊灯上面什么也看不到。难道是因为逆光的缘故？根户还想凝神细看，可往日的景像却开始在他视线里摇晃，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却又突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根户最后不得不认可奈尔兹的说法。

“在配电箱保险丝上安装控制装置，与布濂的推理基本相一致。按下无线开关让室内断电后，仓野先将根户推进储藏室关起来，他坚信根户不会大喊大叫，因为根户一直怀疑这些事件是大家在联手作弄他。实际上，根户也正如仓野预料的那样没有出声。接着仓野摸黑回到霍南德身旁，迅速用绳子勒死了他，霍南德连出声的机会都没有。

……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瞎子的时候，他却在我们身边杀人。或许霍南德最初只是昏迷过去了，然后在黑暗里缓慢地滑入死亡的世界。

“霍南德死亡之后，仓野扛起尸体进入中央的黄色房间，把尸体放在了枝形吊灯上。他之所以不顾危险，实在是因为机会难得。如果当时根户发出呼救，那一切就都泡汤了。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根户那时仍然在储藏室的黑暗中与并不存在的凶手周旋。……关于钥匙的诡计，布濂的推理很正确，储藏室的钥匙与外面的钥匙非常相似，就这样放在桌上，仓野回到大堂之后，用真正的钥匙把黄色房间锁上，使储藏室成为双重密室，以后只等根户不堪恐惧大喊呼救就可以了。就这样，估计好适当的时候，重新开启电源。当然，在那之前，大堂的照明开关也切断了，而中央的黄色房间此时露出了灯光，从两侧房门的钥匙孔得以窥探中央的黄色房间，不可思议的密室已经完成了一切准备。

“仓野再次切断电源。这一次众人没有磨磨蹭蹭，合力撞开了房门。紧接着的几秒钟是整个阴谋的关键。跟在甲斐身后扑进房间的仓野，推开前面的甲斐，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桌上，从枝形吊灯上拖下霍南德的尸体扔沙发旁。之后再换回钥匙就行了。对仓野有利的是，众人气势汹汹地冲开房门，可是进到黑暗的房间之后，动作却变得十分缓慢。……如果一定要找个心理学上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主观上的时间概念具有配合我们自身行动步调的特性。仓野的动作再快，顶多也只有三四秒时间，感觉上也只是转瞬之间。当然，三四秒，甚至是十秒，在撞破房门之后，凶手不可能将尸体搬进中央的黄色房间。这一点的结论虽然不会变，却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尸体突然出现在密室里的演出效果。何况后来我又趴在尸体上痛哭，众人的内心更加受到干扰，扩大了混乱。”

奈尔兹说到这里的时候，羽仁晃动身子。“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在精密的计划下进行，仓野看清了所有人心理上的微妙动向，一一加以利用，终于建造成了那奇妙的‘故意设置的密室’。我们完全按照他拟定的情节，忠实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可是，奈尔兹的脸上只是出现了一丝稍纵即逝的嘲讽，又慢慢点燃了第二支香烟。

“无论如何，”他稍显迟疑，“随后就只是简单的事后处理了。换回外面房间的真正钥匙，再暗中拆除配电箱保险丝上的控制装置就万事大吉了。很快会有人注意到房门敞开着，而控制装置和无线开关要在警察赶到之前藏起来，也可以是绑上汽球让它飞走，或着系在小鸟脚上放飞掉，或是还有其他毁灭证据的方法。这就是第二桩密室杀人案的真相。”

奈尔兹手上的香烟升起袅袅烟雾，根户则疑惑地注视着烟雾的轨迹。当白色的烟雾飘散时，对面的布濂开口了。

“嗯，真是漂亮的杀招！”他轻轻瞄了根户一眼，“但现在仓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哈，真是……但仔细想想，或许这是应有的结果，因为我们已经输了……”接着，他无奈地苦笑，与平时判若两人。

根户内心也深有同感。

“那么从追溯的时间顺序倒推，最后是曳间的事件吧？”羽仁打破了沉默，“但是，有些地方我还是不能理解。如果曳间命案的凶手是仓野，那么凶手潜伏到三点十分的证词便是捏造的，我们可以不予考虑。而死亡的时间段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为止，仓野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如果与他在一起的杏子做了伪证则另当别论，但为他作证的，还有咖啡店里的侍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羽仁探身说话时，奈尔兹拿烟的手指一直贴在唇上，像是在默默选择恰当的词汇。很快，他眼神变得坚定，下定决心一样，低声说：“仓野并没有做出任何伪证，因为他并没有杀害曳间。”

匣中失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店内飘荡的乐曲从情调音乐转换为巴洛克音乐，伴随着庄严的通奏低音飘进耳中的是阿尔比诺尼^[1]的《G小调柔板》。但这几个人并没有注意到乐曲的变化，因为奈尔兹喃喃低语之后是无尽的沉默。

“是怎么回事呢？”根户按捺不住好奇，问道。

羽仁也接着说：“实在弄不懂！难道杀害曳间的凶手另有其人？……可你刚才不也说过了吗？在陈列盔甲的房间里，甲斐质问仓野，仓野亲口承认是他自己杀害了曳间，所以甲斐才向仓野挥动复仇之刃……”

“不错，当时仓野确实可能说过，是他自己杀害了曳间与霍南德。甲斐直到亲耳听见这话之前，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但还远没有到痛下杀手的地步。……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仓野没有杀害曳间。”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是说，仓野承认了自己并没有犯下的杀人罪？”布濑问。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仓野杀害霍南德的理由。”奈尔兹语气热切，用豹子一般的眼神盯着面前的三个人，眼睛里还泛有微微的血丝。

根户心里忽然怀疑，眼前这个少年该不是已经疯掉了吧。

“那么仓野为什么要杀害霍南德呢？”

“仓野说他为了承担杀害曳间的罪孽，所以才杀害霍南德。”

沈默再度降临。三人仿佛在呆呆地凝视一个怪物，一动也不动。可是奈尔兹对众人的反应不屑一顾：“噢？从你们的表情看，好像我

的精神状态已经很糟糕了，嗯，这也难怪。……那我就回头说具体的内容吧。大家还记得七月三十一日推理竞赛的前一天，也就是三十日，我们前往雏子家悼唁的那一天的前后经过吗？我在小说里也有详细描述……”

三人都点过头之后，奈尔兹接着说：“离开雏子家之后，我和仓野一起返回他在目白的住处。在公寓的入口，仓野从门楣上取下钥匙开锁，然后拉开大门。就在那转眼之间，我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对，我看到了仓野因恐惧而僵硬的表情，我敢说仓野肯定是看见了什么，我立刻跳进玄关，可是那里并没有什么人。然而我坚信自己没有看错。……哎，你们说，令仓野如此恐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奈尔兹望着另外三个人。

羽仁回答的声音微微颤抖：“难道，你想说……杀害曳间的凶手另有其人，在那里留下某种记号，因此仓野知道了真相，同时为了包庇凶手，不得不自己承担杀害曳间的罪名？”

“是啊！”布濑紧接着说，“三起命案是由三个不同的凶手分别所为吗？但杀害曳间的人是……”

奈尔兹连忙伸出手，“请等一下，我的感觉还是不对。说实在的，仓野并不是看到了某个特定的东西，而是在开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异，那种差异在他头脑中引起了明显的反应。”

“反应？”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开始的起因就是一次严重的错误反应，一次很愚蠢的错误反应。如果没有那样的错误反应，后来也不会发生什么杀人事件。但是，错误发生了，尽管愚昧至极，但是，它一旦发生，一切就都像滚下山坡的雪球一样，其他的东西也都相继卷了进去，事件的雪球不断膨胀，霍南德也就搭上了性命。”

根户听着奈尔兹的独白，又一次感觉到他的话语很耳熟。错误反应、严重错误……根户拼命回忆，无奈思路已被浓厚的雾霭所笼罩，头脑中只有些陌生迷茫的景物。

事件的严肃性崩塌之后，眼前弥漫的就只能是后悔了。根户静静地等待着奈尔兹继续开口。

“当初的起因实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唉。回想一下仓野住处的大门吧。就是安装在大门上的门锁。那是插入钥匙转动一圈就可以打开房门的旋转式门锁，与其他样式的门锁不同，因为这种门锁特有的结构，以至于后来发生了错误反应。这种门锁的特殊之处在于，除非你插入钥匙转动，否则就很难判别是否锁上了。一般门锁插入钥匙后转动，如果门开了，那就表示先前是上了锁，但那种旋转式门锁，无论上锁与否，插入钥匙后都可以随意转动，反正最后总能打开房门。所以判别是否上锁的基准只能依靠‘手感’。当然，即便是我们也都是如此。仓野使用这种门锁已经有三年时间，利用‘手感’去判断是否上锁的能力应该相当准确。当然也不能说是绝对正确。知道了吗？七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十分，仓野从新宿返回家中时，那扇门其实并没有上锁。

“进门后，看到踏板前有两双鞋子时，仓野曾说过他产生过一种奇妙的感觉吧？其实，仓野就有一个下意识的疑问，眼前有鞋子，难道入口大门没有上锁？如果当时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下意识疑问，那就可以终止错误。但是，仓野的情绪却偏向于客人来访的喜悦。事后回想起来，仓野就已经发觉，如果大门是上锁的，出现鞋子就非常奇怪了。换句话说，他的确误以为大门上锁了。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三十日的情况了吧？或许他那时忘记了锁门，直接前往雏子家，等返回住处想用钥匙开门时，注意到了‘手感’和往常不同，但那只不过是在一瞬间的感觉，应该也没有多想什么吧。但当他拉开大门时，才感觉到不对劲，于是恐惧地愣了一下。没错，仓野当时注意到了自己的错觉。

“那么，假设十四日下午三点以后，仓野回家时，外面的大门并没有上锁，事情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虽然难以做到心有灵犀，但只要冷静思考就可以知道。第一，那并不是什么‘故意设置的密室’；第二，登山鞋的主人是杀害曳间的凶手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命案是否真的是杀人案，这很可疑。……没错，坦率地说，曳间并不是遭人杀害，他只是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自杀！”

三个人似乎沉浸在奈尔兹的话语里，已经没人提问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此刻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

“要知道，警方最初的判断最正确。例如被利刃刺杀，要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利刃刺入的位置与伤口的角度关系就非常重要。自杀通常都是由下向上刺，而他杀则相反方向居多。警方进行了科学观察，又经过这方面专家的研究探讨，由此得出的判断结果是可以信赖的。……当然，这都是马后炮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那双登山鞋的主人是霍南德。当然，布濂在下午三点左右所看到的前往仓野住处玩耍的人也是霍南德。在仓野的住处，霍南德发现了曳间，他胸口插着利刃，已经死亡。对，他所看到的情形恰好与仓野后来一样。当然，霍南德也同样非常恐惧，担心凶手还躲在房子里，于是跌跌撞撞地奔向楼梯。这时仓野回来了，问题是霍南德并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是凶手返回了现场，所以慌忙躲到厨房的窗帘后面，等仓野的脚步声过去之后，霍南德提着鞋子一溜烟地逃离了仓野的住处。

“也就是说，在七月三十日以前，霍南德已经在怀疑曳间是自杀身亡的。最初他也很困惑，但观察着这可怕事件的进展，加之警方也认定曳间是自杀，所以他也就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认为那起命案是他杀，主要根据是大门从外侧上锁了，而且仓野还看到了登山鞋，误以为凶手还潜伏在现场。这种判断依据让霍南德很容易就推断出曳间自杀的结论。十七日聚会时，我对于霍南德的反常也感到疑惑，但是，如果说他已经知道一切，于是饶有兴味地观察大家的反应，那么他的反常就有了圆满的解释。……只不过，霍南德后来高兴过分了，犯下了一项重大的错误。就是他说出了‘凶手应该连续杀人’之类的话，结果导致自己送了命。他连做梦都没想到，荆棘之冠最终戴回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是，仓野很快就注意到了自己当时的错觉。我无法想象仓野当时的心理，他在曳间的尸体前流泪，发誓找出真凶，替他报仇。然而仓野的这种精神状态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他心目中天平的一端是曳间的死，但另一端却找不到砝码，这也成了他的精神破绽。……唉，推理竞赛时，仓野讲述的推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诉说的正是他自己的心理。如果在他讲述的内容中，将甲斐改为仓野本人，将曳间的姐

姐改为曳间，将恋爱感情改为复仇感情，那么整个推理内容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内心告白了，这只要看一看根户提出的突变理论图形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曳间是自杀的，仓野当然也不会去杀人，然而，一旦把杀人作为平衡曳间之死的砝码，仓野就不得不把曳间自杀的真相推向虚构的那边了。

“无论如何都需要凶手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塑造成凶手最为方便，也就是说，他自愿担任凶手！为了使自己的凶手身份成为不可撼动的事实，他必须杀一个人。对，这就是一种仪式！而霍南德虽然还有各种各样成为牺牲品的理由，但最重要的是，仓野认定了登山鞋的主人是霍南德，所以必须灭掉谙知曳间自杀真相的霍南德。在杀害霍南德时，他巧妙地让现实和虚构相互交替，剩下的就只有近乎完美的杀人事件了。并且，霍南德宣称‘凶手应该连续杀人’，这句话成了杀人魔王的诱饵，真是无比刺激啊！就我们的绰号来说，似乎也具有某种意义。……只不过，为了使犯罪趋于完美，也需要有极端的不可可能性和深不可测的谜团。我小说中‘错乱的密室’的主题曲，在曳间死亡过程中时隐时现，此时也必须在霍南德的命案中再次演奏。令人惊讶的是，满足了所有条件的杀人计划在一日之间就筹划妥当，也说明了当他疯狂的幻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寻找其他出口的时候，内心迸发出的想象力是何等的精彩！

“现在，我们也来推测一下霍南德的心理活动。三十日晚上，我告诉了他当天发生过的事，他听了之后，应该立刻明白仓野已经知道曳间是自杀身亡的。霍南德认为，既然仓野知道真相，那么这场游戏也就结束了。于是，第二天的三十一日，我们在‘黄色房间’聚会时展开了推理竞赛。霍南德本来打算旁观比赛，因为他认为，仓野最后会揭开曳间自杀的事实。对，当时霍南德的确实是在等待仓野亲口宣告游戏的结束。

“但实际情况的进展超出了霍南德的想象。仓野非但不想让游戏结束，反而还积极组合那些不合逻辑的推理。霍南德当时肯定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不祥的气氛。虽然不知他是否完全理解了仓野推理的意思，但他却觉悟到现实开始变得不可预料。对霍南德而言，这是一种浮在半空般的不安和难以名状的恐怖。而且，仓野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计划，因此连各位讲述推理的顺序都有意安排得合乎自己的犯罪计划。当时决定发言顺序时，利

用了他带来的塔罗牌。那时他就要了一个手腕。有一个魔术用语叫“force”，就是很自然地让对方随意抽取一张牌，而实际上总能让对方抽到合乎自己意图的特定牌的技巧。仓野就是用这个把戏来决定众人进行推理的顺序。而且，他甚至暗示了自己准备使用的杀人诡计。哎，你们记得吗？霍南德抽到的牌是XII‘吊着的人’。对啊，霍南德最后就是被吊在了枝形吊灯上。……当然，我们不知道仓野是不是真的掌握那样的特殊技巧，但是羽仁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羽仁你知道吗？”

“嗯。”羽仁眯着眼睛点了点头，“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身怀这种绝技，但我知道那家伙的确非常喜欢扑克牌魔术和游戏。不过，上了大学之后，他认为‘最好的游戏是既无原则又无偶然’，所以不怎么触碰扑克牌了。……这么说，当时我不在现场，对仓野来说也是个难得的机会。”羽仁说着，用一只手难过地捂住面孔。

布濂接着说：“看来真正对推理竞赛认真的人只有仓野了？回想一下七月十七日的聚会，或许的确实如此……”

这时，奈尔兹突然以惊人的尖锐语气叫道：“但是，我绝不原谅！”

只见奈尔兹双拳紧握，愤怒得浑身瑟瑟颤抖，下垂的眼眸凝视着虚空。根户很快就感觉到，奈尔兹那犀利的眼神绝没有停留在现实的世界里！他的憎恨是从拳头窜到瞳孔，然后在头顶消失。

“刚才说到了我的罪孽，我和甲斐之间的同谋关系，你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好，那我就告诉各位！虽然杀害仓野的凶手是甲斐，但促使他这样极端行为的却是我！”

“啊——”羽仁含混地呻吟了一声。

根户也感到晴天霹雳一样。

“我在霍南德遇害时曾经发誓，绝对不会坐视杀害霍南德的凶手逃脱法网，一定要在他的头上砸下报复的铁锤！对，我那时就是那样下定决心的，到现在仍然坚守这个誓言！不管是谁，不管他如何狡辩，我仍然坚守誓言！谋害我的影子、我的同胞兄弟、我的另外一半

霍南德的凶手，不论他有什么理由，我都绝不宽恕他。那时，我说过小说只是为了复仇而写，绞尽脑汁之后我觉悟了，我要利用文字履行誓言。详细过程我不再赘述，小说的第四章就是为了对杀害曳间的凶手，也就是向仓野复仇而加上去的，这一部分起到了教唆甲斐杀人的作用。我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写下了那些情节。

“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得到各位的认可吧？不错，或许那是卑鄙胆怯的行为，我没有亲自动手，却像操纵一个木偶一样操纵他人的心理，来完成自己的复仇行动。对，确实如此。然而，我一定要对杀害霍南德的仓野说，他是自作自受！在曳间的死亡在他心里形成僵局的时候，他居然杀害了霍南德！我至今仍不明白，难道仓野的做法是正确的吗？或者是我的做法才正确？也许我们两个人都错了？但是，究竟有谁？有谁可以担负起最终的审判？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呐喊，没错！我要赌上自己的一切，拒绝接受那种不公平的审判！”

根户面对漫长控诉的奈尔兹，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悲哀。或许已经太迟了，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大家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生活在密室中。

一种炽热的情感从心底往上涌，从胸口一举冲上鼻腔，根户用尽了全身力气本能地忍耐。

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自我的密室中成长。对，我们在自己的密室中得到了奇妙的愉悦，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失乐园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可悲的人们啊。

然而，或许我们也只能永远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密室中承受这种失乐吧？《如何打造密室》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在这封闭的匣中体会失乐到什么时候？

没有人开口。四个人对真相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现在，似乎只有沉默伴随着大家，永无止境。

这时从楼梯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仓促的脚步声。根户慌忙回头，原来是店主，甲斐的哥哥。他摇晃着发福的身体，站在楼梯的尽头，平时和善的容貌变得苍白僵硬。面对四个人疑惑的表情，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传达了又一个噩耗。

“他们说，我弟弟的尸体找到了，在金泽的海边，可能是自杀。”

不用说了，这就是最后的审判。

现在，现实中的经过完全按照奈尔兹小说中的情节，落下了帷幕。

这是虚构与现实在反复切换吗？四个人仿佛又一次听见了现已不存在的洋娃娃们的哄笑。成百上千个黑夜降临，秋日里和煦的阳光不复存在，他们的内心已被风暴劫掠而去，无情地丢在另一个世界里。

正如静谧而疯狂的祭典。

[1] 意大利作曲家。他同维瓦尔第、马尔切洛等人，被后人称为威尼斯乐派的先驱者。

末章 四景

九星与血液

“看来，我的思想的确过于偏激了，所以才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惩罚。”

奈尔兹的声音几乎被单调的轰隆声所掩盖。

其他三人也都回想起了甲斐遗体的模样。先是苍白色，后来慢慢变成土灰色，胸口上只有一个狰狞的黑洞，却看不到一丝血迹。昔日的甲斐良惟现在已成尸骸，只是一个冰冷简单的物体了。

其实，不管如何悲伤、如何愤怒、如何惋惜，这些念头在目睹尸骸的瞬间，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那具尸骸对此也毫无反应。思绪的传递永远都是单行道，死者只能坚守自己的沉默。他们亲眼看到死者早已僵硬，相伴着如此长久的沉默。

如此说来，他们长久以来的“复仇”又算什么？难道那一连串的惨剧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虚幻的祭典？

“唉，所谓的审判与复仇，其实没什么意义……”羽仁如梦方醒，喃喃说道，接着又颓然低下头去。

列车规律的摇动似乎麻痹了脑髓，列车里的乘客少得出奇，暖气不断从座位底下散出，越发加深了睡意。

“我越来越糊涂，我想我们没必要再提这些事了。当然，我绝不是在包庇奈尔兹，只是我认为甲斐并不是从奈尔兹的小说里得到了什么暗示，而是根据自己完全不同的推理，才对仓野产生了怀疑。……根户、羽仁，你们怎么想的？是不是也认为甲斐是因为读了那部小说才杀害的仓野？”

听了这话，根户猛然睁开眼睛，“不”！他先发出否定的回答，然后似乎又有些迟疑，“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一点有所保留。是啊，不太可能

啊。就算甲斐是为了自己，也不太可能。一定是那家伙根据自己的推理而怀疑到仓野，追问之下，一时冲动才杀了人。没错，应该是这样的。”

羽仁也接着说道：“你们说得没错，难道一部小说真能诱导一个人的行动？……总之我很怀疑。”他双手拄在膝盖上，托着腮，表情很像小孩子。

奈尔兹默默不语，但那是难以名状的幸福的沉默。

列车从漫长的峭壁间钻出，窗外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山峦。他们不禁被那重峦叠嶂的美景所吸引。

“真美啊。”羽仁最先发出赞叹，“哎，我的梦想就是在这种地方建一座巨大的洋楼。”

“那你决定建什么风格的洋楼呢？”根户不失时机地调侃他，“像黑死馆那样的，对吗？”

“不，当然具体还没决定。”羽仁挠挠头发，“但是对一些细节部分已经有些打算。只要有可能，就建一座怎么爬都爬不完的楼梯，还要有奔流不息的循环瀑布……”

“那是什么啊？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嘛！”根户说着，用力靠在椅背上，“不如多想一想较为现实的东西，比如在黄道十二宫^[1]里按九星术建上座房子……”

“等等！”这时布濑突然举起手来，“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件怪事，和我们曾经说过的九星术有关。”

根户立刻扬起眉毛，“怎么？半夜睡不着？是不是甲斐的尸体在眼前晃来晃去啊？”

“别胡说！你才那样呢！”布濑笑道，“说真的，那是非常奇妙的巧合，我却不认为是偶然。也就是说，除了根户的发现之外，我也发现了我们与九星术的关系。你们没注意到我们的住处之间有着奇妙的共同点吗？”

“你说什么？……当然，现在无论听到什么话题我也不会吓一跳了。”羽仁说。

根户接着说：“共同点？既然和九星术有关，那就是数字或者色彩，还有……”

“哈哈，你上次推理时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共同点……”

“色彩？”根户犹豫了一下，低声问。

“对，就是色彩。也就是说，我们的住处都是与色彩有关的地名或街名。你那里是白山，属白；羽仁的住处若叶町，在九星术上属碧；仓野在目白，属白；曳间是萩山町，应该是表示紫；我住在绿之丘，所以是绿；而久藤家在下目黑，所以是黑；奈尔兹家在白金，属白；最后甲斐家则是最危险的色彩，黄色，在他的住处‘日本桥横山町’的名称里隐藏着文字‘黄’。而在我们大家的住所的中央，就是‘黄色房间’，不远就是赤坂，是真沼的住处，是红色。这样一来，如果分别对照色彩与方位，很明显就完全符合九星盘之中七赤进入中宫的那种类型，由北向左旋转是三碧、八白、九紫、四绿、二黑、六白、五黄、一白，没有丝毫偏差。

“怎么样？根户，除了你指出的房间颜色之外，还有像这样符合地名颜色的奇妙巧合吗？虽然还不知道这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也不能断言这种吻合现象毫无意义吧？影山到底要在九星盘上嵌入什么样的组合呢？如果看这个新的方位表，五黄杀是落在甲斐身上，暗剑杀则落在曳间身上。也就是说，在你的解释中，预见了因为他杀而丧生的曳间和甲斐的死亡；而在我的解释中，则是预见了自杀而死的曳间和甲斐之死。这么看，影山很可能是想让这样的组合产生双重意义。或许正如那家伙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话——那幅图形只不过是恶作剧罢了，甚至根本就不重要。”

“原来如此。”根户钦佩地说，“那么，我也来说说昨夜的想法吧。”

“噢？真有意思，你和我昨夜都是很晚才睡，难道都有奇妙的思考灵感？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必说得这么郑重其事，”根户有些不好意思了，瞥了一眼羽仁和奈尔兹，说，“因为仓野的事，我忽然想起来了。他对我说过输血与血型的事。”

“输血？”羽仁与布濑同时反问。

根户点点头说：“那家伙是这样说的。在中学的教科书中，记载有血型相关的内容。例如，AB型的人可以接受A型、B型和O型的输血，对O型的人只能输入O型血。但是，O型血可以输给AB型、A型、B型的人，而A型和B型则可以分别输给AB型的人，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了！最新医学证明，血液不应该输给不同血型的人，否则可能因为抗原体反应，导致发生凝聚反应或溶血现象。所以，一般世间上流传的观念，在医学领域里，尤其是在临床方面并不适用。”

“噢？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对于这个突然到来的话题，羽仁露出疑惑的神情。

根户微笑着回答：“这与杏子的秘密有关。”

“杏子？”

“是的。这类似于智力游戏问题。就像通过下面的几句事实，能够推断出一个结论。可以按照顺序来说。第一句，雏子的血型为AB型，杏子的血型则是O型。”

布濂似乎感觉到阳光开始变得强烈，轻轻闭上双眼：“奈尔兹的小说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第二句，雏子的双亲出车祸时，雏子的母亲曾经输血给重伤的雏子父亲。”

“嗯，这我也听说了。”

“第三句上次应该也说过，就是雏子的母亲在婴儿时期，和奈尔兹他们因病夭折的哥哥一样，也曾患有贫血症，曾经接受过父母的输血。”

“哈哈，我有点明白啦……”

但根户继续说：“没错！能够生下AB血型小孩的双亲，其血型的组合有AB型与 AB型、AB型与A型、AB型与B型、A型与B型四种。既然其中一方能给另外一方输血，就说明二者同样是AB型，所以，雏子母亲应该是AB血型！

“你们也知道，雏子的母亲和杏子是姐妹，而能够生下AB型与O型孩子的双亲血型组合，应该只有A型与B型。而雏子的母亲曾经接受双亲的输血，这就出了问题。知道吗？即使是非常紧要的时刻，想要输入其他血型

的血，仍要受到极微量的限制。而贫血症这样的疾病，数量多、时间长的输血是必须的。而同时将A型与B型的血液输给AB型的婴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这就出现了矛盾，肯定是在某个地方出了差错。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杏子并不是她父母的亲生女儿。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最正确。”

“嗯，这么说，那是杏子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吧？”

“唉，……事到如今，什么都无所谓了。”根户用落寞的口吻说着，把目光移向窗外，“总之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奈尔兹也不必对这些无聊的琐事过于追究。雏子在信上不也写了？‘尽量凝视从现在开始崭新的自己’。”

那是坚定的语气！奈尔兹觉得窗外的景色几乎刺痛了眼睛。随着车厢缓缓摇动，深绿色的连绵山峦转瞬即逝。

“虽然矫揉造作，却入情入理，不愧是根户，数学专业的。”奈尔兹自言自语。

根户抬头笑了。“哼！你这家伙，下地狱去吧！”

“还要多久才能到东京？”羽仁忽然问。

从这里开始，铁轨线路像是缓缓的下坡，而疾驰的车轮也逐渐加快了节奏。

[1] 希腊时代为表示太阳系的位置而使用的天球区分。从春分点开始，沿黄道每三十度为一宫，共分十二宫，分别以其附近的星座名称来命名。现在由于岁差的原因，宫名与星座名分别相差一宫，曾被用于西洋的占星术。

初冬的诗作

羽仁跑上楼梯，大声喊叫：“喂！你们不知道这个吧？”

其他客人都同时向他转过头去。羽仁事前并没料到二楼会有这么多客人，他尴尬地耸耸肩，快步朝这边走来。

“不要大吵大嚷！”

“你说我们不知道什么？”

布濂与奈尔兹几乎同时开口。

“唉，对不起！不知不觉中就兴奋起来了……”他辩解道，“你们看这个！”

羽仁拿出来的是——一册杂志。

“这不是诗刊吗？”

“没错，这里边，嗯……”他忙乱地翻页，“这个这个，看这首诗！”

两人斜着头，分别从两侧看那一页，当即就惊叫了一声。他们曾经听到过的对话已经变成铅字印在那里了。刊载的诗作开始是如下三行：

你在哪里呢？

我哪里也不在。

那就走吧。

“这是……”后面还有其他诗句，但布濂只读到这里就已经惊呆了。

快要入冬的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光顾“归路”的客人中，已经有不少人穿着大衣、系着围巾了。

羽仁也穿上了柔软的厚毛衫，他在奈尔兹身旁坐了下来。

“这本杂志经常会征集诗作，对优秀作品还给予奖励。这次得奖的就是这首诗。看！笔名是原页丝冬，怎么看也不像人名，但这肯定真是真沼！”

“噢，这样啊！”奈尔兹摇头叹息，把身体深深靠在椅背上，“真厉害！这本杂志的授奖相当权威。这么说真沼一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着，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说不定会与他重逢。不管怎么说，真沼已经向诗人的道路迈出一大步了。啊，实在是了不起！”

“那么，我们这次的聚会，就算为真沼进行一次小小的庆祝好了，虽然根户今天缺席……”布濂说。

羽仁也一拍膝盖，说：“既然这样，那我也……来一杯咖啡！”他向侍者叫道，接着又问奈尔兹：“奈尔兹，知道了这件事，你会涌出更强烈的创作欲望吧？《如何打造密室》写完了吗？”

“不，还没有。”

“那你打算写完吧？”

“那当然！”奈尔兹一说这个就有些激动，“不过，我一直拿不定主意采用哪种结局更好。我不知道究竟该在什么地方结尾。”

“嘿嘿，但是写完之后会怎样呢？媒体报道的不过是事件的皮毛，其中还有疏漏之处以及明显的夸张。我想即使是看过小说，也不会有太多的读者注意到这次事件。对那些读者而言，现实部分与虚构的部分的界限很难捉摸。”

“这的确是疑难问题。”布濂哗啦啦地翻着杂志，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那上面了。

奈尔兹说：“算了，读者也可以自己去判断。以后我也只是用笔来记述现实的结果而已。现在还没天黑，再来一杯咖啡吧。”

“说的也是。”

“这是明摆着的事。”

言谈之间，咖啡已经端过来了，羽仁随意接过来，喝了一口。

“嗯，相当不错！”

羽仁把白色方糖放进杯中，随着轻微的搅拌，方糖渐渐溶化了。

最后的解释

“……我只是想问一件事。”根户说着，终于从椅子中站起身来，表情凝重。

羽仁的表情也随之僵硬。“究竟什么事？说出来听听。”

“没有别的，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一连串事件……”

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根户的房间里，寒气不可阻挡地吹进来，根户身后的玻璃窗随风作响，羽仁抬起眼睛，已经到了晚上了。

“我是说，这背后还有另外一种真相，表明了拉普拉斯的恶魔真的存在。那就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真凶……”

“你说什么？”羽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整个事件并没有结束？控制一切的巨大阴影仍紧紧贴在他们身旁？羽仁完全糊涂了。“怎么可能呢？”

“布濂的白日梦影响了我的正确推理，”根户并没有理会羽仁，继续说道，“霍南德偶然地前往仓野家，接着就发现曳间的尸体。啊，这暂且不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那是三点左右的事，而布濂的白日梦是在十二点半，如果布濂看到的真的是霍南德，那么，这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差该怎么解释才好呢？唉，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啊，请别误会，不要认为我以为布濂看到的白日梦人物是奈尔兹，事件的主谋也是那家伙。我不是这个意思！从各方面线索综合判断，我发现白日梦里的人仍然是霍南德，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填补那段空白时间的理由。你猜指引我的路标是什么？就是这个记事本！”

根户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的东西。羽仁记得那是根户曾经在“归路”展示过的曳间的记事本。

“从上次聚会开始，我把这个记事本读了又读，反复阅读之际，我的头脑中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它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曳间最喜

欢的十佳侦探小说中，包括远藤周作的《黑暗的呐喊》。为了证实我心中的疑问，我前往神保町一带闲逛。……五月下旬，仓野就在那里见到过曳间身影。在那里我终于发现能够解答我心中疑问的地方了。那里有一家催眠术研究所，我敢肯定曳间在失踪期间一直都待在那里。”

“催眠术？”羽仁惊讶。

“请仔细想想看，这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并不是连续杀人事件，顶多算是系列命案。尽管如此，谋划这个惨剧，并推翻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人正是曳间。他一直在背后操纵这一连串事件，甚至在他已经死亡之后！而我们只不过是按照死者的杀人计划采取行动而已！”

“你的意思是，曳间自杀时早已料到日后会陆续发生杀人事件？”

“不错！”根户淡淡地加以肯定后，接着说，“但是，事件的发生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我思考到最后，发现只需要符合两项条件。第一，很久之后才回去的仓野误以为外面的大门上锁了；第二，仓野到家前两三分钟，霍南德到访。只要满足这两项条件，就算偏离事实，我们也会像滚下陡坡的皮球一样朝悲剧的方向前进——曳间完全了解我们这样的心理倾向，所以他事先就对仓野和霍南德施加催眠术。即使在解除催眠之后，接受催眠术的人也会在无意之中，进行一些特定行动或思考，这就是所谓的后催眠。值得注意的是，曳间并没有直接指示仓野去‘行凶杀人’。他对仓野的性格了如指掌，只不过给了仓野‘外面大门上锁’的暗示而已，也就是说，他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至于霍南德，曳间也应该是在即将自杀之前，在催眠中暗示他去找仓野。或许曳间要霍南德不仅潜伏在附近，而且要等待仓野返回，还要在见到仓野之后，抢先几步进入仓野家中。……可是，或许曳间对霍南德的催眠暗示不够强烈，或者也有可能出现了某种失误，总之霍南德忘记了自己要依照暗示采取行动，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接受到催眠之后，可能是为了练习，霍南德竟然在仓野住处附近徘徊，结果被布濑看到了。可是，这对曳间的整个计划并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不，反而成了有效的材料，以至于开启了悲剧的大幕。还有，

仓野迫切地打算为曳间复仇，其部分心理很可能出于患者与心理医生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深层精神联系。……这么看的话，真沼的那种幻觉很可能也是曳间实施催眠术的结果。大概曳间曾多次对真沼进行后催眠，来锻炼自己的催眠本领。当然，这和杀人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羽仁心不在焉地听着根户的说明，把目光慢慢转向窗户。忽然，黑暗之中开始浮现出白影——起雾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元凶在一开始就已经死亡。可是，曳间为什么一定要用自杀来引发悲剧呢？如果曳间也和他姐姐一样有潜在的精神病基因，那么这一连串事件岂不是疯子主导的闹剧？”

“怎么解释才好呢？……”根户斟酌着，“阅读这个记事本之后，我才逐渐明白了，对曳间而言，我们这个俱乐部只是一个实验室。然而这样也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就是曳间并不希望发生悲剧。怎么？我的话模棱两可？但我说的可是真的。仓野并不会情急之下去杀人，或许是曳间的预测出了什么差错，或许也有其他的偶然因素介入，于是所有的一切都乱套了——曳间为此下了赌注，他只是希望所有条件都具备了，但也最好不要发生悲剧……”

黑暗中的界线

——原来是这样。如果不应该发生惨剧，那么纵然我们头顶上覆盖了一大片的乌云，也不会发生惨剧。

奈尔兹如同漂在海上的小船，漫无目的地边走边思索。浓雾笼罩了他，还以为会粘住手脚，却又朝后方飘逝了。这种现象反反复复，奈尔兹全身已经像冒汗一样湿透了。

——然而，事实上惨剧却发生了。或许这一切都是无奈，没错，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那么也许我自己会犯下杀人命案。

浓雾笼罩下的黑暗，这一连串杀人事件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浓雾翻滚，灯火阑珊，炼乳一样甚至带着甜味一样的雾霭中，奈尔兹茫然徘徊。

忽然，远方传来铁路道口列车通过的警铃声，拖泥带水地响个不停。奈尔兹不知道脚下的路会把自己带到何方，只是，每当眼前出现障碍物挡住去路时，他就改变方向。转过数不清的路口，经过无数次的弯道之后，他已茫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了，或许他已到了陌生的远离市区的荒野。

记忆错误与催眠术。昔日曳间曾告诉过奈尔兹，在幻觉发生的瞬间，记忆会从现在向从前追溯，就像路边电子屏幕上的无数光点交替闪烁。从现在的这一点开始逆时间而行，人类的记忆通常就是这样，记忆会让每一个瞬间从现在退回去，而瞬间之前的自己如果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只是个记忆的话，那么人类的生命便是在这种毫不间断的虚构之中进行的。说奈尔兹前进的目标只是虚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奈尔兹思索之际，忽然注意到前方铁路道口的警铃声已经停止。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因为他竟然没有听见列车通过的声音。

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故障了吧？奈尔兹想，但仍旧没有停下脚步。雾越来越浓了，这位少年成了一只湿透的老鼠，在曳间可能走过的道路上踟蹰。在浓雾里现在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鼻息声。黑暗中的界线——少年忽然想到这样的词语。

……也许我无意之中，已经被封闭在小说里了。现实与虚构完美地互换，现在我面对的不过是小说里的故事。

但是，在浓雾中考虑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到处都是深蓝色灯光，外侧还笼罩着光晕，怎么看都只像是瓦斯灯光。所有物体在这种灯光朦胧的映照之下，都面目全非，变成妄想中的幻影。

那也可能是变电所的亮光吧？少年把双手插进湿漉漉的外套口袋里，身体剧烈地颤抖。巨大的阴影在他头顶上方延展，仿佛要将他吞噬一般。但是，再次望一望，整个黑影气息却又消失了踪迹。少年意识到自己内心难耐的烦躁，却不得不仍旧在这黏黏糊糊的浓雾里游荡。

这种雾……唉，我期待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只是在雾的迷宫里漫无目的地行走，可我期待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少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是啊，此刻在这里的已经不是我了吧？这样思考的肯定不是我。

然而，少年的面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答他。这里没有道路，没有建筑，也没有天空，有的只是雾、雾、雾，上下左右无从判别，完全封闭了少年。

所以，曳间，你赢了。你已经跨越了锋面界线，你赢了。

少年面前只是一片虚无。不错，少年从虚无中到来，在永无止境的浓雾中游荡，此刻必须迎接与自己意志无关的世界的到来。——深深的浓雾。

在那之前，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浓雾。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在奶色的雾霭中，好像沉浸在深海里，就是这样的雾！雾！雾！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献给虚无的供物

(日) 中井英夫 著
薛军 译

能写出《献给虚无的供物》这样的作品，
真是让我赞叹不已。——三岛由纪夫

日本四大
推理奇书
之一

- 唯一令三岛由纪夫赞不绝口的推理文学作品
- 小说尚未完成即被评为江户川乱步奖第二名
- 《每日新闻》、《推理》票选战后二十年最佳推理小说
- 三岛由纪夫当面恳求作者增加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的出场次数

序章

莎乐美之夜

黑色天鹅绒帘幕轻轻晃动，在痉挛似的微幅震动过后，随即缓慢起伏，逐渐往左右滑开。炫目的白光转眼收束，成为舞台上鲜明的光圈。光圈中出现了一位妖精似的年轻舞者，她纤细的双脚套着芭蕾舞鞋，丰满的下半身裹着只及腰间的轻纱，如此大胆的打扮，正完美地衬托出她珍珠般的肌肤极端冶艳迷人的魅力。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户外被淡淡的雾霭笼罩，月色柔美。入夜的热闹时段过后，下谷龙泉寺的“阿拉比克”酒吧已经到了忘年会的余兴节目时段，店内处处响起酒杯互碰的声音，并满溢紫烟与人们吐息的炽热气流。

龙泉寺并非位于因《比肩》^[1]这部小说而出名的太音寺附近，而是在面朝日本堤的三之轮一隅。这一带的商店都由魔芋店、烤饭团店、手工面包厂这些小店的低矮房舍组成，十足升斗小民的生活圈，夹杂其中的酒吧因而显得格外不协调，但当地土生土长的老板并不在意这些。

老板的老家原本位于龙泉寺町的一角，该地区在战争期间被划为日本堤之前，距离吉原的大篱、大文字与山口巴^[2]很近，因此可以说老板是从小就在脂粉味浓厚的红灯区长大的。

白天经营法国香颂咖啡店，夜晚在暗巷里挂起“BAR. ARABIQ”的柠檬黄霓虹招牌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两年。

当时能正确记住一九五四年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的人，现在应该不多，以和历来说，即是昭和二十九年。当时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件，根据警视厅的调查，包括未遂案在内，这一年内的杀人事件共有三千零八十一起，每天大约发生八起之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换句话说，日本在这一年内，有那么多人认真地思考如何杀死他人，并确实实施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如此，让这一年更别具意义的是新的杀人方式不断出现，譬如年初的二

重桥事件^[3]、春天的福龙丸五号核尘埃事件^[4]、夏天的黄变米事件^[5]，还有秋天十五号台风来袭时出航的洞爷丸翻覆事件^[6]等。

这些确实都是“杀人”！其中政府企图混入发霉的黄变米作为米食配给的事件，比起杀害镜子的坂卷^[7]与持卡宾枪抢劫的大津^[8]等人所为的恐怖事件，还要骇人听闻。但在厚生省环境卫生局的大幅消毒之下，许多人对此事的记忆都已逐渐淡化。当然，就连参加今夜忘年会派对的客人也都是一脸轻松，悠哉地注视舞台，将这年发生的所有事忘得干干净净。

这天的余兴节目稍微特殊，是由店员君子表演以前学过的现代芭蕾，虽然是业余表演，内容却是模仿目前正在日本的舞者克莱特·玛夏所演出的《七纱舞》^[9]——这是妖姬莎乐美为了向希律王要求先知约翰的首级而跳的舞蹈。在伴奏上，或许是觉得播放唱片太过普通，遂找来称为“花婆”的三味线^[10]乐手在舞台旁弹琴。

虽说是舞台，其实不过是用黑色帘幕在店内角落隔出的一块空间，再由店内小弟拿着半边包覆厚纸板、半边包覆玻璃纸的灯泡从地面由下往上打光。此时在聚光灯下的君子正展现女神游乐厅^[11]式的裸姿，双唇衔着一枝黄玫瑰，这或许是下层阶级独有的特别服务。虽然不晓得这种表演风格是学自哪里，但这时的灯光突然转为鲜黄，八成是为了呈现《莎乐美》中的月圆之夜吧！

随着花婆将单膝前挪，如理查·斯特劳斯般奏出乐曲，君子的肢体也尽情舞动，并将黄玫瑰自唇间取下，突然抛向闪烁点点烟头火光的客席——那似乎不是人造花——浅黄色的花瓣缤纷散落，正好掉落在光田亚利夫脚边。

“哎呀！这根本就是故意抛过来的嘛！”

弯身从对面座位拾起玫瑰的奈奈村久生低声说，并顺势碰了一下亚利夫脚。

奈奈村久生脱下黑白分明的长大衣与绿色皮手套后，白皙的手与素颜在微亮的照明下显得很年轻，但实际上，她年纪比亚利夫稍长，而且是日本少数拥有沙哑嗓音的法国香颂歌手。不过，她才出道，其艺名“余余绯纱绪”尚不具知名度，而她本人似乎也不急于出名。她的正职是广播剧作家，偶尔提到自己的志向时，她总认为自己的侦探才华高于歌唱才能，日后终会解决困难的事件，完成自传式的推理小说。会说出这种悠哉的话，

大概是她那人在巴黎的未婚夫牟礼田俊夫将在近期内回国与她结婚的缘故吧！

奈奈村久生与亚利夫因彼此父亲是多年好友而结识，而且她也是对方目前唯一的异性知己。

“亚利夏，你似乎还经常来这间店的嘛！”奈奈村久生习惯这么叫亚利夫，“是因为那个叫君子的人吧！虽然Pi rouette^[12]只是芭蕾的基础动作，但能这样一直旋转也很了不起了。”她啜了一小口鸡尾酒，眼神仍追着舞台上的人。

“因为君子一星期练三次舞。”亚利夫怜惜地将瓣缘染上淡桃色的黄玫瑰凑近鼻尖，强烈的香气随即从层层花瓣的深处窜出，“君子是老板引以为傲的招牌，舞技与歌喉皆有职业水准，你要好好学学人家，才能让自己更出名。”

“谢了，但我也说过，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当侦探。而且，想拥有这样的才能要费很大工夫，可惜我做不到这一点。”

表现七层轻纱的灯光随舞蹈由黄变红、由红变橙，尽管比不上穿着金绿色紧身衣的玛夏，但看起来仍有几分传神，或许是因为充分掌握住玛夏如美少年似的潇洒吧——说到像美少年，事实上，不论怎么观察，都无法在舞者君子的胸部找到女性特有的丰满柔软曲线，因为，今夜的莎乐美没有最重要的乳房。

[1] 明治时代的女作家樋口 一叶的名作。

[2] 吉原是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最著名的红灯区，大篱、大文字与山口巴都是当时著名的茶屋。

[3]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日，日本天皇居所前的二重桥拥入三十八万人向天皇拜年，却发生十六人在混乱中被踩死的惨剧。

[4]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试爆，使当时在附近的日本远洋渔船二十三名船员受到落下的放射性尘埃之危害。

[5] 日本战后粮食短缺，米粮需从国外进口，当时政府发现这些进口米发霉，决定不发放，后来因囤积过多，拟掺入白米发放配给，但被《朝日新闻》揭发，引起大众哗然。

[6]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北海道青森至函馆间的渡轮洞爷丸号因台风而翻覆，死伤人数多达千人。

[7]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年仅七岁的细田镜子被发现陈尸在其就读的小学厕所内，凶手为当时二十岁的坂卷修吉。坂卷潜入该小学如厕之后，遇到正要进入厕所的镜子，遂临时起意将之强暴、绞杀，坂卷被逮捕后，于昭和三十三年被处以死刑。

[8] 同年六月十四日，大津健一伙同三人持卡宾枪抢劫保安厅技术研究所会计课长夫妇后逃逸，之后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强盗罪被逮捕。

[9] 《莎乐美》中颇负盛名的一幕。莎乐美的故事题材源自《新约圣经》，在各艺术领域中激发许多创作，王尔德将之写为剧本，理查·斯特劳斯则将之改编为歌剧。

[10] 日本的一种弦乐器。

[11] Folies bergere，是法国巴黎的一间咖啡厅，于一八九〇年代至一九二〇年代达到鼎盛，店内的表演以华丽的服装与排场、异国风情著名，且时有裸体表演。

[12] 芭蕾舞中竖脚趾旋转的动作。

牧羊神之群

没有乳房的莎乐美。

君子裸露的腿部与肩部线条如巴旦杏般圆润，犹有少年身躯特有的余韵，就连肌肤的光泽也有别于女子，带着微露酸甜气息的光辉。没错，今年刚满十九岁的君子是这间店的服务生。

“阿拉比克”是浅草地区的同类场所中，最受欢迎的同志酒吧。当时东京只有三十多间这种店，不到十年内，光是浅草与新宿两地就分别增加至三百多间。这对战后将享乐视为日常生活的世界来说，并非特别稀奇。男同志个个花技招展地在街上出没，像亚利夫这种平凡的上班族，就算带真正的女子进入他们的堡垒，顶多只是受到漠视，并不会特别遭排斥。

舞台上的君子做出绚烂的arabesque^[1]，最后在湛蓝光线中，以手持约翰首级的动作趴伏在地，幕也随之落下。接着，吊灯亮起，瞬间照亮观众席中诸多人影，有海马公主、御牧之方、三田之局、托雷米哈夫人等拥有各自花名的古典美人。

这些人与被称为“亚利夏”的亚利夫一样，不论身家或外貌，实际上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虽然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但用“隐花植物”这种譬喻来形容他们似乎太过了，但说他们是聚集在暗色池边追求“没有女神的午后”的牧神^[2]，则似乎又有些不足之处。

亚利夫并不属于两者。虽然不知道久生怎么看他，但亚利夫自认不讨厌女人，却也不像同事们认为女人是唯一的慰藉与救赎，他可以说是游走在两性之间的真空地带，以这个社会的惯用语来说，他不是纯粹的异性恋，也非纯粹的同性恋。亚利夫最初并非为了找伴才在这种店出入，但现在他逐渐对一名最近才出现、脸上犹带稚气、名叫“阿蓝”的年轻客人产生了兴趣。阿蓝总是穿蓝色短大衣，一口白牙闪烁干净的光辉，他似乎也对亚利夫带有外国人轮廓的容貌颇有好感，两人从一开始的交换羞涩笑容，到现在已能熟人般地互相交谈。

阿蓝非常喜欢法国香颂，上次两人谈到这个话题时，阿蓝曾提到目前的日本歌手中，只有淡谷律子与越路吹雪两人的歌能听，至于新人，唯有奈奈绯纱绪还算差强人意。听到此事的亚利夫很意外，因为他与奈奈从小认识，便立刻将此事告诉奈奈。

“这么说，他一定是看到我唯一一次在‘黑马车’的演唱了。没想到我也有歌迷，真像在做梦！有机会的话，让我也见见他吧！”

那时奈奈一脸感激地说完，紧接着又说早想参观同志酒吧，便趁势要亚利夫今晚带她过来，但直到《莎乐美》的表演结束，仍不见阿蓝依约出现，亚利夫问了服务生，才知道阿蓝直至刚才都还在酒吧里，现在却不见人影。不过，初到同志酒吧的久生因为相当兴奋，早已忘了这件事。

“你看！这里的火柴盒真有意思，上面印着似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倒立黑人少年，而且，为什么这间‘阿拉比克’除了这个，几乎没有阿拉伯式的设计或装潢？[\[3\]](#)。”

没多久，她听到夹杂在喧嚷声中的音乐声，又立刻传出惊呼。

“咦？是琳恩·柯薇吗……一定是！亚利夏，你听到了吗？她是很欣赏的老歌手！”

听起来像早期歌舞秀表演盛行时，利用鼻腔共鸣唱高音的唱腔，似乎是战前的流行歌，而且唱片的磨损也很严重。

“这首歌叫做《比可怕疾病来得好》。真难得，这里竟然有这张唱片。我一直很想听听她的《阿方索》，搞不好这里也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不妨直接找老板问问看。”对老歌没兴趣的亚利夫冷淡地回答，“听说他搜集了很多以前的法国香颂歌曲，还挺齐全的，话说回来，阿蓝究竟怎么了……”

久生直起身，伸了个懒腰，这才突然想起似的左右张望。

“对了，我居然忘记我最重要的歌迷。”她环视店内一圈后，突然转移话题，“亚利夏，你说阿蓝是冰沼家的人，那你听过有关冰沼

家的奇怪流言吗？”

“奇怪流言？”

“每一代的当家主人都会遭到神灵作祟……”久生放下酒杯，抛出一个奇妙的眼神。

亚利夫虽然不知道这种带有古老迷信色彩的事，但大约六年前，在就读旧学制末期的T高中时，他认识了下一届念数理甲组的资优生冰沼苍司，两人因为从同一所中学毕业，所以碰面的机会很多。后来，亚利夫在“阿拉比克”认识阿蓝，知道他本名是冰沼蓝司，与苍司是堂兄弟时，亚利夫心中的感觉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突然涌出一股亲切感，让他忍不住想用力抱抱对方。

当然，他与苍司的交情仅止于高中的点头之交，进大学后，对方进入理工科的应用数学系，他则是经济系，两人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往来，所以在得知苍司的亲人于今年秋天的洞爷丸翻覆事件中过世后，亚利夫也只是寄了一张明信片致哀，而苍司也未回函。

那时亚利夫问过蓝司，才知道洞爷丸翻覆事件中，遇难过世的不只苍司的双亲，还有他在札幌经营饰品店的叔叔婶婶——亦即蓝司的父母。于是，突然成为孤儿的蓝司在处理好札幌的住家之后，便于十一月初被带到位于目白的冰沼家。除了这些，蓝司就没再多说什么。

就算真的代代受到作祟，难不成连洞爷丸事件也是如此——亚利夫回望久生的脸上写满讶异与疑惑。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迷信之类的。”

久生看到他的表情，含糊地说完，正抽出一支烟打算点燃时，突然有人双手圈住燃起的火柴凑向她面前，一看，原来是已换上乳白色套头衫、脸上堆满笑容的君子。

“嗨！亚利夏，好久不见，看了我的《莎乐美》吗？”

君子的脸颊几乎要贴上久生的脸。他频频眨着假睫毛，睫毛膏浓得仿佛快滴下来。如果没化妆，他应该会是一个眼神清澈的美少年，

但不论何时见到他，他都是一脸浓妆。或许，他在床上——当一号时[4]——会意外地强势，甚至还会有些流氓气息吧！不过因为今天扮莎乐美，眼角还残留蓝色眼影，感觉有点像个滑稽的小丑。

“嗯，看到了，也谢谢你的玫瑰。”亚利夫的语气不由自主地也变得轻佻，拿起桌上的黄玫瑰说。

“是你捡到了？我好高兴。”

君子说着说着便紧挨亚利夫坐下，久生则不疾不徐地朝君子脸上喷出一口烟。

“你知道吗？黄玫瑰的花语不是很好哦，它表示嫉妒或不贞洁。”

“哎呀！”君子大为惊讶地直起身，虽然最近常有女子光临同志酒吧，但对初次见面的女客人，多少还是会本能地产生戒心。“你说真的吗？但妈妈桑很喜欢黄玫瑰，听说它代表和平，在战后的法国成为最有名的花，而且这一朵又比较晚开，我可是很小心才剪下来的。不过，对女人来说，嫉妒与不贞洁都是不该有的行为。”君子说话时，双眼仍直盯着一身黑衣的久生，最后似乎认为她不值得顾虑，便放心地笑了。“你是第一次来吧？真是漂亮的人。”

“已经快变成老太婆了，你大可放心。请多多指教。”久生以天生的沙哑声音回道。

“不行，同性恋太不洁了。”君子却撇撇薄唇，温柔地推开久生伸出的手，随后站起来物色新对象，仿佛忘了这两人的存在。他眼尖地发现一名正走进店内的青年，立刻高声呼叫：“啊！是阿蓝！你是来看我的《莎乐美》吗？你来得太晚了。”

“啊，结束了吗？”阿蓝——冰沼蓝司的眼神仿佛正凝视远方。

[1] 芭蕾舞中单脚站立，另一只脚向后打直的动作。

[2] 此处应是改自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诗作《牧神的午后》。

[3] “阿拉比克”的英文是arabiq，与“阿拉伯式的”的英文arabic谐音。

[4] 男同性恋中，一号指扮演男性一方，〇号指扮演女性的一方。

月夜散步

一如其昵称，阿蓝总是穿深蓝色短大衣搭配同色长裤，衬得他有如豪华贵公子，被冷风吹过的脸上透出淡淡血色，让来自北方的白皙肤色更为醒目。听说阿蓝拥有与亡父堇三郎同样的纤瘦身形与谦虚个性，但他父亲从年轻时就开始蓄胡须，阿蓝至今则仍是一副清爽干净的少年模样。

阿蓝在高中三年与一名叫做罗娜的同龄少女感情很好，本来他还庆幸升学性向测验自今年起废止，两人能一起准备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如今他却留下札幌的少女，独自在东京流连于这种场所。不过，阿蓝这种心情，亚利夫并非完全不了解。

当初一得知洞爷丸号发生船难的消息，在大伙从东京赶到之前，阿蓝早已与店里的人在七重滨、有川栈桥、中央医院与大森公园之间来回奔走，从陆续打捞上来的尸体中寻找自己的父母与伯父伯母。后来虽然找到父亲与伯父浑身是沙的遗体，并送到新川岸边的灵堂，但母亲与伯母的遗体迟迟未能寻获，只能认为她们与洞爷丸号同在水中安息。隔天早上，阿蓝眺望七重滨海域的美丽彩虹，却觉得脚下的世界仿佛迷失在另一空间。当这名丧失生存意义的少年为了寻找哭泣的场所而走入电影街的暗处时，一名错身而过的陌生男子的手悄悄接近，在他耳边以不可思议的温柔嗓音低喃，让他从此抛弃现实，进入非现实的世界……

此事暂且不提。这天，阿蓝穿了一双尚属罕见的狄西兰爵士黑鞋，立刻吸引住君子的视线。君子也不问阿蓝去了哪里，随即蹲在他脚边，催促他快脱下，并露出自己鲜艳的袜子，套进他的鞋，与自己的土黄色小牛皮鞋比较。可能因为年龄与身材类似，那双鞋合脚得就像他自己的鞋。

战后男人流行的服装或言谈皆从同志酒吧开始，更何况君子总是站在流行的最尖端，无奈的阿蓝只能抓住对方肩膀，不知该如何应付

这种场面。幸好这时在里面招呼乡下客人的妈妈桑——本地长大的老板——及时蹙眉走出来。

妈妈桑的花名是“兰铸”^[1]，有如猪颈的脖子上顶着一张长满疣的脸孔，确实人如其名。他身穿花色华丽的衬衫，走路时摆动双手就像在游泳似的。他走近君子低声说：“那个乡下人又来了，看样子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定你了，就看你的啦！”

“妈妈桑，你太大声了，客人都听到了！”君子终于放弃阿蓝的鞋，不情愿地站起身。

见到这情形，一名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的高大男子厚颜地转头望向这边，挥手示意。他的外套下摆被压在屁股下，口中叼根雪茄，头发抹得油亮，年纪已届中年，远远看来似乎非常高兴。

“又是那个鲶鱼头？真是受不了。”君子毫不避讳地喷了一声，“没关系，照平常那样就行了。不过，妈妈桑，你可别又像上次一样，说什么喝太多酒对身体有害，叫人改喝‘阿拉斯加’之类的话，鸡尾酒根本一点赚头也没有。”

“看你这么替店里的生意着想，我真高兴。”老板轻笑出声，“吃的或喝的都行，能敲得越多越好，我也希望能早点儿买一双好鞋呢！”

两人如退潮般回到吧台后，阿蓝露出非常抑郁的表情在亚利夫身旁坐下。

“约我出来有什么事？”

“嗯，是有一点……”

“你好，我们握个手吧！”久生促狭地伸出手，“我姓奈奈，但我就要结婚了，所以希望你能叫我的名字，久生。”

教养良好的阿蓝露出羞赧的微笑，与久生握手，然后一口气喝光服务生送上的冷饮。阿蓝与久生都是健谈的人，亚利夫本以为他们应

该会很合得来，畅谈有关法国香颂的话题，但阿蓝的表情明显是遇上很不寻常的事，而且就连久生都在掏烟了。

“你今晚不太对劲，刚才去哪里了？”

“你说什么？啊，刚才吗？”阿蓝露出不想说明的神情，犹豫着该怎么回答，“今晚的月亮好像很大、很近，所以我忍不住去散个步，顺便赏月。”

听他这么说，亚利夫才想起今晚正好是满月，外面当然是明亮的月夜，但看他头发与衣服的凌乱模样，事实似乎不如他所说的那么风雅。

“提到月亮——”久生默默点起烟，戏谑道，“王尔德有一出剧本也叫《莎乐美》，同样描写月圆之夜，里面的侍从有一句台词是‘月亮正在寻找死者’，也许今晚的月亮也是如此吧？”

下一瞬间，阿蓝以锐利的视线瞥了久生一眼，又立刻垂下眼。

“抱歉，你最近一直遇到不好的事，我不该讲这种话的。”久生体贴地看向对方，却又突然说出令亚利夫意外的话，“你叫阿蓝吧？我的未婚夫是牟礼田俊夫，你听过他吗？他现在人在巴黎，应该是你的远亲，而且与苍司很熟。”

“是纪尾井町的牟礼田家？”

“是的，牟礼田是苍司的母亲，也就是你伯母的娘家，虽然与你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也不算陌生人，对吧？”

“原来如此，如果是那位牟礼田先生，确实与苍哥常有往来……”阿蓝的表情终于转为柔和，“很久之前我曾见过他一次，感觉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不过，久生小姐，你刚才说了很奇怪的话，你是知道什么才这么说的吗？是牟礼田先生告诉你的？”

“不，他什么也没说。”久生反而觉得疑惑，“看你的表情，好像被我说中什么似的。其实我对冰沼家的事一无所知，只是听说冰沼家似乎被什么东西作祟而使历代当家离奇死亡，而且每个人的死都与

北海道有关，但我觉得现在这种时代应该不会有那种因果循环的事……”

“没错，我也觉得受到诅咒或被作祟这种传言很可笑，但是，或许这种事真的存在于我们这个家族吧……”阿蓝的眼神转为思索，终于开口说出今晚发生的事，“今晚的满月真的大得很奇怪，而我也不是去散步的，你们听了可能会觉得荒谬吧……稍早前，我因为觉得里面的空气太闷，便稍稍打开这扇窗，发现那家伙又在那边的巷道徘徊……”

“那家伙是？”

“满脸胡髭、穿传统服饰的爱奴人。我立刻夺门而出，但追到泪桥附近就追丢了……”

[1] 金鱼的品种之一，这种金鱼的体形呈蛋形，无背鳍，短尾，头部与双颊的肉瘤发达。

蛇神传说

“你说什么？”久生当场愣住。

“你说爱奴人，是指北海道的那个爱奴民族？”亚利夫不禁反问。

“没错。”

“那应该是三明治人^[1]之类的吧！”话才说完，亚利夫却又笑了起来，“因为真正的爱奴人哪可能到这附近闲荡嘛！”按着，他灵光一闪似的补充道，“还是花屋敷^[2]正举行什么活动？”

亚利夫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名身穿蓝纹传统服饰的爱奴人在月色皎洁的日本堤街头狂奔，穿蓝色短大衣的阿蓝则鬼鬼祟祟地追在后面的画面，不论怎么看，他都觉得这情景突兀得非常好笑。

不过，阿蓝回答的语气仍旧很凝重。

“仔细想想，从我到目白后，包括今晚，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那家伙了，这绝不会是偶然。我在札幌从没见过爱奴人，一到东京就连续两次遇见相同身材、相同长相的爱奴人，这不是很奇怪吗？没错，那家伙刻意出现在我面前，一定是要告诉我，霍雅乌·卡穆依的使者已经来了。”

“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什么。”久生虽然这么说，却仍很有兴趣似的探身向前，“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爱奴人是基于某种理由才出现在你面前，有如带来不祥的使者，甚至刻意穿爱奴族的传统服饰到龙泉寺町的同志酒吧来，我没说错吧？”看到对方沉默不语，她继续道：“你刚才有说到一个词，好像是卡穆依什么的，对吧？”

“霍雅乌·卡穆依，洞爷湖的蛇神。”阿蓝语气苦涩地重复道。

蛇神——这是爱奴族流传已久的一则传说。爱奴族的信仰是自然崇拜，不论是熊、狼或猫头鹰等动物，都被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被当做神，但在蝮蛇聚集蠕动、散发浓浓臭味的岩山，或在拥有连蛇都难以进入的温泉所在的胆振·日高地方，爱奴人对蛇并不像内地山阴地方的白蛇崇拜那样又敬又爱，而是源于实际的恐惧。举例来说，旅游导览手册上虽然没提，不过，爱奴语的“夏克·休摩·阿雅布”除了意指“夏天，不得说出”，也有“恐怖的蛇神”之意，代表这个地方对蛇非常恐惧，甚至连传统的叙事诗《尤卡拉》也因为里面描写到蛇，所以绝不会在夏季唱诵。

“啊！如果是蛇神，我也知道一些。”久生脸上浮现出诧异神情，“上次去北海道时，当地朋友告诉我，一到夏天，洞爷湖里会有成群的蛇从馒头岛游到中岛，而且蛇神是那里最恐怖的神，但……”突然，她像被什么噎住了似的住嘴了。

假设蛇神传说属实，应该也只在残留下的极少数爱奴人轻轻拨响五弦琴、拍打膝头吟唱的歌曲中出现，就算冰沼家与爱奴人之间有所关联，现实世界里绝不会出现霍雅乌·卡穆依的使者。然而，阿蓝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这是为什么？害怕爱奴人的不是我，是红哥，为什么却是出现在我面前……”阿蓝低声喃喃，接着发现眼前两人担心地看自己，勉强挤出笑容，“不要紧的，你们不用摆出那种脸。我只是奇怪，家族里真的相信有爱奴人的诅咒或作祟的人是苍哥的弟弟红司，但也许是体质或其他原因，听说在他年纪还小，不太懂事时，曾在某处原野被蛇神使者唤去做客，所以洞爷丸事件后，他只要一听到爱奴或蛇之类的字眼就脸色大变。既然如此，为什么那家伙不出现在红哥面前，却要让我看到，而且，那究竟是谁……”

“我能这么说吗？”久生突然挺直腰杆，直视阿蓝，“冰沼家从以前就一直畏惧爱奴人，换言之，是从以前就受到洞爷湖蛇神的作祟，就连今晚出现的爱奴人似乎也是蛇神的使者。当然，这也许是因为冰沼家历代家主都死于非命才有这种谣传，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冰沼家与爱奴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冰沼家本来是来自北海道吗？”

“不是的，不过，我们的曾祖父诚太郎当初是开拓使的官员，担任克拉克博士的翻译官，冰沼则是曾祖母娘家的姓氏。”阿蓝再度说出令人意外的名字。

W.S. 克拉克以一句“少年啊，要胸怀大志”在日本大为出名，而且对日本的新式教育有极大贡献，但之后他也展现身为学者的能力，在植物生理学上开启崭新研究。阿蓝的曾祖父诚太郎会担任其翻译官，主要是因为他在明治三年赴美留学时，克拉克博士正好是他所就读的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州立农业学校的校长。不过，在大岛正健所著的《克拉克博士与他的学生》一书中，却误将诚太郎写成与克拉克博士一起回到日本，实际上，诚太郎于明治七年就已回国，并以开拓使的身份在青山实验场工作，直到明治九年，克拉克博士来日本之后，才一起在札幌工作。

博士回国后，诚太郎出现在东京的英语学校内，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当时还很年轻的两个学生——内村监三与新渡户稻造——前往未开发的北海道，但不到半年，拥有时下新知的诚太郎却出现心理问题，与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发生剧烈争执，并被一纸调至长崎的命令下放至高岛煤坑而下落不明，最后传回在函馆娘家的妻子耳朵里的，是诚太郎回到故乡因酗酒过度而发疯死亡……

阿蓝在久生的追问下，语气沉重地做出以上说明，久生却更加不解。

“但若是克拉克博士的学生，应该也会是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心理问题？”

“所以才会与爱奴人扯上关系，只不过，两者之间是真的有关联，还是有人穿凿附会，那就不得而知了。”阿蓝回答。

“但这种说法会流传下来一定是有理由的，不是吗？告诉我们吧！发生今晚的事之后，你对此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于是，阿蓝不情不愿地开始说起往事——

明治十年末，诚太郎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对爱奴人进行疯狂的教化。从屯田军队时常构筑严密要塞以防御爱奴人攻击的事实也

能知道，这时的和人对爱奴人的暴行与复仇，比起松前藩时代并不逊色，就连狩猎爱奴人这种残虐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因此当时可以说是正史背后一段令人鼻酸的时代，而那时的恐怖行动在过了八十年后的现在，仍留下不少阴影，因为深居内陆部落的爱奴人只要一见到和人，就会立刻叫孩子回家躲起来。

在这其中，尤以诚太郎的手段显得极为偏激。诚太郎深信北海道土人容貌丑陋、语言低俗，这种优越感让他对待爱奴人的方式有如欧洲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将祭祀火神者推进火里、祭祀水神者推落水中，更将某个信奉蛇神的部落的幼儿全抓起来，毫不在乎地丢进赤螭蛇所在的山谷。

这件事被揭露后，就连从西南之役归来的黑田长官也大为震惊，遂将诚太郎放逐。不过，这其中有哪些是事实，又有哪些是恶意诬陷？若是后者，会是谁刻意为之？这些至今仍是个谜……

“从此之后，冰沼家的人就都不得好死。狩猎爱奴人若是事实，那也只能说是报应。像我祖父，他在大正时代是有名的珠宝商，昭和九年回故乡函馆开分店时，却遇上火灾而被烧死……”

昭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函馆大火夺走了两千多条人命，阿蓝的祖父光太郎也在其中。他留下的三男一女中，先是长女朱实与丈夫、孩子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丧生，而今年这起洞爷丸翻覆事件则让长男紫司郎与三男堇三郎两对夫妻葬身水中——这些都不是个人的离奇死亡，而是被卷入日本灾害史而导致的无妄之灾，但对冰沼家而言，这全是因为命运丝线的无形操弄。如今目白宅邸中的第四代家主苍司与他弟弟红司，以及同住的阿蓝、叔叔橙二郎夫妻，他们的脑海中随时都会出现那些被残杀的幼儿的亲人们咬牙切齿、誓言复仇的情景，无法抹灭。

“当然，除了红哥以外，其他人都不相信这种事，但今晚的事还真的有点诡异，因为我上次也是在月圆之夜看见爱奴人。久生小姐，你刚才说过：‘月亮正在寻找死者。’我认为那或许是真的，下一次，也许就轮到我了……”

[1] 指像三明治一样，前后各挂一块招牌四处宣传的人。

[2] 位于东京浅草区，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游乐园。

冰沼家杀人事件

“我有个想法，你不妨听听看。”

默默听着冰沼家凄惨历史的久生谨慎地开口。推理完全是久生的嗜好，如果她不是狂热的福尔摩斯迷，又喜欢模仿福尔摩斯讲话的口吻，她应该也可说是十兰迷，成为久生十兰^[1]作品中的理想人物。这时面对受蛇神诅咒的家族末裔，她体内与生俱来的侦探特质迅速勃发。

“你刚才说的话里，重要的是你曾祖父突然失常的原因，这一点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另一方面，惊悚或推理小说中常有这类情节，譬如诡异的传说复苏，或百年前的预言实现，实际上却是极亲近的人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老是使用‘某某家的惨剧’这类老掉牙的名称，因此，很难说不会有人真的将书中的杀人手法具体实现……阿蓝，你难道不觉得这搞不好是有人计划的‘冰沼家杀人事件’？就今晚的爱奴人这件事来说，假设有个熟知冰沼家内情的人雇用他来威胁你，这种想法岂不更合理？只要去哪里的廉价劳工旅馆区，应该可以找到许多看似爱奴人的人。”

“当然我也这样想过，所以才会想追上对方问清楚。我祖父那一代还很难说，但就我目前所知道的人里面，没有人会仅仅为了威胁而做出这种荒唐行为。”

“这就令人不解了。”久生似乎有点亢奋，“做出这种行为一定是有什么理由。抱歉，请原谅我问你一些私事，也请你务必回答——冰沼家的财产应该相当惊人吧？听说光是宝石的数量就非常多，所以若是有人企图夺取家产……”

“一点财产都没有。”阿蓝立刻否定，“我祖父是珠宝商，我们也获得与各自名字相关的诞生石，但仅限于此。坦白说，紫司郎伯父本来应该继承祖父的珠宝店，却因为热衷植物研究而成为学者，到了战后，生活似乎变得非常拮据。他九月会去札幌，也是为了找我父亲讨论是否该重新经营珠宝饰品店，希望我父亲能一起回东京，好借用

他的人脉。不过，因为前年木星号发生了那种事，伯父害怕搭飞机而改搭船，才导致四人同时遇难。”

“啊！你是说那起珠宝设计师遇难的事件？”

昭和二十七年，日本航空木星号撞上伊豆大岛三原山的惨剧，留下许多与珠宝相关的话题，在珠宝界造成极大震撼。

“不过，就算对方的目标不在财产，但今晚爱奴人会在这里出现，还是表示有个幕后黑手就在你们身边。”久生似乎仍不放弃自己想到的‘冰沼家杀人事件’，不断左右寻思，然后突然看向亚利夫，“亚利夏，你去过目白的冰沼家吗？”

“不，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听了这些话，我总觉得冰沼家应该有像黑死馆内那种大楼梯与古董钟室。”她看出亚利夫脸上的疑惑，“原来没有啊，其实我从以前就一直想去冰沼家看看，就算牟礼田是苍司的远亲，但我以牟礼田妻子的身份贸然前往，总是不太好，所以，亚利夏，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

对亚利夫来说，从刚才开始的所有对话都让他太过意外了，他完全整理不出什么感想。看到他充满困惑的脸，久生的鞋尖朝他的小腿飞去，似乎觉得他太迟钝了。

“父母过世，苍司一定觉得很难过，再说他的朋友又不多，你何不去安慰他？”久生以若无其事的语调说完，接着道，“阿蓝，亚利夏去你们家会很奇怪吗？当然，是在隐瞒你们在同志酒吧认识的事为前提的情况下。”

看样子，久生似乎想学柯南·道尔的《退休的颜料商》，让亚利夫扮演华生，代替福尔摩斯前往探查冰沼家的内情。

“嗯，随时欢迎。”阿蓝似乎没发现久生的企图，率直地回答，“不久前我才对苍哥提过亚利夏的事——但我说我们是在朋友家认识的——他不但记得你，还希望能与你见一面。亚利夏，洞爷丸事件

后，你曾寄吊唁的明信片给苍哥，对吧？他说他的高中友人里，只有你写信给他，让他觉得很窝心。”然后，一抹怪异的笑容浮现在他的唇角，“而且我也不担心同志的事曝光。苍哥对这种事完全没感觉，而且红哥比我还夸张。”

“夸张？怎么说？”

“红哥虽然不曾出入这种场所，但他与我一样，与某个游手好闲的流氓有暧昧往来。再说，苍哥对我的事似乎也略有所闻。”

“唔！”久生似乎有点退缩，但仍继续道，“亚利夏，这不是很好吗？既然苍哥还记得你，不如你明天就去拜访他，趁今晚先拨个电话过去吧！”她似乎有意煽动，而且表现得像是自己要去一样，然后转头问阿蓝：“冰沼家有电话吧？”

“有，但我刚搬进去不久，还不记得号码。”阿蓝掏出记事本，边看边念，“池袋的……我现在就去拨。明天是星期六，明天晚上好吗？”然后，阿蓝看向久生，“我刚才听你提到古董钟室，但冰沼家只是位在郊外的文化住宅，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期待，如果是玫瑰园倒是有一座。”

久生目送阿蓝走向放置电话的柜台的背影远去，表情忽然变得非常严肃。

“亚利夏，拜托你也机灵点儿！我今晚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参观同志酒吧或悠哉地聊法国香颂，而是因为阿蓝是冰沼家的人。前阵子牟礼田的来信中写了很严重的事，说是最近的冰沼家有死神徘徊。他那么聪明的人，说的话一定不会错，而且他就要回国了，我希望能在 he 回来之前，好好保护苍哥。他另外还写了‘历代死者累积下来的怨孽一旦爆发，绝对无法与之对抗’一类的话，我虽然不懂他的意思，但也没必要坐待杀人事件发生。先一步找出凶手是我一贯的作风，所以我希望你能代我探探情况，只不过，我有点担心你是否有那样的能力……”

[1] 日本多产小说作家，创造推理、历史、纪实等题材作品，被称为日本“小说界的魔术师”。

磷光之馆

出了国铁的目白车站，从站前的大马路往千岁桥方向走，右侧是学习院绵延的围墙，左侧则是川村女子学院与目白警局，若以左方远处的池袋车站为顶点，刚好能形成一块倒三角形的宽广斜坡。这片斜坡幸运地未受战火波及，因此仍保有战前鳞次栉比的老旧住宅与纵横交错的狭窄巷道，可隐约想见东京的昔日面貌。不过，若是不熟悉当地的人，一定都会有置身迷宫的错觉。本以为是一条死巷，却突然来到一段狭窄的下坡，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大马路上。明明走进三岔路，却莫名其妙地进入单行道，而且这些路不是被高大的砖墙遮掩，就是被茂密的林木隐蔽。在这座自然迷宫的中心，就是丰岛区目白町二丁目一千六百XX番地的冰沼家。

昭和四年，冰沼光太郎因长孙苍司的出生而心情大悦，便在此地建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因为他没什么特别或怪异的嗜好，所以这座宅邸的格局平凡无奇，并无久生所期待的尖塔或瞭望台之类的东西。这里因为逃过空袭残存至今，所以近五百坪大小的庭院满是茂密的枹树、柞树、山毛榉等树木，即使是白天，也会觉得阴森昏暗，但若从外面看，则是一种壮观之感。在洞爷丸事件后，寂静笼罩整座宅邸，但苍司他们仍在死者留下的冷郁空气中，继续过着朴实的生活。

在“阿拉比克”达成结论的翌日晚间，旧历十六日的月光皎洁明亮。光田亚利夫怀着些许狼狈的心情出发，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冰沼家，当他站在大门前松了一口气时，苍白的月亮正透过飘浮在树林上方的云缝间，阴森森地窥看下方。进入大门后，四周仍无人烟，只有庭院深处的西式宅邸屋顶与玻璃窗在月光下闪动冷冷光辉，整座宅邸仿佛绽放青色磷光的生物般蛰伏不动。

因为是临时做出的决定，亚利夫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在日本桥本石町的贸易公司上班，正逐渐习惯在早晚的交通高峰专注地阅读体育报纸，中午休息时间敞开背心在室町附近闲晃的上班族生活，对他而言，这当然是排遣无聊的大好机会，但造访一座发生种种不幸的宅

邸，毕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而且他也很担心会被看穿与阿蓝认识的过程。

不过，来到玄关迎接老友의 苍司似乎完全不在乎这件事，高兴地招待他进屋。

苍司穿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萨摩^[1]做成的外套，从敞开的襟口能看见里面的洁净白衬衫。他这种有如明治时代的文人穿着，以及澄澈湖水似的深邃眼眸，几乎都与六年前一样。苍司对父亲非常敬仰，所以洞爷丸事件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听说他曾像其他众多遗族一样，面向黑暗的海面，呆坐在夜晚的沙滩上，整整一个多月消沉得让人担心他是否会自杀，虽然最后终于稍微振作，但整个人就像在中空的雪花石膏里点灯般，只有脸颊透出淡淡的红晕。

苍司表示，他不久前才从研究所毕业。他读的是应用数学组，正式名称为工学院应用物理系数理工学组，主要研究流体理论的矛盾。听了这些话，亚利夫只觉得苍司与去年春天成为上班族的自己，简直就像不同星球的人，如今的重逢只能说是缘分。

虽然两人读同一所中学，但时值战争期间的动员时期，亚利夫根本没印象下一届有这样一个人；战后，他就读的旧制高中——T 高中——因为被战火烧毁，不得不与驹场的一高合并至三鹰的临时校舍上课，就在这时，亚利夫第一次见到苍司，而这个有如甜美诱惑的回忆，从此令他刻骨铭心。虽然当时学校因粮食问题恶化而经常停课，但有课时，亚利夫总是会在远处凝视这张有如催眠师般神秘的面孔……

可能因为太过感伤吧，这个晚上，两人都只是谈些不着边际的事。但另一方面，久生却像对这还不确定会不会发生的杀人事件抱持极大期待，隔天一早就打电话给亚利夫，约他到自己住的公寓——位于西荻洼南侧出口附近的“壁画庄”碰面，但亚利夫没什么可以报告的事。

“总而言之，昨夜的月色皎洁明亮，屋顶有如蛇鳞反射湛蓝光辉，感觉就像前往坟场。你也知道那一带是早期的住宅区，到处都是

老旧的房子，冰沼家正好位于中央，满溢没落华族旧邸的情趣，宽阔的庭院四周围绕饱受风吹雨淋的绿苔围墙……”

“等一下，那是诗吗？虽然很难得，但若要吟诗，请你晚一点儿再来。”朝天花板吞云吐雾，眯起眼聆听的久生模仿起福尔摩斯的语气说，“也就是说，宅邸外面有高大围墙？”

“没错。那里就像一座迷宫，我一开始还找不到，不知该怎么办，后来看到门边的号码，想到电话号码的区码，才确定是那里……”

“亚利夏，”久生的声音温柔得有如怜悯，“所谓的探探情况需要冷静的观察力，这些有如垃圾的废话根本无济于事。你只顾着欣赏皎洁湛蓝的月光，重要的事怎么办？还是说，你根本没将爱奴人的威胁放在心上？”

“要我一下子就带到这个话题，我实在没办法……”

“这根本不是问题。”久生一脸了然的神色，“担任华生的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在这起杀人事件里，最先出现的蛇神诅咒，绝对是近在咫尺的凶手正企图运用合理方法杀人的证据，所以……”

“我还没答应要担任华生的角色。”亚利夫苦笑道，“更何况你期待的杀人事件未必会发生，我还没听过有在事件尚未发生前就行动的侦探。”

“我从没说过自己期待杀人事件的发生。”久生将香烟在烟灰缸内捻熄，坐直身体，“小说里的名侦探，都是等凶手恣意杀完人之后，才会展开有如神明般的著名推理，但这已是快二十年前的老旧模式。我是个有良心的侦探，无法等到杀人事件发生再行动，所以我才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先搜集相关人的状况与心理，设法详细指出未来的凶手与被害者，以及杀人的方法与动机。虽然我不想像白棋女王^[2]。那么说，但若能借此让凶手不会犯罪，岂不是很好？虽然这件事很困难，但冰沼家的登场人物很少，值得放手一搏。好了，你现在可以说说自己见到的事了。”

[1]. 日本琉球、萨摩地区所产的一种平织布，藏青色底色上饰有白色碎花纹。

[2].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

未来的凶手

“这有可能吗？”被对方气势压制的亚利夫口中喃喃，然后才说，“如果说有谁可疑，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他们的叔叔橙二郎吧！他是中医师，本来在大森执业，洞爷丸事件发生后，医院突然发生电线漏电，引起火灾，便借故暂居在冰沼家，但感觉上似乎别有目的，所以红司非常讨厌他。而且，一般人印象中的中医师通常都是蓄须、穿羽织裤煎熬人参之类药材的那种人，橙二郎却是医大毕业的绅士，不过，他的身材矮小，感觉像使用魔法的妖婆，并热衷奇怪的占星术，总是说些谁与谁的本命星相冲，这个月的几号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明明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他妻子不是很年轻吗？”

“没错，不过她是第三任。她是护士出身，虽说还没入籍，但红司认为她的动机并不单纯，因为她老说肚子里的小孩就要出生，但预产期早就过了，人却还在板桥的医院久住。这阵子橙二郎也都几乎待在医院陪她，昨晚难得回家，还立刻帮我占卜。还有红司，虽然他可能有些奇怪嗜好，但还不至于太难相处。他是早稻田英文系的学生，人还挺健谈的。再来是一位叫做吟作的老人，他从大正时代就在宅邸里做事，经常发呆，说他是怪人也不为过。其他的就剩下苍司与阿蓝。奈奈，你是认为这些人之中，有谁雇人打扮成爱奴人并企图杀人吗？”

“与冰沼家有关的人不会只有这些。还有谁是经常在冰沼家出入的？”久生仍不放弃。

“我问过了。洞爷丸事件后，冰沼家拥进了许多人，有些甚至是血缘关系很远的远亲，但在得知冰沼家一无所有后，几乎都迅速消失，只剩一位叫八田皓吉的房地产中介。他常到冰沼家帮忙做些形同管家的工作，但我昨晚并没看到他。”

“那么，据说与红司交往的那个游手好闲的人呢？”

“我没问到这点，毕竟这与‘阿拉比克’的事不同，不能乱问。”

“亚利夏，你真糟糕！好不容易让你代我前往，却都没注意到最重要的事。”久生说出福尔摩斯的台词，把玩着土耳其蓝的天鹅绒家居服，在纽扣上写了什么后说，“算了。接下来是杀人的现场。你应该清楚观察过隔间或房间的结构吧？会在冰沼家的何处杀人，绝对必须事先确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凶手就会像国王的使者，等同现在已经入狱了。”

“隔间的话，我倒是掌握住了。”亚利夫得意地取出拜托阿蓝绘制的冰沼家平面图。

阿蓝虽然说冰沼家顶多只能算是郊外的文化住宅，但它实际上是昭和初期的流行建筑样式，内外玄关面向西并列，西南角落则是约十张榻榻米大^[1]的客厅，从这里开始是面南的两米宽走廊，并连接八张榻榻米大的客房与六张榻榻米大、有嵌入型暖桌的起居室，东南角落是六张榻榻米大的日光室，向东再过去是木质地板的八张榻榻米大的饭厅，设有凸窗的厨房在东北角，宅邸北侧依序是储藏室、通往木板后门的脱鞋间、约四张半榻榻米大的瓷砖浴室、三张榻榻米大的更衣室、厕所，以及本来是仓库，现在为吟作老人的房间。

从内玄关走一步就能进入走廊，随即可看到左侧柜子上的电话与右侧的楼梯。楼梯连接了二楼的书房与书库，就如图上看到的一样。（见图一）

“什么嘛！这么普通。”久生以指按过一间间房间，发出感到意外的声音。

“没错，但奇怪的是各房间的装饰。二楼的房间都以每个人名字里的色彩为装饰。”

亚利夫凝视自己手边，接着说：“大致上来说，不论苍司或蓝司，他们的名字都源自其诞生石的颜色。这种命名习惯是从他们的祖父光太郎为二月出生的长男依其诞生石紫水晶而取名紫司郎开始的。苍司出生于四月二十八日，诞生石为蓝白色的钻石，红司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诞生石为鸽血色的红宝石，现在霸占在二楼书房的橙二郎

是八月出生，诞生石是红缟玛瑙，却因为先将未出生的婴儿命名为绿司，所以将书房布置成绿色的。十二月的诞生石是土耳其石，有时其中会掺杂绿色条纹，所以命名为绿司其实也不为过，但男孩通常是出生后才决定名字……”

久生听了，忽然发出怪笑声，立刻又恢复若无其事的样子。

“绿司是稗官野史中经常出现的名字，看样子，橙二郎这人也没什么品味。”然后，她撇下嘴角道，“听你这么一说，二楼倒有看看的必要了。红色的房间……红司也真不简单，居然能若无其事地住在里面，要我就不行了，光是看见路边的红色邮筒，我就感到毛骨悚然，若是走过类似涂上黏稠红漆的地藏王旁边，更觉得随时会有一辆车从我背后撞过来，讨厌得无法忍受。”

“只有红司的房间因为说过绝不让任何人进去，所以我也没看过，但应该不会全是鲜红色才对，因为苍司与阿蓝的房间虽然是蓝色，却都以不同色调的蓝予以调和，原为紫司郎房间的书库还保持原样，所以沙发与窗帘都搭以不同色调的紫色，感觉非常协调，书房也是，天花板有一盏据称仿自凡尔赛宫的紫水晶美术吊灯。若要说还有什么怪异的地方，应该就剩那道通往二楼的楼梯了，因为过度老旧，踩上去会发出风琴般的低沉声响。总之，我看到的就这样了，接下来该你了，只凭这些资料，你能指出未来的‘冰沼家杀人事件’的凶手与行凶现场吗？”

“当然可以，这太简单了。”久生若无其事地回答。

[1] 日文中以榻榻米数量用来计算面积大小的单位，两张榻榻米约有三点三平方米。

受害者名单

“刚才我也说了，你只是看过冰沼家，并非‘观察’。我虽然坐在这里，却能用心、眼看透全部，譬如为何橙二郎在孩子出生前就替其命名绿司。亚利夏，你说过冰沼家的人皆依其诞生石命名，而橙二郎的目的就在此。依照这不成文的规定，七月出生的孩子会得到红宝石，取名红司；九月出生的孩子会得到蓝宝石，取名蓝司；反之，若先取名绿司，将得到的并非土耳其石，而是绿色系宝石中最贵重的绿宝石，或许还更胜苍司的钻石，而这绿宝石应该还没有人得到，所以橙二郎才会企图夺走原本属于五月出生的孩子的东西，从这里就能大概知道他的为人了。他与前两任妻子离婚，一定是因为她们无法生育。我不是胡乱猜测，而是有前例可循。不然我再说一件事吧，那位吟作老人应该从苍司祖父那时起，便在宅内帮忙，并与橙二郎互看不顺眼，对吧？”

“没错，苍司确实提过这件事。”亚利夫一脸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

“这很简单。光太郎最疼爱的是长孙苍司，吟作老人若从那时就在冰沼家帮忙，一定是疼爱另一个孩子红司，全心照顾他。你刚才说红司与橙二郎交恶，于是吟作老人为了红司，自然也会与橙二郎对立。这么一来，一个围绕绿宝石所有权而导致血亲对立、相互憎恶的犯罪模式就成立了，虽然这模式尚未接近‘冰沼家杀人事件’的核心，但它就与爱奴蛇神一样，只是攀爬在事件表面的藤蔓，事件真正的本质则在重重外壳的包裹下，蜷曲在深浓混浊的黑暗底部。因此我虽然能告诉你这些事，却还无法列出被害者的名单。”

“什么名单？”

“在冰沼家还活着的人里面，虽然有被害者，却没有加害者。若详细调查冰沼家八十年的历史，就能发现‘冰沼家杀人事件’中，最奇怪的一点是，凶手在早已去世的人里面，活着的人都只是被预定的被害者。而且重点是，那些死者中，是谁、用什么方法将生者拉入死

亡名单？但目前因为八田皓吉的出身不明，与红司交往的流氓也还没查出来，导致被害者名单目前还不齐全，进而无法解明这个问题。所以，虽然辛苦，我仍希望你能再深入调查些信息。”

“这就是牟礼田所说的死者的怨孽吗？”亚利夫蹙紧眉头，“虽然我不知道牟礼田这个人在想什么，但我认为他太爱幻想了，当然，你们会是很相配的夫妻……我问过苍司是否与牟礼田俊夫很熟，结果他竟然相当惊讶，还一脸不可置信地问我怎么认识牟礼田，所以我稍微提了些你的事。我承认牟礼田的脑筋很聪明，但他在巴黎做什么？”

“他从事广播与报纸相关的工作，在欧洲总局帮忙——他做什么不重要，亚利夏，你在冰沼家受欢迎吗？昨晚知道的信息实在太少，如果可以常去……”

“那倒是没问题。”亚利夫显得相当有自信，“苍司似乎缺少谈话对象，经常寂寞得想哭。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去。”

“太好了，那你能想办法帮我问清楚八田皓吉与那个流氓的背景吗？在你调查活着的人时，我会查清楚那些已故的人，然后告诉你一切。老实说，我这边只剩一个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朱实还没查清楚。亚利夏，我想你也发现了，我在‘阿拉比克’只是装糊涂，实际上，我对冰沼家的关心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这是我大展身手的最佳机会，说得夸张点，这一个月来，不论睡着或醒着，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冰沼家的事，所以，拜托你一定要帮我。”

“一有任何消息，我会向你报告。我改变想法了，我会做出不逊于华生的详细纪录的。”亚利夫苦笑着回答。

四五天后，亚利夫果然照约定前来向久生报告，并模仿八田皓吉的模样与讲话方式。

那个身穿运动外套、四十出头、身材圆滚的男子，是在苍司祖父去世前后、苍司还穿着学生服的那阵子经常出现的老面孔，今年意外地再次出现，并频频造访冰沼家。紫司郎会决心重新开业并前往北海道，听说也是因为他在背后推波助澜。他讲话带有大阪腔，处事圆

滑，妻子早逝后就未曾再娶，独自过得逍遥自在，因此在洞爷丸事件后，他负责照顾起那些不谙世事的遗族，甚至代理主持东京地区的遗族会，不知不觉中，俨然成为冰沼家的对外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与他们的关系却相当暧昧。

那天晚上，亚利夫照往常被招待至有嵌入式暖桌的起居间，刚好遇上正准备离去的八田皓吉——他过来通知橙二郎所期待的男孩“绿司”终于出生，但因为严重难产，不得不在未施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剖腹生产。

苍司向八田介绍亚利夫时，他立刻歪过又短又粗的猪脖子，很努力回想似的反复低念“光田、光田”，并殷勤询问亚利夫父亲经营的生意，一听到是在小舟町经营染料店，随即夸张地用力击掌。

“原来是光田商事！我知道，贵宅就位于目黑的不动明王前面吧？原来如此……老实说，我目前虽然经营不动产买卖，但以前也曾从事过染料这一行，常到小舟町的贵店叨扰，真有缘。”说着的同时，他又跪坐下来，弯下腰，郑重地打招呼，“敝姓八田，目前也多少帮忙整修房子，请多多指教。寒舍刚改建完。还没完全整理好，有空的话，欢迎光临指教。”

“这人真有趣，连名片都没给，就要人家去他家玩。”等对方匆促离去后，亚利夫笑说。

“他一直都是如此，他的经营方式就像外国那样，自己先住进要出售的房子，做过改建后再卖给买主，就像蜗牛似的，总是背着房子搬家。我应该有他目前的住址，我记得有张名片……”说完，苍司找出名片。

八田商事总经理 八田皓吉

总公司 千代田区九段上二之六

电话 九段（三三局）二四六二

亚利夫带着印上堂堂头衔的名片回家，问父亲时才知道，对方从以前——当然是战后——就是跑单帮的掮客，在六年前的染料管制时

代，曾大量走私红色染料若丹明，赚了一笔后洗手退隐，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见不到他的人。

“穿运动外套，猪脖子，像球一样圆滚滚？”久生低声喃喃之后，首度称赞亚利夫，“亚利夏，你的大阪腔模仿得真不错。希望你一直保持在这种状况。接下来只要查出红司正在交往的对象是谁，被害者的名单应该就能完成。我这边的调查也还算顺利，差不多能说明是谁会被如何杀害，不过，这次事件与一般杀人事件完全相反，所以——你也知道，每当一起事件结束时，福尔摩斯都会说：‘赶快换衣服，现在去亚伯特厅应该还能赶上第二幕。’但现在除了事件以外，并没有较特殊的音乐会，所以我想一个人去旅行，只是去散散心，没什么特定目的地。可能是这阵子地球太暖和，东京的圣诞节根本不会下雪，而我偶尔也想当一名诗人，在雪中点一盏灯迎接圣诞夜。我会离开一个星期到十天，在这期间，请你查清楚红司与那流氓之间的关系。红司似乎有猎奇癖好，从这里下手，或许会有意外收获，拜托你了。”

在这之后，久生似乎真的离开了东京。一想到她究竟投入多少心思在自己幻想中的‘冰沼家杀人事件’，亚利夫这位新扮演的华生就觉得她非常不可靠。

在井底下

“今晚很冷，想喝杯热葡萄酒吗？”

红司随兴地穿着砖红色夹克、双手插在长裤口袋，走进起居室。一发现亚利夫在里面，便客气地打招呼，坐到暖桌旁。当然，他拿过来的只有红茶，没有葡萄酒。

与专攻数学的苍司相反，红司是借早稻田派的杂志《诗世纪》，沿袭诗人日夏耿之介的风格创作的文学青年，但两人毕竟是年纪相差不到一岁的兄弟，像这样并坐，便能发觉他们无论是身高还是体格都极端酷似。不过，若说苍司的个性有如湖水，那红司应该就是火山了。红司因为长年的心脏毛病，脸色显得异样苍白，却不知何故，只有嘴唇非常红润，导致眉眼更显浓黑，感觉就是个性格火爆的人。

亚利夫在冰沼家出入已将近十天，虽然获得红司心脏不好、耳朵有毛病、与橙二郎交恶之类的情报，但关于那个流氓的消息，仍一无所获，而且红司本人也没有他在“阿拉比克”见到的那些人特有的阴柔姿态，只是听说他有强烈的洁癖，就连吟作老人也不能碰他的贴身衣物，每次都是他自己随手丢进洗衣机洗好，从这一点看来，他似乎确实有那方面的倾向。

算算时间，久生也快回来了，所以亚利夫很希望能在今晚打探清楚流氓的事，但暖桌旁不但有苍司，还有带参考书进来准备考试却又不时打盹的阿蓝，让他根本无法贸然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像久生说的那样从红司的猎奇嗜好切入，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他根本无法预料。亚利夫凝望着红司垂覆额际的碍眼黑发，淡淡地开口：

“这里二楼的房间相当特别，我记得爱伦·坡的小说中也出现过这种房间。”

“没错，是《红死病的假面具》。”红司立刻接腔，“我们并非刻意模仿，只是依每个人的名字进行装潢，不知不觉就变成这样了，而且这篇小说里的‘红死病’是从东侧依序穿越蓝色、紫色、绿色、

橙色、白色、紫罗兰色、黑色等房间，我们家则不一样，这都是因为叔叔那家伙做了奇怪的事，才会无法分辨。”红司屈指说明家里的蓝色房间也是朝东，“虽然目前书库仍保持紫色装潢，但以前就连书房都是依家父的名字布置成紫色典雅的房间，后来被橙二郎叔叔占用，又看哥哥人好，硬是将房间的装潢整个变成绿色，所以那两人一起可算成绿色与橙色两个房间，阿蓝的房间则是紫罗兰色，结果就是，我们家没有《红死病的假面具》里的白色与黑色房间。”

“可是小说里也没有红哥的红色房间。”阿蓝以困倦的声音从中打岔，视线仍停在翻开的参考书上，“如果红哥的房间改成白色的房间就刚刚好了。”

“即使这样，还是缺少最重要的黑色房间。”说着孩子气的话语之时，红司的心情似乎越来越好，而且好像将亚利夫当成同好，“光田先生好像也很喜欢推理小说。”

“嗯，还算喜欢吧！”

亚利夫回答得含糊，但红司丝毫不介意。

“不论怎么说，爱伦·坡的推理小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要选出一部代表作，应该还是《红死病的假面具》，再来是《厄舍府之倒塌》。前阵子近代美术馆的影像典藏室刚播映过法国导演艾普斯坦根据原作改拍的《厄舍府之倒塌》，你看过吗？”

“你该去剪头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苍司频频看向弟弟垂覆额前的头发，打岔道。

“你好烦，别管我。”红司头也不回，准备继续谈论电影的话题。

“提到这些东西，你的答案永远都一样。”苍司却泼他冷水，“爱伦·坡的三大杰作就是《红死病的假面具》、《厄舍府之倒塌》与《乌鸦》。不论问几次，你都是相同答案，简直酷似那只大乌鸦。”

“什么叫酷似？”红司不满地说。

“不是酷似大乌鸦。”这时阿蓝又像说梦话似的道，“哥是酷似大乌鸦遇到的那个学生，‘做着人们不到的梦’吧？光田先生。”

“什么？”

“当时很不巧地，我正好忘记《乌鸦》是爱伦·坡的代表诗作，所以完全不懂什么酷似什么，而且看这情形，今晚大概也问不出有关流氓的事了，只好死心地准备离开。”

“现在几点了……糟了，已经十点半了！”

看了一眼苍司递过来的腕表，我慌张地想站起，却被阿蓝制止。

“苍哥的表总停在十点三十九分，时间还早。”

“没错，你再多留一会儿吧！”苍司急忙收回腕表、亲切地说。

“这是正确的时间。”红司递出自己的表，歪着脖子，反过来看表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将表反着戴，接着，他便一脸担心地脱下表，放在耳旁摇动，“我的表也坏了，停在六点。”

“苍司，你是故意将表停下来的吗？”亚利夫疑惑地问。

“不是，它本来就不会动了。”苍司显得很不好意思，“不过，在这里不需要知道时间，这里就像古井底部，什么都停滞不动，时间并非缓缓流逝，而是沉积在此。”

“十点三十九分是洞爷丸号沉没的时间。”红司忽然贴近亚利夫耳边低语，不给他震惊的机会，旋即又刻意大声说，“我来告诉你‘新的时间’吧！”

红司一脸不在乎哥哥心情的表情，拿起一度放在小茶碟上的腕表，像刚才一样反过来戴上。

“像这样反着戴，每次看时间都会觉得讶然，仿佛自己打扰到时间的流逝，又仿佛能进入异次元的幻想空间，很有趣哦！你可以试试看。”

很久以后，到了樱花绽放之时，亚利夫都深切地记得这段漫无边际的奇妙对话，然而，当时因为错过了离开的时机，不得已只好随口重提之前乌鸦与学生相似的话题。

“你们说的爱伦·坡的‘乌鸦’是什么？”

“那是日夏先生很有名的译作，‘从前一个荒凉的子夜里……’”红司立刻引用诗句说明，“那是一首叙述在某个暴风雨之夜，一名学生想念已故恋人的名诗。正当那名学生‘似是浅尝酒香而昏昏欲睡’之际，突然有一只大乌鸦飞入——”

“蓝司又睡着了。真可怜，他一定很累。”

苍司低语，再度打岔，不晓得是否因为不喜欢这个话题，但红司仍不以为意地继续。

“大乌鸦突然飞入，不论学生怎么询问，它只回答：‘不再。’到最后，那人终于不耐烦，对它大叫：‘快回你的黄泉国度！’但那不祥的凶鸟仍静静停伫在房间的雕像上。”

红司轻闭双眼，背诵起日夏耿之介的译作，深浓的睫毛形成了长长的阴影，嘴唇鲜红得近乎诡异。

那双眼里，有正在做梦的魔鬼，

流泻在它身上的灯光，将其身影投射在地。

“你听过这首诗吗？”

“好像曾经听过。”亚利夫无奈地回答。

“底下还有哦！”可能因为听力不佳，红司很自得地继续背诵。

而我的灵魂，将会从那笼罩地面的谎言阴影中

不再被拾起……

“不再……这首诗是我的最爱，其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自己绝对逃不出乌鸦的影子，也因为这样，我打算写一部名为《凶乌的黑影》的超长篇推理小说……”

直到此时，亚利夫终于发觉，红司很容易在提到大乌鸦的话题时，转而吹捧自己的小说，而且大家似乎都已听到耳朵长趺，就快无法忍受了。其中，首先发难的人是阿蓝。

“不再、不再、不再……吗？”阿蓝趴在参考书上，嘴里说着梦话。

“红司，既然提到推理小说，抱歉，我得泼你冷水了。”苍司露出一抹微笑的笑容，“你的小说永远都是同样内容，以四起密室杀人贯穿全局，对吧？老是在说凶乌的黑影与密室什么的，我们听的人早就听腻了。藤木田先生应该已经从新潟出发了，你等他来再与他尽情地聊好了。”

说完，苍司便突然站起，大步踩上会发出风琴般声响的楼梯爬上二楼。

《凶乌的黑影》前篇

阿蓝仍在打盹，红司则露出讶然的神情，舔了舔鲜红的唇，喃喃着令人不解的话。

“那家伙怎么搞的，这样不就违反约定了？”说完，红司也不理会一脸困惑的亚利夫，径自继续道，“当然，《凶乌的黑影》我连一行都还没写，但我非常以其中的诡计自豪，也就是在四间密室发生的四起离奇杀人事件。你知道施尼茨勒的《轮舞》^[1]吧？就是那种轮舞曲式的杀人事件——舞台背景是某处位于红土丘陵上、可远眺海面的精神病院，蓄留黑色胡髭的院长全副心神都放在栽种新品种花卉上，另外还有A、B、C、D四名病患。个人病房以水泥墙与铁格子隔开，里面空荡荡的，而且还上了锁，然而，A却被B杀害，然后依序是B被C杀害，C被D杀害，最后则是D落入A遇害前所设下的圈套而死，接着就照固有模式进行揭穿‘骇人的真相’的大逆转……”

如果是推理小说迷，单听这些叙述应该就会觉得很有趣吧？听着红司兴致勃勃的声音，亚利夫不禁想象，如果是久生在这里，将会演变成何种乱局？对久生而言，红司只是在‘冰沼家杀人事件’中登场的一个角色，但若让久生这个女子也在红司的‘凶乌的黑影’中出现，情况会如何演变？一想到这里，亚利夫的唇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微笑。

红司误以为对方听得入迷，于是说得更起劲。

“……而且只是单纯的小说很无趣，所以我想利用歌舞伎^[2]的形式呈现。‘狂言’^[3]第一场是仿自人偶剧的义太夫小调^[4]，搭配具有时代感的怪奇传说，中幕的串场是快速换装、一人分饰多角的舞蹈剧^[5]，第二场的生世话^[6]则是第三起密室事件。说到这个，至今的推理小说总是能贴合时代，但我一直觉得奇怪，因为现今的世局不是比过去要往前许多吗？不过，我也不是说那些贪渎罢工等有如发生在现今的事从后面追上来，而是在创作时，让小说里的日期与现实的日期一致。也就是说，要将刚好发生在第三起事件那天的事，不论什么都

行，巧妙地移入小说里，并塑造成密室杀人，然后，照歌舞伎的规矩，结局的大逆转又回到古代，并加上乐器伴奏。这里的曲目当然不是《凶鸟的黑影》，就像爱伦·坡的小说，精神病院的院长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个疯子，但他不是培育出新品种的花卉吗？所以就转而衔接上花的形状与植物学创始者林奈，而曲目名称就是这个，你觉得呢？”红司拿来阿蓝的笔记本与铅笔，得意扬扬地在上写下七字。

花亦妖轮回凶鸟

红司撕下该页，递向亚利夫。亚利夫却未答理，只是漫应一声，茫然看向他苦心写下的曲目名称。这时，红司终于发现面前这家伙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便伸手轻捏阿蓝脸颊。

“起来了，蓝司先生！不要只是猛睡，说话！”红司的口气有点粗暴。

“我没睡，你说的我都听到了。”阿蓝缓缓抬起脸，唇际浮现某种僵硬的、像苍司刚才露出的那种笑容。“但是，小说的舞台背景为什么要设定在乡下的精神病院？干脆明明白白地写上我们家的名称不就好了？而且紫司郎伯父也真的培育出很多新品种的花卉，所以干脆就改成：‘很久很久以前，在目白一幢老旧宅邸的井底住有三兄弟苍司、红司与黄司，而非三姐妹艾尔希、蕾西与缇丽。这三个人靠着啃噬流体理论、血液学与柠檬派维生……’”说到这里，阿蓝突然收起笔记本等物件站起来，立刻离开并关上纸门。

还有些发愣的亚利夫惊愕于小说里的精神病院确实与冰沼家很像的同时，也慢吞吞地将身体挪出暖桌，准备回家，却突然发现阿蓝的话不太对。“怎么会是三兄弟？你们还有一位兄弟？”

“不，没有人了，只有哥哥和我两兄弟。”红司不知何故突然变得情绪低落，茫然地回答。

说要在雪中迎接圣诞夜而立刻出远门的久生，返抵东京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晚上。她一抵达东京，立刻打电话至亚利夫家中。

“哈啰！是我。我刚到上野车站。他们没发生什么事吧？流氓的事问得如何了？”

“奈奈？是奈奈吧？你晃到哪里去了，笨蛋！”亚利夫紧抓话筒大叫。

“没一开口就骂人笨蛋的道理吧！我问你，大家都还好吗？还有那流氓——”

“流氓的事查清楚了，包括与红司的关系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都是小事，现在不能再拖拖拉拉的了，真的有人死了！”

“死……”久生重复，下一刻才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谁被杀了？”

“不是被杀，是死了。”亚利夫焦躁地重复，“总之我们先见面再说。你能来涩谷或新宿附近吗？对，就是现在。”

“我知道了，你到涩谷的‘泉’等我。”

然后，话筒里突然响起久生冷静的声音，“让我猜猜，被杀的人是红司，对不对？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被杀的人除了红司以外，不会有别人，这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决定的事。没错，我当然也知道凶手的名字。”

[1] 阿图尔·施尼茨勒为奥地利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轮舞》为施尼茨勒最具代表的剧作之一。在此隐喻为轮番登场之意，后文出现者亦同。

[2] 日本传统艺能，融舞蹈、对白、歌唱、器乐为一体。

[3] 此处的“狂言”是歌舞伎脚本的一种，日文为“通し狂言”。从前观赏歌舞伎属于要花上一整天的休闲活动，所以演出的狂言会分成许多场，以时代物（取材自江户时代以前的故事）与世话物（取材自现实生活故事）交相混杂，形成复杂的故事。另一种为“みどり狂言”，只挑选很受欢迎的桥段演出。

[4] 歌舞伎借用自人形净琉璃（人偶说唱剧）的曲调，通常是由一名三味线奏者与一名歌者坐在舞台旁吟唱伴奏。

[5] 歌舞伎作品的一种，以舞蹈为主，故事性很强。

[6] 生世话是前面译注的世话物的一种，生动写实地演绎出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

第一章

第一名死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这天晚上，冰沼家在九月的洞爷丸翻覆事件后，再度挂上白幡。

虽然事实正如久生的猜测，被挑选为第一名死者的人确实是红司，但亚利夫会坚持“不是被杀，是死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红司的死因怎么看都只能认为是病死。

这天晚上，红司进入浴室后，不论外面的人怎么叫，他都没有回应，门也自内侧锁上，于是其他人敲破玻璃门，这才发现红司趴卧在地，人已气绝。虽然有些疑似犯罪事件，但调查后，发现浴室是完全封闭的密室，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尸体身上也没发现任何致命的中毒反应或外伤，根据主治医师岭田博士的诊断，死因只能认为是心脏的老毛病突然恶化，若要请法医验尸则得有特殊理由，所以尽管有些许疑点，仍由岭田医师开立“因急性冠状动脉阻塞引发心衰竭致死”的死亡证明书，在久生回来的二十六日这天，将红司下葬。

在“泉”听取大略说明的久生似乎对此无法认同，过程中频频咋舌，最后终于忍不住打岔。

“不论什么死法，那还是密室杀人。未送解剖就举行葬礼，我一定要控告那个岭田医师！”

“那是不可能的。奈奈，我希望你不要到处宣扬那是他杀事件或密室什么的。只要看过现场，你一定会同意医师的判断，何况藤木田先生说……”

“藤木田？那是谁？别净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将那天晚上的事依序仔细说明。”她拿出铅笔与记事本，摆出女记者的架势，“当天晚上，冰沼家有哪些人——也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藤木田又是谁？”

“冰沼家以前的管家，从新潟来的。除了他以外，还有我、阿蓝、橙二郎与吟作老人。”

“苍司呢？”

“苍司去九段的八田皓吉家，好像是因为藤木田先生来访才刻意出门。”

……老实说，那天傍晚，苍司本来与亚利夫约好在新宿车站碰面，然后一起用餐、看电影，却因为彼此搞错时间而错过。入夜后，亚利夫前往冰沼家拜访，苍司却还没回家，他忽然灵光一闪，打电话到八田皓吉家，发现苍司刚好绕去那里——果然，苍司后来只好自己去看美国版酷斯拉的《深水水怪》。苍司笑着说完这件事后，又压低声音接道：

“藤木田应该到了吧？他从以前就像我们家的军师，这次我特地请他从新潟过来，就是为了调解红司与叔叔之间的冲突。今晚他会好好开导他们，我想我不在会比较好了，所以才找你出来，没想到……我正好有点事要在这里处理，但很快就会回家，你能等我吗？我有事要告诉你……”

因为这样，原本打算回家的亚利夫再度回到起居室，并趁机观察那位昨天来到东京、有一头漂亮银发的老人藤木田诚。

藤木田诚应该已经超过六十岁，但是气色绝佳，身材较常人高大，加上穿着深色西装，给人以长期居住国外的印象。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与苍司的祖父光太郎是同行，而且还常一起到世界各地旅游，最近已经退休，并回故乡新潟定居。他从以前就是冰沼家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冰沼家出了重大问题，他一定会出面协调，换言之，是个有如家臣般的角色。

其实亚利夫也发现橙二郎与红司的关系非常糟，但可能是藤木田已训完两人，难得从医院回家的橙二郎竟乖乖待在二楼书房，吟作老人巡视完家中门窗后，也默不做声立刻回房，所以起居室里只有红司、阿蓝、亚利夫与藤木田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此时，刚剪完头发、显得很年轻的红司，忽然像想到什么似的开口说：“昨天晚报刊登的一则新闻很不错，‘松泽精神医院病患踹死同房病患’，这情节可以用在《凶鸟的黑影》中。”

“有这则报道吗？”用新潟腔说完后，藤木田老人慌忙轻咳几声以示威严，并推高老花镜盯视着红司的脸，改变口音道，“松泽医院大概也已

客满，无法隔离那种会突然发作而变得狂暴的病患吧！其实现今的日本也一样，但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没有当坏人的资格，所以才相安无事。”

“又来了，又要开始讲‘日本人’了。”

红司低声打岔，老人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看了最近的报纸，我不禁对这个国家越来越失望。在酒店吵架，盛怒之下杀死对方；谈判分手不成，恼羞成怒而行凶；临时起意劫车而杀害车主。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粗糙如枯叶般的杀人行为。是谁都无妨，为何没有人能完成有如西方推理小说中极尽巧妙能事的不可能犯罪？这样我就能立即挺身解谜了。”

亚利夫低头心想，看样子，这位老人似乎与久生一样，都想成为名侦探。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喜欢惊悚小说，犯罪者也得加把劲，免得落于人后了。

“说到推理小说中的不可能犯罪——”果然，阿蓝也加入了对话，言语间充满讽刺，“最近净是些不足为奇的密室作品。事实上，没有比‘密室杀人’更没意义的诡计了。就算是利用机械装置从某个缝隙射出短刀之类的手法，仍旧很愚蠢。如果不是凶手亲自进入密室行凶，就会显得这个诡计既无趣又可笑。”

红司微笑聆听，哼了一声，突然起身拿来纸笔，开始在纸上写了些像数学公式的东西。

“由外将内侧的门锁锁上，虽然有些异想天开的方法可行，但顶多是用镊子或绳子的老套诡计，就不知道红哥的《凶鸟的黑影》是如何了。”阿蓝斜眼注视说。

“看这个。”红司得意地将写好的公式递到阿蓝鼻尖，“这是我拜托数学老师写的，绝对是让你看不出破绽的诡计。”

$$P_A e^{\mu(\theta_A - \theta_B)} = P_B$$

亚利夫稍后也仔细看过这个公式，却觉得莫名其妙。

“别拿这种东西给我看，光是考试就够让我头痛的了。”阿蓝不予理会。

“呵呵呵，不也就是什么等于什么吗？”藤木田老人将纸片拿在手上，不停反复细看。

“虽然是很简单的诡计，却相当有趣。”红司兴奋地说，“这个密室需要两具尸体，而且，被害者尸体被发现时，发现者通常都会慌张地抱起尸体然后放下，对吧？我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只要尸体被稍微动过，诡计的痕迹就会什么也剩不下……”

就在红司再度高谈阔论惊悚小说时，楼梯发出低响，应该是二楼的橙二郎下来了，但他没有直接过来起居室，而是先到洗手间，因为洗手间往两侧滑动的门轻轻晃动，持续发出声响。不知何故，红司立刻拿回写上数学公式的纸片，放进口袋，刻意大声改变话题。

“光田先生，你好像不太喜欢与输赢有关的事？”

“呃，可以这么说。”

“那太遗憾了。西洋棋呢？完全不会？”

“西洋棋是会一点，但像麻将一类的就完全不会了。怎么了吗？”

“那也不错嘛！”藤木田老人毫不在意红司突然转变的态度，高兴地说，“我嘛，不论是麻将或扑克牌，只要有关输赢，我都喜欢。我有一次在洛杉矶狂赌大赢，结果这件事至今都还是美国西岸广为流传的话题。”

“那我们来打麻将吧！”好玩的阿蓝似乎想甩开考试的烦恼，在暖桌内踢了踢亚利夫脚，“可以吧？光田先生今晚可以睡在这里。”

此时，洗手间的门又开始摇晃，然后一个滑动似的脚步声接近，接着纸门就被静静拉开。

“红司，你洗好澡了吗？哎呀！藤木田先生，你还没洗吧？”橙二郎如巫婆般静悄悄地伫立在门边，阴沉的视线从金边眼镜内侧拂过众人的脸，“你一定累了，偶尔泡个澡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你应该知道我讨厌洗澡吧？”藤木田头也不回，口气不悦地回答道，“日本人不晓得要珍惜水源吗？老是拼命想洗澡……”

“啊，已经十点多了。”红司打断藤木田的话，将身体挪出暖桌外，虽然也劝亚利夫去洗个澡，却不等他回答便接着说出意味深长的话，“今

天我就特别开放我的房间让你看看好了。里面有棋盘，你可以与藤木田先生下盘棋。对了，我有一本书想让你看看。我先去拿来。”

红司步履轻快地走上二楼后，错过回家时机的亚利夫也起身，再度打电话到九段给苍司。对方表示已烧好冬至的柚子汤要泡澡。但他很快就会回家，请亚利夫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

“要在九段那儿洗澡？苍哥也会吓一跳吧？”下楼的红司知道电话内容后，唇角扭曲，浮现出奇妙的笑容。

自从前阵子听说八田皓吉的事后，亚利夫也不禁在意起苍司在那边洗澡一事。

八田皓吉虽然高挂八田商事的招牌，从事住宅掮客一行，实际上却非一般的不动产买卖，而是采取国外的做法，自己先住进要出售的房子，依买家要求进行改建之后，才将房子交给买家。亚利夫记得苍司那时还说自己曾调侃八田：“这也不错，反正你也很乐在其中。”对方听了却生气地答：“你错了，如果我没有先住过，根本无从了解对方的需要。”说完，八田便接着道出实际情况，原来时常会有外国人向他订购小型淫荡的罗马浴池，而且要求浴室与卧房合并。“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买家都很注重形象，不想让改建的事被张扬出去。所以我才得先住进去，照买家的意思装修，之后他们再若无其事地买下。苍司，你或许认为这工作很轻松，实际上却相当辛苦啊！”八田眨着给人好感的小眼睛，接着抱怨起自己因为没有房子才无法再婚、无法安定下来，“而且，内人虽然过世，但岳父岳母还健在，内人的弟弟又是不可救药的流氓，更是让人操心……”

亚利夫本来还不知道九段那边正在改建中的浴室会是何种模样，听了红司别有深意的回答，他能想象那绝对是淫乱放荡的浴室。

不久，阿蓝、亚利夫与藤木田老人三人爬上二楼，橙二郎也紧跟在后，就在此时，一楼的电话突然响起。

亚利夫听到拿起话筒的橙二郎不客气地大声说“打错了”，并立刻挂断电话，然后是红司从更衣室大声唤来吟作老人、吩咐他什么事的声音。但是，在亚利夫三人进入红司房间、橙二郎回到书房后的大约三十分钟内，楼下并未传来怪异的声响，二楼的四人也都无人下楼……

“红司就在那三十分钟内被杀——照你的说法是‘病死’。”久生停住手上的笔，“不过，虽然你说没人下楼，但你们在二楼的四人并不是聚

在一起的，对吧？”

“没错，但我之前也让你看过平面图。二楼的窗户全装上铁格子，阿蓝房间外的露天平台虽然接着逃生梯，却是折叠式的，平时都是往上拉起收着，所以若不经由会发出低沉声响的楼梯，任谁也无法下楼。我曾试过，无论脚步怎么轻，还是会发出声音，睡着时就难说，但只要醒着，不可能发觉不了有人上下楼。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藤木田老人不是个简单人物。”

亚利夫第一次见到红司的房间。地板铺上深红色厚地毯，窗帘是充满古典风味、几近黑色的红天鹅绒，电暖炉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淡红色光芒，桌巾则是用深红色的绸缎，多种色调巧妙调和，在房间内创造出“红色的交响曲”。不只如此，红司似乎还是一名藏书家，桌上放的应该就是刚才说要拿给亚利夫看的书，包括将三十六部合订成五册的诗集《游牧记》，其中首度刊载日夏耿之介译的《大乌鸦》，以及黄眠堂主人^[1]译的《院曲撒罗米》大型本。

亚利夫忘了下棋的事，专注欣赏《撒罗米》的插画时，背后忽然响起藤木田老人的声音。

“画里的莎乐美是不错，但君子的莎乐美也令人印象深刻。当时你带去的女伴是谁？一个女人进入同志酒吧实在……”

^[1] 日夏耿之介的别号，以下的《撒罗米》即为《莎乐美》。

十字架与球

“你说什么？他知道我？”久生惊讶地问。

“没错，他清楚地知道你的事。”

藤木田老人这句话让当时正在翻阅《莎乐美》的亚利夫与正在摆棋子的阿蓝同时愕然回头。在红色房间妖冷的光线中，藤木田老人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

“哎呀！没什么好惊讶的，我们只是同一天去了‘阿拉比克’而已。可能因为我稍微打扮了一下，所以你们才没注意到吧！我曾向阿蓝挥手，他却没发现我……”

经藤木田老人这么一说，亚利夫想起了那位被君子称为‘鲛鱼头’的乡绅。没错，他的身材确实与藤木田老人十分相似，但他应该是黑发蓄胡须的中年男子。

“你是说这个？”藤木田摸了摸漂亮的银发，“只要有一顶假发，要变黑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一洗就掉。对了，你们应该也被推销了圣诞节的舞会券，一起去吧？”

“可是……”亚利夫沉吟，“大概从今年秋天起，我就常看到你，但你昨天才来东京……”

“新潟到东京来回只要半天。”

“这么说来，那天晚上你和君子上床了？”阿蓝因为过度惊讶，不自觉说出唐突的话。

“不不，没那回事，到了这年纪，已经没那种兴致了。”藤木田老人瞪大眼，用力挥手，“我只是喜欢那种气氛，那天晚上也只是吃顿消夜就结束了。当然，我是买了鞋子与洋酒给他……算了，先来下盘棋吧！”说完，他便一屁股坐在桌旁，面对棋盘。

“真是吓了一跳。”一旁的阿蓝喃喃自语，又突然接着说，“啊！《巴黎的街头》播出时间到了！”说完便转身冲入对面自己的房间。

多亏这个广播节目，后来才能正确推定红司的死亡时刻。这是LF电台每周三晚间十点三十五分播出，由名乐评家芦原英了解说，大日本制糖赞助，专门播放法国香颂节目的《巴黎的街头》。

当时，阿蓝一回到房间，亚利夫他们立刻隐约听到一阵哀伤的男子歌声。后来才知道那首曲子叫《有如一朵小小的虞美人》，演唱者是前年以这首歌夺得唱片大奖的穆鲁吉——在这首歌与歌手广为人知之前，只有这时刚好回国的石井好子频频演唱，一般人对此尚无深刻印象，后来才终于带起穆鲁吉与这首歌在日本的名气。

接下来播了什么音乐，亚利夫不记得了，只知道大约过了五分钟，橙二郎慌张地走出书房，好像想起什么事，踩着风琴般的楼梯下楼，中途却又突然改变心意，用足以令人吓了一跳的声音大叫：“阿蓝！你在房间吗？阿蓝？”而且还不停在楼梯上上下下，声音大得有如发生了什么骚动。

亚利夫于是放下棋子，探头看向楼梯口，但橙二郎似乎刻意背向他。那个背影看起来仿佛一个极狼狈的老太婆，给人异样的感觉。

终于，阿蓝也从自己房间以不输橙二郎的音量大声回应：“干吗？我正在听法国香颂！”虽然如此，他仍关掉收音机走出来，随橙二郎进入书房。

在这之后，不论楼上楼下，都没有令人特别注意的动静，但就在这段时间内——从众人上二楼的十点二十分左右到大约三十分后的十点五十分——红司在被锁上的浴室内成为一具尸体。

十点五十五分，吟作老人脸色惨白、口中叫喊着什么跑上楼，嘴唇颤抖着对一起走出门外的四人说：“我照红司少爷的吩咐去买洗面乳，刚刚才回来，但不论我怎么叫，少爷都没回应，门也从里面锁上了，该不会是心脏病发作……”

“好，你立刻去准备强心剂。”橙二郎的神情非常悲壮，似乎早有预料的样子……

“亚利夏，你的说明很详细，却让人听得很生气。我不懂的是，那间浴室为什么会是严密的密室？我当然知道浴室可以上锁，但那通常是很简单的扣锁，不是吗？”

“没错，但我会这么说是因为今年十月左右，红司在浴室两扇门上各装了一个牢固的镰型锁。”

“什么是镰型锁？”

“就是将镰刀形铁片卡入嵌进门板的凹槽的一种锁，而且只能从门内转动银光闪闪的扁平转柄才能开启或锁上。一开始，我们也认为红司被杀害，想尽办法要进入浴室，但是浴室门根本无法移动分毫，阿蓝也从脱鞋间出去，试着从外面打开窗户，但窗户外部装着铁格子，就算没有，窗户也是牢牢锁上的。最后因为面向厨房的那扇木板门太厚，所以大家就打破连接更衣室的玻璃门。虽然费了一番工夫，但还好没让玻璃门破得太碎，我才能伸手进去打开镰型锁。浴室里，洗脸槽的水流个不停，日光灯就像……你应该也常看到吧！就‘滋——’地忽然亮了起来，‘啪——’地熄灭了，然后又是‘滋——’地亮起，又——”

“我知道啦，白痴！问题是尸体！提到浴室杀人，最先想到的应该是电气浴池^[1]或西式浴缸，固定模式都是拉起双脚让头部浸在水里溺死，不过，我猜红司的死因应该是瓦斯中毒，对吧？”

“瓦斯中毒？不可能。”亚利夫露出诧异的神情，“热水是靠瓦斯燃烧没错，但里面完全没有瓦斯味，后来岭田医师也说不是瓦斯中毒。我刚才也说了，红司是心脏麻痹之类的原因才倒在瓷砖地板上，当然，他一丝不挂，但……”

也难怪亚利夫迟疑，毕竟当时那一幕实在太过怪异。大家都挤在更衣室往浴室内探看，因为正好逆光，加上日光灯闪烁不定，无法看得很清楚，只见倒卧的红司右手拿着爱用的刮胡刀，左手握拳，背部仿佛被赤蝮蛇缠绕，隐约浮现奇怪的十字架斑纹。红司想必是为了隐瞒这个秘密，才会连在浴室都谨慎地锁上门，因为随着双眼逐渐适应

昏暗的光线，任谁都看得出那有如红色蚯蚓的十字形交叉是残酷的鞭笞痕迹（见图二）。

刹那间，亚利夫近乎痛心地明白了这些鞭痕的意义。红司绝对是受人忌讳的被虐狂，而且对象绝非故事里那种穿黑色紧身衣的美少女或淫荡的贵妇人，而是阿蓝提到的那个流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实践的胆量，但无须读过霭理士^[2]的书，身为受者的性倒错者自然会有根深蒂固的特殊欲望，希望能受到水手或流氓一类人的虐待，而红司想当然是顺从了自己的欲望。

“真是……难以置信。”就连久生也难得地紧蹙眉头，不发一语。

然而，对在场的发现者来说，当下根本无法顾及其他，吟作老人想冲上前抱起红司，却立刻被藤木田老人粗壮的手臂拉回来。

“绝对不能碰触现场。”藤木田老人说话的同时，还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挡住更衣室的门。

因为橙二郎是医师，所以径自走入浴室，以熟练的动作握住红司的左腕开始把脉。几秒钟的屏息等待后，橙二郎转过冷漠的脸，眼神黯郁地开口道：“已经死了……”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从敲破玻璃门、打开镰型锁到此时，可能还不到两分钟。

“不用报警了，立刻打电话给苍司与岭田医师。”

听着藤木田老人从背后传来的吼叫，亚利夫在冲向电话之前，再度回头牢牢记住眼前的光景。

白色瓷砖砌成的浴缸没有盖子，澄澈的洗澡水冒着热气；左边的洗衣机盖子被打开，从里面冒出的肥皂泡泡正慢慢破灭；左右拉动的两片式玻璃窗以插栓锁至最底，窗户上方的狭窄气窗也紧闭着；洗脸台的水龙头没关紧，但流出的水势还不至于溅出水花，摆饰在上方架子的小花瓶里有一枝温室栽培的纯白剑兰，静静地映在昏暗的镜中。

在明灭不定的灯光下，红司的遗体倒卧在地，背上背负有如同性恋烙印的十字架形的丑陋鞭痕……

然而，不知为何，刚才还能打出去的电话竟突然打不通，又因为藤木田老人指示不要惊动到邻居，亚利夫与阿蓝只好在夜路上奔跑，冲向并列在目白车站前方右侧的两座黄色公用电话亭。一开始一直是通话中，后来好不容易接通，令人心焦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后，话筒那端终于传出八田皓吉低沉粗浊的嗓音。

“光田先生，抱歉，我把苍司留这么久。他刚才还打电话回家，可是一直是通话中……”八田的声音原本还很悠哉，接着却突然变了调，“什么？这可严重了！请你等一下……”

电话另一端先是传来慌慌张张的声音，紧接着响起苍司的声音。

“什么事情严重，发生什么事了？”冷静声音听到话筒另一端的回答，立刻道，“红司？难道……”但此时，呻吟似的悲痛嗓音不再言语，仿佛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反正你尽快赶回来……什么？在浴室，就在刚刚……”

亚利夫焦急地说明情况，然而，苍司一听到岭田医师还没到，而橙二郎准备帮红司打强心针时，马上发出半哭泣的声音。

“不行不行，光田，不可以！在岭田医师赶到前，别让叔叔动红司。你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如何。说红司已死的是叔叔，你们其他人还没确认过，不是吗？如果红司其实还没死呢？快，你赶快回去看看红司，我现在立刻坐车赶回家。”

这个焦躁的声音所暗指的，大概是怕自己的亲叔叔利用红司陷入假死状态的机会，将原本的强心针换成某种毒药吧！但亚利夫没想这么多，回答完“没问题，有藤木田先生看着”后，便迅速挂断电话，跑回冰沼家。不过，或许是刚才那番话所留下的疑惑太深刻了，亚利夫觉得冰沼家似乎笼罩着一股更甚于前的异样气氛。

首先，应该留在浴室的藤木田老人不知何故却站在楼梯顶端，交抱双臂地观察比较二楼与浴室的方向。问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自言自

语地说些“因为橙二郎回书房拿麝香”这类不算回答的回答。他与阿蓝都因为藤木田老人放着尸体不顾而吃了一惊，一到浴室，发现水龙头已经被关起来，但日光灯仍闪灭不定，光线昏暗，红司也还维持趴卧的姿势，脚边则铺了一条毛巾，吟作老人就盘坐其上朝尸体双手合十，口中诵念经文。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闻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入大火不能烧……

亚利夫毅然屈膝，学刚才的橙二郎，将手轻轻握住红司的左腕。下一个瞬间，他感觉到一股陌生的沉重与冰冷，红司的手腕也讽刺地颓然垂下。亚利夫忽然回头，发现吟作老人身旁有个奇怪的东西——一个湿濡的红色小皮球。

“这是怎么回事？”亚利夫摇动老人的肩膀问。

“本来就在这里的。”老人只是呆然若失地答。

但亚利夫确定，直到刚才，浴室内都没有这个东西，而且那是在一般杂货店都买得到的小皮球，很难说是凶器或凶手留下的东西，不过亚利夫还是先收起来，后来拿给藤木田老人看时，对方也猜不透这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亚利夏，你真是的！”久生听到这里，用克制着不上前掀起他衣领的声音说，“这怎么不是被杀？怎么会是病死？这是如假包换的杀人事件！你人在现场，居然连这个也不知道？”

“在这之前确实是这样，但接下来就整个翻盘了。”亚利夫辩驳道。

亚利夫进入浴室不到十分钟，先是苍司冲进来，接获阿蓝电话通知的岭田医师也接着赶抵，最后是晚了一步、频频念着“不好了”的八田皓吉。原本充满不祥气息的红司之死，在这二人到达后，突然转为平淡无奇的病故事件。

水龙头早被关上，闪烁的日光灯也由了解电力的苍司循着线路检查，发现是供电表出了问题，但不是被人动手脚，只是因为太老旧导致的偶发意外，经苍司简单修理后，随即恢复炫目的白光。突然不通的电话当然也不是因为线路被剪断，只是卡座内接触不良，亚利夫稍后拿起话筒，惊讶地发现刚才一直打不出去的电话，如今却完全畅通。另外，因起初被认定是杀人现场，所以没人碰触尸体，岭田医师却认为就这样将红司放在地上未免太没常识，遂立刻指示将之移到客厅。

当然，红司早已气绝，虽然无法断定正确死亡时间，但应该是在十点半左右。初步检查并没在尸体身上找到任何毒物或药物的残留痕迹，背部的残酷鞭痕也是几日前所留，与死因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将红司留在冰冷的地砖上，四处奔走打电话，或许真的不是正确行动。岭田医师最不满的也是这一点，别人还没话说，橙二郎却是经验老到的医师。因此他严厉质问橙二郎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就注射强心针或做心脏按摩等急救，特别是为何只凭把脉就轻易断定红司已死。

橙二郎的狼狈样确实很不寻常。自从亚利夫回来后，他就一直待在二楼，任凭大家怎么叫都不露面，后来不情愿地下楼，却看也没看红司的尸体，电话一修好就打电话至医院，确定绿司是否平安。他显得很浮躁，但亚利夫看不出来他在恐惧什么，抑或是因为憎恶的红司过世而压抑不了内心的兴奋。尽管老医师再三诘问，橙二郎仍露出所谓的微笑，表示他当然知道只有把脉不行，也曾想回房间煎煮福寿草，无意中想到妻子圭子的手术，遂无心煎药，让人听了直想生气。

岭田医师从苍司的祖父光太郎还健在时，就一直是冰沼家的主治医师，与藤木田老人是老棋友，对冰沼家的事当然也一清二楚，所以从橙二郎的狼狈样与众人异样的亢奋中，他立即明白今晚此事的意义，冷漠辛辣地抱怨几句后，便与苍司留在尸体旁开始商量。

亚利夫等人被叫到客厅集合已是十二点过后。岭田医师低下头，再度将手伸向红司的胸口与下颌，检查扑倒时撞伤的痕迹，脸上浮现出明显的苦涩神情，头也没抬，粗暴地拉起红司的手臂，露出上面明显的注射痕迹。红司白皙的手臂上处处是煤褐色的针孔痕迹，另外还有两三块像是最近留下的小小四方形贴布。

“我也知道他滥用K他命^[3]与安非他命。最后一次帮他做诊疗是今年九月发生洞爷丸那起不幸事件之前，那时情况还没那么严重，但难保将来不会突然发生心肌梗塞，所以我要他每半个月来复诊，但他从没出现过，我就知道终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岭田医师转头依序看向众人，语气立刻尖锐起来，“我是第一次见到红司背部这种蚯蚓状的伤痕，很难断定是什么造成的，但若有人说那是鞭笞的痕迹，我也不会否认。慎重起见，刚才我还向苍司求证，才知道似乎真有此事，让我大吃一惊。我无法确切判断那是何时留下的伤痕，但至少也有两三天了。虽然与死因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仍不敢相信他至今还有这种行为……你们都不是外人，所以我就坦白说了，红司从小就有虐待狂倾向，但我没想到他会持续到现在……”

禁忌的秘密被揭开，顿时满座噤声。

“事到如今、追查施虐者是谁虽然没什么意义，但我们也不该放着这种疯狂的人不管。苍司好像也不清楚这人是谁，你们若有什么线索，请说出来，譬如他有无正在交往的女孩……”

岭田医师停下，静待众人的回答，却都无人开口。看到苍司低着头，亚利夫知道他也没勇气说出对方并非女子。

“唉，没人知道吗？好吧，反正对方总会找上门，届时请苍司一定要通知我，好吗？”接着岭田医师改变口吻，“死亡诊断书也不用特别写什么了，不论是冠状动脉阻塞或狭心症，反正只要是以急性心脏衰竭为由就好，如果有人还有疑虑，想请警方进行彻查，请现在说出来。红司背部的伤痕究竟是不是鞭笞的痕迹，经由解剖应该能确定，如果我们猜测错误，立刻就能洗刷红司的不名誉，但我担心，一旦红司的虐待倾向属实，那事情就很严重了。对我来说，我与冰沼家的关系从冰沼家的前两代就开始了，很不希望你们在遭逢重大不幸之后，又成为媒体狩猎的目标。我言尽于此，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不必有所顾虑。”

过了一阵子都没人开口，最后是由苍司代表众人发言。

“其实，我也稍稍察觉了红司的性倾向，却没想到他背上有这样的秘密，还为此在浴室装上镰型锁。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偶尔有陌生

人打电话来家里，红司接了电话就立刻出门……”

“镰型锁是什么时候装的？”藤木田老人问。

“这个嘛，应该是十月左右吧！”

“这么说，红司是在那时邂逅了对方？”藤木田老人喃喃。

“关于今晚的事，我听说红司是倒卧在锁上镰型锁的浴室内，虽然感觉有些异样，但我还是认为将死因断定为心脏麻痹会比较好，所以……”苍司不理会对方面，径自道。

“在浴室处于完全的密闭状态，红司身上也找不到外伤或中毒迹象的情况下，的确能照苍司说的，断定为心脏麻痹或其他毛病致死，而非他杀。可是，若情况完全相反呢？也就是说，成为密室的浴室其实可以进出，那就必须视为杀人事件了，毕竟在电气浴池内导电或将空气注入静脉之类的老式手法，都能将他杀伪装成病死。”藤木田老人提出异议。

“这……”苍司难得露出惊讶的表情，“你们发现尸体时，镰型锁不是自内侧锁上的吗？”

“的确是锁着。”藤木田老人也不看场合，立刻回答，“尤其是那种镰型锁。你们都知道那种锁要靠捏住圆扁的柄转动才能开关，两扇门又都没有丝毫缝隙，不论是用穿好线的镊子或水龙头的水压等特殊手法，都无法从外面将门锁锁上。假设镰型锁只能靠人的手从内侧锁上、开启，这就表示无人能进出浴室，但……”

“喂，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摆脱不了幼稚的侦探扮演游戏？”岭田医师一脸为难地打断老友的话，“那种无意义的辩论稍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不要让红司背部的秘密公开，我希望大家针对这点做决定。”

事已至此，没人对岭田医师的话表示异议。最初的氛围虽然酷似杀人事件，橙二郎的举动也很怪异，再加上还有红色十字架与小皮球所产生的疑点，但最终还是只能认为，红司是在准备刮胡子时，日光灯突然开始闪烁，接着心脏病猛然发作，来不及出声就向前扑倒气

绝。众人低声交换意见后，苍司综合所有想法，表示岭田医师若不认为红司的死有疑点，那就不要报警，并将红司下葬，而事情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懂了。亚利夏，你会坚持红司不是被杀而是病死，就是因为要守护冰沼家的名誉吧……不过，这或许正是凶手的目的，为了利用冰沼家不希望鞭痕秘密曝光而选择隐瞒事件的心理，故意挑在浴室行凶，真是太狡猾了，凶手现在或许正张嘴大笑吧！真是的，只因为旅行时间拖长了点儿，就被先下手为强，一切都反过来了。不过，那也无妨，反正我已经知道凶手的名字了……”

“你在电话里也说过这种话。当时你立刻说出被杀的是红司，让我吓了一跳。如果你连凶手是谁也知道，就别再吊人胃口了，赶快告诉我。”

“如果我没说明事件背后的原委，你是不会了解的。不过，被害者既然是红司，凶手一定就是那家伙了。对了，藤木田怎么说？他好像说过知道凶手诡计之类的话吧？”

“嗯，他充满莫名的自信，说很快就会揭开浴室密室诡计。”

“别开玩笑，这名凶手的动机在于冰沼家的重大秘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但密室诡计没那么容易解开。我看，我该去见见他，顺便与他一较高低好了……”

“他应该会很高兴。”亚利夫微笑地说，“我告诉藤木田先生你的事了，包括你的名字、上次一起去‘阿拉比克’的事，以及在什么都还未发生前就预言‘冰沼家杀人事件’，并为此事四处奔走调查的事。他听完后，表示很想见见你这位女侦探，听听你的意见。你的意思呢？你刚旅行回来可能很累，但方便的话，我已经与阿蓝约好明天傍晚在目白的‘萝勃塔’咖啡店碰面……”

[1] 在日本约公元一九四〇年代初出现，借由在水中产生微量电流以制造某些疗效。

[2] 英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性学权威，著有《性心理学》。

[3] 即氯胺酮，一种毒品，俗称K粉。

《凶鸟的黑影》后篇

十二月二十七日，四人自第一次在“阿拉比克”碰面后再度相见。这天的温度自午后开始逐渐转冷，雨丝在不知不觉间变成白色雪花。先到的亚利夫正与藤木田老人交谈时，发现久生与阿蓝正好在门口遇上，两人互拍肩膀，笑得很高兴，接着鱼贯而入。见到此景，亚利夫不禁心想，若只是为了表达再见面的喜悦，这种动作也未免太过夸张。

到了年底，学生也少了，店内空荡荡的。久生难得拿手提包出门，身上是漆黑色的阿斯特拉罕小羊皮大衣与黑金色交杂的混纺围巾，手套与麂皮高跟鞋也是黑色的。等她优雅地在内侧靠窗位子坐下后，藤木田老人连客套话也省了，立刻迫不及待地开口。

“我从亚利夏那里听说了你的事。能在杀人事件尚未发生前就先透视凶手的身份，实在是相当了不起的能力。听说你一接到电话就知道遇害的人是红司，能告诉我理由吗？”

“理由？”久生以无辜的语气说，“因为这是二十年前就决定好的呀！”

“呵呵，二十年前，红司才四岁，光太郎也刚因函馆大火而去世，难道是与这些事有关？”

“可以这么说，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昭和十年十一月以后——藤木田先生，我也很好奇你为何在事件发生前就已偷偷来到东京，这让我觉得，你似乎早已知道杀人事件会在何时发生。”

“不，我来东京的理由很简单，纯粹为了让这把老骨头好好休息，而且新潟也没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同志酒吧。话又说回来，福尔摩斯小姐不仅知道凶手是谁，似乎也已经掌握其行凶手法，实在很了不起。看样子，或许我已无用武之地了。”

“您太过奖了。”久生温柔地笑了，“我会对这次的事件这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警方完全没有介入，再者是只有我们知道这是经过详细计划的密室杀人事件。当然，这么一来就没有警方代劳采集现场指纹、勘察后院是否有可疑脚印等搜证工作，但若像推理小说写得那样，径自找搜查一科科长出面，也会造成对方困扰，所以我希望这次的‘冰沼家杀人事件’能在没有警方或记者介入的情况下圆满解决。”

“你的意见很独特，但我很难赞成。”藤木田老人深思后说道，“最近的警察已有十足进步，也有像‘户高事件’^[1]那样，在事件发生前就查明凶手的实例。不，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我想请教有关你所认定的凶手一事。你是根据什么，才会说出若在事件发生前揭穿犯人凶行，犯人现在已经在牢里了之类的话？”

“真是的，亚利夏对这种无聊事的记性总是特别好，竟然连这个都说了。”久生轻轻皱了皱眉，“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吧？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疯帽子与三月兔这次成了国王的使者，而疯帽子在犯罪前就已经被关进了牢里。我那些话，不过是从这里想到的玩笑。”

“真巧！”阿蓝突然激动地说，“上次我们刚好举行过‘疯狂茶会’，但亚利夏你可能没发觉吧？不过，疯帽子这个角色果然还是要给八田先生比较好。”

亚利夫完全不懂这两人在说些什么，问了之后才知道，他们口中的“疯帽子”总是带着奶油面包与茶杯，头戴一顶大帽子走在街上，因为很像总是随着让售房屋搬家的八田皓吉，名字也有谐音^[2]，所以本来打算让他扮演“疯狂茶会”中的疯帽子。

“我还是自首吧！那个晚上，大家因为觉得‘亚利夫’这名字念起来很像‘爱丽丝’^[3]，所以决定捉弄亚利夏——就是红哥背诵他最得意的《乌鸦》的那天——我扮睡鼠，红哥是三月兔，然后由扮疯帽子的苍哥主持‘疯狂茶会’。大家照预定依序说出喝葡萄酒、剪头发、乌鸦与桌子为什么很像、住在井底的三姐妹等台词，最后是说出密室、凶鸟的黑影、谋杀等等以M开头的名词，可是苍哥本来就不想这

么做，所以中途便宣告破局。但亚利夏无意中说出爱丽丝的台词时，真的很好笑。”

“慢着，那个井底住的是三姐妹艾尔希、蕾西与缇丽吧！”久生露出微妙的严肃神情反问，“而你们将之取代为苍司、红司与黄司三兄弟？提议开茶会与想出这些台词的人是谁？”

“谁？当然是红哥了。他是很敏锐的人，他说亚利夏似乎不是单纯来我们家玩，而是受人所托来家里窥探，所以不如反过来捉弄他。我没办法，只好……”

听到这里，亚利夫虽然大致了解了“疯狂茶会”的前因后果，但仍不明白疯帽子与三月兔是怎么回事，只好笑了笑。

“不，如果与《爱丽丝梦游仙境》有关，那可能性就更大，也让‘冰沼家杀人事件’更具本格推理的形式。今天我们既然聚集在此……”

藤木田老人单膝前挪，仿佛至此才终于决定进入正题。

“就是为了找出这起离奇死亡事件的真相。各位都知道，红司是以急性心脏衰竭为由下葬的，但这在浴室是完全的密室、无人能进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只要有一丝能进出浴室的可能，就代表可憎的凶手有杀害红司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进出浴室的方法，解开凶残犯罪的真相，揭露杀人魔阴险巧妙的密室杀人诡计。问题是，浴室的两个出入口皆以镰型锁自内侧锁上，窗户插栓牢牢锁紧，窗外的铁格子没有异状，就连没上锁的气窗也嵌上间距仅两寸的铁格子，顶多只能容幼猫通过——我查过了，这部分没有诡计施展的痕迹——此外，天花板、墙壁、瓷砖地板等等，不但毫无疑点，更没有让凶手躲藏的空间。这也就是说，浴室是绝对的密室。目前只剩死亡时刻还有若干疑点，也已肯定橙二郎并未以毒物之类的东西杀害一息尚存的红司，所以只能确定红司在我们进入浴室前，的确已经死亡。”

藤木田老人开始故作姿态。

“听说红司打算写一篇名为《凶鸟的黑影》的超长篇推理小说，但阿蓝查过他房间，并没发现任何一行已写好的内容，也没发现相关的笔记或日记等资料，这是真的吗？”

“咦？你说什么？我没仔细听。”

“我说，红司那篇《凶鸟的黑影》连一个字都还没写。”

“啊。对呀！我到处找过了，却什么都没发现，不过他自己也说过还没动笔。”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想……”藤木田老人轮流看向在座的人，“虽然红司尚未动笔写作，却被凶手借其身体完成了小说的前篇，所以我们必须拆穿凶手的诡计，完成后篇，也就是解决篇，献给死去的红司。”

“可是，根据当时他所说……”话一出口，亚利夫忽然想到一件事，“对了，他死前写下的数学公式呢？”

“在这里。”藤木田老人若无其事地从衣服暗袋取出那时的纸片，手指轻敲那道数学公式。

$$P_A e^{\mu(\theta_A - \theta_B)} = P_B$$

“我那天晚上就从红司脱下的衣服口袋里偷拿出来了，而且也立刻拿给专攻数学的苍司看，他很惊讶地说：‘红司那家伙是从哪里找人帮他写出这种东西的？’你们大概也知道这里的P指power，也就是能量，e是指数exponential，好像是什么特殊对数的底，μ是摩擦系数，θ表示角度。苍司虽然说他也不太清楚这道数学公式的意思，但应该是为了让力量A与力量B维持平衡所需的条件式。话虽如此，也不能就这么认为那天晚上的浴室有不知名的力量在作用，所以这道数学公式应该与事件无关。”

“但我记得红司曾说《凶鸟的黑影》里有四起密室杀人。”亚利夫回想前些天晚上的情形，语气激昂，“A、B、C、D四个疯子轮流杀死对方，最后D被A死前留下的诡计所杀。这起事件不会是一个开端吗？如果红司是A，那么这个数学公式就是让目前身份未明的D……”

“你意思是按照情节杀人？太老套了！”藤木田老人立刻驳斥，“而且四个密室实在太乱来了！你不知道诺克斯的‘推理十诫’的第三诫是，绝不可使用一个以上的密室或秘密通道吗？”

“才不是这样，那是指秘密房间，而不是指锁上的封闭房间。”阿蓝似乎对此有深入研究。

藤木田老人却充耳不闻，继续说道：“不论如何，密室杀人光是那间浴室就足够了，重点在于如何破解这个有如铜墙铁壁的诡计。福尔摩斯小姐，你觉得呢？你大概还没看过冰沼家吧？从这里过去不用十分钟路程，何不代牟礼田先生前往吊唁？就算不知道现场也能预测出凶手的身份，但……”

“我无所谓。”久生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虽说是福尔摩斯，但我的个性倒是与他哥哥麦克罗夫特相似，并不擅长讯问铁路局员工或拿放大镜到处观察之类的事。而且我有亚利夏画给我的冰沼家略图，这样就够了。”久生取出上次画有冰沼家平面图的纸张，“不过，为慎重起见，我还是想请教一两个问题。听说要从二楼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会发出有如风琴声的楼梯，因为二楼的窗户全嵌上了铁格子。不过，为什么要将宅邸弄成像是松泽医院？”

“什么松泽医院！”阿蓝有点生气，“我们只是为了防小偷！当初建造房子时，我们家仍在经营珠宝业，窃贼以为屋里到处都是珠宝，络绎不绝地来拜访，所以才——”

“只有你的房间外有逃生梯吧？从图上看，连接逃生梯的平台与晾衣台是相通的，而平台正下方就是浴室。虽然刚才藤木田先生说浴室的气窗与诡计无关，但若是从晾衣台下手，或许能够有所作为。不过，事件发生时，你人也在房间内——”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讨厌安乐椅侦探。”久生意有所指的话令阿蓝很不愉快，执拗地从中打岔，“你何不亲自去看看？我的房间只有三张榻榻米大小，本来是用来放置换洗衣物的。外面的平台是露天的，晾衣台如今也没在使用，会设置逃生梯是因为我们的窗户都嵌上铁格子，消防局认为太危险而要求的。听你刚才的话。似乎是认为有人利用逃生梯上下楼，从晾衣台往浴室的气窗动什么手脚，而且，那个人刚好就是我？”

“我没说是你呀……”

“没关系，用不着客气。不过，那天晚上，我回房没多久就被叔叔叫去书房，之后如何我不清楚，但在那之前，绝对不是我。我没量过从晾衣台到气窗的距离，但若能动些什么手脚，势必得吊在半空中才行。那道折叠式的铁制逃生梯早已锈蚀大半，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要将它拉开就很吃力了，更何况就算顺利下楼，又要怎么进出浴室？”

“所以我才没说有谁——甚至是你——靠逃生梯上下楼之类的话，我只是认为或许还有这种方法。”久生深感困扰地辩驳。

“如果要像这样怀疑每个人，那么，在座的四个人里，最可疑的就是久生小姐你了。”或许是心情不佳，阿蓝仿佛要将久生大卸八块似的反击，“推理小说中，不也常有看似没有动机又有充分不在场证明的人才是真凶的例子？事件发生当天，你说要在雪中迎接圣诞节而出门旅游，但你说说不定就在东京，而且还安排好了二十二号晚上的不在场证明吧？”

“你的话真的很有意思。”久生也认真起来，坐直了上半身。

“好了好了，要内讧也等晚一点再说！”藤木田老人慌忙打断，“‘推理十诫’的第七诫说了，侦探本人不得是凶手，所以我们四人必须先排除在涉嫌者之外。好了，你还想问什么？”

“是关于后门的问题。”久生指着冰沼家平面图，“假设凶手是从外面潜入的人，当然不可能光明正大地从大门进入，而要到浴室，就属从后门进入最近。所以我想知道当时后门的情况，以及它通往哪里。”

“没错，这也是重点。”藤木田老人一脸深有同感的表情。“后面的木板门只有一个简单的扣锁，只要从围墙外伸手进来就能打开，轻易得让人惊讶。后来问过原因，才知道冰沼家的人几乎不从这里进出，而且门外是邻居的私有道路，基本上不会有人通行，所以才这么放心。不过，从后门到浴室的路上都铺以石板，就算有人走过也不会留下脚印，这一点不尽快改善不行。从后门出去是一条狭窄坡道，虽然能通向前往池袋的大马路，却是连猫也不会晚上经过的地方，许多大宅后面常有这种荒凉的小路。那一带都是大门深锁的住宅，根本

无法知道里面是不是有人居住，后门斜前方那幢老旧宅邸也是，而且，日本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挂上门牌……”

“周边的说明已经够了，接着是浴室里的情况。水龙头开着可能是正准备刮胡子，但日光灯闪灭不定的原因呢？”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但好像是点灯器还什么的太过老旧，苍司换了以后就好了。”

“反过来说，也可能有人刻意换上老旧的点灯器让日光灯闪灭不定？”

“这我也不确定。”

“真是不可靠的侦探。先前我听说红司有点洁癖，所以内衣裤都自己洗，这次洗衣机里冒出泡沫也是因为如此？”

“依吟作老人与苍司所言，应该没错。”

“唔，还有什么呢？”久生的手指沿平面图移动，“对了，浴室的窗户是使用磨砂玻璃吧？嗯，那就好……中间隔个脱鞋间的储藏室里有什么？阿蓝，你知道吗？”

“不久前我曾打开过，都是一些旧椅子或夏天用的纱门、电扇之类的东西。”

“但事件发生时，储藏室以挂锁锁上，应该与事件无关。”一旁的藤木田老人补充。

“所谓的事件发生时……”久生的语气像是终于要结束询问，“我从亚利夏那里知道了事件的前半部，但他后来去车站打电话，所以我无从了解后半部的情形，譬如橙二郎为何急着回二楼？浴室为何会出现红色的小皮球？我做了一张这次事件的时间表，现在就念给你们听，如果有误请告诉我。人名方面，我都用名字第一个字代替：

事件发生前 藤、蓝、红、亚，楼下的起居间。

橙，书房。吟，自己房间。

苍、皓，九段。

十点二十分 橙，前往起居间。亚，打电话给苍。

红，去浴室。吟，外出购物。

藤、蓝、亚，前往二楼的红色房间。

有人打错电话。橙，前往书房。

“都可以理解吗？那我继续了……

十点三十五分 蓝，回自己房间听广播《巴黎的街头》。

十点四十分 橙，找蓝。蓝，前往书房。

十点五十分 吟，外出购物回到家。红，没有回应。

十点五十五分 吟，到二楼叫众人。

“总而言之，红司是在十点二十分至十点五十分之间遇害。

十一点整 发现尸体、红色十字架与其他。

“接下来是电话突然打不通，亚利夏与阿蓝于是跑到目白车站。假设中途没有停下，所以单程时间为五分钟。

十一点五分 亚，打电话给苍。蓝，打电话给岭。

十一点十分 蓝、亚，回到宅邸，橙在书房。

藤，在走廊。吟，在浴室。

发现红色小皮球。

十一点二十分 苍回家。皓，赶抵。

“大致上就是这样，问题在发现尸体的十一点过后。简单地说，我想知道亚利夏与阿蓝跑去车站后，藤木田先生、橙二郎先生以及吟

作老人都做了些什么事——虽然只是我的揣测，但就连吟作老人也曾离开尸体旁边，换言之，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整个浴室完全净空。”

或许是不懂久生话里的意思，藤木田老人凝视她的脸好一会儿后，才佩服地低呼出声。

“真是个观察力敏锐的女孩！的确，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浴室里完全没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吗？”久生若无其事地回答，“否则不可能出现一颗红球，最重要的是，原本躲在浴室内的凶手也将没有逃走的机会！”

[1]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日本大分县菅生村的派出所一发生爆炸事件，在场埋伏的警察立即逮捕两名现行犯，事后又逮捕三名犯人，这五人皆是XX党党员。据称教唆他们的是当时的巡察部部长市木春秋，追查后发现此人本名户高公德，是受命化名潜入XX党的间谍。此处虽然称为“户高事件”，但日本通常称为“菅生事件”。

[2] 八田的日文发音为hatta，疯帽子的原文为the hatter，两者音近。

[3] 亚利夫的日文发音为alio，爱丽丝为alice，两者音近。

透明人的呢喃

久生以女王般的笑容制止了微微惊呼的三人。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无论光线怎么暗，浴室内绝对只有红司的尸体，也没有任何可供躲藏的地方，对吧？浴缸里的水清澈见底，窗户牢牢锁上，又不可能将身体紧贴在天花板角落，地上的瓷砖也未动过手脚——不过，凶手确实躲在浴室，并趁众人离开的短短一分钟内飞快逃离，留下尸体……不，凶手是如假包换的人类，红色皮球则是当时凶手留下的东西，那是为了让自己变成透明人所用的小道具。想象力的可贵就在于即使没看过现场，也能立刻识穿凶手的诡计。只要听了我的说明，你们就会知道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们先继续之前的问题，藤木田先生与橙二郎先生留在宅邸做了些什么事？”一口气说完后，久生开始自顾自地在手提包内找烟。

“换言之，你也认为当天晚上除了我们以外，浴室内还有一个透明人？”阿蓝凝视她的脸说。

“是的，利用红色小皮球当道具成为透明人……”突然间，她注意到了一件事，“你刚才说了‘也’？阿蓝，你也这么认为？那个诡计应该没这么容易被识破才对……藤木田先生，你对凶手屏息隐身在眼前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藤木田交抱起双臂，“暗杀者巧妙地潜入浴室再如风似的逃出是不争的事实，但凶手杀害红司后仍躲在浴室的说法，在我看来只是无意义的幻想。下次我会让你们知道凶手是如何在有如铁盒的密室进出。现在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关于我与橙二郎之后做了什么事，因为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或许会被认为是事先串通说辞，但若不坦白说明，对你们的推理也不公平，所以希望你们都能相信我所言属实……”

发现尸体后，人在走廊的藤木田老人听到电话突然打不出去，便大声回答，要求亚利夫他们跑到车站前打电话，而且不要惊动到邻居，之后立刻检查浴室的另一个出入口——紧邻脱鞋间，面向厨房，

位于洗脸台旁边的木门。他拿出手帕试着开启镰型锁，并小心不留下自己的指纹，却发现捏住银色转柄的指尖若不用力，根本难以顺利操作，比起亚利夫他们破坏门而开启锁要花上更多工夫。当然，门与地板之间也没有足以让绳线穿过的缝隙。藤木田老人接着走到外面，进入脱鞋间察看，当然，在做这些事时，他也不时注意身后的橙二郎在做什么。

橙二郎明明应该准备注射强心针，不知何故却像个笨蛋似的呆愣在尸体旁，而吟作老人则仍茫然地坐在门槛上，仿佛被什么附身似的凝视尸体。橙二郎发现后，突然怒斥对方，要他立刻到二楼煎煮福寿草。福寿草的确有治疗心脏疾病的功效，但橙二郎的行动仍是有些可疑，所以藤木田老人决定降低他的戒心，以便观察他接下来的举动，遂先回到尸体旁，确认红司已无脉搏，顺手关掉水龙头，从木门走至脱鞋间躲藏起来。

就在藤木田老人留意着浴室里的动静，并检查储藏室门上的超大挂锁时，他听到某个不像人声的低喃传来，接着发现橙二郎起身从更衣室走到走廊。他迅速望向浴室，确定里面没有任何改变后，赶紧追在橙二郎后面，刚好吟作老人正从二楼下来，他遂厉声要求对方绝不可离开尸体旁边，吟作老人似乎愣了一下，只是呆站在原地与他对望。这段时间虽然不到一分钟之久，但至少也有四十到五十秒的时间。假设吟作老人说的是真的，他确实在之后迅速回到浴室，并发现尸体旁掉落一颗湿濡的红球，那么，对于藏身在意外之处的凶手而言，要逃出浴室并遗留一颗红球，即使是极短暂的时间，仍是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吗？”久生充满自信地说，“各位简直是特地为凶手铺了一条通往脱鞋间的逃走路线。还有，你听到的那个莫名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会是橙二郎发出来的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藤木田老人皱眉说，在只有一瞬间的情况下，人类的耳朵最不值得相信。当时因为浴室只有橙二郎一个人，所以他便单纯地认为那声音是来自橙二郎，但若如久生所言，浴室里还有一个透明人，那么那声音要从何处来都行。此外，那声低喃又极端模糊不清，勉强要说的

话，语尾听来就像“……yaru”，但感觉上与日语里要做什么的“做”^[1]又不太一样。

虽然这些话极不足以采信，但藤木田老人不断强调并发誓说，他躲在脱鞋间的时间几乎只有一瞬间，愣愣站着的橙二郎想趁机以电光火石的速度在红司身上施打特别药物——也就是在昏迷的红司身上注射连岭田医师都检查不出的毒物，置他于死——是不可能的事。换言之，红司在众人敲破玻璃、打开镰型锁往内看之前，早已死亡。

“这种事在尚未解剖以前无法确定，不过就先这么认为好了。然后呢？橙二郎去哪里了？”

藤木田老人吩咐吟作老人不可离开尸体之后，在走廊旁的楼梯正下方追上橙二郎。当时橙二郎正不停拨着电话机的号码盘，口中不住喃喃：“婴儿、婴儿……”他猛地抓住橙二郎肩膀询问怎么回事，橙二郎只是一脸严肃地表示，无论如何都得打电话到绿司出生的医院，接着又说电话一直无法打通，要去隔壁的堂前家借电话，说完便从内玄关准备外出。

藤木田老人随即劝道：“都过了深夜十一点了，而且又是红司死亡的这个时候，如果惊动到邻居，事后不是用红司病死的说辞就能了事的。”但橙二郎固执依旧，表示既然如此，那他要去车站打电话。藤木田老人遂呵斥说，刚才出去打电话的两人应该也会打给故障台，要求对方立刻派人来修理，反倒是红司，怎么能就这样放着他不管。因此橙二郎才又急忙跑上二楼，嘴里说着如果福寿草不行，麝香应该有用之类的话，在药物柜不停翻找。最后，藤木田老人不得已地站在楼梯下方，在亚利夫他们回来前，同时监视浴室与二楼的动静，并思考究竟是何事让橙二郎急着想打电话到医院。他知道橙二郎本来就是怪人，时常出现脱轨的举止，但这天晚上的行为真的很不寻常。

电话后来不知何时已好了——话虽这么说，其实是站在楼梯下方的藤木田老人突然听到电话发出喀嚓的清脆声响，心下一动，拿起话筒一听，才发现电话已经通了。这么一来，橙二郎终于如愿打电话至医院，确认了绿司的平安，也才稍微冷静下来，向大家解释自己刚才的怪异行为。这段说明，亚利夫他们也听到了。

“我后来没替红司注射强心针，一是因为量完脉搏后就知道他没救了，而且也不想再看一次他背部那恐怖的伤痕。你们也知道，圭子生绿司时，因为胎位逆转，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剖腹生产，我则握住她的手陪到最后。不论对医师还是对一位丈夫来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那刺鼻的血腥味，所以一见到红司背上的红色十字架，立刻联想到那时的情景，心中突然感到很不安，担心绿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说来丢脸，我都这把年纪了才第一次当父亲，所以不论如何也要打通电话确认绿司的平安……哈哈，你们一定觉得很可笑吧？”

橙二郎虽然干笑着说了这些话，但他当时极力避免见到红司尸体的态度绝对另有隐情，问题是，在这之后他就躲到医院去了，根本极少在宅邸内露面。找警察帮忙当然可以，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除非找到什么关键性的事实，不然也没办法让他说实话。而且，那天晚上藤木田老人受苍司所托来解开他与红司的心结时，他始终是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

藤木田老人的用词逐渐尖锐，表示橙二郎是冰沼家唯一的污点，难保不会因为欲望而杀人。“他那死于广岛原爆的姐姐朱实，虽然非常吝啬，但至少个性开朗、橙二郎却无可救药，明明与紫司郎的感情极差，自己的医院烧毁后，竟然还能厚颜无耻地回到宅邸……”

由于他的话逐渐带有攻击意味，至今一直默默聆听的亚利夫终于开口，似是打算求证。

“所以橙二郎冲出浴室时，口中正‘婴儿、婴儿’地反复喃喃？”也不等对方点头，亚利夫又立刻接道，“这该不会是另有原因吧？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担心在医院的绿司，而是在昏暗浴室某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那颗红球，一时错看，误以为那是畸形的婴儿，而在事后掩饰说担心绿司？”

“这是什么意思？”藤木田老人反问。

“亚利夏，你在说什么呀！”久生从旁打断他，“你的话虽然挺骇人听闻的，但重点是红司背部的十字架。关于施虐的人有什么消息吗？我听说是某个地方的流氓，但真的有这个人？”

——这是不论是谁都会在脑海中产生各种想象，却又刻意回避的问题。既然都已留下如此鲜明丑陋的伤痕，那么此人的存在绝对毋庸置疑，不过，除非那个人怀疑红司的猝死而主动前往冰沼家，否则就只是传说中的一抹影子。

“我记得……”阿蓝垂下视线，压低声音道，“苍哥曾接过一个找红哥的电话，对方的说话方式很粗鲁，自称是‘genji’还是‘kenji’的。后来苍哥问红哥那家伙是谁，红哥浅笑回答是在外头混的。此外，吟作老人曾有一次发现红哥的鞭痕，问他怎么回事，他却大怒而没回答。吟作老人担心地找苍哥商量，才推测出这个叫kenji还是genji的流氓与红哥有不正常的暧昧关系。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后就再也没接到这种电话了，就连红哥死后也是……”阿蓝语气抑郁地说。

“如果每件事都像这样一知半解，‘冰沼家杀人事件’就无法解决了，虽然还有其他不是很必要的事，譬如扮成爱奴人威胁阿蓝的人。”久生语气轻快地接道，“那家伙之后还有出现吗？对了，还没到下一个月圆之夜吗——像什么爱奴人、流氓，或橙二郎的怪异举止，干脆都趁机一并解决，而且我不认为红司的遇害与这些事有直接关联，不至于令真相扭曲。”

她会如此确信，显然是对自己的调查相当有自信，已有把握指出凶手。

“不能说一定没有关联。”藤木田老人自有一套独特见解，“无论如何，我们都还不知道至今所知的事究竟是不是不得要领，但我们没有那个流氓的任何消息，以及橙二郎在浴室的怪异举止的这两件事之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说起来，推定红司死亡的那段时间，橙二郎确实待在二楼，不曾踏入浴室。虽然他在十点四十分左右冲出书房叫阿蓝，但他并未下楼，当然也不可能接近浴室，所以就不在场证明这一点来说——”

“请等一下！”亚利夫不满地打断，“有件事我怎么也不懂。如果红司真的死于他杀，我虽然能接受有个怪家伙躲在浴室的说法，但也不见得必然如此吧？凶手也可以在浴室外制造声响或什么的，吸引红司离开浴室到后院附近，然后再加以突袭；红司受袭后，仓皇逃回

浴室，从内侧锁上镰型锁，却突然心脏病发而死，不是吗？红司手握剃刀，或许就是因为害怕凶手的袭击。而且，就算是密室杀人，为什么凶手一定得进出密室？”

“咳咳。”藤木田老人似乎终于恢复气力，轻咳两声，“不论凶手从密室外给予里面的人痛击，还是被害者害怕遇袭而躲入密室上锁，然后死亡。不论何者，都属于上乘的密室诡计。不过，亚利夏，”老人的声音变得无比严肃，“这些在从前的推理小说中皆有先例，你以为冰沼家的邪佞凶手会不要脸地使用过去的诡计？不，我认为凶手会使用史无前例的狡狴手法进出浴室，让红司的死亡看起来像病死的，然后让他顺利下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推理，就是希望完成各自的《凶鸟的黑影》后篇，供奉于红司的灵前，以及揭穿凶手的诡计。”

“没错，没有凶手进出的密室杀人太可笑了。”

虽然阿蓝帮腔似的补充，但亚利夫仍对杀人是否都需要使用崭新的方式抱持极大疑问，而对聚集在这里的人来说，这一点却刚好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其中尤以机械装置之类的诡计格外幼稚。既然称为密室诡计，那么不论怎么严密，都必须让凶手能自由进出——藤木田先生，你说的推理竞赛何时开始？还有，规则与场地怎么决定？因为是《凶鸟的黑影》后篇，只要口述就好，应该不用写在稿纸上吧？”阿蓝问。

“那是当然。”藤木田老人屈指算了算，“今天是二十七日，年底大家都忙，公开的时间就定在从今天算起的十天后，也就是明年的一月六日。至于地点嘛……这里虽然也很安静，但应该没办法坐太久，所以就去‘阿拉比克’好了，而且那里还是我们四人初次见面的地方，你们觉得如何？那里的二楼正好有个供人休息的厢房，我会事先预约。此外，当天叙述的推理必须是能让每个人都认同，而且是任何推理小说皆未曾有过的例子。这样不会太难吧？”

“我都无所谓。”阿蓝立刻回道。

“规则是，凶手没有利用机械装置杀人，没有驯养任何可利用的动物，只是个普通人，而且必须能自由进出浴室。”

“可是，怎样才算是没有前例的诡计？”久生提出疑问，“我们不可能读遍世上所有的推理小说，很难信心满满地宣称自己的推理绝对没有前例可循。”

“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

藤木田老人充满自信，似乎想举出什么书为例，却被久生打断。

“在我看来，只要行凶方式或动机有新意就够了。因为早在行凶方法之前，我就先发现了凶手的动机，而且，我能断言，这次事件的起源，肯定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动机。”

“你的说法当然也对，毕竟寻找动机并不是很容易。好啦！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了。久生小姐绝对是福尔摩斯小姐。阿蓝的话，虽然我希望让他当波特莱德^[2]，但看他体形，就当赫尔克里·波洛吧！波洛虽然出生于比利时，却是在英国大放异彩的神探。至于我自己，我名字的缩写字母是H. M.，成为亨利·梅利维尔也是当然。这次‘冰沼家杀人事件’能集结这些名探共同解决，实在非常壮观。此外，亚利夏就扮演三人份的华生。因为你从初次拜访冰沼家那天起，就费心写下了详细的记录，不是吗？因此，明年昭和三十年一月六日那天晚上，请你务必记录得更为详尽，免得日后要出版回忆录时出错。如此一来，我的……”

“藤木田先生，”亚利夫唇际浮现前所未有的微笑，“华生的角色我当然可以接受，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哦，说来听听。”

“是关于杀害红司的凶手。听了这么多，我总觉得你们的说法过于高尚，也太趣味化，与实际的杀人有一段距离。你们认定这起罪行具有犯罪史上前所未有的动机与手法，但凶手从未这样宣布，不是吗？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谁都会想的。”

久生拒绝聆听，口气有如福尔摩斯。藤木田老人随即举起单手制止她，催促亚利夫继续。

“我的意思是，就算是很普通的凶手所做的很普通的行为，应该也可以掌握事件的核心。譬如吟作老人，各位对他完全没有疑心，但——”

“绝不可能是老人！”藤木田老人用令人吓了一跳的声音说，“不能以老人或女仆为凶手也是诺克斯——不，是范·达因的推理小说二十法则之一。总之，吟作老人绝对没问题！从大正时代光太郎开始雇用他时，我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才十八岁左右，是个活泼的俊美少年，可惜从光太郎离奇死亡的那一年起，他便开始信奉不动明王，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像现在这样痴痴呆呆的。”

“没人说吟作老人是凶手！”亚利夫也有点动气，“可是，尽管他对冰沼家无比忠诚，却也不能因此被排除在外。提到杀人，每个人都认为一定是坏人杀死好人，但这观念未免好笑，我不是暗指红司是坏人，但橙二郎冲出浴室，吟作老人随即像算好似的来到尸体旁也是事实。”

“或许吧！但在你回来前，我一直站在楼梯下注意二楼与浴室的动静，如果是从脱鞋间旁边的门出入就另当别论，但他完全没有从更衣室踏出一步，为什么——”

“因为吟作老人最后朝尸体跪拜念经。我已经能稍稍了解他这么做的意义了。我本来以为他只是跪拜尸体，但事实上，他是跪拜那个红球。”

“你这想法真奇特。然后呢？”

“假设如此，那凶手绝非单纯的坏人，而且还对吟作老人非常重要。搞不好他会认为红司是被不动明王所杀，因为他特别疼爱红司，不是吗？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悲伤，反而有一种暗自欣喜、完全放心来的神情。”

“亚利夏，你真厉害！”阿蓝佩服地说，“连这种事都能察觉到，让你当华生太可惜了。”

“我也直接问过吟作老人，当然，他不可能坦白告诉我，不过，我却因此发觉这次的事件牵扯到某种晦暗的因果关系，绝非一般的杀

人事件。”

“所以我不是说了，那是死者们累积的业。”久生将沾上口红的烟蒂插入烟灰缸，“我虽然问过后门、浴室内的情形，但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次事件是死者所为，是自红司的曾祖父起，延续四代、经过八十年的积累的冰沼家秘密所产生的事件。”

“不，不止是八十年，而是一千年。”亚利夫很难得地反驳道，“我要说的是更古老的因果关系！早在千年以前，或许已有五座为冰沼家准备的坟墓，所以他们才一一注定要被埋葬其中。总之，若我的发现是正确的，红司的死便不能说是他杀。而只是当然的约定。”

“真是的，你这些话都是从我这儿拿过去的吧！”久生不以为然地说。

“无妨，无妨。”藤木田老人立刻接口，“这样等于又多一位侦探了。但是，亚利夏，你认为的凶手应该是能利用物理方式进出浴室、终结红司生命的人，而不是穿墙幽灵什么的吧？”

“嗯，这一点我也想过了，不会有问题。不过，我也说了，我猜不透凶手的真正身份，但我认为，那一定是我们所熟识的某人受到某种启示而行凶！严格说来，这并不能称为‘凶行’，而且我读过的推理小说不多，也不知道我想到的诡计是否至今从未被用过。”

“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有一样好东西。”

藤木田老人迫不及待地大衣口袋取出方才来不及拿出的一本书递给亚利夫。那是今年六月由早川书房出版的江户川乱步的《续·幻影城》，书皮上的污痕应该是他随时带在身上的关系。

“书里有一篇《密室诡计集成》，至今出现过的重大诡计几乎都被网罗其中，嗯……（1）‘行凶时，凶手不在室内’是说凶手杀人时不在现场，这一项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不用理会它，重要的是（2）‘行凶时，凶手在室内’，这一项里面有各种例子，虽然乱步自己说尚未周全，但其实大致上都齐全了，你拿回去好好做功课吧！”

突然被塞来一本书，亚利夫只好无奈地翻开天蓝色的书皮。

此时，阿蓝突然开口：“乱步的全集已经出版了，从新年号那一期起，他也开始着手写两部长篇，我已经读过《化人幻戏》，但《影男》还没看过，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内容。”

“与之前的作品一样充满喧闹气氛，内容描写在一栋镜屋里，有个影子男从镜子后拍下某富豪的怪异行为，并以之威胁那名富豪，而且有些字句还提到影子男大概是富豪的爱人，总之，是可以期待的作品。”

就这样，随口讨论起推理小说的四位推理游民开始着手解明“冰沼家杀人事件”，而且很奇妙地，四人各自提出不同的行凶手法。

[1] 此处的原文是やる，念为yaru，通常译成“做……”之意。

[2] 出现于莫里斯·卢布朗《奇岩城》里的高中侦探，身材高大。下文的波洛与梅利维尔分别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狄克森笔下的名侦探。

五具棺材（亚利夫的推理）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来临，一月底解散国会，二月底大选大致确定，去年年底民主党、自由党，鹰派、鸽派的政党纷争仍延续至今，仿佛要配合这世上的动荡似的，犯罪件数也持续攀升，而且主要都是凶残的犯罪。根据当时警视厅的公布，这些犯罪的杀人手法都极端残忍，不同以往常见的冲动杀人，而是计划性行凶，因而也特别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东京都内创下一天发生四十二起火警、八十起交通事故的新记录，而且还开始流行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热病，谁都意识不到自己罹患此病，也不知道自己在何时早已痊愈。

即使是新年的正月，冰沼家仍大门深锁。正月二日，亚利夫有事询问吟作老人而前往时，正好遇上刚卖掉九段的房子、搬至麻布町的八田皓吉。八田虽然担心一旁沉默的苍司，但仍对亚利夫轻轻点头招呼，同时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再怎么样也该说声新年恭喜吧！”

此时的苍司端坐如修行者，看起来就像木木高太郎《青色巩膜》里描写的主角般，身上背负沉重的悲剧，与初次见面时相比，简直只剩一具空壳。洞爷丸事件后，他经常出门去旅行，平时则都过了中午才出门，很晚才回家。大家还在想他去了哪里，其实他不过是在电影院里呆坐上好几个小时。他曾苦笑着说，他只有在仿佛昏暗船舱的地方静静坐着才能感到救赎，因此，他的眼睛瞎了或许会比较幸福。如今，继最敬爱的父亲之后，唯一的亲弟弟又遇害身亡，苍司似乎已完全丧失生气。如果红司的死真是他杀，凭苍司的敏锐头脑，应该能立刻想到凶手是谁，不然至少也会有个底，但问题是，他的精神状态大概无法承受怀疑他人的后果吧！

所以，看到他什么都不愿去想的憔悴样，亚利夫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更何况，若告诉苍司他们四人的推理竞赛，他绝对会不悦地蹙眉，认为他们将死者当成消遣的玩具，因此亚利夫什么也没对苍司说，也没与他商量。

就这样，时间来到约好的一月六日。这天是“小寒”，也是各行各业开工的日子。早上天气非常晴朗，相反气温却很低，到了傍晚，亚利夫准备要出门时，也不晓得是不是季风带来的，外面天空与十天前一样下起了雪，而且大到好像会立刻出现积雪，但可能是地区性的问题，他抵达“阿拉比克”时，雪已经停了。

普通上班族的朴素西装已足以突显亚利夫的西方面孔，如今刚好又在新年期间，他于是特别换了一件以单扣裹身的法兰绒外套，搭配去年十一月在帝国饭店走秀会上展示的浓灰色轧别丁长裤。不过，久生的打扮更华丽迷人，一脱下有如雪之精灵似的纯白丝绸大衣后，随即出现一袭绿色的和服，腰带上是以朱漆色与银线织成的远山霞云，令熟客们惊叹连连，疑惑着久生是男是女的同时，眼神也随他们移向二楼。

如果“兰铸”或君子在店里，一定会闹成一团，还好他们好像去看电影或是购物而不在，只剩弹三弦琴的老伯——他自称“花婆”——看店。

“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到了。哎呀！这件和服上的图案是手绘的吧？还有腰带，真是美呀！”花婆亦步亦趋地跟过来说。

“我刚从茶会回来，今天那边举行新年会。你们应该也开工揽客了吧？”久生微笑回头，说出大家闺秀不会说的话，随即当着被吓了一跳的花婆面前刷地拉上纸门。

四人围绕充满初春气息的华丽暖桌坐下，饮料也连杯带瓶地端上桌，并吩咐没有唤人就不要来打扰。然后，藤木田老人随即兴致高昂地催促亚利夫发表其推理。今晚的藤木田老人仍做与上次相同的装扮，头发染黑、贴假胡子，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亚利夏，你的《凶鸟的黑影》后篇顺利完成了吗？合理说明一切现象，并利用全新诡计的解决篇？不过，比起这个，我更想听听你那千年前就已为冰沼家准备好的五具棺材的说法。”

“我还不知道那能不能称为合理的说明。”亚利夫用双手暖和着干邑白兰地的酒杯，开始叙述自己的“奇妙发现”。“红司的葬礼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但我决定再次仔细观察浴室，那时我才注意到，

浴室里，不论地板、墙壁或浴缸，全贴上白色瓷砖，洗脸台、天花板也是白的——这一点，我想你们应该也知道——再加上事件发生当晚，白色外壳的洗衣机里冒出肥皂泡泡，连架上的花瓶都插了一朵白剑兰。换句话说，那个晚上，浴室里的一切都是白的，是在爱伦·坡《红死病的假面具》里出现，但冰沼家却没有的‘白色房间’！而背上有红色十字鞭痕的红司则代表出现在白色房间中的‘红死病’！”

百年前、那场在修道院内产生自爱伦·坡卓绝幻想的华丽假面舞会，如今再度重现于冰沼家，一个已消失的房间也再次复苏。亚利夫啜了一口酒，微笑看向藤木田老人。

“我已读过诺克斯的‘推理十诫’。其中第九诫写着：‘担任华生角色者，不论想到什么都不得隐瞒，而且绝对要比读者稍微低能。’但是，你不觉得能发现白色房间很不简单吗？而且我还知道另一个消失的‘黑色房间’在哪里，所以说，让我担任华生的角色不会可惜了点吗？”

“可是，亚利夏！”阿蓝的语气略显焦急，“红哥自己曾想过‘红死病’的意义吗？”

“当然想过。”亚利夫意气风发地昂首道，“不是在他口中老挂着‘凶乌的黑影’吗，这就是其中歌舞伎形式的‘花亦妖轮回凶乌’。我对歌舞伎虽然不是很清楚，但第一场狂言通常一定是古装剧，也必会伴随义太夫小调出现金碧辉煌的宫殿等场景，换句话说，出现在其中的杀人场景会模仿过去的故事或传说，而这起事件里的浴室代表‘白色房间’，红司代表‘红死病’，绝对就是指‘花亦妖轮回凶乌’的第一幕第一场狂言。虽然红司还留下一则意义不明的数学公式，但他一定是疯子A、B、C、D中的A。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躲在某处、依照红司构想的情节杀人的凶手，未免太过多事。知道红司故事梗概的只有极少数人，若真有这种人，必是红司自己，所以红司说不定只是装死，吟作老人也才没有给人悲伤的感觉，但红司确实已死，因此有一阵子，我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

“我之所以会知道隐藏在这起事件背后更深奥、更晦暗之内幕并非肇因于百年前的故事，而是有更久远的因缘，主要是因为另一

个‘黑色房间’。当我想着它会在哪里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们知道在哪吗？是在我家，很怪，对吧？我家在目黑，冰沼家在目白。‘目黑’这个地名源自目黑不动明王，所以我猜想会不会有目白不动明王，便去询问吟作老人，他说在千岁桥对面确实有一尊不动明王，而且在千年以前的武藏国共有目青、目赤、目黄、目黑、目白等五色不动明王，那正是冰沼家的守护本尊。我又问目黄与目赤不动明王在哪里，他却笑而不答。

“假设目白的‘白色房间’是红司之墓，那么我家某处或许会突然出现我从未注意到的‘黑色房间’，而且搞不好还是预定给苍司的坟墓。此外尚有三尊不动明王，冰沼家的男人也还有阿蓝、橙二郎与绿司三人，也许这便是自远古以前便预定给他们的坟墓，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出五色不动明王与冰沼家的关系——”

“别再说了，我不想为不动明王殉情！”说完，阿蓝转过喝下碳酸威士忌而泛红的脸庞。

此时，大家都认为这些话只是亚利夫的突发奇想，谁都没料到，阿蓝的话竟会完全命中自己的将来，而藤木田老人似乎对这类“不合理的开端”非常感兴趣。

“原来如此！不是狄克森的《三口棺材》，而是千年前就为冰沼家准备好‘五口棺材’？”

“没错。所以我立刻去供奉目黑不动明王的寺院，但那里只有販售开运筷子、葫芦护身符之类的东西，无从了解不动明王的背景，所以我便到寺院办事处询问目赤与目黄不动明王的事。对方说，青、白、赤、黑、黄五色依序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而非佛像眼珠的颜色，而且目黑不动明王是一千一百五十年前，天台宗第三代宗主慈觉大师所设置的，至于为何要以周遭都是茫茫草原的武藏国为中心设立五色不动明王，对方则说得不清不楚，只说目黑不动明王因为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垂青而拥有华丽的寺院，香火鼎盛，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产生其他不动明王云云。但我反问，一开始应该不可能只有目黑不动明王单独出现，对方却无法回答，结果也不让我看佛像本尊，害我白白损失五百圆的香油钱。”

“原来如此，不过，先不说五色不动明王的缘起。”藤木田老人立刻转回主题，“重要的是了解他们与这起杀人事件有何关联，这才是你的责任所在。不合理的开始与合理的解决正是本格推理小说的固定模式，红司不可能是触怒了不动明王才猝死的。”

“嗯，就这方面来说，我也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杀人事件，红司并非被杀，而是得到救赎。我曾就此事向吟作老人确认，结果他神情严肃地说，事实上，那天晚上出现了来自北国的秽神——也就是爱奴蛇神——企图杀害红司，于是冰沼家的守护神不动明王便派矜羯罗与制吒迦两童子前来相助，不过，他那口气简直就像在说不动明王亲临——”

“不用在意他的胡言乱语。”藤木田老人忽然露出不安神情，“虽然可怜，但也是时候帮他找一间适合的医院了。橙二郎的躁郁症，吟作老人的精神分裂症初期症状，都与红司的小说设定完全符合，但矜羯罗与制吒迦两童子则是继文觉上人的苦行之后，闻所未闻的荒谬事。你也差不多该说说你的密室诡计了，你总不会真的信了吟作的梦话吧？”

“或许吧！但不同的是，吟作老人认为是不动明王降临，我却认为来者是受其启示之人。”

亚利夫拿出乱步的《续·幻影城》，翻开至“（2）行凶时，凶手在室内”。

“我读过的推理小说毕竟不多，因此对这里提出的简略说明感到有点不解，但目前先就归类至此项的诡计依序看下去。

“甲，房门的机械构造：凶手在杀人之后离开房间，利用绳索或镊子从外将门锁上，但这个方法在这里行不通，因为浴室的两个镰型锁都无法从外扳动，而且也确实锁上了。

“乙，将行凶时间伪装成比实际时间晚：这应该是在房间尚未形成密室时杀人，然后在有人监视该房间时，制造出被害者的惨叫声，或让人见到玻璃上映现移动的人影，但一进入房间只见尸体，不见凶手。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也不适用。

“丙，将行凶时间伪装成比实际时间早：这一点还比较有可能，破坏密室进入，迅速杀死被害者。不过，根据藤木田先生说的，橙二郎没有做任何小动作的时间，在他冲出浴室后又有吟作老人接着在一旁守着红司，不可能有人能动手。接着岭田医师来了，大概是十一分二十分至三十分，对吧？虽然没有解剖验尸，但若岭田医师判断无误，红司至少已经死亡一小时，那他就是在浴室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死亡，而这一点也就无法成立。至于这一项后面附注的利用密室的部分或全部制造缝隙，因为工程浩大，所以也不可能。接下来的方法虽然幼稚，却也是最后一个。

“丁，凶手躲于门后，趁命案发现者拥入之际逃出：唯一的方法只剩这个诡计的变形。也就是说，我们进入浴室时，凶手还躲在里面，但不是门后面，而是更令人意外的地方。上次奈奈曾提到同样的事，所以我再继续说下去就对她不好意思了。”

“没关系，你就说吧！放心，你的表情不像是想到我推出来的诡计的样子。”

“那好，就是洗衣机里面——”

亚利夫话还没说完，就被久生挥手打断。

“我就知道你要说的是这个。真是荒谬，你居然认为我会考虑那种地方？”

“洗衣机是不可能的。”藤木田老人满脸诧异，“你量过洗衣机的大小吗？那是最新的涡流式三〇五型，水槽长一尺、左右宽一尺二、深度有一尺高，顶多只能容得下刚出生的小婴儿。”

“没错，凶手就是像婴儿的畸形家伙！那天晚上出现的矜羯罗童子的体形就是如此。”亚利夫神情严肃地回答，脑中倏地掠过如黑云般的疑惑与一闪而逝的真相。才想着太过荒诞的同时，也在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矜羯罗童子”代表了什么。一发现另外三人以诡异的神情注视自己时，亚利夫慌忙压下刚才的疑惑继续说明：“如果是婴儿就能躲在洗衣机里了。你们也知道，红司有些微洁癖，所以贴身衣物都是自己洗的，但那是进入十月以后才开始的事，因此这或许与

他背上的鞭痕有关。吟作老人一直为此感到痛心，那天晚上留在红司尸体旁，哭着伸手进入洗衣机内想取出红司的衣物时……”

“便发现里面藏着矜羯罗童子？”

“他的回答很暧昧，我只知道当时他的手碰到的是那颗红球，无法确定红球是真的在洗衣机内，或者只是象征躲在里面的矜羯罗童子。总之，那天晚上有个体形似婴儿的人比红司先进入浴室，杀了他之后，再躲进冒着泡泡的洗衣机里……那家伙可能咬着吸管呼吸吧！当他以为四下无人而探出头时，却被茫然呆愣的橙二郎瞥见而发出小小的惊呼，藤木田先生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这个。而且，橙二郎冲出浴室时，口中喃喃的‘婴儿’应该不是指绿司，而是从洗衣机露出头的矜羯罗童子，而代表童子的红球……”亚利夫取出吹气孔已被拔开的泄气红球，放在暖桌上。

众人均讶异地注视将随处都可买到的红色小皮球当成童子化身的亚利夫。

没多久，藤木田老人摇晃着肥胖身躯，豪爽地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会说些什么，原来是五色不动明王派遣矜羯罗童子或制吒迦童子潜入冰沼家浴室，而且还无处可逃、躲进洗衣机内。真有意思！矜羯罗童子与最新型的洗衣机，亚利夏，你大概也与吟作老人一样，有宗教性妄想症的倾向了。五具棺材的构想虽然不简单，但解谜上必须绝对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也是诺克斯在‘推理十诫’的第二诫严格劝诫的。”

被这么轻易驳斥，亚利夫也噤口不语，此时久生却优雅地坐直身子，用冷冷的语气开口。

“亚利夏的话虽然不能当真，但那天晚上红司在浴室内与某个人碰面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明留下了清楚的证据，但各位似乎都没注意到。”

玫瑰的控诉（久生的推理）

久生瞄了一眼露出和服前襟的怀纸与绢布，将因参加茶会而没涂上指甲油的青葱五指交握，语气充满自信。

“不在现场的我，好像还比你们这些在现场的人更清楚那天晚上的情况……不，我所谓的证据并非这种泄了气的小皮球，如果用这种东西当做暗号，密会的对方一定也会感到很奇怪，所以不是这个，而是连对方都难以察觉的东西。亚利夏，你刚才说洗脸台上插了一枝白色剑兰，虽然现在应该已经丢掉了，但它就是证据。因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剑兰的花语是‘幽会’，只要根据花朵朵数就能知道幽会时间，换言之，假设时间定在十点半，花朵就会有十朵加半朵。此外，剑兰的英文是sword lily，所以它还有谨慎的意思。红司很可能将这两种意思合并，暗指‘十点半在此与某人见面，要小心’，但到头来，他仍是被人杀害。”

藤木田老人发出“哦哦”的奇妙佩服声，但久生视若无睹地继续说下去。

“只要知道红司与谁见面，应该就能拆穿密室之谜，但对方并非这世间的活人，而是死者。不，我的意思是被认定已死的人，不是吟作老人那种恍惚的梦呓。我已经对亚利夏说过好几次，这次的事件就算调查遍那些活着的人也不会有结果，因为这是必须彻查冰沼家八十年的历史才能了解的悲剧！坦白说，我说要在雪中度过圣诞节是假的，从九州搭机到北海道拼命搜集冰沼家的资料才是真的。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与亚利夏用区区五百圆得到的内容不同，关系也更重大，所以希望你们能用心听。对了，阿蓝，红司被杀的二十二日晚上，我在札幌见到你老家店里的店长百门濑先生，如果对我的不在场证明有疑虑，你不妨问问他。

“话说回来，冰沼家实在是个令人惊异的家族，母系方面的资料仿佛完全断绝，极难追查，只查到牟礼田是母系那边最近的亲戚，其

次则是八田皓吉这个远到不能再远的远亲。为了能让你们了解得更清楚，我制作了一张简单的冰沼家家谱。”语毕，久生取出了一张纸。

“现在，我将扼要叙述历代死者的罪业。你们不妨猜猜红司被杀的原因是哪个。”

久生单膝前挪，胸前的樱花与菊花图样在灯光下更为鲜明。

“冰沼家到苍司这一代是第四代，从曾祖父算起，总共有三项罪业。第一项当然是诚太郎与爱奴蛇神的纠葛，但这与此次的杀人事件似乎无关，因为从之前那个晚上到现在，那个蛇神的使者就不曾再露面，浴室里也没遗落蛇形的刀子或头巾等东西，不过，我在这里就顺便解开八十年前，诚太郎为何突然失踪的秘密吧！

“不论我如何调查，都找不到诚太郎狩猎爱奴人的确实证据，但我也无法确定他是不是被诬陷，因此我便先排除此事，针对他这个人进行调查，发现确实如阿蓝所说，他在明治三年赴美，四五年后与克拉克博士先后抵达日本，并担任开拓使的九职等官员，为博士翻译。明治十年四月，诚太郎为返美的博士送行，六月至东京的英语学校发表著名演说，引荐新渡户稻造等人至北海道，这些事全记在《内村鉴三传》与宫部金吾^[1]的札记中。接着，过了半年或半年不到的时间，诚太郎与黑田长官发生冲突，被下放至九州。因此，这半年内一定发生什么事改变了他，就算不是狩猎爱奴人，至少让他突然产生了杀戮之心。我左思右想，认为原因一定出在与他一起赴美的某个人出了事，换言之，诚太郎赴美期间，冰沼家的悲剧已开始酝酿。

“诚太郎出身长州藩，怀抱理想前往江户，明治元年在神田锦町的森有礼家当过书童，这一点，阿蓝，你知道吗？没错，就是后来成为第一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明治三年，森有礼成为少弁官赴美之际，本来是带大学南校^[2]的教授矢田部良吉与桥和吉郎随行，但诚太郎硬是从旁插入，最后挤下桥和吉郎，前往美国。这个桥和吉郎就是后来成为大藏大臣，并被称为‘达摩藏臣’的高桥是清，从他的《是清自传》可以发现他在口述这件事时的语气并不愉快。

“充满斗志赴美的诚太郎大概正处于意气风发的顶点，但就像森有礼与矢田部良吉日后死于非命一样^[3]，诚太郎的悲剧自此展开，而

且又与同辈的矢田部一起，更可说是气数已尽，因为他是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赴美后，矢田部进入康奈尔大学，诚太郎则就读马萨诸塞州的安默斯特农业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克拉克博士，因此在他至札幌农校赴任时，诚太郎仍跟随他学习植物生理学，并充满开拓新天地的热情，即使克拉克博士在八个月后留下一句“少年啊，要胸怀大志”便回美国，被留下的诚太郎仍热情未减。

“当时的北海道还是个可以用溪水洗脸，而鲑鱼与鳟鱼就近在眼前的未开化之地，某天诚太郎忽然清醒，认识到这个事实，又想到自己虽然已有妻小，却被骤降为九职等官，但前年回国的宿命对手矢田部，先是突然被任命为东京大学的生物系主任教授，接着被推举为第一任理学院院长，另一方面又出版《新体诗抄》，将文才展露无遗。与他相较之下，诚太郎的心境如何，你们应该多少都能了解。发觉怎么也赢不过对手而落为‘二流人物’的悲惨下场，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人格剧变的原因，但我之前也说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因此开始猎杀爱奴人，又或是被诬陷，也或许他是为了野心而疯狂。

“所以冰沼家的第一项罪业并非蛇神的诅咒或秽祟，而是诚太郎的自卑感，不过，阿蓝在月圆之夜见到的爱奴人是数个偶然的重叠，抑或是谁刻意乔装？而红司之死是否与蛇神绝对无关？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仍无法确定。刚刚亚利夏得意地声称浴室是‘白色房间’，若从蛇神传说的角度来看，蛇神的守护神有水神与火神，那么，那间浴室或许也能被称为‘水的房间’，这样就能解释为何洗脸台的水龙头没关紧；另一方面，若苍司在‘黑色房间’被杀，那么该房间同时也是‘火的房间’。为了重新审视蛇神传说，我接着将说明大正时代，也就是冰沼光太郎时期的第二项罪业。经常与光太郎前往印度、中国旅游的藤木田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我在此只是顺便说明，如果有误，请务必指正。

“与黑田清隆发生争执的诚太郎失踪后，新婚妻子只好带着才三岁的光太郎与刚出生的绫女回函馆娘家。光太郎的妹妹绫女虽然嫁给派驻某国的大使，却因亲戚不多，目前住在户冢的老人安养院，年纪已将近八十岁，双脚行动不便，即使如此，她仍告诉了我种种往事，还说‘冰沼’是袭自函馆娘家的姓氏。藤木田先生，你也应该认识她吧？那是一位气质非常高雅的老妇人……

“这就不多谈了。光太郎继承父亲血脉，同属积极往外拓展的人，年少时便怀有远大梦想，虽立志成为珠宝商，却不像一般工匠只满足于落在眼前的金银珠宝，而选择成为当时日本罕见的探险家，虽然是受社会轻视的职业，也比不上德日进^[4]或塔维尼耶^[5]，但在大正时期仍以南方为主，四处游历。绫女女士说，光太郎到国外必会冠上‘日本皇室鉴定人’的头衔，真是个大胆的人，此外，年长十多岁的光太郎与藤木田先生在横滨的一土会^[6]邂逅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而言之，在大正七年留在日本养育三男一女的妻子过世前，光太郎总是四处旅游，并留下庞大财产，会形成冰沼家的第二项罪业也不足为奇，说不定，藤木田先生，你也参与其中？”

“这种话怎么能乱说？”见矛头突然转向自己，藤木田老人慌忙坐直。

“因为有福尔摩斯《四签名》的先例。若光太郎曾与谁约好均分有如亚格拉宝藏的秘宝，很难说对方不会在他死后下手杀害他的家人，就像跟在琼诺赞·斯茂身边，长相丑怪的童加所做的一样——从天窗以吹箭杀人——虽然违背必须进出浴室的规则，但若从浴室通气窗射入小小的毒针，同样能令红司致死。我想说的是，光太郎留下的意外秘密，极可能就是这次事件的原因。”

“我确实曾与光太郎环游世界……”藤木田老人的笑容易得有些讽刺意味，“你找到的秘密与冒险故事实在值得另眼相看，但我也能发誓，绝无均分亚格拉宝藏之类的事。你的仔细调查的确令人佩服，但我不认为追查这些陈年过往有什么意义，接下来呢？应该还有下文吧？希望你能尽快说明这次的事件与密室诡计。”

“别急，这个晚上还很长呢！”久生不温不火地答道，“听完我的说明，你们自然就会明白这个诡计。接着是最重要的部分，刚才的三男一女指的就是紫司郎、朱实、橙二郎与堇三郎，他们顺利地长大成人，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景气，坐落于银座的新店面也急速成长。在当时，‘七彩堂’这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名声可与大阪的与田忠、东京的角谷并列，而这时冰沼家尚未发生祟弄之事，非常兴盛。

“昭和四年四月，苍司出生，翌年七月，红司出生，或许是孙子的接连出生让光太郎开始感到疲惫，他宣布将一切交给紫司郎，自己则隐居至目白新落成的住家。但你们也知道紫司郎喜欢植物，不擅经营，而光太郎与生俱来的创业天性让他在昭和九年回故乡函馆开分店，衣锦还乡，却在三月的大火中被烧死在新川边。对了，洞爷丸事件时，紫司郎与堇三郎的遗体是被运至大森公园的火灾受难者慰灵堂吧？相隔二十年的父子再会，一方是烧死尸体，另一方则是溺毙尸体，虽是偶然，却也太过悲惨，而沉船后的翌晨，七重滨海边出现的美丽彩虹简直就是象征受到爱奴诅咒却无能为力的冰沼家。不过，红司被杀与这两项罪业无关，而是因为发生在光太郎死后的昭和时代的第三项罪业。虽然这是在你出生前的事，但阿蓝你——啊，睡着了？这孩子也真是的。

“刚才亚利夏还提到剑兰，而这次事件中，花当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苍司的父亲紫司郎对经商一窍不通，将七彩堂交给他人负责后，便专注于植物的研究，而他也不愧继承了同样血统，带着采集筒便四处旅游、搜集植物标本。虽然只是业余的研究者，但在发生某桩事件后，他突然决定研究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花的颜色由何决定’，望能从中发现新的遗传法则。

“曾听牟礼田说过，冰沼家二楼的书库有兰伯特·多登斯的《药用植物史》、德雷纽斯的《苔藓植物志》，还有全世界不到五本、一七五四年版本的林奈的《植物的种类》等稀有书籍，因为不具学术价值，所以会将书库锁上还让人挺纳闷的。其实，这时的紫司郎已不是单纯的植物爱好者，他的研究也不再限于色素，而是致力于将植物的生态融合当地风俗、气候等因素，进行有系统的分类，譬如在平地开出蓝色花朵的堇花，在高山会开出黄花；乌头属里有一种花有时被称为黄乌帽子草，有时又被称为丽人草；在表日本^[7]开紫花的桐花，到了里日本^[8]却变成开黄花。不只如此，他还在家中庭院进行花朵的培育试验，目的是证明同一品种的花不会具备三原色的自然界事实，谁知却演变成红司遇害的原因。

“你们应该也知道，同一品种的花开出的颜色绝不可能蓝、红、黄三色齐备，玫瑰与长春花有各种颜色，偏偏没有蓝色，翠菊与牵牛花也绝无黄色的花，换句话说，不论哪一种花都会少一种原色，但今年，不，是去年，麦克里迪、柯迪斯、梅杨这三位英、德、法的知名

玫瑰培育家均首度发表培植成功的蓝色玫瑰，分别是Lilac time、Magenta，与Prelude。此外，世田谷鸟山的尾崎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也勉强培育出色泽近乎黄色的牵牛花，但要等到开花才能确定。对了，听牟礼田说，其实梅杨的Prelude似乎也还不能称为真正的蓝色。

“我认为，在红司遇害的一九四五年，英、德、法三位玫瑰培育名家同时培育出蓝色玫瑰一事，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而在这个念头闪过脑海的瞬间，我也完全明白了一切。如果我的推理正确，这应该称为‘玫瑰的控诉’。”

-
- [1] 植物学者，与内村鉴三是札幌农校（今北海道大学的前身，该校首任训导主任即为克拉克博士）的同期学生。
 - [2] 自江戸时代延续下来的教育机关，明治年间一度改为此名，是现今东京大学的前身。
 - [3] 森有礼后来被暗杀，享年四十二岁；矢田部则于游泳时发生意外溺死，享年四十八岁。
 - [4] 法国神学家，同时也是探险家，曾参与中国周口店的考古工作，发现北京猿人。
 - [5] 法国珠宝商，曾多次远赴印度与波斯，带回一颗重达一一二克拉的钻石，由路易十四买下，并称之为“大蓝钻”。
 - [6] 星期六的日文为“土曜日”，此处是指固定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举行的聚会。
 - [7] 日本靠太平洋一侧的称呼。
 - [8] 日本靠日本海一侧的称呼。

第三个罪业（久生的推理・续）

“前言拖得长了点，现在开始进入正题——紫太郎热衷研究的契机始于昭和十年与妹妹朱实的一场大争吵。藤木田先生应该也很清楚，年轻时的朱实是走在流行尖端的女孩，她留下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在炎热夜晚穿晚宴服的照片，妖冶得足以当一名女间谍，而环绕在她身边的追求者不知凡几，听说八田皓吉也是其中之一。八田现在的体形虽然像小了一号的河马，当时却只是略为矮胖的可爱学生。如果浑身散发女王般光彩的她能这样过完一生还好，但或许是受到当时流行的《红色恋爱》^[1]影响，她竟与XX党员田中私奔。若对方是仪表堂堂的男人就算了，偏偏是一脸穷酸相、极无趣的瘦弱男子，不论怎么看都像披上华丽大衣的猴子。八田当了几次说客，但她仍坚持己见，表示无法再忍受身为珠宝商之女的社会阶级，自己必须工作，女工才是未来的女王，毅然与田中到广岛建立家庭。这件事被XX党的报纸大肆报道后，冰沼家的人当然非常生气，从此禁止她出入冰沼家。不过，朱实本来就不是能刻苦工作、忍受贫穷的那一种人，在昭和九年父亲光太郎去世后，眼见紫司郎独得庞大遗产，她遂开始无法接受，虽然当初她果决地抛弃资产阶级生活，如今却积极地想办法争取得到部分遗产。

“阿蓝的父亲堇三郎是光太郎最宠爱的孩子，他在光太郎还在世时，就得到相当多的资金前往札幌开设饰品店，而朱实与橙二郎是最不受宠的孩子。由于当时仍处于旧民法^[2]时代，朱实就算想争取遗产，却也无计可施，而且也不可能整天都在考虑如何谋害紫司郎，于是只能怀抱妒意度日。翌年，昭和十年，朱实怀孕了，她认为好运来了，遂大着肚子回到目白的娘家，一开口就说肚里小孩的预产期是十一月十日左右，名字因该月的诞生石而取名黄司，大概会是个像王子般的可爱男孩，所以希望冰沼家能依惯例给他黄色系的宝石作祝福，虽然黄风信子石、黄宝石、黄橄榄石什么都行，但黄司也有得到店里引以为傲的黄玉‘东方之星’的权利。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会答应将它送给这么可爱的外孙之类的话。

“朱实是那种一喝醉就龇牙咧嘴、忘记礼仪教养的大姐型的人，加上因辛苦持家而有衰老之相，已不见过去的美貌，吵起来相当可怕。不过，平常好说话的紫司郎这时却断然拒绝朱实，主要是因为小孩尚未出生，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竟然还说什么像王子般可爱。朱实听了便说，既然如此，她就在目白宅邸住下，直到孩子出生。结果到了要生产时，她真的连医院也不去，就在现在的‘红色房间’生下一名男孩，幸好有橙二郎的帮忙，以及姑姑绫女居中协调，情况虽然混乱，但总算安然度过。然而，冰沼家的人因诞生石而取名的佳话，其意义从此改变，透露出利欲熏心的一面。这次橙二郎会先将未出世的孩子命名绿司，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

“大家本以为朱实带着孩子待在娘家不过是为了取得黄玉，她却表示自己的目的不在珠宝，也不是拿回自己出嫁时应得的嫁妆，而是希望冰沼家无论如何都能接纳黄司。她哭着说自己不但让冰沼家蒙受污名，又是主动离开，就算饿死在路边也是自找的，唯独不想让无辜的孩子拥有不幸的将来，无法忍受他承袭田中那落魄男人的姓氏，一定要将他抚养成优秀的人才。紫司郎本来就是个好说话的人，因此也无法出口反对，不但答应她的请求，还给了她一笔钱，所以户籍上才会是苍司、红司、黄司三兄弟。亚利夏在疯狂茶会上听到的井底三兄弟就是指这件事——真是的，这家伙睡得跟什么似的。阿蓝，快起来。不然我要捏你了。”

“好吵啊，干吗啊！”平时不大喝酒的阿蓝喝光了一杯鸡尾酒，正舒服地趴睡着，却因为耳朵被拉扯而抬起皱眉的脸。

“听一下别人说话好吗？阿蓝，你见过你朱实阿姨吗？听说她与你爸的感情也不是很好。”

“那个住广岛的阿姨？我不认识。”

“我想也是，因为这件事演变到后来变得很糟。黄司顺利入籍，朱实随即故态复萌，扬言黄司既是冰沼家的人，身为他的母亲，她应该有权拿回以前失去的东西。于是冰沼家的人便认为她打从一开始就是抱持这种居心，从此与她断绝关系。不过，有一点很有趣，当朱实要离开时，紫司郎却抛给她一颗猫眼石，说是用来代替黄玉。在我看来，紫司郎这么做只是出于愤怒，而那颗石头也有不吉祥的意义。先

不论有没有瑕疵，猫眼石本身就可以预知困难和危机，反过来说，这也表示它随时会招来困难或危机等诅咒。此外，从朱实硬要让黄司入籍一事来看，即使她不打算杀害所有人，却也绝对不怀好意，可以想见紫司郎有多么懊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所以才孩子气地企图用同一品种的的花不会开出三原色的现象证明黄司不该入籍。

“紫司郎拼命调查这种现象，终于发现一个普遍法则，‘一般情况下，同一品种的花不会开出蓝、红、黄三原色，通常都是红蓝或红黄的组合，只有黄蓝两色的品种并不存在’。所以刚才提到的高山堇花或表日本的桐花均纯属例外中的例外，是很难得的研究。不过，这个法则并非单纯红色具优越性的问题。虽说花的颜色取决于色素，实际上却是产生自决定红、蓝色的花青素，以及决定黄、白色的类胡萝卜素两者的微妙组合，连学术界对此组合规则也尚无定论，就算他们透过试管实验已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但在实体实验上能有多少成效，只有老天才知道，所以想证明这个发现无异缘木求鱼。因此，依紫司郎的盘算，冰沼家已有苍司与红司两兄弟，如今就算取名黄司、如愿入籍也没用，因为冰沼家原本就没有这个孩子。紫司郎就抱着这种心情专注在研究花朵上，也不管生意了，只要搜集到新资料，便附上佐证寄到广岛，说起来，他也是个怪人。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战争末期。八月六日，还是小学生的黄司正从避难处返回父母身边，在他即将抵达广岛纸屋町的家门时，原子弹却在此时爆炸，由于该区正位于中心，一家人就像枯叶般碎成粉末。而且，那天早上从广岛车站离开的人中，确实有人见到黄司笑着说要回家。后来消息传回冰沼家时，已成为珠宝鉴定人的紫司郎不禁变了脸色，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冰沼家的第三项罪业。你们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如果黄司从原子弹爆炸中活下来，后续会如何？那种情况下，就算想救人都无从救起，但并非无前例可循。假设黄司在大火与黑烟的旋涡中奇迹获救，他会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他顺利地活到战后，他的想法会产生什么变化？朱实应该从黄司小时候就常对他说‘你是冰沼家的人，却被赶出来’之类的话，让他对冰沼家心怀怨恨，如今又因为战争而如紫司郎所愿，自己从户籍上被除名，所以他会报复冰沼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他首先要杀的人就是红司，除掉可憎的‘红’，让冰沼家家谱绽放只有‘蓝’与‘黄’两色、世上绝

无仅有的新品种花朵。亚利夏，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何我会知道被害者是红司的理由了吧？反过来说，若是红司遇害，凶手绝对是应该早已死于原子弹爆炸中的黄司。”久生一口气说完冰沼家历经明治、大正与昭和三个时期的秘话后，疲惫地放松了身体。

“这么说，黄司还活着？”方才被叫醒的阿蓝以不悦的北国口音说，“然后呢？那天晚上黄司径自去家里的浴室杀害红哥？真是太荒谬了！”

“不，这是事实。黄司可能已经充分调查过冰沼家的情况与建筑格局，完成事前准备后，随即打电话叫红司出来。红司拥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猎奇兴趣，更何况对方自称是十年前死于原爆的黄司，不论是谁，都会想见见对方。不过，因为附近没有适合谈话的咖啡厅等场所，便与对方约晚上十点半左右在木板后门等待，时间一到，红司会来带他前往浴室。

“为了以防万一，黄司从附近打电话至冰沼家，假装拨错号码。你们知道让对方的电话拨不出去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吗？就是从这边打电话过去后，不要挂断，将话筒搁在一旁即可，冰沼家的电话会突然不通又突然恢复正常，就是凶手来自外面的最佳证据。只要知道电话不通的时间有多久，就能推出凶手打电话的地方与冰沼家的距离。就我的估算，应该是在只有两三分钟路程的距离内，搞不好是后门外的那幢老旧宅邸。

“另一方面，知道朱实阿姨与父亲过去心结的红司，对这次与黄司的密会还是有所顾虑，便插上拥有‘密会’与‘谨慎’花语的剑兰以防万一。当然，若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大概无法识破这其中的意义吧——阿蓝，你从刚才起就在笑什么？”

“真是明察秋毫。”一直静静听着的藤木田老人打岔道，“你这个红司与某人在浴室密会的说法真是非常独特。这么说来，是找上门来的黄司对前去接他的红司骤下杀手啰？但当时红司不太可能全裸，还是说他是泡在电气浴缸里？或是……”

“很遗憾，我对法医学没兴趣，所以还无法确定行凶手法。不过，在延髓^[3]插入一根致命针，应该算是史无前例吧！对了，那台洗

衣机的电线是从哪儿接过去的？”

“更衣室。只有那里有插座，利用延长线穿过墙上的洞，接到插座……”亚利夫回想了一下说道。

“也就是说，电力可以轻易地引进浴室。”久生轻轻颌首，“那么，凶手应该是利用某种方法欺骗红司，经由红司的嘴唇，使之触电身亡，虽然只是嘴唇，但只要有点水渍，就能轻易令心脏不好的人休克死亡。不过，法医似乎已查过红司的嘴唇，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问过法医，对方表示最近有很多二三十岁、身体状况不错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亡，经过解剖检查，发现他们从中枢神经到呼吸器官都没有任何异状，最后只能用猝死解释，红司的情况，或许就像这样。诺克斯‘推理十诫’中的第四诫说，不得使用未知的毒药或必须做冗长说明的杀人方法，但现实中的确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尸体——”

“我明白、我明白。所以黄司用某种方法杀了红司后，便像个透明人躲藏在浴室某处，再趁我们都不在时逃走。请问，他躲在哪里？洗衣机内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浴缸的水清澈见底，天花板、地板与墙壁也都彻底查过，连个机关都没有，难道还有大家都没想到的藏身处？”

“还有窗户。”久生淡淡回答，“请听我说——黄司先剥掉红司的衣服，让他一丝不挂，任谁看了都会认为他是心脏麻痹致死，再来只要让浴室成为完全的密室，谁都不会怀疑这是他杀，而大家一看到现场，一定会急着先将尸体搬出，自己就能趁隙逃走，于是他设法让日光灯闪烁不定，锁上两扇门的镰型锁，然后躲在窗户与窗外的铁格子之间。窗玻璃因为浴室的氤氲热气而模糊不清，只要关上窗户，缩在角落不动，就没人会发现。问题是，你们检查浴室时，窗户已用插栓锁至最底，对吧？不过，请你们看看这个，这里的窗户也是插栓锁……”久生离开暖桌，走向窗边，做了某些动作后离开。

亚利夫他们看到窗户的插栓确实已锁上。当久生拉动拖曳式的窗玻璃时，插栓虽然不动，窗户却开了，并从玻璃重叠的接缝间掉出揉成球状的怀纸^[4]。

“你们看，两扇玻璃重叠的地方还有缝隙能塞入薄纸。将这处撑开，塞入东西，这样一来，插栓虽然插着，看起来也已上锁，实际上却不然，不论从内、从外都能拉开，当然，我已经在家里实验过好几次了。大家都因为窗户外是铁格子，以为那里不会有人，却做梦也没想到凶手竟悄然无声地躲在该处，而且，躲在那里的黄司还说了句语尾听似‘做……’的话，我想那应该是腹语，而且是出乎橙二郎意料的过去秘密，让他误以为是红司所言，大惊失色地逃出浴室，接着是藤木田先生迅速尾随他而出，就在吟作老人回到浴室前的短暂空当内，黄司从窗户回到浴室，将窗户锁好，从脱鞋间逃往后门。他塞在窗玻璃缝间的东西就是这颗小皮球，这大概是他在路上随手捡来的吧！这颗球原本应该是被压得扁扁的，可能是黄司离开时，不小心掉落洗衣机内，也可能是他觉得有趣而丢进去的，反正它后来因为热胀冷缩作用又膨胀了。这些就是事件的真相。橙二郎的奇怪举止完全是自认听到尸体开口说话的缘故——阿蓝，你这样太失礼了。”

“可是，真的很累啊！”阿蓝忍住一个大大的呵欠道，“出发点不同，居然会出现如此不一样的观点，实在是太惊人了。从你得意地提到剑兰的事时，我就觉得很无趣，所以才睡着的。其实，插上那朵剑兰的人不是红哥，是我。我只是觉得冬天有白剑兰很难得才买回来的，与密会或谨慎什么的花语根本没关系。至于浴室窗户，我应该告诉过亚利夏，当时因为镰型锁打不开，所以我曾从脱鞋间走到室外看过，很不巧，浴室窗外的铁格子根本没藏任何人。我没见过黄司，只知道他很喜欢吃柠檬派，但他不可能还活着，重要的是，红哥背部为何会有那些红色十字伤痕？你们虽然都认为红哥是被虐狂，身上的伤疤是受某个流氓鞭笞留下的痕迹，但是，这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1] 俄国女革命家柯伦泰写的小说《红色恋爱》，提倡无产阶级的爱情，亦即男女平等的自由恋爱。

[2] 日本旧民法有所谓的“家制度”，由家主与其亲族组成“家”，家主掌握整个家的决定权。继承的优先顺序依男女嫡庶长幼而分，继承者不但承袭家主之名，也继承所有财产。

[3] 即延脑，与脊髓相连，控制呼吸、心跳、消化等基本生命活动。

[4] 一种和制纸，通常折叠起来放在和服中随身携带，用途广泛。

密室与祭坛（阿蓝的推理）

阿蓝双颊泛着樱花色泽，黑曜石般的双眸闪烁着光芒，先是一举推翻久生的论点，接着又说出令人意外的话。

“因为没人知道那家伙住在哪里，也没人见过他与红哥一起出现，更没人见过鞭笞的现场，但大家不自觉地认为一定有这个人，并在这次事件背后肩负某个角色。仔细想想，这些其实都是红哥的刻意安排与误导，而且他自己也多次说过暗示似的话，甚至上次那个打电话来、粗声粗气地自称‘ken’或‘gen’的人，一定也是红哥拜托朋友这么做的，因为红哥不会用‘相好’这种粗鄙的字眼，连他背上的鞭痕大概也是故意让吟作老人看到的，因为将浴室用镰型锁锁上、绝不让人进入自己房间，反而会激起他人的强烈好奇心，觉得若能看一眼也不坏……

“换言之，红哥故意让大家以为虚构的流氓确实存在。因为红哥过世两个多礼拜了，却从没有过疑似那样的男人在家门口徘徊，也没接过奇怪的电话。如果真有此人，至少也会打电话来询问红哥为何突然断绝联络吧！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就表示，红哥的畸恋对象根本不存在。

“问题是，红哥为什么要创造这个角色？而且还认为光用讲的没说服力，记录下来才能让大家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那一晚他会让我们参观‘红色房间’，目的是让我们能不经意读到那些文字。”

说到这儿，阿蓝拿出一本很厚的大学笔记，放在暖桌上。

“这是红哥的日记，我在他死后从他的书桌抽屉内找到的。上次你们问红哥是否有留下笔记或日记等东西时，我本想拿出来给你们看，却又考虑到你们的推理或许会因此偏离了方向，所以忍住不提。虽然诺克斯的‘推理十诫’第八诫警告侦探不得隐藏获得的线索，但这东西还是不读的好，因为那是为了诱惑我们的假日记。”

阿蓝径自断定后，开始翻阅日记。藤木田老人却露出难以认同的表情。

“为什么你说它是假的？难道那不是红司的笔迹？”

“不，当然是红哥的笔迹。我对照过他大学上课笔记的笔迹，完全相同。日记从十二月十日开始写，写到十八日，共有九篇，但十日之前的日记完全找不到，唯独这一本被放在抽屉里的最上层，而且抽屉也没上锁，仿佛刻意让人偷窥。由此可知，他并非为了下棋或让我们看《院曲撒罗米》才让我们进他房间，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本日记，所以我认为最好别相信上面写的东西，虽然有那流氓的名字——鸿巢玄次，但红哥的目的应该是让我们相信真有此人。与其说这是日记，不如说是随笔札记。我们先大致浏览各篇吧！第一篇十二月十日是有有关赫胥黎的梅司卡林幻觉体验的……”

亚利夫后来也仔细读过红司这本以工整钢笔字书写的日记，发现里面都是以大量汉字、旧式平假名等古文体写成的各种观念，充分表现出红司对不存在于这世间之事物的憧憬。

内容从去年二月出版的阿道斯·赫胥黎的梅司卡林体验记《众妙之门》读后感开始，文中引用正冈子规^[1]的俳句“玫瑰易绘叶难描”，并在一旁注解“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之作”。另外还写到他自己的色彩幻觉——并非由梅司卡林之类的药物引起，而是清醒地在这世上迎接“亚当的早晨”、探寻伊甸园入口的亲身体验——其中之一是某男子在街上被错身的男子搭讪说：“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因迟迟没得到回应，便找了许多理由劝诱，终于，被搭讪的男子用清脆的声音答：“怎么？找我谈赚钱的事？还是做那档子事？”他看见此景，发现若无这两名男子以这种方式的结合，同性恋会更伟大美好，此外，一旁还加上“比挨揍更凄惨”的附言。看到这里，亚利夫根本无从得知哪些部分与阿蓝接下来的推理有关。

除此之外，上面还写了各种奇怪的自杀方法，也反复赞美世上最灿烂的人际关系就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然后又写到他再次到街上寻求“屈辱的荣耀”之实验。就在这时，阿蓝低声念出今年九月中旬，红司与鸿巢玄次在放映完午夜场的电影院邂逅的回忆。

……他伫立墙边，在昏暗光线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孤独眼神抓住了我，经过数度手指与手指的碰触交缠，我的指尖传来不曾感受过的体温……

“接下来是这样。”阿蓝虽然继续念下去。但也不禁露出了一些难为情。

他转身走出电影院，我毫不犹豫地跟上。在转角处，他猛地回头，用几近憎恶的眼神睥睨地注视我说：“鸿巢玄次。三十二岁，以前是水电工人，现在是个无业之徒……”

“后来虽然没写明地点，但红哥就跟着到他位于某处坡路上的公寓，而这就是鞭痕的由来。接着还写到他当承受的一方的喜悦、迎接光芒闪烁的‘亚当的早晨’等等，但就如我先前所说，这一切都是虚构的，红哥背上的红色十字架并非源自他的受虐性癖。”

“那是为什么？”

“这与接下来要说明的密室诡计有关，因为凶手能进出浴室的方法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请你快点儿说吧！”藤木田老人等得不耐烦了，皱眉催促，“各位的说明，前半部都言之凿凿，但诡计的部分都平凡无奇，希望阿蓝的不会——”

“请等一下。这本日记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唔，这里‘希望能尽快完成《凶鸟的黑影》，成为献给这个时代的虚无供物’之类的梦话就算了，最后是十二月十八日，如果略过这部分，各位可能不太能了解我的说明。”语毕，阿蓝立刻阅读以下“献给亡母的信”。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妈：

距离那艘笨重船只沉没已过了八十多天，您仍沉睡在水底，而背弃承诺的我却还在这里，眼看就要二十六岁了。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从幼年起就不断地说着，也坚决地发过誓，如果年轻的母亲死了，自己连一瞬间都活不下去，想不到我竟恬不知耻地苟活至今，吃喝陋食、呼吸混浊的空气……我已有惩罚降临的觉悟，就算那奇形怪状的神派遣它的奴仆找上门，我也不会逃避。我想，那个异形霍雅乌·卡穆依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将我带走。

在那之前的短暂时间，我致力于一项唯一的尝试。您也知道，我的身体已开始风化，心脏比以前更差，到了最近，连耳朵都像有锥子插入般刺痛。在呼啸的北风中，我蜷缩成愈发瘦小的丑陋猿猴状，全心持续思考一件事——谁都不曾尝试过的“死亡”，可撇开生与死的区隔，在两者间自由往来的方法。若我说此事已接近可能，妈，您应该会露出微笑吧？

灵能师所谓可与灵界沟通的魔术原本就不存在，在物理上不无可能的说法也很滑稽，但是就连柯南·道尔与哈利·胡迪尼也无法获得的成就，现在似乎能由我逐步达成，届时就会像卡西勒所言，人将能自由往来于密室与祭坛之间。没错，只有在完全的密室中迎接死亡时，死者才能获得不可思议的翅膀。

自幼年起，我便略微察觉这个与地球紧密贴合的异次元空间。假设将这个常在神秘宗教与科幻小说中被提及的世界换成黄泉之国，则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线将意外地容易跨越，而方法只有一种，死者与生者同时处于同一空间，因此，我不过是让自己变成那只拍打漆黑羽翅的诡异大乌鸦。

不论我说些什么，您总是露出那种困惑般的笑。不过，这确实是真的，也是唯一不会背叛您的方法。吟作老人也非常赞同，还说这样便不必担心会受到北方异教之神的阻碍，而且还能让善童子矜羯罗与恶童子制吒迦疾风般降临救赎。不过，此事无法单独完成，所以我只能与爱人暗中不断研究。

我的爱人是无视世俗的人——是的，虽然不曾告诉过您，但您似乎早已知晓，露出了哀戚眼神。当他冷笑着听我讲述计划时，漆黑羽翼也逐渐从我的腋下长出，攀向肩胛骨。

鞭痕、齿痕，与恣意切割的伤痕所流出的血，瞬间化为天鹅绒色的飞羽。啊！一想到能冲向冥冥暗夜，自由往返世间所无的密室与祭

坛之间，我就由衷地感到快乐。

妈，即使这样，您还是一直沉睡于水底。

“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一等阿蓝读完，方才被挫了一鼻子灰的久生立刻说，“如果鸿巢玄次是虚构的角色，那这篇文章与这本日记就是你的创作了吧，阿蓝？”

“愚蠢，这确实是红哥的笔迹。”

“就算是红哥的笔迹好了，但今晚说好是推理竞赛，我希望文章朗读可以就此结束。”一旁的藤木田老人也开了口，“结论呢？不会是红司倒下时，背上长出了黑色翅膀吧？”

“说不定正是如此。”阿蓝神色自若地将红司的日记推向众人面前，开始说明诡计，“如日记中所述，这个异次元空间的存在绝非不合理，红哥倒卧浴室死亡是这世上的事实，但谁说那不可能是两个死亡影像的重叠？其实那个红色十字架的意义不在指出鸿巢玄次这个流氓真的存在，而是让我们将两个死亡看成一个的诡计。”

“你的话太抽象了，我不明白……”藤木田老人用他的大手搓揉脸颊，“就结局而论，究竟是谁杀死红司？”

“所以我说不能有这种想法。那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红哥进入浴室，十一点左右，尸体在浴室被发现，在这四十分钟内，浴室的门从内侧牢牢锁上，天花板、地板、墙壁与窗户也都毫无异状，由外而来的凶手绝对无法进出，换言之，除了红哥以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出浴室。

“刚刚亚利夏好不容易发现浴室是‘白色房间’，红哥则是‘红死病’，结果却偏离主题，转向五色不动明王的蠢话。红哥很清楚浴室就是‘白色房间’，才会用自己象征‘红死病’，因此，这次事件若有凶手，一定就是红哥自己。”

“这么说来，红司是自杀的？”亚利夫沉吟反问。

“不对。基本上，你们都被事件的舞台与布景所惑，请将情境简化，不要将它当成浴室，而是一个有如箱子、单纯的四方形房间，里面除了尸体以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窗户，门从内侧锁上。假设这时发现者破门而入，他会在里面看见什么？当然只有尸体，因为里面无处供凶手躲藏。但是，凶手必然会进入浴室，既然凶手没有走出浴室，也无法如烟雾般消失，这不就代表凶手就是那具尸体？若接着推敲凶手伪装成尸体的方法，就能断定这次事件完全是红哥自导自演的独角戏。红哥的日记上清楚记载：‘死者与生者同时处于同一空间。’也就是说，当我们破门而入时，红哥虽倒卧在地，却还未死亡。让日光灯闪灭不定、水龙头开着，有一部分是为了酝酿异样气氛，但最主要的目的是不让人察觉自己仍有呼吸。”

“抱歉，我打断一下！岭田医师说当时红司已经死亡约一个小时了。”亚利夫说。

“没错，红司总不可能像印度苦行僧那样暂时停止呼吸，然后在前往火葬场的途中，从棺材里逃出吧？”藤木田老人也从旁接道。

“当然不是。我现在就要说明死亡经过一小时是怎么回事。浴室的温度比室温还高，若经过正式解剖勘验，结果或许不止一个小时，很可能在更早之前，甚至是我们还在起居室里聊天时，红哥就已经过世。不过，藤木田先生，我想请问一件事，为什么当时橙二郎叔叔只说了一句‘已经死了’，你查也不查就相信他的话？”

“也不是相信……”藤木田老人突然支吾其词，“不是，我绝不是相信，我只是很直觉地认为那就是他杀，你们应该也一样吧？而不得随意碰触杀人现场是基本常识，所以……”

“没关系，我不是怀疑你或指责你，因为这也在红哥的计划内。之前红哥写那道算式给我们看时，曾说：‘我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只要尸体被稍微动过，诡计的痕迹就会什么也剩不下。’照他的安排，这应该是第四个密室诡计，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暗示，所以我们才会谨记‘绝对不能碰触尸体’。由此看来，更能确定这次事件是经过红哥周详计划的，再加上只要看见他背上的红色十字架，任谁都会认为那是他杀。我曾拜托朋友裸身趴卧，仅仅一眼就觉得那很像尸体而感到

恶心，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定更难分辨，所以一眼就能判别是死是活的说法应该是骗人的。

“红哥的目的并非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是更为远大，其中还包括拆穿橙二郎叔叔的真面目。一旦有人倒卧在昏暗的浴室内，任谁都会认定是杀人事件而不会贸然碰触尸体，只有身为医师的叔叔一定会先上前检查脉搏与呼吸。在检查瞳孔放大程度前，若叔叔在测量脉搏时发现红哥还活着，应该也想不到那其实是圈套，反而认为是大好机会。叔叔最希望的就是让绿司取得绿宝石。为此，他必须先除掉红哥，如今刚好有这个机会，再加上红哥背上的红色十字架有相乘效果，应该能让大家误以为红哥是离奇死亡，便告诉大家红哥已死，将众人赶出浴室，打算趁隙向红哥注射某种药物，让他真的死去。

“在红哥的计划中，若能趁此取得叔叔企图杀害自己的证据，无疑将是他的胜利，事实上，一切也正如他所预期，当叔叔趁藤木田先生走向脱鞋间，正要迅速注射某种药剂之时，红哥却突然抬头说‘我拿到证据了。你准备下地狱吧’之类的话，让叔叔大惊失色地跑出浴室。你们想想，自从岭田医师来了之后，叔叔的态度一直都很怪，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红哥已死。那是因为他亲耳听到红哥说话，害怕红哥又突然起身责问自己。但坦白说，红哥的目的不在威胁叔叔，而是要让浴室空无一人，才能独自进行诡异的犯罪计划……

“从这本日记来看，鸿巢玄次不过是用来说明红色十字架的虚构角色，却也因此得知红哥对于企图暗中抹消自己的存在并前往异次元空间拥有异常的热情。这可说是一种变身的欲望，从去年九月那起事件以来，我们全受到这种欲望的蛊惑，我会来这间同志酒吧，也是因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楼下的客人大概也都与我一样，白天可能是公司里的科长，家中有幸福的妻儿，到了夜晚，却化身为苦闷的同志。

“有一件事我很确定，红哥确实没靠迷幻药寻找他的伊甸园，但他那需要行动力的企图却出乎我意料，若他真的去搭讪路过的男人，其绝非为了探究人际关系的本质，而是为自己的计划找寻长相、身材都与自己极相似的替身。后来虽然顺利找到，但作为替身的青年因罹患腮腺炎或某种疾病，导致背部有红色十字架状、类似蚯蚓攀爬的痕迹。换言之，红哥并非被虐狂，只是因为替身的背部有这样的痕迹，所以他也得忍痛在自己背部留下相似的鞭痕。那名替身应该只是东京

街头的高级流浪汉，就算失踪也不会引人注目，而且应该也想不到红哥会做出这种事——”

“等等！等等！”藤木田老人突然惊讶地大声制止，“我还以为你会说些什么，原来是说那天晚上红司还活着，趁浴室没人时，从某处拖出酷似自己的替身尸体，然后变成大乌鸦飞入异次元空间的暗夜里？哼，这比矜羯罗童子还糟糕，诺克斯的‘推理十诫’第十诫中明白写着‘不得使用替身尸体或容貌酷似者’——”

“用不着管诺克斯如何了。”阿蓝的声音非常冷静，“你应该知道第五诫是‘不得让中国人出场’吧？在他们眼里，我们与中国人没两样，如此一来，日本人不但能阅读，也能写作本是依照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思考方式而发展的本格推理小说，岂不显得非常可笑？根本没必要拘泥什么十诫或二十原则，不想听的话，我也不用说了。”

“阿蓝，何必生气呢？”发现对方的推理并不比自己精彩，久生坏心地说，“别停在最有趣的部分，接下来呢？红司要替换尸体应该需要一些时间吧？”

“时间多得是，因为吟作老人是红哥的同伙。藤木田先生尾随橙二郎叔叔离开浴室，直到我与亚利夏回来为止，有整整十分钟的时间，浴室内只有红哥与吟作老人。那天晚上的情形是这样的：老人谎称出去购物，与红哥合力杀害依约在十点半抵达后门的青年，并将尸体藏在脱鞋间旁的储藏室，接着红哥便趴卧在反锁的浴室内，老人则担任发现者，将大家唤来浴室。之后，两人趁浴室没有他人的空当，从储藏室拖出尸体，放在红哥本来趴卧的位置，红哥则躲在老人的房间或某个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这颗红色小皮球在《续·幻影城》也出现过，是用来挟在腋下好造成脉搏停止假象的小道具，而老人跪拜、诵念经文只是因为对那名当红哥替身的青年心生愧疚。我曾问吟作老人，红哥现在在哪里，结果他脸色大变，什么也没说。”

“我了解了。”久生只有表情温柔，话锋仍然尖锐，“所以大家不过是为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男子举行葬礼，而且还是莫名其妙多出的尸体，这还真是糟糕啊，不是吗？对了，储藏室不是用挂锁锁起来了吗？”

“红哥不是以右手拿刮胡刀，左手握拳的姿势趴卧吗？那是为了方便立刻爬起来开门，所以将钥匙摆在手里。”

“是吗？藤木田先生曾查过储藏室吧？就算之后将挂锁恢复原状，但里面放过尸体，一定会留下痕迹才对……藤木田先生，储藏室内的情况如何？”

“非常湿，有一面墙都是血。”藤木田老人眉头深锁，严肃地说。

“但也可以这么想吧？”亚利夫忽然道，“其实刚才我也稍微提到这一点——将阿蓝的论点反过来推想，也可以是凶手假装成尸体，储藏室里的则是被杀的红司……”

“我也分析过这一点，但是不可能。”阿蓝屈指数道，“第一，没有动机。第二，凶手若真长得与红哥一模一样，他只要找个地方藏起尸体，假冒成冰沼红司即可，没必要冒着以浴室为舞台的风险。再者，就算身材神似，凶手也不可能事先在背上弄出相似于红哥极力隐藏的鞭痕，也不知道红哥会在何时进入浴室。更重要的是，吟作老人不可能坐视他人替换尸体。”

“话是没错……”不耐烦的久生发出最后一击，“你的推论很有趣，虚构的流氓鸿巢玄次，以及红司背上配合替身特征而做出的鞭痕，不过，若要付诸实行，还是有很多困难点，很遗憾，你的推理漏洞百出。”

“既然如此，为何吟作老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悲伤？如果真的有鸿巢玄次这个人，为什么连一次都没出现过？”阿蓝半羞半恼地反问，并喝了一口掺水威士忌。

藤木田老人缓缓坐正，眼神扫过众人一圈，讽刺地说：“吟作老人虽然可怜，但你们不认为这是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初期症状吗？至于流氓的事，只要听过我的说明就能明白。不过，各位还真是令人惊讶，今晚的规则明明要求必须符合逻辑，可你们的推论却都充满神怪幻想。”

[1] 日本明治时代著名诗人、俳人、散文家。

哈姆雷特之死（藤木田老人的推理）

“关于事件背景或动机的追求，你们虽然都有些卓越的见解，但最重要的凶手却是矜羯罗童子、死于原爆的黄司，还有红司自己，这样根本称不上解决。我的推理方法很简单，却绝不会出错，亦即凭借史上所有名侦探所使用的消去法，先列出所有涉嫌者，再一一删去绝对无辜者，除非删除法有误，否则，最后剩下的绝对是真凶。”

久生把玩垂在腰间的珊瑚坠子，心不在焉地听着，亚利夫频频在意休闲裤的皱褶，阿蓝可能是喝多了酒，连耳垂都红得发烫，眼看着就快睡着了，只有藤木田老人得意扬扬地咬着刚点上的雪茄，模仿亨利·梅利维尔的动作，开始揭明红司命案的凶手。

“关于涉嫌者的部分，有劳福尔摩斯小姐的深入调查，应该与死者无关。但仔细想想，这次事件的凶手必须满足一项严格的条件——知道当天晚上红司会在几点入浴。久生小姐可能认为红司在昭和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二十分进入浴室是二十年前就已决定好的命运，而黄司打电话来、两人约好密会的想法虽然相当有意思，却没有任何证据。其实，红司在那时进入浴室并不是因为那是‘白色房间’或‘水的房间’，只因为那是很普通的浴室。所谓的事实通常都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但若从平凡的事实往前追溯，所得到的涉嫌者将屈指可数，再加上若依约剔除我们几个侦探与吟作老人，几乎能见到凶手正站在我们面前微笑。”

“可是，岂有……”久生与阿蓝同时出声。

“这么说好了，凶手是黄司的说法或许突兀了些，但这起事件背后确实具有这层衍生意义，而您刚才明明赞成红司与某人在浴室密会的说法，如今又这么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假设红司真的在那时与某人约好碰面，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

“不错，根本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阿蓝补上一句，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睡鼠。

“什么不负责任的说法？”藤木田老人的声音愈发冷静，“不论我怎么赞成密室论点，仍无法认同从二十年前找出凶手，而且我是根据纯粹的推理得出‘密会’的结果，而非倚赖剑兰那种不可靠的偶然，诺克斯的第六诫也说‘侦探不得获得偶然的援助’，啊，这不能说……”

但阿蓝已经连抱怨的气力都没有了，有如孩童般的睡脸正趴在暖桌上。

“咦，真的睡着啦？算了——关于红司进入浴室前吩咐吟作老人去买洗面乳这一点，阿蓝虽然说吟作老人说谎，但事发翌日，我曾询问过车站前的化妆品店，对方表示吟作老人确实曾去过店里，但他要的牌子正好卖完，得再等两三天才有货，而且稍早之前，大约傍晚时，红司也去买过，当时也已经对他说过这个情况。懂了吗？红司是故意支开吟作老人去买已卖光的洗面乳。可怜的吟作之后大概又找了两三间店才回来吧！根据这一点，加上红司突然大方展示从不让人进入的房间，还要我们在里面下棋，不难推知红司希望单独一人在浴室进行某事，所以才连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吟作老人都支开，也因此，一开始我才会赞成‘密会’的论点。此外，从支开吟作老人这一点来看，红司应该不是与什么危险的人见面，而是展开一场秘密、快乐的‘幽会’。没错，这本日记并非如阿蓝说的全是捏造，尽管其中泛滥不必要的诗情，却绝对基于事实而记述，就算鸿巢玄次是假名，但这个人绝对存在，而且就是红司幽会的对象。”

“这样的话，日记最后‘自由往返于密室与祭坛之间’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鸿巢玄次这个人是真的，其他都是所谓泛滥的诗情？”亚利夫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

“的确如此。”藤木田老人不以为意，“爱幻想的红司很可能平时就不断寻思死后的生命应该就像古埃及人那样丰富多样，并写在日记上，甚至向吟作老人灌输这种观念。所以深信不疑的吟作老人至今仍认为红司没死，仍能笑得出来，等他发现红司真的死了，大概得被送去松泽医院了吧！他的家族有精神病病史，所以他才一直没结婚。刚才阿蓝也稍稍提及，如果真的有鸿巢玄次这个人，至少也会来看看情形，不过，玄次应该早就清楚红司死了，当然连电话也不会打。

“不过，我目前说的都是自己的猜测，是否与消去法的结果相符，我们就接着试试看吧！先将爱奴人的诅咒、亚格拉的宝藏与三原色放到一旁，只要调查事件发生时的相关人物，自然就能找出凶手。我们几个侦探与吟作老人可以从涉嫌者名单中剔除，但阿蓝毕竟是冰沼家的人，还是应该列入，另外，为了预防万一有我们都没发觉的凶手，就将其列为怪人X。”

藤木田老人说话的同时，也挥动短短的铅笔，在《续·幻影城》的余白处写上相关人物——涉嫌者——的姓名，总共是以下七人：

苍司、红司、蓝司、橙二郎、皓吉、玄次、X

“这个X就是指恶童子制吒迦或黄司，但非现实的凶手无法犯下凶行，也不可能有个我们全然陌生的家伙毫无动机地杀害红司，而被杀的绝非某个来路不明者，绝对是红司，因此剔除这两人应该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凶手就潜伏在剩下的五人之中。”他用铅笔画掉两个名字。

苍司、蓝司、橙二郎、皓吉、玄次

“若一一检讨这五人的动机、不在场证明与行凶手法。将可立即辨明黑白。首先是苍司，虽然将他列入有点不妥，但以动机而论，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嫌疑。在这本《续·幻影城》中有所谓异常犯罪动机的类别，但无论在感情、利欲、异常心理、信念皆无符合者，至于钱财方面，也没有值得杀害红司企图独占的遗产，更非除了自己的珠宝外，还想急于取得红司的红宝石的珠宝狂。而且尽管是数学专家，应该也未具备那位‘主教’般的杀人哲学，更不似福尔摩斯小姐方才所言，因为三原色的花朵如何如何而除去‘红色’的疯狂，就算正常得稍微有些过头……”

“不过，有一项动机可纳入考虑！”不知想到什么，久生眼睛发亮，“虽然最原始，却足以撼动任何人心灵的单纯且强烈的动机，你们应该明白吧？那就是，只因为红司是‘弟弟’！没有嫉妒、自卑感、利害关系之类，只因为红司是弟弟而将他杀害。不管是谁，所有当‘哥哥’的，都会有因为该隐之血^[1]骚动而杀害弟弟的时候，这不是该算是最完美的动机呢？”

她以兴奋的语气说着，巡视众人。“我以前听牟礼田说过，史坦贝克有一篇最新的小说《伊甸之东》，好像也拍成了电影……就是这样的主题，亦即该隐杀死亚伯后，逃到伊甸之东诺德之地的现代版，不过改编成电影后却变成弟弟杀死哥哥，所以丝毫没有意义。只不过，詹姆斯·迪恩的确是个性一流的新人……”

藤木田老人站起身，空咳一声，打断她说话。“好啦好啦，假设那是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吧！关于詹姆斯·迪恩，日后有空再慢慢听你说明。”之后，他继续接着说道，“本来，关于不在场证明方面，苍司的确有点可疑。虽然那天晚上会出门，主要是因为和我讨论过，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在家，但与光田未能碰头还是令人不解。你们到底约好在哪里碰面？”

“这……我想应该是在新宿车站南侧出口。我问他是在‘二幸’旁边吧？”他只是茫然回答说就约在检票口。后来他说一直在甲州出口等我。”

“嗯，原来如此。那么，没有决定要看什么电影吗？”

“不，没有。后来我去新宿剧场看《爱之泉》，他则去新宿日活看外国影片《金刚》。但就算约好碰面的地点不同，应该也没什么可疑，稍觉得奇怪的倒是他那天晚上并未从九段返回。我抵达目白正好是……对了……是电台转播力道山和木村的职业摔跤赛结束以后，所以是九点半左右，但是……从当时到十一点之间，他到底在和八田皓吉谈些什么事呢？”

“我也试着问过他。”藤木田老人交抱双臂，“可能阿蓝也不知道吧！他表示讨论的是打算在最近出售目白的宅邸。各位可能都稍微察觉了，冰沼家到了第三代的紫司郎已完全没落，当然也未留下值钱的珠宝，唯一剩下的只是那栋宅邸与五百坪的土地，所以会找房地产中介的皓吉帮忙也是难怪，而那天晚上就是讨论这件事情才耽搁很晚。

“只不过，这是他个人的辩解，所以我也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调查过他的不在场证明。所谓九段的皓吉住处，虽然他本人并未搬到麻布谷町，不过既然无法依约脱手，表示房屋状况非常糟糕。地点就在靖国神社正面右侧九段高校正后方一隅，地址同属二丁目六番地的数十

家房屋其中的一间。我小心地测量过从该处至目白的冰沼家最短距离开车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发现单程正好需要八分钟。

“不过，光田先生在事件前后曾经以电话和苍司联络两次，不可能两次都是利用电话录音吧？不，大家不要笑，我一贯的态度就是，无论是谁，既然列入涉嫌者名单，就必须彻底清查，否则使用消去法就毫无意义了。就算使用电话，如果这儿是某处深山里，也能够利用假电话机在附近接听，但是在东京市中心区，又是按键式拨号，不可能自由移动位置，因此，一旦接听电话的声音和态度没有疑问，又是本人无误，即表示苍司是在皓吉家，要往返目白至少需要十六分钟车程的距离。

“根据久生小姐制作的图表，光田先生打电话的时间是最后上二楼前的十点二十分，然后则是发现尸体以后的十一点五分，这中间大约是有四十五分钟，要往返目白或何处时间都绰绰有余，问题是，眼前要决定是否有嫌疑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只要这点说得通，那绝对就是清白的。亦即，他是否知道红司会在那段时间进入浴室，也就是说，光田先生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是否告诉他‘红司现在正要进入浴室’？”

“怎么可能会那么无聊！”亚利夫苦笑着回答，“我只是说‘你不能够早一点回家吗’。这时，他回答‘我正要准备浸泡柚子浴，等浸泡后才回去’。”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八田皓吉当然也不知道了，而且苍司应该也无法趁浸泡柚子浴时，匆匆溜出到目白来杀死红司，至于皓吉这个男人也颇疼爱红司，不太满意橙二郎，更别担心会被收买。如我一再所说，凶手的条件只限于熟知红司在何时会进入浴室，也就是会去迎接‘幽会’的凶手者，如果未持有‘幽会’的通行证，该浴室是像铜墙铁壁的密室，不可能轻易潜入。就算八田皓吉的身世有稍微深入调查的必要，凭他那张海狗脸，应该是无法想得出此次这种犯罪行为吧！根据以上的调查，这两个人可以剔除在名单之外。接下来是阿蓝……”

蓝司、橙二郎、玄次

他用铅笔尾端敲着名单上的阿蓝名字。“他虽然睡着时脸孔如此可爱，不过生气时却非常可怕！如果知道被列入涉嫌者名单，真不知道会如何反应，所以还是尽快解决好了。如略图上所看到的，他房间外面的平台有折叠式逃生梯，所以上次久生小姐提及时，他以为自己受到怀疑，反应相当激烈。问题在于，那个逃生梯并非轻易花一点时间就能够到地面。而且，假定利用绳索或其他东西辅助下达地面，十点三十五分打开收音机，大约到了四十分吧？当橙二郎叫他出来时，中间仅隔七分钟，也无法潜入浴室、不留丝毫痕迹杀害红司，又再度爬回楼上房间。还有，在这期间，电台确实播出《巴黎的街头》节目，而且播放的法国香颂歌曲是……什么歌名？”

这种专门性的问题，久生当然含笑回答：“我出门旅游所以没有听广播，但是阿蓝说过，当时播放的曲子是穆鲁吉唱的《有如一朵小小的虞美人》应该是这样唱的吧？”

她得意扬扬地低哼出声。

“没错，就是这首。接下来，不在场证明已经解决，不过，关于动机方面，福尔摩斯小姐有什么新的建议？方才你说过他好像受到变身愿望所惑，却总不可能是杀害红司变身为杀人凶手的愿望吧？何况，就算对密室诡引的机械构造不满意，他也不是会去实地实验自己发明的人……这当然是开玩笑，反正，在钱财方面，札幌的店里仍旧有人经营。到目前为止，应该比目白的冰沼本家还实质富裕，动机方面绝对百分之百没问题。”

从常识方面分析，虽然同样也找不到苍司或阿蓝会刻意花费时间杀害红司的理由，不过藤木田老人得意扬扬地似乎想继续进行他的消去法。

亚利夫好不容易苦着脸开口：“刚才藤木田先生说过，大家只是提到导论，可是，方才那些话似乎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希望最好开始进入合理的密室诡计的说明。”

藤木田似乎觉得很难得，微笑望着亚利夫。“没问题！所以，暂时将阿蓝当做侦探伙伴，剔除于涉嫌者名单之外。接下来……”

橙二郎、玄次

他露出猎物当前、忍不住舔舌的表情。“我调查这两个人，在揭明诡计之前，有些事情无论如何必须问阿蓝，所以虽然可怜，却还是必须叫醒他。”

被亚利夫摇动肩膀，醒来后的阿蓝显得有点发愣。“怎么啦？要回去了吗？藤木田先生的故事讲完了？”

“不，才刚刚要开始。”久生怜惜似的说，“他好像以消去法找到嫌犯了，不过现在还有橙二郎和那个流氓。似乎鸿巢玄次这个人物确实存在呢！之所以没有到目白查询，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红司死亡了。”

“接下来，那晚十点四十分，橙太郎匆忙冲出书房，边跺着手风琴楼梯边不停叫着阿蓝，然后缩回书房，两人秘密谈话，而我想知道的就是，到底有何火急要事？你们又谈了些什么？”

“原来是这件事！”阿蓝仍是一脸发呆样，“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唠叨说一些‘如果想要考东京大学，最好晚上不要出门玩乐，好好用功’或‘你不打算上医学院吗’之类的话。就因为那家伙自以为是我父母，我才讨厌他。”

“也就是，没有急事？”

“嗯，完全没有。”

“我也想到可能是这样。”藤木田老人心满意足似的颌首，“橙二郎没有重要的事情，却在十点四十分找阿蓝，将阿蓝留在身旁，原因之一是制造红司命案的不在场证明，另一则是完成密室诡计，真正的凶手就是当时人在二楼的橙二郎。”

“可是，他没有下楼……”亚利夫说。

藤木田制止亚利夫，说：“正确应该是并未下来到楼下吧！但这中间隐藏着恐怖的诡计。你们那是什么怪表情？难道像罗莱尔夫人考虑到的，认为只要踩踏手风琴楼梯发出声音，借着水管装置，就能将氰化钾喷到浴室？我说的可是人如何进出完全密闭空间的方法！

“听好，当时我们坐在起居室的暖桌旁，红司发现时间到了，匆忙想将大家赶上二楼。对此，我前面推定过，那是为了到浴室与玄次幽会，但别忘了特地劝人进入浴室的是橙二郎。虽然确定遭拒绝后，他也劝我进入浴室……亦即，红司单纯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和冒险，找鸿巢玄次到家里的浴室，却被橙二郎知道了这次幽会，因此才故意若无其事地叫红司，希望催促两人在约定时刻碰面，原因是，橙二郎详细传授玄次策略，要他背叛红司，让红司成为密室杀人的活祭。

“两人是如何搭上的呢？若问橙二郎如何能够查出玄次的住处，那么，他虽然不可能派出心腹手下跟踪红司，可是，你们很可能不知道，橙二郎在军医时代的跟班卫生兵吉村与妻子都在那家妇产科医院里工作吧？吉村戴着墨镜、满脸雀斑，我们可以设定橙二郎要他找出红司日记上写的‘坡路上的公寓’。只要找到地方，因为玄次本来就是无业的市井小流氓，收买他非常容易。选择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半没有月亮之夜幽会，应该不是红司决定，而是玄次主动提议的吧！

“红司做梦也没想到橙二郎与玄次之间会有暗中交易。接近约定时间后，立刻设法让大家离开浴室更远一些，支开吟作老人外出购物，赶着我们上二楼。当时可能正好是玄次从车站前或什么地方打电话来吧！表示自己照约定马上过来，橙二郎接听后刻意装成若无其事，解释为有人打错电话，然后自己缩回书房。刚才久生小姐说过，从电话不通的时间到恢复的时间可以知道凶手的藏身处……错了，只要利用公用电话，然后不挂回话筒，再贴上故障之类的贴纸就行了，不见得一定能够测出藏身处的距离。

“接下来，正好十点半，玄次从后方木门潜入，轻敲浴室窗玻璃为暗号，于是，爱伦·坡的《乌鸦》中的‘忽然轻敲来访’的诗句就再次实现了。接受橙二郎的恶意企图，趁着暗夜前来敲窗的玄次，应该是不祥的乌鸦化身吧……

“红司正巧打算刮胡子，高兴得全身赤裸迎接玄次进入。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会背叛他前来杀害他。虽然可怜，却也是怪异嗜好过度的报应。玄次冷冷望着喜悦的红司，当然没有脱掉衣服，而且为了预防万一，还表示怕有人偷窥，希望熄灭灯光。你们也看到了，日记上写着‘以前是水电工人’，这已经足够证明他实际存在了。我曾经试着问过如何能够让日光灯那样昏暗而又闪烁不定。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如苍司所说的，故意换装老旧的点灯器。而会这样做的绝非一般外行人。

“玄次完成上述的动作后，提出说‘为了避免因为强烈刺激造成心脏负担，所以最好先像往常一样注射强心剂’。从红司手臂上的累累针孔可知，这种事在彼此之间应该如家常便饭。红司很天真地伸出手臂。但我认为，因为灯光变暗，红司也没注意到所谓的强心剂却是……不，当然不是橙二郎给的汉方毒药，而只是一般的油脂吧！

“侦探小说里常出现静脉注射空气的手法，但是否具有实际效果却有很大的疑问，至少，注射五十毫升左右绝对不会致死。发生气胸之类症状时，一些赤脚医师确实会采用这种方法而引起脑栓塞，但是效果方面就值得怀疑了。而如果是使用油，只要少量即可解决。橙二郎应该是判断，反正只要见到背部恐怖的鞭答痕迹，医师或家人都会有所顾忌不会报警，更何况是在完全密室中伪装成无外伤的自然死亡，很可能没人会认定有他杀之嫌吧？结果玄次真的如他指示的，为红司的静脉注射油脂之后，在针孔痕迹上故意贴一些污旧的贴布。

“接着，各位可能已经明白玄次如何逃出密室了吧？他当然是利用红司平常就不想被人看见鞭答痕迹秘密的心理。玄次注射后迅速收妥器具，完成随时能够离开的准备时正好是十点四十分，如事先约定好的，橙二郎在该时刻准时冲出书房大力踩踏手风琴楼梯，大声叫喊确定会在房里的阿蓝，让玄次知道马上就可能有人前往浴室，所以玄次一听到脚步声，立刻叫着“有人来啦，赶快关门”，自己则从面向厨房的木板门逃出。红司反射性地不希望被人看见自己赤裸的身体，立刻锁上镰型锁。然后在闪灭不定的昏暗灯光下，一面心跳急促地凝神倾听，一面为了让心情平静而开始刮胡子。他可能认为玄次躲藏后，很快会再传来暗号吧！于是轻松地扭开水龙头，手上握着日本剃刀，就在此时，注入静脉的油流到心脏动脉，连呻吟出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向前扑倒。

“这么一来，这颗红球的意义就很简单了，可以认为是玄次为了让橙二郎知道自己到来，背着红司偷偷丢进正在冒泡的洗衣机内。使用小皮球的确是可笑的暗号，但把这种挤掉空气的东西放入口袋里，然后再利用浴室的热气使之膨胀，也算是一种绝妙构想。当然，这都是无聊琐事……玄次逃出浴室后，因为吟作老人不在，应该是关闭脱

鞋间的门后，蹑手蹑脚由内玄关逃出。也就是说，我们听到橙二郎的叫声，抬头望着楼梯上的平台想知道有什么事时，那家伙正悠闲地穿越过我们下方。

“不过，另一方面，站在橙二郎的立场，尽管发现留下红球暗号，却完全无法知道玄次是否依照自己的吩咐顺利进行，让红司成为尸体，所以，他进入浴室后，随便测量一下红司的脉搏，立刻向大家宣告‘已经死亡’把众人赶开，遂行两段式杀人计划，预备如果红司未死，立刻再注射予以致命一击。当然，那天晚上我的慧眼也很明亮，加上光田先生又出乎意料地前来，橙二郎大概也非常胆怯吧！在最初，他自己都悸动不已，自然无法测定别人脉搏，不过稍微冷静以后，立刻趁我踏出浴室外的一瞬间，再次仔细确定，很高兴发现红司完全气绝。同时伸手进入洗衣机内，也摸到了红色皮球。如此一来，当时我听到的声音自然不是什么透明人的声音，应该是橙二郎情不自禁发出‘太好了，终于死了’的声音才正确，而他打电话到医院确定绿司是否平安，也必须视为事先约好通知红司死亡的暗号。橙二郎接下来的异样态度，当然是为了隐藏内心高兴得不得了的心情……

“仔细想想，冰沼家根本就是艾西诺城，红司这位哈姆雷特在对叔叔克罗迪亚斯连一剑都未出的情况下奸计败露，横尸于自己制造的密室中。”

[1] 亚当与夏娃的长子，他是个农夫，弟弟亚伯则是牧羊人。上帝接受了亚伯的祭品，而拒绝了该隐的礼物。该隐于是杀了亚伯，结果受到惩罚永远过着流浪生活。

“献给虚无的供物”

谈话途中虽然想提出心中一些疑问，但是等到藤木田老人说完喘一口气时，众人又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而沉默不语。尤其是亚利夫，不得不辗转想象看来逐渐确实存在的鸿巢玄次这个男人的长相。

久生似乎也一样，喃喃自语：“如果是所谓的流氓，至少也应该像《窃贼日记》里的史迪里塔诺，或是《蛭川博士》里的混血儿朱立安那样的人物才有看头，像这种的就太可笑了！”

藤木田老人面对仍旧无法释然表情的阿蓝，晓喻似的说：“如何？这样应该可以明白玄次没来探听冰沼家状况的原因了吧？因为，是他亲手杀害红司的。”

说着，藤木田开始悠哉地点着雪茄。

但是，阿蓝并不认同，嘴里喃喃絮叨着。

“怎么回事？难道还有疑点？”

“可是……”阿蓝似乎终于整理出头绪，“藤木田先生的后半部分论点似乎只是臆测。如果鸿巢玄次这个人确实如红哥日记所述的真正存在，没关系，就算叔叔查出他的住处，用金钱收买他也没关系；那天晚上故意用力踩踏楼梯乃是制造密室的诡计，让我完全遭到利用，一样没关系。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玄次是否真的被收买！如果只是拿了钱，很可能会告诉红哥也说不定，然后两人反过来一起拟定破坏叔叔计划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的推论才正确，红哥和尸体互换乃是靠着玄次帮忙，而尸体并非被放入储藏室，而是玄次十点半从后门送入的。”

阿蓝的神情非常严肃，可是，久生立刻发出花朵般灿烂的笑声：“别开玩笑，又不是百货公司送货，运送尸体哪有这么简单呢？阿蓝好像执著于自己的推论，所以我也顺便补充一下……假定如你方才所言，玄次将一切告知红司，然后两人密谋破坏橙二郎的诡计，这当

然是很有可能的事，不过，接下来我的推定应该正确，不是吗？也就是说，黄司察觉两人秘密的计划！假设玄次住在某个坡路上方，黄司以前也住在该处，完全知道一切情形，因此特别拟订另外一个密室诡计。结果，三个人三种不同的诡计在当天晚上一起上演，剩下的只是红司的尸体……”

“不，不能说是三个人三种！”藤木田老人似乎抓住阿蓝话中的矛盾点，“如果像这样逆转今夜的推理竞赛，倒不如光田先生最先说的矜羯罗童子降临的论点更接近事件的真相。无论如何，四个不同的凶手同时运用四种不同的诡计，导致结果出现当天晚上的密室，若只是嘴里说说无所谓，但需要能被证实的诡计说明才足以成立。如何？其他还有比我指出的更合理的方法吗？”

经藤木田老人这么一说，三个人再度沉默无语。于是，藤木田老人继续开始对其合理方法下注解。“大家都知道，所谓密室诡计最近有了越来越难得一见新奇的趋势，但我拆穿的这项诡计却史无前例。我不知道光田先生是否注意到，《续·幻影城》中的（1）和（2），亦即‘凶手是否在室内’并无关联，反而应该符合（3）的‘命案发生时，被害者不在室内’这项。在此，记述为‘被害者自己制造密室，不是为了庇护凶手，就是害怕敌方的追击’。

“但是，这次的事件，被害者并不打算庇护凶手，原因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会遭杀害，只不过被人巧妙利用希望守住自己秘密的心理，所以，在这里就必须加上另外一个新诡计。对此，终有一天我会写信给乱步提出要求，但在此希望表明的是，橙二郎决心玩弄如此诡计杀害红司的动机何在？这并非仅仅因为两人平时感情交恶、视对方如眼中钉般的单纯，当然，也不是橙二郎一直隐藏的某项秘密终于被红司察觉，甚至几乎快被掌握确证，问题是，各位知道吗？”

“这种事太简单了。”久生伸手按住火烫的额头，“应该就是为了所谓绿司这孩子的事吧！也就是说，橙二郎并未生下这个孩子，事实上绿司这个孩子并不存在。”

“哦？你的观察力确实不简单！不过，福尔摩斯小姐，你是从哪里推断出来的？”

“应该也算是‘玫瑰的控诉’吧！虽然荒正人先生常会说出不可思议的言辞，不过，他也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绿色花朵’。”久生略带开玩笑似的回答后又接着说道，“即使这样，听说英国的乌尔曼家族正在极力培养绿色的菊花，所以或许如黄色牵牛花一样，很快就能见到也说不定，但是，至少在目前，在这个地球上尚不存在。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为花朵并无那种颜色的必要吧！反正，这种绿色素的研究相当专业，尽管一般的理科书籍都有述及，紫司郎也从事与铁和锰有关的特殊研究，不过如果真正想投入，却还必须钻研量子力学和高分子化学，因此，简单地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绿色的花，那么，像植物精灵般的冰沼家族，自然也就必须忍受无法生出名叫绿司这孩子的‘玫瑰的控诉’……”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藤木田老人怜惜似的望着久生，“这应该算是福尔摩斯小姐独特的‘绿色研究’吧？事实上没错，橙二郎的秘密就是，绿司这个孩子并未出生——虽然动了剖腹手术，孩子也生下来，却是死胎。不过，身为侦探，绝对不能说出什么绿色花朵不存在、绿司也不存在之类的话。我比你们优异的地方就是，既有卓越的直觉，却又不怠于缜密的调查。以我在板桥那家妇产科医院直接和间接调查的结果，目前在医院里哭泣的婴儿并非橙二郎的孩子，而是昔日橙二郎手下卫生兵吉村的孩子。还有，医院院长是橙二郎医科大学迄今的亲密朋友，而且吉村的妻子圭子的预产期也在同一时间，甚至更早就住了院，加上院方说明圭子的孩子死产，因为乳胀得非常痛苦，所以让她为绿司哺乳，一切已经很明显。亦即，橙二郎认为，无论是谁的孩子都无所谓，反正只要是能够命名为绿司的婴儿就行。为预防万一，加上彼此预产期接近，他才要求吉村带着自己老婆住进同一家医院。

“虽然不知道橙二郎付给对方多少钱，和吉村互换婴儿命名为绿司乃是事实，而这个秘密既然被红司掌握，他会下定决心除掉红司也就不足为奇……像各位这样的怪奇浪漫派，完全不在乎背后存在的血腥现实或关系，只是叙述随性想到的玫瑰或大乌鸦之类，虽然轻松无比，可一旦成了真正的侦探，事情就没那样轻松了。最重要的证据是，据说圭子手术后的恢复状况很糟糕，至今没有出院的迹象。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婴儿丝毫不像橙二郎和他老婆，反而与吉村的老婆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当然无法让他与亲生母亲分开了。

“这样的消息问八田皓吉应该也可以知道，不过，各位就算毫无顾忌地到妇产科医院去查清楚也没关系。当然，我去的时候虽然不是很狼狈，可是如果被拆穿而知道不可能取得绿宝石，橙二郎绝对会黯然神伤吧！”

藤木田老人独自不住地点着头，指明红司命案的动机后，神情转为严肃。“在此，对于这桩极端困难的事件在我顺利识穿而揭明真相之后，剩下的当然就是如何收拾善后了。关于如何处置类似凶鸟的暗杀者玄次和主嫌疑橙二郎的问题，各位有何严肃的建议？即使现在向警方报案，因为没留下任何物证，只不过是让红司不名誉的性癖好曝光，也让岭田老医师受到指责。再说，想靠这些状况证据正面谴责，别说凶手会认罪，甚至很可能推称自己完全不知玄次的居住处所。

“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煽动起吉村老婆的母性而让她自白，这样虽然可以确定婴儿已掉包，但圭子应该不会坦承有关红司命案的一切吧！所以，我考虑到一点，对方既然是利用心理诡计杀害红司，我们何不也反过来加以应用，让他自己招认呢？然后再让他们自行选择如何补偿罪孽。事实上，对方在尝到红司命案的成功滋味后，很难说不会再针对阿蓝或苍司下手……

“接下来是关于让对方自己招认的方法……在此，既然我们自认为侦探，最好也展现出 not 逊于菲洛·凡斯^[1]的手法。你们应该也知道，在《金丝雀杀人事件》的结尾部分，不是有菲洛·凡斯集合三位嫌疑人。边玩扑克牌边探寻隐藏的心理证据，同时比较行凶手法以猜测真凶的部分吗？由于直接模仿算不上什么功力，所以修正为日本方式，再插入《罗杰疑案》中环绕谢泼德医师^[2]的场景，与橙二郎一起打麻将，《罗杰疑案》中的麻将场面虽然与主题无关，我们却可借此当做心理动机。”

听到麻将二字，阿蓝仿佛会错意似的，突然露出微笑。“可是，怎么进行呢？我可没有放水的能力。”

“笨蛋，谁说要使用那种小人手段？各位只要全心全意打牌就行，这中间，我会从他的举动掌握住不可撼动的心理证据。反正，橙二郎这个人本来就喜欢赌博更胜于吃饭，只要邀约，一定会立刻上钩。什么？以他的个性，绝对不会孤注一掷豪赌的，何况体力又差，

应该也没办法玩通宵吧！凭我的眼力，只要打个三两圈，应该就能让他露出马脚，毕竟如菲洛·凡斯所说，漫然交际还不如围坐在赌桌前更容易端详出人性本质。”

藤木田老人的意思应该是，以今天指出的状况证据为基础，效法《金丝雀杀人事件》，并不利用扑克牌，而是借着打麻将的输赢欲念掌握心理证据，再从中找出像行板乐曲一般牢不可破的证据，从而让对方无可遁逃。在《罗杰疑案》中，谢泼德医师和姐姐一面邀集朋友前来打牌，一面互相谈论事件的经过，由于在当时（一九二六年）麻将才开始流行，所以引入小说中的确相当有趣。但是，虽然同样是医师，橙二郎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不过，众人此刻都已经很累了，甚至连异议都懒得提出，让藤木田的气焰也因而消灭不少。只是，谁都没料想到，这项提议如果实现，将会造成暗杀者惊人的意图与异样的杀人手法完全暴露的结果。

就这样，这天晚上的怪异会议结束了。四人懒洋洋地起身下楼，发现不知不觉间店内热闹异常，已经回来的“兰铸”穿着鲜艳的旗袍，一脸灿烂地跑过来。

“嗨，各位圣诞节怎么没有过来呢？虽然在这种不景气状况下，与去年相比是寂寞了些，不过，至少还有脱衣舞和化装舞会的。”

“妈妈桑，正好呢！”有如骄傲的白色孔雀、披着纯白丝外套的久生点了上次话题中断而未听到的曲子。“你们店里应该会有吧？虽然很古老了，但是如果有的话，我很想听听琳恩·柯薇的《阿方索》呢！是琳恩·柯薇，战后被称为柯蔷薇儿。”

然后，她回头望着阿蓝说：“你知道吧？角田喜久雄的《拥抱怪奇的壁》中也有加贺美探长聆赏《阿方索》的场景呢！糟糕，谈这种老掉牙的事，实际年龄都曝光了。”

“嘿，你知道琳恩·柯薇的《阿方索》？”妈妈桑露出夸张的喜悦姿态，从头到脚打量绑着大髻的久生。“A面是贝卡的《康加·布利科迪》，琳恩·柯薇的《阿方索》是B面的曲子，想不到却非常流行。现在虽然开始推出黑胶盘之类方便的产品，不怕裂开，可是上次搬家时却……当时我还有《拉·达达达》和《阿里巴巴》等好几张唱片，

现在却只剩下《总比可怕的疾病来得好》一张了。请坐，我马上去找出来……”

“不，我想算了吧！”见到穿着皱巴巴旗袍的妈妈桑拿出满是刮痕的唱片，似乎非常怀念的样子，久生慌忙说。

“啊，大姐也喜欢古老的法国香颂歌曲？”一旁的君子向阿蓝搭讪。

可能是从岁末上演的电影《红与黑》里学来的吧？只见君子身穿崭新的黑色俄罗斯室内上衣，领口稍微露出鲜红色的绢丝围巾，鞋子也是大胆染成红色掺黑色的最新款式。

“我讨厌法国香颂呢！湿湿腻腻的，虽然那首《红樱桃与白苹果树》还不错……阿蓝，那首歌曾改成曼波，你听过吗？裴瑞兹·普拉度唱的，会令人麻痹呢！”

“普拉度又怎样？”久生头也不回说道，“法国香颂的品位小孩不会懂的。什么曼波嘛……”

这时店内所有人全部瞪大眼睛，互相窃声交谈，讨论她是不是真正的女人。久生发觉后，还是难免感到羞赧。

“嘿，真是一群奇怪的客人……看这种情形，我本来想在同志酒吧开业当女侦探，现在可要重新考虑了，对不？亚利夏。我出去一会儿，你等我。”说完，她慌忙跑出店外，站在寒夜冻结的柏油路上，呼出一口白色气息。

即使如此，今晚的推理竞赛为事件解决了什么？到底是像日光灯闪灭不定的昏暗浴室里，红司全身裸身趴卧的尸体仍在原地不动一般，这四位业余侦探碰触到的一切就是事件真正的内幕？抑或如同盲人摸象，他们并未触及事件的核心？

其余三个人不得不承认，述及最关键要害的人是藤木田老人，如果依照他的论点，凶手应该就是橙二郎的理由虽然解释得通，但共犯鸿巢玄次是否真的存在？当天晚上是否真的来到浴室？关于这点却还是无法确定。红司的笔记的确是他本人亲笔所写没错，可是，为何在

命案发生前才突然开始急着进展，而且还刻意回忆与玄次最初的邂逅？如果一定要怀疑，可以认为是因为有某种必要而特别捏造出这样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就像呼出的气息和灵魂都称为psyche一样，从红司的日记或今天晚上几近幻想的推论中，不仅是玄次，连黄司或恶童子制吒迦仿佛都突然被赋予生命，开始行动地从后门来访……

有生以来首次面对疑似真正的杀人事件，因担任侦探角色之一，亚利夫不断地反复思索，却因为业余的悲哀，完全猜不透该将线索中的什么与什么连接在一起进行推理，而且内心不停地想着，如果把把这些各色各种的疑惑告诉苍司，情况会变成怎样？自从“阿拉比克”之夜以来，亚利夫想要知道苍司内心对于弟弟的死亡有何感受的愿望逐渐强烈。虽然无法将众人在同志酒吧推理竞赛的意见明白告诉对方，却非常想知道在苍司敏锐的脑袋里，究竟如何反映死因及其前后的怪异现象。

尽管藤木田老人提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像是“尽管是数学专家，应该也未具备那位‘主教’般的杀人哲学”；可是，听说苍司放弃研究所的学业，完全是因为对于塑性论的矛盾理念与教授的意见对立。谈到这个，亚利夫可以说完全不懂，他只知道，所谓的塑性，简单说就是弹性的相反。例如，拖拉物体时施加的力量与展延的比例关系会崩溃。在美国，汉基等人提倡的变形理论和布勒加等人提倡的流动理论似乎从以前就对立。理论上虽然是后者正确，实际上却是前者符合。这种在应用数学界已经成为议论主题的矛盾，苍司去年就已完美解开，并提出崭新的理论。因此，如果能够确立体系，在学会上发表，苍司立刻会因为新理论而闻名全世界，但出人意料之外，途中却有人强出头，导致苍司无法公开发表，他同时也被逐出研究所。

这是谣传又再谣传，辗转传入耳中的说法，苍司本人并未详细说明原因，亚利夫自然无从了解真相如何。然而，毕竟过去曾有助教利用医学院唾手可得的药剂毒杀教授的实例存在，所以在学院藩篱的深处也可能因为卷入某种斗争漩涡，随时要面对忌妒与反目成仇的攻击。当然，也可能是错在苍司自己也未可知。即使如此，对聪颖异常的他来说，若真有陷害红司的诡计，应该很轻松就能解明吧！更或许像四个人在“阿拉比克”讨论的情节，他可以轻易拆穿其中存在着“第五种手法”也说不定，甚至到了最后关头，其中的内情更是难以启齿呢！

理由之一是，红司的死亡带给冰沼家的蹂躏，或许远比想象中还要不堪。普罗斯佩罗公爵的城堡出现“红死病”后，灯火消失、时钟也不再响起，任由黑暗与荒废支配，冰沼家同样也陷入颓废与难耐的阴森。

事件发生后，橙二郎几乎都留在妇产科医院，苍司可能也因为得不到教授的推荐而无法谋得好工作吧，或者是不想外出工作，经常独自外出看电影或做小旅行。阿蓝也放弃考试的准备，沉溺在麻将间。家中也未曾打扫，加上从秋天就找不到园艺工人，庭院的树枝已经杂乱伸展。常绿树维持枯萎的色泽，兼为温室的日光浴室积满尘埃，龙血树和兰花之类散乱置于肮脏的花盆内。

亚利夫第一次造访冰沼家时，由于期待其他事件，对于异样的气氛，感觉上看起来也多少具有活力，可是那一点点的活力现在也已经消失了。尤其是一月中旬，不知心中在想什么，苍司不顾橙二郎的反对，也不在乎耗费巨资，开始将二楼的房间全部改建，坚持改变外貌，结果让冰沼家变成更平凡的中产阶级住宅。

阿蓝的房间本来就只有三张榻榻米大小，像储藏室一般。红司死后，苍司挪开一个房间，搬入原来的“红色房间”，把“蓝色房间”让给了阿蓝，却将所有红色窗帘、地毯等全都改装。如此一来，亚利夫好不容易发现的“消失的房间”就毫无意义，而接下来就算出现“黑色房间”也没什么用处了。另外，原有的手风琴楼梯也被整修得完全不会发出声响，尤其是橙二郎急于装饰的“绿色房间”，苍司也采取强硬态度，要求橙二郎“若不愿让出来，那就搬出去”，强迫他搬回书房，改变成带有寻常壁纸和地毯的普通房间。亚利夫一问，苍司即表示，在八田皓吉的中介下，他要逐步进行出售这屋子的计划，虽然因为地点关系，买家局限于学校或是宗教团体，不过最近已经有对象开始前来看房，所以必须拆除过度突兀的装饰。但是，在亚利夫心中并不认为理由仅仅只是这样。“一定花了不少钱吧？”很长一段时间未曾来访的亚利夫，对于过度的改变惊讶不已，于是毫无顾忌地问道。

苍司脸上浮现出与往常一样的哀愁笑容，静静地回答道：“可是，我这么做也很无奈。”

与往年相同都是连续的晴朗日子，岁末迄今，说到下雨，也只不过是一月十九日晚上下了一场让路面湿漉的小雨。在季风狂吹下，创造了新记录的火灾，礼拜一也因为电力不足，晚上连霓虹灯都熄灭。虽然时序已经到了“大寒”，气温仍旧暖和得维持在八度左右的某日，亚利夫表面上悠然前来，却在内心抱着想确定苍司真正想法的念头，反驳苍司道：“即使这样，总是好不容易完成的特殊装潢，未免也太可惜了。”

苍司似乎不太想触及这个问题，站起身来。“天气不错，要到庭院走走吗？我让你看看红司栽种的玫瑰。虽然只有一株，却是从枚方[3]那儿拿来的试作新品种，如果能够顺利开花，听说在玫瑰花界是一大革命。”

苍司边用木屐踢平霜土，边带领亚利夫走向双重篱墙围住、阳光照射良好的空地。

亚利夫一看，所谓的玫瑰，只是一根绿茎插入土里，约三十公分露出地面，没什么特异之处。

“就是这个？”

尽管依阿蓝所言，此宅邸与“黑死馆”虽然不同，至少也有个玫瑰花园，可是，只栽种一株未免太孤单了些。

“不错。听说是朱红色，不过与一般朱红色不一样的是花瓣会发光。你看，正在抽芽呢。”

发光的玫瑰……经苍司这么一说，亚利夫仔细看，发现绿茎各处有节，节处有如出现小小的红色肿瘤一般，露出点点新芽。

“红司说过，如果开了花，要把它称为‘Loffrande au néant’（献给虚无的供物）。我虽然不清楚，但瓦莱里[4]好像也有这么一首诗。”

——献给虚无的供物？

亚利夫对此也不太懂，后来问别人才知道，是一首题为《失落的美酒》的诗。

我悠游海洋，

（已经忘记那是何处的天空下）

为了当成“虚无”的供物，

倒下少许美酒入海中。

呵，酒呀！是谁想让你消失？

是我们依照占卜 而为？

抑或点点流出似血？

甚至为我胸中秘密？

瞬间有如玫瑰色的烟雾，

转眼又如寻常，

清澈的流入海中。

你说这酒仅只是空虚？……浪潮已沉醉，

只见海风中倒立坠入、

海底深处的淡影。

亚利夫虽然听过那首诗，却不明白意义为何？就算现在从苍司口中听到“献给虚无的供物”几个字，也只是茫然想起，在红司的日记上也有着类似的文句而已。但是，那小小的红芽，却有如不痛不痒的一厘米左右膨胀的脓肿，奇妙地留在内心深处。

“怎么说都算是红司最宝贵的东西，我非常希望能够设法让它开花，不过，玫瑰似乎相当难栽种，听说如果施肥的方法错误，即使发

光，状况也不一样。”

“但是，所谓花瓣发光究竟是什么状况？总不会是像日光灯那样……”

“那当然。虽然开花前无从得知，不过，郁金香现在也出现能够发出金属光泽的‘红皇帝’品种，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吧！”苍司说着起身，环视除了这株玫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的荒芜冰冷的空地。

亚利夫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总觉得这种也拉了管线、接上水龙头的地方好像废墟；更奇怪的是，为何要用双重篱墙环绕这样的空地？

苍司仿佛察觉他的心思，说：“以前这里整片都是花圃与温室，家父专注创出珍贵的新品种，像是三色堇，最近四处可见的瑞士巨人系统属于大型变色，或是像涂上金箔甚至是朽叶的品种多得是。风信子之后，就是各种三色堇，整个五月都是繁花锦簇。”

他仿佛以蒙眬的眼神眺望那些虚幻的花朵，接着说：“即使那样，却保持极端的秘密主义，连我们都不准看，对于想要求取花苗或球根者更是严禁，以这种双重篱墙围住，简直就像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战争局势越来越严峻，他还是不愿改成菜园，而坚持维持花圃景观。只不过，家父并非为了赏花、卖花，而好像是让花开只是为了制作诅咒的稻草人一般，直到诅咒对象死于战争之后，他才突然放弃栽培。”

苍司的语气虽然淡漠，不过，所谓的对象应该就是指死于原子弹的黄司吧！前些天晚上，久生所提及的，为了得到冰沼家更少不得存在“黄司”这个人的怪异证明，曾经将庭院改成实验栽培场，难道就是指这里吗？

亚利夫重新打量四周。即使是在空袭期间，一心憎恨某人的紫司郎仍旧全心全意地走在缤纷缭乱的花圃中，的确是属于居住在异度空间的人物，所以红司会让紫司郎在“凶鸟的黑影”里担任精神病院院长，也没什么不可思议之处。

“那些花实在真美……”苍司的眼神还是凝视着远方，继续说，“美得令人不禁想说怎么会如此之美呢！一直到了最近，我方才明白其中理由。也就是，因为家父持续憎恨一个人，其憎恨在花中结果所致。亦即，只靠着憎恨就已经能够让花朵燃烧得那样美丽……你虽然不断说改变二楼的房间非常可惜，但是，就是因为了解这点之后，我也开始讨厌色彩了。从祖父那一代起，冰沼家的人连名字都染上了色彩。然而，事实上，色彩真的非常恐怖。该怎么说呢？没错，色彩乃是生命力的象征，却具有毒性，有了憎恨的支撑，可以增加其光辉。我就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才会毅然下定决心改变家中的装潢……”

苍司首度说明心事。亚利夫听着听着，也逐渐感觉确实是如此，继而产生一种几近祷告的心情，认为无论是红色房间还是绿色房间，最好不要加深血亲之间彼此的憎恨才好。而也因为如此，看着脸色憔悴的苍司，从刚刚就一直说不出口——你对于红司的死有何看法？以及黄司这个人会不会还活着呢——的质问，直到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亚利夫只说道：“我只不过是偶然卷入这起事件的，所以对于你家内部的隐情不想过于深入，但是，你有想过红司是被谁杀害的吗？”

尽管心中认为苍司应该不会太介意，但还是觉得说这些话会伤害到对方。

这时，苍司开始朝主建筑物往回走。“我打算最近召开家族会议，届时希望你也出席。”

“家族会议？”

“是的，讨论卖掉这栋房子之后的事，以及吟作老人的事。老人的样子有点儿不对劲，我认为应该找他住在千叶的亲戚带他回去……”

“家族会议是不错，不过，我出席合适吗？”

“没问题！何况如果没有一个外人在场，很难达成协议。如果牟礼田能够早些回来，应该可以利落地协助解决，可是，听说他那儿的政府出现政变，回国时间大概必须延后了。”

对了，还有牟礼田俊夫这号人物存在。他下了老式预言，说了“冰沼家有死神徘徊”之类的话，接获红司死亡的通知后，也只是告诉久生说他马上会回国，并未表示任何意见。但他一旦回国，应该会说明为何会说出“死神徘徊”，或是“死人累积的怨孽爆发”之类的说辞吧！但是，这位牟礼田也如苍司所言，因为进入二月后，重复信任投票的曼德斯内阁倒阁，加上苏联的马连可夫辞职，欧洲的电台广受牵连，他也硬是被留了下来。

在这段期间内，尽管苍司尽力而为，冰沼家却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活力，开始笼罩着像是精神病院般的浓烈翳影。

[1] 范·达因撰写的推理小说中一名业余侦探。

[2]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主诉角色。

[3] 日本大阪府东北部，也就是位于京都府、奈良县交界处的一座城市。

[4] 为法国重要象征派诗人。

第二章

黑月的诅咒

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星期日。

时序正常地朝春天迈进，冬日里，烟雾般细枝交错的杂树林对面，仍旧澄亮的水蓝色天空尽管仍是冰冷，仔细一看，却已开始略带淡紫色，相信再过不久，就会溶入金色与红色，如美妙的合唱般扩展。报纸上，异常干燥或电力危机之类每年必定出现的话题也逐渐消失，开始听到大岛的樱花如何如何的消息了。

虽然先前苍司就已经告诉过光田亚利夫“五日星期六打算召开家族会议，希望你能够在场见证”，但是到了当天，他仍然特地打电话来，问他“能否早些过来呢”，因为语调非常沉重，所以亚利夫中午就前往冰沼家。苍司和往常一样，穿着似是沁入肌肤的湛蓝萨摩织和服，见到亚利夫，仿佛松了一口气，立刻带他到二楼自己的房间。

“又发生烦心的事了……”

“怎么啦？和令叔有什么冲突吗？”亚利夫问。

苍司轻轻摇头。“不，是吟作老人的问题。上个月发现他犯了严重的事，所以虽然可怜，还是决定要他离开……因为他弟弟住千叶，表示很乐意收留他……”

“这件事情你说过了。但是……”

吟作老人是苍司的祖父光太郎在大正中期雇用的，因此在冰沼家已经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苍司他们就这样送走他是否妥当呢？他弟弟会答应收留，应该也是考虑到能够拿到一笔钱财吧？所以亚利夫以为是找自己商量金额问题，但结果不是。

“老人有点奇怪，光田先生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这……藤木田先生说过，好像因为有遗传的精神分裂症而没结婚，那是真的？”

“是的。送他到千叶之后，还是决定让他住院，但昨天他寄来这张明信片，内容虽然可笑，却又令人忍不住担心……”

苍司递出的明信片上，用淡色铅笔写满字体端正的文字：

……承蒙 特别照顾，实在感激不尽。为了回报，敝人特别告知——“黑月的诅咒”正在等着作弄你，同时必定会实现……

在如小学生用力书写的文字中，未曾听过的所谓“黑月的诅咒”绽放出铅笔痕迹的钝光，似乎正传达着另一个世界的思维。无论它具有什么意义，应该也是与吟作老人信奉的不动明王有关吧？亚利夫默默望着这则来自异度空间世界的消息。

苍司的神情更为阴郁。“重点就在这里。上个月二十五日，我十二点左右上床，却不自觉地担心楼下的状况，心想，老人的样子真的很奇怪，所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吧，我下楼，打算重新确定门窗是否紧闭，果然不出所料，老人不见了，只见后玄关门敞开。我走出庭院……”

透过林木之间看到红色火苗阴森地一闪一灭时，苍司马上认定发生了火灾，可是停住脚步仔细一看，火苗只是在低处爬行般地燃烧着，不仅如此，火苗前面还蹲着一道红色人影。他蹑手蹑脚地走近，原来是身穿白衣、打扮怪异的老人。

“你认为他在做什么？我因为是第一次见到，只是隐约觉得应该就是这样，想不到实际上正是那样，亦即，老人正在进行所谓的‘降伏法’，也就是进行诅咒杀人的祷告。”

压低嗓门不停念着的绝对是真言密术的咒语，挂在树干上的破旧挂轴中，色彩斑驳脱落的不动明王像，正在火苗光彩中露出獠牙摇曳着。本来，如果施行降伏法，通常是借用降三世忿怒尊之力，法坛也是黑色三角形，但大概时间不够吧，吟作老人只设置了急就章的护摩坛，满脸顰眉怒目的形象，很严肃地进行降伏魔魅、恶鬼、人非人之类的秘密术法。

术者必须选择被称为黑月的一个月中的下半月，而且是星期二的半夜进行，术者净身之后，面向南方，以自己的右脚踩住左脚，口中宛如吐出愤怒火焰，这是因为术者本身随同阎王、罗刹等鬼神的眷属，代替踩踏在大自在天脸上的降三世明王施法，将目标中的恶徒追至坛上，烧净其孽

业。这是源自所谓黑色弥撒的密术，苍司后来虽然只记得老人嘴里叨叨念着的顺序，但是看见他反复煽火、注水、撒供花、结手印的背影，仿佛看见老人已经狂乱的大脑切面，内心首先感到难过，待认为适当时间后，立刻招呼老人，请他熄灭火苗、收拾破烂的挂轴，带他进入家中，诚恳地与他对谈。可是，这天晚上的老人却只是很顽固地摇着头，无论对他说什么都不理会。

——吽、四明、阿喜尔、大恶人所为的一切尽悉消灭，喝吒。

如吐血般唱颂的降三世真言，究竟是想降伏谁，苍司当然非常清楚。在吟作老人歪斜的脑袋里，可恨的、谋害红司的身影应该逐渐清晰明显了吧！刚开始相信红司并非死亡，而是获得不动明王救赎的老人，应该终于明白事情的真相了吧？尽管如此，只是在寒夜里蹲着施行咒术倒还无所谓，但若让他继续如此待在家中，哪天钻牛角尖毒杀了橙二郎，事情就无法挽回了。所以，苍司明确要求老人第二天就离开这个家。

老人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回答说，在贪、瞋、痴三恶被消灭之前，就算自己从冰沼家消失，不动明王的愤怒还是不会消失，因为，他在今夜已经得到确证了。

确实如先前藤木田老人慨然提及的，那是初期的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症状会导致逐渐无法分辨现实与幻想，等到看见遍地独股羯磨的曼荼罗之类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坐视了，所以即使明知现在让吟作老人离开，衣、食、住各方面会造成相当不便，却仍旧不得不让他由千叶的弟弟家收容，自己这儿则暂时找上下班的女佣来帮忙。

“想不到能接获这张明信片。我很放心不下，特别详加询问，获知吟作老人的确已经被送去住院了。依此看来，明信片很可能是住院前寄出的，不过……”

苍司说到这儿，神情晦黯地打住话头。

站在亚利夫的立场，自从发现“白色房间”与目白不动明王的关系，自然而然对不动明王抱着一种亲密感。更听说五色不动明王中，青莲院青色不动明王、明王院的红色不动明王和三井寺的黄色不动明王，都是温柔慈祥的画像，因此早就打算前往参拜。当然，那也只是几近于好奇的心理，根本与吟作老人无法比拟。何况，见到脸上浮现明显黑眼圈的苍司那憔悴的表情，忍不住就认为必须给予安慰才好。

“但是，所谓的黑月咒术，如果是精修佛法的出家人正式举行，可能会有效果，但是像吟作老人那点修行，不可能会有作用的。”

“那是当然。”亚利夫凝视着苦笑苍司眼眸，“看你这阵子相当劳累，我想，等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我们一起到大岛或伊豆附近走走。虽然家中还有阿蓝，但是他最近一直往外跑。”

“嗯，大概是想让自己振作，不是到闹区喧哗，就是单独出门旅行……大岛吗？嗯，倒是很想去看看茶花。”

苍司站立窗畔，俯瞰只有寒雀飞舞的荒芜庭院，白皙的脸颊浮现淡淡的微笑。见他如此，亚利夫内心有股热流涌上，觉得除了真的陪他一同出门旅行之外，自己无法进一步做些什么。

的确就是如此。目前虽然像这样以苍司的好友角色凡事提供意见，但若说到实际帮助，顶多也只是一起旅行，设法让他心境开朗而已吧！毕竟参加晚餐后举行的家族会议即可知悉，冰沼家的财务漏洞非常严重，到底不是像亚利夫这种人所能负担的，难怪苍司会感到愁苦困扰。

阿蓝方面，由于名义上的掌柜百门濑精明能干，札幌的店面经营相当顺利，就算后面的日子他都游手好闲也不愁吃穿，但是目白的老家因为紫司郎死亡，再加上自战前就沉迷于研究植物，情况可谓相当凄惨。尽管还好没有负债，但无论接下来苍司从事什么工作，只凭一介上班族，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至于洞爷丸的赔偿金更是不足倚恃，倒不如趁尚未确定国铁有否责任之前，和解会更有利。所以，在家族会议中，所有人几乎也持相同见解。

十一月才好不容易拨下来的慰问金，失去双亲的冰沼家分配到一百万圆，虽然一开始，苍司与红司都坚决不接受，但最后还是靠着这笔钱才勉强渡过难关。结果，最终的决议依然是只能卖掉这所房子，否则毫无办法。当苍司事先说明今天开会的目的时，众人都保持异样的沉默。

虽说是家族会议，却也只有还活着的苍司、蓝司、橙二郎等几个亲人，再加上八田皓吉、藤木田诚与光田亚利夫三个外人。而且，提到卖掉这所房子的话题，更只有皓吉一个人能够开口，他提出自己四处奔走获得的结论。众人皆沉默不语地望着他，听他继续说明。

皓吉还是身穿皮夹克，拿出某些备妥的文件，正想开口时，唇际浮现奇妙微笑的苍司阻挡住了他。

“关于这所房子，我有这么一点点的意见，也就是在眼前的窘状下，即使价格低些也无所谓，最好是能找原本就有亲密交情的人买下。”

其他人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出什么话，开始低声议论。

他接着说：“八田先生应该也有意见才对，不过，坦白说，目前与PR教团的洽谈已经到了接近定案的阶段，对方估价是一千五百万圆，只不过还有两三百万圆差距……但是，如果是家人、彼此关系又很亲近……”

“关系亲近的人？”藤木田老人好像最早察觉苍司话中的含义，刻意用平缓的声调反问。

“我希望叔叔能够买下。”苍司静静地回答，“我经过一番思考，觉得叔叔如果在这里经营医院应该最合适，因为总比成为新兴教派的总部或什么的，从早到晚敲锣打鼓好太多了。”

——什么好太多？

亚利夫几乎脱口而出。已经有适当的买主正在洽谈，却打算让给橙二郎，未免过于烂好人。

“苍哥，你是真心的？”阿蓝终于忍不住话中带刺。

苍司却不予理会。“我和叔叔也略微谈过。他似乎也赞成……对吧？如果融资方面有困难，年付或月付都无所谓。”

听他这么说，可以猜测出两人之间已经私下讨论过了。

既然苍司如此明说，橙二郎也无法不表示意见，因此原本埋坐在沙发上的他，忽然露出卑猥的笑容。“上次虽是听苍司提及，毕竟事出突然……不过，难得的好意我自然不得不接受。因此我也不希望苍司有所损失，经过相当考虑后，我认为即使以一般市价行情购买也无所谓，同时不必什么年付或月付，我打算向银行贷款……”

橙二郎说着，用力点头。的确，以橙二郎而言，这件事等于帮了他一把，他根本没有融资的必要，用以前的医院的火灾保险就可以解决，这绝对是最佳的买卖。

但是，在此之前到处奔走、试图让苍司占得有利条件的皓吉愣住了，连从手上滑落的文件资料也不想捡拾，只是频频挥手、瞪眼，最后终于忍

耐不住坐正身子，严肃地开口：“不过，我说苍司，我认为这件事最好还是仔细考虑清楚。当然，你说要出售给自己的亲叔叔，我当然没有办法劝你，只是，事情的决定总需要更周详些。”

“那是当然喽！”苍司冷静地转身道，“一向承蒙八田先生照顾，我不会毫无回报的，何况，虽然这么说，也不可能马上定案，只是，这个房子如果是在商业区，是还能够适合料亭或什么的经营，但……”

苍司尽管带着歉意，可是皓吉也毫不退缩，立刻开始辩驳说，确实，以地点而论，不适合经营料理店或是饭店。虽然不适合，也并非就不能有这样的选择，何况，医院也不是最合适的。新兴教派如果不喜欢，卖给公司当员工宿舍也不错，否则找上美国的财团，要对方买下来当做教堂的建地也不错，没有必要现在就急着脱手。再说，这儿离山手线车站只需要五分钟，就算只当住家使用，一年后很轻松就能够涨过两千万圆。

事实上，由于没人能猜透苍司为何会有如此意料之外的提议，阿蓝气愤地表示不满，藤木田老人也大声表示反对，直到将近八点才告一段落。将最后的决议延至明天，并且附带但书^[1]，也就是，即使出售给橙二郎，价格也要尽量接近市价。同时，一切手续委托皓吉办理，手续费就依照其他买方的应付金额。

最高兴的人是橙二郎，他哼着歌快步登上二楼，大概是不想被听见他打电话到医院去吧！

留下来的人开始异口同声表示不满，藤木田老人甚至相当露骨地指出，橙二郎乃是红司命案的凶嫌。

苍司静静地打断他说话。“我明白！各位刚才所说的事情，我并非没有考虑过，也知道绿司是否真正出生还是疑问，但我不相信藤木田先生说的，连红司死亡的原因都与叔叔有关。至少，叔叔应该不会有企图对红司不利的居心。”

苍司的语气非常肯定，但藤木田老人认为他这种烂好心理乃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像你这样天真的个性，我这个监护人可就难为了，你应该也注意到，那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住在这个家中的企图何在……”

“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到公开把这个家让给他。”苍司似乎早就等着这句话，“没错，叔叔的确是很贪心，所谓的贪心也是人类本身的本性之一，那又有什么不好？而且，各位或许已明白，我对这个家开始感到恐

惧了，仿佛房子中充斥着疯狂般的恶念与死人的罪孽，让我很希望尽快迁居到公寓，尽快逃离冰沼家这个牢笼。话虽如此，与其放弃祖父建造的这份产业，我又想到还不如就让叔叔居住，亦即，如果这个家有罪孽纠缠，就让叔叔一肩承担吧。这就是我会如此建议的真正理由！因而，即使一千五百万变成一千万也无所谓，对我来说，一切已经足够。”

[1] 法律条文中，指出本条文的例外或限制的部分。

死人的生日

沉默持续着。

死者的怨孽！这是牟礼田在遥远的巴黎指出的说法，是经过久生具体调查过而明朗化的事实。可是，对于实际承受罪孽血缘、持续居住在这座宅邸的人而言，绝对有着旁人所无从窥知的苦恼与恐惧，据此，苍司最后也将成为罪孽的牺牲者。所以，从他刚才说出的话语可知，无论是否出售这座宅邸，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逃离这个牢笼。

苍司本来还打算说些什么，但此刻橙二郎又从二楼下来，所以他假装谈话结束，回过头讽刺地说道：“打电话到医院吗？今天是周末，又要玩麻将？”

“不，不是。”橙二郎难得羞赧地笑了，在空椅子坐下。“我本来确实想约人，可是他们已经开始玩了。反正明天还要继续讨论这件事，今晚我就睡这儿好了。”

橙二郎很遗憾似的说着，可是一听到“麻将”二字，藤木田老人认为最佳时机到来，就在想伸伸膝盖开口之际，似乎也颇好此道的皓吉就先插嘴道：“今年几乎完全没好好过春节，各位，怎么样，今晚大家来摸一圈吧？”

可能因为已答应手续费可以收到与一般买方的相同，所以皓吉的心情也转为轻松吧？但这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提议。因为藤木田老人后来也坦白，他本来这天就打算找橙二郎玩麻将，好实现一个月前在“阿拉比克”谈妥的内容，现在由皓吉主动提及，真是再好不过了。

由于提议没人回答，皓吉以为大家都不感兴趣，因此怂恿似的弹了一响手指。“蓝司，怎么样？虽然听说你的技术不错，但我年纪这么大，还很少输过呢！”

阿蓝慌忙轻咳两三声，“可是八田先生属于战前派，老借口说什么是在昭和六年订定的规则中成长，碰了白皮多赢两百就大弹吆喝。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已经完全放弃进入东京帝大就读，整天沉浸于麻将馆，阿蓝好像也动心了。

“我们都玩两番的规则，也就是宝牌^[1]多一番，满贯是六千九千、七番八番则增加五成，役满^[2]加倍。现在到处都是以这样的规则进行，和你们以前不同，所以……”

“胡说，我也早就改打两番的规则了。”皓吉也似乎有点窘了，“何况，大阪的规则还更严苛呢！满贯是八千一万二，你可别吓坏了。怎么样，要试试吗？”

听了两人的对话，橙二郎打岔道：“看样子好像大家都很有自信，那就开始吧！”说着，忽然注意到似的，“可是，人数好像多了。”

“不，我刚刚学会，不够资格参加。”亚利夫慌忙推脱。事实上，他从小就经常打麻将，也有自信无论这些家伙何等厉害都能对付，不过，在此还是顾虑些才好。

“人数太多的话，可以轮流换人呀！”阿蓝回答。

一旁的藤木田老人也对自称已经差不多忘光规则的苍司表示说：“没问题，我会好好教你。”

加上皓吉笑闹着推波助澜，气氛与刚才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家很难得出现热闹的笑声，六个人从客厅往起居室的暖桌移动。

趁着皓吉与苍司分别打电话到几个地方或到房间拿香烟的纷乱之际，藤木田老人找亚利夫到饭厅，表示今天无论如何都想打麻将，而且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横边画细长的直线，纵边写上经过时间的备忘纸，似乎也不是谁输谁赢的计分表。

“知道吗，你和我尽可能轮流休息，填好这张表，不要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填法很简单，只要用○或●的符号就行了。”

“但是，应该填入什么内容吧？”

“什么都可以，在打麻将途中留在记忆上的任何事都可以填上。不，且慢，应该还是没有留下记忆的比较重要！也就是，谁上了洗手间，或有谁离席时，立刻在这个时间位置打上●记号，制作出所有人的行动一览表，当然，我们自己的行动也别忘了。”

“这么说，谁赢得满贯、得到多少分也要记下来？”

“不，那只要另外制作计分表就可以。这张表主要是在麻将结束时，能够帮助记忆在第三圈的南风二时，谁做了什么事之类的，如此一来，事后我只要看这张表和计分表，就可以对每个人进行深层心理学的解剖分析，一旦顺利，或许能轻而易举说明冰沼家事件的根本悲剧因子。与《金丝雀杀人事件》不同。因为嫌犯只有橙二郎一人，他的心理证据不需一圈就能掌握，但如此详尽的话，才可能不出错。”

亚利夫很难理解藤木田老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盘算，不过，对方所提的《金丝雀杀人事件》，他前不久才大略读过。内文开始是被称为金丝雀的舞女在完全的密室内遭人勒毙，接近事件的大结局时，名侦探菲洛·凡斯因为三名嫌犯赌巨额扑克，比较分析胜负的手法与杀人的手法，掌握住真凶的心理性证据，当然，凡斯还事先利用诈赌高手，一方面了解对手的底牌，一方面布置赌局。

藤木田老人只是反复提醒：“你休息的时候也得注意橙二郎的手部动作，绝对不能忽略他是否发出类似暗号。”

与扑克牌不同，打麻将时可以靠着位置和洗牌的手法，对于对手的底牌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可是，一切真的能尽如藤木田老人所预料吗？

反正，这天晚上的麻将牌局是待帮忙的女佣回去以后的八点四十分才开始，大略的记录和经过如下，根据战后的规则，以东南半圈为一圈，略记的人名依照该次得分顺序记下，括弧内则是休息观战者的名字。

第一个四圈，八点四十分至九点四十分

橙、蓝、皓、藤（苍、亚）

开始前，藤木田老人好像模仿《金丝雀杀人事件》般，表示是否要把赌注稍微提高一些。只有皓吉表示无所谓，其他人全部反对，结果决定为一千点为一百圆。如果要学凡斯，最好是一千点为一万圆比较恰当，但最后无法坚持这点，与侦探的格局有落差。

即使只是家庭麻将的金额，没自信的苍司和亚利夫还是在一旁观战，但已决定每四圈更换两个人。事实上，从砌牌手法而论，皓吉、阿蓝和藤木田三人完全不同，其中皓吉在摸牌时，圆胖的手指只是在牌堆上轻轻一摸，一张牌就已在掌中，同时把不要的废牌随手一丢，双手一合，面前的牌列马上整整齐齐，感觉上根本不是一般外行人能够对抗的对手。

亚利夫边制作得分表，视线很自然地专注于橙二郎丢出的牌上面。藤木田老人想要识破的究竟是什么？在《罗杰疑案》中，谢泼德医师轮到庄家时，南风圈一开始就是天听，可是，汉医橙二郎的目标呢？既然如此重视“绿司”，照理说应该先来一局“绿一色”吧？可是，如果喜欢“青发”而讨厌“红中”，就算自己没下场玩牌，从他的表情和态度也能发现迹象，但是，他仍旧与平常一样神经质地默默低头望着下方，根本就无从判断。还有，从他完全不吃牌、不碰牌的牌风来看，也勉强可窥出他的谨慎和阴险。

不论如何，这第一个四圈只是前哨战，至少，亚利夫不认为牌桌上会出现爆出火花的心里斗争。

藤木田老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除了在东风二自摸一把之外，完全悠哉游哉的模样，所以胜负逆转，由其他三人进行微妙的互相领先，可是在北风前的重要关键时刻，阿蓝杠牌后，不知何故少掉一张牌当相公，首先退出领先群。他并非忘记补牌，也非连打两张牌，原因完全不明，只能说很不可思议。结果，最后在藤木田老人一把小自摸后，橙二郎取得最领先地位。

第二个四圈，九点四十分至十一点整

苍、橙、皓、亚（藤、蓝）

每个四圈有四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较琐碎的事情在此略过。

因为规定一次换下两个人，所以阿蓝虽然不太甘心，但还是改由苍司及藤木田老人强力推荐的亚利夫代替。与虽有自信、却不脱学生麻将领域，出牌非常冲的亚利夫相比，苍司判断敏锐、出牌犀利，展现出无人可及的彪悍，尽管橙二郎保有运气、皓吉牌技一流，仍旧只能被甩得远远的。橙二郎似乎认为不应该会这样，经常勉强听牌，结果受创愈深。不过，到了北风圈，苍司有如着魔似的打出扣在手上、海底犹未出现的“青发”，被橙二郎开杠后杠上开花。他似乎因此非常高兴，即使计算好各人的得分后，他还不停地解释说，他不相信自己的手气会持续坏下去，所以毅然打掉万子，并且不听对倒的开杠，终于能够自摸加杠上开花。

藤木田老人休息时，立刻仔细端详亚利夫交给他的备忘用纸，不久，他上洗手间回来后，一脸若无其事状地在自己的名字画上●的记号。

亚利夫在旁偷看，觉得非常滑稽，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

先前也提及，橙二郎的手法之类，可能因为第一个四圈一切都很小心翼翼，所以并未发现丝毫启人疑窦的动作。名侦探凡斯借着玩扑克牌而有所发现，乃是因为“金丝雀杀人事件”的凶手具有专注于赌博的个性，而藤木田老人可能也完全窥知能够证实红司命案的心理性证据吧？

因为在第二个四圈结束后，橙二郎像是很不甘心地放开摸着四张“青发”的手，仿佛刚发现似的说道：“嘿，轮到我退场了吗？我知道这把赢了也只是第三……真的好累！”

他边揉双肩边起身。“今天晚上我就玩到这里吧！虽然心情轻松多了……但是，明天还要讨论房子的事，各位最好也不要玩通宵。”说完，他开始准备返回二楼。

然而，藤木田老人并未阻止他。

橙二郎本来体力就不成，亚利夫也早就知道他不可能玩通宵，可是，目标人物橙二郎回房睡觉，亚利夫还是无法释怀。

休息四圈的阿蓝似乎已经忘掉了已经谈妥之事，完全热衷于麻将，专注地收妥筹码说：“我们继续玩吧！”

看样子，他因为方才藤木田老人所说的不只是橙二郎的心理证据之事，其中还横亘着冰沼家底层的内幕，所以也只是默默目送橙二郎上楼。

气势不错的苍司也难得很高兴地说：“晚安！那就明天吃午饭的时候继续讨论。”然后，他祛邪般地关上纸门，微笑回头。“轮到蓝司吗？我一直以为你技艺稍有进步，可是刚才一看，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呢！虽然可怜，但只好继续欺负弱者了。”

第三个四圈，十一点整至十二点二十分

藤、苍、蓝、亚（皓）

尽管亚利夫表示自己要在旁观战，但皓吉似乎有所顾虑，坚持应该轮到自己休息下场观战。只不过，他是那种常见的啰唆型人物，在苍司背后觉得无聊时，马上开始指指点点提出建议。虽然经过刚才的四圈，他应该已了解苍司的牌技如何，却还是在意他与自己的打法不同。例如，苍司打算单吊，他马上认为应该听两头，而大声说“应该听双头”；苍司准备打某张牌，他又用粗大的手按住苍司，干涉说“打这张会放炮”，结果苍司实在受不了，硬是把他赶开：“拜托，你到一旁去吧，不必教我。”

经此一来，皓吉沮丧地缩在廊间角落，拉开大衣披盖，低头烤着炉火。他那模样，让人感觉非常可怜！

阿蓝可能经过休息后气势已经用尽，这回同样显得有气无力，而且还有困意，等到东风圈结束后，终于对皓吉说“你帮我排一下牌”，自己则冲向浴室开始洗脸。

“没问题，继续。”他大叫。

不久，他边用冰冷的毛巾用力擦脸边走了出来。也不知是否有效，后半圈他开始开朗地哼着擅长的法国香颂，而且连庄好几把。但

仍比不上藤木田老人豪放的独听主义，以及苍司精密机械般的听牌，只好保住第三名地开始收集筹码。

备忘纸上记着阿蓝去浴室洗脸，以及十一点左右，无事可干而一脸无聊的皓吉到厨房去烧开水。为了与上洗手间区分，使用○，不过，亚利夫总觉得那是白费气力。

第四个四圈，十二点二十分至两点整

皓、亚、蓝、藤（苍）

第五个四圈，两点整至三点三十分

皓、蓝、藤、苍（亚）

在第四个四圈休息的苍司，因为吟作老人不在，所以再度去巡视门窗是否紧闭，以及因为和服不便，到隔壁房间换了夹克和长裤。不过，之所以没有注明正确时间，主要是因为感觉并无大碍，以及亚利夫的运气又出来了，皓吉也同样时来运转，展现出绝妙的牌局。

在东风底到南风起之间，皓吉勉强听牌，但是因为三色牌又无花没什么意思，只有碰掉一对风牌，变成混一色听牌。而且有时候本以为他手上的底牌是条子，想不到却是万子；有时候以为是筒子，没想到却是条子，愈猜测愈是被玩弄于掌中，老是出乎意料之外。

虽然看皓吉开始时的动作，就很清楚如果砌牌时用那如魔术师般的手指动手脚，根本就没希望赢他。但问题是，无论把牌搓洗得多干净，也特别注意他排列的手部动作，他还是能够自由自在地摸起“白板”或“青发”，然后眨眼间就完成门前清。像这样的气势，对于刚学会麻将的人还有话说，面对已经是内行的人，都感觉无法置信。或许，皓吉是利用偷牌、搭牌、换牌等各种高级手法将众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也未可知。

亚利夫几近愚蠢的战术虽然稍许扳回劣势，但是仍旧连败三个四圈。至于藤木田老人的多年苦练绝技，同样也没有起色。

在第五个四圈发生了略微奇妙的事。正好是二点半左右，从方才就一直进牌不顺的藤木田老人以困倦的声音说：“至少也泡杯茶吧！不喝点浓茶，连牌都在打盹了。”

轮到休息的亚利夫站起身，走向厨房。

皓吉紧跟在他身后，边说“我去小便”，边大步走向洗手间。

亚利夫从厨房回来时，对方那肥胖的身子已从走廊被吸入洗手间，只剩下门板还在摇晃。而就在这个时候，走廊的电话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丁零”一声。亚利夫立刻望向昏暗的走廊，但电话前却不见人影。

皓吉也立刻从洗手间出来，疑惑问道：“刚才是什么声音？”

的确是电话铃声没错。话虽如此，应该没有人会在凌晨两点半这种时刻打电话，更何况，只响了一声就不再有任何声响。

亚利夫放在炉火上的水壶里的水烧开后，苍司很快就去拿下来，顺便把可可罐与茶杯放在盘子上端过来，要求亚利夫泡茶。

像这样，直到天亮为止，备忘用纸上留下附图所记的●○圆圈记号（见图三）。其中，最后两个四圈与表上标示的“重大证据”之间没有太大关系，顶多只是苍司说自己很累而裹着毛毯在一旁睡觉之类的琐事。不过，还是顺便记下来。

第六个四圈，三点三十分至五点整

皓、蓝、亚、藤（苍）

第七个四圈，五点整至六点三十分

蓝、亚、藤、皓（苍）

而从第三个四圈的十一点过后不久缩回二楼的橙二郎，似乎一直毫无异状地在睡觉，但是等到麻将结束的时刻，他却已在书房的床铺上气绝了。

正好是二月六日紫司郎生日当天的早上！

苍司从壁橱拿出毛毯，裹在身上睡觉前，也曾寂寞地喃喃说着：“已经是六日了，是爸爸的生日呢！”

也不知是否黑月的诅咒之一在“死者的生日”成真，橙二郎这位“贪婪者”已成了摘下金框眼镜、尖鼻朝上、脸上浮现鲜明红斑的尸体。而书房还是几乎过度慎重的严密密室，门窗也全都从内侧紧密锁上。

[1] 日式十三张麻将规则之一。

[2] 基本上是指日式麻将局中所谓的满台。

凶手们的合唱

一开始，亚利夫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在不知不觉间被牌局的动向所吸引，热衷于胜负。在六点半第七个四圈结束时，已经是累得精疲力竭，只是茫然望着正吵着是否要计算总得分的众人。

这时，忽然从楼梯方向传来上洗手间的皓吉发出异样尖亢、凄厉的叫声。“我好像闻到瓦斯味，各位不来看看吗？”

听到声音，藤木田老人首先脸色遽变站了起来。苍司也踢掉毛巾一跃而起。主张再玩四圈、牌况不错的阿蓝也丢下得分表，冲出走廊。大家挤在楼梯口，抬头望向黑漆漆的二楼。

也不知是否心理因素使然，或是真的在某个地方有瓦斯漏气，感觉上周遭飘浮着瓦斯稍带微甜的不安气味。

有人打开电灯开关，上面的楼梯台一片明亮，同一时间，每个人争先恐后冲上阶梯，理所当然地去拍打橙二郎入睡的右侧书房房门，并且异口同声叫着。但是，没有回答！房间门从内侧牢牢锁上，拼命转动门把手也没用。静谧的房间里仿佛有无数条眼盲的蛇在爬窜，瓦斯好像仍在泄漏，而且感觉上味道越来越浓。

一向谨慎的橙二郎不可能半夜里会踩到瓦斯管，而且如此大声的骚扰仍未醒过来，应该可以确定已经出了意外。

“这里进不去，从书库那边绕进去吧！”动也不动的房门让苍司非常生气，他说着，带头绕往走廊，同时立刻大叫：“原来是这儿漏气！”

苍司伸手指向化妆室。

那是在洗手间旁边、大约一张榻榻米大小的木板小房间，里面只有洗脸台和左边一个稍大的瓦斯开水炉，从细管引出的母火火焰已经

熄灭。看样子好像已经漏气很久了，狭窄的化妆室溢满了浓浓的臭味。

亚利夫后来问过才知道，这个瓦斯开水炉最近几天状况不太正常，应该不会有人使用，可是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房门半开，臭气味道才得以传到楼下。否则，也许尸体要在相当时间之后才会被发现。在穿过冷冰冰的书库，企图打开通往书房另一边的房门后，这才发现这扇门同样也从内侧被锁上，整间书房有如密闭的盒子，连瓦斯臭味渗入的缝隙都没有。

此刻，几个人都惶惶不安地不知该如何进入书房。苍司则冷静思考，考虑到楼梯那侧的房门不但有钥匙，还装上门链，除了破坏，根本无法打开；而这儿的房门因为平常无人出入，应该都是将钥匙插在锁孔中，只要小心插入备用钥匙，将门把拉高，试着将插在锁孔中的钥匙推出另外一边，就可能打开房门。

结果，在一番尝试之后，终于顺利打开房门。但才踏入房门，尚未开启电灯，众人立刻因为房里充满瓦斯而仓皇退出走廊，而且果然不出所料，书房已成了死亡房间。虽然仅是一瞬间，但无论是谁都清楚看见，瓦斯暖炉栓与房间角落的瓦斯开关全开着，暖炉不断咻咻地喷出瓦斯，而橙二郎蜷缩在床上，即使门外汉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已经死了好几个钟头，根本就无法挽回的性命。

接下来，亚利夫只是呆望着眼前的骚乱景象，只有胸口的悸动清晰传达耳中。他拼命想抹去自己心中的一股声音，那声音执拗地反复诉说着某项恐怖的事实，他完全不想听到的事实……

苍司打电话找岭田医师。皓吉愣愣地坐着。阿蓝与藤木田则用湿手帕蒙住脸孔，如敢死队般冲入书房——打开紧闭的窗户，也不理会所谓“不可碰触现场”的禁忌，搬出身穿睡衣、蜷缩如老太婆的橙二郎。确认已经完全死亡后，骚乱总算告一段落。

但是，亚利夫内心的骚动愈发强烈，甚至感觉呼吸困难。究竟是谁惹出这样的祸事，不用说，他现在已经非常确定了。

当亚利夫阴郁地环顾沮丧的众人之际，突然听见苍司锐利的声音。

“打麻将时，没有人碰触厨房的瓦斯总开关吧？”

亚利夫内心反复思考——如眼前所见，既然书房两台瓦斯炉栓全开着喷出瓦斯，那么，若非半夜有谁偷偷潜入打开，或者橙二郎自杀，那就是橙二郎不小心开着暖炉睡觉，却有人不知情，半夜里在楼下关掉总开关后，又另外有人再度打开……

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回答，不久，皓吉怯怯地开口：“是我关掉开关的……”

“关掉？为什么……”苍司几乎神色骤变，但可能是想到第三个四圈正好十二点左右，轮到休息的皓吉到厨房烧开水的情景吧？只见苍司咬紧下唇，低声喃喃：“在我们家，是绝对禁止碰触瓦斯总开关的……”

由于以前有一次几乎出过同样的意外，所以在二楼装上烧水炉之后，冰沼家的人对于房间的瓦斯开关都格外警觉，更是严格禁止去碰触厨房的瓦斯总开关。

“我应该要提醒的……”苍司反复地说道。

“是吗？可是……”皓吉露出疑惑的神情，但随即明白自己所为的严重性，脸色霎时转为苍白。不过，仍旧辩解道，通常为了小心谨慎，他在家一定会在睡前关掉瓦斯总开关，而且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有这样的习惯，何况他在半夜去烧开水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橙二郎会开着瓦斯暖炉睡觉，所以才会依照平日的习惯关掉瓦斯总开关。

听到皓吉自若的解释，亚利夫认为皓吉最主要是在辩称若是无人再度打开瓦斯总开关，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意外。所以，他忍不住轻轻握紧口袋里的备忘用纸。不必掏出来，他眼前就可清楚浮现第五个四圈的两点半左右，藤木田老人要他去厨房时的景象。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在放上水壶后划亮火柴，炉火却点不着，这才发现瓦斯总开关关闭，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打开，点上了火。

十二点整，瓦斯总开关被关闭，橙二郎忘记关上的书房瓦斯暖炉火焰熄灭。两点半，亚利夫打开瓦斯总开关，暖炉再度喷出瓦斯。因

此，直接杀害橙二郎的人就是亚利夫，这个真凶的名字与行凶过程，完完全全由凶手自己亲笔写在备忘用纸上……

另外，如果是亚利夫自己拿下开水壶，或许还会顺手关闭瓦斯总开关。然而，苍司为了顺便拿可可罐与茶杯而提来开水壶，仍依照本来的习惯而未关闭总开关，当然就漏出足够造成沉睡的橙二郎致死的瓦斯了。这可说是不幸的偶然重叠所造成的结果，假如当时藤木田老人没表示要烧开水，亚利夫也未付诸行动，那就绝对可以避免眼前的意外！而且，别说是两人合谋的心理性证据，连无可撼动的物理性证据，都由他们亲手写下。

——凶手并非别人，就是自己。

藤木田老人和亚利夫同时注意到这点。在两人的视线略微交汇的一瞬间，彼此眼眸里互相搜寻的畏怯眼神，就已足够说明一切。

亚利夫有所意识地身体开始轻微颤抖，终于开始朦胧地察觉，橙二郎为何会死在如此严密的密室内，以及正好二点半左右，不该响的电话铃声为什么会响的意义。

总而言之，两人是遭人算计了，恰似有人巧妙地拟订计划，分配好由两人下手。话虽如此，此人到底又有何企图？究竟是谁能反过来利用别人不可能知道的备忘用纸，甚至达成如此讽刺的结果呢？而且，假定有谁能够进出那样严密的密室，究竟又是使用何种诡计？

无论亚利夫如何思索，眼前都只是旋绕着团团漆黑的浓雾，完全一头雾水。谁？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表情？他毫无头绪，只有皓吉在耳畔唠叨似的反复说着同样的话。

“这下事情严重了！橙二郎如果真的未关闭暖炉就睡觉，问题就糟啦！”

藤木田老人像合唱般地接口道：“是我造成这种结果的……”

“啊，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是过失杀人罪！”皓吉不断拍击额头，反复说着。他仿佛在指控亚利夫：你一样有罪，不，你才是真正的下手者。

不久，表现同样沉痛的藤木田老人像是忽然想到什么，“砰”的一声跪在苍司面前，低下头说道：“是我不好，如果我不多事，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苍司，原谅我！还有，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光太郎道歉……”

很令人惊讶的，藤木田老人脸颊不停颤抖，似乎真的在哭泣。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是一连串不幸的偶然。”苍司也吓了一跳，反过来安慰。

但是，藤木田老人仍旧无助地在叩头。

苍司不知该如何是好，走出房间，但藤木田老人仍然紧跟至隔壁房间，近乎异样地娓娓诉说着。但无论怎么致歉，这次却非只要保密就可了结，有许多事情必须在警方到达之前就要磋商妥当。

亚利夫与藤木田老人都不知该怎么办，皓吉也垂头丧气呆坐在椅子上，阿蓝还是非常亢奋，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浮现出凝思的表情，在书房和书库之间踱步。苍司神情令人惊讶地严肃，打电话到妇产科医院，找到吉村夫妻，扼要地告知他们橙二郎骤然死亡的消息后，吩咐在警方调查时，圭子夫人该如何应付，以及与银行方面联系房贷相关事宜、面对报社如何处理等。

之后，他回到房间，以冷静的口吻说：“我希望各位能够有所觉悟，这回我们都脱离不了干系了，一方面和房子的买卖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红司刚死没多久。所以，或许我们都会被怀疑集体谋害橙二郎叔叔。因此，应该只能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就可以了。但我担心的是，届时红司的事又会遭重新调查。我不想给岭田医师造成困扰，所以在此希望各位别对警方说出任何臆造之词……譬如，听了昨天讨论的问题，就说好像是叔叔对红司如何又如何之类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没时间详细说明，但叔叔绝非那种人。藤木田先生，你明白吗？”

“嗯，明白。”藤木田老人有气无力地点头。

在此之前，一直思索着的亚利夫终于提出疑问：“可是，橙二郎先生真的是开着瓦斯暖炉睡觉的吗？”当他还想提出是否有人动手脚

时，发现众人的严厉视线集中在自己脸上，于是慌忙接道：“书房那种状况，应该没人进得去，所以我并非有所怀疑，只不过……”

“你认为又是密室杀人？”可能同样有所疑惑，苍司的语气毫无顾忌。“这件事情等警方人员赶来，绝对会调查得让大家心烦。”

但是，对于橙二郎的突然死亡，无法坦率认同是意外致死的人并非只有亚利夫一人，阿蓝声音沉痛地开口：“这次最好是把一切完全调查清楚。”

“什么一切？”苍司回头问道。

阿蓝的声调仍旧带着沉痛：“就是一切。”他从尸体被发现开始，脸上就浮现着从未见过的可怕表情，好像有所发现似的。“你可以再去书房仔细看一遍，将会发现疯子般的凶手所遗留下的东西……我也不明白他为何下得了手，可是，尽管不明白……”

“你说什么？”苍司也以前所未见的果决，甚至是以几近挑衅的锐利表情说：“这么说，阿蓝，你的意思是叔叔也是被人杀害的？而且，包括红司和爸爸、妈妈，都是因为爱奴蛇神的诅咒而像狗一样被杀？”

“可是……”阿蓝一脸哭泣的无助神情，“那东西不该在那里！若真要拿进去，除非是红哥才办得到。”

“等一下！”刚开始，苍司似乎认为阿蓝又要说出什么业余侦探推测的内容，打算以明确的逻辑予以说服，但在见阿蓝因受到打击导致神态有些怪异时，苍司又颇为担心地注视着他的眼眸，严肃说道：“红司又怎么啦？你跟我来一下。”

带着阿蓝离开房间后，二人低声谈论着什么。阿蓝究竟想说什么？苍司又如何回答？可能因为阿蓝已冷静下来，事后什么也没再说。但亚利夫很在意，这中间又再次前往书房仔细观看。

还充满瓦斯异臭的房间，在天色大亮的户外阳光以及方才打开的美术灯光照射下，内部明亮非常，静谧无声。

阿蓝言下之意，应该是凶手遗留或带入的某种疑似证据之物。可是，他指的到底又是什么？亚利夫在敞开的窗户吹入的冷风中瑟缩着身躯，缓缓环视书房里面的一切物件。

靠楼梯的房门现在已经打开，可是发现尸体当时却扣上门链，更从内侧锁上，上方的气窗虽然有小小的拉门，但外面嵌着铁条，而且从灰尘堆积状况判断，丝毫没有被动拉过的迹象。与书库相通的房门也同样由内侧锁上，钥匙插在锁孔中，同时，两扇房门都找不到任何缝隙。

西向的小窗、南向的三片玻璃大窗，扣锁也都紧紧扣上，没必要再找刚才打开窗户的两人求证。而且，外面是森严的铁格子，宛如牢狱般严禁有人进出。

试着触摸上个月中旬才改为寻常图案的壁纸与地毯，应该也无异样。天花板上吊着看起来无比牢固的紫水晶工艺灯，地板上则放置有旧式装饰图案的瓦斯暖炉、舒适的桌椅以及搬走橙二郎后保持凌乱的床铺。壁橱里摆着上面各自贴了标签的海金砂、南蛮毛、皂荚、白刀头、苏铁实、地黄、川骨、天麻、香附子、白南天等等干燥草根树皮的几十个玻璃瓶。整个房间里呈现着奇妙的静寂，昔日“绿色房间”的景象已完全消失，只有这个壁橱还是绿色油漆，反而更给人一股阴森的感觉。但是，阿蓝说“那东西不该在那里”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亚利夫用手帕捂住鼻子，站在工艺吊灯正下方，小心翼翼环视四周。忽然，他注意到了壁橱和桌上摆放的奇妙土偶。大概是橙二郎出于兴趣而搜集的吧？只有单纯眼睛、嘴巴与稚拙手脚的土偶，应该属于原始时代的美术品。亚利夫拿起来一看，发现脚底贴写有“绳文后期·群马县”或“墨西哥·哈里斯柯省出土”等字样。另外，更让人觉得异样的是桌上与这些怪奇古拙土偶摆在一起的，有一只在百货公司玩具卖场经常可见到的崭新士兵玩偶，身穿鲜红色上衣，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

不可能不是为了刚出生的绿司而买的吧！亚利夫正要把手伸向这个应该是阿蓝所指的玩偶时，楼下传来岭田医师激动地叫着跑进屋里的声音。

橙二郎的死因很明显是一氧化碳中毒，但是，这次无法比照红司死亡当时的情况擅自处理。经过检讨前后的处置措施之后，首先将尸体送至医院，然后再向警方报案。将近正午时刻，名片上写着“真名子肇巡官”字样的刑警，带着两位眼神锐利的男子抵达冰沼家。

令人难堪的嫌犯（亚利夫的日记 I）

二月七日（星期一）

理所当然的，今天向公司请假。

下午开始又要前往目白，帮忙准备守灵夜及明天的葬礼事宜。奈奈寄来明信片，悠闲地表示因为流行性感冒病倒了，无法前来探望。但是，如果让她知道冰沼家发生第二桩杀人事件，她绝对会大惊失色吧！虽然想若有时间应该去看看她，但还没有与人谈及这件事的心情，毕竟，连我自己都被卷入事件，饱受嫌犯的捉弄。

很担心目白那儿的状况，方才打过电话询问，说是警方尚未有任何表示。但我终究会被传讯吧！苍司说，因为担心警方调查昨天的事，并未要女佣到家里帮忙，这很令他困扰。我认为女佣不是问题，既然警方接手，那就绝对需要自己去查明真相，洗刷污名，因为在未破案前，我也被列为杀人嫌犯。昨晚我整夜未曾合眼写日记，由于连续两晚通宵未眠，脑袋昏昏沉沉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继续写下去。

真名子刑警是年龄三十岁出头、连手腕都长满汗毛的男子，但是，另外两人并未拿出名片，而且几乎没开口说过话，根本无法知悉身份，可能是鉴识人员或法医吧！

原以为会遭到密集约谈，出乎意料的是，警方却只是一般性的详细调查，综合各项事实之后再提出结论。事实上这也理所当然，警方好像已先找过岭田医师，了解苍司说明的前一天晚上的状况，以及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最先调查的是瓦斯管线，这一点，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不同。

关于瓦斯管线，先是从厨房的总开关延长到天花板通往二楼，衔接至化妆室、书库和书房三个地方。化妆室是连接在所谓“富士A3号”的烧水炉上，如我们所发现的一样，母火的火焰已熄灭，兀自冒出瓦斯，原因应该与书房的暖炉相同。由于十二点楼下的总开关关闭

而熄灭，两点半再次被打开。只要考虑到这个烧水炉，也可以明白为何不可碰触瓦斯总开关。

书库西北隅有瓦斯龙头突出。可能是为了有人时而会在角落的沙发上阅读而设置了暖炉。但也是早就拆下管线，目前，瓦斯龙头的出口也以塑胶盖堵住，似乎很久未曾使用。苍司也注意到这点，在警方抵达前就已自行检查，均未发现松脱或漏气的异状。阿蓝虽然不断提及这个瓦斯龙头，但不可能与事件有关，所以并无任何引起警方怀疑之处。

在出问题的书房，靠书库侧的房门附近，有家庭用的八分之三寸瓦斯龙头突出，以还很新的塑胶管连接大型瓦斯暖炉。这个瓦斯暖炉是从紫司郎时代使用迄今的旧式暖炉，炉台上掉落一两根新划用过的火柴棒。根据推测，可能是橙二郎十一回到书房后，因为房内空气冰冷，所以立刻点燃暖炉取暖，却在打盹之际熟睡。不过，从他换上睡衣，又留下惯常服用的“普洛姆勒”安眠药的迹象看来，以他平日的小心谨慎态度而言，未曾事先关掉瓦斯暖炉，实在是一大疑点。

“这个瓦斯总开关和连接的暖炉开关都是全开的吗？”警察弯腰试着开闭两个开关。“这两个开关很紧，即使睡袍衣角钩到，应该也无法开启，只有用手才转得动……但是，点燃着瓦斯暖炉睡觉，以前曾经有过吗？”

“这……他的个性相当小心，以前应该从未有过，只是……”苍司若有憎恨地说道，“在我们家，一向规定不得碰触厨房的瓦斯总开关，到上个月为止，吟作老人还在，对于这一点他非常注意，可是，现在他请假……”

“原来如此，昨晚的访客不知道有这项规定……”说着，警察那仿佛困倦欲睡的眼眸在所有的访客脸上掠过。

但无论如何，由于知道冰沼家这项规定的人只有苍司与阿蓝，因此警方在问过开关瓦斯总开关的时间和人名之后，就未再追究这件事，转而开始调查门窗问题。

“因为闻到瓦斯味，所以你们跑上二楼，可是当时这扇房门是锁住的，怎么敲打也没有人回应……应该有备用钥匙吧？”

“有，不过房门不只是锁上，连门链也扣上了。”

“哦，门链也扣上了？”刑警试着用力打开又关上楼梯侧的房门，脸上仍旧无表情。“然后呢？你们绕到外面，从那边的房门进入……中途，发现化妆室的瓦斯也漏气？”

这是一种时间的双重映现。苍司不再像那天早上一样焦急，只以抑郁的步履绕向走廊，在刚才检查过的化妆室前稍稍停下后，这才进入书库。我们远远跟着他走，但在此刻，我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种舞台魔术。

是在魔术秀中看过的“飘浮空中的美女”的秘密。当然，观众无法看见美女是如何被吊在天花板上的，而魔术师则假装毫无机关地双手拿着铁环，让飘浮空中的美女身躯穿过铁环。因为机关重点就在这里，所以绝对必须让身躯来回穿过铁环三次，一来一回后，又再穿过一次，如此铁环才能脱离吊住美女身躯的细线，但在观众眼里，只看得见魔术师小心翼翼地让身体穿过铁环。

书房内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设计？亦即，必须绕经书库乃是与这种魔术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我专注地思索着这件事，结果是完全不得要领。

回过神来，只见苍司正以备用钥匙，重现开启书库侧房门的过程。这扇门也是几乎擦掠更低些的书库地板才能勉强开启，由于是以整片的坚固木板制成，不可能有特殊设计。顺便一提，书库北向的窗户也都是长期紧闭的，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刑警再度站在书房中。这次是绕了一圈后，从书库侧的房门进入的。

我脑海里再次浮现出方才的奇妙念头。感觉上，在我们绕了一圈之后，这间书房仿佛变成某个不同空间的场所。当然，实际上应该没有任何变化，工艺吊灯和绿色壁橱仍旧维持原貌，可是，只有一样东西不同。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感到莫名兴奋，只不过，很遗憾的，刚才从楼梯侧的房门观看时，并未见到该物品是否存在。可是，早上我独自上来时的确存在、我还打算拿起来细看的红色上衣玩偶，却已经不见了。

“那张桌上不是有个红色的玩具饰偶吗？”我趁机低声询问苍司。

苍司心不在焉似的回答：“哦，是吗？”

或许这不是重点。说是红色上衣，却只是漆上的，或许是锡铁制造或什么的玩偶，外形就像白金汉宫的卫兵，头戴黑色棉帽，身穿紧身短衣，似乎是外国产品。尽管不是多精致的东西，更早时确实存在，现在却没见到，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从那之后这儿就是敞开的，谁都可以进入。圭子夫人与医院院长也都来过，就算有谁带走也不足为奇，但阿蓝一直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我问他，但是他冷冷地对我说不知道有那种东西。

红司死亡的时候出现红球，这次却是红色上衣的玩偶消失，难道具有某种深刻的意义？或者纯粹只是毫无意义的偶然？

我茫然思索着，刑警大致检查过窗户，面对屋外牢固的铁格子苦笑。“真是白费气力。”紧接着，忽然又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但是，为何要如此谨慎地紧闭门户入睡呢？”

他的声调悠闲，却有着只要对方的回答有问题，随时都会收紧法网的慎重感。尽管如此，很明显，警方并非意识到有所谓的“密室杀人”才提出这种问题。这么说奈奈可能觉得是有点受伤害，但警方的辞典里好像没有这样的名词。

何况，在如此严密的窗户、门锁和铁格子的保护下，加上床铺枕畔的采光小窗都以链锁扣住了，假设橙二郎仔细关紧瓦斯开关后就寝，绝对没人能从门外利用工具开门，更何况不应该有人出入，警方根本不会想到密室诡计是否合情合理。因此，他感到疑惑的应该只是，在日本并无将卧室如此严密上锁睡觉的习惯。

对于警察认为橙二郎可能是害怕某人才会这样小心谨慎而提出的问题，苍司回答说，书库侧的房门本来就一直是上锁的，窗户铁格子则是身为珠宝商的祖父那一代装设的，目的只是防盗。另外，橙二郎是中医士，房间壁橱内摆放的药物中也有想象不到的毒药与剧毒，所以人不在家的时候，总是将房门上锁，可能睡觉时也有同样的习惯。

结果警方未再追问，只表示接下来想要针对每一个人稍作问话，于是一群楼下。

苍司之后，我最先被传讯，坦白说，我觉得很愕然。面对这种眼神犀利、怀疑每个人都是坏蛋的警察，我本来就有点儿畏怯不安。平常走在街上，经过派出所前面时，内心也同样紧绷，如果与巡逻中的警员视线突然交会，然后静静地目送我离开，心情都会紧张无比，好像自己是个通缉犯。

真名子刑警把玩着自己取出的香烟，在目前已是阿蓝房间的昔日“蓝色房间”等待。

他看也不看我递出的名片，收下后，开口问：“你和这儿的年轻主人是学生时代的同学？”

“是的，从中学、高校到大学都在一起。”

第一个声音毫无颤抖地顺利滑出来。

刑警似乎想不到我们中学时代相差一年，根本就互相不认识。接着开始询问昨夜的家族会议到打麻将的经过、橙二郎上二楼前后的情况。我也尽量不让对方觉得过度详细而淡淡地作答，如此的胆识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当他突然提出下述问题而我也坦然回答的瞬间，我忽然注意到真名子刑警的手腕，发现他连指甲都有黑色的卷毛爬上，以及粗壮的手腕戴着K金手表。

“你知道去年岁暮，这里有个叫红司的人死亡吧？”

“知道，我当时正好也在场。”

“哦，你也在场呀……”刑警突然转为重新评估的眼神望着我，声调也转为严肃，“那么你一定很清楚了？病名是急性心脏衰弱，据说以前他的心脏就有毛病，因为在浴室忽然昏倒，因此很危险……好像没有人在附近，只听到发出声响……”

“是的，很不巧因为大家都在二楼……”

“当时呢？昨晚的访客有谁在场？”

“这……我和藤木田先生，就是年纪较大的那位，那时他刚好从新潟来东京。其他就是这个家里的人阿蓝，也就是蓝司。苍司当时去找八田先生，并不在家。”

“原来如此。然后呢？”

“当时我们都在二楼，对了，今天死亡的叔叔橙二郎也在。外出购物回来的吟作老人因为红司入浴而去叫他没有回应，因此上二楼来叫我们。我们赶去后，看到红司倒卧在浴室的瓷砖地板上。由于橙二郎叔叔是医师，立刻请他检测脉搏，却已经没有救了。”

一旦开了口，就立刻一口气把这些事实说完，但我也知道自己神情僵硬，声音也绝非现在写出来的这样顺畅。

不知刑警会如何判断，他缓缓点着香烟，问：“这么说来，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了？”

“是的。只不过……由于事出突然，实在让人吃惊。”回答后，终于感觉心情这才完全恢复平静。

没什么好害怕的，若说有何怪异之处，那么，一切都很怪异，但目前在这里就算说出冰沼家受到爱奴蛇神的作祟、提及黑月的诅咒、诉说玫瑰的控诉，对于这位习惯日常犯罪的刑警而言，可能也只认为是宗教性质的妄想吧！警方想问的并非这种异度空间的魑魅魍魉现象，而是珠宝商后裔家中的现实利害关系，以及亲戚间财产争夺关系。如果真如此问，我自己也已有所准备。

事实上，虽然迂回进行，警方也很快就触及了这问题，而且对于在我之后被传唤的八田皓吉等人，更是锲而不舍地追问与房子买卖相关的问题。但是，循财务关系追查，是绝对不可能查出与冰沼家有关的丝毫内容。若认为橙二郎是死于他杀而要抽丝剥茧追出真凶，那么坟墓里的红司、住在精神病院的吟作老人甚或传说中的爱奴后裔等等，应该都不是警方在意的嫌犯。

但从死于完美的密室这点来说，他杀并不可能。至于自杀，更是早被排除在外了。

假设不可能是他杀，也不是自杀，那么剩下的解释就是，平日小心谨慎的橙二郎犯下出乎意料的过失，这天晚上睡前未关闭瓦斯暖炉，导致在楼下通宵打麻将、又不知道这个家庭习惯的访客们，关闭之后又打开绝不可碰触的瓦斯总开关，终至酿成不幸的灾难。

真名子刑警不知是否如此认定，反正，他昨日并无特别的指示就离开了。但我有一项重大的使命，那就是我必须靠自己找出这起事件是他杀，而且真凶可以自由出入书房密室的证据。

再说一次，因为在我能够掌握证据之前，我也是双手染血的杀人嫌犯。

皱纹累累的眼珠

但是，亚利夫的这种决心，短时间内也只是空白度过。

不出所料，警方果然松手了。当然，他和皓吉两人又被传唤至警局反复接受侦讯，不过，橙二郎的遗体并未送往解剖，而是以单纯的意外死亡处理。之后，亚利夫依自己的誓言绞尽脑汁，重新组合当夜的状况，然后又再度拆解，却始终无法找出潜伏在暗处的真凶，甚至穿越奇妙的异度空间也未能“相遇”，仍然无法以自己的双手洗刷贴在自己身上的污名。

不知警方未深入追查，对冰沼家是幸或不幸，但假设有了彻底的调查，结果或许也相同。橙二郎的死因，再怎么详细调查也只是明显的一氧化碳中毒，服用的安眠药并未超量。而且，从同样是在这一年——昭和三十年“多米尼加糖事件”的意外看来，也是因为瓦斯中毒致死，很快就被送往火化，直到几年后被重新提及为止，并未引起任何怀疑，可知当时的调查常识认为，瓦斯被利用从事犯罪是相当罕见的案例。与红司的状况不同，这也难怪，警方对于毫无犯罪线索的橙二郎死亡案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另一方面，虽然从开始频繁发生瓦斯意外的翌年三十一年起，媒体终于对瓦斯中毒致死产生兴趣，也经常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但这个案子大概还不到有新闻价值的程度吧？报纸杂志上并未出现报道，只有一家报社刊登五行“冰沼橙二郎（四十七岁）住在目白的亲戚家，因瓦斯中毒致死”的消息，位置是三版的最下栏，字体很小，却也是“冰沼”这个姓氏传达给世间知悉的一切。

冰沼家族的崩溃就这样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边被邻近住户的同情与疑惑所包围，一边却又以隐秘且正确无误的方向持续进行，更随着庭院深处唯一一株玫瑰新芽增加红色脓包般的光辉而加快速度，在残酷的四月到访之前，完全未曾停止下来。冰沼家无从得知的莫名怨孽，企图一步步将苍司与阿蓝一起埋葬。事实上，这个目的已经因为橙二郎的死亡而接近达成。

事件发生后，这两个人与其说是病人，不如说是半个死人。阿蓝恍如变了个人般地愁眉苦脸，几乎不言不语；苍司虽然在葬礼之前打起精神，但是到了橙二郎要下葬时，到了已经无法忍耐的地步而全面爆发，整个人心碎断肠地趴在棺木上，一面呼叫最敬爱的父亲的名字，一面不知是悔恨还是诅咒地放声恸哭。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反应吧！双亲、叔叔和婶婶，然后是弟弟，现在则又是一位叔叔，从去年九月迄今的一百数十个日子里，亲人们一一从身边被夺走，难怪他会像小孩一样号啕大哭。见此情景，许多人也忍不住哭了。一些先前闲言冷语的邻居，心疼地上前轻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但是，不管如何，冰沼家必须处理的事仍然堆积如山，绿司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橙二郎的妻子圭子、医院院长与吉村夫妻，从事件当天至葬礼为止陆续露面。可是，对于橙二郎的阴谋，他们插手到何种程度？对此，亚利夫等人感到怪怪的。因为这些人流露出一股诡异的感觉，给人残障者参加化装游行的怪异印象，但又看不出什么企图或阴谋。

医院院长体形稍胖，一张油光满面的脸孔，说话习惯夸张挥手，蓄着典型的山羊胡子，一副标准乡下医师模样。吉村则像藤木田老人咒骂的一样，麻脸、戴着深色眼镜，感觉上略带骗子的邪气，但与他交谈之后发现，他和他老婆都很善良。只有圭子，苍白的皮肤非常粗糙，眼眶有浓浓的黑眼圈，显露出自甘堕落的个性，可是却又手持念珠，看起来不像是会狮子大开口的人。

依据藤木田老人的推理，绿司本来就非圭子怀胎十月所生的孩子，真正以帝王切开术取出的“绿司”已经死亡，而橙二郎早已预期会有这样的结果，蓄意拿出巨款让同时住院待产的吉村老婆所生的小孩假冒“绿司”，却因为这个秘密被红司发现，才唆使鸿巢玄次杀害红司。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圭子与吉村就绝对不可能乖乖放弃继承，一定会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威胁取得大笔的财产。但两人非但没有这种迹象，甚至只提及橙二郎的遗产事宜，表现出今后的处置，完全会依照与冰沼家讨论之后再做决定的态度。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完全是自己判断错误。

整个谈判完全由吉村与皓吉负责。这时，吉村说，圭子表示“绿司身体本来就虚弱，加上又患恶性眼疾，自己实在没自信能抚养长

大”，如果冰沼家人不介意，希望由吉村夫妻收养绿司，让绿司得以顺利成长。虽然吉村的故乡在四国，属于偏远地方，但也经营一间小杂货店，亲子三人生活绝对不会有问题。当然，相对地，吉村绝对不会要求赡养费用，纯粹只是为了报答橙二郎的恩情。因此，只要给绿司办理户籍迁移，他立刻就会带着绿司回故乡。

“这……他们到底有何居心？”在皓吉询问大家意见时，亚利夫忍不住开口问。

看对方这么想带走“绿司”，可见藤木田老人的推理有一半正确，但圭子能够乖乖放手，同时绿司也可以顺利长大，对冰沼家来说，未免也太过完美了，以橙二郎生前的所作所为而论，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阿蓝与藤木田老人似乎也赞成亚利夫的质疑。苍司缓缓问道：“所谓恶性眼疾，是什么样的毛病？”

“呃……”皓吉显得有些犹豫，压低了声调说，“绿司的眼睛入夜后会像猫一样发光。”

“眼睛发光？”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惊呼出声。真有这种婴儿眼珠像《密威治的怪人》[\[1\]](#)一书中描述的怪小孩一样发光的怪病吗？

皓吉点头说：“因为有些恐怖，所以带去给医师看，医师说那是一种胶肿病，若不尽快割除，眼球会逐渐变硬，最后会变成像豌豆一样皱皱的绿色硬粒。”

这种病症的特征是，婴儿的眼球会硬得像干扁的豌豆，而且只留下刺眼的深绿色彩。在阴暗病房里有一双像萤火虫持续发光眼睛的绿司，对圭子而言的确就像恐怖的鬼小孩吧！而且又听说孩子天生体质衰弱无法动手术，只能暂时观察，对执著于绿宝石的橙二郎来说，绝对是残酷的因果报应，所以绿司在他死后才病发，也算是一种救赎了。

“绿宝石如何我不清楚，但眼睛像干扁豌豆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皓吉继续刻薄地说。

其他人则没有反应。

苍司黯然开口。“连八田先生也这么说……”接着，他说出谁都预料不到的话。“如果这件事早说清楚，应该就不会有误会了。尤其必须在藤木田先生从新潟来之前就说明，但叔叔坚持不说……要知道，叔叔这个人个性的确很怪，但绝对不可能想要取得绿宝石，所以再怎么说明，也不会因为红司的阻扰而杀害红司。没错，他确实憎恨红司，不，应该说他是因为害怕红司而极力想避开争执……”

看见举座哗然，他晓谕似的接着说：“请各位仔细想想，洞爷丸事件之后不久，他自己的医院被烧毁，在相隔不久的时间内，他就遭遇了水火两大灾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虽然在那之前，叔叔的确对我们家不怀好意，但也绝对因此而深深体会到冰沼家的罪孽因果。火灾发生后，叔叔立刻来找我商量，说 he 自己是医师，尽管对植物的知识只限于药草，仍旧很希望能够以某种形式继承哥哥紫司郎耗费一辈子精力对于色彩的研究，也算是对一向疏离的哥哥的一种回报。当时我并未深思，只对他说，婶婶不久就要临盆了，希望最好是生个儿子，无论将来能否成为植物学者，何不取名绿司？这样就可以让世上不可能存在的绿色花朵，永远地在冰沼家族谱上开花，对家父也是无上的慰藉。

“我说的话似乎对叔叔是强烈的启示，当时他非常高兴，回答说，这样最好，这也是今后生存的价值了。于是，在我的劝诱下，带着妻子一起来到目白。但是，不知内情的红司非常不快，而且房间在二楼对怀孕的妻子也是一大负担，不得已才转到跟他交情不错的院长经营的那家医院。

“各位明白了吧？生下绿司对叔叔而言，乃是抱持着能否重振冰沼家的关键心境，问题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利用科技随心所欲生男生女，而且根据调查，胎儿的胎位也不佳，虽然没想到可能死产，但一向小心的叔叔费尽心思找到了那对吉村夫妻。和吉村商量，表示若有任何万一，就要交换婴儿，并且当着我面前收养吉村的小孩，假冒生

下的绿司。这一切我完全知情，只不过，我的想法是，既然如此地为冰沼家着想，应该……”

“但是，问题在于……”藤木田带着顾虑打断他的话，“这些我是第一次听到，只能说令人吃惊。然而，橙二郎真的是为了冰沼家设想而打算创造出绿司吗？会不会在他内心之中另有某种不良企图……”

“为了取得绿宝石吗？”苍司冷冷地打断藤木田老人的推理，“叔叔也说过，如果遭人这样误会也无所谓，在绿司诞生的心愿完成前，他什么都不想辩驳……要知道，我家不仅没有绿宝石，连我的钻石、红司的红宝石也没了。否则，战后的艰苦时期，在没有丝毫收入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熬过来的？珠宝全转移到美国去了。这件事，我虽然没告诉阿蓝和红司，但在很早以前就告诉过叔叔了，因此，请各位务必了解，绿司这个名字绝对不是为了绿宝石而取的。”

出乎意料之外，冰沼家不仅没有绿宝石，甚至任何一颗珠宝也没有。这点，日后查明完全属实。而橙二郎既然知道这件事，却仍将孩子命名绿司，只能认为，藤木田老人的论点确实没有意义。同时，事件的本质似乎应该彻底回头重新思考。

“结果，‘绿司’和那玫瑰一样，都是‘献给虚无的供物’。如叔叔所害怕的，吉村虽然生了儿子，圭子的小孩却胎死腹中。于是叔叔痛哭恳求吉村，请他暂时让小孩当做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还能让妻子怀孕，下一胎绝对会还给他……叔叔清楚地告诉了我一切，却打算瞒着大家。他甚至开始沉迷于诡异的特殊占星术——将西洋占星术与中国命理学合而为一，很认真地相信绿司的主星是射手座的某颗星，经常受到红司的星座所左右。不过，阿蓝的星座很强势，只要能在阿蓝身旁就不会有问题。

“想想也对，我也听说过，十二月出生的射手座，蓝宝石是幸运之石……反正，红司过世那天晚上，乃是对绿司最凶险的日子，也就是所谓的‘天中杀’，而‘天中杀’在法语中与‘虚无’有同样意义。叔叔希望，在两人年、月、日都重叠的夜晚十点半至十点四十分，无论如何阿蓝都能够在身旁，否则婴儿的性命会有危险，所以才会大声叫阿蓝上楼。后来可能自己觉得羞愧吧，也可能因为红司代替

绿司死亡转而使他无法相信，他自己也说那种占星术完全是骗人的把戏……

“所谓占星术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并不了解，重点在于，我家并无值得窃据的珠宝或遗产。洞爷丸事件之后，我们的生活非常穷困也是事实。藤木田先生，你进行什么类似侦探游戏的行为是你的自由，可是，请你不要再把橙二郎叔叔称做凶手了，他虽然个性拘谨、脾气像小孩，但称他是凶手也未免太可怜了。”

苍司最后这样补上一句话，不仅是藤木田老人，连亚利夫都愣住了，不由自主地重新回顾至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如此一来，红司与橙二郎的死亡真的只是病死和意外致死吗？戴着深色眼镜、有着雀斑麻脸的幕后人物之一的“吉村”，其实是有情有义的严谨人物。另外，尚未正式露面的“鸿巢玄次”，其实与红司忌讳的鞭答痕迹毫无关系？虚构人物的虚构犯罪，还有虚构的侦探们所谓的“冰沼家杀人事件”，一开始根本就不存在！

在亚利夫有这样的反省检讨同时，吉村夫妻还是依照先前的约定收养了绿司，三个人一起返回故乡四国。圭子则拿到适当的金钱，从此与冰沼家毫无关联。而彻底溃败的名侦探藤木田老人，也结束长期的饭店生活返回新潟。

在他返回新潟时，亚利夫独自前去送行。不知藤木田的戏瘾到底多严重，只见他仍穿着与来时一样的白色福尔摩斯裤，两人就这样面对面静静地坐着。

临开车前，藤木田老人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纸衣绅士般弯曲着身体，喃喃说道：“不必担心我的事，不论谁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我想你最好也该收手了，就在这里买回家的车票，趁新的死人事件尚未继续发生之前。”

“可是，藤木田先生。”亚利夫不懂对方话中有话，严肃地说，“我总认为，冰沼家真的有些异样！红司与橙二郎难道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了？或者……”

“笨蛋！冰沼家发生的绝对是斩钉截铁的杀人事件。只不过，我到最后仍旧无法了解，那种事件是否应该存在于这个人世间。”

就在发车铃响起之际，藤木田老人的脸上掠过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寞阴影。

“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说，在‘阿拉比克’的推理竞赛中，你说的话最接近真相，这点绝对错不了。不久之后，你应该就会见到真正的制吒迦童子与不动明王！届时请替我致意，并且说我早就完全知道一切了。”

藤木田老人留下似乎很不甘心的这句话后，亚利夫慌忙跳下了月台。

列车缓缓开动，眨眼间疾驰离去。自此之后，这个老人再也没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他到底来东京干吗呢？”面对躺在双人沙发上、因感冒犹未痊愈而裹着毛毯的久生面前，亚利夫困惑地说。

今天阿蓝也跟他们在一起，直接坐在地毯上，低头抱膝。

事件发生后不知已是第几次的概略报告了，但久生总是发着高烧，只剩下眼睛闪闪发光，好不容易像提起镰刀般地将头从枕头上抬起，病秧秧地说道：“一切果然如我所说的吧！冰沼家还是发生了瓦斯杀人事件。”给人感觉仿佛立刻就要长篇大论，但紧接而来的却是剧烈的咳嗽，实在无法顺利开口说话。

经过一个星期到了今天，她表示烧已经退了，所以几个人再次相聚，但亚利夫内心非常寂寞，忍不住在想，如苍司说的继续进行“侦探游戏”是否有意义呢？

“先别管藤木田先生的事了，他终究是上两代光太郎的好友，应该不可能希望看到冰沼家任何不利或受损的结果。不过，事实上他才到达东京就与事件扯上关联，却又无法收拾残局，还造成了我们的困扰，所以顶多只能算是二流侦探吧……反正，不要再管他了！今天，我们就先来确定一项事情：证明橙二郎绝对不会未关暖炉就上床。在那之前，我想请问阿蓝，你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说‘那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书房’之类的话，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应该可以告诉我们的吧？”

久生的声音很温柔，但阿蓝还是沉溺于自己的思维中，茫然摇头。

“真是令人搞不懂……亚利夏，你说与那个奇妙的玩偶无关，但结果还是没发现它？”

“哦，发现是发现了，却牵扯到藤木田老人身上，虽然我只见到过那么一次。苍司说那是老人从美国带回来送给他的礼物，非常宝贵，所以这次他转送给绿司……”

“是吗？算啦，那东西应该是没关系才是。我还是得问阿蓝一声。听说凶手带入某种东西，若是事实……”

“也只能这么认为了。”阿蓝好不容易开口。

“如此一来，表示凶手再度自由进出密闭的密室了。也好，假设这件事属实，那就算是橙二郎关掉暖炉就寝的直接证据……你说，凶手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凶器，这次事件的凶器。”阿蓝喃喃自语似的回答。

[1] 英国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姆于一九五七年完成的作品。描述一英国乡村女子，因外星人使其怀孕产下小孩，结果子女的心理与情感都与常人相异，气氛令人不寒而栗。于一九六〇年、一九九五年分别改编成电影《受诅咒的村落》与《准午前十时》。

算术的问题

“凶器？”久生仍旧一脸困惑。

“凶器就是凶器，譬如短刀或手枪……”

“所以呀，到底是什么……”

“还需要问吗？如果叔叔是心脏被刺中致死，尸体一旁掉落沾血的短刀，那把短刀一定就是凶器吧？可是叔叔是被瓦斯杀害的。”

“你说什么？难道……”

“没错，凶手留下的凶器就是那个瓦斯暖炉。以平常就非常小心翼翼的叔叔而言，与其说他会忘记关掉瓦斯暖炉，还不如说他应该不会在卧室里使用瓦斯暖炉来得更自然，不是吗？那个暖炉并非书房之物，本来是装设在隔壁的书库里，我只能认为是凶手将它拆下，带到书房里的。”他的语气坚定，但声调极端平静。“我也很少进入书房或书库，却知道这件事。你们也知道，红哥死亡的时候，叔叔曾经叫我，带我进入书房，而那天晚上，瓦斯龙头也套了橡胶盖，并未使用，只使用电暖炉。我说‘只开电暖炉太冷了’，他诡异地笑了笑，回答‘瓦斯太危险了’。但是，等他死后一看，书库的瓦斯龙头盖着橡胶盖，电暖炉也放在书库内，相反，书房的瓦斯龙头却换装上瓦斯暖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我完全未向警方提及这些。”

“请等一下。”一开始发愣的久生，仿佛终于回过神来，僵硬地露出微笑，“橙二郎毕竟是这种人，应该会小心翼翼不去使用瓦斯暖炉才对，可是他的小心谨慎照理不是担心自己有所闪失，而是针对红司吧？而且若是真的担心，他早就找瓦斯行来封死龙头了。更何况，红司死后，他已经完全安心，觉得何必因此受寒，所以一定是自己把书库的暖炉搬到书房吧！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难道你认为是凶手抱着沉重的瓦斯暖炉潜入书房？而且是从内侧锁上的书房？那绝对是橙二郎自己做的。”

“苍哥也这么说。”阿蓝笑也不笑地说，“他说他也很在意，试着去检查书库瓦斯龙头的橡胶盖，尽管不是内行，无从得知是什么时候、谁换装上的，却绝对是叔叔所为。苍哥很生气地叫我不要胡说。可是，直到现在，我仍旧觉得是凶手所为。”

“嘿，我还以为是何等重大的发现呢！”久生缩缩脖子说，“如果确定有谁能够用某种方法出入书房，那样的幻想倒是有趣，但别开玩笑，阿蓝！在眼前已经有两个人遇害的关键时刻，请你务必振作起来……亚利夏也一样，被凶手利用，让凶手躲在背后偷笑。可是，你发现了任何线索吗？上次皓吉虽然说出怪话，但他不可能以那么巨大的身躯，趁着打麻将之际，亲自跑上二楼迅速执行杀人行动吧？更何况，橙二郎若是确实关掉了瓦斯暖炉，再怎么打开厨房的瓦斯总开关也没用吧！”

“话虽如此没错，所以不是他自己，而是由他暗中接应的某人潜入二楼。”

这是亚利夫最近一个星期来已经打消的想法，他自己也知道是无法成立的假设，却又是不得不说出口的疑问。皓吉真的是认为危险才关闭瓦斯总开关的吗？难道不是正好相反的企图？而且，两点半他上洗手间时，为何会响起电话铃声？

“又是那个‘某人’？”她怜悯似的望着亚利夫，“你的坏习惯就是，只要遇上难题，就立刻找个凶手来。亚利夏，你写的备忘用纸给我看看，我会指出你观念错误的地方。”

久生把亚利夫曾经揉成一团、打算丢弃的备忘用纸摊开，指着说：“所谓皓吉有问题，应该就是这个吧！第五个四圈的两点半你去厨房，他马上跟着上洗手间，电话铃声同时响起。也就是说，你到厨房去，将事先关闭的瓦斯总开关打开，皓吉知道这件事，立刻以某种方法让电话铃响通知潜伏在二楼的共犯‘某人’，表示瓦斯已经放出来了，于是那家伙用某种方法潜入书房，悄悄打开瓦斯开关……亦即，八田皓吉之所以关闭瓦斯总开关，主要就是为了让你们打开。”

“你的意思是，若我真的中圈套成了凶手，这说法就成立吧？也就是说，事先关闭瓦斯总开关的人就是真凶。”

“或许吧！可是，他怎么知道接下来你会去厨房？也可能是苍司自己忽然想要烧开水泡茶！那样的话，苍司马上会注意到是谁关闭总开关的，更可能为求慎重起见而叫醒橙二郎。如此一来，一切心机岂非白费？如果我是凶手，就绝对不会采用如此笨拙的方法。”

“以人数而论，接下来去厨房的人是我或藤木田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亚利夫辩驳道。

但是，久生不想听，径自说道：“再说，电话铃声是给二楼的暗号又是怎么回事？因为皓吉确实进入了洗手间，只有在电话机旁才可能让电话发出铃声吧？”

“这诡计很简单。”亚利夫的声调稍显气势，“上次我问过电信局的人，对方说若想发出铃声，只要让铃声回路通上电流就行了，而那个电话机是以切换式的方式连接二楼，所以很简单。楼下的电话机旁有圆形把手开关，往左扳是通往二楼，往右扳是切换至楼下，只要先往左扳，再缠上细绳，自己进入洗手间拉动就行。把手往右扳切换的同时，电话机就发出铃声，细绳也会滑脱回到自己手上。只要看这张备忘用纸就知道，皓吉是在那之前进入洗手间，此时洗手间门发出声响，那是因为皓吉在拉动系在把手上的细绳。”

“亚利夫，我告诉你，”久生怜悯地说道，“我想问的不是这种会发出洗手间臭味的无聊诡计，而是凶手为何要刻意送暗号至二楼？不是这样吗，你所谓的‘某人’，也就是潜伏在二楼的共犯，虽然不知他是从哪儿潜入的，但绝对是可以自由进出上了锁的书房的神秘人物，对不对？既然如此，皓吉不就没必要那么辛苦拉动细绳、让房门出声，为的只是让电话机发出铃声？凶手随时都可以潜入，再加上橙二郎睡得很沉，根本没必要打开暖炉开关，只要踢掉瓦斯管线就行了。无论瓦斯是否稍后才泄露，因为你终究还是会打开瓦斯总开关。那么做，看起来不是更像意外死亡？明白了吧？他不必耐心等待瓦斯漏气，橙二郎更无利用电话机传送暗号的必要。”

亚利夫沉默不语了。

久生予以最后一击：“就算皓吉是真凶，要故意制造出你与藤木田先生为台面上凶手的假象。也未免太自找麻烦了吧？如果他真的打算杀害橙二郎，应该没必要去碰触厨房的瓦斯总开关让自己受到怀疑

吧？他只要置之不理，让瓦斯开着，既然二楼躲藏了精明的共犯，一切交给对方下手就够了。或者，亚利夏，你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认定他是凶手？”

“当然不是，只不过我很不甘心必须怀疑每个人。”

“话虽如此没错，却也未免瞎猜过度了。再说，如果要怀疑，只从行凶手法去推断也毫无用处，我们还需要追究动机。动机总不可能是前一天在家族会议中，因为苍司突然表示要将目白的房子让给橙二郎，所以必须立即杀死他这样单纯吧？”

“你在查出的冰沼家历史中有何发现？所谓与皓吉有关的内幕又是如何？”亚利夫用羞赧的表情带着讽刺口吻问道。

久生神情严肃，仿佛正在回想过去的记录。

“呃……根据光太郎的妹妹绫女所言，他是在光太郎死前不久才首度出现，至于为什么有所联系，并无清楚述及。当时他身材矮矮胖胖的，穿着学生服，模样相当可爱。因为时值冰沼家的全盛时期，也是朱实的花样年代，他或许也是围绕朱实的追求者之一，大致上就是这样……从他现在的外貌，很难想象吧！可是，不仅是他，根据今天所谈，似乎必须重新认识橙二郎这个人，过去的他应该也是个纯情男。所以，一切很可能必须全部推翻，从头开始思考……坦白说，今天依你们两位的状态，我很清楚尚未到达这个阶段，但是我又未能完全摆脱感冒的纠缠……这样好了，牟礼田不久就会回来，届时大家再聚一聚……”

“回来？什么时候？”

“十八日晚上。大约还有五天，到时我的感冒应该已痊愈，那我就能仔细分析了。是我拍电报叫他尽速回来的，电报才拍出，立刻就接到他的信，表示‘希望在下落合租房子，最好是可以立即入住，因为打算一回国就与你举行婚礼’。我很生气，回信给他说要问亚利夏才能决定。你们也知道，这原就是他预言的杀人事件，我骂他不该放手不顾。好不容易，昨夜接获他说‘十八日晚上会到’的电报。这样一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毕竟有人能代替我……不过，要到何时才结婚呢？无论如何，必须先把这起事件解决。”

不知她想到了什么，或者纯粹只因为亚利夫与阿蓝述及的内容毫无结果，而认定在牟礼田返国之前见面也没用。这天，她说完这些话之后，就匆匆催促两人离开。

事实上，尽管牟礼田请了婚假，却如久生所预期的，没那么容易付诸实行。主要是因为星期四从巴黎起飞的法航定期班机，在二月十八日星期五晚上载着牟礼田俊夫回到羽田机场的前一天，令冰沼家难堪的阴森杀人事件，突然朝着意外的方向发展。亦即，死者的怨孽尚未结束，冰沼家父系家族最后残存的人物——祖父光太郎的妹妹、得享高龄的绫女——在户冢的老人安养院圣母园里，与九十几位老妇人同时被烧死，场面凄惨。

二月十七日，各晚报头版都出现大幅标题，以及被火焰包围燃成灰烬的圣母园照片，详尽报道了整起事件。根据报道内容，起火时间是十七日凌晨四点半，随着惊人的爆炸声响起，火舌肆虐左右侧建筑，熟睡中的老妇们立即陷入炼狱中。根据横滨市调查一课与户冢警局联合设置的特别专案小组总部调查，直到最后并未发现纵火疑点，于是起火原因以“怀炉灰烬不慎引燃”结案。

绫女会被送进这处偏僻——虽然是特别房——的老人安养院，本来是因为距离冰沼家很近，而且与她原本在目白的圣母医院分院住院有关，可是，却与正好二十年前兄长光太郎一样在函馆大火中烧死，在火舌与黑烟折磨下迎接痛苦，这究竟是怎样的因缘？

冰沼家人怎样也无法相信这桩事件的真正原因只是“怀炉灰烬不慎引燃”。事实上，警方也在焚毁的现场，发现了很难认为是人类世界会发生的令人不解的事实。

当时的报纸不知何故，对此事实只字未提，而且事后也未造成话题，只有《朝日新闻》在后来昭和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的早报中概略叙述了记者的观点。但谈话中发现存在着必须一致却未能一致的算数问题。也就是从常识看来，被烧死的尸体，加上所有幸存的收容者人数后，理应与安养院的数目相同。但无论算过多少遍，受害者人数却多出一人，而且迄今未能查明。

预言者回国

“我没侦探的资格，无法因藤木田先生退出，就像彼得·甘斯^[1]那样担任解决事件的角色。”久生驾驶的法国车标致203开上京滨国道后，牟礼田俊夫自言自语说道。

虽然相貌与他酷似的弟妹与报界友人都到羽田机场接机，他却要求他们先行离去。搭上我们的车后，也未前往纪尾井町的住处，反而直接前往目白探望从昨天就病倒在床的苍司。由此窥知他对冰沼家的关心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说正是因为他的怪预言才导致一切事件的发生。

但是，他之所以会说自己没有当侦探的资格，是意味着不想因为从事侦探工作而浪费难得的三个月结婚假期？抑或是从法国回来的他，已习惯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习惯，不喜欢过着几点几分与谁在哪里、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生活？无论如何，与彼得·甘斯在《红发雷德门家族》一书中，看着布连顿警官尝到惨痛失败后，边闻嗅鼻烟，边悠然登场的鼻形宽大的绅士相比，牟礼田还是年轻了些。而且，最重要的鼻子也太精悍挺直了。

坐在驾驶座旁的亚利夫，时而从后照镜窥看着这位年长的新朋友。在对向来车强烈的大灯照射的一瞬，镜内就会浮现他的身影。久生让亚利夫看过他的照片，当时感觉他是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可是从羽田机场的海关出来，出现在大厅的阶梯上时，却给亚利夫一种炫眼的印象。

牟礼田与媒体友人交谈甚久，之后，亚利夫被介绍时，牟礼田的脸上却毫无笑容，只是随便说了声“你就是亚利夏”，然后伸出手来。那炽热的眼眸与暖和的手掌，再加上可能因为身材本来就算置身外国人之间也很显眼的高大，感觉上非常可以倚恃，而且，会说出“亚利夏”这个名字，表示他连“阿拉比克”的事情也知道，所以，亚利夫忽然脸红了。

——对了，自从推理竞赛之夜以后，就没再去过那家店了。

亚利夫正茫然想着，与牟礼田并肩坐在后座的阿蓝，忍不住开口问道：“圣母园事件听说了吗？”

“嗯，到了马尼拉才知道。另外，刚才通讯社方面的朋友也告诉了我详细经过。”

“你也认为那是纵火？”

对方虽然没回答，但阿蓝还是声音沉重自言自语似的接道：“苍哥知道事件后，完全被击垮了，倒卧病床……但我实在无法明白，到底谁会杀害姑婆？甚至还为此纵火烧了圣母园……”

阿蓝好像已经认定是某人为了让冰沼家香火完全断绝而做出此事。其实，亚利夫也不认为那只是寻常的失火，只不过，一口咬定是杀人事件，总觉得突兀了些。

“但是，今天早报说失火原因是怀炉灰烬不慎引燃，警方似乎也不认为是纵火。”

各家早报都刊登家人趴在裹着尸体的草席上恸哭，以及手持念珠祷告的照片，同时报道“关于起火原因，横滨市警局一科、二科、鉴识科与户冢警局的联合专案小组总部，同一天早上开始进行调查，至同一天下午九点半为止，查明原因为怀炉灰烬不慎引燃”。之后，还刊登了包括专案小组主任的谈话，以及内政部消防署长对于防火设施的谈话。

根据内容，有生还者目击指出，失火原因是现场一楼厨房的某女士在十七日清晨更换怀炉灰烬不慎，导致引火焚烧。另外，从火灾现场也挖掘出身上有怀炉的遗体。

“怎么可能是怀炉！”阿蓝继续说道。

“我的朋友刚刚也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牟礼田颌首说道，“圣母园内好像因为多了一具尸体而困扰不已，但是全日本的报纸完全没有报道。就算是怪谈，应该也……”

“到底是怎么回事？”亚利夫不自觉地回头问道。他想起昨夜买回来的晚报，同样是在四版，A报写着死亡九十五人，B报是九十三人，C报纸则是九十六人，死亡人数完全不同，但都未报道死亡人数多出一人的怪消息。“如果有这种怪谈，为何……”

“没错，以结果来说，死亡人数不符。安养院方面集合幸存者计算后，宣布死亡人数为九十八人，因为总收容人数是一百四十四人，幸存者人数是四十六人，这是非常简单的减法，不太可能出错。但特别专案小组从火灾现场搜索尸体后，发现总共是九十九位死者，多了一个人。因为只搜集颞骨确认，绝对不可能有错。也就是说，不知何故，加法与减法的答案不同，因此各报社或许还在静观待变。毕竟，安养院不可能搞错收容人数，而且也查清楚了外宿者和职员的人数。另一方面，警方不可能连猫狗的颞骨也加上，所以双方坚持不下。这样一来，结论上只能认为其中多出了一位不知来自何处的死者。”

车子忽然紧急右偏，久生瞬间回转方向盘将车身导正。可能是因为从刚才就一直想开口，结果由于车子是借来的，耐住不敢开口吧！

“可是，这明明……”亚利夫因几乎擦掠右颊而过的卡车吓出一身冷汗，却仍轻叫出声。

阿蓝更加兴奋：“是真的吗？这么说，果然是纵火。什么怀炉灰烬不慎引燃。如果是那样，不可能发出爆炸声，火舌也不会向左右两侧蔓延，对不对，牟礼田先生？一定是有人不仅想要杀害姑婆，还打算处理掉另外一具尸体，所以才会纵火烧毁安养院，企图一石二鸟。”

因为冠上园田的夫家姓氏，几乎无人知道绫女与现在冰沼家的关系，但是，现在年近八十岁的姑婆都被烧死了，或许阿蓝如此断定也很正常，而亚利夫仍很难认同。假设如牟礼田所言，突然增加一具来路不明的尸体而报纸并未因此哗然，可见双方的认知程度有所不同。就算确定是事实，也可能是偶然加入的一位前来探视的病人。即使真的是纵火，更可能解释为某个疯狂的厌世自杀者，毫无理由挑选圣母园的一群老妇为伴纵火，之后自己再跳入熊熊大火……

“反正，主观认定是为了冰沼家而发生的犯罪事件，还是有问题吧！”亚利夫怀着说给自己听的心情接着又道，“要知道，如果真的

像阿蓝所言，那就是某个残忍的凶手在杀害红司与橙二郎之后，接下来烧死绫女夫人，而且是先杀害另外一位身份不明的无辜者之后，为了处理掉尸体才在安养院纵火，对吧？像这样，就算纵火，也可能很快就会被扑灭，采用这种不太能掌控的方式处理尸体，难道不觉得奇怪？”

“无法掌控？”阿蓝似乎更加不快，“你仔细想想，圣母园是只收容手脚不方便的老太婆的安养院，在她们熟睡的半夜或拂晓纵火，结果会是如何？简直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当然，凶手并非趁深夜潜入，而是事先有所准备，装设可确实掌控的自然引火器材，将尸体搬运进来，所以只要彻查前几天进出的家伙，应该马上就能查出来……”

也不知牟礼田是否在听两人的对话，他将颀长的身躯埋在座位里，悠闲开口：“切斯特顿^[2]曾经有过类似的故事，为了处理一具被杀害的尸体，将军刻意发动战争，导致阵亡者堆积如山。在小说中还谈到机智或情趣，但如果实际在安养院纵火，那就太离谱了。”

根据久生的判断，仿佛只要牟礼田回来，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但亚利夫仍觉得不太可靠。也不禁问：“可是，牟礼田先生，为什么你人在巴黎却能够知道冰沼家会发生杀人事件？是你知道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殊原因吗？”

“并非特殊原因，而是任何人皆可察觉的原因。”牟礼田虽然口气淡淡，却坐正了身子。“关于冰沼家开始发生什么事，何事已经结束，事件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些问题，最近我会找个日子与各位互相讨论。事实上，从我开始写信给奈奈时，就已完全明白冰沼家将开始出现什么事，而且并非突然地察觉，甚至还可以感受到连应该已经死亡的人都正要采取行动，在事件中担任一定的角色。对此，待我更加确定后，再邀集大家说明。”他忽然改变念头，转移话题，“当然，所谓死亡的人还活着，这也是常见的情节。目前，即使是巴黎，高蒙电影院也正在上映导演克鲁梭的这类电影。我想，阿蓝如果看过，应该会很高兴吧？片名为《恶魔般的女人们》，是诺瓦尔影片公司的代表作，风评相当不错。”

“牟礼田先生，我知道。”阿蓝眼睛发亮，“前不久在《读卖新闻》上有报道，很轰动呢！应该是西蒙·西涅莱主演的吧？那是什么样的杀人事件？”

“命案现场是浴室，可是高潮却是后来挖出眼球的场景。影片一开始叙述一位非常残暴的丈夫，虽然身为学校校长，却堂而皇之强迫妻子与情妇居住在一起，两个女人后来无法忍受，终于合谋将那家伙溺杀于别墅浴室的浴缸里，之后把尸体拖进车内，趁夜运回学校，打算伪装成不慎溺死在游泳池中。但不知何故，明明丢进游泳池的尸体消失了，即使放净游泳池里的水，也未能发现。因此，事件演变成怪谈，本来应该只有两个女人知道的命案，开始有第三者知道，而且陆续发生不得不相信那男人依然活着的许多事情威胁着这两个女人。最后的场景则是浴缸里浸泡的一具男子躯体，身穿命案当时的服装，那男子突然站起，自己挖出眼球——虽然是义眼，结果心脏本来就衰弱的妻子因为这个冲击而晕绝。对了，听说红司也是死在浴室内吧？”

“听起来情节的确有趣。”虽然一直没出声驾驶着不习惯的车子，久生这时终于开口。明明已经几年没见面的未婚夫回来，她还是不含感情地用感冒未愈的沙哑声音接着问道：“结果如何解释？总不会是纯粹的怪谈吧？”

“当然！但是，我如果在此揭开内幕，届时电影到日本上映，你们一定会觉得无趣。”

“没关系，在这时候，只要能视为‘冰沼家杀人事件’参考的内容，我什么都想听。”

“真是的……影片上有注明，就算看完整部片子，也不可将结局告诉他人。算了，其实很简单，那男的并未真的被杀害。也就是，情妇假装与妻子合谋，事实上，情妇与那男子早就为了杀害妻子合谋诈死。”

“嘿，原来是这么回事。”久生颇为失望地说，“这件案子如果改变组合去思考的话，对冰沼家事件应该也是一大教训。但……事件方面改天再谈。阿蓝，我带了一张不错的唱片，尤蒙顿^[3]的……里面有《Le Gal Rien》这首歌。”

“真的？现在带着？”阿蓝笑逐颜开地问。

从这时候起，经过七年后，尤蒙顿才出现在日本的舞台上。当时顶多只是在电台广播能够听到他的歌声，好不容易进口一张专辑，在银座的山叶唱片行总是造成乐迷抢购，所以说这是喜从天降的礼物并不为过。

久生尽管自豪，仍旧带着一副不太有精神的笑脸。“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可做了，你只要平安守住苍司就可以，至于专辑，以后绝对会送到你手中。现在就绕往目白，可以吧？”

亚利夫听她这么一说，才注意到车子已进入品川的站前大街，车窗外开始有灯火流逝。

车子抵达目白已经是十一点过后很久了，但苍司仍坐在二楼的自己房间，亦即昔日的“红色房间”床上等待着。久生因为内心早就决定要到事件解决之后才踏入冰沼家，因而表示因为感冒尚未痊愈，希望留在车上，但被牟礼田训了一顿后，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上楼打招呼。

当然，她马上和阿蓝到隔壁房间听新专辑唱片，所以，陪伴老友重逢的只有亚利夫一个人。苍司下巴埋在棉被中，压抑了很久忽然恸哭出声。不是怀念也并非寂寞，可以想象那是因遗憾而泣的眼泪。若真如此，大概是这个视死亡如家常便饭的冰沼家的怨孽，让他承受了一身的痛苦吧！

“已经没事了。”牟礼田弯着上身，凝视苍司的脸，一个字一个字用力说，“因为我会解决一切。但你必须暂时离开这个家，看是要去伊豆，还是你也知道腰越的北小路先生的别墅？那里有玫瑰园，可以看到大海，而且应该有一座偏院……”

之后，他们又谈及处理这座房屋的方法和进度等私下的话题，因此，亚利夫有所顾虑地躲到隔壁的阿蓝房间。结果发现久生与阿蓝因为不想让唱针伤到新唱片，正在将歌曲转录到录音带上。只不过隔着一道墙，苍司因为承担冰沼家的怨孽与枷锁而卧病在床，而这个房间热衷于法国香颂的男女，却连音量也未关小，迷恋地听着尤蒙顿的歌曲，实在是强烈的对比。

在既甜美又悲伤的《Le Gal Rien》歌声回荡中，亚利夫茫然站立。

回国后的牟礼田，接下来好像忙碌于某些事情，除了向亚利夫借用扼要记载的日记外，有一段时间毫无联系。后来因为告一段落，到了大约十天后的二月二十八日傍晚，才终于有了联系，表示希望重新讨论冰沼家的事件。

[1] 《红发雷 德门家族》一书中出现的侦探，该书作者为英国推理小说作家伊登·非尔波茨。

[2] 英国作家，著有布朗神父探案系列。

[3] 法籍意大利裔演员兼歌手，曲风以法国香颂著称。

杀人问答

这一年同样是暖冬，以往经常见到的早春风景——例如在风很冷的阴霾日子，灰色柏油路上摆放的卖花车上，重叠的花朵一起颤动的景象，仿佛已被遗忘了。尤其是二十日过后的那个星期，气温暖和得令人难以置信，花菖蒲陆续长出黄色和紫色花蕾，沉丁花的红晕也浓了。

前一个星期日，也就是众议院总选举的投票日，很难得地下了一场小雨，不过到了隔天，也就是将迈入三月的二十八日，一大早就开始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天，街上贴出的选举快报“确定成为民主第一大党”或“东京只有一位自由党”之类的粗黑大字，完全被吹成漆黑一团，被雨淋湿的免费号外丢在檐下。天空也是乱糟糟的，从中午开始有点微亮的天空，到了午后已转变为像是四月中旬气候的好天气。

牟礼田原有的住处在纪尾井町，但是为了结婚而迅速在落合租到的房子，乃是位居高台的小型休闲度假屋式的西洋宅邸。也不知两人是如何讨论的，牟礼田把似乎还没打算举行婚礼的久生留在西荻洼，自己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你看，就在那边。”

从高田马场车站前搭车进入派出所旁的狭窄商店街，过了桥不久，在一间小小的神社前下车之后，久生伸出手，指着位于崖壁半腰的白色住家。面南、工坊风格大型窗户突出的房间内，芥末色的窗帘旁有黑色人影晃动。

“从这里开始又是崎岖曲折的狭窄上坡弯道，如果是在这里，应该能够施展‘凶手自己在远处目击杀人行为’的诡计吧？你没读过吗？《续·幻影城》曾经刊登的。你看，窗帘旁边的人影好像是阿蓝，从这个距离正好看不清脸孔，只能凭身材判断。先杀害阿蓝的凶手可以留下替身，站在这里与其他目击者一起注视虚拟的犯罪行径。再稍走几步路，又看不见了。”

看她身穿银鼠灰和黑色交织的套装，兴奋地说着话，亚利夫不得不佩服久生真的是喜欢侦探的女孩。依眼前的情形判断，她短期间内应该还没有结婚的念头，说不定待会儿到了牟礼田家，又会立刻拉着亚利夫站在工坊风格的客厅指出刚才的神社位置，到了天黑之后，又会对阿蓝炫耀从高田马场至新宿一带的漂亮夜景。当然，就算是突然心血来潮，也不可能明天就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月亮排开暗郁的云层，好似即将露面。可能白天阳光太亮丽，外面笼罩着厚厚一层夜幕。

牟礼田独自准备着酒，却可能因为其他三个人一直眺望户外而忍耐不住，拿着干邑白兰地招呼道：“我们边喝酒边谈吧！对了，能不能把窗帘拉上？”

久生拉着窗帘的饰绳，只见芥末色的窗帘立刻爬行似的左右闭上，房间里终于充满了适合谈论杀人事件的灯光气氛与酒杯交错。

久生今晚好像已决定自己当主角，轻啜一口酒后，露出灿烂笑容。“今天是要讨论事件的本质，不过，在此有必要重新回顾事件到目前为止的经过，而且也希望稍微讨论一下杀害橙二郎的诡计。不只是我，亚利夏和阿蓝好像也有所掌握，这些稍后再轮流叙述。所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首先，我无论如何想要知道的是，当然，亚利夏上次也提及，为什么你人在巴黎，却能发出划时代的预言，宣告冰沼家有死神徘徊出没，历代的亡者们已经爆发累积的怨孽？在车上，你说任谁都可以察觉到，但很不巧，关于这点，我怎么分析也无法理解，因此请你从这里开始说明。”

牟礼田的视线停在取出香烟把玩的白皙手指上，他以熟练的动作迅速打亮打火机点燃。“所谓的死神或者怨孽，只不过是使用你喜欢的词句罢了，至于什么划时代的预言，那完全只是招呼性质的言辞。”

“不是划时代的预言吗？就因为这样，我从北海道到九州四处奔走，而且正如你预言，从红司到绫女都死了。”

“这话不对，红司的死我并未预料到，即使到了现在，虽然不能说清楚他为何会是那样的死法，或是……”牟礼田有点结结巴巴。

久生却毫不在乎地追问：“哦，为什么？这么说，你预料谁会害？”

“我没说过谁会遇害，只是认为遇害的可能是橙二郎或苍司。”

“那又为什么？”

牟礼田仿佛难以忍受。“奈奈，你是否曾考虑过冰沼家事件的性质？从光太郎到绫女，冰沼家的人是如何死亡，你应该已经调查清楚才对。那么你可以考虑其中存在的特征，之后再去思索为何连红司与橙二郎都必须死亡的理由。”

“那就是事件的本质吗？”久生似乎惊讶于牟礼田强硬的语气喃喃说着，却好像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义。

“阿蓝应该懂吧？”牟礼田上身探前说道，“我所谓死人的怨孽也是在此。死法的特征……阿蓝是当事者，应该充分领略到才是，那是根本，却也是一切。”

冰沼家的死者，光太郎是死于函馆大火，朱实一家是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紫司郎夫妇、堇三郎夫妻是死于洞爷丸事件，绫女则是死于圣母园火灾，这一系列不幸死亡，绝对是日本灾厄史中的一部分，但牟礼田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阿蓝无从理解，不安地反问：“特征？”

牟礼田望着阿蓝说：“简言之，那应该就是连续的完全‘无意义的死亡’吧！没有任何一位是正常人的死亡方式……像这样连续的无意义死亡，导致冰沼家潜伏力量爆发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当然也会产生压抑的动力。但我害怕的是这个，这种力量就像吟作老人畏惧的不动明王，感觉上仿佛会展现狂暴的破坏力，果不其然，红司与橙二郎两人牺牲了。但我在巴黎的时候，只是顾虑到苍司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写信表示，希望奈奈能够守护他……”

牟礼田所言确实有一半触及事件的核心，但另一半完全不明。虽说是潜伏的力量或动力，可是，应该不可能有谁像梦游症病患那样，在无意识之间四处杀人吧？

“可是，如此一来……”亚利夫怯怯地打岔，“依你方才之言，果真在某处有个杀人犯，在努力设法执行冰沼家的‘无意义的死亡’期间，杀害了红司与橙二郎？这种事尽管怪异，但还能够解释得通。可是，假设那家伙还干出圣母园的火烧事件，不就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什么太可怕了？”牟礼田不可思议地追问。

“因为，如果圣母园的纵火案是那家伙所为，不是很可怕吗？那种养老院，住的全是无依无靠、中风或神经痛的老婆婆，就算为了匿尸或什么的，难道就可以容许纵火行为？以人性而言，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尽管我们知道绫女乃是冰沼家的一分子，而会考虑其中原因的可能性，但是若从一般常识来说，只能认为这太可怕了，而且很不真实！”

以亚利夫的立场，仅仅只是叙述最一般的感想，但牟礼田脸上浮现出怜悯的神情。“你是认为，圣母园的事件不需要有凶手存在？”

“没错，至少我不想有凶手存在。”

“那等于是冰沼家的事件也不必有凶手了？”

亚利夫开口想说什么，却被打断了。

“不错，像圣母园这样的事件并非象征冰沼家事件。选择杀人或是无意义的死亡，乃是冰沼家的问题。你要知道，虽然你认为圣母园纵火案过于可怕，将近百人死于因怀炉灰烬不慎引燃极端无辜的意外，却又无法说明为何会多出一具尸体，这岂不是更加可怕？如果说哪一种才是适合人类世界发生的事件，倒不如解释为某处有个凶残的杀人犯，计划性纵火、遗弃尸体，却还能获得救赎一事，更适合在人类的世界发生，不是这样吗？我很希望圣母园事件是杀人事件、是纵火事件……不，与其说希望，不如说是为了人类世界的名誉，我宁可断定这是犯罪事件。”

不清楚牟礼田想要表明什么，他非常热切地继续说着：“冰沼家的情形也同样是两种情形之一。亦即，认为众多亡者无意义的死亡太可怕，还是暗地里有个邪恶凶手持续进行血腥的犯罪比较好？若不希望圣母园事件有凶手存在，则冰沼家的事件也没必要有凶手存在。”

“可是，我不明白。”亚利夫更加摸不着头脑，“这么说，凶手是认为亲自杀害红司与橙二郎比较好而行凶？也就是说，反正冰沼家人都将面临无意义的死亡，因此不惜亲手杀害……”

“看来我们是说不通了。”牟礼田一脸遗憾的神情，“我说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杀人事件，只是说，若要认为冰沼家众多亡者的死是无意义的死亡，还不如将之视为血腥的杀人致死。圣母园的事件也一样，如果没有凶手，也必须创造出凶手才行。我们需要有个凶手使用狡猾的诡计愚弄我们、在我们背后伸出血红的舌头。你们在进行推理竞赛塑造凶手时，并不在乎谁是凶手。我一直认为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但……”

“听起来我们是被奚落了。”不太明白牟礼田话中的意思，只是焦躁地抽着烟的久生，似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结果到底是哪一种？假设红司或橙二郎只是寻常病死或意外致死，由于无意义的死亡令人感觉可悲，我们为了道义，还是必须扮演侦探找出虚构的凶手？我不想这样，这种说法连听也没听过。”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牟礼田神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我认为方才所说的乃是事件的根本，也是悲剧的唯一原因。不过，状况真的很诡异，红司的死亡与圣母园事件都一样，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部分。也许我的观点有严重的错误，或许这真的只是一般的杀人事件，若是如此，就不是我有能力探讨的……”

“可以稍微具体说明一下吗？”对于自以为了解一切的牟礼田，亚利夫难以忍受。“以圣母园事件为例，假设必须有凶手，那究竟会是谁？而这是否算冰沼家的第三起杀人事件？”

“应该不是第三起杀人事件吧……”拼命努力想让众人理解事件本质的牟礼田，发现除了阿蓝沉默不语外，其他两人仿佛毫无感觉，显现出反而因此轻松的态度。“如果你希望，那么我指出凶手也无所谓。不过，你应该知道地点在什么地方吧？”

“不，我只知道是在户冢……”

“是吗？奈奈就很清楚。所谓的圣母园，正好位于户冢与藤泽之间，交通工具只有巴士。最近如何我不知道，但在以前，只要提到在

那附近的国立户冢医院，印象中只是一栋荒凉建地中的孤单建筑，护士住在停尸间。因此，可以说是最适合犯罪的偏僻地方。我们假设这次事件是杀人与纵火，而且在夜间进行，那么‘凶手’不是自己有车，就是顺利拦搭上夜快车。不过，既然还要搬运尸体进入安养院，当然是自己有车子才对。无论哪一种，‘凶手’必须是年轻体健而且身手灵巧的人，甚至如果他的目的是一并杀害姑婆绫女，那就一定要具备从以前就曾出入圣母园、与绫女见过多次面、互相了解个性的条件，更应该是我们就算没见过面，却听过名字的人。”

牟礼田以“虚构的凶手”为蓝本，逐渐缩小范围描绘某个特定的人物。

“但是，另一方面，那具被搬入的尸体，遭杀害后又弃置于圣母园的死者，应该也和凶手熟识，甚至有亲密交情。从焚烧后的颌骨鉴定出是个老人。假设事先排除肉体上的特征，则不必然是老太婆，就算不是女性也无所谓，却当然是与冰沼家有关系的人。而我们认识、同时又与冰沼家有关系的老人，就是这次事件另一位遇害者。”

“可是……难道……”

久生与亚利夫同时惊呼出声。提到与冰沼家有关系的老人，究竟是谁已经非常清楚。可是，这事情也未免太突兀了，令人难以置信！

牟礼田似乎也明白其中的意义，嘴角浮现出奇妙的微笑。“那实在太可怜了！吟作老人住进市川的精神病院后，听说就乖乖唱诵圣不动明王经。藤木田老人隐居新潟，应该正在写回忆录吧！所以，虽然我不认为离开上野的人刻意改变行程，结果成了圣母园内的骨骸。但如果你们担心，最好是问个清楚……只是，与冰沼家事件有关的老人，真的只有他们两人吗？”

牟礼田的声音似乎在诱导其他人思考：不是还有那个人吗？难道你们忘了他？

一瞬间，感觉上似乎也能想到，但再怎么绞尽脑汁，除了吟作老人与藤木田老人外，想不出还有哪个老人与冰沼家有关系。

“我想不出来。”沉吟良久，亚利夫终于叹息出声。

“不久就会想到的。”牟礼田语气怪异地安慰道，“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一种臆测，毫无具体证据。重点是，掌握不住任何肯定的事实，证明凶手为了何种动机导致必须做出这样的事。但是，假设前提放在圣母园事件绝对属于计划性的犯罪，那就会浮现某种程度凶手的模糊影像，尽管你们还无法察觉这个人是谁，但这个人的确存在。”

“整个冰沼家事件都有这种恐怖奇妙的特点，如果这个判断错误，自然无话可说，但不论红司或橙二郎，依我的感觉，表面上简直就是病死与意外致死，刚才提及的本质问题，还包括另一项被真正的杀人凶手杀害致死，是三种死亡重叠在一起。其中哪一种是真相，坦白说，我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

“虽然今后若未解明其中纠葛，一切都很难有定论。但凭现在的感觉，似乎最好不要再深入追查下去，毕竟‘无意义的死亡’总是情非得已。若继续坚持下去，情况或许会更加严重，就像藤木田老人曾断定橙二郎是凶手，结果导致橙二郎被逼而亡。我很不希望再出现牺牲者……阿蓝，你认为呢？”

阿蓝被牟礼田这么一问，长长的睫毛畏怯似的挑了挑，却又立刻低下头去，淡淡地回答：“因为已经明白各种情况，所以我也这么认为。”

“阿蓝，你到底怎么了？完全畏缩了？”久生语气坚决，“虽然我还没彻底了解一切，但身为重要人物的你都这么说，我们真的只好放弃了。问题是，尚未弄清冰沼家究竟是否发生杀人事件前，在很不甘心的状况下就缩手，让我无法完成自传式的侦探小说，也未受到喝彩……”

牟礼田不理睬她的不满，面向亚利夫说：“你的日记相当有趣，可称之为杰作，不过，其中有许多细腻部分存有疑点。例如在打麻将途中，阿蓝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张牌，对吧？你虽然提到其中有存在着某种原因，但是，知道真正的原因吗？”

经如此一问，亚利夫困惑不已，良久后才回答：“是的，我知道，只是，说出来对阿蓝……当时因为继续开杠，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藤木田老人趁隙从阿蓝的牌堆中抽走了一张牌。”

傀儡戏偶般的死亡

阿蓝的表情霎时剧变。他自认为是独当一面的赌徒，却丝毫没发觉被如此戏弄，一定为此感到莫大的侮辱。

亚利夫慌忙安慰：“我当然也非常惊讶，几乎马上出声，但一考虑到他为何这么做时，就立刻明白……因为当时如果没这么做，你一定单独领先，橙二郎或许就会退离牌桌。”

确实，当时阿蓝忘记之前的约定，完全专注于麻将牌局。他自己似乎也想起来了，忍不住苦笑咋舌。

“我想也是这么回事。”牟礼田以诡谲沉重的声音说，“打那场麻将的人都是自认不输别人的高手，可是其中却有一个人是高手中的高手，算得上老千级人物，我能够想象大家都被这家伙控制了……”

他忽然起身，走进隔壁房间，也不知干了什么，很快又回来。
“通常都留在医院的橙二郎，会因为打麻将而在冰沼家过夜，结果就这样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持续留在医院里也很可疑，但我问过院长，知道他似乎有所谓的‘拟似分娩’的现象，这是一种只存在于原始民族间的风俗，也就是说，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他觉得不应该是让妻子独自承受分娩的痛苦，而感受到自己也一起分娩般的痛楚……虽然不正常，却也因此得知他无与伦比的真情。”

“等一下。”方才就不满地独自猛抽香烟的久生打岔道，“像这样拉拉杂杂说了一堆堆，永远都不可能解开绳结。既然你好不容易从巴黎回来，怎么不用自己的眼睛大致检讨一下事件的经过？最后再叙述我们对于橙二郎命案诡计的想法。如果你能证明这些诡计无法成立，而且检查结果确定事件经过并非犯罪，那我也会死了心，放弃‘冰沼家杀人事件’，尽快举行婚礼当你的新娘子。可是像这样半途而废，我拒绝。”

牟礼田好像也受不了如此的指责，表情复杂地沉思着，然后像是终于下定决心。“让事件落幕，以类似悲剧的悲剧结束，当然是我最

求之不得的希望，但那样只是等待时间的到来。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先回顾事件的经过……”他的话给人的信心不足，同时表情晦黯。

“事件应该是从阿蓝遇见爱奴服装打扮的人开始吧？但对此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也不认为会有人这么做，或是找人这么做。不过，后来如何？月圆之夜，又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吗？”

“再也没见过了。”阿蓝凝视着牟礼田的眼眸回答，却是用理所当然的口气说出。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吧……一般说来，以蛇神的守护神而论，所谓的火神或水神，是一种很怪的说法，我从未听过。即使在后来的事发现场，也完全没有令人联想到爱奴人的形迹出现，这应该也是确定的吧？”

“嗯，好像确实如此。”

从胸口可窥见可爱银链的久生，露出稍显控制的神情。“我有一点非常在意，也就是在红司死的时候，藤木田老人调查储藏室的大锁头时，听见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而且不是日本话的声调，像是在说‘总之去做……’，但那会不会是说‘洛伦布亚鲁’呢？也就是爱奴人的祭祀窗，听说那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那间浴室里有通风的高窗吧？不管是谁说话，假设可以听到那样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就是指那扇高窗。而且，红司背后留下的红色十字架以及那颗红球，说不定与爱奴的秘密有关……”

“爱奴的祭祀窗？”牟礼田神情略显诧异，却立刻笑出声，“哦，就是祭祀时让供物进出的窗口？可是，那种窗户绝对必须朝向东方，朝北的高窗根本不行。而且所谓的十字架乃是英国传教士巴奇勒抵达北海道之后才出现，而爱奴族也没有玩球的习惯，只玩一种名叫‘加里普·帕西迪’的转圈游戏。对我来说，这些所谓的序幕，除了光田先生第一次造访冰沼家时，见到的电话号码牌在蓝色月光下发光的景象有兴趣之外，其他都不太有兴趣。大体上，爱奴族的诅咒或是蛇神的作祟，都是因为曾祖父诚太郎的突然失踪。但事实上，奈奈应该已经证明，那与狩猎爱奴人无关，而是起于与矢田部良吉的竞争。只不过，那也不能说是正确……”

“哦，为什么？关于诚太郎后来的事，史实上有记录吗？”由于大多观点都被否定，久生一肚子火气。

“没错。我这次回国，偶然取得昭和十二年的《一高同学会会报》，上面有个人名为中井猛之，他并非冰沼家后代却也算是诚太郎的子孙，他在上面写道，诚太郎并非就此失踪，而是成为三高或一高前身学校的教师，姓氏也从赴美前的内藤、赴美后的堀，再度因为结婚而更改。根据其内容，他不但未与矢田部角逐，相反地，彼此还非常志同道合。明治十七年，矢田部负责管理植物园时，就立刻找他前来协助担任助手，也就是代理园长。明治二十九年发生了箕作派的事件，两个人同时被逐出东京大学。所以，虽然奈奈很辛苦地调查出结果，却绝对不是由于二流人物持续不断的自卑感所致。诚太郎是明治三十五年因胃溃疡病歿，大概是饮酒过量吧！不过若说是酗酒过度导致狂乱致死，又未免有些过分了。他虽然留下将芹菜、西洋芹、包心生菜等等引进日本为园艺植物的功绩，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完全没有猎捕爱奴人的事实。”

牟礼田淡淡地驳斥了奈奈调查的“第一怨孽”之后，立刻回归现实问题。“接下来是八田皓吉与藤木田诚两位人物的登场。谈到藤木田为何前来东京、在经历了反复的挫败后狼狈地逃回了新潟？我想很可能是在中途发现了事件的本质吧！当然，就算他从一开始就有某种程度的察觉，也是要到正式卷入其中之后才会注意到真相，结果只有逃避一途……在临上火车前虽然对光田先生说了冰沼家发生的绝对是杀人事件，但与我的看法有异，因为我仍无法肯定这是杀人……哦，阿蓝，要上洗手间的话，就在那边。”

他转过脸，对忽然站起身的阿蓝指着玄关的方向，回头接着说道：“皓吉这个人物，我还不是很了解。听说现在又从麻布町搬回三轩茶屋那儿了。红司死亡当夜，他应该与苍司在九段，是在九段的什么地方？”

“我有记下地址。”亚利夫急忙取出记事本，“他给的名片不知塞到什么地方了……是……千代田区九段上二之六，电话号码是三三一二四六二，八田商事总经理。”

“区号三三的话，确实是九段。”牟礼田蹙眉，沉吟不语。

目前东京的区号都是三位数，许多数字无法猜出是在哪里，可是当时只有两位数，提到二四区号就是日本桥，四二区号则是世田谷，立刻能够知道是什么区域，三三区号绝对就是从九段至神保町一带。

也不知牟礼田在想什么，只见他频频摇头。“我也见过他，感觉上……是个比想象中要好些的人。对了，他虽然随着房子四处搬家，但是在三宿有一间小事务所，电话是四二一三七四五，因为读音类似‘一切亨通’而非常高兴。对了，冰沼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池袋区号是九七吧？也就是九七一 二五二三。可是，电话有什么问题？”

“没有……阿蓝，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吗？”

的确，今夜的阿蓝，不，与其说是今夜，不如说从橙二郎死后，阿蓝仿佛就死气沉沉地沮丧不已。他从洗手间回来，神情阴郁地在沙发坐下，说：“也不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忽然转为促狭似的眼神。“波特莱尔说过‘这个世界上除了罗宾和侦探故事之外，还有大学学位’，明明还要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实在让我受不了目前的情况……罗娜说，无论如何都要和我一起参加考试，昨天就起程前来了。”

阿蓝说出在札幌的曾经同窗的青梅竹马恋人的名字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亚利夫也因为被卷入事件中而完全忘了东大文学院的第一次考试日期是三月三日，考试科目为英文、数学、国文，如果过关，十四日开始的三天，将继续进行第二次考试，也难怪身为高中学生的阿蓝会忧郁了。

“是吗？我忘了。”牟礼田也有些慌张，“那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好了。”

“啊，等一等。”久生很明显受不了就这样落幕，慌忙打断。
“虽然对阿蓝来说很抱歉，但也不能就这样把事件搁着，更何况，刚才阿蓝的口气好像已经明白橙二郎命案的诡计，我们很想知道，所以既然上船了，那就让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没关系，不必担心我的事。”阿蓝的声音也勉强恢复了点儿气力，“我也想过，牟礼田先生回来之后，可以让我窥知事件的全貌，所以还是继续吧！至于我的许多看法稍后再说。”

“好，那接下来简单说明一下。刚才提及皓吉与藤木田老人的出场，然后就是‘疯狂的茶会’，谈论红司以M开始的话题，但是他所构思的长篇小说‘凶乌的黑影’或‘花亦妖轮回凶乌’中叙述的四桩密室杀人情节，目前确实依照内容进行。不过，若真有人依照剧本演出的观点来观察，最好是放弃吧，因为如果依照预言内容，剩下的两人，在吟作老人所谓黑月的诅咒下，应该是瞋者与痴者，但如果四个人都是在密室离奇死亡，就算侦探在场也无能为力，只能祈祷那是偶然的一致。接下来，终于到了‘腊月严冬转眼来临’，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红司死亡。”

牟礼田瞄了时钟一眼。“他死前留下的算式，既然无从知悉是谁写的，那就暂时不探讨。不过，第一个密室的怪异之处也太多了，只能认为在场的所有人都按照某种思维行动，连红司自己也是一样。假设如藤木田老人所调查的，红司叫吟作老人外出购买明知道没货的洗面乳，的确可以认为他希望所有人远离自己，但是，那绝不限于所谓的‘幽会’，相反地……”

“什么相反地？”久生不耐烦地催促突然沉默的牟礼田。

“不，这也只是我的臆测，还是等稍作实际调查之后再谈。但在那起事件里，是谁，为何需要密室？之类的问题点，我觉得应该略作分析才是。”

“但那应该只是为了让杀害红司看起来是病死的吧！”久生再次焦躁地反驳。

牟礼田并未回答，径自说道：“橙二郎当天晚上的行动虽然也相当怪异，但他知道冰沼家并无绿宝石，为了振兴冰沼家而想创造出‘绿司’，这应该也是事实，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人。只是，他沉迷于占星术却是我第一次听说。但可以肯定，他不是那种会玩弄诡计杀人的人。”

“藤木田老人的推理关于这点并不正确，可是，这位老人有可能是为了不让你们接触真相，而故意有如此的言行，所以行前在临回故乡的列车上，才会炫耀自己知悉一切。那么，他那配合状况创造出的伪推理就极端不简单了，绝对不能说他是二流侦探。”

“即使如此，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参加那场推理竞赛。每个人都有不错的着眼点，只不过叙述内容却出了问题，结果出现了什么鸿巢玄次啦、黄司啦之类虚幻的人物。若是这些人实际存在，侦探反而会大吃一惊吧！而且，奈奈提出的“玫瑰的控诉”，也只是根据受到曼瑟教授指责的错误的三原色论；至于光田先生的五色不动明王因缘，更是与冰沼家无关。当然，我认为玫瑰或五色不动明王的论点并非只是突然想到的推测，而是具有某种深刻意义。问题是……反正，目前被套上奇特名称‘献给虚无的供物’后院中唯一的一株玫瑰，绝对是比什么五色玫瑰还更重要的问题点。与其说是红司的遗志，我感觉那仿佛是正在培育某种邪恶的东西……这些算是第二密室之前重新审视的概略经过，而各位可能因为过度重视红司的‘花亦妖轮回凶鸟’，行动俨然如傀儡。当然，傀儡戏偶远比血腥的冒险更加阴森凄惨，因此傀儡戏偶般的死亡并非毫无意义，但奈奈刚才说过已经明白杀害橙二郎的诡计，这么说不会有问题吗？若徒然再让应该已经死亡的人苏醒过来，那就令人难过了。”

“那绝对没问题。”久生忽然变得充满活力，“相对地，你自己虽然觉得很有趣，但是，今夜在此真的能够清楚了解凶手名字吗？也就是，橙二郎的尸体被发现当时，有人在书房里做出某种动作，此人到底是谁，至少在这儿的两个人应该知道，因此尽管不好意思，请问此人名字……”

“不，没有顾虑的必要。”牟礼田干脆回答，“但我希望先提醒一点，如果第二桩密室是杀人事件，那么凶手应该是事前就计划在那天晚上打麻将的人，而且应该知道藤木田老人无论如何都想与橙二郎打一场麻将，因而早就等待这个机会。否则，为何能如此巧妙地塑造藤木田老人与光田先生成为过失致人死的凶手？我必须再度提醒，在推理竞赛结束后，藤木田老人为了揭穿凶手身份，应该提过打麻将的计划吧？而知道内情的只有你们三人。同时，藤木田老人更不可能告诉任何人才对，但尽管如此，凶手却事先知情……”

“你又在瞎说什么？”久生不悦地打断道，“这岂非意指我们三人之中有谁是凶手？”

“我并没这么说……”

“别开玩笑，就算亚利夏被巧妙地塑造成过失杀人的凶手，也不能因此肯定真凶了解你所说的那些内情吧？如果净说些没有确实证据的瞎猜之言，我们也不会输给你。”

“真是莫名的自以为是……我的意思是，如果第二密室为真正的杀人事件，应该是我说的那种状况。根据刚才的说明，我确信至少第一密室并非杀人事件，虽然不知红司为何必须死，但那与为何那间浴室是密室的意义相同。因为我的心情是，可能的话，很不希望第二密室是杀人事件，就算真的是，也不想称之为杀人事件。算啦，先听奈奈说出她自傲的诡计吧！”

“不是只有我明白，亚利夏也因为电话疑点而知道整个情况。来到这儿之后，连阿蓝都说他已经解开密室诡计了。对了，还是从亚利夏开始吧！依上次的推理竞赛同样的顺序，怎么样？你在电话中不是得意地说连《续·幻影城》里也未曾出现过吗？”

“话是这样没错，但凶手是谁？为何杀害橙二郎？关于这两点我仍是一无所知。至于诡计方面，现在看来，感觉上也很幼稚……”

“你在说什么嘛！目前我们面对的最大障碍，在于橙二郎确实关掉瓦斯暖炉后就寝，但有人打开暖炉，而房间却是完美的密室，绝对无法从某处空隙开启瓦斯开关吧！所以，至少能够掌握突破障碍的线索就行。反正也没人会把你推理当真，你就轻松说出来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说出来也容易些。”亚利夫转脸面对牟礼田，“我想到的也许只是机械装置的诡计，也就是说，所谓在封闭的室内能自动驱动的物件，在那间书房里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穿着红色上衣的玩偶。如果与百货公司贩售的机器玩偶一样是无线操作的话，那就可以利用遥控器从室外控制，要开启瓦斯开关就非常简单，说不定也可以利用它来锁上房门门锁。因为，在美国听说已经出现可以相隔一公里操控的遥控玩偶。所以，只要调控得不错，从楼下应该

也可以自由操控。也就是说，这起事件并非傀儡戏偶般的死亡，而是傀儡戏偶般的杀人。”

畸形的月亮

牟礼田终于再度站起身来，走向隔壁房间，迅速回来后，站着说：“这么说你没有拿起那个玩偶仔细观察？”

“且慢，你从刚才就在干什么？”久生在一旁眉头深锁，“站站坐坐的，半点儿都不稳重。”

“是的，那天早上我首先注意到那个玩偶。”亚利夫毫不理会他俩的话回答道，“当我正想拿起来细看的时候，岭田医师刚好也来了……后来藤木田老人也看到了，只说那是廉价的锡铁玩具，可能是Made in Japan的粗糙杂货，不知道的人却刻意从美国买回来，所以我也未做进一步的确认。不过，只要问一下苍司，应该就可明白。”

有人在楼下遥控，橙二郎熟睡的书房内，红色上衣的傀儡起身，缓缓走到瓦斯暖炉前，面无表情地扭开瓦斯开关，然后右转，离开瓦斯喷口，走向原来的位置，在黑暗的角落静静地听着瓦斯喷出的声音，书房则一步步成了死亡房间。这样的想象对亚利夫而言，是一幅非常生动的直觉情景。不过，那个玩偶究竟是否有天线，是否有遥控装置，都因为已经随着绿司而消失无踪了，根本无从确定。

“那玩偶或许是廉价货。”首先提出异议的还是久生，“你的推理还是一样不成气候。想想看，锡铁制造的傀儡就算能够摇晃步行，两个瓦斯开关应该都是牢牢锁紧的吧？傀儡的手臂不可能扭转，而且，又如何能爬回桌上？提到傀儡，亚利夏，你至少认真地阅读一遍《黑死馆杀人事件》吧！Made in Japan并不见得只是廉价货。”

久生简单驳斥亚利夫的推断后，唇际浮现出惯见的得意微笑。“若模仿藤木田老人的说法，那么第二密室就存在着绝妙的心理诡计。但是，因为我去年就已经知道冰沼家会发生利用瓦斯杀人的事件，因此事先就调查清楚了其中的诡计。记得吗，亚利夏，红司被杀害的时候，我马上就怀疑死因是否为瓦斯。”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

“真是靠不住的华生！至于我为何会怀疑瓦斯……”

“没多少时间，要演讲的话，等下次吧！”牟礼田冷冷地打断她，“你想说的应该是这样吧？以著名的侦探小说而论，克劳夫兹^[1]或诺克斯的长篇作品中也有利用瓦斯的密室杀人，以诡计来说并非高级，但是你发现史无前例的诡计……现在，导论就省略下来，请从主题开始。”

“也不是史无前例。”久生的神情仿佛谁怎么说都毫无感觉一般，“克劳夫兹或诺克斯的前例我是不清楚，但是，柯南·道尔也有类似的前例。问题是，我绝对不是浪费口舌，例如，问题中的书房应该还残留一处可能警方也没检查过的地方，各位注意到了吗？我上次去的时候，虽然没刻意到书房查看，但你们都不知道，对吧？我当然不认为凶手会戴着防毒面具潜入书房，可是，如果凶手打算躲藏，确实有能够完美藏身的宽敞空间……”

“你指的若是床铺底下，我调查过了。”亚利夫淡淡开口道，“那是交错拉开的木板门，里面是积满灰尘的空洞……不可能躲在那种地方吧。”

“讨厌，亚利夏，你调查过？”久生稍显狼狈，“很不错呀，连那种地方也调查……关于这次的密室，我认为的确存在，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嫌犯出入的痕迹。因此，嫌犯绝对是装作若无其事、在楼下打麻将的人之一。我准备在这里指出他的身份，所以希望各位耐心听我叙述导论。”

她重新坐正身子，“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从以前就预料到冰沼家会发生瓦斯杀人事件，你们也知道，最初我请亚利夏代替我打听冰沼家的状况，对吧？虽然那是模仿柯南·道尔的《退休的颜料商人》，但亚利夏说出酷似小说中华生的台词，甚至连杀人情节也都符合，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所谓的情节就是，被害者被封闭于金库内，再利用瓦斯杀害，而且，诡计是将裸露的瓦斯管藏在金库天花板有拼花图案的石膏底下，只要在外面突然打开开关，瓦斯立刻喷出。所以我想象到，冰沼家事件的凶手或许就是利用同样的诡计，在书房的某处装上可以一边在楼下打麻将，一边轻易控制开关的瓦斯喷孔，至于位置

在什么地方，绝对是在天花板的中央，而书房天花板中央却吊挂着大型工艺灯。”

“嗯，没错。”途中露出略显有兴趣神情的阿蓝，凝视着久生，说道，“满是紫水晶花饰，可以让一个人挂着摆动的牢固工艺吊灯……”

“真正的瓦斯喷孔就在那里。”久生断言，“我暂时还不说出凶手是谁，但行凶手法一定就是这样，工艺吊灯的花饰中绝对有瓦斯喷孔，你们调查后就知道。事实上，大家的目光完全被瓦斯暖炉所吸引，应该都没想到凶手人在楼下，却能透过工艺吊灯对着书房喷出瓦斯完成杀人计划。瓦斯暖炉只是为了让人以为是意外死亡，因此各位都陷入了魔术师在舞台上使用的错觉诡计之中。明白了吧？冲进书房，发现里面溢满瓦斯，马上认定是瓦斯暖炉的开关和瓦斯总开关被打开，这是理所当然的推测。其实所有开关都正常，如同事后冷静下来时所看到的一样，两处的开关都是锁紧的。在状况紧急的场合里，这样的诡计最有效，也因此，最先冲进书房后就跑向瓦斯开关、假装关闭开关的人就是凶手……所以，那到底是谁呢？”

短暂的沉默流逝。亚利夫在那阵发现尸体的骚乱中，并未一一记住谁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但是，如果最先冲向瓦斯开关转动的人就是久生所谓的真凶，那么亚利夫现在仍能指出，因为当时的景象太鲜明了。

不过，阿蓝首先开口：“冲向瓦斯开关的人是我……”接着突然发起脾气：“你别自以为是了，难道你忘了上次你是怎么解释白色剑兰的？太可笑了！警方最先调查的就是瓦斯管线，他们已很清楚从二楼的什么地方延伸、又是如何接出来的。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爬到天花板上就可以知道，否则又如何能一眼就看出房间的瓦斯开关是关闭或打开的？什么魔术或诡计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凶手确实曾经进出书房，不可能辛辛苦苦地在工艺吊灯中间拉管线。”

“是吗？你如何肯定凶手曾经进出书房？”好不容易想到的论点遭人否定，久生挑战般地反击道：“无论你是否认为密室杀人必定是凶手出入现场，但现实世界里，不见得可以如此顺利。而且，尽管从门外锁上的案例极多，但那多半是门下方或什么地方有缝隙。如果确

实如警方仔细调查过的结果一样，书房绝对未施加任何机关，那么诡计应该也无用武之地吧？或者，你还是认为，凶手抱着瓦斯暖炉自由潜入？”

“不只是瓦斯暖炉，凶手还搬运叔叔的尸体进去。”阿蓝一口气说出之后，仿佛终于恢复了气力。“看来女人真的不适合扮演福尔摩斯的角色。嘴上一直说什么金库室如何如何，却完全不知道放在冰沼家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吧？提到金库室，应该马上可以注意到，最适合的地点绝非宽敞的书房，而是二楼的化妆室……一叠大小的空间、门窗完全关上、让烧水炉的瓦斯大量冒出，任何人都可在两三分钟内办到。事件发生前的两三天，烧水炉的状况就不太正常，所以瓦斯总开关绝对已关紧，结果却只在那天漏气，这不是很奇怪？想必凶手事先已经动了手脚。我认为叔叔绝对是在那里遭杀害之后，才被搬到书房床上的。”

阿蓝充满确信的语气让久生感到挫折，只见她结结巴巴地说：“也许是……可是……”

“让我开始怀疑的，是因为就算那天早上化妆室本来就有瓦斯味，但味道也未免太浓了。我心中在想，若只是母火熄灭，味道应该不会如此浓烈，所以我立刻明白了一切。若依序说明，打麻将的人之中的确有共犯的话，也就是在这个人的协助下，有人当晚潜入二楼！那家伙从我以前居住的房间进入、不知躲藏何处，在十二点之前或二点半过后，也就是瓦斯总开关还开启时，估计叔叔已经熟睡后，出现在书房里。方法稍后再说，只是很简单的诡计……熟睡的叔叔已服用安眠药，但那家伙更用麻醉剂让叔叔昏迷不醒，然后再搬运到化妆室。叔叔身材瘦小，就像个老太婆，连我都可以轻松扛起来。之后，那家伙吹灭烧水炉的瓦斯母火，让瓦斯大量漏气，再关闭房门。

“整个过程应该在五分钟内可以完成！估计叔叔已经断气后，迅速关掉瓦斯，只留下烧水炉母火，再将尸体搬回书房，放在床铺上，然后拆下书房的电暖炉，从书库搬来瓦斯暖炉，打开瓦斯开关后离去……像这样，就算被人撞见，叔叔也只是因为在书房意外死亡，而且化妆室漏出的适量瓦斯，正好可以让人提早发现尸体，加上又有包括共犯在内一起打麻将的不在场证明……”

“等一下，关于这点……”亚利夫受到一股莫名的不安驱使，忍不住打断，“如果可以那样自由进出书房，就算没有所谓的‘某人’或‘共犯’，麻将牌局中的任何人，也有办法借故暂时离开去杀人……”

“那天晚上有这种人吗？”阿蓝对此似乎很有自信，“尸体搬进搬出约需五分钟，暖炉的调换也需同样的时间，再怎么算，也都需要十分钟吧！”

的确如此。那天晚上的人物活动表，亚利夫已经深烙脑海中。当时上洗手间的每个人都只离开两三分钟，即使在有问题的十二点与两点半到厨房的亚利夫自己、苍司与皓吉三人，也都很快就回来了。另外，十一点半左右虽有阿蓝去洗脸，一点左右苍司离座去检查门户上锁，但两人顶多也是五分钟左右就回来了。阿蓝是边用毛巾擦脸边出现，苍司则在隔壁房间一边与这儿交谈，一边更换衣服。尤其在一点前后，厨房瓦斯总开关关闭的时刻，并无任何人离座。

事实上，就算亚利夫没在脑海里搜寻记忆，从时间上而论，当时在楼下的几个人之中，不但没有任何人能瞒过众人的眼睛跑上二楼，轻松自若地进出上了锁的书房，更别说是扛着橙二郎的尸体往返于书房与化妆室之间了。

但是，这次久生似乎相当佩服。“不过，阿蓝，你虽然坚持以瓦斯暖炉替换电暖炉的论点，可是，如果橙二郎自己事前已经替换使用，岂不是没有花费十分钟时间的必要？凶手只要潜入书房打开瓦斯开关就行了。”

“不可能！”牟礼田神情严肃地说，“我虽然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如此认真地把冰沼家事件塑造成杀人事件，但如果一定要这样，最好先探讨凶手的心理。凶手会采取这种打开瓦斯开关，却无法确认对方会不会死亡的不确定杀人方法吗？凶手的目的绝对是要实际感受到，对方确实会死在自己手上。如果认定是杀人事件，那就可以认为橙二郎是在化妆室遭杀害的。只不过，一切都必须假设有办法进出书房……”

“关于进出书房的方法。”阿蓝开始平淡地叙述，“我认为是这样。那间书房没有通风口，也无足以藏身之处，窗户都被铁格子与锁

扣封阻，楼梯侧的房门还扣上门链，所以若要能动手脚，绝对是在靠书库侧的房门。而且书库地板降低，没有容纳绳子或纸张穿过的缝隙，应该也只能在钥匙或钥匙孔上动手脚。没错，凶手事先准备了那扇房门的备用钥匙！虽然是镀铜钥匙，但那只是经过研磨，让尖端露出铁质的备用钥匙，只要拿原版钥匙给锁匠，很简单就可以打制。若使用备用钥匙，潜入的时候可以用它推掉插在钥匙孔内的原版钥匙。最后关上房门时，再从内侧插入备用钥匙，关门后，从外面钥匙孔插入圆棒状的强力永久磁铁，然后只要转动磁铁，备用钥匙也会跟着转动将房门锁上，接着再将磁铁拔出……这是先前之所以会推测有共犯存在的理由。事实上，那天早上苍哥推掉的正是备用钥匙，由于当时的状况谁都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钥匙上面，所以凶手有机会调换原版钥匙，也顺便处理了逃出的出口问题……”

“这样的诡计行得通吗？”久生冷冷地说道，“在化妆室杀害橙二郎，将尸体搬运至书房，过程是没有问题，可是关于什么磁铁和铁质钥匙，感觉上会不会太无趣了？你自己以前不是常说，镊子和绳子都是老掉牙的东西？”

“诡计如何无关紧要，”阿蓝并未反驳，“我只想知道真相。基于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提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今天听了牟礼田先生说的话，感觉他犹豫着是否该揭穿真相，甚至让我觉得他还认为凶手就在冰沼家人之中……因此我从刚才就客观地重新分析，发现自己与苍哥都绝对不可能杀害叔叔……怎么样？这种无意义的死亡难道是冰沼家人创造出来的吗？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如果牟礼田先生知道一切真相，我希望现在就说出来，说出全部的事实……”

“说出全部的事实……”牟礼田喃喃重复着，眼眸里瞬间露出异样的神色，似是冲动与踌躇交杂的微妙表情，然后转身面对阿蓝。

“刚才我也说过，选择杀人或是无意义的死亡，是个重要的分歧点。我的意见是，让事件就这样收场，远比再惹出更邪恶血腥的杀人来得好……但这么说各位可能无法理解，所以我现在从反面提出质问。阿蓝，假设一切如你所说的发生，先别说楼下的共犯，你认为到底是谁会抱着橙二郎往返于化妆室和书房之间，同时还调换暖炉？事实上，不仅无人能够做出这种事，连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不可能是凶手。当然，若是已经死亡的人，例如红司还活着，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诚如牟礼田所言，冰沼家事件越深入追查，越会发现根本缺乏成为最重要的“凶手”的人。若是来路不明的人物潜入，动机不明地持续杀人，情况自然又不同。可是，提及与事件有关者，目前只有在这里的四个人与苍司、藤木田老人以及皓吉，剩下的则都是已亡故的死者们了。

此时，阿蓝抬头说道：“我也曾如此考虑，尽管不知是何等人物，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但发现有一个适合成为凶手，那就是红哥日记中提到的鸿巢玄次。无论怎么分析，感觉上红哥好像是故意让人知道有玄次这样的人物存在，不过我觉得，这似乎是双重的复杂诡计，目的是掩饰真正的玄次的存在。”

鸿巢玄次，这个人的存在真的很暧昧，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真实，也不知道红哥日记上提到的居住在某处上坡公寓、曾经当过水电工人之类的描述是否属实，即使这个谁也未曾见过的人物就是掌握一切的凶手，整个事件还是无法解决，但阿蓝显然很认真！

“鸿巢玄次？”久生带着笑意说道，“提到玄次，问题就更复杂了，难道圣母园的事件也是玄次开车去纵火的？”

“关于玄次……”牟礼田似乎已经预料到了阿蓝的说法，“这么说，你好像已经掌握了玄次这个男子确实存在的证据了？换句话说，如果有了他是虚构人物的证据，那么你就认同所有冰沼家的事件并非杀人事件？”

见到阿蓝不情愿地点头，亚利夫此时打岔了。“可是，我倒觉得就算真有鸿巢玄次这个人也无所谓。”

“哦，就算真有此人也无所谓，此话怎说？”

“因为……”

就在亚利夫迟疑时，阿蓝接着说：“没错。虽然线索只有红哥的日记，但玄次曾经当过水电工人，对不对？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牛仔褲臀部低垂，宽皮带像是快掉下来，上面插着螺丝刀和老虎钳，这样打扮的年轻人……我总觉得玄次就是这样的打扮。”

“不，有点不一样。”

虽然腰间松松垮垮系着插上大小螺丝刀和老虎钳的皮带、身穿蓝色牛仔褲的年轻打扮，但还是有一点不同。亚利夫眼前浮现的则是眼神锐利、状似流氓模样的面孔。

“至少两眼暗淡无神吧！就像非常喜欢人类、依赖人类，在住家四周徘徊，却莫名其妙被杀害的野狼一样。”

“是吗？”久生似乎又有另外的想法，“在我的想法中，应该是像爱奴族的青年那样，全身长很多毛，唯有眼睛澄亮的那种类型。当然，他的腰一定要很有力。”

“算了算了。”见到三个人三种不同的观点，牟礼田从中打断，肯定地说道，“虽然你们各持意见，但很遗憾，这个世界上并无鸿巢玄次这个人物，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当然，现实生活中或许在某处公寓有类似‘鸿巢玄次’的男子，也就是这类型的家伙，可是，在红司有同志兴趣的对象中，绝对没有像玄次这样的性虐待狂。”

“为什么？”

牟礼田轮番望着三个人的脸孔，以理所当然的口吻接着说：“红司背上的痕迹并非什么鞭答的痕迹……岭田医师已经确定了。虽然那天晚上受苍司之托，不得已指称是鞭答痕迹，事实上那是一种荨麻疹，是因为红司有特异的过敏性体质。”

这句话就像最后一张王牌！

在日光灯闪烁不定的昏暗浴室内，突然目睹那样的红色瘢痕，任何人肯定都会以为那是丑陋的鞭答痕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苍司和岭田医师才顺口说出虚构的谎言吧？

“我昨天去腰越探望苍司，他表示，无论如何想要解释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当时不惜伤害弟弟的名誉，让大家误以为是鞭答痕迹的原因，主要是无法忍受包括藤木田老人在内，每个人都像侦探一样，抱持强烈的疑惑眼光。而且他也认为，这样对红司来说也比较幸福。十月中旬左右，红司让他看过背后的瘢痕，身上长出这种东西，

红司哭泣着说道，一定是上天对自己苟活下来的惩罚，真想现在就自杀。事实上，比谁都爱着自己的母亲死了之后，背后立刻出现红色十字架瘢痕的稀有过敏性症状，任谁都会想寻死吧！苍司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只能说些还好你不是同性恋，就足以获得救赎之类的说辞。结果，红司紧抓住这句话，表示自己若必须背负着这种瘢痕生存下去，有必要让人错觉自己是丑陋的同性恋者，否则只有马上自杀……明白了吧？也难怪红司会设法创造出虚构的对象。虽然不清楚他是从哪里找到鸿巢玄次这个名字的，反正从那天之后，他每次洗澡就用镰型锁将浴室门锁上，又拜托朋友打电话到家里，甚至最后还写在日记中，努力让自己认为‘鸿巢玄次’确实存在……苍司看了虽然心痛，可是，过敏症状并非来自食物，而是气候寒热所致，那也是一种因缘。更何况，也无法自己注射维生素……对了，我还忘记一件事，藤木田老人好像说过什么注射油脂之类的，而且还有静脉注射与皮下注射，可是你们应该实际见过红司的手臂吧？

“那种过敏症状死后还会留下多少？尸体移入客厅后，苍司好像也没再注意。不过，到了被埋葬时，那症状可能已经不见了吧！然而在那天晚上的气氛下，苍司突然考虑到，如果当场说出那是一种寻麻疹，任谁应该都会理解红司的悲哀，但既然所有人都见过了，倒不如让人以为是鞭笞痕迹就此埋葬，或许红司反而会觉得幸福。所以与岭田到其他房间说明原委后，为了故意保密，直到红司死后仍留下虚构的人物……这就是‘鸿巢玄次’，亦即‘凶鸟’的真面目。”

就这样，牟礼田抹去最后一位“凶手”。

事实若与刚才说的一样，红司在失去最爱的母亲之后，身上长出了神的烙印般的十字架，终于无法承受而逃避进入愚蠢的梦幻世界，而苍司也确实持续庇护着他。这样就算周遭的人继续追查错误的“凶手”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因痛苦的幻想而产生的“鸿巢玄次”已如云雾般四散，而“冰沼家杀人事件”也归为泡影了。

没人开口。牟礼田准备走向隔壁房间，却忽然回头望向久生。
“你的表情好像很不舍，但只要再听我一次话，应该就会完全明白。为求慎重起见，我在隔壁房间有录音，你想听吗？”

久生不自觉地站起身说：“真受不了！我还以为你从刚才就走来走去的不知为什么，原来……”

茫然望着两人并肩进入隔壁房间，阿蓝的神情更显阴郁，于是站起身，走到窗边，开始从窗帘缝隙往外望。

亚利夫也无事可做，站立阿蓝身后。“牟礼田刚才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这所有的一切真的都只是我们的错觉？”

阿蓝不想回答，却忽然像是注意到什么，将窗帘拉开一道缝。
“你看那红色的月亮，简直就像正在笑着。”

两人几乎挤在一起仰望天空。春天的脚步近了，站在屋里也能感受到屋外温暖的夜晚空气。西南方天际飘浮着圆形的赤铜色月亮。正好有蓝灰色云朵飘过月亮表面，就位于月亮两只眼睛和嘴唇的位置上。随着云朵的飘移，嘴唇边缘扭曲、歪斜，的确如阿蓝所说的，畸形的红色月亮正在笑着。

牟礼田他们也过来了。

久生似乎看呆了。“这简直就是《红月亮》嘛！”

“没错，那首歌一定是为了这样的月亮而作。”阿蓝的声音亢奋，“在法国香颂歌曲中，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歌词也美得不得了。”

“阿蓝，唱唱看。”久生勉强挤出笑容，伸手扶在阿蓝肩上。
“‘冰沼家杀人事件’虽然以不同的方式落幕，但至少我们两人来合唱一首歌吧？《红月亮》正好合适。”

两人宛如感情亲密的姐弟般开始低声合唱。

一切真的宣告结束了吗？或者，这只是一切正要开始的信号？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的红色月亮，在众人的注视下永远继续地笑着。

到了隔天的三月一日，随着昭和女子大学的大火事件，照理不该存在这个世界的鸿巢玄次突然出现，却又立刻在奇异怪诞的犯罪事件中消失。这一切，当天的报纸都有详尽的报道。

[1] 即F. W. 克劳夫兹，英国爱尔兰侦探小说家。

第三章

没有面孔的脸庞

——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星期二。

从本乡的动坂都营电车招呼站爬上往追分方向的宽阔缓坡，右首边有一间庙堂，供祀听说只要指定期限祈求就非常灵验的“日限地藏”。因为这里在战前就另外设有草堂，本来所谓的“地藏”只不过是挂着褪色红布条的路旁石佛，但是到了昭和二十年四月的空袭过后，状况骤然改变了，信徒增加不少，香火和鲜花不绝。

进入转角的巷内之后——由于后来在一九六〇年的重新规划，这一带的外貌大幅改变，如今已经看不到当初的景象——有一栋木造的两层楼公寓“黑马庄”，房间数极少，都隔成只有六张榻榻米大的套房，每间套房都有壁橱和衣柜，还有配备了瓦斯与水龙头的小厨房。而且租金低廉，想要入住的人很多。但房东个性却颇怪异，从来不给正当的上班族好脸色看，租屋的条件特别苛刻：学生生活拘谨不行，年轻夫妻很快会生育子女不行，虽然不拘泥职业，但是对爱干净的单身男子要求甚严，即使只是妹妹来访，负责管理的老太婆都会唠叨絮念，因此居住起来并不愉快。而且，通常会将尚未成名的艺人、乐师、酒保等夜间工作者安排住在二楼，裁缝师傅、绘图者、推销员等白天工作者则住在一楼，所以就算是被廉价房租所吸引的住户，也很快就会气冲冲地搬出去，玄关随时都挂着“公寓出租”的牌子。

这天，三月一日上午十一点过后，公寓玄关被轻轻丢进一沓邮件。这公寓并未设置个人的信箱，虽然报纸最近会送达每个房间，但若是信件的话，邮差因为懒得脱鞋，总像这样整沓丢在玄关的木板走廊上，住户发现后会捡拾起来，放在管理员房间的收发窗口。不过，到了最近，这件事成为居住在楼下最右端房间的裁缝师傅伊豆金造的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时刻楼下几乎无人，另一方面则是金造觉得，比任何人早一步看到寄给别人的信件是一种乐趣。

在欠缺女人气息的公寓，这个皮肤白皙的矮小男子总是担任搜集信件的工作，一旦发现信件中有寄给二楼乐团乐师之类的人物、信封颜色比较

鲜艳者，就立刻正面背面地反复仔细看着，而且牢记寄件人姓名。他之所以记下，并非为了想向谁吹嘘，只是觉得当场记下乃是一种乐趣。至于明信片，无论是寄给谁的都会马上阅读其内容，有时还会小声念出声来。

当时，金造也因为管理员阿丰婆婆正好在井边洗衣服，于是立刻丢下了手边的将棋，穿上拖鞋，快步来到玄关，蹲下来仔细观察六七封邮件。不久，忽然发觉背后射来一道冰冷的视线，身体立即僵硬——他不必回头也知道，背后站的人绝对是“那家伙”。

就是住在玄关右侧的房间，平常静寂无声，年龄三十岁出头，表面上看来颇为严肃，但眼眸却露出古怪神色的那个人。他去年十月初迁入，自称是傀儡玩偶画师，经常会有批发商寄送装满硬纸箱的压模面具，等他在面具上画妥眼鼻之后再寄回去。金造一直觉得这家伙绝非善类，一定有某种不便透露的过去。证据就在领米证，这家伙以跑区公所很麻烦为托词，迄今仍未登记领取。另外，他从未在附近的公共浴室露过脸，一定也是因为身上刺满了刺青。

一想到这儿，金造心中思潮起伏了，更何况这家伙有时候好像也随时都在注意自己的举动，因此，这个懦弱的裁缝师傅金造，忍不住对来路不明的傀儡画师有所顾忌。

——那家伙这几天应该不在才对，难道是昨天深夜回来的？可恶，为什么在他的房门前没看到拖鞋呢……

邮件拿在手上，若无其事地抬起头，由下往上看，先是见到没穿拖鞋的红色袜子，然后是亮色毛织长裤，接下来是砖色的华丽衬衫，最后，果然不出所料，正是那张阴郁的面孔，冷漠的眼眸威吓似的往下看。默默站在无人的走廊就已够阴沉的了，再加上那副有话要说的冷漠表情，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金造不禁惶恐地站起身。

“这几天很暖和……”金造喃喃打招呼。同时把邮件排在收发窗口后，便慌忙想转身离开。

但那男子似乎早就站在那儿等着金造了。“伊豆先生，我有事找你，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可以来我房间吗？”

“哦、呃……”伊豆金造仿佛领口被抓起，愣在原地。

人如其名，金造一向在河内的“在之温泉田园”一带混日子，嘴皮子显得非常犀利，在同伴间有所谓“江户阿金”之称。但实际上，他本人却

胆小无比，像这样被人大声叫唤，全身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微微发抖。

“抱歉，请。”男子打开自家玄关旁的房门，专注地望着金造，只有声音是柔和的。认命的金造胆怯地弯下腰，正准备进入时，管理员阿丰婆婆双手湿濡地从后门上来，可能是过来拿肥皂的，只见她神情怪异地想避开，却马上注意到那家伙。“呀，你回来啦？你不在的时候，我帮你保管报纸，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拿来？”

“没关系，待会儿我自己过去拿。”男子略显慌张地回答道，还推了金造一把，强行（这是金造的主观感觉）把金造推入房间后，随手转动钥匙，喀嚓一声锁上。

金造心里发毛呆立原地，虽然不知是俱梨迦罗还是泷夜叉图案，但只要一想到背部全是刺青的流氓接下来不知会对自己做什么，就忍不住想，为何不趁现在大声向阿丰老婆婆求救？如果是上次在大分山上赶牛的健壮老太婆，或许真的会大声求救。这时……他又考虑到紧急时也许能从窗户逃走，但瞄了一眼，发现两扇磨砂玻璃窗也紧紧地上了锁。

一想到为何连房门也上锁，金造全身便直打哆嗦。“我想，没必要锁上……”

“锁上？”听到金造异样的沙哑声音，男子讶异地望着自己手上的钥匙，“哦，对不起，竟然习惯性地锁上了。”

金造还以为这家伙立刻会开锁，没想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把钥匙塞进口袋。

“因为有些不方便，还是锁上好了！哦……请坐。你这么紧张，事情就很难谈下去。”

“可是，我……”

以一个男人居住的屋子来说，房间整理得算很干净，整个六张榻榻米空间全铺上了浅红色地毯，左边靠墙是衣柜与书橱，靠窗则摆了一张小桌和两张椅子，右边的狭窄厨房也整理得干干净净，瓦斯炉上的水壶正冒着蒸气。金造忽然想到整栋静谧的公寓里，今天一楼似乎无人在家，只听到烧开水的声音全身不自觉地再次颤抖，因为从刚才被叫时，他就知道“那件事”曝光了。

即使如此，他早就知道终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局面。自从这个家伙搬入隔着一个房间的住所后，金造自己也感到很不可思议，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不安，随时都在监视这家伙的一举一动。原因之一是，新房客明明有某种无法言喻的过去，自己却对他一无所知，这有损金造自认是消息灵通人士的面子。金造很想找出任何内幕，好博得大伙儿的惊叹，所以积极暗中调查。可是，眼前这家伙除了星期三、星期六绝对会外出之外，就从来没人寄信过来，也没人打电话给他，根本就无法掌握丝毫线索。这令金造感到很不是滋味。十二月的某日，他发现这家伙难得有访客，就试着在走廊上徘徊。不久，终于无法忍耐，趁着两人之间的空屋一直没人入住，而且没上锁，蹑手蹑脚地潜入之后，伫立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厨房窃听。

很不巧，谈话声音很低，除了知道访客似是年轻男性之外，什么都听不到。尽管如此，金造仍因好不容易深入这家伙的秘密一小步，而有了不可思议的满足感，边按揉发抖的膝盖，边打算走出空房间。也不知是行踪泄了底，还是纯属偶然，没想到那家伙竟突然从房门探出头来，以锐利的眼神环视四周，两人正巧四目交会。

这时，求神念佛已来不及了，那家伙从金造慌乱的态度中好像已经知道金造在偷听，但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就把头缩了回去，即使后来有碰面交谈的机会，仍是连一句讽刺言语都没说。

今天突然要金造进入房里，而且将房门锁上，很难说不是为了这件事。一定是的，一定就是为了“那件事”！虽然现在口气还客客气气，但马上就会大声恫吓，然后不是亮出白刀子，就是拔出手枪。想到这儿，金造虽然坐在窗畔的椅子上，腋下却早已冷汗直冒。

所谓的“那件事”……

但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家伙悠闲地从厨房拿来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口中边说是“用来代替茶”，边打开威士忌酒瓶开始倒酒。然后，做出伸手推向金造的姿势。

“你说有事，究竟是什么事……”

“哦，是这样的。”这家伙起身，把头伸进壁橱，取出一匹非常高级的西装布料，轻松地在金造脚边摊开。“事实上是，这东西你可以尽快帮我处理掉吗？”

“啊？”

“我急需用钱。”

“请问这是……”金造胆怯怯地伸手触摸，发现这是一匹市价五千元的进口毛料，但还是无从估计对方为何突然说出这种话的用意。

“说出来很不好意思，但我急需一笔钱，而处理这种东西毕竟需要内行人，所以……虽然很冒昧，但希望能够尽早处理掉……”这家伙也在金造对面的椅子坐下。“这布料来源没问题，是我本来过不久想找你裁制而买下的。怎么样，能靠你的人脉帮一下忙吗？”

尽管低声下气，但金造仍旧只是“哦”、“嗯”地不置可否，此时，这家伙的眼神忽然转为冰冷。“伊豆先生，你大概是想偏了吧？我请你帮忙处理的东西，并不会替你带来麻烦……那就算了，你不愿意也无所谓……”

这家伙虽然这么说，但金造很清楚他额际早已是青筋暴跳。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了，你每次见到我，总是用怪异的眼光瞄我，而且一直在隔壁房间窃听我房间的动静，以后最好别这样。”

如预料中事，这家伙冷冷说完之后，遗憾地望着金造。“那些都已经过去的事了，我可以忍住内心的不快，但你居然趁别人不在家侵入房间搜查，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我想请教，到底是谁拜托你这么做的？”

金造像开始游泳一般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本来想说“开玩笑，怎么会有这种事”，但舌头好像打结了说不出话来。这家伙果然发现“那件事”了，发现我在四天前潜入这个房间……但我可以发誓，我什么都没动过，只是进来随便看看，很快就出去了……

大概五天前的星期四，这家伙神情开朗罕见地说要去旅行。出门后，金造开始坐立不安，内心不断在想，就是现在，除了现在，再也没有机会能够窥探那家伙的房间了。于是，趁着白天无人注意，毅然下定决心拿自己房间的钥匙试着开启对方房门，想不到，竟然很轻松就打开了。也就是像一般廉价公寓惯见的一样，所有房间钥匙都通用。

但是，终于进入房间随手关上门之后的那种恐怖……尽管只是六张榻榻米的套房，大白天里关闭遮雨窗，一片黑暗静谧的室内，却飘浮着冰冷的空气。凝神细看，书橱与衣橱都仿佛是黑色怪物一般正在呼吸。慢慢向前一步的同时，一直感觉壁橱或厨房某处躲了人的气息更加浓厚，而且缓缓朝自己进逼，几乎使他无法抑制内心不断袭来的恐惧。

就是在这时候，他发现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毯上。习惯昏暗的光线后，金造眼前逐渐浮现那个东西的朦胧轮廓。他将脸贴近，想确定是纸张还是信件时，立刻因为恐惧而缩成一团，恰似被人抓住脖子般慌张狼狈地冲出房门，连房门也没上锁就逃回自己房间。因为地毯上掉落的是一张没有面孔的脸庞——没有眼睛、没有嘴唇，只是有张凹凸不平的白皙面孔。

后来仔细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那只是身为傀儡画师在工作上所使用的材料，也就是在方形布板上铺着白色薄绢，然后再从上面压出模子的素色面具。但眼睛、鼻子和嘴巴只有凹凸，还称不上是面孔的傀儡脸孔，当时却静静地盯着天花板微笑。

无论如何，既然曾经偷偷潜入别人的房间，此刻受到对方责怪也毫无辩解的余地，只是一想到当时的恐怖，那根本算不上什么搜查房间，事实上，连碰一下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

“潜入别人的房间？其实，我……”金造摇摇手结结巴巴地说着。

对方仍以阴郁的眼神望着金造，紧接着突然站起身来。“如果是警方搜索房间，也未免太安静了……或者是趁我不在时，有人偷偷进入我的房间，我很想知道当时的情况！伊豆先生，事实究竟如何？”

这家伙的声音冷静得让人头皮发麻，感觉上似乎立刻就会扑上来掐住自己脖子。

“不是的，没有其他人来过，我也没做什么，真的，我什么都……”

金造胸口郁闷，有想吐的感觉，几乎忍不住想呼叫救命。

男子凝视着金造极度惶恐的表情，良久，缓缓开口：“是吗？真的不是你？”

声音的回响里似乎隐含着无论如何也要让对方说实话的残酷决心，这让金造不自觉地用力闭紧双眼。但是，对方的声音就此消失。金造畏缩地睁开眼睛，发现对方在厨房里发出声响，而自己眼前的威士忌杯子已经不见。正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之际，男子马上又双手端着杯子出现，而且杯中浮着切成厚片的柠檬。同时，在金造的杯中滴入剩下的柠檬片仔细挤出的汁液，然后拿来煮沸的开水盅，当着金造面前注入开水，推到吓得缩成一团的金造面前。

男子客气地说道：“真的很抱歉！因为发现我不在家时好像有谁进来过，所以一直认定是你……我一向就没什么耐性。”然后唇际浮现出笑意，“关于刚才的事，你能够帮忙处理掉这匹布料吗？价钱不高也无所谓。”

“没问题。”金造回答，但是见到在鼻尖前冒着热气的威士忌，他的身体很自然地又开始发抖了。心想，我知道，这种在掺柠檬的威士忌中加入氰酸钾的手法，以前在报章杂志上都读过不知多少次了，所以，此刻被推到面前的杯子中，绝对掺入了那种剧毒。这家伙为了遮掩氰酸的臭味，还特别在我的杯中加入柠檬汁，他灰暗的眼眸深处闪着像毒蛇一样的寒光，显示出无论干出何等残酷无情的事也不在乎，所以，像蛇一样张大嘴咬住我，注入毒威士忌，根本不可能改变脸色。凶器不是尖刀或手枪，而是眼前的毒药。

——问题是，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的确窥视了你的举动，也曾经窃听，而且还散布不实的谣言，更趁你不在时潜入你的房间；但我可以发誓，我绝对没有捡拾任何东西。难道你那个白色面具、那个不是面孔的脸庞之傀儡，是不得暴露的秘密？若真是这样，只要你交代我别声张，就算我有再大的胆子也不可能说出去的，只要你下个命令，我绝对会守口如瓶。大哥，在此之前，我之所以会做出无聊的行为，真的只是想要成为你的同伙罢了，就算当个最低级的小瘪三也无所谓，我只是想体验一下血腥的黑道世界。

——拜托你了解我的心愿。我的生活价值只有“别人”！二楼的乐团乐师与经常写信给他的峰子之间的事，就等于是我的事。我是无聊、小心眼的男人，没有女人，也没有胆识，只要住在楼下最边间的小白脸推销员抱着公事包出差，我也会跟着出差，他若是在酒店二楼抱着旅途上认识的女人，也等于我抱着女人。因此，这次大哥的幽暗秘密也等于是我的秘密。我只是希望你能稍微拉我一把，难道这样就必须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被杀死吗？

金造忍不住哽咽了，口中说着没什么意义的话。“大哥，这样太过分了。”

“过分？”男子惊讶似的笑了笑，“不会吧！那么，这件事就暂且不谈，先喝酒再说吧！这是我费心调制的！”

怀中的热气往上冒的同时，鼻孔里闻到的，确实是氰酸臭味。

“怎么啦？喝上一口不要紧吧？”男子端起自己的杯子，边暖和着双手，边阴森森地说。

——完蛋了，就算如此表现出真诚，这家伙还是打算杀了我……我为什么不摔破这掺了毒的酒杯？眼前，这男子凶恶扭曲的面孔被放大，金造只听到自己念着“我会被杀”、“我会被杀”、“我会被杀”的声音宛如夜快车般地驶向黑暗。

“喂，你要去哪儿？”这家伙的确这么说！

一瞬间，就在金造觉得背后匕首发光时，隔壁玄关突然响起叫唤“鸿巢、鸿巢”的声音。

金造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男子也在一旁疑惑似的静听。但是，他手上并未握着应该已经刺伤自己的沾血短刀，房间地毯上也没有滴落血污。

——看样子，我还没被杀……

玄关的访客迅速脱鞋上来，在走廊上大步摇晃经过这间房门前，接着四处敲响每个房门。当然，其他房间都没有人，不可能有人应答。随后，好像找到了在井边洗衣服的阿丰老婆婆，大声询问玄次的房间后，往回走来，开始用力敲门。

刚开始，玄次好像知道声音的主人是谁，却似乎想不到对方会找到这儿，神情比金造更诧异，待听到敲门声，立刻迅速将地毯上的布料丢入壁橱，然后摆出警戒姿态，大叫：“谁？”

“是我，皓吉。”

也不知原因何在，突然造访鸿巢玄次的人竟然是八田皓吉。听到回答后，玄次慌忙从口袋里取出钥匙，小心翼翼地将房门拉开一道细缝。“姐夫，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瞋者之死

的确有鸿巢玄次这个人——虽然在一番虚构或存在的争辩之后，牟礼田俊夫断定这个人绝对不存在。玄次不仅居住在本乡动坂坡道上方的公寓，还是八田皓吉已故妻子千代的弟弟，两人之间有姻亲关系。知道这件事之后，亚利夫他们愕然了。但记得皓吉曾经发过牢骚说“内人的弟弟是个无可救药的流氓”，应该指的就是鸿巢玄次吧！

但是，对于冰沼家或其他事情一无所知的金造来说，皓吉却是能够让他渡过眼前难关的救赎之神。只见他迅速越过仍一脸无法理解皓吉为何会找上这栋公寓的玄次身旁，说了声“那我先离开了”，擦拭额头的冷汗，逃回自己房间。有好长一段时间，金造全身乏力地趴在布料裁剪台上，一会儿，拖着身躯来到厨房，嘴巴搭上水龙头，狠狠冲洗整张脸，这才总算恢复了还是个人的感觉。之后，他慢吞吞地换好内衣裤，胸口的悸动总算平息下来。这时，他忽然又产生了想要窥知离开后，鸿巢玄次房间里有啥动静的念头了。

虽然只是擦身而过时瞄了一眼，却清楚看见对方是左手提着鞋子，腰间抱着包袱，身上穿着皮夹克的肥胖男子——感觉上像极了最近名气非常响亮的“力道山”的小一号家伙。听说是玄次的姐夫，金造当然是第一次谋面，因为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那杯掺了氰酸钾的威士忌就这样放着，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被所谓的“姐夫”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喝了，岂不就糟糕了？而且，凝神静听后，发现两人好像开始发生口角，很不寻常的话语片段传入耳际。

刚开始，金造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聆听，渐渐地终于无法忍耐走出走廊。还好，隔壁空房间的房门像平常一样打开，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进入，耳朵贴在厨房墙壁上。

当然，即使如此费尽心机，由于所谓的“姐夫”是用快速的大阪腔调说话，玄次则是以低沉的声音回答，无从听出整个谈话内容，尤其是玄次，更是只能听到“别胡乱批评我姐姐”或“警方正在找我”几句。假设所谓的“姐夫”说得没错，那么应该是大约五天前，在玄

次老家南千住发生了阴森凄惨的杀人事件，而这位“姐夫”正在劝玄次勇敢地出面自首。

“我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犯下如此残酷的杀人案。因为你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用麻绳捆住，再用电线勒死，然后把尸体随便丢入壁橱，企图伪装成强盗杀人。”他恨恨地瞪着玄次，“早知道千代有你这样的弟弟，谁敢娶她？她长时间生病已经替我带来很大的麻烦了，想不到她死后你又干下如此冷血的杀人案。如果传出去了，我的信用将立刻一落千丈。”

“别胡乱批评我姐姐！”玄次眼眸里的邪恶光芒骤然增强，仿佛心意已决，“这么说，条子现在已经开始找我了？”

“还有闲工夫扯这些？快，趁尚未被逮到前，干脆去自首。”

接下来，金造突然听到互相推拉撞击的声响，然后两人似乎又再度低声激亢对话。

此时，金造万万没想到隔壁房间的争执会与早上的新闻报道有关。他当然看过三版的《今晨世田谷大火——昭和女子大学等处烧毁五千五百坪》，以及另一则配有图片的如下报道：

警方通缉勒死老父、将尸体藏入壁橱，素行不良的次子

二十八日晚间九点三十分，住在荒川区南千住町三之七〇，目前无业的川野松次郎（六十七岁）四天前忽然失踪，从事房屋中介业的长子广吉（四十三岁）发觉家中状况有异，向南千住警局提出通报。会同警员搜查之后，在用钉子钉死的壁橱内发现被人以细麻绳绑住又遭勒毙的松次郎尸体，立即与警视厅调查一科联系展开进一步的搜查，根据广吉的证词，目前离家出走的次子元晴（三十二岁）涉嫌杀人，警方已发出通缉令。

以上是该篇报道的大要。之后，某报又刊登广吉的言谈：

元晴因为窃盗而遭到警方纠正后就开始成为不良分子，父亲为此经常教训他，两人之间纷争不断。

其他的报纸又报道：

根据调查，元晴并无固定职业，而且身为不良分子，经常窃取家中财物，据猜测，应该是与父亲吵架争执后发生凶案。

晚报更有报道说，连母亲遭殴打致死的尸体也被发现。如果这些真是他犯下的凶案，那么，对于本名川野元晴、别名鸿巢玄次的他来说，的确已陷入逃生无门的窘境了。只不过，被误以为是长兄广吉的八田皓吉，立刻提供元晴的照片给警方，而报纸也据实刊登，但那张照片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元晴，所以包括金造在内，黑马庄的住户，以及位于藏前与五反田一带经常送傀儡面具过来的批发商，就算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当然也不会注意到眼前的人是谁。

即使如此，鸿巢玄次真的敢犯下这般残酷的杀人案吗？后来才知道，仿佛刻意与推定的行凶日期相符合般，鸿巢玄次托称出门旅行，从黑马庄消失到被通缉的翌日返回，立刻找来金造强迫筹钱，这一切都可视为他是回来准备远走高飞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他与事件毫无关联的一些迹象。亦即，他之所以奇怪皓吉会找上门来，可视为他真的到过什么地方旅行，所以没看报纸，也没听收音机广播，完全不知情的缘故。但没隔多久，玄次转眼又被断定是杀害双亲的凶手，完全是因为金造在隔墙窃听，突然导致的意外破局。

对于不寻常或充满杀气的气氛比一般人还敏感的金造，一想到两人之间开始起冲突，就已耐不住性子了。虽然牙齿不断打颤，他还是让耳朵离开紧贴的墙壁，赤脚从走廊跑到后门，以手势叫唤井边的阿丰老婆婆。老婆婆边擦拭双手，边不出声询问“什么事”地走过来。两人再次走入空房间，静静站在厨房，却立刻听到玄次令人血液冻结般的嘶哑大叫。

“就算是我杀的又如何？也好，那就连你一起解决！”

皓吉也不服输地回以更大的怒吼：“你这杀害父母的白痴终于承认了吧！你以为我会那么愚蠢就找上门？想杀我？来呀！”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可能玄次的决心非常可怕，皓吉立刻转为软弱无力的颤抖声：“我可是带来了十几个警察过来！如果不希望上手铐，我会说服他们等你乖乖去自首。不信的话，你可以往外看看。”

当然，关于这点，皓吉后来表示那是在情急之下说的谎。事实上，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警察在场。但阿丰婆婆与金造却在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后，知道这不是窃盗之类那么单纯的案子，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都必须尽速找人设法解决。所以，当两人跌跌撞撞地想冲出走廊时，忽然听到有人倒地的哗啦声响，同时，皓吉的尖叫声响彻整栋公寓。

“他喝下毒药了！真糟糕，快来人呀……”

二楼没出门的住户都带着惶忪睡眠齐聚楼梯口观望。金造与阿丰婆婆比他们还快一步跑向玄次的房门前。此时，仅往内拉开一道细缝的房门，被身体粗暴地从内侧撞击，似乎遭背部顶住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钥匙孔上的钥匙仿佛传达手掌的颤抖，发出轻微震动声锁上房门，也就是在金造与阿丰婆婆正往内看的鼻尖前，房门从内侧牢牢锁上！

那一定是刚才皓吉尖叫说玄次喝下毒药后痛苦挣扎的结果。隔着一扇门，可以听见激烈的喘息，以及断气前的痛苦呼喊。然后，身躯沿着房门滑下地面，好像有人一面剧喘仍一面拼命努力一寸一寸朝某处爬去。不久，听到衣柜抽屉拉开的声音，最后则是蛇在草丛爬行似的声响，接着无论怎么呼叫，屋里只剩一片静寂。

“快来人呀！”阿丰婆婆完全不像平日那样坚强，颓坐在走廊地板上大叫。

即使她不叫喊，从二楼冲下来的住户也已经在轮流敲打房门，反复叫着“鸿巢先生”、“鸿巢先生”，但房内就是无人应答。另外也有人冲出大门，绕到屋外，打算从窗户观察房间内部，但两片磨砂玻璃从内侧锁得紧紧的，怎么也打不开。甚至也有人拿来垫脚台到走廊上，从房门上方的气窗设法观看屋内动静。在如此的骚乱中，金造在原地傻住了，持续思索着一件事情。

阿丰婆婆可能因为过度惊吓没注意，但刚才在房间里用关西腔调喊叫“他喝下毒药了！真糟糕，快来人呀……”那个穿皮夹克、自称是“姐夫”的猪脖子男人，到底怎么了？听到叫声时，我确实从隔壁房间望向走廊，然后立刻冲到玄次房间门前。所以，那个自称是“姐夫”的男人，绝对应该还在房里。假设用颤抖的手锁上房门钥匙、痛

苦爬行的人是玄次，目的是为了不让人目睹自己痛苦死亡的模样所做的最后挣扎，那么，为何自称是“姐夫”的男人就这么毫无声响？

这栋公寓的所有房间全都是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同样格局，因此金造非常清楚，除了房门与窗户之外，就完全没有出入口了，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天花板或地板，但房里之所以会如此怪异地安静，会不会是那个猪头男在大叫“快来人呀”之后，为了想让心情平静，不小心喝下那杯掺了毒的温威士忌，结果也在一瞬间气绝？

金造摇摇头，再度回想。应该没错！“赶快来人呀”的叫声在自己把头探出走廊时，肯定听到的是从玄次房间传出来的。因此，自称是“姐夫”的男子当时绝对在房里，之后也确定没有人从房门走出来。但……等一等……就在金造反复思索同一件事情，眼球不停转动时，玄关前已围满了路过看热闹的人群，扰攘谈论着这桩大白天发生的事件。一位巡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穿着沾满泥泞的鞋子直接冲上走廊，用身体冲撞房门，确定无法撞开后，怒喝“快拿备用钥匙来”。更有两位巡佐跟在他身后冲入，但让金造忍不住怀疑自己眼睛的是，夹在巡佐之间不停喘息的，却是应该还在这个房间里的八田皓吉——亦即自称“姐夫”的那个男人。

金造看着巡佐以备用钥匙打开房门。杀害双亲的凶手鸿巢玄次就扑倒在被拉开一半的衣柜抽屉前，已经完全气绝。一只威士忌酒杯掉落身旁，是玄次绝望时喝下的，这就是金造担心掺入氰酸钾的那杯威士忌吗？事实上，玄次的确死于氰酸化合物中毒，半开的衣柜抽屉深处也藏了一包氰酸钾粉末。但是，令巡佐惊讶的却是，堆积在粉末上方无数还没有眼睛与眉毛的傀儡面具——那种在方形布板上铺着白色薄绢，然后再从上面压出模子的素色面具。

这几百张不成面孔的脸庞，在吐血窒息的玄次身旁，每一张都同样扬起可爱的唇角，继续露出幽幽的微笑。

现在如果拿出当时报纸的缩印版出来，都可以看到三月一日各晚报详尽报道世田谷区三宿町的昭和女子大学大火的消息，以及这起从荒川区南千住延续至本乡动坂的杀人事件。根据报道内容指出，被杀害的不只是父亲松次郎，就连母亲阿梅（六十五岁）也同样惨遭杀害，尸体是在同一个壁橱的上层被发现的。

关于本案，南千住警局寻求警视厅鉴识科协助，一日清晨再度进行现场搜证，结果发现松太郎的妻子阿梅后脑遭到钝器重击，横尸同一壁橱的上层。

该警局认为行踪不明的次子元晴涉有重嫌而展开追缉，同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接获长子广吉（四十二岁）通报，突击元晴化名为鸿巢玄次藏匿的文京区动坂一〇一公寓黑马庄（管理员千田丰），结果元晴因为知道无法逃脱，畏罪喝下身边携带的氰酸钾自杀，送往同区驹入医院途中不治死亡。

报道还述及元晴是无业流氓，经常返家要挟父母拿钱，每次都与父亲发生争执，所以这次警方研判他也是因遭父亲拒绝，一怒之下杀死父亲，更因被母亲察觉，进而连母亲也一起杀害。

不过，此一案件存在某种微妙的判断差异。任何与事件有关的人——包括鸿巢玄次本人——都有令人陷入严重错觉、像是白天见鬼的现象。不只是许多报纸将“姐夫”误报为“长兄”，某报将“氰酸钾”报道成“安眠药”，另外也有将“殴杀”报道为“勒毙”的情况。这些或许还可以说是因为晚报的截稿期限逼近的缘故。但将从事“傀儡画师”职业的鸿巢玄次报道成无业流氓，这就未免说不过去了！

事实上，大约在五年前，川野元晴的确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就算被说成流氓也无可奈何，但他目前是专职的傀儡画师，和在南千住鱼肉良民的凶神恶煞，最后服毒自杀的“鸿巢玄次”简直是两个不同的人，而这也是令人相当不解的疑点。

本来，持续关注冰沼家事件的人，在听到鸿巢玄次意外出现，以及突然死亡的消息时，认为这才是真正以无人的白昼公寓为舞台、极端大胆的第三起密室杀人事件。但如果真的这样，又无法断言八田皓吉就是凶手，也不能就此确定再度突然出现的“鸿巢玄次”就是与红司日记上述及——大家费尽心力搜寻，却终于确定不存于人世——的那个玄次是同一个人，只是更煽起了强烈的困惑与不安。

虽然同样是密室，但这回可不是外行人杜撰之物，而是由内行的刑警与鉴识人员以追捕猎物的手段层层抽丝剥茧后确定这栋公寓极其平凡的六张榻榻米房间没有复杂的机关布置。当然，这也并非为了发

现什么诡计，只是为了证实玄次为自杀死亡而展开的搜查。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做了以下的记述——

首先，房门绝对是在金造与阿丰婆婆眼前关闭后锁上的。窗户是两扇交错拉开式，上面的旋入式锁扣完全锁紧。此外，虽然几乎没有行人经过，面对白画的道路墙壁或天花板当然也没有其他的怪机关。另外，全以白色水泥漆涂死的三尺宽壁橱内、厨房、衣柜上，连一条线可以穿过的缝隙都没有。整个六张榻榻米房间地板铺上浅红色地毯，再以榻榻米钉牢牢固定，拔掉钉子、掀起榻榻米，底下则是扎扎实实铺了垫上旧报纸的木板，每片木板都紧密接合无法松动。大约只有半张榻榻米大小的狭窄厨房也一样。

采光的小窗也关闭着，灰尘堆积。流理台底下的整理橱内放置着瓦斯表与空的清酒玻璃瓶，地板也是所谓的“龟甲铺”，非常坚固。衣柜里面与底下塞满脏衣物的抽屉也完全拉开，连内侧都用铁锤敲打调查，确定都是完全密实不通的。壁橱里面，棉被、行李与玄次慌忙丢入的布料也全部取出来检查，发现地板或墙壁木板连一片都无法松动。当然，也未发现任何一枚可疑的指纹，这绝对是完全的密室。

但是，金造至今仍旧确信，而且向警方坚称，那个肥胖的男人的确是先在房间内尖叫，之后再现身于室外。至于八田皓吉，同样也否认有这种蠢事，所有指控一概推卸到底。两人彼此僵持不让的供述如下。

闭锁的房门

八田皓吉的供述

唔……我是八田广吉，今年四十二岁，本籍在大阪市阿倍野区松虫街三丁目十三，目前的住址是世田谷区太子堂町四五二，最近才刚从麻布町迁入，因为我从事房屋中介行业。大阪并无亲人，妻子病逝，目前单身。什么？名片上的名字是皓吉？那是因为需要好兆头，做生意时所使用的名字，而且两者的读音相同。

内人千代大约在四年前过世，不过还留下双亲。是的，就住在千住的川野家，我答应内人要照顾她的双亲，到现在，每个月我都还固定汇给他们生活费用。我这个人最重视人情义理，绝对不会做出违背人性的事……这次事件真的是令人痛心！元晴是千代唯一的弟弟，是的，应该已经三十岁了。在我和内人结婚的七年前，他是个水电工人，虽然看起来非常认真生活，其实却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你们也知道了，只会为父母带来困扰。

不，我虽然从事房屋中介行业，其实是住在求售的房子，加以改建后再出售，因此必须经常搬家，很少有时间住在千住的家里。昨天（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本来打算与往常一样汇款，可是转念想到这么久了也应该露个脸，所以前往一看，结果发现包括遮雨窗什么的都被钉子牢牢钉住，屋里一片静寂。试着问邻居，他们也说像这种情形已经有四天了。所以我觉得奇怪，撬开门进入一看，岳父岳母都不在，于是在屋里绕了一圈，以为是有强盗侵入，不久，在里面的六张榻榻米房间发现了疑似血渍的痕迹，我心里发毛，慌忙冲向派出所。

两位巡佐跟我一起过来，我们进入后四处搜寻，在壁橱下层寻获岳父被残杀后裹在棉被里的尸体。岳母虽然到了今天早上才发现，但你们也知道，都已经是死亡多日的尸体，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后来这件事也造成了轰动。如果是窃盗杀人，事后的收拾也未免太整齐了，何况这里的位置很偏僻，应该不可能有窃贼上门。只有那

个混账东西，虽然已经多年未回家，而且完全不知道他住哪儿，但最近却经常偷偷回来向岳母榨取零用钱……是的，邻居们也时而会看到他。

所以警方立刻发出通缉令。不过，我今天早上回家一趟……不，不是太子堂的家，坦白说，我在三宿还有一间小事务所。什么？对不起，我没告诉警方，因为我认为与事件无关。我一回到那儿，也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得知我的电话号码，马上打电话过来……好像早就在等我了，连我都感到不可思议……说是元晴住在本乡动坂的黑马庄公寓里，化名为鸿巢玄次。是的，是女性的声音，但我完全想不出到底是什么人。该不会是那家伙的情妇吧？可能是在一起腻了，没说出名字，只听得出声音有些沙哑。我懒得拖延时间，听完之后就一口气跑到本乡，也没通知警方，真的很抱歉。但毕竟只是那种女人打来的一通电话，无从确定元晴是否真的在那儿，总觉得如果真找到人了再通知警方也还来得及……是的，对不起，我太冲动了。

我找到他的房间冲入时，他正在和一个长相猥琐的男子喝酒。不过，那男的一见到我，马上就偷偷溜走……我想，大概不是他的同伙吧！错了吗？不，那就好。反正，我进去之后，立刻大声怒骂他：

“你这个可恶的弑亲凶手，快站起来，至少要像个男人那样去自首。”刚开始，他完全推称一无所知，最后才终于俯首认罪。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可怕呢！他开口说：“干脆连你也一起杀掉！”说完就站起身。我当然不甘认输，马上回答说：“有十几个警察在外面监视，你有胆就动手！”想不到，他随手抓起桌上的威士忌酒杯，仰头一口喝光，然后立刻就扑倒在地……这……酒杯在哪一边？管他是右边或左边，还不都一样？也许他是在喝的瞬间掺入毒药的吧？不，我倒是没看到。

接下来就是翻白眼、痛苦挣扎。我也拼命喊叫“他喝下毒药了！真糟糕，快来人呀”，同时提着我自己的鞋子冲出门外，直接跑向派出所。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情况。

什么？走廊上有人看到，说我大喊“他喝下毒药了”之后并没有跑出那个房间吗……呵呵，我一直在房里，没有从房门出来……哪有这种白痴啊？我可是直接跑到派出所的呢！那个人一定是听错了，不，是没看到，因为我大叫之后就马上冲出去，所以他没看到……

伊豆金造的供述

……因为他急着要用那匹布料向我借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接下来他马上说我搜过他的房间……是呀，根本没这回事：我当然不认输地反击，回答说：“因为觉得你的房间怪怪的，所以才会到你房门前，结果被你拦住了。”他却威胁说：“只要借钱给我，我就不追究！”但我仍然说：“虽然很遗憾，但我还是拒绝。”于是他才调制了那两杯威士忌。

是这样没错，当时他是打算杀我的。因为，警察先生，像我这种不随便妥协的人，等于是那种家伙眼睛上的毒瘤……是的，一开始就冒出氰酸钾的异味，就算我从来没闻过，也可以马上知道是那种味道。是的，我坐在进入房间后的左边椅子，那家伙坐在厨房边的椅子。是这样吧！警察先生，那家伙是喝了左边的威士忌而死的吧？啊，真是可恶的家伙！他一直要我喝，还好我没听他的话。什么？衣柜抽屉里有氰酸钾？你在开玩笑吧？我怎么可能掺入氰酸钾……

是的，虽然我没说出来，却真的很想告诉他：“有谁明明知道掺了氰酸钾还喝下去的？如果你真的打算杀我，就直接动手吧！”因为到了那种地步，我绝对会豁出去的。那家伙好像也稍稍退缩了。就在这时候，那个胖“姐夫”来了……没错，在此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人。川野元晴那家伙也吓了一跳，还问道：“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真是的，早知道那家伙这么可恶，我至少会协助警方尽快抓到他。因为，警察先生，你也看过今天早上的报纸吧？上面的照片和本人一点儿都不像。不只我，公寓里的住户也没人注意到。是的，四五天前他确实出过门，虽然没听说他去什么地方，一直没回来的确是事实，到了昨夜似乎很晚才回来。在那之前，好像行动有点鬼鬼祟祟的。不过话说回来，像这种有案在身的家伙，本来就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对我总是看不顺眼。

呃……像他那样的家伙嘛……有一两个情妇也不足为奇，但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他曾经带过女人回来睡觉。不，我不知道。信件？警察先生，寄给别人的信件我不可能会偷看，一方面是，我一向不在乎别人的事，另一方面，我也讨厌背后批评别人或是闲言闲语。

接下来？对了，那个穿皮夹克的“姐夫”来了，我也暂时抑制了内心的气愤迅速返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候，像我刚才说的，里面开始大声喧哗，只不过当时我还未想到那家伙居然是弑亲凶手，只以为是兄弟吵架，为了打算到了紧要关头才过去劝架，所以去找来管理员老婆婆，从隔壁的空房间偷听，结果竟然听到那家伙用粗厚的声音说：“那就连你一起杀掉算了！”是的，我确实听得一清二楚。那个“姐夫”同样毫不示弱，大叫说“带了十几个警察过来”之类的话。之后，状况一片混乱。我心想，必须马上排解才行，在冲出走廊的瞬间，听到有人大叫“喝下毒药了”的叫声。我跑到房门前，原本半开的房门却砰一声关上。警察先生，你怎么一直问相同的事呢？我没有机会窥见房内的情形，而且那个家伙从里面锁上之后，就缓缓地滑落地板，在地板上爬行去拉开抽屉……是的，不错，绝对是那家伙，因为发出气喘吁吁的声音……

所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姐夫”大喊“喝下毒药了”的时候，我已经把头探出走廊外了，在他高喊“快来人呀”时，我几乎已经到达那家伙的房门前了，绝对不可能听错。说不定是我还在隔壁空房间的时候……哦，不对，确实是我已经出来到走廊上的时候。等一等，可是当时我是这样的……警察先生，反正怎样都无所谓，不是吗？只不过是那家伙输了。

哦？管理员老婆婆是这样说的吗？听到叫声之后吓了一跳，然后把头探出走廊？当时的我脸色发白，全身发抖？我吗？可恶的老太婆！明明是她自己吓得都走不动了……

——的确，阿丰老婆婆是吓得坐倒在走廊上，但是她的供述毫无金造那种自我吹嘘。可以这么说，川野元晴自杀前的一切景象，以阿丰老婆婆的供述最为可信。虽然她是“大分之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但这个地方位于“久住山”山谷间，是个非常偏远的乡下地方，只因为屋主是远亲，大约一年前才被找来东京担任管理员。她乡音腔调浓厚，加上又被事件发生时蜂拥而至的警察与媒体人员吓到，不断叙述“真是太可怕了！对啦，为什么会来了这么多的车子和人呢”之类的多余感想，令人有点难以忍受。

而且，她对鸿巢玄次似乎有相当的好感。“是的，不，鸿巢先生是去年十月搬进来的，态度非常亲切善良，房租也都准时缴交……

不，警察先生，完全没有女人或不良分子来找过他，像这样的人竟然会杀死父母，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

然后，她口中连连叹息道：“实在令人无法置信！”

之所以知道玄次在二月二十四日出门，主要是因为玄次不在时，送来的报纸全都请她保管的缘故。当时，玄次满脸愉快的纯洁笑容，说是要去温泉区玩个四五天。然后在昨天深夜或是今晨一大早，反正是无人确知的时候回来，今天上午十一点过后领着金造进入他的房间，当时好像也是顾忌着什么似的四周观望，感觉上的确有点怪，但老婆婆不在意地继续回到井边洗衣服。才刚刚蹲下，那个从未见过的胖男人就来访了，大声询问玄次的房间在哪里。之后，又经过大约十分钟，赤着脚、牙齿不停打颤的金造指手画脚叫唤她，两人一起到隔壁空房间凝神静听，发现来访的胖子和玄次正在口角，玄次大骂“干脆连你也一起杀掉”，因为胖男人操关西腔，而且讲话速度很快，所以听不太清楚，但内容应该是“我带了十几个警察”意思的怒叫，紧接着就是“他喝下毒药了”。虽然当时已经没什么害不害怕的，却还是拖着不停发抖的双脚跑到玄次的房间门前。可是，本来半开的房门突然被用力关上，尽管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却能够听到玄次痛苦地爬行，然后轻轻拉开抽屉的声音。关于这个重要关键点，两个人的供述内容完全相同，毫无矛盾。

不过只有一点，亦即“他喝下毒药了”和两人冲出走廊，到底是何者为先？阿丰与金造的供述确实有所不同，可是如阿丰老婆婆所说的，金造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懦弱男人，不可能那么勇敢立刻从空房间冲出来，因此应该是听到“快来人呀”之后，才好不容易畏畏怯怯地从房门探出头吧！假设皓吉在房间里喊叫后，并未冲出房门，警方因为认定他可能是能从其他地方出来跑向派出所的，所以刚开始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后来皓吉说他虽然完全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发出喊叫声，但如果有人在走廊目击，那目击者看到的他肯定不是在房间里，而是一面在玄关穿鞋，一面回头喊叫。尽管两者的供述内容各异，但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超乎常识的严重矛盾，而重点却是鸿巢玄次，也就是川野元晴离奇残杀父母以及突然自杀，留下了许多必须查明的问题。

根据解剖结果，推定老夫妇是在二月二十四日晚间遭杀害。其中，松次郎是被电线绕两圈后勒毙，手脚同样也以电线紧密缠绕，草率丢入六张榻榻米房间的壁橱下层。阿梅的死因则为后脑遭钝器重击两处，身体朝上，躺在同一壁橱上层仔细叠好的棉被上面，双手交握于胸前，整理得非常干净，若不细看，根本无法想象尸体会藏在那种地方。这当然是延迟半天才被发现的理由，但如此收拾善后的方式，以及将壁橱以铁钉牢牢钉住，却让警方认定这并非一般的窃盗杀人，而是熟人下的毒手，也就是离家出走的不肖子元晴所为。

凶案可能是在与玄关连接的三席空间至内侧的六张榻榻米房间发生，花瓶与茶具散落在榻榻米上，六张榻榻米房间则如皓吉所言，留下阿梅吐血的痕迹。很可能是元晴突然勒死父亲，再紧追震惊想逃离的母亲。但完全没有留下凶器、指纹等行凶关键线索。也就是说，虽然警方查出了被害者、元晴与皓吉的指纹，但最重要的尸体上的电线和衣物，还有壁橱内留下的指纹，却严重不完整，而且用来杀害阿梅的凶器，直到最后仍未能寻获。

从阿梅后脑的伤口与头发里检测出凶器明显是铁棒状物品，但该凶器是元晴事先准备带来的，还是临时起意拿起顺手的铁器行凶？无论哪一种，都找不到符合的物件。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发现凶器，应该就可以清楚检测出指纹，也可以大致推定行凶过程。问题在于，疑似凶手逃走路线的道路，在到达隅田川之前，有无数的泥泞水池，估计凶器就是被弃置在这些水池里，虽然勉强搜寻了几处，但毕竟不是警力所能负荷的搜查范围。

凶器的搜索一直持续到最后才终于放弃。不过，如果这里不是南千住三丁目那座大型瓦斯储存槽正下方扩展的町区一隅，事件应该会有不同的样貌。在目前，地铁已经开通，隔着车站另一侧的七丁目建造了东京体育馆，非常热闹。但是，若来到连球场的吼叫声都听不见的三丁目，因为到处都是工厂与仓库，即使到了现在，仍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一般僻静。

远处莺谷与田端的高台都得以眺望的两座大型蓝色瓦斯储存槽，中间夹着巴士通道，邻接隅田川货物车站的这一带，吹拂强烈污臭的河风，到处是低矮住家的贫民区景象。命案现场右邻是汽车修配厂，左边则是围了木板的空地，对于二十四日的凶残嫌犯而言，绝对是备

齐了最佳的条件。再加上松次郎的固执，平日疏于与邻居交往，没有人听见惨叫或争执。而且，遮雨窗被钉住大约四天，也让邻居以为“我还以为川野夫妇两个人出门旅行呢！谁知道……”例如，后面住家颇骨高突的太太就露出了不安的眼神叙述，而她那矮个子丈夫也在在一旁解释说：“这又不是我们的责任”。

深入询问才知道，川野家中，松次郎很难得地预定前往九州的亲戚家住一个星期左右，留在家中的阿梅也隐约表示要外出散心，所以尽管遮雨窗被钉牢，邻居仍然认定夫妇两人是出门旅行，并不放在心上。另外，阿梅也曾经透露说，儿子终于对自己孝顺之类的话。不过，她所谓的儿子究竟是指到目前每个月仍固定寄送安家费用已死的千代的丈夫八田皓吉，还是虽然和父亲感情严重冲突，却躲着父亲来见阿梅的元晴？邻居们也无从确定。毕竟，松次郎个性顽固，既然已经认定元晴是好逸恶劳的流氓，不管什么事都只会批评恶骂。像上个星期，很难得见到元晴回来，本来想说几句好话，但一开口却是“又要回来挖钱了吗？”然后立刻转身进入屋里，对着一句话也没说的阿梅破口大骂。因此在旁人眼中，一向认为这个家庭很异常，邻居都不和他们打交道。

随着警方深入查访，终于逐渐了解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亦即，这个原因让父子俩互相充满了恨意。几乎可以预料到，这个家庭总有一天会招来祸害。

俄狄浦斯^[1]的后裔

被杀害的松次郎颈上留有两道鲜明勒痕，依重叠的状况判断，应该是一度用力勒杀之后，重新解开，然后再扎实地勒绞一次，手法可谓非常残忍。但由此也可看出，凶手极度憎恨死者。一次的勒绞已经足以致命，但元晴却还用尽全力勒绞第二次，而且还缠绕手脚，如此的凶残特性完全遗传自父亲。

作为铁路员工退休的松次郎虽然被认为是中规中矩的人，但一喝了酒，立刻就变成另一个人，成了家中的暴君。同时，他对孩子的教导几近于虐待。根据简单的葬礼中眉头深锁的亲戚和邻居闲话家常的内容也可知道这点。警方也听到了元晴就像养子一般受到父亲虐待的经过。

可能因为长子夭折，加上时代风潮的影响，原本就羡慕军人的松次郎，似乎希望严格锻炼这个不成才的次子，期望他能进入军中幼校就读，长大后成为长筒靴噼啪作响的青年军官。但很不巧的是，害怕严父的元晴却学会了察言观色，一味逃避，而且在校成绩也不佳，能够傲人的学科只有画图。小学老师虽然多次劝父亲认同孩子的画图才华，培养他更有自信，但松次郎却只是怒骂元晴软弱无能，甚至随口就说元晴的画“灰暗得令人无法忍受”，这几乎都成了口头禅。

事实上，元晴画的只是从三河岛至白髭桥一带幽静、人烟稀少的白天风景，也就是将工业废弃物与烂泥沉淀的污水河渠乌黑景象、锈蚀的货物置放场、红砖建筑的毛织工厂崩颓的一隅等沉郁的氛围直接绘入画中。不论是油画或水彩画，元晴都能运用自如，也曾想让绘画的色彩明亮一些。可是，顽固的父亲却连铅笔也不给他买，总是带着酒后通红的面孔，随手撕毁元晴的作品。

当时元晴的梦想是手上提着二十四色粉蜡笔——能够调和出微妙的色调——的漂亮盒子，描绘出令人远眺叹息的晚霞，将淡淡的水色如湖泊般扩散，让金色、橙色与朱色云彩的岛屿呈现南国风情的光辉

一刻，然后画下仿佛可以食用的树梢、带着分不清是绿色或紫色光芒的柔软新鲜嫩叶。

元晴终于能够充分满足他那几近渴望的心愿了。但是，当他在床上抚摸着从文具行偷来的粉蜡笔盒被发现时，若不是母亲、姐姐和邻居们拼命阻止，或许早就被父亲丢进污水河道了。经过一番狂乱的毒打后，松次郎拖着元晴去敲文具行大门，强拉着文具行老板一起将元晴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对警员说：“请立刻把这个小孩绑起来，铐上手铐，送到少年监狱去！”巡佐露出苦笑劝他，但是在众人的围观下，松次郎仍然一脚踹倒元晴，要他趴在地上，向天皇道歉，甚至继续臭骂他，要他当场切腹。

皓吉所说“从小时候流鼻涕开始，就因盗窃被逮”，没想到实情却是这样。被踹倒后仍默不做声的元晴终于抬起头时，远远围在派出所外的人群形成的一大片分不清是怜悯还是冷笑的黑影，以及遥远的灯光，究竟教导了他什么？希望成为画家的心愿就在这一天完全放弃了。可是，自从被迫进入工业学校就读开始，随着体力的增强，他会转而成了不良少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数不清的离家出走和伤害事件，加上服兵役……虽然战败后的几年间，如皓吉言，“元晴暂时靠着当水电工人糊口维生”，但从小养成的深沉个性越来越严重，一份工作也都无法持续太久，到了昭和二十四年，二十七岁时，在演出与松次郎最后一轮的冲突之后，终于抛弃了工作与家庭。

后来，元晴是如何开始傀儡玩偶画师的工作，批发商方面也没有确实的记忆。但经过了三年的岁月磨炼，他的技巧也成熟了，收费方面从普通脸型一个二十五圆提高到三十圆，若是十四号大小的脸型，则往上提高到六十圆，因此，他不仅已非昔日没有固定职业的混混，每个月的收入还相当可观。事件发生前的二十二日他会外出旅行，也是因为获得新工作收到了数万圆的订金。衣柜抽屉内被发现的许多半成品就是当时的成果。因为案发，池袋的批发商只好愁眉苦脸地回收了。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使用鸿巢玄次这个怪名字，但很可能是抱着取个雅号的心态吧！毕竟，至少他不希望一辈子只能背负川野这个姓吧！以前他住在“市之谷”阴暗坡道上的公寓时，就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在工作上也说不出真实姓名。星期三和星期六之所以固定出门，

也是因为健身房书架上有许多与工作相关的杂志所以前往阅读，但其他人在那儿也只唤他“阿玄”。至于伊豆金造自己幻想的刺青，当然是完全不存在的。

就这样，累积佐证的查访，一点一滴逐渐了解元晴的为人之后，针对南千住的杀人事件，似乎有必要从另外的观点来分析了。以元晴每个月的收入而论，让人很难相信他是因为回家要钱遭拒，或是为了抢夺母亲的私房钱之类的动机而杀害双亲。他之所以背着父亲去见母亲，很可能是要给母亲零用钱。至于一个星期前那次的返家，应该也是要与母亲商量，打算趁松次郎前往九州之后，带着母亲到邻县的温泉去散心吧！

从解剖结果推定为行凶日期的二十四日晚间，元晴离开黑马庄表示要出门旅行，南千住家中的阿梅也收拾行李表示准备出门散心，据此隐约得以窥知两人的计划。因此也可以认为，元晴当日是前来邀约母亲的，没想到应该已经前往九州的父亲松次郎还在家中，结果多年未见的父子起了冲突。从屋里留下散乱的饭桌很容易可以想象到，亲子三人可能一同用餐喝酒，但松次郎酒后原形毕露，造成阿梅的困扰，而元晴目睹最敬爱的母亲受责，自己也同样挨骂，一时之间凶暴的本性发作，上前与父亲争论，终将父亲勒死，然后因为想到一切都完了，所以干脆连母亲也杀害。基于自幼就不断累积的憎恨，他再次勒绞父亲后，抱着弃尸的心情，将手脚捆绑，丢入壁橱下层。但是，对于母亲的遗体，他则小心翼翼地安置于上层的棉被之间。之后，他总算清醒过来，便用铁钉牢牢封死壁橱与遮雨窗，带走凶器妥善处理之后，这才真的外出旅行。

但是，他到底前往何处旅行却始终无法查明。虽然从黑马庄找到放有盥洗用具和换洗内衣裤的旅行袋，却完全没发现可以显示旅行地点的车票、旅馆火柴盒、毛巾等物品。也不知是独自一个人，还是与“情妇”同行，反正最后把钱花光，二十八日深夜返回黑马庄。到了隔天的三月一日，不知是否知道自己被通缉，于是威胁邻居的裁缝师傅伊豆金造，计划筹钱逃亡。

当然，金造坚持那杯威士忌从一开始就掺入了氰酸钾，可以认定那是他害怕到了极点所产生的妄想。不过，元晴的确有自杀的决心。尽管如此取得的途径不明，但衣柜里的一包氰酸钾可以视为证据。在

姐夫广吉，也就是八田皓吉突然来访之后，如供述内容所言，绝望的元晴一面与皓吉抗争，同时出其不意地拿起威士忌服下毒药，然后为了不让别人见到他临死前最后挣扎的难堪模样，于是将房门锁上，打算再取出氰酸钾大量服用以求速死，结果手才搭在衣柜抽屉上，就已经不支气绝倒地了。

警方苦心追查之后所得到的事件经过大致如上所述。但是，整个过程却有某种令人难以释怀的疑点，仿佛被淡微的雾霭笼罩一般。譬如元晴回到黑马庄之后的态度，尽管他已心灰意冷，却总是过于平静。他是弑亲的残暴凶手，当然可能很清楚警方已经开始深入查缉，但从皓吉与阿丰老婆婆的供述中，却隐约可窥出不符警方通缉的嫌犯描述。另外就是，关于所谓的“情妇”与皓吉所述元晴在事件前后的行动，即使彻底追查过去的元晴，也完全查不出女性关系，至于突然打电话到皓吉的事务所那个声音沙哑的女人，则更暧昧了，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一大疑问。

关于这件事，皓吉也遭到警方密切的追查。因为自三月一日再度进行现场搜证，到发现母亲阿梅的尸体为止，一切都与皓吉所述符合，全都指向是“离家出走、众所周知的不肖子”元晴犯下的案子。可疑的是，搜证结束，返回世田谷区太子堂住处之后，皓吉所表现出来的行动。

皓吉早就提出申请，表示他白天还有一笔无法推辞的交易必须离开，下午会再出面应讯。当时，调查主任也客气地微笑答应，但等他一离去，就暗中派人跟踪那个身穿皮夹克、低头疾行的肥胖身影。皓吉似乎早就料到会被跟踪，只见他不断转搭电车与出租车，但由于警方误判他会朝太子堂的住家前进，因此预先绕往太子堂，结果却出了状况。皓吉在三宿的小事务所附近消失。根据他的供述，他一回到事务所，立刻就接获元晴的情妇打来的电话。可是，元晴的情妇怎么会知道今年二月初他才租用的事务所电话，而且打来的时间如此巧合，首先就让人难以置信，甚至可以说这绝对不可能。

会不会是皓吉早就知道元晴住在黑马庄？不但如此，就算南千住的杀人事件与元晴的突然自杀并非八田皓吉直接下手，但也极可能一切都是出自他的安排。

警方提出这项疑惑时，皓吉却连眉头也不皱，一脸疲惫的表情。“也难怪我会遭到怀疑，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张名片吧！你看，上面刚着世田谷三宿町八五，电话是世田谷，局号是四二，对吧？也就是四二一三七四五。这是元晴给南千住的父母的，我是在那里捡到的。”

但是，见到警方怀疑神情依旧，皓吉困倦似的眼眸深处浮现一抹似笑非笑的寒光，口气转而严肃起来。“你好像以为我在瞎扯，但我有必要撒谎吗？请仔细想想，我从未听过什么黑马庄公寓之类的地方，更没去过。而且，元晴是到前一天深夜才回来，如果我没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家？”

确实如此没错。假设这次事件是皓吉写下的一出戏，就算警方怀疑他这样的说法是达成“完全犯罪”的凶手高唱的胜利之歌，进而指称杀害双亲也是皓吉的安排，因为某种必要原因而将元晴塑造成杀人凶手，因此以黑马庄为舞台，完成乍看之下是自杀的密室杀人事件，如此的结论未免也太不符合现实了。因为其中存在过多的矛盾。如皓吉所言，要在如此完美、紧密的时间配合之下，在准确的时间到达从未到过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若说真凶皓吉趁元晴因为旅途中没看报纸、未收听广播，不知双亲遭杀害，并借此巧妙利用时机、玩弄复杂的诡计，杀害完全无辜的元晴，类似这样的幻想，与冰沼家事件有关的人或许可能会这样猜测，但警方就不可能这么想了。

只见皓吉开始认真起来，口气也转为沉重。“当然，我是元晴的姐夫，受到怀疑也没办法。但问题是，我在黑马庄让元晴终于承认，他大声怒喊‘就算是我杀的又怎样？干脆连你也一起杀掉’，这应该有人听到吧？”

经他最后这么一说，警方也承认既然元晴自杀是事实，尽管还留下一些疑点，也只好放弃对皓吉的追究了。重点是，皓吉完全没有杀害老夫妇的动机！老夫妇也没有投保巨额保险，何况还靠他每个月寄送生活费。如此看来，警方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出所谓的“情妇”了。可是，这也只能想象当她与元晴一起旅行时，对案情毫不知情，回到东京后见到报纸上元晴的通缉照片，经过百般考虑之后，仍犹豫着不敢向警方举发，所以才根据不知从何取得的名片，打电话到皓吉的事务所。之后，因为她担心被扯上关系，一直躲着不露面……所以也不能说皓吉在撒谎。

如此这般，警方在反复调查行凶过程之际，发现了一项严重的情况。这个情况不仅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更可以说明元晴为何会如此平静的理由。松次郎的死因经过重新鉴定的结果显示，判定是吊死之后再遭勒毙，因而才会留下双重的勒痕。最初解剖时，由于主观上认为这是凶残的弑亲命案，办案人员是否特别留意自杀与他杀之间微妙的差异，实在是一大疑问。但是，在明白元晴并非恶行重大的流氓之后，整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若在二十四日晚间元晴返家之前，松次郎临时获知母子二人计划出门旅行的事，于是残暴的个性发作，拿起手边合适的凶器杀害阿梅，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松次郎回过神来，在考虑自首之前决意上吊，这也并非不可思议。自己绑住手脚上吊的先例很多。同时也可以判断，电线是松次郎自己选择用来上吊的工具。

元晴正好就在那个时刻回到家。看见母亲倒卧在血滩中的悲惨景象，他很可能在一瞬间就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呜咽地进入屋中，把悬在门框或其他地方已经将近死亡或死亡后的松次郎放下来。此时的元晴并未设法急救，而是怀着累积三十多年的恨意，亲手再度勒毙一次。若考虑元晴当时的心境，或许那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的确，这是非常罕见的案例。而将勒毙的尸体伪装成上吊死亡，或者乍看是他杀的上吊死亡案例相当多。但是，将自杀身亡的尸体故意以他杀的方式丢入壁橱的诡异手段，这是只因最亲爱的母亲死于眼前，导致精神错乱的俄狄浦斯后裔才可能犯下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伪装若在松次郎将要气绝时进行，就算元晴确实有犯意，但警方想要证实他是否可能行凶，想必也是非常困难的。

若是自杀，是否能找到松次郎利用的哪根柱子或门框的痕迹也有问题，更何况元晴会将杀害阿梅的凶器刻意带走藏匿的心理也令人费解。另外，即使是双重勒痕，法医学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论点。同时，元晴在黑马庄突然自杀、至今无法辩白，他真正的心意，目前也已无从知悉了。

唯一能说的是，川野家族体内流动的不祥鲜血，总有一天会以这样的形式爆发。尽管小时候想成为画家的愿望遭断绝，只能靠彩绘饰

偶脸型慰藉梦想的川野元晴，亦即鸿巢玄次，无论是否为弑亲嫌犯，却就这样结束他三十几年的生命，这就是唯一的事实。

黑马庄的玄次房间暂时封闭，因为皓吉拒绝接受玄次留下来的家具，最后只好拍卖。虽然警方从一开始就没放在心上，但是在陈列了健身杂志和一些畅销小说的书橱一隅，却有一本感觉上不太相称、崭新的大开本红色画册——强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1] 希腊神话中遭到命运捉弄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原是要追查杀害国王父亲的真凶，没想到真凶就是自己，而且当时杀父后进城娶的女人竟然是自己的母亲，甚至还生下小孩。

杀人日历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畸形的红色月亮在笑什么？目前，冰沼家的人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冰沼家杀人事件”并未结束，反而朝正确的方向一步步前进。然而，这次鸿巢玄次的突然出现与死亡，到底又该如何解释？凡此种种，绝非这些业余侦探所能掌握。若说是同一个凶手拟订的缜密杀人计划，未免太缺乏关联；但若视为连续的偶然，却又感觉背后似乎有什么黑色丝线贯穿其中。越是一一考量眩目杀人的每一个真凶、动机与行凶手法，就越感觉到这都是一些极不合理且脱离现实的突发事件。唯一确定的是，红司所构思的未完成长篇作品

《凶鸟的黑影》，已经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到了以尸体连缀，逐渐接近完成的阶段。直到狂人A、B、C、D的C为止，连续不断发生的“杀人轮舞”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如此一来，剩下的D，也就是“痴者”之死，就必须被视为预定中将会发生的事件。

黑马庄事件经过大约一星期的三月七日傍晚，亚利夫他们再度于下落合的牟礼田家聚会。牟礼田已在电话中一一说明从相关报社得知的事件详细经过，同时又表示，希望今天讨论紧急善后的对策。虽然明知他想讨论什么，但路痴亚利夫却想不起来只去过一次的牟礼田家要怎么走。不得已，只好在高田马场车站前与久生会合，结果却又有事耽搁了一些时间，只好匆匆忙忙搭上出租车赶去。一抵达车站，就发现这位脾气善变的“红色女王”戴着土耳其玉耳环显得非常焦躁，不时在站前的阶梯上爬上爬下。

她身穿珍珠桃红色套装，斜戴同色的钟形帽，乍看有如高级住宅区的大家闺秀般温柔，可是当亚利夫从背后打招呼，她就立刻瞪眼回头，也不管一旁还有很多人，便开口大声斥责：“你到底到哪儿瞎逛去了？要我在这种吵死人的地方等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我可还有很多事等着处理呢！知不知道？”

她把骆驼色风衣搭在小手臂上，就这样晃呀晃地穿越马路，到了派出所转角时，口气还是很不高兴。“刚才我很想自己先走！别看我

这样，我可是很忙碌的。十二月起，我常往冰沼家跑，结果把电台的工作都耽搁了，现在嘴角也因为火气大，都破了、干了。”

法国香颂唱片方面都还未成气候，正职的广播剧剧本也因为事件而拖延下来，难怪她会唉声叹气的。但面对这样的情况，亚利夫也一样，近来常向公司请假。事到如今，也只能静观其变。然而，对于今后会有何变数仍感到没有门路，因此沉默不语。

过桥之后，久生心情似乎好了些。“若与阿蓝比较，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因为他……”

“对了，他今天也是自己先过去吗？最近我打电话去目白，他一直不在家。”

“啊？你不知道吗？”久生讶异似的回头，“那小孩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

“没错。因为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迫在眉睫，结果却发生这次的事件。虽然他本来就对参加考试不抱太大希望，但最近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因此感到有些失落而离家出走，现在也不知道他跑什么地方去了。前些天，苍司好像回去过目白，后来又因为B型流行性感冒发高烧，返回腰越之后，就一直卧病在床。事实上，冰沼家已经呈现出毁灭状态了。也不知道庭院的情况如何，若只剩下红司那株玫瑰独自成长，那就恐怖了。”

听久生这么一说，亚利夫也想起在荒芜的庭院深处，红司种下的玫瑰“献给虚无的供物”冒出红疮般新芽的画面。如果没施肥，也没修剪枝叶，照理应该不可能顺利成长。但只要在红司的执念笼罩下，新芽绝对会逐渐褪色，开始散发白绿色光辉，不久便会抽出嫩叶，伸展细小绿茎，像蜂蜜般透明的棘刺闪耀出生动的光彩迅速成长，终于长成血色的花蕾。在风中摇曳的这朵花，就是全世界仍无人培育出的“发光玫瑰”。可是，在花朵傲然绽放的那一天，莫非也正是红司的预言成真，“杀人轮舞”告终的一刻？

一想到为了让这么一天来临，玫瑰根须爬行于腐土之间，绿茎不断吸收养分的情景，让亚利夫有了某种领悟；亦即，所谓植物开花的理所当然现象，实际上却孕育了极端残酷的意义。

久生仿佛也忘了自己说过的话，静静站立在熟悉的坡道上，为了昏暗中掠过鼻尖的一抹甘甜芳香，叹了一口气。“这个时节，到处都能闻到沉丁花香。”

出来迎接的牟礼田肩背微缩，神情黯郁，脸上甚至可以清楚见到翳影。让两人进入客厅后，立刻向他们介绍已经抵达的一位客人。

这是个身材瘦削的少女，怎么看都还是个女学生模样，散发肥皂香气的脸颊酡红，露出辩解般的微笑。“我是月原伸子，今天是为了阿蓝的事来找大家商量。”

从月原这个姓氏看，她似乎就是被称为“罗娜”^[1]、高中与阿蓝同窗的青梅竹马恋人。如果与阿蓝并肩站在一起，怎么看两人都只像是一对兄妹。

她眨动乌黑的眼瞳，接着说：“牟礼田先生答应帮忙，因此我就不担心了。可是，我又很想见大家一面……东京大学第一次入学考是在这个月的十号，如果能和阿蓝一起参加考试，我一定会更有自信。”

亚利夫杵在原地，痴痴望着正准备离开的少女她那汗毛发光的粉颈。

“好可爱的女孩呀！和阿蓝很配，简直就像玩家家酒的一对恋人。”互相握手，送对方出门后，久生似有所感。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久生将蓝绿色手套和小皮包丢在长椅上，在一旁坐下，对不安地站立着的牟礼田说：“你总该说点什么了吧！就在大约一个礼拜前，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鸿巢玄次这个人，也说过红司扮演被虐狂的可悲，还断言冰沼家并未发生犯罪事件，害我以为事件就要这样半途落幕了。但如今却有了这样的发展。如果你当时没刻意隐瞒，或许还来得及防止这次事件的发生……”

“别这样挖苦我！”牟礼田终于在一张沙发坐下，苦笑着回答，“我并未隐瞒，只是当时做梦也没想到真有鸿巢玄次这个人，而且还是八田皓吉的小舅子。事实上，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难以置信。我因为无法释怀，还特别向岭田医师再次求证，知道红司背上的斑痕确实是过敏性皮肤炎，绝对是医学上的问题没错，所谓鞭答他的流氓，应该是恐怖的幻想。但如此一来，红司又是如何知道鸿巢玄次的存在？为何将日记中的虚构人物取了这个名字，甚至还设定他住在坡道上的公寓？这就令人费解了。红司自己应该不认识真正的鸿巢玄次，也不知道黑马庄的存在，所以绝对是听过什么人提及。究竟是谁告诉他，鸿巢玄次曾是水电工人的事？关于这点……”

“你到底在说什么！”久生浮现出怜悯的表情，“不认识真正的鸿巢玄次？为何如此断言？就算与被虐狂或虐待狂无关，但也可能是在某处偶然邂逅，彼此情投意合吧！假设玄次未表明自己是画师，那么红司会认定他曾是没事可做的水电工人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吧！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两人亲密的程度如何，玄次与冰沼家的两起杀人事件有多少关联。你在电话中提及，玄次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都会前往健身房，但冰沼家发生的两起事件不也都是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不可能有这么偶然的巧合！健身房方面应该也不会记得玄次前往的日期吧？”

“正巧，他们确实记得。”连牟礼田自己似乎也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在有乐町天桥下的健身房。经过询问，健身房经理立刻就想起来，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力道山选手与木村选手摔跤比赛的日子。那天，从傍晚起，常来的年轻舞蹈家藤间百合夫也来了，和他的密友玄次一同前往银座提前庆祝圣诞节。藤间会与玄次搭在一起，感觉上很奇怪，但两人的交情似乎从以前就很不错。听说一直闹到将近十二点，所以只要深入调查应该就可以查清楚……至于二月五日至六日虽然不记得，但我认为没有证明不在场的必要。最重要的是，红司不可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邂逅玄次，更不可能只是随手写了那些日记，正在思考要为虚拟的人物取什么名字时，忽然听到有人提起鸿巢玄次这个名字，就这样凭空拟订计划……”

“这……你的说法才是真正的幻想！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并非直接认识。再说，若一定要认定红司是听谁提及的话，那绝对就是皓吉，除了皓吉说溜了嘴，还会有谁？”

“如果幕后还有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第三者……”

“又来了，又是‘第三者’？”久生极尽轻蔑地说，“你说过‘擅自不断创造角色的侦探再多也无用’这样的话吧！实际上，在这次的黑马庄事件中，可以肯定的是，与先前的密室不同，重点在于凶手只有皓吉。就算暂时不管皓吉在第一起和第二起杀人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但我们还是应该先解开黑马庄的密室诡计。当然，他绝对早就知道小舅子川野元晴化名鸿巢玄次，就住在本乡动坂的黑马庄。但我认为，现在唯一的方法只有拆穿他的诡计，其余的就让本人自白。冰沼家的丑事曝光应该也是没办法的事吧！若置之不理，很难说不会再发生第四起命案……”

“能否顺利解开诡计仍是一大疑问。”亚利夫略带顾忌地插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是每次都失败了？每次发生事件就思索密室诡计，结果每次都找到判断错误的凶手。我想，我们不能再这样开玩笑。就算现在发现了诡计，确定凶手的确是八田皓吉，但如此一来，一定会再发生第四起密室事件，而且死者绝对是八田皓吉。再说，‘凶鸟的黑影’中，A、B、C、D的D是死于A留下的诡计，所以最后的凶手是最先死亡的红司，这样才真的变成永远无法解决的‘杀人轮舞’。假设如吟作老人所言，贪、瞋、痴三恶，依橙二郎、玄次、皓吉的顺序灭亡若为完美的程序……不，依目前的状况来说，一定就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第四起事件发生，我认为最好暂时将密室诡计的思考挪后。”

“那你说该怎么办？”被泼了冷水的久生赌气说道。

“有个解决的方法。”牟礼田语气坚定地说，“由我们先创造出第四起密室杀人事件。”

“什么？”

“也就是搭乘时光机，事先观察未来的杀人现场！你可以不必摆出那种夸张表情。如果发生第四起命案，被害者是皓吉，使用的密室诡计是先前提过的 $PA=PB$ 的公式，而我们就根据这个公式，在实际命案发生前尝试组合，观察它会以什么样的状况进行。若有必要，我也可以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只要当成实际一定会发生的情境去检

讨，应该就可以浮现红司所谓的‘骇人的真相’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这起事件的发生。”

所谓预先指出未来的事件与行凶方法，在事件发生前本来是久生最得意的台词，结果发生事件后却很快被戳破，难道牟礼田真能办到？

面对神情不安的两个人，牟礼田改变了口吻。“那天晚上我之所以说冰沼家没有犯罪事件，主要是认为既然橙二郎死了，应该不会再出现杀人事件，所以如果能收拾残局，我希望就这样收场，只要几年后有谁忽然注意到‘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已经足够，没必要继续深入追查下去。但如今玄次死了，就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了，虽然不知自己是否真有能力，但我仍必须找出真相，毫无隐瞒地告诉你们实情。只是鸿巢玄次真的存在，红司也知道这个名字，实在是很恐怖。另外，玄次住在本乡动坂的公寓，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毕竟有太多怪异的巧合了……”接着，牟礼田仿佛有所察觉地笑了，“不，侦探应该不可以这样说话吧！但无论如何我想拜托你们的是，接下来我所说的话、做的事，或者要谁做什么事，无论看起来何等怪异愚蠢，都希望你们能给予信任。因为在找出玄次死亡的真相同时，还必须比凶手更早组合下次杀人事件的话，我或许就无法一一说明自己行动的意义了。”

然后，他突然起身，走向隔壁房间，拿着写有内容的纸条回来，似乎还在犹豫着是否要交给他们，拿在手上把玩着。“这是刚才说的巧合之一。若能撕下另一张与此相似的日历，你们就能了解我为何对玄次在动坂的公寓感到不可思议了……若只是看表面，这根本是毫不足奇的一般日历，因为上面只是从本月的三月一日到今天三月六日每日新闻上刊登的杀人事件标题。”

他递出的纸条上最先是一日的黑马庄事件。有如下的文字：

三月一日 残酷杀害双亲的次子自杀

横滨，杀害一家四口

二日 老人遭蒙面男子刺杀

杀害亲妹埋在树下

以猎枪射杀养父

毒杀总经理

刺杀新婚妻子

三日 新小岩路上的杀人事件

勒死女高校生

五日 银座，杂货商人命案

六日 江东，泥水工遭枕木击毙

“同样是六日，还有一则司机开车撞死人后，假装载送尸体前往医院，其实又载回原处弃尸的报道。像这样，无论你在脑海中如何描绘恐怖小说或侦探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却写不满一张纸。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的案子已经快令人发狂了，只要一想到自己也在这个世界的一角呼吸，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牟礼田这样感慨道。

正在阅读纸条的两个人，很难猜测这段话有什么样的意义，不禁露出诧异的神情。

事隔多年，迄今仍留在多数人记忆中的是，调查时间拖延很久的五日的银座杂货商人命案。今年一九五五年三月初的杀人风潮，远远超过往年初春发生的异常犯罪比例，报纸也刊登“恐怖的连续杀人事件”（《每日新闻》3・7）、“杀人事件已超过三十件”（《读卖新闻》3・16）的大幅标题，让人不禁为连日不断的凶案蹙眉。可是，明明去年才创下未曾有过的凶杀案的新记录，今年却又爆炸性地增加。拿一月到二月底为止的杀人或纵火案件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就已经出现二点五倍的增长。而且进入三月后，更是呈现一片血肉模糊的惨状。

“连续过度异常的杀人案件”

“案件调查赶不上案件发生的速度”

报纸上的标题即使已在记忆中远去，但我们却千真万确地生活在这样一个疯狂时代。

本以为牟礼田取出的纸条会传达某种神秘的巧合，但在得知只是一般的报道内容后，久生立刻摆出推拒的动作。“虽然你费心拿出这张纸条，但这些报道我都读过了，没必要再看一次，重要的是，你不能快点想想办法吗？”

“快点想想办法？”

“真是的！虽然无法要求你像史上的名侦探那样快刀斩乱麻，但至少也该说一些让我们忍不住拍案叫绝的惊爆内容吧！”说着，久生用力朝牟礼田的身体打了一拳。

但牟礼田不当一回事，拿回纸条，折叠成小方块。“你真的不懂吗？这张日历可是解开冰沼家事件的重大关键！这么说，奈奈，你是想先知道黑马庄发生了什么事吧？可是，如刚才光田先生说的，这可能又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所以啊，就不要有错误的判断嘛！”她的语气好像我们都很愚蠢，“黑马庄的公寓只是六张榻榻米的套房单间吧？而且，这次的事件与冰沼家的事件不同，既有目击者，又有警方介入调查，我认为无论使用何种诡计，都不至于会有太离谱的错误判断。换句话说，只要掌握了皓吉如何从那狭窄的六张榻榻米密室脱困……”

牟礼田厌烦地打断还想继续说话的久生：“如果你真这样固执，我也没办法，只好学学史上名侦探的方式说明了。首先，黑马庄虽然是六张榻榻米单间的廉价公寓，但我总觉得，那房间还有另外一个通往异次元空间的切面，也就是说，除了所谓构成房间的天花板、墙壁或地板的三度空间之外，肯定还有第四度空间的出入口，凶手可以从这里自由进出……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发音与Luna同，有月之意。

第四度空间的切面

牟礼田不知何时收起刚才的纸条，然后像变魔术一样取出另外一张图。那是疑似黑马庄玄次居住的六张榻榻米房间俯瞰图。从天花板往下看，衣柜抽屉拉开、有男子扑倒在地。

牟礼田手指头弹着这张图，“虽然应该不需我提醒，但我还是要稍作说明，也就是天花板全漆上了水泥漆，墙壁也一样，连一条线穿过的缝隙都没有。窗户和房门也属墙壁的一部分不谈，地板则连榻榻米都掀起来检视过，每一块木板都没有移动过的痕迹。所以我们这么想，在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只有凶手才看得见、只有凶手才可以自由进出，像是任意门的开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怪想法？这并非没有道理。裁缝师傅金造是目击者之一，从他口中问出了不少事情。他说皓吉那天来到黑马庄时，他刚好也在玄次的房间里，玄次拜托他帮忙卖掉布料。这时，皓吉进入房间，所以金造离开。不过，根据他瞄了一眼的记忆，皓吉一手提着自己的鞋子，另一手确实拿着装有东西的包袱。因为记忆有些模糊，感觉上好像是文件包，又好像包裹着某种细长形状的盒子。但提着包袱是绝对可以确定的。这么说来，玄次死了之后，皓吉将包袱放在哪儿呢？他不可能提着包袱跑到派出所。假设他途中未丢弃包袱，那包袱一定就是留在玄次房里的某处吧？但据我所知，尸体旁并无留下那种东西的记录，因可以得知只有那个包袱不知消失于何处。常然，房门在警方人员抵达之前是从内侧锁上的，后来警方以备用钥匙开启房门……

这是一点。还有，皓吉大叫‘他喝下毒药了’，金造和管理员阿丰婆婆跑到房间前面时，房里响起玄次用力关上房门，爬向衣柜，拉开抽屉的声音。根据金造所言，此时最后听到的声响不是拉开抽屉的声音，而是某种仿佛蛇在草丛中爬行的轻微声音，虽然短暂时间内确实听到，但毕竟因为事发突然，他自己也不太敢确定。然而……”

牟礼田忽然住口，凝神聆听的两个人也忍不住对望。假设静寂的白昼密室里，有东西发出沙沙声响经过吐血死亡的尸体旁，那……

“包袱或声响都只是金造这个脑袋不灵光的男子所见所闻，只凭这些，什么都还很难说，但是，如果吸入这两种东西，使之完全消失的地点就在六张榻榻米房间的某处，说房间里有四度空间切面或任意门之类的，就绝对不会是突兀的幻想。”

“所以呢？那个切面或门是可以容纳活生生的人进出的大小？”持续思索着的久生，脸上表情像是终于想到了什么，反问道，“你的说法虽然酷似《犹大之窗》^[1]里的问答，但所谓的切面应该是四方形，就像保险库一样，在一片漆黑的密闭房间里突然张开一张大口吧？”

牟礼田没回答。

久生紧接着说：“我很清楚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都只是你的幻想，对吧？如果真有那样的切面就好了……但是，知道吗？你提到包袱什么的，或许皓吉事后想起来，已经麻烦警方取回了也说不定。至于轻微的滑行声响，也可以说是玄次拉开抽屉的手从握把滑落、在榻榻米上无力游动。根本就没必要提出什么第四度空间如何如何的设想。”

“话是这样没错。”

“真是靠不住的侦探！”久生重新打量牟礼田，“最近我一直在想，你难道不认识哪位可以信赖的恩师吗？”

“怎么说？”

“没事！只不过通常自己没能力解决时，一般人可能会马上跑去找认识的银发老教授吧？这时，老教授虽然在书房足不出户，却能像解开纠结的绳团一般，轻轻松松就把问题解决了。”

久生像平常一样掏出香烟，身体侧向左边。

牟礼田立刻递上打火机，温柔地开口道：“我在想，你何不也学学福尔摩斯退到幕后，开始写一些《蜜蜂的实用便览》之类的东西？”

尖锐的反唇相讥后，他恢复严肃的神情。“所以，我最初也曾说过，在冰沼家事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只要稍微深入追查密室诡计，马上就可以掌握似乎是线索的东西，但如果因此得意地循着线索追查，却立刻会看见完全判断错误的妖魔脸孔。这次的黑马庄事件也一样！我之所以提及第四度空间切面并非只是幻想，现实世界存在类似的现象，也有许多作家利用这种现象组合犯罪情节。但这么说的话，事件的性质又会彻底改变，结果是已经消失的人突然出现，接二连三展开疯狂的杀人行动。但这不可能……”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问题是，现实发生的命案不也很疯狂？好了，别再拖时间了，希望你好好说明黑马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牟礼田像是看到稀有物品般凝视久生的脸庞。“但你也想到了吧？之前我应该已大致说明了概略经过，最后皓吉在房间里大叫‘他喝下毒药了！真糟糕，快来人呀……’，金造和阿丰婆婆从隔壁房间跑向玄次的房间，但玄次的房门在两人眼前关上。之后发出痛苦的喘息声锁上房门爬到衣柜的男子，奈奈，你认为那真的是玄次，或只是皓吉模仿的声音？”

从刚才开始一直默默听着两人对话的亚利夫，情不自禁抬起头来。当时的情景虽然只能任凭想象描绘，但八田皓吉真的会在杀害玄次之后，刻意引来两名目击者，模仿玄次关闭房门，发出痛苦的喘息声爬行？然后在声音停止的下一瞬间，像施展魔法般让自己肥胖的身躯从房间逃脱，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跑向派出所？

久生停住夹着香烟的手。“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但是……”像是在脑海中整理一般，她继续说道，“皓吉的确从未去过黑马庄，这是事实。然后在接获某人通知前，完全不知道玄次刚旅行回来。这样的皓吉不可能在白昼，而且是在突发的状况下，完成魔术般的密室诡计杀人……这表示，那天那个时刻来到黑马庄的人的确是皓吉，也的确巧妙毒杀了玄次，一定……不，不对，皓吉确实到了黑马庄，可是后来……”说到这儿，久生仿佛害怕什么似的睁大了双眼。

“后来？”牟礼田诱导似的追问。

但是，久生突然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诡异地沉默不语。

牟礼田凝视她，反而因安心而放松双肩。“没错，调查黑马庄后终于明白，皓吉后来变成了与石魔葛雷姆^[2]一样的泥人。但我害怕的是，因为这样也可以完全说明之前发生的案子。假设苍司与藤木田老人也早就知道有石魔的存在，坚持不愿交由警方处理，打算自行解决，这倒是可以理解的……我所谓今天聚在一起讨论善后，也是想商量知何把‘石魔葛雷姆’送回土中。”

牟礼田虽然明确说出了“石魔葛雷姆”的字眼，但亚利夫还是一头雾水。不知什么时候，一家生意不佳的电影院举办名片大展，牟礼田去看过杜维叶的作品《石魔葛雷姆》。内容是被关在地牢里的石魔葛雷姆——费基南德·哈特饰演，也就是传说中的石魔冲出牢笼发威。的确，石魔的力量足以空手耍弄狮子，感觉上就像电影《金刚》或《巨猩乔扬》。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最后阿里·包尔饰演的鲁道夫二世双手一闪，石魔葛雷姆巨大的身躯立刻化为泥石崩落地面的场景。但我们现在讨论的事件与石魔葛雷姆有何关联？是说那个穿皮夹克的胖皓吉其实就是凶暴的石魔葛雷姆？即使如此，既然提到送回土中，那么谁又会像阿里·包尔那样双手一闪？亚利夫无从猜测。

只是，从“苍司与藤木田老人也早就知道有石魔的存在”一语来推测，这就表示冰沼家的恶灵，绝不可能像中世纪传说里的石魔葛雷姆一样苏醒过来，所以苍司不得不放弃追查凶手，隐忍一切而容许死亡的发生。至于藤木田老人，他也察觉到了，因此才匆匆忙忙逃回新潟。虽然勉强可以理解，但若虑及为何还要在黑马庄杀害玄次，这就不是亚利夫所能明白的了。

“我虽然不懂什么石魔葛雷姆，但皓吉究竟有何可怪之处？是像杰奇医生与海德·杰奇^[3]医生本为善良的知名人士，却因喝了一种药水，成了人人厌恶的猥琐男子海德一样，被另外的人格取代吗？”思索良久，亚利夫终于忍不住问道。然后不待回答又接着说：“但就算变成不同的人格，就算变成了泥人，杀害玄次之后，这个怪物又消失于何处？因为警方应该充分调查过，只要是活的、会动的、就算小猫也无法进出那个房间……”

“所以，是借着第四度空间的切面消失的。”牟礼田又反复相同的回答，“如此分析起来，皓吉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我们看不见的怪物，而那就是事件的主角。即使在黑马庄，那家伙也静静等待时机来

临，在皓吉发出叫声冲出房间的刹那，不知不觉间取代了皓吉，金造与阿丰婆婆自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第三者存在。但事实上，如果在两人眼前假装是玄次锁上房门，以及在榻榻米上爬行的都不是皓吉，当然就是其他人了，亦即我说的第三者。只有这个第三者有办法完成逃离白昼密室的大胆诡计。第四度空间切面乃是为了这家伙而开启和关闭的。至于衣柜的抽屉被拉开，之后又有轻微的爬行声响，在他的诡计中绝对有其必要性……”

但是……亚利夫本想开口，却又咬住下唇。就算这个陌生怪人替代了皓吉，那么这家伙究竟躲在黑马庄的什么地方？他到底是谁？为何要杀害玄次？而且，与红司、橙二郎之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牟礼田朝一无所知的亚利夫点头：“也难怪你无法理解。而且，一直靠着这张图，很容易陷入安乐椅神探^[4]的窠臼。如何，最近找个时间到黑马庄现场看看吧？玄次的房间仍由警方封锁，应该无法进入。这个诡计不是什么特别的装置，在金造的房间应该也可以发现第四空间的切面！或许还能让你见到石魔葛雷姆躲藏的地方。”

“真的吗？”

“嗯，不只黑马庄，最好也到南千住玄次的老家看看。另外，到皓吉位于太子堂的住处，或是三宿的事务所，我想应该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这个不愿再守株待兔的业余侦探打算进入还留着血腥气息的杀人现场的提议，亚利夫他们当然非常赞成。当下决定下礼拜天的三月十三日下午，由久生借车前往。

“可是，这样没问题吗？”久生准备离开时有所不安地问道，“不，我是指接下来你自己一个人要如何解决……事件发生至今也已经七天了，不是吗？如果是石魔葛雷姆，应该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的杀人了……”

“所以，我刚才不就说过了？”牟礼田站起身，语气充满自信。“要让石魔葛雷姆回归泥土，我们就必须比凶手更早创造出第四起的密室杀人事件。要知道，如果发生下一起杀人事件，被杀害的一定就是A、B、C、D中的D，也就是八田皓吉。而且，试着观察到目前为止的

事件被害者死亡的方式，依序是密室中的病死、意外致死、自杀的形式，而人类死亡的方式最后已经只剩他杀了，所以皓吉必须是在密室中遭他杀，也就是最不具意义形式的死亡。其中使用的诡计虽然是红司所留下的PA等于PB的等式，但我已经逐渐了解这个公式的意义了。红司似乎是以冰沼家二楼的书房为背景而写出这个公式，第四起事件的现场自然会再度回到那里。虽然事先决定舞台有点怪，但我打算将那儿改建成适合最后的密室，比以前更严密地在两扇房门内侧加上门闩，并给予适当的装饰和设备。虽然最后缺少的只剩凶手……”

——若以到目前为止的事件经过来分析，或许下次出现的杀人事件会如牟礼田所说的那样。话虽如此，但真能预先设定杀人现场、准备使用的诡计，甚至预定被害者吗？

久生似乎担心了起来，皱蹙眉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时候岂能开玩笑？”牟礼田显得颇兴奋，“我是反复思索后才发现，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冰沼家事件了！若我们置之不理，也许会出现光田刚才说的，皓吉会死于下一个密室之中，而凶手只能是坟墓中的红司。为了阻止“杀人轮舞”出现，我刚才试着假设石魔葛雷姆的存在。问题是，想要拆穿他的真面目，仍然必须真正地创造出这起虚构的杀人事件……因此，开始动手前，我会先取得苍司的同意，请他实际找来皓吉住在书房。”

“让皓吉住在冰沼家？”亚利夫忍不住轻呼出声。

“没错。像那样的宅邸不该让它变成空屋吧！还有，目前正好和新的买卖契约扯上关系，加上皓吉一贯都是自己管理房子之后再出售，这样要求丝毫不会显得不自然。”

“真是的，这样一来，冰沼家终于成了疯帽子^[5]的新高帽了。”久生悠闲地说。

但亚利夫胸中又莫名地产生了新的疑惑。皓吉背后所谓的第三者石魔葛雷姆或其他泥人之类的东西，目前只是牟礼田基于假设想象出来的虚拟角色，这个角色唯一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解释黑马庄的事件是密室杀人。换句话说，是假设在金造与阿丰婆婆这两位目击者面前关闭房门的人并非皓吉，也不是真正的玄次，而是某个神秘人物。当

然，这个人是从哪里出现的？消失于何处？而且有什么动机？这些都极端含混，也无法掌握他与关键人物皓吉有何关联。虽然牟礼田说是为了拆穿真相而预先准备第四个密室，但真的是这样吗？或是……

心思一片混乱的亚利夫耳际又传来牟礼田得意的说明，说他自己第四个密室中的功能。

“……所以，我的名字也不是现在的俊夫，而要改为敏雄，因为这会更符合侦探身份。”

[1] 美国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以“卡特·狄克森”的别名于一九三八年发表的作品。

[2] 犹太教传说中，由泥土制作成的假人，只要在假人额头上写下某些字母，泥人就会有生命。此处引用的是一九三六年由法国导演朱里安·杜维叶执导的《Le Golem》，他同时也是经典电影《翠堤春晓》的世界级导演。

[3] 《化身博士》中具备双重人格的角色。

[4] 虽曾有其他作家以安乐椅神探为主角撰写推理小说，但此处应是指美国作家雷克斯·史陶特以尼洛·伍尔夫为主角的版本。

[5] 《爱丽斯梦游仙境》中出现的疯帽子角色。

纵火日历

“皓吉好像真的进入冰沼家开始管理了！我今天试着打电话到目白，结果竟然是他接听，他说‘你是奈奈村小姐吗？我常听到有人提起你’，一副好像跟我很熟悉的样子。”十三号礼拜天中午过后，他们又在牟礼田家碰面，才刚见面，久生就惊讶地说道。

苍司还留在腰越，阿蓝仍离家未归，或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听到八田皓吉已住进冰沼家，亚利夫就感觉，皓吉像一只阴森的蜘蛛张开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成了这幢宅邸的主人。真不知皓吉自己有何感想。牟礼田企图借此拆穿潜伏在事件背后的阴谋者真面目，无论结果如何，本来计划今天一起前往黑马庄，亲眼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想不到牟礼田却愁眉苦脸表示“不可能了”。并且说明警方的搜证陷入意外的僵局，再加上南千住的松次郎之死，也因为疑似上吊之后再被勒杀，所以重新展开新的调查，因此在黑马庄与南千住的川野家反复搜证，目前还无法让业余侦探进入现场，更何况久生也没借到车。

“我们待会儿从三宿到太子堂绕一圈吧！对了，又发生更怪的事了。就是我上次说的奇妙巧合竟然通通到齐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恐怖。你们注意到了吗？前天的晚报……”

“前天？”久生反射性地反问，但似乎立刻想了起来。“我正想说呢！前天，也就是十一日，应该是那件事吧！《朝日晚报》刊登麦克里迪蓝色玫瑰终于进口日本的报道……”

红司死亡的去年，一九五四年，麦克里迪、柯迪斯、梅杨这三位英、德、法三大玫瑰栽培名家，同时宣布成功栽培出蓝色玫瑰。关于这件事，久生在那次的推理竞赛之夜已提及所谓的“玫瑰的控诉”。这会儿，她顺势指出当时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心想，那会是谁进口的？于是立刻打电话到‘朝日’报社查询，发现竟然是三宿花园。皓吉的事务所同样是在三宿吧！因此我随即想到，这一定是你所谓的奇妙巧合之一。”

她边说边注意牟礼田的表情。“哦？若不是玫瑰，那会是什么前天晚报上刊登的……”

“不，玫瑰也是其中之一。”牟礼田露出复杂的笑容，“另外还有类似的纵火事件。”

“纵火事件，怎么说？”

“我想，《每日晚报》应该是以最大的篇幅报道。三月一日，昭和女子大学的大火疑似纵火的报道……”

“啊，我记得！好像还在寻找嫌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烦耶，上次谈的是杀人，今天又要谈纵火！再怎么说明，红司的第三密室事件发生，也没必要一直在意社会新闻吧！虽然玄次的命案与昭和女子大学的火灾都同样是在三月一日发生，但很可能彼此完全无关。”

“是与这件事无关，可刚才提到的麦克里迪蓝色玫瑰也无关！你应该知道，最近世田谷连续发生纵火事件。”

“不错，我在报纸上看过。”久生含糊地回答。

后来接连好几天，社会版纷纷出现世田谷纵火狂事件的报道，即使在风筝界极有声望的某位人士与另一位女性投书狂遭到逮捕之后，纵火事件仍然不见衰退。警方成立了专案小组，到最终还是成了悬案。到了三月十三日，这些案子已冷却下来，不仅久生，连一般人也都不再去特别关注。

“在这段期间我持续调查，发现这起事件对冰沼家而言并非偶然，相反地，或许这起纵火案会是解决冰沼家事件的关键。虽然事发地点在世田谷，却只是在三轩茶屋、太子堂、三宿相邻的三角地带连续纵火。请注意，八田皓吉从麻布町搬迁到太子堂是在一月底。但自二月一日起，三宿地区就突然开始出现新手法纵火案。”

“怎么又来了，难道……”久生毫无顾忌地笑了，“难道皓吉会拖着那臃肿的巨大身材在半夜里四处来回纵火？”

“这就不清楚了。问题不在皓吉，而是他背后的人是什么个性的家伙！”

牟礼田再度提出这个身份不明的人物，但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还有疑点，接着说：“突然提出这个观点，也许你们无法认同吧？但从纵火手法推断，很难说彼此无关。反正，你们先看看这张表，这是这段期间的杀人日历，只要加入最后一张就完整了。”

他充满自信地取出经过调查的世田谷纵火事件一览表。虽然牟礼田信誓旦旦地说这才是解决冰沼家事件的重要关键，只要杀人日历与纵火日历齐备，就算是掌握了凶手身份，但亚利夫仍完全无法理解这张表有什么意义。

这张表以及牟礼田接下来针对内容所作的说明，和一个月后四月十四日《读卖新闻晚报》的报道内容相当类似。为了方便起见，在此将内容完整抄出，只省略去年的部分，记载的是昭和三十年以后的纵火日期、星期、地点。内容如下：

一月六日 星期四 太子堂

一月十六日星期日 太子堂

一月十六日星期日 三轩茶屋

二月一日 星期二 三宿

二月一日 星期二 太子堂

三月一日 星期二 三宿（昭和女子大学）

三月六日 星期日 太子堂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三宿

三月十五日星期二 三宿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太子堂

四月三日 星期日 太子堂

《读卖新闻》以“谜样的世田谷纵火狂”、“犯案日期为星期二与星期日晚间”之类的标题指出——

△嫌犯势力勉之谜：世田谷警局上个月二十三日，在世田谷区太子堂町一三九家中，逮捕连续纵火案件唯一的嫌犯势力勉，因为在三月六日太子堂町二五四的木材商人福島太平的木材堆置场发生纵火案件之际，现场遗留下来的女用木屐与头巾为嫌犯持有的物品。势力勉则矢口否认一切罪行，连警方都有人认为，势力勉涉嫌程度的理由非常薄弱。（中略）势力勉被捕后，太子堂町、三宿町又各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件，充分显示出，除了势力勉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嫌犯。

△犯罪手法之谜：调查当局认为，太子堂町一带发生的纵火案件，与女子大学附近及三宿町附近的纵火案件手法不同。在太子堂町一带，乃是木炭堆放场、餐馆厨房、木材堆置场之类的易燃物。相对地，三宿町新星中学的纵火，则是从二十五根竹扫帚中挑出其中的一根，与湿抹布放置一起点火，并且借湿抹布阻止火势的蔓延。（中略）根据此一手法推断，太子堂町的纵火乃属积极性纵火，而三宿町的纵火则为消极性纵火。亦即，凶手极可能不是同一人。

△纵火发生日期之谜：区分今年迄今发生的十一起纵火事件，星期二有五次，星期日同样五次，星期四则有一次。因此，每到星期日晚上，当地居民就恐惧又会发生纵火案件。尽管警方完全无法掌握纵火嫌犯与星期二、星期日的关系，但固定在星期二与星期日休假的人最有嫌疑。因此，嫌犯的不在场证明成了为最有助力的资料。

△纵火嫌犯个性之谜：（略）

这张表与报道内容之间有两处矛盾，在此暂且不提。从《读卖新闻》二月十九日的晚报早就敏感宣告“太子堂再度发生纵火事件”的报道即可得知，警方业已深入调查。但是，从《每日新闻》在四月九日与十八日，《朝日新闻》在四月二十二日与五月二日的报道，也很容易可以判断，这些纵火案件并非年初经常出现的歇斯底里女子的错乱行为，或是中学生的恶作剧，而是深具某种特别效果的邪恶意图，而这也是牟礼田此刻所强调的要点。

“没错，这些纵火案件的嫌犯有两人，太子堂方面是一般的纵火狂，是个冲动型的变态狂；但另外一个人则利用这样的事件，企图夸示纵火犯罪的象征意义，这样的宣示并非只是针对冰沼家族，而是想要告诉我们某些事情……”

牟礼田的语气非常有自信，但久生却轻轻摇头。“这可难说了。另外的这个嫌犯是躲藏在皓吉背后的第三者，也是神秘现身黑马庄杀害玄次的家伙——如此将杀人与纵火罪行全都推到那家伙身上，方便虽然方便，但也很难令人信服吧？”

对于这个理所当然的疑问，牟礼田也沉默了好一阵子。但一直满脸深思表情的亚利夫，却仿佛确定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般地缓缓开口说道：“我以前也曾说过，我们的思考似乎跑得太快，方向也太偏了。大致说来，所谓皓吉背后另有其人，只适用于黑马庄事件中，关上房门的人并非皓吉或玄次的假设，对不对？这种假设是否正确？所谓第四度空间的切面是否存在？只要我们到黑马庄亲眼见过，应该就可明朗。这件事暂且不谈。我想，今天不如出去走走，彻底追查皓吉的行动路线，不仅是太子堂与三宿，连他现在居住的冰沼家，甚至以前居住的九段上的住家也一并调查——我怀疑那与事件也有某种关联——这样不是比较实际？”

“没错，亚利夏说得没错。”很难得，久生也表示赞成。“与其聚在咖啡店看着什么杀人或纵火日期表，不如付诸行动还比较可能有收获。那就从目白开始好了！步行的话，应该十五分钟左右就可到达，而且很难得天气这么晴朗。”

有很长一段日子天气都阴沉沉的，但今天星期日却高达二十二点四度，感觉很像初夏的气温。今天风势虽强，但才走没多久，他们就流汗了。身穿水蛇腰清爽套装、胸口露出蕾丝手帕的久生走在两人中间，朝向目白的冰沼家走去。很不巧，皓吉好像出门了。按了许久的门铃，树林深处的宅邸仍旧一片静寂。“冰沼”二字的门牌也已剥落，只剩下固定门牌的两个小洞。这里几乎是一片废墟了。

“我从以前就一直很在意……”感慨良多的亚利夫呆立门前，状似回忆。“后木门斜前方的房子还维持当时的状况吗？”

“为何有这种疑问？”牟礼田貌似讶异地问。

“没什么，只不过有点……”

“是吗？对了，从后木门开始就是坡道，听说通往池袋的大马路。我也得到那边看看……”久生也附和道。

于是，三个人沿着长长的围墙绕了一圈走向宅邸后方。属于私有道路的狭窄坡道，散发出仿佛进入谷底的情趣，而且周遭更静寂了，即使这样的大白天都像无人居住般静谧。

“你说的应该就是这栋屋子吧！”

已上锁的冰沼家后木门斜对面，也是高墙环绕的古老宅邸。的确如藤木田老人曾经发过的牢骚“为什么日本人总是不喜欢挂上门牌”那样，即使绕至前方一看，高大的门面也仿佛已经好几年没开启过一般，并无地址与门牌。

“好像没人住！”牟礼田说着，试着伸手推开一扇小门，这扇门正好斜斜地对着冰沼家的后木门。出乎意料，小门不声不响地开了。探头入内稍做环视后，牟礼田大胆地压低高大的身躯进入门内，同时回头朝身后的两人打招呼：“你们也进来看看。”

“算了吧！不要随便闯进别人的家……”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久生还是抗拒不了好奇心，兴致高昂地颤抖着双腿跨了进去。亚利夫也紧跟在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宽阔的荒芜庭院。

虽然没有冰沼家广阔，而且主建筑有毁损的痕迹，但小门附近有个有像是茶室风格的偏院，周围还残留模仿某著名庭院的假山与水池，颇有优雅的情趣。只因欠缺整修而荒废。池畔沙地弃置一辆残破的婴儿推车，推车旁则有因风吹雨淋而泛白的洋娃娃和小皮球，一片寂寥光景。

“真蠢，干吗进来这种地方！”紧张异常的久生发泄着兀自冒冷汗的不满，“也不对，刚进来时，我觉得杀害红司的嫌犯助手也许会藏在这里，但像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祖孙鬼魂的恐怖宅邸，看一眼都嫌浪费时间。看来皓吉曾经住过位于九段的房子，大概也无法抱太大的期望了。”

但是，二人依然像侦探般在附近绕行，亚利夫心中此刻又升起另一种复杂的感慨。在日光灯闪烁不定的昏暗浴室里，全身一丝不挂扑倒在地上的红司，背后红色十字架像蚯蚓般肿起。晦暗的镜子与白色的剑兰，细碎泡沫消失的洗衣机……没错，十二月二十二日那个晚上，皓吉接下来就要返回九段住处留住苍司。或许那是为了制造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其间却找来隐匿身后的某个人前往冰沼家，巧妙杀害了红司。也就是说，的确有所谓的“第三者”？

但诚如藤木田老人指出的，红司当晚在哪个时刻进入浴室，皓吉与苍司都不知道。就算知道好了，皓吉或那影子般的男子匆促前来，又如何将全身赤裸的红司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杀害呢？

不错，一切就如藤木田老人所说的，有必要计算一下往返九段与目白之间的距离。

“藤木田老人说过是八分钟。”来到大马路，上车后，亚利夫马上伸出手表说道。

“什么意思？”

“从这里到九段的住处所需的时间。”

“哦，这样呀！那我也来计算一下时间。”

车子从千岁桥进入目白街道后立刻左转，两眼无神望着窗外的亚利夫忽然急促出声：“就在那儿，就在那个地方……”

“干吗鬼叫鬼叫的……”

“虽然只是一刹那，我看到很像是五色不动明王之类的招牌，你看，就在那边左上方。”

“那是目白不动明王。”年轻司机注视前方，淡然回答。

“与目黑不动明王相对的不动明王？”

“是在那边吗？藤木田老人曾说是在千岁桥对面。但……”接着，亚利夫突然加强了语气询问道，“司机先生，听说还有目黄与目

赤不动明王，你知道在哪里吗？”

“不知道。不是只有目白与目黑不动明王吗？”

车子驶下目白坡，在江户川桥左转后，来到饭田桥的十字路口，于市之谷广场前直行，穿越车站的栅栏下之后右转。一口气驶上斜坡。从晓星开始，九段高校后方一带，就是八田皓吉住过的九段上二丁目六番地。下车后，只见眼前亮白色的马路通达四面八方，电线杆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是个平凡无奇的街头景象。

“时间是九分三十秒。”牟礼田让两人看看手表。

“没错，我的表也大约这个时间。就算在夜晚，应该也差不多吧！”

“是呀，即使走另一条路，穿越神乐坂，时间应该也一样。就算以最快的速度，单程也需要八分钟。”

“等一等，你们说的二丁目六番地，有好多住户都是这个门牌。”久生朝着正面可以望见靖国神社的石墙走去，一家一家看着门牌。她似乎不知道这一带数十户住宅全都属于同一番地。

“就是那儿，那栋石墙建筑。”可能是事先调查过，牟礼田指的是一户已经快坍塌、屋主已经弃之不顾的、面向九段高校正后方的住宅。大门上有一块木板固定痕迹，石墙已经毁损，就算皓吉曾经住过这儿，目前看来也很难掌握任何线索。亚利夫两眼变得无神。此时，牟礼田在他身后轻轻出声。“发现红司的尸体之后，你可能是立刻打电话过来这里吧？当时，真的是由皓吉亲自接听电话的吗？”

“啊？是呀！”

没必要多想，皓吉那低沉的声音悠闲地说着：“真是对不起，拖住苍司这么久。”这声音至今仍残留耳际。亚利夫猜不透牟礼田究竟想说什么，只是两眼凝视他。

牟礼田嘴角的谜样微笑更加扩散了。

“当然，直到你打电话为止，以时间上来说并非不可能，因此可以确定是他接听电话。但至少那晚红司死亡的时刻，皓吉并不在苍司身旁。这点，皓吉自己承认了，苍司也予以证实。只是因为某种深层理由，两人都不愿公开。即使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你们也绝对不可要求皓吉或苍司说出来，因为如此一来，将无法进行后面的计划。”

由于事出突然，两人一时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想要反问时，牟礼田又平和地接着说：“在你打电话到这儿之前，皓吉到底在哪里？你们很可能以为他已经到过目白，潜入浴室吧！但你们错了。当然，也不是躲在刚才冰沼家附近的那些空屋里，而是更料想不到的地方……如果能判断红司死亡时，皓吉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就可以发现这个事件完全不同的本质。”

搭乘时光机（亚利夫的日记Ⅱ）

续接三月十三日（一）

……我们在灰白干爽的马路上呆立良久。在春天阳光无心映照下的这处废墟，曾经隐藏什么样的秘密？

到目前为止，皓吉与苍司在第一次事件发生时，的确在这栋屋子里，所以不可能知道红司在什么时候进入浴室洗澡，依常理判断，他们应该与红司的死完全无关，但牟礼田却淡淡地说这两个人并不在一起；甚至还说，只要知道皓吉当时的确切下落，事件的样貌就会因此完全改变。

忍住心中疑惑，似乎正在频频思考的奈奈，喃喃自语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严肃地问道：“你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点了？”

“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对于牟礼田暧昧的回答，我慎重问他：“牟礼田先生当然知道皓吉在哪里吧？”

“那倒是可以猜得出来。”

“我说……等一等……”奈奈简直像要哭出来一样，露出僵硬的笑容。“总不可能是皓吉与苍司合谋这样的蠢事吧？可是，如果不是，那苍司也应该追查皓吉的行踪呀！”

“但在那种情况下，若是你，你会怎么做？”牟礼田边漫步逛向靖国神社边反驳，“你非常熟识的亲密朋友，偶然在某个时间不知去向。但是，后来在那个时段发生了杀人事件，而你的朋友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拜托你作证，说是和你在一起。这时，就算你感觉不对劲，对方若非值得信任的人，怀疑他可能是凶手，这还有话说，否则

都会答应吧！而且，红司只是倒在浴室，警方也未深入调查，以为是密室杀人而闹成一团的只有你们几个人。”

虽然语带讽刺，却也是事实。我们完全没想到，九段的这栋屋子竟会隐藏着重大关键。即使如此，皓吉那天晚上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在脑海中不停地想象着。

这时，牟礼田紧接着说道：“从九段搬到麻布谷町，但在麻布谷町时没发生任何事件，所以那个地方可以省略，接下来是前往三宿与太子堂。我希望让你们看一件东西，或许更可以发现与九段截然不同的意外事实。”

——从涩谷搭乘玉川电车，第四站是昭和女子大学所在的三宿，再下一站是三轩茶屋，然后线路就此分开，向左是从驹泽往二子玉川，往右是经过西太子堂朝下高井户车站前进。我们首先在三宿下车，目的是参观《朝日新闻》报道的那座玫瑰园。

昭和女子大学正对面右首边，一绕过电车街上的皮包店转角，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进口英国名家麦克里迪的蓝色玫瑰“Lilac Time”的三宿花园，放眼望去可见数百株玫瑰迎风摇曳。当然，我们目标中的玫瑰并不栽种于此。虽然管理员说川口或镰仓另有分园，奈奈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不住地点头。事实上，假设蓝色玫瑰就种在这里，开花之前，也不过和“献给虚无的供物”一样，只是一株绿茎的平凡无奇的花苗。

皓吉声称租借的事务所就在附近，很容易找到，但门牌已经改了。牟礼田的话如果属实，那么隐身在皓吉背后的第三者，就是以此为根据地连续纵火了。就算纵火与蓝色玫瑰是一种奇妙的组合，但我还是感到很不协调。另一方面，皓吉曾住过的所谓太子堂四五二番地，虽然应该位于三轩茶屋与西太子堂之间，可是却怎么都找不到。明明已在地图上调查过大致的位置，仍旧无法寻获。在随机找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香烟摊的红色招牌，只好进入询问。

看起来非常和善的老婆婆说：“前面可以看见篱笆，对不对？到达后右转，有个不动神，但你们不要进入，就在不动神正前方右转的地方。可是，八田先生应该已经搬家了吧？”

“没关系。是在不动产前方右转吧？”一面说着，牟礼田忽然灵机一动，接着问，“是买卖土地的不动产？”^[1]

“不，不是。”老婆婆呵呵地笑了，“我说的不动神是指目青不动明王，是个叫‘教学院’的寺院……”

我忍不住转头望向牟礼田。五色不动明王之一的目青不动明王，此刻突然与皓吉的住处同时出现，其中到底隐藏了何种意义？但是，只见牟礼田点点头笑着。从刚才就假装不知道皓吉住处而拉着我们团团转，该不会就是希望让我们亲自发现这件事吧？他说想让我们在太子堂看看一件东西，指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走在寺院广阔的境内，我深深感慨道。

蓝色玫瑰、目青不动明王、纵火，感觉上彼此简直扯不上关系。但我现在总算可以模糊领会到牟礼田一直说的“奇妙巧合”的意义了。在那次的推理竞赛之夜，提出五色不动明王与五具棺材的我，归纳出“玫瑰的控诉”结论的奈奈，热心制作杀人与纵火日历的牟礼田，这三个人目前会像这样站在此地，虽然只是偶然邂逅，却是受迫于仿佛见到某种非现实与现实双重影像的奇异思维。皓吉住过的这个房子，怎么看都只是不起眼的西式小屋，尽管已有其他陌生人入内，我们仍在教学院与这栋屋子之间来回不知走了几趟，最后我终于有了似乎已了解某种关键的感觉。

三月十七日（四）

最近接连几天都是阴灰却暖和的日子。算算从我卷入冰沼家事件迄今，大约已过了一百天。这些日子里，我都像这样简单扼要地写下日记，但回头重读后发现，除了事件流程之外，较引人注意的是，事件经常是呈现双重影像——现实与非现实并进，自己仿佛被夹在其中，其实却是透过这两片玻璃，观察整个事件的进行。

在第一起事件中，红司一丝不挂因心脏宿疾死于自家浴室，背部似乎因某种荨麻疹而出现红色蚯蚓状红肿癰痕，意外发生于从内侧锁上门钥的密室里。这是地面上的现实！

可是，在我们眼中，背后却映现活跃的魑魅魍魉各种姿态，有包括了各色的不动明王与鲜艳的五色玫瑰；同时，连应该已不存在这个世上的人也陆续出现。透过此一非现实的眼镜，本来应该是凶手的橙二郎也因为忘了关掉瓦斯暖炉的意外而死于密室。这是第二起事件！

在此事件中，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并不明显。相对地，若接受了现实，因为并非别人，而是自己打开了厨房的瓦斯总开关，所以必须被冠上直接执行者的污名。若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必须前往非现实的世界找寻其他凶手。于是我们终于指出某个人，揪出他才是幕后黑手。这个叫鸿巢玄次的男子，是在第一起事件中因想象而登场的人物，所以立即怀疑他符合凶手的条件，但甚至也曾被否定他的存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冰沼家事件无法被视为犯罪。

当然，我们也不可忘记其间发生的圣母园事件。在这次的事件中，有将近一百位老婆婆因暖炉灰烬处理不当而惨遭烧死。但若认为那就是现实，就不得不承认多出一具焦尸的怪事；若又说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的荒谬怪事，那就只好与冰沼家事件一样，必须戴上非现实的眼镜去追究真相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解答多出一具焦尸之谜。但如此一来，又会出现未知的新纵火狂与杀人狂。

然后，第三起杀人事件发生了。简直就像理所当然的顺序一般，在密室里完成自杀的，竟是被视为第二起杀人事件嫌犯的虚构人物。但他不仅存在这个世上，更是昭和三十年三月，也就是目前被称为日本空前杀人热潮中，最为残暴的恶徒。

一直这样叙述别人的家务事，不可能对案子的解决有所帮助；但问题是，在这次的事件中，现实与非现实巧妙重叠，真不知该相信哪个才好，让人充分体会到一种怪异的感觉。虽然一切都只是牟礼田的推测，但在警方全力追查之下，结果证实南千住的案子并非玄次所为。罹患癫痫宿疾的父亲在一怒之下杀死母亲，待回过神来，惘然若失，结果下定决心上吊自杀。玄次，不，是川野元晴正好此时返回老家，由于持续累积三十年的恨意，便将已死的父亲放下，再度勒紧父亲的脖子。这样的猜测也许属实，如此一来，虽然不清楚法律上的刑责如何，但即使有毁尸和遗弃罪，应该还不算是杀人。只是站在元晴的立场，这应该没什么差别。受到姐夫八田皓吉，不，是广吉的责

问，只好绝望地承认自己是杀害双亲的歹徒，因而导致自己为洗刷污名而自杀。这种想法，我也可以认同。

但这只是根据地面上的现实。不，所谓的“现实”可能只是真相之前的新闻报道。受到“杀害双亲的残暴凶手自杀”报道影响的警方与记者绝对不在少数，如果这种论点被推翻，就必须以密室杀人的角度重新分析。在元晴扮成玄次、广吉扮成皓吉之后，这个世界立刻转变为玫瑰与不动明王的巧合占了优势的“非现实世界”。这种说法是否比较接近真实？又或者，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不该出场的闲人？对此，可能还需要再经过一段时日才能证实。

但经过这样一连串回顾事件的过程，我总算也能理解在第一起事件中，如果八田皓吉真的不住九段，第二次事件中他故意关闭了瓦斯总开关，不必等第三起事件发生，一开始就可以推测就算他不是凶手，应该也是幕后的黑手；同时，在他身后还有个杀人狂、纵火狂的石魔葛雷姆。可是……“可是”却永远只是可是。

三月十九日（六）

昨天吹西南风，时而飘下毛毛雨，但今天只有风，天气很暖和。

傍晚，在目白的“萝勃塔”餐厅与奈奈、牟礼田碰面，想听听奈奈所谓“有重大消息”到底是什么。该不会是真凶主动出现，承认“所有案子都是我干的”吧！

进入店门之后，不出所料，所谓的重大消息，只不过是住在冰沼家的皓吉，把二楼书房改装成“黄色房间”。

“什么是‘黄色房间’？”

“啊？你不知道？”奈奈脸上带着嘲讽说道。

——所谓的黄色房间（La Chambre jaune），若说成是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发生于圣吉纳维芙桦木林旁一栋城堡里的离奇密室犯罪舞台并不正确。换句话说，那是法国作家卡斯頓·勒胡^[2]在一九〇七年发表的侦探小说，是一部古典推理的代表作，通常一提到密室杀

人，立刻就会举《黄色房间的秘密》为例。经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仿佛曾经听过这部小说里的名侦胡尔达必。

“提起精神吧！”奈奈表情认真，表示在一九五五年的现在，“黄色房间”忽然出现于冰沼家，绝对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立刻说：“但不可能因为皓吉是卡斯頓·勒胡的书迷，所以就模仿他，为了某种原因而改装成那样的房间吧？”

“你说得没错。不过，刻意找人改装的其实是我。”牟礼田接着转头望向奈奈，“黄色房间确实具有各种复杂的意义……但是，奈奈你曾经想过吗？勒胡为何在那篇小说里，刻意将房间设定成黄色？”

“呃……”奈奈圆睁她那双大眼睛，“经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连想也没想过。没错，那个房间的地毯确实是黄色……”

“小说中虽然如此描述，但即使地毯与墙壁不是黄色，对犯罪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勒胡之所以设定必须是黄色，或许是下意识受到爱伦·坡的《红死病的假面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红死病的假面具》中出现了七个房间，选择蓝、紫、绿、橙、白、紫罗兰、黑七种颜色中没有的颜色，暗地里表现出对爱伦·坡的仰慕和挑战。冰沼家的黄色房间，第一种的意义应该相同，当然，绝对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这样？你不是说是你找人改装的？”

“嗯，我只是在一旁敲边鼓，但主动提出的人却是他。”

——皓吉进入冰沼家时，苍司就在场见证，牟礼田也以协助的身份陪在一旁。当时，皓吉说道：“这样吧，房间就用来当成书房怎么样？”同时像专家一样环视屋里每个细节，不久若无其事地又说：

“这栋宅邸以前房间里有红色或蓝色之类的装饰，我觉得那样很有趣，后来为什么不继续呢？”没人回答他。

“我也希望有机会住一住那样的房子。”说着，皓吉频频窥探两人的脸色。

苍司背对着他，说：“一切都看你怎么处理。”

皓吉露出胜利的神色。“可是，如果完全像以前那样，那可就不怎么有趣了，最好是之前没使用过的颜色。”

随即一片静默。一会儿，皓吉仿佛才想到一般说：“对了，以前没有黄色房间吧？黄色，嗯！黄色不错，那就改变为黄色吧！”

就这样，目前那间书房由皓吉亲手换上奶油色的窗帘。没多久，连壁纸也改成黄色，而且还订购了黄色地毯，预定不久之后就会完成亮眼鲜丽的“黄色房间”。

不仅如此，后来皓吉盯着牟礼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门窗的安全也需要更加严密才行，最好是加上门闩。”

于是将那两扇门——一面向书库的房门和靠楼梯的房门，都在内侧加上了非常牢固的门闩，并以更换钥匙很麻烦为由，打算连钥匙孔也塞住。

冰沼家即将诞生的“黄色房间”，就这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完美密室。总而言之，整个经过显得有点儿扯。

“你所谓第四间密室的准备，就是指这个？”奈奈显得有些不安，“但皓吉很可能有一半是真心的吧！他为何这么做？该不会是打算进行下一起的密室杀人吧？”

“或许正有此企图。”牟礼田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你们可以想成这是他的计划与我的时光机何者较快的竞争。依我预算，后天二十一日晚上，第四起密室杀人应该就会揭幕……”

“关于这个第四间密室……”我不知道牟礼田究竟有多真心，所以忍不住追问，“搭乘时光机……你上次说的好像是以小说的形式往下发展，那刚才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事实上，我已经以‘凶鸟之死’为题开始创作。虽然被害者、密室诡计、舞台背景都已经事先齐备，但密室里的他杀情节感觉上只具备了通俗的刺激，感觉很无聊。所以我要写的主题，是在此之前事实上发生过的三起命案，同时在阅读完毕之后，又可以

感受到红司所谓的‘骇人的真相’。目的当然只是让你们阅读，进而了解其中的真相。”

然后，牟礼田面向奈奈，我则望着要继续说话的他脸上的神情，此刻的我，仍然无法分辨他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玩真的。

“这么一来，红司的‘轮回凶鸟’也将揭开序幕。然而，若真是‘黄色房间’又如何？能保证会遵守约定，返回原来的时间入口吗？毕竟是在勒胡面前班门弄斧，所以我希望诡计可以耳目一新，再加上对爱伦·坡的仰慕，我期待的是《红死病的假面具》里没有的房间——以冰沼家现有的‘黄色房间’来对抗，同时再加上原有的‘红色房间’。奈奈，这样你明白了吗？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名字之所以使用敏雄的意义。也就是说，我并非从巴黎赶回来的名侦探胡尔达必，只是假冒了胡尔达必。另外一点则是，希望借这部小说最巧妙的情节，让‘黄色房间’成为舞台。”

牟礼田到底在说什么呀？我逐渐担心了起来。“阿蓝到底上哪儿去了？说是离家出走，但如果就这样都不处理，会不会因此自杀？”

“阿蓝？”牟礼田反而露出惊讶的神色，“怎么？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啊？连我也不知道啊！”奈奈说道。

“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了！阿蓝可不是发什么神经病离家出走的，他是在报纸租屋广告上找好了房子才离开的。”

“哦，原来如此。”奈奈这才有所了解地说，“这么说，阿蓝离家的前一两天找报纸，是为了要看租屋广告？”

“脑袋不灵光的福尔摩斯！”牟礼田明显地蹙紧了眉头，“就算不看报纸租屋广告，也可以得知因为这次事件而有空出来的公寓，不是吗？”

“黑马庄？阿蓝？”

我和奈奈同时惊声，但立刻想到，就算有空房，阿蓝应该也不敢住进玄次的房间吧！

牟礼田依旧冷漠地凝视我们。过了一会儿，他说：“但他现在也离开了，应该已外出旅行去了！对了，警方不久后应该也会放弃黑马庄吧！这样好了，后天二十一日是春分，大家都休假吧？苍司明天也会从腰越出来，后天下午上坟后就要回去，所以我们一起到目白，顺便看看‘黄色房间’，然后再绕往黑马庄。坦白说，我的小说要等到大家都去过黑马庄之后才正式开始，你们若不去，情节就无法接续下去。”

听到这样的提议，当初我只是苦笑，但现在试着仔细分析，总觉得牟礼田说的话中有话。他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的一切。果真如此，为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为何还提及什么时光机或什么小说形式之类的，而且还必须打造第四个密室？莫非是因为要用来怂恿皓吉，所以有必要实际打造出那样的舞台？

或许，真的是或许，牟礼田打算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真正的杀人！当然，他这种人不可能亲自下手，一定会采取让凶手自行毁灭的方式，警方也绝对无法察觉那是冰沼家事件的最后悲剧。问题是，此刻我的胸口，涌现出无数的黑色漩涡。那就是，牟礼田这回好像要真的去杀人，尽管不太可能，但到目前为止的事件真凶全都是他，奈奈则是故意表现成无辜的共犯。这样的说法，确实也有一番道理。听了这次黑马庄事件各种问题的探讨后令我无法释怀的是，八田皓吉返回三宿的事务所时，有个女人曾打电话过去，而这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沙哑。而且，前一天晚上在“阿拉比克”的红月亮之夜，我们不是还谈论过三宿的电话号码吗？

当然，我希望这只是无凭无据的幻想。难道牟礼田会假装人在法国，其实却在日本，更难相信他还能若无其事地出现在羽田机场。不过，我不愿猜测后天二十一日会发生什么事！之所以无从预测这起事件的形态，是因为当我再度将黑马庄事件视为密室杀人时，其中存在着无论如何也解不开的矛盾。

[1] 此处老婆婆所说的是“不動さん”，是对不动神的称呼，日语中“不動さん”与“不動産”同音，所以牟礼田听错了。

[2]. 法国名作家，同时也是世界名著《歌剧魅影》的作者。

石魔葛雷姆的真面目

在亚利夫的恐惧与期待中，三月二十一日来临了。月初时疯狂的社会形势已有几分平静下来。十九日，杀害镜子的坂卷被判决死刑；十七日，杀害电动玩具店老板的疯狂凶手逃离松泽医院；十九日，第二次鸠山内阁成立。在这些重大事件里，还穿插了用扁钻刺伤九名女子的江户川街之狼、原子金刚怪盗集团、外国人汽车窃盗集团之类了无新意的犯罪；另外还有在银座杂货店命案中身穿白色厨师服的男子行踪现身等事件。这时候——

春天也降临了冰沼家荒芜的庭院。在细雨纷纷的日子、满天黄尘的日子、灰白阴霾的日子交互更替之中，沉丁花已经凋落，番红花与白菖蒲遭风雨摧残，花瓣飘散。但相对地，木瓜花^[1]却似玻璃般闪闪发亮，白木莲、紫木莲也爽朗地举杯庆贺。不久，在它们也因风雨而逐渐暗晦的季节里，不见人影的庭院深处，山茶花开始艳丽绽放。前一天的雨，傍晚至深夜开始转为倾盆豪雨，今晨仍持续飘下小雨，到了中午逐渐停止，午后转为暖和的天气，苍司也独自上坟结束。

仍未见到阿蓝的身影，皓吉也不在家。痛心憔悴的苍司在杂司谷的坟场低头祷告，身后的牟礼田、久生和亚利夫三人默默垂头不语，眼睛不停偷偷望着苍司急遽憔悴的模样。仅仅半年之间，失去至亲的他，看起来像幽灵鬼魂般衰老，处境几乎是孤立于断崖的边缘。冰沼家族受到无形魔手的逼迫，只要再有人轻轻一推，绝对会坠落黑暗的无底深渊。

祭坟后，苍司表示要整理行李，于是一行四个人返回目白。但是，见到剥落的门牌，进入废墟般静寂的宅邸，苍司孤独的背影让人相信，冰沼家已经完全崩溃了。

橙二郎死后，在皓吉的安排下完成了出售契约，虽可在这个月底搬走所有的家具与行李，但名义上已经过户。四月初，买主某某协会的理事，以观光名义从美国抵达之前，一切管理都委托代理人，这所

房子实质上已与冰沼家无关，问题在于，在那之前，后院那株玫瑰要任凭它腐朽吗？

苍司似乎也很在意这个。在进入宅邸之前，就邀亚利夫走向曾经伫立过的双重篱墙中。与当时不同，土壤看起来也略带紫色，“献给虚无的供物”也一一冒出绿叶，叶色白绿，只有边缘的棘刺部分呈红色。尖刺像音乐盒里的拨针一样硬，但不久就会像滴着蜜蜡般澄清透明吧！苍司蹲在一旁，耐心地捻死蜂螂，拨匀土壤。没听过买下宅邸的美国人想在这里盖什么房子，但或许在花季来临前，这株玫瑰就已被拔除了吧！亚利夫颇为感慨地注视着“献给虚无的供物”与苍司的肩膀。远远传来皓吉的声音，这才想起“黄色房间”，也才发现今天应该是奈奈与皓吉的第一次见面。

尽管两人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若如前些日子所幻想的，打电话到三宿的人是久生，皓吉只要听到声音，脸色应该就会变吧？但实情与亚利夫期待的正好相反，彼此的首次见面什么事也没发生。见到身穿黑色洋装、戴上珍珠项链的久生，皓吉立刻走来，非常诚恳地打招呼。

“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啊，你就是八田先生吧？”久生也客气地报以笑容。

但皓吉极尽奉承之能事，转身面向牟礼田说道：“果真是个漂亮又厉害的女士。”然后夸张地摊开双手。

牟礼田露出苦笑，随即进入屋内。

皓吉仍继续说：“而且对和服应该有不错的品位……”

久生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打断皓吉的话。“八田先生，二楼的书房你改成什么模样？我很希望可以参观一下。”

瞬间，皓吉的表情变得很僵硬，却立刻又眯起双眼，像在说“走吧”，率先起身。

如先前所言，书房只有窗帘与部分的壁纸改成黄色，但因为颜色新颖，格外醒目，给人非常鲜明的印象。两扇房门也已装上又粗又大的门闩。

“哦……就是这里！”久生站在楼梯侧的房门往里看，愣愣说道。

亚利夫也跟着仔细浏览整个房间内部。天花板中央和以前一样，以牢固的铁链垂挂模仿凡尔赛宫镜子间的古典工艺灯。在这些交叉图案里，根据久生的论点，应该隐藏了秘密的瓦斯喷口。但那只是纯属臆测。和以前有所改变的部分，除了窗帘和壁纸外，本来置于二楼走廊的电话机也移入房间，漆成黄色的电话机摆在桌上。而且，腰围比一般人大一倍的皓吉，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路易十五风格的大型扶手椅，同样也铺上了黄色绸缎。壁橱仍维持橙二郎改漆的绿色，地毯和大部分壁纸也仍是寻常的图案。不知其中原委的人，绝对无法想象这个房间，即将是个适合密室杀人的“黄色房间”。

这个房间为何如此装饰，还加上牢固的门闩？亚利夫猜不透是谁拟定了这套固执阴险的杀人计划，究竟是皓吉或是牟礼田？但是，久生又不同了，她实际看了房间一眼，似乎立刻就了解了笼罩其间的邪恶意图，甚至还毫无顾虑地询问站在一旁握着双手的皓吉：“想彻底把整个房间都改为黄色，看来八田先生的嗜好也很怪呢！以前橙二郎确实把这里漆成绿色，结果遭遇不幸。难道改成黄色就不会有问题？”

“什么？”也不知皓吉是否不太了解奈奈言词里的含意，愣了一会儿。“知道你这么为我担心，真的是感激不尽。”不愧在世面上混过，回答之中有弦外之音。

“不，我的意思是，八田先生也着实费了一番苦心，竟然还打算连地毯也改为黄色，创造出真正的‘黄色房间’。你以前就这么喜欢黄色？”

看来皓吉也明白久生言词中隐藏的敌意与嘲讽，而且苍司与牟礼田正巧不在旁边，细眯的眼眸深处瞬间闪现出一丝凶光。

“哦，这房间不能改为黄色吗？”说话的同时，皓吉伸出粗大的手掌，弥漫出一股想要掐住久生脖子的杀气。

久生立刻狼狈倒退，低声回答道：“我可没说这样不吉利呀！只是认为黄色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见到久生露出怯惧惶恐之色，皓吉恢复了原先的表情，调侃似的说：“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我特别喜欢黄色，因为黄色可以让人温柔冷静，只要待在这个房间，我就觉得快睡着了。”

“是吗？那最好了。”或许知道无法威胁到他，久生转身颐指气使地朝亚利夫说话：“走吧！亚利夏，这里已经没什么看头了，何不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话一说完，立即退出书房。

皓吉这时给久生的印象很恶劣。众人一起走出冰沼家，送走要回腰越的苍司之后，三个人又前往“萝勃塔”。才刚坐下，久生立刻开骂：“那家伙在搞什么嘛！”

“怎么？他好好款待你了！”牟礼田笑着说。

久生更气愤了。“我可不是开玩笑！之前我还觉得怎么可能，但一看到那房间，我终于了解事情的真相了，所以才忍不住切入主题，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黄色房间。结果，他马上厚起脸皮跟我打马虎眼……知道吗？之前你打算在那个房间将皓吉设定成受害者时，我还不太赞同，但现在我愿意尽全力帮忙。你真的打算杀他？可是，要怎么做才能顺利进行？”

说到最后，久生刻意压低了声音。亚利夫不禁吃惊地窥探两人的表情。亚利夫曾猜想，牟礼田真会在那个房间除掉皓吉，而久生会是共犯，但现在看他们如此公开地讨论，情况似乎有异。即使如此，亚利夫仍默默等待牟礼田，想听听他会如何回答。

但牟礼田却笑着岔开话题：“这不能开玩笑！药剂效力如果太强，反而很难运用……你可知道，这趟我回来，已经答应苍司要以最自然的方式去解决。为了承诺，我费尽一切苦心，不希望有任何不自然的结果。所以，奈奈你明白的所谓真相，应该是指那个房间的意义吧？说到皓吉为什么要造出那样的房间……”

牟礼夫带着避开问题的口吻这样说，但久生或许也明白其中的含意，认真地点头。

“是的，到现在好不容易才明白，我真的是没当侦探的资格。但到底该如何解决呢？我真的很担心……”

听着两人一来一往说着只有他俩彼此能理解的内容，亚利夫皱眉头，打岔说道：“等一等！虽然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从一开始你们就认定皓吉是凶手，还考虑该如何处理，这不是很奇怪吗？关于这件事，我也有过各种考虑，目前只觉得皓吉是幕后黑手。但是到目前一切命案的凶手真的都是他吗？我认为这一点有必要彻底调查清楚。”说着，他缓缓移动视线。“第一起事件中皓吉如果不在九段的住处，那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做了哪些事？虽然很难认定他就是杀害红司的直接凶手，但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什么角色，我完全一无所知。同时，我也不明白对于行动如此可疑的人，为什么苍司后来还让他随意进出宅邸。至于第二起事件，则更加扑朔迷离了。因为就算瓦斯总开关有人故意关闭，应该也没有人可以潜入二楼的书房才是。还记得吗？事后我指出皓吉形迹可疑时，强烈反驳的人是奈奈你，对吧？排除电话铃声是暗号、又老又臭的诡计如何如何，你认为二楼不可能有共犯躲藏。虽然你们指出，马上提出有‘某某人’存在是我的坏习惯，但在第三起命案里，你自以为是地听信牟礼田提出所谓的‘第三者’或‘石魔葛雷姆’的夫唱妇随行为，我很不以为然。”

在一连串的严词表明之后，亚利夫将视线转向牟礼田。

“因此，不久前，我开始重新组合整个事件，推翻原有的构思，然后又再度组合。假设第三起命案也是皓吉所为，也假设所谓第三者的存在，但若真是如此，那么在黑马庄事件中又会出现严重的矛盾。”

牟礼田静静打断亚利夫准备说出二十天来想到的结论。“的确存在许多诡异的疑点，所以你无法认同之处应该也很多，或许连你也怀疑我，认为我才是杀害皓吉的真凶。但希望你别误会……该死！如果现在到黑马庄看看、也许你就能明白，但时间还太早了些。尽管最近为了这些事忙得晕头转向，但我想最好还是简单说明一下。因为也该到了揭穿‘第三者’真面目的时候了。”

说着，牟礼田身子前挪，似乎要解开亚利夫胸口的疑团，缓缓说道：“假设玄次并非死于自杀，而是很明显的他杀，那我们就可认定，凶手是基于某种动机，希望他死于自杀状态。所以，让他犯上弑亲凶手的罪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换句话说，杀害南千住老夫妇的凶手不是玄次，而和杀玄次的是同一个凶手。只是到此为止，一切都太异常了。因为无论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除非患有淫乐杀人症，否则没办法残忍到这种程度。但我们暂且不理睬这一点，接下来奇怪的是，凶手如何能在南千住逞凶？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凶手已经知道玄次要陪伴母亲外出旅游，所以在前一天晚上先到达南千住，不声不响地杀害了老夫妇。情况如我们先前所料，杀害母亲、勒死父亲之后悬吊在门楣上，布置成自杀情境，然后等着目睹见到这种情形后会出现何种反应的玄次到来。果然不出所料，玄次以为是父亲杀害母亲之后自杀，于是玄次就把父亲尸体放下来，然后再掐勒脖子。之后的经过就如警方推测的一样。另一种版本则是，本来就没有玄次与母亲的旅行计划，玄次只不过是和另外一个某人外出旅行，这种情形，凶手还是事先知道，于是趁玄次外出旅行之际，立刻到南千住逞凶，布置成玄次行凶的场景。待玄次返回黑马庄之后，利用玄次还不知道发生命案，就趁机将他杀害，布置成自杀状。反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想要成为这个凶手的资格都相当不容易。一方面是此人对于南千住家中的动静了如指掌，而且平常就要持续监视玄次的一切举动，随时知道他在何处、有什么样的约会。南千住老家的事，皓吉可能也会知道，但黑马庄方面，就不是皓吉能够轻易了解的了。换句话说，当然只能认为黑马庄潜伏了‘第三者’。假设玄次的旅行是与这个‘第三者’在一起，那么‘第三者’的行踪不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牟礼田的语气听起来仿佛理所当然，但对亚利夫而言，却只令他更晕头转向。

“这么说来，会是这样吗？总不可能那个管理员老婆婆或金造是共犯吧？或者黑马庄另外还有其他……”说着，亚利夫脑中灵光一闪，似乎有人迅速跑过身旁却又回头一瞥般，眼前浮现出虚幻的白皙脸庞，紧接着立刻消失。

“若有个来路不明的共犯，以前就住黑马庄，藏在地板下或天花板上监视玄次的行动……”

“没错，的确是有。”牟礼田似乎正在等待这句话一般沉重地答道，“假如皓吉行动的背后隐藏了一个身躯巨大、如凶恶侏儒般的活跃家伙，那就是真正的石魔葛雷姆了，但实际上，那家伙应该是更矮小、像东加王国安曼达岛上的原住民或是你说的恶童子制吒迦……或许极可能是皓吉听从那家伙的指示行动。只要前往黑马庄，就可以亲眼看到证据，但根据管理员老婆婆所言，一楼玄次房间对面的房间，有个自称是某化妆品公司推销员的滨中先生从去年十二月初住进去，发生这次事件之后就立即搬走了。这个人经常出差，事发当天应该也不在家。但或许这只是个掩饰，在皓吉大声叫嚷进入黑马庄之前，他只要锁上自己的房门，不发出声响即可……”

“但是，怎么会……”亚利夫话一出口，就立刻住嘴。陌生的“第三个男子”现在已经逐渐显现身影。这次，已经不是像圣母园当时的虚构人物，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管理员老婆婆和金造都看过他的样貌。

“那么，这个姓滨中的男子又是怎样的家伙？黑马庄的住户应该都见过他吧？”

“没错。名字当然可能是假的，但是他身材瘦小，皮肤白皙，感觉上颇有身份。年龄大约是二十五岁，不过，年龄当然也说不准。”

“可是，那家伙为何要隐藏在皓吉背后？究竟有什么企图？如果真如牟礼田先生所言，那家伙应该是稀世罕见的杀人狂兼纵火狂的疯子，为什么要对冰沼家……”亚利夫无法置信地正想摇头，但一直冷静聆听的久生却凝视着他开了口。

“亚利夏，你今天见到那个‘黄色房间’后，还不明白吗？冰沼家的‘蓝色房间’有苍司，‘红色房间’有红司，那么‘黄色房间’是为谁而存在的？应该轻易就可以明白了吧！隐藏在皓吉背后的人就是冰沼黄司！”

[1] 玫瑰科木瓜属五色梅，亦称“贴梗海棠”、“寒梅”。

犯罪函数方程式

冰沼黄司——长女朱实的唯一孩子，因目白的“红色房间”卷入憎恨漩涡而诞生，他应该已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结束了短暂的生命，而让他从众多亡者中，复活成为红司命案凶手的人正是久生。但仅凭此，就能看穿“黄色房间”隐藏的邪恶企图吗？然而，听她说得头头是道，亚利夫胸口涌现出更多的怀疑。不只是鸿巢玄次，冰沼黄司——在推理竞赛之后诞生的井底三兄弟之一——事实上可能真的活着躲藏在黑马庄吗？而且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八田皓吉这家伙成为搭档，连续进行无意义的杀人呢？

牟礼田似乎了解亚利夫的心情。“在黑马庄，他无耻地使用滨中鸥二^[1]的假名……汉字就是海鸥的鸥，一、二、三的二，当然，那是取自田中黄司——他在广岛的名字。只要考虑到皓吉是朱实的忠实赞美者，那么，他协助存活下来的黄司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何况，这两个人应该也了解彼此的关系。”

“可是，原子弹爆炸时，黄司不是在爆炸中心吗？”好不容易恢复冷静，亚利夫反驳道。

“并不是在爆炸中心的人就一定会死。”久生在一旁开口说道，“记得我也曾经说过有这样的实例。那是我也认识的一位女子，当时她被军方微调，任职设在福屋百货公司的陆军监督局，八月六日早上，她正在打扫时，突然被暴风袭倒。因为距离爆炸中心区只有六百公尺，当然，站起来后周遭一片漆黑。可是，因为人在二楼，地板并未遭破坏，楼梯也没事，她就拼命往外逃，游过河川，躲进练兵场，再越过饶津山，走到对面的山谷，穿越炼狱般的风景，最后终于得救。到现在也没有白血病的征兆，身体很健康，最近即将结婚。所以不能说黄司没有同样的幸运吧？”

“但是……”亚利夫频频思索有何反驳的材料。

久生似乎仍陶醉于自己的推测：“逃出的途中，到处都笼罩着浓浓的黑烟，建筑倒塌燃烧。亚利夏，你应该也看过照片吧？身穿破烂

衣服、披头散发、四处逃窜的受害者……黄司当时只是个十岁的小学生，那样的小孩如果能穿越宛如阿鼻地狱的战区废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可思议。这样看来，那天晚上的推理竞赛，还是我的论点最正确。虽然行凶手法与幽会的暗号不同，但动机却完全符合我的推论。”

亚利夫终于找到批判的间隙：“你指的应该就是为了除去‘红色’吧？但为何要杀害鸿巢玄次那种毫不相干的人？而且我也很难认同，一个十岁的孩子会一直让内心的复仇心理无限膨胀。”

“这与我以前说的一样。”久生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起源于自己名字的色彩关系，那么容易就忘得掉吗？身为嫡系长房的紫司郎因为否定黄司的存在，因此坚持不断研究，陆续送回庞大的成果。你想想看，如果从小就一直在母亲朱实的不断描述之下成长，这会让黄司对冰沼家产生何等深沉的怨恨？世上不可得的蓝色花朵和黄色花朵，只在冰沼家谱上开花的企图虽然显得突兀，但理论上，仍留下证据的不就只剩下苍司与蓝司？若问除去‘红色’的构想得自何处，直接的关键应该是母亲朱实在黄司眼前悲惨的死去吧！因此，想想也实在可怜。当然，虽然还无法理解为何连玄次也遭到杀害，但如果一切从‘红色’必须消失的疯狂愿望来说，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因为以花而论，‘黑色’绝对比‘红色’色素更深更浓……因此，接下来要发生的，也就是牟礼田打算进行的第四密室，我也终于能够猜得透。喂，对不对？黄司在此之前，总是以皓吉为共犯持续杀人，但若为了纯粹的蓝色与纯粹的黄色花朵，皓吉已经对他造成了阻碍，那是因为控制蓝色与红色的是花青素Anthocyan，而控制黄色与白色的则是黄酮类色素Flavone……也就是说，为了留下纯粹的黄色，必须除去有“皓吉”^[2]这个名字的家伙。基于这种意义，蓝司也有危险！或许预定为第四起密室的被害者并非只是皓吉，蓝司也包括在内。如何？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牟礼田刚才一直蹙眉望向一旁，此时开口淡淡地回答：“没错，反正红司留下的密室诡计中有两具尸体。”

“果然是这样！”久生不断点头，“如此一来，像这样在第四密室尚未进行之前，凶手、动机、诡计以及被害者都齐全了，剩下的只是有尸体装饰的房间。讨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但亚利夫并不觉得可笑。如果冰沼黄司真的在原子弹爆炸正下方活下来，那才真的是冰沼家的恶灵，必须像石魔葛雷姆一样回归尘土，这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记得牟礼田提过“苍司与藤木田老人也知道”，牟礼田从法国回来，答应苍司的应该就是在不损及冰沼家的名誉之下消灭黄司吧？不过，在牟礼田的言谈之中，始终隐藏着“世上应该没有这种疯子，但确实就有了”这样的冷笑。即使此刻久生显得兴奋无比，牟礼田仍怪异地苦着脸沉默不语。

“但无论成长方式何等奇特，甚至经历过原子弹爆炸，难道就可以这样到处杀人吗？就算黄司，应该也是人吧？”

“但是，从毒物的观点来说，”牟礼田转而面向亚利夫，“黄司也算不了什么！目前政府不是也想尽办法要让老百姓吃下黄变米^[3]吗？”说出这种与场合不符合的社会批评之后，他忽然想到什么，又接着说：“刚才你说在黑马庄发生的事件有很大的矛盾，是什么矛盾？”

“不错，的确有很严重的矛盾。”亚利夫仿佛恢复了自信。关于这点，就算已知“第三者”是黄司，他还是很有信心。“在那之前，黄司如何查出离家出走的玄次的住处，进而迁入同一栋公寓，这是个疑点。话说回来，乔装成推销员搬进黑马庄也好，以某种方法监视玄次的一举一动也罢。如此说来，打电话到三宿的事务所，通知皓吉立刻赶来的就不是玄次的情妇，而是你们所谓的黄司了？”

“也不知道电话里是否说‘立刻赶来’……应该是通知说玄次已经旅行回来了吧！”

“所以皓吉驱车赶到，尽管明明知道是哪个房间，但还是故意大声嚷嚷到处寻找……之所以会去询问管理员老婆婆，目的是为了制造他是独自一人刚刚才到的证人，同时通知埋伏等待的黄司自己已经抵达。不过，刚才也说过，黄司当时一直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没错。如果粗心把头探出走廊，一切机会都可能消失。我想，黄司离开自己房间是在玄次死亡、警方人员赶到、整个公寓乱成一团的时候。至于进出杀人现场则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亚利夫此时又是一脸茫然，因此久生接着说明：“重要的是，我会感到奇怪是因为皓吉进入玄次的房间。无论是皓吉还是黄司，应该无法预料到玄次会找上金造，还准备热威士忌给他喝吧？如果现场没有威士忌，又打算如何下毒？”

“这一点我上次也说过，皓吉进入玄次的房间时，单手抱着包袱，当然可以认为里面装的是掺毒的威士忌或其他什么毒品。皓吉从一开始就打算利用这个包袱当做见面礼来杀害玄次，可是进入房间之后，发现桌上竟然有两杯冒着热气的威士忌，对于企图杀人的嫌犯而言，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是吗？只要趁隙把另外准备的粉末状或液状氰酸化合物放入对方杯内，一切就告结束。例如，他只要说‘帮我倒杯水’，应该很简单就可完成。”

假设牟礼田所言属实，那个未派上用场的包袱，的确必须在警方赶抵之前消失。另外，衣橱抽屉内的氰酸钾包也可以视为皓吉或黄司塞入的。而且，那个金造坚称放在靠自己这边的杯子里掺了毒，事实也是如此，玄次是端起左首的酒杯喝下威士忌的。然而，难道不是皓吉在瞬间动用了恶魔的智慧，在玄次猝死后，才调换酒杯位置的？

关于这点，警方因为最初完全未怀疑玄次的自杀问题，认为只要将毒药先含在口中再喝下威士忌即可，所以无论是拿起左边或右边的酒杯都不会有问题，即使从掉在榻榻米上的空杯微量液体检测出氰酸反应，但警方也未将这个酒杯视为一开始就掺入毒药的关键，反而斥责金造坚持的‘从一开始就打算杀我’的话。但皓吉果真连如此微妙的效果都计算在内？看来只有等他本人自白之后才知道了。”

久生仍满脸疑惑。“我想问的是，就算有办法在酒杯中下毒，如果玄次不喝也毫无意义。”

“这个部分只能凭想象弥补……”牟礼田的回答不是很自信，“但是，根据躲在隔壁房间窃听的金造所言，皓吉抵达时，并非立刻就与玄次发生争执。在争吵声音提高前，还有一些时间。这么一来，刚开始皓吉很可能是一边闲话家常，一边端着酒杯，故意多次移到嘴边给玄次看，引诱玄次也自然而然做出同样的动作。不久，谈及南千住的事件，故意转移到足以刺激对方的方向，结果玄次一怒之下喝了一口威士忌想起身，却已经站不起来了……以皓吉的立场，玄

次是否知悉南千住的事件，以及什么时候会喝下掺毒威士忌倒地，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认为所谓的两人大声争吵，只是皓吉与黄司演的戏。黄司当时已经穿妥衣服等待出场，皓吉要做的只是接住倒下的玄次，让尸体呈现与被发现时相同的趴卧状态，然后稍稍拉开衣橱抽屉，让玄次的双手放在把手上即可。因为这时候，等在外面的黄司已经冲进房间……”

“是从房门进入吗？”亚利夫加强语气。

“我说过好几次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嫌犯从第四度空间切面出入，从不是入口的入口进入，不是出口的出口消失。总而言之，黄司轻巧地进入后，改变酒杯位置、拭去指纹、刻意留下不同的指纹后，开始布置这次事件最大的诡计……

“不知道你是否已察觉，皓吉平常操着庸俗的大阪腔说话，那也是诡计的重点。在关西长大的人，包括神户人也一样，他们可以立即分辨腔调品位的高低，也可以区别出京都腔与大阪腔的明显差异，但其他地方的人根本就无法分辨其间的细微差别，只从音调就以为那些都是关西腔。也就是说，模仿皓吉的声音非常容易，但要欺骗听者却不简单。他们很清楚金造就在隔壁竖起耳朵偷听，皓吉与黄司当然事先已讨论过对话的内容了。最初黄司假冒玄次的声音，怒吼说‘干脆连你也一起杀掉’。皓吉则回答‘你终于露出马脚了’，边说还边窥伺四周动静，然后悄悄地溜出走廊，立刻下了玄关穿鞋，不让任何人看见冲出公寓。还留在房里的黄司则微微开启房门，接续皓吉的台词，炯吓说‘我带了十几个警察’……

金造与管理员老婆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另外一个人在房间里继续演这出戏。就算发音稍有差异，就算说话不像玄次，金造与老婆婆因为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所以也被搞得惊慌失措了。在黄司方面，他只担心人群聚集。估计好时间之后，黄司大叫‘他喝下毒药了！真糟糕，快来人呀……’只是时间迟了些。幸好，听到的人是笨拙的金造，所以没出问题……”

“等一等，牟礼田先生。”耐心等待的亚利夫以冷静的语气说道，“这个部分有相当大的矛盾。一般而言，就算是皓吉，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黑马庄，那他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如你自己刚才

说的，金造与老婆婆完全没料到黄司会进入玄次的房间。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完全没必要在中途接续台词，大可由黄司假扮玄次，从头说到尾就行了。另外，皓吉也不需要跑去派出所，只要在门前呼叫众人聚集，嚷叫着玄次坦承自己杀害双亲后喝下毒药。在众人一片混乱想要一探究竟之前，黄司关闭房门，上锁，接着假装是玄次的沙哑声音，大声说‘我是罪人，所以要自杀，谁要闯进来，我下手绝不留情’，然后在地板上爬行，最后消失于不是入口的入口，或是什么第四度空间的切面，这不就行了？这样一来，皓吉根本就不会受到丝毫的怀疑……”

由于这二十天来，亚利夫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所以听起来他的分析让人觉得理所当然。

“没错，正是如此。”牟礼田神情平静地表示同意，“确实是这样。假设金造胆子稍微大一些，没逃回自己房间，而是在走廊边缘停下来，一直监视玄次的房间，那这个密室应该就更完美了。除了皓吉之外，没有人从房门进入，但房间里开始发生争执，而后只有皓吉大叫‘他喝下毒药了！’接着冲出来，房里假冒玄次的黄司则边叫着‘我要自杀’，边锁上房门后消失，即使警方进入，也只剩下玄次的尸体……这样的话，密室诡计将更加完美。但是他们，不，应该说是黄司却没这样做。让大家看见皓吉冲出房门的身影是最安全的方式，他却反而故意躲躲藏藏逃出去。至于房间里的黄司，明知道有人已经来到门口，却还模仿皓吉的声音大叫‘快来人呀’……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一定感到奇怪吧！”

——那不仅奇怪，亚利夫还认为是严重的矛盾，所以才会提出来，若还被问“为什么”，唯一的回答就是牟礼田的推理根本就错了。但他被问的却是“你一定感到奇怪吧”，这只能给人其中隐藏着某种理由的印象。

“也就是说，黄司希望让皓吉看起来像是从密室逃出？”亚利夫边思考边喃喃自语。

“不错！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身材肥胖的皓吉，不知从什么地方像烟雾般消失，或许并非针对警方，而是向我们挑战。但如果想得更简单，也可以说他们犯下了错误。”

“犯错？”

“若以戏剧来比喻，这起命案没有演出者，只不过是演员用言语叙述的闹剧。”

久生也不解似的插嘴道：“总不会是黄司他们临时想到情节，在里面念台词吧？”

牟礼田暧昧地点点头。就算黄司是所谓淫乐杀人症的畸形儿，但面对尸体时，应该也不可能即兴演闹剧吧？或者，另外有其他的含意？

亚利夫正在思考时，牟礼田故意似的看着时钟，站起身来。

“哦，已经这么晚了，可不能等到天黑才去黑马庄！与其空谈理论，还不如现在就去有事实证据的黄司房间，看看所谓第四度空间的切面。而且如果管理员老婆婆或金造在公寓里，也可以问清楚黄司的长相。”

跟在牟礼田身后，亚利夫脑海里再度浮现出冰沼家二楼的书房。如刚才所见，由多种杂乱色调包围的空间，在与冰沼家有关的人眼中，成了刺眼鲜丽的“黄色房间”，苍司与阿蓝仿佛被迫离开，连门牌都已剥落的宅邸，只有那个房间充满不可思议的活力，甚至好像在呼吸。原因很简单，因为存活下来的黄司正躲藏于某处。

冰沼家终于被黄司占领了，针对在某个黑暗角落张开黄色毒蜘蛛网接连捕获猎物的黄司，牟礼田正想利用某种方法让他自我灭亡。

在前往动坂的车上，亚利夫在心中描绘着目前的情况。但是，牟礼田脸上却露出接下来的目的地似乎有什么欢乐事情在等着他们的表情。

“我们这样跟踪黄司的行径，企图拆穿密室诡计，那家伙应该也知道，正等着我们出现。因为臃肿的皓吉与瘦小的黄司，巧妙相互交替逃出密室的诡计，在江户川乱步的长篇作品里虽有先例，可是却仿佛暗示这种诡计一般，玄次房间里有一本大开本红色画册《格列佛游记》。当然，这不是玄次的书，应该是黄司故意留下来的。还有一

点，黄司住过的房间，很明显留下了给我们的挑战书，稍后阿蓝进来，马上就可以发现……”

“关于阿蓝……”久生责怪似的打断道，“黑马庄事件一发生，他好像就知道冰沼黄司躲在黑马庄某处利用皓吉杀人。这么快就搬到黄司住过的地方，动作也未免太快了……”

“应该不是马上就搬过去的吧！他那种个性，当然会耐不住性子独自前往黑马庄打听，结果却意外发现黄司果然住在那儿……重要的是，我对黑马庄屋主与事件有另外不同的兴趣。屋主是战前名气响亮的电影解说员，后来因为声音坏了而退休，虽然拥有几栋公寓，却对住户有一些奇特的限制。也就是说，他只愿意让生活上有缺陷或类似游民的人居住，却不愿意让正规的上班族住进去。这样的人，我倒是很想见一面。”

“这么说，黄司符合他的标准？”

牟礼田并未回答。不过，有关皮肤白皙、乔装成气派推销员的黄司的长相，金造或管理员老婆婆应该会马上告诉我们吧！甚至关于他活像手持吹箭的安达曼岛土著、难苦语恶者制吒迦童子的凶恶表情……

可是，好不容易在淡淡暮色中抵达本乡动坂，三个人来到高挂“高级公寓黑马庄”牌子的木造建筑物玄关时，很不巧，管理员阿丰老婆婆趁傍晚外出购物，虽然留话说会很快回来，但出来招呼的侄女是小女生，不管问她什么，都只回答“不知道”。

“那么，住在这里的伊豆先生呢？”

“伊豆先生也外出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牟礼田仿佛喃喃自语说着“这下糟了”，但脸上忽然又出现信任的表情。

“对了，有人曾经把这么大的纸袋放在婆婆那儿，小朋友，你知道吗？”

“我知道，是牟礼田先生的。”

“能不能麻烦你拿过来一下。”

一头长发垂落的小女孩，慢慢吞吞取来的是很一般的牛皮纸袋。但是，牟礼田很郑重其事地接过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阿蓝在黄司之后租下那个房间时，从衣橱底下的抽屉里发现的东西，这是黄司唯一的遗留物，不，应该说是故意留下的挑战书。”

说着，牟礼田稍微打开袋口。那一瞬间，好像看到袋底盘着可怕的鲜黄色毒蛇，但其实只是一只黄色袜子藏在里面。牟礼田立刻封住袋口，交还小女孩。“这样好了，在婆婆回来之前，我们就四处逛逛吧！”

随后他催促亚利夫与久生，这两人本来把脸贴近玄关旁玄次房间外的窗户、想窥视关闭的窗户里有何动静。三人于是一起走出外面的大马路。

“老婆婆应该马上就回来，到时就可以好好观察房间，调查诡计了。不如趁现在天色还亮，带你们到附近看一样东西。我上次制作了杀人与纵火日历，应该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巧合吧？而且与玫瑰、不动明王有关，你们也亲自见到世田谷有目青不动明王、蓝色玫瑰与纵火。虽然只有这些还于事无补，但事实上，战前在动坂上方，有一座名为‘玫瑰新’的著名玫瑰园，因为老板战死或其他原因，目前已无迹可寻。不过，因为是鸠山首相曾经前来求取分株的著名园地，只要是长期栽培玫瑰的人都知道。我曾被人带来参观过一次，由于是在战前，代表性的花种是德国的柯迪斯培育的Crimson Glory红色玫瑰，我记得是玫瑰群中特别高大的品种，就像在三宿有‘未来的蓝色玫瑰’一样，这里也曾经有过‘过去的红色玫瑰’。”

“等等，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久生停了下来，“动坂有柯迪斯的红色玫瑰，三宿有麦克里迪的蓝色玫瑰，这也没什么稀奇呀！难道说这是杀人与纵火的象征？”

“你还是先看看那个。”站立街角的牟礼田回首，遥指前方高处。

那个地方名为“日限地藏”，两人也注意到线香与供花装饰的神社位于角落，但是没看到更上方的小空地上竖立的一根标柱，上面用黑墨写着——目赤不动明王重建预定地。

有那么一会儿，两人还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很快就了解先前牟礼田所谓奇妙的巧合的意义了。

三轩茶屋的目青不动明王附近，英国的麦克里迪栽培出代表“未来”的蓝色玫瑰，今后也将持续进口，而在那一带附近，往后也会持续出现纵火事件吧！另一方面，昔日目赤不动明王所在的动坂附近，曾经有过德国的柯迪斯栽培出代表“过去”的红色玫瑰，而此地也曾发生命案。

目青不动明王、蓝色玫瑰、纵火。

目赤不动明王、红色玫瑰、杀人。

如此一来，接下来就算闭着眼睛也可以指出，在目黄不动明王附近，有法国的梅杨栽培出代表“现在”的黄色玫瑰，而——

目黄不动明王、黄色玫瑰、凶手。

换句话说，这根标柱显示了在这东京不知何处的天空底下，只要找得出安置目黄不动明王的神社，凶手黄司必然就躲藏在附近的黄色玫瑰背后。

牟礼田仿佛终于完成一项任务似的，悠闲地诉说着往事与考证。

“战前我来的时候，日限地藏确实只是披着红色布条的路旁石菩萨，唯有目赤不动明王的香火非常兴盛。但在战后烧毁后，情况完全改变。本来‘动坂’这个地名是‘不动坂’的转音，主要是指目赤不动明王。”

如前所记，因为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建地重划，这附近就完全改变了，稍高的空地被铲平，黑马庄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目赤不动明王与日限地藏同时复活，目前红铜色的神像就在新的殿堂中坐镇。在知道了与过去因缘纠葛不清的玫瑰和不动明王之后，亚利夫显露忍耐剧烈耳鸣似的神情，沉默不语。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久生像见到不祥事物般，仰脸注视标柱。“我曾说的‘玫瑰的控诉’与亚利夏说过的‘五具棺材’像这样连结在一起，直到如今才告知凶手的所在……”

“也就是说，‘玫瑰’、‘不动明王’与‘犯罪’之间有某种关系式成立。”牟礼田站在原地，取出记事本与铅笔。“这表示‘不动明王’和‘玫瑰’各具有蓝、红、黄的变数，“犯罪”则由各具备纵火、杀人、凶手三种变数的函数而成立。这样清楚吗……”

$$f(\text{不动明王} \cdot \text{玫瑰} \cdot \text{犯罪}) = 0$$

牟礼田在记事本写上这样的关系式。

“若分别代入，则会出现九变数的犯罪函数方程式，只要将凶手视为x即可。但是……”说到这儿，他抬起头来，惊讶似的叫住亚利夫。“你想去哪儿？快停下！难道你不想看看黑马庄玄次的房间？”

“没关系！那房间以后再说。重要的是……”亚利夫焦急地伸手拦住出租车，“我想尽快到目黄不动明王那儿！再怎么说明，都要想办法逮到那家伙！”

[1] 鸥二的日语发音与黄司同音。

[2] 黄的日语汉字发音有两种，一为长音的O，一为长音的KO。在此，与“皓”字发音皆同为长音KO。

[3] 因变质而长出霉菌的稻米，这种霉菌会产生真菌毒素，对人体肝功能有极大的破坏。

第四章

白皙手臂的主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根据犯罪方程式的引导，在亚利夫急促的催促下，三人驱车赶往目黄不动明王的时间正好是五点半。但是，大约三十分钟后，昔日的冰沼家，目前由皓吉居住管理的目白宅邸，有一道瘦小的人影从大门旁的小偏门偷偷潜入。

沉丁花的残香，弥漫得几乎窒息了整个黑夜。在芳甜无力的夜晚空气中，黑影恍如熟悉环境般穿越林木之间，举头仰望二楼书房黄色的灯光，站在玄关前，毫不迟疑地按下门铃，呆滞的铃声缓慢地响起。二楼突然传来有人的动静，书房小窗被打开，铁格子间可以看到皓吉的脸，在黑暗中想确认访客是谁，却始终看不到，于是生气地问了一声“谁”。但没有回应。皓吉咋舌，关上小窗。不久，楼梯响起慌乱的脚步声，下了楼来。

紧贴门口站立似是访客的人影，随着脚步声接近，身躯越发僵硬。一脸思索的表情，肩头披着松垮垮的风衣，手上提着旅行袋。玄关灯光照出他憔悴的一边脸颊，才发现他是一个月来毫无音讯，感觉开始透出成熟稳重神情的阿蓝。

“怎么回事？这么晚了……”得知意外的访客是阿蓝，皓吉非常讶异，立刻引他进入宅邸。然后仔细瞧了几眼背后的暗夜，待确定没有同伴后，才将玄关门细心锁上。“这些日子，你是上哪儿去了？”

阿蓝依然没回答，径自爬上楼梯，直接进入二楼书房。在淡紫色的华丽工艺灯照射下的“黄色房间”，现在已经明确透露出异乎寻常的意图。阿蓝缓缓转过脸，望着这个几近完成的房间，脸上浮现出讽刺的微笑，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像想起了什么事，将手上的旅行袋放在床上、脱掉风衣，只穿着一件蓝色尼龙夹克。这段时间里，皓吉好像已经习惯了，把刚才进入的房门锁上，再仔细插上门闩。见到这番情景，阿蓝锐利的眼神望向另一侧书库旁边的门，却发现虽然也装上了门闩，却尚未被锁上。

阿蓝的嘴角第一次蠕动，讽刺似的开口说道：“这是为黄司准备的房间吗？这回你打算在王子的宫殿里杀了谁？如果是我，那你可就要失望了。”

尽管阿蓝这么说，但皓吉显得毫不惊讶。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仍是一身皮夹克打扮，努了努肥下巴，表示要阿蓝坐到那边的椅子上，自己则把大屁股塞进铺了黄色丝绸的扶手椅，像哄孩子一样哄道：“为何突然说这种话？看来太用功了也不行。对了，参加东大的考试了吧？大家都很担心呢！”

“应该是会担心！”阿蓝走过去，坐到对面的椅子，小心翼翼地凝视皓吉。“这二十天里，我并未参加考试，而是四处调查，已经查清楚你们有何企图、曾经干过什么事。”

但皓吉神色平淡，似乎觉得很可笑地望着地板忍住笑意，随即又露出茫然的表情。“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打算装迷糊装到什么时候？”阿蓝胆子好像也大了起来，“我离开这个家之后，你以为我住哪儿？我住在动坂的黑马庄，就是玄次被杀害的黑马庄，完全查清楚你们骗小孩的诡计了。”他语气骄傲地继续说，“自从玄次被杀害之后，我就认为一定有空房间，果然不出所料。我就租在那个房间，就是那个无耻的家伙用滨中鸥二假名租的房间……该怎么说好呢？既然留下了那么明显的证据，你再怎么欺骗都没用。因为你杀害玄次的事实已经无法隐瞒了！”

皓吉浮肿的眼皮底下，似乎像是听到有趣的故事，眼眸骤然一亮。“哼，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是谁说我杀害元晴的？我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舅？杀死那个无可救药的坏蛋，我又有什么好处？”

“是没有任何好处。但只要是黄司下的令，任何事你都无法拒绝，就算杀人也一样！”

“黄司？广岛那个？”他的粗大双臂交替抱于胸前，“黄司十年前不是已经死于原子弹爆炸了吗？若说他在黑马庄，而且下令我杀人，阿蓝，那就是你读了太多侦探小说，脑筋出了问题。好吧，看来你有很多话要说，那我就忍住睡意听你说。”说着，把肥胖的身躯靠向椅背，交抱着双臂，闭上眼睛。

“既然如此，我就说了。”阿蓝热切坚定地开始叙述，“虽然我不了解你和黄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但你曾经追求过朱实阿姨，在阿姨和一个叫田中的男人私奔到广岛之后，你仍然经常偷偷去他们家，所以我终于明白。你并非以冰沼家的使者身份前往，只是为了继续给她甜言蜜语，结果终于说服了朱实阿姨。当然，阿姨那种人应该还有其他男人，只因为正巧将那年怀下的小孩托付你说‘这是你的儿子’，当时你可能兴奋得全身都发抖了吧！因为连脚指头都想亲吻的女王，居然会生下卑微的奴隶之子。黄司对你而言，打从他出生以来就是王子，既是你的儿子，又是光辉灿烂的太阳之子。

“接下来就发生了战事。至于你们是如何潜逃回来的，我并不清楚。的确，接受原子弹爆炸洗礼的黄司，后来在何处生存、又与你在何处重逢，这些以后再请你慢慢说明。只不过，成长后的黄司拥有帅呆了的美貌，同时却又有无比残忍的畸形灵魂，心中想的只是如何收拾位于目白的冰沼家族，复仇成了他生存的价值。你喜欢跪在那个疯子面前，再次发誓当他的奴隶，开始假装若无其事地出入冰沼家……

“这时，发生了求之不得的洞爷丸事件，你费尽心力帮忙，获得了苍哥的信任，也站在红哥这边，终于成了冰沼家的义务管事。于是，冰沼家的内情完全被黄司知悉，在拟定何时、何地、杀谁之后，冰沼家杀人事件就此揭幕了。虽然很不甘心，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是如何杀害红哥的。至于橙二郎叔叔，我事先已有所察觉。接下来，为何要杀害毫无关系的玄次？我也不了解动机。因为再怎么罹患杀人淫乐症，除非真的发疯，一般人应该无法做出这种事。不过，在黑马庄使用什么诡计，我却非常清楚，如果你还想装迷糊，我可以详细说明。

“依事先的计划，你到黑马庄时，金造这个无聊的目击者正在玄次的房间里，实在是你们求之不得的好运。在完全未提及南千住的话题，也未有任何争执的情况下，正好有一杯掺了氰酸钾的威士忌放在桌上，只要想办法让对方在不知不觉间喝下，一切就告解决。懦弱的金造逃回自己房间，还在喘息的时候，杀人行动就已结束。你扶起倒下的玄次，让他趴在衣橱前，在抽屉里塞入氰酸钾纸包，你有很充分的时间为酒杯上的指纹调包。接下来，各用一条牢固的细绳勾在衣橱的把手上，再叫黄司进入，借着互相改变声调，开始表演一场热闹的闹剧……

“只要在黑马庄住过，就一定非常了解黄司的出入口。你们那样做，未免也太可耻了。因为黄司房间的榻榻米一掀开，就可以看到木条被切断了，人可以爬进地板底下。淡淡的脚印正好延伸到玄次的房间底下，不知道你们来回多少次了，而且是在衣橱正下方，抽屉凹入一尺的部分……

“从玄次的房间看，抽屉深度看起来与衣橱相同，但实际上却是不足三尺深的抽屉，内部绝对还有相当的空间。没人刻意去测量过，只要里面钉上厚实的木板，任何人也不会想到里面还有大约一尺见方的空间。只是，如果可以拆卸里面的木板，抽屉里的空洞就成了足够容纳一个人出入的通道。玄次不在家时，黄司一定经常进出他的房间吧！”

“……所以，你迅速拉开抽屉，让瘦小的黄司潜入房间，两人搭档叫骂，吸引目击者的注意，然后你趁机溜到玄关离开。为何当时你不采取在走廊上大声召来群众，好让黄司在众人眼前消失的安全方法？我认为我可以理解。黄司一定说只是那样太无趣，希望像你这么胖的人也可以像烟雾般从房间消失。反正，最后是黄司独自留在房间模仿你的声音，估计好时间，大喊‘他喝下毒药了’。但当时金造与老婆婆已经来到走廊，正要跑向房门前。所以他慌忙关闭房门，上了锁，假装是玄次，然后躲入衣橱底下，慢慢拉动方才挂在整理柜把手上的细绳，好掩饰抽动抽屉的声音，同时关闭衣橱抽屉。这是因为两者面对面才可能办到。最后，把细绳从缝隙间拉出，自内侧将外开的木板再度紧紧扣住，便完成了就算铁锤敲打也撼动不了的完全密室。虽然诡计很粗糙，但在让人没想到会有共犯这点上，应该还算可取。逃回房间的黄司，趁着骚乱之际从后门逃走，没被金造与老婆婆看到，让人以为他仍在出差，并未返回黑马庄。我问过老婆婆，才知道黄司打电话来过说是因为突然调职，希望她能帮忙把行李送到货运公司，同时不忘留下放在纸袋里的黄色袜子向我们挑战。因此，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愚蠢或是大胆。只要我把地板底下的脚印痕迹告诉警方，你们也就完蛋了。如何？何不一起前往？还打算装蒜？我说，总该有个回答吧！”

阿蓝激怒的声音让皓吉微微睁开眼皮，低声说道：“告诉你，阿蓝，那个黄司当时是藏在地板底下，中途再与我替换的。这一点，你的观察能力实在惊人。但你是自己一个人想到的呢？还是那个从法国回来的牟礼田告诉你的？”

“我自己想到的。”阿蓝骄傲回答。

皓吉的语调更低了：“那么，你还没告知任何人关于黑马庄的事？”

“当然！一切都是我自己调查的。你布置这样的黄色房间之所以很得意，我总算明白其中的原因了。依你的盘算，这样一来，冰沼家将成为黄司所有，但谁会让那种家伙……”

这时，皓吉缓缓起身，唇角浮现一抹令人畏惧的笑意，以机器人般没有表情的步伐，一步一步走近。

见状，阿蓝也反射性地站起身来，迅速背对房门，双手在背后摸索门闩。但是，只靠这么一点力量，门闩动也不动。

皓吉脸上残忍的笑容越来越扩大了。“阿蓝，你的脑筋动得不错，但还是有一些缺陷。听你这么说明，好像对黄司很熟悉，不过，你知道他的长相吗？”

“长相？什么长相？”阿蓝立刻举起右手，指着另一扇门。“他不是永远躲在你背后吗？今天晚上应该也是在那里吧！”

阿蓝指的方向——面向书库的门，随着声音轻轻动了，从稍微打开的门缝间，有个身穿亮丽黄衬衫的瘦小男子，背向这里，轻轻滑入。

“不能出来！你在干什么？”

那男子仿佛没听到皓吉说话，缓缓插上门闩后，转过身来。

“好一段时间没见面了，阿蓝，过得好吗？”

冰沼黄司——“阿拉比克”的君子，依旧露出白痴般的微笑，伸出白皙细致的手臂……

第三玫瑰园

“刚才在黑马庄让我看到黄色袜子时，我立刻就知道是那家伙！”在前往“阿拉比克”的车上，亚利夫兴奋地继续说，“在去年岁暮的餐会中，阿蓝和那个叫君子的曾经换穿鞋子，当时那家伙的确穿的是鲜黄色袜子，而且……”

“而且还有很多怪异迹象。”久生接着说，“为什么不早点儿注意？那孩子穿乳白色套头衫，对了，还说过，睡前都会喝黄色利口酒[1]……”

“没错，那天晚上的莎乐美并非模仿克莱特·玛夏。当时丢下黄色玫瑰、揭幕时照出黄色投射灯，并非显示月圆之夜，而是表明自己是黄司，向阿蓝预告冰沼家的事件从那天晚上开始。只不过当时只有我们在座，阿蓝并未见到‘莎乐美’，所以才会那样失望。”

“该怎么说……那朵黄玫瑰居然是亚利夏拾获的。”

法国梅杨栽培出的不朽名花“和平”……若是高举代表“现在”的那朵玫瑰，以无言的方式宣告冰沼黄司的名字，那么，当时他应该已经决定要在世田谷纵火，在动坂杀人了吧！

亚利夫一边回想着那重叠的花瓣之门，以及从内部飘出的香气，一边首次醒悟到杀害玄次的真正动机。十二月的那个晚上，黄司当时或许尚未想得如此深入，掷出黄玫瑰也许只是当场的即兴表演，但是到了后来住在世田谷，知道附近有目青不动明王、接连出现纵火事件、三宿花园进口麦克里迪的蓝色玫瑰“紫丁香时光”，他才终于想要完成这些神秘的巧合。他在传闻有目赤不动明王的动坂寻找公寓居住，并且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皓吉的妻舅化名租了房子。不，正因为是偶然，所以他才锁定这个化名租屋的男子为牺牲者吧！在动坂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目赤不动明王与“玫瑰新”，眼前唯一缺少的只有“杀人”，这让杀人淫乐者产生了无论如何都必须亲自杀人的强烈欲望，而这绝对就是与冰沼家没有直接关系的玄次也必须死亡的动机。

“说起那个君子，他可是模仿音色与腔调的专家，可以在黑马庄演出一人兼饰两角的戏码也不足为奇。”亚利夫接二连三想起当晚的情景，接着又说，“可是，这么一来，那位藤木田老人一定早就知道君子是黄司，所以才会去‘阿拉比克’吧？若是这样，他的确具有慧眼，最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才逃走，这也难怪他了。”

“这可说不准。”久生露出像是喝醉了的眼神，“即使这样，黄司那家伙也太可恨了。我说出黄玫瑰的花语，他竟然说是忌妒、不贞之类的，对女性不好。可是，亚利夏，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黄司为什么一定想让阿蓝观看‘莎乐美’舞台剧呢？如果这样，就没必要雇用爱奴打扮的人去打扰阿蓝了呀！……那么，所谓那天晚上在‘阿拉比克’出现的爱奴人到底是谁指挥的？你认为如何？”

一直没介入二人谈话，只是独自耽溺沉思的牟礼田，脸上忽然浮现出恶作剧般的微笑。“记得我曾说过吧？那时为什么会出现爱奴人，我实在猜不透。但不管如何，爱奴人与事件没有关联，先前我也证明过，所以最好别想太多……重要的是，你们应该也打算总有一天要公开发表这次事件的记录吧？若是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发表，就应该从那天晚上‘莎乐美’的揭幕开始写，因为你们在‘阿拉比克’进行推理竞赛时，不断提及诺克斯的‘推理十诫’，似乎从第二诫到第十诫全都提到了，但是，只有第一诫的‘真凶必须从故事最初出场’未曾触及……如果从‘莎乐美之夜’开始写起，即使违反了其他项目，但仅遵循第一诫也是合格的。”

牟礼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着，但忽然又恢复了认真的神情：“我倒觉得有问题的是‘阿拉比克’的妈妈桑，也就是老板。他原姓好像是加藤，但很难说他完全熟悉黄司的个性与来历。与他谈话时，感觉上是个不错的人，或许他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与事件毫无关系。”

不知牟礼田何时进行的调查，或许他在法国时就已盯上了“阿拉比克”。因为，他接着又说出令人意外的内情。

“妈妈桑可以不提，但另一位当地乐师花婆，他应该暗助过黄司。”

“什么？那个弹奏三味线的？”

“没错，我再重复一遍，当初你们怀疑橙二郎，所以设局让橙二郎留下来打麻将，而杀害橙二郎的凶手，应该事先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不过，为了得知这项计划内容，就必须偷听你们在‘阿拉比克’的推理竞赛中，到底谈论了什么，或者用录音机录下你们的谈话。那天晚上，妈妈桑和黄司都外出，只有花婆像主人一样留守着。”

他的说明非常正确，但亚利夫只是一脸茫然道“用录音机录音……”

“没错，否则要杀害橙二郎，如何能一边顺畅无误地打着麻将，还一边把你塑造成直接的加害者？嫌犯先是录下了你们的谈话，在录音里听到你们提出打麻将的计划之后，就开始拟妥计划、将计就计。我想，上次的化装晚会之夜，嫌犯可能已经提出暗示，点出录音带的话题，或许是没有人注意到……不过，问题在于那个花婆协助到什么程度。圣母园事件发生时，听说多出了一具老人尸体，我就忽然想到，难道真是黄司下的手吗？只不过我还是无法相信。”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圣母园事件中，多出的一具尸体就是花婆？”久生忍不住用司机听了也回头的音量问。

但牟礼田只是默默点头，似乎表示也只能往这个方向思考了。

任谁做梦也没想到，那个曾说过三味线就是老婆婆的花朵，脸烦瘦削、像老男妓的老头，竟然就是那个“多出来的老人”。但是，根据牟礼田的描绘，在化装舞会之夜里，虚构中的凶手画像是个年轻、身轻如燕、绫女也认识的熟人。假设扮演莎乐美的君子也就是黄司符合了这些条件，那么杀害对自己不利的协助者花婆，然后将花婆混入圣母园近百具的尸体中，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久生感慨地说道：“对了，那天晚上，那个人啰啰唆唆地跟进来，因为我讨厌同性恋，所以就把他赶走。但也许他就是趁我们专注谈论之际，在房间里装上了录音的麦克风。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是啊，到底是怎么了？”亚利夫也跟着说。

亚利夫猜想，目黄不动明王一定就在附近，但他并不知道，花型饱满的黄玫瑰所引导显示的“阿拉比克”才是凶手的根据地。自从推理竞赛之夜以来，亚利夫因为忙于事件，完全没再去过。

距离上次见面，有好一段时间没见到“兰铸”——脸上长肉瘤的妈妈桑了。但兰铸似乎与事件无关。这次一见面，亚利夫就立刻询问君子的消息，妈妈桑回答：“君子？凭我的眼光，他大概是我唯一一走眼的人，这孩子完全没教养，很久以前我就要他离开了。”

“没教养……”

“呃……这……”妈妈桑支支吾吾，依旧一身非常艳丽的旗袍，若有若无地扇着羽毛扇。

“老板，你知道他的身世和住在哪里吗……”

“这……他只告诉我住在三轩茶屋附近。说那里太远了，不方便，希望搬到其他好地方。”

“三轩茶屋？”亚利夫质疑，“去年十二月也住那儿？”

“是的。一月中旬他曾请假外出。之前就一直……也许他老公住在那儿！虽然他老公从未打过电话到店里来，我去他家时也没见到人。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感觉特别敏锐……”

牟礼田突然插嘴：“老板从来没见过他老公？”

“是的，没错。但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奇怪，他老公好像很喜欢黄色。应该是在十一月左右有老公的吧！从那之后，君子也只穿戴黄色的服饰，连酒也一样，只喝Yellow Chartreuse，自己还经常到批发市场购买呢！”

这位妈妈桑的话里有某些怪异之处，被称为老公的皓吉应该是一月底搬到太子堂，还有，如果两人早就打算破坏冰沼家，从十一月开始也很怪，难道其中还隐藏着某种尚未被察觉的企图？或者等到万事俱备后，黄司才要开始显露真面目？

亚利夫脑海里千头万绪地思索着，表面却若无其事。“他在身世方面说过什么吗？譬如，在哪里出生之类的。”

“这……好像是在长崎。因为原子弹爆炸失去所有亲人而成了孤儿，所以我也非常同情……但事实上他在东京有家，只是一向不学好而翘家吧！等一下，春子！”妈妈桑突然尖声叫唤一位服务生，“这几位客人是为了君子的事而来，记得你曾说过君子是在东京土生土长的？”

走过来的是春子，以前就认识了，以眼神示意“好久不见”，纯真的嘴唇一翘。“那是他自己说的，但我不太清楚。”

“最近没见过面吗？”

“真见了面我可不会放过他。”春子斜睨着眼睛，“那家伙借走我最好的一件牛仔裤，真是混账！”

“是吗？那就好。”

春子转身想离开时，又被亚利夫叫住。“好像什么时候我们在鬼怒川一起拍过照片，你还保留着吧？拿过来给我们看看，呃……借我们一段时间好了。”

老板让春子离去后，递给亚利夫一张三个年轻男孩脸颊相贴的照片。“后面那个就是君子，没化妆。还认识吗？那张脸虽然漂亮，但内心却扭曲了，真是没办法！”

这张照片站在后方露出脸来，就像略施薄粉一样的男孩子，他的确就是君子。他五官轮廓很深，优雅的脸庞可能有冰沼家的血统吧？仔细看，确实与阿蓝和苍司有些神似。在这家店里时，他总是化着淡妆，但那并非男同性恋倾向，只是为了隐藏这张面孔的轮廓。

“这可以借我们一下吗？”

“没问题，拿去吧！”可能因为是初次来访的牟礼田提出的要求，老板显得很大方。

久生问道：“你刚才说君子教养不好，到底是指哪方面？若不介意，能告诉我们吗？”

“很多方面，譬如，未请假就没来上班。而且，个性似乎很怪……”

“难道……”久生话才说出口，又有所顾虑。“对了，你们店里以前常有个弹三味线的花婆出入，他现在怎么样了？”

“没错，他也没再出现过。听说搬到新宿那一带去了，但最近没听过他的消息。”

“那位花婆和君子会不会两人联手干了什么坏事？”

“嘿，这我就……”突然这么一说，妈妈桑颇显狼狈，求助似的望着亚利夫。

“没关系，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想知道，花婆是不是协助君子安装过录音机。”

“你已经知道了！”老板似乎全身放松下来，停止挥扇动作。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们应该是想打听这件事。坦白说，安装录音机偷偷录下客人的玩乐内容，实在很不像话，幸好我发现了麦克风，没让事情暴露出来。但阿花脸皮也太厚了，我这么照顾他，劝说他，这种事情如果被发现，马上就会传开，客人就不敢上门。但他却还是……哎呀，糟了！”

这时，他像顾虑了起来，是不是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们也真坏！若你们想听录音带内容，很不巧，当时我发现后就立刻丢弃了。”

“不是的。”亚利夫终于露出苦笑。

久生也忙改变了话题。“对了，妈妈桑，听说你擅长培育玫瑰，记得上次君子在舞台上投掷的‘peace’，应该是你培育的吧？”

“哦，不是的。”妈妈桑高兴似的搭上腔，“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家父虽然在老旧的闹区成长，却喜欢高级玫瑰，其中里昂杜尔品种，更是他的宝贝。或许因为这样，我也从以前就喜欢黄色系列，虽然没什么好炫耀的，但也曾在展览会上得过奖，而且，店名也……”

他将那个深色皮肤少年倒立的店内宣传火柴盒递给久生。“这上面有ARABIQ吧？如果倒过来念，就是黄色玫瑰^[2]。其实是很无聊的小把戏。”

虽然没有找到与“三宿花园”、“玫瑰新”齐名的玫瑰园，但“阿拉比克”——毫无阿拉比克风格装饰的这家店，似乎是取而代之的第三玫瑰园。

亚利夫慎重地问：“这附近有目黄不动明王吗？就是所谓五色不动明王之一……”

“目黄不动明王？”稍微思索后，老板回答，“不是飞不动明王吧？哦，对了，过了日本堤，靠近三之轮那儿，确实也是不动明王，就是永久寺……但会是目黄不动明王吗？我记得好像是叫鼠不动明王啊。”

“去看看吧！”亚利夫迅速结账后，再度匆匆站起身。

这位和蔼的妈妈桑边摇动着肉瘤，边露出淫荡的眼神，直瞧着最后想离开的牟礼田。

[1] 世界上最古老的利口酒之一，呈现淡淡的黄灰色，也有人称之为“黄沙特勒兹”。起于一六〇五年，最初由法国大查尔特勒修道院开始酿造。

[2] ARABIQ反过来念则成了QIBARA，在日语发音中，为黄玫瑰之意。

尸体升降机

“我们握手吧！至少是表兄弟，对吧？”

黄司的笑容逐渐转为憎恨、冷酷。虽然外貌与阿蓝有点相似，但他的表情已经透露出一些非人类应有的邪恶，轻松站立的身影，宛如黑暗沼泽畔盛开的毒草。黄司就像是横沟正史的“珍珠郎”——在《新青年》连载第一回里，岩田专太郎绘制的妖美姿态插画——一步步伸出手接近。皓吉又回到椅子坐下，双手胸前交抱，好像很感兴趣地看着一对宛如恶童子制吒迦与善童子矜羯罗互相瞪睨的表兄弟。

背向房门的阿蓝本来是双手绕到身后，不断想拔起门闩，却忽然抬腿企图踹向黄司。“谁要跟你这种人握手！”愤怒的情绪激动地布满了整张脸，“我要告你们！”

门闩推不动令他很焦急，于是向后转，打算用双手推开门闩。但是，黄司像个身轻如燕的舞娘，绕了一圈，推开阿蓝，同时挡在门前。“告我们？那也未免太无情了。”

趁着黄司扭动雅致的身材，嘲讽地蠕动薄薄嘴唇之际，阿蓝冲向门闩。然而，不知黄司哪儿来的力气，轻轻就将阿蓝推开了。

“刚才你们谈的推理过程，我在暗中听得清清楚楚。虽然我并非歌舞伎，却……你说的完全正确，一切都是我做的。但我不会赞美你，因为是我故意留下线索，让你自己找到这儿的，想不到你真的找上门了。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令你惊讶的事呢！”

趁对方露出微笑，阿蓝随手伸向桌上的电话机，但皓吉却牢牢抓住他的手臂。

“稍安勿躁！请仔细看看我这房间，在完成这个‘黄色房间’之前，我是花了多少心血啊！告诉你，这是为了夺回冰沼家，取回我的黄玉，破坏紫司郎那家伙得意发现的法则，孤注一掷所完成的房间，而这里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杀人事件。阿蓝，明白吗？这房间的两扇

门将会就这样插上门闩，只留下尸体。至于我，则会漂漂亮亮地消失。这次我不会利用黑马庄那样的装置，而是苦思良久之后，独创出来的诡计。若不仔细观察是无法了解的，因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密室杀人完美诡计。所以你最好趁现在鼓掌，只要鼓掌就好了。因为在这里被杀害的人就是你，阿蓝！”

这句话似乎是暗号，皓吉的手臂从愕然站立的阿蓝身后伸了过来，紧接着由黄司抱住阿蓝，用不知什么时候准备的湿布蒙住他的嘴巴。一股异臭扑鼻，阿蓝一面挣扎着想叫，一面拼命扭转脸孔，但他的身体很快就往前倒下，扑倒在地板上。眼前，黄司夹克的颜色逐渐扩散，在一片黄色的晕染中，像恶作剧似的，黄司微笑着的面孔忽隐忽现。

永久寺。

可能因为最近五色不动明王之名逐渐为人所知悉，这座寺庙也开始高挂旗帜。不过，因为当时仍俗称“鼠不动明王”，所以门前还是竖立了叙述其由来的石碑。

虽说是台东区三之轮，但仅隔一条马路就已经进入了南千住，基本上算是深入了荒川区。距离发生惨剧的玄次老家，步行也不到五分钟。也不知何种因缘，以玄次的老家为顶点，连接“阿拉比克”与目黄不动明王的直线，正好构成了等腰三角形的底边。

在面朝大马路、夜晚过往行人也不多、只打开一扇寺门的这间寺庙前，亚利夫不安地停下了脚步。虽然决定造访，却不知该从哪个角度切入问题。但或许是牟礼田已经事先打过招呼了，只见永久寺的年轻住持对于突然夜访的访客，仍露出亲切的态度招呼他们进入大殿。

“这就是目黄不动明王。”

在昏暗的电灯照射下，出乎意料的小座像泛着黑光。虽然不像秘藏在三井寺，自从昭和五年以来，从未被瞻仰过的那幅“目黄不动明王”画像那般可怕，但站在亚利夫的立场而言，却是感慨良多。住在“目黑”的他被卷入“目白”事件，受到“目青”的纵火与“目赤”的杀人事件引导，此刻站立在指示凶手为黄司的“目黄”不动明王面前，这应该也可以称为奇缘吧！同时，亚利夫不得不怀疑的是，尽管

与事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五色不动明王究竟是何时、以何为基准、配置于五个地点的呢？对此，住持似乎也刻意避免说明。

事实上，若持有详尽的《五色不动明王缘起》就有可能。但是，从江户时代就持续遭受回禄之灾、进入明治时代历经废寺苦难，加上寺本身的灾厄，想要追究其中的真正缘由那就相当困难了。根据寺传，这五座寺庙皆是一千五百年前，天台宗三世高僧慈觉大师巡行东国之际，受灵梦所托雕刻不动明王尊像，配至于江户的五方眼，但其中只有目白不动明王因为弘法大师雕制的断臂不动明王受到歌颂而出名，至于这尊目黄不动明王，在《东京五千年史》记为：

本来尊奉于江户川区 最胜寺

然而，最胜寺目前奉祀的是其他的不动明王像，却同样被称为目黄不动明王，根据古代史纠研判，说法亦同。

例如，在《江户名胜图绘》中，则有此叙述。目赤不动明王是“位于驹入浅香町，伊州赤目山住持万行和尚返国时供奉的不动明王尊像。由于屡次显现灵验，民众惧其威灵，另雕目前的雕像，将彼像封藏，号赤目不动明王，于此地建造一字，最初在千驮木设草堂安置，至宽永年间，大树^[1]御放鹰之际，于此赐地。至年中为了与目黑、目白相对，改为目赤”。这与《江户砂子》的“宽永年间，将军猎鹰途经此处，改赐为堂地，命名目赤”相同。另外，遍览《愿挂重宝记》、《武江年表》、《御府内备考》等史料，也无法找到五色不动明王的缘起。

亚利夫非常兴奋，接二连三继续询问，但住持似乎也受不了。“所谓的五方眼，指的是认才论的五方五色，来自真言宗的世界观。是借五大、五佛、五轮等将宇宙赋予系统的哲学用语，因此要说明现在的配置已经不可能。我大学念的又是英文系，所以……”住持苦笑说着。

牟礼田说：“缘起如何以后再慢慢调查，今夜就告辞了。”

他在催促中领着两人外出。打从在“阿拉比克”起，牟礼田的神情就很不安，好像有什么事令他担心，一直很在乎时间，每次看到电话，就会拨一通不知给谁的电话。此刻，他终于停下脚步。

“我很担心！虽然以阿蓝为诱饵顺利诱出了黄司，但时间如果来不及……”

“阿蓝？”突然听到这个名字，久生仿佛不明白。“阿蓝在哪里？”

“这还用说？我叫他一个人前往目白，为了让‘黄色房间’完成……但是，情况好像变得很糟糕，我们现在立刻赶过去看看，说不定已经彻底失败了！”

彻底失败了——牟礼田的话语中响起凝重的回响，但也或许完全被他猜中了。

陷入渗透般扩散的黄色世界中，阿蓝忽然想到，原来这里就是“黄色房间”。这样的意识像严重晕船似的摇晃不止，很快就沉入脑海底层，整个人变得完全没有知觉。

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批警方人员赶抵，发现以奇异尸体装饰的“黄色房间”，不需从异样的状况逆推就可以想象，手法复杂、超越复仇领域的变态杀人淫乐者黄司，与他的父亲兼忠实仆人皓吉，在这个杀人作业现场展开的恐怖刺激光景。

……黄司白皙的手抱在胸前，简血就像是酒鬼唱歌、对倒在自己眼前的阿蓝说：“真可怜，你已经看不到了吧？阿蓝，你这么喜欢密室杀人，却无法亲眼目睹我是如何留下你的尸体，离开这个锁上门又插上门闩的房间，然后高声赞美我了。不，或许临终前，你会稍微恢复意识。没错，到时候请你再醒过来。你将飘浮在空中，飘浮着，从上方快乐摇摆俯视这个‘黄色房间’。从正上方观赏尸体血肉模糊的房间，肯定很刺激吧！插上门闩、没有任何人的房间，应该很怪吧！可能会思考一阵子，猜想我究竟做了什么！但接下来的瞬间就会明白，然后‘哇’的惨叫出声。因为阿蓝的死刑是在这个没有人的房间、在那样的时刻执行的……好啦，已经准备好了，继续完成美妙的绞刑吧！”

他露出冷酷的笑容，冷冷说道：“快将他绑起来。”

等在一旁的皓吉马上取出麻绳，跪在地板上，依事先交代的怪异绑法，绑住阿蓝的身体。先将双手与双腿并拢伸直，然后将身体尽量前屈，与伸直的双手臂和双脚踝绑在一起。

全身汗水淋漓手忙脚乱的皓吉似乎仍感到不安，忽然停止动作。“黄儿，上次听你的话连计划外的元晴也杀了，让我受到不少的质疑……所以这回最好不要搞成他杀。”

“没问题，你照我吩咐的做。”黄司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好不容易准备的，若不采他杀形式那要怎么做？而且必须是极尽怪异的杀人手法才行，是警视厅成立以来未曾见过的怪异手法。”

“那样不行。”皓吉慌忙哀求，“黄儿，求求你。这家伙东大入学考试刚失败，所以只要随便找棵树让他上吊就够了，不是吗？考试失败后沮丧自杀。”

但不论皓吉怎么说，黄司完全听不进去，于是皓吉改为温柔的语气，斜睨着眼说：“如果不喜欢上吊，可以送到东大去，让他躺在三四郎池边，胸口抱炸弹，轰一声，心情岂不舒畅多了？”

“虽然听起来不错，但没时间让我心痒了。快，仔细绑好了吗？这一点如果不注意，就无法运用逃出密室的诡计了。”

黄司这么一说，皓吉无奈地坐在地板上，屈身在阿蓝身旁，开始迅速动手。黄司见状，双手悄悄戴上手套，绕向背后。皓吉什么也没注意，黄司手上不知何时已经握住一把刀长约有十五厘米的厚背登山刀，隐藏于后，缓缓接近目标后，一口气从斜后方刺入皓吉的颈项。

没有呻吟，未溅血花，登山刀深深插入猪脖子，皓吉的身体摇摇晃晃倒了下去。

黄司完全没有表情，理所当然地低头看了看，立刻以戴手套的手取出另一条麻绳，蹲下将皓吉的双手与双腿并拢，与阿蓝完全一模一样地绑好。然后，他拿出另外一捆长尼龙绳，先是绑在皓吉身上，把路易十五世风格的扶手椅靠在书库侧的门旁，为了不让皓吉尸体内的鲜血流出，小小地缓缓拖动，用尽浑身力气搬到椅子上，以手稳定住会滚动的尸体，接着再拉动绑住的长绳另一端，搬来小椅子，站在上

面，将长绳丢过美术灯突出的支架，试了试强度后，扯到地面，绑在阿蓝身上。

工艺吊灯的灯光映照出忙于恐怖作业的黄司身影，随着作业接近完成，这个杀人淫乐者的意图终于逐渐显现出来。接下来，黄司抱起阿蓝的身体，使劲拉动长绳的松弛部分，成功地将身体吊上半空中。然后拿出另外一条绳索，圈在阿蓝的脖子四周，调整到只要轻轻一扯，立刻就可以勒住脖子的程度，最后再将绳索一端，并未穿过吊灯，而是直接绑在皓吉的尸体上。

黄司到底在想什么，有何企图，此刻终于明朗了。在这里布置的机关是，借着启动前的尸体升降机，也就是将路易十五世椅子扶手上的皓吉尸体倾斜置放，没多久因为不稳定而滚落地板，同时被吊起的阿蓝，身体会立刻被拉高到工艺吊灯上、接近天花板，脖子上的绳索被扯动，就成了绳索嵌入咽喉致死的诡异绞刑。

就算完成了，那么黄司自己又要如何从这个封闭的“黄色房间”脱身呢？当然，他有充分的自信与万全的准备。当眼前一切安排都就绪后，他拍拍双手，满足地望着“黄色房间”的成果，然后用陶醉的声音对持续昏睡的阿蓝说话。

“我要告别了。只要你一死，冰沼家就只剩下‘黄花’与‘青花’了。紫司郎那家伙自以为得意的花的原则，从此也将完全粉碎。阿蓝，请你务必在最后一刻睁开眼睛好好欣赏。再见！”

[1] 将军之意。

痴者之死

在前往目白的途中，牟礼田坐立不安。到目前为止，任何事都在他掌握之中，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但只有这次的事态，他无能为力。只见他像祷告一样身体前倾，凝视着挡风玻璃，嘴巴里不断喃喃自语：“这次是孤注一掷，希望那家伙能够做得漂亮些。”

久生问：“这么说，阿蓝今晚是独自前往目白与黄司对决喽？虽然一切由你指挥，但为什么要叫他冒这种险？说不定黄司早就严阵以待了。”

“没错，就像布下天罗地网的蜘蛛一样，以‘黄色房间’为诱饵，等待猎物的出现。我很清楚，黄司打算杀害阿蓝与皓吉，当做最后密室的活祭。所以这次我采用近身还击的方式，只要彼此身体贴近，反而可以让黄司自取灭亡。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牟礼田的考虑完全正确。因为此刻阿蓝双手双脚被绑，吊在半空中，就算意识恢复了，顶多也只能大声呼叫。而且，如果他知道身体乱动，让皓吉的平衡重量落下，自己也将搭上直升天国的尸体升降机，那就绝对不敢开口大叫，而牟礼田期望的结果几乎是半点机会也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感到强烈的不安。既担心阿蓝，也放不开腰越那儿。因为黄司也很可能对苍司下手……上次的‘莎乐美’舞台，刚开始是鲜黄色灯光，随后变成‘红色’，对不？最后是什么颜色？”

突然被问，亚利夫一时沉默了。不久，那天晚上猥亵动作的最后场景清楚浮现脑海。没错，最后出现的是“青色”灯光，那应该就是黄司利用灯光预告杀人的顺序吧！

“真是这样吗？”牟礼田怒吼，突然要车子停住。这儿是距离冰沼家很近的目白警局前方。

一踏上夜晚的马路，他立刻说：“我现在就到警局求援，然后赶往冰沼家，但你们最好不要和我一起。能否尽快前往腰越去照顾苍司？那种位于台地上，门户也没上锁的地方，黄司应该反而不会出手才对，但为求慎重起见，希望你们今晚陪在苍司身边。”

“可是，接下来怎么联系？万一你那儿有任何变化……”

“说的是……那里连电话也没有……没关系，到时候当地警方会赶到，你们只要小心即可，我会让你们在纪尾井町也可以知道我这儿的情况。只是在我主动联系之前，绝对不可以告诉苍司今晚可能有一些变化。快走吧！”

两人在牟礼田的催促下，嘴里不满地发着牢骚，一路赶往腰越。牟礼田到底在计划什么？阿蓝今晚真的听从他的策划前往目白，对上黄司与皓吉？而且，结果如何？两人全然不知。另外，苍司方面的确也让人担心。尤其如果“莎乐美”的舞台灯光的确有牟礼田所说的含意，那就更加不能置之不理了。

“我们搭车去吧！我真的很担心。”

“这时候怎有空出租车愿意去那种地方？”久生似乎一开始就死心了，“就算电车也一样。真希望自己有车。”

“上次那辆呢？”

“那种车很难借到。”

“那就快结婚，要牟礼田送你一辆吧！如果到国外，更需要开车。”

“关于这件事……”久生的口吻转为叹息，“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牟礼田已经回来，他自己也知道必须四处奔跑，应该会有安排才对。他也说大使馆的人要廉价转让一辆雷诺多芬给他，但又不知借给了什么人。上次为了这件事我们还吵了一架。有时候我忍不住怀疑，那家伙真是为了打算结婚才回来的吗？”

回国前发生了圣母园事件，紧接着是黑马庄事件，然后又是一连串的纵火、杀人，也难怪对这位未婚妻无法情深意浓，但亚利夫对此同样很不满意。

“亚利夏，虽然我没跟你提过，但关于我们的婚事，其实是家父任职宫内厅时，两家之间为了利益结合而决定的，我也很清楚阿姨她们不断要求我们尽快举行婚礼。但牟礼田就是牟礼田，他反而很幸运自己在婚约期间被卷入这样的事件。他总是说，如果能顺利解决这些案子之后再结婚，那意义是何等深远啊！我对此也有同感，所以等案子解决后……如果假期能延到五月底，那么蜜月旅行大概就是直飞巴黎了。”

抵达腰越前，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未赶上前一班电车，结果从东京车站搭乘湘南电车花了五十五分钟，又在藤泽转乘花了大约十五分钟，这才抵达本来是某个子爵的别墅，目前则为苍司暂居的疗养所。两人先前曾经一起来过，房舍位于拥有广阔草坪庭院的山丘上，晴天时可以远眺海面上清晰浮现的初岛，只可惜距离东京稍远了些。

苍司平安无事。询问位在主房的老夫妇，得知他今天上坟回来之后表示非常疲倦，很早就回自己房间，和往常一样吃了安眠药就上床就寝。

稍远的偏院八榻榻米房间，极不重视门户安全，房门也没上锁，任何人都可以在主房人员未察觉的情况下自由潜入。但如牟礼田方才所言，苍司并非密室杀人的对象，尽管不见得非密室就不会被杀害，但至少不必担心黄司会以此处为舞台来实现什么企图。

苍司在昏黄的灯光下盖了棉被沉沉睡熟。

“怎么办？要叫醒他吗？”

“反正先进去再说。”

两人悄悄坐在苍司枕边。苍司原本拥有一张像催眠术师、带着神秘翳影的脸庞，此刻显得很衰老，苍白脸孔上尖削的鼻梁令人看了痛心，只有嘴唇还是颇有肉感，散发着光泽。苍司静静发出鼻鼾声，也

不知道梦见什么，漆黑的睫毛不明显地蕴着泪光，然后化为颗粒，沿着脸颊滚下……这个今年二十七岁的青年，正如孩子般在睡梦中哭泣。

留下自己一个人之后，牟礼田敏雄两眼突然炯炯有神。他只是随便瞎编几句话，便打发了亚利夫他们两人。一切都按预定顺序进行，接下来的问题只是赶到冰沼家的时间。

他看了一眼腕表，深呼吸，然后用力推开警局玻璃门，面对桌前的警察，以听不太清楚的快速声音说：“我想前往这后面以前的冰沼家，可是打电话却发现不太对劲，接听电话的男子开口就喊救命，然后就挂断电话……之后不管我怎么拨打，电话都是通话中。”

听了牟礼田的话，里面有两三个人走出来，用怀疑的神情围绕牟礼田。

“声音我也认得，应该是一个叫阿蓝的表兄弟。按理说，他应该已经不在那儿了……一旁的家伙立刻抢走话筒，粗暴地挂断……”

——警方询问是几分钟前？电话号码是多少时，已经有人抓起另电话拨号，但依旧是通话中的信号。

“冰沼家的地址是？”坐在桌旁那个警察仍很镇定，拿起铅笔。

“哦，现在已经不是冰沼家了……”牟礼田说出买主的名字后，接着又说：“目前由一个经营不动产的男子独自管理。我这次也是有事找那家伙，但感觉上似乎有抢匪侵入。你们哪位都行，可以陪我去去看看吗？”

以随后即将发现怪诞杀人现场的情况而言，警方此时的应对态度算是非常迟缓。但话又说回来，突然有个人晚上跑进警察局，大声嚷嚷说大事不妙了，面对这样的人，警方当时所受的教育本来就是以让对方冷静下来为主。经过多次来回问答，好不容易由三位制服警察与便服警察跟着牟礼田来到以前的冰沼家，时间已接近八点。

黑暗静寂的屋宅，只有二楼一隅亮着一盏灯光。玄关门随手一推即开，四个人争先恐后朝溢出灯光的房间跑上楼梯。

这时，每个人都看到书房门前有一张小椅子，上面站着一个身形矮小的男子，正探头进入气窗窥视书房。随即，这个身穿黄夹克的矮小男子，立刻转过恐怖扭曲的面孔，瞬间跳下椅子。

只有牟礼田知道那个人是黄司，但这男子面孔异常丑陋、夹杂了畏惧与惊愕，满脸恐怖的表情，拔腿就想逃走。牟礼田在阶梯上跳向另一侧，登上左上方走廊，挡住他的退路。

一名警察则从正面扑上。无路可逃的黄司仿佛被逼急的野兽般龇牙咧嘴，瞬间转身，冲入昔日的“红色房间”，从房内锁上房门。

“还有另外一扇门！”牟礼田边伸手指着边上大叫。但是，另一侧的房门也瞬间从内侧锁上，用身体撞也撞不开。

“有没有其他的逃脱路径？”

“没有了，窗户外面装了铁栏杆。”

可能是在危险瞬间失去了判断能力吧？黄司就这样进入无路可逃的牢笼，而且是十九年前自己出生的“红色房间”。

“这家伙是谁？”

“不知道，没见过。”

一名体形壮硕的刑警反复冲撞房门：“混账，出来！”

但里面响起的却像是幽幽的嘲笑声。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在此同时，牟礼田走到书房门前，拨开小椅子，然后猛力拉开房门。

应该无法开启的第四密室——向卡斯頓·勒胡挑战的完美极致“黄色房间”——不知何故，轻易就被拉开了。在明亮的工艺吊灯灯光照射下，暴露出血肉模糊的杀人现场。

靠书库的房门用门闩牢牢锁住，门旁靠了一张披上黄色绸缎的扶手椅，皓吉状似从椅子上跌落，已经死亡，地毯上有一摊血。肥厚的猪脖子上插了一把厚刃登山刀。阿蓝则被皓吉的重量吊起，悬挂在房

间中央吊灯附近的半空中。两人的手脚皆遭捆绑，简直就像吊在肉摊贩售的猪肉一样，上半身往前弯曲。

“没问题，这个还活着。”牟礼田抬头往上看。

看来不仅是被吊起，脖子土还系了另外一条绳索，因为另一端绑在皓吉身体上，应该是已经被绞死了。但很幸运，可能皓吉从椅子摔落下来的姿势未臻完美，导致绞勒不完全，虽然淤血严重，呼吸也几乎停止，但被扶起后不久，感觉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另一方面，黄司此刻正困在“红色房间”，刚开始还用尖锐的声音怒叫“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给逮到的”，但声音似乎不是来自房里，反倒像是从更远的洞窟里传出，而且逐渐远去，最后突然完全静止。两扇房门分别有警察监视，不可能让他从密室中消失，剩下的可能手段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果然，当支援人员到达后破门而入，一看，黄司真的已经自杀了。

可能他最喜爱的小瓶装黄色利口酒，平时也都放在口袋里吧！黄司一口喝下，身旁的酒瓶溅出了一大半的酒。调查残余液体后，检测出大量的紫苏醛诱导体。黄司虽然信心十足，莫非也料到自己可能会被逼得无路可逃，所以随身携带芳香甜美的毒药？

但是，站在检方立场，认为这起案件超乎寻常。案发途中撞见警察，因而心生恐惧、仓皇逃走，任何人都会认定这个穿乳色夹克的年轻人就是凶手。但是，他为何要用尖刀刺杀“负责看守房子的不动产业者”，甚至连偶然来访的“冰沼家主人”之一的冰沼蓝司也绑起来吊在半空中？他究竟有何打算？当然，这绝非偶发的凶杀案，一定是经过仔细计划的杀人案件，但即使如此，整个案情也太异常了。

只要知道嫌犯的身份，应该就可以知道他与被害者的关系，以及行凶动机！但报案者牟礼田敏雄却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还好，一整个晚上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持续梦呓的阿蓝终于恢复了意识，更幸运的是，他未罹患失忆症，一切过程终于明朗。翌晨，在医院里，阿蓝勉强动动僵硬的舌头，结结巴巴说道：“那家伙现在怎么啦？他耀武扬威说自己是三游会的干部。那个小混混……”

“三游会？”

“好像是三轩茶屋的流氓组织。以前曾与八田皓吉吵架，面罩被扯掉，所以前来报仇。”

刑警之间霎时弥漫紧张气息。

“等一等！可以从头说清楚吗？”一位年长的刑警拉过椅子，柔声问道。

“从头……”阿蓝有气无力地闭上眼睛，再度梦呓似的说道，“他们在路上发生争执，八田皓吉先生扯掉那家伙的面罩，说‘我记得你的长相’，然后一把推倒对方……所以，自从搬到这儿之后，对方不知上门几次了，还曾经说过，如果进不了门，就要烧掉房子！”

从断断续续的陈述中得知，以前住在三轩茶屋的被害人八田皓吉与年轻嫌犯曾因细故吵架，年轻嫌犯因而闯入目白的屋子逞凶报仇。虽然无法认定案子就是如此单纯，但警方立刻针对三轩茶屋一带展开彻查，结果轻易就查出了年轻嫌犯的身份。

嫌犯自称是战争孤儿，出生于东京，本名斋藤敬三，目前居无定所，以前只涉入毁损公物一件案子，纯粹只是小混混。所谓的三游会，乃是盘踞玉电三轩茶屋车站周边闹区铃兰街一带的流氓集团，包括中学生在内有二十几人，平常五六人一组，专找酒店出来的醉客麻烦，勒索财物。不过，斋藤并非干部。

“那小子经常有一些怪异行径。”

同伙之一啐了一口痰，说他没什么气魄，但只要闹事就立刻拔刀相向，大家都当他是疯子。但是，未曾听说他与中年大叔有过纠纷。

这个年代的不良分子，一般人很难搞懂他们在想什么，也很难预知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虽然只是面罩被扯掉的小事，也难说不会拿十五公分长的登山刀刺入对方脖子，但即使如此，发生命案的地点是以前的主人家族——离奇死亡的“死亡之家”，被害人又是今年三月初在黑马庄事件中，前往理应不知地址的妻舅住处，接着目睹妻舅玄次吐血死亡的人。依此判断，凶手不可能只是街头混混，动机应该也不只是打架寻仇。

本来就未完成的“黄色房间”，看起来不过是个色彩杂乱的书房。就算是眼光独到的社会记者，应该也无从得知那是“冰沼黄司”打造密室失败的房间吧？但是，背后关系的追查，却一天比一天更加紧迫了……

牟礼田俊夫在实际发生第四起密室杀人案前代笔写下的小说《凶鸟之死》，虽然仔细加上了插画，另又追加“白色手臂的主人”到“痴者之死”等章节，却在写到约两万八千字左右，就突然中断了。

非密室的密室

“请问，你到底有何打算？这部小说……”把一沓暂时装订的原稿纸放到桌上，久生仿佛无法了解作品的意图。“那天我们确实从动坂赶往龙泉寺，也见过‘阿拉比克’的妈妈桑，还拜访目黄不动明王寺的住持。到这儿为止，过程都类似，由于没想到君子就是黄司，所以受到惊吓也是事实。但从那之后到我们一起前往目白想逮住皓吉的阶段，你却说‘等一等，坦白说，从一开始皓吉就不是冰沼家事件的幕后黑手，只是因为太善良，所以被凶手利用。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的小说里详细说明，我现在正全力完成，请再等我一个星期’，所以我才耐心等到今天。但在小说里，他不就是幕后黑手？更有可能与黄司是父子关系，两人企图联手摧毁冰沼家族，而到目前为止的事件经过也大致就是如此。我想知道的是，到底哪一个剧情才是真的？”

许久未曾露面的阿蓝也在一旁不满说道：“大体说来，我不喜欢这样的角色。吊在半空中被勒毙……而且，我一向不说粗话，就算和扮演君子的黄司对决也一样。”

听他的口气，似乎很不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

三月二十七日——

距离造访目赤不动明王一个星期之后，湿漉漉地持续飘下的毛毛雨难得停歇了，今天是个晴朗的星期天，三人再度于下落合的牟礼田家相聚。刚刚读完了牟礼田的苦心之作，但就如同久生所说的，阅毕之后，令人完全无法理解这部小说的意图。明明答应会有“第四密室”，但黄色房间并非什么密室，嫌犯黄司在情急之下逃入隔壁的房间自杀，这种结局让人难以释怀，结果贪、瞋、痴三恶灭亡了，“冰沼家杀人事件”与“花亦妖轮回凶鸟”也宣告完结，真是令人觉得遗憾透顶。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尽管君子，也就是黄司行踪不明，但他父亲——被视为共犯的八田皓吉不但未遭登山刀刺毙，到目前仍安然住在目白的宅邸，而且已经完成买卖契约，还说在大阪找到新工作与结婚对象，打算永远住在大阪。所以等苍司一康复，立即就由苍司

继续管理。皓吉希望可以尽快前往大阪。看牟礼田的态度，似乎也没打算挽留皓吉，因此所谓的《凶鸟之死》，这差距未免太大了，难怪三个人读完之后都露出不满的表情。

牟礼田略微露出苦笑。“看来我耗尽心力的作品，获得的评论很糟。事实上，要假设真正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同时解开真相或许很难。但无论八田皓吉在小说里说了什么台词，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只是在现实中，他与一切犯行都无直接关系，否则怎么会让他去大阪？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我希望先确认违反事实的部分，因为若不这么做，就会越发纠缠不清。”

牟礼田说着，拿起稿纸翻阅。“首先，阿蓝住进黑马庄发现诡计这个部分属于创作，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切断榻榻米下的粗木桩。根据管理员表示，滨中鸥二之前的房客，擅自将厨房地板改为可掀式地板，当做储藏格使用。如果要从那里进入，的确进得去。地板下全是混凝土，就算留下淡淡的脚印，外行人也看不出来。拉开衣橱下方的抽屉，拆下衣橱后侧的木板，或许可以容人进出，但事实上能否办得到，这可就难说了。对不对，阿蓝？”

“好烦啊！可是……”久生以烦厌的口气反问，“黑马庄事件该如何解释？如果无法了解所谓的第四度空间是否真的可以使用，那么玄次的死也只是一般的自杀了。这不可能……毕竟黄司真的留下黄色袜子暗示了诡计，不是吗？”

“那双袜子是我买的。”牟礼田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因为你们两人太急躁，所以我想，若让你们看到袜子，一定会想到君子……知道吗？在黑马庄事件中，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这家伙的确是以滨中鸥二这个名字住进黑马庄，而且确实也在打探玄次的动静。但这件事必须与皓吉当时的到访分开判断。也就是说，皓吉与玄次并非同伙，皓吉很可能是接获真正的情妇或另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通知，所以才赶往黑马庄。假设他做梦也没想到，黑马庄另一个房间里有个叫滨中鸥二的家伙在暗地监视事态发展，那么情况会是如何？目睹喝下威士忌倒地的玄次，这个滨中鸥二肯定会高声大喊‘有人喝下毒药了’，然后冲出房间吧？但是，预先在威士忌瓶内掺入氰酸钾，之后再趁机调包，这种事黄司绝对干得出来。不知是幸或不幸，在无人目睹的情况下，皓吉冲出房间，黄司则适时推开衣橱抽屉现身。要

假装成玄次，一个人应该就可能扮演。或许自始至终，皓吉就一直被人利用。不只在黑马庄，而是整起事件一开始就如此。”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久生不认同地摇头道，“如果皓吉与黄司不是同伙，那为什么要在冰沼家打造一间‘黄色房间’，还堵死钥匙洞，装上门闩？光是这些，就是很明显的证据了。”

“所以，那也和黄袜子一样。”牟礼田露出有点儿做得太过分的神情，“我之前也说过吧？那是我拜托他打造的。为了这部小说，费用也由我支付，包括窗帘和壁纸。”

“你也太……”久生首次发怒，“为何要模仿到这样的程度？一般来说，在黑马庄事件之后，表明皓吉是所有事件的幕后推手，然后再说明背后潜伏的真正主角是黄司也就够了。但现在听起来，好像连黄司也都是你硬生生创造出来的角色。没想到连黄色袜子都自己买，根本就是把人当白痴耍嘛！”

“但无论怎么说，君子绝对就是黄司……”亚利夫从内口袋取出用纸包好的照片——如小说中撰写的过程，‘阿拉比克’的妈妈桑将未上妆的黄司照片借给他——置于众人面前。“无论如何，这家伙的存在是绝对无法否定的。就算花婆与圣母园事件之间未有确实证据，但这家伙绝对有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推理竞赛内容。日后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只要交给警方去处理，由警方正式搜寻他的行踪就行了。只要逮到他，逼他招供，应该就可以了解他到底是不是黄司，以及他在冰沼家事件中涉案的程度有多少。”

“牟礼田先生，你的意思呢？”阿蓝也转过头来，“在这部小说里，隐约谈到他是在东京土生土长，但真的有三游会吗？那个小混混到底是不是冰沼黄司？”

“三游会有是有……”似乎因久生发怒而受不了的牟礼田，面对背向自己的未婚妻，语气转为有些哀求，“奈奈，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好玩才写小说的，我只是为了让冰沼家的悲剧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但在这个案子里，有太多我无法解释的巧合了。就以五色不动明王与玫瑰园之间作比较，应该就可以明白。算得上是真凶的，从红司死亡到第四密室，只有一个人有此可能，我应该也写在小说里了。为

了让人读了之后，能够体会到‘啊，原来如此’，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塑造皓吉是真凶，但后来发觉，如果随便瞎扯，一定会以为我胡闹。我也说过好几次了，这部小说是以假设事实发生为前提。若是到处挑毛病，那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若要谈矛盾，那到处都是矛盾。”久生猛然转过身来，冷冷说道，“对不对？虽然在这里遭遇失败，但黄司企图以‘黄色房间’为舞台创造第四密室的构想本来就很突兀，不是吗？因为诡计虽然使用 $PA=PB$ 的公式。但红司只给极少数人看过那个公式，假设黄司将推理竞赛之夜的谈话内容录了音，而且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应该也无法明白其中的意义吧？对了，何况我们是在“萝勃塔”讨论那件事，那么黄司就更不可能派上用场了，这是其中一个矛盾。另外，无论怎么反复阅读，内文完全没见到皓吉与事件无关系的证据情节，只有身为作者的你加注说明皓吉是无辜者。那为什么又要写出小说里那些台词，让阿蓝受到痛苦的折磨？而且、若与案情无关，君子不是没老公吗？但妈妈桑告诉我们的实情也与小说写的内容一样，那应该不是随便写写的吧？对了，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迎接阿蓝进入屋内，皓吉又仔细锁上玄关门锁。但牟礼田敏雄与警方人员赶到时，似乎很轻易就打开了。再说，把黄司逼入他以前出生的‘红色房间’，令他自杀的情节，从来没听过有如此容易锁上又开启的门锁。”

一口气说到这儿，她带着遗憾的神色取出香烟。“算了，我会自己解决。”

然后，看也不看牟礼田递上的打火机，久生转身划亮火柴。

“关于这部小说……”亚利夫斜眼看着两人斗嘴，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虽然还不知道结局如何，但在前半阿蓝昏迷为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警方以为只是吵架寻仇，但实际上，躲在门后的君子、也就是黄司，没多久就现身了。后来阿蓝恢复之后才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如何如何。”

“情节就是如此。”

“这么说来，阿蓝昏倒之后发生的事，都是作者自己的幻想？尤其是后来发现的现场，我们若以当时的场景完全相反的角度来思考，

那就表示事实与小说中的内容完全相反啰？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皓吉跪在一旁迅速捆绑阿蓝，以及黄司下达命令之类的情节？”

“是的，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这一点。”牟礼田似乎恢复了气力，“我让黄司戴上手套，主要也是为了这一点，警方就只在两根门闩上发现他的指纹。我设想，如果没在别处发现指纹，那就可以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次的事件。”

“可是……”阿蓝还是不服气，“为什么我要被吊在半空中？皓吉为何从扶手椅上跌下来？没错，所谓尸体升降机的构想很有趣，但如果黄司无法如他自己的预告所言，漂亮地从插上门闩的房间脱身，那就不是很好的诡计了。”

“的确如此。”牟礼田用有力的口气表示同意。“如果读者都有这样的眼力，那么作者也就会更加卖力了。奈奈有她的一套，帮我搜集了我希望被指出的一切矛盾，而光田亚利夫则直指问题的核心，至于诡计方面则如阿蓝所言，如果只是尸体升降机，那也算不了什么，当然。可以将它视为兼备了密室的诡计。”

“可是，那并非密室……”

“没错！但若想创造密室，其实很简单。亦即，黄司脱身的房门，并非一开始被发现靠楼梯侧那扇被开启的房门。而是插上门闩靠书库侧的那一扇……也就是说，靠楼梯侧的房门明明可以从内侧关闭，却不知何故是开启的，所以‘黄色房间’依然还是密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非密室的密室’。”

——非密室的密室。虽然不明白牟礼田究竟想说什么，但如果书库侧的房门可以自由外出，那么嫌犯黄司，为何不让楼梯侧的房门，保持插上门闩的状态？

“你又来了！”久生语带讽刺，“就算是小说，难道嫌犯不会从开启的房门逃出，反而故意绞尽脑汁从插上门闩的密室脱身？就是因为拼凑太多这种把戏了，所以才有人批评本格推理小说是骗小孩把戏的小说。什么完整搜集所有的矛盾，真是太不甘心了……”

但牟礼田似乎对她的批评毫不在乎，一脸漠视的神情。

“若要说明这点，就必须解开红司留下的那个平衡公式。但就像在黑马庄利用皓吉的大阪腔调最明显的特征一样，另一项特征应该不可能不被利用！亦即，总是穿在身上的皮夹克，以及容易滑脱的斜纹呢长裤，红司一定也从这里获得启示。穿这种布料被绑住双手双脚，只要用力缩背，不就成了完美的滑轮？这也是阿蓝在小说中穿上尼龙夹克的原因。把这个人体滑轮吊在半空中，调整到适当的角度，挪动圆臀和背部，拉动门闩的绳索就可任意拉扯，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小说里的附图就可明白。可是，在从扶手椅上跌落之前，皓吉大概是用臀部去磨蹭门闩吧！阿蓝则与他成直角被吊起。这是因为轻轻绑在门闩上的绳索，完全是从楼梯那个方向，也就是楼梯侧房门上方的气窗自由操纵这两个人体滑轮。所以，完成布置后，黄司将楼梯侧的房门从里面插上门闩，然后打开书库侧的房门外出，绕了一圈，在楼梯侧的房门外放置椅子。站上椅子后，才能从那里关闭对面的房门。图解在此。”（见图六）

他取出事先画好的附图解说给两人看。把尸体吊在房间半空中，让臀部当成滑轮，操纵绳索关闭另一侧房门的构想，乃是红司想出来的。他曾说过“这个密室需要两具尸体，而且，被害者尸体被发现时，发现者通常都会慌张地抱起尸体然后放下，对吧？我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只要尸体被稍微动过，诡计的痕迹就会什么也不剩”，而这就是他当时说过的巧妙装置。如此说来，凶手A、B、C、D四个人的杀人轮舞，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楼梯侧的房门也是打开的吧？”阿蓝颇为心急地问。

对面的久生则故意接着说：“是呀！好不容易加入插图写出来的小说，结果却充满了矛盾，看来问题出在作者能力不足。就算可以完成这种诡计好了，瘦小的黄司，又如何把像河马一样重的皓吉抱上扶手椅？况且，还说什么绳索轻轻绑住门闩？说得很容易，但只要绑成一圈，就算用手拉近，应该也解不开吧？若是用铁钉或其他东西固定，很可能会掉下来。希望作者在这方面，可以稍微多花点心思。”

“我考虑很周详，但没时间写到那么细致的程度。”牟礼田淡淡回答，“黄司的尸体上发现可疑的东西。他手上抓的是被关在‘红色房间’时，打算从窗户抛上屋顶的绳索，因此可以假设很难找到。而我所谓可疑的东西不过是个腕表，但是他却戴反了……这并不是红司

曾说过‘让一切方向相反，好扰乱擅自逝去的时间’的意思。他的表是由一条老式皮革表带穿过腕表底下，用来固定在手腕上，但表本身却上下颠倒反着安装。通常，如果表带扣针在皮革外侧的话，那么表面的文字盘当然朝上，结果他的文字盘却上下相反。如果‘牟礼田敏雄’在场，应该就会立刻发现，只要拆下表带，便可利用扣针系上绳索与门闩，同时成为仙境的入口……或许红司曾经将表反着装在皮带上，在东京街头闲逛，到处找寻可能是梦游仙境入口的黑暗小洞。根据我的想象，十二月二十二日当天晚上，他的确找到了，但也因为找到了而死亡。所以，如果这部小说写得很差劲，无法解决案情的话，那我们只要找到仙境的入口就行了。坦白说，也只有在那个地方可以隐藏《凶乌的黑影》中的‘骇人的真相’，顺便也可搜出‘轮回凶乌’……”

——梦游仙境的入口。那是红司在某次的“疯狂茶会”中首度提及，亚利夫本来认为那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但牟礼田仿佛暗示还有其他的人口，以热心的口吻继续说：“一起出动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所以我建议我们到向岛^[1]看看，反正都必须解决。”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但感觉他好像立刻就要出发。所以，亚利夫茫然反问：“去向岛做什么？”

“做什么？当然是赏花了。”牟礼田理所当然似的回答。

“赏花？”

的确，接近四月，报纸也开始出现再过五天什么地方会有樱花盛开之类的报道。但从找寻梦游仙境的入口，急转直下变成了赏花，话题的改变未免也太大了。

“你大概还不明白，”牟礼田叹息似的说，“冰沼家的事件完全不出红司的预言，这也算是异乎寻常的巧合。这样一来，‘花亦妖轮回凶乌’是不是也要按照剧本一样结束？首先，揭开序幕的默剧是‘阿拉比克’的莎乐美舞台，然后是表现精彩、模仿爱伦·坡《红死病的假面具》的‘白色房间’，接下来则是可以当成新闻报道的玄次命案始末，后续接上的是回溯过去，出现了‘黄色房间’，希望以

橙二郎的死亡构成中场的剧情。但是他错了，因为那只是延续柯南·道尔《退休的颜料商人》第一段的笑闹剧……这么一来，就等于漏掉了预定出现的中场剧目。讽刺的是，中场其实是由我们演出。请回想一下，你们在‘阿拉比克’进行推理竞赛的那天晚上，虽然气象台没有记录，但确实是个‘飘雪’的夜晚。然后接下来是在我家，几个人在一起聊着推理话题，那天是个月圆之夜吧？既然有了‘雪’和‘月’，剩下的岂不是该搭配‘花’吗？那么，难道不能认为，到什么地方去都无所谓，只要大家一起出门赏花，应该就可以立刻发现‘骇人的真相’与梦游仙境的入口了吗？”

听他这么一解释，的确没错，至少构成了“雪·月·花”的固定形态。莫非在不知不觉间，大家都成了“花亦妖轮回凶鸟”的登场人物？

牟礼田仍很在意情绪似乎好转一些的久生。“地点还是向岛好了！下个月五日……星期二，还好没什么事，所以也请光田向公司请假。但在那之前，请务必仔细想想，为何在我的小说里，‘黄色房间’不是密室。奈奈所指出的矛盾，我都已经考虑过了。”

话题一转再转，牟礼田的方向常让人摸不清头绪。黑马庄事件后，他充满自信地表示要揭开真相，却企图用两万多字的小说解决，说明皓吉背后有黄司的存在，而且黄司就是“阿拉比克”的君子。但读过之后，却发现不仅未能痛快地解决问题，反而更让大家混乱不清，现在又说，只要去赏花，一切疑点都会明朗，简直让人觉得被耍弄了。在此期间，他似乎认定了皓吉并非事件幕后指使者，而皓吉也依计划前往了大阪。至于目白的宅邸，在四月二十四日让渡之前，从腰越搬回来的苍司与阿蓝，雇用每日上下班制的女佣，一起住回了目白的家中。

到了约定的五日，亚利夫他们三人半信半疑地在雷门集合。结果，如牟礼田所言，梦游仙境的入口确实存在。

[1] 日本地名，位于东京都墨田区。

前往仙境的邀约

“春天果真到来了！”牟礼田说着走过言问桥。

一片悠闲的春天景色沿着河岸向远方扩散。眼前如《乘合船》一文所形容“筏在柳樱间”的隅田公园，可能因为是非假日，携带小孩的赏花客悠哉地来回漫步，绽放八分的花朵形成的花海彼端，淡蓝色的天空无尽延伸，四个人前后走在土堤上，有几个贩卖红色、黄色赛璐璐制的小风车贩子，只见所有风车同时转动，四个人就这样擦身而过。

对牟礼田来说，茶店的红色毛毯可能是他久未见到的日本格调吧？过了三围，在樱树大道尽头的外围茶店里，牟礼田兴奋地吃着樱饼，还要老板再来一杯番茶，丝毫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以下是题外话——亚利夫从这天以后，每年都会来到向岛赏花。有一次，他忽然注意到老树几乎全被砍掉，全面换栽幼树，外面茶店的红色毛毯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全是玻璃与混凝土建造、叫卖饭盒的建筑物。他走近一看，大概这就是昔日那间的著名老店，客人们坐在漆上塑胶涂料的椅子上，同样等着吃樱饼……没错，应该就是同一家茶店吧！

拉回主题。牟礼田看到三个人不安地围坐一旁，终于站起身来。“我们去找个可以安静谈话的地方吧！”

然后开始悠哉地往前走。不久，大家在不见人影的三围神社境内，由清浦奎吾^[1]撰文的“普国警察上尉海恩君表功碑”的大石碑前坐下。

土堤上不停有悠闲的游客经过，在容易令人困倦的春天这样坐着，所有阴沉的有关纵火与杀人的日子，只觉得有如一场梦。说要带大伙儿到梦游仙境入口的牟礼田，好像也觉得这种大好天气不适合谈论杀人话题，只是一直抽烟。久生则焦躁地微微低头不语。

她今天是从大年初一以来第一次穿上和服。光琳风格的飞石图案织染外衣，不同菱形织成的内衬，搭配金色丝锦衣带，长内衣从袖口适当露出，因此脸上仍尽可能挤出笑容。但终于好像忍不住了，于是开口道：“到底怎么啦？怎么每个人都不说话？如果有顾虑，那就由我来开口吧！那天以来，我很努力地思考，但是仍旧找不出答案。也曾想到有一种可能，但因为太诡异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毛骨悚然。”

说着，她迅速瞄一眼一直神情凝重、低头不语的阿蓝，然后再次催促牟礼田：“因为今天你很可能解决一切，告诉我们‘骇人的真相’，所以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什么推理竞赛、思考问题上了，我看老师你就干脆宣布答案，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请开始吧！”

听久生这么一说，牟礼田好像很失望。“什么？你回去没好好思考吗？那个问题里面蕴含了一切的意义呢！算了。那老师现在就开始授课啦！不过，如果你们问‘黄色房间’为什么不是密室，答案应该有四种，虽然其中只有一种是我想说的，但还是全部列出来好了。

1黄司 想制造密室却失败。

2故意不制造密室。

3一开始就没打算制造密室。

至于最后一点，你们听了或许会觉得奇怪，那就是，

4黄司 的确制造了密室，却被某人打开了。

“……小说的情节大家都已经知道，黄司在我与警方赶到时，从楼梯侧房门上方的气窗专心窥探着书房内部，接着露出非常害怕的表情，回头想要逃走，却被逼入‘红色房间’后死了。在这四种状况中，哪一种比较接近真相？想要猜中应该不困难吧？”

“虽然不困难，但是……”久生仿佛终于了解牟礼田想说的了，“你一定想说，至少不会是前三种吧！但真有那样可笑的事吗？确实是黄司自己从内侧插上楼梯侧房门的门闩，而在他从书库侧房门绕一圈出来之际，楼梯侧的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他却还不知道而继续利用人体滑轮的诡计，要关闭对面的房门！这不可能吧！因为

当时房间里只有被杀害的皓吉，以及昏迷不醒的阿蓝，如果有人打开房门，难道是阿蓝当时没昏迷，也没被吊在半空中？这也是我想问的重点。也就是说，在小说里，牟礼田敏雄与阿蓝事先已经串通好一切，例如几点几分会带警方人员前来，在那之前，你想要……”

“是这样没错……”牟礼田从方才就很在意冒冷汗的阿蓝的表情，“牟礼田敏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事先判断黄司会从气窗窥探书房内部，就在他正好窥探的时刻赶到。不过，这与奈奈想说的完全不同……”

“这时候，说话最好别那么暧昧。”久生立刻冒出冰冷的声音，“看样子，我觉得最后还是找不到梦游仙境的入口了。亚利夏，上次你说过，小说前半段是阿蓝的故事，后半段则只是阿蓝昏倒后的故事，还说故事的发展完全不同。没错，而且不只这样，如果前半段根本就是谎言，那又会有什么结果？阿蓝与皓吉之间没有冲突，君子也就是黄司也未从门后出现……最重要的是，小说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过程，小说里会出现两具吊在半空中的尸体。不，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么说，所以才故意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吧！对不对？”

久生想逼问牟礼田的真正意图，但是，到目前都脸色苍白、沉默不语的阿蓝勉强挤出笑容，打断她说道：“如果你想说什么，就明白说出来！但牟礼田在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意思，与你的说法完全不同。虽然你一直以来就喜欢危言耸听，但也应该自己检讨先前说过的每一项矛盾吧！”说着，他起身弯下一根手指，像是在计算什么。“黄司不可能理解那个平衡式的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看到那个平衡式，就能具体了解人体滑轮的诡计。但如果黄司听了那个诡计的创造者说明，应该很容易就能理解吧！若真如此，就必须以皓吉与事件无关为前提，并且假设说过上述的台词，怪是很怪，但还必须假定幕后有一个人，告知皓吉说‘光田亚利夫与蓝司那些人似乎在怀疑你，要不要让我真的把你塑造成凶手，这样比较好玩’。善良的皓吉一被煽动，就会答应对方要求，依言照做，结果却遭杀害。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很抱歉，那好像太勉强了。”久生露出冷笑，“这说法似乎站不住脚！你该不会认为，连与皓吉搭档的君子也不是什么黄司吧！”

“皓吉与君子实际上还未碰面。”阿蓝站在原地望着土堤上的游荡人群，“所以在‘阿拉比克’的时候，若说君子有老公，那肯定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反正，牟礼田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是，事件背后隐藏的不是什么黄司，而是另外一个家伙，他才是‘黄色房间’的主角。警方赶抵时，可以轻易打开玄关门，这也意味了那家伙早就先逃跑了。谢谢你，牟礼田，因为我总算发现梦游仙境的入口了。今天就先回去吧！”

“回去也好……”牟礼田露出罕见的严肃表情，“但是可别一个人胡思乱想。”

未等对方回应，阿蓝就朝三围神社石门方向跳上石阶，混入土堤上的游客之中。

“让他这么说好吗？”久生似乎很不高兴，“你怎么说？就算皓吉与君子未见过面，如果你一直这样自以为了不起，那我会设法找到证据，无论如何都要让他自己承认……可是，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

像是明白了什么一般，久生不住地点头。

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的发展，完全愣住的亚利夫怯怯地问道：“好怪呀……奈奈，从刚才我就静静听你们对话。感觉上，你的口气简直就像知道真凶是阿蓝一样。不过，在牟礼田的小说里又是如何？难道他不认为那是‘故事’？如果考虑现实发生的事件。应该不可能这么离谱吧！”他对假装一无所知的久生提醒道，“红司死亡时，假设阿蓝的确在自己房里听收音机，直到橙二郎去叫他时才出来，这大概应该也有五分钟吧！摸第二个八圈时也一样，阿蓝和我们一起打麻将，不要说是二楼，他连厨房也没去过。更何况事件发生前，他也未到过黑马庄……不管怎么说，若要怀疑阿蓝或苍司这种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我希望能提出确实的证据。牟礼田，对不对？我虽然不懂你在小说里想要表达什么，但我认为也该是全盘托出的时候了。”

“我真的没想到，大家的意见竟然会如此分歧……”听到亚利夫不太高兴的话，牟礼田苦笑道，“我再说一遍，冰沼家的事件有太多偶然的巧合，多到令人厌烦了。但事实上，接下来我本来想带大家去看最后一个东西，真的，我打算带大家去真正的仙境入口，但……连

我的小说似乎也出现了连作者也不知道的巧合，这可麻烦了，如果奈奈……”

“不，我已经受够什么巧合巧合的了！”久生抱起与和服鞋搭配的佐贺锦提包，毅然地站起身子。“应该还是什么地方有不同颜色的玫瑰之类的吧？三宿花园的确进口了麦克里迪的玫瑰，但仔细想想，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看到我眼睛都花了！”

“很不巧，我们要看的不只是玫瑰……”牟礼田露出一抹怪异的微笑，“当然，在这次的事件里，玫瑰确实有它的作用。雷蒙·阿索[2]不是有一首诗吗？”

Le myosotis et puis la rose

Ce sont des fleurs qui disent quelque chose……

“若说勿忘草与玫瑰，这些花都会有异议……’奈奈，你不是也常常在唱吗？”

“什么？”嘴里反复哼唱Le myosotis的久生，忽然悲痛地提高了声调。她似乎无法停止发抖的双手，就像眼前笼罩的浓雾才消失，却又发现自己站在断崖边一般慌乱，拼命镇定内心的悸动。不久，久生厉声质问亚利夫：“亚利夏，橙二郎死去的那天晚上，当时阿蓝是不是一边打麻将，一边唱着法国香颂？有，对不对？至少是用哼的……你记得是什么歌吗？”

她的声音虽然柔和，但情绪却紧绷得让人受不了。亚利夫的语调却很迟钝，“呃……是有唱什么歌没错……”不用翻看日记，总算找出记忆里的一个单字。“虽然旋律忘了，但我记得他一直唱着Confiance、Confiance、Confiance，应该是信任或自信的意思吧！”

话刚说完，久生立刻叫道：“那个畜生，竟然……”

这是女孩不该用的字眼——根本不像是昔日在补习班玩接字游戏时，轻拍对方肩膀说“不行啦”的那个女孩。虽然美丽依旧，却已经忘了礼仪。身穿光琳风格的飞石图案织染外衣，不同菱形织成的内

衬，搭配金色丝锦衣带的久生，穿过三围神社匾额，和阿蓝一样，混入了土堤上樱花大道的人群里，转眼就消失无踪了。

亚利夫完全不明白阿蓝唱法国香颂有什么问题，只能茫然目送久生消失的背影。

“这女孩太莽撞了，最好不要又闯出什么祸来……”牟礼田露出担心的表情，拍拍屁股站起身来。“没办法！看来就我们两个人前往真正的仙境入口吧！因为那个‘骇人的真相’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要去哪儿呀？”

“那地方有点儿远。”牟礼田露出恶作剧似的微笑，并不打算说出来。

不过，所谓的仙境入口，该不会是像运动场那样到处可见的地方吧！

“可是，一般提到仙境入口，应该就是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神奇王国’吧？我虽然曾经在疯狂茶会中扮‘亚利夫梦游仙境’，却是笨手笨脚的。”

“这可没那么悠闲，又不是要去游乐园或花园宅邸。”牟礼田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去了之后如果明白真相，可别叫出声来，直接进去就是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在市川，就是那个老管家住进去的精神病院。”

[1] 生于嘉永三年（一八五〇年），歿于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为日本第二十三代内阁总理大臣。此处的普国，指的是普鲁士，也就是现在的德国。

[2] 法国抒情诗人。

玫瑰与经文

市川国府台的S精神病院。

虽然位于千叶县，但是从秋叶原搭乘国铁，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到达这家医院。亚利夫也听说过，吟作老人今年二月初开始住院之后，渐渐出现分裂症的征兆，还听说总有一天会变成废人。但是，牟礼田为何会说这种地方是仙境入口呢？还说这里隐藏了“骇人的真相”！自从抵达医院之后，亚利夫的心情也逐渐变得苦闷不安起来。

两人被带到可能是病房大楼内的诊疗室。木造房间里除了简单的药物柜与简陋的桌椅，就只有放在垂挂白色布帘后方的病床。

牟礼田似乎认识这里的一位医师，在柜台说出这位医师的名字之后，立即在护士的带领下来到这个位于医院深处的房间。外面的病房大楼与这儿之间有严密的隔离，刚才经过时，背后随即就听到“砰”的一声，橡木大门完全阻隔了走廊。那扇厚重的木门切断了与人类世界的联系，将他们封闭在这儿。换句话说，这里已经是完全疯狂的世界。

这栋大楼安静得出奇，某处一定隐藏了忧郁症患者的视线。在学生时代，亚利夫好像在哪本书中读过，在解剖他们的大脑之后，可以看到状似蛋白上掺杂血丝般极其微量的出血，而此地弥漫的无形的疯狂气氛，如果化为有形，那肯定到处都潜伏着那样的血丝吧！

牟礼田一向严肃沉默的表情，这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这让亚利夫更加不安。今天被带到这里，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发疯了？不，不是“今天”，而是因为所谓的冰沼家杀人事件全都只是自己的妄想，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住进这家医院了，持续梦到红司命案、黑马庄事件、玫瑰与五色不动明王等等怪异的梦境，结果陷入长时间的昏睡，直到今天才稍微恢复正常。是这样吗？对了，大概是在中学生时代吧，向同学借阅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内容也是像这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醒过来，也不知到目前为止反复做过多少次相同的事，然后慢慢发现离奇神秘的犯罪，结果又回到疯狂的世界。

界。确实，冰沼家这种一直无法解决的疯狂事件，不应该发生在现实世界里，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狂。没错，如果不趁现在逃走，就要再度接受电击治疗，然后像野兽一样狂吠，在地板上到处闪躲爬行，还是尽早趁这个姓牟礼田的人不注意时逃跑吧……

亚利夫脑海里不停地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妄想，感觉上如果静止不动，自己真的想要大声喊叫。他的呼吸开始困难，想要假装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就在此时，走廊彼端响起拖鞋脚步声，而且逐渐朝这个方向接近，终于在房门前停止。从微微开启的门缝可以窥见白色衣服，似乎在不声不响地窥伺这房间里的动静。

就在亚利夫这样想时，一个三十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身穿白色上衣，额头已经全秃的医师面带微笑走了进来，开口说：“上次很感谢。我把他带来了，最近稍微好了一些。”

牟礼田介绍亚利夫后，医师却只是点点头，好像以前就与牟礼田很熟络，跟他轻松地聊起来。

亚利夫放心地垂下双肩。我果然没疯，所谓的“他”，一定就是指吟作老人。但一瞬的错觉似乎在告诉我，如果在冰沼家事件中我发疯了，就算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么这个案子本身大概也是几近疯狂的事件吧！红司的长篇小说《凶鸟的黑影》，舞台背景会选择沿海偏僻的精神病院并非偶然，而最要不得的是，冰沼家的窗户，应该也和这里一样安装了同款式的铁格子栏杆。

独自茫然沉思的亚利夫忽然回过神来，听到医师与牟礼田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玫瑰园”的名词，于是立刻竖耳聆听。听到他们在讨论吟作老人住院问题时，谈到了这家S精神病院有面积很大的玫瑰花园，而且由症状较轻的病患栽种，大约有一千五百株。或许是因为两人都喜欢谈论高格调的玫瑰话题，所以才会交往吧！另外，这个医师好像也是著名的诗人，只见他用舞台演员般的姿态谈论着这件事。

“如果是我，当然会把‘Charles Mallerin’^[1]命名为‘命运’，如何？你赞成吗？”

“命运嘛……”牟礼田也很专注地点头。

“没错，树势姿态那样寂寞，加上令人悲伤的多刺。一想到它逐渐迈向黑玫瑰的生涯将会更为严苛，让我不得不将它命名为‘命运’。”

自从了解那个犯罪方程式以来，亚利夫对玫瑰也有了几分了解，所谓的“Charles Mallerin”就是栽培出“和平”的法兰西斯·梅杨，以他恩师之名命名的暗红色玫瑰。虽然没见过实物，但若真的像这位医师所言，那绝对就是相当罕见的品种了。

“就树势而言，也是如此。”医师仿佛在眼前描绘出幻想的花姿，“因为看到它那鹤立鸡群般的高度，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孤傲的巨人’。牟礼田先生，你在法国应该见过梅杨吧？”

“嗯，去年五月。”

不知是否引出了兴致，牟礼田也像是在某个文艺沙龙聊天似的摆出优雅的手势。“虽然一方面也是法国气候的缘故，但当时他让我观赏的‘Neige Parfum’^[2]还是非常美艳，没有平常惯见的乳白斑点，而且盛开……”

“你说的是‘芳香之雪’吧？”医师陶醉似的闭上双眼，由衷地表达了同感，“的确，这个品种即使在我们国内也是最高级的芳香品种。若要提到战后的白玫瑰，我认为在芳香方面，大概就让人感到不满……”

——亚利夫听着两人上述的交谈，又产生了与先前的错觉完全不同的怪异困惑。

两人讨论的话题主要是黑玫瑰与白玫瑰。没错，玫瑰除了红、蓝、黄之外，一定也有“黑”与“白”。牟礼田现在应该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告诉我什么吧？而且，不只是玫瑰，不动明王也是从一开始就有五色不动明王，红、蓝、黄之外，当然只剩下黑与白了，那……亚利夫的思考开始快速运转了起来。

经过目赤不动明王、目青不动明王与杀人、纵火的连接发生，接着再从九变数的函数方程式中分析，然后是目黄不动明王，最后发现了握有黄玫瑰的凶手黄司，由于种种的神秘巧合太令人感到震惊，所

以当时并未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但是，现在听到了玫瑰与不动明王也有黑白之分，那就可以推想，所谓的“犯罪”，其实并不只是杀人与纵火，而且，除了表面上的凶手之外，应该还有真凶与共犯。也就是说，那个方程式必要的变数不是九，而是十五。如果只用九个变数解题，答案当然一定是错误的。

——至少真正的凶手不是黄司！就在亚利夫愕然沉思时，病弱的吟作老人由一位男护士领了进来。身上穿着皱巴巴的睡袍，像是随便套上去的，眼神也已经无法见到属于人类世界的光彩。或许是还记得亚利夫的长相，只见他进门后立刻兴奋地开口：“嘿，真难得，你居然特别过来看我。”

对方熟悉的招呼，又让亚利夫产生厌恶的错觉，缩缩脖子，只是点点头行注目礼。

“哦？你认得这位先生？”医师也很意外。

吟作老人把手上的经书——非常破旧的薄书——宝贝地用双手放在桌上，“他是红司少爷的朋友。怎么样，那次之后，你见过矜羯罗童子吗？”

令人出乎意料的问话。亚利夫默默摇头。

吟作老人好像很失望，蹙紧眉头道：“还没见到啊？……这可不行，若是讨伐了歹徒，矜羯罗童子也会很高兴，必须尽快见到他。”然后，忽然像要说什么悄悄话，把脸伸了过去，在亚利夫耳畔低声说：“对了，那家伙死了吧？企图迷惑红司少爷的那个流氓……最好已经死了，他非死不可，和贪婪者一样下地狱。”

口臭迎面袭来，亚利夫受不了转过脸去，但吟作老人丝毫不以为意。

“我说呀，真正的大恶人还在，他才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痴者……”

看到吟作老人面无表情站在那儿说话的模样，亚利夫渐渐感到恐怖。这个老人在冰沼家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恍恍惚惚地进入了疯

狂世界，这是今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发生的事。在橙二郎死亡之前还很正常，所以有可能约略记得发生过的事情。但应该不至于连三月一日发生的玄次命案都知道。更何况，任何人应该都不会告诉他有关冰沼家后来的状况，就算有人告诉他，他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然而，吟作老人简直就……亚利夫不禁不安了起来，用眼神询问医师。

医师摇摇头，小声回答：“这是宗教性妄想症……上次牟礼田来看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好像不会伤害其他人。”

可是，吟作老人完全不在意周遭的气氛，继续说道：“连不动明王都没办法让这个大恶人改过向善，唯一的方法就是消灭他，像这样用降魔利剑猛刺……”

老人立刻高举右手，摆出用短刀向前刺去的姿势，仿佛自己变成小说中的真凶，以登山刀自斜后方刺入八田皓吉的颈子……

“然后，再用绳索紧紧绑牢那家伙。不动明王把那家伙吊在半空中……嘿嘿，就这样，恶人就全都消灭了，红司也可以安心返回目白的宅邸。”

他简直就像亲自阅读了“黄色房间”的虚构犯罪内容，接着很快地翻开经书，开始迅速念诵起来。那一定与很久以前在红司尸体旁念诵的是同样的经文。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闻其音声，皆得解脱。

不会错了，吟作老人一定是借着某种方法“知道”内情。如果只是单纯的宗教性妄想症，又如何能够得知玄次命案的详情，以及虚构的“黄色房间”杀人事件？

“吟作老爷，”亚利夫以沙哑的声音鼓励似的说道，“关于你刚才说的，用短刀刺入脖子，还有用绳索捆绑的事，都写在经书里吗？”

“当然、当然。”吟作老人一脸理所当然的神情，合上经书，抬起恍惚的眼睛。

“对不起，可以借我看看吗？”

“这个吗？”吟作老人突然不高兴地紧锁眉头。

亚利夫伸出双手“拜托”。即使这样，吟作老人还是先抽回经书，然后才慎重递出。亚利夫缓缓翻阅封面几乎散落的《佛说圣不动经》薄书，仔细阅读艰深的假名文字与汉字。不久，脸色剧变，差点儿要叫出声来。最后的奇妙巧合——真正的“骇人的真相”的确隐藏其中，然而并非五色不动明王的神秘。

尔时大会有一明王，

是大明王有大威力。

开始，在只有数行的经文中，详细记述了冰沼家的一切悲剧，甚至连被杀害者、杀害方法、真凶姓名……

后来仔细想想，是亚利夫太愚蠢了。只要提到不动明王，任何人都知道不动明王的外观是背后有大火炮，右手握的是俱梨迦罗龙盘旋降魔利剑，左手握的是三昧索，因此吟作老人当然能精确猜中皓吉命案的虚构犯罪。如《大日经》或《秘密陀罗尼经》中更详尽描述的“以绢绳缚系大力魔，借利慧之刀断其命”情景，真言密宗修行者不必窥阅“黄色房间”，就可轻易想象出来。

在那次的推理竞赛，因偶然想到而说出关于五色不动明王的机缘，由此机缘而被带领前来的精神病院内部，亚利夫发现的“仙境入口”正是变相地狱的“曼陀罗图”。此后，亚利夫就没再见过吟作老人。但是，今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六，据说S精神病院因为漏电而失火，引起木造病房大楼与壮丽的玫瑰花园完全烧毁，造成近二十位死者与失踪者的惨剧，详细的内容报纸已有报道。吟作老人仿佛受到“大智慧故现大火焰”不动明王的威力重击，烧死于牢笼里成了焦尸。

在覆盖尸体的草席上，华丽地插上未被烧毁的玫瑰，被命名为“命运”的黑玫瑰与高雅芳香的白玫瑰，一起悼唁吟作老人的死亡。

[1]. 一种很接近黑色的暗红色华丽玫瑰品种。

[2]. 这是一九四二年培育出来的白色玫瑰品种。在法文里，Neige是白雪的意思。

三张唱片

根据真言秘法的神咒，只有大慧根者才得以见到真正的不动明王愤怒相，中等慧根者，顶多只能见到其手下的二童子，“下根者因为心生恐惧而不能见”。像亚利夫这样的人，可能属于下根者吧！在脑科病院的精神分裂病患指出骇人的真相前，无法看穿任何启示，虽然已被告知真凶的名字，而且还有各种的言词表达，却仍无法发现究竟是谁。

四月十一日。

前天九日，虽然已是比往年高出七度的异常天候，但今天甚至是最高气温达到三十度的晴朗日子。即使到了公司，亚利夫也不想工作。自从赏花以来，他脑子里总是会出现异次元世界的使者如影随形的蠢动，不动明王与其随从，时隐时现又异常融合地与现实世界随性互动。本来，尔时大会——金刚手菩萨因火生三昧而立，妙吉祥菩萨现不动明王之初，即无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红、非紫等种种颜色，故可化为各种形态出现，有时候甚至“化作如童子模样的亲密朋友服侍行人”。未能注意到这些差异，乃是亚利夫没有信仰的报应。

他从公司早退回家，正茫然回想事件经过时，久生很难得来了电话。

牟礼田那天带领众人赏花，三个人都各自发现了不一样的仙境入口，其中，久生一听到某首法国香颂的歌词，便立刻蹬着佐贺锦草履跑掉了。她究竟进入了什么样的奇妙国度呢？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沉痛的回响。

“你立刻出来！我一切都明白了。”

“我也终于明白了。”

亚利夫很想告知对方圣不动经的美妙，但是对方的语气好像不将他当成对手。

“反正你出来就是了。亚利夏，我要告诉你不知道的事，新宿的‘梦卢波’、七点。”

对方的声音亢奋，应该是发现了重大的关键吧！但应该不会超过精神分裂症的岭作老人告诉我的真相才对。当亚利夫抱着要令对方吃惊的心情，前往新宿二丁目“深渊”斜对面的法国香颂咖啡店“梦卢波”时，久生已经不耐烦地等在那儿了。

“有什么新发现？看你那么焦急。”亚利夫充满自信，环视空荡荡的店内，在她对面坐下。

久生没回应，用发抖的手抽出“和平牌”香烟，似乎非常兴奋。但很不巧，烟盒已经空了，她气愤地捏成一团，朝端水过来的女服务生说了一声“麻烦你”后，抽出亚利夫的香烟点燃，这才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亚利夏，你大概也发现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吧？”

“错误？”

“没错，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思考方向一开始就被凶手狡猾的布局引导至盲点。”她说出亚利夫不解的话语后，独自叹息。

这时候，咖啡送来了，但服务生似乎忘了香烟一事。久生也未再催促，尽管烟屁股还在烟灰缸里冒烟，她又伸手向亚利夫的烟盒抽出一支。

“什么盲点？”亚利夫希望好好听听对方解说的真言密教，因此放缓语调温柔地反问。

久生低头点火，忽然抬起脸，露出微笑的笑容。“你听过那个吗？”

“听过什么？”

从一进来就觉得耳朵怪怪的，原来原因在此。接近门口置于棕榈树后方的电唱机，是所谓加拉德七五——Garrard75自动式唱机，可连续重叠几张唱片一一播放。亚利夫注意到时，正好播放穆鲁吉^[1]的《有如一朵小小的虞美人》，哀怨唱完，唱针不停左右移动后，落在下一张唱片上。

当时的日本，法国香颂由哥伦比亚公司独占，在LP唱片还很稀罕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78转的SP唱片。接下来这首歌也听过，歌名是《莱诺伯先生》，随即响起爱迪琵雅芙^[2]极为沙哑的嗓音唱着Confiance、Confiance、Confiance，乐音消失后，接着是年过五十岁的帝诺·罗西^[3]开始悠悠唱起《红月亮》。

其实，久生刚才说的“麻烦你”，指的并非香烟，好像应该是意味着“请按照事先准备的顺序开始播放唱片”。亚利夫立刻拿回自己的烟盒，放回口袋疑惑地问道：“那是阿蓝唱给我们听过的歌……每次发生杀人事件时……”

“没错！”久生冷冷回应，“不过，亚利夏，你不知道这三首歌曲的歌词吧？”

“不知道。莫非……”

“嗯，正是如此。”久生断然肯定，“阿蓝挑选了三首适合三起杀人事件的歌，故意播放给我们听。牟礼田也说过：‘若说勿忘草与玫瑰，这些花都会有异议……’这是第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都无须讶异，但我只喜欢虞美人草’，之后的歌词则是……”

她熟练地取出夹在唱片套中的解说——印有译词的纸张，开始念了出声：

我第一次来访时，

她睡着了。

在青青的麦田里，裸露肌肤，

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下……

心脏跃动温柔的阳光，

让那儿的一朵花开放。

有如小小的虞美人草，

有如小小的虞美人草……

明白吗？可是，有个男人单恋着那女人。

翌日，我来访时，

她睡着了。

“但是，她并不是睡着了、而是被杀害，死了，‘心脏位置的三滴鲜血，犹如小小的虞美人草般绽放’……怎么样，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红司命案的法国香颂了吧？所以，阿蓝是借着送葬曲的意义播放这首歌……”

“等一下！”亚利夫在中途注意到，于是笑着说，“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想不到你终究还是个迷糊侦探。知道吗，那首歌并非阿蓝故意挑选的，而是那天正好是星期四，有个叫《巴黎的街头》的广播节目偶然正好播出那首歌而已，就是歌手穆鲁吉的……”

“重点就在这里。”久生的声音冷静得令人害怕，“那天晚上我正在旅行，到现在我还气自己一直没注意到这个疑点。那天晚上，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巴黎的街头》，应该是播放圣诞节的法国香颂特辑，不应该播放穆鲁吉的歌，没错，确实如此。”

这个意外的事实，真的是太意外了！

“因为上次在三围神社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疑点，所以就立刻调查当天的广播节目表，果然是这样。为求慎重起见，我也试着向LF查询，结果还是没播放穆鲁吉的唱片。这么一来，可以得出怎样的推测？那天晚上，阿蓝说《巴黎的街头》时间到了，进入自己的房间，随后马上听到穆鲁吉的歌，那应该就是他假装在听收音机，其实是在播

放事前的录音！而且那不仅是意味着适合红司死亡的歌曲，因为他进入自己房间时，是否真的是《巴黎的街头》播放的时刻也很值得怀疑。在橙二郎叫他到再次露面之前，我们认为的只有五分钟之间，可以猜出他究竟做了什么。”

——假设真的如久生所言，不，没必要求证，这一点应该不会错。这样一来，所谓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刻也不足采信了，在橙二郎叫唤阿蓝之前，离开的时间并非只有五分钟，说不定超过十分钟以上。可以想象他在这段期间，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去做“某件事”。阿蓝确实有录音机，能够迅速录好牟礼田带回来送他的唱片，所以穆鲁吉的歌应该是录音机播放的没错。但是，真的含有红司的送葬曲的意思吗？阿蓝会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这令亚利夫实在难以置信。

但是，久生仿佛巫女般，以充满确信的语气继续说：“第二首歌曲《莱诺伯先生》就让意图更加明确了。这首歌是在描述一位妻子将莱诺伯迷昏后，为他换上睡袍，捏住鼻子，然后打开瓦斯开关睡觉的故事。最后歌词所谓的Confiance、Confiance、Confiance，就是意指莱诺伯先生呀，你未免也太相信人了。里面还有‘到了明天，一切大概都结束了吧’的歌词。你想，那天晚上的那个时候，为什么阿蓝还能若无其事地唱这样的歌？那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到了明天，橙二郎将会因为瓦斯而变成尸体。”

久生睁大了双眼，仿佛在问亚利夫“你还不懂吗”，然后又说：“亚利夏看过吧？片名是《五根手指》，由詹姆斯·梅森与戴尼尔·达洛主演的英德之间尔虞我诈的间谍片……那部片子里也是以这首《莱诺伯先生》为音乐背景。用在电影里还无所谓，但每次真正杀人时，都故意唱起适合死法的法国香颂，这也未免太惨了吧！听到这首歌时我还不清楚，直到那次我们一起合唱第三首的《红月亮》一出现，终于让我明白了，阿蓝完全知道玄次隔天会遭人杀害，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会那样对着红色月亮唱歌……

月光姑娘，夜晚的女王啊

知道我们的疯狂，

夜半时分躲藏云里的你。

你现在了解我想说的是什么吧？”

“的确没错，每次发生案子时，都唱着适合该情景的法国香颂……”

“你真的很迟钝啊！知道吗？与黄司同谋的并不是八田皓吉，而一开始就是阿蓝。牟礼田也一直在说，皓吉只是个善良的胖男子。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明白，事实上，他只是人太好了而被利用。”

“但是，先别说法国香颂。目前到底有没有阿蓝行凶的确证？”似乎仍与圣不动经所宣告的联想在一起，还没有其他新的灵感，亚利夫的声音显得没有自信。

“要多少有多少，不是吗？没错，我也知道他杀害所有人的全部诡计。现在就慢慢说明给你听。所谓密室杀人，我们对此就有盲点存在，不，应该说是被盲点给耍了……真不甘心！”

久生深深吸了一口气，马上又深深吐了出来。她进入的仙境，似乎并不逊于亚利夫。

“不过，这次让我不得不佩服牟礼田的聪明。不，我是指那部小说《凶鸟之死》。刚开始虽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嘛，但在知道自始就是阿蓝与黄司合谋后，重新仔细阅读，发现他真的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当然，如上次我说的，故事的前半段是阿蓝的谎言，后半段简直也是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两具尸体吊在半空中的状况，则完全隐藏在故事背后。诡计与那个数学算式无关，是以前无法利用的新形态诡计，而且故意在结束时让它失败。甚至黄司最后在‘红色房间’自杀的发展，也让人很失望不是吗？但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绝对可以明白，那并不是自杀，而是掉进阿蓝的圈套遭到他杀。”

仿佛抑制不了自然涌现的想法，久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在注意到亚利夫露出困惑的表情时，她立刻换成了温柔且怜悯的口吻。

“对了，突然说这些，对亚利夫来说，的确是艰深了一些。其实，阿蓝为什么会与黄司合谋，企图摧毁祥和的冰沼家族，这我也不明白他的动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本人供出实情。而且，到底是从‘阿拉比克’的第一次见面时就开始了，还是更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也同样不明白。因此，亚利夫，你无法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是理所

当然的事。但那两人今年三月初，曾经严重对立也是事实。这表示从很久以前就决定了……”

“决定？什么决定？”

“三月吵架的事……明白没？亚利夏，这起所谓的冰沼家杀人事件，的确是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五年三月之间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但你不觉得吗？这中间同时又充满了很难认为是现实的奇妙巧合，就像迷失在一群疯子居住的森林中。就是这样，事发前不知何种偶然，举行了由你扮演爱丽丝的‘疯狂茶会’，而那次的茶会仍然持续着。这次的事件，整体而言并非‘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戏码，可是在这里，大家都是疯狂的……”

“这我知道。”从真正的精神病院回来的亚利夫用力点头。

“知道的话，那就好好仔细听我的话。”久生的口气宛如“红色女王”，接着又道：“即使大家扮演的角色，也是事前决定的！疯狂的疯帽子并不是八田皓吉而是阿蓝。三月兔如果认为是黄司，那么在‘疯狂的茶会’里，疯帽子不是悲伤地摇头吗？用汤匙指着三月兔说‘我们在今年三月吵架，正好是那家伙发狂之前’。后来在三月十四日，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没有尽头的邂逅茶会。牟礼田的小说会将日期定于三月二十一日，也是基于这点。阿蓝与黄司不知道什么理由，在三月初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此后，表面上虽然和谐地讨论下一起杀人事件——杀害皓吉的计划，内心却都是思索着如何将对方塑造成凶手！在那部小说里，阿蓝是险胜了，而黄司则死于‘第五密室’，关于这一点……”

“这些我都已经充分明白了。”在久生进入的奇妙森林深处，亚利夫苦笑说道，“先前的我已经完全了解，所以请尽快说明那部小说的真相，以及现实上为何连红司与橙二郎也遇害了。”

“没问题，请你注意听，”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之后，久生终于开始说明“凶鸟之死”所隐藏的情节——其中显示了“第四”与“第五”两个密室诡计。

[1] 法国香颂歌手。

[2]. 法国著名香颂女歌手，电影《玫瑰人生》即为她的人生缩影。

[3]. 法国香颂歌手，出生于法属科西嘉岛。

童子变相图

“皓吉在毫无所悉的情况下，依言打造了‘黄色房间’，神情茫然地坐在房间里。这时，如小说所述，阿蓝来访。但事实上，黄司后来也悄悄潜入，没锁上玄关门锁，躲在二楼书房附近。阿蓝与皓吉正在书房里闲话家常、大声笑闹。所谓的杀人计划，只是为了让皓吉大意，转身蹲下或弯腰就行了。趁此际，瞬间潜入的黄司立刻将厚刃登山刀刺入他脖子。但即使是小说，这个部分也稍嫌勉强。不会出血的致命一击，绝对需要相当干净利落的手法。

“算了，暂时就忽略这一点吧！之后，捆绑尸体手脚，两人协力把尸体抬到那张路易十五世风格的扶手椅上。并未使用什么人体滑轮的诡计，书库侧房门的门闩从头到尾都是插进去的，一次也未曾打开过，因此，皓吉的臀部此时朝向哪个方向都无所谓，只要用长且牢固的绳索再绑紧皓吉，另一端挂在吊灯上，接着再依照原来的计划，按皓吉同样的方式捆绑阿蓝。到此为止，小说中描述的状况与实际见到的相同，但接下来就不一样了。不是吗？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黄司，再怎么用力拖拉，也没办法把阿蓝的身体吊在半空中吧？没错，阿蓝是双手双脚被绑，还躺在地板上。假设这时皓吉正好从扶手椅上滑下来，阿蓝顶多只会被拉高一尺。当然，脖子并未绕上绳索！但被发现时，阿蓝为何被吊到接近吊灯的高度呢？小说中隐藏的诡计就在这儿……

“明白吗？事先被吊上半空中的人并非阿蓝，而是皓吉。用力拉动绳索，如果能够把皓吉吊上中空中，而且能够依照被捆绑的形状让皓吉落下来，那么阿蓝就无须一口气被吊至工艺吊灯附近。而是缓缓上升，对不对？可是，连阿蓝都无法吊高的黄司，又如何能够吊起笨重的皓吉？这真的是难题。但借着利用某种力量，却可能办到。牟礼田想要识破的也就是这个。

“可是，这样一来，很遗憾的，这个‘黄色房间’就不是真实事件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阿蓝与黄司此刻的心理状态。两人内心相互憎恨，阿蓝虽然被缚住手脚，却已经完成杀害对手的一切准备。至于黄

司，尽管处于可自由思考如何杀害对手的立场，但直到最后的瞬间仍未能醒悟，一心只想巧妙地杀害阿蓝，完成史无前例的密室杀人。两人表面上友善交谈，但事实上，彼此却是暗谋杀机，小心翼翼地防备对方……

“反正，在那一刻来临前，黄司抱起被捆绑的阿蓝，同时紧紧抓住楼梯侧房门的门闩。即使姿势受到拘束，但手腕到指尖的力量仍然足够，因此就这样抓住门闩，黄司一点一点地用尽全力将房门向外推开，因为他着眼于房门是向外推开的。以黄司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能为力，但是借着开门之力，却足以将皓吉拉离开扶手椅，顺利吊上半空中。一旦吊到必要的高度，再缓缓把房门关上即可。此时可以将多出来松弛的绳索勾在门闩上，谨慎地让皓吉停在半空中。明白了吧？皓吉就这样被吊在半空，多余的绳索则让阿蓝紧紧握在手中。接下来，黄司慢慢关闭房门，刚开始的时候，只要勒紧绳索，就可以不让皓吉掉下来，然后外出，从外面紧闭房门。在房间里，阿蓝用受到拘束的手腕搭在门闩上，绳索仍握在手上，接着突然松开刚才黄司勾在门闩上的绳索，皓吉就会因为自己的重量缓缓地掉落地板。相对地，阿蓝则被吊上吊灯附近，之后只要将绳索松开即可。像这样，被发现的时候，纵使阿蓝的脖子没被勒住，至少手脚被绑住吊在半空中，谁也想不到他是共犯，再加上房间是完全的密室，结果，完美的‘黄色房间’应该能够完成。但如你所知，房间并非密室。明明轻易就可办到，但为何要以‘非密室的密室’结束，这也是牟礼田啰唆提到的重点，他还举出从一到四的理由。但亚利夏，你知道吗？正确的答案是二，也就是‘故意不制造密室’。

“在这里，我认为牟礼田实际上也是自找麻烦。小说中，为何房间不是密室，阿蓝脖子被勒昏迷不醒，隐含着方才所说的三月兔与疯帽子的争吵。房门开启则是阿蓝故意没关上，至于脖子被勒住，乃是黄司从外面推门，在最后一瞬间，不知不觉间另外一条与皓吉尸体绑在一起的绳索一端绕成圈状，正巧套在阿蓝脖子上……当然，也可以在阿蓝未注意的情况下办到，只要用多出来的绳索让阿蓝动弹不得，那就更加完美了。毕竟不可能永远抓紧门闩，万一松手，皓吉绝对会往下掉，而阿蓝就立刻会被处以绞刑，黄司则消失于门外。这才是‘凶鸟之死’的真正情节……

“我自己都想写小说了，就写‘凶鸟之死’的真正解决篇。黄司虽然嘴上说‘请好好干吧’，事实上一定会把绳圈套在阿蓝脖子上。他的企图是，如果发现‘黄色房间’是完全的密室，因为警方厌恶密室，在彻底检视指纹后，获得的结论应该是阿蓝插上的门闩吧！由于自己绑住自己的手脚也非不可能，所以警方会判断阿蓝在刺杀皓吉之后，为了避免启人疑窦，所以打算假装勒住脖子，却因疏忽而弄假成真，然后将整个案子结案。对于这一点，阿蓝早就看穿黄司的计划。于是反过来加以利用。也就是说，最后虽然绳圈突然套在自己脖子上，但他还是故作不知，在房门关闭的同时，不论是谁插上门闩，手就这样一放。只要下巴用力一缩，不仅可以防止可怕的绳索勒紧脖子，整个身体还可以被吊在半空中。接着才仔细斟酌，以不致死亡的程度，自己勒紧脖子昏迷。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牟礼田事先与他约定，只要时间一到，牟礼田一定会带领警方人员赶到。很可能是在他听到牟礼田他们跑上楼梯的仓促脚步声后，这才安心地让自己被吊起来。

“至于黄司，则又不同了。他站上椅子，从通风气窗窥探阿蓝是否插好门闩、变成尸体。但是因为警方意外赶到，他觉得‘糟了，被阿蓝算计了’，因而仓皇想逃却已无路可逃。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逃入‘红色房间’，自己锁上房门后自杀，这应该也是当然的结果。那是阿蓝的目标，也是他计划的最后密室杀人。因为……什么？你说毒药？提到掺入毒药的黄色利口酒小瓶酒，我们可以认定是黄司随时携带在身上的东西。可是，如果那一切都算计在内，阿蓝事先置于‘红色房间’里，那又会如何？被逼到无路可逃，黄司为了振作自己，应该会想喝一杯吧？先制造一个紧急的情境，将被害人逼入房间，让他自己打造出密室，同时在他嗜好的饮料里掺入毒药置于密室中，这就是第五密室的诡计。

“结果，你也知道，虽然那是阿蓝完美的胜利，但牟礼田告诉阿蓝：‘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你最好快去自首，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而这纸控诉函便是‘凶鸟之死’。所以，我真的该对牟礼田另眼相看了，虽然我不喜欢那篇小说把我们的婚事写得一清二楚，但生气又有什么用，而且仔细想想，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吧！因为，冰沼家的事件如果陷入胶着，最后可怀疑的除了阿蓝之外，也就只有苍司了。牟礼田是为了告诉我们，苍司知道所有的一切，因而独

自消瘦、失眠、哭泣，要我们一起前往腰越，所以才勉强构思出那样的情节吧！因此途中没有提起，而是插入那样的对话……”

久生激动地说完之后，忽然望着自己脚下，垂头不语。

方才一直坐立不安的亚利夫，此刻神情严肃反问道：“这么说，奈奈，你认为苍司完全清白？”

“什么？”她忽然睁开眼睛，正而凝视亚利夫，“连亚利夏你……他确实知道所有的一切。但因为某种理由，他无法正面告发阿蓝。虽然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但我认为，其中必定隐藏了冰沼家的重大悲剧。或者，亚利夏你已经掌握了确实的证据？”

“也不是确实证据，但……”亚利夫结结巴巴，“反正就类似神的旨意。你知不知道《圣不动经》？其中以四五行内容道出冰沼家事件的一切，真凶名字似乎是苍司，又像是阿蓝……”

“别说这种傻话了。”久生一句话就予以排斥，“当然，事到如今，焦点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推测或许比较方便。记得藤木田老人曾提出过七个嫌犯，至今留下的也只剩下他们两人。但若回想第一起事件的不在场证明，苍司的清白是很明确的吧！不，很可能阿蓝还会拼命将苍司塑造成凶手……上次赏花时，他不就装作若无其事说过了？现在连你也要替他壮声势？别开玩笑，苍司和阿蓝现在一起住在目白的宅邸吧？搞不好，阿蓝真会下手，所以牟礼田最近每天晚上都到那儿夜宿。真不知你在搞什么，到这个节骨眼还谈什么经书、神的旨意……”

“那么，奈奈你今天所说的话……”挨了一顿骂，亚利夫谦让的个性立刻浮现，似要博取对方高兴一般地说。“听了你的说明，我知道好像是阿蓝，但小说里的解释是另一回事。现实上，他又是如何杀害红司的？如果这点……”

“我也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今晚从现在起就让你看看证据。”久生又点了一杯咖啡和香烟，露出从容的微笑。

“证据？”

“没错。现在就到目白去看看。我打算让你亲眼见到那间浴室里正在进行什么事。”

面对久生这么冷静的态度，亚利夫虽然还有几分疑惑，却也只能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事件的经过。尽管不知久生的解释到底有几分正确，但她是否认为，那只是在《凶鸟之死》这篇小说中，隐藏着黄司与阿蓝之间纠结异乎寻常的固执念头？假设黄司想办法让阿蓝自己打造密室，并且在密室完成的同时，企图绞死阿蓝，而阿蓝也打算让自己吊在半空中，嘴角冒出泡沫、同时凭借隔壁房间准备的密室，进行杀害黄司的计划。尽管并未实际上演，但“黄色房间”的杀人，并不损及它华丽的名称，也未丧失三重诡计的装饰。

连虚构的第四密室都如此神秘了，更何况现实中的第三密室黑马庄，或许更隐藏了意想不到的事实。案发时的三月一日上午，阿蓝在哪里？做了什么？这些都无人提及。那么，他究竟担任了什么角色？

“在玄次命案之后，一切都太顺利了。”喝完咖啡，久生准备起身，淡淡说道，“不是吗？因为在那起命案之后，阿蓝立刻搬入多出一个房间的黑马庄，再怎么都说太过分了。当然，那起事件全部是黄司一个人表演，但阿蓝后来像侦探一样搬进去，打算收拾地板下的脚印，还好立即被牟礼田发现。否则万一警方察觉黄司的存在时，他一定会说是自己进入地板下方的。还记得吗？有一次在‘阿拉比克’，他俩还曾比过脚上的鞋子呢。你只记得袜子的颜色，事实上，两人的鞋子尺寸也相同。当时我以为彼此只是比华丽……真是的，丝毫都不能大意！”

“原来如此。”亚利夫回想起去年十二月那个热闹夜晚，佩服地问道：“那么，就因为比较了脚上穿的鞋子，所以你才发现两人共谋？”

“不，不是这样。”久生浮现出奇妙的微笑，“当然，最初是从穆鲁吉的歌开始，还有法国香颂的索引。前天有一场《海底的黄金》电影试映会，因为主题曲，我才悚然注意到。黄司曾说过，裴瑞兹·普拉度^[1]曾将《红樱桃与白苹果树》这首法国香颂歌曲改为曼波节奏，也就是后来的拉丁歌曲《樱桃树下》。这首主题曲贯穿整部影片，那小喇叭的优美实在令人受不了。我真的对曼波从此改观。”她

似乎很陶醉于这个月二十五日在丸之内东宝举行试映的电影主题曲。
“可是，另一方面，若提到阿蓝最喜欢哪一首法国香颂，那就是《红月亮》了。这里开始，又是奇怪的巧合，也就是现在播放的哥伦比亚唱片，这两首歌各在唱片的正反两面。两首都由帝诺·罗西演唱，刚刚听到了，不是吗？那张唱片的反面是《红月亮》的原曲。这样一来，即可明白阿蓝与黄司乃是一体的两面，与其说是玫瑰的控诉，倒不如说是法国香颂的功德。接下来，在前往目白的路上我再告诉你。这些我也全都要告诉牟礼田，必须尽快找出对策才行。”

中等慧根者，顶多只能见到其手下的二童子——未虑及代表恭敬小心的矜羯罗与代表难苦语恶者的制吒迦二童子——阿蓝与黄司的行动，此刻久生扬扬得意地步出“梦卢波”，准备带亚利夫前往目白。但可能因为太急了，不巧没注意到入口附近的加拉德七五突然播放一张旧唱片，琳恩·柯薇正以平常的高亢声调，唱出久生以前常听的歌曲《阿方索》的一节：

Il disait un peu que la vérité……

[1] 古巴著名的拉丁歌手，素有“曼波之王”的美誉。拉丁歌曲《樱桃树下》的原名为《Cerezo Rosa》。

“骇人的真相”

“所谓杀害红司的诡计，只要看了现场就能明白，非常简单。”在目白的大马路下车后，久生又开始继续说，“刚才我也说过，我们一开始就在巧妙的密室诡计盲点上卡死。请你回想一下，红司被杀害到推理竞赛那期间，坚称凶手必定进出浴室的人不就是阿蓝？从那以后，我们养成了只要提到密室就认为凶手曾经出入浴室的习惯。如果嫌犯阿蓝自己从未进出浴室，那结果又是如何？没错，他是真的没进入，太卑鄙了！若以乱步的诡计表来说明，就是将（1）的犯罪调包为有如（2）的犯罪。这是很不公平的手法，但却是阿蓝想出的最佳诡计。

“明白吗？十二月的那个晚上，等大家都上了二楼，他伪称《巴黎的街头》节目时间到了，于是播放录音带离开房间，赚到的时间应该有十几分钟吧！若要问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什么，虽然我说出来会很生气，但……他并非从逃生梯下楼进入浴室。相反地，他是迅速来到浴室正上方的晾衣台，从那儿以事先备妥的牢固绳索，将自己垂吊至通风窗口。若要杀害红司，这样就已绰绰有余了。关于这一点，等看了现场我会说明。来，往这边走……”

已经很久没在夜间来访，这里简直就像散发黑暗阴湿的坟场气味。至少，仿佛弥漫着类似那样的气息。从一旁的小门进入昔日的冰沼家宅邸，又长又乱的杂草、荒凉土壤的感触，就像来到陌生的坟场，一股阴森之气迎面袭来。死亡成了家常便饭，树木花草也只是装饰的这栋宅邸，会变成如今的模样，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看了现场就能明白。”

久生拉起亚利夫的手，蹑手蹑脚绕到屋后。但两人立刻因为眼前的景象而停住脚步。

好像有谁在浴室里，窗户泄出灯光，也有热水流动的声音，但气窗那儿却如久生刚才说过的情景，吸附着一条黑色人影。凝神细看，

的确是从二楼晾衣台用绳索绑住身体、像蓑衣虫般悬吊在那儿，而那道在夜空中浮游的人影，乃是如假包换的阿蓝！

在两人叫出声前，手扶气窗、正在窥探浴室内部的阿蓝，迅速抓住绳索爬回晾衣台，不像是已经发现亚利夫他们的样子，霎时消失身影。

久生拼命压抑胸口的剧跳，紧握亚利夫僵硬的手，声音沙哑地说：“看见了吧？”

即使如此，她仍不忘福尔摩斯的台词补充说道：“现在你明白想象力的可贵了吧？红司就是那样被杀害的！”

说完后，她好不容易才放开手，立刻跑向玄关，不停地用力按下门铃。屋里出声回答，随后出现的是一直住在这里的牟礼田，见到两人急促的身影，他神情凝重地把手指按在嘴唇上，做出什么都不要说的姿势。

“可是……”久生生气似的压低声音，“苍司正在洗澡吧？很危险哦！有人想要杀害他！请告诉他马上出来，阿蓝……”

“我知道。”牟礼田同时注意浴室与二楼的动静。“你是想说阿蓝从晾衣台悬吊下来吧？没关系，我一切都明白，所以才叫他这么做。你就不能不管吗？拜托，如果现在被怀疑，那就完全白费工夫了。你们到‘萝勃塔’去，待会儿我会立刻赶过去说明。”

“可是，苍司他……”

“没问题的，我会守住他。快去吧！”

两人不情不愿地走出冰沼家，抱着对牟礼田半信半疑的心情，来到经常消磨时间的店里，到包厢坐下。但刚才的景象实在太鲜明了，兴奋一直不退。尤其是亚利夫，更产生了奇妙的错觉，仿佛阿蓝从晾衣台垂吊下来的二楼对面，自己与藤木田老人仍在以前的“红色房间”里毫无所知地下棋，橙二郎则用电暖炉烘着冰冷的手。过往的情景一一重现。橙二郎像那天一样突然站起，冲出房间，踩着风琴楼

梯，或许是大呼小叫吧！阿蓝听到后，慌忙从晾衣台返回自己房间，停止录音机，与橙二郎一起到书房……

“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双手按住充血的脸颊，久生以颤抖的声音说，“任凭牟礼田想隐瞒，但我不会被骗了！玄次果然与红司约好在密室见面。”

“玄次？”突然再度出现的名字，令亚利夫情不自禁地反问。

“没错，我们最初推测的完全正确。橙二郎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太沉迷占星术的结果，而是与玄次共谋，打算杀害红司，所以冲出房间。但玄次却把一切的实情全都告诉了红司。躲在黑马庄的黄司事先听说了其中的原委，才会与阿蓝联手，完成另外一起我们迄今未注意到的杀人。”

“这样的话，但是……”

“你不必开口。那天晚上的真相是这样的。要知道，无可撼动的一项事实是，红司避开心腹吟作老人，大概想要完成某件事。这一点，除了‘幽会’，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什么事。对象当然是玄次，但真正前来的却是我当初推测的黄司。在黑马庄偷听了两人约定之事，他刻意不让玄次前来，而由自己代为赴约。但是当红司匆匆出来迎接时，见到的却是异样身材、有如侏儒的家伙站在面前……因为黄司很可能穿上爱奴人的服装，厚布外套，贴上胡髭。当初只有玄次知道的暗号，这家伙竟然也知道，甚至在暗号之后出现，此刻的红司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就算想到有人恶作剧，肯定也会吓得跑回浴室，关闭浴室门，紧紧锁上镰型锁吧！但那家伙并无离去的迹象，甚至还接近窗口，似乎想窥视窗里的情况。于是红司裸着身体，手拿剃刀戒备。这时候，关闭的气窗突然缓缓打开……如先前阿蓝自己曾说过的，如果只是爱奴人，红司还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爱奴人和蛇一起，很难说不会昏倒。这就是阿蓝的目的！悬吊在气窗外，通过铁栏杆看到的虽然未必是活生生的真蛇，也许只是橡胶玩具，却绝对是系住尾巴的两三条蛇。藤木田老人在调查气窗之后，说没发现任何痕迹，当然，那是为了掩饰这两人的手法而说的谎言。

“……让红司倒下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当然，爱奴人与蛇的组合，这种世上最令人作呕的东西突然出现眼前，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

冲击，但之所以成功杀害红司，则是这两个人彻底发挥了恐惧的特质，把所有可能性都算计得毫无遗漏。因为你想想，红司在那一瞬间，听到先前玄次告诉他的，十点四十分整，橙二郎会冲出书房，用力踩着楼梯喊叫阿蓝的声音，你明白意义了吗？也就是说，对红司而言，他一定明白，此刻突然出现威胁自己的爱奴打扮者，与很明显另外有人在气窗外操纵的蛇，绝对与橙二郎阴险的诡计毫无关系……就在那一瞬间，他以为那是真正的爱奴人所为，因而唤醒了内心那股连血液都会冻结的恐惧。换句话说，能够造成红司心脏致命冲击的因素在于，最大限度利用了橙二郎的脚步声效果。”

不知何时，牟礼田站在持续说话的久生身旁。今天晚上，他的火气好像很大，粗鲁地在包厢坐下后，声音显得很干涩。“我知道奈奈想说什么，也了解光田在想什么。但你们两人难道不能再等一下吗？刚才我也和阿蓝约了，再过一个礼拜的十八号是苍司的生日，二十日则要真正搬离冰沼家。因此在那之前，苍司表示一定要邀请大家聚会，我也希望你们能忍耐到当天。对了，十八日是星期一，所以就提前一天，十七日星期日晚上六点，可以吧？若是在席上，想说什么都行。不，苍司与阿蓝也一定会提出解答。你们若要指控凶手，也希望到时候一起提出来。只不过，在那之前绝对不可以责备阿蓝。当然，也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观点。因为若是这么做，我到目前为止的心血都将完全白费。”

“这也实在太……”久生显得急躁不安，“并非没有明确的证据，不是吗？而且，都看到那样的行动了，还能等上一个礼拜？”

“你是指阿蓝从气窗窥探？”牟礼田深深叹了一口气，用略带寂寞的声音接着说，“那件事可以这么想，和你们一样，阿蓝也是以那种姿势发现了仙境入口……说不定，从那个方向看到的仙境入口，比你们见到的任何一种入口还怪异。”

短暂的沉默之后，久生站起身来，宣告道：“哦？原来是这样啊！连你都和阿蓝站在同一边，如果他想对苍司如何，那也无所谓。从气窗窥视进入浴室赤裸洗澡的苍司，为什么会变成仙境入口？随便编个理由，就打算蒙蔽我们的眼睛。这套已经没用了！四月十七日可以，我会在生日前一天的聚会，将控告阿蓝的证据搜集齐全上，请转告他。”

久生冷冷地说完之后，便转身离去。

面对板着一张臭脸、沉吟不语的牟礼田，亚利夫轻声问：“坦白说，我也完全无法分辨何者才是真相了，但还是不能不相信亲眼见到的画面。至少，阿蓝从晾衣台垂吊下来的行为让我难以理解！是否请你告诉我，他到底想在浴室里看到什么吗？”

“是的，所以……”牟礼田的声音有点儿无力，“以阿蓝来说，他很想发现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外之物，所以才会模拟那种行为。虽然是错误的冒险，但想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好了。只是当时的他可能没注意到，他除了看到眼前的事物，同时也看到了第一密室的真正诡计。其实只要看一眼，任何人都能发现。”

在暧昧的言词之间，牟礼田又恢复了笑容。“我知道奈奈对你灌输什么看法，应该是阿蓝与黄司是同伙吧！这暂且不提，但是在‘阿拉比克’的推理竞赛中，如果与现实的事件相比较，立刻就可以知道我们目前徘徊在事件的哪一边。推理竞赛中，你最先提到的是矜羯罗童子与洗衣机的说法。接下来是奈奈予以否定，声称黄司才是真凶。再来则为阿蓝认定是红司自己犯案。最后是藤木田老人心情凝重地断定你们都错了，宣称真凶是橙二郎，玄次则受其指使。但在现实的事件中，整个顺序正好相反。首先是橙二郎死亡，然后才是玄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推测出，目前阿蓝脑子里充满什么念头。也就是说，他认为红司目前还在某个地方活着。”他用力吁出一口气，勉强露出苦笑，“奈奈仍坚持自己的论点正确，雀跃于凶手是黄司、幕后黑手则为阿蓝的新发现。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猜中真相的只有你的论点。当然，并非潜伏着什么矜羯罗童子，但第一密室的真正诡计应该是隐藏在洗衣机里。如果浴室如你所言是白色房间，那就成了最适合白色洗衣机与白色泡沫的白色诡计，不是吗？”

“洗衣机？”亚利夫喃喃自语，随即想起推理竞赛之夜的情形。当时他说出凶手就是像婴儿的畸形家伙时，胸口忽然掠过一闪的亮光，虽然瞬间发生的事难以捕捉，但很奇妙的是，从那个时候起，就确信那才是事件的真相。

“当你们听到红司有严重的洁癖，绝不让人碰触内衣裤，总是自己清洗时，便马上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这也难怪，毕竟这非常有可

能。但问题是，这个说法很可疑。根据我的想法，红司不可能自己洗衣服。他之所以把内衣裤丢入洗衣机，主要是为了尽量减低马达的旋转声音，真正想做的则是将洗衣机开关与镰型锁结合在一起，进行自动打造密室的实验。”

“但是……”

牟礼田打断亚利夫的说话，然后利用图解说明详细的机关装置，但听了之后，亚利夫却只是更加混乱。的确，那天晚上发现尸体时，洗衣机里面的白色小泡沫急速消逝，但那并非泡沫中有恶童子矜羯罗，很可能是里面放了某种极平常的东西。无奈最后收拾的吟作老人已经不在，再也无法确定这个疑点。但如果是那样……

“这么说，是红司自己把自己关在密室里，因一时的疏忽而触电死亡？但那天晚上他故意支开吟作老人，为了做那样的实验……”说着，亚利夫突然想起牟礼田说过的话。“对了，牟礼田你说过，那天晚上红司因为在某处发现了仙境入口而死亡，莫非是因为这项实验，或者……”

“没错！”牟礼田黯然颌首道，“的确，那个时候红司故意支开吟作老人是有意图的，关于这一点，应该与藤木田老人调查过的一样。但那并非仅局限于在浴室‘幽会’，幽会是没错，却是在仙境入口，也就是说，当晚的事件真相就是，他在神秘的场所见了不该见的神秘人物。”

牟礼田接下来的说明，简直完整传达了那一夜的异常气氛，使亚利夫听了怅然若失。但他像是挥逐噩梦般地勉强问道：“可是，那纯粹只是想象吧？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

“有！而且是非常完美的证据。但唯一的证据就在你的掌握之中。”他淡淡说着，接着又补道，“当然，因为我听过本人的说法，我相信是不会有错的。”

亚利夫也知道自己脸部僵硬，想勉强挤出笑容，却是白费力气。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为何红司会知道？更重要的是，为何会发生那种事？无数的疑问如泉涌般浮现，他默默反刍事件的来龙去脉。好不容

易才喃喃说道：“牟礼田先生以前曾经说过，只要知道红司死亡的那天晚上，八田皓吉人在何处，就可以从相当不同的观点分析事件。”

“是的，是这样没错。”

“我现在终于才明白。虽然还很茫然，但我知道其中有不少真正的疑点。”

“是的，若说能想到最奇妙之处，那是有些夸张，但也差不多就是那样。而且那天晚上为了房子的事起了纷争，找来美国买主和相关装潢人员，就在你来电话之前开始聚会，所以很快得以求证不在场证明。皓吉之所以与一切事件无关，我也因为这件事而非常确信。尽管我觉得现在说明尚早，但也必须尽快拟订对策才行。所以，今晚我就说出‘骇人的真相’吧！顺便还让你明白一件事情。你现在身上带着君子的照片了吗？”

“嗯，带了。”亚利夫打算从内口袋取出照片。

牟礼田劝止了，“没关系，你就带着它，我们现在到黑马庄看看。你应该还有事没有问管理员阿丰婆婆吧？”

牟礼田说完，起身。亚利夫跟在他背后低声问：“君子那家伙，现在人在哪里？”

“好像在什么地方住院了。”看牟礼田的神情他似乎连这点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因为病情非常严重，或许无法从他本人口中听到他所作所为的自白了。不过，现在要前往黑马庄，我希望你务必要问清楚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吧？”

牟礼田的低声提醒，已经吓坏了亚利夫。抵达黑马庄，与阿丰婆婆面对面，将君子的照片递给她，亚利夫缓缓问出牟礼田告诉他的那句话。

“这张照片上从后面露出面孔的，是否就是以前曾用滨中鸥二这个名字，租下黑马庄最旁边房间的那个人？”

阿丰婆婆上下移动眼镜，仔细打量照片。不久，摇头回答：“在这张照片里，没有一个人住过这栋公寓。这个比较矮小的有点儿像，但不是他。”

“不是他？”

先前牟礼田告诉他时，亚利夫心里就已经有底了，但……他轻轻咳了几声，情不自禁地问出愚蠢的问题。“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亚利夫心中想问的是，假设化名滨中鸥二，租下黑马庄的人不是君子，那到底又是谁租下这里的房间呢？但阿丰婆婆并没注意他问话的意思，还以为是在问照片中的人是谁，于是再次拿起照片，盯视许久后，这样回答：“对了，这一定是他弟弟。滨中先生的弟弟经常来找他玩。”

终章

非生日礼物

四月十七日，星期日晚上，苍司的非生日聚会几乎就要平安无事结束。

旧家具差不多完全处理掉了，剩下的行李打包也已经结束，运送回纪尾井町牟礼田的老家，所以冰沼家宅邸已经变得像天花板很高的仓库一样苍凉，连说话都感到心情无法安静下来。无论如何，已决定等厨师与女佣离开以后，再提出重要问题。或许因为牟礼田严厉告诫过，所以身穿缀有让人联想到黑色与金色法国蕾丝黑玫瑰礼服的访客久生，也不忘露出优雅的微笑。

她在用餐前先逛了庭院一圈，然后对身旁的阿蓝说：“以后你们怎么办？听说苍司又要回腰越了，你们要开始各自生活。”

“嗯，我认为分开会比较好。”阿蓝也显得毫无隔阂，“罗娜考上东大，和她哥哥一起租房子住，觉得太宽敞可惜，叫我在哪里寄宿，我虽然有点犹豫，但应该还是会过去。”

“那样最好了。”抬起淡紫色头巾，在装饰着白色星星的内院驻足，久生以锐利的视线瞥了对方一眼，“那么，你可以在那儿苦读一年，再好好准备入学考试了。”

“嗯，是这样没错。”阿蓝露出无力的微笑，“不过，我不打算去考东大了。可能的话，我想读神学院，然后到当别的特拉普会修道院^[1]……如果能在哪儿一面制作木鞋，一面烤糕点生活，那是最好也不过的了。”

“去特拉普会修道院？”久生说着，迅速瞄了另一旁的亚利夫一眼。她到底有何盘算？可不能在这种地方开始第一回合对战。亚利夫急忙邀久生去看残存的“献给虚无的供物”，但那也只是好不容易结了小豆粒大小的花蕾，在风中摇曳。若是进入了五月，应该会稍微膨胀，不久，花萼间会开始渗出些许的血红色吧？但是依目前的状态看来，这株玫瑰会开出什么样的花，透漏出什么样的信息，现在根本就猜不透。

今天的聚会本身也一样，虽然知道这是久生的意思，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阿蓝又会如何回答？而在那种状况下，苍司会怎么说？亚利夫此刻也感到难以预料。

众人似乎都暗地里了解到了要做什么，契机则完全掌握在牟礼田手上，所以一面用筷子夹起从筑地料理店找来的师傅烹调、装饰了独活与笋丝的料理，一面不着边际地谈笑风生。至于牟礼田自己，更是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谈起了科西嘉岛与尼斯的话题。

但那毕竟只是表面上的粉饰，当厨师离去，苍司撤席之后，阿蓝开口说话了：“我去冲泡咖啡，最近我的功夫越来越好了！”说完便走向厨房。

牟礼田压低声音，忍不住开口说道：“我实在没办法！本来打算一直看到最后，但你们还是放手去做吧！要注意，喝过咖啡，我会马上离开，你跟我一起出去，然后再回来，随便你要说什么都无所谓，拜托你了！”

“可是，你说……”灯光在织上了细金线的胸口摇晃，久生的神情也转为严肃，“说是在席上说什么都没关系，要尽可能解决一切的人是你吧？现在竟然想成为旁观者？你应该独自担任检察官的角色！”

“我还是先离开一下比较自然吧！无论怎么说，今晚的审判我要缺席。”牟礼田的语气听起来也很强硬。

可能是听到了他们的争执，阿蓝端着银盘，宛如莎乐美的侍童站在饭厅门口，怀疑地望向这边。

“怎么了？为了什么事吵嘴？”

“不，没事。”牟礼田苦涩地笑了笑，“为我们的婚事吵架。”

“哦，是吗？”阿蓝露出稚气的笑容，“已经决定婚礼的日期了？你的假期大概也没剩下多少了吧？”

他悠闲地说完，再度进入厨房。

久生似乎很生气地看着地板。

苍司这时回来了。“今天的料理怎么样？”说着，面对面坐下。

久生挤出无奈的笑容。“真不愧是专业水准，令人佩服。以前常找他来吧？”

“是的，在战前我们家可是上等客人。”苍司羞愧似的回答。

今天，他的脸色很难得地开朗了些，大概因为方才喝了一点葡萄酒，脸颊带着一丝红晕。

啜着热咖啡，亚利夫怀着复杂的心思凝视着这位朋友俊俏的侧脸，内心想说的话到了嘴边，但是又觉得，在久生没开口，阿蓝也没辩驳之前，自己不该率先开口。

另一方面，应该是司仪角色的牟礼田却一直想走人，频频注意时间，就在适当时刻，他起身说道：“我们也该告辞了吧！”

“是呀，也该走了。”

“怎么了？还早呀！这一走，就真的要 and 冰沼家告别了！”

跟在匆匆起身的牟礼田背后，久生与亚利夫也一起步出宅邸，但在走向目白车站的夜路上，两人立刻吵开了嘴。

“你这是什么跟什么嘛！太可笑了！说在苍司生日以前，无论发生任何事都要保持沉默，所以我一直忍耐到今天。结果，现在只留下他们两个人，今晚会发生什么事可难说了，如果继续发生杀人事件，就算我想当福尔摩斯，也快要受不了了。”

牟礼田沉默不语，听着久生的责怪。直到看见目白车站的灯光时，好不容易才开口说道：“我不是不知道奈奈你想做什么，但冰沼家的悲剧就是悲剧，让这个家族拥有适合悲剧的结局，大概就是所谓的友情吧！但是，奈奈你却可能让它变成喜剧，所以我拒绝在场见证。”

“友情？”久生诧异地回头，但似乎马上明白其中的意义。“难道你说的是那件事？你的意思是让阿蓝自杀？”高亢的音调显得难以置信，迅即激动地摇头。“不行，这样不行！你看到阿蓝今夜提不起劲的态度了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不，一定要当面拆穿才行！无论如何，我现在要再回去！证据都已经那么明确了。”

“福尔摩斯也说过，重大的证据是一把双面刀。”牟礼田阻止不了，语带揶揄。“以前我应该说过，在《蜜蜂的实用便览》中，他开宗明义就

说，趁未受伤前退离现场较安全……你……你无论如何都要回去？”

“没错，无论如何！”久生坚决地停下脚步，“如果你担心，就到目白警局带几个警察过来会同见证。阿蓝会变成这样，我也没想到。但不能就这样置之不顾，正确的做法不是让他自杀，而是让他供出内情，然后去自首。”

“是吗？”牟礼夫好像也死心了。“结果，奈奈你还不明白那部小说最重要的情节。为什么要提出‘黄色房间’？我先前应该说过，模仿勒胡作品最重要的并非密室杀人或什么，重点在于侦探胡尔达必明知凶手是巴梅艾，却还故意让他逃走……”

但是，久生已经不想听了。“亚利夏，你在干吗？虽然时间很晚了，但我们现在还是去送非生日礼物吧！两个人一起去控诉阿蓝，从‘疯狂的茶会’开始，以‘是谁偷走馒头’的法庭场景结束，不可缺少重要的‘爱丽丝的证言’。至于是悲剧或喜剧，就让见证人苍司自己决定吧！”说完，她很有自信地拍拍散布了手工蜡描乌托邦花（一种玫瑰）的白羽二重衣带。

[1] 当别是地名，位于北海道石狩郡；特拉普会为天主教西多会中的一派。

夜晚的蓑衣虫（久生的控诉）

留下牟礼田在黑暗的马路上，两人回到冰沼家，久生说：“阿蓝？是我。我忘了一样东西。女佣已经走了吗？”

说完，她快步进入屋内，环视说道：“苍司呢？哦，正在洗澡啊？那样正好，阿蓝，我有话告诉你。”

久生几乎是推着阿蓝上了二楼，进入阿蓝的房间——昔日的“蓝色房间”。被尖锐的声音吓了一跳，本来要进入浴室的苍司穿着睡袍出现。见到久生气势汹汹的模样，察觉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便忧伤似的低下头。

四个人围成圈默默坐着，凝视彼此的面孔。或许是紧张，呈现在久生眼中的是脸色苍白不安的苍司，被残忍的期待刺痛了胸口的亚利夫，露出年轻人匀称脸庞、天真无邪、紧抿着嘴唇的阿蓝。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久生开始说道：“抱歉，打扰你们。牟礼田虽然没说什么话就走了，但我认为事情不能就这样不处理，所以才折回来请教。我想说的，各位应该明白吧？也就是冰沼家发生的不幸。那些绝非病死、意外致死，而是很明显的他杀，而且凶手现在也在座。”她的声音有些许的颤抖，“苍司与亚利夫也请仔细听好！我要控诉阿蓝——冰沼蓝司是杀害红司、橙二郎以及八田皓吉的妻舅鸿巢玄次的真凶！”

她重新面对阿蓝肯定地说：“没了应该成为第一证人的疯帽子，厨师好像也离开了，但是我带来了扮演爱丽丝的角色。我可不是开玩笑，接下来我会一一提出证据，如果有错误的地方，阿蓝，身为凶手的你请自己订正。”

她确定似的说完后，首先指出的是隐藏在小说《凶鸟之死》中“黄色房间”的真相。看来上次告诉亚利夫之后，她自己又重新组合过多次，流畅地说完充满矜羯罗与制吒迦二童子执念的暗斗后，接着说：“牟礼田为何要写如此费工夫的小说，而且还提出‘黄色房

间’？阿蓝，你知道原因吗？模仿勒胡的小说，叙述最怪异、有如冒险小说的情节，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又强调是侦探故意让凶手逃走的。虽然知道一切罪行都是你犯下的，却也只能这样暗示。相对，也包含了希望你能痛快自觉的意思。现在，你还要漠视这样的友情，继续装迷糊吗？”

久生将方才听到的话现学现卖，但阿蓝仿佛很困惑。“怎么了？我以为牟礼田先生全都告诉你了。‘黄色房间’的意义可能是那样没错，而在小说里，偷偷将掺毒的黄色利口酒放置在‘红色房间’，同时把黄司逼入其中，正如久生小姐所说的，这是凶手的诡计，但是关于其他各点，很抱歉，你完全搞错了。虽然设法抓住门闩、企图制造双重密室的确不简单，但这件事连作者牟礼田应该都没想到，所以真是辛苦你了。不过，这样的新解释是控诉我的唯一证据？”

“关于证据，接下来我会依序说给你听。”久生的声音也严厉了起来，“自从‘阿拉比克’第一次见面，你就编了一套漂亮的谎，说窗外有个穿厚布衫的爱奴人，以及蛇神的诅咒如何如何之类的，让我也不能不疑有他。但仔细想想，那种人应该不存在，也就是说，我好不容易才发现那是你瞎扯的，对吧？你是患了先天性谎言症，还是另有什么话想说？”

阿蓝显得有些狼狈：“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牟礼田先生……”

“牟礼田又怎么了？”久生驳斥道，“大谎言不只如此！记得吗？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红司遇害的当天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你回自己房间用收音机收听《巴黎的街头》节目，听亚利夏与藤木田老人说你是在听穆鲁吉的《有如一朵小小的虞美人》，但那是如假包换的谎言。因为我当时外出旅行，一直没注意到这一点。但是，那天晚上是播放圣诞节的法国香颂特辑，不应该会出现那首送葬歌曲。如果有什么问题，请芦原英了先生上证人席也没关系，他绝对会用一贯的东京腔调说出证言‘是的，穆鲁吉没有唱歌’。阿蓝，在那天晚上的那个时刻，穆鲁吉不应该会在广播中出现唱歌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久生停止说话，冷冷地凝视着阿蓝。“那是因为，你当时并不是听收音机，时间也不是十点三十五分。穆鲁吉的唱片尚未在日本发

行，不可能买到，所以你一定是在播放之前从广播中录下的录音带。在播放适合红司死亡的送葬曲时，你在做什么？实在是太恐怖了……无论你怎么企图如何执行法国香颂杀人事件，可惜的是，在这方面我也是专家。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歌词内容？”

“哦，那时候啊……”即使被这样指责追问，阿蓝还是若无其事，只是略带羞涩的苦笑。“那只是因为忘了所以没说罢了。别开玩笑，什么送葬曲！那天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时，播放的是圣诞节特辑，因为没什么好歌，所以就关掉收音机，改放录音带。歌词会与红哥的死亡有关，事实上，法国香颂很多都是那样的歌词，碰巧符合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哦，又是所谓的偶然一致吗？”久生慢慢站起身来，“那么，橙二郎遭瓦斯毒杀时，你愉快地高唱《莱诺伯先生》，也一样是纯属偶然？”

“《莱诺伯先生》？”

“没错！你应该不可能忘了吧？莱诺伯在卧室利用瓦斯自杀的歌……当时你们在打麻将，却只有你知道橙二郎已经因瓦斯中毒死亡。”

“我唱过《莱诺伯先生》？”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忘了，阿蓝呆呆地回瞪久生。

久生叹息说道：“当然，那天晚上在你的引导下，黄司潜入二楼书房，诡计则是你自己先前所说的，利用磁铁打造的钥匙，没错，一定还把瓦斯暖炉从书库搬到书房。自己做过的事，却假装忽然想到似的说出来，由此可知，你的确擅长运用邪恶的智慧。反正，当时一切事情你都让黄司去执行，自己则负责与其他人打麻将，只要注意瓦斯总开关是否打开就行了。因此，不禁开心地哼出了《莱诺伯先生》。可是，为了回报你刚才称赞的双重密室，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也可以如此思考的事吧！即使没有黄司之类的共犯，凭你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杀害橙二郎。在麻将的第三个四圈，瓦斯总开关还紧闭之前，你曾经离座五分钟，表示要去洗脸。这样的时间确实无法往返二楼书房，但若事先有准备，在由厨房通往书房的天花板上的瓦斯管动了什么手

脚，就很简单了。当然，橙二郎的瓦斯暖炉是开着的，可是如果在瓦斯管途中装上让瓦斯暂时停止的装置，虽然只有那五分钟的时间……”

“不要再说了！”阿蓝哀求般地说，“瓦斯管如何从厨房连接到书房，我知道的也不比事后调查的警方多，但若想在中途装上让瓦斯停止的装置，岂是外行人能办到的？而且，虽然我不记得唱过《莱诺伯先生》，就算有也没关系。但久生小姐，请别再玩侦探游戏了。严格说来，在这次事件中所谓不可撼动的证据，在红哥死去的晚上，只留下一个，其他全部是大家任意推测的。那证据就是……”

“没错，的确只有一个。”久生终于动用了她的王牌，“你没察觉被我们发现了吗？那你也未免太粗心大意了。你应该记得一个星期之前的四月十一日晚上曾经做过什么事吧？你从二楼的晾衣台，像蓑衣虫一样垂吊下来，窥探浴室内的情景，这就是唯一不可撼动的证据。红司被杀害的那天晚上，你应该也一样。但是，一个星期前，你打算做什么？……苍司。请你也振作些吧！你在洗澡的时候，阿蓝从气窗偷窥你呢！”

下巴缩进睡袍衣襟、深深埋坐在椅子上听两人对话的苍司，经久生这样一说，首度抬起脸，以恐惧和厌恶交杂的表情，凝视着阿蓝，低声喃喃说道：“为什么做那么无聊的事……”

浑然不知就在同一天，走出“梦卢波”时，琳恩·柯薇唱着《阿方索》的歌词“那个人只会说谎”的久生，此时更加得意了。“我可以肯定，怎么说，他都是在查探该如何杀害苍司。至于究竟在看什么，如果还有其他理由，我愿意洗耳恭听。”

三个人一起凝视阿蓝的嘴，尤其是苍司，脸上出现类似嘲讽侮辱的笑容，身体前倾，但是看了阿蓝漫不经心的反应，身子又逐渐躺回去，完全靠在扶手椅背上。

“看什么……”阿蓝露出困惑的表情，有气无力地回答，“我是想看浴室里面的红哥。”

“什么？”

“我打算看红哥。”阿蓝的表情像要哭出来一般，反复说着，
“苍哥只有在进入浴室时才会变成红哥，因为苍哥赤裸的背部也有那红色的十字架痕迹……”然后转身正面望着苍司，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本来想要什么都不说就这样分手，但没办法！苍哥，一切都是你做的吧？”

假面人（阿蓝的控诉）

听了阿蓝的回答，久生虽然感觉眼前的浓雾似乎慢慢被吹散，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却仍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以怀疑的眼神轮流看着苍司与阿蓝。

提到新的景象，苍司的表情的确如此。他轻轻闭上眼睛，像是正在忍受强烈的痛苦般微微痉挛、扭曲，而那也是与平日惯见的苍司不同的表现，使人觉得他身体的某一部分逐渐变化成其他动物。

“换句话说，我认为苍哥背部有和红哥完全相同的蚯蚓状红肿。”阿蓝接着说，“因此我本来以为，十二月的那天晚上，也是他代替红哥趴在浴室里，等到大家都离开后，才把真正的红哥从置物柜里拖出来。虽然错了，但他杀害红哥绝对不会错……”

“可是，等一下！”久生终于怯怯地打岔，“阿蓝，虽然你是这么说，但苍司的背部应该不会也有鞭笞的痕迹吧？”

“我不认为那是鞭笞的痕迹，也不愿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苍哥和鸿巢玄次从以前就认识，那么这样的想法应该也可以成立吧！久生小姐或许还不知道，租下黑马庄的‘滨中鸥二’并非什么黄司，所以也不是君子，而是苍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管理员老婆婆和金造就是证人。”阿蓝寂寞地露出微笑，“我不了解苍哥为何打扮成推销员租下那种地方，也不明白他与玄次的死亡有何关联，但他在黑马庄认识了玄次则是事实。而且，红哥向他透露背部的痕迹，找他商量的那件事，或许也是谎言。假设是利用我刚才说的诡计杀害红哥，那就必须描绘出正确的十字架形状。因此，他可能在九段的八田皓吉家，打造了镜子浴室，让红哥入浴，然后像乱步的《影男》那样，从镜子的另一侧偷拍照片。至于我到底想要看什么？我是想要亲眼确定，所以才会从晾衣台垂吊下来。

当然，根据那天晚上所看到的，苍哥背部连一点斑痕也没有。非常洁净，所以……”

“等等，阿蓝，我想，必须停止侦探游戏的人应该是你才对！”久生似乎终于恢复正常，冷静地说道，“如果苍司化名滨中鸥二住进黑马庄是个事实，我想那肯定是有理由的，绝对错不了！而你竟然还如此控诉唯一存活的血亲？”

“所以，我说过我有他杀害红哥的确实证据。”他的声音非常沉痛。

久生立刻打断他的话：“胡说！你说的情况我也不是没考虑过！你要说的是这样吧？那天晚上，大家冲入浴室时，趴倒在地的人不是红司，而是苍司……红司已经事先遇害，全身赤裸地藏匿在置物柜里……你静静听我说，然后，苍司趁大家离开的空当，迅速起身，要吟作老人帮忙从置物柜搬出红司，让那具尸体呈现完全相同的形状趴卧后，苍司再穿上和服逃走……这种像小孩子游戏、假装尸体静止不动的说法，实在是太可笑了。而且，就算苍司再如何匆促逃走，若要抵达九段，上次我们也估计过，需要八分钟的时间。如果加上替换尸体，绝对需要十分钟。当时亚利夫在发现尸体的五分钟后打电话到九段，并且正确无误地与苍司通话。谁能办到这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没有所谓的替换尸体，唯一的证据只是苍哥接听了电话。”阿蓝粗暴地回答后，马上面向亚利夫。“上次谈过八田皓吉在九段住家的名片，你掉了把！”

“嗯，不过后来又找到了。”亚利夫紧张地从内口袋皮夹里，取出一张略显脏污的名片。

八田商事总经理 八田皓吉

总公司 千代田区九段上二之六

电话 九段（三三局）二四六二

刚才还不明白，但现在亚利夫终于明白这小小一张纸片所隐藏的秘密了，真不辜负当初寻找这张名片的苦心。但这张纸片却是阿蓝所

谓的证据，而且是唯一不可撼动的物证。

“亚利夏，这张名片不是皓吉给你的，而是苍哥给你的吧！”

“嗯。”亚利夫无力地回答。

第一次和皓吉见面，也没给名片就表示希望亚利夫能来家里玩，他心里正感纳闷，当时顺手递出这张名片给自己的的确是苍司，换言之，是在连皓吉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印制的假名片。

“像这样印上地址和电话，谁都想不到这两者有何异样。其实，只有这个地址是真的，电话则完全接到另一个地方，而且是距离目白与九段都很远、平常无法办到的地方。”手上拿着假名片，阿蓝开始解说，“只有在目白与九段之间，而且是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年初为止，仅仅几个月之间可能完成的诡计。这一带的电话可以转接到池袋的九七支局，是因为去年十月新支局的完成。在那之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的电话全跳接到中途的牛入或淀桥支局，成为九段的三三支局。即使到了现在，还有九段与池袋两个局号。但是，这张名片上的九段二四六二的电话线，是被拉到距离我们家后木门大约两分钟即可到达，像空屋一样的宅底茶室，因为我已经调查过了，绝对错不了。换言之，亚利夏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外出打电话时，如果打的是这个电话，而且确实是苍哥接听的，那就表示苍哥一定不在九段，而是在我们家隔壁。”

好一段时间没人开口。会利用丰岛区目白与千代田区九段这两个开车也需要花上八分钟的地区局号凑巧相同的特点，印制假名片，并且在一定的时间里巧妙创造不在场证明的人，无疑就是递出名片给亚利夫、并在当时接听电话的苍司。

牟礼田最初提及这一项疑点的时候，只知道那天晚上苍司并未与皓吉在一起，因此一直思索着皓吉到底去了哪里。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什么地方都没去，而是在九段的家中，皓吉曾接获苍司的紧急电话，拜托他有人问到时一定要回答两人当时在一起。因此，接到电话说‘啊，光田先生，抱歉，把苍司留这么久’的人并非真正的皓吉，而是能擅长模仿声音的君子，“阿拉比克”的妈妈桑提到君子的“老公”，这老公当然就是皓吉了。

苍司脸上的冷笑凝结了。眼前的他，毫无半点羞愧地听着阿蓝的控诉。但此刻那张脸，是嫌犯的表情了。

他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前往“阿拉比克”搭上君子，而且还乔装成推销员，住进黑马庄？又是在什么时候买下冰沼家后方没有门牌的空屋，接上假电话，淡淡回答气急败坏的亚利夫的电话通知？现在只好听他本人亲口说明了。但是，今天接连知道几项“骇人的真相”的久生，可能还无法那么容易相信吧？她似乎正在寻找辩护的余地。

“连电话局的电话簿都调查过了？那支电话是否还在苍司的名下？”久生好不容易找到打岔的机会。

“电话名义已换成陌生人了。但重点是，那部电话在十一月登记，今年二月就转手给其他人。也就是说，那是只为了杀害红哥而登记的电话。”

“怎么会这样……”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只是给了名片，一切还很难说，但既然接听了电话，就无法掩饰了。讽刺的是，那天晚上，皓吉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他找来外国买主和室内装潢厂商，在九段举行洽商聚会。牟礼田先生已经仔细调查过了，如果需要证人，也可以找来。这样一来，接听那通假电话的假皓吉，除了擅长模仿他人声音的君子之外，不可能还会有别人。那家伙并非黄司，只是担任苍哥的助手，三轩茶屋一带的小混混，他或许连事件的真相也不知道。当然，只要他每次帮忙做什么事情，总会出现杀人事件，或许后来他也知道了吧！但是，依照‘老公’的吩咐，以玩乐的心态运用声音技巧，很可能橙二郎伯父遭杀害时，他也躲在隔壁房间伪装苍哥在更换衣服。制造有人在房里的假象。而真正的苍哥却上了二楼，不慌不忙地完成工作。之后，君子又如何了？或许最后也被杀害了。”

听完阿蓝的说法，久生明显开始发抖。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如果苍司是真凶，那么遭他杀害的人就有红司、橙二郎、包括绫女在内的九十几位圣母园的老婆婆、花婆、南千住的老夫妻以及鸿巢玄次，总共超过一百人。这样的大屠杀都是由他独自一人所为，要说是稀世罕见的杀人魔也不为过。而这个杀人魔本人现在就身穿睡袍坐在

面前，眉头皱也不皱，简直就像戴上了面具，仿佛立即就要站起来，露出长耳恶魔的真面目，对着虚空嘲笑。

“阿蓝，虽然你这么说……”此刻的久生与其说是为自己辩护，不如说是想逃出恐惧。“但我还没听你说在浴室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认为那天晚上趴在浴室地板上的是苍司，所以电话的诡计才具有意义吧？我看算了吧，赤身裸体趴在冰冷的地砖上静静不动，光是想到就恶心。尽管听起来那是杀害红司的最佳诡计，但我绝不相信有人真的可以表演到这样的程度。”

久生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在阿蓝不情愿地想要说明之前，亚利夫插嘴道：“这个由我来说明。以前在‘阿拉比克’我曾经说过，所谓洗衣机内躲着矜羯罗童子，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是这样的……”

黑与白（亚利夫的控诉）

“当我们在巡视浴室时，洗衣机里的白色细小泡沫还未完全消失，换言之，这是直到不久前洗衣机还在转动的证据。”他取出牟礼田说明给自己听的算式与图解，“我们一直认定那是因为红司愿意自己换洗贴身衣物的缘故，所以并未深入追究。但那才是红司想出来、凶手将计就计的密室诡计。也就是凶手放下尸体离开后，可以定时自动启动、构成密室的方便设备，就是那台洗衣机了。”他开始将现学现卖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只注意到，镰型锁的滑溜握柄，只能用手扳动。其实，呈镰刀形状的钝刀形门锁上，只要系上极细的绳索，利用毛巾架的金属器材，牢牢绑在洗衣机的定时器上，就可轻易完成自动密室构成装置……

“洗衣机的插头位于更衣室，凶手一切布置妥当后外出，只要将插头插上插座即可。绳索的另一端如果被洗涤的衣物缠住，随着绞衣盘的转动，镰型锁会掉落。在那之前，绳索会先脱落、沉入洗衣槽的泡沫里……请注意，假设扯动绳索的力为F，将它朝镰型锁作动方向与垂直方向分开的话，就会成为 $F\sin\theta$ 与 $F\cos\theta$ 。另一方面，若计算绳索无法松开的摩擦力，也可以得知应该将定时器倾斜多少角度……”

他一面擦拭冷汗，一面指着算式

$$\mu F\sin\theta = F\cos\theta$$

“像这样时，绳索才开始滑动。其实也没必要如此麻烦去计算Sin与Cos，牟礼田也说过，只要在里面实际实验个几次，应该就可以知道定时器需要定时多久。而且，我虽然认为这个诡计是红司想出来的，可是与‘黄色房间’的算式一样，背后确实有个‘数学老师’，而这个人才真的是那天晚上利用此一算式打造密室诡计的凶手。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怎么想都只能认为，伪称人在九段，其实却躲在邻家茶室的苍司是凶手。”

亚利夫鼓起勇气，终于也说出“真凶”的名字。“奈奈应该也已经明白，那天晚上，红司支开吟作老人，把我们赶上二楼，让大家离开远远的。本来我以为他要洗澡，其实却是忽然听到我要打电话去九段。当时，红司这样说：‘要在九段那儿洗澡？苍哥也会吓一跳吧？’

“他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也认为，可能是指见到九段屋里的浴室而想放松一下心情，但其实并非如此。红司不知什么时候已察觉苍司把假电话拉线到邻家，心想如果苍司在那儿，现在马上过去，好让他吓一跳。于是他支开其他人，自己走出浴室，来到后木门，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推开斜对面住家的侧门，踏进了他的仙境入口……

“哥哥为何要那么做？他真的在那里吗？充满恐惧与期待的他，果然在那里见到预期中的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虽然我不愿承认秘密被发现而狼狈不堪的苍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害了弟弟，但是他却有充分的动机。总而言之，红司是突然死在那个屋里绝对没错。至于尸体如何收拾处理，因为红司说过要洗澡，所以只好再度搬回浴室。当然，也只有在暗淡月光的黑夜、又无过往行人的地方才可能办到。苍司扛着尸体回到浴室，立刻剥光红司身上的衣物，让他趴卧在地，为了伪装并未立即离开浴室，反而匆忙利用洗衣机打造密室。红司背部蚯蚓般的红肿，正好可用来掩饰密室的意图。接着打开水龙头，在日光灯上动手脚，这些也全都是苍司所为。若是我的说法有遗漏之处，就请他本人说明……”

亚利夫一边舔着干燥的嘴唇，一边从内口袋掏出君子的照片，以及写了一些字的纸片。

“我上次去黑马庄向管理员婆婆询问滨中鸥二的真正身份，她说照片上的人并不是鸥二，而是滨中鸥二的弟弟，曾经到过黑马庄。当时，我就有无法原谅你的心情。但我的控诉内容并不是刚才说的那些。虽然非常讽刺，但你可以仔细看看，住进市川精神病院的吟作老人所告诉我的这篇《圣不动经》的经文。因为，上而写了你的一切所作所为。”

尔时大会有一明王 是大明王有大威力

大悲德故现青黑形 大定德故坐金刚石

大智慧故现大火焰 执大智剑害贪瞋痴

持三昧索缚难伏者 无相法身虚空同体

无其住所但往众生 心想之中……

彼时大会有一位明王

这位大明王有大威力

因有大悲之德故现青黑之形

因有大定之德故坐金刚石

因有大智慧故现大火焰

执大智之剑除贪、瞋、痴

持三昧索缚难伏之人

无相法身与虚空同体

无其住所，只栖住于众生想念之中

“你看！大悲德故现青黑形，大定德故坐金刚石，不就意味着真正的不动明王乃是以钻石为诞生石的苍司？也就是说，真凶就是你，苍司。而杀害包括红司在内的三个人贪、瞋、痴，则是一千年前就早已在经文中指出了。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会犯下知此可怕的罪行，我怎么想都无法了解你的动机。不过，一切早就被看透，你终究只是如来佛掌中的孙悟空。”

因五色不动明王的引导而来到最后的巧合，并显示在真凶面前。但就在此刻，亚利夫突然变得很沮丧，降低了说话的声调：“坦白说，即使看到这篇经文，我仍不认为你是真正的凶手。我不懂所谓的‘青黑形’，但青与黑合起来的确是蓝。因此当奈奈一直说阿蓝是凶手时，我也曾想过，或许就是那种意义。然而，这就不符合‘坐金刚石’这句话了。所以我更加深入思考，开始认为，说不定这是预言你今后的模样。如果意味着你将打造那个失去的‘黑色房间’，也就

可以理解所谓的‘现青黑形’了。是的，一定是这样没错，希望就是这样……

“当然，所谓‘黑色房间’，只是我临时想到的，即使在冰沼家都很难成为现实。若问‘黑色房间’在哪里？不，是应该在哪里？不是在目黑的我家，而是今后的这个冰沼家，大家都熟知的房间将改变成‘黑色房间’，也就是最先被杀害的红司的那个‘白色房间’，正是楼下的浴室。因为如果你想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当然会选择自杀。另外，若是烧毁了这个让你疯狂的宅邸，应该算是最适合冰沼家杀人事件的结局。

“你最后自决的地点应该是选择浴室吧！当这个家完全着火后，用杀害弟弟同样的那只手握紧剃刀。但你会真的割断动脉，切断电线，在完全漆黑的‘黑色房间’同时也是‘火的房间’里，被火舌包围走向死亡。这么一来，这个事件就有了完美的起承转合。我真希望看到像我第一次造访时，这栋宅邸被蓝色的月光包围那样，最后是被红莲火焰笼罩，这才是最符合‘大智慧故现大火焰’经文的落幕画面。”

——对自己说中冰沼家事件的核心颇有自信，完成“佛说圣不动经”指控的亚利夫，为了想知道对方是否在听，以困惑的心情等待苍司的反应。但苍司仍旧如化石一般动也不动。

阿蓝似乎受不了这样的气氛。“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为何会想到这样的杀人手段？若能知道真相，至少我也能获得些许的救赎。但一想到梦境似的杀人狂竟是自己的亲人，内心就无法忍受。我很希望知道，为什么杀了红哥还不够，连叔叔也要杀害？”

苍司白蜡色的皮肤上，这时总算透出淡淡的一抹明亮，仿佛在遥远的心中房间点亮灯光，化为幽幽的微笑在嘴角扩散，第一次明确地睁开眼睛。

“各位都说完了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轻快声音，“为什么要杀害叔叔？你连这种小事也无法明白吗？并非连叔叔都要杀害，我只是为了要用这双手杀他，所以才拟定所有计划。”

此刻，苍司的声音与态度已经完全变成了杀人者，淡淡地开始说话。

非现实的鞭子

“不过，我想喝些饮料，请帮我拿玻璃杯和水过来，酒我自己去拿。”

他悠哉地站起身，走向隔壁房间，带回威士忌酒瓶与一只包袱。将琥珀色液体倒入玻璃杯，举至眼睛高度，凝视。“在名侦探汇集的地方，让我干杯吧！福尔摩斯小姐与华生先生也辛苦你们了，你们在‘阿拉比克’二楼推理竞赛的录音带，我后来仔细听过了，的确调查得相当彻底，尤其这位小姐还说过‘苍司也有动机’，还说出‘因为该隐之血骚动而杀害弟弟’之类的话，让我当时直冒冷汗。不，甚至让我忍不住在想，为什么不更进一步深入我的内心，正确猜中我真正的心情呢？并非百分之九十九清白剩下的百分之一……察觉我不得不杀人的动机的，正是藤木田老人与牟礼田，也只有他们拼命想庇护我。与其说想庇护，倒不如说想拼命阻止我来得正确。但是，我终于还是用自己这双手杀了人……

“可千万别搞错。我不是该隐！虽然被如此怀疑，我想那也是不得已的，但我却丝毫没有杀害红司的动机。同样地，与鸿巢玄次、圣母园的事件也完全无关，打从一开始，我确实想亲手杀掉的只有橙二郎一个人，其他的事情想都没想过。要把我当成是凶恶的杀人魔也随便你们……我并非胡乱拟订杀人计划，我查出阿蓝出入的同性恋酒吧，拉拢了花名君子的斋藤敬三，要他以滨中鸥二的假名租下公寓，又买下后木门对面的房子，从这一带九段局号的电话得到灵感，印制了假名片，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杀害橙二郎所做的准备。但最初之际，我只是有着强烈的意念想要这么做，通过创造另一个自我来逃避现实，并无付诸现实杀人的勇气。就在内心痛苦非常的时候，很讽刺的是除了橙二郎的死亡之外，我所准备的诡计。对其他的所有事件也都有所助益。为了掩饰意料不到的红司与玄次的死亡，居然只是变成添加你们粗糙的推理竞赛的热闹素材。尤其是两度将租住不动坂黑马庄的玄次名字告诉给了红司，这才引起了严重的混乱。再加上三月一日，因为将事件局外者的住址告诉了皓吉，所以才发生那次的自杀，

那家伙根本就对整个事件不知情。虽然算是偶然，但对我而言，无异于过度痛苦的上天皮鞭……

“即使如此，也不知道红司这家伙是何时发现我准备的诡计的，尤其连八田皓吉的假名片都识破了。十二月的那个晚上，我想到正好可以练习制造不在场证明，就约了这位华生先生去看电影，却放他鸽子，也事先拒绝皓吉，躲在那间隐秘之家。这时，红司突然来了，我听到进入后木门的声响时，以为是约好的敬三，但样子有点儿不对劲，就走出来看看，才发现根本不是敬三。红司那家伙来到水池旁，化为黑影站住。‘是我呀，哥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完全知道。现在光田先生打电话去九段，想要和根本不在那里的你说话，所以我假装进入浴室，急忙过来看看，实在让人想不到，你竟然会进行如此可怕的计划。’那家伙说着，几乎快要哭出来。接着又低声说：‘我知道你是因为难以承受洞爷丸事件的打击，想要躲进非现实的世界。可是，请止于和阿蓝去同性恋酒吧消遣、自己在纸上模拟杀人计划一样就好了。哥哥创造的洗衣机诡计、把尸体吊在半空中的人体滑轮诡计之类的，主要是想太多了而进入非现实的仙境入口，我诚挚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放弃现实的杀人计划。’我没答话。心里想，像红司那样把背部红色十字架形状的皮肤炎错以为是流氓的鞭笞痕迹，才得以找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那样，坦白说，这真的是太悲惨了。而让我们兄弟陷入如此凄惨绝境的人，只有我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我想杀害橙二郎并不只是寻常的杀人，而是向怪物挑战。我曾经让各位看过多次，各位应该知道，后院的那株玫瑰并不是什么从枚方带回来的发光玫瑰，而是从一般花店买回来的普通玫瑰，但红司却借着错觉它是发光的玫瑰而创造出一个非现实世界。对我来说，那样太懦弱了，我认为那只是逃避。我到现在仍然相信，他那么做，根本就伤不了怪物一根汗毛。

“当时，我默默在那儿。红司似乎忍不住想接近我。这时，忽然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他竟然滑了一跤，一头栽进结了薄冰的水池中。并非心脏麻痹，是我要求岭田医师故意这么说的。但事实上，伤及他身体的，就如他在日记上也曾写下的是内耳失衡，专科医师以前就提醒过他，如果一下子栽进冷水中，马上会引起晕眩。结果，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我并非只是在一旁发呆，而是立刻抱起刚刚还热情喊我‘哥哥’的弟弟，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气绝了。若在平常，我会立刻找来医师，试着急救到无法挽回为止。可是，我办不到！如果红

司死在这种地方的消息传开，冰沼家就告结束。我被人指责无所谓，但这样一来，家父的死亡将被世人视为死在路上的野狗。我在瞬间判断之后，抱起尸体，靠着肩膀拖着从后木门返回浴室，时间应该是十点刚过不久吧！在浴室剥光他的衣服，见到他背上浮起的皮肤炎，想到在日光灯与水龙头上动手脚。这时，方才注意到，可能是他倒下时抓到的，手上还握着塞子已经脱落的红色小皮球。我把球藏在洗衣机内，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自己也很难说明。不过，当时非得这样做不可。对了，后来为了表示那个水池是红司的坟墓，你们也看到了，我在水池旁放置了白色小皮球和坏掉的婴儿手推车。

“之后如你们所推测的，我运用了与红司不知实验过多少次的洗衣机诡计，将浴室设计成密室。但就在那时候。橙二郎踩着楼梯、发出声响地走下来，害我差点停止呼吸。但我仍然设法从后玄关绕到后木门，来到秘密住家一看，差点儿与来访的敬三错身而过。而且我也完全忘了这件事。还好及时赶回家。为了防止有人打电话过来，我告诉敬三，如果有谁打来电话，就模仿八田皓吉的声音，回答说‘抱歉，把苍司留这么久’，在适当地应付敬三之后，我就立刻打电话到真正的九段那儿，再次提醒皓吉要记住回答和我在一起，然后估算好时间，搭乘出租车绕了几圈之后再回家。我说服岭田医师，说明红司背部的红肿乃是鞭笞的痕迹，这才终于没让事情公开，这些都如各位所知道的，应该不需要再说明了吧？最棘手的是吟作老人，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红司不是死了，只不过是暂时躲藏起来。

“这就是红司死亡的全部真相！知道的人只有我，受到怀疑也没办法。但是，电话诡计之所以未能发挥诡计效用，你们应该能够了解吧！那个敬三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我未求证过，但在杀害橙二郎那时，我半夜找他过来，如阿蓝所说的，当我上去二楼时，我让他在隔壁房间换衣服，阿蓝还问说‘还有谁在里面啊’，所以应该是知道的吧！话虽如此，他却从未说过类似要挟的话。当然，我也提供当君子老公的相应金额，为他在世田谷租了公寓。还有，虽然没让‘阿拉比克’的妈妈桑看见过，我却常常给他些钱，让他手头不会不方便，但我不认为因为这样，他就应该感激我而默默帮我。当然，他的确是东京土生土长的小混混。但无论如何，我都将他视作是从广岛原子弹爆炸下转生的黄司。尽管我们对此从未详谈，但听了我的推荐，他就很高兴地喜欢上了黄色物品，实在是很可爱。请千万别误会，我并非同

性恋，只是因为深刻明白家父为了黄司的事何等悔恨，所以才打算亲自照顾他，我想他应该也可以体会我的心意，但事实如何？

“今年二月中旬开始，他频频出现原因不明的贫血，找医师诊断后，说是骨髓性白血病。牟礼田也知道，他住在御茶水的医院，目前已无法下床。知道他病发，又知道圣母园的阿姨那样死亡时，我终于明白自己的罪孽何等深重。只能默认冰沼家族体内都流着污秽之血。牟礼田回国后马上来探望我，我忍不住遗憾地哭泣，你们应该也知道吧！忍受不了现实而逃入的非现实世界，比现实还残酷，根本就是地狱，而我是爬过刀山残活下来的。确实，红司是在十二月那个晚上死去，也因为他的死，现实化成了如他所幻想的形态，不可能出现的偶然因缘开始苛责着我，简直就像红司活在某处仍随心所欲地操控现实一样，连半行也未写的《凶乌的黑影》持续控诉我的心境，而以鸿巢玄次的自杀达到顶点。没错，如果牟礼田没用小说的形式写出《凶乌之死》，为了重新回到现实，我说不定会将无法忍受的非现实，亲手打造出真正的第四密室。在那篇小说里，我是边睡边哭。但实际上，每当我闭上眼睛时，也许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

幸福的杀人者（藤木田老人的控诉）

“……话说回来，红司的死对我而言是跳板。不但强化了我不能让家父死得像条野狗的决心，同时也一扫想杀橙二郎却无法下手的心境。但是，这次我认为可能会惹上警方与媒体，因此为了不让红色房间、蓝色房间之类的凸显装饰激起多余的好奇心，于是迅速进行冰沼家的改建，只要不管什么时候、谁见了都不会联想到是死神缠身的不祥住宅印象即可。完成这项准备后，这次我从各位在推理竞赛那天晚上的谈论内容中得到灵感，很自然地等待与橙二郎一起打麻将的机会。橙二郎从今年起一直使用自己更换的瓦斯暖炉，又有每晚服用安眠药睡得像死人的习惯，所以要杀他很简单。要让他的死成为献给家父的供物，若被认为是他杀那这一切就毫无意义了。我考虑到的是，杀死他之后，我可以若无其事地活下来，在一切都结束后，我则会去自杀而不留下遗书。因此，虽然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计划利用在座诸位侦探和一无所知的皓吉。但现在回想起来，藤木田老人当时完全看透了我的心意，不但替我制造打麻将的机会，并且似乎还亲自下了手。这点从橙二郎死亡的翌晨，他泣诉的话背后就能察觉到。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最幸福的杀人者。当然，这也是他对我充满温柔和充满怜悯的控诉……

“如果我是杀害橙二郎的真凶，再怎么愚蠢的侦探也能查出诡计吧！我打电话找来敬三，顺便吩咐他别挂上那边的话筒，估算好谁会去关掉厨房的瓦斯总开关，打麻将时我总是维持在第二，在那之前，让打出‘发财’的橙二郎维持在第二，也是相同的理由，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容易的事。然后，我马上说‘必须检查门窗是否紧闭’，便站起来，首先打开瓦斯总开关，然后让敬三进入隔壁房间，自己则上二楼，把事先动过手脚的化妆室开水炉瓦斯开关完全打开，让瓦斯喷出。之后从橙二郎从未上锁的房门进入书房。为求慎重起见，再让他闻嗅麻醉药，才将尸体搬出书房，丢进化妆室。到此正好花了三分钟，事情告一段落。随之将化妆室的瓦斯只留下导火用的母火，接着把尸体搬回床上，最后再将房间的瓦斯开关与暖炉开关全开，各位明白吗？我不能只是打开这两处的开关。等到瓦斯喷出至适当的时候，我希望能亲自感受到橙二郎的死亡。

“然后我关闭楼梯侧的房门，扣上链锁，在书库侧的房门由内侧插上钥匙，再静静走出来。你们如此大张旗鼓地追究密室诡计，但最有效的诡计却是让它成为非密室。由于赶到现场的人一定是我，因此我假装门是从里面锁上似的用力撼摇门把，然后再假装以备用钥匙推落对面插上的钥匙。只是借着这个动作，就足以让你们以为是密室杀人狂所为了。我离开之后，在自己房间里，把沾有瓦斯臭味的和服换成西服，下楼，再度关上厨房的瓦斯总开关。与刚才在隔壁房间扮演我角色的敬三互换出现时，时间正好是十分钟，但因为那时皓吉手气太好了，感觉上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吧！接下来就剩下等谁再去厨房打开瓦斯总开关。我飞快赶着去冲泡可可，只要手不碰触瓦斯总开关，就可以制造因瓦斯一直没关闭导致橙二郎意外致死的状况。只要没人发觉化妆室漏出的瓦斯气味，我打算自己说出来。但是，我很感激皓吉发挥了实际作用。半夜二点半的电话声，是我要敬三回隔壁宅邸挂上话筒的暗号。但因为皓吉上洗手间，却发挥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样，一切结束了，所有状况都依照计划进行，如我发誓的，我亲手杀了橙二郎。我为什么会在橙二郎的灵柩上恸哭？因为当时的心境是，要将这具尸体呈献给家父。为什么橙二郎的死是献给家父的供物，你们可能不知道吧？不过，那样就好，在已逝的家父生日，献上死人当礼物究竟有何意义，只要我自己明白就行了。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上天立刻开始降下鞭子。二月十七日的圣母园事件，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强烈的批判，包括阿姨在内，将近百个老婆婆因为暖炉灰烬收拾不当的事故被烧死，而且还多了一具来路不明的尸体，若不承认这起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的事实很疯狂，那就表示只有我是凶手了。但讽刺的是，如果我不符合这个案子的凶手资格，那凶手就是死于广岛的黄司。然而，既然从一开始黄司就不存在，那就只剩下我符合资格了。这么一来，我杀害橙二郎的根本动机也会放大百倍。若是依照你的逻辑，就会推定这近百位老婆婆的惨死也是我造成的，然后当天的晚报将会出现最大篇幅的报道。若到现场去看了烧成焦黑的尸体，我可能也会因为无法忍受而跪在地上，坦承是我犯下的案子。但我还是忍住了，决定不承认圣母园的事件是现实中发生的案子，而且也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行径。但如果真有需要虚拟的、不会被追究的凶手，那就当我是凶手好了。没错，就算现在我因为圣母园的纵火杀人而遭起诉，就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有罪，我也乐于就这样受死。因为那个案子必须要有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人类的社会才有资格在现实中存续下去。在这种想法的支撑

下而忍辱偷生的我，上天又降下鞭子。鸿巢玄次的死，让我成了虚拟犯人的最佳人选。

“之所以会发现黑马庄，完全是因为我对五色不动明王有兴趣，想要在目赤不动明王旁边拥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家。但是，或许一切早就注定那儿必然会有个阴沉的男子。自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们彼此就互有好感，为了傀儡画，我也曾借他格列佛之类的绘本。在我们谈论自己的各种话题时，突然知道他就是八田皓吉的妻舅，这让我感到害怕。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他会与南千住的双亲演出那样的悲剧。彼此虽然无话不说，但我只是隐约谈到皓吉，然后就保持沉默。我曾对红司说：‘若想让人相信你背部的斑痕是鞭笞痕迹，最好找个男人当对象。这样好了，就说有个男的住在坡道上一处公寓，本来是水电工，名叫鸿巢玄次，你觉得如何？’然后红司又听从我的建议，留下捏造的简要日记。于是和君子的敬三一样，结果成了没有生命的充气傀儡。只不过，最后吐血而死之事，对我来说只能算是罪孽。让红司自己读那些日记给我听时，他还笑着说：‘怎么样？会起鸡皮疙瘩吧！’

“总之，重要的三月一日那天，我没去黑马庄，推销员滨中鸥二则是出差去了。那天我在目白家中睡觉，连报纸也没看。皓吉慌慌张张地来了电话，严肃表示，他虽然以前就隐约知道妻舅的住处，但无论如何要我告诉他详细地址，虽然不能说出理由，但请我务必告诉他。我表示，绝对不可以说是从我这里问出来的，于是就告诉他了，还好我有知会他。虽然到现在我还很遗憾没看早报，但从晚报上得知了事件消息，于是立刻找来货运行运回行李。我以为我又要被认定为杀人凶手了，说实话，当时我内心非常害怕。就在因死亡的威胁而慌乱之际，红司的《凶乌的黑影》已接近完成，那株玫瑰也逐渐伸展出红色新芽。不久，再一次地，我预知自己真的成为杀人凶手的日子来临了。仿佛红司还活在什么地方，紧紧逼迫不听忠告的我。若不是牟礼田回来，而且给我看了那本《圣不动经》的话，或许我就如刚才所说的，由于受不了这个非现实世界的恐怖，于是借着真正的杀人来代替自杀。《圣不动经》实在是非常宝贵的经书，看到经书仅用四五行字，就将我所做的事详细道尽时，就感觉自己真的像如来佛掌中的孙悟空，不禁笑了出来。然后，牟礼田又亲切地创作了《凶乌之死》，完全说明了我的心情……”

苍司打开方才带来的包袱，苦笑着取出暂时订在一起的原稿。

“如果仔细读过一遍，应该会明白这是对我的温柔控诉书。你们突然迢迢赶到腰越，主要是因为住的是离主房稍远的偏院房间，出入完全自由。我杀害皓吉后，只是早一步驾驶雷诺多芬逃了回来，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以小说而言，的确很难表达，但这位华生先生……”他冷冷瞥了亚利夫一眼，“虽然不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如何，但在你到访时，我当下认为这就有了最合适的目击者了，决定要好好欢迎你。脑筋还算马马虎虎，又有适当的好奇心，我真的想对你扮演角色的辛苦表示感激，也感谢你邀我一起旅行的虔诚友情。但是，站在推销员滨中鸥二的立场。可就不喜欢有人搔他的痛处了。还有那位小姐……”

他轻轻点头致意，露出微笑。“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为了寻找‘冰沼家杀人事件’的未来凶手而奔波，真的让我感动得流泪。但是，像这样不合常理的侦探也很罕见，尤其在一开始所谓的爱奴蛇神更是可笑。听了录音带的推理竞赛后，发现谈到了爱奴人打扮的人在‘阿拉比克’出现，就是这一点让我完全猜不透。每当月圆之夜就会有蛇神使者出现的古老怪谈，究竟出自何处呢？我试着向牟礼田求证，他回答说没什么，他从巴黎写信给阿蓝，表示他的未婚妻奈奈应该很快就会到冰沼家拜访，她是很痴迷的冒险小说迷，请对她表示欢迎。还有，最初见面时，要故意迟到，只要说刚刚看见蛇神的使者，她马上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想不到因为红司的死亡，一切似乎都变成真的了。因此，他们两人一直到现在都很为难，不敢提到那只是开玩笑。蛇神使者的真相就是如此，只是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阿蓝，是这样吧？”

阿蓝神情僵硬，轻轻地点了头，用哽住的嗓子低声说：“对不起，久生小姐。”

大家以为久生会愤怒地站起来，但只见她正视苍司，语调非常平静。“别介意，那都无所谓。这么说来，这次的事件，也许我的推理完全错了，但我不后悔。‘冰沼家杀人事件’就算是我为自己创作的故事，虽然故事里的杀人魔让人不吝掌声，但在现实中见到了却令人厌恶。苍司先生，我看你大概是疯了。从刚才开始，你就得意扬扬地描述事情的经过。但你有什么值得自傲的？你只是个杀人犯，好像还不明白你已无法再返回人类的世界，但就是这样才可怕……”

说完，她露出了又哭又笑的表情：“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我的确是扮演愚蠢女主角色四处奔波，但你却会被斩首！我从刚才就仔细听，你提到杀害橙二郎是为了让你已逝的父亲能够瞑目，但那根本是疯狂的逻辑！没错，我可以体会洞爷丸事件对你造成何等重大的打击，霎时之间失去双亲的你，也难怪心中会充满强烈的杀气。但因为这样就可以杀人吗？假设这个逻辑说得通，也许就该立刻解除禁止报仇的法条了。不，不论你有多明确的动机，这儿又不是精神病院，谁能忍受疯子的逻辑？”

苍司受到这番强烈的指责并未回应。相反地，他的唇际却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冷笑，而且逐渐扩散到整张脸，让注视他的亚利夫不知为何，有种觉得苍司的想法有他的道理的念头。

但久生并不退缩，她寻求支援似的回头望着阿蓝。“霎时失去双亲的人不只有你一个人，阿蓝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不是吗？怎么样，你也认为可以像苍司那样杀人？”

阿蓝脸色苍白，低垂着头，似乎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久生提高声调：“刚才说的也一样，苍司先生，你是不是有一种习惯，会在无意识下做出毫无道理的事来？橙二郎如你自己坦白的是遭你杀害了，但无论是红司还是玄次的死，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你不是凶手。那个君子是叫斋藤敬三吧？所谓他罹患白血病即将死亡，或许也是因为你平时一点一点地让他服用砒霜而造成的……不，我不是你所谓的蹩脚侦探。或许，你已经真的发疯了，无法分辨现实与非现实。”

喘了一口气，她的语气充满敌意：“以前我曾听说过，你大学没念完，好像是因为一篇可以解决一切塑性论矛盾的论文，其实是抄袭自美国阿布莱德·菲吉克斯的论文，或是发表于日本无法见到的资料上一些空军技术报告……假设那并不是你的本意，完全是在无意识之下抄袭的，那么，关于杀人难道不也一样？”

这可是相当微妙的心理。但是，比起被骂是杀人者，苍司似乎对于被骂是抄袭者更感到意外。何况，那实际上也非抄袭，只是不巧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罢了。不过，突然被久生戳破过去的旧创，苍司露出未曾见过的怒气，凶狠地反问：“你是听谁说的？”

久生眉梢动也不动，一面掏出香烟，一面淡然回答：“就是阿蓝。”

铁窗内外（苍司的控诉）

“连阿蓝也……是吗？一直都是这样怀疑我的吗？”

苍司突然全身无力地倒下，脸上浮现出比气愤更强烈的哀伤，也许是光线的缘故，他的脸色恰似青黑色的血液凝固一般。

亚利夫注视眼前的画面，脑海里忽然想到，所谓“现青黑之形”，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久生炫耀似的缓缓吐出烟雾。“不就是这样吗？同样是双亲过世，阿蓝能独自忍住悲伤，但近在身旁的你却发狂，他多少应该会注意到吧？只是即使注意到了，他一定也不愿这么想，自己都能克制住了，苍哥怎么可能会变成野兽？所以他拼命告诉自己‘苍哥不可能是凶手’，对不对？阿蓝。”

阿蓝的嘴唇终于动了，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论文的事我并未多想，那种事情根本无所谓。”然后，全身忽然发抖似的亢奋接道：“但我实在不明白。我从刚才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杀害橙二郎伯父？为什么他的死是献给紫司郎伯父的供物？只有这点我无法理解。这些，我有一半可以了解，有一半可以认同；可是，为什么还可以更进一步……刚才说过‘怪物的真面目’，而我只了解所谓的‘真面目’。即使是我也注意到了。若是为了砍下在我们头上不停诅咒的巨大怪物，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但如果原谅了亲手杀人的行为，岂不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承诺？我就是想知道这点，真的很想知道跨越这条界限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苍司一口喝下烈酒，寂寞地说，“如果你能够明白一半，就不该不明白另一半。与其问可不可以跨越，其实早就跨越了。你不是不明白，只是害怕去明白。”

“也许吧！”阿蓝点点头，“所以我才想问。在听你说明之前，我不想再叫你苍哥。”

苍司紧咬下唇，接受阿蓝瞪向自己那有如幼兽般的视线，终于痛苦地低声说道：“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真正的心情不打算告诉任何人，随便你们臆测，要认为我是凶恶的杀人魔或野兽都随你们便！如果连你也觉得不值得叫我苍哥，那就直接说吧！假设连你都不了解我的动机，我倒要反过来问你，为什么你流连‘阿拉比克’同性恋酒吧或麻将间，却放弃入学考试？为什么开始认为男人与男人睡觉有趣？这契机应该想也不用想吧！双亲死于洞爷丸之前，一切不都很正常？你陷入阴阳倒错的世界，红司会呕心沥血创作神奇的大长篇，都是从洞爷丸沉没开始。那起事件以来，我们的生存价值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陷入了异常的世界，好不容易才能呼吸。因为受不了现实，想躲入非现实，那很正常。但是，你没注意到，只有我躲不了吗？”

苍司的脸颊轻微扭曲，语气里的愤怒与寂寞已经消失。

“很不巧，我并没有阴阳倒错的感觉，也不是会满足于虚构的恋人或玫瑰的幻想家。你可能也知道，我是非常仰慕父亲的小孩，父亲死后的一星期里，我只是一心一意想要寻死，也一直认为只有我死，才是对父亲的供养。为什么在发现父亲的尸体时，我不立刻变成一具尸体被抬出去？真的太令人不甘心了。我只是号啕大哭，很想踹自己几脚……结果，我并没有死，而是苟活了下来。但是，这样苟活下来有什么意义？我站立的地方，正是沾满泥沙的尸体像鲔鱼一一被打捞上来的海岸屠宰场。我承认那就是现实，也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但我没尽到应尽的责任。即使是现在，甚至以后，我还是办不到！父亲因为那艘破船发生意外而突然死亡，再怎么想都无法原谅，我怎么可能承认那是事实呢？

“……想想看，明知台风会来，那些家伙却不顾正确的气象资料，在暴风雨中，那些家伙轻估了事情的严重性硬是要出航，叫我如何原谅如此的愚昧和怠惰？更重要的是，这一连串的怠惰，为何会发生在人类之间？若是用阿蓝你刚才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承诺来说，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绝对不得破坏的承诺，在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吧？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认为，那是一群疯子犯下的错误。

“我思考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坐在七重滨海岸，连续多日望着黑暗的海面一直想，要如何才能相信这场灾难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天晚上，在那场暴风雨中，洞爷丸像平常一样出航的事实，我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相信呢？答案只有一个，父亲因为喜爱暴风雨才会上船。如果他事先就知道，一切都知道，这艘船或许会遭到暴风雨蹂躏沉入大海，却还是要搭上船，那我或许可以得到救赎，还可以承认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他一切理由都不应该存在。父亲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了船上的乘客，撞上前方突然停住的船，在还没见到任何救生器材之前，所有灯光完全熄灭，四千三百三十七吨的船甚至被巨浪吞噬、沉入大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也是无法原谅的。父亲是人，没错，冰沼紫司郎是如假包换的人……

“但父亲为什么明知道有暴风雨还要搭船？搭乘明知会有危险的船？他是为了完成悲剧——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洞爷丸的沉没本身并不是悲剧，而是愚昧与怠惰的纪念碑、无知与不知耻的飨宴吧！但父亲选择那里为自己的坟墓，只是为了理所当然的人类悲剧而故意上船。

“……阿蓝，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吗？会不会是我父亲与令尊从以前就彼此憎恨，他们是为了做一个了结，所以一起搭上那艘船，在暴风雨袭来的波涛中，如该隐与亚伯那样互相抓住对方、掐紧对方咽喉？如果他们是为此而搭上洞爷丸，那绝对是完整的人类之死，而他们的争斗又是何等美丽的行为……不是吗？父亲是人，不是猪——装在货轮上的猪——不会一无所知就莫名其妙被载运到明知有危险的台风天大海，最后终遭巨浪吞噬。不，父亲只是背负了兄弟互相憎恨的人类原罪，为了做个了结，才选择暴风雨之夜，也因为这个缘故而死……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父亲总是个好人，背后如何我不清楚，至少表面上是，也因此，我的幻想被切断了，他们两人如果不是该隐与亚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父亲被当成猪一样抛入大海。为了挽救我的绝望，我听到了黑暗海底传来的呼唤声音。

“——杀死橙二郎，那是我唯一的愿望。堇三郎不是亚伯，他只是排行最后的弟弟西兹，因为可怕的耶和華误算，让我们俩掉落大海。快杀掉亚伯，那个一脸无辜状的‘弟弟’。

“没错，如果天神犯了可怕的错误，我应该有资格纠正。阿蓝，令尊虽然是误死，但只要除掉橙二郎，不管用什么的方法，我父亲还是会以人的姿态掉落海中。至少，这样的念头持续活在我的脑海里……我是想了又想，最后才付诸执行。”

苍司以干涩的声音继续说道：“橙二郎干枯的尸体入殓之后，我再次丧失死亡的机会。刚才我也说过，圣母园事件是第一条鞭子，以后我也可能死不了吧！我认为活着接受鞭笞是我的义务。但是对任何人而言，我都不是罪人。我的额头上有免罪的印记，我永远可以这样告诉别人，我是为了守住人类的自尊而犯下杀人行为。阿蓝，我在想，同样失去双亲的你，应该不需我表明也能明白我的心思。我想问你，大海屠宰场的景象是发生在人类世界的事实，而杀害毫无承受痛苦的橙二郎难道就真的是疯狂行为？我说的全是疯子的逻辑，我果然是凶恶的野兽，不值得你叫我苍哥？你想想看，在目前的时代，精神病院的铁窗，哪一边是内？哪一边是外？什么是恶？什么才是人性的善？还有，这两个人！”

他转身面向默默聆听的亚利夫和久生，声音尖锐地说道：“眼睛长在头顶上的观众们，虽然你们说我是洞爷丸事件的遗族，顶多也只是觉得我可怜。虽然你们说你们可以了解我受到何等重大的打击，我却很清楚你们正在等待‘冰沼家杀人事件’的发生。不只是你们，除了丧失双亲的人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将洞爷丸的罹难视为自己的痛楚吧！又有谁尝过自己身体被撕裂的滋味？这是因为除了那场世界第二大的海上灾难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怪异灾难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但请你们记得，你们这些观众只是在扮演黄司或玄次那种充气傀儡的任务。虽然不能说是全部，但是在这九一五年，甚至以后可能也一样，你们要的只是创造出毫无责任的好奇心的那种快感。心里想着‘难道没有其他有趣的事吗’，在现实世界里，符合这个条件的突兀事件、残酷事件，是要多少就可以产生多少。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如果能够置身安全区域成为观众，无论何等痛苦的景象也会很愉快地眺望吧？这就是怪物的真面目，而我只是何等凄惨的虚无，源自那株玫瑰名称而来的诗，似乎含有某种优雅的意义。但说真的，为了那种献给虚无的供物，我连一滴血都不想流。我杀害橙二郎是为了人类的自尊，但无论如何，大海是不会有这种区别的。我所做的事，在另一种意义下，应该可以称为‘献给虚无的供物’吧！”

苍司的眼神朦胧了起来，仿佛眼前浮现了一朵虚构的“发光玫瑰”，尽管那朵玫瑰或许永远不会开放。接着又立刻用苦涩的语气说：“洞爷丸事件的公开审判，也是要等船只打捞上来之后才开始调查，这想法很正常。但只要有怪物存在，我敢断言，在洞爷丸打捞上来之前，一定同样会有其他船只沉没。到时候，你们应该明白了我是站在精神病院的铁窗内还是铁窗外吧！”

然后，他勉强假装愉快地挑挑眉毛说：“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交出这栋房子后，所谓的冰沼家杀人事件应该就会永远消失！但如果你们还觉得不甘心，可以去报社或警察局。刚才华生先生虽然建议打造‘黑色房间’，但那并非我的嗜好，所以只好到此结束。我可能不会再和任何人见面了。对了，与财产有关的文件全都整理好放在书桌抽屉里，不明白的地方可与牟礼田商量。那就……各位名侦探、阿蓝，再见了！”

苍司缓缓站起身来，也不知道他的伊甸之东、诺亚之地决定在何处，返回自己房间后，换好了衣服，以大概是事先完成所有准备的轻便打扮走下楼梯，开启玄关门出去的声响传入动也不动地沉思着的三人耳中。就这样，从此再也没听过他的声音、见到他的身影。现在，冰沼家算是彻底瓦解了。

五月是丧服的季节

短暂、疯狂的季节到访了。

从这天开始到夏天为止——苍司的非生日聚会到七月十二日红司的生日为止——八十六天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对于熟知冰沼家结局的人而言，可谓意义深远。

这段时间气候也极端异常，四月十一日是气温三十度的高温，二十一日则下降到只有两度，十天之间，夏天与冬天交替……这且不谈，还连续发生职业摔跤狂热、健身房兴起、所谓M·W时代色情、东尼谷的爱子遭绑架事件、女学生自焚、森永牛奶糖中毒等等事件……

五月十一日拂晓，在四国的高松海边，宇高渡轮紫云丸在浓雾中撞上第三宇高丸，瞬间就翻覆，包括多数参加校外旅行的小学生在内，合计一百六十八人消失海中。似乎与之相呼应，五月十七日的各家晚报皆刊登“洞爷丸”打捞上岸的消息。难道如苍司所言，精神病院铁格子窗会改变方向吗？

六月，S精神病院失火，留下烧成焦黑的疯子与玫瑰。七月，津海岸，有女学生集体溺水身亡。“忧郁的玫瑰”小喇叭乐音更高亢，让颤抖的夏天，在迎接原子弹爆炸十周年的广岛，一听说灾害死亡不绝，便不知从何处飞来无数的毒蛾，在各地家庭洒下神秘的磷粉。

华丽的最后乐章，烟火工厂相继发生爆炸，终于到了七月十二日——四万六千个日子过去、巴黎祭前两天，这天，一片晴朗的东京上空，弥漫着桃色与绿色的彩云。最后，整个社会受到热病侵袭，虽然状似受到梦魇威胁，却也宣告连续发生的异常事件结束。

死者被埋葬、被遗忘，翌年，号称太阳族的船形衣领年轻人泛滥，然后是即兴讽刺歌与男同性恋者群起，接着狂热的乡村摇滚乐与朋克族拥入避暑胜地，扭扭舞到森巴舞，到处充斥着活下来的人群赤足与呼唤的祭典，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至少与冰沼家事件有关的人不得不认为，在洞爷丸沉没的翌晨，从七重滨能够远眺到的七

色彩虹意味着什么事情即将展开，而经过了二百九十天后的夏季彩云，又意味着什么事情的结束。

当然，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接近五月底的时候，只不过是事件中的紫云丸遇难的消息为话题，但是仍让他们感觉到那是突如其来的强烈一鞭。

在下落合的牟礼田家——也不知道久生在想什么，她坚持延期结婚，牟礼田无奈，只好又独自一个人返回巴黎，这天就是大家为了饯行而聚会。不过，今天的久生显得非常文静，身穿淡嫩叶色的朴实棉织套装，阿蓝身穿灰色的夏威夷衫，亚利夫则穿暗格子上衣，三个人的打扮不约而同地，像是穿了一身的灰色丧服，如影子般低声交谈。

季节应该是明亮的初夏，树木都呈现出煮熟的豌豆荚般的华丽颜色。但在这个五月里，绿色的色调却令人觉得与丧服非常搭衬。

“是真的，这个季节是最找不到适合衣服的时候。”久生辩解说，“不过，五月或许是最适合穿丧服的季节。我经常想到奇奇怪怪的事，譬如之前一直认为飘雪很快乐，但雪其实那是非常不祥之物，很凶恶，即使是最近的亮绿色也不可疏忽。”

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大概也是因为紫云丸的事件吧！

“那张照片也真恐怖！”亚利夫在一旁叹道，“报纸为何要刊登那么残酷的照片？”

紫云丸翻覆，数百名乘客散落海面，隔天的报纸却竞相刊登蝌蚪般的黑点在波涛汹涌中蠕动的现场照片。但仔细一看，那并不是蝌蚪，而是快要溺死的乘客。这张照片是在剧烈碰撞的宇高丸上两位乘客，冷静沉着按下快门拍摄的。但很不巧，这两个人并非职业摄影师，也非记者，结果这种所谓冷静的美德反而遭到一般大众的谴责。那的确是背离人类世界情感的照片，现代版的“地狱变”以这种方式送达到日常家庭的饭桌上，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似乎从樱木町事件贴在电车内的焦黑照片以来，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画面了。

“请看这份《朝日周刊》。”阿蓝说着，翻开五月二十九日号的最新一期，递给亚利夫。

上面刊登一位读者对于上周二十二号“紫云丸的悲剧”紧急特辑中的蝌蚪照片寄来的投书，以及两位拍照者回答的文章。

“紫云丸的悲剧”的报道，我无法完全读完。那天早上在现场拍照的北条先生与加岛先生到底是抱什么样的心态按下快门的？我实在无法理解。无论如何，我想请教他们当时的心情。

（千叶县松户市上矢切二〇四七 平野和夫 务农 二十九岁）

“我因为这篇投稿而哭了。”阿蓝羞赧地笑了笑，“如果是素描，可以从背后一脚踹落，但使用照相机按下快门就……不过，正因为还有像这样静静表达强烈抗议的人。所以……”

“苍司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在听这起事件报道的呢？”久生忽然低声问。

四月十七日以后，苍司没有回腰越，与牟礼田也没有任何联系。假设他未被允许死亡，继续活在这个世上，那么这起事件对他无疑又是上天劈来的又一条锋利的鞭子。

“因为我很在意这件事！在这张照片濒临溺死的人之中，有个背着婴儿的女人，我总觉得那很像是扶养‘绿司’的吉田夫妻。不过。查了遇难者名单，好像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老家是在四国高松吧？”

六月的S精神病院火灾是未来发生的事，此时此刻无从得知。但久生眼神阴郁，似乎意指到时候又将发生一起自圣母园火灾以来，苍司必须尽凶手责任的事件。

“你是说，自己不可能是凶手，却具备了凶手的要素吗？”沉默无语的牟礼田开口，“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或许也都在持续进行某种改变，改变成不是人类的某种东西，应该说是逐渐地变成了具备犯罪者要素的动物吧！”

听到这话，久生忽然抬起头来。

在壁画之前

“或许是吧！”她的声音低沉却坚决，“在此之前，我也只是尽做一些有如一脚穿高跟鞋、一脚穿着木屐就匆促出门的事情，经常反复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对于你说的那点却很有自信，也就是，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之后，她面无表情地摇摇头。“不了，别再谈什么侦探小说了。在‘冰沼家杀人事件’里，苍司志愿担当未来的、今后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凶手责任而消失，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凶手很明显是我们这些观众。所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若要说逐渐地变成犯罪者，恐怕你才是最有成果的吧！你完全知道一切，在法国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谁、拟定了什么样的杀人计划，而且丝毫不想劝阻，这是因为用世俗的方式来说，一切都是你预定的，你必须逼迫苍司走向幻灭。虽然你拼命想要抹去事件，也设法蒙蔽我们的眼睛，给了苍司最适当的自白机会，很顺利地让悲剧以悲剧结束，但与其说是因为知道苍司悲痛的动力，不如说只是为了避免火舌延烧到自己……我想问的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你真的只是为了苍司而行动吗？没有超乎这个范围的邪恶意图？”

说到这儿，久生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沮丧。“这点请你亲口坦白地告诉我。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你是否曾故意让一位年轻人走向幻灭？你能肯定自己完全从未出现过用人类当做实验材料，随心所欲操控的兴趣吗？我想知道，在真正的意义下，谁才是最残酷的人。”

受到责问的牟礼田以无法捉摸的眼神凝视遥远的虚空。太阳西倾，橙色的淡淡晚霞逐渐扩散，他的身影溶入黑影与亮光中，看起来仿佛是某种来自遥远星球的生物。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他终于把清澈的眼眸回到久生脸上，“对我来说，苍司的存在总是令我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诱惑，尤其在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看起来就是杰出人才。从他苍白的额头闪耀着光辉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无论如何要他依照我所构思的命运前

进，最后再将他从断崖上推下……没错，一切都照我所预期的发展。只是，我本来以为推下之后，他会长出新的翅膀，谁知道他只是头下脚上一直往下坠落。”

他仿佛在天空的某处看到振翅凶鸟的一点黑翼，任何人也无法从黑影下逃走。牟礼田以更有力的声音说：“听到洞爷丸的消息时，我突然想到的是如何防止苍司自杀。如果能离开巴黎，总该有办法。就是因为无法离开，所以我写信向他鼓吹一个计划，从《圣经》、赫塞的《乡愁》、《哈姆雷特》开始，不断告诉他，逐渐让某种思想在他脑海中发酵。苍司似乎曾经说过，他从黑暗的海底听到亡父的声音，让他这样认为应该没什么不可思议吧！在《哈姆雷特》的原作里，好友霍雷修利用亡灵的诡计怂恿哈姆雷特杀害叔叔，最后还说‘幸好这里还有剩下的毒酒’，假装自己要喝却巧妙地递给哈姆雷特，这手法宛如现代的男人。因此，你们认为我起到的作用也是如此，那我也没办法。但我想说的是，我的动机是为了至少我在巴黎期间，直到听说红司的死讯为止，能防止苍司自杀。换句话说，若当时那种奇怪的想法在苍司脑中发酵，受到其影响，他应该不会自杀。由于真正的杀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执行，我以为我回来后，可以再寻找某种新生的方法……

“但是，这一切都因红司的死而乱了步骤。当时，苍司写了一封只表明他绝对不是凶手的信给我，并未提及任何详细情形。他唯一的自责就是如果马上看医师，红司或许还可得救，其他完全不多提。总而言之，红司的死让他毅然决定除掉橙二郎。在法国的我既无能为力，同时又浮现出新的想法。杀害橙二郎的想法并不怪异，如果挑战这个无法制止的杀人计划，让它成为意外死亡，那么实际执行的苍司与从旁教唆的我，应该都还可留下身为人类的意义。我下定决心，让他杀死橙二郎……诚如刚才奈奈追究的，我无法确信也许存在我内心的残酷嗜好是否动摇过，但是我的确不像霍雷修那般狡诈。

“我想制作的是一幅雄伟的壁画，画里面嵌入存活下来的血亲，不是来自愚昧的悲剧，而是具有纯正悲剧个性的典型。假设出现了那样的壁画，而且壁画的名称也叫‘冰沼家杀人事件’的话，届时我也打算自己出面说明。现今的日本需要这样的杀人事件，纯粹的恶、悲剧似的悲剧反而能在这个时代挽回人类的秩序。但不知是幸或不幸，在没有这种机会的情况下，我又要返回法国了。反正壁画留在这

里……对了，奈奈从以前就想写自传性质的侦探小说，若是打算以这幅壁画为小说蓝本，请别忘了我说过话。”

当初牟礼田回国时，在羽田机场回来的车上对亚利夫说，他没有当侦探的资格。今天他仍是这样解释。说完之后，就再也没开口了。

飞翔的凶鸟

“听你亲口说出这些，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持续好一段沉默后，紧绷的空气刹时缓和了，久生的语气也开朗了许多。“是的，我当然要写小说，而且一定要完成给你看，但会不会是你希望的结局，那就知道了。因为从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神好像一直都在。不过，苍司所谓纠正神的错误，以及你想成为那幅壁画的制作人，这些想法都太偏激了，都是超越了人类本分的应有作为。所以，你应该有心理准备，我写出的内容会不会赞成这个部分还很难说。”

然后她转身面对亚利夫，鼓励道：“亚利夏，你倒是真应该好好写下这次事件的始末。虽然我也想写，但是当这个世界还存在另外一个与我同名的天才时，我会害羞得写不出一行字。至于你，似乎只有文才，也和小说中的角色长相不同，所以我们合作，但是由你执笔。”

“如果能写，我是很想写。”亚利夫的口吻颇无自信，“是要写成侦探小说，还是……”

“当然是侦探小说了。我希望的是，依照本格推理长篇来写，只在最后有所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任何人都行，其中一位突然回头，指着书外的读者说‘你就是凶手’那样的小说。是的，刚才也说过，真凶一定是我们观众，但读者应该也一样吧？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只要有责任的成年日本人，应该全都符合凶手的资格。”

“我不喜欢这样。”本来就不赞成写成小说的阿蓝淡淡说道，“本来以为是解谜的本格推理，坐在壁炉旁或绿荫下悠闲翻开书页，结果凶手是身为读者的自己，这太无趣了！”

“不是兴趣的问题。”久生赌气地说着，但马上恢复冷静。“这些等以后再仔细考虑。但所谓侦探小说，最困难的就是细腻，而且也必须注意前后不得矛盾，我也是现在才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可以这么写，亚利夏你第一次造访冰沼家，说在门口看见闪闪发亮的新电话号

码牌，当时我很生气，说那简直像垃圾。而那却是重要的证据，意味着直到最近，冰沼家的电话才从九段变更为池袋的局号。那没关系，但就算阿蓝刚从北海道回来，至少住的还是自己的房子吧！在我们互相谈论应该没有电话诡计时，小说中也可以加上突然想到九段的电话局，或是变更为有两卷不同的录音带，所以最初在‘阿拉比克’，他可以喝醉睡觉，但在《红月亮》那天晚上，当一通重要的电话打来时，他却去上洗手间……啊，阿蓝，你在干吗？”

沐浴在华丽的晚霞中，阿蓝不知何时站到玻璃窗旁，不停观察崖下的马路。

“没事。罗娜会开车从这一带经过，所以回去的时候，我想搭她的便车……她说过，会在下面的神社那儿挥手。”

久生本来还在想这对年轻恋人的感情不知如何了，斜瞄了总算有了点年轻人气息的阿蓝一眼，接着说：“那种伏笔虽然啰唆，可是，只要我努力，一个人也可以完成。从法国香颂歌手转变为侦探小说作家，虽然好像划得来，不过，若仔细算算……”

她强忍着想笑。“还有个困扰的问题。所谓的侦探小说，通常必须有恐怖的杀人，但这次的事件非常复杂，序章的部分一定要写得长一些，因为在红司死亡之前，过程有点松散……”

“那就这样好了。”牟礼田在一旁插嘴，“如果序章太长会让读者感觉腻，在接下来的第一章，你们或阿蓝第一次见面时就互拍肩膀大笑，如此一来，原本辛苦阅读的读者也会高兴些。”

“怎么可能……”久生回想起无数的复杂经验露出苦笑，“不过，整个事件真的有太多杂七杂八的巧合了，上次我注意到的时候还吓了一跳呢！在五色不动明王之中，目黄、目赤与目白竟然排列成一条直线，你们知道这条线和连接目青、目黑的直线在哪里交叉吗？正好是在西荻洼我家公寓正上方。不，我调查的不是地图，而是美国空军在战争结束后，空拍的东京地图，我是利用那种地图计算的，结果连我自己也傻住了。”

久生感慨地诉说时，站在窗口的阿蓝突然出声，开始用力挥手。“啊，来了。各位，我先失陪了。牟礼田先生，下次在羽田机

场……”

阿蓝脸颊溢满着青春的光辉冲向外面的身影，充满了从男女倒错的束缚中完全解放的清爽，亚利夫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寂寞感袭上心头，他站起身，从芥末色窗帘后方往下看。那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少女月原站立车旁，等待着飞奔上前的阿蓝。这画面仿佛脱离了困惑的青年，与虽然一无所知却能理解一切的少女的一场开朗的邂逅。

就算未来会出现其他的困扰……亚利夫勉强为自己打气，装作若无其事地回过头。“关于序章，一开始就以牟礼田先生说过的君子的‘莎乐美’开场就行了吧？对了，君子现在如何了？”

牟礼田默默摇头。也不知指的是还在住院，或者最后还是没救了。另外，那位花婆和前往大阪的皓吉，后来又如何了？虽然未曾再见，也无见面的必要，但总觉得心中留下某种难舍。

亚利夫接着说：“序章是那样开始，但落幕的结局又该如何？如果写了今天所谈的这些无聊话题、这样的结局也很怪。”

“我会再考虑。”久生冷静地回答，站起来催促亚利夫起身，向牟礼田告别。

走下狭窄的坡路时，她迅速地說道：“你没注意到吗？虽然牟礼田在装蒜，但苍司一定一直住在他那里。没错，他当然打算带苍司到巴黎去。虽然我的延期结婚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但把苍司留在日本也太可怜了。我们一起去羽田机场，聆听具有双重意义的凶鸟振翅的声音反而更安心。你看！”

来到神社前，两人同时回头望向牟礼田家。站在玻璃窗口俯瞰的虽然很难确定是苍司，但可以确定那不是牟礼田。这么说，苍司果然住在那里。他是否躲在后面听了方才四人聚会的谈话？如果现在站立窗口的人真是他，亚利夫真想跑回去和他握手。但就在他设法要确定之前，那黑影好像道别似的伸出手，拉动了窗帘绳。

朱红色转为橙色的晚霞在上空飘移，芥末色窗帘这时突然微微晃动，如轻微的痉挛般迅速轻摇，形成骤然翻身的波纹，窗帘被缓缓地从左右拉上，静静站立的黑影立刻完全被遮住了。

后序

三河岛与鹤见的国铁惨事，背后延伸的或许是难以想象的非现实世界。而十年前的洞爷丸船难的确就是如此。这起悲剧不断张开进入异度空间的漆黑入口，让我立刻被诱入其异样色彩的幻觉世界中。这里记载的就是滞留在那个世界时的记录，一切看起来绝对真实，却又是在反宇宙的世界里发生过的事，在显示所有事物都被反置颠倒了。所以，假设这个冗长的突发故事，不受我们这颗健康且正常的行星住户欢迎，那我也没办法。最后，我只好前往处女座M87星云——据说那里有反宇宙。战战兢兢地呈上这本书，因为这是一篇反地球、反人类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一月 塔晶夫

三一版后序

幼年时代，我家非常穷困，却也有奇妙的奢侈。在记忆中，母亲虽然没买过一册绘本或童话送我，却自己翻译了伯内特夫人的《秘密花园》，让我疯狂阅读那好几册手写的笔记。但不论经过多久时间，那种找不到花园入口的焦躁、深夜听到哭声的恐怖，即使到现在仍留在我心中。那本原文书是母亲的朋友、移居美国拥有白俄血统的舒拉波娃夫人陆续送给母亲的书中的一册，其他还有欧·亨利的《高丽菜与国王》、语言学家梅里美的游记。至于适合孩子的书籍中，还有一册大开本红色封面的《格列佛游记》。

我父亲是植物学者，为人非常严格。当他不在家时，我会偷偷溜进偏院冷飕飕的书房，墙壁上挂着卡尔·林奈的肖像画，这个头戴假发的人，以前我应该在哪里见过才对，但是当我一进入、就在那一瞬间，他却转身面对我。父亲引以为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有机会经常旅游各国搜集林奈的作品，甚至还搜集了全世界只有四册的、植物学家德雷纽斯的《苔藓植物志》，这本来是约瑟芬皇后宫殿里马梅逊花园的藏书。虽是贫困的学者，迄今仍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会买给每一个孩子生日宝石。我是九月出生，所以早就深刻了解，蓝宝石的蓝具有何等百看不厌的深度。

很可能《献给虚无的供物》这个故事，就是这种幼年时代的记忆累积。或许从蓝宝石的蓝色光芒初次照亮我眼睛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孕育成型了。加上幼年的我，基于某种理由，昼夜念诵不同的咒文，也深受异常的古怪趣味所吸引。从幼儿园开始，随手涂鸦的小说几乎都是从体内喷出水的“水少年”或“舔脚掌的男人”之类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毛骨悚然。但是，为了迎合兄弟姐妹们的好奇，我还刻意制作了插图。在密室里，狼犬的分身杀害自己的故事，或者尝试组合成人心理的小说，现在想想，即便保存了下来，应该也不会想再重新阅读吧！或是读了，却为自己毫不可爱的个性而掩面。只有一点，如果要为幼年时代的自己辩驳，那就是当时我认为，所谓的脚掌是人类部位之中最宝贵的部分。我相信，除了在脚掌上亲吻，其他都算不上是深爱人类的行为。但那肯定是在昭和四到昭和五年的岁月里，读了太多神怪小说的惩罚。

当时开始在“朝日”或“讲谈俱乐部”连载的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与《魔术师》，我当然也沉醉其中。另外，岩田专太郎连续两页令人恐怖的男人脸孔，以及不管画什么都像浸泡在酒精里的胎儿的竹中英太郎

的插画，我也百看不腻。这些杂志，是除了植物与女人，没有其他有趣的内容，更遑论对艺术从未关心的父亲枕畔的读物。本来父亲严格禁止我阅读，但是没人在家的大白天，它们很容易引诱我进入妖异的世界。写作的习惯或许因为母亲在我满三岁时就要我写日记的缘故，但当时的母亲应该料想不到，这样的习惯会有助于我小说的阅读与创作吧！事实上，母亲常常很任性地撕毁我“只用成人的心理开始和结束”的苦心之作。

现在我手边有一张老照片，上面是如古代武士般端坐在西洋无花果树下，双手置于膝上的父亲，以及称得上是狂热基督徒的母亲。我这个虽然已经剪掉站起来可以垂到脚边的黑发、与上代田野同期从英文科毕业的母亲，在青鞾派之前就已向往女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然而她很早就开始接受了海老名弹正的洗礼，希望自己得以毕生传道。我暗地里相信，她和我同样都是罪人。但父亲的祖父诚太郎——与小说中有着同样的经历，虽然是克拉克博士钟爱的弟子，却从未信仰神，只偏爱化学和酒，晚年成功镇压发生在岐阜的、日本最早的学生罢课活动。充分继承血统的父亲与被流放的母亲的邂逅，对晚年出生的我而言，并非是让我完全理解地球或人类社会的组合。因此，我幼年时固执地相信，自己不该出生在这里，而是某个遥远的地方。例如从其他星球被强制带来，为了想回故乡，日夜念咒文也是很自然的事吧。但被处流刑的思想尽管与年加深，现在的我却认为，地球的蓝天与大地的翠绿是无可取代的美丽。或许因为如此，对鼓励和支持《献给虚无的供物》的无数读者，我只有非常诚挚的感谢。现在的我，似乎再也不念任何咒文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 中井英夫

三一版作品札记

一九五五年一月，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整个故事的内容。但是后来的状况，却连我自己都很惊讶，就像故事的发展般缓慢，一直无法完成。我决定写完前半段的第二章结束，尝试投稿一九六二年度的江户川乱步奖。但很不巧，那年有户川昌子与佐贺潜两位杰出的得奖者，我只获得第二名。乱步老师不知这只是前半段，但非常欣赏。听说到审查日止，曾泄漏出此作品为获奖作品的风声。之后，在讲谈社迹见富雄先生的鼓励下完成后半段，只是乱步先生当时病情恶化，终未能让他读完后半段，内心遗憾非常。一九六四年，以塔晶夫为笔名，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

这部小说几乎可以称为合著，承蒙各方人士的协助，关于植物方面，通过前川文夫先生获得东大植物学教室的诸位先生帮忙。关于色素方面，则得到教育大学的林孝三先生帮忙。关于爱奴的秘事，是通过小学馆的筱弘先生，找到金田一京助先生帮忙。至于直接或间接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大阪腔调由冢本邦雄先生监修，服饰则由尾崎左永子夫人负责，关于不动明王，则受到永久寺住持桥本行荣大师恳切的指导。

完成后，获得迹见富雄先生与荒正人先生的支持而出版。但是，当时最早寄来详细批评的人却是三岛由纪夫与大井广介两位。宣传册子上收录了诸位先生的推荐词，尤其是斋藤慎尔先生推荐无论如何一定要出版这本作品集，加上用心装订的武满彻先生，让一切得以具体付诸执行。当然，也必须向三一书房的青春活力致意。对未知的读者们更是如此。

其中，三岛由纪夫先生还找到我当时的旅游地点，赶来表示无论如何要说出自己的批评。两人促膝畅谈了整整两个晚上，他热情提出详尽的技术批评与诚恳的鼓励。表示在登场人物中，他最喜欢阿蓝与久生，至于在第三章只露一次脸的“藤间百合夫”让他非常高兴，说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出场，还笑谈表示能否将与小说情节无关的藤间百合夫写上五十页左右。他与鸿巢玄次的原型人物实际上交情不错，曾经一起在有乐町天桥下的健身房练习，也曾经带我去过一次。

当然，在推理大系版也附上属于推理小说论的《黑色水脉》一文，但在此割爱。另外，该书所附的年谱，本来答应完全改写，却不耐自己制作自己年谱的意外痛苦，所以只是加上数行。

非常感谢为了这册文库版心碎三年的宇山秀雄先生，以及强力推广的
梶包喜先生。

一九七四年二月 中井英夫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脑髓地狱

(日) 梦野久作 著
林敏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卷头歌

胎儿呀，胎儿。

你为何跳动？

是因为了解母亲的心

而，害怕吗？

……嗡嗡——嗡——嗡嗡嗡……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时，这种如同蜜蜂振翅般的声音，仍然在我耳中留下极深的振动余韵。

就在我凝神倾听时，我突然察觉到，现在应该是半夜吧……总觉得附近某个地方好像有时钟的钟摆在摇动着。继续打盹之后，那好似蜜蜂振翅般的余响忽然越来越轻，渐渐消失，周遭恢复一片死寂。

我猛然睁开眼。

一颗蒙着灰白色尘埃的灯泡垂挂在高高的白色天花板上，发着光的红黄色玻璃球的侧面停着一只大苍蝇，就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灯泡正下方，在坚硬、冰冷的人造石地板上，我呈大字型躺着。

奇怪。

我呈大字型躺着不动，用力睁开眼皮，上下左右地转动眼球。

这是一个由蓝黑色混凝土墙围绕成的十二尺见方的房间。

而且，是一间三面墙上各有一扇以铁格子和铁网双重罩住的细长型磨砂玻璃窗的，感觉上非常牢固的房间。

在没有窗户那一侧的墙边，头朝入口方向横置着一张同样牢固的铁床，上面铺着洁白被褥，看来似乎没有人使用。

太奇怪了。

我微微抬起头，环视着自己的身体。

我身穿洁白、崭新、蓬松的双层棉布和服，胸口系着一条短纱布带，从和服里伸出的圆胖泛黑的四肢上却满是污垢……那种肮脏……

实在太奇怪了！

我恐惧地举起右手，试着摸自己的脸。

鼻子尖削、眼窝低陷、头发杂乱、胡须纠结……

我吓得跳起来。

再摸一下脸，环顾四周。

这到底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的心悸瞬间增强，宛如小鹿乱撞……呼吸急促，不久后就变得像是濒临死亡般的剧烈喘息……然后，却又静止不动。

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

自己居然会忘了自己……

无论我怎么想，都无法想起自己是生活在哪里的谁……

我对与过去有关的回忆荡然无存，我所残存的记忆只剩下刚才听到的时钟的嗡嗡声。

仅此而已……

即使那样，我的意识仍很清楚，可以清楚地感觉出阴沉沉的黑暗环绕在房间外部，并且蔓延到了天涯海角。

……不是梦，这的确不是梦。

我跳起来。

我飞快地跑到窗前，凝望着磨砂玻璃的表面，想看看映现在玻璃上的自己，试图唤醒某些记忆。但是，只是徒劳而已……

磨砂玻璃上映出的只是毛茸茸如恶鬼般的、我自己的影子而已。

我转过身，跑向床铺枕头旁的房门入口，面孔贴近只有钥匙孔是开着的合金门锁。但是，门锁片上却没有映照出我的面孔，只反射出昏黄的光线。

我寻找床脚，掀开被褥看，解开衣带翻看和服内侧，别说是我的姓名，连一个缩写字母都没有发现。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依然是身处未知世界的未知的我，依然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我。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仿佛被某种力量抓住衣带，垂直向下掉落到某个无限的空间。在某种战栗从肺腑间猛然窜起的同时，我不禁忘我地嘶声尖叫起来。

那是像金属般尖锐的高亢声音……可是，这声音尚未让我回想起过去任何事情，就已经被四周的混凝土墙吸收，而后消失了。

我再度尖叫，可仍然徒劳无用。我的声音先是剧烈波动、旋转，随后消失，四面墙壁、三扇窗户和一扇门，仍旧陷入冰冷的寂静之中。

我想再尖叫。可是……声音尚未发出，就已经缩回咽喉深处。我害怕每次尖叫后那种静寂的恐怖……

我的牙齿开始喀嚓作响，膝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即使如此，我还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我十分痛苦，喘不过气来。

不知不觉，我开始激喘，即使想喊叫，也喊不出声来，在似有若无的恐怖笼罩下，我呆立在房间中央喘息。

这里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喘息声犹如狂风一般，在深夜寂静的四壁中回响。

不久，我的神志逐渐模糊，眼前一片漆黑，同时僵硬得全身冷汗直冒，仰天倒下——几乎快要倒下，我不由自主绝望地闭上眼……可却猛地发现自己仍然宛如机械般站立着。我用力睁开双眼，凝视着床铺后面的混凝土墙。

因为，我听见混凝土墙后面传来奇妙的声音！

那应该是年轻女人的声音，声调非常沙哑，几乎无法辨认出是否真的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不过，包含在声音里的深深的悲哀以及沉痛的回响却透过混凝土墙清晰地传入耳中。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请你再一次……听我的……声音啊！”

我愕然，全身缩成一团，明知道这个房间里除了我以外并无别人，还是忍不住再次回头望向背后。之后，我转过头来，凝视着渗透出女人声音的混凝土墙。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隔壁房间里的大哥，是我，是我呢！你的未婚妻……请你再听一次我的声音……请你听着，听着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啊！”

我的眼皮撑得发痛，嘴巴兀自张开，恍如被声音吸引般地向前跑了两三步，双手用力按住小腹，专注地盯着混凝土墙。

那是会让听到的人心脏吊在虚空中的纯情叫声，是会让五脏六腑都冻结起来，宛如坠入绝望的深渊般，令人无法忍受的绝叫……

这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呼唤着我，也不知道会继续呼唤几千年、几万年的深切哀怨的声音。

而它此刻正从深夜的混凝土墙另一头叫着。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为什么……为什么不回答我呢？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呢！难道你忘了？是我，是我啊！你的未婚妻！你……你忘了我吗？我和你在一起的前一天晚上……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你亲手杀死我。但是……我又活过来了，从坟墓里复活后回到

这儿，我不是幽灵……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何不回答？你忘记当时的事了吗？”

我跟跄后退好几步，再度睁大眼睛凝视声音传来的方向。

好奇怪的一番话……

墙壁那边的少女认识我，说她是我的未婚妻。而且……说与我举行婚礼的前夕被我杀害……现在又复活了。然后，被囚禁在与我隔着一层墙壁的房间，不分昼夜呼唤着我。她持续叫喊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奇怪事情，努力疯狂地想要唤醒我过去的记忆。

她这是疯了？

还是当真的？

不、不，她一定是疯子，是疯子……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怎么可能有这种不可思议到荒谬的事啊，哈、哈、哈……

我忍不住笑了。但是，笑意却冻结在脸上，我的脸部肌肉僵硬了……因为，更悲痛、更深沉的呐喊又贯穿混凝土墙传来。我再也笑不出来了。那种知道我是谁的确定语气……那样严肃的凄怆……

“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上回答呢？我是这么难过，你却……请你回答，只要一个字、一句话……

“请你只要回答……一个字、一句话……就好。这样，这家医院的医生就会知道我不是……疯子，而院长会因为你听得出来我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出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回答？”

“……”

“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痛苦吗？我每天、每天……每夜、每夜……的呼唤着你，难道你没听见我的声音吗？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太过分了，你真的太过分了……我、我……我的声音已经……”

呐喊之间，墙壁那头开始传来另一种声音，也不知是手掌或是拳头，反正是人类柔软的手敲打混凝土墙的声音，是皮肤裂开、肌肉破碎也不在

乎的连续敲打的声音。我一面想象墙壁对面四散飞溅的、黏腻的血迹，一面仍旧咬紧牙根、圆睁双眼。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是曾经被你亲手杀死的未婚妻呀！我已经活着回来了呀！我……是那个除了你以外无依无靠的我呀，我就这么孤孤单单的待在这里……你真的已经忘记我了吗？”

“……”

“大哥，我们同病相怜，这个世上只有我们两人孤独地待在这里，被其他人认为是疯子，受到隔离，囚禁在这家医院里。”

“……”

“只要大哥回答，我所说的事就会变成真的，只要你记得我，我……也知道你不是精神病人……只要一个字、一句话……请你只要回答……叫一声我的名字……真代子……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啊，我已经没有声音，我的眼前……一片昏暗……”

我情不自禁跳上床铺，趴在传出声音的蓝黑色混凝土墙旁。我的心里有一股难以忍受的强烈冲动，很希望马上回答……希望帮助少女解除痛苦……更希望早一刻确定自己是什么地方的谁，可是……我硬生生咽下一口唾液。

我慢慢从床铺上滑下来。凝视着墙壁上的一点，尽可能离那个声音远远的，后退到对面的窗边。

我最终还是没能答复她……不，是不可以答复她。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的未婚妻啊，就算听到她如此深刻、沉痛的纯情呼唤，我却仍然连她的长相都想不起来啊。我能够回想起来的，能够认为那是自己的“过去”而回想起来的真实记忆，只有刚刚听到的时钟钟摆那嗡嗡作响的声音而已……这样的我，可谓是世上最离奇的痴呆病患者吧。

这样的我，如何能回答说自己是她的未婚夫呢？就算因为回答了她，而让我得以获得自由，届时能否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和正确的姓名还是另一回事。她……究竟是正常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我根本无从判断。

不止如此，万一她真的是精神病患者，而她强烈呼唤的对象只不过是她的幻觉，那会变成怎样？一旦我回答，很难说不会酿成重大错误；就算她呼唤的人确实存在于这个世上，如果那人并不是我，又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因为自己的轻率而窃占了别人的未婚妻？冒渎了别人的未婚妻吗？

上述不安和恐惧接二连三袭上心头。

在我不停地吞咽口水，双手紧紧握拳时，她的呼喊声还是不断穿透墙壁，向我袭来。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太过分了，太过分、太过分了，太、太过分了……”

她的呼唤无比沉痛，宛如幽灵般无限纯情却又饱含哀怨。

我双手揪着头发，已经留了很长的指甲抓着头皮，几乎快流出血来了。

“大哥、大哥、大哥，我是你的人，你的人啊！快点、快……用你的手抱住我……”

我的双手剧烈地磨擦着脸。

不、不是的……你错了，错了，完全错了，我不认识你……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却马上噤住声音……我甚至连这点都无法肯定，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可以否定她所说的话的证据……别说是否有亲兄弟或是出生的故乡，我连自己是人还是猪都不知道。

我握紧拳头，用力敲着耳后，但是，脑海中同样无法浮现出丝毫记忆。

即使这样，她的声音仍未中断，呼吸急促，几乎听不清楚的叫声里溢满深沉的悲痛。

“大哥……大哥，请你……救、救我……啊……”

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她的声音所追赶，不禁再次环顾四周的墙壁、窗户和门，然后往前跑，又止住脚步。

我想逃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的地方！

这么想的瞬间，我的全身泛起鸡皮疙瘩。

我跑到作为入口的门前，尝试全力冲向铁锈色的坚固房门，从钥匙孔往外窥看……在仍旧传来的执拗且不绝于耳的呼唤声的威胁下，我试着用双手抓住窗户的铁格子用力摇。铁格子下方的角落好不容易出现了歪斜，但是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似乎仍然无法逃脱。

我颓然回到房间正中央，身体不停颤抖着，再度环视房间的各个角落。

我到底是否仍在人类的世界里呢？或者我已经来到了幽冥世界，正在接受某种痛苦的惩罚？

在这房间里恢复清醒的时候，我刚刚缓了一口气，却又马上坠入忘记了自我的无间地狱……四周没有丝毫回响，能听见的只有时钟的声音……而且，转眼间又陷入这种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女人呐喊声折磨的活地狱……承受着无法逃避，难以获得救赎，而且好像并非存在在这世间的深刻悲哀的苛责中。

我用力踩踏着重地面，直到脚踝生痛，才颓然地坐下来，然后仰躺在地上……又再度起身回望四周。

我极力想让自己的注意力脱离隔壁房间那若有若无的声响，以及断断续续的哽咽声，尽可能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逃离现在这种痛苦的境地……也更希望能够清楚回答隔壁房间的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房间里像这样困扰了多久，几十分钟——不，或许是几个小时也不一定——但是，我的脑海中却依然一片空虚，别说与她有关的记忆，连自己的事情都完全想不起来，空白的我只是活在空白的记忆里，虽然被女人无止尽的叫唤声所驱赶，我却仍旧徒然在黑雾中挣扎、徘徊。

不久，墙壁另一头的叫唤声逐渐减弱，像丝线般时断时续，最后完全断绝，周围又回复到先前那种深夜般的静寂。

同时，我也累了，狂乱得耗尽体力，思索得耗尽脑力。我静静听着那似乎是从门外走廊尽头传来的滴答、滴答的钟声，也不知道自己是呆立着，或是坐着在发愣……

不知道时间，不知道情况，仅仅是陷入到最初那种茫然无意识的状态里。

喀隆——一个奇怪的声响。

回过神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靠在与入口反向的另一个墙角，手脚向前伸着，脸颊然垂在胸口，凝视着鼻尖前方的人造石地板。

仔细一看，地板上、窗户上、墙壁上，不知何时已经变亮了，泛着苍白的光影。

吱吱……叽叽喳喳……轰隆、轰隆……

有麻雀的叫声……还有电车逐渐远去的声音……天花板上的电灯不知何时已经熄灭。

天亮了。

我模模糊糊地想着，双手揉着眼。或许是因为沉沉熟睡的缘故，我把今天凌晨在黑暗中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又恐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用力伸展僵硬而发痛的身体，打了个大呵欠。就在尚未充分完成一个深呼吸之前，我惊讶地闭住了嘴。

房门和地板的接合处滑开了一扇小门，摆放着白色餐具和银色盘子的白木餐盘正从门外送入房中。

见到这东西的瞬间，我心中突然一动。从今天凌晨产生的无数疑问不知不觉地又开始在脑海中跃动起来……我下意识地站起身，踮着脚尖跑到小门旁边，猛然抓住那只正在送入餐盘的红润、肥胖的女人手臂。

哗啦啦，装着土司面包、蔬菜沙拉的碟子以及牛奶瓶全都落在地上。

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叫：“请……请告诉我……我是谁……我的名字是什么？”

“……”

对方动也不动。露在白色袖子外的如红萝卜般的冰冷手臂，在我的强力抓握之下霎时变成紫色。

“我……我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不是疯子，我什么都不是……”

“啊——唔……”

外面响起一阵年轻女人的尖叫。被我抓住的紫色手臂开始无力地挣扎。

“快来人……来人啊！七号房的病患……啊！快点……唔唔……”

“嘘、嘘！安静、安静，请你……不要叫。我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是……请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就放手……”

门外一阵啜泣声。

同一瞬间，我双手的力量放松了，女人的手臂迅速缩到小门外，啜泣声戛然而止，走廊上响起一阵快速奔跑的啪哒啪哒声。

拼命抓住的手臂出其不意地溜掉了，我一屁股坐倒在坚硬的人造石地板上，差一点后脑着地。我慌忙用双手撑住地面，恍惚地转头回望。

这时……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紧绷的心情，随着一屁股坐倒在地的同时也放松了，一抹无法形容的可笑感觉开始从小腹深处升起，完全没办法控制。那实在是难以忍受、非常奇妙的可笑感觉，仿佛……每一根头发都跟着大笑起来。那似乎是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来，撼动全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是不笑到骨肉四散绝不罢休的笑。

啊、哈、哈、哈、哈，真是愚不可及！不知道姓名有什么关系呢？忘记了也没有丝毫不自由。我不就是我！啊、哈、哈、哈、哈。

发觉这一点之后，我更加忍不住地摔倒在地，抱头、捶胸、顿足地大笑。笑……笑……笑……吞咽泪水、哽咽、扭动身体，不停地大笑。

啊、哈、哈、哈、哈，还有比这事更愚蠢的吗？

我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这里有我这么一个身世不明的人，而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哈、哈、哈、哈！

我到现在为止，究竟曾经在哪里，做过些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又打算做些什么呢？一切都无法猜透。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啊、哈、哈、哈、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不可思议、多可笑的事！啊、哈、哈……太可笑了。啊、哈、哈、哈、哈。

啊，好难过啊，令人无法忍受，我为何会如此可笑？啊、哈、哈、哈、哈。

我无止尽地笑着在地上打滚。不久，我笑到耗尽力气，可笑的感觉忽然完全消失了。我站起身，揉着眼珠仔细瞧着，看到脚趾前面的地上掉着刚才那场骚乱后留下的三片面包、蔬菜碟子、一把叉子，以及还盖着盖子的牛奶瓶。

见到这些东西，不知为什么，我脸红了，同时感到一阵饥饿。我重新系好掉落在一旁的衣带，右手立刻抓住尚且有余温的牛奶瓶，左手抓住涂有奶油的烤面包，开始大吃起来。我用叉子叉起蔬菜沙拉，咀嚼着令人疯狂的美味，再配着牛奶咽下。吃饱后，我爬上床铺，躺在崭新的床单上，伸个懒腰，闭上了眼睛。

我应该睡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吧，可能是因为肚子填饱了！我感到全身无力，手掌、脚掌暖乎乎的，头脑逐渐化为昏暗的空洞……从早上就穿梭不停、时近时远的各种在脑海中回荡的声响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样无奈，那样不甘……

朦胧间，我听到路上熙熙攘攘的声音，匆促的皮鞋声，还有拖着木屐的缓慢脚步声，以及自行车的铃声……甚至还有远处某户人家掸除灰尘的声音。

在高远的天际，乌鸦正在啼叫，附近的厨房响起玻璃杯破碎的声音……突然，窗外又有女人尖叫出声。

“讨厌……真的……令人受不了……简直就是……开玩笑嘛……嘻嘻、嘻嘻、嘻嘻。”

然后就是我的胃里面发出的满足的跃动声。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带领我逐渐走向遥远的世界，进入恍惚的梦境……这样美好的心情，真好！

不久，遥远的地方开始传来一个清晰的奇妙声音，那听起来确实是汽车的喇叭声，也好像是很大的哨声……哔、哔……哔……哔、哔、哔、哔的，是一种特别高亢的声音，我不得不认为那个声音表示发生了可怕紧急的事情，而且正在朝着我来。哔、哔、哔、哔声超越且吓退了清晨静寂的各种声音，绕向街道处的转角，以惊人的速度赶往正在躺着的我的方向。顷刻间，声音更加迫近，就在它似乎就要钻入我的杂乱的头发之前的时候，忽然移向一旁，绕了个大弯，发出极高的吼叫声，缓缓走开约莫一百公尺远的时候，又立刻转变方向，持续发出几乎渗入我耳孔的尖锐声，急速逼近，这才戛然而止。此时，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整个世界陷入一片寂然，我又不省人事地昏睡起来。

我大约踏实了五分钟左右，这次，是枕畔那扇门的钥匙孔突然发出喀嚓的声音，接着是沉重的轧轧开启声，同时，仿佛有某种脚步的声音进入房内。我反射性地跳起来，回头。但……仔细一看，我愣住了。

在我眼前，在缓缓关闭的牢固铁门前，摆放着一张小型藤椅，藤椅前站着一位令人惊奇的怪异人物。他的头部好像快要触及屋顶，这个时候正低头望着我。

那是一个身高超过六尺的巨人。他的脸像马一样长，皮肤颜色如同陶瓷般泛着白光，细长的眉毛下是鲸鱼形状的小眼睛，双眼无神，目光好像落魄老人或垂死病人般散乱、朦胧。他的鼻梁好像外国人一样高高挺起，鼻翼泛白，与皮肤颜色相同的嘴唇紧闭成一字型。他也许罹患了某种恶症吧！尤其是那如同寺院屋顶般的宽阔额头，以及好像军舰船头般的巨大下颚更加令人感到害怕，看起来像是超乎人类性情的一种异样生物。

他的黑发从正中间分开来，身穿看起来很昂贵的褐色皮外套，一只白金色大怀表正在外套外晃动着，瘦长、苍白、毛茸茸的手指交握在表链前方。他站在应该是给女性使用的华丽藤椅前面，看起来就像被魔法召唤出来的西方妖怪。

我怯懦地抬头看着对方，感觉自己就像刚刚孵化出来的某种生物那样，屏住呼吸，不停地眨着眼，舌头在口中蠕动着。不过，不久之后我便下意识地认为这位绅士应该就是刚刚搭车前来的人物，所以很自然地朝他的方向重新坐直身体。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高大绅士的瞳孔深处散发出隐含着某种威严的冷光，频频打量我的全身。不知为何，我觉得身体像是缩小了一圈似的，不

自觉地低垂着头。

高大的绅士似乎对我的模样毫不在意，以极端冷静的态度观察了我的全身之后，抬起头，开始慢慢环视房内的情形。他那散乱、朦胧的目光从房间的这个角落移向那个角落时，我觉得今天早上的一切肤浅行为完全被他看穿了，身体更加瑟缩……这位令人恐惧的绅士到底找我有何事呢……我心里既害怕又疑惑……

就在此时，高大的绅士突然蜷缩起身子，就像受到了某种威胁一般。他上半身向前弯下来，双手慌忙插入外套口袋，一把抓出一条白色手帕，掩住嘴巴……同时转身背对我，全身晃动，持续低声咳嗽了好一阵子，最后总算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于是他再度转向我，轻声道歉。

“对不起，我的身体很虚弱，所以……穿着外套……”

那是与他的体型完全不协调的，好像女人一般的声音。

可是就在听到这声音的同时，我却安心了。我觉得这位高大的绅士的内心其实和外表完全不同，是温柔又亲切的人。我松了一口气，抬起头。

这时，绅士在我面前递出一张名片，又再度咳嗽起来。

“我是……咳、咳、咳……对……对不起。”

我双手接过名片，并且点头致谢。

我反复看了两三次这张名片，再度哑然无语，不得不重新打量站在眼前的这位抑制着咳嗽的高大绅士，自言自语地说：“这里是……九州帝国大学……”

我环顾四周。

这时，若林博士左眼下方的肌肉轻微颤抖起来。这令人联想到，或许这是他用于展现独特微笑的一种异样的表情。紧接着，他慢慢蠕动起苍白的嘴唇说道。

“没错……这里是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学科的第七号病房。很抱歉，在你睡觉时来打扰，不过，突然打扰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你不久前向负责分送食物的护士小姐追问自己的姓名……值班医生向我报告

后，我就立刻赶来了。如何？你已经想起自己的姓名了吗？恢复有关自己过去的记忆了吗？”

我无法回答，只是微张着嘴巴，像个白痴一般眨动着眼睛，望着对方鼻尖下面的巨大下颚。

太令人惊讶了。从今天凌晨起，我简直就是被自己名字的幽灵所附身！

从我向护士询问自己名字开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对方竟然拖着生病的身体，马上赶来问我是否已经想起自己的名字……这种热心真是令人费解啊……

只不过是我想否想起自己的名字而已，这么一点点小事，难道对这位博士来说如此重要吗？

我非常困惑地看看手上的名片，打量起若林博士的脸。

但是，很不可思议的是，若林博士同样也低头看着我的脸，好像等着我的回答似的紧抿着嘴。很明显，他紧张的表情里充分显示出对我的回答的重大期待。从他的这种表情里，我察觉到自己能否回想起名字以及过去的一切经历，应该与若林博士有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我的身体也就越发僵硬了。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盯视良久……若林博士终于发现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失望地闭上眼。不过，他再度抬起眼皮时，从左边脸颊到唇边仿佛浮现出比方才更深邃的微笑，同时，他仿佛误以为我呆住不动是出于某种顾虑，轻轻点了两下头之后，开始动起嘴唇来。

“当然……你会感到不可思议也是理所当然的。本来，我必须严格遵守医学上的立场，不应该介入精神病科的工作，可是，其中另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

说到这儿，若林博士又摆出要咳嗽的动作，但这回顺利忍住了。他眨动着手帕上方的眼睛，很难过似的继续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坦白说，这里的精神病科教学目前由声名远播的正木敬之教授担任主任教授。”

“正木……敬之？”

“没错。这位正木敬之教授不仅在国内，在世界精神医学界也是重量级的人物，他首创的新学说可能让过去遭遇瓶颈的精神病研究产生根本的变革，是‘精神科学’的伟大学者……话虽如此，这种新学说并非现在流行的所谓的心灵学或降神术之类的非科学性的研究，而是纯粹立足于科学基础的划时代理论。他借着在这个教室内创设的史无前例的精神病治疗室，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真理。你也是接受这种新式治疗的患者之一……”

“我……精神病治疗？”

“是的……所以，专门研究法医学的我，实际上不该询问正在接受正木医生治疗的你的症状，也难怪你会产生怀疑了。但是非常遗憾，正木医生在一个月前突然把后事交托给我之后，就与世长辞了，而且……并未决定下一任教授的人选。再加上本来就没有副教授帮忙，结果在校长的命令之下，由我暂时兼任这个教室的工作……其中，正木医生特别委托我必须尽全力照顾的病患就是你，换句话说，本精神科的名誉，不，是整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的名誉，都维系在……你是否能够恢复过去的记忆，能否想起自己的名字。”

若林博士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一阵炫目的光芒袭来，忍不住眨着眼睛。感觉上，似乎是我名字的幽灵散发着余光，正要从某处现身出来……

但在一瞬间，我感受到一股连头都抬不起来的难堪感觉，不自觉地低下头来。

这里绝对是九州帝国大学附设的精神科病房，而我一定也是被收容在这间七号房内的精神病患者。我的头从今天清晨醒来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定是因为曾罹患某种精神疾病……不，是现在正在罹患……对了，我是疯子！

啊，我竟然是个可悲的疯子！

随着若林博士凝重的说明，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难以忍受的羞耻，心跳急促到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这种自己也无法了解，不知是恐惧还是悲伤的情绪，我感到全身就像针刺一般地痛楚，从耳朵到颈部一带像被火焰灼烧一般，两眼不自觉地发热。我突然很希望就这样双手掩面，倒在床上。

若林博士低头看着我，口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似乎在吞咽着唾液。然后，他像是面对着身份高贵的人一般，双手交握在身前，用比先前更亲切——几乎是谄媚——的声音安慰我。

“这是一定的，任何人发现自己被放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会受到一种绝望的打击……但请你不要担心，你住院这件事和这栋病房的其他病患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和……其他病患不同？”

“不错……因为你提供你的身体当做最宝贵的研究素材，这都是为了给在这个精神科教室创设的名为‘疯子解放治疗’^[1]的划时代性精神病治疗方法进行实验。”

“我……我是疯子解放治疗的实验素材？为了治疗并解放疯子……”

若林博士向前倾，点头，仿佛对于“疯子解放治疗”的名称表示敬意……

“正是这样。创立‘疯子解放治疗’实验的是正木医生。他所创立的学说具有怎样划时代的意义，世人应该很快就能了解，而且……你已经凭借着自己脑髓的正确运作，让正木博士崭新的精神科学实验完成了惊人的成绩，本大学的名字将会给全世界的精神医学界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如此，以实验的结果而论，你因为强烈的精神冲击造成本身意识完全丧失的状况，如今已经能够完全恢复了……所以，简单地说，你既是在解放治疗场内进行的惊异实验的中心代表，同时也是本大学荣誉的守护神。”

“我……为什么会是……如此可怕实验的……”我慌忙地问。

忽然被卷入这么奇怪的话题中心，自己都感到害怕了……

若林博士低头看着我，冷静地点头致意道：“你会怀疑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很遗憾，关于这件事，现在没办法向你说明。除非在不久的将来，你自己想起了一切经过……”

“我自己想起来？那……要如何想起……”我结结巴巴地问道。因为若林博士的口气让我想起了精神病患的可悲之处……

若林博士静静地举起手来制止了我。“请你耐心等待！这其中另有原因。坦白说，关于你进入解放治疗场的经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说明的，

其中的缘故深刻复杂，而且极端不可思议。如果凭我一个人想要完整说明，可能有虚构的嫌疑。所以……如果不是由亲身体验整个过程的你自行回忆这一段深刻而不可思议的体验，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事实。

“另外，在你过去的记忆中存在着极端奇幻、惊异的事情。不过，为了让你放心，我想稍微说明一下还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疯子解放治疗’是今年二月正木博士赴本大学任教后不久，立刻着手设计的治疗场，今年七月完成。经过仅仅四个月的实验后，在距离现在一个月前的十月二十日——正木博士亡故的同时封闭。正木博士在这段期间所进行的实验主要就是为了让你恢复过去的记忆。结果，正木博士清清楚楚地预言说，从很久以前就陷入一种特异精神状态的你，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恢复到像今天这样的状态。”

“已故的正木博士，预言我今天的情形？”

“不错，就是这样。正木先生断然宣称，你是本大学的至宝，在仔细并且妥善的照顾之下，一定能够恢复原来的精神意识，由此证明他所提出的伟大学说的原理，以及由该原理所产生的实验效果……不止这样，他还深信不疑地表示，如果你确实能够恢复过去的全部记忆，必然也能想起那桩与你的过去有关，几乎可以被称为空前绝后，并且极尽怪异、凄惨的犯罪事件的真相。当然，对这一点，现在我也一样完全相信。”

“空前绝后的……空前绝后的犯罪事件……与我有关？”

“是的。只能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异常事件。”

“那、那是什么样……的事件？”我探出床铺外，小心地问道。

若林博士非常冷静，用他那苍白的眼神静静地望着我说：“那一桩事件就是……我还是告诉你好了。不过，关于刚才所说的有关正木博士与精神科学的研究——很久以前我也曾接受他的指导，所以现在仍旧持续进行着名为‘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的研究……”

“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

“不错……由于是崭新的主题，只提及名称的话，或许无法让你了解内容，但如果稍加解释，你应该就能明白。也就是说，我会开始研究这样的主题，是因为知道正木博士所提出的‘精神科学’的内容里充满太多恐怖的原理和原则。比如说，在他的精神科学的一个门类‘精神病理学’中，包括借着一种暗示作用，将一个人目前的精神状态突然转变成另

一个人；或者是一瞬间消除某个人现在的精神生活，将其改换为潜藏在这个人精神深处的几代以前的祖先的个性等令人战栗的理论和实例……

“而且，该理论的应用以及实验的效果，尽管具有科学上的正确性与深奥性，但对其作用的说明和实行的方法却异常平凡……依说明方式的不同，甚至连妇孺都会觉得非常简单，以至于会觉得有趣可笑，因此也算是非常危险的研究和实验……当然，详细内容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在你眼前一一展开，在此没有必要说明……”

“这……那样可怕的研究内容，将会展现在我眼前？”

若林博士严肃地点头说道：“没错，正是这样。你能够亲身证明这项学说的真理，不仅能培养出针对这种原理所描绘的恐怖、战栗的免疫力，同时，当不久的将来，你完全恢复过去的记忆时，必然会具有参加这项新学理研究的权利和资格。但是，如果把这个秘密的研究内容泄漏给外人，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异变，将是完全无法预料的……比如，发现某人心理深处潜藏着一种可怕的遗传心理时，如果给予他一个相对应的暗示，就能够瞬间让对方发狂，同时让他对使自己发狂的人的记忆完全消失，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危害将不逊于诺贝尔发明的无烟火药！

“正因如此，基于法医学的立场，我认为这样的精神科学理论如果像现代的唯物科学理论那样普及为一般社会常识，情况将会非常糟糕。届时，就像我们认识到目前应用唯物科学的犯罪已经肆虐横行一样，也必须觉悟到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也会大肆流行。一旦演变到这个地步，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因为这种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将与既往应用唯物科学的犯罪不同，全世界绝对会陆续出现无法侦查、不可能实现的犯罪事件。正因这样，所以正木博士的新学说绝对不能泄漏出去……同时，很抱歉，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需要尽可能周全地研究出这种犯罪的预防方法和探索检测方法，因此才会在正木博士的指导下，基于‘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及其证迹’的主题，极度秘密地从各方面进行调查，这就好像我和正木博士两人的共同事业……

“但是，正木博士和我竟然出现了严重疏忽……虽然这样小心慎重，却不知道被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把该精神科学中最强烈且最具效果的理论盗窃出去，并且还灵活地实际应用了。那也就是在距离本大学不远处突然发生的一桩不可思议的犯罪事件……

“从表面上看，该犯罪事件主要是具有某富豪家庭血统的几个人，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互相残杀，或者互相让对方疯狂，构成无比残忍血腥的

凶行。而且，之所以认为该行凶手段与我们研究的精神科学有关，在于同样属于该富豪家庭血统的一位温柔善良、头脑清晰的青年，为了防止自己家的血统灭绝，打算和恋慕自己的美丽表妹举行婚礼，但是在当晚午夜过后，青年却出乎意料地梦游起来，勒死了作为结婚对象的少女，而且面对少女的尸体，还非常冷静地在纸上描绘现场情景……这件非常特异离奇的事实曝光后，引起社会大众广泛的批评。

“问题是，这位青年所属的富豪家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悲惨的状态？凶手是谁？目的何在？到现在为止仍旧不明……九州警视厅的福岡县司法当局对于这桩事件几乎是束手无策。同时，在正木博士的支援下全力着手调查该事件的我，到今天为止同样无法掌握与事件真相有关的丝毫线索，犹如坠入云雾之中，只能彷徨地摸索。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唯一能够追查事件的方法，就是等待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还活在世间的你——借着正木博士的遗德，在恢复过去记忆的时候自己直接判断事件的真相，直接揭穿凶行的目的和凶手的真面目。因为魔幻的凶手虽然以变幻莫测的手段酿成了事件，我们却无从追查他的踪迹。

“这么说，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我不能亲口具体说明该事件的理由是，我自己也无法正确掌握事件真相。另外，我会介入自己专门领域外的精神科的工作，亲自照顾你，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个重大秘密被泄漏；另一方面，万一你恢复记忆，我必须能够马上赶到，比任何人更早获知事件真相……揭穿隐蔽事件的真相以及魔幻的凶手的真面目。

“万一因为你恢复过去的记忆而查明了事件真相。我们把这种带有多重意义的研究成果发表出去，必然会在当今的科学界和社会引起全世界规模的旋风，也就是正木博士命名为‘疯子解放治疗’的研究。它实际上是将现代物质文化转化为精神文化的伟大实验，这不但将获得科学上的证明，同时我在博士的指导下持续研究的《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及其证迹》论文也可以毫无遗憾地完成，我和正木博士这二十年里倾注心血对于精神科学的研究也能获得公诸于世的机会。

“所以，你是否能想起自己的名字，恢复过去的记忆，进而揭开事件真相，不仅令本大学内部重视，福岡县的司法当局重视，更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天下人的视线……”

一口气说到这里，若林博士忽然奇妙地瞥了我一眼……同时，他迅速转向一旁，用手帕掩住脸拼命咳嗽。

望着那满是皱纹的侧脸，我感到自己就像被裹在烟雾里一样茫然。从今天清晨起，在我周围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都让我产生新的不安和震惊，而若林博士对于这些事的说明只是让它们更夸张、更不自然地扩大，我很难认为那是事实。那些听起来都和我有关联的事情，在感觉上却像是与我全然无关的梦话……

不久，停止咳嗽的若林博士又用散乱的目光向我行注目礼，并且说：“对不起，我累了……”

他回头看看背后的华丽藤椅，缓缓坐下。

见到他坐下的动作，我不禁傻眼了。最初见到那张藤椅放在若林博士背后时，心想只要被身材稍微高大的人一坐，这藤椅肯定会立刻垮掉，因此想象着也许还有某位女性要来。但现在一看，若林博士高大的身躯很轻松地坐进了藤椅的狭窄扶手之间，胸部和腹部重叠，脸低垂在膝前，只把眼睛露在手帕外面，仿佛在说“我就是潜藏在怪异事件背后的魔幻凶手”一般，全身收缩，紧紧地挤入藤椅内。怎么看，全身大小都只有刚才的一半，不管身材多瘦削，不管身上的皮外套多薄，正常人应该不可能做得到这一点……更何况，他还用和原来一样的声音，不，比原来还更冷静的声音——好像自己是先知一般——开了口。

“不好意思……刚才我看了你的情形之后，就算自己是外行，也能知道正木博士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你现在一定因为努力想恢复自己过去的记忆，却一直想不起来而困惑不已，对吧？那只是你正在回归健康意识的一种过程……也就是说，根据正木博士的研究，在你的脑髓里，属于反射、交感过去记忆的部分当中，支配最古老记忆的潜意识的某处存在着具有遗传性的弱点，也是非常敏感的一点。

“另一方面，以前就深知这个事实的神秘人物不知从何得知，使用了能刺激到最敏感的弱点，而且具有极端强烈的精神科学暗示性的材料，让该点陷入极度的紧张。导致遗传下来并潜伏着的一千年前的祖先深刻怪奇的浪漫记忆完全分离，一面浮现在你的意识表面，一面却使你陷入深邃的梦游状态……因此，你今天一旦恢复清醒，从潜意识游离的梦游心理将完全发挥，成为虚无的状态，能使你脱离梦游状态。因为持续异常活跃的潜意识部分，与反射、交感位于其附近的过去记忆在脑髓的一部分，残存着长时间紧张所累积的深刻疲劳，目前仍无法完全自由运作，也就是说，你陷入了越古老的记忆越无法想起的状态。

“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反射、交感神经并未太过于疲累，印象比较新而且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早晨觉醒了，至于更早以前的记忆，虽然你焦躁地想要赶紧恢复，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这就是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正木博士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自我忘失症’……”

“自我……忘失症？”

“是的。因为隐藏在那桩怪异事件背后的魔幻凶手的精神科学犯罪手法在作祟，使你在往后的数个月之间，变成了与现在的你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持续处于某种异常的梦游状态……当然，这种深度梦游状态，甚至是极端的双重人格实例与普通人所显现的轻度双重人格的梦游，即‘梦呓’或‘睡眠迷离’等不同，是非常罕见的。但在古代各种文献里仍可找到前人留下的怪异例子，也让世人陷入了半信半疑的迷惑境界，诸如‘五十年后想起故乡的老人’、‘提示证据后才发现自己是杀人凶手的绅士回忆’、‘孤独老妇见到没有出生的儿子向自己告白’、‘自认遭到列车撞击才变成秃头大富豪的贫困青年手记’、‘年轻的夫人一夜醒来变成白发老妇的故事’、‘反向思考梦与现实，终于犯下滔天大罪的圣人的忏悔录’等等。

“如果试着以这些实例来对照正木博士的独创学理，就应该不会怀疑了。这类现象的存在，不仅科学上已经证实其可能性，我们也从学理和实际两方面证实，这样的人在回归昔日精神意识的时候，一定曾经历长时间的‘自我忘失症’。严格说来，我们的心理状态随时会受到所见所闻的事物刺激而不断产生变化，会独自生气、悲伤、微笑，这都算是一种梦游行为，这种心理变化进行的每一刹那，‘梦游’、‘自我忘失’、‘自我觉醒’等过程会以极短暂的画面反复呈现……只是一般人并未意识到而已。

“因此，你目前也是处于这种过程。正木博士已经明白你会清醒过来，在不久的将来，你应该会完全恢复。”

说到这儿，若林博士再度停住，稍微喘了一口气，舔舔嘴唇。

但是，这时候的我究竟是什么表情呢？对于这点，我自己没有半点感觉。在若林博士深具学术权威的说明下，我就像触到了高压电一样，全身僵硬成一团。

刚刚所说的怪异事件果真是自己的遭遇？然而，自己现在也是站在必须回想这桩可怕的事件，以及自己名字的立场上？想着想着，冷汗因为某

种难以言喻的恐惧而滴落下来，渗入两边的腋下。同时，我的全部神经都集中在若林博士苍白的长脸上。

这时，若林博士微微低下头，用更低沉的语气接着说道：“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正木博士的预言已经毫无谬差地一一实现了。从今天早晨起，你已经完全脱离先前的梦游状态，目前正处于即将恢复记忆的边缘……所以，我是为了让你能想起自己的名字才特地赶来见你的。”

“让我想起自己的名字！”

我大声叫道，突然感到心跳急促起来，几乎喘不过气。会不会……我自己就是那桩离奇事件的真正凶手？若林博士对于我的名字特别紧张小心，岂非就是证据？我脑海中刹那间闪过这样的念头……

但是，若林博士还是静静地回答道：“不错，只要你想起自己的名字，那么其他一切记忆也就能够浮现在你的意识表面，与此同时，你就应该可以想起支配这个怪异事件的精神科学原理是多么可怕，以及这项奇怪的犯罪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还有，酿成事件的魔幻凶手又是什么人。因此，帮助你回想这一切，正是正木博士赋予我的最重大的责任……”

这时，我又因为某种无以言喻的恐怖感而全身战栗，不自觉地坐直身体，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是什么？！”

我这么问的瞬间，若林博士却噤口不语了。他用那双朦胧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瞳孔深处，似乎在探索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也像是在暗示某件重大事情……

日后回想起来，当时我一定是被若林博士用深不可测的计谋欺骗了。若林博士持续叙述极具科学性又煽情的故事，绝非毫无意义，而是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我的名字”上，让我紧张到极点，是一种引导我必须想起这一切的精神刺激方法。所以，当我急于想要问自己名字的同时，他却噤口不语，利用沉默引导我的焦躁达到最高点，强力地刺激凝固在我脑髓中的过去记忆，使它重现出来。

但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个缜密的谋略，单纯地以为若林博士会马上说出我的名字，一心一意地凝视他苍白的嘴唇。

这么一来，注视着我的反应的若林博士仿佛有些失望，他轻轻闭上眼睛，摇头轻叹。不久后，他又睁开眼，用更冷漠、纤细的声音表示：“不

行……我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你的。既然你无法记起自己的名字，事情就到此为止，还是必须让你自己很自然地想起来……”

我突然有一种既安心又寂寞的感觉。

“……我想得起来吗？”

“能，绝对可以！到时候，你不但会知道我所言不假，同时可以痊愈出院，享受在法律上以及道德上的权利，接受属于你的美好家庭的一切幸福……这些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因为，让你能够顺利承受这些东西是我承接正木博士工作的第二项责任。”

若林博士说到这儿，再次用他苍白冰冷的瞳孔凝视着我。我无法抗拒那眼神的压力，低头不语……同时，又觉得怎么想都不像是自己的事情，只像是听着奇妙故事一样，内心中感到莫名的疲惫……

若林博士毫不理会我的心情，轻轻咳嗽一声，换上另一种语气。“那么……现在我希望开始进行让你想起自己名字的实验。我和正木博士一样……依照顺序让你看与你过去经历有最深刻关系的各种事物，希望借此实验唤醒你过去的记忆，不知你意下如何？”说着，他双手抓住藤椅扶手，用力伸直身体。

我望着他的脸点点头，心想，随便你，反正我无所谓。

但我的内心却相当踌躇，不，甚至觉得可笑。

今天清晨呼唤我的那个六号房的少女，是否也和眼前的若林博士一样认错了人呢？把我误认为另一个人，还这样热心地呼唤、责问……可是，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受到何等责难，我依旧什么也想不起来。

接下来要给我看所谓过去的纪念物，事实上也只是和我毫无关联的陌生人的纪念物吧！描绘不知潜藏于何处，不知其真正身份的冷血凶恶的精神病患的极其怪异残虐的行为的犯罪纪念物。让我看这样的东西，岂不是刻意要我一定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的过去的经历？

在无止尽的想象中，我不由自主地缩着头，感到惶恐不已。

若林博士保持着学者风范和谦虚态度，静静地向我点头致意后，从藤椅上站起身来。他背后的房门突然打开，一位身材矮小的男人迫不及待地大步走入房内。

矮小男人理着约五分的平头，蓄八字胡，穿白色圆领上衣和黑长裤，脚上穿着用旧皮鞋剪成的拖鞋，左右手各提着黑色手提包和有些脏的折叠椅。随后进入的护士在房间中央放了一个冒着热气的圆钵之后，矮小男人立刻打开折叠椅，然后把黑色手提包放在椅子旁边，打开，一面从手提包内挑出理发剪、梳子之类的东西，一面朝我点头示意，像是在说“请坐”。

这时，若林博士也把藤椅拉近床铺边，朝着我眨眼，好像也在说“请坐”。

我心想“是要让我在这里剪头发吗？”

于是我赤脚走下床，坐在折叠椅上。

几乎同一时间，八字须的矮小男人拿着一条白布，“哗”一声围住我的全身，然后用浸过热水的毛巾缠住我的头，用力按紧，并且回望若林博士。“像上次那样修剪可以吗？”

听到这一问，若林博士愣了一下，瞄了我一眼，淡淡地回答：“嗯，上次也是找你过来的呀……你还记得当时的理发方式吗？”

“当然啦！刚好是一个月前的事，又是特别指定，我当然记得。中央部分剪高，让整张脸看起来呈温柔的蛋型。周围剪得很短，感觉上像东京的学生……”

“不错，这次也一样。”

“我知道啦！”

说着，剪刀的声音已经在我头上响了起来。若林博士坐在床铺枕旁的藤椅里，从外套口袋中抽出红色书皮的英文书。

我的过去就这样稍微明朗化了。就算和若林博士所说的奇妙故事毫无关系，我也能够一点一点推定自己可以相信的一些事实了。

我从大正十五年（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成为这个九州帝国大学附设医院精神科的住院病患，似乎到昨天为止都生存在梦游状态中，同时不知是在来这里的途中，或是在这里的时候，反正约莫一个月前曾经剪过像学生般的平头，而现在正要恢复当时的模样……

但是……虽然可以这样想象，却也显示一个人的记忆是何等不可靠，再说这个过去也仅仅来自于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医学博士和理发师的一面之词。我真正能够记忆的过去，其实只有今天凌晨的嗡嗡的时钟声，以及之后几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至于嗡嗡声音以前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虚无的，甚至连自己是生是死都无法确定。

我到底在哪里出生？如何长大成年？如何拥有分辨各种事物的判断力和知识，以及深刻了解若林博士说明内容的可怕的能力？为什么又会完全忘掉这么多过去的记忆？

我闭着眼睛，一面凝视自己脑中的空洞，一面想着这些事情，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的灵魂越缩越小，仿佛是飘浮在无限虚空中的漫无目的的微生物，我感到寂寞、无聊、悲伤、眼眶发烫。

后颈上忽然感到一阵冰凉，原来是理发师已经剪好头发，正在我的脖子上涂抹刮胡泡沫。

我低垂着头。

但是，我试着推想，一个月前若林博士也命令理发师剪过这样的头发，那么，或许一个月前我也有过像今天凌晨一样的恐怖经验。而且，依博士的语气推断，应该不止这一位理发师帮我剪过头发，如果真是这样，在那以前，甚至是更早以前，这种事已经反复不知道多少次了，也就是说，我只不过是反复表演这些动作的一个可悲的梦游症患者而已……

若林博士只是一个进行这类实验的冷酷无情的医学家……不，从今天凌晨到现在，发生在我周遭的一切事情都只不过是这个梦游症患者的幻觉。我正做着现在在这里像这样被理发师剪头修面的梦，但是我真正的肉体并没有在这里，不知已梦游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样想着，我猛然跳起来，带着围在脖子上的白布往前冲去……然而这不过是我的幻想，事实上我整颗头都被压住，连眼睛、嘴巴都无法张开，屁股不由自主地落回椅子上。

两根圆竹棍平压在我头上，而且不停转动，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的心情却非常舒适……一时间完全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是疯子，还是别人是疯子，就好像高兴、悲伤、恐惧、不甘心等感觉，甚至过去、现在或宇宙万象都与自己无关，只是颓然地靠着椅背而已。这么一想，不知来自何处的一种快感便从全身每个毛孔渗入骨髓。

事情既然演变至此，也就无可奈何了，虽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今后就唯若林博士的命令是从吧！无论会变成怎样，也都无所谓了……

“请到这边来。”

年轻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睁开眼一看，有两位护士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她们像对待罪犯似的从左右两边抓住我的双手。而理发师也不知何时拿掉了围在我脖子上的白布，在门外用力掸落上面的头发。

这时，读着红色书皮英文书的若林博士合上书本，拉长他的马脸，轻咳两声，双手指着房门，似乎在说“请往那边走”。

虽然满脸都是头发的残屑，我仍然勉强睁开眼睛，由护士们拖拉着，赤脚踩在冰冷的石板上，有生以来首次（？）走出门外。

若林博士把我带到门外，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门外是宽敞的人造石走廊，左右各有五扇房门，与我的房门颜色相同，走廊尽头的昏暗墙壁上挂着与我身体差不多等高的大钟，外面同样严密包裹着和我房间窗户上相同的铁格子和铁丝网，大概这就是今天凌晨发出嗡嗡声吵醒我的时钟吧。虽然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上发条，不过装饰着旧式唐草图案的长针和短针正逐渐移动到六点零四分，合金制的巨大钟摆不停摆动，感觉上就像是在接受惩罚而反复进行同样动作的人一样。

面向时钟，左侧就是我的房间，门旁钉着长约一尺的白色牌子，牌子上用黑色哥特式文字写着“精•东•第一病房”几个小字，下方则写着“第七号房”的大字，没有病患的名牌。

我被两位护士带领着，走向时钟相反的方向，不久后来到明亮的户外走廊。在我眼前出现了一栋正面漆成蓝色，两层楼高的西式木质建筑。建筑物的走廊两侧是洁白的空地，上面盛开着血一般鲜红的豆菊、白色的雏菊以及红色与黄色构成的奇妙内脏形状的鸡冠花。空地对面是深绿色的松树林，树林上方飘着淡淡的云朵，在旭日的照射下，远处静静传来浪涛声……

“啊，现在是秋天……”我想。

深吸一口清新冰凉的空气，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但是，两位护士不容我悠闲欣赏周遭的景色，拉着我的双手走进对面蓝色建筑物的昏暗走

廊，一直来到右边的房间前面，一位正在等待的护士打开门，陪同我们一起进入房内。

那是一间相当大而且光线明亮的浴室。对面窗边的石质浴缸冒起阵阵水蒸气，另一面由三片玻璃拼成的窗子则不断滴着水滴。三位脸颊红润的护士一齐伸出粗圆的泛红手臂，迈开泛红的双脚，猛然抓住我，三两下就把我的衣服剥光，并将我赶入浴缸。等我浸泡得浑身发烫，站起来的时候又立刻把我拉出，让我站立在一块木板上，用冰冷的肥皂和海绵前后左右、毫无顾忌地抹刷我的全身。她们出其不意按住我的头，直接用肥皂抹擦，让整颗头直冒泡沫，用着完全不像女人的手劲乱抓我的头皮，随即冲淋热水，让我连眼睛、嘴巴都张不开。紧接着，她们又分别抓住我的双手，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命令“到这边来”，然后再度把我赶入浴缸。

动作真粗鲁……我忍不住想，或许今天清晨送早餐给我的护士也在这三个人当中，所以对被我拉扯的事情进行报复吧！另外，这可能也是她们一贯对付疯子的态度……

一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悲观起来。

到了最后，我的手脚指甲被剪短，还被迫用竹柄的牙刷和盐巴刷牙。身体再度暖和过来，护士用全新的毛巾将我擦干，再拿崭新的黄色梳子梳理过我的头发后，我觉得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在这么清爽的心情下，居然还是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也只能感到无奈了。

“请换衣服！”一位护士说。

我回头一看，本来脱在木质地板上的病患服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浅黄色的大包袱。解开包袱一看，里面是一个白色硬纸箱，箱内有大学生制服和制帽、御寒外套、伸缩布料制成的衬衫、长裤、褐色半统袜，以及用报纸包裹的手编鞋等等……打开放在最上面的皮盒，里面有一只银光闪闪的手表。

我还没有时间讶异，就从护士手上一一接过这些衣物，穿戴在身上。之后仔细查看，不过没有能发现足以显示它们是属于我的东西的英文缩写之类的记号，每样物件都像刚裁制好似的有清晰折痕，而且穿在身上也如同量身打造般贴身舒适，甚至连崭新的方形帽子、闪闪发亮的手编鞋和显示在六点二十三分的手表以及皮带尺寸都与我本人完全吻合。由于太不可思议，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一摸，右手摸到叠成四折的簇新手帕和卫生纸，左手则摸到不少的零钱及柔软鼓胀的钱包。

我非常迷惑，环顾四周，想要看看哪边有镜子，但是很遗憾，连镜子的碎片也没见到。

一直紧盯着我的三位护士打开门，离开了。

同一时间，若林博士低着比门楣还高的头走了进来。他像是在检查我的服装，不停打量着我的全身，然后默默带我走到房间角落，拿下晾在两面墙壁中间的浴衣，于是，在我的眼前出乎意料地出现一面巨大的穿衣镜。

我跟跄起来，直往后退。因为……映在镜中的我实在太年轻了。

今天凌晨，我在昏暗的七号房里摸着自己的脸颊想象的时候，认为自己应该是三十岁左右的壮年人，而且可能满脸横肉。但就算理发梳洗过，也想不到用手掌抚摸的感觉居然会与实际模样有如此大的差异！

站在眼前等身大的穿衣镜前，我怎么看都像是顶多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额头饱满，两颊瘦削，浓眉大眼，如果不是身穿大学生制服，也许会被认为是中学生也不一定。一想到自己这么年轻，从今天凌晨开始产生的意志力霎时消逝无踪，只感到心情难以言喻地异样起来，既像是阴森恐怖，又像是高兴，也有可能很悲伤……

这时，若林博士在背后催促似的说：“怎么样？你想起自己的名字了吗？”

我慌忙脱掉戴在头上的帽子，生生咽下一口冰冷的唾液，回过头来。我这时总算明白了若林博士在我身上使用各种奇妙手段的理由。他答应让我看过去的纪念物之后，最先让我了解自己过去的样子，也就是说，若林博士清楚地记得我入院时的穿着打扮，借着让我恢复同样打扮的手段，试图让我想起过去的记忆……没错，一定是这样！这的确是我过去的纪念物。尽管其他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对劲，只有这点应该不会错……

不过……很遗憾，博士的这种苦心和努力无法获得回报。见到自己本来的样子，刚开始确实非常惊讶，可是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不止这样，知道自己原来不过是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后，我更加惶恐了，有一种被嘲弄似的说不出的恐惧，额头不自觉地直冒冷汗，擦干了又冒出来。

若林博士依然用没有表情眼神严肃地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在镜中映现的脸，不久，他轻轻点着头说：“这是当然的……你的皮肤比以前

白，而且也胖了一些，或许会与住院前的感觉有所不同。那么，请到这边来，我们试试另一个方法，这次你应该能够想起来才对……”

我穿着新鞋，膝头僵硬地跟随在若林博士身后，走回鸡冠花盛开的走廊。我本来以为要回七号房，但是若林博士却在挂着六号房牌子的房门前停住，敲门并且扭转大型的合金把手。顷刻间，从半开的房门里走出一个穿浅黄色围裙，年纪约莫五十岁左右，像是特别护士的老婆婆，朝若林博士弯腰致意。

老婆婆望着若林博士，很谨慎地报告：“现在睡得很熟呢！”

说完话，她走向我们刚刚过来的西式建筑物。

若林博士小心翼翼地朝门里望去，一只手轻轻握住我的手，带我进入房里。他随手掩上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近靠在对面墙角的铁床。然后轻轻放开我的手，用毛茸茸的手指向睡在床上的一位少女的面孔，然后回头看我。

我双手紧紧抓住帽沿，由于怀疑自己所见到的景象，不由得眨了两三下眼睛。

因为，熟睡的少女实在太漂亮了。

少女那闪动光泽的头发被扎了起来，好像黑色的大花朵般披覆在洁白毛巾包裹着的枕头上。身上穿着与我先前所穿同样的白色棉布病患服装，包扎着新绷带的双手规矩地交叠在胸前的白毛毯上，可见她确实就是今天清晨敲打墙壁呼唤我，让我苦恼不已的少女。

当然，墙壁上并未发现如我先前想象那样的凄惨血迹。可是，用那种凄厉痛苦的声音呼唤号泣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会睡得如此安静，如此天真无邪……那细长的弦月眉、浓密修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嫣红的脸颊、三叶草型的樱唇、可爱的双下巴以及令人联想到洋娃娃的清纯睡姿……不，当时我真的怀疑她就是洋娃娃，并忘我地凝视着她的睡脸。

忽然，在我眼前，洋娃娃的睡脸开始发生难以形容的奇妙变化。

用崭新毛巾覆盖着的大枕头上，那张有着用柔软毛发轻轻掩住的桃红色耳朵，被修长睫毛遮覆着、透着愉悦的少女睡脸，正在以肉眼无法分辨的速度缓缓转为悲伤的表情。虽然细长的弦月眉、浓密的睫毛以及三叶草型的樱唇还是保持着原先的美丽轮廓，只有少女天真无邪的桃红色脸颊转

变为无比寂寞的蔷薇色。虽然仅是如此，方才看起来十七八岁的稚气睡脸竟不知不觉地显露出二十二三岁贵夫人般的高贵气质，表情深处浮现出一抹哀伤之色……

我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了，可是却没有办法揉眼，也无法呼吸，只能眨也不眨地凝视着这个情景。不久，那细长的双眼皮之间开始泛出透明的水珠，转瞬间变成很大的露珠，凝滞在长睫毛上闪闪发亮。不一刻，露珠便往左右两侧分流而下。那张轻巧的小嘴唇微微颤抖着，说出梦一般的话语。

“姐姐，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是真心恋慕大哥！虽然明知道是姐姐你最宝贵的大哥，可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恋慕着他。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啊，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原谅我。姐姐，请你……”

那话语的内容需要紧紧注视她嘴唇颤动的情况才能勉强分辨，然而，她的泪水却如泉涌一般，由长睫毛间流向左右眼角，再流向两边太阳穴，最后消失于两鬓的发际之中。

不久，眼泪停止了。就好像天色大亮一般，少女两颊暗淡的寂寞蔷薇色泽恢复成原先的桃红色，她的样子也仍旧如洋娃娃般回复成十七八岁健康少女的睡姿。在短暂的梦中，她居然哀伤得仿佛老了五六岁。不过，她显然又很快地回到了原来的年龄，唇际甚至浮现出一抹开朗的微笑……

我不自觉地吁了一口气，同时胆怯地回望背后。

站在我身后的若林博士仍然面无表情，双手交握，静静俯看着我。不过，从他那犹如石蜡般僵硬的脸色上，我也能充分了解到他的内心同样非常紧张。

不久，他舔了舔苍白的嘴唇，用和先前完全不同的虚弱声音说：“你……知道这位女孩的……名字吗？”

我再次回望少女的睡脸，有些怕吵醒她似的摇摇头，意思是：不，我完全不知道……

这时，若林博士再度低声问：“那么……你不记得曾经见过她吗？”

我抬头望着若林博士，眨了两三下眼，意思是：开玩笑，我连自己的面孔都记不得了，何况是别人？

就在这一瞬间，若林博士的脸上又掠过无法形容的失望表情，用空洞的眼神良久地凝视着我。不久之后，他恢复了原来寂寞的神情，轻轻点了两下头，转头看着床上的少女，然后以极端慎重的步伐前进了约莫半步，好像在神前发誓般地把双手交握在身前，缓缓说道：“那么……我告诉你好了，这位女性就是你唯一的表妹，和你有婚约关系。”

“啊……”我惊叫，但又慌忙咽下声音，双手按住额头蹒跚后退。我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沙哑地问道：“真的吗？这么漂亮的人……”

“没错，她的容貌世间罕见。绝对不会错，她就是今年——也就是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好是六个月前——准备和你举行婚礼的你唯一的表妹，却因为前一天晚上发生了奇妙的事件，到目前为止一直过着这样可怜的生活……”

“……”

“所以，让她和你能够平安无事地出院，回归快乐的婚姻生活，也是正木博士托付给我的最后而且最重大的责任。”

若林博士的语气非常缓慢严肃，似乎带着恐吓的味道。

但是，我的感觉就好像遭到了狐仙捉弄一般，仍旧瞠目结舌，不住回头望向床铺。一位素昧平生的天仙般的少女，忽然被人声称是属于你的，那种疑惑、惶恐以及莫名的可笑感情……

“我唯一的表妹？可是，她刚刚所说的姐姐又……”

“那是在做梦。我说过，这位少女本来就没有兄弟姐妹，她是独生女。但是根据记录，这位少女一千年前的女性祖先曾经有过一位姐姐，所以她在梦中的直觉认为她有姐姐……”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这种事？”我的声音颤抖着，抬头望着若林博士的脸，不由自主地后退好几步。

我突然怀疑若林博士的精神是否不正常了……除了巫师，没有人可以仅凭外表就能窥知别人做梦的内容。更何况凭人类的力量根本无法得知一千年前的奇怪事实，这已经超越了推理和想象。而他居然理所当然似的随口向我说明……我开始怀疑，也许若林博士本来就不是正常人，说不定和我一样，也是被收容在这个精神病院的特殊病患之一……

不过，若林博士半点也没有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依然用科学研究者那样的平淡语气回答我，而且，依然是用冷漠断续的声音……

“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这位小姐在清醒时也会说相同的话，做相同的事。请你看一下这种奇妙的系发方式，这是这位小姐一千年前的祖先活着时已婚妇人的发型，也是她经常梳的发型。也就是说，虽然这位小姐现在是清静无垢的处女，但是，在她自行改变成这种发型时，她整个精神生活就恢复到一千年前已婚祖先的习惯，包括记忆和个性。当然，她的眼神或身体动作也完全见不到处女的纯洁，甚至连年龄看起来都成熟了好几岁，形同举止优雅的年轻夫人……而在她忘记这样的梦境时，头发就由特别护士梳成与一般病患相同的卷发……”

我呆愣到合不上嘴，只能茫然看着少女神秘的发型和若林博士严肃的表情。

“那么，她所说的大哥……”

“当然也是你一千年前的祖先。你的祖先当时是她姐姐的丈夫……也就是说，这位小姐现在正梦见与一千年前是她姐夫的你同居的情景。”

“怎么会有……这样不伦的……”我几乎叫出声来，却硬生生忍住。

若林博士缓慢举起苍白的手制止：“嘘，安静。如果你能想起自己的名字，一切就……”

忽然，若林博士噤声了。

我们两人同时向床上的少女转头望去。但是太迟了！

少女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她蠕动小小的樱唇，轻轻睁开眼。见到站在身旁的我，再度用力眨了两三下眼皮，有着双眼皮的眼睛一瞬间发亮了。然后，她的脸颊霎时间变得苍白，湿润的黑色瞳孔大睁着，闪动着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间上的美丽光辉，同时两颊慢慢染上红晕，一直扩散到耳际。

“啊，大哥，你为什么在这里？”她边叫边撑起身体，赤着脚跳下床，想扑向我。

我大吃一惊。下意识地拂开她的手，同时不自觉地后退了两三步，满脸困惑地盯着她……

同一瞬间，少女也停住脚步，双手就这样向前伸着，身体仿佛遭受电击般动也不动。下一个瞬间，她的脸色转为铁青，嘴唇煞白……同时双眼圆睁，凝视着我的脸，踉跄后退，双手撑在床铺上，嘴唇颤动不已。

然后，少女看看若林博士，又怯懦地环顾房间四周……不久，她两眼泛着泪光，低垂着头跌坐在石板地上，用白色病号服的衣袖掩住脸，“哇”的一声趴在床边痛哭起来。

我更困惑了，拭着脸上不停涌出的汗珠，望着用沙哑的声音痛哭的少女，又望向若林博士。

若林博士脸上的肌肉动也不动，冷冷看了我一眼，慢慢走近少女，弯下腰，嘴巴几乎贴着她耳朵问道：“你想起来了么？想起这个人的姓名，还有你自己的名字了么……”

听到这句话，我比少女更为震惊。心想，这位少女也和我一样陷入刚从梦游中醒来的“自我遗忘状态”么？若林博士也在她身上进行了与我相同的实验？

这样想的同时，我紧张得口干舌燥，期待着少女的回答。

但是，少女没有回答，只是短时间里停止哭泣，把脸埋得更深，摇摇头。

“那么……你只记得这位先生是曾经答应和你结婚的那位大哥？”

少女颌首，发出比方才更响亮的哭声。那是就算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听到，都会感到极度悲痛的哭声。是因为想不起恋慕的人的姓名，与对方同样被隔离在精神病患的世界里……总算与对方相会，想投入对方怀抱，却被无情推开的……悲叹着凄惨遭遇的少女哭声。

就算男女有别，陷入同样精神状态、体验同样痛苦的我，也由衷地被她沙哑的哭声所吸引了，这和今天凌晨在黑暗中听到的呼唤完全不同，不，它引起了比当时更强烈数倍的苦闷。尽管依然想不起这位少女的容貌和姓名，但是见到她趴在床边痛哭的那个楚楚可怜的背影，我感到似乎一切责任都要归咎于自己。在良心的苛责下，我双手掩面，全身冷汗直冒，步履蹒跚，仿佛快要因为晕眩而倒下了。

若林博士丝毫不理解我的痛苦，依然倾斜着上半身，怜悯般地轻轻抚摸少女的肩膀：“你冷静点，冷静……很快就能想起来了。这位先生

——你的大哥也忘记了你的容貌，不过马上就可以记起来。届时我会立刻告诉你，然后你们就能够一同出院。来，你安静休息，等待那一天的来临，绝对不远了。”

若林博士抬起头来，拉住惊慌、懦弱、还在暗自拭泪的我的手，快步走出门外，毫无留恋地关上沉重的房门。拍拍手叫来正在赏玩鸡冠花的老婆婆，催促仍旧踌躇的我进入原先的七号房。

我凝神细听。少女的哭声似乎停止了，在她用力喘息的间歇中夹杂着老婆婆说话的声音。

我呆立在人造石地板上深深地叹息，然后吁出一口气，让心情平静下来，随即仰望着若林博士，静静等待他的说明。

——一直到刚才为止，我几乎连做梦都想象不到，我隔壁房间竟然囚禁着一位应该是世人从未见过的绝世美少女精神病患。

——而且，这位美少女是我唯一的表妹，不仅和我有婚约关系，更做着与“一千年前的姐夫”的我同居的梦。

——甚至，从梦中清醒时，一见到我，马上就叫着“大哥”，想投入我的怀抱。

——因为我推开她，她哭倒在床边，悲痛得肝肠寸断。

我迫切地等待着，想知道若林博士对这些极端不可思议、异于常理的事情会如何说明。

但是，这时候的若林博士不知在想些什么，就像突然哑了似的闭口不言，仅以冰冷、淡漠的眼神瞥了我一眼，随后低下头，左手在夹克口袋里摸索着，取出一只银色的大型怀表，放在手掌上，右手指尖轻贴左手手腕，眼睛盯着正显示出七点三十分的表面，开始测量自己的脉搏。

若林博士身体状况不佳，或许每天早上这个时刻都有测量脉搏的习惯，但是他的态度中却丝毫没有方才的紧张所留下的影响，相反，还表现出宛如路人般的冷漠，小眼睛像幽灵似的低垂下来，苍白的嘴唇紧闭成一字型，放在左手脉搏上的中指时而放松、时而紧压，好像要借此抑制我刚才在隔壁房间见到不可思议的事物所产生的亢奋，也可能是企图回避我的质问。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梦与现实交错的怪异世界中为复杂恋情苦闷挣扎的少女；难以想象的不伦不贞；无法区别纯洁与淫荡、处女与有

夫之妇、正常与疯狂……亲眼目睹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绝世美女、并被介绍是“你的表妹，也是你的未婚妻”这些不知道是真实还是谎言的事情……

我感到一股由于不知所措而产生的不满，又无可奈何地把玩着帽子，俯首不语。而且，就在俯首的瞬间，我有一种仿佛正在被眼前这位博士耍着玩的感觉。

我的脑中涌现出疑惑：虽然不知其原因何在，但是，若林博士会不会是利用我的精神有毛病这一点，刻意捏造毫无实据的说词，尝试让我相信这样的夸张内容，目的是为了进行某种学术上的实验呢？疑惑一旦浮现，就像已经成为了事实一样，在脑海里无限扩大。

他找到一无所知的我，把我打扮成大学生的模样，又介绍美少女说是我的未婚妻，怎么想都觉得非常奇怪。这身衣服和帽子，很可能是趁我半梦半醒之间量身订做的也未可知……另外，那位少女也可能是被收容于这家医院的花痴或别的什么人，不管见到任何人，都会做出那种举动。还有，这家医院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九州帝国大学的附设医院！眼前的若林博士很可能在某处找到因为某种事由而精神异常的我，借着让我陷入离奇的错觉，企图达成某项目的。

如果不是这样，我不应该在见到自己的“未婚妻”、而且又是如此美丽的少女时，居然丝毫想不起过去的事，也不应该完全感受不到怀念或高兴的情绪。

——不错，我绝对是被耍着玩！

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原本盘据在我脑中的疑团、迷惘、惊奇都在眨眼间化为轻烟消失了，我的脑筋恢复成原来的混沌状态，没有任何责任、担心……不过随之而起的是一股全然孤独无依的强烈寂寞感，我忍不住轻叹一口气，抬起头来。

这时，若林博士似乎刚测完脉搏，他将左掌上的怀表放回原来的口袋里，回复到最先见到我时的诚挚态度。

“怎么样，觉得累吗？”

我又感到些许困惑了。若林博士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虽然令我有被耍弄的感觉，不过我仍旧假装不在乎地点点头。

“不，完全不会。”

“既然如此，应该可以继续进行让你回忆过去经历的实验了。”

我再度毫不在乎地点点头，抱着一种“随便你好了”的心情。

若林博士也同样点点头。“那么，我现在带你去这间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大楼的教授研究室……也就是前面提过的正木敬之教授直到去世当天为止所使用的房间。我相信你看到陈列在里面的有关你过去的纪念物，便能够顺利解开与你自己有关的奇怪谜团，最后完全恢复过去的记忆，同时也解开你与那位小姐之间的离奇事件的真相。”

若林博士的这番话似乎隐含着比钢铁更坚定的信心，以及某种意义深远的暗示。

但是，我只是毫不在乎地点头，更有些许自暴自弃——要带我去什么地方都行，反正我也无法反抗。事实上我也有一点好奇，想知道这次又会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事……

若林博士满足地点点头。“那么，这边请。”

所谓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大楼，就包括着前面提及的内附浴室的那一栋漆成蓝色的两层木质建筑。

我们直接沿着花团锦簇的外廊往回走，经过贯穿正中央的长廊，走向另一端——它的尽头是如同监狱入口般的沉重铁门——似乎在什么地方有人监视着铁门，我们一到门前，铁门立刻朝一侧打开。

我们走到昏暗的玄关面前。

玄关的门紧闭着，可能是时间还太早吧。我们借着门上的采光玻璃透入的淡蓝色光线，走向两侧并排着的陡立楼梯，爬上左侧的楼梯之后，右转来到明亮的南向走廊，右侧有几个房间并列着，门前分别挂着“实验室”或“图书室”的牌子，走廊尽头可以见到一扇茶褐色的房门，上面贴着用粗大笔触书写着“严禁出入——医学院长”的白纸。

走在前面的若林博士从内衣袋里掏出系着大型木牌的钥匙，打开门，转头招呼我入内。他以谨慎的态度脱下外套，挂在门旁的衣帽架上。因此我也照他的样子挂好御寒大衣和方帽。当看到我们脚上的鞋子在地板上印出了痕迹的时候，我才知道房间里覆盖着一层灰尘。

这是一间非常宽敞明亮的房间。北、西、南三面各自并排着四扇窗户，西向和北向的八扇窗户外遮覆着深绿色的松树枝，南侧的四扇窗户毫无遮蔽，早晨湛蓝的天光随着海潮声如洪水般流入房内。站立在房间里的若林博士极端高瘦的身躯和我身穿学生制服的身影形成一种奇妙的对比，两个人仿佛来到了远离现实世界的某个地方。

这时，若林博士举起他那瘦长的右手，指着房内划了一个圈，同时，他微弱的声音在室内各个角落里形成一种缓慢的余韵。

“这个房间本来是精神科教室的图书室兼标本室，里面的图书和标本都是精神科的前前任主任教授斋藤寿八先生苦心搜集的精神科学研究资料或是参考文献，以及曾经待在这个医院的病患的作品或是与他们有关的文件物品，其中有很多是足可傲视世界精神医学界的物品。

“斋藤寿八先生去世之后，今年二月，正木博士接任主任教授，认为这个房间光线明亮，就把先前占据整个房间东半边的图书文献全部迁移到教授办公室，改建为自己的休息室，也装上暖炉。因为这件事没有经过校长同意，也未正式提出申请，医学院长冢江先生非常狼狈，而且急忙要求正木博士尽快提出申请书，办理正规手续。

“正木博士却毫不理会，淡淡地表示‘管他的，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告诉校长，我只是改变一下摆放标本的位置而已……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你听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总会想隐藏一些秘密，何况又是担任这种名校的教授，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研究狂兼幻想狂，绝对具有成为所有精神病学者研究材料的资格……但是就算这样，我也不能主动要求住进自己主持的病房，所以才想把自己的脑髓当做活生生的标本，和这些参考材料一同陈列起来。当然，如果是内科或外科，可能没有这种必要，但是精神科，其主任教授的脑髓应该视同研究材料之一——必须予以彻底研究——这才是像我这种一流的人物应有的学术研究态度。我想，建立这间标本室的斋藤寿八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应该会举双手赞成……’正木博士说完这些，哈哈大笑。即使老练的医学院长冢江先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若林博士的叙述说明极其平淡，却足以令我震惊不已了。截至目前为止，对于正木博士这个人，我所听到的只是一些形容词，而从上述淡漠诙谐的话语中，我充分感受到正木博士头脑与常人不可相提并论，一刹那间不禁毛骨悚然。他不仅远远超越世间一般的重要常识或规则，更在玩笑之中，透过将自己视为疯子标本来嘲讽整所大学，不，甚至是全世界的学者专家……我完全了解这种讽刺的辛辣、伟大，因而目瞪口呆。

若林博士同样不理睬我的震惊，接着说：

“对了，说到带你来这个房间的目的，没有别的，就像我刚才在楼下七号房稍微提过的，最重要的是看看这里陈列的无数标本与参考品当中，有没有哪一样最吸引你的注意。这是找出人类潜在意识——也就是说用普通的方法无法想起的意识深处——记忆的一种方法，因为从无数事实中已经得到证明，这种所谓的潜在意识总是在本人没能察觉的时候持续不断地活跃着，强烈地支配着这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也能够认为，被封闭在你潜在意识里的过去记忆，一定也同样能借着引导你接近陈列在这个房间某处的过去的纪念物，进而鲜明地唤醒与之有关的过去记忆……

“正木博士是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获得当地特有的女祈祷师（通称为伊斯梅拉）传授此法的，曾多次实验成功。当然，万一你与刚刚那位小姐毫无关系，这项实验绝对无法成功……原因何在呢？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这个房间里就不存在能唤醒你过去记忆的任何纪念物了。

“你完全不必顾忌，在这个房间内，无论见到任何物件都可以提出问题，抱着你自己正在进行有关精神病研究的心态。这样的话，你应该很快能对某一项物品产生灵光一闪的感觉，而这也就是唤醒你过去记忆的最初暗示，之后你很可能就如一泻千里般恢复过去的全部记忆。”

若林博士的声音还是极端平淡，好像大人对孩子说话般亲切轻柔，但是聆听这些话的时候，我却无法抑制内心深处升起的一股至今还未体验过的崭新的战栗感。

听着若林博士的说明，我先前感觉到的“一切很可能都是捏造的故事”的怀疑又浮现在了脑海中。

若林博士不愧是权威的医学家。就算他认为我真的是少女的未婚夫，也不会采取强迫的手段，而是借着最光明正大、最迂回远绕的科学方法，毫无间隙地包围我的心理，希望让我直接认同自己是她的未婚夫。

他让我深度确信。

他如此冷静周详地计划一切……

——这么说，难道我刚才所见所闻的事情真的都与自己有关？少女确实是我的表妹，同时也是我的未婚妻吗？

——如果真是这样，不管我是否愿意，都有责任从这个房间里找出自己过去的纪念物，然后借此唤醒过去的记忆，拯救她的疯狂。

——啊，我是处于何等奇妙的立场呀！必须从“精神病院标本室”找出“自己的过去”，而且必须从“精神病研究专用参考品”中找到认为绝对是第一次见面的绝世美少女是自己未婚妻的证据……这是多么羞耻，多么可怕，多么令人费解的命运呀！

想到这里，我改变念头，从口袋里掏出新手帕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怯怯地转头回望房间内部。想到自己所拥有的意料不到的过去竟然就隐藏在眼前，我的内心惶恐不已，无数次地扫视房间内部。

房间正中央直到南北隔间的西侧铺着普通的木质地板，放置着玻璃柜，里面排满像是标本的东西，东侧的一半地面则铺设塑料地板，蒙着淡淡一层灰尘，中央有一张宽四五尺，长约十二尺的大桌子，桌子的中间位置上相对放着两张旋转扶手椅。

大桌子表面贴着的绿色呢绒桌垫同样蒙着一层淡淡的灰尘，眩目地反射着从南侧窗户射入的光线，让这个房间的严肃气氛达到了最高点。

另外，在反射的中央部分摆放着几册厚纸板装订的文件和一个蓝色的方形毛织包袱，上面同样蒙着一层灰色的尘埃，可见从相当久以前就放在这里了，没有人碰触过。包袱前方有一个红色达摩造型的陶瓷烟灰缸，上面同样积满灰尘，达摩背对着那些文件，毛茸茸的手臂搁在头上，张开大口打着呵欠，让我觉得它好像是刻意被摆放在那个位置似的。

红色达摩造型烟灰缸的正东侧墙壁呈现清爽的蛋黄色，好像是刚油漆不久的，中央装着可轻松容纳一个大人进入的大暖炉。暖炉上面是黑色方形盖子，正上方挂着一个直径超过两尺以上的圆形大钟……没有听到钟摆摆动的声音，时间却指在七点四十二分，可能是利用电力装置或其他什么构造吧。

暖炉右侧是金框的大幅油画，左侧是镶着黑框的放大肖像照片和月历。肖像照片的左侧能见到一扇似乎通往隔壁房间的房门。眺望这间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既眩目又呈现严肃寂静景象的大学教授起居室，真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事实上，这时的我觉得自己被某种崇高的灵感打动，原先持有的自暴自弃的心情，以及对少女命运的好奇心都不知消失到何处去了，全身充满

“一切都是天命”的神圣气息。我用双手拉正衣襟，满怀着被神秘命运之手引导的修行者般的心情，走进陈列着参考品的橱柜行列里。

我首先走向排列在最明亮南侧窗户附近的橱柜。面向窗户的玻璃橱门内摆满各种奇妙的文件或挂轴，每件东西都贴上写着简单说明的纸条。根据若林博士的说明，这些东西都是住院病患基于“我的脑筋已经痊愈，请让我出院”的想法，提出留给主任教授的物品。诸如：

——少女用牙龈血描绘的挂轴（女子大学毕业生制作的）

——征讨火星的建议书（小学教师提出的）

——唐诗精选五言绝句《竹里馆》隶书（失学文盲的农夫病发后，属于他体内的医生曾祖父的潜在意识隔代重现，因此而挥毫写下的）

——背诵大英百科全书数十页的西式笔记数十张（考试落榜的大学生写的）

——反复使用“花车可爱和分手痛苦”这两句话写成的学生用笔记本数十册（自认是大艺术家的过气演员的“创作”）

——用纸制作的怀表（老理发师制作的）

——用竹片在砖块上雕刻的圣母像（信奉天主教的小学校长制作的）

——置于玻璃箱内、用鼻屎固定的观音像（曹洞宗^[2]传道师制作的）

由于见到的都是不忍卒睹、令人心酸的东西，在尚未看完全部之前，我不由得转头准备离开橱柜。但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这个橱柜最后面，也就是玻璃橱门坏掉的角落里，与其他陈列品有一点距离的位置上放置着一件奇妙的东西。那东西并不显眼，最初是因为橱门玻璃破了，我才注意到的，不过越仔细看越觉得奇怪。

那是装订成约莫五寸高度的稿纸，似乎曾被相当多的人阅读过，最上面的几张已经破破烂烂了，而且很脏。我从玻璃破裂处小心翼翼地伸进手。仔细调查后发现稿纸总共有五册，每册的第一页都用红墨水写上很大的阿拉伯数字编号和I、II、III、IV、V的标记。翻开最上面一册破烂的首页仔细一看，内容是用红墨水写成，而且就像写笔记一般是写成横书的好像和歌的句子。

卷头歌

胎儿呀，胎儿。

你为何跳动？

是因为了解母亲的心

而，害怕吗？

下一页是用黑墨水以哥特式字体所写的标题：Dogura. Magura^[3]，但并无作者的姓名。

开头第一行字是以“……嗡嗡——嗡——嗡嗡嗡……”的片假名行列开始，而最后的一行字同样是以“……嗡嗡——嗡——嗡嗡嗡……”结束，感觉上好像并非一气呵成的连贯小说，而是有点像捉弄人般，带着相当疯狂性质的草稿。

“教授，这是什么？所谓的Dogura. Magura是什么？”

若林博士以前所未见的轻松态度在我背后点头。“那同样是表现精神病患者心理状态的不可思议又罕见有趣的作品之一，是本精神科主任正木博士去世后不久，被收容在附属病房的一位年轻大学生患者一口气完成并且向我提出的东西……”

“年轻的大学生……”

“没错。”

“同样是为了希望能够出院，证明自己头脑正常而写的吗？”

“不，就是因为无法确定这点，所以很难下判断。不过主要内容是以正木博士和我为样本，是一个超越常识的科学故事。”

“超越常识的科学故事？以你和正木博士为样本……”

“是的。”

“不是论文吗？”

“这……还是很难下论断……精神病患者的文章看起来大多是长篇大论、条理井然，但是这篇作品却较为特别。也就是说，它看起来像是全篇一贯的学术论文，也像有着史无前例的形式与内容的侦探小说的读后感。可是另一方面，文章却极其怪异，好像是刻意嘲笑、讽刺我和正木教授的头脑毫无意义的杂文。同时，其中插入的事实非常离奇，全篇到处重叠着科学趣味、搜奇情趣、色情表现、侦探旨趣、无知品味和神秘气息等眩惑性的构思，如果冷静地读完，会发现这本稿件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妖氛，因此我们认定只有精神异常者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无可否认，它与征服火星之类的虚构作品性质截然不同，在精神科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所以才会保存在这里。我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房间里……不，甚至在全世界的精神医学界都是最珍奇的参考品。”

若林博士似乎很希望我能够阅读这篇稿件，能言善道地加以详细说明，那种异样的热心令我忍不住眨了眨眼。

“那么年轻的精神病患居然能够想出如此复杂、困难的故事情节？”

“那是有原因的。这位年轻学生非常优秀，从小学一年级直到高等学校毕业都是全校第一名。另外，他非常喜爱侦探小说，相信未来的侦探小说会偏向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科学方面，结果精神因而呈现异常，演出了被自己本身错觉与幻觉所控制的一桩惊人惨剧。被收容到本精神病科病房不久之后，就写下了以自己为主角的战栗故事……

“小说的构想虽然如我先前所言，极端复杂、缜密，可是大致的主要情节却简单得惊人，只是详细描写该青年被我和正木博士幽禁在这栋病房里，接受无法想象的恐怖精神科学实验的痛苦。”

“啊……教授，你有针对他进行过实验的记忆吗？”

若林博士的眼窝下方呈现出与最早相同的那种讽刺又寂寞的笑纹，在射入窗户的阳光反射下，苍白地颤动着。

“绝对没有！”

“这么说完全是捏造的喽？”

“可是看他写出来的事实，又都是令人很难认为是捏造的记述内容。”

“嘿，这就怪了！可能会有这种事吗？”

“这……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不过你看过之后就会明白……”

“不，我不看也无所谓。对了，内容有趣吗？”

“这……同样很难说，至少对专家学者而言，是用‘有趣’两个字无法形容的深刻又有趣味的内容。就算不是专家学者，如果对于精神病或脑髓这类东西有科学上的兴趣或是感到神秘的人们，也应该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作品。在本大学的各位专家学者里，看过这篇作品的人至少都重新读了两三遍，而且都反应说在好不容易完全了解整个架构时，才发现自己的脑髓几乎也快发狂了。”

“更严重的是，有位专家学者看过这篇原稿后，开始厌恶关于精神病的研究，申请调职到我所负责的法医学系；另外，还有一位专家学者同样看过这篇原稿后，无法相信自己脑髓的作用，宣布打算自杀，后来真的卧轨而死。”

“嘿，这样未免太可怕了，正常人居然败给一个疯子！内容一定相当疯狂吧？”

“问题是，其内容刻画极端冷静，而且条理清晰，远超过一般的论文或小说，甚至那种属于精神异常者的对所见所闻特有的完美记忆力连我都佩服不已，远非你刚刚见到的‘背诵大英百科全书数十页的西式笔记’所能及……还有一点，我刚才也说过，其构思的奇妙超越一般人所谓的推理或想象。在阅读的时候，会令你的头脑不自觉地被一种异样的幻觉与错觉的倒错观念所影响。也正因如此，才会给它加上这样的标题吧！”

“这么说，Dogura. Magura的标题是他本人冠上的？”

“不错……实在是很奇妙的标题……”

“它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呢？是日文？还是外来语？”

“这就很难确定了，我也相当困扰……只能认为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具有彻底迷惑他人的作用。理由很简单，我读完这篇原稿时，眩惑于其内容的不可思议，觉得说不定在这个 Dogura. Magura的标题中隐藏着解开这一奇妙谜团的关键。也就是说，它具有密码般的作用。”

“但是，这位年轻病患用一星期的时间，发挥精神病患特有的精力不眠不休地完成本篇作品之后，大概也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分昼夜地昏睡不醒，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再探究有关这个标题的意义……然而，从字典或其他资料里完全找不到这个名词，也查不出其语源，我一时也无计可施……”

“还好，后来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在九州地方存留着许多诸如‘Geran’^[4]、‘Paraiso’^[5]、‘Banco’^[6]、‘Zondog’^[7]、‘Tele paran’^[8]之类源自旧欧洲语系的方言。因此我心想，那会不会也是其中一种？就向研究这类方言的专家学者请教，经过对方多方调查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

“所谓的Dogura. Magura，是长崎地方在明治维新前后所使用的方言，指的是基督教伴天连^[9]所使用的魔法，但目前只用于代表魔术或诡计的意思。语源、语系方面还不明了。如果勉强翻译，意思基本等于现在的‘魔法’、‘头晕目眩’、‘困惑莫名’之类，无论如何，这个词汇应该是涵盖了上述所有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篇原稿的内容因为从头到尾充满这类意义极端奇怪、色情、侦探小说式同时却又混沌无知的……一种脑髓的地狱以及如同心理迷宫游戏般的诡计，才会采用这样的标题。”

“脑髓的地狱，Dogura. Magura，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那，然后呢？”

“如果我告诉你这篇原稿中所记述的内容，你应该就能够想象……这篇Dogura. Magura中记述的问题是知识无法否定，而且非常容易理解，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同时也可称为是以超乎常识以外的常识、超乎科学以外的科学为基础的深邃真理。包括：

“——痛切诉说‘精神病院是这个世间的活地狱’的事实，并使用了阿呆陀罗经^[10]的文句。

“——证实‘世人全部都是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科学家的谈话笔记。

“——以胎儿为主角，详述有关物种进化的大噩梦的学术论文。

“——揭穿‘脑髓只不过有如电信交换台’的精神病患的演讲记录。

“——半开玩笑写出的遗言。

“——唐代名画家所绘的美人死亡后腐烂的画像。

“——一位恋慕着神似这位腐烂的美人生前形貌的现代美少女的英俊青年，在无意识之间犯下的残虐、背德、不忍卒睹的杀人事件的调查报告。

“这类东西与各种令人费解的事情掺杂在一起，与主要情节毫无相关的状况如万花筒般旋转出现，可是阅读之后，却发现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极重要的对主要情节的记述……不仅这样，这种魔幻作用的印象从最前面的深夜时钟声音开始，逐一发展之后，在不知不觉间又回到最初听见的深夜时钟声音……这恰似从一端直到另一端地观看着地狱的全景画一般，读者也依同样顺序感受到同样的恐怖与厌恶，并且无数次地反复进行，令人找不到丝毫能够逃避的间隙。

“原因在于，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精神病患者在某个深夜里听到钟声的一瞬间所做的梦，而这一瞬间所做的梦却让人觉得有二十几个小时之久。所以如果以学理说明，最初与最后的两个钟声，实际上应该只是同一个钟发出的同一个声音，这点已经被Dogura. Magura整体所印证的精神科学真理予以证明……

“Dogura. Magura的内容就是这样玄妙不可思议，证据胜于理论……你只要读了立刻就能明白。”

若林博士说到这儿，上前一步，伸手准备拿起最上面一册。

我连忙制止。“不，不必了。”

我一面说着，一面用力左右摇摆双手。只是听若林博士的说明，我就觉得自己的头脑快要变成Dogura. Magura了。同时……我更觉得，若是疯子所写的东西，绝对是毫无意义的，顶多也只像“背诵百科全书”、“花车可爱”或“征讨火星”那样的趣谈而已……眼前的自己所面对的Dogura. Magura已经太多，如果再背负着别人的Dogura. Magura，一旦精神有了异常就糟糕了，倒不如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忘掉。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边将双手插入口袋，边摇摇头，走近橱柜旁的窗边，浏览贴在上面的照片和一览表之类的东西，并请若林博士继续说明。那都是一些珍贵的研究资料。诸如：

——精神病患发作前后的表情对比照片。

——同样是病发前后的食物与排泄物的分析比较表。

以及各种令人心情沉重的资料分类。诸如：

——来自幻觉与错觉的绘画。

——歇斯底里妇人的痉挛发作时出现的怪异姿态等各种照片。

——各种精神病患的装扮、化装等分类照片。

这类东西从三面墙壁一直延伸至橱柜侧面，贴得满满的，感觉上像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展览会。另外，它前方摆放的多层玻璃门柜内则陈列着别的东西。诸如：

——超乎平常的巨大脑髓、特小脑髓与正常脑髓的比较。（巨大脑髓的容积为正常者的两倍，为特小者的三倍，都浸渍在福尔马林溶液里）

——色情狂、杀人狂、中风病患、侏儒等各种不同的精神异常者的脑髓浸渍在福尔马林溶液里。（每个脑髓都有很明显的肥大、萎缩、出血或受到霉菌侵蚀的部分）

——“应举”所绘，属于因精神病而灭门的家庭传家宝的幽灵画像。

——只要磨利，家中的主人一定会发狂的“村正”短刀。

——精神病患相信是人鱼骨头而沿街兜售的几根鲸鱼骨头。

——精神病患为了毒杀全家人所煎煮的金银色眼瞳的黑猫头颅。

——精神病患砍断了的自己的左手五指和所使用的切菜刀。

——精神病患从床铺上跳下自杀的龟裂头盖骨。

——精神病患当成妻子爱抚的枕头和皮制的人偶。

——精神病患自称是变魔术而吞下的合金烟斗。

——精神病患空手撕裂的合金板。

——女精神病患扭弯的囚房铁栅。

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东西，以及同样是疯子所制作的优美精巧的编织物、人造花、刺绣。

我迫切想知道这些物件当中到底哪一种会和自己有关联，听着若林博士的说明，又非常担心如果这些可怕的物件有任何一种与自己有关联，那该如何是好。但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似乎没有感受到与自己有关的物件。只是发现该类物件所隐含的精神病患特有的赤裸感情和意志不断压迫着我的神经，心情转为一种言语难以形容的沉痛与苦闷。

基于责任的观念，我拼命忍受这种沉痛与苦闷的煎熬，观看着橱柜内部。好不容易看过一遍，回到方才的大桌子旁，我才安心地叹了一口气，拿出手帕擦拭再度渗出的汗水，迅速转身背对西侧。

同时，房间里的所有物件也由右向左转了半圈，挂在右手入口附近的油画也滑到我的正对面，在中央的大桌子另一端停住，我就好像被命运牵引般地面对它。

我伸展前倾的身体，再度深呼吸，凝视油画中混杂的黄色、褐色与淡绿色。

油画的图案应该是西洋的火刑景象。

三根并列的粗大圆木柱中央高绑着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其右方是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左侧则是戴着花圈、头发蓬乱的女人，三个人都一丝不挂地被绑住，而且被脚下堆积的木材所燃烧的火焰和烟雾呛得不停挣扎。

油画里的右侧，坐在金黄色轿子里的似乎是一对贵族夫妻，在身穿美丽华服的家人和臣下的围绕下仿佛看戏般兴致勃勃地眺望这幅残酷的情景。油画里的另一侧最左端却生动地描绘着一个幼儿正朝着从烟雾中露出面孔的母亲伸出双手嚎啕痛哭，但是被像是父亲的壮汉与祖父般的老翁抱住，他们用手掌捂住幼儿的嘴巴，仿佛很畏惧那些贵族般地回望着他们。

然而，在油画里中央的广场上伫立着一位手拿圆木杖，头披红色三角形头巾，身穿黑色长外套的高鼻子老太婆，她露出两排牙齿大笑着，指着绑在火刑柱上的三个人，介绍给贵族们欣赏。

那是光看就会让人逐渐感到战栗的恐怖画面！

“这到底是什么画作？”我指着画，回头问道。

若林博士好像早料到我会问这种问题，双手插在口袋里，冷漠地回答：“那是欧洲中古世纪风行的一种迷信图画，从画里的习俗方式看来，地点应该是在法国吧！描绘的是把精神病患当做被恶魔附身者全部予以焚杀的情景。正中间的红头巾黑外套老太婆就是当时身兼医生、祷告师及巫师的女巫。这是正木博士从柳河的古董店买回来的，当做证明昔日残酷对待疯子的参考资料。最近，有两三位专家表示作画者应该是伦勃朗^[11]，如果真是这样，这幅画作也是相当贵重的艺术品。”

“这……焚杀精神病患是当时的治疗方法？”

“是的。精神病这种无法捉摸的病症，没有药物能够治疗，所以那应该算是最彻底的治疗方法吧！”

我心中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若林博士苍白眼眸里凝固着一抹只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不惜随时把我烧成黑炭般的冷酷。

我伸出手抚摸着脸颊，表示感激似的说：“能够出生在这个时代的疯子，算是很幸福了。”

这时，若林博士左边脸颊出现好似微笑般的痕迹，但又马上消失了，他随后说：“也不见得就是如此，或许昔日那些一下子就被烧死的精神病患比较幸福！”

我后悔自己多嘴，耸耸肩，避开博士险恶的视线，拿起手帕擦脸。就在这时，我忽然注意到正面左边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大型黑木框照片。

照片上的人物是位秃头，留着颇长的斑白胡子，看起来相当富态的约六十岁的老绅士，他身穿饰有徽纹的和服，似乎是位儒雅敦厚的人物，并且满脸笑容。

见到照片的瞬间，我心想，此人应该就是正木博士吧！于是我故意走到照片正面细看，却发觉好像不对，所以回头看着若林博士问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呢？”

当我这么问的同时，若林博士脸上的神情很明显地变得更柔和了，虽不知原因何在，他的眼中却闪动着到目前都没有过的满足的光辉，缓缓点头回答：“你问这张照片吗？是的……那是斋藤寿八教授。如我最先前所

说，是在正木博士之前主持这个精神病科教室的人物，也是我们的恩师。”

若林博士轻轻发出感伤的叹息。不久，他的马脸浮现出深切感动的神色，慢步走近我身边。

“你终于看见了……”

“咦？”我惊讶地抬头看着若林博士的脸，因为我完全不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若林博士丝毫不以为意，他继续走近我，上半身前倾，轮番看看我又看看照片，以更凝重的语气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你终于注意到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绝对是与你过去的的生活有着最深刻的关联的……”

听他这么说的同时，我也注意到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忘掉最初进来这个房间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内心深处有一抹莫名的轻微却又深邃的悸动。但是，因为自己还是同样想不起什么，只能既安心又失望地低头听若林博士说明。

“潜伏在你脑海深处的过去记忆，从先前就已经极端微妙地开始苏醒了。我只能够认为，你从看着Dogura. Magura原稿和这幅烧死疯子的画作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正逐渐苏醒，并且带领着你来到这幅照片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把那幅烧死疯子的名画和这幅斋藤教授的肖像画悬挂在这儿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精神意识的实验者正木博士。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像那幅画作所描绘的对待精神病患的极端残酷方式却仍然如同公开的秘密，随处都在进行。正木博士对此非常愤慨，才会决定将他的一生奉献于精神病的研究，而在斋藤教授的指导和援助下，终于达成目的……”

“烧死疯子……现在仍有虐杀精神病患的行为？”我自言自语般呢喃着，又陷入恐惧的无底深渊。

若林博士静静点头说道：“当然有。很遗憾，还是和以前相同，不，现今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甚至使用比烧杀更加残虐的手段，即使是现在这个时刻也……”

“这……太过分了！”说着，我硬生生地把话咽了下去，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但若林博士却无动于衷，他和我并肩站着，一边比较起焚烧精神病患的油画和斋藤博士的照片，一边冷漠地开口说：“没有什么过不过分，这只是很严肃的事实。正木博士因为了解这个事实，为了拯救受到虐待的可怜的精神病患，用尽心思，终于创设了有关精神科学的空前新学说。这一令人惊异的新学说的原理原则，就如我先前约略提过的，是很容易理解、连妇孺都能懂的很有趣又浅显的学说……而且，能够实际证明此学说原理的‘解放疯子’的实验也已经开始进行，并且因为你提供了自己的身体而达到接近完成的阶段，剩下的只是……你能够恢复昔日记忆，然后在实验报告上签名而已。”

我再度瞠目结舌，抬头望着站在身旁的若林博士侧脸，觉得自己仿佛受到了某种无法形容的既严肃又恐怖的拘束，而且逐渐被它牵引到了这个房间。我面对着形成了这一拘束的画和相片，身体无法动弹……

但若林博士毫不理会我的感受，接着表示：“所以……如果提到了斋藤教授和正木博士与烧杀精神病患的因果关系，就将逐渐接近你过去的经历。事实上，正木博士为了对你进行精神科学上的实验，做了非常周详的准备后才来九州帝国大学。而且为了这个实验的准备和研究，不知道花费了何等可怕的苦心与努力……”

“什么，为了我的实验做可怕的准备？”

“是的。正木博士花费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

“二十多年……”我几乎叫出声，但是声音马上又缩回咽喉深处。感觉上，正木博士那二十多年的苦心正牢牢勒紧我的脖子……

这次，若林博士好像注意到我的反应，缓缓点头。“是的，正木博士在你尚未出生以前就已经为你准备了这项实验。”

“为了尚未出生的我……”

“正是这样。你或许会认为这种话是耸人听闻，不过并非如此。正木博士的确在你尚未出生以前，就已经预知你身上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你保持现状也好，恢复了过去的记忆也罢——不，就算你想不起自己过去的记忆，从我接下来提供的事实也可以推测出你自己的名字——之后如果再对照前后事实，你一定能够同意我所说的话并不夸张。另外，我也相信，这么做是你能够真正想起自己名字的最佳也是最后的手段。”

若林博士边说明边走回大桌子前，指着面向暖炉的小型旋转椅，回头盯着我看。

我服从他的命令，就像接受手术的病患一般，怯怯走近那张椅子，慢慢吞吞地坐了下来。可是，我却完全没有坐着的感觉，过度的恐惧与不可思议的呼吸困难让我不断地吞咽着唾液。

在这期间，若林博士绕过大桌子，在正对着我的大型旋转椅上坐下。如我最先在七号房所见到的一样，他把自己的身体缩起来塞入椅中，不过这次没有穿外套，所以可以清楚地见到长脖子和修长的身体慢慢缩进明显弯曲的双手与双脚之间，只有正中间的脸还是和原来相同，整体感觉有如妖怪般，也恰似一只有着苍白人类脸孔的大蜘蛛，穿着人类的衣服，从背后的大暖炉里匍匐着缓缓爬出，正准备扑向我。

见到这种情形，我情不自禁地在旋转椅上坐正。这时，大蜘蛛若林博士缓缓伸出长手，拿起原本置于大桌子正中央的装订文件，一面在膝盖下轻轻掸掉灰尘，一面轻咳了一两声。

“要叙述正木博士以自己的一生为赌注所完成的实验过程，很不好意思，必须先述及我自己的事……正木博士与我是千叶县的同乡，在明治三十六年，政府将福冈的县立医院改建为本大学，我们是第一届入学的学生，同在明治四十年毕业，是同届校友，两人都同样单身生活，全心全力投入学术研究。

“不过正木博士拥有的非凡脑筋和庞大家产远非我所能及。就学问的研究方面来说，当时我们因为没办法像现在这样轻松取得国外书刊，可以说是费尽苦心。我们必须向图书馆借阅书刊，不分昼夜地抄录，只有正木博士一个人能够悠闲地阅读从国外购入的书籍。但是，等他看过一遍后，就会把这些书毫不吝啬地借给别人。他就是像这样悠闲地，可说是带点兴趣地搜集古生物化石，四处调查与医学毫无关系的神社、佛阁的起源之类……

“当然，正木博士对于化石的搜集以及对于神社佛阁的调查，本来就非无意义的兴趣，是与‘解放疯子治疗’实验有重要关系的计划性工作。我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终于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如今我更加惊骇于正木博士伟大的智慧和深远的眼光。正因如此，正木博士从那时起就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成为学生和教授们的注目焦点，他的伟大智慧也获得这幅照片上的斋藤教授的率先认同。

“这当中的原因如下。也就是说，斋藤教授自本大学创设之初就已在这里任职，目前这房间里大部分的标本都是他独力搜集的。斋藤教授非常好学，同时也是有名的雄辩者。他曾经留下这么一则故事，本大学在大礼堂举行创设三周年纪念庆祝会时，代表学生的正木博士上台演讲，提及‘最近，报章杂志大幅披露本大学的学生与诸位教师经常出入花街柳巷，甚至耽溺赌博，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严重的问题。身为学生或教师最大的罪恶并非沉迷酒色或赌博，而是一旦得到学士或博士学位后，就完全忘掉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才是日本学界的一大弊害’。

“当时，满堂的学生和教授脸色遽变，只有斋藤博士站起来热烈鼓掌。这件事迄今仍令我印象深刻。同时，从这件事也能够窥知他大概的个性。

“但是，斋藤博士当初任职于本大学时，九州帝国大学并没有什么精神病学系，他是校内唯一的精神病专家，却只有副教授资格，仅仅负责几门课程。对此，他感到非常不满，总是找上他最欣赏的正木博士以及当时接受他指导的我，大骂现代的唯物科学万能主义，并且忧虑国家的未来。在那种情形下，我大多不知该如何回答，可是正木博士总是会回以异想天开的反驳，让斋藤博士很受不了。

“记得有一次，正木博士曾说过这么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看，教授专有的牢骚又开始了。您不是领取廉价薪水的播音员，该换换另一种方式了吧！现代人崇洋，全部罹患唯物科学中毒症，若只给他们注射您这样的牢骚，根本很难痊愈……所以，没有必要如此气愤，请再等待个二十年吧！因为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日本或许会出现一位完美的精神病患者，这位精神病患者不仅会详细纪录自己的发病原因与精神异常痊愈的过程，而且还会把它们公诸于世，震惊全世界，同时也会将至今为止人类所制造出的宗教、道德、艺术、法律、科学等物，甚至自然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的唯物思想完全粉碎，相对地把人类的灵魂从无底深渊赤裸裸地解放出来，让这个世界产生痛快无比的精神文化……’

“‘这位精神病患的行动成功之日，一切将会如您所希望的，精神科学将成为这世上最高等的学问。同时，正如我们在本大学所见到的，拥有精神病科系的学科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请您尽可能多活几年以便欣赏这样的结果，反正，学者专家又没有退休年龄。’

“斋藤教授听了很不以为然，当时在一旁的我也大吃一惊，因为，我不明白正木博士是否出自真心地说出这种如同预言般的话……在那样的年代，如何能够想象正木博士会亲自拟定并创造出那样的精神病患以及企图

震惊学界的计划呢？不过从那时起，正木博士就经常讲出一些类似这样的惊人论调，所以斋藤教授和我不会特别产生怀疑，也从未深入追问。

“但是，斋藤教授的这种不满配上正木博士的天才头脑，在当时的大学内部掀起了异常强烈的波澜。那是在我们大学毕业时，正木博士以《胎儿之梦》为题目所研究并发表的毕业论文。”

“胎儿……胎儿会做梦吗？”我惊叫出声。因为“胎儿之梦”这几个字同时也在我的耳膜深处造成了异样的回响。

若林博士还是无动于衷，只是以苍白的瞳孔盯视着手上被一张一张仔细翻阅过的文件，理所当然似的点点头。

“正是这样……你也将会见那篇《胎儿之梦》论文的内容，不过，只看题目应该也能明白那篇论文与一般论文完全不同。因为直至今日，即使对于一般人的寻常梦境，也仍旧无人能完全了解其真正的内涵。更何况是距今二十多年前，你刚出生或者还没有出生时的学术研究论文呢……然而，正因为正木博士的头脑在校内素有定评，所以这个论文题目立刻在校内造成轰动，每个人都拭目以待，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

“但是，这篇论文依照当时规定进入了接受全校教授审查的阶段，由于其文体打破了原来的传统，让所有教授都感到哑然。也就是说，同学之间早就流传着正木博士在语言学方面极具天赋，他能书写英、德、法三种语言，就算并非他专攻、常人难懂的文学艺术类著作，他也无所不通。因此，大家都期待他的毕业论文能用当时被称为学术用语的德文进行严谨的书写。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却以当时犹未普及的文白杂陈方式，而且混杂着俚语和方言完成了论文。另外，他所揭示的主题也极端脱离常轨，乍一看就好像题目一样仿佛是在愚弄别人。当时接受新知识熏陶的诸位教授都觉得深受其辱，甚至学生之间还盛传某教授在激愤之余痛陈其非，表示‘让我们阅读这种不严肃的论文，院长的眼光绝对有问题。正木这乳臭未干的家伙过度自傲，居然敢拿出这种东西当做论文，根本就是污蔑本大学第一届毕业论文审查的神圣使命，为了杀一儆百，应该开除这样的学生’。

“当然，这应该也是事实吧！”

“基于上述原因，校内人们的眼光都紧张地集中在审查毕业论文的教授会议上。开会当天，各教授果然基本抱持相同意见，虽然没有坚持将正

木博士开除，却一致同意否决此篇毕业论文。当时年纪最轻而陪列末座的斋藤教授却突然站起身来，发表了至今仍流传不已的反对意见。

“‘各位，请听我说。由于敬陪末座，突兀地发言，有点僭越，可是为了学术，只好不得已而为之。我对这篇论文的观点与各位完全相反，理由如下：

“‘首先，各位批判这篇论文文体不合规定，但这种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我也不需要替它辩驳。我想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学术论文，其性质与“请让我毕业”或“请让我成为博士”之类呈递到政府部门的请愿书不同，完全没有所谓的规定格式或文体。

“‘再者，是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它绝非如各位所批评的不严肃，它的价值之所以不被认同，主要是由于现代的医学研究者过度拘泥于唯物的肉体研究，欠缺以科学角度观察人类精神的学术研究，也就是缺乏对于科学的认识。各位完全不知道这事实——全世界的精神科学研究者是何等焦急、处心积虑地想要发现这篇论文所发表的精神、生命或遗传的研究方法——也因此不了解这篇论文的真正价值。这是我赌上专家的名誉所坚持的观点。

“‘这篇论文是叙述人类在母亲胎盘内十个月之间所做的一个超乎想象的梦。这个梦是以胎儿自己为主角而演出的，可称之为《宇宙万物进化实况》，它有如持续数亿年至数十亿年漫长岁月的连续电影一般，不仅真实描绘出现在已成为化石的史前极端异样的动植物生态，也真实地展现出导致这些动植物灭绝的天灾地变，同时更累述了从天灾地变中出现的原始人类——也就是胎儿本身的远祖——直到目前的双亲为止的各时代的人类，为了激烈的生存竞争而累积了何等的罪孽，如何反复用残酷的手段踩着别人头顶往上爬。然后，这些罪孽又是如何在因果循环下遗传到胎儿身上，化为胎儿的主观意愿，成为详细、明白地显现出来的极端战栗恐怖的大噩梦。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类肉体与精神的解剖观察，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推定。……只不过，因为这并非由胎儿自身所记录的事实，也非成人所留下的记录，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推测，所以被认为不具有学术价值，以毕业论文而言，所获得的评分应该为零分。对此，各位的意见似乎一致。

“‘听起来，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很抱歉，在此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件事。各位在中学时代一定都读过所谓的《世界历史》，当时各位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世界历史是属于人类生活在过去的部分记录，将其付诸于个人的话，等于是与自己过去经历有关的记忆。对于这点，各

位想必非常了解，除非是没有过去的人，否则应该不会对这一点予以否定。

“‘但是如果这样，没有留下历史记录的所谓史前人类，在其宗教、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又是如何描绘梦境的呢？关于做什么样的梦才得以进化到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呢？对于从目前残留在世界各地的各种遗迹而推测得出的学术，比如人类文化学、古代考古学、原始考古学之类，能够说它们毫无学术价值吗？能够说它们并非科学研究吗？

“‘更别再说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历史，诸如地质变迁或古生物的盛衰兴亡，又是由谁记录的呢？那是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根据目前地球表面留下的各种遗迹予以推定的，对吧？但是可以因此就说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都是只凭想象而叙述童话的作者吗？可以说他们不是科学研究者吗？

“‘也就是说，这篇《胎儿之梦》是根据在我们成人肉体及精神上到处留存的无限量的遗迹，来推定混沌时代的我们的梦的内容的，我们必须视之作为一种最崭新学术的萌芽，最前卫、彻底、空前的新研究。不仅如此，以我身为专家的立场，我还认为，这篇论文中关于人类精神结构的辨析性说明实在是个破天荒的尝试。另外，论文中也包括全世界的精神科学研究者都认为绝不可能却又极端渴望的精神病理学、精神生理学、精神解剖学、精神遗传学等内容。所以本篇题为《胎儿之梦》的研究如果能更进一步发展，且分化至这些方面，很可能对未来的人类文化带来重大革命。至少，将会以完全不同的纯科学研究态度，面对以往被精神科学视为问题的幽灵现象、灵感主义、透心术、读心术等，开辟出精神科学的康庄大道。

“‘我确信，这篇《胎儿之梦》虽然只是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却具有现在到处充斥的所谓博士论文无法比拟的高级且深邃的科学价值，当然应该推举为本大学第一届毕业论文的第一名，视之为本学院的荣耀。批评本篇论文毫无价值者，是懂新学术如何诞生、伟大真理发表之初是如何被视同幻想产物的历史事实之人。’

“这是斋藤教授后来告诉我们的概要内容。

“不过，斋藤教授这种主张当然引起其他教授的反感，他立刻成为其他教授攻击的焦点。但是，斋藤教授毫不退让，以渊博的论点反驳、粉碎对手的攻击，从下午一点开始的会议直到日暮仍旧无法结束。毕竟这是以医学院的最高使命和名誉为中心的面子之争，也难怪彼此战得血肉模糊。

“教授们不得已将其他论文的审查全部延至翌日，所有人继续挑灯夜战，好不容易到了晚上九点，斋藤教授终于让所有人哑口无言。这时，后来被誉为名校长——当时的盛山医学院院长下定裁决，宣布承认这篇《胎儿之梦》确实是一篇学术研究论文，会议才告结束。

“翌日和第三天，继续审查其他十六篇论文的结果是，正木博士的《胎儿之梦》就如斋藤教授所坚持的，被推举为所有毕业论文的第一名。

“但是到了医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当天，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应该上台领取代表最高荣誉的银质手表的正木博士却行踪不明，这件事又让所有人惊异万分。”

“啊，毕业典礼当天行踪不明？为什么？”我忍不住问。

同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若林博士忽然噤声不语，像是在为说出某项重要事情做准备一般，静静凝视着我的脸，不久之后才用比方才更严肃的语气开了口。

“关于正木博士在获得荣誉之前却行踪不明的真正原因，直到今天以前有很多人猜测过，而我当然也不明白事情真相，但是他的行踪不明与先前提到的《胎儿之梦》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受到自己所写的毕业论文《胎儿之梦》的主角的威胁而躲藏起来的。”

“《胎儿之梦》的主角，受到胎儿威胁……”我不太懂。

“我认为你现在没有必要了解。”若林博士在椅中举起右手，左眼下方痉挛般地露出异样微笑，依然充满严肃地接着说，“你现在最好不要了解。这样说虽然有点失礼，可是只要你完全恢复自己过去记忆的当天，应该就能够明白《胎儿之梦》这部恐怖电影的主角是什么人。我此时提及，只是为了让你届时当做参考……本医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终于在正木博士的缺席之下结束了。翌日，盛山院长接获正木博士来信，其中叙述有如下的抱负。

“‘我以为现今科学界应该不存在能够理解《胎儿之梦》的人物，所以抱持着无法通过的觉悟而提出，想不到居然意外地得到院长阁下和斋藤教授的推荐，忍不住长叹良久。那篇论文的价值会如此轻易地被人看穿，说明我的研究还非常浅薄，所以我认为凭此尚无法让我们福冈大学获得不朽的名誉。

“‘我无颜面对阁下和斋藤教授，是以避不见面。很抱歉，代表荣誉的手表就请您暂时帮忙保管。因为我接下来打算进行让人们无法理解的大研究，以报答你们的大恩。’

“盛山院长将这封信拿给斋藤教授看，大笑说‘真是个倨傲的家伙’。

“之后，正木博士用整整八年的时间游历欧洲各地，取得奥、德、法三个国家的相关学位，大正四年回国，开始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既造访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也搜集有关各地方精神病患的血统的传记、传说、纪录、家谱等研究材料，并分送题为《疯子地狱邪道祭文》的小册子给一般民众。”

“疯子地狱……邪道祭文……里面写些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内容了。其实就和前面提到的《胎儿之梦》一样，写出了从未被公诸于世的可怕事实。简单来说，祭文中揭露了先前我稍微提过的现代社会虐待精神病患的实情，以及比监狱更可怕的精神病院治疗疯子的内幕。换句话说，是一种将横亘于现代文化背面的，令人颤栗的‘疯子的黑暗时代’的内容予以民谣化的宣言。正木博士不仅把这本小册子分送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更自己敲着木鱼，唱着祭文歌，将印有祭文歌的小册子四处分送民众。”

“自己敲着木鱼……”

“没错。这种事虽然有些脱离常轨，但对正木博士而言，似乎是极端严肃的一项工作。甚至恩师斋藤教授还为此与他暗中联络，抱着抛弃自己地位和名誉的觉悟表示声援。只不过很遗憾，祭文歌的内容因为过度露骨地揭发事实，看起来反而有点不符常识，没有人产生共鸣，终于被世间漠视了。

“如果祭文歌中揭发的精神病院对精神病患的虐待事实得以受到社会重视，那么现代的精神病院势必会全部被摧毁，导致全世界出现精神异常者泛滥的现象也未可知，但是正木博士对此结果好像毫不担心，只是将它当成自己即将创设的‘疯子解放治疗’实验的准备事项之一，进行这样的宣传。”

“那么，果然是……”我不得不坐直身子，吞咽唾液，喃喃接着说，“那么，果然是……为我的实验做准备……”

“正是这样。”若林博士毫不犹豫地说，“如我前面所说，正木博士的智慧远超过我们能够测知的范围，可是他这种突兀、夸张的大动作包含有准备创设解放治疗的某种苦心绝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接下来我要述及他的每一项变幻莫测的行动，这些行动中应该都包含着这种意义。换句话说，只能认为正木博士后半生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以你为中心的。”

在说话的时候，若林博士那冰冷无力的苍白视线忽然集中在我脸上，凝视着我。不久，他见我身体僵住不动，连回答也没有办法，才改变了心意，掏出手帕轻咳几声，继续说道：

“在大正十三年三月底，令人难忘的二十六日下午一点，毕业后漫长的十八年间完全断绝音讯的正木博士，忽然敲了我在法医学系的研究室房门。我大为吃惊，怀着见到幽灵一般的心情，和他互相祝贺彼此平安无事。之后，我问他为什么回来的如此突然，他用和从前一样磊落的态度，搔着头向我说明：

“‘也没什么。只是两三个星期前在门司车站的剪票口被小偷扒走随身携带多年的镀金手表，那是莫巴德公司特制的产品，时价约莫一千日元。我觉得很不甘心，忽然想起如果十八年前托寄的银质手表还在就好了，所以才想回来领取……’

“‘另外，我也想要带给诸位一点震撼性的礼物，却又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好东西，所以就在门司的伊势源旅馆二楼全力完成了一篇论文般的文章。起初，我想到应该先让新校长过目，所以去找斋藤教授帮我介绍，但是他表示，帮忙介绍是无所谓，不过基于职责关系，最好是由担任院长的你经手，所以才会来找你。虽然给你带来困扰，不过，还是请你帮忙。’

“当然，我立刻把所保管的手表交给他。另外，对于当时正木博士所提出的论文，坦白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不……应该还超乎其上，是足以震惊世界精神医学界，也就是斋藤教授曾经预言过的《脑髓论》。”

“《脑髓论》……”

“不错，是取名《脑髓论》的三万字左右的论文，但是与前述的《胎儿之梦》正好相反，内容极端严肃、慎重，同时为了防止被会错意，还刻意用德文和拉丁文书写。能够在旅馆的二楼房间，手边没有任何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仅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只能说正木博士的头脑与精力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正木博士借着这篇论文，让阅读者仿佛照镜子般能够清楚地理解以往无人能说明、证实与实验的脑髓的奇妙功能。同时也简要说明了直到今天为止，被精神病医学界视为疑问的几种奇怪现象。基于专业领域的关系，最先见到这篇论文的斋藤教授当然非常惊异，之后约有一年时间废寝忘食地研究着这篇论文，好不容易在去年，也就是大正十四年二月底完成审核，翌日一大早立刻前往现在的松原校长家拜访。

“他眼中浮现泪光地说：‘我决定今天就请辞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之职，并推荐正木先生继任。因为，如果他被其他大学给网罗到，将是我们九州帝国大学的耻辱。’

“但是，由于正木博士没有留下住址，也没有再露面，加上松原校长素来深为钦佩斋藤教授的人格，所以他一方面慰留斋藤教授，一方面表示将把此篇论文列为博士论文，内定颁授学位给正木博士。然而，不知是谁泄漏出去，这件事被报纸加以报导，只是我没有见到该篇报导……”

若林博士说到这里，好像被当时的回忆所感动，轻轻闭上眼睛。

我也充满敬慕地仰望着斋藤教授的肖像。可能是因为有着那样的感觉，斋藤教授看起来如同神明般散发高贵的光辉，让我情不自禁地轻叹一口气，喃喃说道：“这么说，斋藤教授是为了把职务让给正木博士而死亡的？”

若林博士听了我的问话，似乎更加感动，皱起紧闭着眼的眉头，仿佛又要剧咳一般深深吸了一口气。不久，他静静睁开眼，满含深意地看着我，微微加强语气说道：

“是的。斋藤教授在正木博士获颁学位后不久，于去年，也就是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突然辞世，而且是离奇死亡。”

“什么，离奇死亡？”我用空洞的声音反问。

由于话题转变得太突兀，我望望若林博士苍白的面孔，又望望照片中斋藤教授的微笑。我很怀疑，拥有这样高尚人格的人，究竟是如何离奇死亡的？

若林博士静静地盯着我的脸，似乎为了抑制我的怀疑，再度加强语气。“是的，斋藤教授是离奇死亡。他在去年——大正十四年十月十八日——也就是离奇死亡前一天的下午五点左右，像平常一样完成工作，交代

办公室的人两三件事情后离开这个房间。之后，他并未回到莒崎网屋町的家，翌日一早被发现浮尸于莒崎水族馆后方的海岸边。

“发现者是水族馆的女清洁工。接获紧急报案之后，警方当局和我们赶往现场，经过调查，确定他曾喝下大量的酒，所以警方研究判断他是在回家途中遇见某位友人，并一齐去喝酒，结果回家途中走错路，从浮尸地点海岸上方的石墙失足坠落。

“如果你也去看过那里，自然就会了解，那是郊区特有的垃圾场，也是草原、田野聚集之处。除非喝得烂醉如泥，不然不可能迷路进入那种地方，所以当然也有充分的他杀嫌疑。但是，他并未遗失任何随身物件……

“另外，综合亲人和朋友们的证言，除非是和校内几位深交的同事一起，否则斋藤教授不会在外面喝酒，他只有在家吃晚饭时才会独自饮酒……

“不仅这样，一旦在外面喝醉，绝对会有一起喝酒的人送他回家，这是惯例，可是这次却完全例外。

“据此，我们不禁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象，也进行了充分调查。问题是，教授坠海地点的附近是由千代町方面延伸而来的防波堤，所以未能发现任何能够指出他来自哪个方向、在哪个地点失足坠海的脚印。

“另一方面，如我刚才所说，根据斋藤教授的人格推断，很难认为他会受到别人的怨恨，因此还是判为失足坠海。斋藤教授虽然很少喝酒，但酒后 would 醉得不知前后左右是他唯一的缺点……只是他实在死得太可惜了。”

“还不知道和他一起喝酒的人是谁吗？”

“是的，还不知道。除非良心饱受煎熬，否则应该不会有人主动出面吧！”

“可是，这……如果不出面承认，岂非一辈子都很难过？”

“以最近人们的常识而论，应该没有必要这样凭良心思考事情吧！就算出面承认，斋藤教授也不可能从坟墓里复活，只是让自己蒙受不愉快的污名，还得接受某种制裁，结果反而增加社会的损失……甚至对方早已忘掉这件事也未可知。”

“可是，这样岂不是太怯懦了？”

“那当然。”

“而且……这种事应该无法忘得掉吧？”

“这就难讲了……可以认为，这类问题正是属于正木博士所谓‘记忆与良心’的有趣研究事项。”

“这么说，斋藤教授的死亡只具有那样的意义？”

“没错，只具有那样的意义。但是，以结果来说，实际上却包含着极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斋藤教授的死亡是后来正木博士能够负责本九州帝国大学的精神病科研究教室，坐上这张椅子的直接因缘。另外也是让你与六号房的小姐来到这个实验教室的间接因缘。是的，在此要使用‘因缘’两个字……不过，这种因缘究竟是人为，还是出自天意，若没有等到你恢复自己过去的记忆，仍旧无法予以明确地推测……”

“啊，连这种事也在我的记忆中……”

“不错，在你的记忆中存在着解开无数此类疑问的必要且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接二连三掉落下来的疑问的冰雪埋没了全身，忍不住闭上眼睛不停地摇头，但还是没办法涌出任何记忆，而且开始觉得似乎连眼前“焚杀疯子”的残酷油画、斋藤教授面带微笑的肖像、脸色苍白严肃的若林博士、绿色发光的大桌子以及桌上打呵欠的红色达摩烟灰缸等等都与我的过去有着深刻的关系。同时，因为身处在这些因缘深刻的物品环绕之中却什么都想不出，我不禁自觉脑袋无比空洞，心情沮丧不已。

一瞬间，我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频频眨着眼睛。不久，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道：“那么，原本行踪不明的正木博士为何能够来到这里？”

“那是有原因的。”说着，若林博士把本来已经掏出的怀表又放入口袋，低咳一声，接着说，“斋藤教授的葬礼上，正木博士忽然出现……可能是见到报纸刊登的消息吧！松原校长在葬礼结束后拦住他，强迫他接任斋藤教授的职务。这虽然是前所未有的例子，可是校长是为了完成人格高尚的斋藤教授遗志才这样做的，所以没有人反对校长的做法，反而感动得鼓掌附和……只要看过当时的新闻报导，就可以详细了解一切。

“但就在此时，身穿破旧和服，在教授们拍手围绕下的正木博士却抱着头，略带不满地说：‘真是令人为难！我本来打算坚持独自进行研究的……一旦当了大学教授，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最重要的是，没办法发挥与生俱来的流浪个性……’

“松原校长听了，回答说：‘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被斋藤教授的灵魂吸引而来到这里……只要你答应接任，要敲木鱼诵经之类的，我倒是不会反对。’

“众人听了这话，都忘记自己正身在葬礼会场，一齐捧腹大笑。

“不久前，正木博士来本大学赴任，实地着手进行之前在疯子地狱祭文中揭载的‘疯子解放治疗’实验，再度在社会上引起异常反响。因为开始该项实验的机缘，以及形成正木博士、你、还有那位六号房的小姐之间的如同宿命般的关系完全可称之为天意。

“但是，不管如何，本大学能够邀请到伟大的正木博士负责主持研究工作，怎么说都是斋藤教授的遗德。基于这个意义，正木博士才会把这幅肖像画挂在这里……”

我不得不深深叹息着仰望斋藤教授的肖像。具有如此高尚人格的斋藤教授，那样伟大的正木博士，眼前的若林博士以及六号房中的美少女，这些人和有如白痴般的我居然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不可思议。

一时间，房间内飘荡着某种感触极深的静寂。但这份静寂很快就被我平淡的发问打破了。

“啊，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挂在斋藤教授照片底下日历上的日期，是距斋藤教授亡故迄今刚好一年的日期？”我说着。

这一瞬间，若林博士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可怕！虽然只是短暂的瞬间，但他在把煞白的嘴唇紧闭，下颚突出的同时，苍白的瞳孔一下子圆睁起来狠狠瞪着我。因为事出突然，我的表情不自觉地变得和若林博士一样，感觉上好像彼此在互相瞪视一般。不过，若林博士很快冷静下来，并且像是高兴得不得了了一样，额头散发出光辉，不停点头。

“你终于注意到了！你过去的记忆终于真正开始苏醒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就要完全苏醒。事实上，在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有点担心你过去的记忆会不会一下子完全恢复，导致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已经

没什么好隐瞒了，就告诉你吧！日历上是距今约莫一个月前的日期，今天是大正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以……”

“那……为什么保留着该日期呢？”

若林博士这时沉重地点点头，用先前面对六号房少女那种向神明祷告般的态度，交握双手，用力挺直胸膛。

“你的怀疑也是解开有关你过去重大谜团的关键之一。也就是说，正木博士只将日历撕到这天，之后就被中断了。”

“这又是什么缘故？”

“正木博士在翌日亡故了，而且是在正好一年前，斋藤教授溺死的莒崎水族馆后面的同一地点投崖自杀。”

这……大概只能用晴天霹雳来形容吧！我感到一股莫名的震惊，觉得自己好像发出了某种叫声，等到情绪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我仿佛梦呓般喃喃说着：“正木博士……自杀……”

声音一传入自己耳里，我马上怀疑起自己的耳朵。像正木博士这样伟大、豁达的人物，有可能会自杀吗？不仅如此，担任这间精神病科教室的两位主任教授，相隔一年，先后离奇死于同一地点，真的会有这样恐怖的巧合吗？我呆呆地凝视着若林博士苍白的脸庞。

若林博士重新坐正身体，严肃地望着我，再度用向神明祷告般的虔诚声音开口：“我再说一次……正木博士是自杀。只能说，正木博士在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无数准备，面对前所未闻的疯子解放治疗的大实验，历经艰苦恶战后，手上的大刀终于折断，箭矢终于用完，陷入不得不自杀的窘境。这样说你或许无法了解，所以我还是具体说明吧！

“正木博士所独创的震古烁今的精神科学实验主要是让你和六号房的小姐恢复自己的记忆，出院后拥有快乐的婚姻生活做为终结。可是却因为某种出乎意料的悲剧发生，在中途遭遇挫折。而且该悲剧到底是不是是正木博士的过失，还没有人知道。

“然而，那一天的偶然似乎也是某种天意。时间适逢斋藤教授的周年忌日，感觉上应该可以算是一种‘无常’。正木博士担起全部责任而离开人世，把属于实验中心材料的你和六号房的小姐，以及相关资料、文件、事务等全部委托给我……”

“那么……”我问道，但我的舌头打结了，一股难以形容的亢奋从心脏中爆发出来，像是能让我的全身逐渐变得如被打伤般的疼痛。我勉强蠕动嘴唇说：“那么……会不会是因为我诅咒正木博士丢掉性命所以才……”

“不，错了，正好相反。”若林博士严肃地说着，依然凝视着我，头部左右摇摆着，“正好相反。正木博士当然是在有着被你诅咒命运的觉悟下着手此项研究的。不，更进一步地说，正木博士从二十年前就已经觉悟到将会有这样的结果，却仍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他为了让自己发现的伟大学理实验与你的命运完全一致，拟定了无法动摇的计划，逐步进行研究。”

对我而言，这是令人恐惧和颤栗的说明！我按捺住胸中的窒息感，问道：“请问，研究是如何进行……”

“这点，只要看过这边的文件就能明白。”说着，若林博士合上手上装订好的文件集，递到我面前。

我察觉那一定是某个重要的文件集，便以同样郑重的态度接过，大略翻阅它的内容。最上面是红色封面的像是宣传手册的东西，底下的部分是由西式的大号纸张和报纸剪贴装订而成的，外面则以装上封套的硬纸板夹住，并未写有任何文字。不过由于相当重，我再度合上封面，把它放在桌上。

坐在对面的若林博士用青白的瞳孔盯着我看。

“这个东西可说是正木博士的遗稿，是非常贵重的资料。也就是说，在方才述及关于正木博士的精神科学研究中，属于最重要的精神解剖学、精神生理学、精神病理学以及可称之为其研究精华的心理遗传学等四种原稿。他先前就留在手边的《脑髓论》原文，在他自杀之前完全被烧毁，所以现在能够窥知他的研究内容的必要文献资料已经很少，仅仅剩下这个。

“这个顺序是正木博士在自杀前夕整理而成的，并非依照文件发表的年代排列。不过，你只要循序阅读，就能够了解他的研究内容和进行程度。也就是说，最上面的红色封面小册子是正木博士趁着游历日本各地之时，在路上散发给人们，题为《疯子地狱邪道祭文》的阿呆陀罗经之歌。歌中咏叹着目睹现代精神病患被虐待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予以拯救并开启研究精神病的动机。

“接下来的剪贴是正木博士自己保存的，当地报纸刊登的他的谈话内容。其中包括最初题为《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之类的东西，是正木博士以辛辣诙谐的态度，向记者说明我方才所说的基于拯救疯子的动机，以及着手精神病研究的最初立场，率直地论证‘栖息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没有人不是精神异常者’的精神病理学的根本原理。

“之后的《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一文，是正木博士立足于这个原理，明确阐释了截至今日为止被视为不可能研究的‘脑髓’的真实功能，以及向记者说明了能够轻松解决以往科学绝对无法解决的精神病和其他相关的心灵界的奇怪现象的伟大论文《脑髓论》的内容。

“接着，剪贴在日本纸上、以毛笔所写的部分，是可以视为《脑髓论》逆定理的《胎儿之梦》论文，内容明确显示了从胎儿父母的心理生活到历代祖先的各种习惯或心理的累积，是如何遗传到胎儿本身的‘心理遗传’。也就是在本大学首届的毕业论文审查上造成轰动的那篇论文。同时，应该也可以说，它是正木博士最终不得不自杀的原因。

“接下来的西式大号纸张上的草写文字，是可被视为正木博士将这些研究附上最后结论的《解放治疗的实验结果报告》的遗书。所以……如果你依序阅读这些文件资料，应该能够很轻松就了解正木博士开拓精神科学大道，赌上自己一生进行研究的事迹。同时也可以充分明白，因为这个旷古绝伦的学理在背后控制的缘故，你的命运演变成今日这种流离旋转，好像万花筒般的状态……”

对于若林博士的说明内容，我只记忆到这里。因为，我还是边听他的说明边若无其事地翻开了最上面的小册子。当我看到第一页的标题时，不禁完全被内文所吸引，全心全意地阅读起来……

[1] 一译“狂人解放治疗”。

[2] 曹洞宗，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由唐良价及其弟子本寄所创，上承希迁“即事而真”精神，创“五位君臣”之说，从理事、作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作用无碍的道理。禅风以回互细密著称。南宋嘉宝十六年（一二二三年），日僧道元来华学法，由此曹洞宗传入日本。

[3] 脑髓地狱的意思。

[4] 起重机。

[5] 天国。

[6] 椅子。

[7] 星期日。

[8] 精神力。

[9] 基督徒教会。

[\[10\]](#) 指模仿经文的训读所作的讽刺时事的滑稽民谣。

[\[11\]](#)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疯子地狱邪道祭文

——一个疯子的黑暗时代

奥地利理学博士

德国哲学博士

法国文学博士

面黑楼万儿作

▲啊、啊——献给在我左右的人们。各位先生、绅士和淑女，老年人、年轻人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很久未曾见面了。若提起原因，各位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从大千世界犹未出现之前，我们至今都未曾见面。我是今天第一次出现在这条路旁的疯子和尚……铿、铿、铿、铿……

赶快靠过来，过来看看，过来听听，很有趣的话呢！不要钱，完全免费的，快点靠过来。不要推挤！铿、铿、铿、铿……

快来、快来！听了之后一定会吓一大跳，铿、铿、铿、铿……

▲啊——我是今天第一次出现的疯子和尚，身高五尺一寸，三十五六岁的光头和尚。眼窝凹陷，满口假牙，瘦削的胸膛如同洗衣板，身上的衣服好似田地里的稻草人，脚上的鞋子满是泥泞，简直就像狐狸的泥舟，是个穿着打扮完全如同乞丐的丑陋和尚。饱经异国的风吹日晒，今天同样站在空旷的蓝天下，在路旁打开手上的包裹，向各位诉说因缘、故事、来历，敲打着木鱼，铿、铿、铿、铿……

▲啊——这是恐怖的地狱故事，而且是我凹陷的双眼亲睹的事实。今天首度公开，各位不需要花费一毛钱，不但不需要，还免费得到这本小册子，就是我现在吟唱的歌词内容。不会强迫购买！或许有人会感到怀疑，可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纯粹是我的兴趣，宣传人类文化的事业，纯属一种参考资料。来，赶快靠过来，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听听邪道祭文、疯子地——狱，铿、铿、铿、铿……

▲啊——邪道祭文疯子地狱。若问地狱何在，佛教徒会说地狱就在身边，是自身造成的因果。一旦因果循环，马上就会跨越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堕入无底的地狱。有刀山血池地狱，有寒冰地狱和焦热地狱，有剑叶地狱和石斧地狱，也有火烤、油锅、倒吊地狱，更有切割、剁碎、烘烤和蒸煮地狱，最终则是阿鼻地狱。饱受死也死不了的无限折磨，只要听到那种声音，连脑壳都会裂开。但这只是和尚逃避现实的推托之词，铿、铿、铿、铿……

▲啊——和尚逃避现实的推托之词！这样的话不足采信，是死后也不会前往的地狱传说，是活着的和尚为了香火钱编出的谎言，释迦牟尼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我所见到的地狱完全不同，没有敲钟，没有念佛，是到处存在的活生生的地狱，铿、铿、铿、铿……

▲啊——到处存在的活生生的地狱！是无所不在的地狱、漂流不定的地狱、义理人情错综的地狱。与宣称罪恶必报，会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的地狱不同，是连呼吸也没有办法，阳光也见不到，不知道多深、多宽的地狱。那里的阎罗王是医学博士，牛头马面则是一大群学士，地狱不过是一种徒有虚名的道具，罪恶的判决完全由阎罗王决定。然而，人心如同透明澄净的玻璃，就算照镜子也见不着踪影，从何判定罪刑？但是，这个世间却存在着不管正常或疯狂，全部一脚踹进其内的人间地狱。也就是说，表面是堂皇富丽的精神病院，可是只要听闻其中情形就令人毛骨悚然！不相信的人，可以亲自入内看看，你将会如愿饱受无数折磨。这是何等恐怖的疯子地狱啊！铿、铿、铿、铿……

▲啊——这是何等恐怖的疯子地狱呀！如果说精神病院竟是这般恐怖，各位或许很难认同吧！但是，请大家听我依序说明，听闻之时，绝对能够慢慢了解事情真相，只要了解之后，你们全身八万四千个毛孔将会泛起鸡皮疙瘩。没错，这样的地狱内幕太可怕了！铿、铿、铿、铿……

▲啊——这样的地狱内幕太可怕了！接下来述及这种地狱的起源。这实在是一种因缘，完全是拜文明开化所赐。关于世界文明日新月异的由来，主要靠科学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医生的工作，因为医生负责治愈人类的疾病。铿、铿、铿、铿……

▲啊——负责治愈人类的疾病！医生的工作包括治愈人类身体的疯狂，利用内科或外科的方法治愈人心的疯狂。但是若比较精神病院各治疗

方式的不同，各位一定会震惊颤抖不已，因为进步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铿、铿、铿、铿……

▲啊——进步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当然，对象的不同应该会造成差异。人类的身体能见到形状，只要触摸四肢躯体即知，只要解剖五脏六腑即知。诊断方式为数繁多，有听诊、触诊、X光、神经反应、血液检查等等。就算是某些疑难杂症，用错药、诊断错症状抑或治疗错误导致病患死亡，只要事后解剖尸体，也马上能够知道什么地方出毛病，于是诊断治疗的方法大幅进步。可是，就算是神仙，也无法诊断人心！铿、铿、铿、铿……

▲啊——无法诊断人心！不管是何等名医，都无法诊断一个人精神和心灵的狂乱。就算把脉、观察舌头、打针注射，甚至剖析所担心的事情，如果没有测定疯癫的放大镜，只靠着温度计，你便能知道你因为恋爱而体温上升吗？更何况是分辨假疯子和真疯子！心灵无法以X光透视，听不见声音也看不到影子，比空气还不可思议，又如何能够诊断！古语所谓“无可救药”，到了现在仍旧是事实。我们可以说，精神病是绝对不可能诊断治疗，没办法利用科学知识研究的莫名之物。铿、铿、铿、铿……

▲啊——精神病是莫名之物。但是，还有一件更令人不解的奇妙事情，那就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疯狂如果无法诊断治疗，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精神病院、疯癫治疗科和脑科病院呢？这些地方四处高挂招牌，建筑宏伟，收取昂贵的诊断、治疗费用，索取巨额住院、看护费用，可是只有头衔的精神病医生又能做些什么？岂非与诈欺、勒索毫无两样？对此，你不会怀疑吗？这种愚弄世人的重大内幕我稍后再说明。由于无法诊断治疗，医生牟取私利，演变成真正的阿呆陀罗经。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啊——啊——很久很久之前，更久更久以前，在科学知识犹未进步的时候，人的身体疾病和人的心理疾病相同，由于一无所知，无法诊断治疗，靠的只是住家外观、方位、占星术等等。一旦出现毛病，就是帮病患祈祷、施术，或让病患服用符水，或佩带灵符、护身符。当然，这种做法产生无数难以治愈的疾病，因此人们才发明药物，使自己服药之后得以痊

愈。循此调查，发现人的疾病出自体内，某处有某问题导致发病，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医学发展。如今有解剖生理学、病理学、医药化学、细菌学、药理学等等，再划分为各种内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眼科、整形外科、妇科和小儿科。同时出现滴水不漏的医学器材和药物，治疗人体的毛病，使科学知识的前途日益辉煌灿烂。铿、铿、铿、铿……

▲啊——虽然日益辉煌灿烂，接下来却出现了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治疗能够进步到治愈人的心理问题吗？早先，人们将精神病患视为受到神明惩罚，以敬神拜神为治疗手段；或视为受到亡灵作祟，供奉三牲祭品祈求平安，这样还算处之有方。紧接着则视精神病患为恶魔附身，当时担任医生或法官的人是僧侣或女巫，只要发现病患，伸手一指，官府犬牙立刻一涌而上，枪、刀剑、捕绳、弓矢或棍棒交错而下，砍头、刖足、分尸，然后烧毁或埋于树根下，就和对付狂犬毫无两样。这是对精神病患最早的诊断治疗方式，名符其实的疯子地狱。铿、铿、铿、铿……

▲啊——这就是疯子地狱的起源，这来自于人类完全无法了解精神病从何而来。于是，开始有恶徒借此谋害他人，而且这类恶徒都是聪明人，他们陷害自己怨恨或忌妒的人，或是政敌、商业竞争对象，贿赂女巫、僧侣或衙吏，不分青红皂白的将正常人视为疯子，重者依国法处死，轻者监禁在牢狱之中。铿、铿、铿、铿……

▲啊——轻者监禁牢狱。调查世界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实例，许多身份高贵、享有爵位或名誉的人、财产领地的继承者或是偷人妻女者之类的人，当他们引起骚动或纷争时，为了除掉阻挠的对象，就会采用这种手段。那么，现在又如何？我虽然想说与昔日相同，但事实上却更为严重！铿、铿、铿、铿……

三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啊——啊——现在是文明开化的时代，是科学知识万能的时代，但是只有在精神病方面，时代仍旧如同往昔般黑暗，无法诊断治疗。当然，这么说或许有人会认为是放屁，而反驳讲这话的人才是疯子也未可知。不过我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们随时都不忘理智、常识以及科学的知识，这种人非常值得期待倚赖。反而是世界各地一些抱着休闲心态的博士或学士们，他们在精神病院或学校、图书馆进行研究，摊开有关疯子的书籍阅

读，发表各种空泛的理论，让人以为现在的精神病患也与外科或内科病患同样蒙受科学知识的光辉，能够轻而易举地彻底诊断治疗，还创出多种诊断治疗方式。但是，只有外行人才会相信！铿、铿、铿、铿……

▲啊——只有外行人才会相信！我不想批评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只不过，他们根本完全不懂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在他们头骨内的空洞里蜷曲聚集的脑髓具有何等作用。若认为我说的话是谎言，只要阅读古今中外的学者调查人类脑髓所写下的书籍应该就能够明白。那些仅仅是保存所见所闻的昔日知识、经验、记忆的仓库，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议论。铿、铿、铿、铿……

▲啊——毫无事实根据的议论。这样缺乏事实根据，真的很令人不可思议。天下虽大，但只要真正深入调查人的脑髓，很轻易就能够明了。一旦完全了解脑髓奇妙无比的作用，我们又怎能忍受那样的胡言乱语呢！我这样说，或许各位会嘲讽“是你自己每天幻想过度，导致脑髓与众不同吧！”可是，终有一天我会在某大学发表让世界各地的博士和学者震惊的研究成果论文，届时你们一看就明白。世上其他所有学者完全不懂脑的研究方法，自然遭遇无数的困扰，只能进行大略的判断，当然难以解明真相。就算能说明一项道理，还是没办法解释其他事实，就像东拼西凑的屋顶，想不漏水都很难。铿、铿、铿、铿……

▲啊——就像东拼西凑的屋顶，想不漏水都很难。人的心灵千变万化，从早到晚不停地转变，时而如走马灯或万花筒，时而如猫的瞳孔或孔雀的花翎。它是什么形状？如何出现毛病？哪里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完全无从了解。其证据就在眼前的精神病科书籍里，它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病症，可是写作这些书籍的学者专家却一无所知，他们根本是在欺骗外行，只看病患表面，观察病患动作，就列举病症名称。动作倾向色情即称之为色情狂，如果杀人就是杀人狂，热爱跳舞就是舞蹈狂，纵火者即为纵火狂，这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科学知识调查的？像这种列举病名的方法，就算不是医生也可以办得到。这与世人见到有人喝酒失态、行为不检就称之为酒鬼有何不同？凭此诊断治疗岂非可笑？铿、铿、铿、铿……

▲啊——凭此诊断治疗岂非可笑？面对送上门的精神病患，博士或学士之类的医生又是如何分辨出人的心理毛病？如何找到确知是否疯狂的证据？其实只有外行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对医生们而言，这可是生意，没什么好担心的。铿、铿、铿、铿……

▲啊——这可是生意，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冠上精神病患的名字就可以了。大老远被带到医院门口的人，大部分都是任谁见了都会认为不正

常的人：就算外表和普通人一样冷静的人，由于家人或家庭医生已经办妥手续，将之视为精神病患也是常有的事，不必担心什么非法监禁，因为，他们是被人自行送来，已经获得法律上的许可。医生们不需要费多大功夫，只要听家属说明，再观察病患的态度，然后翻开书籍对照症状，选定恰当的病症名称即可。如此一来，所谓的诊断即告结束，病患被送入红砖打造的囚房。其中或许也有误诊者存在，不过同样没必要担心，因为这种病与其他疾病不同，是否误诊无人可知，只要断定是“疯子”，就再也改变不了命运，陷入永远逃脱不掉的红砖地狱。越辩称自己不是疯子，越成为“果然是疯子”的证据，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你被断定是纵火狂；水果行的阿七被认定为色情狂或窃盗狂；石川五右卫门^[1]入院后被确定为夸大妄想狂……医生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后果，因为，这些都是无法诊断的疾病。多么轻松悠闲的精神病科医生啊！铿、铿、铿、铿……

▲啊——多么轻松悠闲的精神病科医生啊！那么，治疗的方法又怎么样呢？担心这种事的完全是门外汉！事实上，和诊断一样，完全是盲目的摸索。没有马上剁开脑袋，或许应该感谢社会的开放也未可知。站在病患的立场上，既然医生已经列举出精神症状的证据，那么置身于何种场所都无所谓了。各位请看看精神病院吧，铁格子打造的囚房，就好像看守所或监狱一般，里面还有无数的道具，诸如铁链、手铐、脚镣、只开一个小窗的石箱等等，琳琅满目，是连穷凶极恶的恶徒都会吓得全身发抖的刑罚道具。铿、铿、铿、铿……

▲啊——全身发抖的刑罚道具。这样真能治愈住院病患心理上的创伤吗？如果提到药物和医疗器材，几乎完全不值一提。失眠的病患注射麻醉剂；骚乱者注射镇静剂；不吃不喝者注射营养剂……反正不是注射就是灌肠，设备比拙劣的外科或内科医院更差，若得以治愈，表示医生医术高明，如果死了，那就是运气不好，这是何等恐怖的疯子地狱呀！铿、铿、铿、铿……

▲啊——这是何等恐怖的疯子地狱呀！但是，这还只是初步调查的结果而已。疯子地狱恰似奈何桥，光听闻就令人全身发毛。无间地狱只不过是想象，人间地狱才是真正存在着一切残酷虐待，针对精神病患而设置的地狱。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四

▲铿、铿、铿、铿……啊——所有病患都已魂飞魄散。这不止是日本一地所发生的事，而是举世皆同。世界各地的精神病科医生丝毫不带慈悲之心，他们所创建的外观豪华的医院地狱里充斥着愚蠢可悲的病患。这种地狱里的病床数量如今增加了一千倍、一万倍，而且出现在世界各地。即便如此却仍赶不上精神病患增加的数量。治疗期间愈拖愈久，有些病患甚至一辈子无法离开医院，真是所谓的超级客满。医生们耀武扬威，任何问题都推到病患身上，如果延误缴费期限，立刻要求病患出院，下令许可病患居家治疗。有些病患幸运地平安出院，有些则被附上其他病症的诊断书，装入棺材内抬出来。但是，想要挤进精神病院的人仍旧络绎不绝，就好像下车的乘客蜂涌挤向剪票口似的。铿、铿、铿、铿……

▲啊——就好像下车的乘客蜂涌挤向剪票口似的。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一切真是奇妙又不可思议！为什么要把钱花在那种地方？难道没有人怀疑？慢慢听我说来，因为，最令人震惊的内容现在才要开始，铿、铿……就算我不知道，木鱼一定知道。铿、铿、铿、铿……

▲啊——就算我不知道，木鱼一定知道。还有更惊人的事实，而且不论到哪里都是相同的，只要是与精神病院有关的人，即使不说出，大家也心知肚明。说这种话或许有点不合情理，因为带着精神病患前来医院的都是病患的父母、兄弟或妻子等，这些人面对医生大多是泪流满面地请求“请您帮忙将他治愈”。问题是，即使是这样的骨肉亲戚，坦白说，真心想治愈病患者只有身为母亲的人，而且对象还必须是自己怀胎十月所生的儿子或女儿。至于其他骨肉亲人，血亲的父亲或兄弟，多半非常冷淡无情；年轻的妻子就更别说了，通常只是为了避免内疚而留在病患身旁摇头叹息两三天，一旦娘家来接人，立刻迫不及待地答应回家。当然，这还是属于最好的一种。大多数人是将病患交给医生，决定好病房之后，马上借口说要打电话或是上洗手间，拿出夹在衣袋里的镜子，仔细在鼻头敷上蜜粉之后，转眼间不知去向，从此再没出现过。铿、铿、铿、铿……

▲啊——通常都是从此再没出现过。只要是确定为无法治愈的疾病，带去看医生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真正的居心则是抛弃病患。罹患这种已无生存价值的绝症，家属嘴里虽说“请您帮忙照顾”，事实上真正的心意却是“如果治好他反而会造成困扰，所以若发生什么麻烦，希望您杀掉他”。因此病患在精神病院里是处于生死交界之间的，医生反而在此大赚一笔。呀，没必要对我翻白眼，这种事太平常了，我就曾亲眼目睹，不管在亚洲或西方都一样。看到的还有这没有耳朵、眼珠，也不会说话的木鱼！铿、铿、铿、铿……

▲啊——不会说话的木鱼！在亚洲很多国家，不问男女，只要是曾经发狂的人，无论外表何等冷静，经常会突如其来地做出粗暴举动，砍人、纵火、躁郁或无来由地感到悲伤，让周遭的人们无法忍受。他们虽有人类的外表，实际上却像动物一样，人们不会再将其视为人类，就算对他做出丢掷石块这类残酷行为，也不会有罪，对方更不可能记得。这样的人即使暂时痊愈，也不能令人放心，因为无人知道何时会再度发作。而现代比往昔更为严重，世人总认为那是父母遗传或秽物作祟，经常指指点点地嘲笑，一旦自己的亲戚中突然出现这样的精神病患，事态就严重了。铿、铿、铿、铿……

▲啊——一旦自己的亲戚中突然出现这样的精神病患，事态就严重了。如果是上流社会的富豪家庭，只要建造一栋牢狱般的房子将病患囚禁，事情也就解决了，没必要送入不可能有治愈希望的医院。毕竟是上流社会阶层，能够以此避免困扰。但如果是只有一点点声望的家族，一旦出现精神病患，那么一切就完了。家族的血统遭受诅咒，很快会殃及儿女，非但别想指望可以嫁娶，甚至被邻居们讥讽为造孽所得的报应，在背后遭人指指点点。因此为了隐瞒事实，这样的人多会想尽办法悄悄地把病患送进精神病院，如果遇上医院客满，更得大费周章地拜托院长挪出病房。反正，这是个金钱万能的世界，更何况精神病院这种疯子地狱，就算院长面若阎罗，也立刻会变成笑容满面的地藏王菩萨，张开慈悲的双手。问题是如此一来，其他病患就要被送入极乐世界了。如果有钱，情况就是这样！铿、铿、铿、铿……

▲啊——如果有钱，情况就是这样！越有身份家世、名誉地位的精神病患，在自己家中治疗越困难，如果不背着人送入精神病院内囚禁，绝对无法放心。如果是中级社会阶层呢？只有固定的年薪月俸，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开销，一旦赖以维生的一家之主或家人有谁发疯，若是租赁房子，马上会被屋主赶出门，想要将病患监禁在家中也不可能，加上照顾病患的支出惊人，很快就会花光积蓄。如果照顾者是丈夫，立刻没办法上班，如果是妻子，同样无法工作，孩子上学会遭受同学的冷嘲热讽，生活陷入说不尽的苦痛中。这时候，唯一能倚靠的只有精神病院院长，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准备足够的金钱，无论到哪一家精神病院，绝对会被对方以“客满”两个字拒绝。铿、铿、铿、铿……

▲啊——无论到哪一家精神病院，绝对会被对方以“客满”两个字拒绝。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凄惨的，如果是那种每天所赚的钱只够生活支出，母亲在家做手工，女儿在工厂上班的家庭，其悲惨状况更不用赘述。想要抽出人手照顾？不可能！想要让病患服用药物？那么全家人只好一起

上吊！若是就这样疯狂至死倒也还好，可是，精神病患本人非但不死，还猛吃猛喝，一副根本没事的模样。铿、铿、铿、铿……

▲啊——一副根本没事的模样。仿佛麦穗变黑、花卉无法抽芽或蔬菜出现疯狂现象一样，没有原因，也找不出道理。人类世界骤然出现数也数不清的精神病患，能够免费供应这些人住院的，在广阔的世间里也只有公立大学的附属医院，而且病床数量顶多只有数百床。重要的是，它们并非以慈善为标榜，而是抽样选取，当做学生、教授的研究材料和活生生的标本讲义，不适用者照样被摒除于门外。那么，私立大学医院又如何？私立大学同样是基于盈利本位，成为有钱有势者的私用医院，挤满了超额病患。铿、铿、铿、铿……

▲啊——成为有钱有势者的私用医院，挤满了超额病患。在感到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试着调查无数残余的精神病患会被送往何处，如何处理？结果，请继续听我说明，听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嘴巴也动不了的残废木鱼说明。木鱼肚子空空，公平无私，敲打出来的是阿呆陀罗经，对地狱的了解更是深入，所以，大家快靠过来……不用付钱，听了会让您大吃一惊。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五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啊——啊——各位，若如上所述，出现了一位精神病患，他患的疾病与其他疾病不同，家人因为会受尽指责白眼，而无法让病患留在家中，但却怎么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四处张罗以后，钱财散尽又无心工作，眼看全家人都要走上绝路，这是何等可悲、无奈、难堪！铿、铿、铿、铿……

▲啊——这是何等可悲、无奈、难堪！从花甲父母到膝下幼儿都必须弃之不顾，只为照顾如此一个毫无生存价值的人？或者趁尚未带给更多人麻烦之前和病患一起上吊，全家人一同自尽才是出路？究竟造了何等孽必须受这等苦？然而就算哭泣，就算埋怨，病患本人却只会露出无辜眼神，好奇张望……铿、铿、铿、铿……

▲啊——只会好奇张望！就算外表仍旧和原来相同，心灵却只剩下空壳，空留“人”形，比猫狗更难收拾善后。家人在悲叹苦闷之余，终于不得已而犯下大罪。铿、铿、铿、铿……

▲啊——不得已犯下大罪。假装迁居远方，找一间陌生医院，告诉外人将病患送入其中治疗，事实上却是含泪将其弃置于再也回不来的深山荒野。不过这与弃婴不同，不会有善心人士拾回收养。不仅没有人收养，反而四处遭人追打，饥饿受冻时，更只能啃食树皮草根。虽然知道这种结果，也不得不狠心丢弃。只要睁大眼睛仔细寻找，远离人群的暗处、树荫下，随处可见可怜的病患。合掌感叹……铿、铿、铿、铿……

▲啊——合掌感叹。古老的传说中，延喜年代的蝉丸^[2]和逆发^[3]不知为何降生为盲人和疯女，双双被逐出家门，远离繁华都市，最终悲哀地在逢坂山相遇。虽然这不过是传说，但不分古今中西，世间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无奈风俗，对精神病患都不得不采取这样的秘密处置方式，不管是否有钱、不分身份高低、不论是非道理。铿、铿、铿、铿……

▲啊——不论是非道理。由于这样而徘徊在深山野地的精神病患中间，有些人保留着些许的正常思维，这样的人通常会试着前往他乡乞食维生。然而，就算日后恢复正常，因为他们深刻地体会了世间人情冷暖，又以自己的模样为耻，为了家人设想，也会放弃重回人世，流着心酸的眼泪四处乞食，这就是到处能够看见乞丐的缘故。倘若尝试聚集徘徊在野地里、寺门前、森林中、桥墩旁的茅屋内，便会发现三三两两捉着身上虱子度日的乞丐实在多得惊人。但是，国家社会对此等惨况，此等宛如地狱的现象却根本视若无睹，只差没严厉要求他们干脆死掉算了。而事实上，这些存活者仅仅是那些受不了苛酷打击而死的人的千万分之十二而已！铿、铿、铿、铿……

▲啊——受不了苛酷打击而死之人的千万分之十二！各位有何感想？若是普通疾病，在医药或护士方面，病患都会比有钱人受到更好的照顾，有柔软的床铺、美味的食物，更有很多人前来探望。不仅是人，有时候小鸟或金鱼也能受到细心呵护。然而精神病患就不同了，只因不知道疾病的来龙去脉，不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就是弃置荒山野地，饱受置身地狱般的折磨。铿、铿、铿、铿……

▲啊——饱受置身地狱般的折磨。不过请各位仔细听好，以上我敲着木鱼所述的地狱故事，包括医院地狱与荒野地狱，只不过是绝对真实的，精神病患必会陷入的地狱，是非常普通常见的疯子地狱。接下来要提及的则是更加恐怖的地狱，也不知是罪孽还是报应，没有发狂的正常男女因和某件事扯上关系，突然被剥夺了自由，不分青红皂白就被送进地狱之中。而且仔细调查后发现，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很多这种雄伟的地狱建筑物。铿、铿、铿、铿……

▲啊——非常雄伟的地狱建筑物。擦拭得金光闪闪的烫金招牌和报章杂志上刊登的大幅广告，写着某某医院治疗某某疾病，当然不会写上“地狱”两字。可是警察、报纸、侦探社完全知晓其内幕，却故作不知。一旦踏入这扇挂有免罪金牌的大门，就等于宣告走到生命尽头。那是恸哭狂叫也再出不来的黑暗世界。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科学知识万能的时代，法律道德礼仪的世界，人们耀武扬威、昂首阔步，却不知道有这样的地狱存在。搞不好到了明天，你自己就掉进这种疯子地狱的深渊。铿、铿、铿、铿……

六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啊——应该不是日本吧！日本的杀人工具虽多，包括短刀、手枪、麻药、毒药、绳索、手帕……数不胜数，但是在某个最高文明国家的首都，我见到的新式杀人手段却是堂而皇之地使用高科技工具，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的，更有警察和医生当场见证，不会留下指纹，也没有血迹。就算有检察官或侦探会有所怀疑而介入调查，也不可能有任何收获。钱是会花得多一些，但获得的利益也很大。反正，这是一个金钱万能的世间！铿、铿、铿、铿……

▲啊——反正这是一个金钱万能的世间！别说财产继承事件，不管是政治、外交、军机的秘密，或正欲大赚一笔却有人阻挠时，只需查明对方经常单独前往的情妇住处、赌博场或某处秘密聚会地点，立刻便可以找来事先约好的精神科医生和同伙，并找上当地的警察，托称自己的好友有些精神异常，经常不愿回家，到处乱逛，所以想带他去看医生，可对方又坚持自己没病，狂暴挣扎下，不得已只好采取非常手段。因为知道他时常经过这一带，因此特别加以监视，能否请你们帮忙送他进医院。叙述谈笑之间，拿出适当的金钱给警察，精神科医生又从旁说服，于是一切便会顺利进行，对方马上掉落地狱深渊，那再也无法活着出来的疯子地狱。铿、铿、铿、铿……

▲啊——那再也无法活着出来的疯子地狱。如果家族内出了问题，想除掉的对象是年轻的儿子或女儿，采取的手段则更为轻松，特别是接受近代思想熏陶、反应过度敏感者，更可省去诸多麻烦。只要稍加讽刺，或持反对立场，对方马上会出现神经衰弱的反应，脸色铁青，目露凶光，言行举止完全改变。这么一来，只要找一位熟识的医生诊断，一切很快就可以

解决。表面上借口让他静养，其实却是令其尚在含苞待放之时立即堕入无间地狱。铿、铿、铿、铿……

▲啊——堕入可悲的无间地狱。专门收受这种病患而声名远播的博士，最初也只是普通医生，只因从这种病患身上能取得的报酬很高，才逐渐转为专业。时至今日，他们大发横财，在都市里拥有尽善尽美的医院建筑，院内满是代表现代文明的刑囚工具，样样都是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置患者于死地的杀人设备。乍看是盛夏时节的医院，实为零下几度的冰寒地狱，表面却有着富丽堂皇的大门，两旁不知道停了多少辆豪华汽车。而且因为掌握了富豪名流们的家族秘密，又可以无穷无尽地勒索，万一对方不愿意，立刻公开秘密。而宣布误诊而让病患出院，又可以得到病患信任。像这样尽情敲诈，直到对方破产为止。一旦发觉自己的恶行有可能曝光，只要替秘密入院的病患注射一针，一切事情就解决了。即使病患尸体被解剖，也可以推称病患具有暴力倾向，不得不使用此种药物。反正，目前的医学水准无法揭开精神病之谜，而使之成为精神病科医生长袖善舞的工具。铿、铿、铿、铿……

▲啊——成为精神病科医生长袖善舞的工具。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很多，在疯子地狱里，精神病科医生不仅不会受到同行的批判，连政府、警察、新闻记者也置若罔闻。铿、铿、铿、铿……

▲啊——也置若罔闻。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家的机密费用有绝大部分也不声不响地进入精神病科医生的口袋里。同时，其胸口也会配戴无数勋章，被擢升到和官员同列，并认同为对国家有伟大功劳。虽然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甚至日本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现象，但只需看看有此状况的其他国家，却也足够惊世骇俗了。铿、铿、铿、铿……

七

▲铿、铿、铿、铿……啊——我知道各位一定觉得无聊，但不可能就这样停止，因为这只是序幕。在太多不可思议、无人见闻、科学文化地狱的真面目未能揭穿前，我只能继续说下去，直到各位明白为止。这是从未有人听过的地狱故事，由奇妙的木鱼来叙述。铿、铿、铿、铿……

▲啊——未曾有人听闻的地狱故事，聋哑木鱼诵念的阿呆陀罗经。前面提到的最高文明国家，表面上是世界强国，自认世界第一，是标榜崇尚自由，以民权立国的理想之国。与日本不同，任何人都可担任国家元首，

以金钱和权势为本位，字典中没有“忠义”二字，彻底的金钱万能。正义、法律都能用金钱购买，更不用说什么良心或忠贞。亿万富翁讲的并非自由民权，纯粹倚靠豺狼本性，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因为他们手中掌握政治实权，不管政权如何轮替，亿万富翁的权威依旧不变，上自部长、议员，下至警察、军队，国家权限由一人掌控。顶级的亿万富翁最赚钱，戴着法律与正义的面具，践踏弱小公正人民的自由、道德、义理人情。因此，由衷憎恨亿万富翁这种非法的正义使者——学者和牧师就在言论自由的权利下，开始进行批判亿万富翁的演说，甚至撰书讽刺。这一举动当然受到人民赞颂，赢得下层社会群众的支持，于是，打倒富翁的舆论日益高涨。铿、铿、铿、铿……

▲啊——打倒富翁的舆论日益高涨。这样一来，富翁们当然暴怒起来，他们一只手夹着雪茄，另一只手把刊登这种舆论见解的报刊杂志甩在桌上，怒责政府“该如何解决”。如果亿万富翁中最有财势者这么做，政府方面当然张惶失措，更担心激怒对方，否则下届竞选费用将就此泡汤。问题是，个人自由也是自由，并未抵触国家法律，加上对方又是代表正义的学者和律师，一旦钳制其言论，或将学者、律师送进牢房，绝对会遭受舆论的全力反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暗中送入疯子地狱。先找出学者、牧师里的带头分子，利用刑事手段监控其行动，趁他独自一人时从背后下手，用对待精神病患的方式加上手铐脚镣，再用沾有麻醉剂的手帕迷昏，送上暗中等待的汽车前往精神病院，接下来不必说明大家也知道结果了。铿、铿、铿、铿……

▲啊——接下来不必说明大家也知道结果了。知道有如此方便手段的其他文明诸国，不分国家或个人，遇到麻烦问题时纷纷有样学样。于是，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有政治家、学者、情报掮客、大发明家、富豪、世家子弟或有名的演员明星等等。只要影响他人利益，或进行某种秘密计划，或野心过大，通常不会经过预审、公开审判、宣判，只要对方提出要求，马上坠入地狱。铿、铿、铿、铿……

▲啊——真正坠入地狱。坠入地狱中的病患，当然也有疯子和疯癫患者，但绝大多数是英雄、豪杰、天才之类的杰出人物。疯子地狱的牛头马面只要抓到一位指定人物进入病院，马上就能名利双收，精神病科医生自然更不必说了。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啊——各位绅士、淑女，在场诸位，这就是我游历诸国带回来的礼物，是真正存在于这个现代文明世界的活地狱。精神病患本来在鸟儿婉转啼叫、花草繁盛的极乐净土徘徊，却因遭到家人遗弃，想哭也哭不出来，成为可怜的疯子乞丐，在这边的村子、那边的乡镇里被夜以继日地驱赶着，被丢掷瓦片石砾，受到风吹日晒雨淋，挣扎于冰天雪地之中。这世间有这样的地狱，老天还能转过脸假装视若无睹，表示“我不知情”吗？实在太可笑了。铿、铿、铿、铿……

▲啊——实在太可笑了。但这还算是悠闲的地狱！因为地狱中有昼夜不熄的电灯、瓦斯灯，有唯物科学的文化之光，黑暗的只是精神文化。无论是金钱或女人、权利或义务，比的是手段的选择和邪恶的智慧，是脱离常理的生存竞争。户外有电车、汽车和飞机来来往往纵横飞驰，不顾人类的命运如何。一旦被带入隐藏于黑暗中的秘密大门前，不分男女老幼、疯狂正常、愚蠢聪明，只要被踹进门内，那么连一句抱怨都来不及，就会悄无声息地坠入毫无义理人情的空间，映不出任何影像的黑暗世界——钢筋水泥砖瓦建造的科学知识地狱。这个大地狱内重叠了多层疯子地狱，上层是亲切地狱，然后是轻蔑、嘲讽地狱，接下来是虐待、暗杀地狱，底层则是一无所知的地狱。铿、铿、铿、铿……

▲啊——最后则是一无所知的地狱。紧接着并列的是更加恐怖，彻悟一切的地狱。可恶，那家伙竟然把精神正常的我丢进这种地方！先是咬牙切齿、愤恨跺脚，但亲切地狱之后是虐待地狱，然后是充满遗憾的白骨地狱，就算化为鬼也无从逃脱。铿、铿、铿、铿……

▲啊——就算化为鬼也无从逃脱。若真有这种危险的地狱之门存在，又该如何是好呢？各位在场的人自不必说，政府当局、天下的专家学者、知识阶级，不论是谁，只要有血有泪的人，绝不能视若无睹。江户时期的古川柳^[4]中有句俗语说“自家牢房也不能随便服药”，更何况是现代文明。尽管科学知识飞跃进步，也无法了解人类脑髓、人类心灵的真面目，因此精神病学研究者同样有如盲鸦，没法分辨疯子的真假，却一味模仿其他医学，划分什么诊疗诊断，建造四面高墙围绕的医院，夸示各种仪器标本、医药书籍，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地狱。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扩大，当务之急是只要一发现这种医院，立刻予以拆除！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九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要预防此类欺诈医院出现，形成疯子地狱，只有一种方法，而且是相当费事的工作。即选择一处气候与风景很好、交通方便的小岛，投入一千万日元建造一栋大型精神病院，并在该处设置研究实验所，让病患免费住院进行解放治疗，让地狱无法形成。所谓的解放治疗，是精神科学对疯病的真正治疗方法。不用药物，也不施行手术，完全不使用铁链、石箱、铁箱或无袖衣等物，让所有精神病患置身于空旷场地进行最自然的治疗。换句话说，就是精神病患的牧场，疯子病患的极乐世界，也是最奇妙珍贵、全世界首度出现的精神病院。当然，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入参观，同时，内部的一切设施也都是新发明。铿、铿、铿、铿……

▲啊——内部的一切设施都是新发明。终有一天我会公开……那是全世界学者都不知晓的疯病原理，而且是非常通俗易懂、轻松愉快的学理。我正在进行实际实验。一旦能针对原本绝不可能诊断预防、无法施药、无法手术的疯病进行诊断治疗，就能获得极高评价。日本人将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人种之一，日本这个国家也成为尊重正义人道的国家，成为精神科学的先进国家。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铿、铿、铿、铿……

▲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然而，一千万日元是笔相当大的数目，就算卖掉父母留给我的农田，取出积蓄，出售证券，拿出最后的旧内裤换钱，顶多也只能筹到一半数目，剩下的金额只好仰赖政府帮忙，同时请诸位大发善心与爱心捐赠，不管是五厘还是一钱都没有关系，我愿向诸位顶礼膜拜。铿、铿、铿、铿……

▲啊——我愿向诸位顶礼膜拜。不过也许会有人认为，讲出这种话的和尚我同样是个“疯子”，眼神外貌都有点奇怪，看起来与乞丐无异，把包裹随手丢在路旁，敲起木鱼说着内容超乎常理的故事，还开口闭口说什么一千万日元，甚至宣称正在进行能治疗人类心灵、独步古今的研究。这副样子，若被视为企图诈欺也理所当然。我衷心向各位道歉！铿、铿、铿、铿……

▲啊——我衷心向各位道歉！坦白说，既然没有人会听又赚不到钱，为什么和尚我要这样自以为是地敲着木鱼，不顾羞耻地顶着烈日，向大家恳托呢？事情的起源在疯子地狱，在文明社会背后无尽扩大的这个野蛮粗暴的无底地狱，因为那种残酷、无奈、悲哀、痛苦实非笔墨、言语、木鱼所能形容。可能是因果关系，我无法就这样弃之不顾。所以绞尽脑汁思索下来，发现要帮助精神病患，首先就是建造最大型的医院，免费收容病患。而要建造这样的医院，当然必须借助各位及舆论的力量。各位所捐赠的钱绝对不会白费！既然打扮成这副乞丐模样让大家觉得碍眼，我将自己

印刷的疯子地狱之歌赠送给在场诸位，以表歉意。各位不需花半毛钱，希望大家带回去阅读，让想捐款的人能了解事实真相。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请各位详细调查拯救疯子的计划内容。另外，我所谓漫游世界带回的礼物——疯子故事、家业作祟及血统孽缘、生灵与死灵的怨恨等魅惑人心的故事，各位听了或许会当做趣谈。不过若是有心人，可以在夹在小册子中的明信片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连同捐款投进邮筒，寄到印在最末页的地址，并希望能向左邻右舍传达这些事实。如此一来，前面我所提到的疯子地狱以及人类文化背面的秘密就能在世间广泛传开，在舆论推波助澜下，一举摧毁邪恶的疯子地狱精神病院。铿、铿、铿、铿……

▲如此一来，政府也无法再保持沉默、视若罔闻，会把这件事列为当务之急。我也愿意投入自己全部财产，以五百多万日元为基金，免费照顾精神病患，协助政府建造国立精神病院，让精神病患数量的增长势头趋于缓和。铿、铿、铿、铿……

▲结束被人类遗忘、被世界遗忘而疯狂挣扎的生命，帮助可怜的精神病患。铿、铿、铿、铿……

▲不仅如此，更要将在国立精神病院研究出的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广传于世，把世界各地的疯子地狱摧毁殆尽，阻止精神病患被残忍杀害。这才是我真正的心愿！铿、铿、铿、铿……

▲啊——这才是我真正的心愿！到了那时，各位将会了解我的工作是何等伟大艰难，从而跟随我全心全力打垮疯子地狱。铿、铿、铿、铿……若能得各位赏识，我一定会欣喜若狂。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啊——很抱歉，打扰各位忙碌处理急事或散步的宝贵时间，留在这里看我这个怪人，听我讲一些奇怪的话。但请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人处于这大千世界流动的时间中，这几万、几亿、几兆年无垠无涯的时间，就算能活到五十岁、七十岁、一百岁，也不过如眨眼一瞬，很多人都在莫名之中见面分手、生离死别。今天能在这条路上与大家相见，也算是一种缘分，所以还请各位原谅，权当分手后的留念。铿、铿、铿、铿……若今后从世间的传闻或杂志、报纸、小说里得知有关疯子的事迹，或在路上遇见真正的精神病患，请大家回想起我所说的这番话。阳光、月华、星辉转眼即逝，现代文化的耀眼、博爱仁慈的光亮、正义伦理的探照灯终究无法照亮整个世界，而且很快就会无声

无息地消失在比地狱更恐怖的疯子地狱里。但精神病患却犹如漂浮于无穷无尽、黑暗血海深处的鬼火，不分罪孽福报地默默死亡。听到他们无数的怨恨之声，各位能无动于衷吗？我只能大声念着阿呆陀罗经，搭配单调的木鱼声，祈求各位垂怜。铿、铿、铿、铿……铿、铿、铿、铿……疯子地狱！

——献给无聊的各位

◆明信片请寄至下面的地址：

-
- [1] 石川五右卫门（? —1594），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盗贼头目。一五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京都三条河原被处的极刑。在江户时代的净琉璃和歌舞伎中，被美化为反抗丰原政权的英雄义贼形象。
- [2] 蝉丸，传说是平安前期的盲人和歌作家，生卒年不详。据说他擅弹琵琶，居位在逢坂山，曾为宇多天皇之子敦实亲王和醍醐天皇第四子演奏，并援予源博雅秘曲。有四首和歌传世。
- [3] 逆发，谣曲《蝉丸》中的“狂女”角色，曾到逢坂山拜访蝉丸，两人互相慰藉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 [4] 古川柳，指江户时代由柄井川柳开创的“小诗”，明治后期川柳复兴称“新川柳”。川柳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类似于中国的顺口溜，与俳句一样，仅有十七个音，按五、七、五合作三句，不讲究押韵，靠音数和句式营造节奏感。后世称江户时代的川柳为“古川柳”。

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

——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授正木敬之的谈话

自去年三月初以来，“疯子解放治疗场”工程与在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总馆后面新建的附设医院工程同时进行，过程始终是保密的。但后来得知该工程是该科新任教授正木博士自费投资兴建的，于是记者拜访正木博士，与他在教授研究室对话。以下是对话内容：

听说社会为我在九州帝国大学开始施行“解放治疗”而骚动不已，有人说那是我独创的，有人认为是崭新奇特的尝试。但坦白说，那绝非我独创，也不是崭新奇特的治疗法。这个地球表面上，从还没有留下历史或传说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最大的疯子解放治疗场了，太阳是院长，空气是护士，土壤则是其中的工作人员。

我这么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相当的理由来断定这项事实的存在。因此我“精神病学研究”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立足于“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这一事实的。

如果要问原因，那是因为原本生长在大地上的人类不分身份高低、不问男女老幼，一旦发现哪怕是一根手指头有毛病，立刻就会被挂上“残废”的名义，予以轻视、同情的特殊待遇。同样地，看到脑筋功能出问题或脑筋有某种缺陷者，也会马上被烙上精神病患——即疯子的烙印，加之以差别待遇，认为他们比禽兽、蛇虫更低级，可以随便轻蔑、虐待。但嘲讽、侮蔑这种精神病患的正常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真的毫无任何缺憾吗？他们的脑髓真的完全依本人的意志命令，在自由自在地行动吗？

我敢说，如果基于公平严正的学问眼光来看，绝对很难这样认为。虽不像手脚扭曲、眼鼻有缺陷之类的疾病，能用肉眼从外表看出来，但说句老实话，我可以断言，生存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人类，全都是精神方面的残废者，不是个性扭曲、膨胀，就是智慧或情欲过多或不足。

简单来说，俗谚不是常说人有七种癖好和四十八种特殊习惯吗？丑陋、低级的习惯虽然经常遭人耻笑，却还是无法戒除，有时甚至会影响升迁或带给别人麻烦。然而，就算下定决心、向神佛祈愿、甚至在报章杂志上刊登发誓广告，仍无法戒掉坏习惯，这岂非足以证明自己的脑筋不能由自己控制吗？这难道不是自己的错误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改正——这种精神

病发作的强烈表象吗？另外，即使不想哭，泪水还是情不自禁落下；虽然不生气，还是忍不住怒火上升，这岂非也暴露了自己头脑有弱点，无法改正精神上的暂时偏激吗？

除此之外，迷恋、厌恶、怠惰、好逸恶劳、神经质、变态心理等等，路上遇见的人，不管认识与否，几乎多少都带有疯狂的倾向以及头脑作用不健全的倾向，他们与精神病之间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

证据是，当指出这些人的这种弱点，即有头脑作用不健全的倾向时，每个人不是脸红耳赤，就是额冒青筋地予以辩驳，或挥拳相向。这与疯子坚称自己并非疯子的道理相同，虽然愚蠢至极，却也是人之常理。一旦将这种人之常理视为正常，这类精神病的倾向就会变成理所当然。何况倘若给予当世流行的绅士待遇，更会助长其势，终至再也无法控制，化为家庭悲剧或犯罪事件暴露在社会上。轻者接受社会制裁，重者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这样也无法反省，就会好像刹车失灵的汽车一样，会被冠上某某狂之名，送进精神病院。

请别误会，我不是说那样不好，也并非侮辱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只是那些与生俱来或被后天养成的绅士淑女们，却在看到脑筋与自己只有五十步之差的精神病患时予以蔑视，或感到恐惧，自以为只有自己丝毫没有精神病倾向，是个完整无缺的人，对此我当然忍不住想讽刺一番，希望能够替那些受到绅士淑女残酷的差别待遇，其实本身无罪的精神病患辩护。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观察，我们就无法区别正常人和疯子，如同无法区别监狱内外的人们一样。说得更刻薄一点，将未到达精神病患程度的人与疯子混为一谈者，就是那些自认为正常者……不，应该就是所谓的绅士淑女！

当然，这是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实在非常失礼冒犯，我自己也觉得十分遗憾，可事实毕竟就是事实，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不站在这样的观察点上，将无法完成有关精神病的真正科学研究，就像若不立足于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的观察点，无法完成一切医学研究一样。万一真有人自信“唯有我不是疯子，绝对是完全无缺陷的精神主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请来找我，我会将此当做人大的研究病患，免费住院。因为对学生授课时正缺少这样的病患……

对于出生在地面上的这种数量庞大的精神病患者，太阳永远默默地进行着治疗。比禽兽、虫蚁还低级的半疯狂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很自然地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大群疯子的集合，开始制作出宗教、道德、法律、社

会主义或民主主义之类的东西，设法让“彼此不要有暴力行为”，所以我也试着创造出一个小模型，取代太阳进行“不施药物的解放治疗”，从“人类全部是疯子”的观点，尝试真正科学化的精神病研究治疗。

什么？解放治疗场内收容几种精神病患者？目前还不知道。不过，总有一天我的学说将会选择收容能成为新精神科学学理实验材料的病患……

该学说是什么样的学说？你指的是我所揭示的精神科学内容吧！这可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实在不是一朝一夕能解释清楚的。不过简单说来，可以肯定它是彻底推翻沿袭至今的精神病研究方法的。首先，从人类的脑髓作用开始重新研究，推翻以往认为“脑髓是用来思考事物的地方”这种迷信学说，揭明反映新“脑髓作用”的精神遗传作用，根据由此衍生的精神解剖学、精神生理学、精神病病理学的观察诊断，搜集最容易了解也最有趣的精神病患标本，试着应用我独特的精神暗示与刺激的治疗方法。

搜集些什么样的标本吗？事实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骚动状况，我自己也没办法预测。哈哈……

但为求慎重起见，我必须事先说明，可千万别把负责进行这种实验的我误诊为精神毫无异常！

太阳一旦发光，开始全面烘烤被命名为地狱的精神病患的最大解放治疗场，就很难终止，连想要在途中加入酱油之类调味料的机会都没有……同样的，我一旦开始进行疯子的研究，也无法再考虑其他事情。就算是在马路上小便，不管是高官显要经过，还是警察来到身边，我都会抱着被处罚的觉悟，不会停止。

所以，即使大地上其他的疯子都已经痊愈，我的精神异常也永远无法痊愈，我能够保证的只有这件事！

绝对侦探小说 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正木博士的学位论文内容

某记者

什么？我的学位论文《脑髓论》为何没有在精神医学界发表？啊哈哈，别傻了，我并非因害怕引起议论而不发表，只是还希望添加一些内容，才暂时没有公开。

要我叙述内容？嗯，也未尝不可。但我说出之后，报纸上一定会刊登，对吧？坦白说，上次我谈到的“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在你们的报纸报导之后，多少带给我些许麻烦呢！因为很多人认为那是我自己刊登的宣传报导。

什么？我根本不在乎，谁说什么我都不会理会。如果说我有所顾虑，那就是不想让一向抱着息事宁人主义的校长和懦弱的医学院长担心。自从鹤川发表《万物还原为黄金》的研究，赤井公开《返老还童手术》以来，九州帝国大学就被误解为全部都是由魔术师在执教。若再听到我《脑髓论》的内容，绝对会比上次的解放治疗话题增加不知多少倍的骚动……

哼，你不会报导出来吗？新闻记者嘴里说的不报导的话能相信吗？嗯，还是相信你吧。不过……怎么样，抽根雪茄吧！这可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一方面是慰劳你听我气焰嚣张的谈话内容，另一方面则是请你别要报导的遮口费。虽然价钱便宜了些，哈哈……正好我今天蛮有空的，说不定会多讲一点呢！

对了，你读不读侦探小说？什么，不读？不读不行的！不阅读可称之为近代文学神经中枢的侦探小说那种东西，等于赶不上时代潮流。什么，读腻了？哈哈，那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也难怪，到底你是靠这个吃饭的新闻记者，哈哈，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我珍藏的崭新奇特的侦探故事吧！坦白说，我构思这个故事本来是想投稿给某家科学杂志，不过先讲给你听，听听你的评语也好。我认为其情节之复杂微妙、事件最后解决之痛快讽刺应该是前所未闻的，当然，如果有其他相似的例子存在，我就不会公开发表了……

什么，我故意拖延时间？开玩笑！这故事与我要说的《脑髓论》可是有重大关联的。因为所谓的侦探小说里最主要的就是脑髓的运动，凶手的脑髓和侦探的脑髓创造诡计，进行捉迷藏游戏，借着其中产生的错觉、幻觉与倒错观念的魅力，牵引读者的脑筋。你说对不对？

但我所谓的侦探小说却与这种寻常情节类型的故事有极大差异，也就是说，那是“脑髓本身”追查“脑髓本身”的……宇宙间最高明、最纯粹的科学侦探小说，而且该科学侦探小说的解谜对象是会让二十亿人类的脑髓细胞愕然失色的诡计，其诡计又是我《脑髓论》的主题。

你不明白？哈哈，本来就应该不明白才对呀，因为我什么话都还没有说嘛！哈哈。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速记，只要等我的《脑髓论》正式发表为学位论文之后再报导就行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甚至可以帮忙润稿，就算以我的名义发表也无所谓……

当然，我要事先声明，就算你听了这个侦探故事，也无法保证能够了解，毕竟它是脑髓追查脑髓、绝对最高明的侦探小说。解谜关键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不过读者绝对不知道，只会感觉被卷入黑暗、怪奇、幻觉、错觉、倒错观念的漩涡里，因为那是最顶尖的脑髓小说的谜团。哈哈哈哈哈！

对了，一开始就劈头提出一项极端难解的谜团重击读者的脑筋，应该是侦探小说的典型模式吧！而所谓重击“人类脑髓”的谜团，又必须是与脑髓本身有关联的，对不对？

既然如此，我也……来个下马威吧！哈哈。

事实上，“脑髓”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界最凶狠、最蛮横残酷的“谜团”。即使在人体器官中，它也是唯一一种让人无法了解其真面目的巨大蛋白质所制成的不死鸟，让地球上二十亿人类头盖骨疼痛作响的怪物。

被称为人类脑髓的怪物盘据在身体的最高处，将人类的所有器官当成奴隶使用，充分榨取最上等的血液和最高等的养分，脑髓的命令一定被执行，脑髓的欲望绝对被满足。没有人能确定，人类是为了脑髓而存在，还是脑髓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能够如此彻底发挥专制独裁，完全控制人体所有器官的人类文化的君王，唯有脑髓。

不过话虽如此，这里还存在着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件事就是，自称是脑髓的蛋白质固体物质，古往今来在人体内有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什么作用？经过严密的科学研究结果，终究还是“一无所知”。换句话说，这种名为脑髓的怪物，完全不让古今中外的学者专家的脑髓了解它自身的真正功能。不仅如此，脑髓本身虽是只有一公斤或两公斤的物块，却向四面八方放射出超科学的怪异能力、神秘能力和魔力，完全粉碎了科学家们的脑髓按照科学方式进行的推理研究。更简单地说，应该形容为“脑髓本身努力设法不让脑髓了解其自身的功能”！因此，脑髓逐渐将依脑髓本身创造出的现代人类文化中心予以无知化，甚至全面末梢神经化，一面使之颓废、堕落、迷乱、苦闷，一面若无其事地栖息在头盖骨的空洞之中，化身为恶魔中的恶魔。

当然，这不是我刻意夸大其词，而是赌上自己专家学者的名誉如此肯定的……

什么，你说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没错，大家都是如此认为。不管是现代一流的科学家，或全世界各阶级的人类，无论是职业或业余，大家都认定自己是以脑髓思考事物而生存的，也确信收音机、飞机、相对论、爵士乐、安全剃刀、激进主义、毒气等所有一切，都是产生于这团重量在一千两百克以上、一千九百克以下的蛋白质上的。

不错，解剖人类的尸体观察脑髓时，应该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大脑、小脑、延髓、松果体等无边无量的重叠结合、形状奇妙的细胞，还有用异想天开的方式变形了的神经，从全身三十兆细胞的各处角落相互连结。研究其连络系统的结果，会发现人体各部分的细胞全体集合起来，周详、缜密且井然有序地以脑髓为中心，互相结合成一个系统，因此才会认为支配人类一切行动的精神或生命意识存在于脑髓之中，至少认为“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这应该不会有错。

这种观念已成为人类不可撼摇的共同信念，甚至是常识。关于这种“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的事实，再也没有任何人会产生怀疑。如果发表演说，宣扬现代璀璨的文化，不管是一根针还是一张纸都是靠着这种“思考事物的脑髓”所想出来的，几乎没有人会高喊“不、不”，也就是说，目前已经成为脑筋万能主义的世界。

因此……在我的脑髓侦探小说中，出现一位排斥这种世界性趋势的青年名侦探兼古今未闻的超级脑髓学大博士，一举彻底颠覆有关脑髓的所有世界性迷信，让这个“脑髓”大恶魔的奇怪作用——应该可以形容为白痴

般简单明了的错觉作用——的真相，暴露于科学的光明下，在读者们的头顶给予重重一击……形同全垒打的一击。你认为如何？读者们能够接受吗？

什么？还是不明白？看样子需要多加说明了……

你说什么？这是幻想小说？别开玩笑！我最初不是告诉过你是“科学侦探小说”吗？如果只是幻想，全篇的趣味就完全不见了。当然是这样……从一开始就非常缜密，你放心听我说，慢慢就会明白。了解吗？

这位青年名侦探兼脑髓学大博士，我暂称他为“阿呆发愣”，是刚满二十岁的美男子。当然是实际存在的人物，而且虽然拥有古今无双的优越头脑，却因与生俱来的、极端危险的遗传精神病发作，进入本大学后不久，就被收容于本精神病科教室的附设医院。

笑话？我不是瞎掰！你实在是个很可怕、疑心病又重的读者……如果你认为我说谎，我随时可以把他的本人介绍给你，他就住在这对面的七号房里，我只要叫一声“喂，阿呆”，他就会很惊讶地回头，那种模样非常可爱。

对了，这位病弱青年——阿呆发愣——因为遗传性精神病发作而不省人事，等清醒过来之后，发现不但不记得自己的出生故乡或双亲姓名，连自己姓甚名谁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才帮他取了一个“阿呆发愣博士”的荣誉称呼。阿呆发愣博士因为头脑聪明，对于忘记一切这件事似乎非常在意，每天不分昼夜地在病房内的人造石地板上踱着方步，思索自己脑髓的问题，经常一面嘴里念着“搞不懂、真搞不懂，我的脑髓到底曾经做过什么事？想过什么事？”或“是我的脑髓支配全身，还是我的全身支配脑髓？不懂、完全不懂”这些话，一面拉扯自己蓬乱的头发，用拳头敲打自己的后脑，分秒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

不久，当那种发作开始呈现高潮时，阿呆博士会站立在房间正中央的人造石地板上，用很不可思议地圆睁双眼环视四周，做出从自己毛躁蓬乱的头发中抓出某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并用力甩在地板上的动作，然后指着地板上的该物，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与脑髓有关的演讲。没多久，他仿佛对自己的演讲感到非常兴奋，一脚踹起方才自己用力甩在地板上的东西，摆出将其踩烂的动作，同时晕倒在地板上，约持续昏睡三四十分钟，陷入不醒人事的状态，然后又像发愣般地睁开眼睛，站起身来，再度重复上面的行为，边反复念着“不懂、完全不懂”，边在房间内踱步；紧接着又从自己的头发中抓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用力甩在地板上，环视四周，一

面挥拳一面开始脑髓的演讲，之后把甩在地板上的东西踩烂，昏倒在地……这就是这位青年名侦探每天必做的功课。

* * *

有趣的是这位阿呆发愣博士的演讲！

阿呆博士演讲时好像是站在某处人潮汹涌的电车线交叉路口，他像交通警察般伸开双手，瞪着前后左右的人，拳头突然在空中挥动，使尽全身力气似的开始大叫：

“停下来！停下来！”

“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货车、人力车全都给我停下来！还有绅士、淑女、老幼妇孺、上班族和职业妇女、扒手、警察全部不许动。

“各位现在面对着极端危险的事态。各位现在走在马路上，可能认为自己是边以脑髓思考事物边前进吧！也认为自己是依靠脑髓的判断力，分辨交通警察的停止或前进指示，辨别信号灯的红绿，批判橱窗内的最新流行，从海报得知新人的出现，由晚报报道找出话题，警戒扒手，躲避债权人，追踪女人散发出的体香等等，让脑髓的感触达到高潮，表现文化人的傲慢的吧！但是，这样非常危险，而且是紧急警告，脑髓的危险紧急警告！”

“请看、请听、请惊讶、请厌烦！”

“现代的人类和各位一样都是阿呆，都是向邮局询问自己搬家住址的白痴，都是对着电话筒向自己家的电话咆哮的蠢家伙，也都是错觉‘脑髓’为‘思考事物的地方’的低能儿。

“各位自己的脑髓把这种紊乱的错觉幻觉得意洋洋地扛在肩上，视之为独一无二的倚靠，在‘脑筋是最佳也是最后的资本’、‘现代是脑筋的竞速时代’这种倒错观念竞争的情形下，让如此众多的电车、汽车、摩托车飞驰，夜以继日地将人类文化追赶到一个窘境。

“正常人能够坐视不管吗？”

“请看、请听、请惊讶、请厌烦！”

“以下是我阿呆发愣的口号：

“痛斥人类文化！

“颠覆脑髓文明！

“重建唯物科学思想的观点。”

阿呆宣称：

“‘思考事物的脑髓’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宇宙间最高级的一流恶魔中的恶魔。它是天地初开时，唆使夏娃偷食智慧果实的撒旦之蛇。它后来继续诅咒亚当和夏娃的子孙，潜入人类头盖骨的空洞里盘踞，那就是‘思考事物的脑髓’的前身！

“擦亮眼睛！

“正视这个令人战栗的脑髓恶魔！

“同时扫除一切与脑髓有关的迷信、妄信。

“人类的脑髓自夸说：

“‘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脑髓是科学文明的造物主。’

“‘脑髓是现实世界的全知全能之神。’

“脑髓就这样妄称自己拥有宇宙间最大、最顶级的权威，坐镇人体最高处，驱使全身各种器官为仆役，从全身榨取最上等的血液和最好的养分，享受王者的骄傲。当这种脑髓自身的权威一天天达到顶峰时，也将使迷信脑髓权威的人类一步步沉沦到堕落的深渊。

“请看‘脑髓罪恶史’有多么可怕！

“我……阿呆发愣在对世界历史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之后，终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脑髓的罪恶历史可以用如下五项加以概括：

“‘让人类自以为超越神。’

“这是脑髓罪恶史的第一页。

“‘让人类反抗大自然。’

“这是第二页。

“‘将人类逐回禽兽世界。’

“这是第三页。

“‘使人类疯狂追逐于物质与本能的虚无世界。’

“这是第四页。

“‘驱赶人类走下自我毁灭的斜坡。’

“这是最后一页。

“事实胜于最好的雄辩！

“只要翻开医学的历史就可以明白……首度在人类尸体中发现脑髓的人，是被称为西洋医学中兴之祖的大科学家海波·梅尼亚斯。但是，这位近代科学泰斗海波·梅尼亚斯的伟大脑髓却使用极端大胆巧妙的诡计，把自己发现的死人脑髓的功能封藏在绝对的秘密里。

“也就是说，海波·梅尼亚斯的脑髓认为‘我的真面目怎能被了解’，于是让呈现灰白色漩涡的‘死人脑髓’与海波·梅尼亚斯本身毛发蓬生的头盖骨内的‘活生生的脑髓’相互对峙，开始进行所有推理的决战。

“这东西到底有何作用？造化之神为什么要把这种像灰白色的蛇般蜷成一团的东西收藏在头盖骨内？

“面对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海波·梅尼亚斯的头脑日夜不停地苦恼不已。

“这么一团蛋白质，看起来像制造眼泪和鼻涕的地方，或者说类似章鱼的粪便，看它位居人类这座建筑物的阁楼里，既能被视为宝贵养分的储藏库，而从其与小肠相同的蠕动曲线想象，也能被认为是某种消化器官。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不懂、搞不懂！

“像这样，海波·梅尼亚斯摇头叹息、苦心思索、甚至昏迷，最后还是一无所知，只是徒然让他的头盖骨内疼痛不已。

“伟大的天才科学家海波·梅尼亚斯此时终于掉进自己脑髓的诡计陷阱。于是他拍案而起道：‘我明白啦！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我就是因为使用脑髓过度，才会这样头痛。’

“因此，这位科学家马上拿起手术刀，把已经拿出脑髓的尸体全部切割成十万分之一厘米的厚度，同时确定形成人体各器官的三十兆细胞群全都与以脑髓为中心的神经细胞纤维结合后，立刻捧起死人的脑髓狂奔而出。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一切都明白了。神掌控生命的本源根本就是谎言，神只不过是人类的脑髓思考出来的东西。你们看看这个脑髓！生命的本源存在于这个大小在一千两百克至一千九百克的蛋白质块里。我们所谓的精神意识，只不过是靠着这块蛋白质的分解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化学能量的刺激。

“‘一切都是脑髓想出来的！唯有发现科学的脑髓才是现实世界全知全能的神。’

“而当时异常厌恶基督教的迷信与僧侣的堕落腐败的尖端人种，听到这些话后立即予以喝彩，并产生共鸣，完全认同海波·梅尼亚斯的迷惘论点，确信了‘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这一错觉。

“他们说：‘没错、没错，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明的存在，一切只不过是物质的作用。我们将用我们头盖骨中的蛋白质的化学作用，创造新的唯物文化。’

“像这样，巧妙地将神从人类世界抹煞的‘思考事物的脑髓’，持续引导人类向大自然界反扑，开始创造出为人类而存在的唯物文化。

“脑髓很轻易地替人类设计出各种武器来互相杀戮！

“开发出各种医术，违背自然的健康法则，让病人增加，毫无顾忌地限制生儿育女。

“创造出各种机械，使世界更加狭窄。

“研究出各种亮光，驱逐了太阳、月亮和星星。

“就这样将身为自然之子的人类送进用铁和石块建造的屋子，使之在瓦斯和电力中呼吸，让动脉硬化，以铅和土化妆，与机器玩游戏。

“教会人类有关酒精、尼古丁、鸦片、消化剂、强心剂、安眠药、春药、解毒剂、毒药的使用法，视这类东西所衍生的非自然的颠倒的美学为真正的人类文化，使人类习惯于每天依赖不自然的东西。

“不仅如此……

“从人类世界将‘神’扫地出门，接着又驱逐‘大自然’的‘思考事物的脑髓’，同时又从人类世界中夺走约束人类繁殖、提升进化、安慰的一切自然的心理表现。也就是说，认为父母之爱、同胞之爱、恋爱、贞操、信义、羞耻、义理、人情、诚意、良心等，在‘从唯物科学的观点来看并不合理，所以是不自然’的错觉下予以否定，呈现出只有物质和野兽本能存在的个人主义世界。而且让人类文化一天天地无重心化、自渎化、神经衰弱化、精神异常化，终于使全人类在精神上宛如徘徊于自毁、自杀化的虚无世界十字路口，成为徒然恋慕红绿灯的无知幽灵。

“‘思考事物的脑髓’就像这样，企图在不知不觉之间让人类灭亡！

“请看脑髓文化的冷血、残酷模样！

“这种情形可以放任不顾吗？

“不只是这样而已……

“‘思考事物的脑髓’一方面把每个人像这样埋葬在错觉的虚无世界里，另一方面又借着特别加工的魔术，玩弄全体人类的头脑。同时，尝试彻底混淆我——阿呆发愣的侦探之眼。

“请看……

“被‘脑髓之诡计’所玩弄的‘脑髓之悲喜剧’是如何大量地呈现在各位眼前！‘脑髓之闹剧’是何等严肃地以全世界为舞台，正在持续展开！

“请看……

“‘思考事物的脑髓’就这样君临人类世界文化的巅峰，自称掌握宇宙万物的奥秘，从根本上支配、指导着科学文化。

“但是……

“为何这种‘能够思考所有事物的脑髓’将自己思考出来的学理学说，以及因其学理学说而产生的唯物文化产物大量堆积在地球表面，却让正中央最重要关键的‘脑髓自身’的科学研究藏身在谜团的黑暗深处呢？为何思考过宇宙万物之神秘的脑髓，却留下唯一的脑髓自身没有思考呢？截至今天为止，科学家们的学说、论文之中，完全没有一篇能够确切说明脑髓作用的文献存在，这岂非极端不可思议！

“绝非只有这样。各位……如果代表各位脑髓的全世界科学家的脑髓，直到今天为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地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请看……人类的脑髓对于有关人类肉体的研究，已经进展到完全透彻的程度，细微精辟到解剖、生理、病理、遗传等各方面；对于疾病的治疗也区分为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口腔科等等类别，竞相发展。然而，独独对于思考、研究这些的脑髓，以及有关脑髓的研究，却和远古时代一样，都属于‘盲目摸索状态’，这是何等愚昧。为了精神病研究而绝对必需的精神解剖学、精神生理学、精神病理学、精神遗传学等研究科目，全世界的任何大学都没有予以分科，让所有医生对于脑病或精神病的治疗处于几近放弃的状态，脑髓又是何等失职！

“‘人类的生命或生命意识存在什么地方’、‘为何会发生幻觉’、‘所谓的早发性痴呆症是哪里出了什么毛病’等等，以及任何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与‘脑髓’相关的重要问题，这样聪明的人类脑髓居然会仅仅打个大呵欠而不予理会，未免太缺乏道理。

“如同占卜者无法占卜自己的命运一样，脑髓也不能思考脑髓，任何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情形如果不是脑髓的悲喜剧，又是什么？

“如果不是脑髓们被脑髓玩弄的大闹剧，又算是什么？

“和我们最有切身之痛的是所谓的‘哭泣中风’或‘笑中风’。这是不管产生愤怒或震惊之类的情绪时，都仅能表现出哭或笑的其中一种感情的病症。对于这种病症的说明，脑髓还是严格命令全世界科学家以‘脑髓思考事物’的模式进行。所以奉行此项命令的全世界科学家只能将此种中风症状说明为‘这是因为脑髓全体出血而麻痹，其中只剩驱动哭或笑的唯

一部分还能活动，所以这个人身上产生的一切情绪，只能借着哭或笑的一处神经细胞的活动来表现。除了基于这样的前提，无法再作其他说明。’

“但是，很遗憾，将这类中风病患的脑髓进行病理解剖的结果，却与上述说明完全相反。通常因脑出血而受伤的并非脑髓全体，大多只限于脑髓中某一极小、极狭窄的部分，这岂不是很讽刺？不能哭或笑的脑髓竟然会有这样的恶作剧，不是很悲惨吗？

“更讽刺、奇特的实例是梦游。对于这种病症，自认为头脑万能的科学家们当然视之为无法理解的病症敬而远之。可是，那些梦游症患者却似乎是在嘲讽这类科学家一般，屡屡展露出各种各样的奇迹……比如，这种病患只在梦游症发作期间，展现出实在无法认为是此人头脑会有的高超智慧与技巧，完成某些人认为人类无法完成的伟大工作。不仅如此，这个人在翌晨醒来后，又会恢复原来的痴呆模样，而且脑髓中不留下任何有关其完成伟大工作的记忆，甚至完全没留下迷信‘脑髓是思考事物的地方’、‘脑髓是用来感受的地方’、‘脑髓是用来记忆的地方’的专家学者们所深信的脑髓的判断力的丝毫痕迹，让所谓的学者专家们发出惨呼‘这根本不是人类脑髓能够想得出来的’！

“这应该是脑髓做不到的恐怖片吧！

“然而，正如唯物派的牧师、科学万能派的传教者自诩的，所有科学家们仍未引以为戒，持续礼赞脑髓的绝对作用。将‘脑髓的大小表现其拥有者的进化程度，涡纹的多寡显示其文化程度。也就是说，人类是为其大而发达的脑髓存在的，其脑髓又是为思考事物而存在的，所以脑髓是文化之神、科学世界的造物主、唯物派的守护本尊’之类的迷信说辞看得比《圣经》更尊贵，拼命拥护自己脑髓的权威。

“问题是，在这类科学家们的显微镜底下，一些没头也没尾的低等动物不但能够正确判断寒暑，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还能展现比人类脑髓更敏锐的气象预报能力，这岂非大快人心？

“这些低等动物虽然不会说话，却能够以肢体动作嘲笑道：

“‘没有脑髓也可以思考事物哩！’

“‘我们的全身都是脑髓。’

“‘我们可以把脑髓完全变形，当做手脚、身体、耳朵、眼睛、鼻子、嘴巴、消化、排泄、生殖等各种器官使用。’

“ ‘你们只能由各种不同的器官分别负责这些功能。’

“ ‘我们的手脚也会思考事物！’

“ ‘也可以用屁股看或听哩！’

“ ‘抓屁股时只有屁股会痛的。’

“ ‘被跳蚤咬了，只有被咬的部位会痒！’

“ ‘脑髓不会痛也不会痒的。’

“ ‘还不明白吗？’

“ ‘啊，哈、哈、哈。’

“ ‘呵、呵、呵、呵、呵。’

“ ‘嘻、嘻、嘻、嘻、嘻。’

“大家听了不会觉得生气吗？

“如果这不算是脑髓的讽刺剧，又算什么？

“如果这一切不是脑髓的诡计，又是什么？

“在这种唯物文化当中，与精神和灵魂有关联的怪奇剧目和神秘剧目从古老时代就已出现，而且有如浪潮般不断涌现，嘲笑着人类的头脑，各位不觉得愉快吗？

“在唯物资本主义的时代，在借着科学文化而巩固的大都市中，已死的人打电话；陌生人出现在照片里；珠宝吸减了美女的寿命；恶魔在道口定住汽车而使它无法行驶等事实随处可见。这还不算什么，可怕的是，巨大幽灵抚摸着阿美隆杰城^[1]的城墙；有人听到老凯撒的叹息声；图坦卡门^[2]的木乃伊嘲弄埃及探险家……即使是科学推理的天才，用指纹、脚印、烟灰等唯物方式探索侦查的创始者歇洛克·福尔摩斯，到了晚年也受到这类奇怪现象的吸引，在热衷心灵学的研究中结束他的一生……另外，死者能借着没有利用伊塔^[3]波动的音波，与活在人世的妻子交谈……

“这些都被称之为不可思议，但是却无人能断言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就算能，最终也会被人推翻，结果互相怪罪对方的脑髓有问题。在穷尽一切推理与想象之后，发觉这样也不对，那样更不对时，人们终于哀嚎着‘脑髓如何能够思考脑髓’，所有的问题再度回到原点。

“怎么样？大体上的情形就是如此。

“‘人类的脑髓’首先必须进行的研究的是‘人类脑髓的病理’。构成精神病科学基础与中心的各种重要问题，如各位所见，因为‘思考事物的脑髓’呈现部分滞塞的状态，导致地球上全部的精神病学者与所有精神病院的诊断治疗随时因为要面对无能与无意识的嘲讽而痛苦不已。同时，地球上无数的精神病患也被禁锢于永远无法获得救赎、饱受侮蔑虐待的世界里，不是吗？还有，由这个世间所造成的疯狂地狱在地球表面上岂非到处可见吗？

“若说这并非伟大的‘脑髓的恶作剧’，那又是什么？如果这不是‘思考事物的脑髓’对于‘思考事物的脑髓’自导自演的恐怖闹剧，那又是什么？

“鼓掌的人鼓掌吧！

“喝彩的人喝彩吧！

“哭泣者哭泣，欢笑者欢笑。

“我，阿呆发愣注意到这种脑髓文化现状的同时，立刻连牙关都咬不拢了。我在察觉到自身的脑髓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冷酷嘲笑这恐怖战栗的脑髓社会的同时，左右膝盖骨抖得几乎快散掉，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彻底摧毁脑髓的诡计，推翻全世界对于脑髓的唯物科学迷信，让如此残忍、凄惨的恐怖大闹剧尽快停止。

“于是，我，阿呆发愣在这里拍案而起，利用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最高等侦探技巧，穿越无限时空进行搜索的结果，终于能够彻底拆穿这被称之为脑髓的大恶魔——‘应该受到诅咒的唯物文化偶像’——的真面目，发现唤醒关于‘思考事物的脑髓’的迷信与妄执的‘绝对至上之大真理’。

“但是……由于这个大真理过于简单、平凡，反而成为任何人都会忽略的惊异性大真理。自从脑髓被发现以来，培根、洛克、达尔文、史宾塞、柏格森等所有不平凡的脑髓们，必须是在无法认识他们自身的不

现‘脑髓的真正活跃’，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是烧毁了持续玩弄地球上数十亿生灵的‘脑髓之大恶咒文’的一根火柴棒。

“各位，尽情欣喜雀跃吧！勇敢跳起来、倒立、空翻吧！也可以跳狐步、圆舞曲、华尔兹。不必理会交通警察，也不必在乎什么安全地带，为自己的脑髓的专制横暴——人类最后的迷信——获得解放而高唱凯歌。

“我，阿呆发愣终于像这样追踪着地表上的大恶魔直到各位眼前，查明了神出鬼没、变幻自如的神秘凶手以及残忍凶恶的恶作剧者的诡计的真相，同时方才也把大恶魔的真面目——也就是我阿呆发愣的脑髓——当着各位的面摔烂，并且非常荣耀地大叫：‘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 * *

啊，哈、哈、哈，如何？觉得很痛快吧？绝对值得欢呼吧？这是一本足以践踏全世界二十亿脑髓、超级痛快的侦探小说吧？

什么？还是不懂？

啊，哈、哈、哈，这是因为你们尚未甩开用脑髓思考的习惯，因为“精神会变成物质”的唯物科学迷信仍旧紧贴在你们头脑的某个角落。

请听我说！

我们的青年名侦探阿呆发愣博士指着摔在地面上烂成一团的脑髓，继续进行论证。

* * *

“请看、请听、请惊讶、请惊呆！

“看看脑髓诡计的真相，了解其比恶魔更可恶的横行霸道的模样。

“我们人类自从最初发现脑髓的科学家海波·梅尼亚斯以来，就持续受‘思考事物的脑髓’玩弄至今，不分昼夜地叩头跪拜脑髓，将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完全奉献给脑髓，被错觉愚弄，连我阿呆发愣都曾是其中之一。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打破这种错觉的时候了，打破发现脑髓的第一位科学家海波·梅尼亚斯的错觉的机会已经来临！与躺在脚下的我的脑髓一样，必须把脑髓摔成烂泥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阿呆发愣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街头高唱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宣言！也就是说，我很荣幸公开发表最尖端的学术以及最后的科学宗教——阿呆发愣之‘脑髓论’。

“我，阿呆发愣断言：

“‘思考事物的脑髓’无法用来思考‘思考事物的脑髓’这一论点，必须和‘两个物体无法同时存在于同一地方’的物理学原则一样，同为千古不变的真理。思考‘思考事物的脑髓’的‘思考事物的脑髓’让最初发现脑髓的科学家海波·梅尼亚斯饱受错觉自己脑髓作用的‘脑髓幽灵’所苦恼，到了几乎要被自己的脑髓幽灵所杀的状况。

“所以，我，阿呆发愣要对此堂堂正正地进行挑战：

“——思考事物的地方并非脑髓！

“——感觉事物的地方并不是脑髓！

“——脑髓只不过是神经、无感觉的蛋白质固体。

“我这样说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是，各位为何觉得可笑？为何笑得七颠八倒？为何那样激动地在马路上翻滚？

“为什么跑进派出所？为什么抱住电线杆？为什么亲吻红色邮筒？难道各位的精神都出现异常？

“什么？……

“‘不是用脑髓思考，那是用哪里思考’吗？

“‘并非用脑髓感觉，那是用什么地方感觉’吗？

“‘我们的精神意识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生存……’？

“原来是为了这些。

“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和奇怪之处，都是极端平凡的问题，不是吗？”

“——掸掉裤子上的泥土！”

“——把帽子重新戴正！”

“——领带拉正听我说！”

“我们的精神或是生命意识不在别处，而是充满我们全身各个角落，和没有脑髓的低等动物相同。”

“就像抓屁股，屁股会痛；肚子空了会觉得饿。”

“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

“不过因为过于简单明了，反而不易了解也未可知，所以我现在要加以琐碎繁复的说明。我们经常不断意识到的一切欲望、感情、意志、记忆、判断、信念等，都同样地、绝对平等地分散在我们全身三十兆细胞的每一个之上。脑髓只不过是负责将全身每一个细胞意识内容，毫无遗漏地反射交感至全身每一个细胞而已，它只是具有中介功能的一团细胞。”

“一个党派把它每一位成员称为细胞，同样地，如果把每一个细胞视为一个人，全身便如同一座大城市，脑髓就相当于位居中心的电信局，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

“如果这样还不明白，那么可以跟着我阿呆发愣一起，回顾我在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范围内来回奔波，企图追查脑髓真面目的苦心足迹。”

“首先，为了查明脑髓究竟从何而来，是在何种理由之下如何诞生，你们和我阿呆发愣会共同搭乘头脑航空公司专用的超快速‘推理号’出发，当飞机从头脑机场升空后，将一口气穿越无限时空，在横亘于各位眼下，极端雄伟庄严的万物进化的大洪流里，逆向飞行六亿年。”

“请看，现在人类全盛的世界在一瞬间化为未来之梦，长毛象、大象、剑象等巨兽活跃的百万年前的世界正在各位脚下展开，不是吗？”

“接下来是再上溯百万年的恐龙世界，然后是更早以前的鸟类世界、鱼类世界、贝类世界、海绵世界以及进化程度很低的微小生物世界，最后，终于回溯到了六亿年前的古世代……如何，这个世界非常年轻，对

吧？当时的地球精力充沛，对不？覆盖天地的大爆发、大雷雨、大海啸、大地震的火烟、水气和土尘前推后涌地滚滚而上，遮蔽日月。

“我们采取在地表冒着泡的，盐分稀薄的，温度保持在摄氏四十度左右的一滴海水，用显微镜观察。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在眼前放大的是无穷无尽浮游着的单细胞生物！是未来一切生命共同祖先的原始细胞大群集！而且，这些原始细胞是在地球表面的剧烈气候变化下，慢慢冷却时所形成的各种化合物中，最后完成的最高等最复杂的物体。它们是充分完整、灵敏地发挥各种元素活力所化合而成的微妙菁英有机体，可以称其为‘天之御中主’的正统、‘耶和华’的爱子、‘太阳神’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群体。

“所以，这些原始细胞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应对环境变化，体现所需的意识、感情、判断力等无限灵力，在同化自己以外的无机物、有机物，扩大分裂自己的同时，也能够向邻近分裂合并的细胞反射交感彼此的感觉和意识。

“请看看证据。在各位眼前，原始细胞不是正在旺盛的分裂扩大自己，快速让其形态与能力进化吗？不是借其灵力转眼间成长、分裂、结合、反射交感，而后化为同心同体的共鸣，在地球上发挥共同产生的灵力，逐渐开始进化成高等复杂的形态吗？

“然而，安心地自以为‘我进化到此应该已经天下无敌了吧？应该没有人能够进化到超越我吧！’的家伙，就保持其志得意满的形貌不再变化，化为海绵、贝类、鱼类、鸟类、兽类，各自繁衍其后代子孙，不知不觉间在各位眼前展开了像今天这种复杂多样、千变万化的生物界。

“不过，请看！

“即使是在这样千差万别的动物之中，进化程度极低的海蜇以下的动物，如大家所见，并未拥有脑髓或神经元之类的高级构造，仍旧和古老时代一样，借着全身细胞的反射交感作用，让全身同时相互意识到所有的感觉、思考、行动、饮食、睡眠、生存。

“但是，到了像我们这样完成高等复杂进化的动物，如各位所知，已经很大程度地融入意识内容。细胞之间的间隔距离逐渐拉远，当发现‘我的身体延伸到那么远的地方’时，就会如同在浴缸里尝试移动脚趾般进化长大。所以，就如手脚或眼耳鼻各自专业分工一样，意识也制造出名
为‘脑髓’的自动式、复合式反射交感系统，将全身三十兆细胞彼此的感

觉和意识纵横交织、反射交感于全身，借此表现出‘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活着’的心情。

“我们全身三十兆细胞就像这样，从流动的红血球、白血球到坚硬的骨头和毛发尖端为止，将我们所感觉的意识内容一个一个地同时完整地相互感受、相互意识。

“无法只靠眼球观看东西，无法只靠耳朵听见声音，背后绝对要有全身细胞的判断感觉。

“同时，脑髓不可能只靠脑髓思考、感受事物，其背后绝对有全身细胞相互的主观或客观判断，否则人类的脑髓将与失去观众和银幕的电影放映机一样，同样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所谓由脑髓中介的全身意识的反射交感作用，其灵活度非常惊人，完全不是凭电报、电话、收音机之类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组织所能比拟的！比如说，觉得背脊发凉的同时，全身马上起鸡皮疙瘩；放屁的同时，人会马上紧张起来一样地迅速灵活。

“构成我们全身各器官的三十兆细胞像这样分担各自专门的工作，使用脑髓的反射交感功能，全部直接观看、聆听、嗅闻东西，以脑髓为中心，意识、感激、战斗、歌舞、呼唤。

“高兴时就有了食欲，因为，胃也跟着同样高兴。

“吃饱后，即使尚未消化，也马上感到体力充沛，因为全身细胞同时都觉得吃饱了。

“所以，我们用以意识自己的生命或精神的真面目，其实只是全身无数细胞的每一个所描绘的主观或客观意识，借着脑髓的反射交感作用居中介，重叠合一所透视而得的……关于这点，各位应该已经毫无疑问了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直到今天为止所迷信的脑髓的伟大，事实上只是全身每一个细胞含有的无限灵知灵力反射交感的错觉，就像认为电信局支配整个城市一样……对此，各位应该也没有怀疑的余地吧！

“各位觉得如何，很简单明了，不是吗？

“应该都目瞪口呆了吧？

“现代科学家最困扰、最感到不可思议的生命意识的根本问题，只要推翻‘脑髓思考事物’的观念，岂不是马上就能获得解决？脑髓负责的功能岂不是和手脚负责的功能一样，可以很清楚地确定？

“如果还是搞不明白，可以再度随我来，看看此刻躺在我阿呆发愣脚边的这种名为脑髓的阿呆发愣式、自动式、反射交感系统内部的样子。请仔细参观在这交感系统里的亲切爽朗的总机小姐——神经细胞们——的工作状况。

“她们——神经细胞的大群集，如各位所见，自行化为电线、开关、插座、总机、转播台，或变形为天线、真空管、播号盘、线圈等，同时把全身各细胞所含的不同种类的意识感觉细分为哭泣组、笑组、观看组、听闻组、记忆组、迷恋组等等，不分昼夜，仿佛离群索居般反射交感着全身三十兆居民的心情。

“各位不可向她们搭讪！

“她们是由全身细胞群中被挑选的精于反射交感技术的技师，她们与普通电信局的女职员们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反射交感什么内容，一分一秒都不可休息，不断呼叫、被呼叫、切换、转接，无论是内阁即将改组，战争将要爆发，可能发生大地震、大火灾，或是天气炎热，头被蜂螫，屁股着火，都没有空闲去注意。因为，她们只不过是向全身反射交感这些意识、判断和感觉的阿呆发愣式电池、插座、总机、线圈、播号盘、真空管等等。

“所以，各位不可向她们搭讪！不能让她们思考事物！不能让她们做其他额外工作，而使她们双重疲劳。

“她们越是不去思考其他事情，越是专注地单纯从事反射交感的工作，全身的反射交感功能就越灵活、迅速，头脑就越不会疲累，越清晰灵敏。

“这不是非常简单明白了吗？头脑马上变成像我阿呆发愣一样，不是吗？

“我，阿呆发愣脑髓管理局长能够在此向大家明言：

“如果这样能让各位简单明了的脑髓成为阿呆发愣模式，反射交感组织灵活、意识明晰，那么应该就不会再陷入脑髓的诡计之中，也不会再用脑髓思考事物了！甚至可以成为最尖端脑髓学的权威大博士，一举将所有

与脑髓有关的不可思议现象予以阿呆发愣化，并展现如我一般的脑髓功能——侦查、拆穿掌握人类文化生死的大恶魔‘脑髓’的真面目。

“但是，在各位当中，或许还有人没有甩脱这个束缚！或许仍旧有饱学之士对尚未无法完全说明的一切与精神病或心灵相关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感到不能释然也未可知。

“没问题，真的没问题！这样的人才值得我再深入说明。也是必须将地球上最奇怪神秘的真面目——一切黄色、黑色、未知主角的脑髓——彻底加以阿呆发愣化的最新锐、最高级的揭露。

“没问题，真的没问题！这样的人请再度跟着我回到脑髓管理局的大门前，然后请仔细阅读在这里的‘脑髓管理局阿呆发愣式反射交感事务加入规则’。

“怎么样？各位，这项规则的条文只有三条，不到一般电信局加入规则的十分之一，非常简单。人类全身的三十兆细胞对于这三条加入规则视同祖先传下来的不成文法律，几乎是非常识地加以遵奉。另外，诸位只要对此简单的三条规则完全了解，立刻能够成为无懈可击的脑髓学大博士，可以很轻易就看穿目前正在地球各个表面持续演出与脑髓有关的不可理解的戏剧、讽刺剧、侮辱虐待剧、闹剧、恐怖剧等等，发现其幕后景象是何等可笑！

“第一条 由脑髓管理局反射交感而来的诸般报导，纵然并非事实，也应该相信其为事实。梦见小偷闯入，大声叫醒家人者，即是受第一条规则所支配的。

“第二条 由脑髓管理局反射交感而来的各种事情，纵然是自己想做的事也不可承认，不可记录。坚持‘我不记得昨天曾经拉过你的棉被’者，就是严守第二条规则的人。

“上述两条规则是现代精神病科学界特别视为重大疑问的‘恍惚状态’规则。当然，即使是一般头脑的人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形，而且因为文字简洁，很容易记住。不过到了第三条，文字内容就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了，只是意思还是和前两条同样简单明了。也就是说，第三条规则的意思是‘在脑髓的反射交感功能发生异常时，与无脑髓的低等动物一样，让脑髓以外的全身细胞的反射交感作用替代脑髓活跃起来。’

“这应该说是对于脑髓处于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吧！

“但是，据此却能够说明，‘思考事物的脑髓’直到今天为止所演出的幽灵、妖怪、幻觉、错觉、精神异常、只会哭泣、只会笑、梦游精神、朦胧状态等等，一切超科学，甚至无法说明的怪异现象，彻底玩弄全世界科学家的脑髓魔术，其实只不过是逆用了这个简单明了的第三条规则。

“第三条 脑髓管理局的反射交感功能发生故障时，在其产生故障的一处，正在反射交感的意识会与其他意识断绝联络，全身每个细胞将利用自原始以来所保有的反射交感作用，与原始低等动物一样直接使用（与脑髓的反射交感作用无关），能够先于其他意识而进行感觉、判断、考虑或支配全身的运动。

“【附则】

（一）发生脑髓管理局没有反射交感余暇的紧急情况时。比如，无意识闭上眼睛或是往后跳的时候。

（二）麻醉时。比如用麻醉剂让脑髓全部停止反射交感功能时，根据细胞的感觉、意识、记忆等所进行的无意识言行举止。

（三）脑髓异常的深度熟睡时。比如梦游、梦呓、半夜磨牙的时候等等。

“以上三种状况也符合第三条规则。

“希望各位趁着还没有忘记之前把它记在笔记簿或别的什么上面，尤其是学生们更需要牢记。第三条乃是脑髓卫生学的根本，可以说，各位视为老毛病的神经衰弱症主要就是出自违反这种规则的疾病。不，在人类之中，自称为文化民族的大多数人都是受到这种规则的束缚，一步步陷入精神破产、灭亡的状态。

“理由无他，凭我方才说明的内容就可以想象得到，脑髓管理局的阿呆发愣式反射交感机器构造非常精密，因此不仅很容易发生各式各样的故障，而且也相当难以更换故障部分的零件，所以不得不设置这种应变式规则。

“证明这种脑髓管理局反射交感应急规则第三条存在的最有力又最简单明了的证据，解明脑髓创出地球上一切奇怪现象内幕的最好实例，是前面提及的‘哭泣中风’和‘笑中风’。这岂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也就是说，脑髓的某一处……比如‘笑组’的交感系统因脑出血而麻痹，无法反射交感，此时只有被反射交感的‘笑电流’如第三条规则所述，与其他意识失去联络而游离，并使用脑髓以外的全身细胞自原始以来所遗留下的反射交感功能，只是不停发笑，就算驱动其他‘愤怒’或‘悲伤’的电流，但在电流绕过中央的反射交感系统之时，只有游离的‘笑电流’最先直接传送至全身细胞，让其他感情没有向外发泄的间隙，这就是俗称的‘笑中风’。其他‘愤怒中风’、‘哭泣中风’的发生原理也一样。

“不必说，这是因为脑出血所引起的故障。只要进行病理解剖，掀开头盖骨，马上就可以了解到‘哈哈，原来这里就是交感笑电流的地方’。但坦白说，这种肉眼能见到的脑髓故障是一个例外，通常是肉眼见不到的脑髓故障演出的奇怪现象更多，占绝大多数。从科学文明的阁楼直到地下室，从头脑文化的大街直到小胡同，昼夜不断地徘徊着。不只这样，这更证明每一个奇怪现象本身都不能用听诊器探测出来，甚至连X光也照不透，这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最令人气愤的是，现代所有坚持‘思考事物的脑髓’的人，做梦也没有发觉到，前述第三条应急规则存在于脑髓本身与全身细胞之间的事实，所以会说‘脑髓怎么使用也不会减少’之类的话，完全保留着抱头，捶胸，拼命想让脑髓思考事物的习惯。他们没注意到……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只单纯是反射交感系统的事实，努力想让脑髓专门思考一切事物，这简直就是让电信局负责市政府的功能与职责，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因此脑髓管理局的总机小姐们会因事务负担过重而苦恼不已，导致发生过多反射交感事务的错误，呈现各种的幻觉、错觉、倒错观念。

“证据胜于理论！事实就摆在眼前！

“过度用脑髓思考事物就和导电过度的线圈一样，脑髓全体组织会发热，其反射交感的功能开始减弱。这样一来，包含在全身细胞里的各种意识会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络，开始分别自由行动，成为较轻微、半自觉意识的梦游状态，在全身细胞所形成的意识中无边无际地驰骋。各位在思考某件事情导致头脑疲倦时，会漠然凝视一点，随性地胡思乱想或妄想，原因就在于此。不久，当脑髓完全疲倦而入睡时，意识彼此之间的联络也终于断绝，逐渐形成不合理的梦境。

“对于这种状态，各位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睡着，或在教室里及车上打盹时，应该也有过各种类似的体验吧！

“以前的人非常迷信，在黑暗中行走时，会因为恐惧而使脑髓疲倦，陷入各种幻觉或倒错观念中。于是在故事里，这类幻视或幻觉会化为幽灵、妖怪。而嘲笑这类事实的人，很遗憾的，并不能称之为具有现代感的高级神经的人，也无法成为因为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而惯用镇静剂与安眠药的绅士淑女的同伴。

“即使像各位这样的现代人，尤其过着迷炫都市生活的人们，脑髓功能就算在大白天也会疲劳，各种意识作用和判断感觉游离于全身的神经末梢……细胞之间的反射交感功能交织，濒临恍惚的梦游状态。

“所以经过大烟囱旁时，会觉得烟囱仿佛快要倒向自己的头顶，情不自禁地加快步伐；或者是睡觉时听到电车驶近的声音，就很想立刻开灯。除此之外，在科学文化出现壁炉打呵欠，蛋黄在盘子里翻白眼，昨夜回家时对面马路的限时邮筒换了位置，烤面包炉在深夜叹息，画像流汗，书桌抽屉伸出一只白皙的纤手，手枪对准自己发射等等奇怪现象，绝对是各位的脑髓因为疲劳所引起的反射交感事务的错乱——即为有意识的梦游。

“不过，前面也曾提及，若只是这种程度的精神异常，有这种情况的人一定多得是，而且他们也略微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异常。不过一旦视其为疯子，病况就有更严重了，所以不能将他们算入精神病患之内。问题是，当病况严重时又无法置之不理，只好花费一笔钱财，使其过着精神病院式的公寓生活。

“在我阿呆发愣落脚的九州帝国大学的精神病科教室里，多得是这样的人。轮流让这些人到教室听正木疯子博士对学生授课时，会听到博士讲述和我阿呆发愣所想的相同内容，实在很有意思。比如说：

“‘咳、咳……所谓人类的脑髓，如同刚刚所说明的，是类似巨细靡遗地反射交感全身细胞意识内容的复合式球体反射镜。人类脑髓同时显现包罗万象的意识感觉，绕行全身三十兆细胞的每一个，这种情形恰似蜻蜓的眼球，一眼看遍大千世界，上下左右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人类脑髓时时刻刻反射交感，时时刻刻聚焦成一点的精神，也就是说，平均包含在每一个人细胞里所谓一个人的个性或特征，根据我的实验，完全只是该人遗传自历代祖先的心理作用的累积。也就是说，所谓普通人指的是，其历代祖先所体验的无数难以计量的心理惯性的显现，受到脑髓反射交感作用所统一，彼此保持调和地形成焦点。但是因为每一个人

的心理都有不同癖性，如果祖先没有矫正其癖性而遗传给子孙，累积越多代则癖性越趋严重。比如遗传到爱钻牛角尖癖性的女人，有一天忽然看上某位男子，不管睡着或清醒都反复想着对方，想和对方在一起，反射交感这种恋爱意识的一部分脑髓，最后将无法驱动，导致在该部分被反射交感的恋爱意识逐渐游离，最后化为空想、妄想，开始展现执念的梦游。不分昼夜地在虚空中描绘爱慕男人的身影，嘴里讲的尽是男人的事，这样一来，负责其恋爱系统的总机小姐终于无法负荷，恋爱意识在此时完全游离，活跃乱窜，导致发狂的程度越来越深……跑到街上……被关起来，摇动铁窗狂叫……或者被挂上某某狂之名送入烟花街，百年之后仍博得大众喝彩。

“‘当然，这是普通人发狂的顺序，只不过，具有一点点这种倾向的人被称为普通人，具有稍多倾向者则被称为精神病系统的人。所以被称为发明狂、研究狂、搜集狂及其他某某狂、某某疯之人，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却都属于这类人物。这样的症状只要及时治疗，应该能够得救。问题是，如果情况更加恶化，成为真正的梦游症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它绝对是精神病的一种，有这种病的人的活跃状况也超越普通的狂人，但是本人与普通人毫无两样。不，甚至这种毛病最常发生在头脑聪明，做学问过度，个性温柔，连一只虫都舍不得杀害的大好人身上，因此实在不能称为疯子。但即使这样，这些人到了半夜还是会忽然醒来，做出一些超越疯子行径的极端滑稽、残忍无道的事，所以情况变得更加有趣。

“‘也就是说，这种人在清醒时的意识状态和普通人完全相同，其全身细胞的意识靠着脑髓的反射交感作用，正常、协调、统一地进行。可是一到夜深，当这种人的脑髓陷入全部休止的熟睡状态时，其熟睡状态却与普通人不同。也就是说，大幅超越普通的熟睡状态，接近死亡的世界。所以用寻常的摇动或大声喊叫绝对无法让他醒过来，等于是陷入与死人相同的状态。这就是梦游症病患的特征！

“‘不过，睡眠程度变成那样深的情形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全身细胞的意识中会出现一两个无法如此深睡的，就如同背景越黑，前景越发亮一般。当睡眠越深，这些细胞就越清醒地开始从事各种活跃的行动。

“‘比如，假定某个人在某种感情或意志的极度亢奋下睡着，当他想着“我好想要那颗钻石”或“我想杀掉那个可恨的家伙”而亢奋地闭上眼时，不久，在脑髓陷入熟睡深渊的同时，与脑髓一起熟睡的细胞之中，只有该意识难以入睡而清醒，且与良心、常识、理智失去联络，有如跛子般

苏醒过来，使用全身细胞所具有的反射交感作用代替脑髓的活动，在必要时从全身细胞唤起判断、感觉等意识，相互联络以便听、看、思考，进行自己想做的工作、窃取想要的钻石，杀害憎恨的人。但是进行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通过脑髓，当然丝毫没有记忆，就算事后醒来，同样若无其事地恢复为阿呆发愣人种，即使拿着他所窃取的钻石，或把所杀害主人的尸骸放在他面前，因为自己一无所知，当然不会承认，变成十足的阿呆发愣！

“‘相对的，在这种梦游之间，由于全身细胞同时承接脑髓的功能和自己负责的专门功能，醒来以后经常会感觉到异样的疲劳，其道理尽管和使用药物麻醉脑髓完全相同，可是却很难认定麻醉后的疲劳与梦游后的疲劳完全属于相同性质，因此成为非常有趣的法医学研究课题。

“‘最佳实例的标本，就是现在站在这里听我讲解的这位青年。或许各位当中有人认识这位青年，但是，在此我仍旧依惯例不公开这位青年的姓名、住址。他在刚满二十岁的今年春天参加本大学的入学考试，以最高成绩过关后不久，很遗憾的，他身上遗传自祖先的梦游症发作，在举行结婚典礼的前夕勒杀了自己的未婚妻。不仅这样，之前在他十六岁那年，梦游症也同样发作，并勒杀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过，他被送来我的精神病科教室，接受我独特的解放治疗后，似乎逐渐恢复正常，最近已经会搔抓自己的头发，用拳头敲打耳朵上方，同时口中说着“我一定是这里有毛病”，而且也时常站在房间中央，开始有关脑髓的演讲。由于他的演讲内容完全是根据在这教室里听到的学问现学现卖的，所以为了参考起见，偶而我也会聆听——因为这种人的记忆力之完美实在超乎想象。

“‘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位青年罹患的强烈梦游症发作，结果导致过去的记忆被完全切断，因此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功能能够不受任何事物干扰，悠闲游荡在绝对自由的世界里。一旦集中注意力，对于任何琐碎事情都可以超乎常人地正确记住。但是，平常却像这样宛如刚从蛋内爬出来的生物一般，一脸发愣诧异的神情，所以才会送给他阿呆发愣博士的称呼……’

“正木教授说明到这里，学生们再度望着我大笑起来，因此我生气地转身跑出了精神病院。

“今天，我站在这处十字路口观察各位脑髓的异常状况时，忽然觉得不能就这样放弃，才向各位提出警告，而且毅然决然地公开超越时空的阿呆发愣式脑髓论。

“各位感到佩服吗？看到了吗？听到了吗？觉得惊讶吗？”

“我阿呆发愣一旦揭穿‘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树木会因而丧失其翠绿，花儿会因此失去其嫣红，不是吗？一切唯物文化会彻底被推翻，所有精神病学完全成为空洞的理论，不是吗？”

“重复一遍。”

“人类借着‘思考事物的脑髓’否定神，违背大自然而创造出唯物文化，排斥自然心理产生的人情、道德，迷信个人主义的唯物信仰，渐渐将唯物文化虚无化、无重心化、动物化、自渎化、神经衰弱化、发狂化、自杀化。”

“这完全是‘思考事物的脑髓’的恶作剧，是迷信‘脑髓幽灵’的唯物信仰的毒害。”

“但是，清算这种迷信的时刻来临了。否定了对于神的迷信的人类，现在陷入了必须否定‘思考事物的脑髓’的窘境，必须从唯物科学的不自然回归唯心科学的自然的完美时节已经到来。”

“所以在实行该口号之际，我，阿呆发愣才会像这样将自己的‘思考事物的脑髓’摔在地上给大家看。”

“而且，还像这样地踩烂。”

“嘿……呀……”

* * *

好了。

哈、哈、哈，如何？觉得惊讶吗？看到了吗？听到了吗？感到佩服吗？

这就是我所谓的绝对科学侦探的写实小说，是超脑髓式的青年名侦探阿呆发愣博士不断追踪自己的脑髓，最后终于予以逮捕，摔在地上踩烂的经过报告，也是世界最高级的科学‘脑髓清除脑髓’的高次方程式的分解公式。

如果是真正了解这篇小说的诡计趣味的人——对啦，我上次不是借给你了吗？就是那篇《胎儿之梦》的论文——一定能够了解那篇论文真正可怕的地方，更可以了解胎儿受到母亲胎内所见到的巨大噩梦支配的原理原则，从而轻松理解实验该原理原则的解放治疗内容，以及被收容于其中的阿呆发愣博士的真面目和令人颤栗的经历。

另外一项安慰则是，如果已经明白在脑髓里分析“脑髓思考事物”的旧观念导出“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结论的事实，再继续深入分析该“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将会了解最后又会回到最初的“思考事物的地方”的极尽怪异奇妙的我独特的精神科学式循环原则……这样，一切就更值得喝彩。

什么？你觉得头昏脑胀？

哈、哈、哈、哈，那是当然啦！听过我说明的人，通常都如此……

什么？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被雪茄熏昏？

啊，哈、哈、哈、哈，这太好笑了，哈、哈、哈、哈。

（本文内容由记者负责）

[1] 阿美隆杰城（Amerongen Castle），是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堡，位于今天荷兰乌德勒支省的阿美隆杰镇。曾于一六七三年毁于法国人之手，仅残存很少的一部分建筑。一六七六年至一六八一年进行重新修建，其内部于十九世纪末期由著名建筑师格博斯（P. J. H. Cuypers）进行了重建。古堡天花板上的壁画是其最大特色，堡内的文化遗产众多。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暂住于此。目前，堡内除了保留了比较完整的绘画作品外，还陈列有各式各样的古董，如中国瓷器、书籍、挂毯和法国家具等。

[2] 图坦卡门（Tuten khamo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约前1361—前1352）。原名图坦卡吞。在阿蒙僧侣等旧势力影响下，终止前王（其岳父）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家教改革，更名为“图坦卡门”，将都城迁回底比斯。其陵墓于一九二二年被发现，内有其全棺、木乃伊和大批艺术珍品，现存开罗博物馆。

[3] 伊塔，通译“以太”（Ether），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十七世纪为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引力现象又被重新提出，认为光的波动传播媒介就是以太。但二十世纪以来所有寻找以太的实验皆以失败而告终。

胎儿之梦

——本文以人类胎儿代表其他动植物的全部胚胎。

——

有关宗教、科学、艺术及其他无限广泛内容的考证、援引与文献的说明、注记予以省略，或是仅止于极端概略述及。

人类胎儿在母亲胎内的十个月，都是在做一场梦。

这场梦是由胎儿自己担任主角演出的，所以应该称为“物种进化的实录”，是有数亿年、甚至是数百亿年长度的连续电影。

故事始于胎儿自身最古老祖先的原始单细胞微生物的生活状态，紧接着是在单细胞逐渐变成人类，也就是说进化成胎儿形貌的无从想象的漫长岁月中，所产生的触目惊心的变化，以及遭受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窒息般的灾难、迫害、艰辛等体验，是一部由胎儿本身直接又主观描绘的超越想象的奇幻影片。其中当然有如今已成化石的史前怪异动植物，也有语言无法形容的使这些动植物遭到惨死灭种的壮观天灾地变。另外更描绘出在这样的天灾地变中，残存而进化的原始人类，演化成直到现在的胎儿的双亲为止的历代祖先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惨痛的生存竞争，以及在各种复杂的欲望驱使下所犯的无数罪孽，结果，这一切化为胎儿的现实罪孽，终至成为极端惊骇颤栗的大噩梦。

上述的噩梦，借着以下所述关于“胎生学”和“梦”两大不可思议现象的解决，已经直接或间接获得证明。

首先，人类胎儿在母亲胎盘内的时候，一开始显现的形貌与一切生物共同祖先的原始动物相同，只是一个圆细胞。

这个圆细胞宿于母体胎盘后不久，就分裂增殖为左右两个细胞，紧密结合成一个生物。

这左右两个细胞很快又各自分裂增殖，成为四个，同样紧密结合，摄取来自母体的养分，逐渐具备一个生物的功能。像这样，四个、八个、十六个、三十二个、六十四个……呈倍数分裂增殖后紧密结合，逐渐增大。

这就是作为人类最初祖先的单细胞微生物，在母亲胎盘里依序反复进化直至人类为止的历代祖先们的演变过程。

最先是鱼的形貌。接下来是鱼的前后鳍变化为四足，成了匍伏爬行的水陆两栖动物的形貌。

然后是四足更加强壮，成为可以四处奔跑的兽类形貌。

最后尾巴终于缩入身体，前足举高化为双手形状，后足直立步行，也就是人的形貌……等到进化成一般胎儿的形貌，才呱呱出生。

此一顺序所需要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尽相同，但通常不会差异太大。

这些在胎生学上已经是完全确定的事实，属于无人能否定的现象。但若是如此，所有婴儿为何要在母体胎内反复进行如此繁复的胎生顺序呢？为何不在成为人的形貌后直接长大出生呢？另外，最初一个细胞为什么会像事先商量好似的，正确地重复胎生的顺序呢？也就是……

是什么让胎儿这么做呢？

对此，没有任何人能够适当加以解释，即使查遍现代的科学书籍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只能以“不可思议”几个字说明。

第二，一切胎儿像这样毫无差错地在母体胎内反复进行自己历代祖先进化的过程，但因其经过时间非常短暂，把人类历代祖先历经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由鳍变手足、鳞变毛发……之类的顺序，一点一点进化而来的各时代形貌，在仅仅几秒钟或几分钟的时间内重复经历，这可以算是无法说明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了，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被浓缩的时间与实际进化的时间在比例上并非毫无道理。

也就是说，人类胎儿约莫十个月反复进行原始祖先们的进化历程，但事实上，其他动物通常进化程度越低，其胎生所需的时间也越短，所以进化程度最低的原始时代细菌和其他单细胞动物，大部分完全没有胎生时间，而是以分裂方式变成新的动物，理由何在？还有，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胎儿为什么需要最长的胎生时间？换句话说，是什么让胎儿这么做？

在想要对这问题加以适当解释时，我们发现以现代的科学知识绝对不可能做到，同样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以上是关于胎儿的不可思议现象的实例。接下来试着从解剖学来研究观察如上述所形成的人类“肉体”，同样发现了数不胜数的不可思议现象。

也就是说，试着从表面观察人类肉体便可发现，进化程度越高，其胎生过程也就越慎重地进行，外观就比其他动物高尚优美。柔和且带着威严的五官轮廓、美丽的肌肤、匀称的骨架和肌肉……足以被称为万物之灵。但是，如果剥掉其肉体表皮，拔掉肌肉，检查其内脏，解剖其脑髓和五官进行仔细观察，我们就能明白人类各部分的构造，每一样都是承袭自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鱼、爬虫、猿猴等历代祖先的生活器官。也就是说，即使一颗牙齿的形状、一根头发的组织，都忠实记录着在惊人的漫长岁月中进化而来的受到自然淘汰的迫害，抑或生存竞争的艰难历史，因此，为了鲜明纪念这样的历史，胎儿才会如此反复进化，将演变成人类形貌的一切伟大、深刻的记忆倾注于每一个细胞之中。

不必说，这种现象已经能够利用进化论、遗传学或解剖学等予以证明，没必要在此详述。问题是，谁记忆这些事情，让胎儿反复进行这种历史演进？

关于“是什么让胎儿这样做？”还是无法说明，同样只能用不可思议形容。

而且，不仅如此！

如果进一步观察人类的精神内容，则会更深刻痛切地证明这样的事实。

也就是说，人类的精神如果也从表面观察，会发现其完美程度绝非其他动物所能比拟。人类用自我感觉“人类为万物之灵”或“文化的骄傲”的一层“人皮”，包覆自己的精神生活内容，施以称之为常识或人格的巧妙化妆，超然而自得其乐。但一旦剥下其表皮——也就是“人皮”一看，便能彻底发现，出现在底下的乃是从人类远祖的微生物演变成现在的人类形貌为止，经历漫长岁月的自然淘汰、生存竞争迫害所形成的警戒心理或生存竞争心理遗传下来的不同时代的动物心理形态。

也就是说，剥掉所谓文化人的表皮——借着博爱仁慈、正义公道、礼仪制度掩饰的人皮之后，底下出现的乃是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生活心理！

最能证明这项事实的人乃是天真无邪的幼儿。尚不知披上文化外皮的幼儿，充分发挥同样不知道披上文化外皮的古代民族的个性。拾起木棒就想玩打仗游戏，是延续历经部落与部落、种族和种族之间战争行为的生存竞争，这就是好战的原始人个性的遗传。也就是说，潜藏在细胞里的野蛮人时代的本能记忆，被木棒这种类似武器的物品加以暗示刺激而苏醒；见到虫类会毫无意义地追逐，则是见到会动的东西就想追逐的狩猎时代心理暗示的刺激诱发；至于把捉到的虫类弄断手脚、撕掉翅膀、挤破肚子、火烤等等，只是处置、玩弄、侮辱猎物或俘虏以彻底满足胜利感、优越感的古代民族残忍个性记忆的重现。还有，将婴儿置于暗处，婴儿会嚎啕大哭，也只是借不会用火的原始人对满是毒蛇猛兽的黑暗世界的恐惧的复活。另外，随处便溺则是昔日睡在树根或草丛时代的习惯的重现。这些都可以借着现代进步的心理学研究加以说明。

接着，如果继续剥掉野蛮人或原始人的另一层皮，会发现底下溢满畜生的个性。

比如，同性……也就是陌生的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初次见面，表面上会互相打招呼，可是内心里却显现互相翻白眼，观察对方反应的心理状态，彼此稍不注意，双方马上就会从些微动作中发现令自己不愉快的地方，互相翘起鼻头，仿佛街头常见的猫狗互相叫阵般，咒骂对方“畜生”或“禽兽”。另外，在日常生活到处可见比自己弱小的人，忍不住就会想稍微欺负对方：对于妨碍自己行动的人，则希望能有人帮忙杀掉对方；四下无人时，产生想偷窃的念头；偶而想闻一闻他人小便的味道；想埋藏自己的遗物等等犹如畜生般的心理表现，都是来自于禽兽的个性。

接着，我们再切开此禽兽个性底下的横隔膜，立刻发现蠕动的虫类心理。

比如，企图推落同伴独自爬上高处；绕到无人看见的地方独享美味；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立刻想钻进认为最安全的洞穴里；发现营养不错的家伙，会想偷偷接近并且寄生；不管他人感觉，任性地做出令人不愉快的动作；力求自我保护，想躲在硬壳里，让敌人无法接近；发现敌人，即使牺牲别人，也尽可能想让自己得救；到了最后关头，挥舞毒针、喷出墨汁、射出小便、放出恶臭，或者利用保护色，幻化为地形生物或比自己强壮的生物的形状等等。低级、懦弱的人所做的事情，都是这种虫类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俗谚所谓的“蛆虫”、“米虫”、“爱哭虫”、“吸血虫”、“放屁虫”、“粪虫”、“弱虫”乃是这种虫类时代心理遗传下来之后才出现的轻蔑言辞。

最后……是虫类心理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切开人类本能最深处的动物心理核心，将会出现与霉菌及其他微生物共同的原始动物的心理。那是只会无意义生存、无意义行动的活动方式，大多是借着所谓群众心理、流行心理或看热闹心理来表现。如果拆开其行动单独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似乎完全无意义，可是一旦集合起多数，却产生如同多数霉菌聚集一样恐怖的作用！也就是往发光之物、高明之物、大声之物、道理简单之物、刺激明显之物等崭新且易了解之物的地方群聚过去，但是当然没有判断力，也无理解力，与置于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同样无自觉、无主见，恍恍惚惚聚成大群体，虽有无意义的感激、夸耀和安心，最后却毫无作为地突然浸身在感激之中，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献身于暴动等心理，不过是与这种集中于一滴苹果酸的微生物相同。

人类的心理在这时候才首度接近物理或化学方式的运动变化法则，也就是说，因为和微生物只有些微差异，因此从事政治或其他拉拢人心职业的人物，所利用的就是这种属于人性本位的霉菌特性。

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上述各种心理之中，以最低级、单纯者为中心逐一向外，借由高级复杂的动物心理包裹，最外层再包裹所谓的人皮，用交际、制度、身份家世、面子人格等等蝴蝶结或标签装饰，施加化妆，喷洒香水，然后昂首阔步在大马路上。但若是解剖其内容，绝大部分就如前面所述，只是重现潜藏在人体细胞中历代祖先的动物心理记忆而已。

但是，如同前述的肉体解剖观察所说，问题在于：胎儿如何能够将这样数以亿计、复杂多样的心理记忆包容于细胞的潜在意识或本能之中呢？

还是没办法说明“是什么让胎儿这么做？”不，甚至一个人的精神内容其实是过去数亿年间的万物进化遗迹的这项事实，都被“人类是万物之灵”或“我是最高等的人类”的浅薄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所掩蔽，处于完全未被注意的状态。

以上列举胎儿的胎生，以及因胎生而完成的成人肉体和精神上出现有关万物进化遗迹的不可思议现象。接下来则是观察人类所做的“梦”的不可思议现象。

所谓的梦，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是不可思议的代表，因此如果碰上一点意外的事，马上会认为“这是不是在做梦？”见到和实际事物有所差异的奇妙景象，或是出现无法想象的特殊、不自然的风景或物品，这些不合于现实世界的心理或物理法则的景物，若是根据连神话或传说也没有的奇想

法则，该景物会立刻千变万化。因此有关梦的真相和梦中的心理、景象变化法则困扰了古今不知多少学者专家。在此列举以下三项梦的特征，当做解明梦的本质、真相的线索。

（一）梦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进行变换的时候，经常出现非常不合情理的部分，不，甚至要说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多，所以人类才会认为这种超自然景象、物体的不合理活跃转变成为了梦。

虽然如此，可是在做梦的时候，对于梦中发生的事，我们不仅不会怀疑它的超自然和不合理，反而严肃地感受到更为现实的深刻痛切的心情。

（二）用与现实同样的感觉，表现出至今从未见过的风景或天灾地变。

（三）梦中出现的事情即使是感觉上有如几年或几十年那么漫长的连续事件，事实上，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做梦的时间仅仅只有几分钟或几秒钟那么短暂。

以上列举的有关“胎儿”与“梦”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还是无人能够否定的科学界的一大疑问。但是，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为什么迄今都未能解决？为什么大家迄今犹未找到解决的关键？其中存在着两个原因。

其一，以前的学者对于有关让人类胎生、而且因胎生而完成的成人做梦的人体细胞的观念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一般人类对于流动在宇宙间的“时间”观念，有根本上的差异。

换句话说，组成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内容比一个人类的内容还伟大，不，甚至是拥有能够和整个宇宙相比较的完美伟大的内容和性能。所以利用显微镜从外观察一个细胞，以化学方式分析其成分，借由其形态、色彩的变化研究其分裂、繁殖的状况等等老旧的唯物科学方式，当然无法了解细胞的内容与性能的伟大。这就像漠视英雄、伟人生前的功绩，只观察其尸体的外貌并解剖内部，企图确定其伟大的个性和性能似的，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另外，对于所谓的时间也一样。中央气象台、我们身上的手表、地球与太阳的自转公转等显示的时间并非真实的时间，只是唯物科学擅自制造的人造时间，属于错觉的时间、伪造的时间。所谓的真实时间应该不是这种无聊的尺寸所能局限，而是变幻自如、奇幻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人们

能够认同此项事实，应该同时也能够认同“胎儿之梦”的存在，当然也就掌握了揭开生命之神秘、宇宙之谜团的关键。

本来，细胞就是只有人体的约莫几十兆分之一，是小度数显微镜无法捕捉到的微小颗粒，所以其内容的复杂或表现力的程度应该也是人类整体能力的几十兆分之一……不管如何，细胞是极端单纯无力的，这是至今为止，大部分科学家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当细胞不可思议的生存、繁殖、遗传等能力陆续被发现时，科学家们都为此惊异万分。可是，关于细胞的研究依然仅止于用显微镜观察，用化学方式分析的范围，也就是说仅限于唯物科学能说明的范围。这样当然无法跨越细胞是人体几十兆分之一的单纯无力的概念。他们甚至觉得，若要更进一步研究，就等于冒渎唯物科学，是身为学者专家的罪恶。

但这却是拘泥于唯物科学理论的学者专家基于形状大小来判断细胞的内容和能力，认为“应该就这么多吧”的极端不合理的先入为主观念所产生的错误。生命的神秘、梦的不可思议等科学界大谜团之所以长久无解而残存至今，就是因为拘泥于这种“井底之蛙”的不自由、不合理的唯物论……换一个方式说明，这就是因为借着过度拘泥于科学的非科学方式研究方法，想要研究广大无边的生命主体细胞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一扫这种旧式的学问常识和对于受拘泥的唯物理论的迷信，用更不受局限、更自由的态度观察宇宙万物，同时把这个问题与更明了的实际现象相对照，如此将会发现一个细胞的内容，远比利用显微镜或在化学实验室里观测、计量所得的内容更加深刻伟大，甚至与全宇宙相比都毫不逊色。也就是，借着超越现代的真实科学知识，我们必须直接面对迷信唯物科学研究观察法的人们一心一意想否定却又无法否定事实。

首先必须举出的就是，细胞具有创造人类的能力。也就是说，身为生命种子、宿于母体胎内的细胞，依照前述顺序分裂增殖，循着历代祖先的进化脚步成长，依照鱼、蜥蜴、猿猴、人类的顺序，正确无误地创造自己。虽不能一概而论，但仍旧尽可能综合双亲的优点或长处，努力希望能有多一点点进步，所以虽然每个人的眼耳口鼻位置都是相同的，却仍能具备“这是我的儿子”、“酷似他父亲”、“脾气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记忆力和我一样好”等等微妙的调和。另外，请看每一个细胞的惊人记忆力、相互间的共鸣力、判断力、推理力、向上力、良心甚至灵性艺术的批判力等等，都是何等深刻！还有，这些细胞的大集团——人类——接触宇宙万物就能予以理解，并产生共鸣，创立起国家社会这个大群体，共同一致地塑造人类文化，其创造力又是何等深远广大！总而言之，这种几乎可称为全知全能的伟大作用，只能认为是最初唯一一个细胞的灵力显现

了。换言之，现代人类如此广大无边的文化，若深究其根本，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显微镜底下的细胞所含有的灵力反映在整个地球表面而已。^[1]

一旦明白人类肉体及精神与细胞的灵力关系，则有关“梦”之本质的说明就容易了解了。

近代医学已经证明，所有每一个细胞与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同样拥有——甚至超越其上——的意识内容与灵力。因此，全部细胞只要从事某项工作，就会伴随着吸收养分、发育、分裂、繁殖、疲劳、衰老、分解、灭绝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细胞本身在工作、发育、分裂、繁殖、疲劳、衰老、分解、灭绝的时候与我们个人一样，甚至能更强烈地意识到对工作的苦乐，同时对这样的苦乐与我们个人所感受到的相同，还有超乎其上的联想与幻想，就好像一个国家从兴盛到衰亡之间会留下无数艺术作品一样。

证明这项事实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梦。

所谓的梦，本来就是人类全身在睡眠时，体内某一部分细胞的灵力受到某种刺激而苏醒，开始活跃后，苏醒的细胞本身意识状态反映到脑髓，留存在记忆之中的现象。

比如，人类吃下不消化的东西后睡觉，这时只有胃细胞苏醒，开始工作，同时不断表示不满，发牢骚：“啊，好难过，做也做不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或“为什么只有我们必须受苦”等等，于是胃细胞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就会化为一种联想，反映在脑髓。也就是说，做梦的人好像是觉得自己是正在受苦的主角，无辜被送进牢狱，铐上锁链，又呻吟地扛着超过体力所能负荷的大石头的时候，还碰上不可抗力的大地震，被压在房屋底下挣扎……不久，痛苦的消化工作转为轻松，总算松一口气时，梦中的情绪反映于脑髓，联想、幻想的内容随之转为轻松，成为在山顶观看日出或雪橇滑雪的欢乐心情。

另外，如果睡前想着“真希望见到她”而闭上眼，那么因这一念的官能刺激而难以入睡，冲动地想去找她却怎么也没办法去的焦急心情就会化为梦境描绘出来。她的容貌借着美丽的花、鸟或风景来象征，在自己的梦中灿烂甜笑，可是一旦想取得时，却出现各种阻碍而无法接近。这时，不是留存记忆中的远古时代的天灾地变突然出现在眼前，就是看见猿人祖先所居住的高山断崖，其中有时会感受到祖父落魄乞食的心境，有时则是父亲横渡大河的辛苦情景，当然也可能变成猿猴攀山越岭，或化身为鱼横渡大海，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能够到她——以及花或鸟等美好事物——面前去……最后，因为最初刺激的心理消失，梦境结束，人随之清醒过来。

此外，因为尿床而梦见远古时代大洪水，因为鼻塞而在梦中重新描绘少年时代差点溺死的痛苦等等，就像这样，不管是手、脚、内脏或皮肤的一部分都无所谓，当全身熟睡的时候，受到某种刺激而苏醒的某部分的细胞一定会联想、幻想、妄想与该刺激相对应的对象，做着某种梦。也就是，呼应细胞的情绪，从细胞本身传自历代祖先的记忆或细胞过去的记忆，随便唤起类似的场景或情景，描绘出最深刻且痛切的那种情绪。如果该情绪属于非常识或变态，无法找到表现呼应的联想材料时，马上就会用想象的物品、风景来代替。为了表现人体内细胞独特的恐惧和不安，我们会联想到像蚯蚓或蛇之类弯曲的东西；为了表现痛苦，会描绘滴着鲜血的大树或在火焰中盛开的花朵。这和不知神秘内幕的人类会想出长着翅膀的天使是一样的！

这与我们清醒时的心情会受周围状况的支配而变化正好相反。在梦中，心情会先转移变化，随着心情变化，适合该心情的景象、物品、场景会不断地跟着千变万化，不管变化如何突兀、不合情理，我们也不会感到丝毫矛盾或不自然。不但如此，还觉得比现实印象更自然深刻。

换句话说，所谓的梦乃是细胞独特的艺术，毫无条理地组合起象征着唯有作为梦的主角的细胞本身才能了解的所有影像、物体的记忆、幻觉、联想，然后极端清晰地描绘心情的变化的过程。[\[2\]](#)

梦的真相如以上所说明，是伴随着细胞的发育、分裂、繁殖，将细胞本身的意识内容反映于脑髓的过程。接下来则说明在梦中感受的时间和实际不一致的原因。也就是说，一般人相信靠时钟或太阳显示的时间是真正的时间，才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错觉，对真正的科学判断表示惊愕。这样说，应该足以解释这项疑问吧！

依据现代医学，将普通人平静的呼吸十八次，或是脉搏跳动七十几下所经过的时间定为一分钟，规定其六十倍为一小时，一小时的二十四倍为一日，一日的三百六十倍为一年。同时因为一年也相当于地球绕行太阳一周的时间，因此有信用的公司所制造的钟表，其显示的时间就成为具有公信力的时间。但是，这主要还是人造的时间，所谓的真正时间并非这种东西。证据是，如果由不同人分别使用这种同样长度的时间，将出现极大的差异。

举一个手边随处可见的例子。即使用同一时钟计算一小时，阅读有趣小说的一小时与在车站茫然等待火车进站的一小时，长度上有着相当惊人的差异；用竹尺计量出一尺的长度，并非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潜水

闭气的一分钟，和闲话家常的一分钟比较，前者感觉漫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却几乎不到一瞬间……这些绝对都是事实。

再进一步说明，假定这儿有一个死人，该死人在死后也能够借着其并无知觉的感觉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则其一秒钟的长度应该会和一亿年的长度相同。另外，这样的感受必须是死后的真实感受，所以等于感受到一秒钟包含一亿年，同时也在一秒钟内感受到宇宙寿命的长度。流淌在无限宇宙中的恒常时间的真面目，就是如此极端的错觉。在无限的真实背后，时而如箭矢般静止，时而似飞石般疾驰。

所谓的真实时间和一般人认为的人造时间完全不同！是和太阳、地球及其他天体的运行，或是时针的旋转等毫无关系的，而是对于所有无边无量的生命的个别感觉——一个别的无限自如伸缩的静止或流动的时间。

接下来，试着比较存在于地球上的生命长度。在几百年之间，从繁荣茂盛的植物、生存百年以上的大型动物，直到仅仅生存几分钟或几秒钟的微生物为止，大体说来，形状越小者寿命越短。细胞也是相同，在人体个别的细胞中，平均取出寿命较长与寿命较短的细胞，试着比较人类整体生命的长度，能够发现有如国家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那样的巨大差异。但是，这些或长或短的各种细胞生命，其主观感受的一生长度完全相同，不管其由生至死的时间以人造时间计算是一分钟或是一百年，都丝毫不受影响。

历经出生、成长、生殖、衰老、死亡而感受到的实际时间长度，同样都是一生的长度。不知道此种道理，将自己的一生与同样朝生暮死的昆虫生命相比较而感到叹息，未免显得愚蠢、不自然、不合理。毕竟，这只是将毫无通融的人造时间和无限自如伸缩的天然时间混淆思考的悲喜剧。

一切的自然……一切的生物把这种无限自如伸缩的天然时间依各自所需的长度占领，视之为一生的长度而去呼吸、成长、繁殖、老死。同样地，形成人体的细胞寿命，即使以人造时间计算是何等短暂，其占领的天然时间也必然是无限的。因此，如果细胞使用无限的记忆内容和无限的时间大幅描绘“梦”，很轻松就可以在一瞬间、一秒之间描绘出五十年或一百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老寓言“邯郸一梦”[\[3\]](#)中，卢生一梦五十年其实只是粟饭一炊的时间，这样的事情中一点不可思议之处也没有。

根据以上所述，各位应该能理解一个细胞的灵力是何等无限，尤其是其中的“细胞的记忆力”是多么深刻无量了吧！在认同让人类的肉体和精神

神同时胎生完成的“细胞的记忆力”的大作用之时，相信有关于“胎儿之梦”当中“是什么让胎儿这么做？”的疑问也应该能冰释大部分吧！

胎儿因为在母亲胎内，对于外界的感觉完全绝缘，处于与沉睡同样的状态。其间，胎儿的细胞旺盛分裂、繁殖、进化，竭尽全力只为了“迈向成为人类之路”，细胞反复思索祖先进化当时的记忆，持续地将当时情景反映到胎儿的意识里。如前所述，借着母体胎盘完全隔离外界刺激的同时，又极端平静地受到保护，可以不必考虑任何事情，一心一意守住“迈向成为人类之路”的梦即可，所以梦的内容也会极端顺利、正确、精细地转移，这点乃是与任性奔放又自在的成人之梦不同的。

如果将这种情形反过来说明，那么，创造胎儿的是胎儿之梦，支配胎儿之梦的则是“细胞的记忆力”。胎儿在母亲胎盘内进化的过程和所需的时间相同且固定，这是由于现在人类是由某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因此细胞的记忆，也就是说“胎儿之梦”的长度相同且固定。另外，这种长达数亿甚至数十亿年的“胎儿之梦”能用仅仅十个月完成，如果参考前述的细胞灵力，就知道这绝不是奇怪的事。而进化程度较低的动物的胎生时间较短，主要是因为该动物的进化回忆比较简单的缘故。因此，自原始以来未完成任何进化的低等微生物完全没有“胎儿之梦”，其理由也是因为它们仍旧是与其祖先一样在一瞬间分裂、繁殖的。[\[4\]](#)

那么，如果具体说明并未留在我们记忆力的“胎儿之梦”，其大概内容又是什么呢？

虽然对照此前所述的各项，我们应该能够充分地推测出来，但为了参考起见，必须试着说明笔者自己的推测内容。

人类胎儿在母体胎盘内所做的有关历代祖先进化的梦中，最常做的必定是噩梦。

原因何在呢？因为所谓人类这种动物，在进化到今日的程度为止，自身完全没有装配像牛那样的角、像虎那样的爪牙、鸟的翅膀、鱼类的保护色、虫类的毒液、贝类的壳等天然护身或攻击的道具，与其他动物相比，肉体很明显地显得柔弱、无害、无毒、无特征，可是却还能够据此暴露于所有激烈生存竞争的场合，与各种天灾地变缠斗，终于进化成像今天这样的最高等动物。这中间，可以想象到人类应该体验过其他动物难以比拟的生存竞争的痛苦与自然淘汰的迫害，因此其艰难辛苦的回亿绝对无可计数。其中，胎儿清楚地做着属于自己过去的，和自己同姓的历代祖先长达几千万、几亿年的深刻回忆之梦，又感受到犹如实际时间那么漫长的缓慢

成长，其辛苦绝非其祖先们在这个世间所感受到的辛苦那样的短暂、肤浅，不是吗？

首先，人类种子的一个细胞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祖先相同的微生物，在子宫内壁的某一点着床后不久，随即开始做着与几亿年前无生代的无数微生物同伴浮游于温暖水中的梦。在这种无量数、无限数微生物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用透明的身体吸收反射天空的强光，有的散发七色彩虹，有的射出金银色光芒，享受地球上最初生命的自由，漫无目的地浮游、旋转、摇曳，在每一瞬间分裂、生存、死亡，那是何等果敢、欢乐、美好的时代！但是……不久，所居住的水域发生微妙变化，无法形容的莫大痛苦袭来，大多数同伴瞬间死亡，自己也想逃生，可是全身却被痛苦束缚而无法动弹。好不容易挣脱这种痛苦、折磨，却又受到原始太阳那种如同烈火般的逼迫，还有苍白月光如同寒冰般的穿透，或被狂风吹散到无边无际的虚空，被暴雨打落无间地狱。它们饱受这种无法想象的恐怖与不知生死的苦恼，苦闷于“啊，我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我希望身体能够忍受寒暑”的挣扎，细胞开始逐渐分裂增大，终于变成紧接人类祖先的鱼类形貌。也就是说，完全拥有能够抵抗寒暑的皮肤和鳞、善于游泳的鳍和尾巴、嘴和眼睛、能够判断事物的神经等等，产生了非常惊人的进步。

但是当它得意地在海里散步，炫耀“啊，太好啦，这样没什么好抱怨了，已经没有生物可以比我更完美”时，却发现比自己身体不知巨大多少倍的章鱼，伸展着遮天蔽日的触手，袭向自己。“哇，救命”，它逃进海藻林中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好不容易才脱险，然而刚松了一口气，慢慢抬起头时，却发现比章鱼更巨大几十倍的海蝎的巨钳已逼近眼前。它慌忙转身想逃，这时，又发觉三叶虫像云一般覆盖了背后的水面，海葵从一旁刺出毒枪，好不容易及时脱身潜入小石头下，全身发抖地向一同进化的生物同伴大叫道：“啊，太可怕啦，这样还不能安心生存。”

可是同伴却说它大惊小怪，于是它只好将自己的身体用硬壳包覆住，只将手脚从岩石间伸出。对于自己好不容易历经进化到了这里，却必须在这种黑暗沉闷的水底忍受煎熬的命运，它觉得非常不甘心，就拼命祈祷“我希望拥有能尽早到陆地，在那样轻快、明亮的空气中自由跳跃的身体”，终于，它变化为有如小小的三眼蜥蜴那样的东西，跳上陆地。

“啊，好高兴啊，真好”……它四处跑跳不停，然而，几乎令世界消失的火山爆发、大地震、大海啸又从四面八方袭来，海洋沸腾如开水，无路可逃，只能在火烫的砂地上痛苦奔跑，好不容易勉强躲过灾难，这回却置身如山一般高大的巨龙脚趾下，被翼龙的翅膀挥开老远，几乎被始祖鸟像妖怪般的巨嘴啄到。“啊，实在受不了！”它大叫着，一同进化的同伴

有的身体长刺，有的变化为与附近生物同样的颜色或形状，有的披上盔甲，有的喷出毒气，可是它却不愿同样地苟活……它躲在石缝间一心一意祈祷，终于头顶上的一只眼睛消失，进化成两只眼睛的猿猴形貌，跳跃于树梢之间。

“太好了，这样就没问题啦，应该没有比我更自由自在、更加进步的生物”，它在树梢上手搭凉棚往四处观望，想不到一条蟒蛇突然从背后袭来，它受惊逃走，头顶上一只大鹰又低空飞掠而来，它在千钧一发之际勉强沿着枝丫逃脱，想不到虱虫开始在全身乱窜叮咬，山蛭也过来吸血，不管醒或睡都无法安稳，马上又有覆盖天地的大雷雨、大飓风、大暴雪肆虐大地。“啊，好无奈，我又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何要遭受这样的折磨”、“真希望变成更健壮、可以不担心这种灾难的身体”……它把头埋入树洞里祈祷，终于尾巴掉落，进化成为人类形貌。

“好高兴，这样真的能过着极乐的生活了吧！”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梦为什么犹未结束？进化为人类形貌后，不久，又开始做人类的噩梦。

身为胎儿祖先的人类们，由于彼此的生存竞争，以及遗传自原始人的残忍卑劣的禽兽心理，基于各种私利私欲，犯下直接间接折磨他人的各种大小罪孽，而这些血腥恐怖的记忆一一化为胎儿现在的主观思想重现眼前。弑君夺城、饮酒欣赏忠臣切腹、毒杀夫人和主君的快感；或是毒害生病的丈夫、与仇敌上床、闷死刚出生的私生子等难以言喻的喜悦；嫁祸给媳妇，让她上吊自杀的愉快；把可恨的继子推落井中的痛快；折磨多位亲生女儿的乐趣；让有妇之夫越轨自杀的骄傲；聚集美少年和美少女虐待的快感；花掉重要金钱的愉快；同性之爱的深刻；人肉的美味；毒药实验；背叛行为；尝试杀人；欺负弱者……等等各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景象，逐渐转变并化为眼前的梦。另外，自己的祖先——过去的胎儿——隐藏的犯罪行为 and 无法告诉别人的无数秘密，变成血肉模糊的面孔、无头的尸体、井中的毛发、天花板上的短刀、沼泽里的白骨等等，逐一出现在梦中，这时胎儿会惊骇、恐惧、苦闷，在母亲胎盘内舞动手脚。

像这样，胎儿做梦至自己父母这一代，终于做完了该做的梦，这才陷入深深熟睡，不久母亲开始阵痛，他被推出子宫外。在空气进入胎儿肺部的瞬间，潜逃至胎儿潜意识深处、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表面且强烈的现实意识一下子渗透到全身，胎儿惊惶，害怕得哭泣出声。至此，胎儿——婴儿——终于接受父母完全的慈爱，开始和人类的和平之梦连结，然后逐渐清醒过来，让“胎儿之梦”续集化为创作自己本身的现实。

应该没有任何记忆的婴儿在熟睡之间会突然害怕哭泣，或像想到什么般的微笑，可以认为他是梦见了在母亲胎盘内尚未做完的“胎儿之梦”。至于一出生就四肢不全或精神有缺陷，在其胎生时代应该存在着相当足以说明原因的梦。另外，在母亲胎盘内常常发现只留下胎骨，或是牢牢缠在一起的毛发和牙齿的所谓“鬼胎”，必须认为那是胎儿之梦不知何种原因停顿下来，或是急速发展，最后断绝所留下的残骸。

-
- [1] 具有如此伟大能力的细胞大集团，透过脑髓的中介，将其灵力在细胞共同的意识下统一而成的就是人类。所以总体显现出的知识、感情、意志等，照理必须比每一个细胞的知识、感情、意志等更完美，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所以自从有了世界以来，无论任何贤人或伟人，面对细胞的伟大灵力总是形同无力，恰似星星在太阳面前必须跪拜一样……也就是说，统一成为人类形貌的细胞大集团的能力，只呈现了不到其几十兆分之一的细胞能力的几十兆分之一的怪异现象。这可以视作由于人类身体各部位细胞灵力之统一机构——也就是脑髓——的作用尚未充分进化的缘故，导致细胞灵力的充分活跃受到妨碍；同时，也可以认为是地球上最初出现生命种子的单细胞在地球上最初出现的唯一念头和其无限灵力历经将灵力具体反映到地面的种种过程，进化成为了最有能力的人类后，又会继续进化至更有能力的生物，现在的人类只不过是过渡期未完成的生物，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矛盾、不合理的怪异现象。这些是非常重大的研究事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说明完全的，所以在此只是作为参考——作者注。
- [2] 近代欧美国家的各种艺术倾向是借着无意义的片段的色彩音响，或是突兀的景象、物体的组合，企图表现比旧有的常识性表现方式更为深刻的心情，这与梦的表现方式是逐渐接近的——作者注。
- [3] 亦作“黄粱一梦”。
- [4] 上述的事实，也就是“细胞的记忆力”和其他的细胞灵力是何等的深刻微妙？对于一切生物的子孙的轮回转世具有何等深远的影响？如何支配万物的命运？这些从几千年前以埃及一神教为本源的各种经典上都已有所叙述，因此出现在世界各地苟延残喘而成形的所谓宗教，就是粉饰这种科学观察、为求方便教导未开化民族而予以迷信化的残骸。所以“胎儿之梦”的存在绝对不是新学说，特此记之——作者注。

空前绝后的遗书

——疯子博士手记

——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站得较远的人请用望远镜观看，站得较近的人则请用显微镜观看，我就是九州帝国大学负责主持精神病科教室的疯子博士正木敬之。今天为了让所有名满天下、自认学识一流的人们吓破胆，我突然想自杀，所以准备发表前无古人的遗书。希望能在此一举决定胜负，让不认同我学识一流的人们看看，究竟是读的人是白痴，还是写的人是疯子。

话虽如此，但我却完全没有积极的念头……

此刻我坐在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室大楼教授办公室里办公桌前的旋转椅上，手边放着瓶威士忌，手上斜握着钢笔，瞪着眼前的数张稿纸。身后的时钟刚过晚上十点……雪茄在嘴边冒出紫色烟雾，俨然是一个脑袋顽固的教授独自留下加班研究的模样，至少，看起来绝对不像快要变成死人的样子。啊，哈、哈、哈……

我就是这样的个性，不做出超越常识的行动就无法甘心。事实上，我对于认为我是狂人的全天下所谓学识一流的人们感到非常同情。

虽然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别怪我，毕竟执笔遗书这种事对我也是生来头一次。

如果要模仿一般尝试的顺序来写，首先应该叙述明白的大概是我自杀的动机吧！

可以肯定，所谓我想要自杀的动机和一位惹人怜爱的少女有关。哼，没什么好笑的。

谈到该少女的美丽，实在、实在是写个二三十张纸还不足以完全形容，就算找遍所有装手帕的盒子、化妆品的标签、女性杂志的封面、服装店的广告模特儿、啤酒酒店和百货公司的海报甚至欧美的电影公司，恐怕也找不到像她这样清纯、楚楚可怜、令人心驰神往的活泼女孩。哈、哈、哈……还是不要再描述下去，否则人家误以为我是个老不修，那可就麻烦

了。希望各位不要瞎担心，因为那位少女在半年前就已经从人类世界被除名了……

或许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会说“原来因为少女死了，你才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也未可知。但是，且慢，不必着急，真正的原因是不久的将来，我会让已经死亡的那位少女和一位同样千载难寻的珠玉般的美少年缔结生则偕老死则同穴的神圣盟约，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已经宣告结束了。当然，我如果这样说明，可能又会出现一些聪明的痴呆病患，认为我是发狂而自杀的，因为我做着死亡的美少女和活生生的美少年恋爱的怪梦，导致脑筋有问题。

实在令人惊讶，我从不知遗书居然这么难写，这么令人焦躁不安。可是，既然难得决定自杀，总是需要写下一点东西才行，所以我也不得不继续下去。事实上，我是借着让已入鬼籍的美少女和生龙活虎般的美少年真正地接吻、拥抱，来完成我毕生研究的精神科学的根本原理，也就是被称之为心理遗传的实验结论的。

如何？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有趣、更痛快的学术实验吗？啊，哈、哈、哈！

不，应该没有才对。最主要的是，成为这项实验基础的精神科学这门学问乃是我的独创发明。不仅如此，属于我专有的这门精神病学的实验也与普通医学或其他学问的实验不同，无法以鸟兽或人类的尸体为对象进行研究。如果要问为什么，原因就在于，鸟兽和某种精神病患一样，从最初就显露出动物性，不适合当研究材料，至于死亡的人类则没有能成为重要研究材料的“灵魂”。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精力充沛又具有健康正常精神的人类当做材料！

这样的精神突然发狂，不久又逐渐恢复……必须对其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研究、记录，所以很耗工夫。特别是我选择为研究主题的材料，如果依照现今学者的方式加以命名，应该称之为遗传性杀人妄想症、早发性痴呆兼变态性欲，属于舆论攻击的目标，因此非常棘手。

被选为实验材料的人物更不是泛泛之辈，是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反遭其毒手的人物，因此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进行这项实验的，不过，最终还是受到波及，不得不陷入自杀的命运……不，由于距离自杀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我可以充分冷静地在紫烟与琥珀色液体相伴之下挥动钢笔。

请各位慢慢耐心阅读。虽说是遗言，其实内容也很轻松，不会像殉教宣言或殉情遗书那样严肃，只像是疯子博士的疯狂实验的余兴文章，可以视为趣谈。因为，各位会逐渐了解有关我研究中心的稀世美少年和绝代美少女的变态性欲的破天荒的怪异实验。你们将会知道，这个实验是受到什么学理原则所支配，如何持续紧张、白热化，最后终于爆发，并粉碎身为实验者的我的一生的整个过程……

要讲这个故事，我需要稍稍地把时间回溯一下。

应该是今年十月几日的样子，在福冈某报纸学术专栏刊载我发表的《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的论文时，坦白说，舆论的反响让我怯惧不已，总算让我领教到“原来人类这种动物的自以为是和迷信是如此牢不可破”的事实。但是，即使这样，当时的我仍未想到这个事实会这么令人厌烦。他们，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丰富的人们，不断利用报章杂志喊话，甚至利用书信要求与我直接见面，用尽一切手段，目的就是企图推翻我的论证。更可怕的是，在标榜研究自由的本大学，许多以学究自居，摸着下巴，捻着胡须的教授，更是对我群起围剿，拍着桌子胁迫校长道：“立刻赶走那种没常识的傲慢狂徒，最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就算我历练再多，还是忍不住拍案而起。因为我一向认为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安全地带，突如其来地发生这种事当然令我十分震惊。幸好校长的行事风格就像行政官员一样，一向采取息事宁人主义，所以我至今仍然能够待在这里。但是，仔细想想，这不是愚蠢透顶吗？反正所谓能够当上博士或大学教授的人，通常一定是最高等级的名誉狂或研究狂，当然会不以为耻地攻击我这个更高一级的名誉狂兼研究狂，因此他们就称我是疯子。当时我有多痛苦，我的好朋友若林院长最清楚不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精神解剖学、精神生理学、精神病理学和心理遗传等研究成果必然无法顺利发表了，因为这是认为精神病患比普通人正常的学说！哈、哈、哈。”

“应该是吧！因为一般人不知道科学是最侮辱人类的東西。”

“没错！听到‘人类是猿猴的子孙’却得意洋洋的人……当他们被指说‘你们都是疯子’时，那种慌乱激愤的样子真是奇观。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是人类，却不知道人类继续进化就会变成疯子，看来他们完全是依循相反顺序思考的啊！哈、哈、哈、哈。”

我们经常这么讪笑谈论着。

为了追加修正，我延迟了手边的《脑髓论》的公开发表时间，而在约莫半年后的今天，我刚刚将这篇著作的原稿完全烧毁。

什么？不，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无聊而已。

因为人类的文化还是犹如傻瓜般幼稚，不应该接受我的研究。而且，我竟然笨到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花费了长达二十年的岁月从事这种不合时宜的研究，我觉得很可悲。或许，我的精神异常应该就此平息吧，呵、呵、呵。

只不过……我的著作最精致美好的一部分会留在这篇遗书里，在适当的时代，提供给想要从事这种研究的疯子学者当做参考。其中，我的《脑髓论》内容就如夹在这里面的剪贴所示，报纸都已经报导过了，再也没有更深奥的内容，因此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另外，从精神解剖学到精神病理学为止的研究片段，也包括在二十年前我当做毕业论文向九州帝国大学提出的《胎儿之梦》论文内，因此予以省略，在此只是概略提及我最拿手的“疯子解放治疗”和“心理遗传”有关的部分。

如果把这部分和以前的新闻报导，以及《胎儿之梦》的论文一齐研读，就能完全了解到，用前述的美少年和美少女为材料所进行的实验，在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也就是今天正午获得空前的成功，同时也是绝后的失败，这是一种奇异的、因循精神科学学理的原则所造成的状况。还有，我们更可以发现现代文化精华中所谓的常识或学识完全化为尘埃，只剩下无数空壳。

但是……抱歉，让我先把熄掉的雪茄点着。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就算以前生活陷入穷苦的时候，雪茄和酒也绝不能少……反正，到死之前应该也抽不了几支了，各位就忍耐一下吧！哈、哈、哈、哈。

让各位久等了。接下来……曾看过成为导致我走向极乐世界直接原因的“疯子解放治疗场”的人们，似乎多数人都认为那只是疯子的散步场所。有些人尽管看了新闻报导认同“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接下来又会说“不管怎样，置身这种地方，疯子也不会亢奋”或“哈、哈，只不过是一种光线治疗嘛”，摆出自以为了解一切的模样，却没有人能够识破这项实验的真正内幕，实在太有趣了。事实上，这项实验的秘密连在这个教室工作的副教授和助教都不知道，他们只以为是某种非常高深的实验……但

坦白说，这是一项很寻常却又完美的有趣实验，使用“解放治疗”这个名称，只不过为了掩蔽世人的耳目。

这项“解放治疗”的实验，其实就是我以前毕业于本大学前身的福岡医科大学时所写的论文《胎儿之梦》的实地实验。

只是，我在《胎儿之梦》里罗列援引的是所有人类中的个体或相互之间共同具有的想吃、想睡、想玩、想吵架、想赢别人之类的心理遗传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类，但在此研究的却是更深入每个人特有的诡异心理遗传。请看最近流行的猎奇兴趣吧，都是极端神秘、尖端、炫奇、怪异、恶毒的……什么，各位尚未见过，希望我让大家见识一下？很简单，马上就可以让各位见到……

来吧、来吧，这里有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灵魂因果者的标本、大白天游荡的幽灵、正午出现的怪物、疯狂的科学实验……参观费用大人十日元，儿童半价，瞎子免费……不要推挤喔，会被那些疯子们笑话的！请保持安静，肃静。

咳、咳。

在这里要介绍给各位的是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大楼后方，精神病科正木教授所设立的“疯子解放治疗场”的“浮现天然色彩的有声电影”。放映的机器是最近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眼科的田西博士和耳鼻喉科的金壶教授为了医学研究目的而协助制作完成的，它无比精巧，连目前美国正在研究的彩色有声电影都望尘莫及，以画面和实物可谓分毫不差的还原度作为卖点。

首先，请看银幕上出现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的全景。

如各位所见，九州帝国大学校园内外都是一望无际的翠绿松林，在西端那两根并列的大烟囱底下，能够见到破破烂烂的两层蓝色西式建筑物，那就是鼎鼎大名的疯子博士正木教授所在的精神病学教室大楼，南侧可见到约莫两百坪的四方形土地。接下来要介绍给各位的是“疯子解放治疗场”。载着摄影机和技师的飞机渐渐降落，着陆于精神病科大楼顶上，也就是教授研究室南侧的窗畔，简直就像是蜻蜓或苍蝇……时间是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的上午九点整。

环绕这个解放治疗场的红砖围墙的高度是一丈五尺。被围住的四方形土地全部被铺上了此处特有的纯白石英质砂土，因此洁净无比。正中央约

有五棵梧桐树，树上挂满黄色枯叶。这几棵梧桐树从很久以前就矗立在此，成为本大楼中庭的一道风景。不过，自从设置这个解放治疗场，并将治疗场四周圈起来之后，这几棵树就出现了像这样显著衰弱的色泽，说它是某种凶兆也不为过，另外也可以认为它是因为被封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地方，因此精神呈现异常。然而，本研究室尚未有余暇注意到这里而对它们予以诊断治疗。

闲话少说。治疗场只在东侧病房附近开了一扇门，兼做前往厕所的通道。木门旁边切开一道长缝，如各位所见，从早到晚都有穿戴黑色制服与制帽、面目狰狞的大汉冷眼监视。感觉上，整个四方形解放治疗场有如设置在绿色浪涛中的巨大魔术箱。

铺在魔术箱底部的白色石英砂在湛蓝天空上的阳光照射之下一片灿烂，上面有黑色人影或站或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总共十个人。

这些正是受到正木博士所谓的《脑髓论》的分支《胎儿之梦》续篇“心理遗传”原则所支配而行动的疯子们。而且……三小时后的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正午，随着临海的操场上轰然响起一声午炮，在这十个疯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完全是意料之外，由心理遗传完美导演的大惨剧，造成舆论冲击的同时，也让正木博士下定了自杀的决心。而可以称之为大惨剧前兆的情景，此刻正在解放治疗场内展开，希望各位仔细观察疯子们的一举一动。

为了方便各位仔细观察，在此特别放大每一位疯子的身影。

首先是在西侧砖墙旁裸露双臂，正拼命工作的白发老人。各位也见到了，这位老人双手挥舞着一把圆锹，正在耕种和砖墙平行的面积约二亩半的长方形田地。不过看他的身体，手臂和脚掌都苍白瘦削，颈项也没有劳动者特有的深皱纹，很难被认为是有农耕经验的人。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虽然他的手掌因为握住了圆锹而看不清楚，但是圆锹柄上处处可见黑渍，那是手掌破皮渗出的血迹。然而，老人仍不屈不挠地频频挥动圆锹，由此应该就能理解正木博士的心理遗传实验是何等残忍、苛刻了吧。

接下来出现的是呆立在老人身旁，正在观看老人耕作的一个青年。他身穿黑色木棉和服，腰系白色木棉旧腰带，看起来有些苍老，不过如果仔细看，应该看得出他顶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可能是难得出来晒太阳吧，他的皮肤犹如女人般白皙，嫣红的脸颊带着微笑，专注地注视着挥动圆锹的白发老人。如果只看他的表情，或许会以为他是正常人，但请

再多看几眼！那眼瞳里发出的光芒……简直就像是在深宫里成长的公主般澄亮、透明。这是精神病患在恢复正常之前，或是再度开始发作前显现的特征，也是正木博士始终感到棘手的关于真疯或假疯的鉴定中，特别难以鉴定的眼神。

接下来，将镜头移近蹲在老人和青年背后远处的少女。大家都看见了，她的脸孔犹如幽灵般苍白瘦小，脸上长满雀斑，略带红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蹲在老人耕作的田边，正在用纤细的手种植各种东西，有梧桐落叶、松树枯枝、支棒、瓦片，还有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青草。但是，毕竟老人的田是松软的白砂地，支棒之类一不小心就会倾倒，所以她显得非常忙碌，随时得重新扶正植物。也许有人会认为何必这么麻烦，只要用力插深一点不就好了？但……这是相当失礼的见解，同时也是外行人的想法！这位少女认为瓦片或支棒是普通花草或是什么植物的幼苗，所以不会那样粗鲁地对待，必须小心翼翼用砂土埋住根部……不过，好不容易才栽好的支棒倒下两三次之后，她终于也失去耐性，把支棒像嫩草般地轻松撕成碎片丢弃了。各位可能怀疑，像她那样纤细柔弱的手臂，如何能够有不逊于男人的恐怖力气呢？其实，不论如何温柔贤淑，女性通常都有这样的力气，只是人类自历代祖先以来就开始累积无数“人类比其他动物头脑更高等，身体却相对柔弱，特别是女性更加软弱”的暗示，结果终于导致女性无法完全发挥出自身的力气，只有当精神异常时，或是碰上火灾、地震等灾难时，因为暗示暂时遭到破坏，才能恢复原有的力气的耐性。这点从少女身上已经获得验证。

抱歉，我的说明经常脱轨，只是，这是能够反证正木博士的“心理遗传”实例，因此特别附带提及。

接着出现的是身穿破旧晨袍的矮小光头男人。此刻他正面对着和方才几人所处方向正好相反的东侧红砖围墙演讲。

“达摩面壁九年而执少林牛耳，故吾人面壁九年练习辩论，应能打破糊涂纵横的政坛，废除一切不平等，在即将来临的普选时代……吾人……”

他大声说着，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高举右手左右挥动。

他背后走过一位打扮怪异的女人。大家也看到了，是个长相低俗、猥琐发福的中年女人，脸上涂满泥土，大概自以为化着浓妆吧！和服衣摆下露出光脚，拖着破烂的长衣带蹒跚前进。蓬乱的头发上戴着不知是谁帮她

用硬纸板做成，并且漆成红色的皇冠，为了不让皇冠掉下来，她仰着头左盼右顾，自以为是女王一般，来回不停走动。

每当这女人走过面前，跪在梧桐树根旁的络腮胡男人就顶礼膜拜。此人原本是长崎某小学的校长，历代祖先信奉耶稣教的虔诚心理到了这个男人的时代已达到最高境界。他被收容在这里之后，就在砖块或瓦片上雕刻圣像，供同房的病患膜拜。此刻，他相信刚刚的女疯子是圣母玛丽亚复活，因此高兴仰慕得泪流满面。

接下来，在跪地的络腮胡男人四周跳跃的垂发少女是高等女校二年级的学生。她的个性原本很内向、忧郁，因为在艺术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才华，结果变成了所谓的早发性痴呆。在病发的同时，个性随之完全改变，当她进入这里住院时，正木院长问她姓名，她回答“我是舞蹈狂安娜·巴甫洛娃”^[1]。她是院中最可爱的人，如各位所见，她总是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跳舞。

望向蓝天

白云很高

黑云较低

友好地相互并排

飘飘飞行

飘……飘飞行……

我也一起并排

摇摇晃晃走着

结果碰到墙壁

头晕眼花……花……

头晕眼花……花……

另外，这边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工人模样的男人。他们很亲密地勾肩搭背，在与前面那个中年女人成直角的方向上来回走动。右侧的男人是在

东京观光，左侧的男人则是往南极探险，彼此情投意合地持续旅行，不给对方造成任何麻烦。

接下来是坐在这边门口的肥胖老太婆。从她身上那件品味很高的和服的图样上判断，应该是有相当身份地位的人，但是她本人却是一副住在贫民窟的模样，拼命在身上抓着并不存在的虱子，然后掐死……突然，她解开和服衣带，赤身露体地用力拍打和服。这时，演讲的男人、两位工人、女学生都中止心理遗传的发作，用手指着、用眼睛盯着或者捧腹大笑。

在观看所放映的疯子的一举一动的人们之中，我想一定有人 would 感到意外。

“怎么回事……这只是很寻常的疯子呀！不必说这个解放治疗场，任何一所精神病院的散步广场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不是吗？既然说是疯子的解放治疗场，我还以为能见到成千上万的疯子蠕动着演出各种狂态，但是，这样太无趣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心理遗传？根本无法了解哪里是心理遗传啊！”

一定有人失望、轻蔑、冷笑。不过，别这么性急！坦白说，使用在与正木教授的研究有关的心理遗传实验上的人物，这样已经够多了，接下来我虽然会简单说明其中两三人的狂态如何借着心理遗传演出，各位却应该完全理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异常原因才对。事实上，这十位精神病患是从地球上千百万的疯子中挑选出来的，精神异常的代表性冠军人物……也可以被视为亲身直接证明正木博士过去二十年所研究的心理遗传原理的世界性标本。

最先要介绍的是在红砖围墙边耕作的白发老人。

这位老人的姓名是钵卷仪作。其五世以前的祖先，也就是仪作的曾曾祖父是福冈城外鸟饲村的著名富农钵卷仪十。这位仪十生来就是左撇子，体力和精力都超常绝伦，他靠着一把圆锹挣得家产，获领主黑田赐姓钵卷，并且得以佩带长刀，是励志传记中的人物。

但是，各位如果要问，为何他被赐予这种奇怪的姓氏呢？原因很简单，所谓的“钵卷”本来就是这男人年轻时代的绰号。也就是说，他连擦汗的时间都很珍惜，在田里工作时会用手帕缠在额头上成为钵卷，因此得到这个绰号。由此，各位应该明白他是何等卖力的工作了吧！从天亮到天黑，他只休息一次，就是在福冈舞鹤城的天守阁正午敲响大鼓报时的時候。一听到鼓声，他会立刻丢下圆锹，到附近的堤防上，或草原的树荫下

以及屋檐下吃便当，然后午睡约莫半刻——相当于现在的一小时——之后，又立刻醒来，继续工作到日落。这男人应该也有偏执狂的个性吧！据说，残留在他红黑色额头上的那条白色钵卷痕迹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仍未消失。听说他觐见城主时同样系着钵卷，城主身旁的臣子慌忙叫他：“喂，把那个取下来。”城主觉得有趣，就赐他这个姓氏。

斗转星移，到了钵卷仪十死后第五世的这位钵卷仪作，不管是荣誉的钵卷或左撇子，甚至连庞大家产都已经消逝无踪了，他只是个在博多名产的笔店里制笔的师父。可是到了老年，因为视力模糊无法处理纤细的笔毛而经常发生失职行为，这令他感到痛苦不已，终于造成精神异常，约莫一星期前被送进这儿。

然而，很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被送入解放治疗场后不久，正木博士找出这位老先生发狂的动机，也就是心理遗传的内容后，他偶然在场内角落发现工作人员用来打蛇而忘记带走的圆锹，马上开始模仿他祖先的行为。当然，他是没有系钵卷的，但是各位也见到了，他完全没有擦过一次汗。另外，握着圆锹的姿势也和发疯前正好相反，变成左撇子的动作，而且一听到十二点的午炮声，立刻丢掉圆锹回病房，匆匆吃过饭后，马上上床午睡，所以只能认为是五世前的仪十转生。只不过可能因为剧烈疲劳吧？通常一睡就到第二天天亮，连晚饭也不吃。也许在梦中，他变成了曾曾祖父仪十，挣得了庞大家产吧！

这是心理遗传的第一个实例……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不必客气，请举手发问。

接着要介绍的是先前面朝红砖围墙演讲的穿破烂晨袍的矮小男人。在研究中，是依据他在空中挥动的右手手势，以及左手似乎是在扶住东西的动作，还有演讲中所使用的词汇而获得有力的参考的。

“这是横亘帝国前途的一大障碍，如果继续任由今天这样的腐败思想横行，糊涂的政治持续，我们日本民族的团结将有如没有加入茅草的土墙，会因为外来思想的风雨敲打，不久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

怎么样？如先前各位听到的，这位光头砖墙先生的演讲内容，经常会出现“墙”这个字眼，以及和墙壁有关的言词。也就是说，这位矮小男人的外祖父曾经担任黑田藩的御用水泥工……各位不要笑，我并非在说双簧！

当时此人身为水泥工的外祖父在福岡城天守阁上工作时，忽然失足坠地惨死。而这位外祖父本来一向以身轻如燕自傲，每次他重新漆刷天守阁屋顶时，城主都会利用望远镜观赏他的功夫。此外，平常工作搭设使用的鹰架非常轻便，它的完工时间也很快。但是也因为这样，他曾经多次失足坠落而差点丧失性命，还好途中总是被东西勾住而奇迹般地获救。

像这样，也不知是在几十岁的时候，他爬上了天守阁的最顶端，在城主用望远镜观看他工作时，他一不小心把屁股朝向了城主。这时底下监督的官员大声提醒他“谨慎点，主上正在看”，他可能一时慌乱，脚踩滑而从数丈高的石墙上摔落，当场死亡。此后，黑田藩就再也没有御用水泥工了。

但是，这位外祖父的思想透过女儿遗传到这个穿晨袍的矮小男人时，情况非常可怕。这个男人直到中学时代为止，经常会在半夜惊醒，大喊“救命”，家人惊讶地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总是回答“我觉得自己好像从很高的屋顶上头朝下脚朝上地栽下来了”，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

像这样在普通人眼里看来不足为奇的轻微梦游症的发作，其实却是彻底重现几代以前的祖先多次恐惧惊叫的一刹那的恐怖记忆，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心理遗传实例啊。不，不仅局限于这位演讲的男人，一般我们在睡眠中发觉自己从高处摔下来而惊醒的时候，如果对照此例，应该也就没什么好觉得奇怪的了。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双亲或祖父母曾经有过一两次经验，认为“啊，完蛋啦！”或是“我要死了！”的瞬间的凄怆悲痛的绝望记忆，化为了一项心理遗传给我们，在我们梦中重现，应该不会再有人怀疑了吧？

没有什么问题吗？

接下来介绍的是头戴硬纸板皇冠、来回走动的中年女性。从她衣服上的徽纹形状也可以了解，她本来是某穷苦人家的女儿，被卖为艺妓，不过因为相当精明能干，没多久就搭上某银行家。但是该银行家的父母非常顽固，基于“身份差异”的理由，不同意儿子娶她为正室，她引以为憾，在某宴会席上，大骂初次见面的客人“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叫我斟酒”，同时将酒杯摔在对方身上，并且一脚踩烂三弦琴……结果被送来这儿。

在今日这种新思想潮流下，而且她又是风月场所出身，会为了这点小事情就气疯，或许有人会认为不太可能，但这就是“心理遗传”恐怖的地方！从她发病之后的态度也可以知道，“身份差异”这几个字不仅伤及她

的自尊，还带来更深层的打击。她的举止行动相当高贵大方，不管动作、眼神、步履都展现出贵妇风范，也就是说，她的家世直到明治维新以前都是京都的没落贵族，本来的姓氏“清河原”也绝非穷苦人家会有的姓氏，虽然在病发前受到环境风俗的影响，一切行为都和穷人家女孩一样，可是一旦精神呈现异常，就会马上忘掉最近一两代的穷人家习性，显现出几代以前祖先的气质风范。

啊，有问题吗？请说。

不……不错，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所谓的“心理遗传”只是这样而已，而为了研究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正木博士却打算自杀？

很好，这部影片的编剧也考虑到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所以接下来在正面拍摄心理遗传发现者正木博士的同时，也会让他针对这个疑问发表一场演讲。这位九州帝国大学的疯子博士——比爱因斯坦和史坦纳格[2]更出名的正木博士——一旦出现在银幕，希望各位能尽情鼓掌欢迎，甚至把手拍断了都没有关系，因为正木博士本人非常喜欢听人家的鼓掌声，授课时也常以听学生们的掌声为最大乐趣。什么？在银幕上应该听不见掌声？啊，哈、哈、哈……这是当然啦，不过，很不可思议，他就是能够听见。事实胜于雄辩，各位看了就知道，鼓掌后就知道……只要擦亮眼睛仔细看，马上就能了解机关何在，嘿、嘿、嘿……

各位……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教授——正木敬之医学博士。银幕背景是在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大楼教室的讲台，白色诊断服是他平时授课的标准穿着。

如各位所见，身高只有五尺一寸，皮肤微黑，圆形大光头剃得几乎会反光，架在高挺鼻梁上的眼镜闪闪发亮，凹陷的锐利眼神和紧抿的嘴唇构成有如骷髅般的表情。他环视各位一眼后，露出满口假牙大笑，全身散发无比的精力、胆识、智慧……

这样大笑是不行的……什么，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哈、哈，因为正在做旁白说明的我和银幕上的正木博士是同一个人吗？

啊，哈、哈、哈、哈，露出马脚了……还是快点走开，让银幕上的我，不，是让正木博士进行说明。

……

（说明者消失）

【银幕上的正木博士随着身体动作开始说话】

咳、咳……

能够像这样在银幕上和全天下各位新人类相见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感到无上的满足。

各位虽然居住在常识的世界里，却憧憬着非常识世界的人们。在这到处是火车、轮船交相穿梭，汽车、飞机交叉驰骋的地球上，充斥着冷漠的社交态度、对科学的迷信、崇洋媚外的模仿还有已然死亡的道德观念……而各位对于所谓的现代社会常识感到厌倦，内心渴望着变化的、奔放自在的真实生命特性的表现，也就是说，眼眸里闪耀着灿烂的好奇心。各位见到我毕生研究的事业“心理遗传”实验，立刻能够予以理解，也能轻松地认同一般的精神病患只要受到什么力量的支配，就会做出什么事情的事实。不只如此，各位的好奇心并未就此满足，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发问“心理遗传只是这么一点东西吗？”……这表示各位的脑筋与我在伯仲之间，不，甚至还比我更机灵精明。不……谢谢各位，还不到鼓掌的时候！对于这点，我必须表明满腔的敬意和感激。

其实，我的“极端的心理遗传”如果只能那样呈现在精神病患身上，就不值得惊讶和担心了。前面所说的那种说明程度的研究，还不能够算是可以让那些到处蠕动的蝌蚪一般的专家学者目瞪口呆的大发现。对我这个疯子博士来说，这毕竟还只是有如乞丐刚准备出门乞讨那种程度的新发现。

我之所以大声疾呼、指出“心理遗传”的可怕，第一个原因是，它已经被证明并非只出现于精神病患身上，也出现在普通人，也就是说各位和我的身上。

什么，有问题？请稍后再说，我明白你要提的问题。应该就是一一那么，岂不是没有办法区别精神病患和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蠢事？对不对？

但是，如果站在纯正的科学家立场，只能够回答的确是“有”这样的蠢事。正常人和精神病患本来就毫无二致，我们——当然各位也包括在内——在精神生活上，和精神病患没有任何不同，甚至可能持有比他们更强烈的“心理遗传”，从早到晚，毫无一分一秒停止地活跃着，即使在睡眠之间也化为梦境出现，很执拗地深深支配着我们的心理。也正因如此，我

们的心经常处于无法自由发挥的状态，加上报纸杂志的社会版面总是提供负面报道，对这些报道想要视若无睹都很困难。

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和某新闻记者有过一段谈话。那是心理遗传中极端轻微的实例，也就是说，所谓的有多项习惯、癖好者和精神病患一样，无法依自己的心思自由发挥，而且就算遭到别人嘲笑，甚至自己也觉得有改正的必要，却还是无法戒除，这就是方才所说的心理遗传的显现。不想哭却忍不住流泪，觉得不应该生气，却不由自主地怒火上涌，都是暂时性的精神偏激，而自己却没办法控制。这样的个性是遗传自某位祖先，也就是说这是挥之不去的心理遗传的显现。

此外，偏执、喜新厌旧、暴躁易怒、健忘、好逸恶劳、某某狂、某某中毒、花痴、变态心理、神经质等等，都是一百人中会有一百人，一千人中会有一千人多少都具有的精神异常倾向，可以说没有人不受到心理遗传的支配。

这个道理只要读过我很久以前所写的论文《胎儿之梦》应该就能理解，但是，所谓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只不过是遗传自历代祖先的动物或人的各种动物心理或人类心理的集合，在其表面被“做这种事会被人耻笑”、“如果被人发现就糟了”的一层所谓人类的皮包裹住，其上再以伦理、道德、法律、习惯等胶带捆绑，装饰上社交、礼仪、身份、人格等蝴蝶结或标签，然后用化妆品或油粉饰，边挥舞着洋伞或拐杖，边说些“如果你是绅士，我就是尖头鳗^[3]”、“如果你是淑女，那么我也是大家闺秀”、“你若是人，我当然也是人”的话语，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在光天化日的大马路上。这就是所谓的普通人，或是文化人。

但是这种低格调的文化人包装，为了不泄漏出内在低俗且肆无忌惮的心理遗传内容，总是绷得紧紧的。正常人忍受着这种痛苦，一点一滴地慢慢呼吸，在他人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可是一旦再也无法忍受时，就会突然爆裂，若是个人，会产生躁郁、脱轨、争吵、伤害、偷窃、诈欺、通奸等背德行为，无法复原者就成为精神异常之人；若是群体，则造成暴动、战争、邪恶思想、颓废风潮。这种心理遗传暴露的实例，每天都可在报纸上见到的大量报道。

我敢断言，各位和我都在与精神病患处于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状态下活着。无法区别正常人与精神病患，就如无法区别在监狱里的人与外面的人，是一样的道理。地球表面从古至今就是个疯子的最大解放治疗场，九州帝国大学的解放治疗场只不过是小小的模型而已。证据是，在其中的病

患也和各位还有我一样，一面持续确信“我不是疯子”，一面大肆发挥着自己的心理遗传。

哈、哈、哈、哈，如何，各位不觉得有点生气吗？什么，不会生气？实在是太伟大了，各位真正是高等的知识分子，代表现代文化的绅士淑女们。咦，什么？……不，不是这样，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对象是疯子博士，所以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哇，这太恐怖了！如果知识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真可谓天下无敌啦！

既然如此，那我也有所觉悟。本来科学研究的最佳本领就是厚颜无耻、无情无义，所以我很抱歉地要当面指出人类的耻辱，让各位不得不感到气愤。

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曾有过的经验，也就是说，一旦脑筋稍微模糊不清，马上就会接二连三浮现出各种幻想和幻觉。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幻想和幻觉乃是心理遗传的幽灵。若从学术上来说，是因为脑髓的反射交感功能疲劳、滞塞，所以与理智、常识失去联络的心理遗传片段在全身的反射交感功能中开始随性的梦游。如果是女性，可能边搜集换洗衣物，边开始胡思乱想，最后忽然会想象一些“如果偷了百货公司的那枚戒指，一旦被发现，该怎么办”、“如果丈夫留下财产而去世，就能够和别处的情人过着有趣的生活”、“如果能像这样杀死那个可恨的畜生，不知道有多爽”、“若是让婆婆服下驱虫药该有多好”或是“如果能够和那位男明星殉情……”等等；如果是男人，则可能会望着电车车窗外，打着大呵欠想象着“如果打那位绅士几巴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如果从上风处放一把火让这个城镇化为火海，不知道有多么漂亮”、“砍死那群男人的话，一定非常痛快”、“如果把一颗炸弹丢进那家陶瓷店内……”、“打断那个警察的脚多好……”、“如果把那家金鱼店的金鱼倒在电车道上，绝对很有趣”、“能够娶那样的小姐当小老婆的话……”或是“把那家银行金库里的钱放进自己口袋的话……”等等情景。直到回过神的时候，有的人还会窘得面红耳赤。

这些想法里面尽是自己历代祖先处心积虑想做，却一直忍耐着的残忍个性、争斗个性、野兽个性或变态心理等，借着现代方式的包装，显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如果硬要说没这回事，那么不是缺乏反省能力的石头，就是忘掉一切的低能儿。证据在于，只要这类梦游心理的其中之一亢进起来，马上就会变成精神异常。就好像阅读小说里的香艳情景时，就会在意识里描绘该景象，沉醉其中一样。精神病患者疲劳的反射交感功能中，这种遗传心理的强烈程度超越了现实的心情或感情时，就会开始梦游，同时

因为其他意识几乎全被抹煞，本人还会认真地依照其梦游意识加以实行，其所做所为将完全符合祖先遗传下来的想法。这点与我的学说正好一致。

距今三千多年前，距离此地三千里之外。

在天竺佛陀迦耶菩提树下，明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宝相，进入无上正等正觉的大圣释迦牟尼佛提示的“因果报应”指的就是这个。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啊，哈、哈、哈、哈。这不是老掉牙的古典文章，而是最新、最精锐的精神科学讲义，更是各位平常已经充分经验过的精神生活。

但是各位，现在震惊还为时过早！精神科学的原理原则将会提供更恐怖、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给大家看。

根据直到目前为止的说明，各位应该能够完全明白才是。在变成人类的这一代，我们既像是沉睡，又像是清醒。睡了一夜之后，就几乎把昨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一旦醒来之后，几乎是毫无意识的，木工继续建造昨天未完成的房屋，水泥工同样继续砌着昨天未完成的墙壁，如此一来我们又记起昨天的事，“啊，昨天在这里掉了十日元的铜板”或者“昨天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位漂亮小姐走过对面”之类，然后如昨天这个时候一样地去找寻、发愣。

精神的遗传也是像这样，父母是昨天的自己，子女是明天的自己。夜晚的时间就是从昨天的自己转生为今天的自己的黑暗、无自觉地类似“怀孕”的时间。

人类不论男女，碰到造成自己祖先的心情和精神状态的景象、物品、时间、气候等等暗示时，会和前述的木工或水泥工一样，马上回复到昔日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遗传自历代祖先的心理并非只有一两项，同时形成心理暗示的景象、物品、时间、气候等也到处充斥着，不分昼夜持续刺激我们的心理遗传，只要视力所及，只要听力所及，片刻都没有停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加可怕！

支配我们一生的“命运之神”，其实就是这种“心理遗传”的原则！接下来我要提出最好的证据。

哈、哈、哈、哈，别搞错了，这绝不是什么艰涩难懂的内容，而是我们日常经验的极端平凡的事实。我们的心情从早到晚不停地变化、转换，打算出去参观，途中却被夜店所吸引；准备出门旅行，却忽然一头钻进图

书馆；彼此爱慕的男女在结婚前夕忽然互相厌恶对方；踏破铁鞋才找到的工作，寄出一张明信片就推掉等等，诸如这类引发如此重大心理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前述的各种复杂、大量的暗示支配着我们的心理遗传。至于为何我们自己本人未能察觉，主要是因为这类暗示与心理遗传的关系千变万化，太过于短暂，又极端微妙深刻的缘故。

对了……各位，你们不认为更深入、更基于学理地研究这种暗示与心理遗传的关系，能够进行各种有趣的恶作剧吗？不认为如同观看物理或化学实验一样，对别人的精神也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吗？

举一个随处可见的例子。

所谓人类的犯罪心理其实经常是因为受到非常无稽且一般被视为毫无关联的暗示所影响，导致产生意料之外的强大刺激而形成的。比如，凝视着沾红墨水的笔尖的时候，会情不自禁产生想刺一旁照片上女明星眼珠的冲动；凝视着蓝天白墙的时候，心情会忽然变得残忍；望着窗外的雾，就想要擦拭手枪；听到大风的呼啸声，就会想要带着短刀出门散步；看见锋利的剃刀，就会和镜中自己的面孔互相比较而微笑；见到床上的女人开玩笑说“杀死我也没关系”，就会真的兴起杀死对方的念头；在客厅听见鸟叫声，会产生想要与原本保持着纯洁关系的男（女）性朋友发生不伦行为的想法等等，这样的心情变化，虽然看不出任何道理，其实都是心理遗传的显现，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都是重大犯罪心理最初萌生出来的嫩芽。

另外，阅读古老的笔记、随笔、传说、记录等作品时，我们能见到许多窥看了奉祖先遗命不能看的幽灵挂轴后，开始讲出一些怪异言语的人，或者拔出祖先严命禁止拔出的传家宝刀后，立刻脸色骤变之类的人的故事，这是因为此类可怕的心理遗传暗示的力量，借着任何人都很了解的物品显现出来了。事实上，我所调查记录的文件中，这样的例子几乎堆积如山。

问题是，如果进行理论研究，大量实际应用这些暗示的恐怖作用，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应该能在现代实行远超过犬山道节^[4]、石川五右卫门、天竺德兵卫^[5]、儿来也^[6]等人的魔术和幻术吧！

就算没有能达到那样的程度，如果巧妙利用这类暗示，至少可以在一见面时就令对方发狂，而且因为不像使用现代科学制造的凶器那样发出声音或流血，即使在大白天行动，又有人经过身旁，也不会被怀疑，甚至连当代有名的侦探赶到也完全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不，何不就在这里试试？

嘻、嘻、嘻，没必要这么紧张。因为，就算是像我这样伟大的精神科学名家，也还没找到从银幕上给予暗示，让在场各位一起发狂的方法。当然，假如能够做到，一定会非常有趣……哈、哈、哈、哈。

这虽然是开玩笑，不过，这种犯罪手法已经超越幻想或推测的范围，成为目前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如果我说“事实总是存在于研究之前”，相信各位一定又会目瞪口呆吧！

但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的好友、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院长若林镜太郎在他的名著《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与其证迹》的草稿绪论中，就大肆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正好他请我帮忙校对绪论内容，所以我特别抄录下来。

——依据我的调查研所得，不得不承认从过去起就存在着这种犯罪的事实。比如，役行者^[7]、安倍晴明^[8]、弘法大师^[9]等传承自阴阳术和密宗的人，或是信奉真言宗^[10]的行者，或是修行者、祈祷师、巫师、女巫以及其他崇信某某教、某某神佛之辈，都有口传、心传自累年经验的一种精神科学式的暗示法，应用在理智、理性尚未充分发育的女子、小儿，或者无知蒙昧的男子身上，让其精神作用产生某种变化而加以伤害，随心所欲地获利。

也就是说，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所谓的“使役狐仙”、“使用真言密咒”或是“使役生灵、死灵附”、“遭神谴、佛谴”等类似灵验、神迹、法力行为，站在精神科学的立场来看，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在其中属于高级者，也就是说拥有催眠术、心灵术、降神术之类技术的人，在文明社会背后便会拥有异常的势力。在玄怪奇异、很难逮捕凶手的犯罪事件背后，往往可以见到这种技术活跃的证据。

——在现今国内到处可见的精神病院以及游民收容所里，或者是在徘徊于街头的精神异常者之中，很难认为其中不存在此类犯罪行为的牺牲者，只不过因为目前尚无法针对这点进行合理地追究调查，因此无法检举凶手。最主要的是，利用此种手段在精神上伤害他人时，不会像其他犯罪行为一样留下物证，不止没有任何一滴血、一刹那的声响或者一丝烟雾，被害者在丧失直接证言一切的资格的同时，更需要漫长的岁月来使精神异常得到痊愈，甚至永远都无法恢复正常。就算能够痊愈，是否留下对于被害当时犯罪手段的记忆也是一大疑问，当然能够预料到，在调查上会遭遇相当的困难。

——现代的文化是所谓的唯物科学文化，所以在其间进行的犯罪种类大多应用唯物科学的原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是，将来当精神科学的各种原理被普及为一般常识时，将其运用于犯罪的行为同样也会兴盛流行。不问自明，届时犯罪行为的恐怖与令人战栗的程度，绝非现在应用唯物科学的犯罪所可比拟。因此，对于此类犯罪行为，我们法医学者应该如何调查犯罪、研究凶器，如何对照基础知识查明犯罪行径以及手段的内容，将会成为重要课题。

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令人敬畏的法医学家若林镜太郎先生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流行于全世界的“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为防范未然，制止其流行，正竭尽所能地寻找实例。尽管疑似犯罪被害者的精神病患和自杀者随处可见，却因为找不到行凶线索的暗示材料或其他证据，面临无法发表真正研究心得的难题，所以迄今仍持续怀疑着所有人类的举止动作、眼神表情、手势言辞等，目的就是想确定是否是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

就这个时候，各位……

我接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当然，最先发现这项材料的人是刚刚所说的若林镜太郎先生，他认为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事件，而且已经完成了调查。对我而言，这也具有成为我的“心理遗传”参考资料的无限价值，更造成我命运的终结，最后不得不购买前往极乐世界的单程车票的恐怖研究材料……我不但掌握了造成其发狂动机的强烈暗示材料的真相，也查明其受到心理遗传支配而开始梦游前后的怪异状况，更获得几乎令心脏融化般愉快的心理遗传的详细内容，完成了毫无遗憾的调查纪录。坦白说，这可以算是国宝，不，是世界瑰宝——拥有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的极端科学。彻底的浪漫、色情、恐怖、无知……空前绝后超级大制作、故事情节委婉感人……无法形容……

啊，哈、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我明白，请各位不要再鼓掌啦！抱歉我讲了一大堆形容词，看样子一缺少酒精，脑筋的反射交感功能马上就变得迟钝了。失陪一下，让我去灌上几口威士忌，顺便也喷喷哈瓦那雪茄的烟圈……我退出银幕，又站上讲台，一边放映刚才所说的记录怪异事件内容的影片，一边担任解说，然后一举击毁各位的常识。

什么，我退出银幕还不是一样？哇！真是厉害！脑筋这么好可是会吃亏的。事实上，再过片刻，另一个我会出现在银幕上，演出极尽怪异能事的心理遗传事件“解放治疗”实验的实况，所以届时另外一个我必须在银幕外负责解说才行，毕竟这与未来派的影片不同……

由K. C. Masarkey公司超级特制，片名《疯子的解放治疗》。浮现纯天然色彩的有声电影，演出的演员都是用与关系者本人的实际生活有关的实物，以稀世罕见的美少年和绝代美少女为中心，在持续产生的奇妙、颤栗、惊异的事件里，夹杂着二十多位男女血肉与灵魂交缠的纷乱情节。最终这出《疯子的解放治疗》是否能够在凄惨、残酷的结局时刻达到最高潮……敬请各位期待！

……

（溶入黑暗）

【字幕】

勒杀亲生母亲与未婚妻的离奇事件嫌犯吴一郎（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拍摄于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室附设疯子解放治疗场——

【说明】

首先介绍这桩事件的年轻主角——也就是先前各位见过的十个疯子之中，看着老人工作的青年——的正面特写照片。如字幕所示，名字叫作吴一郎，当年二十岁，是个连男人看到都会心动不已的翩翩美少年。

各位可能会问，在叙述事件内容之前，为何要把事件主角的脸如此放大呢？没有别的理由，那是因为这位少年的骨相和支配这桩事件根本的心理遗传有重大关系。

诚如各位所知，所谓的骨相学在目前虽然尚未被纳入纯正的科学领域，但是其中某些部分确实已经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正木博士每次见到新的精神病患，都会详细地研究其骨相，毫不疏忽地调查其血统中混杂着什么样的人种特征。换言之，由于所有人类的心理遗传既显现其近代祖先的每一个人的特征，也显现远古蛮荒时代由各方混入的各人种的心理特征。所以虽说他是日本人，其骨相和个性之中却因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因果关系，结合着蒙古、印度、马来、犹太、拉丁、爱奴、斯拉夫等各民族的特征和个性，这些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该人的特点。也就是说，人类的骨相正可谓是其历代先祖的缩影。另外，所谓某个人的个性，其实是其人历代祖先精神生活的结晶。

考虑到此，在研究上，了解一个人表面的个性当然是有必要的，找出其隐藏的个性，并和该人的发狂状态相对照也是不可或缺的。相犬专家或

相马专家之所以见到市场上动物的脸孔、神态、毛色、骨架等就能够指出该动物的血统、性情、习惯或是隐藏的个性，也就是在动物身上应用了这种原理。因此，正木博士很早以前就确信，将来的侦探技术和法医学家的研究必须涉及这个范畴。

以下我根据正木博士的诊断笔记，深入地剖析说明这位少年的骨相。如果是和事件可怕的特征相对照，谁都能首先发现，这位少年的肤色对日本人而言过于白皙。各位也看到了，他的脸颊带着嫣红的颜色，那是表示童贞的证据。此外，其皮肤在呈现日本人独特的健康色泽时还透出透明的乳白色，可以推定他混杂着白种人的血统。而且……从日后发现的有关这位少年的祖先的记录上推测，我们也怀疑在相当久远的年代，至少是一千几百年前，跨越天山山脉进入中国、被称为胡人的血统，也存在于这位少年的骨相之上。

接下来，在这位少年的骨相中，代表纯粹蒙古人血统的只有笔直的黑发和鼻子内部的形状。这位少年的鼻孔极少弯曲，以仪器观察，发现是一直线通往内部的……别笑，这在遗传学上是非常重要的调查，如果是继承白种人血统的鼻孔，可能相当弯曲。

除了以上的蒙古人血统的特征之外……仔细观察这位少年的骨相，还可以发现他几乎承袭了各色人种的血统。

首先，面孔轮廓是具有拉丁血统的蛋圆形，至于眉毛和睫毛看起来像是用画笔画过一般浓长且泛青，应该属于爱奴血统；鼻子的外观形状则是纯粹的希腊式；脸颊至下巴一带的抛物线，以及小而薄有如波浪状的嘴唇，会让人联想到残留在古老佛像上的阿利安人式的手法。请再仔细看，很薄的两腮中央有着北欧人种的凹陷，那正是所谓的“脸颊的酒窝如果是红宝石，那么腮上的酒窝就是钻石”，是属于对男人来说没有必要的美的要素。各位在看到 he 露出微笑时就更容易了解了。

像这样，调查每一个人的骨相之后，再对照其特征，会发现两者完全一致。其中最一致的乃是个性、习惯，接下来则是才华，也就是说，这位少年同时有着日本人的柔顺、爱奴人的尊崇心和拉丁人的聪明，另外，看他那种忧郁地眨眼的方式也可以知道，他具有北欧人种的隐藏型高雅气度，所以不会把心思完全展现在表面上……简单地说，这位少年虽然年轻，可是应该认为他具有稳重冷静的个性。

然而，这种表面冷静的个性，如果受到心理遗传的暗示而被粉碎颠覆的话，原本潜伏在内部流动的大陆民族性那种超乎想象的深刻执拗且凶暴

残忍的血统，马上就会突然跃出表面，导致完全不可思议的行动，因此，刚才介绍的所谓空前绝后的怪异事件的真相，可以认为主要就是隐藏在这位少年鼻孔中的蒙古人血统的心理遗传的短暂展现。

除此之外，在这位少年的骨相中还残留着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那就是他一方面非常乐观悠闲，另一方面却是只要稍微受到刺激或环境产生些许变化，立刻就慷慨激昂，不顾四周情况地大笑、大哭、大怒，换句话说就是具有情绪易变的法国人个性。他虽然有着纯拉丁人的薄腮，不过这个特征在少年的平常个性上并没有太多地显现出来，可以认为是因为受到极端明晰的头脑和容易羞涩的个性的压抑。话虽如此，毕竟这也是十分显著的个性，正木博士抱着相当乐观的期待，认为这位少年在进入解放治疗场以后，在漫长的心理遗传发作的途中，或者是在他的恢复期，终有一天他的脸颊的个性——感伤、激情的气质——一定会显露出来。

通过以上所述，各位应该已经能了解吴一郎这位少年的骨相。只要思考到造化之神究竟是如何将各种人种的特征如此巨细靡遗、纯真美妙地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就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经常以科学权威、知识进步自傲的人类，面对这种活生生的艺术杰作，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服输。

接下来将把以这位少年的心理遗传为中心的事件始末，依照顺序映现在正木博士眼中——不，是映现在装设在博士将自己的头盖骨命名为“浮现天然色彩的有声电影放映机的暗箱”的两颗眼球的透镜，和左右双耳的麦克风中的过程，以电影化的方式加以说明。

.....

（溶入黑暗）

【字幕】

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教室尸体解剖间里发生的怪事……摄于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夜晚。

【说明】

如各位所见，出现的画面是一片模糊的漆黑场景，因此无从说明哪里是哪里。但是，请仔细看，在可以认为是铺满了丝缎或天鹅绒或黑乌鸦图案的漆黑银幕左上角，应该能够见到隐约的淡蓝色，似乎是一大群萤火虫呈现不规则的形状在飘浮着吧！那是使用最近非常流行的猫驱虫药自杀的人的一团胃内残留物，在玻璃盘中发出的磷光。

如果能够看出这个，相信聪明的各位应该已经十分明白这并非寻常的黑暗。也就是说，这种黑暗是从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教室一隅，也就是尸体解剖室旁楼梯下的储藏室爬到天花板上，从木板的缝隙向里面窥看的情景。

这个天花板上的窥孔是具有偷窥心理的工友或受好奇心驱使的新闻记者经常窥看尸体解剖的地方，看样子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窥孔内侧被人用指甲或刀子削成了V字型，只要稍微改变脸的方向，就可以清楚地见到房间下半部的每一个角落。不仅这样，只要把脚伸到储藏室的棚架上方，还可以用比搭乘三等车厢更舒适的姿势躺下来，虽然稍微狭窄些，但是弥足珍贵。

发出磷光的盘子其实是放在对面角落的桌上，但是因为是从正上方俯瞰拍摄的，所以只能见到镜头上端。

当然，室内并不是只有那个盘子。但是因为两侧窗户的保护门和入口房门都紧紧关闭着，房间里极度黑暗，除了勉强能认出磷光外，未能发现其他东西。在这种死寂中，只有正木博士拍摄“浮现天然色彩的有声电影”的底片静静转动的声音，五十尺、一百尺、二百尺、三百尺……

正木博士是出于何种必要，千辛万苦地将他那双耳双眼式浮现天然色彩有声电影的摄影机扛上了解剖室的天花板呢？他是为了何种目的，如此耐心地躲在这么无聊的暗处凝视着下面呢？以他堂堂大学教授的身份，做出此种如同老鼠般鬼鬼祟祟的行径，这是何等的丑态啊！对此，各位一定有所怀疑吧。不过，待会儿自然会明白一切，所以在此略过。

时间是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左右，距离以吴一郎的心理遗传为中心的怪异事件发生后约莫二十个小时。底片依然在漆黑中继续转动，五百尺、八百尺、一千尺、一千五百尺……画面的静寂和漆黑与先前完全相同，只是磷光逐渐转为苍白，亮度也增加了。偶尔，和这间教室处于同一栋大楼里，但是相距有点远的工友室里会传来阴郁的钟响声，一、二、三……当、当、当、当……

钟响十一下的同时，黑暗中突然响起盖上某种厚木箱的声音。不久，室内大放光明，在炫目的亮光下，室内景物摇曳般一一现出。各位也见到了，那是有人打开了挂在房间接近中央位置的四盏二百瓦的灯泡的开关。但……映入眼帘的室内非常凌乱。

最先吸引住视神经的是房间中央那座切割成椭圆形，反射着阴森森泛白光芒的解剖台。这座解剖台本来是由洁白的大理石制成的，不过现在已不知道被多少死人的血、脂肪和体垢所浸染，最后变成了这种阴森的色泽。

在解剖台上的黑色凹字型木枕附近，也就是在银幕上左边发出炫目亮光的是圆筒形的高大镀铬煮沸器，可能是特别订制的东西吧。它令人立刻联想到欧洲中古世纪的巨大寺院或是监狱模型中常见的，从圆筒状高塔的无数窗户里不断冒出丝丝水蒸气的情景。

还有一件东西，各位最初或许没注意到也未可知，但是慢慢就会发觉异样了。那就是右边窗户底下那个靠墙横放的长方形大箱子。从覆盖在上面的白布来看，那应该是装殓死人的棺材……当然，尸体解剖室里有棺材，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会觉得异样，完全是因为覆盖的白布是昂贵的绢丝质料，并绽放出华丽光芒。也许再对它加以说明是画蛇添足，不过这种高等棺材一般不会送进法医解剖室，进来的通常是用松木或其他薄板制成，上面用粉笔写上编号的那种。

由四面八方环绕着解剖台、煮沸器和覆盖白布的棺材的是试管、蒸馏器、烧杯、长颈瓶、大瓶、小瓶、刀等各种物件，还有许多散落其间的金色、银色、白色、黑色的机械和仪器，以及从地板排列到桌边、棚架上的紫色、褐色、乳白色、无色的玻璃钵或是暗褐色的陶瓮，其中盛放的灰色人肉、灰白色骨骸、黑褐色血液等等，融合成一种冰冷、刺眼的凄厉光芒，这种光芒只能投影出一种交响乐，那就是渗入骨髓的寂静……

而且，请看……接近这整个景象的中心，在白绢覆盖的棺材和白色大理石解剖台之间，站立着一位全身漆黑的奇怪人物。此人的头脸、身体完全用灰黑色护膜布包覆住，手上同样戴着护膜布与绢布的双层手套，双脚则穿着好像冰海渔夫所穿的巨大长统胶靴，只有眼睛部分罩着黄色透明蜡镜，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挖取死人心脏为食的恶魔；也好像是藏在竹丛里，被放大了几万倍的黑色蝶蛹般恐怖……不仅这样，他的身高还能够轻松打开高高的电灯泡开关……这么说，各位应该明白了吧！这位怪人就是世界上最先发现“利用血液鉴定亲子关系的方法”的人，同时也是写出《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与其证迹》的空前名著，当代法医学界第一人的若林镜太郎。

在前面说到的以少年吴一郎的心理遗传为中心，精神科学界史无前例的重大犯罪事件发生后，经过约莫二十小时的深夜，这位著名的法医学家

为了进行某项工作进入解剖室完成各种准备，等到钟响十一次，值班的医务人员和工友都就寝之后，才打开电灯。

各位，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另一项奇妙的事实呢？

就这个房间内部的情况而言，对初次见到的人来说，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怪异和阴森恐怖。但即使这样，依各位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大家一定会说“若林博士可能想要在解剖台进行某项工作吧”，或是“作为工作材料的尸体应该是在那具棺材里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何房内没有任何助手呢？基于某种意义，这种尸体解剖原则上通常都会有一两个人共同见证。虽然不知原因何在，但各位也看到了，今夜若林博士刻意不让任何人接近解剖室，可以推测他是出于某种必要，不得不秘密地单独进行工作。如果再对照解剖台前后的两扇门都插着钥匙的事实，事情很显然绝对是这样的。这表示今夜的工作与一般的尸体解剖或验尸不同，是极度秘密的事情。

正想着的时候，若林博士走向房间角落的洗手台，仔细清洗戴着手套的双手，弯腰掀开棺材上的白布，打开此处难得一见的白木厚棺材板，从里面抱出一具盛装的少女尸体。

我想，还记得先前说明的各位，应该已经能猜出这位少女是谁了吧！

这位少女正是前面介绍过的本事件主角吴一郎的新娘，刚准备举行婚礼的少女，姓名是吴真代子，十七岁的绝世美少女，是其未婚夫吴一郎——K. C. Masarkey公司超级制作的超时代、超常识的精神科学电影《疯子的解放治疗》的主角，绝世无双的美少年——的对手角色。这位描绘出所有精神科学妖艳与战栗的王牌女明星，此刻化身为棺材里的尸体，各位能见到可真是大饱眼福。

她躺在白木棺材内，脸庞用素绢覆盖，身穿当年流行的新月色并搭配炫目春霞和五叶松刺绣的内衬，衣摆印有紫色双羽千羽鹤图案的振袖，腰系金银色、特别裁制的丝锦衣带……那种异样的美令人看了忍不住心疼，据此，我们可以猜想到这桩事件的内幕一定非比寻常，也更能了解将她装殓进棺材里的人们是何等悲痛伤心了吧。

但是，心理状态可谓已经完全学术化的若林博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仿佛认为衣裳毫无用处，理所当然地把内衬、振袖、衣带解开，随手塞在棺材一旁。只见衣服下面出现了用白色木棉绑住，呈双手合十样子

的手腕和小臂，红友禅^[11]的长内衣，绉鹿子纹的内衣带，似乎像是要燃烧一般的红色内裙，以及穿着白袜白鞋的白皙脚踝……这样的景象在解剖室内冷酷、残忍的机械仪器的对照之下，更衬托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惨然和凄厉感觉。

尸体被全黑的手臂抱出，置于明亮的灯光下。长至地面的闪亮黑发与少女紧闭双眼的脸上残留的浓妆及口红更加显得楚楚可怜，令人心酸。还有，啊……你们看！

少女的擦着白粉的颈项四周残留着斑点状的勒杀痕迹……那是紫色和红色重叠的勒痕……

黑衣怪人若林博士把尸体静静放在大理石解剖台上，冷漠地解开绑住合十手腕的白色木棉，解下绉鹿子纹的内衣带，敞开长内衣，然后用专业、权威的熟练动作，毫不迟疑地检查少女珠玉般的全身。不久，他松了一口气，稍稍喘息一下，动了动紧绷的双肩，交抱着双臂凝视少女的尸体，好像黑色铜像般一动不动。

这样的深夜，在这样的场所，像这样独自一人面对世上罕见的美少女，全身黑衣的若林博士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是面对着尸体，努力想从与这位少女有关的残酷且怪异的事情中发现独特、锐利的观察焦点吗？或者是因为这具尸体呈现出他从未见过的凄艳之美，让一辈子奉献于学术，目前仍是单身的他情不自禁地变得恍惚，同时感慨万千吗？不，这类胡思乱想会伤害到他庄重的人格，所以不再赘言。

不久，若林博士突然回过神，环视着别无他人的室内，伸手到黑色服装的右口袋里，似乎摸索着什么东西，然后才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走近棺材，从堆积在一起的美丽和服底下取出一支约莫有儿童玩具枪大小的黑色喇叭型圆筒。那是最近的医生已不常用的旧式听诊器，但若想要听出人体内极细微的声响时，它比现今的胶管式听诊器更为有用。若林博士把喇叭型圆筒较小的一端贴在少女左乳下方，另外一端贴住蒙面布底下自己的耳朵，很专注地倾听着。

听尸体的心跳声？喔，这是多么奇怪的行为呀！几乎所有的观众的心都快跳出喉咙外了。

但是，请注意看，若林博士依然把旧式听诊器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则从解剖服下方取出银色大怀表，专注地凝视着。这表示他确实听到心跳声，也就是说，解剖台上这具少女的肉体还活着。对了……先前若林博士

检查这位少女全身时，并未见到死后相当时间的尸体的特征——绝对会出现的淡蓝色的尸斑；另外，尸体也没有僵硬的情况……很可能在这位少女被殓入棺材时，不，应该是在被殓入棺材前还没有死亡。尽管她的颈部四周存在历历在目的勒痕。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啊！

但是若林博士并未显出特别惊异的样子。没多久，他拿下旧式听诊器，和怀表一齐塞入背心口袋，非常满足似的点了两三下头，重新低头凝视少女。

从这样的态度推测，若林博士在第一次勘验这位少女的尸体时，就已经看穿她实际上是陷入了医学上罕见的假死状态。当然，在那之前，先行抵达的医生或法医也一定已经充分勘验过了。既然如此，他究竟是从哪些部分确认少女是假死呢？还有，假死的尸体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名目装殓入棺并运入这个房间的呢？不止这样，他独自一人如此秘密地面对这位奇怪少女的尸体，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

无论如何，他终究是著名的法医学专家若林镜太郎，应该已经充分研究过古今中外各种假死状态的例证。之所以会将这具尸体假死的事实作为只有自己知道的极度机密，应该是基于某种为了解决这桩空前绝后的离奇事件的重大理由而不得不这么做吧！

非但如此，不用猜也可以知道，若林博士装扮的这位黑衣怪客刚刚在黑暗中时，就已经偷偷掀开棺盖，对这位少女施以某种独特的刺激手法，让她从假死状态中苏醒，并不时使用旧式听诊器听着少女的心跳声。这是因为在他听到十一点的钟响而打开电灯之前，黑暗中曾响起盖上某种东西的声音，那一定是他盖上棺盖的声音。旧式听诊器应该也是当时遗忘在和服底下的。

同时，虽然是极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如果从若林博士一贯冷静异常的个性来推测，会忘掉听诊器这种重要的谋生工具，绝对是因为发生了让他完全意料不到的事情，导致心理状态与平日有所不同。至少，各位可以充分了解到他在黑暗中是如何地费尽苦心，想要唤醒这位少女回到人世间的。

但是，若林博士的手段如何卓越？又是如何可怕？这不过是个开始，接下来各位将会一一见识到。

若林博士知道解剖台上的少女正逐渐从假死状态中苏醒，各位也看到了，他紧张地脱掉双手手套，伸手到解剖服底下，从鼓起的长裤口袋里取出各种物品，一一排列在旁边的木桌上。包括染发用的药瓶和竹梳、三四支新笔、小罐墨汁、放着腮红和口红的化妆盒、化妆水、香油、乳霜、白色粉底等等，都是和这个房间不搭衬的物件。之后，他打开藏在入口附近棚架内部的褐色纸包，从里面取出白色木棉和毛织筒袖的和服、廉价的博多织腰带、京都腰卷、白色护士服和帽子、皮带、拖鞋、护士帽、发夹等，这些都是崭新的物品，同样被摆放在木桌上。这些物品都是白天已经准备好的，可以猜测是打算让解剖台上的少女穿的，不过现在还无法了解他为何要做这种事。

接下来，若林博士再度取出旧式听诊器，重新仔细听过少女的心跳之后，从对面的药橱内取出褐色小瓶，将其中的无色透明液体滴在一块脱脂棉上，慢慢拿到少女仍残留着白色粉底的鼻尖前，同时左手静静把脉。不必说，这是让少女闻嗅的麻醉剂，似乎是不想让少女太早苏醒。但是，他麻醉少女打算做什么呢？由于无法了解，他的行动看起来更是奇怪……

让少女闻嗅过麻醉剂之后，若林博士合拢少女敞开的胸口衣襟，一拐一拐地走近正面的药橱，取出插在角落的一本日式装订的帐册。帐册封面用楷书写着“尸体帐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几个大字。翻开封面，各页都分成上下栏写着“尸体编号”、“收容年月日”、“收容者住址姓名”、“交接年月日”等等，而且都盖上若林的印章。若林博士把帐册翻到将近中间的位置，打开并未填满的那一页，用手指按住倒数第二个尸体编号“414”以及容器编号“7”的位置后，就这样把帐册丢在一旁的桌上，伸出他那特别长的手，关掉头顶上方的四盏二百瓦灯泡的开关。

室内立刻恢复原先的漆黑状态。

而且，这种漆黑状态马上转变为其他房间的漆黑状态，究竟会有包含着什么意义的漆黑在前方等待呢？

……

（转为不同黑暗）

漆黑的底片依然在各位眼前持续转动，十尺、十五尺、三十尺、五十尺。不久，凝固在各位眼前的一片黑暗的中心，亮起黄色的小而脏污的灯泡光芒。各位也看到了，这里出现了从某处钥匙孔里窥看着的阴森室内景象。

各位……你们见过像这样的房间吗？

右边的灰暗混凝土楼梯显示这个房间是地下室。正面并列的十几个漆成白色的大抽屉都是放置尸体的容器。也就是说，这个房间乃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长负责管理的尸体冷藏室，纵然是在盛夏的大白天，也保持着令人直冒鸡皮疙瘩的低温，何况此刻是深夜，充满冰冷和恐怖的静寂，几乎让人怀疑可以听见死人的呼吸声……

在此出现的负责人、医学院长若林博士所扮的黑衣怪客似乎受到室内冷空气的冲击，有很长一段时间痛苦地不停咳嗽，不久后才慢慢适应。等到咳嗽平息后，他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写着“7”编号的尸体容器上锁着的坚固锁头，把锁拿下，然后拉出容器，立即弯下身，将里面全身用绷带牢牢缠成棒状的僵硬少女尸体抱出，放在地板上。仔细一看，这具僵硬尸体的脸和先前处于假死状态的少女完全不像，肤色很黑，容貌丑陋，但是年龄、身材、体格还有发型等却有点神似。

若林博士似乎早就看中了这具尸体，既未仔细检查，也毫无半点踌躇，立刻关上容器，锁上锁头，将尸体如同木头般扛起，一步步爬上混凝土楼梯，一手关上墙壁的开关，熄掉地下室的灯光。

……

（转为不同黑暗）

由此，画面在短时间内持续着漆黑的场景。但是，请听听那乱吠的狗叫声。

那是设在松树林附近实验用动物笼内的野狗群。它们发现了为避人耳目，扛着尸体走在尸体冷藏室和法医学教室后面的漆黑松树林间的若林博士那异样的身影后，才开始乱吠。紧接着受到狗叫声惊吓的猴群尖叫起来，同时温驯的羊和鸡也醒来，开始扰嚷喧叫，漆黑中一阵骚乱……不过，动物们的这种骚乱几乎可说是每晚必有的现象，当然没有人会怀疑。更何况谁会想得到堂堂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长竟然做出偷窃自己负责管理的尸体这种前所未有的怪事，才引起狗群吠叫呢？

被黑暗笼罩的九州帝国大学校园的春夜，在动物们凄绝的叫声中更显静寂深浓。

不久，骚乱声逐渐减弱，当周遭恢复寂静时，四盏二百瓦的灯泡再度亮起，场景回到先前的法医学解剖台。

看，四一四号少女的僵硬尸体已经静静躺在水泥地板上。同时，若林博士将入口的门严密地锁上，站立到解剖台前，正按住黑色蒙面布上方泉涌般的汗水，不停地吁吁喘气。

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深夜的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解剖室里，就这样并列躺着两具少女的肉体——美丽而即将苏醒的少女与丑陋僵硬的少女。其中，解剖台上穿红色友禅绸的少女肉体，短时间内已恢复明显的血色。在被麻醉的状态下，从隆起的胸部起伏就可以知道她正开始轻轻地呼吸。她异常平静与和谐，可能是因为和台下丑陋少女的脸形成对比，显得更加美丽，甚至是几近阴森的娇艳。

量过脉搏后，若林博士盯着怀表的秒针，开始测量麻醉的效果。全身黑衣的博士一旦低垂着头，就如同石像般动也不动。室内霎时仿佛变成了位于地底下一千尺的墓穴，弥漫着难以言喻的静寂。

不久，若林博士放开量过脉搏的少女的手，把怀表收回口袋内，轻轻抱起少女的身体，让她躺在置于房间角落的棺材盖上，转而抱起四一四号少女僵硬的尸体，并放上解剖台，让其头部靠在凹字型旧木枕上，拿起银色的大剪刀剪断缠绕全身的绷带。

请看！这位少女灰黑色的皮肤从背部至胸口、从胸口至腹股沟纵横交错着大小长短不一的伤痕，那是殴打、烙伤、擦伤所留下的痕迹……这些褐色、黑色、深紫色的直线、曲线与腰部呈现的尸斑被明亮灯光照出时，不禁令人怀疑有各种形状和色泽的蛇、蜥蜴和蟾蜍在她皮肤上爬行……

各位之中应该有人知道，供全国各大学或专科学校研究解剖用的大多是这一类的尸体。尤其九州帝国大学收容的种类更是繁多，比如被绑架到当地许多煤矿、纺织或其他工厂的人，在这些魔窟里，受虐者、自杀者、路上病亡者都有。九州帝国大学把这些全当做研究材料，加以解剖切割后，送入大学附设的火葬场烧成骨灰，附上奠仪，送还其遗族。若没有遗族，尸体则埋葬在公墓，每年替他们举办一次供奉法会。眼前的尸体应该是属于后者的。

迅速检查过尸体全身的若林博士叹息一声，似乎松了一口气，隔着面罩擦拭汗滴，然后走向房间角落的洗手台，直接从水龙头接水喝，途中因为呛着而停下，等呼吸顺畅后又继续喝，然后剧烈咳嗽不已。对于罹患多年肺病，身体极度衰弱的若林博士来说，这样的奔波劳动绝非体力所能负荷。

但是，博士的怪异行动才进行到一半。

从洗手台回来后，若林博士先在尸体的脚部附近放一个圆钵，将接上水龙头的水管插入钵内，开始在解剖台上冲水，紧接着又在另一个圆钵内贮水，利用海绵和肥皂仔细擦拭解剖台上的受虐少女尸体，然后用纱布和脱脂棉将全身皮肤完全拭干，将其红褐色的头发中分，拿起一旁排列整齐的手术刀中的一把，往尸体眉心一插，接着将头皮以直线划开至后脑部。

我相信，多少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一定会惊呼出声。因为若林博士根本无视于正常的从胸部、腹部往头部，再移向背部的解剖尸体顺序，而是直接从头部开始动手。

但是，在怀疑著名法医学家若林博士到底是基于何种目的而随性挥动手术刀的时候，四一四号少女的头皮已经被巧妙地翻转，和头发一起有如脱袜子般被翻至两眼下方，紧接着若林博士利用锯子将白色盖骨锯成钵状取下，把其中的脑髓用剪刀熟练地取出，置于玻璃盘上。本以为他会详细调查或制作成标本，但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他以处理牛排或荷包蛋般漠不关心的态度，将盘中的脑髓抛向空中翻个面后，填回原有的空洞内，盖上头盖骨，套上头皮和头发，迅速用针线粗糙地缝合。

这实在太令人意外！可以称为完全是表面工作了！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若林博士，为何会如此极端无诚意地解剖尸体呢？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尸体被翻转成俯卧姿势，若林博士用手术刀切开脊椎左右的肌肉，然后由该处插入锯子，锯断左右的肋骨。他将取出的背骨纵切成两半，同样没有检查便塞回原处，随即以粗针缝合，其一气呵成的动作与先前相同……

接着若林博士再度让尸体仰躺，稍微擦净脏污部位后，试按腹部皮肤的厚度，拿起新的手术刀，从咽喉部位一刺，由乳房之间切至鸠尾，在肚脐处向左转半圈，直接切开至耻骨，然后先移开胸口软骨，摘除胸部肋骨。他的双手灵活动作着，只用一刀就从胸腔剥开至腹腔，内脏却毫无伤痕。苍白的灯光照射下，五脏六腑历历在目，这应该是恐怖恶心的情景吧！

尸体肺部出现一片黑色污渍，明显表示这位少女曾在煤矿矿坑工作。另外，其直接死因是肝脏破裂和严重内出血，可以证明她所受到的虐待与迫害是何等残酷。但是若林博士同样毫不在意这些，只是随手将内脏一一翻转、挪动，最后则是形式性地戳破胃、大小肠和膀胱，结束了检查；也没有像一般解剖程序一样各取下一部分内脏当做标本，而是直接拿起粗针

和线，由小腹依序缝合至咽喉。不过……这过程中他使用手术刀的果断和镇定，以及使用针线的巧妙迅速，仿佛是借着此种工作来满足某种难以忍受的强烈欲望似的，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精神异常了。

从刚刚就详细观看着其一举一动的各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此刻若林博士的态度已经完全丧失了他原本的冷静稳重，几乎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不但残酷，而且好像正受到某种异样兴趣的驱使……

但是，这绝非怪异的现象。自古以来，被称为某行业的大师或某项技术的天才、名人，其中多有一旦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便会因为疲劳后的异常兴奋和超自然的神经清醒产生妄觉和幻觉，从而出现与平常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的情况。并且，他们会很理所当然地出现乍看之下不符合常理的偏激兴趣，或做出极变态怪异的行为，更何况是若林博士这种具有特殊体质和头脑的人物呢。他会做出前所未有的在漆黑中设法让假死的绝世美少女苏醒的行为，又有任意地残酷切割被虐杀的少女尸体的行为。他的神经现在会是何等亢奋？其心理变形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一般人实在难以想象。

具有这种难解心理的黑衣怪客若林博士，就这样快速完成了缝合少女胸腹至咽喉的工作，最后拿起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手术刀，移向四一四号少女的脸部。

首先，他将手术刀插入少女的右眼眶，像是尝试独特的毒物反应检测一般，依次挖出两颗眼球，不过同样并未检查眼窝底下，马上把眼球塞回眼窝。接下来将中间的鼻梁割开至能看到里面黏膜的部位，再从嘴唇两端切开至耳朵附近，然后将下颚用力往下拉直到露出咽喉为止。

尸体的脸就这样完全变形到令人无法想象是人类的程度。不过，若林博士将其再度缝合成原来模样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马上拿起纱布和海绵，蘸足酒精，一一仔细擦拭脏污的部位。没多久，他就做成了一具相貌完全改变，分辨不出是谁的奇妙尸体。

黑衣博士此时才稍微深吸一口气，反复比较着躺在解剖台上下的两具少女尸体。不久，他脱掉左右双手的双层手套，将一旁桌上的固体白粉放在掌上溶解，小心翼翼不让它流出，开始在四一四号少女的脸孔、双肩、双臂和腰部以下的部位上化妆。

请注意看他的手。如何？看他那虽然很小心却又毫不停滞地在粗糙的缝痕和额头等处细腻地用手指涂抹白粉的动作，应该是非常习惯使用这种

化妆品，不是吗？

这是因为博士自己曾有过多次变装的经验吗？还是来自于博士内在的不知厌倦的变态兴趣和法医学上的研究兴趣的相互影响呢？这种影响是不是让他对传闻中数千年前的“木乃伊化妆”的怪异兴趣达到了最高点，从而通过这次机会暴露出来了呢？不管如何，像那样用磨砂粉掩饰青黑色或褐色的受虐致死伤痕，以白粉抚平皮肤皱纹和绷带痕迹的手法实在令人惊异，也有可能是学自妓院老鸨隐瞒妓女得病的手法吧！

终于……皮肤灰黑、伤痕累累的少女被涂抹成和皮肤白皙少女差不多相同的漂亮肤色。之后，他又依次使用口红、腮红、眉黛、粉底，在身体各部位加上微细的色泽变化，连一颗痣都不放过，同时把全身各处的毛发和地板上的少女相比较，以不逊于理发师的技巧梳染成一模一样，再抹上香油。

紧接着，他拉开附近桌子的抽屉，取出红、蓝、紫及其他颜料，置于梅花型调色盘内，并用画笔一点一点调合，开始在脖颈四周画上勒杀的斑痕。转眼间，尸体的脖颈四周已经浮现出蚯蚓状浮肿及蜥蜴般的血斑。

但是，黑衣怪客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接下来，他迅速重新戴好手套，从桌下取出一包绷带，从尸体已经化完妆的脸部往头顶开始缠绕绷带。然后依脖子、肩膀、上臂、胸部、腹部、双腿的顺序缠绕全身。不久，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好像是小孩制作的光头裸体玩偶。这时，他拿起躺在棺材盖上的美少女的华丽内衣穿在裸体玩偶身上，再系上火红纹缬衣带。只是那模样无比奇妙、滑稽……与站立面前俯瞰着的黑衣怪客形成了妖异的对比……

但光头裸体玩偶尸体的粗糙双手还是露在外面，要如何加以掩饰呢？真不愧是绝代的黑衣怪博士，他很轻易地“喀嚓”一声压弯尸体双臂的肘关节使其合十，用白色木棉线绑住。正当大家觉得这样应该没问题时，他又把同样难以掩饰、满是皱痕的脚踝勉强塞入美少女小小的鞋袜内，同时用绷带裹住，接着将僵硬的尸体抱起来，放入棺材内，把三件和服外衣反穿，用锦丝带系住。用大量的海绵、热水、肥皂仔细清洗解剖台后，将逐渐恢复意识的赤裸美少女轻轻抱起，置于台上，再盖上方才的棺材盖，把白色绢布覆盖在上面。

但是，黑衣怪客还有工作必须完成，而且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站在棺材和解剖台之间喘了一口气，又迅速脱下手套，首先拿起剪刀，将解剖台上的少女的长发拂开，抓住约莫正中央的一把头发，把它剪下来，用从抽屉里取出的日本纸包住，再把同样从抽屉里取出的尸体勘验册和两三种文具摆放在先前的尸体帐册旁，拉过铁制的圆板凳，拿起新笔沾上墨汁，在纸包上写上“遗发”和“吴真代子”字样，然后拿出怀表看着，似乎在考虑什么。不久，他好像决定再填写一下尸体勘验册，就把它推到一边，翻开尸体帐册，将中间写着“414”和“7”的纸页小心翼翼地撕下来。

接着，他在另一个碟子倒入墨汁，调制出轻淡的颜色，用与撕下纸页上的字迹完全相同的笔迹，填写上十几个尸体的姓名、年月日、编号等，但是将其中有关“414”和“7”的部分全部删除，填上“423”和“4”，并且一一盖上“若林”的印章。于是，有关刚刚躺进棺材里的那位少女尸体的资料，已经从这本尸体帐册中消失了。

到了这时候，各位应该明白若林博士费尽心血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了吧！代替美少女吴真代子被收容在棺材内的是原本无依无靠、遭人虐杀的失踪少女尸体，只要医院方面不寄出通知，应该没有人会来领取骨灰。

按照本大学的立场，接受解剖的尸体的家属通常会接获翌日前来领取骨灰的通知。可是，尸体解剖后通常马上由本大学位于后方松树林的专用火葬场的工人领走，在毫无见证人的情况下火化后，把骨灰和遗发交给前来领取的人，采用绝对信任的制度，与一般火葬场完全不同，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尸体已被调包。当然，也不能断言绝对没有亲属会在火葬之前赶来，要求再见死者一面的情形发生。不过就算有这种状况，见到缝合得乱七八糟的脸，也应该无人能认得这是否是自己的亲人。

只是，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警察或医生方面为求慎重起见而再次前来勘验的情形。但如此天衣无缝的替身又如何能被识穿呢！何况，对于无论人格或名声都闻名天下的若林博士，谁会对他运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院长职权慎重再三而完成的工作有所怀疑呢？当九州帝国大学尸体冷藏室遗失尸体事件——除了若林博士，只有唯一一位相关医务员表示怀疑——永远埋葬于黑暗中时，遭虐杀的失踪少女的尸体已化为骨灰，领受香火的祭祀。

同时，解剖台上逐渐恢复气息的少女——名为吴真代子的美少女——已经从户籍上除名，成为没有身份的活人，在高大的若林博士掌握中继续呼吸。但日后她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若林博士又为何要让这位少女变成没

有身份的活人呢？我很希望稍后能做说明，问题是，此刻在天花板上窥看的正木博士本人也完全猜不透这一点，所以……各位应该也是一样吧？

不过，被报纸誉为解谜专家、拥有绝世智慧头脑的若林镜太郎博士费尽这般苦心，用超常识的诡计持续挑战的案件——凶手的头脑同样是极端奇特、令人费解、超乎常人的——我们对其事实的揭晓应该已经有十二万分的期待了。然而，事实上再过不久，事件的惊人内幕及其具体过程确实会毫不辜负期待地依序呈现在各位眼前。

如各位所见，事件的关键已经落入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院解剖室内的黑衣怪客若林博士手中，而且这位博士正倾注全部智慧与精力，完成针对掀起这桩诡异事件的奇怪人物的战斗准备。

话说回来，改写完尸体帐册后，若林博士将帐册和未填写的尸体勘验册随手丢在桌上，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站起来，收拾好散落在室中的纱布、海绵、脱脂棉等物，和文具及化妆品一同用崭新的粗布包住，再用绷带仔细捆好。他可能想将这些东西丢弃到无人知道的某处，尽量让今夜的工作保持秘密吧！甚至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没有取下四一四号尸体各部位标本的原因也在于此。

结束这项工作后，若林博士再次仔细环顾四周，不久，他取下放在一旁桌上的新护士服和白木棉布和服，走近解剖台，准备替尚未苏醒的少女穿上，但……若林博士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手上的东西掉落下来，几乎踉跄后退。

少女那令人瞠目的全身之美，和先前尸体截然不同的清新生命之光，似乎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就让全身绽满光辉，无论脸颊或嘴唇都有如芬芳的花瓣，又像甜蜜的樱桃，化为新鲜的血色。其中，特别是那形状可爱的乳房，隆起的样子犹如诞生于神秘国度的大号贝壳般，带有生动的蔷薇色，在耀眼的灯光下，让人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

冰冷、静寂的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院尸体解剖室大理石台上，很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绝世美少女接受麻醉的身影，那鼓动胸部的呼吸，应该会令地球上的人类为之拜倒吧！

若林博士仿佛已陶醉在少女芬芳的呼吸中，摇摇晃晃地重新站好身子，然后就好像要与少女的呼吸产生共鸣般，有气无力地喘息着，同时上半身缓缓前倾，用颤抖无力的指尖将面罩掀起到额头上。

啊，那表情是何等可怕！

他那出现在亮光下的又长又大的脸孔与解剖台上的少女正好相反，有如死人般松弛苍白，汗水淋漓。眼眸因为极度衰弱和兴奋而犹如热病患者般浮现红晕，嘴唇则是在常人脸上见不到的火红色，且呈现病态的干燥。黑发黏在额头上，太阳穴不住颤动着，低头往下看……

他就这样站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正在想些什么，想做些什么。

看着看着，他的右眼下方开始出现深深皱纹的痉挛，同时很快扩散至整个脸部，也不知道是哭是笑。苍白的脸上，左右两边的火红眼瞳开始不停睁开又闭上，好像是为了某事而很高兴一样；同样是如狼一般大张着火红色的干燥嘴唇，冒着白气的舌头低垂，仿佛在嘲笑什么人……那是认识严谨、充满绅士风范的若林博士的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另一张脸，不，是只有当他独自一人时才会表现出的恶魔形象……

但没多久，他慢慢抬起脸来。用双手扯着不知何时已经变干的额际乱发，仰脸望着头顶上明亮的四个灯泡。

他的呼吸又开始逐渐激烈起来，脸颊上也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淡淡红晕，眯着眼，似乎正在与虚空中的人物交谈，腹部响起低沉可怕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笑着：“啊哈，啊哈，哈哈！”

不久，他咬住下唇，低头望着美少女的睡姿，举高颤抖的手指，关掉头顶上的电灯开关，一盏、二盏、三盏，最后，第四盏灯也熄灭了。

但室内并未回复原先的黑暗。拂晓的鱼肚色从紧闭的窗缝流入，令室内的一切东西呈现如海般的蓝黑、透明。

他茫然凝视透明的蓝光，双手颤抖着掩住面孔，踉跄后退到墙边，颓然坐倒在地，仿佛失神一般，双手滑落在地面上，双腿前伸，俯首不语。

此时，解剖台上的少女嘴唇轻轻蠕动，发出梦一般轻微的声音：

“大哥……你在哪里？”

……

（溶入黑暗）

【字幕】

正木与若林两位博士的会面

【说明】

紧接着出现在银幕上的人，是身处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学教学楼楼上教授办公室正在打瞌睡的正木博士。时间是大正十五年五月二日，距离上次影片中出现若林博士调换尸体的场景被收入正木博士的彩色立体有声电影摄像机胶片中，恰好一星期之后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教授办公室的三面窗外，烈日下的松林正掀起眩目绿涛，耳边甚至已经传来了闷热不已的声声蝉鸣。然而，南侧并排的一扇扇窗外却横亘着一片呈现水粉画色彩的五月晴空，下方不时吹过的朗朗清风，带来了目前正处于施工中的解放治疗场上的施工作业声。

正木博士坐在正面大桌子和大暖炉之间一张巨大的扶手转椅上，白大褂下的右手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雪茄，左手抓着当天的报纸，眼镜滑落到鼻头，正点着脑袋打瞌睡，活像一个外国漫画中走出的蹩脚医生……读到一半的报纸背面以特号字刊载着“新娘命案陷入迷宫”的超大标题。在此，镜头给出了一个特写。

不久，大暖炉上方的电钟发出轻微的“咯嚓”一声，指针指向了三点零三分。这时，一名穿着大学工作服的四十岁左右的勤杂工拿着一张名片走进来，毕恭毕敬地双手递到正木博士的眼前。

被关门声吵醒的正木博士接过那张名片扫了一眼，便满脸不高兴地眯起了眼睛。

“搞什么嘛，说了几百遍还不明白，真是块木头！过分谦恭也得看别人受不受得了啊。你去告诉他，以后不必每次都拿这玩意儿来给我，尽管自己进来就是。”

说着，他把那张名片朝大桌子上一丢。随后闭上了眼睛，再次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这时，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蓝色毛纱包袱，身穿男礼服，身材高大的若林博士走了进来，在正木博士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矮小的正木博士在大椅子上大大咧咧，而高大的若林博士却在小椅子上正襟危坐的景

象，实在是一副绝佳的漫画题材……很快，若林博士往常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用白手帕掩着嘴，开始痛苦地不停咳嗽。

听到咳嗽声，正木博士这才终于醒了过来，他高高举起报纸和雪茄，打了一个不止能把眼前的若林博士，连这间办公室到整个九州帝国大学，甚至自己也能一口吞下般的毫无风度的哈欠。

就这样，两位博士在案件发生之后的第一次会面以这个大哈欠拉开了帷幕。然而接下去开始的两人之间的谈话，尽管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坦率的交谈，其中却暗含着激烈的彼此讽刺，而且为了竭力威胁对方而火花四射……如果各位能察觉到这点，想必也一定能推测到潜伏在这桩案件下面的暗流之大，之深。

“啊……啊……哎呀，你终于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不过我觉得你也是时候该来了。”

“是吗……那么我想您也已经知道了案件的详情……”

“仅仅是知道而已……就是这个吧……所谓的‘新娘命案陷入迷宫’……当然报道内容的大部分估计是胡说八道啦……”

“正是。不过您是如何得知我与此案有关的？”

“……也没什么啦……前几天有点事打电话找你，结果听说你硬是取消了下午的课程，开车飞奔出去了。于是我就想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果然当天的晚报上就用特号字登出了‘婚礼前晚勒杀新娘’之类的报道，所以我就猜你是被这桩案子吸引了。”

“原来如此。但您又是如何得知我今天会来拜访您呢？”

“唔，这个嘛……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但我想你一定会来的。因为这桩案件……肯定是那个心理遗传嘛，我一开始就盯上它了。说实话我是在等你调查完毕，把结果带给本人呢。哈哈哈哈哈哈！”

“佩服。您猜的没错……事实上我从两年前就介入了这桩案件。”

“两年前？”

“正是。”

“……啊？两年前也发生过这种案件吗？”

“是的。而且是同一个少年，勒杀了亲生母亲的案件……”

“唔，同一个家伙以相同的手段，而且是杀害亲生母亲……嗯……”

“其实，当时是我主动介入案件的。我认为这桩案子的凶手另有其人，杀害死者的也并非这位少年，但之后却怎么也查不出凶手。”

“连你的法眼都查不出？”

“很惭愧。这也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接触如此费解的案件……我也不知该如何说明……或许可以说，尽管罪证确凿，但却没有凶手存在的迹象……”

“嗯……有意思……”

“所以，当这位少年在上次勒杀生母案中被宣判无罪之后，我仍不放心，千方百计想找出凶手。于是便与被害者的亲姐姐，也就是少年的大姨八代子以及警方取得联系，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请他们在日后倘若发现少年的起居行为或其周围出现任何异常，就立刻通知我。就这样，在两年后的今天，不出所料，少年在与大姨的女儿——即将成为自己新娘的少女——吴真代子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勒杀了对方。因此，两年前的弑母命案也被认定毫无疑问是这位少年在精神病发作之下所犯的罪行。结果，两年前曾提出杀死这位少年母亲的凶手另有其人的我，眼下几乎完全失去了信用……”

“哈哈哈哈哈，痛快……若不是这样反而没意思啦！看来这桩案子也是你施展身手的绝佳机会呢！”

“您说笑了……哪里谈得上什么施展……事实上我也相信，这桩案件可以成为一直以来根据您指导所进行的精神科学犯罪研究的合适材料，因此我从各方面详细调查每处细节，并统统整理成了资料……都在这个包袱里……”

“哇，真是数量惊人！案件发生不过短短两星期，你居然就搜集到这么多资料……”

“不，这里面还包括关于两年前案件的调查资料，所以……另外，对于这次事件，我也是为了赶在自己那不知何时到来的大限之前，一着手就

不眠不休地进行调查记录，结果导致气喘的老毛病突然恶化，感觉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这条老命，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嗯，说起来，近来你似乎一下子消瘦不少，要注意点啊。万一适得其反，自己反而成了精神科学的幽灵，那可就全白搭了。哈哈，辛苦辛苦！对了，这包袱上面凸起来的方盒子是什么？”

“是在这次的心理遗传事件中用于暗示的一卷画卷，盒子是我请木匠特别制作的。我推断是因为有人拿这卷画卷给那位叫吴一郎的青年看，导致其精神出现异常。但我刚才也说过，警方当局和我的看法完全不同，认为吴一郎的精神异常属于自然发作，或者只是伪装成精神病患。因此当我把这卷画卷提供给警方作为参考资料时，警方也仅仅是付之一笑。但若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因如此，我才能顺利获得如此珍贵的参考资料。”

“哈哈哈哈哈，那还真是万幸。凭你这样子，在警方或法院的那些家伙面前拿出这画卷，一开口说‘此乃涉及正木博士独特研究的前所未闻的新学理，珍贵无比的心理遗传暗示材料’，对方十有八九是不知所措了吧。真亏他们没把你误当成走江湖卖艺的，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其实我也只不过为了避免出现上次那样的隐瞒行为，出于形式才拿给他们看看罢了。说实话我自己想要得很呢！”

“完全正确……毕竟你在这方面精明得很嘛！”

“您过奖了。”

“那么，你今天来就是为了把这些资料之类的东西都推给我？”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希望请您能对那位被视为新娘命案凶手、眼下身处福冈土手町拘留所的少年吴一郎进行一次精神鉴定……”

“嗯，那位少年吗？关于那位少年的精神状态，从报道中我就已经大致了解了，就是所谓的发作后遗忘状态。也就是说，由那卷画卷的暗示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精神异常引发某种梦游，从而杀害新娘的患者，为了极力试图抑制且中断梦游而失控。如此一来，这股兴奋给神经细胞带来的高度疲劳，对包括发作之前在内的所有过往记忆都造成了重击，使其丧失了记忆，换句话说，就是陷入了‘逆行性健忘症’^[12]。这一点，只需看看新闻报道就足以判断。这类病例随处可见，我想根本不需要我出面，由你去说明一下就足够了。”

“您说的没错。但问题是……由于我的信用在这次案件中完全被颠覆，仅凭我一人的鉴定无法被采信，因此法庭方面的态度似乎也开始软化……有人认为，说不定吴一郎就是杀人狂……”

“哼，那也太不像话了。身为法官，就算是个外行，也不该如此无知。况且认为这世上存在‘杀人狂’这种精神病的想法，简直就跟把人当白痴要没两样！杀了人就说是杀人狂，比把过失杀人与谋杀混为一谈错得更离谱！”

“话是这样没错……”

“那当然！你应该早注意到了，发病前后的一举一动对鉴定精神病来说是何等重要的参考材料！它不亚于犯罪嫌疑人在犯案前后的一举一动对检举犯罪的重要性。然而现今的学者居然没一个人明白。所谓的精神病患，虽说是疯子，但决不会采取毫无道理的粗暴行为，而是根据诱导发病的刺激、心理遗传的内容、精神异常状态的程度等等，以井然有序的条理实施各种脱轨行径。由于其中没有丝毫掩饰，所以远比普通人的犯罪痕迹有着更合理的顺序，尤其是当他们杀人后，其行凶前后的情况，必须被视为比普通犯罪更有力的参考材料！”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您说的一点没错。”

“正因为不懂这道理，一旦杀人就一下子冠之以杀人狂之名。倘若杀害了两人，那就更是如此了……确实，从杀了两人这一结果来看，或许能够称之为杀人狂，但设想这个杀人狂是想以敲破人的脑袋来代替温度计又会如何呢？哈哈哈哈哈。如果这样还有学者能称其为杀人狂的话，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有时在精神病患者眼中，经常会把除了自己以外，无论是人类、动物、风景或天地万象全部看成影子，甚至仅仅是会动的图画。比如，如果产生想要红色颜料的欲望，那么这位精神病患可能就会敲破别人的脑袋，或砸坏装有红色酒精的温度计，这在他自己看来没有任何不同。只要理解其真正目的只是想获得红色颜料画红色图画，就绝不可冠之以杀人狂之类的名称。所以就我看来，这位少年的行凶应该另有目的。换言之，原因就出在支配这位少年的心理遗传内容上。”

“您说的很对……事实上我也考虑到可能是这样，而这完全不属于我专攻的范围，是博士您擅长的领域，所以才带来全部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另外还有一点，是对于本次案件的最后一点疑问，当然这本来属于我负责的方面，而我特别希望在这点上能获得您的帮助，坦白说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才冒昧前来的。”

“啊？好像越说越让人紧张了嘛。说吧，所谓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嗯，就是利用这卷画卷给吴一郎暗示的人……”

“啊……我理解。如果真有这号人物，那他就是十分完美的新型罪犯了。找出这个家伙确实属于你的负责范围……”

“正是。可惜关于这一点，目前为止我依然毫无头绪，使整桩案件自始至终都笼罩着重重谜云……”

“那是当然啦！受心理遗传支配的案件大多始终笼罩在谜云之中，不了了之，这也算自古以来的惯例啦。光报纸上登出来的案例就不计其数了。”

“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次的案件倒有可能冲破那层谜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那所谓的最后一点疑问，必定还锁在那位少年的记忆深处。”

“啊，明白明白，我十分明白……你的意思是，只要那位少年能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应该就会想起让他看画卷的人是谁，对吧？所以你为了找回他的记忆，才要求我对其先进行精神鉴定？”

“正是，非常惭愧，毕竟这件事非我能力可及，因此……”

“没关系，明白明白，我十分明白。不愧是全国闻名的一代大法医学家，或许该说你……领悟力非常好。哈哈哈哈。好，我接受了！”

“谢谢……衷心感谢您。”

“嗯嗯，明白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现在可以完全忘掉这桩案子，趁着悠闲的时候好好摄取维生素去吧……啊，提起维生素，咱们这就一起到吉冢吃鳗鱼去如何？很久没一起喝上几杯了……不过，喝的也只有我一个……也罢，就当做慰劳你遇上这桩案件吧。”

“好的……谢谢您。不过，不知您何时能移步前去鉴定那位少年的精神状态呢？届时就由我来通知法院一声……”

“嗯，随时都可以嘛，反正也不是什么麻烦事。我只是看过一眼那位少年，就知道他既非杀人狂也非装疯卖傻。但反正有必要让他住院进一步仔细鉴定，所以现在就可以安排好带他来这里的手续，这么一来还真无聊

啊。搞不好若林博士会名声扫地，而正木博士的声誉反而如日中天呢……哈哈哈哈哈！”

“真是惭愧……那这些资料怎么办？”

“啊，这些都要由我保管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嗯，我想到一个好点子。给我吧！把它丢进这个暖炉里，像这样盖上盖子。反正今年冬天之前是不会生火的，正所谓……连释迦牟尼也发现不了……”

“呃……您这是在模仿谁的语调？”

“不是语调，是谣曲《劝进帐》^[13]的一节。你这个法医学家，竟然什么都不懂啊，哈哈！”

……

（溶入黑暗）

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彩色立体有声电影最终变成了纯粹的对话，这样一来与廉价的收音机或留声机就没什么两样了嘛。做过才知道电影解说员也不轻松呢！光是每一句话结尾都要用敬语就够麻烦了。最终嫌麻烦决定丢掉敬语结尾，结果变成了这样……没想到反而有点累了，所以接下来只好让各位观赏一段“无敬语”、“无需说明”的影片。不，不止是“无需说明”，还“无需银幕”、“无需放映机”、“无需胶片”……总而言之说这是一部“什么都不需要的电影”也无妨，绝对是德国出产的无字幕电影那种落伍玩意儿比都比不上的。

各位若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刚刚若林交给我，而我又丢进了空暖炉的案件调查资料加以研读，摘录出其中的要点，再加上我个人的意见集结而成的所有“集锦页”，依照顺序一页页制成影片给各位观看。听起来似乎颇费工夫，其实也没什么，我只需要把那份集锦原原本本地插进遗书的这个位置而已……哼哼，各位只要阅读过这些内容，就可以了解来龙去脉。这就是我最新发明的特技电影。我认为这种方式的电影不久将大为流行，因此特别在此把专利权让给各位，只要各位有需要……好的，马上就开始……且慢。

其实我本打算把这些集锦记录插入自己的《心理遗传论》。那篇论文原稿刚才已完全烧毁，但特地留下了这里的一小部分。各位靠我到目前为止的说明，应该都已经成为伟大的精神科学家兼名侦探了，因此凭着自己

的实力，只要阅读完这些记录，想必一定能彻底揭穿本案的真相。就算我不从旁插嘴，应该也是小菜一碟吧。

这桩案件是由何种心理遗传爆发而产生的呢？是否真的有人故意让这种心理遗传爆发呢？而如果此人真的存在，那他又在哪里呢？还有若林与我的态度，对这桩案件的解决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暗示呢？以上种种，各位一定得聚精会神仔细研读才行……如此这般吓唬过各位后，我计划趁这段时间悠闲地去喝喝威士忌，抽抽哈瓦那雪茄了，哈哈……

-
- [1] 安娜·巴甫洛娃 (Anna Pavlova, 1881—1931)，俄国女芭蕾舞演员。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皇家芭蕾学校。一九五任玛利亚剧院主要演员，主演过多部芭蕾舞剧，如《天鹅之死》、《埃及之夜》、《阿尔米达帐篷》等，表演风格严谨、细腻，富于诗意。一九一年起自组小型芭蕾舞团，一九一四年后离开俄国，在欧美各地演出，使俄罗斯芭蕾舞学派在欧美得到广泛传播。她在芭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是继M.塔利奥尼之后，二十世纪初期世界上最杰出的舞蹈家。
- [2] 史坦纳格，即法国思想家鲁道夫·史代纳 (Rudolf Steiner, 1861—1925)。他提倡“人智学”世界观，是广泛精神运动的创始人。
- [3] 谐音“Gentleman”，“绅士”之意。
- [4] 日本江户时代的戏曲作家泷泽马琴所著的长篇传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中的人物，为“八犬”之一。
- [5] 日本歌舞伎剧作家鹤屋南北 (1755—1829) 所写的《天竺德兵卫》 (一八四年) 中的主人公，这部剧由河原崎座搬上舞台，连续公演七十天而一举成名。
- [6] 儿来也，亦称自来也、儿雷也、自雷也。日本读本、绘图小说、歌舞伎等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会使用虾 (蟾蜍) 妖术，行踪神出鬼没。其形象来源于中国宋朝沈俟的话本《谐史》中的怪盗“我来也”。
- [7] 役行者，亦称役小角、役优资塞、神变大菩萨等。公元七八世纪在大和的葛城山中修炼咒术，据说能口吐真言将伊豆搬走，被修验道视为鼻祖。
- [8] 活跃于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阴阳师 (921—1005)。他是日本历代阴阳师中最优秀、最杰出、最伟大的一个。根据《宇治拾遗物语》和《古事谈》的记载，晴明的正体是位有很高道行的高僧的转世，在修业中又获得了操控鬼神和精灵的能力。他于九六年，也就是其四十岁时成为“阴阳寮”的天文得业生，后又成为天文博士，历任大膳大夫、天文博士、主计权助、穀仓院别当、播磨守、左京权大夫，长保三年 (一一年) 任从四品下。
- [9] 法名空海 (774—835)，密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为唐密第八代祖师。
- [10] 真言宗，亦称“东密”。日本佛教宗派之一，因重视念诵真言 (咒语)，故而得名。公元八四年由空海创立。
- [11] 友禅，一种染色的传统技术，是主要用来表现和服上的人物、花鸟等图案的印涂法。相传元禄时代的扇绘师宫崎友禅斋将流传至江户时代的染色技法作为基础，确立了“手描友禅”，而“友禅”之名也因此而来。至明治时代又加入鲜艳多彩的化学染料，由广濑治助发明了型友禅。友禅染的特点是手绘，技法自由，图案华丽，具体方法由糊防染、扎染 (又称鹿子) 等。著名的友禅染主要有东京的京友禅和石川的加贺友禅。
- [12] 也称逆行性遗忘 (retrograde amnesia)，指对意外事故发生前的事件和经历，有长短不一的记忆丧失。

[13] 谣曲是日本古代歌舞剧“能”的剧本，或简称“谣”。《劝进帐》是歌舞剧名作十八种之一，其中最著名的片段就是弁庆棒打主人源义经。但此处“连释迦牟尼也发现不了”更广为人知的出处是歌舞伎《与话情浮名横栞》中与三郎之口。

【心理遗传论附录】

——各种实例

一：吴一郎精神病发作始末

——根据W氏的手记——

第一次发作

◆第一参考：与吴一郎的谈话

▲听取时间：大正十三年四月二日下午十二点半左右。其母，即下文所述的女子补习班负责人——被害者千世子（三十六岁）头七^[1]法事结束之后。

▲听取地点：福冈县鞍手郡直方町^[2]日吉町二十号之二，筑紫女子补习班二楼，八张榻榻米^[3]宽的吴一郎自习室兼卧室。

▲列席者：

吴一郎（十八岁），被害者千世子的儿子；

大姨八代子（三十七岁），住在福冈县早良郡侄之滨町一五八六号，务农；

我（W氏）。

以上三人。

——谢谢。我一直都想不起当时那个梦，直到医生（W氏）问我当时“做了什么样的梦”。多亏医生，我才没有沦为弑亲凶手。

只要大家知道杀害家母的人并不是我，那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不过，若是有助于查出凶手，任何事情都可以问我。只是关于很久

以前的事，家母未曾告诉我就去世了，因此我知道的只有懂事以后的事。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不方便说出来的。

听说我是明治四十年底出生于东京附近的驹泽村的。关于家父的事我一无所知。（注：吴一郎的出生地怀疑与事实有所出入，但对于研究上并无影响，故在此未加以订正。）

据说家母出生后，就与大姨一起住在侄之滨，不过在她十七岁那年，声称自己想学习绘画和刺绣而搬出了大姨家。之后，她在前往东京四处寻访家父的期间生下了我。家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男人越有名望越会说谎”，也许就是因为埋怨家父的缘故吧（脸红）。不过每当我问起家父的事，她便立刻一脸快哭出来的模样，所以我懂事之后就很少再问及家父的事。

但我很清楚，家母一直在拼命寻找家父的行踪。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曾与家母一起从东京某个大车站搭了很久的火车，然后转坐马车在田园和山间的大路上行进了很久。记得途中我睡过一觉后醒来，发现自己还坐在马车上。就这样直到傍晚时分，在天色暗下来之后，我们才抵达了某个乡镇的旅店。那之后，家母几乎每天背着我挨家挨户寻访。因为四面看到的尽是山，所以我每天哭闹着要回家，结果就被家母训斥。后来再次搭乘马车和火车回到东京后，我记得家母买过一支与山中马车夫吹出的声音一模一样的喇叭给我。

那件事过去很久之后，我想到这一定是家母去家父的故乡寻访，所以问她：“当时是在哪个车站搭火车的？”结果家母泪流满面地对我说：“你问这个有什么用。算上那次，妈妈已经三次去那里找过，现在也已经彻底死心了，你也死了这条心吧！如果妈妈能活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把你父亲的事全告诉你。”因此，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了。现在，我对当时看过的山和乡镇的样子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有那破马车的喇叭声还清楚地留在耳边。不过，后来我买来许多地图，计算当时搭火车和马车的时间，仔细调查下来，总觉得应该是在千叶县或枥木县的山里。是的，铁轨附近没有看见大海，不过因为当时一直在看火车另一边的车窗，所以详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东京居住的地方吗？好像住过很多地方。光我记得的，就曾经依次搬到驹泽、金杉、小梅、三本木，最后则是从麻布的笄町搬到了这里。我们两个人总是租住在二楼、仓库或别院之类的地方。家母在租房里制作各种刺绣的手工艺品，完成几个之后，就背着我把手工艺品拿到日本桥传马

町的近江屋。每次那家店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老板娘都一定会给我糕饼糖果。即使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家店和老板娘的样子。

家母当时制作的手工艺品种类？这个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有神像的垂帘、衬领、小方绸巾、和服的衣摆图案、披肩的刺绣家徽等等。至于怎么缝的，能卖多少钱……当时我还很小，什么都不懂。不过唯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就是从东京搬来这里的时候，家母送给近江屋老板娘的一件小方绸巾的图案。那是在一块薄得几近透明的绢上，绣着满满一面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菊花，非常非常漂亮，每天只能完成大约手指头大小的一点点。完成后送过去，我拿着它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吓了一跳，大声把家人们叫出来，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啧啧称奇。后来我问过才知道，那是正宗的“渍缝”，是如今已经失传的古老刺绣方法。之后老板娘的丈夫似乎曾经拿钱给家母，但家母致谢后婉拒了，只收下了糕饼糖果就回家了。当时家母和老板娘站在门口哭了好久，让我觉得困惑不已。

从东京搬来这里，是因为家母曾找人占卜。我听她说过：“狸穴^[4]的师父真准。”十有八九是听从了那位师父的建议吧。师父说：“只要你们母子留在东京就会不幸。一定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因此为了躲开这种厄运，最好回故乡。卦面显示，今年若要出门，西方最佳。你是三碧木星^[5]，与菅原道真^[6]、市川左团次^[7]等人的本命星相同，所以三十四岁至四十岁之间乃是最多灾多难的关键时期。你所寻找之人是七赤金星，与三碧木星相克，若不尽早放弃，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相克中最甚的一种，以致于哪怕是彼此的物品一旦放置较近，都有可能互相造成伤害。因此万万不可将对方的东西留在身边。这样一来等过了四十岁运势将转平，而过了四十五岁就会有鸿运降临。”所以我就在八岁那年搬来这里。家母经常笑着对补习班的学生说：“真的是这样呢！我和天神什么的属于同一本命星，所以才会喜欢文学和艺术吧。”这句话不知听过多少遍，我都能背出来了。不过，关于七赤金星的事，家母只对我一人说起过，并且严禁我说出去……

家母搬来这里不久，就租了这间房子设立补习班。学生一般有二十个人左右，因此分为白天和晚上两组，在楼下前厅的八张榻榻米房间上课。家母常因为看到有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们前来学习而高兴不已。不过家母性子比较急，时常训斥学生。另外，有时也会有无赖和不良少年模样的人来骚扰学生，或向家母勒索金钱，但都被她一个人狠狠骂一顿后赶走了……因此，进过这间房子的男人就只有房东老爷爷和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鸭打老师，还有电灯修理工了。另外，从来没人寄信给家母，家母也似

乎从未寄过信。连交情很不错的近江屋老板娘也没有联系，仿佛很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住处。其中的缘故她虽然并未告诉过我，不过我猜很可能是因为太相信狸穴那位占卜师父的话，以为有人企图伤害自己吧。毕竟家母虽不迷信，却似乎唯独非常相信狸穴那位师父……

但坦白说，我其实并不喜欢这里。我想是因为从东京来这里的途中，身体不太舒服，在火车上晕车晕得一塌糊涂，结果变得非常讨厌那种煤炭的味道。但搬来这里后，却到处都是矿坑，从早到晚都不得不闻着那种臭味的缘故吧。然而家母很高兴地说，难得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所以我也没办法只有忍受，不久竟也慢慢习惯起来，搭火车也不再晕车，只是对恶劣空气和煤炭臭味这些还是十分厌恶。而入学后，同学们说话什么腔调都有，既粗鲁又难懂，令我非常苦恼，毕竟这里几乎聚集着来自全日本各地的孩子……

另外，或许是因为我从小时就常搬家，所以朋友很少。搬来这里后，在学校还是很难交到朋友。就这样一进入中学四年级，我就埋头学习，考上了福冈的六本松高等学校。入学后发现那边的空气非常干净，景色也十分优美，因此内心高兴不已……是的，我会那么早就参加考试，一方面是有讨厌这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早些大学毕业。当时我迫切地想，如此一来，就能早些让家母如约告诉我有关家父的事情了。但这件事我并没有跟家母说起过，也没什么原因……就这样，到我刚进入文科二年级时……（脸红，暗暗流泪）

但很奇怪的是，即使我考试成绩很好，家母也从未显得很高兴过。从很早以前就是如此。对于我努力学习取得了好成绩，她从来没说过一句称赞的话，似乎相当不喜欢我的成绩被公布，或姓名被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由于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事，因此当依照校规必须公布成绩时，家母曾带着我去找班主任，拜托他“请尽量贴在不显眼的角落”。班主任夸家母是个高尚的人。实际上，家母并非高尚，而是真的讨厌这种事。考进高等学校时，她也很担心我的姓名会刊登在福冈的报纸上。于是我就对她说：

“那我索性去考个东北地方或再远一些地方的私立专科学校之类的吧，考上了就一起搬去那里。这样福冈的报纸应该就不会刊登了吧。”她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必须读大学，再说我也舍不得这么多补习的学生。”所以我最终决定去福冈的六本松高等学校。但家母还是常警告我“福冈有太多不良少年和不良少女，你不要随便离开宿舍”或“万一路上有陌生人向你搭讪，不要随便回答”之类。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位狸穴师父的话很准，让家母相信有人企图伤害自己，才会想方设法尽量隐藏我们居住的地点吧。

上学期我住在宿舍，但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家。假期也一直待在家里，每天早起帮家母做做事，晚上九点或十点就去睡觉。家母个性很坚强，就算这里人口不多，我不在的时候也依然独自睡在这个房间。她常说：“早上八点左右学生就会陆续过来，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都没时间休息，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寂寞。你学习很忙的话，不必勉强回家。”

直到那时为止都没发生过奇怪的事情。只是，大概在去年夏天，家母曾经拿着一张用来包刺绣材料的美国报纸来问我：“这个人叫什么？”我看过那篇报道后，告诉她是电影演员朗查尼所扮演的丑角。家母很无趣地说了句“喔，原来如此”，就下楼回房了。当时，我想到家父也许是那样的相貌而且人在国外，所以清楚地记下了那张照片的所有细节。那个人的脸乍一看像只大蚕，所以我悄悄下楼，走到六张榻榻米房间里家母的梳妆台前，仔细端详了一番自己的脸，却一点也不像（脸红）。

那天晚上并没发生什么怪事。我和平常一样九点左右上床去了，不知道家母是什么时候就寝的。如果也和往常一样，应该是十一点左右吧。

还有，有件事我没有告诉警方。那天晚上我曾在半夜醒过一次。至今为止很少有过这种情形，所以我怕说出来反而遭人怀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似乎听到“咕咚”一声很大的响动，所以才忽然醒了过来。当时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转亮睡前放在枕边的这盏灯，看了看压在尚未读完的书下的手表，是凌晨一点五分。随后我打算去方便就起了身，无意中看了一眼面朝这边睡得正熟的家母，发现她嘴巴微张，两颊通红，额头像瓷器一般苍白透明，看起来模样极其年轻，简直不可思议，看起来年纪和来家里上课的稍微年长的学生相差无几。接着我下楼上过洗手间后，打开六张和八张榻榻米房间的灯看了看，并未发现任何异样。我当时疑惑了一会儿，先前听到的那个响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觉得也许是我的错觉，就又回到二楼。一看，家母的脸已转向另一侧，棉被拉到脸上，只能见到头顶插着梳子的发髻。于是我很快就关灯睡了过去，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过家母的脸。

接下来的事我在警察局都告诉过医生（W氏）了，我一直在做奇怪的梦。那天晚上实在很奇怪，我一向很少做梦的。不，倒没有梦见自己杀人，而是火车驶离轨道，发出隆隆声对我紧追不舍；巨大的黑牛伸出紫色的长舌头直直地瞪着我；太阳在蓝天的正中央不停地喷着漆黑的煤烟；富士山顶峰裂成两半，鲜血的血如洪水般喷涌而出，翻滚着巨浪朝我袭来。我怕的要死，但不知为何双脚却无法动弹，拼命想逃也逃不掉。不久，我似乎听到房东的鸡棚传来两三声鸡叫。然而那些可怕的梦境却依然接踵而

来且异常清晰，我一直没办法醒过来，在经过一番拼命的痛苦挣扎后才总算睁开了眼睛。

当时，这扇窗已经亮起来了，我松了口气打算起床，头却突然剧烈疼痛起来，同时嘴里还有一股怪异的臭味，胸口直泛恶心。我心想自己一定是生病了，所以再次躺下。当时本想再小睡片刻，谁知道这次竟然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沉，而且汗流浹背。

就这样没多久，我突然不知道被什么人拉了起来，右手被紧紧按住，要把我带去什么地方。我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便甩开对方的手想逃开。这时又有一个人过来，抓住我的左手，不停地把我拉向楼梯口。这下我终于清醒，回头一看，一位身穿西装的人和一位腰上的刀拖到地面的巡警蹲在家母枕畔，看起来正在调查着什么。

看到这种景象，我一面被两个男人拉着走，一面半梦半醒地想道，家母一定是罹患了霍乱一类的重疾，而我也被传染了，所以身体才会如此不舒服。当时被拉着走的痛苦，我至今也忘不了！我全身无力，简直快融化掉了，骨头也几乎要散架，每下一阶楼梯，眼前就一片黑暗，脑袋里仿佛有水在不断摇晃，晃得我非常痛。我停下脚步想缓解一下疼痛，可是一只手却突然被往下一拉，结果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下了楼。途中我不经意地抬起头，只见楼梯对面上方的扶手上垂挂着用家母身上褪色的衣带系成的圆环。

但是，当时我连思考为什么衣带会挂在那里的力气都没有，何况旁边的男人又使劲戳我，痛得我头昏眼花，只好跟着来到后门，穿上家母平日穿的红带木屐，走出后巷。那时，我才想到家母莫非已经死了，于是吃了一惊，停住脚步看了看左右，发现抓住我双手的男人很面熟，是本地警局的刑事和巡警。他们凶狠地瞪着我，同时一个劲向前拖我，因此我连询问的机会也没有。

马路上是刺眼的阳光，家门前挤满了人群。我一走出来，所有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站在附近的人急忙后退。一看到那些人泛着黄光的脸，我再次一阵眩晕，差点摔倒。同时脑袋里嗡嗡作痛，很想吐。我想伸手按住额头，可是因为双手被抓住，无法动弹。此时我才想到家母恐怕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被人杀害，如今警方怀疑我是凶手。于是我乖乖地任凭警察拉我前进。

当时我的脑筋一定出了毛病，竟然没有一丝悲哀或恐惧。只是我全身都是汗水，身上又只穿一件背后和腰部完全湿透的睡觉时穿的白色浴衣，

浑身冷得直发抖，加上觉得照射在头顶的阳光有些糊味，令人喘不过气，我几乎快晕倒，嘴里一股腥味，忍不住想呕吐，只好不时睁眼看着闪闪发亮的地面，吐出些唾液再往前走。接下来，我发现果然不是去找医生而是走向警察局，于是突然开始心跳加速。不过在爬上警察局入口阶梯的过程中，我又完全冷静了下来。这时我的心情仿佛正在阅读描写以自己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又好像正在做梦，只是凝视着脏兮兮的地板。忽然，背后传来很大的声音，我惊讶地回头，发现是带我前来的警察的吼声，他正在制止跟在后面的一大群人进入警察局。人群中似乎有我熟识的人，但是我记不起来是谁。

之后，我被带入里面的小房间，坐在木质的凳子上，接受巡警部长和警察们的各种讯问。可是我头痛欲裂，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唯独记得被人说了好多遍“你在说谎”，而我也坚持说“不，我没说谎”。

没多久，本镇无人不识、外号“鳄鱼探长”的谷探长进来了。他一开口就对我说：“令堂被人杀害了。”当时我忽然哽咽起来，一面克制着自己的失声恸哭，一面不停拭泪。谷探长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不可能不知道。”同时丢了某样东西在我面前的脏木桌上。那是家母就寝时总是放在床头的便服束带，上面的紫系绳上系着铁制茄子。那已经很旧了，听说家母自从离开故乡时就一直系着它。可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拿这个给我看，所以低下了头。这时谷探长如雷鸣般怒吼道：“你就是用这个勒死令堂的吧？！”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不由怒火上涌，情不自禁站起身瞪着谷探长。这时我又开始头痛欲裂，恶心想吐，就用双手撑住桌面，忍住身体的不停颤抖，但却怎么也忍不住因为感到委屈而不停流出的泪水。

谷探长后来又说了很多话来斥责我。听说本地矿坑中的无赖们都很怕这位探长，称他为“魔鬼”或“鳄鱼”，但我没做任何坏事，所以只是默默地听他说。据说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和平常一样，有两三个补习的学生前来上课，却见到前后门一反常态地紧闭着，就叫来了住在后面的房东。房东爷爷从后门的门缝大声呼叫，可是却怎么也叫不醒人。不久，在微暗的光线中，他看到通往后门的楼梯口悬着两条白皙的腿，房东爷爷立刻脸色铁青，跑来警察局通报。之后警方人员赶到，首先看到原本顶住后门的木棒倒在了地上。正想上二楼时，发现家母穿着一件睡袍，把细腰带绑在楼梯扶手上，套上脖子自缢了。我则像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样，呈大字型躺着沉睡，一半身体已经睡出床外了。但是在调查家母的尸体时，发现脖子周围的勒痕与细腰带不一致，被褥也凌乱不堪，由此看来一定是遭人勒杀之后再伪装成自缢。另外，家中并无失窃的迹象，也无外人潜入的痕迹，因此只有我最可疑。

不仅如此，探长还说，家母在被褥里被勒杀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勒痕甚至有两至三层，因此睡在一旁的我不可能不醒来。而且我比平时多睡了三个小时以上的懒觉又是怎么回事？一定是勒杀家母之后想隐瞒事实而假寐，结果却真的睡了过去。我是另有喜欢的女人，还是前来补习的女学生中有我喜欢的女孩，因此和家母吵架？又或者是向家母逼要零用钱？每个月零用钱多少？家母是否是我的亲生母亲？是不是让情妇假装成了母亲？就这样，探长问了我一大堆过分的问题，要我把一切都坦白……但我听着听着，只觉得整颗脑袋都麻痹了，只好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想着人类是否真的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杀人之类的问题。这时，谷探长丢下一句：“既然如此，你就在这里好好想一想。”将我送进了拘留室。

之后的一整天和那天晚上我没有吃任何东西，睡睡醒醒的，第二天的早餐也因为头痛动都没动一下。可后来实在太饿了，吃午餐时甚至觉得那简直是人间美味，连头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到了傍晚，一位女性前来探视，我大吃一惊，因为她与家母简直长得一模一样，也就是这位大姨，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大姨也和医生（W氏）问了我同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梦？”但当时我实在回想不起来，只好回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麻醉剂迷昏的事……”

翌日，医生（W氏）来过，中学时代的班主任鸭打老师也来看我。又过了一天，法院的人也来了，很和善地问我各种事情。听说自己好像有可能获释，我便非常想去看家母如何了。结果前天回家一看，家母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我很失望。因为家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我再也见不到家母的容颜了。不过，大姨说明天要带我回她在侄之浜的家，听说家中还有一位名叫真代子的表妹，我想大概也不会很寂寞吧。

我最喜欢的是语言学，其中最感兴趣的是阅读外国小说，尤其是爱伦·坡^[8]、史蒂文森^[9]和霍桑^[10]的作品。虽然大家都说那些是陈腔滥调……我甚至打算等进入大学后研究精神病学。其实我希望念文科，研究各国语言，然后和家母一起寻找家父的行踪。但是关于家父的事，家母没告诉我多少就去世了，所以我很失望。除此之外，目前我还没考虑过今后的志向，我并不讨厌国语和汉文，不过中学毕业后就未曾打算刻意学习。第二喜欢的是历史和博物，而对地理、物理和数学没什么兴趣。最不擅长的是唱歌，不过却非常喜欢听歌，听到好听的西洋音乐，就觉得如同是在欣赏名画一般。还有家母心情好的时候常和学生们一起唱些民谣之类，我觉得也还不错（脸红）。

至今为止我从来没生过病，家母好像也从未卧床过。

待会儿我要去曾经到警察局探望过我的鸭打老师家，向他致谢。

◆第二参考：吴一郎的大姨八代子的谈话

▲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吴一郎外出后——

——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梦。一郎绝对是舍妹的儿子。他的五官轮廓酷似他母亲，连声音都和家父一模一样。

我们家世代在侄之滨务农，至于是否从很久以前就是如此，我就不清楚了。我们姐妹的母亲早逝，父亲也在我十九岁那年的正月辞世，因此家里只剩下我和这位妹妹（回头看了看牌位）千世子了。那年岁暮，我招赘先夫源吉后不久，妹妹留下一封信说“我要去东京学习绘画和刺绣，打算一辈子过单身生活，请不要管我”，然后就离家出走了。那是在明治四十年正月间。后来据说有人在福冈见过妹妹，但详细情形却不清楚。我想可能她真的很喜欢绘画和刺绣吧。诚如一郎所说，舍妹是好胜心极强的女孩，十七岁那年以全校第一名毕业于县立女校。只要她一开始做某件事，便会深陷其中，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小说或画画。尤其是刺绣，她从小学就喜欢，甚至天黑以后，她仍会走到回廊上，用零碎的木棉线在图画纸上缝制从寺院纸门上描下来的图案。因此我想，她是见到我招赘之后，才决定离家专心学习刺绣。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就是我们今生的永别了。因为她讨厌田里的力气活，所以我经常留她独自在家，不过我家门前就是闹市，而且家中也有很多人进出，因此我想她也应该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离家出走。

后来仅有一次得到舍妹的消息，是村公所来的通知，说她于明治四十年岁暮在东京附近一个叫驹泽村的地方产下一子，取名一郎。当时我也立刻拜托警方协寻，但据查她申报出生地址的房屋很久以前就出租了，而且我为了确认而寄出的信也被退回，因此我沮丧不已。此后就一直音讯全无，也不知道妹妹如何取得一郎读小学的户籍字据之类。就这样，在二十三岁那年正月，丈夫去世后不久，我生下独生女真代子，从此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在报纸上看到这次事件的消息时，我如坠梦中，急忙赶到警察局，接受了警方的各种调查，不过我的回答都和刚才所说的相同。

第一次见到一郎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曾问他有没有做梦，是因为我曾经看过给我们那边的年轻人提供的材料，上面写了关于梦游症的事。我想起那位年轻人还笑着说过：“我们都不太了解，听说在西洋那

边，若是罹患梦游症，发作时所做的事不构成犯罪，我看我也来假装梦游症发作做点坏事吧。”所以心想一郎会不会也是这样，所以才试着问问他。我也知道这样实在是越俎代庖，但我真的很希望能救一郎（脸红）……全靠医生您的帮忙，让一郎恢复清白之身，也亏您解剖尸体，证明舍妹已经很久没有不检的行为，也算是一点安慰。所以，等我在此办完法事之后，希望能向舍妹曾经叨扰过的人一一致谢。

昨天，东京近江屋的老板寄来奠仪时附上一封信（内容从略）。其中提到：“宫内省^[11]的官员托我请令妹帮忙修补衣物。我正在寻找她的行踪时，警方来通知我这件事，我才知道，当时真是非常吃惊。”从信上来看，曾听舍妹讲过身世遭遇的那位老板娘也已经去世了。倘若舍妹还能再多活一段时日，说不定就开始有好运来临了啊……虽然不知道凶手是出于何种仇怨才会做出如此残酷之事，但如果能逮捕凶手，我真恨不得把他五马分尸（落泪）。

目前我们家只有远亲了，所以一郎最亲近的亲人只有我和小女。今后我会将一郎视如己出，尽全力栽培他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一想到今后要守着这两个丧父和丧母的孤儿过日子，我……（啜泣）。

◆第三参考：松村松子女老师（福岡市外水茶屋翠丝女子补习班负责人）谈话

▲同年同月四日 摘自玄洋新报社晨报

——那位精于刺绣的小姐到我这间翠丝女子补习班工作，已经是很久以前日俄战争时期的事了。当时我三十几岁，详细情形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是的，确实在这儿干过。当时她约莫十七八岁吧，性格为人不太引人注目，不过是个娇小玲珑，朝气蓬勃的小美人，说自己叫虹野三际。不，绝对没错，因为这个姓名很罕见，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而且，你方才提到会“渍缝”这种刺绣手法的人，除了虹野小姐以外，我从未见过第二人。

我这里并未留下任何虹野小姐的作品。当时我不懂这种奢侈品的价值，只觉得又花时间又不实惠……只有过一次，她花了大约两个月完成一副约五寸四方的小绸巾，曾在我补习班的展示会上展出，不过因为定价高达二十日元，当时并未售出。如果现在还保存着，那可就不得了啦！要是我当时跟她学学就好了。虹野小姐不但技术一流，还能写一手比小野鹅堂^[12]抄本还漂亮的字，我经常请她帮忙写学生用来刺绣的字。她还擅长绘画，我这儿较好的底样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但是，她只来了半年左右就突然消失了。啊，当时看起来像是怀孕的样子吗……没有，她身材娇

小，如果怀孕应该马上就能看出来……什么，那男人抛弃虹野小姐逃了？原来是这样啊，真没想到……

当时她居住的地方吗？不知道啊，要是知道就好了。那时候来我这儿的学生可都是近四十岁的老太婆了呢，嘿嘿嘿。什么，您说是那男人杀死了虹野小姐？哇，好恐怖！杀死那么漂亮的女孩，太可惜了……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不过可不能告诉别人……虹野小姐非常会玩弄男人，曾经有两三位大学生为她失恋呢！当然，这只是谣传。我连虹野小姐当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她有时从东边来，有时却从西边来，回去的时候也一样，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我的补习班拒绝接收品行不良的人，可是她这样也并无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况且还非常能干……不，没有照片。不过，若真是因为当年的怨恨，未免也太会记仇了吧，呵呵呵……

啊，您说她就是那桩有名的迷宫案件被害人吴小姐？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您怎么知道虹野小姐就是那位被害人？啊，她曾告诉东京提包屋的老板娘自己的身世，只是没说出男人的姓名啊……啊，原来如此。这件事还请您务必保密……

▲附记

吴一郎第一次发作的事件相关记录要点，均已包括在上述三项片段内容之中，故略去详细说明。不过，第三参考“松村老师的片段”，在我所谓的“吴一郎第一次发作”中完全不属于参考范围，是因为考虑到尊重制作这份记录的W氏的意见。另外，司法当局关于该事件的调查方针以及当时各报纸的报道，均受到W氏的见解的影响，特别在此列出，予以佐证。

◆W氏对于上述内容的意见摘要

我（W氏）当初在报纸上发现有关这桩案件的报道时，就立刻认定这是极端罕见的梦游症病例，急忙赶来调查，发现案发场所位于原筑丰煤矿中心位置，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伤害案件多发地。因此警方的调查手法既简单又马虎。到了案发翌日，现场证据已经被破坏殆尽，无法进行完整调查。然而综合现场状况及前记诸项谈话、警方当事人的回忆、坊间传闻等，仍可得到以下各项案件特征。

（甲）

命案现场的女子补习班内除了吴一郎母子与学生的活动痕迹，以及用于关闭后门的唯一一根直径约一寸、长度约四尺一寸的支棒因不明原因滚落在地之外，未能找到凶手留下的任何指纹、脚印等，也无法查明是否被人为拭去。另可推定前述支棒所处的原位置，只需从外面用力推板门就能伸入手指将其挪开。而为了防止磨损并加固支棒作用，右板门的边缘与支棒接触的部分用新铁皮覆盖着，这样反而造成只需轻微使力就能使支棒松脱的情形。

（乙）

被害者千世子于当天凌晨二点至三点之间，由背后遭绢制衣带勒杀，被害者踢开被褥，在榻榻米上翻滚挣扎，留下大量痕迹后痛苦死亡，之后被移尸至楼梯处，以系于扶手的腰带勒颈，面朝楼梯口伪装成自缢。并且，尸体上的勒痕有两层到三层之多，在案发过程中也理应会被察觉，但凶手仍将尸体伪装成自缢。此种行为乍看是掩饰凶行的浅陋手段，事实上并非如此。将此行为与凶手消除其他指纹之类的行为进行比较考虑时，两种矛盾行为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因此应将其视为一种旨在误导侦查方向的巧妙手法。

此外，被害者的手及其他部分均未遭束缚，有被施予轻微麻醉之嫌。

还有被视为当时行凶工具的腰带，之后辗转经数位警官之手，仍未查出任何有关凶手的证迹。

（丙）

根据出现在吴一郎谈话中的各种迹象，可推测其曾被施以麻醉。

（丁）

尸体在死亡后约第四十小时，于该女子补习班后院，由舟木医学士在场见证，由我（W氏）执刀解剖，确定被害者近期并无性交痕迹，子宫内也只有怀过一胎的痕迹。

根据如上事实推定犯案动机非常困难，但可推测凶手是一位具有相当学识，惯用麻醉药剂，个性深思熟虑，且具有一定臂力的人，此外将罪行嫁祸给吴一郎对其有利。（中略）这条线的调查方针最初基于如上推定进行，后吴一郎获释，便再度放弃此方针，转至纯粹的可能性搜索，而最终一无所获，导致案件就此深陷迷宫。（下略）

◆上述内容相关精神科学观察

由于这桩案件并非作者（正木）亲身直接调查的，因此在进行专业精神科学观察和说明时多少有所不便。但W氏站在其独特的法医学立场开展调查记录，观察此案的各种特征时，坚持认为案件的真相就在于，以现代所有科学知识及相应的所有常识发展范围而言根本无法判断并解释的“心理遗传发作”现象。这是笔者所谓的“无凶手犯罪”的最显著的实例。从中可以一一指出并明确表明一切迹象，以及W氏最初的直觉完全准确。W氏在案件后仍不忽略针对这点的疑问，记录下这些珍贵的谈话内容，其准备工作实在面面俱到，让本人不得不首先在此表示敬意。

也就是说，通过前述W氏的观察和三项谈话内容，可将追查本案真相的观察要项列举如下。

【一】吴一郎的性格及性生活

吴一郎当时已是一位年满十六岁又四个月的少年，但自小生长在以母爱为主的家庭，并表现出平常有机会接触年轻女性的文弱聪慧且发育良好的少年所惯有的特征，因此可认定其在案发前虽已具备充分的性成熟，但因纯美的母爱和自己清晰的头脑，品性得以净化，保持着纯洁的童贞。

他在说到自己倾听异性唱歌时就会脸红，应该视为是具有此种性格的当代少年的特征。另外，从其谈话中处处可见的单纯率直，以及尽管意识到无法推翻自己被认定为凶手的理由，却依然对自己的立场毫无恐惧感的事实等，可推定其心理上从未有过任何阴影，至今一直过着纯洁的童贞生活。上述对于年龄与性生活的推定，应视作贯穿有关本案精神科学观察始终的重要判断基础，因此特别放在文章开头，提请各位注意。

【二】诱发梦游状态的暗示

吴一郎坦白，事发当夜他在凌晨一点左右醒来，见到母亲的睡容，感到异常美丽。此番证言既能作为上述观察的佐证，也能说明该晚引起吴一郎心理遗传发作，即产生梦游状态的暗示属于什么性质。换言之，根据半夜清醒与其性冲动高潮有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对照上述自白可以看出，当时吴一郎的精神状态正濒临某种危机的最高潮。然而这种危机在其下楼解手后再次回到二楼的期间，应该有了明显的缓和。并且，给他带来刺激的对象——母亲千世子已经转身背向着他，不难推断这种情绪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减弱，使其得以恢复平常的理性而安然就寝。然而，这种暂时受到压抑的性冲动，在吴一郎陷入熟睡后，刺激到了潜伏在他意识中的某种恐怖

的心理遗传，诱发了梦游状态（参照后文的第二次发作），最终演化为这场凶行。以上推断只需对照下述各项理由，即可逐步了解。

【三】吴一郎的第一次清醒与梦游的关系

吴一郎自己也表示，他会在那天半夜醒来，是平常极少经历的异常事件，而这又恰好有理由认为是表明他之后在睡眠中曾进入梦游状态的一项征兆。但在解释理由之前必然要考虑的一点，就是顶住后门的支棒落地声被视作是造成吴一郎第一次醒过来的原因。对此，吴一郎本人也相信。然而这是混淆睡眠中的感觉作用与清醒时的知觉作用所得出的误解，可以认为是相当草率的判断。因为从不少例子里都可以发现，以为自己是在睡眠中听到声响马上清醒的人，如果以清醒后的正确判断力来检验，这期间其实经过了几分钟乃至一两小时的睡眠。举个最极端的例子，众所周知，很多人在睡懒觉时，尽管多次对别人叫自己起床做出回应，却又再次陷入熟睡，直到日上三竿起来之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坚称今天只听到过一次叫声就醒过来了。由此也可以充分证明，在对于睡眠中感觉到声响与受其刺激醒来所经过的时间上的判断失误有何等严重。更何况绝大部分情况下，就算在梦中明显察觉到声响而清醒过来，经过之后冷静的检查，也能证实并未出现过任何声响。依此看来，如果认定支棒落地声与吴一郎的清醒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进行正确的推理过程中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应该以上述两种现象毫无关联的视角来观察事件，这样更趋自然。并且如果把这点和吴一郎醒来后的异常情绪直接联系起来，贸然断定有人从户外潜入，对屋内的人施以麻醉后行凶，可谓是极端冒险且不合情理的。

另外，关于吴一郎误以为是前面所说支棒掉落所造成的梦中声响究竟是什么，本来应该另行发表重要研究资料，但由于上文列举了相当广泛的实例以及极其精密详细的心理学说明，故在此只叙述一下大略，并列举两三个“在梦中感到的声响并非实际存在声响的情况”下，被声响打破睡眠的典型实例，仅供参考。

（一）梦中感觉到的幻像进程突然发生停滞时……比如，在某一种感情（喜怒哀乐等）急速达到高潮顶点的同时，又在一瞬间出现某种物体爆炸、散落或坠落的幻觉等。

（二）梦在进行中突然陷入某种具有无限深度的空虚时……比如，掉出世界边缘外，或坠入黑暗深谷的一刹那等。

（三）梦中正在进行的某两种心理现象突然交叉或发生冲突时……比如，害怕某人发现的秘密工作却被该人发现的一刹那，或正担心轮船、汽

车等是否会撞上来，结果对方突然转弯迎面冲过来的瞬间等。

（四）梦中正在进行的景象突然变成完全出乎意料且截然相反的心理对象时……比如，发现好友就是恶徒，或同伴忽然变成自己害怕的人物，又或者是舒适的室内物品、花园里美丽的花朵变成自己最害怕最厌恶的事物和形象的一刹那等。

根据上述事项观察，可以得知梦中感受到的声音并非实际声响。事实上，只是在梦境进行过程中，突然出现不可抗拒的惊愕、恐惧、欢喜或其他心境的急剧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与清醒时忽然受到极大声响冲击的心理急剧变化酷似，因此导致了错觉，令当事人以为是一种声响。

对照上述事例分析本案，可以看出吴一郎第一次的清醒是由于在其清醒前，心理上满溢的性冲动高潮所描绘的某种梦境进程，与受其刺激而唤起的象征良心上冲动的某种幻像，两者产生不可抗拒的交叉冲突的一刹那的恐惧心理状态，使他产生了听到声响的错觉。而如果认同这种假设，那么在性冲动高潮中苏醒的吴一郎，觉得母亲的睡容异常美丽这一事实，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心理归宿，可以说是童贞少年在春天常见的关于秘密、隐私经验的纯真告白，同时更加证实了他在后来的熟睡过程中受到同一冲动的刺激而诱发梦游的可能性。

另外，支棒掉落的事实，难道不能认为是他本人在梦游中受到无意识的理智驱动而进行的掩饰犯罪的手段吗？多数犯下凶行或做出其他不正当行为的梦游患者会做出此类行为的案例实在不胜枚举。而且绝大部分与本案一样，尽管手法浅薄得可笑，但应该能看出并无不自然之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因为有人正欲从外面潜入的时候，不小心让支棒掉落的，比如说正窥伺屋内情形时，因为看到吴一郎下楼而逃走等偶然的巧合。但因为警方对这些疑点不置可否，因此暂时保留这一疑问。

【四】梦游状态发作最初的行为——勒杀

至今为止，我们对本案的作案动机仍一无所知，因此无从推理。同时结合W氏的“筑紫女子补习班内未发现吴一郎母子与女学生以外的任何形迹”这一调查事项来分析，本案最简单、最恰当也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吴一郎梦游症发作杀害其母亲的论断。同时也可以完美地解释关于其他凶手的推断只不过是硬要尝试将凶手假设为第三者的一种错觉。也就是说，可以推测吴一郎压抑了前述的性冲动而熟睡后，因受其刺激诱发心理遗传发作，进入梦游状态而起身，服从意识里出现的梦中（当时梦的内容不明）的欲望，随手拾起一旁被害者的衣带，对其梦中某位女性对象——实际上

是他母亲——施以凶行，再继续实施后文将要提及的若干学术上罕见的奇怪梦游行为之后，才继续就寝。而上述凶行在其脑髓功能，即意识的精神作用下因为熟睡而停止时，由全身细胞相互间的反射交感作用取代脑髓功能（主要为联络交感、迷走神经的内脏各器官负责此项功能，肌肉、结缔组织、脂肪、血液等也参与其中，导致事后呈现异常的疲劳——请参照拙作《精神病理学》）与五官直接联络，见、闻、判断并付诸实行，导致清醒后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留下丝毫记忆。混淆这一点，盲目相信是“有我意识”（脑髓觉醒时的意识作用）进行了一切需要判断力的行动，才会塑造出假设的凶手，产生推断上的错误。可以说，以现代科学知识的发达程度而言，这是不得已而导致的一种结果。

顺带提一下，在本案中须加以仔细研究的吴一郎的梦游状态中，与第二次发作（参考后文）中上演的本案关键——心理遗传内容有直接关系的发作行为只有“勒杀”这一点，其后的梦游行为则可以说是脱轨行为。但是，其后的脱轨梦游行为的真相堪称学界罕见，在精神科学方面的研究价值非常高，而且从未发现类似的参考事例，因此虽然有将其脱轨行为一般化之嫌，我仍然特地在此记述，以便各位能够彻底明白本案的真相可以由吴一郎的梦游发作衔接起来的事实。

【五】承接勒杀的第二段梦游——玩弄尸体

尽管被害者在地板上痛苦挣扎翻滚的痕迹及勒杀的痕迹十分明显，但犯人仍将尸体伪装成自缢。这种看似拙劣实际却并非如此的掩饰犯罪的手法，会让人怀疑被假设为犯人的第三者的智力不同寻常。这种判断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并不自然。因为如果将上述现象视为偶发性梦游状态特有的怪异行为，而以这种行为来解释当夜发生的事，认为当夜是吴一郎上演了笔者所谓的“玩弄尸体”的话，不但没有丝毫不自然之处，反而能更简单、确切、有力地说明上述事项。

但是，有关梦游中玩弄尸体的现象，自古以来几乎未曾有过足以作为明确记录凭证的资料，仅在对此类超唯物科学现象有深刻兴趣的拉丁民族间流传的记录，以及具有强烈迷信的东方各民族残存的传说等资料中有所发现。而且这些记录都不是实际见闻，只不过是拥有特异头脑的僧侣、医生等人记载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事例，将其编成随笔一类而已。内容十有八九是用尸体威胁他人、用电力尝试让尸体移动、冒充死人为非作歹等，还有获取器官用作迷信药材、掠夺陪葬品、奸尸等事例的误认和误传。因此很遗憾，难以通过这些资料掌握真相。

然而，此类玩弄尸体的事实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点不容置疑。只要调查中国、印度、日本等地的尸神、尸鬼、火车^[13]等玄奇故事内容，就能够由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等各方面推知这种梦游行为——即玩弄尸体——均属误传的事实。

有关此类事实的细节，日后笔者将集结一册《妖怪论》予以研究论证。目前正处于整理资料阶段，如果从中做个简单摘要，可看出人们多倾向于认为尸神、尸鬼、火车之类的妖异现象原本是狐、猫一类或鸦、梟等妖禽怪兽所为。然而这并非事实，也就是说，根据这些传说记录等资料来观察玩弄尸体的状况时，首先开头就会形容静卧于棺柩内或地板上的尸体忽然起身，在空中疾驰。接着是描述闭着眼、头发和双手无力下垂的死者或倒立，或翻筋斗，或斜立静止，或前进、翻滚、爬行、悬吊空中、倒吊、旋转下降、圆规状旋转、关节扭曲、僵直倒下、朝后翻筋斗，或弹跳、摔落等等，如同受到某人的操纵一样，做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动作或行为。但如果再冷静、仔细观察这些形容时，会发现这些现象很像是天真无邪的幼儿玩弄人偶、小动物一类的物体，一方面使其做出各种残忍的姿势动作，一方面处于自得其乐的状态。且该幼儿在进行这种游戏的时候，几乎忘记是自己在亲手玩弄的事实，错觉人偶是感受到自己的意志而随心所欲地变化动作，从而满足一种残忍心理。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不过，这种玩弄生物、拟生物的心理，来源于我们人类祖先在蛮荒时代征服、擒获、甚至击毙猎物或敌人时获得喜悦与胜利感的高潮，这就类似今日食肉兽类和虫类身上所遗传的玩弄猎物这一习性的高等变形遗传（将敌人首级抛投并欢呼的事实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注意这种玩弄拟生物的习性主要见于男性的事实——参照拙作《心理遗传总论》中变形遗传的相关部分），对比这一事实，就可以确定这类心理遗传毫无疑问会诱发玩弄尸体的梦游行为。

接下来将上述的考察对照事实加以具体说明。首先，照顾某濒死病人直到最后的人，或收拾尸体的人在进入睡眠后，特别是由于费心照顾而身心疲累，或由于某种安心导致陷入比平常更深沉的熟睡时，因受到尸体的深刻暗示，诱发前述带有残忍性的梦游心理，可能会取出未埋葬或刚埋葬的尸体加以玩弄。而对于自己动手的事实本人显然毫无记忆，即使在半朦胧状态下能意识到，也一定会像幼儿玩弄人偶一般，不会认为是自己下的手，反而会错觉是尸体本身在动作，深信自己正在做一场噩梦。玩弄尸体之后，将其丢弃于某处，或者又丢回棺材，自己则回去继续蒙头大睡。到了翌日早晨，一发现尸体移位或消失，立刻大惊小怪，将其解释为妖异现象，结果形成了此类传说。只需了解这类传说事例几乎全是守在尸体旁的穷困人家所遇到的不幸的事，或以一具尸体和一位守灵者为题材流传下来

的话，就足以断言妖异现象的主角绝非尸体本身或其他鬼兽，而是睡在尸体旁的人梦游所造成的。这也可证明，现在多数人守灵的习惯，应该就是根据自古以来无数人的经验，在不知不觉间被人类确定为最能有效防止妖异现象而来的。另外，在死者枕边放置刀具的习惯，应该也是因为该刀的光芒或形状所造成视觉刺激暗示能够有效破除这种梦游症患者的幻觉的缘故。无论如何，像这样进行观察时，玩弄尸体的梦游状态的存在已毋庸置疑。尤其在守灵的习惯及火葬尚未流行以前，守尸体的人呈现这种梦游状态相当常见，这一点不言而喻。

其次，如果将上述研究观察与本案对比，当夜吴一郎勒杀女性后的梦游症，几乎与前述情形完全相同。不过其中又明显添加了具有变态性欲内容的梦游行为，所以特别值得玩味。也就是说，不难发现吴一郎由于自己血统中遗传下来的独特、固有、具有变态性欲的“心理遗传”梦游发作（参照下文第二次发作），首先勒杀其梦幻对象的异性，获得第一阶段的满足；再由于尸体的暗示，转化为上文所述的一般性梦游状态，即玩弄尸体。而那些尸体剧烈挣扎的痕迹，实际上也可能是与玩弄的痕迹相混淆了。或许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被害者的痛苦挣扎，并且从其不知厌烦，最终达到变态性欲中最高程度的变态（参考下一项）可以看出，玩弄尸体含有一种寻求具有变态性欲的快感的特殊深意。

【六】承接玩弄尸体的第三段梦游——自我虐杀的幻觉与本人尸体幻视

称为“自我虐杀的幻觉”与“本人尸体幻视”的变态心理，即使在非梦游的一般情况下也属于特例中的特例，因此要详细叙述陷入这种变态程度的心理过程并非易事，不过为了当做本文的参考，在此还是作一下简要说明。

所谓的性欲或恋爱，指的是恋慕自己以外的异性的心理。若追溯其本源进行观察，将发现不管是如何忘却自我的恋爱或表现性欲，终究不外乎是爱惜、尊重自己灵肉要求的本能主义或利己心理的表现。因此，如果性欲和恋爱受到体质、性格及境遇的影响，经常无法得到满足，或不知道满足的方法，更不知道厌倦（与此相反，性欲衰退时也会导致同样结果，不过在此省略）时，其欲求会极端高潮尖锐化、深刻强烈化，结果就会因为无法靠寻常手段获得满足，最终导致偏离正规，走向变态性欲的境界。如果仍然无法满足，最终必然回归恋慕、爱惜自己的心理本源。

也就是说，从积极方面举例，一旦不知厌烦的异性爱抚欲高潮辛辣化，就会厌倦普通性交中得到的满足，转为虐待癖，甚至虐杀癖，或恋尸

癖，更进一步则是以偷窥癖、雕像恋、恋物癖等顺序进化，渐渐变为从异性那里直接受到刺激或抛弃时，反而获得深刻快感，并且继续不断追求更异端、更猎奇的快感，最终会受到人类爱自己的本能吸引而陷入自恋。

从消极方面观察，被爱抚而无法获得满足的愿望若超自然高涨，将化为受虐癖，进而转为食粪癖，遭受异性侮蔑讥笑、嘲讽厌恶的承受欲及其他。经历这一系列过程，自然而然地陷入和前者同样的结局。由此可知，所谓的“自恋”就是笔者所谓积极、消极两种变态恋爱交叉于一点的表现。

并且这种名为“自恋”的心态中，还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个极端合二为一的变态。即由对自己极度的爱抚、装扮转为自我虐待、裸露癖或偷窥等变态兴趣，再进而成为自我轻视、自我冷淡、自我嘲讽、自我厌恶或自我恐惧等心理，最终沉溺于自我虐杀的快感或对自己尸体幻视的快感而无法自拔。事实上，这种心理实例非常广泛多样，并具有普遍性。昔日的切腹、殉义、愤死等心理，在一般自杀者的遗书中发现梦幻般的“自我赞美”、甜蜜而含泪的“自我陶醉”心理的背面，不得不说大多潜藏着这种变态心理。尤其是失恋自杀者的心理，可谓无一不是追求这种变态欲求最终且最高的唯一满足。

另外，一旦这种心理表现达到特异程度，会轻度出现抹杀丢弃自己的姓名、肖像，毫无理由破坏镜子，志愿担任模拟战争或戏剧中的伤患、死者角色，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残忍地描写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等。严重的则有未留下遗书而自杀、在他人或众人面前自杀、美化自己及环境的自杀、怜悯殉情、同性殉情以及自杀俱乐部的存在等一系列毫无端倪的欲求变幻和怪异的表现方式。

在人类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坐卧谈笑与自我爱恋的心理保有不即不离的关系，同时在不自觉中流露出这种变态心理的情况也不胜枚举。因此，这类极端的变态心理尽管研究价值颇高，但表现这种心理的事例并不罕见，反而有远比其他中间性质的变态性欲普遍的倾向。甚至具有一定自省的人，会发现这种变态心理在自己的心理生活中随处可见。

根据以上所述，研究观察此案显示的特征，不难推测出吴一郎在其梦游第一阶段的勒杀行为前后，认为被害者的容貌与自己酷似。同时也可自然地推测出，因为其梦游的根源——深刻强烈的性冲动无法借由梦游获得解除，导致在不知厌倦地继续玩弄尸体的过程中，也多次产生尸体容貌神似自己的想法，结果被自我虐杀的错觉、幻觉吸引，将尸体当成自己而数度勒杀。就这样，最后转移为幻视自己尸体的梦游，把模拟本人的被害者

尸体吊挂在楼梯扶手上，自己则从楼梯附近直视尸体而兴奋不已。若以这种观点进行观察，就能自然清晰地解释被害者遭到两三次勒杀后，又被伪装成自缢等本案各种最重要的特征。

本案的检验调查，因没有留意到上述几点，将其视同为普通案件，结果造成了忽略有关这些方面的指纹、脚印等痕迹的倾向，因此无从推测这种罕见梦游所特有的怪异行动细节，又是一件憾事。

另外，有理由推测带动吴一郎梦游发作的性冲动最高涨状态最终因为幻视自己的尸体而获得解除。之后吴一郎的行动只是此梦游症的余波，应该是陷入了笔者所谓的踉跄状态。但因为可以推测在这种踉跄状态之下进行的梦游行为又形成了出现在本案表面的重要不明特征，因此特别在另一项中予以记述。

【七】吴一郎的噩梦、口臭及表现出的其他梦游症特征

综合吴一郎所说的做噩梦的事实，以及清醒后感到头痛、晕眩、发冷、口臭、想吐等事实，怀疑他遭人麻醉有一定道理。然而，如果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观察，对照现代科学知识的发达程度，确实可说是不得已出现的错误。毕竟它在学理上阐明并且在常识上解释梦境及梦游真相的程度还相当浅薄低级，因此如果以下述的两段说明进行判断，就可以发现上述各种现象并非由使用麻醉剂引起，反而应称其为“梦游并发症”各项特征的最显著表现。

（一）口臭、其他与辘轳首^[14]的怪谈

吴一郎说在醒来后感觉到的头痛、想吐、疲劳等，如前所述都是梦游症的特征，是最容易发生的并发症。其中，在此想提出令我特别感兴趣的观察材料，那就是吴一郎本人所说的口中有不适臭味这一陈述。关于此类梦游症患者的口臭及其他，他日我会在《妖怪论》中详细说明，不过在此先披露其中的一部分腹稿。

一般的梦游症患者在某次发作结束之前，受到梦游根源，即各种内在冲动所驱使，不仅不会感到任何疲劳，还能够以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精力和耐力持续进行自己的行动的实例也有不少。然而当度过该发作的最高潮或发作的主要部分后，随着精神的松弛必然会感觉到异常的疲劳，并出现相当口渴的生理结果（随着苦闷、呻吟等轻度梦游行为的噩梦清醒后也是一样的）。同理，对比本案研究的最佳参考材料，就是流传于日本街头巷尾的辘轳首（或称为拔首）怪谈。辘轳首怪谈或绘画象征着人类的梦及梦游

心理，这点在此应该已无需赘言。同时，辘轳首因为有舔油、喝地下水或其他不净之水的习惯，所以到了翌日早晨口中会感到恶臭，这一点可由怪谈或绘画得到解释。乍看纯属荒诞无稽之谈，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这个怪谈中，只推断是辘轳首在伸长脖颈舔什么东西，完全是因为不懂梦或梦游的真相而穿凿附会的一种想象。实际上无非是本人在梦游间，受生理上自然的欲求驱使，渴望某种液体而四处寻找并喝下的结果。而且这一定是在发作到达最高潮之后产生的欲求，纯粹因为剧烈的口渴刺激而勉强持续梦游。因此意识的清晰度应该会明显降低，搜索寻找的能力也显著减弱，才会不管是何种液体，只要类似水，或确定其属于液体，就立刻喝下。梦游中喝下油或下水沟的污水之类，自己却不知情，到了第二天早上感到异常的口臭，又因喝下之物无法消化抱怨头痛、想吐等而引起家人怀疑。再加上佛坛上或灯笼里的油减少等事实，结合想象，结果怀疑是该人的脖颈伸出去找东西喝。

若是在民智未开的古代，这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另外，这种辘轳首，即梦游主角，以平日容易压抑或被压抑一切本能自我的心理冲动的妙龄美女，以及象征人类祖先——低等动物中坚头类^[15]的三眼怪物两种为代表，且伸出长舌舔舐液体这种动物般的举动，与相关各点在心理遗传学中的动物心理遗传表现方面是最好的参考材料。不过在此不多叙述，以免繁琐。如果根据以上所述来分析的话，吴一郎醒后的口臭，并非是吸入或注射麻醉剂所引起的嗅觉神经异常，也不是由于药剂在口腔粘膜再分泌等原因所致，而是当夜他喝了某种非水的液体（比如香水、化妆水或清洁用的挥发油之类），其他大部分病症应该也是因为该液体的作用。但关于这方面的调查却完全被忽视，虽说不得已，也可谓是一大遗憾。

（二）噩梦

吴一郎在案发当天凌晨一点零五分左右醒来，接着再次就寝后所做的连续噩梦，其实是第二次清醒前不久所见到的事物停留在记忆中，和普通的梦相同，与梦游内容没有直接关联。反而可以根据前后的说明，解释梦游中他所食用的物体的影响。

【八】梦游进行的时间以及其他

根据上述理由考察本案时，可推定吴一郎当夜发作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清醒之间。若被害者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至三点之间，那么吴一郎在第二次就寝后三十分钟至一小时之后，就应该陷入易引起这种梦游状态的最深度熟睡。而第二次拂晓时分的清醒，则可视作平常清醒时的习惯性潜意识的表现。之后的睡眠，吴一郎才脱离梦游的余波或梦游中饮下的液体所

刺激引发的噩梦，进入真正的熟睡休息。这点，从其出汗的现象也可以察知。

【九】关于梦游清醒后的自觉，以及关于双重人格的观察

接下来，吴一郎清醒后在警察局因为弑母嫌疑而接受讯问时，曾经恍惚地说出“这么说，难道是我杀害家母之后自己却忘记吗？”这句极端轻微的疑问。乍一看去，这是他本人对自己的梦游留有几分记忆的重大证言。正如第四项中略述的，吴一郎当夜梦游的事实，应该不存在有意识的记忆，但记忆却可能存在于脑髓以外的细胞所形成的无意识记忆中。比如当时极度的疲劳感等，由于警方讯问的暗示力量而在意识中浮现。不过，若从另一角度来观察，也不能排除这反映了气质纯真、良心澄明，拥有极端灵敏头脑且喜欢阅读小说的吴一郎在面对这种局面时产生的一种头脑中特有错觉的可能性。因此，上述疑问不能确实证明吴一郎曾经梦游，只能当做一项补遗参考记录在此。

另外，根据以上所述，应该就能大致了解自古以来梦游症患者都被认为拥有双重人格的原因。也就是说，遗传自历代祖先的无数记忆及其血统中所含的不同人种、不同家系、不同个性等无数性能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性格。其中一部分在清醒时分离呈现，则形成所谓的双重人格。同样，如果在睡梦中表现出来，即为梦游症。当然，这类梦游症患者的本质带有遗传性，因此对于在梦游中所进行的犯罪应由患者本人承担责任的情况极少，而应由遗传这种本质的祖先及当时的社会等承担责任的情况很多。这点可为从法律角度观察此案提供参考。

【十】关于吴家血统之谜

在开头提出的四项谈话中，除前述部分以外，能够暗示吴一郎的心理存在引起梦游发作的遗传因素的部分也很多，情况如下：

（吴一郎的谈话中）说明其母千世子是女性中少见的具有明晰头脑，而且个性好强的人。并且，尽管吴一郎为母亲辩护说她从来不迷信，但关于母子两人的宿命，或者说是命运，她却极度固执于那种平凡愚昧的迷信。这一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她的心理中时刻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忧郁不安。

（同上）被称作狸穴师父的占卜者说“你们受到某种诅咒”，不得不怀疑是占卜者从与她的对话中推测出了话中所包含的某项事实。

（八代子的谈话中）对于在警局拘留所初次和吴一郎会面的时候询问“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梦”这一点，她解释“曾经听说过梦游症”云云。但是，一位妇人，尤其除了一介农家主妇的教养之外，本应没有任何高等学识的八代子，面对这样的非常事件，仅仅是能考虑到如此超越常识的高等精神科学现象可能存在，就已经称得上是不可思议了，更何况敢于实践这种想法，立即尝试找出事件背面的真相，未免过于惊人。就算这位妇人十分聪慧，又有果决的判断力，还是不免有不自然的感觉。但如果这位妇人经常迫于某些痛切的事，很注意这类问题，对于与这类事实有关的传闻或说明投以敏锐的注意，所以才在此时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也并无不自然之处。

（同上）该妇人曾说在侄之滨的老家亲戚很少。乡下的富庶家庭往往是这类血缘孤立的家系。孤立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家世或血统上素有恶评，或令人忌讳的遗传因素，导致附近的人不希望与其缔结姻亲关系，吴家的家世应该也是如此。

（同上）尽管反复辩称妹妹千世子离家出走是单纯为了学习刺绣和绘画，但如果对照前项疑点，应该另有他意。即千世子预感到与姐姐待在同一个家中终究不可能结婚，又为了到他乡留下吴家的血统，所以在与姐姐的默契下离家。因此姐姐对于搜寻其行踪，态度稍有不够热心之嫌。还有，根据姐妹两人都是具有罕见好强个性的女性这一点来推测，也不难想象两人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松村松子老师的谈话中）综合所说的“听说千世子非常会玩弄男人”的事实加上上述疑问，完全可以推测千世子是因为背负着某件事情而离家的。

通过以上各项疑点，可见从本案之初就已充分暗示出，侄之滨的吴家自古存在着极其恐怖的血统，而拥有该家族最后血统的八代子和千世子姐妹都知道这件事。

【十一】剩下的就是，本案中吴一郎的梦游发作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遗传，表现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发生的”这一问题。

也就是，在第一次发作中，应该认为是梦游直接诱因的有形暗示非常简单，不过是“一位女性的美丽睡姿”。并且其刺激来源于异性诱惑力最薄弱的母亲，因此对吴家固有的令人惊异的心理遗传暗示程度相当浅。其梦游内容与该家族固有的心理遗传内容（参照下文）相一致的唯有“勒

杀”一事，而后就转移为受到尸体及其容貌暗示而引发的脱轨式梦游，没有显现出更多的心理遗传内容。

而解决说明有关前列各项的所有根本疑问，要在案件发生约两年后，在下文第二次发作中出现的各项状况里，才能彻底揭明。

第二次发作

◆第一参考：户仓仙五郎的谈话

▲听取时间：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即侄之滨新娘被杀案发生当天）下午一点左右

▲听取地点：福冈县早良郡侄之滨町二四二七番地，谈话人家中

▲列席者：户仓仙五郎（吴八代子雇用的农夫，当时五十五岁），其妻，及我（W氏）

附注：方言相当多，因此尽可能以标准语记录。

——是啊，简直是太可怕了。当时从梯子上摔下来撞到腰，现在还痛得受不了，连小便都要爬着去上，真是差点儿没命了。不过今天早上用烤茄子下酒，再像这样用捣烂的鲫鱼贴上，疼痛已经减退很多了。

吴太太家被称为千袋米仓，在这一带可算是第一大农户。另外包括养蚕、养鸡等一切，全部由现在的太太八代子独自经营，财产日益扩大，虽说不知道有几十万还是上百万，总之很了不起。自己建造学校，寺院也是祖先所建造，继承家产的少爷（吴一郎）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人了，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少爷乖巧寡言，来到这里以后，整日在最里面的房间用功学习，对下人和邻居也从不摆架子，口碑非常好。而且至今为止，说起吴家人，也只有守寡的八代子太太和十七岁的真代子小姐两人，家里总有股阴气，但自从前年春天少爷来了之后，很奇怪，家里突然感觉变得很有朝气，连我们都觉得干起活来更有劲了……嘿嘿。没过多久，到了今年春天，少爷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福冈的高中毕业，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福冈的大学。再加上准备与真代子小姐举行婚礼，整个吴家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中了……是的。

但是，就在昨天（四月二十五日），据说在一座叫“福冈因幡町纪念馆”的大型西式建筑里举行高中学生英语演讲会。少爷届时要代表全体毕业生，担任一开始的演讲。当他穿着高中制服准备出门时，八代子太太叫住他，要他换上大学生的新制服。当时少爷苦笑着不愿意换，他说还不到时候，就想逃出门。可太太却勉强他换上，一面送行一面高兴地擦眼泪，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就是少爷最后一次穿大学制服吧！

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是我现在说过的少爷和真代子小姐举行婚礼的日子，所以我们从前天起就住在吴家帮忙。真代子小姐也梳着高岛田发髻^[16]，身穿草绿色振袖和红袖带帮忙工作。大家都称赞她那绝世姿色连祖先六美人小姐的画像都望尘莫及。而且温柔的气质更如摇篮曲中所形容的“千金美貌，千金气质，再嫁个千金夫婿”。而说到少爷，虽然才二十岁，但懂事程度还有言行举止，就连快三十岁的人都比不上他。尤其是他的相貌，你应该也看到了，丝毫不逊于王侯公卿，品行又好，大家都在说，像这样般配的夫妇整个博多都没有第二对吧！况且准备婚礼花了很多钱，因为少爷相当于入赘，太太甚至废掉宅地边缘的一片农田，建造了一栋豪华别院让他们夫妻居住，还向福冈最有名的京屋服饰店订购婚礼和服。至于婚宴，也是昨天就由福冈第一的鱼吉料理店送来了料理，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太太她大方起来真是不得了。

不过在昨天的演讲会上，少爷的任务很简单，出门时他表示最晚也一定会在两点以前回家，可是忙到三点多还没见到他回来。少爷一向言出必行，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种事，所以我就对老雇工们提出了怀疑。但他们都说：“可能是演讲会开始得比较晚吧。”并没当一回事。但因为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尤其是在这种人生大事的重要关头，我还是担心不已。后来太忙也就暂时没去想了。不久天空忽然转阴，本该是春季漫长的白天，一会儿就昏暗得有如日暮时分。这时明天起就成为少爷母亲的八代子太太似乎也想起了少爷，边擦着湿手，边把我叫到一边，私下对我说：“都二十岁了，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不过既然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能帮忙去找找看吗？”我也正好有这念头，就赶快结束了修理蒸笼的工作，抽了袋烟就穿着草鞋出门了。这时大概已经是四点左右了吧。我搭轻便铁道列车到了西新町，在今川桥的电车终点站顺路拐到我弟弟开的小饭馆，问他：“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少爷？”弟弟和弟媳回答说：“啊……你找少爷的话，约两个小

时前他经过这里，没搭车，而是步行走向西边了。第一次看他穿大学生制服，我们俩都到外面目送他好久。真是位好女婿呢！”

少爷一向讨厌这条铁路的煤烟味，去高中上学时也以运动为借口，每天从侄之滨沿农田走路前往。但就算那样，从今川桥到侄之滨只有一里的路程，不应该花两小时……我担心地往回走，时间应该是四点半左右吧。我沿着国道旁的铁路走，正好在离侄之滨不远的路旁，也就是海岸边的山脚下有一家切割石头的工厂，切割的是名为侄滨石的黑色柔软石头，您回去时去看看便知，不管是来福冈还是离开福冈，一定都会经过那里的……工厂的石头像屏风一般矗立着，在夕阳照射下的内侧暗处，我似乎看见一个戴方帽的身影在晃动。

我的视力不好，但觉得那正是少爷。走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少爷正坐在高大岩石背后看着某幅卷册。我沿着堆在那里的切割好的石头爬过去，刚好来到少爷头顶上方，悄悄伸出头一看，那应该是长卷册的一半位置，上面却是一片空白，很不可思议，看起来一个字都没写。但是少爷的眼睛却仿佛能看见什么似的，专注地望着那片空白。

过去我就听说吴家有一幅会作祟的绘卷。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今世上不可能存在这种事。就算有，我想也只是谣传。因此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那幅卷册就是那个会作祟的绘卷。我以为是因自己视力不好的缘故，就不让少爷察觉，小心地将脸尽量靠近去看，可是，白纸还是白纸，不管我怎么擦眼睛，也看不见上面有任何东西。

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很想问少爷到底在看什么，就赶快跳下岩石，故意顺势绕了一圈才来到他面前。少爷似乎没发现我走近，手上拿着打开一半的卷册，望着西方火红的天空，茫然地不知在想些什么。所以我轻咳一声叫他：“喂，少爷。”他好像吓了一跳，仔细打量过我的脸，才像刚看到我一样微笑说：“啊，原来是仙五郎，你怎么会来这里？”然后转身把卷册收起用绳子绑妥。当时我只觉得少爷是在思考某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毫不在意地告诉他八代子太太非常担心的事，并指着他手上的东西问：“那是什么卷册？”这时，少爷不知何时又转头望向背振山方向开始沉思，他好像又吃了一惊，看看我，又看看卷册，说：“这个吗？这是我接下来必须完成的卷册，是

一完成就必须献给天子的贵重之物，不能让任何人看到。”并将它放进外套下的制服口袋里。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就问：“那里面写着什么啊？”这次少爷脸红了，苦笑着回答：“马上就会知道了，画着很恐怖的画，还有很有趣的故事。那个人说这是我们举行婚礼之前必须看的东西……马上就会知道，很快就知道了。”我似懂非懂，察觉到少爷有些神不守舍，态度明显和以往大不相同，所以我执拗地再次问他：“啊，是谁给了你这种东西呢？”少爷再度紧盯着我凝视良久，才仿佛回过神来似的瞪大双眼，眨了两三下眼。然后好像在想着什么一样，含着泪哽咽着回答：“送我这个人啊，是家母的朋友，是来把家母秘密寄存在他那里的卷册送还给我的。那个人还说不久一定会再和我相遇，届时再告诉我姓名，然后就离开了。不过，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但现在还不能说，不能说……你也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知道吗？好了，我们走吧！”

说着，少爷抢在我前面，在石块上跳跃着回到马路上，快步往前走，速度之快……就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一般，与平常截然不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就有些征兆了……

少爷一回到家，马上就对八代子太太说：“我回来了……抱歉，这么晚。”太太问：“遇上仙五郎了吗？”他回答说：“是的，在石头切割工厂遇上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然后指了指后面进来的我，匆匆走向别院。八代子太太好像放心了，也没问我什么话，只说了声“辛苦了”就对正在一旁摆放并擦拭碗筷的真代子小姐使了使眼色。真代子小姐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涩地站起身来，提着水壶跟在少爷身后走向别院。

还有一件发生在日暮前的怪事，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接少爷回来后，我就在后门的梔子树下铺上草席，叼着烟斗继续修补刚才没修完的蒸笼。从那里隔着梔子树枝，可以看见别院正面客厅里的情况。我不经意地望向那边时，看到少爷在别院客厅桌前换上了和服，喝着真代子小姐为自己沏的茶，似乎在对她说些什么。因为隔着玻璃窗，所以听不到声音。不过他的神情一反常态，脸色铁青，眉毛微微挑动，仿佛正在责骂小姐。但仔细一看又不像，因为真代子小

姐站在桌前叠着制服，并红着脸微笑，还不住摇头，看上去真是一副奇怪的景象。

然而看到小姐这样，少爷的神色却更加铁青。他快步走近真代子小姐，指着那三间并排的，从这里也能看到的仓库的方向，一只手放在真代子小姐肩膀上摇了两下。本来脸上通红、缩着身子的真代子小姐这才抬起头来，和少爷一起望向仓库方向。不久，她浮现出不知是悲还是喜的神情，顶着娇艳岛田髻的头微微点了一下，脸红到了脖子根。然后突然又低下了头。那种情景，让我感觉好像是在看新派戏剧……嘿嘿。

这时一直目不转睛等着小姐表态的少爷仍把手放在真代子小姐肩膀上，略微欠身，隔着玻璃窗仔细环顾四周，之后又仰望着屋檐前的昏黄天空，似乎想到什么似的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接着伸出鲜红的舌头，不停舔着嘴唇。他的笑容惨白而恐怖，让我不由脊梁发紧……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会是后来发生那种事的前兆，只是心想，有学问的人会表现出如此奇怪的模样吗……后来事情一忙，也就忘记了。

接下来是昨天晚上。大概在凌晨一点左右，家里人都睡着了，周围一片静寂。新娘真代子和母亲八代子睡在正房内侧的房间，新郎少爷和代表他家长的我则睡在别院的地板上。当然，我是在少爷上床很久之后，十二点多才去洗了澡，关好别院门户之后，在少爷隔壁那间客厅席地睡下了，但由于上了年纪，今天一大早天色还未亮就醒过来想去上厕所。我借着两扇玻璃防雨窗的微亮光线，来到少爷房前的回廊时，发现崭新的纸门有一扇开着，纸门前的玻璃防雨窗也有一扇开着。我望向房内，没见到少爷在被窝里。我觉得很奇怪，心里有些不安，但因为外面下着小雨，只好从新厨房的入口拿来自己的木屐，沿着地上铺的跳石走去正房。我看到内侧房间开了一扇门，门前可以隐约看到沾有一些沙子的木屐印痕。我站在那里想了一下，毅然脱下木屐，蹑手蹑脚地沿走廊前进。然后从内侧房间的的玻璃纸门偷偷看进去，发现在昏暗的灯泡下，八代子太太一只手伸出棉被外睡得正香，可是旁边真代子小姐的被褥却是空的，睡衣叠放在被褥下方，绯红色高枕则放在床中央。

我这时才想起前一天傍晚见到的情景，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没必要担心啦。”但转念一想，虽说这样也没什么，但少爷会这么做却有点古怪……我又开始有些不安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总之为了不犯下疏忽，我就想还是趁大家都还没起床……所以我叫醒了八代子太太，指着真代子小姐的床说明了事情经过。八代子太太揉着眼睛，十分震惊。她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最近你见过一郎拿着某样卷册吗？”同时猛然坐了起来。然而当时我完全没有留意，就回答她：“是的，昨天在石头切割工厂找到他时，他似乎正在看某卷内容不明、完全空白的长卷册。”当时，八代子太太遽变的神情令我直到现在也忘不了。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又出现了吗？”然后用力咬住下唇，双手紧握，全身不停颤抖，眼角往上吊起，显得有些愤怒。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被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呆呆看着她。不久，八代子太太好像回过神来，用衣袖拭去不停流出的眼泪，露出一副又哭又笑的表情对我说：“不，也许是我想错了，也可能是你看错了，总之我们先去找找看他们。”随后她站起身来，已经恢复了和平常相同的态度，率先从回廊下来，但事实上她看起来异常狼狈，以至于赤着脚就往大门口走去。我也慌忙穿上木屐，紧跟在她后面。

小雨这个时候已经停了。我们很快来到别院前……也就是从这里能看见的最右侧第三间仓库前面，我发现仓库朝北的铜皮窗敞开着，就拉住走在前面的八代子太太，指给她看。事后回想起来，这第三间仓库在秋麦收获之前一直是空的，存放着各种农具，大家出入频繁，所以经常会有年轻人疏忽忘记关窗。当时或许也是如此，本来并不值得奇怪。但可能是想起白天的事情吧，我不禁愣了一下，停下了脚步。这时，八代子太太也点了点头，绕向仓库门前。可能从内侧锁上了吧，怎么都推不开仓库门。于是八代子太太又点点头，立刻亲自去拿来挂在旁边正房腰板^[17]上的九尺梯子，轻轻靠在仓库窗下，作手势要我爬上去看看。当时她的神情很不寻常。另外，我仰头望向窗户，发现里面似乎有灯火晃动。

您知道我一向胆小，所以当时实在不太愿意，但八代子太太的脸色相当难看，我不得已只好脱下木屐，撩起后襟爬上梯子，双手攀住窗缘看向里面。这一看之下，我不由双腿脱力，甚至没力气爬下梯子了。同时攀住窗缘的双手也似乎完全没了力气，直接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腰部受到重重一击，既站不起来，也无法逃跑。

是的，当时我见到的景象，恐怕这辈子想忘也忘不了。只见堆放在仓库二楼角落的空草袋在木地板正中央铺成犹如四方形床褥的样子，上面摊着展开的真代子小姐的华丽睡衣和红色内裙。梳着水滴状高岛田髻的真代子小姐的尸体一丝不挂地仰躺在那上面，前方摆着原本置于正房客厅内的旧经桌。经桌左侧立着家里供奉的佛祖的铜烛台，上面插着一根大蜡烛正在燃烧；右边好像排放着学生用的画具或笔之类的东西，我记不太清楚了。少爷坐在正中央，面前平整地长长摊开着昨天在石头切割工厂见过的卷册……是的，绝不会错，的确是前一天见过的卷册，边缘的烫金图案和卷轴的色泽我都还记得。里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张白纸……是的，少爷面对卷册正坐，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白花点图案的睡袍。也不知是怎么发现我的，他静静转过脸来，对我微微一笑，左右挥了挥手，似乎在说：“你不能看。”当然，我现在说的话都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当时我如同触电般僵在那里，连自己发出什么声音都不知道了。

八代子太太当时扶住我，好像还问了什么话，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有回答了，我想似乎是指着仓库窗户想说些什么。但八代子太太却好像明白了一切，她重新架好梯子，亲自爬上去。我本想制止她，可是我站不起来，连牙关都咬不拢，也发不出声音，只好用双手撑在背后冰冷的地面上，抬头看着上面。只见八代子太太撩起前襟很快就爬上了梯子，用手攀住窗缘，与我一样望向里面。但是，她当时的胆识，令我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

八代子太太从窗外仔细地环视里面的情景，用镇静的声音问：“你在那里做什么？”这时，我清楚地听到少爷从里面用平常的声音回答：“妈妈，请您等一下。很快就要开始腐烂了。”周围一片静悄悄的……八代子太太稍微思考了一下，说道：“不会那么快就腐烂的。对了，天亮了，你还是赶快下来吃饭吧。”里面传来一声“好的”，少爷好像站了起来，映在窗边的火光忽然暗了下来。但这是面对女儿尸体的为人母者会说出的话吗？随后八代子太太迅速从梯子上下来，边对我说：“大夫、找大夫……”边走向仓库门前。令人惭愧的是，当时我完全搞不清楚情况，就算知道，我也已经全身虚脱，根本无法去找大夫。只是害怕得坐立不安，不停颤抖。

仓库门开了，少爷一手拿着钥匙，穿着庭院木屐走了出来。他看见我们时微笑了一下，但眼神已然一反常态。八代子太太迫不及待地

轻轻从他手上拿过钥匙，如同哄他一般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三两句话，同时迅速拉着他进入别院，让他躺下。这一切，我坐在地上看得一清二楚。

接着八代子太太又返回这里，爬上仓库二楼不知在做些什么。这期间只剩我独自一人，十分害怕，于是就爬到仓库后面的木门处，扶着那边的一棵柚子树勉强站了起来。这时，头顶上响起仓库的铜皮窗户关闭的声音，我又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这次听见了仓库门上锁的声音。不久，八代子太太左手紧紧抓着卷册，披散着头发，赤脚跑向别院。她也不管脚底还沾着泥土，就这样奔上回廊，一把拉起刚躺下不久的少爷，将卷册递到他眼前，带着可怕的神情责问着什么。此时天色已亮，因此对这些情景，我透过玻璃门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看到少爷当时指着前一天的石头切割工厂方向，又摇头，又做着奇妙的手势和动作，拼命地说着什么。他的话我听不太清楚，而且都是些莫名奇妙的话，我实在听不懂，只听到多次说到“为了天子”、“为了人民”之类的字眼……八代子太太双目圆睁，边点头边听着，但不久少爷忽然噤声，死死地盯着八代子太太手上的卷册，然后一把抢去塞入怀中。而八代子太太也马上硬抢了回来。事后回想起来，八代子太太似乎不应该这么做……卷册被夺回，少爷好像有点气馁，他张大嘴巴，瞪着太太的脸，表情异常恐怖。连八代子太太也害怕了，后退了好几步，转身想离开。可少爷立刻伸手抓住她的衣袖，把太太拖倒在榻榻米上，再度盯着她看了很久，忽然很高兴地眯着眼冷笑了起来。

看见少爷的表情，我仿佛被当头淋了一盆冷水般全身发冷。八代子太太也恐惧不已，用力甩开少爷想离开。可是少爷一下子站起身来，从背后抓住走下回廊的八代子太太的头发，直接从回廊拖到庭院，微笑着拿起木屐，不住敲打八代子太太的头，心情似乎十分愉快。眨眼间，八代子太太已经面如死灰，头发蓬乱，脸上流血不止，在地上爬行并不断发出呻吟……面对眼前的情形，我吓坏了，极力克制住不停发抖的膝盖，硬拖着身体回到这里，对内人说：“大夫，快找大夫……”之后马上钻进被窝里发抖。不久宗近大夫困惑地来到我家，我告诉他：“是在吴家，在吴家……”拜托他立刻赶去。

我看到的只有这些……是的，全都是事实，绝无虚言。后来我才知道，八代子太太的叫声惊醒了两三个年轻人，他们赶来抓住了少爷，用细绳将他绑住。但听说当时少爷发狂的力气非常大，三五个人的力量都按不住他，居然两度绷断了细绳。等好不容易制服他，把他绑在别院梁柱上时，少爷好像也累了，就这样陷入了沉睡。不久后醒来时，很奇怪，少爷的样子又跟以前判若两人了。警方问话，他也只是怯生生地低着头，一言不发……八代子太太说过，少爷以前在直方那边也曾犯过这种病，当时在大学教授的调查之下才知道是被施了麻醉，后来完全没问题了，所以才带他回到这边。不过看来血统这东西实在可怕，看他这次的情形，我认为一定是那卷卷册在作祟。

不过，卷册作祟也很久没出现过了，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据说那卷册原本是藏在对面那间可以看到屋顶的建筑——如月寺里的佛像肚子里。听说具有吴家血统的男性只要看过卷册，就一定会发疯。一见到女性，无论母亲还是姊妹，甚至陌生人，都会将其杀害……还有人说，寺中似乎保存着写明其缘由的物品……但那卷卷册为何会落入少爷手中呢？我只能说这太奇怪了。是的，如月寺现在的住持名叫法伦大师，听说与博多的圣福寺大师齐名，我想他应该知道这件事的缘由……是的，年龄已经相当大了，身体清瘦得如同仙鹤一般，白眉白须，看起来是位极其慈悲的大师。如果有需要，您不妨去问问他老人家，我会叫内人带您过去……

是的，八代子太太现在处于半疯狂状态，加上脚部扭伤，听说正卧床休息。虽然头部伤势并不严重，可是讲话颠三倒四，应该提供不了什么资料。我因为腰部受伤，暂时还没去探望她……

听说有人认为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去找宗近（大夫的姓），所以才没能救回小姐。但这不可能。宗近大夫来帮我诊断腰伤时曾说过，真代子小姐被勒杀的时间是在今天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而且按照蜡烛燃烧的情况，应该也是在那个时间左右……是的，其他都如我刚刚所说。只要等八代子太太恢复正常，真相也就会大白了。不过，正如我方才所说，她现在似乎尽讲些“快点清醒过来吧，现在就靠你一个人了”之类的梦话，也许是在埋怨少爷，这实在让人有些担心。

警察还没有找过我。因为最先发现这场骚乱的只有当天睡在这里，听到八代子太太尖叫声而赶来的年轻人。警察讯问他们之后就离

开了……我也一直非常小心，深怕自己会受到怀疑，所以要求宗近大夫替我保密。幸好当时一片混乱，没人知道是谁去找的宗近大夫。因此当医生您突然来询问我这件事时，我也吓了一跳。是的，我没有任何隐瞒，所以如果可以，希望能借您的力量让警察别来找我。您也看到了，我腰部受伤，而且又是那种听到警察两个字就会发抖的个性……是的。

◆第二参考：青黛山如月寺缘起（开山一行上人手记）

附注：该寺位于侄之滨町二十四番地，为吴家第四十九代祖先虹汀氏所建

晨缕满目金光雪，夕化浊水落河海，今宵银烛列荣花，晓作尘芥委泥土。三界如波上纹，一生似空里虹，一旦结下恶因，则念念不可解。生则坠地狱之变，现则唤鬼畜之相；死则恶果传子孙，受业报永劫之苛责。其恐惧痛苦，无任何事物堪比。

为此观其因果，如是究其本来趣理，断证根源，转菩提心，起一字伽蓝^[18]，乃恭奉佛祖智慧，一念称名^[19]、人天共敬之清净道场。

溯其缘起，乃庆安时期，山国城京洛祇园精舍附近，贵贱群集之巷内有一家开设多年的美登利屋茶铺，其每年特选的上贡宇治铭茶取名“玉露”，芳香闻名全国。当代主人名叫坪右卫门，育有一子三女，子名坪太郎，深受无比宠爱，然生来不喜生意之道，自年少时期就拜宇治黄檗的僧人隐元禅师为师，兼学柳生剑法^[20]，旁涉上佐流^[21]绘画，俳句^[22]体裁则受芭蕉影响而另成风格，长大后自号空坪，一心一意游山玩水，无志于家嗣之累，然因家中无其他男人，经常被逼娶妻生子，尽管总以学业未成而推诿，仍无从逃避。终于，其父坪右卫门邀请隐元禅师前来谕示，期能让他心念一转时，他在自己家门贴上一句“年至二十五岁的今门，不闻不如归”而出家为僧，只持一钵一杖西行寻访名胜古迹将近一年，由长崎路进入肥前唐津。当时是延宝二年春四月，空坪时年二十六岁。

空坪四处赏玩此地胜景，因虹之松原而改名虹汀，并选八景展纸笔，亲自起版撰江湖事，似此这般滞留半载有余。某日，适逢晚秋月圆，受诱而出，登虹之松原，赏玩并列于银波、银砂的千古名松于清

光中尽展的风姿，宛若名家墨技之天籁。行走一里过滨崎渔村仍未尽兴，故背负流霜，续行半里至夷之岬，倚岩角遥望湾内风光与雁影，直至半宵。

此时，一位约莫方逾十八岁的女子，翻展华丽衣袖，移动楚楚可怜之小脚，渡过荒矶叠岩走近虹汀身旁，浑然不知有人观看，朝向西方双手合十，凝神祈念良久，之后挥泪揽袖，意图投海。虹汀骇然跑近抱住，伴其至松原沙清处，询问事情缘由。少女最初只是啜泣不已，久久才倾诉——

“我是这滨崎某吴姓家中的独生女，名叫六美女。家中世代豪富，但是圆必有亏乃世间常情，可能是恐怖的因缘吧，家中往昔以来就有精神错乱的血统，导致今日只剩我独自一人悲痛苟活。

“最初，吾家有一幅祖先流传的绘卷，其上描绘美妇裸像，据说乃是吴家祖先的某人与最宠爱的夫人死别，在痛苦悲伤之下以丹青描绘尸体身影，期能做为电光朝露之纪念，却不知何故，在描绘初期尸体开始急速腐烂，图像尚未完成一半便已化为白骨，祖先的某人在悲叹下终于疯狂，夫人之妹虽然尽心照顾，祖先的某人最终仍追随夫人步向黄泉。当时，夫人之妹腹中也怀有该狂人之子，已近临盆，同样伤心欲绝，所幸终于勉强保住性命。

“正好此时筑前太宰府观世音寺奉修佛像，一位客僧胜空由京师前来监督，等奉修完成临行之际，行至附近一带。闻此缘由后深觉不忍，乃止住锡杖于吾家，观看未完成的绘卷，于佛前诵经供养后，砍伐后院的大柄檀树，选其赤肉部分，手雕弥勒菩萨座像，将绘卷藏其腹中，供奉于吴家佛坛，严令日后只有家中女性始能祭拜佛坛和观看绘卷，所有男性禁止接近。

“后来该位狂人的遗孤，名叫如五的男儿平安无事出生到这个世间，及长，娶妻继承吴家，谨守胜空上人之戒，严禁任何人接近佛坛，一切牲礼香花的供养，由其妻子独自负责，一心一意祈求现世的安稳与后代的善果。然而，可能是承袭狂人血统的缘故，此男子壮年后育有几位儿女，又遭逢妻子早逝，精神错乱。其后的历代男子中，也总会出现一两位精神狂乱者，有的杀害女人，有的则用锄锹挖掘女

人新坟，若有人制止，则会击杀或伤害对方，或自己咬舌自尽或自缢而死，极尽恐怖之能事。

“似此，见者、听者皆恐惧自危，远近相传吴家男子见到画卷会立刻受到祟弄，不净的女人接近佛像也会遭遇不幸，完全不敢与之结亲，因此吴家血统数度将近断绝，必须靠着金钱的威力，或是远从外地寻觅不知情者来传宗接代。时至近年，更是连下贱乞丐都不敢与吴家沾上边，导致如今只剩我独自一人。我的两位兄长同样发狂，长兄挖掘他人坟墓，二哥用石块殴打我，而且都很早就结束生命，又经谣传之后，在家中工作之佣人几乎全借故离开，连侍候我多年我的女仆都因为照顾我而病亡，导致我连一个倾诉对象都没有，内心不知何等寂寞。

“就在此时，唐津藩的家老云井某某听闻此事，表示要将其三男喜三郎赐予我为婿以继承家业。佣人侍女得知后皆兴高采烈地回来，其中只有一位从小照顾我的奶妈不仅面无喜色，甚至还明显露出愁容。问其何故，她才深叹口气，表示她从云井宅邸做事之人口中得知，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也就是那位喜三郎，其实是云井家老的庶子，长于剑术，是藩内第二高手，可是从年轻时期就声名狼藉，不仅耽溺女色，更到处结交不良之辈，破坏各处道场，敲诈勒索茶屋小馆，结果在别处无法存身，这才悄悄回故乡。但是，藩中世家非但无人敢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还畏如蛇蝎，因为听说我家情事，才决定让他成为我的丈夫。不仅这样，还心怀不轨，欲等事成之后凭其权势并吞吴家财产，虽是命运，也无力抗争。可是一想到我日后将承受的痛苦，就忍不住头晕目眩，泪流满面。我虽有些困惑，却并未深信，也无从查证，日久之后便逐渐冷静下来，等待秋天举行婚礼。今夜，那位叫云井喜太郎的人连一个随从也未带、连披肩长裤的礼服也未穿，独自来到我家。

“当众人忙于送上酒宴至后面客厅之时，我也重新化妆前往酒席，只见他半张面孔烧烂，脸色如灰，另外半边面孔无眉，白眼球凸出，嘴唇歪斜，与鬼魅毫无两样。我强忍住扑鼻酒气，全身发抖地帮他斟酒，可是才喝没几杯，他马上抓住我的手，我当时情不自禁地缩回手，杯里的酒溅在他膝盖上。他马上借酒疯想抓住我，奶妈拼命拉住他，他却立刻拔刀砍倒奶妈，我趁乱逃出来，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想到我家的不祥，又想到自己的不幸，正要自尽之时却被你拦下。如

果不能寻死，我只好出家为尼。虽不知你是何方人氏，仍请你大发慈悲指引我明路。”

说完，她趴在砂地上低声啜泣。

虹汀听完，沉吟良久之后，扶起少女，说：“好吧，我尽力而为，你先不要叹息，等我看过绘卷以后，自会让你了解本身的因果。”说完，他牵着六美女的手，正想离去时，松树后忽然出现半脸鬼相的狂暴武士，一声不吭地挥刀斩向他。虹汀以修禅之机锋转身避开，让对方斩向虚空，同时大喝一声，对方的武士在空中游走数步，和刀一起摔向断崖外侧，落入月光粼粼的海中，随水烟消逝无踪。

就这样，虹汀陪六美女回到吴家，和家人一起收拾奶妈尸骸，自己做法事诵经，并严禁把事情传开。然后进入佛堂，要求其他人回避，从弥勒佛像肚中取出绘卷，敬畏祭拜后摊开一看，美人全身溃烂长脓的模样令他寒毛直立，于是立即在佛前坐下，镇摄精魂地入定十余天，在延宝二年十一月晦日拂晓忽然睁开眼眸，大声咏颂三遍“雪凡夫之妄执不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将绘卷投入一旁的火炉中，化为一片灰烟。

之后，虹汀起身召集家人，说：“我已经借法力了断吴家的恶孽因缘，立刻将此灰放入佛像内，与三界万灵共同供奉。我本人也将还俗成为这个家的男主人，孕育万代胜果。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说无妨。”但是并无一人表示意见，因为所有人皆在畏惧云井家怪罪报复。虹汀了解此种心理，当天就厚赏家人，让他们回家休息，并封存家屋仓廩，钉上写着“回馈乡里，吴坪太”几个大字的木牌，只携带金银书画之类四大车，请壮夫驾驶，自己则背负弥勒佛像，怀内放着吴家家谱，手牵六美女，于翌日未明离开滨崎，朝东方前行。时间是延宝二年腊月朔日，大雪纷飞，长汀曲浦五里的路上须臾化为连绵银屏，让虹汀疑为天赐红彩祝贺。

像这样前行约莫一里，东方天际渐红，忽然后方传来杂沓人声。虹汀回头一看，为数约有二三十人的捕快手上带着拘捕犯人的工具，正中央则是落海的半脸鬼相云井喜三郎，也不知他是如何上岸的。他头系白巾，脚穿绑腿，身穿战阵披肩和野裤，手持长刀紧追而来，口

中大骂：“恶僧别逃！上回我以为你是朝廷密探，有所顾忌而未曾动刀，后来接受藩的密令调查你的素行，才知道你就是无法无天、声名狼藉的大恶徒坪太，不仅假冒画匠偷窥本城的地形，还伪装僧人游走各国，欺骗有德之家谋夺财物，诱骗良家儿女送入火坑，十恶不赦，天地可鉴。不管你会飞天遁地，你今天已无路可逃。快速捕这个诱拐良家妇女、卑劣下流的贼和尚。”手下的捕快们一起踏着雪地蜂拥而上。当下一边是巍峨参天的悬崖峭壁，另一边是临海断崖，背后则是纤弱女子和马车车夫，眼看似乎无处逃生。但是虹汀毫无惧色，将背负的佛像交给车夫，拂掉网笠上的雪花交给六美女，手持惯用的竹杖，一面数着胸前的念珠，慢步前进。捕快们大感意外，完全为对方气势所慑。

虹汀向众捕快行礼之后，轻咳两声说：“劳驾各位老远赶来，真的辛苦各位了。这么多人前来替我这位声名狼藉者送行，贵藩的政道昌明实在令人佩服，既然这样，就劳驾诸位干脆送我至前方不远的筑前藩吧！否则请勿拦阻，我不希望无益杀生造成贵藩的耻辱，如何？”捕快们一时呆若木鸡，而云井喜三郎脸红耳赤，怒骂：“满口胡言！上次我是喝醉酒才失手，这回你绝对逃不掉。弟兄们，对手只有一个人，除了女人以外，其他人全不能放过，动手。”说完立刻挥刀上前，似乎认为解决一个行旅僧人乃是轻而易举之事。捕快们也同时行动，闪闪刀光映在雪上，令人触目惊心。虹汀不再多言，左手握竹杖，右手挥空拳，率先夺下一人的刀，接着击落袭来的白刀，斩落蜂拥而至的球棒和刺叉，他不接近群聚的人马，专攻击落单的家伙。很快地，有十几个人或被击昏，或被击毙，倒在雪地上，甚至掉落海中。

行旅僧人出乎意料的功夫令众人完全乱了阵脚。云井喜三郎暴跳如雷，拔出长刀，摆出青眼架势，一步步向前逼近。虹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丢弃夺来的刀，右手重新握好竹杖，稳如泰山地接住喜三郎渴血的凶刀，毫不放松，冷冷如水地制其先机，切切似冰地压其后机。只闻一声轻响，喜三郎手中长刀如遭磐石所挡，动弹不得，唯有呼吸急促，咬牙切齿。虹汀见了不免莞尔一笑，说：“喜三郎公子，如何？还不早早醒悟吗？所谓弥陀的利剑，指的即是此竹杖之心；所谓不动的系缚，指的就是此亲切的呼吸。就算是千锤百炼的精妙，不经虚实生死之剑也比不上悟道的一根竹杖。恰如眼前之不可思议，莫怀疑，快快放下屠刀，转恶心入佛道，进入念念不疑、刻刻不迷、阔

达自在的境界吧！否则依一杀多生之理，我会将你斩成两段，消除唐津藩当下之不祥。你此刻正临生死边缘、地狱天上之分的刹那。”

此番话一说出，好杀残忍的喜三郎听了也脸色铁青、两眼充血、汗流浹背、大气如牛，然而积年累月的孽业已让他无法回头，他逞强地机敏转身，忽然奋起冲天之勇，以上段架势自正面奋力一挥长刀，如电光石火般斩入。虹汀翻身闪开，同时击出竹杖，正中喜三郎眉心，趁喜三郎飞退之际又乘虚而入，伸手握住喜三郎腰间的短刀，说了句：“那就让你了遂心愿吧。”话音未落，人已后退。一看，再度举起长刀的喜三郎不住后退，仰天倒下，被砍中的肩膀鲜血泉涌，染红雪地，气绝而死。

目睹此景，其余的捕快全吓坏了，纷纷落荒而逃。见已没有追兵，虹汀总算安下心，将夺来的短刀还于尸骸，双掌合十，数着念珠念佛两三遍。然后掸掉黑衣上的雪花，再度背起佛像，安慰着面无血色的六美女，带上斗笠，人马急行，顷刻便进入了筑前领地。在深江过了一夜，次日拂晓又踏着未歇的白雪向东前进五里，来到此地侄之滨。

虹汀见此处地形，心想：“此地北有爱宕灵山^[23]耸峙半空，南有背振、雷山、浮岳等诸名山连结烟云，眼界所及之处乃万顷丰田，足以养育儿孙万代，室见川的清流又能泛舟，更拥有滨^[24]、小户古迹，芥屋、生之松原等名胜，而且距黑田五十五万石^[25]的城下不远，实在是集山海地形精华之胜地。”

他立刻收随行的车夫为家人，寻求田野，建家屋仓廩，并捎信给故乡京师以求万代之谋。同时选中一地，集雷山、背振之巨木，自司绳墨，建造一座大伽蓝。将背来的弥勒菩萨像奉上，希冀此处成为福及末代，保佑永世之地。山门高耸，迎真如实相^[26]之月，殿堂连檐送佛土金色日相观^[27]。林泉深奥，水碧砂白，鸟啼鱼跃，念佛、念法、念僧，真乃末世奇特罕见的净土。

如此，在人皇^[28]第一百十一代灵元天皇延宝五年（丁巳年）霜月^[29]初旬，伽蓝落成。从京师本山召贫僧前来担任开山住持。贫僧以寡闻浅学之由再三固辞而不听，终因感其奇特，背经下至此处任住持，取寺号青黛山如月寺。于翌年延宝六年（戌午年）二月二十一日

吉辰，举行往生讲式七门说法，诵读净土三部经，执行七日供奉且普渡饿鬼。当日虹汀亲自上座，略述由来因缘向听众忏悔，诵吟两首和歌——

唱 念诵六文字^[30]，六道^[31]今不迷，竹杖向佛界。

（坪太郎）

和 三世^[32]为修佛，回头净归空。

（六美女）

接着由贫僧上座，详细辩证缘起因果，述明六道流转、轮回转生之理，授“若念弥陀佛，即灭无量罪”之真谛，最后接上一偈——

一念称名声，功德万世传，青黛山寺钟，迎得真如月。

另，据说六美女时年十八岁。她将早先写好的三万张六字名号分送前来的信众，不到三天即送完。

如上故事，婆娑^[33]显六道之巷，眼前转业报之理。闻烦恼即菩提，六尘^[34]即净土。吴家祖先冥福，末代正等正觉^[35]之结缘皆无量。吴家日后男女若欲报此鸿恩，须深刻领会此意旨，不可怠于法事念佛。此事不得外泄，若疏忽泄漏，恐会招他藩之怨。仅止于当时本寺住持及吴家当家夫妇。慎之。

一行记

延宝七年七月七日

◆第三参考：野见山法伦上人的谈话

▲听取时间：前述同日下午三点左右

▲听取地点：如月寺方丈室

▲列席者：野见山法伦上人（该寺住持，时年七十七岁，同年八月歿）、我（W氏），以上二人。

——你当然会怀疑。如《缘起》内文所述，可谓吴家中兴之祖的虹汀先生于距今一百多年前烧成灰烬、封入弥勒佛像腹中的绘卷，为何会恢复原本形态出现于今世，又落入吴一郎之手，导致他严重精神错乱……坦白说，就算您（W氏）没问，老衲也会说明，希望您自行判断。

关于这段《缘起》，本该在继承吴家的当家夫妇第一次前来祭祀祖坟时，才会摒退外人让其观看。而有关吴家血统，除非寻常之事，否则绝对不得泄漏于他人，这是自开山一行上人以来，身为本寺住持理应保守的秘密。但因为您身份不同，而且既然知道此事牵涉到判断吴一郎少爷发狂是真是假，又与会不会被判有罪有重大关联，老衲自然不能隐瞒……

事情很简单。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找出本该已化为灰烬、藏在本寺佛像腹内的那幅绘卷，发现它仍保留着原貌。不仅如此，老衲也很清楚从佛像腹内取出绘卷，造成吴一郎少爷病发的绝对是那个人没错。当然，这只是老衲个人的猜测，一定有很多人不以为然……那不是别人，就是吴一郎少爷的亲生母亲，前些年莫名横死的千世子小姐。是的，这很难令人信服。别的不说，这世界上当真有如此残忍的母亲，竟然会将传说中如此恐怖的东西交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吗？其中当然有着很复杂的理由，总之只要你听过接下来的说明，应该就会明白一切。

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应该是三十多年前了吧。不知您是否已经知道，据说这位千世子小姐自小就聪明伶俐，而且双手非常灵活，尤其擅长绘画和刺绣。自懂事以后，老衲就常见她一人独坐在本寺大殿角落，临摹画在纸门上的四季花卉图案或栏杆间的仙人雕刻。当时她真是十分可爱，五官轮廓有如人偶……

应该是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好像刚从学校回来的千世子小姐身穿虾褐色裤子，手抱包袱径自来到这方丈室，对正在独自喝茶的老衲说：“……和尚师父，那尊黑色佛像肚子里放着漂亮的绘卷，对吧？你能不能偷偷拿出来让我看看。”

这幅画卷的事，自从本寺开山时举行大法会后，成了附近一带有名的传说故事，这座村子里也应该还有很多人知道，她可能是听那些人说的吧。当时老衲就笑着告诉她：“那画卷早在很久以前化为灰烬啦，就算我想给你看也不行啊。”可是千世子小姐却说：“但我刚才摇动佛像，却听到肚子里面有声响，一定放着什么东西……”

老衲吓了一跳，赶紧骂她：“不可以做这种事，会被佛祖惩罚的。”但等千世子小姐回去后，老衲开始有些担心，悄悄来到大殿，试着摇动弥勒佛像，果然听到里面有东西在碰撞的声音……听起来一定放着形似卷轴的东西。

老衲大惊失色，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老衲一直以为佛像腹内放的只有《缘起》内文中所写的画卷灰烬……但后来转念一想，或许是以以前虹汀先生假装已经烧毁画卷，其实却将它保留下来藏入佛像内。结果旁边的装填物因年代久远而干燥变松，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吧。想来虹汀先生喜欢绘画，大概是不舍得毁了画卷才会这么做，而且他认为随着长年累月的供奉，孽缘便会渐渐淡薄，不再作祟吧。若真是这样，老衲是否应该重新取出将其烧毁呢？到底该怎么做呢？老衲想来想去，还是不能释怀，又觉得有些恐惧，想到应该没有人敢打破佛像去察看内部，也就还是按照原样放回去了。

岁月流逝。去年秋天，就在彼岸节^[36]前一天傍晚，老衲看到八世子太太、一郎少爷和真世子小姐一齐前来扫墓。当时，八世子太太单独打扫完灵堂后，顺便至方丈室来喝茶话家常，她跟我商量：“现在说这个有点早，等明年春天，一郎从六本松的学校（福冈高等学校）毕业后，我打算让他立刻和真世子成婚，您觉得如何？”八世子太太在宣布这类重大事情之前，必会来找老衲商量，所以当时老衲回答说：“这样很好。”随后我们起身走出大殿的回廊一看，身穿学生制服的一郎少爷和系红色腰带的真世子小姐已经打扫完坟墓，正蹲在山门旁的坟前双手合十，看起来很亲密。看到他们两人，八世子太太似乎一时心酸，急忙掩面进入灵堂。老衲则留在原地望着这般配两个人，莫名地想起了吴家未来的事。其间忽然想起多年前千世子小姐所说的话，心中不禁一震……不过当时老衲以为只是老年人没必要的操心，但毕竟放心不下，结果当天晚上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所以老衲就慢慢起身……借着窗外洒入的月光和灯火，独自来到大殿，双手捧起佛像摇动，但却没有听到上次声响，不但如此，还感觉里面空无一物。

可能是第六感吧，这时老衲感到莫名恐惧，于是毅然把佛像抱下佛坛，搬进方丈室，戴上眼镜仔细检查。虽然佛像身上沾满尘埃看不太清楚，但颈部衣襟处有切断后再装上的痕迹，用力摇晃就能脱落。当时老衲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拼命保持镇定，沿着走廊将佛像搬出，轻轻掸落上面的灰尘，在这盏灯下铺上毡子，从切断处拔下佛像的头一看，只见挖成经筒状的底部有旧草纸包住的灰。不过灰包正中央能清楚看出卷轴状的凹陷。至此老衲便明白了，虹汀先生虽宣布已将绘卷烧毁，事实上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并未烧毁，而是直接将其藏入佛像中。现在绘卷又被某人窃走了。这一切已毋庸置疑。是的，除了填充在四周的旧棉花以外，连一片碎纸都没见到……请您跟老衲前去，亲眼看看佛像。

◇参考后段备注

如你所见。这该说是因为老衲的疏忽吧。老衲不止一次希望不要发生什么麻烦。不过从另一方面想，如果是千世子小姐拿走的，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且，自从她惨死一直到今天，又是谁偷偷藏起了绘卷？若是收拾千世子遗物的八代子太太发现绘卷，应该不至于瞒着老衲。就在老衲每天如此担心不已时，竟发生了这次的事情，只能说这一切都太奇怪了……听说绘卷在一郎少爷精神错乱后又消失无踪，这又是另一桩怪事。村里有人说，在一郎少爷精神异常前后，曾目睹绘卷如灵蛇般飞越空中。但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想到这一切皆起因于老衲的疏忽，实在觉得愧对死去的真代子小姐和发狂的一郎少爷，如今只能垂泪奢望能以我垂老的短暂生命来挽救他们。

◆第四参考：吴八代子的谈话概要

▲听取时间：前述同日下午五点左右

▲听取地点：本人宅邸内侧房间

▲列席者：吴八代子、我（W氏），以上两人。

——啊，医生，您终于来啦，我等您很久了！不不……我的伤没关系，性命什么的都不重要。我现在只希望您务必帮忙找出从寺中盗出这幅画卷（一面从怀里取出来交给我），埋伏在石头切割工厂交给一郎，企图杀害这个家中所有人的那个家伙。而且，等找到那家伙，麻烦您一定要问他这一句，究竟有何怨恨，让他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涕泣），就这一句，请您一定要帮我问（涕泣）。我真是不甘心在一郎精神正常时没能问出那个人是谁……若让我知道，就算咬碎他的骨头都不够解恨（涕泣）。不不，一郎离开直方时并没有那种东西！一郎随身携带的物品，我全部仔细检查过了……那些警察又知道什么？！让一郎受到那样的痛苦折磨……我问他话，他也完全不回答……我已经死心了，一郎是否能够恢复正常，女儿是否可以活过来，我这条命又将如何，我都不在乎！但杀害我妹妹千世子、谋害一郎还有我女儿的仇人绝对是同一个家伙！那家伙明明知道这幅画卷，又刻意拿给一郎看……（精神亢奋错乱，无法继续问答。之后，随着心情恢复平静，逐渐倾向失神状态。）

▲备注

（一）案发当日上午十点半，检查已禁止出入的吴家仓库（被称为三号仓库）内部时，发现铺在楼下木板房间入口的旧报纸上整齐并列着吴一郎的双齿木屐痕迹，以及真代子外出穿的红色草鞋。旁边开始有蜡烛滴落的痕迹，点点延伸至陡峭的楼梯上方。

楼上以及被害者的尸体上，并未发现有打斗、抵抗或挣扎的迹象。尸体颈部有勒纹、瘀血以及绳沟交缠的痕迹，但气管咽头部、颈动脉等处并未发现外部损伤。另外，尸体前方的桌底下掉落一条带着脂粉香的崭新西式手帕，经鉴定为凶手的物品，且被用以凶行。

桌中央有卫生纸，带有妇女体味的四折白纸十数张，对面左侧放置吴家佛具铜烛台一个，上插一支大蜡烛，有点燃过的痕迹。根据日后调查结果，推定在点燃约两小时四十分钟后熄灭。

另有三支新的大蜡烛和火柴盒一起置于桌下。在上述四支蜡烛上端及中央部分所沾的多枚指纹，毫无例外均来源于被害者真代子左右手手指，而没有发现凶手吴一郎的指纹。而且火柴盒上也只检测出被

害者一人的指纹，根据这一点可以断定，前述四支蜡烛均由被害者自己带来，划亮火柴点燃其中一支置于桌面左端。

（另省略关于八代子的脚印等记录）

（二）同晚九点，被害者尸体被送至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室后，立刻由我（W氏）执刀，在舟木医学士陪同见证下进行解剖。十一点结束，判定死因是颈部遭压迫的勒杀，且推定被害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丧失意识后遭勒毙。另，处女膜并无异常。（他略）

▲备注

（一）在调查如月寺弥勒菩萨坐像时，发现其头大身小、形相怪异，既无背光也不坦露。身披有如普通法衣的轮袈裟^[37]，结跏趺坐^[38]并结弥勒之印，有作者依照自己的形象雕刻之嫌。整体刀法简劲雄浑，有锯齿状和波浪状凿痕，底部中央以极端严谨的刀法刻着一寸大小的“胜空”二字。

（二）中部空洞是纵深一尺、横径三寸三分多的圆筒型，扣除填充在上部及底部的棉花和灰烬的厚度，高约一尺六分有余，恰好符合绘卷（另附参考物）的体积。另，作为盖子的颈根方形部分有黏贴的痕迹残留。

（三）检查包灰的草纸和填充上下左右的棉花时，可由褪色情况推定与记录时代符合。经检验镜分析，发现灰烬为普通日本纸及绢布烧毁所成，并无用于装裱的金线或用于轴部的木材等留下的痕迹。（他略）

▲备注

（一）调查沿着侄之滨的国道、位于靠海一侧山脚下的石头切割工厂附近后发现，据称前一天吴一郎观看绘卷所坐的石块位于切割剩下的粗石背面，是从路旁经过的行人很难注意到的位置。

（二）石头切割工厂内除无数大小石片石块、工人作业的痕迹、从道路飞入的稻草纸张和蹄铁片等等各种废弃品外，并无特别值得注

意的物品。另，因经小雨冲刷，未能发现疑似吴一郎及其他任何人的脚印等。

（三）平日在工厂作业，家住侄之滨町七十五番地之一的肋野军平，从两天前因与其妻阿密及养子格市皆突发腹痛下痢，疑感染流行病而被隔离。但据询问不久痊愈后的二人，证实并未发现前些天作业中有可疑人物进入切割工厂或在附近徘徊。关于这几个人的病况，由于所食用的鱼类向来新鲜，不可能是食物中毒。最终病因无从查明。

◇插入绘卷相片

◇记入上述绘卷由来

◇记入上述第二次发作全程的研究观察事项

哈哈哈哈哈……

如何？各位吃惊吧！

想必各位已经忘记这些内容是本人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忘情阅读了吧！有悲剧，有喜剧，有械斗场面，也有刑事推理，倘若再安排一些免费宣传，绝对可以成为令众人大为感叹、大呼惊奇的古怪记录吧！尤其是其中心理遗传的表现方式之奇特，真可谓前所未有，就算翻遍现代所有常识及科学知识的秘籍，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连著名法医学专家若林镜太郎博士对此案也颇感棘手，在其调查资料中发出如下的叹息：

“我希望将本案凶手称之为假设的凶手，因为除了假设该案的凶手是拥有超越现代一切学术甚至道德、习惯、义理、人情的恐怖神秘并拥有诡异性格的人以外，已经找不到其他合理解释了。像这样在短短两年之间，将三个女人与一位青年或杀害或使之发狂，让其一家的血统完全断绝，无法再续。如此残虐恐怖，却又将每件事都伪装成偶然，或某种超科学的神秘作用，而令人无从怀疑。别说凶手是否存在，就连是否存在进行这样一连串凶行的目的都令人怀疑……”

怎么样？看过前面的记录，再对照这段文字，各位应该早已注意到了吧。站在法医学立场的若林博士与身为精神病学者的我对于此案所主张的重点，从案发开始就截然相反，直到今日仍未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若林从其法医学者特有的角度，一开始就认定这桩案件绝对另有隐藏在背后的凶手。他认为该凶手是从某处操控并自由玩弄与此案相关的奇异现象来混淆视听的。相反，我却认为绝对不是如此，从精神科学的立场来看，这是所谓“没有凶手的犯罪案件”，只不过表面内容是少有的精神病发作表现方式而已。如果非要抓出个凶手来，那我认为就该把遗传这种心理给吴一郎的祖先逮捕，送进牢里。这就是这桩案件的中心趣味所在！

哈，什么？真惊人，你们已经知道本案真凶了？

哎呀，这还真是令我惊讶。再厉害的名侦探，脑筋如此敏锐也难免让人困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和若林都不必再混下去了。

好了好了，别急，请稍等。就算诸位心中的人物果真是这桩案件的真正幕后凶手，也是若林口中假设的诡异魔人，重要的是，那只不过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证据吧？而就算有不可撼动的确凿证据，各位知道凶手目前人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吗？如果将凶手就此绳之以法，但之后又发现案件背后另有令人震惊的新事实的话，又该如何处置呢？呵呵呵呵呵……

所以，还是别说吧！对于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案件，薄弱的证据或概念式的推理判断绝对是非常危险的忌讳。至少必须彻底了解本案发生后，是经过什么过程到了我手中，我对案件又进行了什么样的观察，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发现第二次发作的内容是如何凄惨、悲痛、绚烂、怪异且荒谬的。而这种研究又为何骤然演变成为我自杀的原因等种种缘由之后，才能决定凶手的有无。

各位此刻应该会头昏眼花，心想“是这样吗……唔”，别急，接下来就用省略敬语的彩色立体有声电影来说明我之后对这桩案件的研究的进行实况吧。

不过，像我这种乡下电影解说员，又是新人，一旦省掉敬语，听起来一定像在朗读外行人所撰写的剧本吧！很不幸，我没做过中国菜，也没写过剧本，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做。距离天亮还很久，时间多

的是，所以我就试着自嘲一下这一生，顺带写一下剧本玩玩吧。只是，在此要事先声明，我要将案件核心的心理遗传内容放到最后，首先从表面的事实依次进入实质部分，最终完成中国菜，啊不，是剧本，如此也不会出现两者重叠交错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记录，完全按照当时我所看到事件本身的顺序排列，只需研究此顺序就可以大致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恕我在此大胆地说一句，请各位相信，这绝对是极端科学、毫无矫饰、俯仰天地也不惭愧的真实记录……唉，真累人！

【字幕】

吴一郎的精神鉴定——大正十五年五月三日上午九点，福冈地方法院会客室。

【电影】

正木博士身穿羊羹色徽纹披肩，斜纹哔叽单衣搭配同质地的裤子和洗得发白的袜子，俨然一副村长模样的打扮，翘起二郎腿坐在和入口反方向的靠窗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雪茄。

丢在中央的圆桌上的似乎是他的旧洋伞和旧礼帽。旁边站着身穿礼服的若林博士，正在向正木博士介绍一位身穿制服的威严探长和一位身穿哔叽西装、举止优雅的绅士。

“这两位是大冢探长和铃木预审推事^[39]，两位都是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此案……”

正木博士站起来，接过两人的名片，十分随意地点头致意。“我就是两位想见的正木，不巧我没带名片……”

探长和预审推事神情严肃地回了礼。

这时候，穿一件藏青白点双层和服的吴一郎由两位法警拉着腰绳进来。三位绅士左右让开，站到正木博士身旁。

吴一郎在正木博士面前站定，用乌黑澄亮的忧郁眼神凝神环视室内。白皙的手臂和颈部四周有几处狂乱发作时被压制而留下的擦伤和

瘀青，使他那世上罕见的俊俏容貌显得特别怪异。他身后的两位法警同时举手行礼。

正木博士回以注目礼，长长呼出一口雪茄的烟雾后，轻松地拉过吴一郎铐上手铐的双手，向自己靠近，让自己的脸和对方的脸接近到距离一尺左右，和他四目相对，凝视着对方的瞳孔，仿佛在做某种暗示。接着又用自己的视线抵回吴一郎的视线，似乎要将视线压到对方瞳孔深处。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互相盯了好一会儿。

不久，正木博士的表情开始有些紧张了。站在一旁的绅士们表情也跟着紧张起来。

然而，只有若林博士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低头用冰冷的苍白瞳孔凝视着正木博士的侧脸，似乎试图从正木博士的表情中寻找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

但吴一郎非常平静，以精神失常的人所特有的澄明眼神轻松地将视线从正木博士的脸上移开，立刻转向一旁的若林博士，由下至上缓缓打量着他穿着礼服的高大身躯。

正木博士表情渐渐转为柔和，微笑地望着吴一郎的侧脸，重新吸起快熄灭的雪茄，语调轻松地开口：

“你认识那位叔叔吗？”

吴一郎仰望着若林博士苍白的长脸，微微点头，眼神像是正在做梦。

正木博士看着他的表情，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这时，吴一郎的嘴唇蠕动起来说道：“认识，他是家父。”

然而话还没讲完，若林博士瞬间表情大变……原本就苍白的脸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失去光泽的额头正中央突起两道青筋，出现了不知是愤怒还是惊愕的神情，随即又颤抖地回头望向正木博士，那种神态简直像是随时要朝他扑过来一样……

然而正木博士就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神态自若地大笑出声：“哈哈哈哈，父亲吗？不错……那这位叔叔呢？”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

吴一郎依然用很认真的眼神盯着正木博士的脸，不久嘴唇又蠕动了：“是……家父。”

“啊哈哈哈哈哈哈！”正木博士笑得更愉快了，最后放开吴一郎的手，一副受不了似的样子狂笑起来，“啊哈哈哈哈，真让人吃惊。这么说，你有两位父亲喽？”

吴一郎显得有些犹豫，但很快就默默点头。

正木博士已经笑得捂起了肚子了。“哇哈哈哈哈，太有意思啦，真是世间少有！那么，你还记得这两位父亲的姓名吗？”

听到正木博士这一句半开玩笑似的话，在场所有人惊惶失措的脸上霎时浮现出了紧张。

但是，被正木博士这么一问，吴一郎却脸色一暗，静静移开视线，久久凝望着窗外灿烂的五月晴空，然后又似乎像是想起了什么事一样，大大的眼中浮现出泪珠。

见到这种情形，正木博士又拉起吴一郎的手，缓缓吐出一口雪茄烟雾说：“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不必勉强自己去想令尊的姓名，因为不管先想起哪一个人的姓名都是很不公平的，哈哈哈哈哈哈！”

直到刚才为止一直都很紧张的人们同时笑了，若林博士也好不容易恢复原来的表情，露出哭泣似的僵硬笑容。

吴一郎很专注地一一看着他们的笑脸，良久，很失望似的叹了口气，垂下眼睛，泪水不断掉落，从手铐上一滴滴落到脏兮兮的地板上。

正木博士拉着他的手，随意地环顾了一下众人的脸。“我希望能把这位病患暂时交给我，不知各位意见如何？我认为这位病患的脑中

一定还残存着关于案件真相的某种记忆。如我方才所问的，他觉得每个人的脸看起来都像自己的父亲，这或许正是暗示案件背后真相的某种重要心理表现……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这位少年的头脑恢复正常，撷取出有关案件真相的记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字幕】

吴一郎第一天出现在解放治疗场（大正十五年七月七日拍摄）

【电影】

挺立在解放治疗场正中央的五六棵梧桐树的绿叶在盛夏阳光中闪着灿烂光辉。

八位疯人从东侧入口排着队依次进入。其中有人很不可思议地环顾四周，但是很快就开始展现各自的狂态。

吴一郎最后进入。

他的神情寂寞忧郁，呆呆地环顾着四周的砖墙和脚下的砂地。不久，他好像从自己脚下的砂中发现了某样东西，突然两眼发亮，并将其拾起，放在双手中间搓揉，然后对着眩目的太阳观看。

那是一颗漂亮的莱姆玉^[40]。

吴一郎面带微笑望着太阳，然后将弹珠卷进黑色腰带中，又匆忙撩起衣摆蹲下，开始用双手反复刨起灼热的砂土。

一直站在入口看着他的正木博士命令工友拿一支圆锹过来，交给吴一郎。

吴一郎高兴地道谢后，接过圆锹，开始比先前积极数倍地翻动闪闪发亮的砂土。里面湿润的砂土曝露在阳光下，从边缘开始变白干燥。

正木博士热切地看着吴一郎的行为，不久微微一笑，点点头，快步从入口离开了。

【字幕】

过了约两个月后，身处解放治疗场的吴一郎（同年九月十日拍摄）

【电影】

解放治疗场中央的梧桐树叶已稍显枯萎。周围的平地上处处重叠散乱着翻掘过的砂土，恰似一个个黑色墓穴。

吴一郎站在洞穴与洞穴间的砂土平地的一隅，用圆锹当做手杖挺起腰杆，看起来很难受地吁了一口气。他的脸被秋阳晒黑，加上连日劳动的极度疲劳，看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相当憔悴，只有眼眸中还闪烁着炯炯光芒。他汗流如注，急促的呼吸如同火焰一般，特别是手中充当拐杖倚着的圆锹的锹刃已经磨损成薄薄的波浪状，闪动着银色的光芒，充分说明他这几十天的掘砂作业是何等的狂热、剧烈。所谓活生生堕入焦热地狱的死者，应该就是这副模样吧！

不久，就像是被什么人逼迫着一样，吴一郎又用晒黑的手臂重新拿起圆锹，开始在新的石英质砂土平地挖掘另一个洞穴。很快，他掘出一个新的鱼脊椎骨后，突然又受到了鼓舞，用比先前快数倍的速度挥动起圆锹。

舞蹈狂女学生掉入吴一郎背后的一个大洞穴，双脚在空中晃动，发出惨叫。其他病患们则是一起鼓掌喝彩。

但是，吴一郎头也不回，更专心地继续着挖掘。终于他像是挖到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频频扭动双手手指，然后又拿起圆锹，眼神亮得如同快要燃烧起来一般，咬牙切齿地开始疯狂挖掘脚下的地面。

正木博士缓步走近他身后。架在鼻头上的眼镜闪着光，他注视了一会儿吴一郎的工作，不久后走到吴一郎身边，伸手轻拍了一下他挥起圆锹的右肩。

吴一郎吃了一惊，放下圆锹，呆然回头望向正木博士，同时擦拭掉脸上的汗珠。

正木博士趁隙以电光石火般的动作将一只手伸入吴一郎怀中，抓出用脏手帕包住的圆形物品和先前挖出的鱼脊椎骨，迅速藏在背后。但吴一郎丝毫没有察觉，又擦拭了几次汗水，眨眨眼，从洞穴中抬头往上看。

正木博士站在洞穴边缘俯视着他，微笑着说道：“你刚刚挖出了什么东西？”

吴一郎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将左手手指伸到博士的鼻尖前。博士挪了挪眼镜仔细一看，发现他指头上缠绕着一根女人的头发。正木博士似乎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严肃地点点头，紧接着解开藏在背后的脏手帕，将里面的物品放在左掌上递向吴一郎。他的掌上是吴一郎两个月前刚进入这个解放治疗场时捡到的弹珠，以及今天挖出的鱼骨，还有红色橡胶梳子的碎片和数节小指大小的断玻璃管。

“这些是你从土里挖出来的吧？”

吴一郎喘着气点头，看了看博士的脸，又看了看那四样东西……

“嗯……不过，这些是什么呢？有什么用吗？”

“那是青琅玉、水晶管、人骨和珊瑚梳子。”吴一郎不加思索地回答，同时从博士手上接过四个破烂东西和手帕，牢牢绑紧，慎重地塞进怀里。

“嗯……那么，你到底是为什么如此拼命地掘土呢？”

吴一郎左手拄着再度插入土中的圆锹，右手指着脚下，回答说：“这儿埋着女人的尸体。”

“啊，原来如此。”正木博士喃喃说道。然后透过鼻头上的眼镜深深盯着吴一郎的双眼，用非常严厉的口气，一字一顿地问对方：

“原来如此……但是，那个女人的尸体被埋在土里，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吴一郎双手拄着圆锹，惊讶地抬头望向博士的脸，脸颊上的红晕霎时消失，嘴唇蠕动，以梦呓般的语气开始反复念着：“是……什

么……时候……”

在此期间，他茫然若失地转头望着四周。不久转为无比寂寞、无助的神情，一下子放开手中的圆锹，两眼低垂，无力地低头爬出洞外，慢慢走向入口。

目送吴一郎的背影，正木博士抱着双臂露出会心的微笑。“果然不出所料，心理遗传正确无误地显现了。但是，必须再忍耐一段时间。因为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好戏……”

【字幕】

同年十月十九日（距离前一场景约一个月后）的解放治疗场内

【电影】

场内的砂地恢复了一开始拍摄时的平坦，砖墙前出现了正在耕作的老人钵卷仪作，不过，仪作已经比第一次出现时多耕作了约一亩的田地，但一旁的瘦弱少女却只栽种了一半的枯枝和瓦片。

站立老人面前的吴一郎也和最初见到的一样，面带微笑，双手放在背后，很专注地看着老人上下挥动圆锹。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皮肤已经完全变白，也胖了一些……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停止了挖掘洞穴的工作，整天都待在自己房内——第七号房。

正木博士从他背后微笑着走近，伸手搁在他肩上。

吴一郎吓了一跳，回过头去。

“怎么样？你好久没有出来了呀！皮肤变白，而且胖了。”

“是的。”吴一郎也和往常一样微笑着回答后，又注视起圆锹的挥动。

“你在这里做什么？”正木博士盯着他的脸问道。

吴一郎静静回答：“在看那个人耕作。”

他的视线依然没有离开圆锹。

“嗯，看来意识已经清醒很多了。”正木博士喃喃自语似的说完，打量着吴一郎的侧脸。不久后，他微微加强语气说：“我想不是。你是希望向他借那把圆锹吧？”

话音未落，吴一郎的脸颊立即变得刷白，双目圆睁，凝视正木博士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回到圆锹上，喃喃自语道：“是的……那是我的圆锹。”

“嗯，我知道。”正木博士点头。

“那把圆锹是你的。但是难得他那样热心耕作，你就再等一会儿吧！只要待会儿正午十二点的钟声一响，那位老先生一定会丢下圆锹去吃饭，然后一直到天黑都不会再出来了。”

“一定吗？”吴一郎说着，回望正木博士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不安。

“一定！不久，我会再买一支新的给你。”正木博士肯定地点了点头，以便让他放心。

即使这样，吴一郎依然不安地凝视着上下挥动的圆锹，然后再次自言自语地嘟囔：“我现在就想要……”

“啊，为什么呢？”

但吴一郎没有回答。他紧抿着嘴，又开始凝视着圆锹上下挥动的样子。

正木博士神情紧张地盯着他的侧脸，仿佛想从他的表情中找出某样东西。

一只大鸢的影子掠过两人面前的砂地，逐渐远去。

* * *

那么，看到这里各位终于能明白了吧，吴一郎的心理遗传根源与佩戴青琅玉、水晶管和珊瑚梳子之类饰物的古代贵妇有关，也能明白吴一郎是为了以该妇人为模特儿完成绘卷，所以才会热切地寻找女尸。

然而对于正木博士质问尸体是什么时候埋在土中的，吴一郎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而是转身回到自己房中思索，原因何在？

还有，一个月后的今天，也就是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他又突然来到这处解放治疗场，一心一意等待老人放下手上的圆锹，又是为什么？

此刻在我说话的时候，这所疯子解放治疗场的危机是否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逼近呢？

能够揭开这些疑问的人，只有目前正在调查这桩案件的若林博士，以及他的商量对象——我，不，是银幕上的正木博士……不，也不对，真麻烦，就算是我好了！顺便停止播放影片，再顺便，我要恢复深夜在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授办公室，正独自写这篇遗书的正木疯子博士身份。

或许胡言乱语多了些，不过反正这是临死之前打发时间所写的遗书。就算威士忌后劲大点儿也无所谓！只要完成眼前的事，接下来就与我无关了。那么现在，还是容我再抽支雪茄吧！

啊，真愉快！能在这自杀前夕以怀抱宇宙万物的心情写遗书。写累了可以只穿拖鞋坐在转椅上，抱膝吞吐烟雾。如此一来，烟雾便会如朝霭、夕云一般，袅袅以螺旋状飘向天花板。到了一定高度，就会好似浮在水面的油渍一样缓缓扩散，好像拥有灵魂般扭曲纠缠，似悲又似喜地描绘着各种各样的几何曲线，同时渐渐淡薄、消失。坐在大转椅上茫然抬头望着它们，犹如瘦小尸骸般的我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中的魔术师吧！啊，好困，看来威士忌起效了。呼噜、呼噜、呼噜……窗外都是星星，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啊，是一颗星吧……“见一颗星，博士辞世^[41]”吗？哈哈，一点都不好玩，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如何，读完了吗？”

突然，耳边响起了声音，但随即只剩下空洞的回响，然后便消逝无踪。

一瞬间，我以为是若林博士的声音，可是马上发觉语气完全不同，带着年轻快活的余韵。于是我惊讶地回头。但是房内空荡荡的，连一只老鼠也看不到。

太不可思议了……

秋天早上明亮的阳光从三面窗户外如洪水般涌入，眩目地反射在摆成数列的玻璃标本架、清漆和亚麻油毡地板上，四周一片静寂。

……吱吱吱吱吱吱……喳喳喳喳喳喳……吱吱……

只听到一群小鸟的叫声在松枝间回响。

我感到奇怪，合上已经读完的遗书，无意识地望向自己面前……紧接着，我差点吓得跳起来。

就在我眼前有一个奇怪的人……先前我一直以为，是若林博士坐在那张大桌子对面的扶手转椅上，但如今那里却不见若林博士身影，和我面对面坐着的只有一个身穿白大褂、身材瘦小如尸骸的男人。

那是理着光头，眉毛也完全剃掉，全身被太阳晒成红黑色，五十岁模样的一位绅士，不过实际年龄好像更年轻些……高挺的鼻梁上戴着无框眼镜，紧抿成倒钩状的大嘴叼着刚点燃的雪茄，双臂高高地抱于胸前……是个酷似尸骸的瘦小男人。与我视线交会时，他用右手悠悠然取下雪茄，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笑了。

我跳了起来。“啊，正木医生……”

“啊哈哈哈哈哈哈，吓了一跳吧！哈哈哈哈哈哈。不简单，真是不简单，竟然还清楚记得我的名字，也没有以为我是幽灵而吓跑，太让人佩服了，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在他笑声的回响环绕下，我感到全身渐渐发麻。右手抓着的正木博士的遗书一下子掉落在大桌上。

与此同时，随着写遗书的正木博士的出现，我觉得今早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被否定了，突然全身乏力，再次一屁股坐回原来的转椅上，连连吞咽了好几次唾液……

见到我这种态度，正木博士更愉快地仰靠椅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你看起来相当吃惊嘛！啊哈哈哈哈哈哈。没必要吓成这样啦，你现在陷入了严重的错觉。”

“严重的……错觉？”

“你还不明白吗？呵呵呵呵呵，那么你想想看。你刚才……应该是八点以前吧，被若林带进这里，然后听他说了很多话吧？说我已经死了一个月什么的，嗯，还有那月历上的日期之类的……哈哈哈哈哈，吃惊吗？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啊……后来你在阅读那些《疯子地狱邪道祭文》、《胎儿之梦》、新闻报道和遗书的过程中，你真的相信我早在一个月前死亡了，对不对？”

“……”

“啊哈哈哈哈！其实那根本就是若林的谎言。你完全被他的诡计耍得团团转。我可以让你看证据，你只要看遗书的最后部分就能明白，你不是正好翻到那里吗？怎么样？你一定还闻得到新鲜的墨水味吧？这就是我昨天熬夜所写的证据。哈哈哈哈哈，如何，所谓的遗书可并不一定要在本人死后才会出现啊。我还活着，这根本没什么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

“……”

我目瞪口呆。想不通正木和若林两位博士为何要做出这种奇怪的恶作剧。而且说这是恶作剧，又未免太过怪异荒谬了。我从今天早上开始经历的各种事情，见到的各项文件内容，真的都是事实吗？或者仅仅是这两位博士串通一气，为了戏弄我而联手演出的一场戏？想着想着，我心中直到前一秒为止还充满的种种感激、惊讶和好奇等感情开始逐渐崩溃，仿佛与自己的身体一同消失不见了。

我拼命忍受着这一切，双手紧紧抓住大桌子的桌边，恍如做梦般茫然地望着眼前正木博士那微笑的脸。

“呵呵呵呵呵！”正木博士突然大笑，却忽然被咽下的雪茄烟雾呛着，露出既痛苦又可笑的表情，他慌忙按住鼻头上的眼镜。“啊哈哈哈哈哈，咳咳，你的表情好怪，呵呵呵呵呵呵呵，好像在说我没死很不应该嘛……咳咳，没办法，这样吧！你听好……今天早上，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你呈大字型躺在七号房中央睡觉，醒来时却突然发现忘记了自己的姓名，所以一个人大惊失色地在此闹了一阵，对吧？”

“这……你怎么知道？”

“你那样大声怒吼，我想不知道也难，不是吗？其他人都在熟睡，但正在这里写这份遗书的我听到了骚乱声，走去一看，发现你在七号房里拼命想找出自己的姓名。我就想你终于要从一直以来的梦游状态中清醒了……于是我为了赶快完成这篇遗书，立刻回到了二楼。不久天亮后，我终于从瞌睡中醒来，感觉有些茫然若失，朦胧之间，发现若林开着他那辆有新式警报器的汽车赶来。这可真有意思……一定是有人发现你从梦游状态中清醒过来而报告给了若林。若林又是相当机灵的家伙，那么他赶来是打算动什么手脚呢……我躲在暗处窥看，见到他让你理发、洗澡，打扮成一副大学生模样之后，带你见了隔壁六号房住院的一位美少女吧？而且说她就是你的未婚妻，让你大感吃惊，对吧？”

“啊，这么说，那位少女果然是精神病患者？”

“当然。而且还是学界罕见的精神异常。因为在举行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前夜，看到关键的未婚夫出现意料不到的‘变态性欲心理遗传’的严重梦游，导致她也不知不觉被梦游发作的暗示诱发，与未婚夫出现了同样的心理遗传发作，陷入了假死状态。但是她被若林以某些手段救醒后，竟说羡慕千年以前死亡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很对不起根本不存在的姐姐之类的话，又模仿抱婴儿的姿势，说些‘你会成为日本人’之类的话……当然，她现在也已经相当清醒了……”

“那、那么……那位少女叫什么名字？”

“哈……你不必问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当然是著名的‘侄之滨小町’[\[42\]](#)……吴真代子啊。”

“啊，那……那我莫非就是吴一郎？”

我说这句话时，正木博士紧抿着他大大的倒钩嘴，隔着雪茄烟雾，紧锁双眉，将黑眸的焦点锁定在我的脸上。

霎时，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心脏涌去，似乎即将完全流失，冷汗一滴滴从额头滴落，嘴唇哆嗦，眼看身体又要开始摇晃。我赶紧把双手撑在大桌子上，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化为空气四散消失，只剩两颗眼球凝视着正木博士。此时，我的灵魂恍若在无限的时空中以超高速四处疾驰，恐惧着万一想起自己身为吴一郎的过去，听着自己的心脏和肺部从不知名的远方传来如巨浪般向我逼近的声音……全身的颤抖停都停不下来。

但是，无论心脏和肺部如何骚乱动荡，我的灵魂却依然怎么也想不起身为吴一郎的记忆。对于不知道在脑海中反复了多少遍的“吴一郎”三字，就是没有丝毫“这是我的名字”的亲切和熟悉感。不管再怎么搜索过去的记忆，只要回溯到今天凌晨听到的嗡嗡声，便完全中断了。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拿出何种证据给我看，我都无法认同自己就是吴一郎。

我深深叹出一口气，同时全身的意识逐渐恢复过来了。心脏和肺部的亢奋也开始平静下来。不久，我颓然坐在椅子上，腋下冷汗淋漓。

与此同时，正木博士一脸若无其事地在我面前深吸一口雪茄，吐出一团紫色烟雾。

“如何？想起自己的过去了吗？”

我默默摇头，从口袋里拉出新手帕擦拭脸上的汗，心情平静了许多。然而，莫名其妙的事情还是太多了，我静静地在椅中缩成一团，动都不敢动。

不久，正木博士突然大咳一声，我又吓得差点跳起来。

“咳……既然你想不起来，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要冷静下来仔细听好！你正身陷一个诡计之中。也就是，我的同事若林镜太郎博士处心积虑想让你认可自己是吴一郎，等你完全确信这一点以后，再让

你与我见面。然后让你指证我乃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穷凶恶极、毫无人性的人。”

“什么，指证你……”

“嗯，你听我说。只要你现在完全冷静下来，再次清醒地从头思考一次今天清晨以来所发生的事，一切就可以轻松解决。明白了吗？”正木博士再次严肃起来，冷静地咳了一声后，仰靠着椅背，不停吐出浓浓的烟雾，悠然地回头看着大暖炉旁的日历。“你听好，我事先声明，今天是大正十五年十月二十日，知道吗？再重复一遍，今天是大正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这篇遗书上所写的，吴一郎隔了一个月又突然出现在解放治疗场，观看钵卷仪作老先生耕作的十月十九日的翌日！证据是，你看日历——‘October, 19’……上面写的是昨天的日期。这是因为我今天很忙而忘记撕下那一页，同时也证明我从昨天起就在这里工作到天亮……你明白了吧？还有，顺便看看我头上的电钟，现在是十点十三分吧？嗯，和我的表完全一致。换句话说，距我今早写好那篇遗书开始打盹，才过了五个小时。综合这些事实及遗书最后部分留下新鲜墨水味的事实，我会这样若无其事地活着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好，如果你不记牢这点，那么待会儿又会有陷入严重错觉的危险了。”

“但是，若林医生刚才……”

“不行！”正木博士更大声地对我吼道。他高举右手拳头，似乎想一口气打消我脑海中的迷惑，气势惊人。“不行！你必须相信我说的话！不能相信若林说的话。若林方才就是在这一点上犯下了唯一的重大失误。他进入这个房间后，一定立即闻到我在大暖炉中烧毁所著原稿的焦臭味，然后看到这张桌上放置的这篇遗书，于是马上想到了一个诡计，才会向你那样说明的！”

“可是，他说今天是你死后一个月的十一月二十日……”

“哼！真没辙。像这样存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实在让人受不了。好，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正木博士语气里透着不高兴，将黏在舌头上的雪茄屑吐在地板上，靠向桌子，将双肘拄在上面，用被雪茄烟垢熏黄的右手手指点着我的鼻尖，仿佛要把所说的每句话都敲入我的脑子里。“知道吗，你仔细听好，别再搞错了……若林之所以会告诉

你今天是我死后一个月的日子之类胡扯的鬼话，只是为了让你不吵闹的小手段。明白吗？如果让你知道我留下这样的遗书后，根本消失了没几个钟头，你一定会想着我是去什么地方自杀，心里七上八下吧？如果真是如此，他也会坐立不安。不论是基于朋友的义务还是院长的责任，他都必须放掉一切先找到我，制止我自杀，对吧？但如此一来，若林就很可能错失能够一手唤醒你过去记忆的独一无二的良机，你说是不是？因为你是否能想起过去的记忆对他而言是关乎一生的大事，而今天早上就是最佳机会……”

“……”

“因此，尽管若林很清楚我一定在某处竖着耳朵在听，还是说出今天是我留下遗书后一个月的十一月二十日这种半点都不像出自法医学专家之口而且漏洞百出的话，目的是想让你先冷静下来，然后慢慢完成这项实验，只要真能让你恢复身为吴一郎的记忆，则一切就尽在他的掌握中了……因为一旦你如他所预料的，恢复身为吴一郎的记忆，那么之后的一切就可以由他控制，自然能让你认定我就是你不共戴天的杀母害妻的仇人。另外，更值得庆幸的是，我是个精神科学家，有充分自信能对一无所知的吴一郎施以催眠术，让他勒杀母亲和未婚妻，所以是这桩案件中最符合一切条件的嫌疑犯。你说对不对？”

“……”

“就这样，万一实验不能顺利进行，也就是给你看了这些文件资料以后，你自己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只好采用最后手段……他的计划就是，趁你不注意时躲起来，让你与必然会来这里的我碰面，看看你是否可以想起我的脸。如果可以，就进行实验看能否借这种印象恢复你的记忆，而万一实验进行顺利，最终就等于借我的力量来陷害我自己。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巧妙毒辣的计谋。事实上，对于这方面嗅觉灵敏正是他的专长！你明白了吗？”

“……”

“他本来就擅于使用这类策略。即便是素未谋面的嫌犯，一旦落入他的掌中被他讯问，马上就会被搞得晕头转向，陷入无法正常思考的心理状态，最终完全被搞糊涂，认为自己反正是无路可逃了。如此一来，慌张的家伙就会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毫不知情的罪行。最近美

国颇受争议的第三等讯问法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家伙的手段可以从第一等到第一百等，而且还都互为表里交相混用，实在令人受不了。事实上现在也是一样，假定我是如他所料，杀害斋藤教授后占据了 this 个职位，尝试进行这次实验却失败而打算自杀的那种人，那么我躲在某处偷听的过程中，事情就能合理进行，使我逐渐承认自己是那种大坏蛋，也能让你认同自己就是吴一郎，且将我当成仇敌。同时，只要我陷入只能乖乖看着他从自己眼前一举夺走我赌上一生的事业功绩的状态，你想想看，这对我来说不就是最残酷的拷问吗？如此一来，我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默默自杀，另一条则是出来俯首认罪。说穿了，若林的手段一向如此，再怎么困难的案件落在他手上，一定有办法从某处找出凶手。因此报纸上常给他冠以‘解谜高手’之类的赞誉，事实上，在他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不为人知的内幕啊。”

“……”

“但是！但是这回！唯独这回他可无法称心如意了。他从今天一早连续尝试的实验结果一一出乎他意料之外。不仅你没表现任何反应，他看着自己一向擅长的讯问陷阱这次竟然如此漏洞百出，一定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看样子，这位举世无双的法医学家大人，也因为这次对手是我而过度紧张，害他从今晨开始就有点慌乱呢。这次或许将成为他‘空前绝后的失败’也未可知呢，哈哈……”

“可是……可是……可是……”

“还有‘可是’吗？说说看，是什么‘可是’？”

“可是，这项实验是你主持的……”

“没错，让你回忆起过去的实验当然是由我主持的。所以他才会想用这种诡计独占此实验结果，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我干掉。”

“啊，这样未免太过分……”

“但他确实做了，所以才很有意思吧？重要的是，我并没有上他的当，好好活着来到这里说明一切就是最好的证据。”

正木博士说完，唇边浮现一抹极端憎恨又充满讽刺的冷笑，仰靠在转椅上，傲然抱起双臂，不停往上吹出雪茄烟雾大声说道，似乎预期到若林博士正躲在哪里偷听一般……

看到他的样子，我的心脏又受到新一轮的恐惧冲击而一下子收缩起来。两位博士的争斗太可怕了！这是何等深刻执拗的斗智啊！直到方才为止，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夹在如此恐怖的斗争之间……第一次知道自己先前感受到的痛苦、无奈、恐惧、疯狂正是来自于两位博士相互角力的恶魔般的诡计，我心中充满了想要尖叫逃跑的冲动，几乎马上就要站起来，可是……

这时候的我却无法离开椅子一寸，只好用手帕擦拭额头渗出的汗珠，再次坐定，叹了口气。我专注凝视着正木博士的脸，陷入必须冒死等待他那泛黑的阴森嘴唇再度张开的心理状态。这或许是因为这两位博士使出全力，不，应该说是竭尽全力、死命争夺的怪异精神科学实验本身的魅力已经吸引住了我的灵魂也不一定；又或许是流动在故事深处、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真实性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脏，激起了难以言喻的好奇心也未可知……我思索着这些事，茫然地凝视眼前的空间，就在此时，轻咳一声后，正木博士的声音又清晰地在我耳畔响起。

“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已经明白产生错觉的原因了吗？明白了？好。不过应该还有几处不懂的地方吧？嗯，有？好，真聪明。因为，首先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姓甚名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卷入这桩案件，哈哈。不过不用担心，只要听过我接下来所说的话，一切疑问就会如同被梳子梳理过一般豁然开朗。这些事情也许稍有重复，却是接续我遗书内容的部分，从与这项实验紧密相关的我与若林过去的秘密，逐渐进入吴一郎心理遗传的内容，最后才让你了解自己是谁。当然，如果你在中途就察觉自己身世，那也无可奈何，故事也就此可喜可贺地画上句号。不过先不去管它，现在还是先听我说吧……但是，我要再提醒你一次，千万不要再产生错觉，又认为我是幽灵，或者已经死了一个月之类，否则可就麻烦啦！哈哈，准备好了吗？因为听了接下来的话以后若再陷入错觉或妄想，也许就永远无法弥补了，你明白了吗？真的没问题吗？好、好，那我就放心开始了……”

正木博士边说边点着快熄灭的雪茄，然后将双手插入口袋里，津津有味地连吸好几口，这才又把烟叼在唇际，在蒙蒙烟雾中重新坐直身体。

“对了！我想这件事终有一天会曝光，届时看报纸就会知道，不，说不定已经登在昨天的晚报或今天的早报上了……是这样的，昨天，疯子解放治疗场发生了重大事故。具体来说，我为了得出以这桩案件为中心的心理遗传实验的结论，预先放置在解放治疗场的精神病患者群中的应用精神科学的炸弹导火线，并在不久前开始引燃，到了昨天正午——也就是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的午炮一响，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爆发了……不，说白了其实也没什么。所谓的导火线不过是放在了一把圆锹之上，不过因为这纯属应用了精神科学的导火线，不会冒烟，也看不见火苗，所以在普通人眼中不会这么复杂，怎么看都只是一把普通的圆锹而已。而且……坦白说，其结果可说是爆炸过度，变成了让我一时间也不知所措的意外惨剧。为了以示负责，我即刻赶往校长室提出了口头辞呈……不过仔细想想，这似乎正是我停止实验的时机。反正我实验至今的研究成果，之后都会被若林抢占。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想到若林是如此阴险的家伙，总以为他会设法帮忙处理，为了逃避麻烦，我才准备连生命也顺便辞掉算了……”

“于是我回到住处收妥一切后，前往东中洲的闹市区喝了几杯，等心情恢复愉快，为了整理文件资料才回到了这里。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刚刚我离开时还空着的六号房里竟亮着灯光。我觉得奇怪，就问了下正打算下班的工友。工友回答说，刚才若林不知从哪里带回来一位小姐，委托值班医生替她办理了住院手续，而且那位小姐是一位从未见过、难以形容的美人。”

“当时连我都忍不住用力一拍膝盖，佩服起他来了。我心想，这下可有意思了，看此情形，那家伙——若林镜太郎绝非简单人物，的确有身为法医学家的资格……不，甚至很可能是超乎其上的大恶徒。我这才明白，他在我面前虽然假装乖得很，可是一不留神，却能一跃为不逊于我的精神病学者，而且非常擅于利用人情弱点。之所以我会这么说，正如这份遗书中所写的，从当时一直到今日为止，我一直不明白若林镜太郎在这桩案件发生之际，利用院长职权让那位少女变成行尸走肉并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目的何在。现在终于明白了，那家伙是打算等你神智恢复到某种程度时，偷偷让你和那位少女见面，从色、

欲、情三方面迫使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吴一郎，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能使你认定我就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让你向社会昭告此事实，如他所愿歪曲案件的真相……不仅如此还能手到擒来，巧妙地让你的叙述成为他毕生研究的事业《精神科学犯罪与其证迹》的最佳实例。

“因此我也想了想，好，既然你有这种私心，我也有我的办法。若林的精神科学犯罪研究原本就是基于我独创的心理遗传学原则所建立的，不可能一举推翻，而如果我索性烧毁自己研究精神科学所发表的所有原稿，半讽刺地留下记录其大概内容的遗书，那么不管若林是否心甘情愿，都必须在其著作中纳入我这篇遗书，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但问题在于，那家伙会公开我的遗书吗？如果公开，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公开？这就相当有看头了，搞不好我的遗书会成为空前绝后的破坏性礼物呢……

“这样一想，我忽然感到心情愉快了。急忙来到这个研究室烧毁一切资料，开始撰写这篇遗书。不久天亮了，听说你即将清醒，而迫不及待的若林兼程赶来，让你和少女见面，但是……这招却彻底失败了。不过，因为对方认同你是她恋慕的大哥，应该算成功了一半，但最关键的你却用手推开了少女，完全不认同她是你的表妹兼未婚妻，所以他只好改变手段，带你来到这儿。

“不过坦白说，这时我也多少有些狼狈。若林镜太郎那可怕的家伙已洞穿我的心思。他早就料到我会迟早会放弃这种极度危险的放牧式解放治疗实验，在向精神医学界公布的同时潜匿行踪。并且也看穿这桩侄之滨新娘杀人案会在被我用于实验材料后报废，先使任何人都不认为这是犯罪事件，事后再向学界提出报告。因此那家伙竭尽全力加速行动，企图趁我还未潜匿行踪之前把我控制住，让我栽跟头。

“那家伙在今晨进入大楼玄关时，一定就看穿我从昨夜起就待在这里。于是为了运用某种诡计陷害我，便把你带到这儿。但这些我也知道了，所以这招不管用啦。我为了吓他一跳，没来得及收拾遗书和未烧毁的资料，就带着威士忌酒瓶消失了。当然既没有跳出窗户，也没有冲出大门。而是一步也未离开这个房间，在没被人察觉的情况下消失了。听起来我好像又运用了精神科学的魔术，其实不是。关键就在这个大暖炉！

“这个大暖炉的目的主要是，万一这项实验失败，或我的研究内容有可能被人偷窃时，让我能将所著的原稿全部丢进炉内烧毁，同时也能让我用来潜匿行踪，因此一开始就是采用瓦斯和电力并用的自动点火设计……你看，拿下铁盖后，内部很宽敞，底部的电热装置会喷出瓦斯。没什么好惊奇的，只不过是利用两百个灯泡并列。上面如果放置上生物，只要打开瓦斯龙头，扭开电力开关，喷出的瓦斯先使之窒息，不久电热器一热，立刻点燃瓦斯，不到一小时，连骨头都化成灰；若在上面堆放石块或瓦片，就全部因为高热而释出强烈的辐射热呢。你看，光这些比肉还难燃烧的西洋原稿用纸就有将近四大箱，如何，都已经化为白灰了吧？如果连我自己也化为烟灰，好不容易发现的伟大学理又要还原于虚空了，哈哈哈。我听到你和若林走上楼梯的声音，就带着威士忌酒瓶躲进这里，在灰上铺上报纸盘腿而坐，抱着随时会化成烟灰的觉悟，边抽雪茄边凝神静听。

“话说回来，那家伙不愧是闻名天下的法医学家，就算没见到我也丝毫不以为意，马上开始利用这个机会让你陷入错觉，因为他的大脑和圣德太子^[43]一样，能够同时双重甚至三重运转，所以在对你说明我和斋藤教授的事情时，迅速检查了这篇遗言的内容，发现虽然有些部分不太适用，却因为尚未写上结论，所以还算安全。不仅如此，他预计若让你看过这个，你更可能认定自己就是吴一郎，远比他来说明更有效。所以他故意让你看剩下的部分资料和遗书，然后趁你聚精会神阅读的时候悄悄离开，借此考验我会如何处置这种情况。

“到这里，我也觉得更有意思了。好，既然这样，我也拟妥一计，打算对他的挑战展开全面反击，于是从暖炉里出来，坐在这张椅子上等你读完遗书。哈哈，怎么样？现在你和我正是在闻名天下的法医学家若林镜太郎的计划之下对决。你是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是基于何种因果关系而被卷入这桩案件，导致你现在不得不坐在这张椅子上，这些问题不论从学理或实际上都尚不能盖棺定论。

“所以，假设正如若林那家伙所预计的，你从自我忘失症化为侄之滨的吴一郎清醒过来，指出我就是活跃在事件背后的魔手，是个无血无泪、穷凶恶极的精神科学魔术师，这场对决中落败的就是我；相反，若你完全想不起身为吴一郎的记忆，简单来说，那就是我赢了……你本是一位罹患了一种名为‘自我忘失症’的自我意识障碍的无名青年，被收容于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却因为若林的计划而被

卷入这桩案件。一旦公开这项事实，若林的计划就完蛋了，他的地位立刻岌岌可危……如何，很有趣吧？这是天下无双的著名法医学家和空前绝后的精神科学家之间一场极其痛快深刻的斗智，而决定胜负关键的吴一郎是否就是你，正如我方才所言，迄今未定。上吧，胜负未定呢。哈哈……”

正木博士的笑声在室内引起强烈的回音，不断地袭入我耳中。两位博士到底谁真谁假，我迷迷糊糊地，完全分不清楚。这一谜团在我脑海中激起一阵紊乱后，蓦然消失。

但正木博士完全不在乎我的心情，再度紧闭起一只眼睛，津津有味地深深吸入雪茄烟雾，然后双手撑住转椅扶手，缓缓站起。

“嘿哟……接下来必须真正决一胜负了。首先必须由我亲自让你恢复记忆，因为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是谁，面对若林一定又会中他的圈套。好了，到这边来，这回由我亲自进行让你回想起过去的第一次实验。”

我怀着半梦游的心情摇摇晃晃地离开椅子，带着因为感觉到若林博士的苍白眼眸正从某处窥视的惶恐，跟随正木博士走到南侧窗前。然而，当我越过正木博士的白大褂肩头望向窗外的那一瞬间，不由得当场愣住了。

眼前展现的是疯子解放治疗场的全景。场地的一隅正站着吴一郎，他正注视着老人耕作的情景，背朝我们这边，头发蓬乱，皮肤白皙，脸颊嫣红，身上胡乱穿着一件和服……

亲眼见到他凄惨样子的瞬间，我不禁闭上眼睛，之后又用双手掩面，因为震惊、恐惧，我实在无法正视他，神经也难以形容地紧张起来……吴一郎不是就站在那边吗？那正是那篇遗书中所写的吴一郎身影没错啊，那么如果那个人就是吴一郎，站在这里的我又究竟是谁？

刚刚望向窗外的一瞬间，我有种脱离了自己身体，只是改变了穿着站到了那里，全身只剩下魂魄在这里看着的阴惨感觉……

难道刚才看到的一切是我的幻觉？莫非我正在做白日梦？

脑海中电光石火般闪过这样的想法，我被一种难以言喻的苦闷和不可思议的亢奋所侵袭，于是试着慢慢睁开眼。

但解放治疗场内的景象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做梦。蔚蓝的天空，红色的砖墙，白色耀眼的砂地，在地面上徘徊的人影……

这时，站在我面前沉吟着的正木博士回头看向我，若无其事地指着窗外问道：“如何，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然而我没办法回答，只是略微点了点头。我就这样完全被场内那无法形容的异样景象吸引住了。

在反射着蓝天阳光的一大片白色砂地上游荡的病患们的黑色身影，几乎全部如先前遗言中所描述的，反复进行着各自的工作。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在证明正木博士的心理遗传原则而进行的实地演出一样……仪作老人依然挥动圆锹耕作着另一亩砂田；青年吴一郎也还是背对这边，站在老人面前专注地看着对方挥动圆锹的手；中年女人没有发觉头上的硬纸板皇冠掉了，还是威风凛凛地四处走动；敬拜着她的络腮胡男人似乎拜累了，把额头埋入砂地中熟睡起来；矮小的演讲家用拳头抵住砖墙祈祷；瘦黑少女正在场内走动，似乎是在找能够栽种在老人开垦的土地上的东西；其他人虽然所在位置不同，但是，所做的工作与之前遗书上的说明毫无出入。只有先前描写总是在唱歌跳舞的舞蹈狂女学生现在站在我们站立的窗户正下方，正在挖掘深及肩膀的砂洞，并且利用硬纸板皇冠和松树枯枝做着小陷阱。虽然感觉有点脱轨，但不管如何，我也看不出正木博士刚刚提到的昨天正午的大惨事是于何时、在哪里由哪位疯子所引起的，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也不知是因为舞蹈狂少女停止唱歌，还是因为隔着玻璃窗眺望的缘故，眼下的一切像幻影般悄然静寂，让人感到一丝恐怖……我试着数了数人数，就如遗书所说一共十个人，既没增加，也没有减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俯瞰着这种平淡无奇的景象的时候，我却有种十分强烈的预感，正木博士所说的利用这十个疯子的心理遗传所布下的精神科学式大爆发——造成他辞职的大惨剧——即将开始的事情，并不是昨天或前天，而是眼前即将发生的事实。不，不只是在场内的疯子，连对面屋顶上并立的那两根耸立天际的红砖大烟囱，以及其上

方冒出一股股浓黑煤烟，甚至天上巨大耀眼的太阳，都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精神科学原则所支配，时时刻刻急迫地朝着空前绝后的大惨事发展……这种冰冷、不知所以的严肃感觉阵阵袭向我的脖颈，让我无法忍受，全身发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越是这样想，越觉得一定是这样。为了压制这种神秘、苦闷的心情，我焦躁地注视解放治疗场内的景象，按捺着异样的心跳，凝视着正注视老人耕作的吴一郎背影……

这时，我耳畔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你在看什么呢？”

语气与刚刚的正木博士完全不同，我呆了呆，回过头。

一看，正木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旁，指尖夹着冒淡烟的雪茄站在那里，但脸上原有的微笑消失了，镜片下面的浓黑眼眸牢牢紧盯我的侧脸。

我深深叹息一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回答：“在看解放治疗场。”

“唔……”正木博士轻声感叹道，仍旧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眼睛，“嗯，那你有没有在解放治疗场里看到什么呢？”

正木博士的问法有些异样，于是我静静回视他的眼睛，回答道：“有……十个疯子。”

“什么，十个疯子？”正木博士用慌张的声音说着，极度震惊地再次瞪着我的脸。

看到这种视线，我又回头凝视起了解放治疗场内吴一郎的背影。似乎感觉他随时会回头与我面对面，然后就将发生某种重大的事态，我全身自然地开始僵硬……

“嗯……”正木博士在我身旁喃喃出声，声音清晰得让我不舒服，“你清楚看到里面有疯子在玩吗？”

我默默点头。心想：“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不过也并未特别在意。

“嗯……而且还是十个人？”

我再度点头。“是的，确实是十个人。”

“嗯……”正木博士漆黑的眼睛眯了起来，“这就怪了，非常有趣的现象……”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着，兴致勃勃地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望向窗外。然后脸色微微变得苍白，沉吟不语。但没多久，他就恢复原先开朗的脸色，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回头望着我，指向窗外，用愉快的语气问：“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看到站在那片田地角落正注视老人挥动圆锹的青年吧？”

“是的，看到了。”

“嗯，看到……那么，他此刻面向哪边站立呢？”

我发觉正木博士的问题越来越奇怪，便带着怪异的心情回答：“背向这边站立，所以看不清脸。”

“嗯，我想应该也是这样。不过你看，他可能马上会转向这边，到时候你看看他的脸……”

正木博士这样说的时候，不知何故，我感到全身僵硬，仿佛心跳和呼吸同时停止了。

这时，被正木博士指着的青年吴一郎宛如得到某种暗示一样，忽然回头望向这边，隔着我们所在的窗玻璃，正好与我四目相对。他脸上的一贯微笑霎时消失，化为与今晨我在浴室镜中见到的自己的脸丝毫不差的惊骇表情，圆脸、大眼、薄腮……但随即又面带微笑静静转头望着老人耕作。

我不知何时双手掩面。

“吴一郎……是我……我是……”我叫着，身体踉跄后退。

正木博士扶住了我，然后将带有几近呛喉的芳香但却火辣刺舌的液体倒入我口中。我想他应该是这么做的，不过这一切我记不清楚，只依稀记得当时正木博士在我耳边怒吼的零星话语：

“冷静点！你冷静点！仔细再看一次那位青年的脸。好了好了，别抖成那样，没必要如此震惊，这一点都不奇怪……镇静！那位青年当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了，这无论是从学理或理论上都是有可能的。快点，冷静下来！”

这时我才发觉自己还清醒，可能是因为之前已经被迫习惯了各种怪事吧。话虽如此，在拼命一点点拉回远去的魂魄，直到能够稳稳站立在窗前为止，我无数次闭上又睁开眼睛，又无数次用手帕擦拭着脸。并且，尽管如此，我还是怎么也鼓不起再度望向窗外的勇气，只好低头注视着地板，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颤抖的叹息，不停吹散在舌头上燃烧的强烈威士忌芳香。

这期间，正木博士把手上的扁平威士忌酒瓶放入白大褂口袋，同时自己也像是终于冷静下来一般轻咳了一下。

“也难怪你会如此震惊。因为那位青年和你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从同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的。”

“什么？”我大叫，瞪着正木博士的脸，同时感到就快明白一切了，产生了回头望向窗外那个吴一郎的勇气。

“这么说，我……和吴一郎是双胞胎？”

“不，不对。”正木博士神情严肃地摇头，“你们的关系比双胞胎更亲密。当然，也并非只是两个相貌相似的人。”

“岂有……”话没说完，我的脑子又完全糊涂了。我凝视正木博士眼镜下带有一抹讽刺微笑的黑眸，不由得怀疑：他是在讽刺我呢？还是认真的？

正木博士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像是在怜悯我。他不住点头，吸入雪茄烟雾又将它吐出。

“嗯，你当然会感到困惑，因为你罹患的是史籍上所记载的，有名的离魂病。”

“离……魂病？”

“正是。所谓的离魂病，就是出现了另一个自己，做着和自己不同的事情，所以素来就被各种书籍记录为怪谈。但要让我这个精神病学专家来说，那在学理上实际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它就发生在眼前，还是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心情吧？”

我急忙重新揉揉眼睛，怯怯地望向窗外。青年仍像刚才一样站在原处，不过这次他的脸微微有些朝向这边。

“那是我……吴一郎……和我，谁才是吴一郎……”

“哈哈哈哈哈，看样子你是真想不起来了，你还无法从梦中清醒啊。”

“什么？我在做梦……”我双眼圆睁，回过头上下不停打量得意洋洋仰坐着的正木博士。

“没错，你此刻正在做梦。证据是，在我眼中，那处解放治疗场从方才起就连一个人也没有，只剩还留有枯叶的五六棵梧桐树而已。因为解放治疗场自昨天发生重大事件后就被严密封锁了。”

“……”

“是这样的……听好，接下来的说明有些专业了。在你的意识里，目前清醒且正在活跃的大部分是针对现实的感觉功能，即只是见、闻、嗅、尝、感觉眼前的事实，并思考记忆它们的作用；而唤起有关过去的记忆‘是这样’、‘是那样’的部分，现在只清醒到能够做梦的程度。因此你从这里观看场内的景象，在一刹那，你到昨天为止还像那样站立在该处的记忆会苏醒到做梦的程度，化为你方才所见的清晰幻影，浮现于你的意识之中。看起来就像是和你自身此刻站立于该处的意识重叠。也就是说，窗外站立的你，是从你的记忆中化为梦境出现的，你自身过去的客观映像；玻璃窗内的你则是此刻你的主观意识。你刚才是同时看到了梦境与现实啊。”

我再次用力揉着眼睛，看着用力眨眼的正木博士那奇怪的笑容。

“这么说来，我果然是吴一郎……”

“不错，不论从理论上说，或是从实际上看来，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是一名叫吴一郎的青年。就算你觉得不可思议也没办法。那么，倘若你对于自己过去的记忆并非只有刚才那种做梦的程度，而是恢复到完全清楚的现实了，很遗憾，这项实验就是若林大胜，而我的败北……不过，是否如此还等看到结果才会知道。呵呵呵呵！”

“……”

“总之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也非常不可思议，对不对？不过如果从学理上说明，却不足为奇。即使是普通人，在大脑疲劳或濒临神经衰弱的时候，也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然程度比较浅。比如男人行走在白天的大马路上时，脑中可能会浮现起昨夜自己被女人围绕，大受欢迎的样子而偷偷地笑；或者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忽然幻视到自己上次差点被电车撞着的一刹那，吓一大跳而忽然停住脚步；如果是女人，会在旧嫁妆的镜中看到自己以前的新娘模样而茫然若失；或是追溯学生时代自己的回忆，不由自主回到学校门口等等，此外还有很多。这都是出自于那种与在梦中描绘自己未来的葬礼相同的心理，是由于自己对过去的客观记忆所产生的虚像，与映现于现在主观意识中的实像重叠所致。然而你是因为做梦部分的脑髓昏睡比普通睡眠时的程度更深，所以解放治疗场内的幻觉正如你刚才看到的那样极端清晰，和睡眠时所做的梦同样真实，不，甚至还具有更深的魅力吸引着你，所以相当不易与现实意识区别开来。”

“……”

“何况我刚刚说过，那是你头脑中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脑髓功能的某一部分，从有关最近事物的记忆开始一点一滴地慢慢苏醒时所做的梦，因此很可能有大部分还未清醒。等你真正清醒时，你就会发觉窗外的你。届时你就会大吃一惊，或者晕过去，然后清醒过来。但到那时，这个研究室、我和现在的你也都会一并消失，你很可能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发现出乎意料的自己……其实在刚才在你几乎要昏倒时，我以为你就已经完全清醒了呢，哈哈哈哈哈！”

“……”

我不知何时再次闭上眼，只是听着正木博士的声音。他的话中所包含的两三重不可思议的意义，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迷惘，只好拼命用力站稳双脚，同时不住颤抖，舌头在嘴里慢慢蠕动，深怕只要一睁开眼睛，一切就不知道会消失于何处了。

就在此时，我那几乎是下意识按住头的右手，同样下意识地往下移动摸到前额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渗入背脊的痛楚。

我忍不住“啊”地叫出了声，更用力地闭紧眼睛，咬紧牙根，然后再度试着仔细抚摸那里，不知是否是错觉，我发现似乎微微有些鼓起，不过不是长疮，应该是被某种东西重撞，或是遭到殴击的痕迹……可是，之前完全没感到痛，而且也不记得从今晨到现在为止额头曾经遭受过如此重击……

所谓的恍如做梦指的应该就是这种情形吧？我用手轻轻按住痛处，紧闭双眼用力摇头，然后抱着跳下峭壁的心情毅然睁大双眼，仔细检查自己全身，但一切与闭上眼睛之前并无两样，只不过之前就在解放治疗场附近盘旋的一只大鸢，又在场内砂地上留下一抹剪影飞掠而过。

到此，我不得不认识到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是现实。就算那是奇异恐怖的精神科学现象的重叠，对我来说也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地确信。如今我已经能不带着任何恐惧，再次冷淡地盯着窗外先前怎么看都是另一个我的青年吴一郎。然后，我静静回头望着正木博士。

博士眯着眼，嘴巴咧得可以见到假牙后方。“哈哈哈哈，给了你这么多暗示还不明白吗？你不认为自己是吴一郎吗？”

我无言，断然点头。

“哈哈哈，厉害，真厉害！其实刚刚的话全是谎言啊。”

“什么，谎言？”我不禁放开按着头的手，双手无力下垂，目瞪口呆地面向博士，几乎要将眼球瞪落。恐怕整个人都写着“呆”这个

字……

眼前的正木博士忍俊不禁地捧腹，矮小的身体用尽全力般大笑起来，然后他被雪茄呛着，便拉松领带，解开背心钮扣，重新扶好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又彻底笑得前仰后合，室内的空气仿佛随着他的每一个笑声消失又出现。

“哇哈哈哈哈，实在痛快！你竟然如此老实真是太有意思了！啊哈哈哈哈。啊，真好笑，我快受不了了。你千万别生气，刚才我所说的全都是镀金的谎言，哈哈，不过我并无恶意，只是利用那位叫吴一郎的青年长得与你完全一模一样这件事，来考验一下你的头脑。”

“考……验我的头脑？”

“没错。坦白说，我接下来想告诉你一切有关吴一郎心理遗传的真相，不过因为其中充满令人难以理解的内容，除非头脑相当精明，否则很有可能会产生严重错觉。比如现在你如果相信刚刚那位青年绝对是‘自己的双胞胎兄弟’，那就完全无法理解我的叙述，所以我事先替你打个预防针，啊哈哈哈哈！”

我深呼吸了一下，仿佛这时才真正从梦中醒来。一面为正木博士的恐怖辩才而颤抖，一面再次伸手摸着头上的痛处。

“可是，我这里忽然很痛……”话没说完，我又咽了下去，担心又会被对方嘲笑，怯怯地眨了眨眼。

但正木博士没有笑，似乎早就知道我头上有痛处，若无其事地说：“啊，那个地方啊。”

我觉得比被嘲笑更难堪。

“那个嘛……那个并不是刚才突然开始痛的，而是从今早你醒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你先前没注意到。”

“可是、可是……”我当着正木博士的面举起手指算道，“今晨理发师父摸过一次，护士也摸过一次……之前自己也不知摸过几次，至少也有十次以上，却一点都不痛啊……”

“摸几遍都一样。当你认为自己与吴一郎完全无关时，不会感觉痛楚。一旦知道吴一郎的容貌跟自己一模一样后，就突然想起这个痛楚，这其中体现着精神科学中不可思议的合理作用。宇宙万物都不过是与‘精神’相对的精神科学存在，能证明唯物科学中绝对、永远无法解释的现象确实存在，是个麻烦的瘤。简单说来……你的头痛与吴一郎心理遗传的终极性发作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吴一郎昨夜将心理遗传发挥至极点，企图撞墙自杀，而疼痛现在则留在你的头上。”

“什么？那么说，我岂非还是吴一郎？”

“哎呀，不必如此慌张！蜜蜂不知蛇心，犬不懂猪心，张三的头遭重击李四却完全不痛，此乃常理，即唯物科学的思考方式。”正木博士突然随着雪茄烟雾抛出这样一番谜一样的话，然后在我不明就里而不知所措之际，闭上一只眼睛笑出声来。“然而，现在你认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吴一郎的头痛，又是由于何种精神科学作用而遗留在你的颅骨上呢？”

我不得不又回头望向窗外，凝视站在解放治疗场一隅微笑的吴一郎身影。而同时，我的头痛带着某种神秘的脉动，重新鲜活地呈现出来。

眼前的正木博士再度吐出一团巨大的烟雾。

“如何，你能够自己解决这项疑问吗？”

“不能。”我按着头断然回答，心情一如今天早晨醒来时那样凄惨。

“不能就没办法了，你将永远只是不知身世的流浪汉。”

我的胸口突然一紧，就像被父母牵着手走在陌生地方的幼儿，却突然被放开，父母都不见了那样悲伤。于是不禁放下按住头的手，双手交握着拜托对方。“医生，请你告诉我，求求你。如果再遇到更不可思议的事，我一定会死的。”

“别讲这种没骨气的话！哈哈哈哈哈，眼神不必变得那么可怕，我会告诉你的。”

“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且慢！揭开这个谜底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正木博士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将正想吐出的烟雾收回口中，盯着我的脸。“一定吗？”

“一定。不管是什么事……”

正木博士的脸上又浮现出他那特有的讽刺冷笑。“如果你以像刚才那样镇定的心情，抱着‘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吴一郎’的确信听我说的话，其实很简单……换言之，接下来我打算迅速地叙述有关吴一郎的心理遗传事件的内容，无论有多恐怖，或多么难以置信，你都必须忍耐着听到最后。”

“我会的。”

“嗯……而当我讲完话，你如果也能认同这些都是没有半点虚假的事实的时候，记录下这些事实并连同我的遗书一起向社会公开，就是你一生的义务，也是事关人类的重大责任。现在你明白了这点，就算那是会将你自己卷入迷茫且令你战栗的工作，你还愿意付诸实行吗？”

“我发誓。”

“嗯，还有一点，如果事情演变成那样，我想你自然会明白自己有责任与六号房的少女结婚，消除她现在的精神异常原因，你也会负起这项责任吗？”

“我……真的有这样的责任吗？”

“届时这点可以由你自己判断……总之，是否有那样的责任，换言之，要解释吴一郎的头痛为何会转移到你额头的理由，方法非常简单，应该不需花五分钟时间吧！”

“是……是如此容易的方法吗？”

“是啊，很简单，而且道理连小学生都明白，根本不需要我加以任何说明。就像你到了某个地方，和某人握个手而已。这么一来，我所预期的某种巧妙的精神科学作用将如电光石火般发生，你就会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我是这样的人’，同时这次或许会真的晕倒。当然，搞不好该作用也会发生在握手之前。”

“不能现在就做吗？”

“不行，绝对不行！一旦现在你明白自己是谁，就会陷入我方才所说的严重错觉，极有可能搞砸我的实验。因此在我尚未亲眼看到你彻底明白事情前后，并且依我指示行动，将它作为一项记录公诸于世之前，绝不可以进行那项实验。如何，你能答应吗？”

“我……可以。”

“很好，那么我就开始说明。内容相当艰涩难懂，请到这边来。”说完，正木博士拉着我的手来到大桌子处，让我坐下，自己则回到原本的扶手转椅，和我面对面坐下，然后从白大褂口袋取出火柴盒，点起一支新的雪茄。将已经吸短的雪茄弹入圆形烟灰缸内。

我因此看不到窗外，感觉像是放下了重担。头脑中很清楚地感到无数难解的疑问即将更深刻地接踵而来。

“话题愈来愈艰涩了。”正木博士故意重复了一遍，用比刚才更随便的态度将双肘撑在桌上，托着下颚，叼起长雪茄，微笑地看着我的脸开口。“对了，暂时先不谈你是谁的问题，对今晨见到的那位少女，你觉得如何？”

我不明白他言下之意，眨了眨眼：“什么觉得如何……”

“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

听到他这个出乎意料的发问，我感到狼狈不堪。原本在脑海中如飞蛾般盘旋飞舞的无数大小问号霎时消逝无踪，取而代之出现在眼前的是那湿润的黑眸、小巧的红唇、细长的弦月眉、覆有短短绒毛的耳朵……我的脖颈附近开始觉得暖和，刚刚差点晕倒时被灌的威士忌酒

劲似乎也随之开始游走全身，我不自觉用手帕拭脸，感到脸上不停冒出热气……

正木博士微笑着点头。“嗯，果然如此，果然如此。被问及那位少女是否漂亮而能若无其事回答的青年，不是耽溺于恋爱游戏的不良分子，就是出现在《南总里见八犬传》^[44]或《水浒传》中性无能病患的后裔……但是，除此之外，你对那位少女毫无感觉吗？”

坦白说，我并不希望在此记录我当时的心情。但我不能捏造事实。由于正木博士这么一问，我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对那位少女的心情，并未比早上初次见到她的时候更进一步。只是被她那天真烂漫、惹人怜爱的美丽容颜打动而已。所以只是希望能让她恢复正常，希望将她从这个医院里救出，让她与朝思暮想的青年见面而已。至于这是否是我对她“恋爱表现”的“变形”，我并无余暇去思索，不，应该说我在内心深处时刻禁戒着，认为进一步深入解剖自己的心对她是一种冒渎……我觉得现在似乎已经被正木博士指出了，于是不由自主红了脸，身体僵硬，支支吾吾回答：“嗯，是的……我觉得她很可怜。”

正木博士听了我的回答，很满意地不住点头。

看到正木博士的态度，他似乎认为我恋慕着那位少女，但我并没有多余的心情来消除他这种想法，正当我焦急地考虑该如何让他不误解时，正木博士又慢慢点头道：“应该也是这样，一旦觉得漂亮便会恋慕，否则这家伙就太伪善了。”

“这……太武断了，医生你误会了……”我慌忙举起拿着手帕的手，叫道。

感受异性美丽的心情，和恋、爱、情欲是不一样的。将这些混杂为恋爱是错觉，是对异性的冒渎，你这样不符合精神科学家的身份的武断的话太没道理了……

我心中闪过这一番反驳。但正木博士不为所动地继续微笑着说：“我明白，我明白，你不需辩解。你被那位少女所恋慕或许会感到困扰，不过一切顺其自然，你是否会爱上那位少女就交给命运吧！为了得出这种命运的结论，现在你就仔细听我说明你的头痛与那位少女之

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吧。这种组合有点怪异，但听着听着，你将会了解不管从法律或道德方面来看，你和那位少女是站在某种命运的一条直线上的，你也会明白，随着一切矛盾和不可思议的谜团解开，你们必须在离开这家医院的同时结婚。”

听到正木博士的话，我又颓然低头了。但那并非因为脸红，因为我这时毫无脸红的心情，只是紧闭双眼，咬紧下唇，拼命在想如何发现正木博士话中所包含的，在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实中改变我目前立场的焦点，并试着依次回想今晨开始所发生的事，相互对照分析。

——正木和若林两位博士表面看来是难得一见的好友，但实际上却是一对互存强烈敌意的仇人。

——两人之所以不合，是从把我和吴一郎当做实验材料进行精神科学研究时开始的，目前彼此的斗争更趋白热化，正在这研究室内公然进行着。

——但两人硬让我与六号房那位少女结婚的意图却是异常一致。

——而且，万一我和吴一郎是同一个人，或者和吴一郎是同名、同年、具有同样容貌的青年，而那位少女则是吴真代子的话，事情就变得非常奇怪。也就是，除了这两位博士以外，没有人能让我们两人在结婚前夜，受到某种精神科学犯罪手段的控制而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世上还有如此矛盾的事吗？

——当然这也是可以勉强解释的。两位博士基于某种学理研究的目的，故意让素不相识的一位少女和双胞胎中的一位成为精神病患者，陷入某种刻意设置的错觉，真心希望两人结合……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实在很难想象此种极其残忍背德的诡异学理实验会由人类的手和心去施行。

——这样的矛盾与谜团究竟是从何处开始形成的呢？

——两位博士为何要以我为中心如此争执呢？

然而，这样的思索却是白费气力。越往这方面想就越混乱，越推测越想不通，最后连思索、推测都没办法进行，只能在脑海里想象蹙

眉、抿唇，有如石像般的自己，同时凝神闭眼……

叩叩、叩叩，响起敲门声。

我吓了一跳，睁开眼睛，胆怯地望着入口的门，心想：“会不会是若林博士……”

但正木博士看都不看一眼，仍旧双手托腮，大声说：“喂，进来！”

声音在室内回荡着。很快便听到开锁声，从打开一半的门里走进一个人，是身穿九州帝国大学深蓝色制服的光头工友。他年纪已相当老，佝偻着腰，右手端的漆盘上放着一个熏黑的陶壶和两个粗糙的茶杯，左手则捧着放满蛋糕的点心盘，慢吞吞地走近大桌，放在了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的正木博士面前，然后有点畏怯地低头致意，搓搓手，抬起脸来，用模糊的眼神看看正木博士，又看看我，再度慌张地弯腰行礼，双手几乎快要碰到地面。

“嘿嘿，今天天气真好！嘿嘿，这是……院长嘱咐我送来的茶点……嘿嘿嘿……”

“啊哈哈哈哈，原来如此，是若林叫你送来的吗？嗯，辛苦你啦。是若林自己带来的？”

“不，院长刚才打电话过来，问我正木博士是否还在，我吓了一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就过去看看。走到房外就听见两位说话的声音，所以回去向院长报告。院长说等会儿他会送东西过来，要我先送上茶点。”

“是吗，我知道了。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有空的话请他过来一趟。辛苦了辛苦了，门不必锁上的。”

“好、好的，我不知道博士您在这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打扫，实在对不起，嘿嘿……”

老工友在我们面前用巍颤颤的手倒完茶后，不断点头，最后离去了。

目送老工友关上门后，正木博士突然弯腰拿起一片蛋糕塞入口中，和着热茶一口气吞了下去，然后以眼神示意，要我也吃。

但我没动，双手放在膝上，只是望着正木博士吃，内心完全被两位博士间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火花四溅的紧张气氛所吸引。

“啊哈哈哈哈，没必要怕他啦。所以说我喜欢恶徒嘛！那家伙知道我从昨夜到现在还没吃任何东西，所以送上我最爱吃的长崎蛋糕，他以为自己是上杉谦信^[45]呢。那是在医院前面专门卖给探病者的，所以不必担心，里面不会掺老鼠药，哈哈哈哈哈哈！”

说话之间，他又连塞两三片到口中，不停地继续喝茶。

“啊，真好吃。对了，现在继续说明。不过在此之前，你对于前面看到的有关吴一郎前后两次发作的情况，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吗？”

“有。”我鹦鹉学舌般回答道。但声音却出人意料地清楚，在室内引起巨大回响，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不禁重新正襟危坐。

也许是刚刚在眼前发生的小波澜——蛋糕事件——的关系，让我至今为止无处宣泄的心情得到了转换。又或许是不久前差点晕厥时被灌下的威士忌直到这时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总之，听到我的回答在室内消失之后，我好像突然勇气倍增。我喝下一杯热茶，品尝着由舌尖传向食道的甘美，全身关节都放松了，血液循环也顺畅无比，心情舒爽，脑筋也清楚了许多。我不自觉地舔舔湿濡的嘴唇，凝视着正木博士，口中呼出带有威士忌酒味的炽热气息……

“不管理论如何，我绝对无法认同自己是吴一郎。”我大声说，仿佛在向众人宣布。

这时，又是很不可思议地，目前为止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事情变得似乎与我毫无关联了。这样一想，我突然觉得难以形容的有趣。从今晨开始所见所闻的一切，就像是万花筒般带着难以言喻的趣味和色彩，开始在我眼前旋转，同时也不再觉得两位博士很可怕，反而觉得他们看起来像是非常有趣的玩具。

——两位博士一定是遇到了某种严重的误会！

——搞不好这桩案件的真相是谁也意料不到的白痴喜剧。

——有一位和我长相酷似的青年，我们两人都罹患了异想天开式的精神病，因此两人混在一起，没办法分辨谁是谁，于是两位博士竞相辨别，却无能为力，终于获得让其中之一的未婚妻与他们之中的某一人结合的共识，要尽各种手段比赛看谁能先达成目的，好独占功劳。这难道听上去不是种愉快奇特的情节吗？有意思，如果真是这样，两位博士之中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他们的手段再恐怖，我也根本没必要害怕。这需要我自己深入案件了解真相！然后等我拆穿了真相，将那位少女救出这处疯子地狱，杀一杀两位博士的威风的时候，又该是多么痛快啊！

——就这样，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大胆，顿时觉得室内也变得舒爽明亮起来，窗外是一片松树的翠绿，白昼的静寂悠闲舒适地渗入心底。

然而，我脑海中发生这些变化不过是在几秒钟之间，等我回过神，正木博士反手抱住后脑，透过他的眼镜微笑着望向我，似乎正等我提出问题。

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想问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又感觉不论从什么地方问起都无所谓，于是我拿起面前的遗书，翻到事件记录摘要的最后部分，指着给正木博士看：“这里写着插入绘卷相片和绘卷由来的记述，绘卷在哪里呢？”

“噢，这个啊……”正木博士说着，放下双手，用力一拍大桌子边缘，“我居然这么粗心大意，哈哈，光顾着想让你恢复记忆，却忘了给你看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看这个，你就不可能了解吴一郎心理遗传的真相，我的遗书也等于画龙未点睛啊，哈哈哈哈哈！真失败，大概是睡眠不足导致头脑滞塞了……好，我这就给你看……那个就在这里。”

正木博士说着搔搔头，伸出一只手拉过一旁的平纹包袱，迅速解开打结处，从中取出一个长方形的报纸包和厚度约二寸的西式纸张装订本，然后特意将包袱巾拿到北侧窗边掸去灰尘。

“呸呸呸，好多灰尘。毕竟放在暖炉里很久了呢。对了，你看……这份装订本就是若林所写的侄之滨案件调查报告中，你看过的集萃部分的原文。那位肺病患者以特有的清晰头脑翻来覆去仔仔细细调查数次的东西，确实是篇难得的杰作。不过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研究吧，今天最重要的是先看一下绘卷和其由来的记述……那么，就从由来记述开始吧！之后再看绘卷会更有趣。”

说着，他打开报纸包，将放在里面白木箱上的一叠装订好的日本纸帖随手抛到我面前。

“这是附在绘卷后面记述其由来的誊本，也就是如月寺《缘起》之前所发生的事，写的是始于距今大约一千一百年前的古代，吴一郎心理遗传的根源。而在你阅读过程中能否清楚想起‘啊，我很久以前就像这样在这里看过这个’的事实，也是我和若林决斗孰输孰赢的关键，没错吧？因为只要你的脑海中残留着一丝一毫曾经读过的记忆，那么你就是吴一郎没错。哈哈哈哈，你先看了再说，不用客气，故事相当有趣。”

我十分清楚那是写着宝贵内容的文件资料，也明白正木博士借这份资料施加在我身上的精神科学实验具有何等重大深刻的意义。但很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心情并没有特别紧张，或许是威士忌的作用多少还存在吧！我反而学着正木博士的动作随手拿起装订本，若无其事地翻开第一页一看，里面挤着密密麻麻的方块字，连一丝缝隙都没有。

“哇，这是汉文，而且不是白话文啊，没有句读，也没有假名，这……我实在看不懂……”

“啊，是吗？哼，没办法，只好把我记得的那些内容概要告诉你了。”

“麻烦你了。”

正木博士打了个嗝直起身，穿着拖鞋蹲在椅子上，抱住双膝，面朝南侧，好像在整理思绪似的半眯着眼，望着窗外的亮光吐出青色烟雾。

也许威士忌的亢奋效果已经消失，我感到一丝困意，双肘拄在桌上托着腮。

“唔……听好了，这是大唐玄宗时代，正好距今大约一千一百多年前的事。唐玄宗的盛世晚期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翌年正月自封皇帝，六月入关。玄宗出奔马嵬，杨国忠、杨贵妃伏诛。以上就是年代记。”

“……医生，你记得真清楚……”

“历史最无趣的地方就是必须背诵。正如年代记所述，唐玄宗死于天宝十五年^[46]。但在那之前七年的天宝八年，范阳进士有一位约十七八岁，名叫吴青秀的青年，奉唐玄宗之命，笈彩管，入蜀国，绘嘉陵江水，越巫山巫峡，逆航扬子江，探得奇景名胜而归，搜得山水百余景，装订为五卷献上。帝嘉赏，赐已故翰林学士芳九连之遗子黛女。黛为芬之姊，此二人系孪生，同为贵妃侍女，时人誉为华清宫之双蝶。时为天宝十四年三月，吴青秀二十五，黛十七。”

“太厉害了，我记都记不清。这也是年代记中所述？”

“不，不是，此‘赐黛女’一事前后记载于小说《牡丹亭秘史》。该小说中有描述诗人李太白在牡丹荫下垂涎窥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在牡丹亭卿卿我我的插图，是中国著名的言情作品。其中有关吴青秀的记述，唯有开头地方和这份由来的内容一字不差，相当有意思。过两天我想拿给文科的家伙们研究看看……毕竟它是一篇名文，让人不自觉就会背诵起来。”

“是吗？可是汉文所写的故事，只靠听是无法明白的，必须看其所使用的每一个字……”

“嗯。那我就再说明得浅显一点吧！”

“好的，多谢。”

“哈哈哈哈哈，简而言之，就是这位唐玄宗大叔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皇帝，他和杨贵妃两人的形象经常被描绘在祭典上的行灯图上。玄宗虽有平四夷、治天下、分兵农、禁恶钱等功绩，但对杨贵妃却言听

计从，让其兄杨国忠一党人手握要职，也就是近佞远贤，粉饰太平。甚至在骊山宫建造金镶玉砌的浴池，引如玉温泉和杨贵妃共浴……”

“哇，浅显过头了！”

“你必须认真听啊，这里面可没一句是我瞎编出来的。这可是四五年前流行的‘哪里都要搞清楚’的俗谣起源，还留有正式记录呢！”

“啊，真的吗？”

“那当然！说什么‘与你在一起，我不愿意去撒哈拉或尼加拉瓜那种粗俗之地，但愿能共同升天化作明星，让凡人无比羡慕’，简直让人受不了，那些偷看偷听的家伙也真了不起……”

“但是，这和画卷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重要得很呢！好了，别急，听我说。因为是中国的故事，很难掌握其要点。要知道……作为这种文化型的天子，唐玄宗非常爱好艺术，才会宠爱像李太白这样的秃头诗人，也会命当时十八九岁的青年进士吴青秀画遍天下名胜，好让他坐享天下美景嘛，不过据说是贵妃殿下的主意……”

“那位青年是绘画天才？”

“那当然，虽年仅十八九岁，其画作却是与那秃头大诗人李太白的诗齐名，画艺自然了得！只是因为命运乖舛早逝，留下的画作不多，名气也不太响。我刚才说过了，当时的记录不说，连近代的年代记都有记载，只是因为不同书籍的年代和姓名都有出入，并不知其详情。但既然在此有记载详情的实际证物，将来的史学家就算不愿意都得重视这位青年。”

“这么说，此画卷是极其贵重的参考史料了？”

“何止贵重……回到正题，在那之前，青年进士吴青秀奉天子之命巡回旅行作画约六年，待天宝十四年回到长安时，将所绘的风景画卷呈献给唐玄宗。龙心大悦，不仅荣获身为艺术家的无上光采，也赢

得娇妻黛女，又得一处可携家人共居，带美丽庭院的小宅邸，可谓是数喜临门，过了一段如梦似幻般的生活。但没过多久渐渐趋于平淡，吴察觉大唐的没落不可避免，凶兆妖孽频起，处处呈现天下大乱之兆。而天子不仅听不进忠言，还稍不如意就枉杀劝谏忠臣。见此，吴青秀慨然决定以自己的彩笔惊醒天子的迷梦，以期国家能稳如泰山，所以向新婚妻子表明心迹，问她是否能为此抛弃生命，而且自己也会很快就会追随她而死。妻子高兴地回答说‘若为夫君，妾身乐意’。”

“太令人感动了。”

“这是纯粹中国式的描写手法。接下来，吴青秀就私下雇用木匠和泥水匠，在距离帝都长安数十里的山中建起一画房，也就是画室。但其构造特异，窗户极高，无法从外窥看内部，正中央摆一张覆盖白布的卧床，购买薪炭菜肉、防寒御蝇之物，完成准备之后，和妻子一起秘密迁入其中。同年十一月某日，夫妻誓约在冥界重逢，尽离别之杯，洒哀伤之泪，然后斋戒沐浴。重整妆容的黛夫人，在香烟袅绕之中，身穿白衣躺于卧床上，吴青秀跨坐其上勒杀之，随后让尸体赤裸，调整肢体，撒香花、烧神符、祛尸鬼，接着吴青秀展纸配丹青，灌注毕生心血开始极尽色彩能事地作画。”

“哇，越来越恐怖了，和《缘起》中描述的完全不同。”

“……吴青秀计划每隔十天便画出妻子的形貌，到化为白骨为止总共完成约二十幅绘卷，呈献给玄宗皇帝，凭借其逼真的笔力，让唐玄宗亲见人类肉体的虚无及人生的无常而引以为戒。但是，毕竟当时是没有防腐剂之类物品的时代，虽是冬天，尸体的腐烂速度却逐渐加快，从一幅画开始至结束，形貌已然大为不同。终于在尚未完成一半时，尸体已只剩白骨和毛发。或许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估算时参照的是土葬的尸体腐烂速度吧……无论如何，都是惊人的耐力！”

“会不会是天气太冷，生火取暖的缘故？”

“啊，确实，取暖设备啊……我居然没考虑到这点。若是零下几度，画笔会冻结的……反正，尽管吴是抱持忠义之心，却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误算，足可想见他的狼狈和惊愕，毕竟他不惜牺牲新婚妻子也要完成的计划眼看就要化为乌有，就算嚎啕痛泣也无济于事……这时，他忽然发狂‘我已一度逾越天下伦常，又何须在乎其他’，于

是打算到附近村里搜寻美女，引至一旁佯装要替对方画像，再诱回山中勒杀之后当做模特儿……”

“呃……这忠君爱国也太残忍了吧？”

“嗯，日本人就不会有如此深的执念。但如今，吴青秀的风采已然大变，两颊凹陷、鼻梁尖凸，目光似鬼，再加上蓬发垢衣，骨瘦如柴。被他拉住衣袖的女人都惊吓而逃。这样经年累月下来，他的足迹扩及远近，传闻也广为散播，不管他走到哪座村庄，人们只要见到他就立刻驱赶，所幸无人知道他在山中的住处，勉强保住性命。然吴青秀的忠志不退，愈挫愈勇，终于落得个淫仙的诨名，也就是西洋所谓的色情狂^[47]。”

“这样啊，不过被称作淫仙也很可怜啊。”

“然而这位淫仙本人却毫不在乎，开始改变方针，寻找新葬的妇女，趁着夜间掘墓，拉出尸体，打算运往山中。但俗话说，扛一个死人需要三个人的力气，因为僵硬的尸体没有重心，很难扛得起来。虽然拼尽了全力，但吴青秀毕竟只是一介画师，手无缚鸡之力，又必须尽可能不伤到尸体，所以非常辛苦。只见他担了这头，又落了那脚，气喘吁吁抱着尸体前行之际，很快天色就大亮了，于是村民们发现了他。早就听过淫仙传闻的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吴青秀企图奸尸，真是十恶不赦，便立刻大叫着追赶在后。不得已，吴只好抛下尸体逃入山中。尽管当时已是初春，他却无法忘掉背上扛着尸体的寒意，连续两三天不管再怎么烤火，牙齿都冷得直打颤。”

“居然没有病倒？”

“不，也许他是感冒了。但是，钻牛角尖的人身体常会爆发超自然的抵抗力，更何况吴青秀的忠志比冰雪还坚硬。他在画房里待了四五天，重新振作起来，决心尝试第二次冒险，于是悄悄下山，前往和上次相反方向的村庄偷了一把圆锹，潜至某个阴暗处的坟墓，却意外见到一位女性站在新月照射下的一座坟前，手上拿着鲜花。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便悄悄接近，发现这女人似乎是从远方妓院逃出来的妓女，春装凌乱地趴在坟头，诉说着‘你为什么要抛下我而死呢’，大概是在埋怨相思男人之死。忠义的吴青秀听对方泣诉虽也动了些许恻

隐之心，但旋即着魔似的潜至女人背后，用手上的圆锹击碎少女头骨，以事先准备的绳子绑住其手脚，背在背后，丢掉圆锹想要逃走。这时身后的森林里传来人声，看来是妓院派出的人追了上来，几个男人大声咒骂‘是淫仙’、‘是杀人狂’、‘是夺尸鬼’，前后左右包围了他，打算制服他。吴青秀怒上心头，抛下尸体，大喝一声‘想妨碍我的天业吗’，展现出百倍的狂暴气力，推倒扑来的两三人，拾起圆锹，击散余下众人，趁机再度背起妓女尸体逃向山中。好不容易回到画房后，洗净尸体代替黛夫人置于床上，供香花、祛尸鬼，生火，待其腐烂。但过了两三天，画房外忽然飘来了很多烟，一下子响起了很多人的叫声，他惊讶地探出窗户往外看，发现画房四周薪柴堆积如山，外围则围满村民和官吏。应该是有人跟踪他，发现画房之后，回去带人前来，利用火攻想要将他赶出来。这时吴青秀随身带着未完成的绘卷、妻子佩带的夜明珠以及青琅玉和水晶管等几样东西拼命逃进森林，千辛万苦地逃避追捕数月后，终于在一年后的十一月某日抵达都城，踉踉跄跄地潜入自家。此时的他已超越生死，有如做梦一般恍惚，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回家。”

“啊，他实在很可怜……”

“嗯，简直就像活着的灵魂。结果他进家门一看，这里已是北风枯梢抛寒庭，柱倾瓦落伤流萤。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别说妻子身影，连乌鸦的影子都不见，锦绣帐里洒枯叶，珊瑚枕头呼不应。吴青秀泪眼滂沱，百感交集，长恨悲泣不已，随后取下蚊帐系绳挂于栏杆间，怀揣妻子遗物，打算上吊自杀。说时迟那时快，从另一个房间突然跑出一位身着红衣的美少女，口中叫着‘哎呀，住手’，将他抱住。”

“啊，那到底是谁？”

“仔细一看，那是自己亲手勒死、已化为白骨的黛夫人，且是新婚时期的浓妆艳抹。”

“哈……他不是杀死黛夫人了吗？”

“你别插嘴听我说，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所以，吴青秀完全被搞糊涂了，感到阵阵头晕目眩，不过在黛夫人幽灵的照顾下终于回过神来，这次他再冷静细看之后，更吃惊了，刚才穿着新婚时期火红衣

服的黛女已恢复昔日宫女时代的容貌，换上洁白衣裳，鬓鬟如云，清新似花，是个看起来最多只有十六七岁模样的天真无邪的少女。”

“真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是啊，吴青秀也与你同感，因此差点再度晕厥，不久慢慢回过神来，他抱住对方问‘你怎会在这里’，同时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少女，这才确定对方是黛夫人的双胞胎妹妹芬小姐。”

“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确实有趣，好像演戏……”

“反正这些都是中国式的描述手法。明白情况后，吴青秀放下芬女，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双手扶在他膝上的芬小姐脸红耳赤地哽咽着开口：‘对不起，你一定吓了一跳吧？我这就把一切告诉你。我从很久以前就独自住进这里，穿姐姐留下的衣服，把自己当成姐姐，模拟每天侍候姐夫的工作。告诉别人说，我丈夫吴青秀最近每天都待在房里画画，并且每天都计算、购买两人份的食物，有时还去采购颜料和画笔。所以邻居们都很佩服，说是在这样天下大乱之际，还能如此镇定地作画，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就这样忍耐着看家，每天都盼望着你们能回来。就这样过了一年。今天也刚刚外出购物回来，听到这间房里有声音，又有人大声哭泣，我觉得奇怪就过来一看，发现姐夫你想自杀，所以慌忙抱住了你。在照顾晕厥过去的你时，又看到你怀中掉出一卷密封的绘卷，以及姐姐最喜欢的珠宝发饰，并听见你半梦半醒，边哭泣边梦呓‘黛啊，原谅我，我不该杀死你……’这才知道姐姐已死在你手中，而你误以为我是姐姐的幽灵，为了消除姐夫的困惑，我赶快换回自己的衣服。姐夫，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死黛姐姐？而且到今日为止，这一年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你又是在哪里？做些什么事呢？’”

“啊……但是，先前这位芬妹妹为什么要穿上她姐姐的衣服，模拟侍候吴青秀的行为呢？”

“嗯，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是理所当然，吴青秀应该也是同感吧。只因为还无法开口，所以没有回答，依然默默低头望着芬小姐的脸。不久，芬小姐拭干眼泪，点了几下头，再度开口：‘没错，只是这么说，你一定心存疑惑，那么我从头开始说明好了。事情要回溯到去年岁暮，姐姐离开宫中以后，举目无亲的我独自一人非常寂寞，只是徒

然度日。不久，在去年这个月的今天，又听说姐夫带着姐姐，连我都没告诉就突然失踪，当时我不知道是何等震惊，何等悲伤，整夜失眠痛哭到天亮。思前想后，我暂向杨贵妃告假，打算外出寻访你们的行踪，所以来到了这个家。请送我前来的两位宦官回去，并遣走看家的仆人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中仔细调查，发现姐姐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离家的。她把结婚时所用的最宝贵的饰梳折成两半，用白纸包住，放在梳妆台最内侧，但姐夫不仅没有同样的打算，还带走了所有的绘画工具。我寻思着其中缘由，决定就在这里安顿下来。接下来就如我方才所说的，乔装成姐姐的模样，尽可能让人以为是和姐夫一起回来的。并且我曾听说你从孩提时代起，只要一开始作画，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见任何人，甚至连吃饭都不正常。这点恰好可以用来瞒住邻居和访客。但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最主要是希望就算我不四处走访，也能顺利继续寻找你们两人的行踪。由于你们两人是非常出名的一对夫妻，我这样做的话，万一有人见到你们，一定会马上怀疑我，这样一来我自然就会知道你们的行踪，到时候我只要循线追踪就可以了。毕竟，一个女人要到陌生地方四处搜寻是很困难的。’ ”

“嘿，这位妹妹倒是相当厉害的名侦探嘛！”

“嗯……妹妹和姐姐不同，略带点侠气。她继续说：‘但是，我这项计划并不太顺利，因为我来到这个家还不到十天，天下就已经开始兵荒马乱，使我无法随意出门。不仅如此，房子荒废了，钱也没有了，不得已我只好睡在厨房，自己身上的东西当然不必说，连姐姐和姐夫的家具财物或衣服之类，都开始陆续卖掉以维持生活，最后只剩姐姐新婚时期所穿的一套红衣，和我自己穿着的这套宫女服。其中，红衣是外出时为了让别人以为我是姐姐而穿，宫女服则是为了纪念我难忘的回忆而留下的。但因为是杨贵妃时代的款式，如果随便穿着它外出，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反叛者的下人，所以当成睡衣使用了。在这漫长的一年里，我如此苦苦等待你们回来……可是，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死姐姐？又为什么回到这儿？你这个样子又是怎么回事？既然你连姐姐都杀害了，那请把我也杀死吧！’说完，她放声痛哭。”

“真是个非常依恋姐姐的妹妹。”

“不，她从以前就暗恋吴青秀了。”

“啊，你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她的举动本来就很奇怪，不是吗？明明是未婚少女，却模拟有丈夫的人的行为，而且在如此荒废的房子里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要不是非常看重情义或爱管闲事，一般人哪能做得到。其中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期待和快乐……更何况，穿着姐姐新婚时代的红衣四处走动，怎么看都是彻头彻尾的变态性欲嘛，或许是受到唐玄宗时代空闺暗泣的众多宫女的感染吧！”

“可是，她自己不会这样想吧？”

“当然，以她的年纪还不具备这样的自省能力，尤其是女人，经常会随心所欲地找出哪怕一点点令自己认同的理由，任性地陷入自我陶醉。清纯、脑筋聪明的人，其变态心理通常很难分辨，不过只要我们的眼光够犀利，从天真无邪的婴儿、释迦牟尼、孔子、耶稣基督身上都能找出各种变态心理。”

“太让人吃惊了，真的是这样吗？”

“刚才的故事里还有更让人吃惊的呢！不过稍后再作说明。长话短说，芬小姐追根究底问出一切原委后，又打开画卷，亲眼见到描绘着酷似自己的姐姐尸体的画像，十分伤心、惊骇、颤栗，久久不能自己。但最终为姐姐和姐夫的忠勇义烈感动恸哭，大叫：‘苍天啊苍天，你为何如此无情！’，同时劝说：‘你不知道，在你开始描绘姐姐尸体的去年十一月，也正是安禄山叛乱之时，天宝的年号便已没有了，现在则是安禄山篡国的至德元年，天子和杨贵妃已在今年六月被杀于马嵬^[48]，你难得的忠义已化为泡影，还是和我一同逃走吧。’”

“真是没有见识的女人，也许会死在他手中……”

“不，这次不会。因为……吴青秀听了芬女的话，才知道自己投入一切的工作根本是白费功夫，所以就像是失去美洲的哥伦布一样颓然坐倒在地，怅然若失，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永远无法开口说话了。用旧术语来说，他是由于心理遽变而引发了自我障碍。见到这种情形，芬女更同情他，她向上苍诅咒安禄山的奸恶，祈求唐玄宗和杨

贵妃的冥福^[49]，决心一辈子守护这位忠贞的姐夫。真是一段马力十足的爱情故事啊。”

“怎么可能……”

“绝不会错！这点我稍后说明……于是她卖掉吴青秀怀中姐姐遗留的珠宝，只保存绘卷，牵着形同妖怪的吴青秀四处流浪。这年岁暮，也不知要去哪里，只是乘舟顺江而下，泛于海上，却遭遇了暴风雨。数日后，存活下来的两人漂流在海上十几天，终于盼到天气转晴，发现遥远的东方海平线上有一艘美轮美奂的大船正展旗南下，于是挥手呼救，被救上船后受到亲切照顾。这艘船正是途经日本唐津航向难波之津的渤海使所搭乘的船只。”

“怎么变成童话故事了？”

“嗯，中国式的描述总是多少带有梦幻情境。听了芬女泪眼模糊地诉说一切后，船上的人们，包括渤海使在内都寄以满腔同情。他们觉得失去了生存价值的吴十分可怜，更同情芬夫人的遭遇。于是尽心照顾两人，并送他们前往日本，但是，船行途中，在众人熟睡、月华似水的某天深夜，吴青秀也不知是落海还是升天，以二十八岁的年纪就这样从世间消失。芬夫人当时十九岁，她哀痛欲绝，企图一同殉死，但当时已怀有吴青秀的孩子，且即将临盆，所以在众人一番尽力劝阻下勉强苟活，不久在船上生下一个白玉般的儿子。”

“总算有值得庆贺的事了。”

“嗯，船上也因为出了人命，大家情绪低落，所以一听说芬夫人生产都很高兴，纷纷赠她各种礼物，身为渤海使的那位学者更亲自替孩子赐名为吴忠雄，举行了盛大的赐名仪式，祝福其前途无量。然后将两人送上唐津，托付当地豪族松浦某某，同时芬夫人将一切由来记于这卷绘卷上以流传子孙……故事圆满结束，实乃可喜可贺。”

“这么说，那篇名文是芬夫人所写？”

“不！虽是女性的笔迹没错，可是文章气势万钧，实在不像是女性所写。内容上处处有押韵，汉字使用也与日本用法有异，所以我认为替孩子赐名的渤海使感念芬夫人的事迹，在船上挥笔所写，然后

由芬夫人所誊写的。因为字迹神似刻在弥勒佛像底部的文字，若林认为是胜空和尚将自己所听说的故事与古籍对照所撰写的，但手写和雕刻的字迹大有不同，因此不足采信。”

“但是，芬夫人的事迹在唐津港应该被广为流传吧？”

“那当然，我想吸引了很多人的同情，毕竟这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忠勇义烈故事嘛。”

“是啊……还有，我刚才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位胜空和尚把绘卷藏入弥勒佛像后，曾说凡是男人都不得接近，理由何在？”

“这……这就是重点所在，也是此有趣故事的着眼点，更是触及在今日所发生的侄之滨案件的根本问题。简言之，就是那位胜空和尚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就知道所谓心理遗传的存在。”

“啊？那么久以前就有心理遗传的学问……”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太多了。宇宙间一切物质都是与各自的心理遗传不停对抗而进化为植物、动物、人类的，越受心理遗传所束缚，则越会成为无法自由行动的低等生物存在。所以，耶稣基督勇敢教导新生的人们要敢于超越心理遗传以获得解放，成为无限之人。孔子则将这种观念用面粉包裹丢给群众，释迦牟尼更做成可口的点心，大量装饰后，再叫卖兜售给群众。然而窃取这些人的优点，以‘心理遗传’的名义在现今世界享有相当名气，搜刮百分之百剩余价值的人则是我，哈哈。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看胜空这个称号，应该是属于天台宗^[50]，可能是因为读过《法华经》而顿悟了这个道理吧！

“只要看过这绘卷一眼，几乎马上就能明白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因缘。但吴青秀的子孙看了却会受到心理遗传的刺激，开始模仿祖先的行为，危险危险……实在是可悲至极。雕刻据说世界末日之后会出现的弥勒菩萨佛像，将绘卷封藏其中，规定‘男人不可窥看’……但是，愈被禁止却愈是想看，这是自‘安达之原’传说^[51]以来的人情之常，所以吴青秀的子孙之中出现了切断弥勒佛像颈项，取出绘卷偷看的家伙。结果每个人都变成了疯子。这时出现的是虹汀美登利屋的吴坪太郎，这家伙借禅学或某种力量识穿了这种心理作

用，毅然打算烧毁绘卷，却不知何故又觉得可惜，表面上假装烧毁，实际上却保持原状，藏回佛像内供奉起来，欺骗外人。却没料到绘卷又出现在现代这个物质万能的世界，引发恐怖的悲剧……”

“嗯……我好像终于明白了。但是，为何只有男人见到才会变成疯子？”

“唔，厉害，真是厉害，你这个问题太好了。”

说着，正木博士突然用力一拍桌面。我吓了一跳，重新坐正，不知为什么心跳加速。

不过，正木博士并未说明原因，接着说：“实在佩服！坦白说，这桩案件的趣味高潮就在这里。你简直可以成为心理遗传学的专家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只要你打开绘卷一看，马上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不过，如果你真是吴一郎，你是否会开始吴青秀子孙特有的心理遗传性梦游；或者是否会想起自己是谁，完全恢复自己为何与这桩案件有关的记忆；或者能否想起‘以前在什么地方、是谁曾经拿这卷绘卷给我看’从而牵出这桩案件的幕后黑手……而若林和我到底谁胜谁负，还有未来你会在何种因果机缘之下，不得不和那位美丽少女共筑爱巢……种种几乎让人窒息的重大问题，在你看过绘卷的同时，也许都能够霎时迎刃而解，哈哈哈哈哈！”

正木博士一口气说到这里，露出满口洁白的假牙，大笑出声。他用一只手拉过眼前的报纸包，随手翻找后，从里面拿出长方形的白木箱，很慎重地打开盖子，取出一个用深蓝棉布包住，宽三寸长六寸左右的包裹，放在箱子一端，轻轻推到我面前。

我在之前稍微放松的全部神经，在正木博士大笑的时候很快又完全紧绷起来。

——是在讽刺我吗？威胁我吗？或者是给我某种暗示？还是……在安心之余开我玩笑？看着他那完全莫名其妙的笑容，我更觉得他是

世上最恐怖、最令人战栗的魔法师，但同时……

——什么嘛！可恶，区区一卷绘卷，怎么可能会让男人发狂，不管是多有名的人所绘，不管多可怕的画，还不就是色彩和线条的搭配。既然我已有所觉悟，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好……

我无法抑制这种反抗心理的高涨。

于是我极力保持着镇静拉过箱子，解开包裹的棉布，用力压抑着紧张的感情，首先仔细观察了绘卷的外侧。

卷轴是以绿色的漂亮石头磨成的八角形，十分美丽，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抚摸。裱装的布料乍看似乎是丝织物，可拿近眼前细看，发现是以隐约可见的细彩线或金银线慢慢在薄绢上缝成一寸大小的狮子群，每一只狮子颜色都不同，而且彼此间毫无缝隙，绝对是非常昂贵的物品。虽然已是千年之前的古物，看起来居然还像新的，应该是很谨慎收藏的缘故吧！绘卷一隅贴着短册型的小小金纸，没有写过任何字样的痕迹。

“这就是之前说过的‘渍缝’刺绣手法，吴一郎的母亲千世子一定是利用这个学会的。”正木博士淡淡说明后，转脸开始抽起雪茄。

我正好也有这样的联想，所以并未特别惊讶。

我解开系着象牙坠子的暗褐色绳子，稍稍拉开绘卷，只见紫黑色纸上用金色颜料从右上至左下绘出波状的流水，笔触非常优雅。我被那浮现在暗蓝色平面上如梦似幻的细烟和柔和的美丽金线漩涡所吸引，不由自主地由右至左摊开绘卷……不久，眼前出现了五寸左右的白纸，我不由得惊呼出声。

但声音在还没有冲出喉咙之前，一瞬间又缩了回去。我双手捏住绘卷无法动弹，胸中悸动不已，几乎快要窒息了。

躺在床上的裸体妇人的脸……那细致的眉毛、长睫毛、优雅的白皙鼻子、小小的朱唇、清纯的两腮，不就是六号房里那位疯狂美少女熟睡时的脸庞吗？绑成花瓣状的头发如云般层层重叠，鬓角和额际的轮廓怎么看也只能认为是六号房的少女……

但是，这时我并没有心思去想“为什么”，因为我被那看似熟睡的表情下，透过微妙色彩与线条变化所显出的死人的美丽容貌——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魅力——吸走了全部魂魄，全部神经都被“会不会下一秒就睁开眼？会不会又像先前一样的叫着大哥向我扑来？”这些不可能的预感牢牢揪住，无法眨眼，连咽口唾液都做不到，只是把视线从那胭脂色的脸颊缓缓移到泛着蓝色光影的珊瑚色嘴唇上。

“哈哈，你的身体怎么僵硬了？喂，怎么样，吴青秀的笔力不简单吧？”正木博士从绘卷对面轻松地对我说。

但我依然全身无法动弹，只是好不容易才勉强开口——用与方才不同的沙哑声音说道：“这张脸……和刚才的吴真代子……”

“一模一样吧？”正木博士立刻接口。

这时，我终于能把视线从绘卷上移开，望着正木博士。发现他脸上浮现出一抹不知是同情、称赞还是讽刺的笑意。

“如何，很有意思吧！心理遗传很可怕，肉体遗传也同样可怕！侄之滨一户农家的女儿吴真代子的五官轮廓，居然会酷似距今一千一百年前在唐玄宗的华清宫中享有盛名的双蝶姐妹，连造化之神都不敢相信。”

“……”

“人们常说历史会重演，但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也同样反复重演而进步。当然，如此相像的也算其中的特例了……从吴真代子在梦游中重演芬夫人心理的同时，也一并重演其姐黛夫人欣然被丈夫吴青秀勒杀的心理形迹看来，两人的祖先中或许有彻底受虐狂的女性，而其血统在两人身上表现了出来。而芬恋慕吴青秀的热情，也可以在她羡慕被所爱的男人杀害的姐姐身上达到高潮。不过，没必要深入追究到如此程度，只凭这卷绘卷也能轻易看出吴青秀与黛芬姐妹间夫妻之爱的极致，反正你翻开到最后面的部分看看，那才是真正表露吴一郎心理遗传的真相所在。”

我依言将绘卷朝左摊开。

接下来依次出现在白纸上的是极尽色彩之能事的图画，若只用逼真两个字形容，而不加任何夸饰地说明的话，就是头朝右方、双手左右摆放、斜向这边躺卧的已死美女的裸画，全长约一尺三寸，四周留白，因此看来宛如飘浮在空中。每隔三四寸依序排列，总共六幅，几乎全是相同的姿势，不同的只是外貌从第一幅到最后一幅的改变。

出现在卷头，让我震惊的第一幅画是死后不久的雪白肌肤，两颊和耳朵浮现胭脂色泽，长长的凤眼和浓密的睫毛紧闭，擦着口红的嘴唇轻闭，凝视其温柔的神情时，会发现那上面溢满为丈夫而死的喜色。

但到了第二幅，肌肤已经稍呈红紫色，整体感觉有些许浮肿，眼睛四周泛着暗影，嘴唇稍稍泛黑，整体感觉逐渐转为沉重的阴森。

接下来的第三幅，脸上、额头和耳背、腹部的皮肤处处呈现红色，也开始腐烂了，眼皮微张，能见到少许洁白牙齿，全身带着暗紫色，腹部肿胀如鼓，泛着黑光。

第四幅，全身已经变成可用青黑来形容的暗沉色泽，腐烂夹杂着茶褐色与蛋白色，有脓液流出，肋骨苍白露出，腰部从下侧腰骨附近破裂，可见到一部分钴色的内脏，眼球全部露出，嘴唇流脓，牙齿暴露，表情看来极像鬼，掉落的头发中散落着美丽的梳子和珠饰之类的物品。

到了第五幅情况更为严重，眼球已经溃缩，牙齿全部裂开至耳根，表情有如正在冷笑。而内脏与肚皮相黏，缩成黑色，肋骨和趾骨白森森地露出，只见到黏着阴毛的耻骨较高，已然无法分辨是男是女了。

到了最后的第六幅，只剩下蓝褐色的骨架上黏着海藻般的黑肉，与遇难船只一样仅剩一副空架，倾落到这边的头骨分辨不出是人类还是猿猴，只有牙齿还是洁白无垢。

我无法做虚假的记录。虽然事后回想起来感到羞耻不已，但我仍然把绘卷迅速拉开直到最后的部分。

当然，拉开这卷绘卷之初，我还保有着一种反抗心理和冷静态度，但死亡美人的画出现后不久，这种心情已消逝无踪，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拉动绘卷的速度愈来愈快，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即使这样，我还是拼命凝神静气，不想被眼前这位正木博士讥笑，尽量做好心理准备再看，可是最后实在无法忍耐，第六幅画几乎仅仅在眼前一闪而过。然而从画面涌出的无尽鬼气，带着来自神经的恶臭感却令我几乎窒息。好不容易拉开到最后，看到了《由来记》开头部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回过神来。接着形式上浏览了一下四五尺长写满汉文的部分，马上移至结尾位置的文字。

大倭朝天平宝字三年己亥五月于西海火国末罗泻法麻杀几车站

大唐翰林学士芳九携次女芬 记

我反复看了两三遍，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把绘卷卷好，置于箱旁。然后靠着椅背，用双手紧紧掩脸，闭上眼睛定神。

“怎么样，很震惊？哈哈哈哈哈！你能理解就算这种程度，吴青秀仍旧不满足的心理吗？”

“.....”

“从常识分析，为了让天子震骇，只需要已画好的六幅死亡美人像就够了。正常人只要看到一半就倒足胃口，但吴青秀却依然要寻找新的女人尸体，这是他陷入病态心理的证据。他受到自己描绘的死亡美人的腐烂画像所诅咒，导致精神异常。你了解这样的心理吗？”

我用耳膜承受着这些话，双眼紧闭，双手紧按住眼睑，在一片淡红暗光中，刚刚看过的死亡美人第一幅画像带着白光缓缓出现，然后是第二幅、第三幅由左至右开始滑动，到了第五幅显现死后第五十天形貌的白褐色笑脸处，忽然在眼前静止了。

我不禁发抖。一下子睁开眼，和不知何时已旋转椅子、面朝这边、抱臂而坐的正木博士视线交会。瞬间，博士泛黑唇间的假牙闪过一丝光亮，他笑了，颊边的红色薄耳朝上动了动。我又忍不住恐惧地闭上眼睛。

“呵呵呵呵呵呵，害怕吧？嘻嘻嘻嘻嘻嘻，理应毛骨悚然啊。吴一郎最初见到时，一定也和你同样颤栗不已。正如远古时代的生物遗骸化为石油残留地底一般，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祖先的执念在见到画卷，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时被点燃，转眼间熊熊燃烧，化为足以消灭一切现实意识的大火球。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日月星辰的光亮都被这大火湮没，在其化为与吴青秀同样的心理之前持续颤栗，直到彻底化身为吴青秀为止……他在侄之滨石头切割工厂的鲜红夕阳下站起身，一面把这幅画卷卷好放入怀中，一面轻轻叹息，凝视着西方天空，此时的吴一郎已非原来的吴一郎，他全身充满被唤醒的吴青秀的狂热欲求，成了一具残存着记忆力、判断力和习惯性的青年尸骸。可以完美地作出以下论断——吴一郎发狂以来到今日为止，是以和吴青秀同样的心理在生活着的。《由来记》中所述的吴青秀心理变化，与吴一郎到今日为止的精神病状态过程完全一致。不，若从精神病理学上观察出现在两人行为上的心理变化，吴一郎绝对就是一千年前的吴青秀。”

我感到另一种恐惧，再度重新坐好。

“要理解这种诡异奇怪的现象，首先必须从解明吴一郎与吴青秀是以何种顺序互换的精神病理阶段开始。坦白说，不论成绩如何优秀，自中学毕业之后就未再学习汉文的吴一郎，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阅读这密密麻麻将近四五尺长的纯汉文所写的《由来记》内容，而且理解到陷入发狂的深刻程度。如何，你明白其中的理由吗？”

我凝视着正木博士闪闪发亮的眼眸，将唾液咽到干燥的咽喉里，很震惊自己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点……

“看不懂吧？应该不可能看懂……如果说吴一郎是以自己的能力阅读了这篇《由来记》，任谁都会怀疑的。”

“这么说是……是有人读给他听……”

话还没说完，我就愕然地颤栗起来。

——有人、有某人在吴一郎身旁，向他说明我刚才所听到的内容……那家伙究竟是……究竟是谁？

这样想着，一度剧烈的心脏鼓动忽然静止，同时看到正木博士的严肃目光逐渐转为柔和，紧抿的嘴唇也慢慢放松，换成仿佛在怜悯我一般的微笑。

突然，他又轻松地 and 雪茄烟雾同时吐出一句话来。

“你知道‘狐凭，祛之则文采净失’这句川柳[\[52\]](#)吗？”

我一愣，感觉似乎突然给人扇了一耳光，眨了好一会儿眼睛。

“不……不知道。”

“嗯，不知道这句话，不能说懂川柳啊。这可是《柳樽》^[53]中的名吟。”说着，正木博士面露得意之色，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抱起单膝放上椅子。

“那又如何？”

“不是如不如何的问题。如果不了解这句川柳显现的心理遗传原则，就算歇洛克·福尔摩斯或亚森·罗宾^[54]那样的名侦探来了，也解不开这个疑问。”

正木博士冷冷说完，口中吐出一个小小烟圈，飞向我的头上，消失了。

我再度眨眼，在心里反复念着“狐凭，祛之……祛之则……文采净失……”，

但不懂的东西想破了脑袋还是不懂。

“若林医生知道其中道理吗？”

“我对他解释了，他很感激。”

“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就像这样，你听好。”正木博士靠着椅背，伸直双腿，“这句川柳很清楚地说明了所谓狐凭（狐狸附身）正是心理遗传的发作。狐凭者在严重发作时，会表现出如野兽般的奇异动作，比如头钻入饭桶内，想爬进床底睡觉，眼珠往上吊等，所以才会被冠上这种名称。事实上，狐凭除了上述特质，通常还能发挥前几代祖先的记忆力和学习力。不识字的文盲在狐凭时能流畅阅读、书写，发挥祖先的各种才华与知识，让人震惊。这样的事例多得是，甚至写进了这句川柳。”

“啊，能够如此细腻呈现祖先的记录……”

“就是因为可以呈现才被称为心理遗传。文盲老百姓一旦遭狐凭，就变得既会咏歌又会作诗，还能模仿医生治愈不治之疾。虽然不可思议，但若对照心理遗传原则却并不稀奇，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这卷绘卷，因为画已存在，吴一郎观看的时候非常亢奋，转为吴青秀的心情，对于自己的历代祖先深入研读乃至数度发狂的《由来记》也恢复了记忆。以范阳进士吴青秀的学识程度，这就好比背诵一遍自己的经历，又重看一遍。就算是给他一张白纸，他也同样能看懂。”

“原来如此，太令人惊讶了。”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暗示，接下来让吴一郎昏迷的第二阶段暗示则是灌注在六幅死亡美人画像中的思想。”

“你说思想……是吴青秀的……”

“不错！这项心理遗传本来就是始于吴青秀的忠君爱国，并止于其自杀。但这只是《由来记》的表面事实，若深入探求其背后，就会发现吴青秀的忠勇义烈不知何时已经产生变化，渐渐成为纯粹的变态性欲，如同木材蒸馏变成酒精一样。”

“……”

“不过若要说明这种过程，实非一两年的课程所能解说清楚的，但若只挑选我本想用于昨夜烧毁的《心理遗传论》最后附录的架构腹案来概述，就是这样的……吴青秀产生进行此项工作的动机如方才所言，表面上是为了天下万民，有着神圣无比的忠诚心，可是这只是表相的观察，从后来的经过推测研究，会发现在这神圣无比的忠诚之中，混杂着艺术家特有的强烈变态心理，这点连吴青秀本人都未察觉……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无法解释关于这卷绘卷存在意义的各种不合理现象。”

“这幅绘卷的存在意义……”

“没错。仔细比较研究绘卷的画像和《由来记》所写的事实，会发现绘卷存在的根本意义很可疑。也就是说，这卷绘卷只要画出那六幅画像，就已充分达到谏天子的目的。只要借这六幅腐烂女人的画像，足以让天子醒悟女人的肉体美是何等虚幻、世事变换又是何等迅

速无常。证据胜于理论！刚才你只是看了一眼，不是就觉得毛骨悚然了吗。”

“是这样没错……”

“对吧。只要第六幅的恐怖形貌后，再加上一具白骨之类的画像，绘卷应该就能算充分地完成了。然后在空白处写上谏文或谈谈自己的苦心呈献给皇帝，自己则在事后自杀，应该能起到十分、甚至十二分震慑懦弱的文化天子的效果。但他没这么做，而是不知厌腻地继续寻找没有必要的新牺牲品，原因何在？只要静静等待黛夫人的遗骸化为白骨，就可顺利完成的绘卷，为何要保持未完成的状态留传给后代，成为诅咒吴家万世的恐怖心理遗传的暗示材料？而在一千一百年后的今天，绘卷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贵重材料的因缘，又是为何？”

我忍不住叹息了一声，为正木博士话中涌出的妖异气氛所吸引，感觉疯子般的奇异疑惑正在逐渐高涨……

“怎么样，很不可思议吧？乍看似乎是小问题，其实却是相当重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想越不懂，哈哈哈哈哈！所以我才会说，想解开这个问题，必须重回吴青秀想画此绘卷当时的心理要素加以观察，必须解剖吴青秀当时的心理状态，探究出产生如此矛盾的因素，而且这样做并不困难。”

“……”

“也就是，先剥开包裹吴青秀当时心理要素的‘忠君爱国观念’这项表面要素，发现其下最先出现的是强烈的名誉欲，接下来是饥渴的艺术欲望，最底层则是突破沸点的爱欲兼性欲，这四项欲望彻底融合为一，产生超人性的高热，最后就会清楚发现吴青秀高贵的忠君爱国精神只不过是极其下流的变态性欲。”

我不禁用手帕摸着鼻尖，觉得像是自己的心理正在受到解剖……

“我想，如果具体说明应该是这样……眼见李太白为阿谀媚唐玄宗的淫荡与荣耀而作的诗为他博得三千宠爱，成为闻名天下的大诗人，吴青秀心想：‘好吧，我就从换个角度以求名垂丹青竹帛。’他企图借自己的一支画笔绘出前所未闻的怪画震惊后世……这是年轻且

具有才气的艺术家中常出现的强烈名誉欲。另外，吴青秀自身的风采与名副其实的天才画艺，让新婚妻子心甘情愿奉献出身心。感到已达到幸福顶点的吴青秀，在接下来的每个晚上都产生如何利用极度残忍的方法虐待这位美丽的妻子，以获得更强烈高潮的欲望，这也是天才青年，尤其是头脑优异的艺术家中最容易出现的超自然爱欲兼性欲。而且，美好至极会想要破坏，彻底暴露其丑怪内容并冷静观察的这种艺术欲望，使这四种欲望形成白热化焦点，集中体现于这项计划。然而，对于这种强烈欲望，吴青秀却错以为是对纯粹忠诚的欲求！最能彻底说明吴青秀这种心理状态背后欲求的，还是这卷绘卷上的画像，逐渐腐烂的美人画像。”

我眼前仿佛又浮现先前死亡美人的幻觉，忍不住用双手揉起眼睛，同时视线落在面前的绘卷上，紧紧盯着裱装上发光的一只金黄色狮子，似乎在说：“你可千万不要出来……”

“吴青秀在一笔一笔仔细画着死亡美人腐烂的形貌的时候，开始感受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点从画像开始至画像结束的过程中，逐渐细腻的笔触也能够窥知。所谓人体最极致的自然美——纯粹表现色彩与形状近乎透明的完美调和——美人裸体，一点一滴慢慢失去明亮度，转为灰暗、阴沉，最终腐烂破裂成恐怖凄惨的样貌，这中间所表现出的色彩和形状的无穷变化和转移，绝对是难以形容的惊异景观。而眺望着眼前千变万化的‘美丽灭亡’交响曲，静静描绘在纸上的心情，是记录一国盛衰的历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吴青秀在投入其忠义、爱欲、性欲、艺术欲等一切的专注心境中，一定是以细腻笔触无止尽地领略着这种快感与美感。而等见到残骸已腐烂至只剩白骨再也不会变化时，他毅然投笔而起，所有灵魂都迷失于再次品尝这种快感、美感的强烈愿望中。而且，在吴青秀这样的心理背面，一定有着受到长期禁欲生活压抑的性欲所产生的近乎疼痛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激因极端疲劳清醒的神经而产生曲折、变形、游离，让吴青秀全身都陷入极其敏锐的变态性兴奋之中，导致全身所有细胞都充满这种扭曲狂乱的性欲变态习性与无法形容的痛苦剧烈记忆。”

这时，正木博士带着寂寞沉痛与凄怆的声音中断了。

虽然眼前的狮子刺绣由于视力疲劳而显得朦胧，我仍旧百看不厌地凝视着它。不知何故，我被模糊色彩中唯一浮现的草绿色影像所吸

引着，继续听博士说下去。

“如此，吴青秀超越了忠君、爱国、名誉、艺术、夫妇之爱等所有一切，仅仅受到极度异样变态性欲的刺激而活。在一年后迷惘地回到自己家中，又受到同样被某种变态性欲束缚的处女妻妹芬女的冲击，终于彻底脱离了那种强烈深刻的刺激。直到最后支撑着他意识的烈火般的变态性欲和其燃料一起消失，陷入四大皆空的痴呆状态。然后将其长期以来深入习性的变态扭曲性欲，和贯穿其中的所有可怕记忆留给自己后代而死去了。而他的后代历经轮回转世，直到吴一郎这一代，终于又抓住了觉醒的机会。即潜藏在吴一郎全身细胞意识底层的心理遗传——从祖先吴青秀以来，每一代都反复体验的变态性欲和相关记忆——都由于那六幅死亡美人画像而鲜活苏醒。换句话说，看过绘卷之后的吴一郎虽有吴一郎的外形，却是吴青秀的内在，一千年前吴青秀的欲求和记忆，与现在吴一郎的现实意识重叠，就成为梦游以后的吴一郎，这是唯一可以以科学说明‘附身’和‘转移’这种精神病理事实的状态。”

“.....”

“面对这种极端深刻强烈的变态性欲刺激，属于吴一郎自身的一切记忆和意识都形同毫无价值的影子。在此之前支配吴一郎的现代理智和良心，被一千年前天才青年的超级无稽、强烈奔放的欲求所取代，于是在他的记忆中鲜明浮现了美丽的真代子——一千年前牺牲的黛夫人——唯一的身影。”

“.....”

“一千年后出现的吴青秀变态性欲的幽灵，就这样借着现代青年的判断力和记忆、习惯，开始漫无条理地活跃起来。他飞快地冲出侄之滨的石头切割工厂，回家后和真代子商量某件事。可能是要她事先从内侧打开正房遮雨窗的扣锁，以及事先准备好仓库钥匙和蜡烛之类吧。之后，吴一郎等家人们都熟睡后，潜入正房，悄悄叫醒真代子。当然，此时的真代子并不知道吴一郎如此要求的真正意义！不必说，吴一郎也不会在这种时候说出实话，而是以高压态度命令强迫，因此真代子不知道对方怀着如此恐怖的计划，只理解为理所当然，觉得非常害羞而踌躇，这点从户仓仙五郎所述的前后状况也可以推知。但

是，真代子因为个性温柔且唯唯诺诺，结果被表面为吴一郎的吴青秀借着烛光诱至仓库二楼……接下来请看有关现场调查的纪录。”

“……”

“对了，就是那个部分。蜡烛从楼下开始滴着……和准新郎在烛光前面对面坐下，真代子一定是第一次接过吴一郎递给她的绘卷，同时被狂热要求为了完成绘卷而死。但是，她见到绘卷内容，面对从五官轮廓到年龄都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赤裸少女腐烂的画像，绝对难以忍受并颤栗不已终至晕厥，陷入假死状态。这项事实从调查纪录中有‘无抵抗、挣扎形迹’和‘丧失意识后遭勒杀’等内容，便能够想象。

“不仅如此，对照日后真代子在六号房呈现的，程度虽浅却属于自己同姓祖先——华清宫双蝶姐妹的心理遗传事实，她在仓库二楼陷入假死状态的瞬间，由于吴一郎表现出一千年前吴青秀心理遗传的姿态，也就是她被唤醒承受祖先黛芬姐妹的受虐变态心理的欲望和记忆的刹那。

“这么说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心理遗传发作与消失前后，伴随着假死状态、丧失意识、昏睡状态出现的事例，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记录和传说，所以从专业的研究观点来看，丝毫没有不可思议之处，以前是将这些称为‘神凭’（神明附身）、‘神气’或‘神上’的。如果情况非常严重，假死期间太长，有的会被认为真正死亡而被入葬，结果在坟墓中复苏等等，这都不足为奇。能乐‘歌占’之曲的主角、伊势的神官渡会某，因在土中痛苦挣扎三日方才爬出，导致头发悉数变白，就是此类传说中最有名的。

“如果以精神科学方式说明，这正如电力开关由一方转为另一方的刹那所产生的黑暗状态。当然，因情绪变化强弱，以及该人的体质和个性不同等等，会出现时间长短的差异。但通常情况是，像突然受到惊吓而晕倒，紧接着身心功能完全停止，不久醒来后，行为举止判若两人，也就是开始了心理遗传的梦游。另外，这类发作的人在经过同样的黑暗状态后，又会恢复正常。因此，前述的所谓‘狐凭’之类，只是因为梦游发作的程度特别轻，陷入无意识状态的时间也较短而已。还有，关于在这种假死状态期间的营养作用及新陈代谢等的研

究，相信若林已借这位吴真代子完成了充分研究，我当然也多少了解一些，不过与此无直接关联，所以略过不提。无论如何，吴真代子陷入假死状态的直接原因，根据若林完成的调查报告内容即可推测，应该是来自吴一郎梦游的暗示，对此，我也不得不举双手赞成。

“另外，这是我自己的猜测。以前，吴家并未留下关于像吴真代子这样，表现为受女性祖先黛芬两人心理遗传的记录，而且处处戒备不让人见到这卷绘卷的胜空和尚，甚至吴家中兴之祖虹汀也都没有注意这点。但这是因为他们只知这卷绘卷所显现的变态心理暗示仅对男性有效，而无法想象受其刺激后男性的心理遗传发作，会影响女性的心理遗传。

“不过这次情况完全不同，重点就在于他们彼此并非外人，只能称之为千载难逢的奇迹中的奇迹。由于真代子与绘卷中的主角一模一样，因此吴一郎的心理遗传也是史无前例，几乎近于完全为暗示所支配，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都与当时的吴青秀完全相同，所以诱发了真代子的心理遗传。这种猜测虽然是过度的巧合，却并非全无来由的想象，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很简单，正如调查报告所述，吴一郎是故意用西式手帕勒住突然像死人般倒地的真代子颈部的，所以能认为他变态性欲的目的并非只在于杀死这个女人，而是抱着即使让女人死亡也没关系的念头，想要体会勒住女人脖子的特异快感。如何，存在于一千年前的一个男人身上的变态性欲的心理遗传，竟能这样正确无误的遗传下来，岂不是很有趣的研究材料！”

“.....”

“接下来……发作结束后，吴一郎打算利用尸体当模特儿，静待其腐烂，所以当姨妈八代子从仓库窗外窥看时，他才会若无其事的说‘很快就会腐烂了’。我们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其中存在着一千年、一千里的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但对吴一郎自己而言，一切都是发生在现在、眼前的事情。从真代子经过检查并未发现性交的痕迹也可明白，他勒杀真代子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远古祖先吴青秀的超自然心理。”

一口气持续下来的恐怖说明在这时好不容易暂时中断了。我缓缓地深呼吸一下，抬起头来。

对于正木博士，我又恢复了最初的尊敬，确定他果然是伟大的精神科学家，同时也感到安心，不过却发觉自己全身不断冒出冷汗。

我再次呼出一口气，问：“但是……吴一郎的头脑能治愈吗？”

“吴一郎的头脑吗？当然能够治愈。”正木博士说着，露出讽刺的表情笑了笑，用灰暗的眼神凝视我，“我想，吴一郎的头脑恢复正常的时间应该和你是同时的。”

我又像是收到了自己就是吴一郎的暗示，心跳加快。而正木博士说我们两人头脑的毛病会以完全相同的过程痊愈时，其口吻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阴森。

但是，我仍装成若无其事地用手帕擦脸，问：“可是，应该相当困难吧？”

“简单！既然发作原因和过程如我方才所述，在精神病理学上已了如指掌，当然就知道治疗方法，特别是像吴一郎这样原因清楚的精神异常，我如果无法治愈，那么我的精神病理学就等于是书桌上的空洞理论了。”

“啊……那么，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随机应变，使用所谓适当暗示的药物治疗，而不是术法或祈祷之类非科学性的方法。正如目前为止我所叙述的，吴一郎并不是因为受霉菌或结核之类肉体疾病影响导致神经错乱，而是因为纯粹的精神性暗示发狂的，也就是说，看过这卷绘卷以后，吴一郎已不知道所谓的时间、空间，甚至谁是吴一郎，谁是吴青秀，哪里是中国，哪里是日本，只是靠着极端深刻的变态性欲刺激和环绕于其上的错觉、幻觉等倒错观念而活，其变态性欲则是按照一千年前吴青秀经历的变化顺序，最终成为‘只想看女性尸体’这种单纯且率直的欲望。在吴一郎的遗传性杀人妄想狂、早发性痴呆兼变态性欲——即一千年前吴青秀的怨灵——的眼中，全世界的泥土下都藏匿着女性尸体，因此他只要见到泥土就会想要圆锹，然后每天用圆锹拼命挖掘泥土。

“像这样，穿越时空而来的变态性欲幽灵就像刚才说的，每天漫无目的地持续劳动，终至精疲力尽。提高人类性欲刺激的燃料荷尔

蒙，即俗称‘精力’的内分泌，在持续剧烈劳动时会消耗殆尽，于是逐渐感觉不到那种性欲的刺激，而疲劳过度的神经会浮现一种惰性，陷入一种只是随着对女性尸体的幻觉而气喘吁吁持续挥动圆锹的状态。由于到目前为止压倒一切精神作用的变态性欲怨灵几近消失，其底下‘啊，好痛苦，好累，我为什么要这样持续劳动呢’这种接近正常的意识会逐渐浮起，所以会时而停下圆锹茫然环顾四周，时而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继续工作。我只要掐好时机，配合其眼中浮现精疲力竭意识和我眼中的理智的时候，问他：‘那女人的尸体是什么时候埋在土里的呢？’他则回答：‘这……不知道。’这样，到目前为止他完全忘记的‘时间观念’因为‘什么时候’这几个字的暗示而反射般复活，随之而起的‘呀，这里到底是哪里’的空间观念也开始启动，不可思议地开始环顾四周，同时‘啊，奇怪，自己之前究竟在做些什么呢’的自我意识也跟着抬头，心中感到一股莫名的寂寞、哀伤，紧握住的圆锹无力放下，悄然回到自己房间。这正是遗书上所说明的吴一郎的治疗顺序！所谓的疯子治疗，就是像这样观察病患在自由行动中所显现的心理状态，边了解病况边给予适当的暗示进行治疗。

“当然，尝试这样的治疗方法需要相当的头脑。至少，如果像截至到目前为止那种随便指出一个病名，就应用肤浅的外科或内科疗法治疗，无效时就予以捆绑、囚禁等原始时代医疗手法的那种低级头脑就绝对不行。今后即将盛行的所谓正确精神病治疗方法绝不会如此暧昧不清，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能理解所谓精神解剖、生理、病理原则，对照心理遗传，同时借由被解放病患的自由奔放的一举一动，彻底识穿其心理遗传的梦游发作是如何推移变化，在适当时机予以适当暗示，一步步引导其走向正确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敏锐头脑才行。啊哈哈哈哈哈，讲到自己的本行又忍不住偏离主题了……”

“对了，回到正题。接下来的一个月，吴一郎再也没有来过解放治疗场，一直待在七号房里，所以可以认为他在这段期间恢复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即时间意识、空间意识、认同自我存在的意识等等。这些意识都因为我的暗示而逐渐如同天亮般开始苏醒，他会思索‘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的名字是什么？’或者是‘我到底是为什么被关在这种地方？’之类，随着这种思索，又会产生各种疑问和迷惑，然后再思索，也更加迷惑。对此，我命令医务人员每天都必须巨细靡遗地在病床日志上记录吴一郎的言行举止，如果据此观察，就能对其迷惑的状况了如指掌。若林先前让你阅读的阿呆发愣博

士的街头演讲之类，也是我摘取当时所发生的实例，向新闻记者作出说明。到了最近，一切疑惑已在吴一郎脑海里逐渐统一为一个焦点，应该到了相当接近恢复正常的时机。也就是说，他开始有一种接近死心的安心感，认为‘虽然想也得不出结果，不过不久应该会明白吧’。这是因为一个月前他丢掉圆锹，蛰居自己的房内时，陷入了相当严重的忧郁状态，食欲减退，排泄情况也很恶劣，体重也大幅减轻，不过后来逐渐恢复，依病床日志的记录，他还比以前更胖。所以眼前营养状况极佳，精神状态也颇开朗，可以如此面带笑容。

“到昨天为止待在房里的人为何会像突然想起似的来到治疗场，究竟是意识秩序的恢复已告一段落呢？或是因为营养不错，再次抬头的性欲刺激又达到以前的高潮，导致又想挥动圆锹呢？如果没有观察一段时间是无法明白的。但从刚才我就有着一种预感，认为吴一郎精神状态的恢复在此又会有转机，哈哈。”

我听着这些话和笑声，同时也听到在窗户下方唱着什么的舞蹈狂少女的声音，可是眼睛却依旧凝视着大桌上宛如燃烧般的绿色，在脑海中反刍正木博士的话。

——不论何等厉害的名侦探前来，也无法追查的应用精神科学犯罪……你自己化身名侦探，试着查明这桩案件的真相……

就在此时，耳边忽然听到喀嚓一声，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发现那是正木博士头顶上挂着的电钟指针从十点五十六分移至五十七分的声音。

“如何，很愉快的内容，对不对？见过这个例子，你应该就可以了解以前精神病学家的治疗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也知道我这种解放治疗的实验是何等完美，可谓学界空前……”

“请等一等。”我举起右手，打断正木博士正欲瀑布般再度倾泄而出的话，仰头望着他那得意洋洋、如同尸骸的脸孔，重新在转椅上坐好身体，“请你等一下。你进行这样的治疗实验纯粹是基于学术研究目的吗？或者……”

“当然纯粹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让全世界的烂学者知道，所谓精神病的治疗应该是这样。”

“且慢，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问的是……”

“是什么？”正木博士不悦地把眼睛眯了眯，动了动肩膀，倚靠椅背。

“我想问的是，让吴一郎发狂的暗示是这卷绘卷的事，还没有人知道吧？”

“啊……我还没有提到这个。当然谁都不知道，司法当局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问题。”正木博士摸着脸颊，扶好鼻梁上的眼镜，“如我一开始所说，这卷绘卷是吴一郎的姨妈八代子从仓库二楼取得后藏起来的，若林则是由她手上拿来，直接交给我的，所以除了若林和我，没有人看过。法院和警方人员因为八代子在现场桌上放的绘卷上盖上了自己的手巾，因此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当时报纸的编辑舆论专栏中，还嘲笑‘号称解谜高手的若林博士因为无法说明案件真相，居然搞出迷信言论’。反倒是从仙五郎口中得知绘卷之事的村人，曾经讲过什么‘一郎在梦中获得启示，前往石头切割工厂一看，见到绘卷放在高岩后面’，或是‘当时正好是日暮天黑的逢魔时刻’之类的话。另外，认为是迷信的警方当局，似乎认定是迷恋真代子的某人，为了报复这段无法达成的恋情，从古老传说中获得灵感，才刻意对一郎采取这种恶作剧行为……”

“啊！”我突然大叫，站起身，双手用力抓住大桌子桌缘，紧盯着正木博士。

正木博士好像也因为我的大叫而震惊，口中吐出烟雾，双眼圆睁。

我呼吸急促，心跳剧烈，觉得喘不过气来。

——我明白啦！正木博士若无其事的一句话，让我的脑海中掠过似乎是案件真相的灵光。

——记录上虽未出现，但我绝对是继承吴青秀血统，和吴一郎容貌酷似的青年。

——两位博士因为解剖千世子的尸体，结果证明她只生育过一个孩子，所以否认这项事实的存在。但是，也有可能是为了对我进行这项实验的诡计。事实上，我和吴一郎就是双胞胎，只不过在幼年时代由于某种原因而分开了。

——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回到故乡，却爱上真代子，更甚者或许是利用与吴一郎酷似之点，在真正的吴一郎未察觉下，偷偷和真代子搭上关系，巧妙扮演两人一角的爱情剧。不久，得知吴家流传的奇异事件后，企图利用吴一郎举行婚礼的前夜进行残酷的尝试……

——不过因为我自己也继承了吴青秀的心理遗传，而与吴一郎同时或先后一起发狂，进而替代了真正吴一郎的身份，连两人都分辨不出谁是谁。

——正木和若林两位博士因为想要分辨我们两人，所以费尽心心地鉴别加害者与被害者。

——没错，这样分析的话，所有疑问就都解决了，是的，一定就是这样！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办法解释这一切。

——啊，我果然是这桩案件的神秘幕后人物吗？

——啊，我……

正木博士依然仰靠椅背，微笑地望着在脑海中思索这些事情的我，而且，等看到我的呼吸平静下来后，他还故意惊讶地问：“怎么回事？突然紧张地站起来。”

我一边喘着气一边回答：“拿这卷绘卷给吴一郎看的……会不会就是我？”

“啊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哈！”正木博士才听我说到一半，立刻夸张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是加害者，吴一郎是被害者吗？有意思，如果是侦探小说的话，这可是震烁古今的名诡计呢！我也猜到，你最后应该会这么想，啊哈哈哈哈。但是，如果事实正好相反又如何？”

“什么，正好相反？”

“哈哈，你没必要那样在意去承担受憎恨的加害者角色。要知道，你和吴一郎完全一模一样，只要我稍微动一下手脚，你想成为加害者或是被害者都可以。既然如此，你还是当被害者吧，事件会比较容易处理，如何？哈哈哈哈！”

我颓然坐下，一切又完全茫然了……

“像这样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沮丧可不行……所以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不是吗？这桩案件如果不冷静地研究，中途有陷入严重错觉之虞。我在侄之滨浦山的祭神鹑^[55]之尾权现面前发誓！你和这桩案件的关联绝非如此肤浅，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可是……比这还更重大的意义？”

“你一定想说那不可能，对吧？就是因为可能才显得很奇特。感觉好像我很唠叨，不过我还是要再说一次，你若不谨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并非只受到现代所说的唯物科学所支配，同时也受到唯心科学，也就是精神科学所支配，那么将无从了解此案件的真相。简单地说，以纯客观唯物科学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不过是由长、宽、高围绕而成的三度空间。可是，纯主观精神科学所感受的世界，却还要加入‘认识’或‘时间’，形成四度，甚至五度空间的世界，而这才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在如此多度空间中运行的精神世界法则，可以说与唯物世界的法则正好相反，其不可思议的活跃状态，单是从你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房间里所听所闻的事上，就应该已经充分了解才对。你只要从其中找出解决事件的关键就行了，不，甚至事件的关键之钥早已放在你口袋里。我非常确定已经把钥匙交到了你手中。”

“那是什么样的钥匙？”

“关于离魂病的话题。”

“离魂病……离魂病又如何？”

“哈哈哈哈，看样子你还不明白呢！”

“不明白……”

“你要知道，在这桩案件中，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另外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存在。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人，事情才会乱成一团。但是，那完全来自你的离魂病，这点刚刚我不是解释过了吗。”

“可是……可是，哪有这种奇怪的蠢事呢？”

“哈哈哈哈哈，看样子你还不相信离魂病。也难怪，因为每个人最相信的还是自己的头脑！毕竟这样比较安全，故事情节也会更有趣，所以没必要仓促地下结论。问题是，对于让吴一郎发狂的凶手，最好从是所有人里面的一个人、吴一郎自己、及绘卷自己从弥勒佛像逃出这三项前提来慢慢分析，然后冷静地回想你的过去，这样会比较快得到结果。”

“但是，这样不可思议、神秘的事实……”说到这儿，我无法继续思考，中断了话语。

“所以我说过不要慌，因为你很快就不会再认为神秘了。”

“可是……很快……又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绝不可能是今天。为了让你恢复记忆力，我从刚才就在谈话中对你施加相当强烈的精神科学实验，不过你却还是无法回想起过去的记忆，不得已只好终止今天的实验，也就是说，你的头脑尚未恢复至那种程度，继续实验也是白费工夫……”

“但是，这么说，先前你答应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现在让你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实验。”

“等一下！这么说，医生你……已经知道神秘内幕的真相了？”

“没错，就是因为知道，才会说和你有关。”

“那么……请你告诉我。”

“不行！”正木博士坚定地说着，横叼雪茄，交抱双臂，上半身后仰，冷笑地看着我有点生气的脸，“你可以好好想想原因。要揭开这桩事件的神秘幕后真相，一定要说出让吴一郎发狂的人的名字，对吧？可是，关于那位凶手的名字，若非你或吴一郎两人之中有谁在恢复记忆的同时想起来，就不能当做真相。即便法医学专家若林博士掌握了何等不可撼摇的证据，或是我确认了凶手与凶行的情况，一旦你或吴一郎在恢复记忆时否认该凶手，一切岂非徒劳无功？只要你们两人之一坚称‘在侄之滨的石头切割工厂拿绘卷给我看的不是这个人’，一切不就白费？这就是这桩案件与一般犯罪案件的不同之处。所以，对如此没有价值的事我也不想饶舌。”

我不自觉地长叹一口气，感到自己的判断力迅速陷入迷惘之中……

“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再说说另一项事实吧！在这桩案件中，无论如何必须负责追查出那位奇特凶手真面目的人，怎么说都是法医学专家若林。就算警方当局认为这纯粹是因吴一郎发狂所引发的事件而放弃，做为一个研究应用精神科学犯罪的学者，在已深入研究到这种程度后，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放弃，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也就是说，站在若林的立场，不管他愿不愿意，都无法任由这桩案件在查不出真凶的状况下画上句号。而我的立场则不一定。对于若林的努力和苦心，我没有身为助手的责任，只要尽到职责上的商量义务即可。知道吗，我专业上必须全力担负的责任反而是让你或吴一郎的‘头脑痊愈’。就算这样，我也完全没有必须让你们想起凶手名字或长相的责任。这是因为，站在我身为精神病学家的立场，只要能判明发作原因和过程，就算写下让病人发狂的凶手‘目前不明’几个字，在研究上也不会有丝毫影响。因为吴一郎的发作状态与这卷绘卷的关系，根据心理遗传学的立足点已能完整说明，并具备学术发表的充分价值。只不过因为若林硬出头，表示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凶手，所以我才被卷入麻烦……反正我并不在乎什么凶手，哈哈。”

正木博士说到这里，悠然地在椅子上伸开双肘，厌烦似的低头看着我，吹出雪茄烟圈。

对他这种自恃为学者的冷漠态度，我有种莫名的反感。不仅如此，对他那种愚弄别人之后又置之不理的态度，更感到无法忍受的不

快，不禁重新坐正，轻咳一声。“这样太不像话了，医生，就算身为学者专家，这样也未免太冷淡了吧？”

“冷淡也没办法！就算我全力帮若林找出凶手，有法律能将那家伙绳之以法吗？”

我感到眼眶忽然阵阵发热，觉得没办法一口气说出所有心里想说的话……

“法律……管他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如果不查出凶手将其大卸八块，死去的人会死不瞑目的，不是吗？八代子、真代子、吴一郎，甚至连我都被牵连，没犯下任何罪行就遭到杀害或受到凌虐。”

“啊，还有呢？”正木博士冷冷说道，陶醉地凝视自己所吹的烟雾。

“还有，如果我的灵魂能够脱离这个身体，我现在就会转移到某人身上，大声说出留在他记忆中的姓名，在白昼的马路上公然疾呼，紧跟凶手直到死为止，进行比杀死他还更残酷的报复。”

“嘿，如果能那样就更有兴趣啦！但是，你要转移到谁身上？”

“谁？应该很清楚吧！当然是直接见过凶手面孔的吴一郎。”

“哈哈，有意思，那你就不必顾虑，快转移吧！不过，如果你真能顺利完成转移，也不是一件值得喝彩的事，因为我的精神科学研究只好重来一遍。因为我的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灵魂‘转移’、‘附身’或‘转生’的事实来自本人的‘心理遗传作用’。”

“这我了解。但就算凶手对你毫无用处，对若林医生应该会有用处吧？若林医生把这些调查报告交给你，最终目的难道不也是希望能够从吴一郎的过去记忆中找出凶手？”

“那当然，我非常清楚。从今天清晨开始，我和若林会把你带到这个房间来，尝试进行各种实验，说白了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但是，我已不想再深入追究这桩案件的真相了，至于理由……当你知道凶手名字的同时就会知道。”正木博士又吹出长长的烟雾说道。

我盯着他的下颚，交抱双臂。“那么，我自己找出凶手也无所谓？”

“当然，随便你，那是你的自由。”

“谢谢。那么很对不起，请你让我离开这里，我想要外出一趟。”说着，我站起身，双手撑在桌缘上说道。

但正木博士显得非常冷淡，靠着椅背，用力将雪茄烟雾吹得更高。“外出？你要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我还没有想到，不过回来之后我一定会让你看到这桩案件的真相。”

“哼，你知道真相后可别吓破胆。”

“什么？”

“我们最好彼此都不要去破坏这卷绘卷的神秘。”

“……”我不由呆立当场。

正木博士这么说时，语气中充满让我无法动弹的力量。那种面对旷古烁今的大事业，空前的强敌，绝后的怪事的样子，不知是真是假的自杀决心，却又企图模糊一切的可怕气度压倒了我，让我不自觉地缓缓坐回椅子上，同时改变打算抗拒这种力量的念头。“好，那我就不要外出，但相对的，直到找出凶手为止，我会坐在这儿一动也不动，在我的头脑痊愈，能够看透这卷绘卷的神秘内幕之前，我都不会离开这张椅子，可以吗，医生？”

正木博士没有回答。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上半身向前缩坐在椅子上，把变短的雪茄丢进烟灰缸。他那驼着背，双肘拄在桌上盯着我的狡猾眼神，两颊浮现的冷笑，以及抿成一字型的嘴唇，感觉好像都隐藏着某种重要的秘密。

我忍不住将上身向前挪，全身皮肤发烫，像是被火热的异常亢奋所包围一样。

“医生，你要知道，相对的，万一我发现凶手，我一定会不分时地宣布其姓名，替包括吴一郎在内的真代子、八代子、千世子报仇。当然，如果因为这样而受到报应，我也毫不在乎，不管凶手是何等人物，我都不在乎。因为这种残忍可恶之人，让我陷入了这样的疯子地狱，必须一辈子靠人喂食，随时可能被杀，我……实在无法忍受。”

“嗯，你可以试试看。”正木博士不置可否地说着，恍如傀儡般闭上眼睛，脸颊上残留一抹异样的冷笑。

我再次坐正身体，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情不自禁地生气。“医生，我会试着自己分析的。首先，假定凶手不是我……因为我应该不可能像村民们所说的，独自从弥勒佛像里面偷出这卷绘卷交给吴一郎，对吧？”

“嗯……”

“还有，大姨八代子和母亲千世子都深爱吴一郎，想要靠他传承家业，也应该不会将如此可怕的绘卷拿给吴一郎看；雇用的仙五郎老人感觉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寺院的和尚是为祈求吴家的幸福而受托担任住持的，倘若知道绘卷存在，应该会藏起来才对。这样一来，嫌犯应该是尚未被任何人注意到的意外人物。”

“嗯，当然是那样。”正木博士以含混不清的语气说道，睁眼望着我，瞳孔里泛着与脸颊的冷笑完全无关的苍白残忍神色，不久又再度闭上眼。

我焦急地说：“若林博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并未对可能的嫌犯进行各种深入的调查，对不对？”

“好像是没有。”

“什么，完全没有？”

“嗯……”

“那么，其他方面都慎重调查了吗？”

“嗯……”

“为什么？”

“嗯……” 正木博士带着笑，似乎正在打盹。

看着他的脸，我哑然了。“那不是很奇怪吗，医生？不理睬最重要的凶手，却只专注其他事情，根本就是打马虎眼嘛！”

“……”

“医生，无论是不是恶作剧，这种残忍且惨无人道的巧妙犯罪，应该找不到第二桩了吧？如果受害者没有发狂，当然不算是犯罪；就算万一发狂，一切同样无人知晓。而假设凶手被逮捕，别说是法律，连道德上的罪行或许都能推诿掉，应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残酷的恶作剧了吧？”

“嗯……嗯……”

“把丝毫未触及根本的调查报告交给你，再怎么分析岂非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嗯……是奇怪……”

“想要揭穿这桩案件的真凶，唯一的方法应该是让吴一郎或我的头脑痊愈，直接指出凶手……但是，像医生这么伟大的人物，要主治两位精神病患……”

“办不到……” 正木博士的口气像是在拒绝乞丐般不耐烦，眼睛仍像极困倦似的紧闭着。

“让吴一郎看这卷绘卷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嗯……嗯……”

“是出自真正的亲切心？还是恶作剧？爱情的怨恨？某种企图？或者、或者……” 说到这儿，我心中一震，呼吸变得急促，心跳加快，盯着正木博士的脸。

博士脸颊上的笑容迅速消失，同时睁开眼睛望着我，然后转头静静凝视房间的入口。不久，他再度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在椅子上重新坐正身体。

他的黑瞳里失去了原有的锐利光芒，带着难以形容的柔和安静，先前给人的蛮横傲慢感觉也消失了，展现出高贵的气质和难以言喻的寂寞、哀伤。看到这种态度，我的呼吸逐渐平静下来，不自觉地低下头。

“凶手是我……”博士用空洞的声音，喃喃自语地说。

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仰望着唇际漾着柔弱、哀伤微笑的博士，但立刻又低头了。我的眼前一片灰暗，全身皮肤上的毛孔好像一开始关闭。我轻轻闭上眼，用颤抖的手指按住额头，心跳急促，额头却冷汗淋漓。正木博士的声音继续在耳畔幽幽响起：

“既然你的判断力已经恢复至这种程度，那也没办法了，就把一切坦白告诉你吧！”

“……”

“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从一开始就清楚知道，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全都明白地指出我就是这桩案件的凶手，但我却视若无睹。”

“……”

“调查报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说‘就是你！就是你！除了你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人！’第一次在直方发生的惨剧，是具备高等常识、思虑周密的人，为湮灭所有犯罪形迹，让案件陷入迷宫而故意选择吴一郎回家时，巧妙使用麻醉剂所进行的犯罪，绝非吴一郎梦游中所为……”

说到这里，正木博士轻咳一声，又令我吓了一跳。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抬起脸来，仿佛被正木博士所吐出的每个字压得死死的……

“凶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吴一郎与母亲千世子分开，由大姨八代子带到侄之滨，进而与真代子接近……真代子是被誉为‘侄之滨小町’的美人，恋慕她的人一定很多，同时侄之滨又是绘卷原来的藏放处，大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知道相关传说。而且，吴一郎和真代子的婚事百分之九十九能够顺利进行，所以在尝试进行这项实验时，要隐蔽行踪的话，没有比侄之滨更合适的地方。”

“……”

“因此，第二桩侄之滨案件也丝毫不足为奇。一定是依照直方事件以来的计划，某人在石头切割工厂附近埋伏，等吴一郎回来后，把绘卷交给他……也就是说，直方和侄之滨这两桩案件，是出于某种目的，由同一个人的头脑所计划的。此人对绘卷的相关传说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兴趣，企图掌握实验的最适当时机，也就是被害者吴一郎对某种重大幸福充满期待的最高潮，预期他会完全发狂，从而进行这个旷古绝今的学术实验。所以，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

“有！”我突然站起来，脸像着火般泛红，全身骨头和肌肉都充满无限力气，盯着愕然呆立的正木博士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若林……”

“笨蛋！”正木博士发出一声大喝，同时用乌黑凹陷的眼眸瞪着我。

那强烈的眼神，那仿佛神俯瞰罪人一般的肃穆神情，那有如盛怒猛兽般的严厉态度，让原本怒发冲冠的我完全畏缩了。我踉跄后退，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视线完全被对方所吸引……

“笨蛋！”

我感到自己的耳朵火辣辣的，颓然低下头。

“你怎么能如此没有思考能力！”

声音像大磐石般从我的头顶往下压，先前的寂寞温柔态度完全消失，声音里透着父亲般的威严。

不知何故，我胸口一紧，只能看着正木博士青筋暴起的手压住桌缘，用力地说出每一句话。

“能够深入到这种程度进行如此可怕的实验之人，如果不是我，任谁都想得到只有另外一个人。既然如此，当然也应该马上考虑到不能够随便说出其姓名，你未免太轻率了。”

“.....”

“这些调查报告是何等恐怖，其中隐藏的隐匿犯罪心理和白白心理又是具有何等深刻、眩惑、连水滴都无法穿透的魔力，逼着我承认这项罪行。我接下来将说明理由.....”

我感到全身肌肉在瞬间变得冰冷、僵硬，两眼的视线被眼前展开的绿色罗纱桌布吸引，无法移动。

这时，正木博士轻咳一声说道：“假设某个人犯下一项罪行，尽管在他人眼中看来无罪，在自己的‘记忆之镜’里却会留下身为罪人的自己那卑鄙的身影，永远无法抹杀，这是只要具有记忆力就一定会存在的现象，每个人都能理解，却总是将其忽视。但举例来说，却会发现这其实相当难以忽略，映现在这面记忆之镜上的自己的罪孽身影，通常会同时显现名侦探缜密的恫吓力和共犯绝对逃不掉的胁迫力，成为一切犯罪共同且唯一的绝对弱点，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紧紧纠缠住不为人知的罪犯。而且，要在被这种名侦探和共犯的追逼中获救，只有‘自杀’和‘发狂’两条路，无比恐怖。世俗所谓‘良心苛责’其实就是像这样受到自己记忆的胁迫的。因此，想要从这种胁迫观念中得到救赎，唯一的方法就是抹杀自己的记忆。

“所以，一切罪犯只要头脑越好，就越会努力隐匿、警戒这项弱点。但这种隐匿手段十个人十个人一样，一百个一百个人相同，最终都会回归到那种唯一又绝对的方法上，也就是在自己内心深处建立一间密室，尝试将自己的‘罪孽影像’和‘记忆之镜’一起密封在黑暗之中，连自己都无法看见。但很不巧，这种所谓的‘记忆之镜’却具有越黑暗看起来越亮，越不想去看就越想看的反作用与深不可测的吸引力，所以经过近乎疯狂的忍耐，最后还是回头去看这面记忆之镜。如此一来，映现镜中自己的罪孽影像也会回望自己，双方视线必然会完全重叠，自己会毛骨悚然地伏首于自己的罪孽影像前。这样的

情形一旦反复多次，终究会忍无可忍地敲破这个密室，暴露在众人面前，让众人看到映现在记忆之镜上的自己的罪孽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白‘凶手是我，你们看看这罪孽的影像’。这样一来，自己的罪孽影像就会因为镜子的反射作用而消失，终于恢复独自一人的清静。

“另外，把关于自己的罪孽记忆做成记录，等自己死后再公开，也是避免苛责的一个方法。这样做时，当自己回头看着记忆之镜，镜中的‘自己的罪孽影像’也会按照该记录回看自己，就能略为放心地寂寞一笑，然后‘自己的罪孽影像’也会望着自己报以怜悯的苦笑。见到苦笑时，心情自然会稍微冷静下来。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白心理，明白吗？”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同样为头脑非常好、拥有地位或信用的人所使用。假设他想把自己的犯罪事实置于绝对安全的秘密地带，最理想的方法是应用刚才所说的自白心理，也就是将自己的犯罪形迹、证据亲自调查清楚，同时将自己为什么必须是凶手的理由全部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调查结果交给自己最害怕的人，也就是很可能最先看穿自己罪行的人。如此一来，在对方心理上，由于自然人情与理论焦点的不平衡，就会产生极端细微、却又具有‘无限大’和‘零’差异的眩惑性错觉，而不会认为面前的人就是罪犯。在这瞬间，犯罪者逆转先前的危险立场，几乎能置身于绝对安全地带。一旦变成这样，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一旦此种错觉成立，很难再恢复旧态，越让事实明朗化，对方的错觉也越深；越主张自己是凶手，凶手所站的安全地带的绝对值也越高。此外，对方的脑筋越明晰，陷入错觉的程度也越深……”

“这种最深刻的‘犯罪自白心理’和最高级的‘隐匿犯罪心理’都出现在这些调查报告中，可以说它是超越我遗书的前所未闻的犯罪学研究资料。而且……”

说到这儿，正木博士停下来，忽然身轻如燕地跳下转椅，仿佛在践踏自己的思维般，双手交握在背后，一步一步很用力地开始在大桌子和大暖炉之间的狭窄地板上来回踱着。

我还是瑟缩在转椅上，凝视眼前绿色罗纱的平面。在眩目的绿色中，我看到刚刚发现的一个约图钉大小的黑色烧焦痕迹逐渐变成一张

小黑人脸，咧着大嘴，似乎正在哈哈大笑。我专注地盯着它。

“而且更可怕的是，出现在报告中的自白和犯罪隐匿手段，紧紧压制住我。如果把这些调查报告公开，或交给司法当局，那么第二天早上，所有相关单位都将视我为嫌犯。不仅如此，万一我需要站上法庭，就算我有文殊^[56]的智慧、富楼那^[57]的辩才，调查报告上的诡计也会让我无法辩驳。接下来我就说明这诡计的可怕之处，也就是我为何要说明进行这项令人战栗的恐怖学术实验的理由。”

说话之间，正木博士在大桌子北端停下脚步，双手如同被绑住一般紧紧交握在背后，回头看着我冷笑。一瞬间，他眼镜上的两片玻璃正面收到南侧窗外射入的蓝天光线，和他露出的洁白假牙一起反射出阴森的亮光。我不自觉地移开视线，望着眼前的黑色烧焦痕迹，但原本的黑人脸已经消失，同时我也发觉自己的双颊、脖颈和侧腹一带起了鸡皮疙瘩。

正木博士默默走向北侧窗边，看了窗外一眼，又立刻回到大桌子前，态度比方才更随性，似乎依然不在乎一样，充满嘲弄意味地继续说道：“重点就在这里！你现在必须有自己是审判长的念头，严正、公平地审理这桩前所未闻的，应用精神科学犯罪的案件，而我则是身兼检察官和被告两个角色，举发这桩事件的最终嫌犯，说明‘W’和‘M’行动的所有秘密，并同时自白一切……所以，你既是双方的律师，同时也是审判长，更是精通精神科学原理原则的名侦探，你做得到吗？”

站在我身旁的正木博士从房间北侧踱到南侧来回走着，咳了几声。

“首先从吴一郎看到对方拿给他的绘卷，陷入精神病发作当时开始……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吴一郎和真代子的婚礼前夕，‘W’和‘M’确实都在离侄之滨不远的福冈市内。M因为刚到九州帝国大学赴任不久，还没有找到栖身之处，因此投宿于博多车站前一家兼营火车候车处的名叫蓬莱馆的旅馆。蓬莱馆规模相当大，房间很多，客人进出频繁，加上博多一贯简陋的待客习惯，只要付了钱，每餐露面吃饭，就算半天或一整夜不见人也没人在意，是很难取得不在场证明的地方。相对的，W总是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的法医学教室埋

头研究，忙碌时还会锁上房门，一切事情完全以电话联系，就算钥匙插在钥匙孔里，也绝不可以敲门，这是法医学院相关人员的规则和习惯。而且，W的神经质，别说工友和朋友了，连新闻记者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些习惯非常便于制造不在场证明。

“另一方面，吴一郎在婚礼前一天出席的福冈高等学校英语演讲会的日期和时间，只要留意报纸的报道就一定能知道。吴一郎沿铁轨步行回家的习惯也很容易得知，只要事先调查，马上就可以知道。接下来就是……让在石头切割工厂工作的切石男一家人服用某种难以检测出来的毒物，包括当天在内休息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乘机执行计划。侄之滨这个小渔村由于是福冈市的鲜鱼供应地，一向被认为是霍乱或赤痢之类流行病的病源地，所以要使用这类病原菌相当方便。不过这种病菌有时会因个人体质或当时的健康状况而失效，使用上有点麻烦，九州帝国大学的法医学教室和卫生、细菌学教室在同一楼层，时刻都在进行细菌和毒物的研究，要利用这种手法非常方便。反正，这桩事件的特征就是，全部过程环环相扣，没有出现任何误差。

“接下来，假设当天吴一郎从福冈市郊的今川桥步行约一里回到侄之滨，依户仓仙五郎所说的，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石头切割工厂面前那条两旁是山麓和田地的国道——这一点只要实地勘查就能知道。田里麦穗已经长得相当高，只要戴着深色帽子和有色眼镜，围上领巾，戴着口罩，穿上夏季披风，静静坐在靠近道路的石头上，就能够让脸部轮廓和身材看起来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然后叫住回来的吴一郎，巧妙地施以诱惑，比如说‘我是你已故母亲的朋友，在你还不懂事的幼年时期，我曾秘密拜托我一件事，我答应了她，所以现在为了完成诺言，才来到这儿等你出现。’

“只要像这样编个谎言，就算吴一郎再怎么聪明应该也会上钩。之后拿出绘卷给他，同时说：‘这是你们吴家的宝物，令堂说放在家中会影响孩子的教育，所以托我暂时保管。因为你明天就要成为一家之主，所以前来送还。这是你和真代子成婚之前，无论如何都必须先看过才行的东西，其中描绘了你的远祖夫妇间无上的忠义和极致的爱情，虽然关于这卷绘卷有各种恐怖的传说，也严禁给心情不冷静的人看，不过那完全是迷信，事实上里面是非常完美的名画和名文，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就在这里观看，假如不喜欢，再交回给我保管也无所谓。如果在那块高岩后面看，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如果是

我，这么说是最能激起我的好奇心的！反正不管如何，吴一郎上钩了，依言在岩后展开画卷，凶手则趁此时逃离，这并不困难。

“接下来是两年前的案件，也就是大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发生的直方案件。当天晚上，W和M也确实都在福冈市。这是因为前一天的二十五日，M很难得地去了九州帝国大学，见过当时仍在世上的精神病学教授斋藤博士和一千旧识后，求见校长，提出论文，并取回自毕业以来就寄在校方的银制手表。住宿处仍在蓬莱馆。另外，W当时已住在现在的春吉六番町家中，过着单身生活，家里只有一位帮忙煮饭的老婆婆。所以要趁天黑以后悄悄离家，直到天亮才回来而不被人察觉是相当容易的。也就是说，两人的不在场证明都很不明确……当天晚上九点左右，一辆崭新的箱型计程车在阴霾夜空下离开福冈向东疾驰。车上的人用一副靠煤矿致富的土财主的模样说：‘已经没有往直方的火车了，但是我忽然有急事前往，请你全速赶往直方。’……”

“什么……那么，吴一郎的梦游症……”

正木博士踱过我面前，回头冷笑说：“那是骗人的，完全是谎言。”

“……”我的脑髓就像电扇一般开始旋转起来，身体倾向一侧，差点倒下，勉强抓住椅子扶手才撑住。

“如果有那样的梦游存在，我也不会有脸见你。首先，顶住厨房后门的支棒掉落的解释相当含糊，如果说有人戴着手套伸入门缝，试图用手指夹住支棒，却导致它掉落，这还算合理；或是顺利拿开支棒，后来故意布置成自然掉落的状态，也能讲得通。但……算了，别管这些了，反正只要听了我的说明就能明白，也同时能明白我当初为何断定这是梦游症的理由……”

我脑髓里的旋转逐渐静止，不久完全停止。同时我也咬紧牙根，忍耐着头皮发毛的感觉闭上眼。

“审判长，你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接下来将有更多难解的恐怖事情呢！哈哈。”

“……”

“那么……第二，仔细研读这些调查报告，会发现两点奇怪的地方。其一是刚刚你提到的疑点，调查凶手的方法仅仅是等待吴一郎的记忆恢复，完全放弃其他的调查方法。另一项则是——请注意吴一郎的出生日期。

“关于吴一郎的年龄，这些调查报告中插入过一则新闻报道的剪报当做参考，但根据这则报道，吴一郎的母亲千世子从明治三十八年左右离家后，约一年的时间里是在福冈市外水茶屋的一家名字很难记的裁缝补习学校补习，而她在这段期间并未生育孩子。所以假设她当时真的未生育，那么可以推测吴一郎的出生应该是在明治三十九年下半年至明治四十年之间。只不过，像这种用以推定年龄的剪报，依常识来分析，也许是因为吴一郎是私生子，为求慎重起见才特别插入的。另外也可能是由于新闻记者认为在当时造成话题的这桩‘美丽寡妇命案——迷宫事件’的真相与其昔日的情欲关系有关，所以才找出这项资料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该报道中提及她因吴虹汀之名而取了虹野三际这个名字，所以才把这则消息纳入这些调查报告里的。但在我眼中，它却包含了意义更为深远的另一种暗示，也就是说，能够推定出疑似是吴一郎出生年龄的明治四十年十二月，是九州帝国大学前身的福冈医科大学产生第一届毕业生的同一年，明白了吗？”

“……”

“当然，如果以局外人的观点来看，或许会认为证据过于薄弱，令人怀疑。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当时的大学生里确实有可疑之人，而这些调查报告就是想指出那家伙就是这桩案件的始作俑者，直方案件的真正凶手。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白心理，是‘做贼心虚’这句千古不变的格言的具体体现。因为知道吴一郎真正出生时日和地点的人，除了M和W以外，只有他的母亲千世子一个人。”

我用力扭动肩膀，虽然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时，正木博士也暂时沉默了，但他的沉默却仿佛让我陷入了无底深渊。

正木博士又继续开口说：“注意到这点时，我全身颤栗不已，忍不住咒骂出声，但却没有辩驳的余地，更何况检查吴一郎的血液、决定他是谁的儿子的权力掌握在法医鉴定学的世界权威W手中。”

正木博士在南侧窗畔忽然停住，悄然低头，咽下一口唾液。

我用颤抖的手再度摸着额头，极力控制自己身体的颤抖，一手紧抓住膝头。

不久，正木博士深深叹息一声，好像害怕看到窗外一般猛然转身面向我这边，默默低垂着脸，似乎正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他隔着大桌子走过我面前，在北侧窗前转个直角，开始在窗畔来回踱步。每当他那微微低着头的身體经过耀眼的窗前时，闪动的光影就会掠过我面前的大桌子边缘。

正木博士又轻咳几声说：“这是距今二十多年前，福岡县立医院改组为医科大学，在松原这里重建时的事……该大学第一届入学的青年学生中有W和M两人，W读的是法医学，M则念精神病学，都有志于在当时医学界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领域一展身手，彼此互争第一名。但可能是出生于结核病家族的缘故，W在当时的学生里是那种属一属二的美男子，个性务实，是非常神经质的人；另一方面，M却是身材矮胖的丑男，喜欢幻想，行事率性，属于天才型的人物，两人各自拥有相反的特征。也正因如此，彼此总在学业上相互争霸。

“如前所述，W专攻法医学，M专攻精神病学，两人目标不同，但对于当时尚未普及的精神科学方面的研究兴趣——可能是一种宿命吧——居然完全一致。或许是因为彼此头脑正好相反的缘故，才导致这样偶然的一致吧。因此，两人都接受当时属于这方面权威的斋藤博士指导，且对一些与专门医学并无多大关联的迷信或暗示之类的研究热情更是几乎突破了沸点。当然，这是因为深受在东洋哲学方面造诣极深的斋藤博士的影响。因此两人同时被距离福岡不远某地非常有名的恐怖传说所吸引，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尽管两人到目前为止互有敌对心理，可在着眼于这项传说的同时，却忘记一切仇恨，握手言和，彼此交换意见，拟定针对问题的研究方法策略的结果，决定W从‘迷信、传说的起源与精神异常’的实际层面着手，M则从‘根据W的研究结果分析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或‘包括印度、埃及各宗教在内的轮回转世论点的科学研究’等较广泛的题目入手进行研究。这是表里互有关联的两个研究主题，目的是希望能够揭穿该传说的真相，由此也可想象两人当时是何等自傲了。事实上，两人都下定决心，随时准备抛弃所谓的人情、良心，也不惜践踏神佛。西洋人之中，也有一些为了开拓科学新领域而不择手

段的研究者，特别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中，为了学术研究而抹杀良心，极端残忍地杀人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其中有些当然受到了舆论谴责，本人却仍以‘为学术或为人类文化’的名义，毅然进行那些惨无人道的研究工作。所以W和M也互相约定要不顾一切，彻底进行这项研究实验。

“就这样，两人抱着比互相争夺第一名还强烈的热情，同心协力开始调查这项传说。正好吴家长女Y子已达妙龄，正在寻找对象，但因乡下地方的习惯，吴家具有精神病血统的传闻早已四处皆知，无人愿与吴家结亲。用尽各种手段找寻后，总算找到当时在福冈箕子町经营京染屋的一个三十岁的外来人士G。也因此，中断一时的吴家血统传说再度复活，这一点对于两人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

“W和M同样深入研究这个传说，在W借着调查古迹为名，找到如月寺的和尚，设法偷偷誊写《缘起文》之时，M也同样取得和尚的信任，偷偷切断弥勒佛像的颈部，发现意料之外的事实，即在如月寺的《缘起文》中述及已被吴虹汀烧毁的绘卷其实还存在，不久前还存放于佛像内，直到最近才被某人发现，悄悄拿走。

“对于本来只要查明吴家家谱与其中的传说史实就觉得满足的两人来说，这既是出乎意料的发现，同时也带来莫大的失望。不过，失望只是短暂的，两位年轻人很快又恢复比先前多出数倍的勇气，更紧密地合作，从各方追查绘卷行踪。综合判断，认为偷窃者应该是Y子的妹妹、美丽的的女学生T子。于是事情开始复杂了起来……你既是审判长，应该已经多少猜透了一些内情吧？哈哈。”

“……”

“不过，W和M两人的合作到这里又完全中断。问题在于绘卷掌握在T子手上！‘与藏在佛像腹内不同，是由活生生的人保管，想要偷出来并不容易，因此暂时中止这项研究吧。’‘嗯，就这么办，改天再说。’两人很干脆地分道扬镳，可彼此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双方都下定了比先前强烈好几倍的决心，企图继续这个实验。当然，无可否认，两人的这种决心也反映在T子的美貌上。问题在于，他们和吴青秀的忠志不同，W和M的诚意仅止于完成这个实验，明白吧？”

“……”

“当时，福冈附近正是刚开始流行方帽子的时期，即被艺妓们歌颂为‘最后会是博士或院长呢’的大学生最受欢迎的时期，即使是一般家庭也都抱着‘只要是学士就把女儿嫁给你’的观念，因此尾崎红叶^[58]的《金色夜叉》和小杉天外^[59]的《魔风恋风》才会广为流传。W和M互相争夺T子，但若问结果如何，很遗憾，两人各自的特性发挥得非常彻底。

“最初是W胜利，毕竟W在当时所有戴方帽子的人当中也算是特别俊俏的人物，而且又是优秀人才，再加上亲切、诚恳等各种绝佳条件，实非M所能敌，互相激烈竞争的结果，M终于死了心，放弃学业和一切逃到荒山野外，一面找寻化石之类，一面治疗内心的创伤。

“另一方面，W绝非那种会沉醉在成功美酒中的单纯男人，等驯服T子之后，他就按原定计划，为取得绘卷而开始巧妙地说服她，比如‘听说你家有一卷和家谱有关的邪恶绘卷，你不想趁现在仔细调查看看吗？否则，如果我们之间生下儿子，就必须替他担忧’。可T子也不是寻常女子，似乎不愿放手，‘我不知道有那种东西’，硬是不拿出来。W不知道绘卷的藏放处，只好改变手段，企图带着T子前往福冈。不必说，他在内心盘算着，只要能带她离开，她一定会带上这卷绘卷。

“巧的是，T子的姐夫G——那位京染屋老板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进吴家不久就开始接近小姨子T子，一心企图染指。所以一经劝诱，T子就二话不说跟着W离家，在福冈偷偷与他同居了。姐姐Y子好像也很清楚这件事，所以并未积极寻找。问题是，关键的绘卷依旧下落不明，即使以W的眼力，还是没办法识穿T子是否携带着绘卷。

“但W并未失望，继续在T子身边等待机会，同时搁下学校一切工作，监视着T子的行动。也难怪W会这么做，T子为了不让姐姐和如月寺住持以外的人察觉，化名为虹野三际，种种行为背后的动机都逃不过详知绘卷来历的W的眼睛，他理所当然会推断T子一定是将绘卷藏在某处了。

“然而，聪明伶俐的T子从W的态度里，应该也察觉到了某些事情。她虽然不很确定，却知道W接近自己的目的并不单纯，搞不好目的就在绘卷，他想拥有绘卷……她很小心地不让自己的怀疑形之于色，

所以W也只能够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不但如此，W不久后又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不得已只好含泪退场。他不断变换手法搏取欢心，并视其为找出绘卷唯一线索的T子，竟然在他无法抵抗的要害上予以意料之外的重击。

“这重击不是别的，正如我刚才所说，T子略微察觉到对方的爱情是以自利主义为中心的，而且，她当时才第一次得知W的家族有严重的肺病遗传倾向，可W却完全隐瞒了这项事实。另外，这是题外话……如果对照此事实，也就会了解到T子为何有了后来的浪荡行为。总之，并非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不守妇道，也不能责怪其薄情。因为其行为的背后有承续吴家血统的悲痛、沉重的观念在推动着，从一个弱女子的立场来看，自然有希望尽可能留下血统健康的子孙的心情。对照离家当时，附近人们冷嘲‘反正如果留在家里找男人，顶多也只是找到像G那种来路不明的家伙’的事实，应该也能明白T子的这种心情，更能理解T子兼备着何等理智和纯情的聪明玲珑个性。从这种角度来看，可以说T子天生就是不幸的薄命女性。

“还有一点我必须在此告白，你或许已经察觉到了，那就是有关W家血统及其健康状态的秘密的泄露，把这些利用书信告诉T子的人就是M。原因在于他仍深爱T子，对这项研究也不死心。M与W分别采取行动之后，考虑到也许另有他人藏起绘卷，在进行各种搜索的时候，从之前村民们的谣传中推测到了T子的心理，因此实施了这种反间密告。他果然做对了。当然这种行为很卑鄙，更何况M还借这封信再度接近了T子。但是，但是……如果回顾当时直到今日，M也因此必须持续被要求偿还恐怖代价的事实，实在是毛骨悚然。有志于研究‘因果报应’的人却受到因果报应所苦，导致下定自杀的決心，让他连笑谈命运的力气都没有……

“话虽如此，当时M又如何能预知未来呢。他只是受到这项传说所包含的精神科学魅力和T子的美貌所吸引，同时更抱着只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一切都可以不在乎的意志而盲目前进。不到半年，M就和T子同居了。没多久，T子怀孕的征兆就明显呈现出来。那一年进入暑假后不久，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清晰的胎动了。而这个胎动是在日后长达二十年的岁月中，彻底掌握W和M两人命运的命运魔神的胎动，是焦躁地想要取出W和M两人心脏玩耍的胎儿暴动，更是让在这出以精神研究为中心，超越血泪、义理、人情的妖邪剧里担任主角的所有演员全部陷

入死亡结局的命运魔神的捉弄。问题是，这出戏开幕时丢给观众的疑问‘我是谁的儿子’……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所得到的回答全都是否定的。

“当然，W和M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回答是否就是不可摇撼的事实呢？就算后来成为‘血型鉴定亲子关系法’专家的W也同样无法进行调查。因为他不能随意采取自己和M的血液。不仅如此，比任何人更能说出这项事实的胎儿母亲T子，在尚未接受调查前就已‘死无对证’，也未留下丝毫证据。若她生前留下写着胎儿父亲姓氏之类的讯息，事情就能迎刃而解，只是很遗憾，她什么也没有留下，申报户籍时也只是简单写上‘父不详——吴一郎’几个字，因此W和M可以任意肯定或否定与T子的关系。更何况，T子是否曾与W和M以外的男人扯上关系，除了她自己的良心之外，没人知道。这表示，关于T子腹中胎儿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除了T子复活，或写下某个确凿如山的答案，否则永远无法解答。

“命运的魔神——胎儿出生后，是个如珠玉一般的男孩。他于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两人秘密同居的福冈市外松园一位皮革商人家中的别院。听到男孩的啼哭声后不久，一直忍耐着的M首次问T子：‘听说有一卷会诅咒吴家男子的绘卷存在……’这时，T子似乎也被为人母亲的爱心打动，终于道出实情：

“‘我从小喜欢读书和绘卷甚于三餐，所以懂事后就经常独自前往寺院，观赏或临摹据说是虹汀先祖亲绘的纸门图画和亲自雕刻在栏杆上的仙人画像。来参拜的村人们不知道我在场，总是会谈及各种有关寺院缘起的事迹，我听了非常感动。而且从他们的谈话里得知了有一篇详细写明寺院缘起的文章，是由和尚慎重保管的……我很想看，最后趁无人之际，假装观赏绘画四处搜寻，果然在和尚房间的书籍里找到了《缘起》。

“‘看过以后，我觉得那卷被烧毁的绘卷未免太可惜了，就前往大殿捧起佛像摇动，却发现里面好像有疑似绘卷的物品碰撞的声响，由于事情出乎意料，我当时吓了一跳，心跳急促。

“‘但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和尚时，却被训了一顿。因此过了大约一个星期，趁着放学回家，我假装到大殿上香，拔下佛像颈部，取

出了绘卷。

“‘然而，带绘卷到无人的仓库二楼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尽是意料不到的恐怖、恶心的画像，我再度吓了一跳，马上想送回寺院。但这时忽然见到绘卷裱装非常漂亮，觉得送回去未免可惜。所以后来每当自己一个人在家时，我就会一点一点撕下裱装背面的纸，利用坏了的幻灯镜头观看丝线的排列，并描绘在红色绢布上。不过若被人发现就糟了，因此制作好以后就全部烧毁，倒入室见川。

“‘等终于学会那种刺绣方法以后，我把撕下来的纸修补回原来的样子，把绘卷送回佛像腹内，当时比偷出来的时候更害怕……然后没过多久我就来到福冈，所以绘卷应该还在如月寺的弥勒佛像腹内。

“‘可是，如今在儿子出生后，我才真正了解绘卷的可怕！我想，姐姐Y子如果也像我一样生下儿子，又知道那卷绘卷的存在，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我开始怨恨虹汀先祖为什么没有将绘卷烧毁了。

“‘话虽如此，没有人知道绘卷的存在，只有我。所以我诚恳拜托你，那卷绘卷就给你当做研究学问的材料，不过请你用科学的力量，破除继承我血统的儿子受到绘卷魔力诅咒的命运。’

“她含泪哽咽道。

“M愣住了，同时也高兴不已。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的搜寻方针和绘卷的藏放处刚好是南辕北辙，找的尽是没有绘卷的地方，想凭一己之力追寻当然找不到了。M独自窃笑，瞒着T子来到侄之滨，偷偷潜入如月寺，拿下佛像头部一看……

“接下来我就不说明了，因为没必要说明。一切由审判长自行判断。”

“……”

“除了借W和M后来的行动，不，应该是借今天在这个模拟法庭上，我这位检察官的辩护与M这位被告的陈述来推断绘卷的行踪以外，别无他法。”

“.....”

“M默默回到刮着寒风的福岡市。终有一天会受到绘卷魔力——一幅腐烂美人画像——诅咒，背负挂上学术名义的实验十字架的可爱男孩脸庞一直在他眼前打转……同时，他不停思索着将来这对母子的大悲剧降临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方针与觉悟。”

“.....”

“当他若无其事地回到松园家中时，面对正在替儿子喂乳的T子，立刻瞎编了一番话。说绘卷不知被和尚或是什么人取出，已经不在弥勒佛像里，可自己又不能向和尚索取，只好失望归来。不过终有一天自己获得学士学位以后，如果能在大学里任职，届时再以大学的权威要求提供为学术研究材料也不迟，所以绘卷的事只好就此告一段落。但自己必须在今年岁暮之前回故乡处理财产，所以现在就得赶回去，同时也顺便解决他们母子的户籍问题。如果有任何事情，可以写信寄到某某地址给他……等T子不太情愿地同意后，第三天他便连大学的毕业典礼都没参加直接前往东京，也没有回故乡而将户籍转至东京，迅速办妥护照后出国了。这是因为当时在M的心中已经开始进行应对将来悲剧的第一项准备，这也是只有W能够明白的宣战公告。”

“.....”

“但W对此的态度相当冷静。他穿上了白色研究服留在母校的研究室，虽然洞察了一切，却若无其事地利用显微镜进行研究工作。”

“.....”

“W和M的不同个性之后仍持续发挥着。M游学于欧美各大学之间，一方面继续研究心理学和遗传学，以及当时兴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另一方面则通过内地的官方报道和新闻注意W的动静，等待时机来临。他不想让那男孩冠上自己的姓，也想逃避T子的追踪。拥有女人之中罕见头脑的T子，倘若把M的失踪和如月寺绘卷的失踪联想在一起，迟早会产生可怕的怀疑，寻思W和M为何都想得到那卷绘卷，万一凭女人的敏感和母爱而归纳出两人真正的用心，一定会四处追踪M，说不定连出国都不在乎。M十分了解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然而，也不知W是否也知道这点，他依然轻松自在，不仅公然暴露自己的姓名和行动，还陆续发表《犯罪心理》、《双重人格》和《心证与物证》之类著名研究心得，名声远播海外。但这也是W惯用且擅长的手法。他认为，只要能被公认为这方面的专家，那么即使将来进行如此恐怖的精神科学实验，也能拥有不会受到世间怀疑的一种所谓‘精神性不在场证明’，而且更加拥有在事件一发生就赶到现场的理由。不管如何，其大胆且细腻的行动，后来在他将恐怖的实验结果报告丢给对手时，终于被对方察觉了。

“就这样，十年的岁月飞逝。到了大正六年，在英国留学已两三年的W回国。知道这件事后，M也马上紧跟着回了国。不过，W的留学与回国时机对M来说是相当重大的问题。原因何在？很简单，T子母子被M遗弃后，十之八九应该会搬离松园躲藏在某处，但不管上天或下地，W绝不可能忽略其行踪，同时，W会出国留学，就表示他确实掌握了T子母子的行踪。换句话说，W因为能明确知道T子母子定居的地点，且短期内不会迁移，才会安心留学。如此一来，若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W的回国，难道不能肯定这意味着W存有某种担心，或者打算发动某种计划的时机来临了吗？再换一种角度来看，M就是认为可以借W的这种行动轻松找出T子母子的行踪，在国外留学期间，才会随时注意内地新闻和官方公报。

“但W当然不是那种莽撞行事的男人。回国后，除了偶尔出差以外，几乎没离开过福冈，每天都留在大学里面。没过多久就从助理教授升为教授，陆续解决各种难案，名气愈来愈响，中间也穿插着气喘发作，可以说过得相当忙碌……不过其态度依然悠闲，仿佛把一切当做昔日之梦，从早到晚面对着试管和血液。

“另一方面，M也不觉得困惑。他从W回国后的态度已得知，T子母子居住在以福冈市为中心的一日路程之内的地方。不仅这样，T子的年龄应该尚未满三十岁，假定她美貌如昔，无论居住在哪里，一定多少会有风声传闻。而且，如果其子I也在不知父亲是谁的情况下在母亲膝下成长，除非发生特别的事，否则就会如M所计划的那样冠上母姓，虽然因为是私生子，有可能延后申报户籍，不过现在应该正在读小学三四年级，只要有耐性，一定可以查出眉目。于是，他将W以福冈为中心的出差地点列为第一目标，进行地毯式调查。果然回国不到半年，在直方小学的七夕发表会展示室的五年级成绩优秀学生名单中发现了I的

姓名。不过，当时M也因为一时疏忽，没有留意到I是因为成绩卓越，以十一岁的年龄跳级为五年级学生的，所以还怀疑不是同一个人。

“但可能是天意使然吧，不久，一位进入展示室的学生偶然回头，视线与M交会。这时的M不由自主地移开视线，逃跑似的出了校门，双手掩面，诅咒自己身为科学研究者的一生。那位学生和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五官轮廓没有半点疑似W，同时也丝毫不像M。对此，M虽然安心吁了一口气，却又立刻痛恨起自己的安心。再过不久即将背负学术实验的十字架，陷入悲惨境地的这个孩子，容貌是那样可爱、清秀，其完美的发育、天真无邪和温柔的举止神态……这也许可以称为所谓的菩提心吧？那孩子的澄亮眼神一直在M的眼前晃动，无法挥去。所以M只好唱着那孩子将来一定会被送进去的‘疯子地狱’之歌，站立在大马路上，不惧众人讥笑地敲着木鱼，企图弥补自己的罪孽。

“那孩子就是如此清秀、俊俏。

“W在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教室里，一定隔着玻璃窗看穿了M的这种行动，苍白的脸上露出他一贯的冷笑。他很清楚M逃到国外的心理，也知道在I到达思春期之前，M必定会回日本，并回到九州，而且绝对已经完成与这项实验相关的各种研究，准备好一切在等待。

“因为，W深知M是彻头彻尾的学术奴隶，其视为一生研究目标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科学原理——也就是‘心理遗传’——的结论中，那种迫切想得到实验成果的狂热，并不逊于W倾注心血的名著《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与其证迹》希望以绘卷魔力的影响作为实例的狂热。换句话说，W对绘卷具有这样的研究价值和魅力深信不疑。

“可是……可是，M日后又会如何一再体验深刻的烦闷与苦恼呢？他开始明白下定决心为了学术而牺牲良心，目睹一位无辜的可怜少年成为行尸走肉，自己却对其进行研究，心满意足地发表实验结果是何等困难。更发现他大学毕业后十几年间几近疯狂的研究，只是为了忘记这种良心苛责，是与为了忘记身为死刑见证人的痛苦而专注于磨利断头刀相同的悲惨心理的体现。他以这项学术研究——断然放弃磨利断头刀——向母校提出的学位论文的根本主张又是什么？那就是《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

“.....”

“然而，M个人的烦闷终于输给了学术研究的欲望，他恢复了自己学说力量打破‘疯子的黑暗时代’和即将蔓延的‘疯子地狱’而忘掉一切的最初意志，并以或许不输于W的冷静和残忍，计算着I的年龄。”

“.....”

“T子的命运恰似风中残烛。那时，T子应该也已完全看透昔日与M和W的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丝豪不再怀疑当时两人对自己的热情纯粹只是为了绘卷的魔力和自己肉体的魅力。更确信夺走绘卷的人不是向自己问出绘卷藏处的M，就是因为失恋而怀恨的W。她也明白两人都是不惜持刀对付纤弱女子的可怕对手，所以拼命抱紧自己的儿子颤栗不已。

“因此，在T子的内心深处一定经常描绘着这样的情景——万一绘卷魔力的实验有朝一日真的针对I展开，那么凶手绝对就是M或W.....”

“因此，T子的死亡是准备这项空前绝后实验的第一要件。”

“啊，医生，等一下，请不要再说下去了。这样恐怖的事.....”我忍不住尖叫出声，趴在大桌子上。我的脑海在沸腾，额头却是冰冷的，手掌则有如火烤一般灼热，胸膛深处激喘不已。

“什么？你说什么？我是因为你的追问才说的，不是吗？”正木博士的声音带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压在我头上，但随即又改变声调，训示般地接着说，“你怎么如此懦弱？会有人答应听事关别人一生浮沉的重大秘密，却在对方叙述中途要求停止的吗？你站在对抗这件事的我的立场看看，试着体会我克服所有不利立场的痛苦.....接下来还将出现更多可怕的事情！”

“.....”

“明白了吗？T子应该也察觉到了自己是这件事的第一必要条件。这点从她对I所说的‘等你大学毕业后，如果我还平安无事，就把一切告诉你’就可以知道。T子因为疼爱儿子，费尽心思终于觉察了这件

事。这段期间，T子的生活一定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方面极力让I远离诅咒，在I能够了解诅咒的真相，也有足够的智慧加以警戒之前，什么都不告诉他，不让他受到绘卷或故事诱惑，静静等待着；另一方面，她则必须继续暗地里搜寻M的行踪，确定绘卷的有无，希望凭自己的力量与智慧，接触W和M，让他们坦白一切，解开这项恐怖的学术研究的爱欲纠葛。如果可能，她甚至希望亲手毁掉绘卷。这就是时时缠绕在她脑海里的凄怆母爱。

“但T子的昔日情人W和M两人二十年来一直是宿命的敌人，人情世界的仇敌，学术界的竞争对手，而且中间还夹着T子母子。到了这时，彼此互相诅咒再诅咒，结果两人都已经化身为无可救赎的学术之鬼。除了在精神方面彼此厮杀以外，没有其他生存之道。而且两人都用尽一切积极和消极力量诅咒对方，一心一意磨利獠牙，企图在应是两人其中之一的儿子I的身上尝试绘卷的魔力，将在学术界公开这项结果视为自己的名誉，同时利用不人道的罪责缠勒对方的脖子。牺牲的到底是谁的儿子？两人早就不放在心上了。两人脑海中所想的只是，只要那孩子的确是延续吴家血统的男孩即可。”

这回，我全身真的涌现出完全无法忍耐的颤栗，用力抱着头，跌倒在绿色罗纱上，所有神经都受到正木博士解剖刀般凄怆的声音的威胁……

“结果终于来了，而且就落在M二十年前所预测的位置上。他受到恶魔般不可抵抗的力量所左右，不得不重新站立在他曾惊恐、颤栗、疯狂挣扎着想逃避的可怕的决胜起点上！二十年前驱动M的毕业论文《胎儿之梦》，现在借着看不见的宿命力量，硬生生将他拉回原点。”

我很想从椅子上跳起来逃出房间，但我的身体却很不可思议地紧贴在椅上不停颤抖，就连想掩住耳朵都没办法。正木博士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清楚地传入耳中。

“就这样，关于这项实验进行的第一个障碍——T子的生命——完全除去了，能够连结M、W和I之间过去的唯一证人，能明确证言I是谁的儿子，同时只凭一句话就可指证谁是这项恐怖科学实验的发起人的‘活证据’T子，按照预定计划，在一切仍深陷迷宫之时就已经从世

间消逝。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项实验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即M要坐上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教室教授的椅子。换句话说，当实验结果万一遭到追究时，为了掩饰主谋者的行踪，为了完全保护彼此的秘密和绝对安全，也为了在适当时机将凶行推到对方身上，需要谨慎再谨慎进行的必要条件。”

先前一直踱步的正木博士说到这里时，突然停住脚步。虽然我趴在桌上，却很清楚他的位置正好是在挂在东侧墙壁上的斋藤博士肖像画和“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的日历前。而正木博士的脚步声突然停止的同时，声音也一起中断了，房里忽然笼罩着意料之外的静寂，让原本凝神静听的我感觉正木博士仿佛突然消失了。

我这样想着，仔细听了约两三秒钟的时间吧，马上深深理解到了这种静寂的可怕意义。

——我脑海里又重新掠过今天早上以来的所有疑问，情不自禁地用双手紧紧揪住头发，好像站立在针尖上一般，惶恐地等待正木博士继续开口。

——十月十九日的秘密……

——当天被发现的斋藤博士离奇死亡的尸体的秘密……

——由于斋藤博士离奇死亡，正木博士就任精神科教授的幕后秘密……

——以及，一周年后同月同日的昨天，迫使正木博士决心自杀的
命运魔手的秘密……

——若林博士明言正木博士已于一个月前自杀的意识浑沌心理状态的秘密……

——一切完全都是由一个人所安排的……

——是M呢？或是W？

——关于这件事，只要靠接下来正木博士说出的一句话，就能够如电光般闪亮透彻。但在他未说之前，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恐怖、黑暗、沉默、静寂……

不过没多久，正木博士又若无其事般开始踱步。仅仅用短暂的沉默略过了我所恐惧的说明，接着说：“像这样，M继任斋藤博士职位到九州帝国大学上任后不久，立刻决定进行此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实验，并且将实验结果全部丢到我面前。”

“……”

“所以，目前M和W是共犯，就算不是共犯，也没有证据可以推卸责任。”

“……”

“因此我有了觉悟，打算借着方才你所阅读的心理遗传附录的草案，连直方案件也完全隐瞒，牵扯出辘轳首和尸鬼，希望即使当做学术研究的参考材料公布，也不会被判有罪。”

“……”

“将背后的内幕视为两人之间的绝对秘密埋葬，忘掉所有怨恨和猜忌，为了学术，也为了人类……”

“……”

“但或许也能说是菩提心吧！见到吴一郎狂乱的身影，我竟无法忍受……”

说到这儿，正木博士的声音突然带着哽咽，走到趴在桌上的我的正前方。接着，我听到他坐在转椅上的声音，不久，他拿下眼镜放在桌缘，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好像正在擦拭眼泪。

然而就在这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全身的颤栗忽然完全静止了，反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不快正随着正木博士的哽咽声从腹内涌起。尽管还是维持着原来趴伏的姿势，内心里却很想大叫“别讲那么

多了，要哭就哭吧，反正完全与我无关，我只是负责听而已”。日后我回想起来，发觉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心理变化。虽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却还是一动也没动，所以正木博士应该不会察觉到我有这样的心理变化。

正木博士像是轻咳般哼了一声，转用极严肃的声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只不过，在此有一个人……也就是你……”

“……”

“你被我和若林挑选成为这项事业的继承者。坦白说，若林和我并没有资格向社会公布这项事业的最后成果，但你却是被挑选来为承担这项神圣使命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唯一至高无上的天使。只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天命何在，是个真正的纯真少年。”

“……”

“老实说，我和若林也不希望亲自公布虚伪的事情真相，而希望能在我们两人死后，由第三者以真实的方式公布。这是我们两人毕生的愿望，是拿出至诚无欺的学者良心的希望。所以若林和我默默地同心协力，全力设法想让与这件事有重大关系的你恢复正常。如果现在你能恢复自己的记忆，拥有以前的意识状态，应该可以了解到这项工作的继承者非你莫属。你在惊人的错愕和感激之后，绝对会担负起公布这项空前绝后大研究的重任，震惊全人类，并借此一举照亮从太古以来疯子的黑暗时代，彻底颠覆全世界的疯子地狱，把唯物科学万能的漆黑世界拉回精神文化的光明世界。同时，不仅将防范于未然，制止绝对会来临的应用精神科学的犯罪横流，也可以不让那位可怜少年吴一郎和其他人的牺牲变成无谓的牺牲，也是给全人类的感谢和吊慰。最后……也能确认我们两人死后留在唇际、如同永远不会溶化的极地寒冰般的‘冷笑’。把我们所剩无几的生命努力缩短到一刹那。”

“……”

“话虽如此，以你现在的头脑来思考，或许会认为这是极不合理也难以理解的要求，也或许会误会我和若林是利用容貌与吴一郎酷似的你，来完成虚伪的学术研究，又企图以虚伪的方法公诸于世。但

是、但是，我可以向天地之灵发誓，尽管我们私人间的竞争包含各种各样的虚伪，但所进行的学术实验，以及由此证明的学理、原则，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当然，和内容毫无关系的公布方式混杂着不得已的虚伪，但是刚才已经把真实形态向你报告了。

“所以，希望你能完全信任我们。你是必须毫不怀疑地以真实形态公布这项实验经过的唯一人选。我和若林都相信，只要你恢复记忆，一定可以了解自己是把我的遗书和若林的调查报告整理成完整结论后，向学术界公布的不二人选。不，不只是我和若林，一般社会大众一旦知道你的名字——已在前述谈话里多次出现，世人都应该会相当有印象，只要听到这个名字，马上会认定除了你以外，绝对无人适合这项工作。也因此，我才在得知你即将恢复正常精神状态的同时，安心写下这封遗书。

“不过，我决心自杀另有其他理由。并不是因为昨天正午解放治疗场内爆发重大惨案，导致我受到责任感的刺激，也不是由于这一天刚好是斋藤教授的忌日，令我产生一种天意无常的感觉。坦白说，是因为我讨厌再当人类，无处运用头脑的人类世界的肤浅、低级实在让我无法忍受。

“如果是像如何利用新发明的火药让这个残缺世界爆炸，或研究让青蛙卵孵化出人类那种研究课题还差强人意，但只为了证明心理遗传这种连三岁小儿都明白的简单明了的原则，却得历经双腿有如木棒、脑浆变成石头的多重辛劳，甚至还犯下罪恶的行径，几乎坠落地狱深渊。虽然后来好不容易证明真理，可是，报酬呢？别说不可能在妻儿环绕下享受余生，甚至在获得结果的同时，也就是生命幻灭，而且被认为是无法无天的家伙，受人们拳打脚踢、吐口水的时候，不是吗？”

“.....”

“我直到今日为止完全没注意到这些，所以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愚蠢，只希望不要再当人类或所谓的学者专家，回归到伊甸园的亚当，可以肆无忌惮地击溃一切对手.....”

“.....”

“我现在的心情自然一定和若林完全相反。若林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想借这项实验来和我彻底分出高下，尤其他身患肺结核症，自知时日不多，所以今晨得知应最终负责继承公布此项实验结果的你可能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时，马上焦躁地做出让你理发、换上大学生的制服、带你与她见面等等行动，尽可能想让你赶快承认自己是吴一郎，成为他的帮手，依他的意思公布结果。不，甚至现在都还在你我四周布下看不见的天罗地网，企图让一切能随他所欲。

“但是，我本来就认为自己没必要随他起舞。反正我打算化为电子或其他什么的游离在彗星旁边，虽然没有多少财产，也打算把它们连同印章和文件资料等全都交给他，并在你恢复记忆后，当做公布实验结果的谢礼转交给你。并且告诉他，只要公布的内容与心理遗传相符，那么附录实例中出现的案件凶手是谁，我完全不在乎……

“可是，应该称之为前世冤孽吧，眼见先前若林用他一贯的手法给予你催眠术般的暗示，企图诱导你的脑筋转向对他有利的方向的那种态度，我的牛脾气又被惹出来了，这才决定反击而来到这里。

“不过在这样和你谈话之际，我的心情又有所改变，觉得一切都很麻烦，反正这是得不偿失的工作，日后变成如何又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很想一举毁掉一切。因此……

“我决定今天就让你和真代子离开病房，同时烧毁所有文件和资料。

“我敢肯定，六号房的少女真代子绝对不该成为站在解放治疗场一隅的那位青年的妻子！不论从法律或道德上来说，她都是命中注定该成为你未来妻子的女性。我可以用自己和若林的名誉保证，即使从科学的立场来说，楚楚可怜的她都应该成为你的另一半。

“同时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要再下一个断言：如果你不这么做，没有和真代子展开婚姻生活，不管若林和我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心，你终究无法脱离‘自我忘失症’这一障碍。根据先前各种实验的结果，已经可以确定那是真代子和你得救的唯一的最后的手段。我这样说绝不是强迫你。为了让你因坚守童贞导致的‘自我忘失症’痊愈，这是最有效也是最后的精神科学治疗法。关于这种治疗法的原理

原则，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和性科学专家史泰纳哈^[60]也和我有完全相同的论点。

“你不久就会知道，这种最后治疗手段的效果的准确性超过二加二等于四。证据重于理论，我所说的话绝非虚构的证据，就在你和她进入幸福婚姻生活的同时所恢复的记忆力中。你一定会想起各种各样的事，从而发现目前为止所遭遇的神秘怪异的事件，与那位站在解放治疗场角落微笑、容貌和你完全一模一样的美少年毫无关联，而是直接与你本身相关。一切就和扭亮电灯开关同样明确，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你和那位小姐进入新婚生活的同时，现在累积在你脑海中，造成自我障碍的生理原因将会得到解放，目前为止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所有记忆都将恢复，也能看穿此刻让你迷惑、怀疑、苦恼的所有真相……当你进入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真正幸福的家庭生活，即使不受他人之托，也能够站在自己理智的公平立场，将观察这件事所得的真实记录向学术界公布，让我和若林辛苦努力的实况诉诸正义的审判，同时成为改变现代邪恶文化的一大转机。我以专家的立场下此论断……为了你和真代子的名誉与幸福……”

“不行！”我突然以非比寻常的力量跳起来，火烧般的激愤令我全身不住发抖。我低头望着正木博士呆呆张大嘴巴的脸，咬牙切齿，嘴唇颤动着说：“不要……我不要，绝对拒绝！”

“……”

我将刚才就极力忍住的所有不愉快脱口而出，停都停不下来。
“我或许是个精神病人，或许是痴呆，可是我还有自尊心，还有良心。就算对方美若天仙，就算为了治疗病症，我也绝对不会和不知是谁的恋人的女性在一起。即使知道在法律上、道德上和学术上都没有问题，我的良心还是无法同意。纵然那女人认同我为理所当然的丈夫，渴望获得爱情也一样！只要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记忆……只要那样的记忆没有恢复，我又怎能做出如此不知羞耻的事情！更何况……更何况要公布如此污秽的研究成果……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且慢……”正木博士坐着不动，脸色苍白，举起双手，“但为了学术研究……”

“不行，绝对不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于是，正木博士的脸和房间里的景象看起来一片模糊，但我却不想擦拭，继续大叫：“学术研究算什么？西洋的科学家又如何？我或许是疯子没错，但却是日本人，知道自己体内流着日本民族的血，就算宁死也不愿从事那样残忍、不知羞耻的西洋式学术研究和实验！如果必须为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做出如此污秽、不知羞耻的事，又与这样的研究脱不了关系，我宁可把这颗头和过去的记忆一起打破，现在就……”

“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就是……吴一郎……”说着说着，正木博士的态度眨眼间崩溃，我一直以为泰山崩于前也无动于衷的他，那浅黑的脸色霎时转为赤红，又变成铁青。他半站起身子，伸出双手似乎想打断我的话。那种狼狈态度在我新涌出的泪水中晃动，但我完全不想听他说话。

“不要！不管我是吴一郎的什么人……亲戚也是一样，反正罪恶就是罪恶。”

“……”

“医生们要进行什么学术研究，要怎么随意处置人的生死，那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被你们当成学术研究玩具的吴家人……吴家的人曾经伤害过你们吗？不只是这样，他们都是在相信、尊敬、仰慕、信赖你们的时候被你们所骗，变成疯子，不是吗？甚至你们还让吴家生下了儿子，目的是为了进行世上罕见的恐怖实验！他们难以罄数的怨恨，你们又该如何偿还？刻骨相爱的亲子、恋人却被你们强制分开，承受比地狱更痛苦的折磨，你们又如何能够恢复原貌？难道只是为了学术研究，真的就可不顾一切、胡作非为？

“就算不是你亲自下手也一样！难道你以为让别人公布罪恶的告白，就可以抵销一切？就能够只受到良心的苛责，却洗净所有罪孽？

“太过分了……太惨无人道了！”

“……”

“医生……”我叫着，突然感到头晕眼花，忍不住双手撑在大桌子上，眼睛因为新涌出的泪水而模糊，呼吸急促，“事到如今，请你

接受惩罚吧，设法让那些可怜人们的牺牲不至于白费……然后我会乐意答应公布研究实验结果。”

“……”

“首先，我拉若林博士来当面向你道歉，自白所做过的一切可怕罪行……”

“然后你和若林博士两人一起向被害者们谢罪，在斋藤教授的肖像前、在遇害于直方的千世子坟前、在真代子与八代子和发狂的吴一郎面前一一忏悔，坦白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做出这种事，由衷向他们道歉。”

“……”

“我向你请求的只是这样，请……我求你……”

“……”

“这样的话，我自己就算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手脚或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就算你要我承接这项研究工作，就算承受一切罪名，我……”我无法忍受，双手掩面，泪水从指缝间不停流下，“这样残酷、冷血的罪恶，啊……我的头……”

我整个人趴在大桌子上，虽然极力不想出声，却没办法制止双手底下的哽咽。“对不起，请让我……替大家报仇。”

“……”

“请让这项研究……成为真正神圣的研究。”

“……”

叩叩叩……叩叩叩，有人敲门。

我忽然注意到这点，慌忙从口袋掏出手帕，一面擦拭被泪水湿透的脸，一面抬头望着正木博士。瞬间，我倒吸了一口气。

那是足以让我攀升到亢奋顶峰的感情霎时间萎缩下来的模样，如同厉鬼般极端恐怖的形貌！他那像瓷器一样毫无血色的脸上布满苍白的汗珠，额头皱纹倒吊，青筋暴窜，两眼紧闭，假牙咬紧，双手用力抓住椅子扶手，头、胳膊肘和膝盖各自朝不同方向颤抖。

叩叩叩……叩叩叩，是有人敲门的声音。

我颓然地坐在转椅上。

仿佛在宣告什么，也好像是来自地狱的讯息，又像是世界末日，我瞪着似乎直接接触及我心脏的敲门声，如聋哑人般挣扎着，努力想透视站立门外的人的身影，想呼救却又发不出声音……

叩叩叩……叩叩叩。

终于，正木博士似乎压制住了全身的颤栗，但紧跟着又出现更剧烈的颤栗，然后又开始更努力地抑制。他上身微微仰起，充血的眼睛无力睁开，灰色的嘴唇发抖，回过头似乎想回答，却像被痰哽住，喉头上下动了两下后，声音就消失了。同时，他低垂着头，仿佛死人般倒在椅子上。

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

这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发出了声音，只是感觉到不知从哪里响起既不像鸟又不像兽的奇妙声音，在室内回荡，同时觉得头发一根根往上窜。而上窜的感觉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房门半开，转动的合金门把手侧面出现一颗红褐色的圆形物体——是先前送蛋糕进来的老工友的秃头。

“嘿嘿，对不起，茶应该冷了吧？不好意思，这么慢才来换热茶，嘿嘿嘿。”

说着，他把还冒着热气的新茶壶置于大桌子上。然后，原本就佝偻的腰弯得更低了，眨着泛白的眼睛，伸直满是皱纹的脖子，怯怯地望着正木博士。

“嘿嘿嘿，来得有点太晚了……昨天晚上起，其他工友都休假了，今天早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

老工友的话还没说完，正木博士似乎靠着最后的微弱气力，从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死人般无力的表情回头望着我，牵动嘴皮似乎要说些什么。然后轻轻摇头，泪水沿着两腮潸然而下，点点头，又再度低垂着头，抓住工友打开的房门门框，步履不稳地走出门外。他脚步踉跄，差点倒下，慌忙扶住门柱，好不容易才在走廊木板地面上站稳，随即用力关紧房门，门板发出似乎要开裂般的声响，室内的玻璃窗同时产生共鸣，有如哄然大笑般一同震动、鸣响、颤抖着。

老工友回头看着他，不久又怯怯地转过脸来，愣愣地望着我。
“医生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也鼓起几乎是最后的力气，勉强挤出哭一样的笑声。“哈哈哈哈哈，没事，只不过刚刚我们吵了一架，所以他很生气。别担心，很快就好啦！”

正说着，我感觉两边腋下冰冷的水滴滴落。我完全不知道说谎居然如此难过！

“嘿，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我是第一次看到医生那样的脸色……请慢慢喝茶，只剩下我一个人，难免服务不周到。医生他真是好人呢！虽然常常骂人，不过平时很亲切，昨天那个解放治疗场发生严重事故，另外一位工友因为脚部扭伤而休息……医生也很可怜的。嘿嘿，请慢用……”

秃头工友提着冷掉的茶壶，弯着腰蹒跚走出门外。我则像望着来吞噬自己灵魂的恶鬼离开一般目送他的背影。

工友关上房门后，我又再度茫然地从腹部深处缓缓吐出颤抖的呼吸，把双肘拄在大桌子上，用双手的手掌掩住脸，指尖用力按住两颗眼球。我的头脑似乎完全干涸了，在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疲劳的同时，用力按住的眼球前浮现出种种幻像，其中充满好像电光般纵横驰骋的问号，这些问号仿佛深入脑中一样令我产生了焦躁。

——解放治疗场的白砂亮光？

——正中央挂满枯叶的梧桐树？
——伫立在对面的吴一郎身影？
——砖墙上方屋顶上的两根大烟囱？
——大烟囱吐出的袅袅的黑色煤烟，还有蓝天？
——趴在白色床铺上啜泣、穿白色病患衣服的少女？
——若林博士摊开在绿色桌面上忘记带走的调查报告？
——紫色漩涡的雪茄烟雾？
——若林博士的奇妙微笑？
——正木博士眼镜镜片的反光？
——？……？……？……？ ？ ？ ？
——？……

我用力摇摇头。想着想着，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饵食，于是紧闭眼睛挥动双手，似乎想把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因果之网完全拂拭掉。

以疯子的黑暗时代为背景，操纵着蛛网捕捉我的人，正是栖息于学术界的两只大毒蛛——旷古绝今的精神科学家M以及举世无双的法医学家W。其中，M所丢出的蛛网最为可怕，我到目前为止全力抵抗，全身血液逆流，绞尽一切冷汗热泪而战斗，感觉似乎总算给予重击而驱逐了它。但与此同时，我也精疲力竭，别说没有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善恶，连离开这张大桌子一步的力气都没有，甚至不知道精神和肉体上是否有重新振作的勇气。

可是、可是，我背后却还有另一个强敌！这个强敌W或许已经预见到这样的结果，正在冷笑。他是如此毫无破绽，张开结实牢固的网等着我陷落，驾驭着别说是我、就连正木博士也未察觉的巧妙、缜密、

伟大的智慧力量，将我牢牢控制住，以期能让我成为借着污秽和虚伪完成的学术研究的牺牲品。

如果被他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我宁愿不去反抗正木博士。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若林博士和正木博士两人而论，我比较喜欢正木博士，尽管两人都是想把我当做饵食的学术界毒蛛，我却觉得正木博士亲切而容易接近。假如他此刻回来，对我说一声“我错了”，我可能会非常高兴地忘掉一切，成为他的奴隶，举发若林博士卑劣的行为，公布同情正木博士的记录。目的只是不想让若林博士那双苍白的手抓住我的心脏……

然而，四周一片静悄悄，没有听到正木博士回来的声音。我虽然失去了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却还是只能等待命运！

啊，怎么办？

我又再度呼吸急促，快要透不过气来。

不久，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我的身体恍如一个空洞，只有耳洞里似乎正在雷鸣……

黑色、黑色，乌黑……

只要吃了乌黑的眼眸，

白色、白色、洁白……

洁白的眼珠就会跳出。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白色的眼珠很可爱呢！

从口中跳出，

从筷子尖端逃走，

不停滚动，

看不见逃去了什么地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白色的眼珠很可爱呢！

黑色的眼珠很可爱呢！

真正的眼珠很可爱呢！

可爱呢、可爱呢、可爱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可爱呀！可爱呀！

之前那个舞蹈狂少女澄亮的声音正从南侧的玻璃窗传入室内。

突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奇妙的念头，纠缠在我头脑中的无数问号霎时间消失无踪了。我像机器人般机械地把双手离开脸部，重新在转椅上坐正身体，望着正木博士刚才走出的房门，望着正面墙壁上挂着的金黄色和黑色两幅匾额，环顾散落眼前的各类文件资料。秋天接近正午的阳光让弥漫在空中的雪茄烟雾看起来蓝白透明，让一切东西都清楚反射着亮光。

“什么嘛，原来是这样，啊哈哈哈哈哈……”

我用双手紧紧按住两侧腹部，极力抑制忍不住的笑意，不断放声大笑。

白痴、白痴、白痴，真是最大的白痴，啊哈哈哈哈哈……

若林博士和正木博士也是一样，不，甚至是比我更严重的大白痴！我们三个人彼此都互相误解了，这是何等可笑的错误呀！这……

是谁杀害千世子？是谁把画卷交给吴一郎？谁是吴一郎真正的父亲？是W呢？还是M呢？或者另有他人？这些谜团连一个都未解开，说不定只是第三者随性所为的。不，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任何凶手，事件的内容完全只是偶然，只不过是几个原因不明的意外事故的重叠。千世子的缢死，斋藤博士的溺死，吴一郎的发狂，或许都是独立发生的意外，不应该是这么神秘难解、深不可测的事。

只不过是两位博士判断错误，硬将其重叠在一起，想让它成为一个焦点，互相害怕对方夺走自己宝贵的研究资料，戴上有色眼镜看对手，认为一切都是对方所为。

很可怜，因为自己过度的错觉，不，是因为两颗古今无双的脑髓迄今一直未能找到棋鼓相当的对手，在此棋逢对手而开始发挥本能的战斗欲，全力对抗，最终导致彼此都无法动弹。

哈哈，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如此愚蠢荒唐的竞争吗？两位博士的研究与争斗比事情本身更严肃、更深刻、更可怕！或许所谓的学者都是如此，经常为了这样无聊的事认真竞争也未可知。

但仔细想想，也难怪会如此吧。吴一郎和我酷似双胞胎，再加上吴真代子和画卷中的死亡美人画像简直一模一样，在此会发现如此难得的双重偶然，而且凝结在同一血统中，任谁都会大吃一惊。进而认为其中绝对隐藏着某种深刻原因，所以才导致一开始就戴上有色眼镜去研究。证据是，如果将组合成这次事件的各种事情分开观察，就算两位博士没有插手，它们还是可能自由随机发生。只是因为两位博士彼此认定是对方所为，看起来才会变成一种重叠。假定没有两位博士唠叨的说明，也只不过是两宗单纯的离奇死亡案件和一桩发狂事件而已，不是吗？

对了、对了，一定是这样，是这样没错！一切只是毫无根据的事件的重叠，却因我未注意到而饱受骚扰、自寻烦恼，白痴、白痴、白痴，真是愚蠢的大白痴！我们三个人都是……

搞不好这件事的凶手是我呢！

“啊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自己的笑声在室内回荡，我忽然噤口了。同时发现，不知不觉间双手托腮的我的视线已经被滚在眼前绿色桌面上的绘卷所吸引

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灵感吧！

我心跳加速，又在转椅上重新坐正，全身充满前所未有的神圣心情，伸手拿起绘卷仔细观看。

最后剩下的就是这卷绘卷的魔力！其他一切都能否定，唯独这卷绘卷的魔力直到最后仍旧无法被否定。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出自于无知，可以认为只是几桩无聊小事件的组合，只不过因为正木和若林两位博士相互勾心斗角，试图把这卷绘卷的魔力当做中心成就奇怪的事业，才导致整体呈现出有非常意义的颤栗紧张气息。但退一步，从事件的反面来看，两位博士其实都是被绘卷左右了行动，抛弃自己拥有的智慧、胸襟、学问、地位、名誉和生命，在绘卷的魔力前三跪九叩。万一正木博士的话属实，其他人的生死、流离、烦闷，应该同样都是由绘卷所引起的，结果，支配一切不可思议的中心魔力都出自于这卷绘卷。就算所有的事实与一切科学说明都能予以无知化，但这卷绘卷的魔力却是任何人都无法予以无知化的。

所以……倘若这卷绘卷有灵，绝对会知道一切。它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经历，也应该完全清楚自己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又是如何落入吴一郎手中的。同时也知道让两位博士苦恼，甚至令我饱受折磨的内幕。

这卷绘卷到目前为止，已经让很多人狂乱、迷惑、互相伤害。但它自己却视若无睹。同样，今天它也故作不知地落入我的手中，但是……

距今一千一百多年前，唐玄宗的淫乱因为青年绅士吴青秀的忠志，体现在六幅腐烂美人的画像中。而艺术家笼罩在诡异画像中的奇怪执念，即使在远渡日本以后，依然与吴家血统纠缠不清，把恐怖的因果循环一直延续了几十代。到了相隔十几个世纪的今日，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正木和若林博士手上，虽然受到科学知识无上光明的照

射，非但未丧失魔力，反而增加了怪异的作用，从各方面蹂躏、嘲弄了两位博士的一生。甚至今天，它身处于现代文化权威的九州帝国大学里也一样，才刚接近我的指尖，马上就伸出看不见的魔手，一把掐住我的心脏，带给我几乎绞尽脑汁的痛苦，通过难解的因缘攀附着我，将我吸入不可思议的命运漩涡，朝事实真相不断喷出白色烟雾，用烟雾将我玩弄于股掌间，企图让我想起想不起来的事，思考无法思考的事，看见看不见的东西，并要求我记起消失的记忆，想起并不属于自己的身份，拼命追寻并不存在的真相，让我迷惘、狂乱、哭泣、大笑，在比疯子地狱更恐怖的疯子地狱中打转。

啊，多么可怕的魔力呀！

我凝视眼前的空间，那里再度浮现出死亡后五十天的黛夫人露出冷笑的幻影。

可恶，看我如何对付你！

想到这里，我预感我能发现足以一举打破所有神秘难解的恐怖秘密的关键，便用力咬紧了下唇。那东西足以一举揭发折磨两位博士与我的魔力的真相。恐怕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意料之外的东西也都潜藏在画卷某处吧。我怀着这样一种灵感，迅速解开画卷的绳子。趁这个时候顺便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正好是十一点五十分，正面的电钟指针则指着十一点四十九分，或许是长针正好要移动的时候吧！

在看到画卷卷轴的绿石时，我呼了一口气。一看之下，似乎有许多不知身份的指纹重叠在上面，但我马上就发觉那是自己刚刚把玩过的痕迹。我不禁苦笑，重新拿起画卷，同时暗骂自己：不能这样大惊小怪……

裱装的刺绣和内部深蓝色纸上黏贴着无数细小、隐隐发光的纤维，应该是以前用棉花或某种东西包裹画卷的痕迹吧。我把画卷拿起放在鼻前闻了一下，在一股霉臭味和轻微的、像是樟脑香气混合的味道中，仿佛还有某种更深刻的气味，不过仔细重新闻过之下，我确定那是很淡的高级香水的味道。

有意思！照这样下去，应该还能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吧！这种霉臭味与类似樟脑的木头香气应该是在弥勒佛像内被渗透而留下的，这

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香水气味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定是暗示着绘卷先前的主人是女性。

太好了，如果能再找到未曾被发现的什么线索，就算是一根头发，一丝烟灰也好，就能成为确定凶手的有利证据了。

我一面想象自己成为名侦探，一面更积极地将绘卷从头开始逆卷到《由来记》的文章结束部分，仔细地观看正面和背面，却发现方才无法正视的死亡美人腐烂画像上只能见到颜料的排列，这让我非常吃惊。那绝对不是光线的原因！我特别仔细地看从黛夫人腐烂的嘴唇上可透见的美丽牙齿的部分，以及内脏被气体包覆膨胀泛光的部分，但怎么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我不由得为人类神经作用的盲目而咋舌。

但是，继续注意看之后，发现刚开始的地方，纸张质地有几分粗糙，越接近《由来记》结束的部分越光滑。这也是正常的事，对最初执笔的吴青秀而言，越开头的部分绝对是越常打开又卷起的部分，后来观看绘卷的吴家后代一定也是一样，这点说是人之常情也无可厚非。绘卷背面全部涂满某种闪闪发亮的淡褐色液体，上面处处留有疑似指痕的白色圆点。但因为不太平滑的纸下浮现出不规则粗纹，所以很难分辨是什么痕迹。最终，从绘卷上，我只发现了先前所述的高级香水味道。

我再度把绘卷移近自己的脸，反复不断地深吸着那像是要告诉我什么的香水味道，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名称的香水，却发觉那不仅是真正高级、洁净的香气，更含着某种勾起我记忆深处值得怀念的无奈回忆的气味。当然，那是属于女性所散发的气味，但感觉不像我昔日的恋人或是母亲、姐姐的气味……为求慎重起见，我站起身，从入口门边拿来自己的方帽子，闻嗅着比较两者的气味，发现我的帽子内侧只有新布料、人造皮以及淡淡的霉臭味，不能作为证据证明那和绘卷使用的香水一样。

我把帽子放置在一旁，轻轻地叹口气，正想将绘卷卷回时，忽然停止动作，忍不住凝视着面前的空间……

因为，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掠过了出乎意料的暗示。

在侄之滨的石头切割工厂，吴家的老佃农户仓仙五郎发现吴一郎的时候，见到吴一郎凝视的只是绘卷的空白处。现在，我已经明白这不可思议的事实的真正含义了。

说起来很简单！

这卷绘卷，一直到最后面汉文所写的《由来记》为止，一定经常被人用手拉开、卷回，所以在这将近一丈长短的卷幅中，有可能掉落上观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但是，如果一万个人之中有一位拉开到接下来的白纸部分观看，则此人的头脑必定和一般人有相当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绝无仅有。话虽如此，假设真的出现这种凭常识无法想象的情形，或者脑筋构造与一般人不同的人，将《由来记》后面的白纸部分拉开到最后面观看，情况又是如何呢？简单地说，此人一定是认为绘卷的画者吴青秀绝对会将黛夫人的形貌一直画到只剩白骨为止。当然，包括黛夫人的妹妹芬在内，吴家历代后人和正木博士应该都认定绘卷上只有六幅死人画像。但是，如果有人能够看穿这卷绘卷具有令人发狂的魔力，并把绘卷展开至最后面的话，情况又会如何？若是这样，能说这一部分不会有什么东西吗？而且如果掉落着某种东西，无论何等细微，应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或许凭此就能找出利用绘卷引发这桩案件的凶手的真正身份。至少，如果没有调查到那样的程度的话，又怎么能说无法在此绘卷中有所发现呢？

吴一郎在侄之滨的石头切割工厂专注凝视绘卷的空白处，能够推定当时他的心情已经一半是自己，一半是吴青秀了，虽然不知道他是抱着何种心情这么做的，但看他总是看着绘卷最后的空白处，可以推定他在这个部分发现了掉落的某样东西。

证据是，吴一郎告诉仙五郎老人说：“我知道交给我绘卷的人的真正身份。”

为什么？我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都未曾注意到这点呢？

这样想着的瞬间，我脑海里又掠过被某人紧追般的感觉。我瞄了一眼手表和电钟，两边都是差四分钟十二点。

我的手再度反射般地拿起绘卷，拉开到空白处。在最初的约莫一分钟内，我极力抱持着冷静调查的念头来看，可是怎么看都是无止尽

的白纸。没多久，我就产生了好像在无涯的白色沙漠里独自旅行般的焦躁与愚蠢的感觉，对自己急于当名侦探的心思感到可笑。

这时，我开始怀疑吴青秀确实只画了那六幅画像。

假定即使吴青秀陷入痴呆状态，应该也是在听了小姨子芬的说明，想到自己是古今罕有的大白痴，为了毫无用处的忠义而害死最深爱的妻子的那一刹那，整个人茫然若失以后的事情吧！这么一来，在那数分钟，不，数秒钟之前，他应该还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忘，一定会说明自己最后是画到什么内容。而芬夫人也是一样，一面看着自己恋慕的男人牺牲最宝贵的姐姐所完成的伟大事业，一面绝对不可能没注意到绘卷上出现的事物……想到这儿，我整颗心都凉了。

不过，一种类似习惯性尽义务的心情混杂着疲倦一起在我心里涌现出来，我变得昏昏欲睡，用双手一口气拉开大约还有一丈长的空白部分，聚精会神地看着，好不容易到达约莫三丈左右的绘卷空白部分的最后，意外发现有像是黑渍般的东西沾在上面，我不禁瞠目。

仔细一看，那是在最后位置的深蓝色的纸上、离用金色颜料画有波纹的稍远的位置上，写着五行纤细、娟秀的女子字迹，应该是属于小野鹅堂流的字迹。

照亮思子之心暗影，

开放世间智慧光明。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正木一郎之母 千世子

正木敬之阁下

我头发倒竖，慌忙将绘卷往回卷，但是双手发抖，绘卷因而掉落……

绘卷像是有生命般自行展开，从大桌子上滑落地板，逐渐伸展开来。我头皮发麻，也不知道怎么开的门，更不记得是何时跑过走廊，

冲下楼梯，从玄关跑到外面的。

突然，身后一声轰然巨响，好像在追赶着我一般，响彻九州帝国大学校园内的松林。

是午炮的声音！

我只能认为那是一项奇迹，恰似某种眼睛见不到的伟大力量，从空中伸手拖着我不停地旋转一样地不可思议！

我跑出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正门后，完全记不得自己绕过什么地方，也丝毫不知道为了何种目的又回到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教室的。

背后传来尖锐的汽车喇叭声，在眼前急刹车的电车呼啸声，脚踏车铃声的聒噪声，也听到叱骂的人声和狗叫声。我见到团团转的太阳，吹向前后左右的风，还有仿佛战争般相互追逐的沙尘；见到云中垂下的电线杆；见到檐下的图画招牌；眺望地平线对面透明山峦绵延的宽阔平原；迷失于不知几千、几万、几亿的红砖堆里；看见在紫色阴影中伸出手脚挣扎的婴儿幻影；仰望澄蓝色天空中闪动黄色光影而逝的飞机……之后，看见六幅排列整齐、只剩白色轮廓的死亡美人裸体画像。

恍若人头，又似眼睛，也像鼻子、嘴唇等各种形状的白色流云、黑云、黄云，云缝间是犹如药水般苦涩澄清的蓝天……我胡乱抓扯底下包覆着清醒神经和散乱感情的头发，时而前额感到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的痛楚，不停搓揉因刺眼光线和沙尘飞入而疼痛的眼睛，也不知道要去何处，只是踉跄前行。

河川、桥梁、铁道、寺院红色的山门，站立在山门左右两侧的正木博士和若林博士……我极力抑制想要狂奔的冲动往前走。

一切都是真实，并非虚伪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捏造的告白，并且从头到尾都是正木博士一个人自导自演，亲自执行的。

若林博士什么也没有做，他从一开始就毫无所知地被利用来完成正木博士的研究。在受到正木博士极其奇怪巧妙的犯罪所魅惑，主动

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搜集研究材料的工作，并提供给正木博士发表。他掉入正木博士布置好的陷阱，被耍得团团转。

但是，从结论来说，若林博士却发现了千世子留在绘卷最后部分的笔迹，和我一样历经重重疑问，发现了最后的唯一焦点，也和我同样在瞬间解决一切，明白这全部都是正木博士所为。

但是，若林博士采取的态度却非常可贵！若林博士在识破事件真相核心的同时，决定基于同乡同学的立场，对正木博士传达身为学者的无限同情与敬意。只解开事件内容的重点，而把正确的调查报告交给正木博士，不管是烧毁或丢弃皆随其自由；又故意派人送茶点进来，不动声色地点明“我已经离开得很远，别担心，请随意自由地说吧”。他之所以会说“正木博士已经在一个月前自杀”，同样是带着此种意义的亲切心理，避免正在一旁偷听的正木博士在那种情况下出来，陷入那样痛苦的局面。当然，这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我即将恢复记忆的头脑又陷入无法挽回的混乱。反正，就算日后我知道是谎言也无所谓……

若林博士采取的实在是男人最值得尊敬、弥足珍贵的绅士态度。

相反的，正木博士为了这项实验，牺牲其全部灵魂与一生。他从最初就对这个传说产生兴趣，欺骗千世子的感情，让她生下孩子之后，顺利取得绘卷，然后不顾一切地进行此项计划。

然而，正木博士却做梦也想不到，千世子在拿出绘卷的同时，会在绘卷的最后面写上那首和歌，以及年月日和孩子的姓名、出生地点，埋下意义深远的一根钉子。他无从想象怀着世上最深刻的母爱，以及天赋才智的千世子哀伤的头脑会缜密到这样的程度，导致在他大胆、眩惑、天才般的事业计划中，出现唯一且致命的疏漏。所以他会自认为为了学术、为了人类，冷笑着抛弃血泪、蹂躏神佛时，不管清醒还是在睡梦中，都饱受接踵而来的良心苛责与人情无奈，都逃不掉被死人紧紧掐住心脏的命运！

这就是正木博士的一生，极端污秽的同时也极端洁净，既令人哀伤，也令人痛楚……

但是，当正木博士那受诅咒的研究终于进入最后阶段的同时，他见到若林博士提出的调查报告也不禁吓破了胆。当他了解到对方那恐怖剔透的脑髓正迂回着、毫无间隙地紧密环绕住自己的时候，在无法忍受陷入重重包围的痛苦中，再度尝试以极其卑鄙且彻底讽刺巧妙的手段进行反击。那便是从手边的病患里挑选出我这位第三者，向我告白一切，企图由我进行冒险的实验发布。

其实，他的告白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一手计划、亲自实行的。他分别利用M与W这两个角色，采取这种一人二角的方式，用大胆巧妙、企图超脱作茧自缚命运的手法绝对是举世罕见的，只不过，结果还是陷入原先的作茧自缚，实在可悲又愚蠢。

“危险……”

“混蛋！”

“啊……”

我背后传来各种各样的怒叫声，同时紧跟着响起“哗啦啦啦”、“碰碰”的剧烈碰撞的声音。

我一回头，发现所有站着的人们全都瞪着我，而在我背后停着一辆蓝色的巨大卡车和一辆弯成“<”字型的脚踏车，我的脚下则散落着破碎的空瓶，褐色的酱油流满一地。卡车上跳下一位穿浅黄色作业服的高大男人，把手伸入轮胎底下，拉出一个脸色苍白如纸、身穿商店背心的小伙子来到刺眼的阳光下。人群立即往那边涌去。

我迈开步子，继续边走边想。

真的太可怕了，非常可怕的秘密！一千年前死亡的吴青秀的恶灵，和生于现代的正木博士的科学知识争斗得正酣。

而且，正木博士矢志研究的最初一瞬间，良心的要害就已经被吴青秀的恶灵紧抓住，被抹杀掉人性中最伟大宝贵的亲子之情与夫妻之爱，但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坚持不论发生任何事，自己都绝对不会受吴青秀的恶灵所诅咒。可是其受诅咒的心理状态却化为各种论文、谈话、歌曲，一一地被公开了。另一方面，他毅然让千世子、吴

一郎、真代子、八代子陆续牺牲，勇敢地一次又一次跨越这些障碍，确信科学绝对获胜，并专注于斩杀吴青秀的恶灵……这是何等凄惨冷酷、执念深沉的争斗呀！我仿佛闻到了从灵魂深处滴落的血腥与汗臭味……

然而……思索到此，我停住脚步，望着热闹街道，环视表情不可思议地回头看我的来往行人。我抬头看着在高高的广告塔顶端旋转的灯光漩涡，凝视横亘其上，如同鲜肉般的晚霞云朵。

然而……

然而……

仔细一想，我还没有从中想起关于自己过去的丝毫记忆，我还是处于可怜的健忘状态中，仍然无法给出自己“我到底是谁”的答案。现在的我和今天清晨在七号房里睁开眼睛的时候完全相同，依然只是独自在宇宙间浮游的一粒悲伤、寂寞的无名沙尘。

——我是谁？

——啊，如果能够想起来，我应该马上可以从吴青秀的诅咒中清醒过来，脱离绘卷的魔力束缚。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留下这点唯一的疑问。

——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我的过去和这件事具有什么样的因果联系？

——我反复搜寻今天的记忆，反复思考，加快步伐，又放缓脚步缓慢地走着。飘渺的钟声、汽车引擎的吼声、孩童的哭声、织布机的响声、不知何处工厂冒出的汽笛声……一切都在无意识中进入耳内，左曲右转。不久，我突然踩着泥土，站住，缩着脖子，心跳急促得像是即将要窒息一般。

——糟糕，竟然把绘卷就这样放着。绘卷最后那部分千世子所留的字迹不能够被任何人见到！

——正木博士如果看到，不是会发疯，就是真的自杀……

——糟糕！

我不由自主地跳起来，紧接着瞬间猛然转身，沿着不知道是何处的漆黑乡间道路往前跑。

不久，我跑进灯火明亮的街区，然后穿过又暗又脏的巷子，来到能听见七弦琴和大鼓声的耀眼大马路。我见到有并排的路灯亮着的防波堤，另外三边都是大海，我吃了一惊，慌忙往回跑。各种商店的商品、电车、汽车和人群有如走马灯般不停地滑向身后，我拼命揉着被水和汗渗透的眼睛，往方才过来的道路跑着，头晕眼花、呼吸急促，眼前忽暗忽亮，好像有无数灰色的鸟狂飞后消失。不知不觉地，我在马路上跌倒，被人扶起后又甩开对方继续向前跑。

在反复经历这种情况的过程中，我终于丧失记忆了。不知道为何而跑，也没想到要跑向哪个方向，所见所闻都恍若在半梦半醒间发生，最后连半梦半醒的感觉也消失，只是恍惚着踉跄前行。

那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几小时，过了多少天……

我忽然觉得全身发冷，恢复意识后一看，不知何时，我已经回到先前的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的教授研究室，坐在先前坐着的转椅上，身体趴在大桌子上的绿色罗纱桌垫上。

一时之间，我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做梦，怀疑先前——正午时刻冲出这儿之后，跑了很多地方，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以及所思考的一切不可思议的问题，还有其间所感受到的难以忍受的恐怖和痛苦，怀疑这些都只是昏倒在这里时所做的一场梦。

我怯怯地望着自己全身，外套、衬衫、脚上所穿的鞋子都因沾满汗水和灰尘而变白，两边手肘和膝头也全部磨破，满是泥泞，钮扣掉了两颗，衣领裂开垂至右肩，看起来就像是酒鬼和乞丐的混合体。左手指甲上黏着黑色血污，可能是身上有什么地方受伤了吧！虽然不觉痛，不过眼里和嘴里大概都是沙尘，眼睑刺痛，牙齿之间沙沙的感觉非常难受。

我再度趴到桌上，静静回想前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何要回到这儿来。我凝视着放在桌缘的新方帽，努力想记起当时的心情。

但很奇怪，我的想象力在这时候竟然变得异常单薄，只觉得是回来拿遗忘在这儿的某种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我慢慢抬头环视前后左右，发现头顶上方亮着炽热的大灯泡。

入口的房门半开。

但是，大桌子上的文件资料不知道是谁收拾的，已经像原来一样整齐放置好了，和今天早上与若林博士一起进来时所见到的完全相同，丝毫没有被人碰过的痕迹。就连放在一旁的红色达摩造型烟灰缸，也是如今早最初见到的方向那样摆放着，永远保持着打呵欠的模样。

当然，仔细一看，其中用厚纸板装订的《疯子地狱邪道祭文》和《胎儿之梦》的论文的确有最近被人碰触过的痕迹，摆放得稍微有些交错重叠。不过今天上午，正木博士当着我的面掸过灰尘的蓝色绢布包袱上，也与初见时一样地布满灰色细尘，显示出已经很久没有被碰触的迹象。此外，大桌子上既无喝过茶，也无吃过东西的痕迹。为求慎重起见，我看着烟灰缸内，里面连一丝雪茄烟灰都没有，只有达摩用他那金黄色和黑色的眼瞳瞪视着我。

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是做梦？我确实看过包袱里面的东西，可是才只经过很短的时间，不可能积上那样多的灰尘……

我颤抖地站起来，膝头酸软，仿佛要散架一般。我双手扶住大桌子边缘，勉强撑住犹如棉花般的身体，用发抖的手指抓住包袱拉过来一看，包袱底下留有清楚的方形灰尘痕迹。我重新细看掉落在打结处的尘痕，怎么看都不像是最近有人触摸过。而且解开后，所有尘痕完全消失了。

我哑然失色，凝视眼前的空间，再度在脑海中重复今天清晨迄今的记忆。但是，正木博士拿给我看的包袱中的东西以及所做的可怕说明的记忆，和这打结处的尘痕是绝对不可能并存的事实，是完全矛盾的两件事情。

我咬紧牙根忍住全身的颤抖，继续以痉挛的手指打开蓝色包袱，发现先前见过的报纸包和若林博士的调查报告原文都与之前见过的一

样，整齐地叠着。不仅如此，从包袱巾缝隙掉落的灰尘也淡淡覆盖在调查报告封面的黑色硬纸板上。解开包裹绘卷的报纸，同样留有长方形的尘痕。

我再度哑然，由于过度惊异而茫然若失。怀着想确定自己精神是否正常的心情，首先缓缓拆开绘卷的报纸包，详细检查报纸的折叠痕迹、箱盖的接合状态、绘卷的卷合情形甚至绳子的系法，但似乎是由相当细心的人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整齐，没有发现双重或是歪斜的折痕。拉开绘卷，似乎是杀虫剂似的散发着强烈气味的白粉纷纷洒落在桌上。接着打开的调查报告里虽然没有使用杀虫剂，可是翻阅之间，灰尘霉味触鼻，可以确定最近无人碰触过。

为求慎重起见，接下来我翻开正木博士装订好的遗书，反复看着最后的两三页。但是，今晨为止仍可见到的墨水未干的蓝黑笔痕现在却已完全乌黑，而且行与行之间似乎还附着黄霉，怎么看都不像是两三天前所写的。

我越来越被不可思议的景象所吸引，于是如先前正木博士所做的一样，把调查资料抱出包袱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资料底下垫着一张发黄的报纸号外。先前正木博士掸干净包袱巾时的确没有这东西。

我两眼圆睁，环顾四周。只能认为室内某处躲着透明的魔术师，正在运用魔术，否则就是我的精神又出现毛病，陷入某种幻觉。我怯怯地拿起那张号外，见到折成八折的一页右上角的特大铅字标题的时候，忍不住大叫出声，撞到背后的转椅，差一点就跟跄倒地。

那是大正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正面墙壁上的日历显示的斋藤博士死亡之日的翌日，若林博士说是正木博士自杀的当天，由福岡市的西海报社所出刊的号外，左上端登出正木博士眼镜反光，假牙露出，正在微笑的约莫五寸大小的粗糙照片。

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正木博士跳海自杀

同时暴露解放治疗场内爆发的罕见残杀事件

今天（二十日）下午五点左右，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医学博士正木敬之溺死的尸体被人发现漂流至该大学医学院后方、马出滨的水族馆附近海岸。该大学内部此刻非常混乱，但也因为这件事，暴露出之前十九日（昨天）正午，该博士独创特设的“疯子解放治疗场”内发生了一位疯狂少年残杀一位疯狂少女，紧接着造成场内几位疯子当场死亡或受伤，连企图制止的监护者也身受重伤的事件。不仅大学当局，连有关当局都狼狈失措，目前正极秘密地进行调查。

* * *

疯狂少年挥舞圆锹杀伤五位男女，治疗场内到处鲜血！

昨天十九日（星期二）正午时分，事件发生当时，该科主任教授正木博士正在午睡。解放治疗场内，十位病患和平常一样的各自散开演出各自的狂态。当时在一隅耕作的足立仪作（编号六）在午炮响起的同时，听到护士告知吃午餐的声音，立即丢掉所使用的圆锹走向病房。这时，先前就注意着仪作动静的疯狂少年——在福冈县早良郡侄之滨一五八五番地务农的吴八代子的养子，也是其外甥——吴一郎（编号二七），突然拾起圆锹，狂击在一旁植草的疯狂少女浅田志乃（编号一七）的后脑部，被害者在血沫飞溅中当场死亡。该治疗场的监护者、柔道四段的甘粕藤太马上紧急通报并赶入场内，但已经来不及了，场内的政治狂某某和拜神狂某某两人为了救援少女志乃，前者的脸颊和后者的前额被吴一郎的锹刀砍中，血流满地地昏倒在砂地上。这时，甘粕趁隙从背后抱住吴一郎，打算一举将其制伏，却没想到吴一郎的力气非常大，丢下圆锹后，抓住体重七十七点五公斤的甘粕双臂，如转动水车般地上下纵横甩动。甘粕拼命想甩开对方时，吴一郎不小心踩到疯狂女人所挖掘的坑中，身体倒地，甘粕闪避不及，肋骨撞击到大楼屋檐下铺着的石板，当场昏迷，不省人事。此时在治疗场入口听到甘粕叫声的几位男护士、工友和医务人员赶到。他们其中虽然也有学习柔道者，但目睹站立在治疗场中央的吴一郎拾起圆锹，溅满血污的脸孔苍白，睥睨四周，怒叫“谁敢妨碍我的事业”的情景时，吓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入。这中间，吴一郎的眼神转向场内一隅，脸色马上恢复原来的红润，开始微笑，他重新握好沾血的圆锹，朝着伫立在场中的两位女人逼近。首先是舞蹈狂的少女某某被迫至田边，眉间受到重击；接下来他走近先前扮成女王，仍旧在场内逍遥游荡的胖女人，但是女人厉声一喝“无礼，不知道我是谁吗”，同时双

眼怒瞪，吴一郎愕然止住圆锹，叫“啊，你是杨贵妃”，随即便跪在砂地上。此时，勉强恢复意识的甘粕忍住痛苦站起身，打开治疗场的入口大门让疯子们逃出，然后再次昏倒。之后，吴一郎也单手拿着圆锹，轻松抱起第一位牺牲者浅田志乃的尸体，向扮成女王的疯女人施了一礼，走出血流满地的场内，悠然走向自己的病房——七号房。其他人只是手足无措地颤栗着远远旁观。

疯狂少年自杀，正木博士无动于衷

这时闻讯赶到的正木博士，以极其平淡的态度指挥医务人员，从狂暴的吴一郎手中夺下尸体和圆锹，让他穿上控制疯子专用的无袖衬衫，带上脚镣，监禁于七号房。另一方面，对于包括被害者志乃在内的其他四位男女病患施以急救。其中两位男性虽非致命伤，但仍然无法判断生死。可是两位少女却头盖骨碎裂，明显不治，于是周围人慌忙通知其亲友。同时，正木博士折回七号房，察看被监禁的吴一郎，却发现他用头撞击病房墙壁，人已经昏倒。博士赶忙找来医务人员急救。等一切骚乱告一段落，所有问题都处理完毕之后，正木博士走出精神病科学教室。到了下午二点半左右，医务员山田（学生）想向他报告“吴一郎有恢复迹象”时，在精神病科教室和医院内却都找不到正木博士的踪影。

正木博士预言：解放治疗将获得如预期的巨大成功

在这段时间，正木博士前往大学校长室，求见松原校长，大声讨论事情。讨论的详细内容虽然不清楚，却听他反复说着“疯子的解放治疗实验，借这次发生的事件，已经获得如预期的巨大成功”，以及“我已经命令该解放治疗场在今天之内封闭。抱歉长时间给你带来困扰，不过也托你的福，终于能够完成实验，内心非常感激（该治疗场是正木博士得到校长允许之后以私费设立的，附属于治疗场的雇员等人的薪水也是由正木博士所发的）。还有，我明天会提出辞呈，后事完全委托若林博士处理”云云，哈哈大笑地推门而出，不知去向。据说，在校长室隔壁房间听着的职员们都互相对望发抖，怀疑该教授已经发狂。

酣声如雷醉倒后行踪不明

正木博士出了校长室以后，毫无责任感地将死伤病患交由医务人员照顾，径自回家，途中不知在哪儿喝得烂醉，回到福冈市湊町的住处，酣声如雷地熟睡了两三小时。到了晚间九点左右，他表示要出去吃饭，飘然离开住处，就此行踪不明。据说，他曾偷偷回到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病科自己的办公室，通宵达旦整理文件资料。

模仿疯子的恐怖尸体

本日下午五点左右，钓完沙梭鱼回家，路过大学后面海岸的两名男子，发现漂移到岸边的一具奇怪的溺死尸体，慌忙向箱崎警局通报。万田组长与光川巡佐前往调查。根据尸体身上的名片确定是正木博士之后，这件事引起了一场骚动。福冈地方法院派出热海推事和松冈书记官，福冈警察局派出津川探长、长谷川法医及另外一名员警，大学方面则包括若林院长和川路、安乐、太田、西久保诸教授以及田中秘书等人赶到现场。经过验尸，发现该博士将帽子和雪茄置于海岸水族馆后的石墙上，穿着诊断服，手脚用对付疯子的专用手铐脚镣紧绑，趁满潮时跳海，死亡时间已超过三小时，就算急救也没有用。但是，对于上述情况，若林院长及其他相关人士皆三缄其口，企图和之前的大惨剧一起埋葬掉，还好靠着本社机敏的调查，才得以真相大白。关于正木博士的自杀原因，因为并未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所以不得而知。同时他住处的书柜、桌上等也都整理得非常整齐，未能发现丝毫异样。另外，正木博士喝得烂醉回家或是托称外出散步而未归的情况，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所以住在同处的人并不觉得奇怪。

奇怪的谜——疯狂少年的一句话

对于上述事件，该解放治疗场的监护者甘粕藤太受伤的胸口绑着绷带，在市内鸟饲村的家中接受访问，说：

“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很后悔，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当初就不该接下此项工作。当然，我应该也有责任，尤其是解放治疗场昨日就已封闭，所以我也向正木博士提出了辞呈。大概是所谓的疯子的力气吧，吴一郎的力气出乎意料地强大，导致我肩膀出其不意被撞到，两度陷入昏迷，实在太没有面子了。但是第二次昏迷却马上就醒过来，因此我陪同三位医务人员跑向七号病房，打算制伏一

郎。可是发狂的一郎挥舞手上的圆锹，大叫：‘不可以过来，不要过来！’状况非常危险，根本没有办法接近。等到吴一郎看见随后赶来的正木医生后，却立即恢复镇静，高兴地施了一礼，指着浑身鲜血、躺在床上的志乃少女半裸的尸体，说出一句奇怪的话：‘爸爸，你能把上次在石头切割工厂借我看的绘卷再借我一次吗？我已经找到这么好的模特儿了。’听到这句话，正木医生不知为何显得很激动，脸色苍白地望了我们一眼，大喝：‘你在胡说什么？’马上扑向吴一郎，制伏对方。但他的脸色还是非常难看，直到吴一郎头部撞到墙壁晕厥后，好像才恢复常态，神采奕奕地指挥各种事宜。”

当记者告诉他吴一郎已经清醒，他说：“嘿，真的吗？我见到的时候，吴一郎满脸鲜血，加上正木医生也说吴一郎因为严重脑震荡而停止呼吸，应该已经没救……可能是手脚被铐住撞墙，所以力量没有那样大的缘故吧。”接下来记者告诉他正木博士自杀的事，问他是否知道死因。甘粕愕然，脸色霎时转为苍白，痛哭流涕，嘴唇不住颤动地说：“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必须赶快去见他最后一面。正木医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去年我在美国流浪，于芝加哥附近患上肺炎病倒，当时是正木医生让我住院的。他还说，如果我想报恩的话，可以回国住在福冈等他，还给了我相当多的旅费，所以我回国后进入当地的英日学院担任柔道教师。等正木医生回大学任职后，马上过来负责治疗场的监护工作。正木医生一向乐观，人格也高尚，责任观念一定很强吧。”云云。

侄之滨大火，延烧至名刹如月寺——纵火女性惨遭火焚致死

本日下午六点左右，福冈市早良郡侄之滨一五八六番地的吴八代子家正房内侧房间忽然冒出火舌，人们惊恐地赶往扑救。可是由于持续多日的晴天，再加上强风肆虐，火势熊熊燃烧，包括数栋出租房子完全被大火围困。不久，火势蔓延至距离不远的如月寺大殿后方。目前正在继续蔓延，因为距离太远，市内消防队赶不及支援，只靠附近的消防人员根本无能为力。疑是纵火者的吴八代子（前记吴一郎的大姨）在众人环视下跳入大殿的烈火中惨遭烧死。据判断，该女自今年春天丧失独女后，多少呈现出精神异常；本日又听闻自己最宠爱的外甥一郎离奇死亡，终于严重精神错乱，在亢奋之下引发这场火灾。

* * *

从号外上抬起脸来，我觉得整颗头好像被人按住般的，吃力地环顾四周。

这时，我又发现摊开在眼前的蓝色包袱巾正中央，也就是刚刚的号外底下有一张类似卡片的纸片。我心想：“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忍不住站起来低头细看，原来是邮局发行的明信片。背面有几行曾经见过的右上斜高的笔迹，那是五六行钢笔字。

号外无力地从我手中滑落。与此同时，我觉得整个房间似乎和我的身体一起直往地底下沉。

我蹒跚地站起来，走近南侧窗边。

在对面屋顶凸出来的两根大烟囱上，圆月正在绽放明亮光华，下面映照出的疯子解放治疗场上杳无人影。到今晨为止还是一片白砂的平地，此刻却变成了高低不平、枯草蔓生的空地。中央是不知何时已凋尽枯叶的五六棵梧桐树，在星空下伸展肢体。

“太不可思议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摸摸头。很奇怪，今天一早就感觉到的头痛完全消失了。

我像是在寻找头痛的痕迹般一手按头，环视黄色光影和黑色阴影形成的沉默室内，又望向白金色明亮的窗外月光。

这时，就是这时，一切真相忽然像冰块一般透明地排列在我面前！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一点都不稀奇。从今天早上开始，我就陷入了双重幻觉，也就是正木博士所说的离魂病。

距今一个月前的十月二十日，我一定有过和今天一样的梦游！

一个月前的十月二十日清晨，天色还很黑的时候，我像今天早上一样躺在七号房的床上，在和今天早上同样的状态下睁开眼睛，狼狽思索自己的姓名。之后，和若林博士见面，像今天早上一样接受恢复我过去记忆的各种实验后，被带入这个房间，也以和今天早上一样的顺序，看各种物件，听各种说明。

接下来读过遗书不久，我就和写遗书的正木博士本人见面，像今天一样大吃一惊。然后，在正木博士的带领下望向南侧窗户，见到前一天封闭的解放治疗场内的景象，同时我也陷入受到自己记忆中最近的记忆部分所支配的梦游，出现幻觉，看到窗外站着前一天正好在同一时刻观看老人耕作的自己，也无意识地伸手触摸到前一天晚上撞击墙壁留下的头部痛处，吓得跳了起来。

当时，正木博士也像今天一样对我解释离魂病，现在看来他的说明都是事实。可是，当时我因为陷于严重的幻觉而无法相信，并与正木博士激辩，最后让他沮丧之余下定自杀的决心。

可是，我并未注意这些，就那样留在这个房间内，发现千世子写在绘卷最后部分的和歌。然后像今天一样冲出房门，在福冈各大街小巷狂绕了一大圈后，想起离开后留在这儿的绘卷，又像今天一样狂奔回来。说不定……正木博士后来又回到这里，也发现绘卷最后部分千世子所写的和歌，更坚定他自杀的决心。

在一个月后的今天，我又在相同的暗示下，准确地重复同样的梦游。不，说不定是今天清晨被时钟声音吵醒时所得到的的一种暗示所支配……也可能是若林博士淡淡的一句“一个月后”残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并在一个月后的今天早上将自己唤醒……但不管如何，今天上午在我狂热阅读各种文件资料，而若林博士悄悄离去后，这个房间里应该没有其他人。正木博士、秃头工友、蛋糕、茶、绘卷、调查报告、雪茄烟雾等等，只不过是一个月前的记忆的重现，只不过是我独自一个人重复着梦游中的梦游。

我的记忆恢复到这儿之后，只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即使我不想这样，这些不可思议的无数事实与证据依然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展开，而且逐步逼近，我该如何是好？又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若林博士一定是为了对我的头脑进行实验，重复和一个月前同样的顺序，带我进来这个房间的，而且像一个月前所做的，躲在某处监视着我，毫无疏漏地记录我梦游中的一举一动。不不，假定若林博士说今天是大正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话是谎言，那么我从更久更久以前，真正的“大正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以来，就已经重复不知道多少次相同的梦游状态了，而且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记录。

喔，若林博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学术化身。他同时进行精神科学的实验与法医学的研究，身兼穷凶恶极的凶手与名侦探……独自一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操控玩弄正木博士、吴家的命运、福岡司法当局、九州帝国大学的名誉等和此事相关的一切，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

我开始感觉到一股莫名的颤栗如同暴风般爬遍我全身的肌肤，旋绕着。我无法停止每一颗牙齿的颤抖，整个房间仿佛就是若林博士大张的口腔……我呆立其中，凝视着自己像电扇一样正在旋转的脑海。

可是……可是，若是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吴一郎！啊，我……我就是那个吴一郎。

正木博士是我的父亲，千世子是我的母亲。而那位发狂的美少女真代子……真代子……

啊、啊，我竟然就是被赋予诅咒父母、诅咒恋人，最后更夺走几位陌生男女性命，拥有罕见命运的疯狂青年吗？是公然揭发死去父亲的罪恶、冷酷无情的精神病人吗？

“啊，爸爸、妈妈！”

我大叫，但是声音却没有传入自己耳中，只是嘲讽似的在室内到处回荡。我就这样缩紧下颚，回头望着静谧的灯光，深深叹息后，环视一片静寂的室内。意识的力量非常清晰，没有恍惚，也并非做梦，我随着眼前地板的倾斜，望着半开的门口踉跄前行，出了门外后，回头看到门上贴着写有“严禁进出”的白纸。

我心里想着：必须保持冷静！

就这样，我沿着装有玻璃窗，有白色月光射入的走廊左晃右摇地走着。一边听着如同木棒般僵硬的脚步声，一边走在玄关两旁并列的黑暗楼梯的左侧，一阶一阶往下……快到地面时，我以为已经到了尽头，结果一脚踩空，摔倒在地上翻滚，接着不知道自己怎么爬起来，更不知道要去哪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很自然地来到七号房门口，如同石像般呆立不动。

我拼命寻思某样想不起来的事，良久，才毅然开门入内。穿着鞋子爬上和今早一样的床上，仰脸躺着。头顶前方的房门自动关上，在房间内外形成闷重阴郁的回响。

几乎是同一时间，隔着混凝土墙壁，隔壁的六号房传来断魂般尖亢的女人声音。

“大哥、大哥，请让我和大哥见面！他刚刚好像回来了，我听到关门的声音，请让我和大哥见面！不，不，我没有发狂，我不是疯子，我是大哥的妹妹，是妹妹！大哥，请回答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这应该就是胎儿之梦吧！

我睁大双眼，仰躺在床上思考。

一切全都是胎儿之梦，那位少女的叫声，眼前黑暗的天花板，窗外的阳光，不，甚至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还在母亲的胎盘里，做着这种恐怖的“胎儿之梦”……等到出生之时，将诅咒杀害无数人。但是，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母亲能够感觉到我强烈的胎动。

我躺着的旁边墙壁的另一面开始响起敲打的声音。

“大哥、大哥，一郎大哥，你还没有想起我吗？是我，是我，真代子，真代子呀！请你回答，回答我……”

连续敲了两三次之后，敲打换成恸哭的声音，然后像是趴在什么地方啜泣。

我全身放松地仰躺着，仿佛死人般停止呼吸，只是双眼圆睁……

嗡、嗡、嗡、嗡……

走廊尽头传来时钟的声音。隔壁房间的哭泣声戛然而止。然后又是一声：嗡——

比先前更悠长的声音。

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噙——

随着声音响起，我眼前浮现正木博士那戴着眼镜，冒着冷汗，尸骸般的脸，像是默默致意地低下头，然后唇际泛出无力的微笑，消失了。

噙——

千世子浓密的头发蓬乱无比，下唇鲜血淋漓，表情苦闷地在我眼前出现。细绳仍勒在脖子上，充满血丝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嘴唇颤动，好像拼命地想对我说什么。不久便悲伤地闭上眼，泪水汨汨流出，紧咬住的下唇很快变成惨白，翻白的眼瞳微张后，颓然倒下。

噙——

少女浅田志乃那发丝散乱的后脑不停吐着黑色的液体，垂了下去……

噙——

八代子血肉模糊的脸上，眼睛上翻……

噙——噙——噙——噙——

脸颊裂开的光头，眉间碎裂的垂发少女，前额裂开的络腮胡脸孔……

我双手掩脸，跳下床，向前直冲。忽然，我的前额撞击到某样硬物，眼前一亮，紧接着又一片漆黑。

瞬间，我眼前的漆黑中浮现出与我酷似的另一张脸，须发蓬乱，凹陷的眼眸闪闪发光，与我双目相对时，他立即张开鲜红的大嘴，放声大笑。

“啊，吴青秀……”

我还来不及叫出声，那张脸已在瞬间消逝无踪。

……嗡嗡——嗡——嗡嗡嗡……

-
- [1]. 去世后第一个七天被称为“头七”。
- [2]. 日本九州北部的工业城市，是筑丰煤田的中心。
- [3]. 一张榻榻米约为一点六五平方米。
- [4]. 指东京的麻布狸穴町。
- [5]. 与下文出现的七赤金星同属九星占卜法。
- [6]. 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死后被祀为“天神”。
- [7]. 初代市川左团次是明治时期代表性的歌舞伎演员，如今第四代还活跃在舞台上。
- [8].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有推理之父的美名，主要作品《莫格街凶杀案》、《失窃的信》。
- [9].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十九世纪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金银岛》、《化身博士》。
- [10].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红字》。
- [11]. 管理天皇家族事务的机构。
- [12]. 明治时期的书法家(1862—1922)，独创鹅堂流书法。
- [13]. 日本传说中具有猫之魔性的妖怪，与乌云、暴风雨一起从地狱出现，在送葬途中抢走犯有罪行的人的尸体。因此火车出现就意味着死者是有罪之人。
- [14]. 也称飞头蛮，指脖子可变长变短的怪物。
- [15]. 因头较低平且覆有坚硬骨甲而得名，被认为是爬行类的祖先。
- [16]. 日本传统的新娘发型。
- [17]. 纸门下方贴的木板。
- [18]. 寺庙的别称。
- [19]. 寺庙的别称。
- [20]. 柳生剑法，即柳生流，乃日本剑道之一派，由柳生宗严创始。又名“柳生新阴流”。
- [21]. 上佐流是平安时代以来始终以大和绘为风格传统的一个画派。由室町前期的宫廷画师藤原行光开创，室町后期的上佐光信发扬光大。与尊崇汉画风格传统的“狩野派”并称“日本两大传统画派”。至今已传二十五代。
- [22]. 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
- [23]. 日本各地都有爱宕山，此处应指侄之滨室见川右边的那座，山顶有爱宕神社。
- [24]. 即夹于内外衣之间的衣物。传说神功皇后征伐三韩归来时，曾在此处晾干外衣，因此得名。
- [25]. 这里指该大名受封时领地五十五万石。
- [26]. 佛语。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永恒不变、平等无差别之物。也称为法身、佛性。
- [27]. 佛语。为降生于弥陀之西方净土所进行的修行。
- [28]. 即天皇。
- [29]. 霜月即十一月。

- [30] 即“南无阿弥陀佛”。
- [31] 佛语。指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
- [32] 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
- [33] 佛语。指充满烦恼痛苦的现世。
- [34] 佛语。指色、声、香、味、触、法谓之六尘世界。
- [35] 佛语。完全抛弃迷茫开悟，达到大同境界。
- [36] 春分(三月二十一日)、秋分(九月二十三日)前后七天称“彼岸”，相当于清明节。
- [37] 一种宽度约六厘米的布条所做的筒式袈裟。
- [38] 又称全跏坐、正跏坐，是各种佛像中最常见的一种坐法。姿势是以左右两脚脚背置于左右两腿上，足心朝天。这种坐法又可细分为二种，先以右足押左腿，再以左足押右腿，双手的上下秩序也是以左上者，称之为降魔坐；反之则称为吉祥坐。
- [39] 负责在刑事审理之前进行调查性审讯的地方法官。主要工作是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证人的询问，证词的制作。
- [40] 莱姆玉，指一种给小孩玩的玻璃玩具，颜色各异，一般为球状。
- [41] 仿松尾芭蕉《笈之小文》中的一首俳句。
- [42] 典出小野小町，才貌双全的美女，在日本与杨贵妃、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并称“世界三大美女”。日本所有被冠上地名的“某某小町”的女子，都代表是当地公认的美女。
- [43] 圣德太子（574—621），日本飞鸟时代政治家、改革家。自幼以聪慧闻名。
- [44] 江户时代的戏曲作家泷泽马琴所著长篇传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共九十八卷，一百零六册，是江户时代剧本文学的代表作，深受《水浒传》、《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影响。
- [45] 上杉谦信（1530—1578）是一位活跃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越后国守护代长尾为景幼子，幼名“虎千代”，成年后称“长尾景虎”。育有三名养子，名为景胜、景虎和上条政繁。由于继承了关东管领上杉的姓氏，并先后得到任关东管领的上杉宪政和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的赐名，故又称上杉政虎、上杉辉虎，出家后法号“谦信”。由于他拥有很高的军事统率能力，所以被后世称为“越后之龙”，一般通称为“军神”。这里是指上杉谦信给宿敌武田玄信赠盐的事。
- [46] 此处有误。唐玄宗于天宝十五年退位，但并非死于这一年。
- [47] 此处原文为“青髯”，即蓝胡子，是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是个连续杀了六个妻子的狠角色。他留着蓝色髯须，据说这是他与魔鬼交易的记号。蓝胡子是“杀妻狂”的代称。
- [48] 此处表述有误，与史实不符，天子唐玄宗并非被杀于马嵬。
- [49] 此处与史实不符。
- [50]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531—579）。因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又称“法华宗”。
- [51] 日本传说。一和尚在安达之原借宿，身为主人的老婆婆外出取柴，嘱咐其切勿偷窥隔壁房间，结果和尚忍不住看了，发现其中有数百具尸体，最后和尚也被老婆婆杀死。

- [52]. 一种诗歌形式，同“俳句”一样有十七个音节，按五，七，五排列。但不像俳句要求严格，也不受“季语”的限制。内容大多是调侃社会现象。
- [53]. 柄井川柳所创作的句集，“川柳”之名也来源于此。
- [54]. 法国侦探作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侠盗。
- [55]. 一种化身为人的菩萨神，建造于飞鸟时代末期。
- [56]. 指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 [57].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据说辩才出众，为十大弟子之首。
- [58]. 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小说家、俳人。本名德太郎。曾任《读本新闻》编辑，文风受井原西鹤影响，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金色夜叉》。作品以探讨恋爱与金钱问题为主，广泛描绘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读者众多，曾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
- [59]. 小杉天外（1865—1952），日本小说家。本名为藏。文风多承袭左拉的自然主义流派，代表作为青春小说《魔风恋风》。
- [60]. 左金·史泰纳哈（1861—1944），奥地利生理学家、性学家。其著名研究成果为《返老还童法》，被誉为“内分泌学的先驱”。